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二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5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二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庸書二十卷

〔清〕張貞生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張世坤張世坊講學山房刻本

一

安序堂文鈔二十卷

〔清〕毛際可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增修本

五〇五

會侯先生文鈔二十卷

〔清〕毛際可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七〇九

庸書二十卷

〔清〕張貞生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張世坤張

世坊講學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庸書二十

卷》提要

序

張簣山學士既歿似君象賢繼志緝其遺編而憂其失傳也彙為二十卷授之梓人首日講講章次疏次序記誌狀傳說揭辯

庸書

湯序

又次跋贊策問禠著尺牘詩賦而統名之曰庸書外此則有曰唾居隨錄者燕間見道之微詞也曰玉山遺響者被謫隱居之寓言也附正氣錄崇祀錄於後

者徇衣之好人有同情也太守
蔣君明府顧君樂其文而序之
似君復欲予一言以引其端鳴
呼簣山其傳矣乎自昔立言之
難也以歐陽公之才與識而猶

庸書

湯序

二

嘆為不可恃且比於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抑何
慎也夫言者心之殼也心惟邪
正二途故文之險僻而纖者必
其為譎詐之人也文之博大而

昌者必其為莊方之人也然心
又為憂樂二端故愉悅勝者發
為滿洒之音抑鬱勝者發為激
昂之音所謂文生於情也人之
於境也憂多而樂少所固然也

庸書

湯序

三

特其間有君子小人之分焉何
也樂在殼色而憂在饑寒者必
小人也樂在名教而憂在瘡痍
者必君子也今世俗之人導以
洙泗濂洛進達塵然憂之以為

迂遠而難行而彼麤獩妖冶且以桎梏其心者一二人溺焉遂羣起效之而偕溺焉且不見其為溺而祇見其可樂也噫不有箕山疇從而挽之箕山冠禮闈

庸書

湯序

四

日所為制義迅筆蹈空有特立獨行之槩予嘗竊讀之而想見其為人今觀其古文則與當年之時執一何異歟蓋定心以正故見之於文咸博大而昌無所

謂險僻纖譎之聲蒙其筆端而斯世斯民時以仔肩為己責其秉藏痼疾而皇皇抱隱憂者至今如或見之雖然此猶功名之士所可幾也乃若難進易退翹

庸書

湯序

五

然以講學為務其言規行矩皆他人之所憂而箕山油然樂之斯其志於道德者也予又因其人以重其文也今夫風雲月露非不怡人之性情也非不擴人

之見引也非不超人之思悟也
然惟賢智遇之斯為得耳若夫
布帛菽粟則愚夫愚婦皆能寶
之而不敢輕其於文也豈異是
哉楊雄淺易之說不得不文以

庸書

湯序

六

艱深之辭能欺當時不能欺後
世也至於六朝之駢麗於世矣
禪焉簣山原本六經而意在正
己以正人修詞立誠皆布帛菽
粟之文而非風雲月露之文也

然則簣山其洵傳矣哉夫傳之
何嘗之有古今濡筆者多異其
不朽而豈其盡傳歐陽公不處
自信而其言至今傳焉予烏知
後之學者不以簣山與歐陽公

庸書

湯序

七

並傳耶簣山誕理學節義之邦
其先達丕著者首推三羅與南
泉鄒公後則有懋明李公躬行
實踐負天下之望昔予初入仕
途李公折節下交引而進之予

恒奉為楷模而簣山後起特立
獨行儼然思接其芳踪又未嘗
不樂吾鄉之有人嘆乎以簣山
之人與文使其佐

盛代而享遐齡則所以崇正學黜

庸書

湯序

異端維風俗挽人心者豈淺鮮
云爾哉靳之以壽託諸空言此
予讀是編而不能不為之大息
也

盱江年家弟湯來賀撰



庸書

湯序

九

庸書序

士君子著書立言非徒矜才而
侈學也蓋將以內明天人性命
之理外定國家治安之策百世
而下猶將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庸書

顧序

思其言一一可措諸行事此不
朽之業所由以立言與功德並
重廬陵簞山張先生擅八斗之
才負二酉之學戊戌冠冕南宮
一時搢觚家莫不奉其闡牘以

為司南余幸附驥尾得於京邸

望見顏色識荆之懷為之一慰
已復邂逅邗江則銜恤舟次未
暇深談越數年承乏安成而先
生騎箕去矣頃從似君得所著

庸書

顧序

二

庸書凡若干卷反覆捧讀未嘗
不切人琴之感而歎先生之足
以不朽也先生初居中祕晉侍
經筵日講之餘嘗惓惓以遊獵
為諫抗疏累千言沉摯痛切若

不欲以成就

君德之責內諉閣臣外待言官者
夫人臣身列侍從恩眷有加雖
或憂盛危明寧無懷祿固寵之
念而顧於堂陛交孚之日有所

庸書

類序

三

披瀝以櫻其逆鱗焉謂非忠愛
之誠根乎天性不可矣他如言
路亶闢賢奸亶辨事有關於用
人立政者無不深息豫計縷陳
於章奏之間而惜乎言之不果

用也至於敷陳講義必推本聖
賢垂訓之心而不僅以章句訓
詁延引支蔓期以開啟

聖聰裨益治化蓋由先生之學以

躬行實踐為本以存理遏欲為

庸書

類序

四

功一切高奇虛渺之論如二氏
之以偽亂真者槩點不道則固
正學之金湯而末流之砥柱也
若夫詩則吞吐三唐文則出入
兩漢含英咀華閤中肆外此在

先生為餘事亦無不可以不朽者矣向使天假之年將進而居寅亮燮理之任必能盡抒所學以仰贊休明奈何壽不稱德才未竟用令人有天不慙遺之嘆

庸書

頤序

五

雖然其言立矣異日者求遺藁於茂林採其嘉謀嘉猷以施諸政治將見化隆於上俗美於下而奠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安在先生

之言非即先生之德先生之功也雖百世存可矣亦何必以修短之數深人慟悼也哉

皆

康熙己未秋杪

庸書

頤序

六

賜進士第文林郎前江南廬州府推官今知安福縣事古樵李顧鵬翎先甫題



序

學士張簣山先生歿之五年其嗣君世坤世坊集所著庸書二十卷續編十卷附以正氣錄三卷崇祀錄一卷刊版行世又九年其門人邵延齡來視學江右得而卒業焉乃拜手序其末簡延齡竊以謂近代士大夫之患道學日趨於偽

庸書

邵序

一

氣節日趨於弱而氣節之弱則道學之偽有以致之蓋前明慶曆以後所爲講學之士賢者已不免分別門戶伐異黨同而其不肖者則植聲援怙勢利方峴峴焉顯附於正人君子之列彼其人非必臨以雷霆之威怵以死生利害禍福之大而後動也卽小遇得喪而計較觀

望吳懷回惑羣縮足而不敢前若是者何也其所爲學者偽也先生學宗考亭以慎獨主敬爲要以躬行爲實不事表暴而立身立朝大節嶄嶄見義勇爲一切死生利害禍福不爲之動方其爲學士也會

今上將遠獵先生抗疏極諫陳十不可三

庸書

邵序

二

不敢纒纒數千言延齡時官中書引蔡元定諫朱子事微諷止之先生不應疏入皆謂且得罪先生顧夷然也然上竟以是知先生自是屢被顧問益感激患自奮久之

駕將幸盛京謁陵又議遣大臣巡方先生而陳不可狀反復辯論同官皆汗下廷

議以越職言事當罷斥尋有
旨僅奪二官而巡方議竟止蓋

皇上仁聖聰明是時已躬親庶政方受言
納諫以盡羣下之情而於先生知之尤
深雖犯顏極論不以爲忤故雖微譴其
身而實用其言可謂主聖臣直千載之
一時也何其盛歟先生歸年餘詔復其

庸書

邵序

三

官又令所司趣就道蓋始終不忘先生
將用之也而遽以疾卒於邸悲夫假令
先生不死必大用用則出其道學以爲
事功其於世道必有裨補豈僅以議論
文章自見乃天不假年使世不獲觀真
儒之效而其託之議論文章者亦僅止
此此則吾黨所爲拊膺流涕而爲天下

後世痛惜於斯人也初先生被召堅以
疾辭再召再辭不得已乃起夫難進易
退特士君子一節不足爲先生矜而自
今世仕宦者之恒情視之抑可爲難矣
蘇子瞻序其師歐陽公集謂公之學推
歸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大而非夸
先生生歐陽公之鄉吾不知立言視公

庸書

邵序

四

何如要其醇正之學伉直敢言之氣以
今方古真可無媿顧延齡在師門鹿鹿
亾狀不能逮子瞻萬一良媿先生也

肯

康熙戊辰季秋望日浙西門人邵延齡

百拜識



張 簪 山 光 生 遺 像

像



校同門人姓氏

盧 琦 仁和

黃 斐 鄞縣

徐秉義 崑山

俞陳琛 錢塘

邵延齡 平湖

吳元龍 婁縣

鄭耀然 西安

趙廷珪 常熟

尹 葵 嵯縣

駱仁埏 武康

卜陳彝 秀水

童 楷 義烏

柴 煌 仁和

陳昌言 紹興

王百朋 會稽

沈胤演 桐鄉

庸書

校同姓氏

傅 宗 蕭山

張官始 仁和

李夢日 長興

傅爾中 紹興

徐懋昭 甯縣

張嘉琰 桐鄉

王 典 仁和

白 貢 順天

秦敬傳 大興

顧岸登 海鹽

朱 統 安福

夏 晉 福清

吳復一 山陰

張廣益 龍游

顧 兼 嘉興

錢爾枚 桐鄉

劉廷鸞 貴池

沈爾燦	湖州	郭漸鴻	龍溪
顏泰燾	上虞	楊景時	嘉興
李本涵	大嵩	臧熒如	長興
郭峻	新城	金標	德清
趙之蘭	山陽	范昌文	延平
田逢年	宿松	支隆求	嘉善
朱約淳	餘姚	王士麟	嘉興
柳自植	湖州	徐元薦	錢塘
俞堯	錢塘	孟遠	會稽
校閱姓氏			
錢芳標	婁縣	顧瑄	秀水
張錄	德清	殷維藩	湖州
蔡新佑	德清	林禎	龍溪
嚴曾茶	真定	王雲鳳	崑山
錢珏	長興	朱冕	杭州
朱文瑞	餘姚	馮滌	溫州
楊王治	上虞	侯思耀	樂清
戴之賓	杭州	徐旭	蘭谿
陳淑讚	永康	楊泉	龍游

郭賓	海鹽	陳秉謙	昌化
張允美	建德	程霖	錢塘
鄭占士	仁和	倪涵	紹興
沈龍垣	仁和	陳嘉瑞	龍溪
夏惟微	新建	許之頤	建平
陳斌	寧波	宋嗣京	仁和
丁大亨	嘉善	勞之純	■
滑楷	錢塘	黃雲企	婁縣
吳宇鳴	錢塘	凌應宿	長興
校閱姓氏			
閔登仕	德安	沈廷彥	嘉興
李祖諫	金華	方夏緒	龍游
王振先	寧波	陳于上	新城
王追馭	黃岡	劉翼張	安福
毛需用	六合	王克華	山陽
陳祖姚	福建	王德圭	金華
周萬基	衢州	陳弼明	鄞縣
黃志夷	晉江	張憲	鹽城
鄧林	順昌	章人鳳	繁昌

張新棟	山陽	陳國政	平湖
陳文燦	順天	曹本懋	黃岡
張金龍	施州	呂黃鼎	嘉興
王辰	嘉善	陶開中	進賢
劉大名	揚州	鄭曜如	餘姚
管三輔	寧波	于珏	平湖
杜恭著	寶坻	章耿光	常州
朱祚泓	德興	劉騰蛟	嚴州
陳龍翼	瑞安	康淳生	安福
校閱姓氏 四			
庸書			
蔡世芳	紹興	俞奇徵	仁和
朱帷	嘉興	李際璜	安溪
蘇珏	石埭	朱嵩	崑山
莊榮祚	福建	董匡	會稽
張而闇	山陽	胡燧	紹興
周潮春	臨海		
朱燕	蕭山	蔣廷章	楊州
孫燔	順天	徐世榮	
金武		劉損	

陳大嘗	唐涓心
羅拱璧	陸文煥
庸書	
校閱姓氏	五

庸書序

余自丁未始官京師幸不爲當時鄙棄交遊一世之賢士大夫因得納交廬陵張先生於邸寓晤言一室杯酒慙勤聆其聲音接其辭氣

庸書

蔣序

一

觀其作止語默動靜起居皆有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私心誌之曰先生類有道者也其時余雖從事於學景仰高賢而軍需孔亟簿書錢穀之往來忽以終日所

謂入德之序進學之方繇戒懼以

克於位育繇善信以至美大聖神者竟未獲與先生從容講論參互考訂證其指歸也無何先生以疾沒於官余往哭之又無何歲戊午

庸書

蔣序

二

余奉命出守廬陵廬陵先生梓里也懷先生而不見至其地思其人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室邇人遐不堪載咏矣久之其嗣世坤始以先生生平著述之文來請叙有講

章有奏議有序記銘傳有題跋贊
說詩歌約數十萬言總爲二十卷
顏曰庸書卒讀而歎曰先生真抱
道以居者也向者知先生之淺不
若今茲信先生之深也先生之學

庸書

蔣序

三

心學也其議論其詞華皆本心而
出故能約聖人六經之旨發其心
之所欲言而非有意於文章者也
嗚呼此道至今日其弊也久矣自
濂溪周子振興性命說者謂其直

接孟軻氏之傳淵源繼續一盛於
考亭再盛於姚江太極曰主靜通
書曰無欲西銘曰存吾順事沒吾
寧定性書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伊川曰主敬朱子曰窮理陞

庸書

蔣序

四

九淵謂先立乎其大陳獻章謂靜
中養出端倪至陽明王子則又爲
致良知之說曰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發知善知惡是良
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之數說者其

於聖人渾全大備之道亦只各分
其一體然諸君子皆本之躬行實
踐之餘積學而能之非取資口耳
以欺世而竊名也奈何今之人取
近患性理語類傳習諸書勦襲敷

庸書

蔣序

五

衍轉相傳說謂之講學取效於旬
日之間能此者遂居然自以爲大
儒矣究其閒居獨處設心發慮之
地抱慚衾影負疚於夙夜者且千
萬狀也而無識之徒又從而附之

日此學者也此儒者也嗚呼不意
周程張朱之學至今日而流弊一
至於斯耶若夫先生之學則體之
精而履之實也掇天下之巍科不
以爲榮膺

庸書

蔣序

六

兩朝之特眷不以爲寵恬於勢利退
處林泉澹山鹿豕之與居而不以
爲約此皆先生所見之行事而歷
歷可據者非大本卓然主宰定於
中亦烏能舉人世之榮辱得失毀

譽愛憎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富貴
 不淫貧賤不移若是乎故其發言
 吐字實切體認絕無世俗虛浮影
 響依傍雷同之病也振一世之頹
 風挽狂瀾於既倒舍先生其誰與
 庸書
 蔣序
 七
 有補當世而傳之不朽也豈顧問
 哉余也幸生同時雖未獲溪領先
 生之教於生前乃得撫其遺書論
 列而次序之著名簡端將附先生
 以不泯又豈非大幸乎先生姓張

氏諱貞生字幹臣江西吉安之廬
 陵人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是爲
 序

康熙十八年己未秋八月旣望知

吉安府事浦江蔣維藩拜謨

庸書

蔣序

八



庸書目錄

卷一

日講講章

子曰不忠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庸書

目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山西省圖書館藏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

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卷二

疏

請停遊獵疏 康熙庚戌年

擬請辨賢奸疏

擬請開言路疏

卷三

序

庸書

目錄

通鑑全書序 御試

浙江鄉試錄序

浙闈全墨序

成均課業序

合刻薛王語錄序

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序

施愚山語錄序

宗儒語略序

重刻歐陽文忠集序

又尙集序

甘露園長短書序

李宗伯白鹿洞稿序

開雲館集鈔序

正字通序

千一編序

桂巖集序

石園集序

王山長文集序

庸書

目錄

王北山槐軒雜著序

四書無言序

困知記序

卷四

序

顧西嚳詩集序

毛錦來暇集詩序

羅倩亭詩序

賀忠矣詩集序

汪子詩集序

懷淨土詩序

槐軒續草序

狂屈忘言序

粵吟序

南鄉十序

瀟言自序

餘力日錄序

知過日錄序

庸書

目錄

堀坊誌序

高安邑誌序

廬陵邑誌序

廬陵行鹽詳藁序

霞山袁氏族譜序

余雲將制藝序

鄭義公制藝序

林西仲制藝序

鄭熊弘制藝序

送兩新藝序 古井張氏通譜自序

卷五

序

送愚山施公入 觀序

送劉蛭膺成進士歸省序

送汪若干卜居錦水序

送曾道扶南歸序

送劉嶽生序

禮部圖麟張公嗣君魁秋閣序

庸書

目錄

五

李少司馬七十序

郡伯郭公壽序

黎媿曾邑侯序

劉蛭膺年兄六十壽序

誥封幼穉誕公七十序

匡無力文學六十序

壽卓太母潘恭人五十序

于母任孺人八十序

涂母羅孺人六十序

陳母潘孺人六十序

卷六

記

重修餘干縣學碑記

重修廬陵邑學碑記

天咫堂碑記

下江洲書巷碑記

白鹿洞宣聖誕期碑記

景賢書院碑記

庸書

目錄

六

益菴義田記

康山營新修公署記

講學山房記

漱玉亭偶記

偶遊匡山記

武功筆記第一

武功筆記第二

武功筆記第三

武功筆記第四

武功筆記第五

武功筆記第六

武功筆記第七

武功筆記第八

武功筆記第九

武功筆記第十

卷七

墓誌

贈尙寶寺卿默菴劉公墓誌銘

庸書

目錄

七

國學生退菴方公墓誌銘

觀政進士爾勤劉公墓誌銘

禮部簡齋廖公墓誌銘

文學四樂羅公墓誌銘

梁處士仲達公墓表

誥贈張母楊宜人墓誌銘

敕封李母賈孺人墓誌銘

祭文

祭潘起代給諫文

祭徵仕郎匪凡程公文

祭文學王思齊文

祭汪母賈孺人文

祭張母鄭孺人文

祭羅太母李孺人文

祭李太母朱淑人文

行狀

先嚴白菴府君行狀

先慈李孺人行狀

庸書

目錄

八

傳

富川慧鏡菴菴主小傳

袁節婦傳

卷八

說

仁者樂說

古與居說

尋孔顏樂處說

爲子孫計說

生日說

前修井說

後修井說

揭

漕政初揭

漕政再揭

辨

漕政辨

卷九

庸書

目錄

九

募疏

重修鳳凰臺書院募疏

重修王仙廟募疏

重修天賜寺募疏

龍虎山重修上清宮募疏

修青原方丈募疏

跋

跋宗儒語畧後

書王宗伯序薛文清語錄後

書聖人家門二則後

書梓白鹿洞義利章講義後

書魏庸齋先生格言後

書學人之患後

書十一字銘後

書戒律後

書善利圖後

書文信國宣州勸文後

書重修廬陵邑學冊後

庸書

目錄

十

書譚節婦傳後

書十香吟後

書王北山瀛臺賜宴序後

書俞崖菴集後

書郡丞許公期仙廬續吟後

贊

聖像贊

羅文莊先生遺像贊

袁處士像贊

三上人合像贊

雙江濯足圖贊

題羅漢越海圖

題石刻羅漢圖

卷十

策問

浙江鄉試策問

順天武闈策問

大學策問

庸書

目錄

十二

策

聖學

謀斷

吏治

士習

風尚

海防

卷十一

雜著

奉安聖位於我師祠以薛文清胡文敬羅文

莊高忠憲四先生從祀告文

譴歸告家祠文

一本堂修譜告文

清軍告陞廟文

訪客偶紀

爲坊兒生日偶紀

紀山人七則

告夜盜婆語

庸書

目錄

十三

客約

崇義堂學課偶約

書扇送施愚山南歸

書壽退谷先生

書王子策後

書鄧博望扇

書扇

書俞叅戎扇

書王處士扇

書李秀才扇

書艾中石扇

爲陳醫生書

爲水許寺住持書

書送李又青歸里

劉明經書扇

書修大忠祠約前

書城山石橋募冊後

勸協濟言

庸書

目錄

十三

示國子生

警語

簣山箴

講學山房聯

卷十二

尺牘

上傳閭老

復王宗伯

答魏庸齋司農

答劉蠅膚

答靳同年

復李庶常

答陳生

又

又

答譚蘼湘年兄

又

又

庸書

目錄

十四

復張孟嘗工部

答桐江李進士

答柳年丈

答俞中軍

答柳年丈

答劉潔菴

再答劉潔菴

與奇猷年兄論明善

又

與魏離伯同年

與魏環溪公同遊

與景賢堂讀書諸丈

家報

與匡無山

與汪舟次

與日星姪

與李庶常

與施愚山觀察

庸書

目錄

十五

與毛同年

與掌院熊同年

又

答熊青嶽年友

與羅先生

與黃御史

與鄒未菴同年

與修邑志諸公

與掌院熊同年

又

又

復王敬哉先生

復王進士

答葉敬默同年

答陳伯幾

答鄒同年

復黃孝廉

答家石耳

庸書

目錄

十六

答柳天木

答鄭道丈

答劉同年

答邵中翰

答年友

又

又

答宋年丈

復卓子孟世兄

復施觀察

答廖太守

答王給諫

答張搢葵

復胡長源

又

又

卷十三

尺牘

庸書

與王提學

與黃提學

與韓糧道

與督撫兩公祖

與董撫軍公祖

又

與郡伯郭公祖

又

又

與許郡丞

與郭郡丞

與胡司理

與于明府

又

復于父母

與于邑侯

復于邑宰

與同邑紳衿

庸書

與同邑論派造漕艘

與李司馬

與鄭次公工部

與劉蠅膺

又

答劉秀才

與賀進士

又

與王進士

又	與李明經	與劉年丈	復康孝廉	卷十四	尺牘	上李閣老	與孫少宰	與饒都諫	庸書	與蕭同年	與黃維緝同年	與富磐伯同年	與景賢堂諸丈	又	與王明明	與熊同年	與大安羅先生	與虞明經
								日錄	書									

與杜子靜同年	與李孝廉	答魏閣老	復魏環溪司農	復黃太宰	復孫少宰	復秦克繩前輩	復孫少宰	復陳秀才	庸書	復李進士	復邵中翰	復羅偉文	復劉嘯磨	復石屋老人	復李庶常	復毛吏部	復謝廣文	復羅先生
								日錄	書									

答劉平田前輩	
與匡衡遷	
答西園派諸叔	
答南豐湯	生
復王進士	
復蔣庶常	
答羅正齋	
復于邑侯	
復方素立	
庸書	目錄
又	三十一
復範園上人	
復位中上人	
復梅逢上人	
答荆叟上人	
告病與各公祖	
與藩司公祖	
答郡伯公祖	
答郭郡丞	

又	
與同郡諸公	
又	
與李庶常	
又	
與同郡諸公	
與杜肇餘同年	
與王給諫	
與孫少宰	
庸書	目錄
與崔學士	
卷十五	
五言律	
蔡明經南歸	
答卓世兄	
答和陰掌科	
朱白谷僉憲歸里	
元旦	
留別郭同年	

郊望二首

答和王北山年兄

瀛臺觀騎射應制

同汪掌科闌中

李太虛宗伯招飲觀女劇

高節婦

舟過池陽喜晤陸野修

東張開府

別友二首

庸書

目錄

與山人

東史都諫

不雨

午日二首

生日十首

翌月次崔夏章二首

諸公小集金魚池二首

舟中二首

答陳伯璣以文潔集文清詩及所著幾部見

贈

松影次韻

答謝詒範九兼感懷令叔實菴掌科

酬張司李

九日登文山同高岸先僧鐵關坤兒坊兒二首

虎口山值雪四首

訪余同年不遇

過僧室有扁額曰雲半間

戊樓二首

庸書

目錄

薄暮二首

見市麪者

夢先嚴慈二首

舟次二首

西昌名園前有春浮繼有遊圃神遊久之寄

語主人二首

東巫司理

郭處士書扇

郡守郭公命書

閩中張宅人孝廉過訪

東劉石潭兵部

山行 二首

羅塘巖

遇丈人

擬遊漢仙巖不果 二首

採蔬 二首

偶步

錢長者書扇

庸書

目錄

二十六

曉起

次慈慧庵壁間韻 二首

生日登靈谷 二首

水許寺 四首

許堯文郡丞招集期仙廬次澹歸上人韻 二首

爲吳督學作

酬苗贊皇明府

東姜副戎

送顏同年改任景陵

重九前三日許郡丞見招 二首

重九前二日曾旅菴招登天華山川前韻

重九前一日許諸同人入山 二首

九日入青原用前韻 三首

重九後一日用前韻 二首

重九後二日用前韻 三首

見藥地贈韋客韻偶和

于登武山再過書岡武山舊有無塵樓仰止

亭遵道亭青竹亭書岡舊有讀書臺慕陶

庸書

目錄

二十六

亭徧跡之無一存者亭臺非故山川減色

適康止若招同王謹山王詔廉謝丈石飲

于新構之似亭蕭疎空人顧而樂之安得

移此于山水之間以懷東籬處士以揖雷

峽真人 二首

俞崖菴書扇

看雪 三首

穀旦爲吳中軍書扇

鄭次公北上

過東湖

過微誠菴

出石獅關

過雲峯

旅菴招同周伯衡施愚山兩守憲小飲

家均公之任

東龔別駕公祖

別黃平參

抵新昌

庸書

目錄

三

過胡生果園

文昌書院

里中天馬山

洞山寺

爲杜同年壽其尊公

送越青還里

寄曾同登廣文

秋齋次崔夏長

春圃

久雨 二首

送焦明府北上

喜晤楊華觀戶部

送余同年之任襄陽

送鄭司直戶部典試還朝

九日舟中大韻 四首

楊龜山先生有過金山詩辛亥冬予以謫歸

紆道率坤兒登此用韻紀遊

遊金山之次日率坤兒登焦山于金山有

庸書

目錄

三八

十惜此則毛公高風勝作解帶想矣再用

龜山韻紀遊

隼山返棹隨登北固山時明月照人登亭遠

眺在隱顯間再用前韻

虎丘

卽席壽羅斐生

歸自京門見講學山房園林如舊喜而續藥

公之韻 四首

余同年壽其母孀人

暮行

入廬山

停舟

北上禮先王父墳

北上禮先嚴慈墳

螺川暮發用前韻 二首

講學山房和藥地上人諸韻 六首

章門早發次韻

夜過左灘次韻 二首

庸書

目錄

三十九

韓公諱建字公懋遼西人元至正間爲安慶

太守穎六盜起身經百戰城賴以全平章

余公闕建大節堂居之後陳友諒攻破皖

與余公同日歿節墓在皖城東門外之江

許

水仙

螢

庚戌七月同郡諸孝廉以揀選南歸次友韻

贈別 二首

劉孝廉壽其尊人

爲宋明府念修題

爲袁處士作

別家孟嘗工部

虞天玉同年書扇

孔庶常壽其尊公

辛亥仲秋王北山赴補入都值予奉譴南歸

北山亦遂作歸去之思且訂便道過晤于

家園之槐軒及舟次魏灣復預命公子遣

庸書

目錄

三十

人要之江干子因夢切鄉關卒不果赴曉

乎孤舟搖落執過而問久要弗忘古道最

人北山不棄予子實負北山湯成小作寄

謝便錄似公子來仲世丈

從石徑山至卧佛寺和王掌科壁間韻 四首

和方案立過訪講學山房 二首

元旦望闕叩 聖

元旦拜我師祠

元旦拜祖祠

元旦見魚泳

元旦見蝶飛

答和萬九舉

早春對雨和劉閣老 二首

東蔡戶部

湖上 六首

粵東侯提學書扇

送姜都諫遊里

悼亡室 十二首

庸書

目錄

三十一

曹通政書扇

答和虔州孔太守

送張別駕陞任溫州

建昌高太守書扇

劉秀才壽其尊人

再送歐司理改任

寄懷信邑楊明府

贈丘同年

石屋老人招同李朱黎諸公僧實行茶敘

筠陽午日赴諸公舟遊之約 三首

舟次逢賀學林歸壽其母孀人

鄭工部權關荆南

送長大行典試還朝

觀穫

送魏環溪先生歸養

西別陳給諫

送江一玄之任

胡世兄入塾

庸書

目錄

三十二

爲周同年壽兩尊人

壽王印周公祖母孀人

韶陽故吾祖籍孝山陸公下車有年作以寄

懷

講學山房再和藥地上人前韻 五首

別王戶部

送右文之官

李又青成進士歸壽其兩母孀人

郝司農壽其母李太夫人

寄荆叟上人

贈賀桐意

九日諸叔集飲用兒輩所呈之韻

寄別峯菴新住持其峯在青原傳心堂之左

主人是否感慨係之

答劉道人

線叅戎見招

居王山冬至後二日坤兒以過白竹源詩寄

呈因憶竹源爲先君子昔年罹妻非避難

庸書

目錄

三十三

就耕之地悲從中生感而入夢卽韻洒淚

兼勗後人 三首

李湘北招同諸公集字時端陽前一夕

賦得樹石千年古偶同王子言集字作

偶過湘北邸寓限字時重九前一日

八月七日過李湘北同學邸寓見畜金鱗數

尾水面萍浮周子之窓前草程子之盆底

魚活潑潑地生意悠然及再味所拈十蟲

詩予一毫端具諸妙義爲之狂喜和響質

疑蠕動何知經達者點破莊猶化蝶蟲可

語水物我齊觀非嘲非贊 十首

近讀葉梅初西北水利諸刻胸有成算自非

紙上浮文病中適得其寄懷之作喜而卽

韵答之二首

除夕

元旦前韻

卷十六

七言律

庸書

目錄

三十四

楊少宗伯歸省

畫夢 二首

元宵前二日田西數集飲大雪次韻

壽王五書王母雷夫人時五書尙未畢婚于

同人中年最少

聞凱旋

送錢湛水之任

馮同年之任青州

送諸同年

孟夏駐蹕瀛臺 應制

東宋荔裳

除夕舟中值雪 二首

端午後一日連雨和王同年 二首

張總督赴閩補任道經南昌

與熊孝廉

婁同年過訪

嚴都諫壽其王母夫人

送管同年北上

庸書

目錄

三十五

東秦前輩

送杜覺菴侍御

送許郡丞齋表北上

送歐水若司李平樂兼寄家石耳

題羅宅養正齋 二首

元宵後一日贈張別駕

春雪 二首

東周伯衡守憲

李少宗伯書扇

東胡明府

送嶺北祖守憲

答周司理

贛江 二首

赴施守憲講學之約 二首

東董中丞

答臨江張司李

九日舟中 四首

送靳石城

庸書

目錄

三十六

施愚山招飲就亭

重九後一日登淦川陶公讀書臺次壁間韻

次王山長來韻

憂旱

望江樓

何廣文以六經圖見惠

九日登秋峯 三首

答餘干江明府

舟次聞書聲 二首

酬丘同年

寄懷史掌科

和趙秀才咏泉

尤軍應觀回

巴山令見招

舟次和友

魏牛景招觀牡丹

偶憶

游德嘉枉顧有懷游二宜界新令合浦

庸書

目錄

三七

池蓮二首

楊同年將歸濟寧

送盱江高郡守

李仲章家居過訪

丁廣文書扇

劉生書室次韻

送陳子端年兄歸省

過隄石

將往餘干留別毛許兩大行

生日即韻答梅公先生

舟次劍川有感

總漕蔡公假歸

輓曹孝子

孝子即曹無山會憲長君以割股救母而逝

桃江張邑宰書扇

舟中偶占

熊侍郎再起

答錢安侯

輓趙中翰

庸書

目錄

三八

送王同年歸里

即韻送楊同年

徐公肅太史兩尊人生日

送毛大行赴補

張古井先生三世孫諱正學正修枉顧

聞鴈

即韻送劉潤山之任

山邨

張別駕督運

望湖亭

送華編修歸壽其尊人

偶雨過王北山宿館出子瞻有美堂暴雨韻

命和

宿姑山之次日和壁間韻 五首

姑山題碧濤蘭若兼寄苗邑侯 六首

暑中 二首

坐學園得移字

讀張母吳氏雙烈傳

庸書

目錄

三十九

送建昌趙郡丞陞任維揚太守

大澹歸上人

爲汪孝廉壽其母王孺人

黎槐曾以司理改任禾川下車新政道里謠

歌喜而賦此

青原卽韻答胡生

重九後三日寄懷藥地上人

遊武功便訪焦明府

懷蔡漢右

懷王待行前韻

懷羅斐生前韻

講經臺 四首

過復古書院

坐天咫堂偶占得花字

俞參軍招同諸君章江舟遊次韻 三首

過逍遙崖

香城寺

蔣郡丞書扇

庸書

目錄

四十

司馬李公招同黃鼎在觀壯月

周伯衡舟次和韻

入洞山 二首

過吳忠節祠

端陽諸年丈招飲禪那寺

大愚山

黃使君見招

崇文寺

題承園 翰苑堂爲新昌八景之一

同諸君遊洪石洞

巖前偶選小石載歸

生辰 二首

春日

關中同蕭韓波夜話 二首

和顧西嶽來芭亭

中秋觀諸君禮懺次韻

贈許郡丞

早朝恭紀 二首

庸書

目錄

四

同顧明府登壇

夜泊 四首

權關使者

弄行卽事 二首

次蔡嚴菴贈羅正齋韻

舟次泥港有戒心坐至夜分用桐江前韻贈

正齋嚴菴

星子劉明府

過白鹿洞 二首

棲賢樓次壁間韻

宿萬杉寺

過開先寺

嚴菴同坊兒遊迎江寺壇邊而言其勝次韻

首

鮐魚嘴次韻

除夕同諸公守歲兼懷鄒同年

計孝廉寓景陵寄懷

月夜次周同年 三首

庸書

目錄

四上

宋禹域壽其尊公

范月臣寧波人前輩史及超先生述其鄉評

有曰兄弟雍雍范氏三洪徵言爲壽

督糧道韓公

送張虛舟進士

送郭同年衡文粵西

賀桐意新成進士壽其尊人伯章公

杜聞牧先生

送富同年讀禮南還

送薛掌科歸養

元旦坤兄以詩呈卽韻示之

庚戌十二月日 召對命書卽事恭呈

王編修尊公太常

過聊城感懷相國傅老師

爲丁戶部壽其尊公

謫歸舟次聞雞聲偶吟

解纜偶憶長安諸君子贈言賦以答謝 二首

十月十六日爲先君忌辰次日卽先慈生辰

庸書

目錄

四十三

船前焚楮靈寂埜遙 二首

望太白樓

過濟寧欲市一壘不得問之因官採買相諱

藏耳州守前傳曾卻聞官餽遺者豈尙取

諸民耶抑上官有以使之然耶壘斷衡窮

誰爲厲階

過禮先賢仲子祠

南陽湖

欽乃聲

從濟寧過諸關一目汪洋問之知俱屬土田

積年爲潦傷而然

有以水鳧售者

過夏鎮知樵關使者遠駐徐州相去百餘里

止令胥役盤查畱難噬人客商罔訴盡諸

諸 上設衙門其地積弊獲清

水聲

村酒

驟風

庸書

目錄

四十四

惜薪

夜坐

對燈

四女祠

蒸梨

新食

棗湯

淮上趙武昔中翰以詩遠寄感而答之

洛馬湖

黃河

過宿遷見一官舫上書奉 旨馳驛詢之爲

中翰黃諱祜雲靈樞南還者黃以丁未魁

一榜未數年卒京邸世之居官無補于國

家而徒癡戀仕途者可以醒矣感而賦此

過桃源近處河決水淺見修隄夫役塞滿江

干漕艘守候嗟怨歲寒治河雖無長策還

漕豈無變通磨斯任者可徒蒿日時艱耶

嚴司農先我南還相值淮上以詩見贈依韻

庸書

目錄

四十五

奉答 二首

江口 三首

觀風閣

卷十七

七言律

西江夜坐

除夕次陳孺子

送同年之官

酬王方伯

暑中卽韻答王公憲

富觀曙先生雙壽

報國寺偶應 二首

午日 二首

臘八日

元日次熊大司成 二首

瀟江

乙未湖中舟次

寄鍾陵令聶同年

庸書

目錄

四十六

舟次同龍臚先

家海瀾見招

宜黃令尤侯書扇

管秀才以米茶見惠

夜坐 二首

見新刻臨川四名家文集

寄懷方昌意學博

讀書樓次韻

送楊前輩還里

塗臬司書扇

謫歸水次所目舟楫去來有逍遙自在者有

顯赫令人怖畏者有慘澹令人嘆息者有

似顯赫似慘澹令人欲怖畏復欲嘆息者

情狀非一次之以詩

漕船

欽差官船

現任官船

新任官船

廚書

目錄

四十七

去任官船

假歸官船

遣歸官船

巡河官船

武官船

龍衣船

商客船

抽豐客船

遊客船

汛兵船

鹽船

進香船

渡船

漁船

柴船

酒船

月船

雪船

廚書

目錄

四十八

順風船

避風船

冰船

雨船

吳洞如先生

烈女王氏王文華妹也未及笄值寇掠州被

獲懼不得死所以計給之投井而死

輓曾烈婦有引

熊青柯昆季招陪中書許浣玉飲侶鷗閣時

浣玉齋詔章門

次韻簡王提學 二首

羅先生久執耳詞壇中年因丁荒亂棄舉子
業專事禪學嘗見其所作偈頌俱非野狐
可辨己亥予官于京適令君來應廷試道
及先生猶手不廢卷夜間能作細字行且
躋八表知者樂仁者壽固其所哉

酬周司李

薄暮入麻姑次壁間韻 二首

庸書

目錄

四九

孫母王恭人壽

姚別駕書扇

東郡守郭公祖

圖坪和白長庚壁間韻

香城寺次韻

與汪若干談調息

釣月灣

宿永壽寺

送青霞之任

驟轡詩 八十四首

送彭孝廉南還

午日值王樸菴同年初度

龍江書院 二首

天馬山眞君廟

留別李世兄

安仁令程同年過訪

舟次江同年見惠米薪

同丁學博登鬱孤臺

庸書

目錄

五十

擬峴臺 二首

聞笛 二首

酬王訥如

送禾川程邑侯尊人

過書岡 二首

文峯塔

爲野林道人

劉君還太守招飲碧落堂

聞中和夏桂洲先生聚奎堂石刻

卽酌答胡生

贈于明府

與佟臬司

維楊值王同年惟關

送南康倫別駕

小年後一日聞雷次韻二首

小年後二日再聞雷用前韻

洪光祿壽其母夫人

簡藩司劉公

唐書

目錄

五十一

俞庶常壽其母陳孺人

召對命講書恭紀二首

和劉峴膺過訪講學山房三首

爲羅處士

和賀學林題我師祠二首

壽羅太母

送譚玉章歸省

壽遠山夫人兼呈司馬先生

聞鍾二首

感懷游日星同年兼勉其嗣君諱頌

答和趙秀才二首

登滕王閣

翠巖

看月

武闌十二日騎射大風二首

東總督麻公

次嚴菴倣聯珠體時己酉除夕八首

送鄭同年惟關

唐書

目錄

五十二

淑玉亭次韻二首

劉處士過訪講學山房答和

從姑二首

九日和許郡丞四首

雪中值友拈題課文

龍王廟二首

澹修壽其尊公

郭郡丞書扇

贈石屋老人

和題文信國遺墨

北上瀕行同僧再遊講學山房

菊開遊

和博大文中秋看月

九月十四日訪柴道人下育嬰堂因導遊馮

易齋相公所闢亦園坐萬柳軒中器塵不

到生意悠長視前儒獨樂園當無過此越

數日復得讀亦園秋興四首以寄趣于園

者寄感于詩蒿目時艱之意見乎言外又

庸書

四錄

五三

知天地生物之心不欲僅以淇菴獨自娛

悅爲之步韻

四首

重九後四日魏庸齋司農率令長君招諸公

集字可亭兼懷某及富雲龍同年越數夕

得讀前作且以所纂近儒嘉言錄見示感

而步韻

用葉詒菴太史韻弔劉先生

卷十八

五言絕

題扇小景

三首

丁酉同鄒能弘公車由浦口抵良鄉兩人共

累輪走二千里外觸景口占久俱忘之矣

偶錄一二以志道里之感

九首

友有下第戲拈十二峰字和以慰之

十二首

與山人

柳占

杯中

歸自武功

五首

庸書

自錄

五四

偶占

葦宇

王人報卜居

王美中書扇

同陳胡兩孝廉閒步

二首

桃片

夜坐

春閨和友

爲客書扇雜占

七首

元夕因羅念文過訪山房偶限花字遂得若

干首以岑寂之人爲遊冶之語似索寞非

索寞似繁華非繁華得心卽咏走筆便書

小子何述魚躍鸞飛一百首

溯源得王山之水簾洞喜而占以題石

往年曾畱心釋典近知其非不復事此辛亥

九月朔先夕夢同數客衣儒衣過一山門

一僧來迎登堂見左右俱服祖衣予揖後

隨席地坐一僧言入此門出不得此門且

庸書

目錄

五十五

以硃筆強手號記一客云吾等應作偈明

志予得四句正擬畢韻夢已醒矣因錄而

入詩

卷十九

七言絕

生日從馬祖巖再遊通天忘巖二巖十四首

簡羅太翁

蕭生書扇

同康秀才話舊

一膳上人書扇

舟阻豐城擬訪僧不果

山房初成二首

道遊圃泝春浮再登快閣六首

吳叅戎書扇

僧雲谷書扇

西山次米進士十二首

卽韵答曾先生

劉生見招二首

庸書

目錄

五十六

次開先上人書扇

鳳凰臺

汪處士書扇

竹枝詞和友時乙未初春看花江南四首

聞名宿海會寺

觀漲二首

題蟾窟

過近溪羅公祠

何觀我先生書扇

爲高郡守題画

胡不離道人書扇

望江亭 二首

同姜伯昌寓紫陽書院 二首

口占送羅明經北上

白竹坪 二首

遇僧

登頂 二首

富川通德橋

附書

目錄

五十七

爲西林庵住持作

楊庶常外補

與萬杉上人 二首

與汪若千論養生

釣山洞

抵新豐

邢醫生

酬郭郡丞

與劉郡守

與汪同年

答和鄒秀才

同徐瑒如訪野林

爲范長卿書

爲吳學博書扇

張遊擊書扇

爲范山人 二首

爲羅學博書扇

戊子秋月黃敎諭李太僕楊郡丞逮家嚴及

附書

目錄

五十八

貞干獄 二首

酌泉

與羅九上訂遊石蓮洞

陶堯生楚遊

將北上遊羅山寺偶占

侑觴

登望湖亭次韻 二首

次章門和蔡嚴菴寄王待行作

卽嚴菴韵寄示長兒世坤 三首

舟次對月 二首

正齋全諸公夜棋 二首

爲龍年姪北上遊監

索處山房覺然音斷毛錦來以典試粵西便

道還里有詩見贈感其意卽韻奉答 二首

爲某母節婦題

爲許都丞贈僧

送友北還

送吾鼎兄北上

庸書

目錄

五十九

寄虞明經

寄楊道人

家姪在中見招 二首

與崇仙寺鐵關上人

雪阻戲拈

胡堪與書扇

慈石上人書扇

與醫生

山簡 十二首

桃江雜吟 三十八首

對僧 三首

何觀我先生見招時惠舉刻準提 二首

禪榻

道士坪

爲僧箇天書

王長者惠菊時予盱遊未歸

過石幢庵

寓翠巖符天目惠酒山門戒嚴卻而謝以詩

庸書

目錄

六十

爲劉駿公年丈

崧麓居

爲武闡中式周生

巖中遇遊人

落花

寄山僧

天峯上人

湖中望野火次韻 二首

洪石洞爲友書扇

送伍菊偶赴補 二首

鄒堪輿書扇

與周仲先

聲僧

爲漢節天師題 二首

過樓碧庵

梁秀才書扇

卽韻答劉獄生 二首

天妃閣以河淺不前從洪子湖至周家閣是

庸書

目錄

六

夕月時明晦風復怒號湖面浩淼不可目

望不可里記無涯可傷止于中流予雖就

寢從者惶遽坐以待旦 四首

送李孝廉北上值其初度

與匡無山

與鍾兩生 二首

楊伯羽同年以所畫江山小影命題

清晨過李宗伯園園花露未乾陰晴未雨從

閣下索觀主人亦披衣而起畱談片晷觀

牡丹花讀牡丹詩又讀書藝數篇一讀一

拍掌亦可不空過芳辰矣喜而和韻 四首

爲徐孝廉

瀛臺 四首

匡公遠生子口賀

巖中爲友題贈陳客

偶值史子修同過王子言邸寓小飲子言知

子不能酒因成句催杯同子修口占以答

余得四首

庸書

目錄

六

送何玉書 二首

嗚咽餘生北征何爲每得一絕焚向靈前詩

化蝶飛相對無言 四十五首

卷二十

排律

甘霖應禱恭紀 應制

南苑大閱甲士召從觀恭紀 應制

日講恭紀

壽成和國王母夫人

壽王大宗伯

次陳伯璣螺墩汎舟

殿試中式武舉賜劉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恭紀 應制

壽李高陽老師

劉富川之死獨持大義不負官守不愧科名

不失爲聖門中人葉訢菴大史表而出之

心同理同可風後來適予病中讀之有感

爲作弔劉先生詩

庸書

目錄

卷三

古風

關中和汪掌科

讀胡節婦疏

送孫惟一南歸

除夕和彭孝廉

秋日館中讀書

壽枯都諫母孺人

爲胡禹異孝廉壽其太母

同客坐巖上偶陳進士過訪兼勉予出山

讀李忠文行畧有感時其曾孫爲尊人稱觴

書以壽之

十日前得李子病中來札遽以長往告不禁

惋惜詩以輓之朝聞夕死作如是觀

王封公初度寄祝時令嗣以閩遊歸過訪山

房

爲西林菴住持書送荆叟上人

吳耕方任雍丞時以令高王父及王父竝國

子先生著聲作懷先澤詩三傳典學家訓

庸書

目錄

卷四

淵源適過其邸寓讀而有感

蘇亮公侍講招同周石公葉訢菴蔣裕菴陶

槎儔小飲菊前後訢菴太史以所韻菊四

首屬和標目摘詞意在勗勉喜其志之與

予合也病中步韻以報良朋 四首

李湘北招同杜肇餘陳說巖遊祖將軍園予

適以他遊未赴後得肇餘卽事之作步韻

自嘲時十月八日病中口授錄出發笑遣

懷 五首

次劉叔道題葉隱

萱花圖

簡同館

送吳隗從年伯時耕方以覆試第一膺特簡

登進士

送王子言遊里

詩王信從御史二尊人

顏三惕之任景陵兼寄懷王黃涓

羅正齋讀書

庸書

目錄

五

壽王敬哉先生

積善篇賀李老師再舉孫

空樓篇

贈金豆者

登山

出門

黃鳥

弦月

臘月雷

雨夜

答友贈梅

乍雨

別友人

中秋有效黃

盪舟

下章門

客嶺南

子桑

庸書

目錄

公子

餽遺難

泣勸

悔衙門

賦

春雪賦 俗試

續編

唾居隨錄四卷

王山遺響六卷

附正氣錄三卷

附崇祀錄一卷

庸書目錄終

庸書

目錄

六十七

庸書卷一

廬陵張貞生箕山著

男

世坊

日講講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這一章是孔子教人貴於知人之意孔子曰學求在己不求人知但人多好名不實務實或有品行我有學問不見知於人便以為患其於人之賢否不能分辨正是可憂患的偏自忽略混淆君子

庸書

卷一

一

則以為立身惟貴內修不在浮譽人不己知此其責在人何患之有若是我不知人或其人是賢者常而錯過不能與之相親其人不賢者一時誤認偏自以為可信心體不明鑑衡以爽是則可患也已要之人不知我於我無損我不知人於我有病况知人之明白古帝王亦以為難人有正直的有邪曲的又有似賢非賢似忠非忠的推而至為君用人為國薦賢儼不審擇錯識一人錯信一人勢必是非顛倒舉錯乖妄則所以清心明理以為

鑑別之地者又何可已哉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這一章書是孔子言人君尚德之化孔子曰國家之政有科條有禁令無非欲驅率萬民都歸於正但天下之本在身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誠能端本澄原自正其身去嗜欲存天理凡其立綱陳紀皆根諸躬行心得者這纔是以德爲政由是至德所薰被至誠所感動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

庸書

卷一

二

自威改邪歸正傾心向化譬諸那北極之辰爲天之樞在天之中居於其所凝然不動而衆星分布四面環繞盡皆拱向人君德修於己而化及於天下感應之神擬諸其象固有如此所以從古帝王便是天縱聰明亦不敢自矜常懷兢業之心守精一之傳務修其德以爲天下先爲君者可不以修德爲要務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誦詩之要孔子曰凡學者

誦讀在得本要卽如詩經風雅頌論其篇數有三

百之多或託物比興或隨事成賦體則不同類則不一然就其大旨而約論之其實只一句言已可包括全義這一言就是詩經上魯頌駉篇有曰思無邪凡人念頭一動便不能無邪正初念一正念念皆正初念一邪念念皆邪詩之立教善者美之惡者刺之無非欲人去其邪而歸於正學者知詩之教在於使人無邪而於念慮之間省察謹愼求自慊毋自欺庶體貼躬行開卷有益且不特誦詩

庸書

卷一

三

爲然推而廣之如讀易則知易之教一時足以盡之書之教一執中足以盡之禮之教一毋不敬足以盡之春秋之教一明倫足以盡之得其旨要守而勿失用之治統爲帝爲王用之道統希聖希賢一而已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一章是孔子言治術有本末治效有淺深以見人君當審所尚之意孔子說凡人君承天子民原

欲教化之行使天下人人爲善人人不爲惡但治術有本有末治效有淺有深要在審所尚而已若所尚在末但將法制禁令爲之引導示以善當爲惡不可爲而道之以政其有不從者便董以威嚴加之懲戒使之忌憚不敢爲惡而齊之以刑如是民雖頑梗怕這政刑亦或勉強遮飾苟覓刑罰究其本來善念毫未萌動外雖有犯法之恐中實無廉恥之心民免無恥用政刑以致民之畏如此若夫所尚在本自正其心自誠其意率衆善於一身

庸書

卷一

四

以立萬民之準而道之以德其或風尚不一氣稟不同則又言坊行表聲律身度就其飭於躬者而用以範俗使民知節文遵儀則而齊之以禮如是則民動其慚愧之念還其固有之良恥其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不待強之而自爲不待威之而自有所不爲有恥且格用德禮以致民之化如此總之上有所感下則立應治術有本末則治效有淺深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昔唐太宗與羣臣語及教化封德彝說世代日降風氣漸漓教

秦繼周後專任法律漢承秦弊祿行霸道本是欲施教化而勢不能非是能施教化而心不欲魏徵說治有污隆人無今古就是五帝三王所治的也只是這些百姓但他行帝道便成帝治行王道便成王治只看他所行何如耳太宗從魏徵之言遂成貞觀之治然則爲人君欲行教化登至治誠不可不審所尚而以德禮爲本以政刑爲末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庸書

卷一

五

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生平心學以漸而進之功孔子曰凡人生平先當觀其志向繼當觀其解悟終乃觀其純熟試就吾言之吾自十有五時蒙養已終聖功方始則志於學學者所以學乎所當由之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求其成然此時僅向於道猶未得乎道由十五而進至於三十覺得道得諸己有以自立私意不能爲之侵外物不能爲之奪守之固矣然知未至於

融通而守猶假於勉強由三十而進至於四十覺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卽事之粗而見其粗卽物之顯而得其微知之明矣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至於五十覺從前所見道理原是維皇降畀其天命之賦於物而爲事物所當然之故者皆無不知契二氣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其精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進至於六十覺得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於耳而言之理卽契於心

庸書

卷一

六

知之之至不思而得矣然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或猶未出於自然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覺得涵養者純熟矜持者渾化隨其心之所欲於大中正矩則恰好之處無些少踰越其所行豈待於勉而後中哉吾自十五至七十所進之次第大約如此由是思之學者一生總此志總此學趨向既端則一日此志日日此志一日此學日日此學久之脚跟站定見識分明造到洞徹原頭渾融純熟地步不過從此志學以爲始基夫孔子爲生知安

行之聖其工夫惟無間斷其效驗亦以漸臻然則人欲希聖希賢不可不先立其志以期於有成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上章是孔子於禘不欲自觀此章是不輕以語人皆爲魯諱禘之意或人以禘是祭的大典此必有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欲顯言魯禘之非因答說祭禮有可知的有不易知的若禘之報本追遠意義有在吾所不知有能於禘之說而知其所以然

庸書

卷一

七

之故則通之於天下何以正典禮何以定名分何以聚衆而人的懽心以祀其祖宗凡治天下的道理俱於禘上昭示出來其如示諸斯乎門人記孔子言及此而卽自指其掌夫禘爲王者大祭惟天子有天下乃得行之魯以諸侯用禘孔子有人臣諂不欲顯言其非而禘之義則通諸天下實明白易曉幽明只是一理神人本無二道既對或人不知而復指掌以示之孔子之寓意甚深後之人誠有得於孔子之意則祀典舉行禮以義起不僭

不賣明德惟馨以治天下豈不可觸類而推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一章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門人說祭以誠
爲主吾夫子之祭獨有極其誠者其祭先祖則孝
心純篤就如先靈在上一般其祭外神則敬心專
一就如神明在上一般夫鬼神無形無聲非真有
在但其誠敬所至則儼然如見固有若此故夫子
平日亦嘗有言說道祭盡其誠要必親承乃慊於
心儻或有故不得與祭至使他入代之雖行那享

庸書

卷一

九

獻禮文而孝敬誠意終不能伸就是不曾祭的一
般觀孔子所言則知身在卽心在心在卽神在總
不外一誠所以古來帝王雖以天子之尊每於祭
祀親致虔恭禮不厭繁以至天神感地祇格百靈
效順豈非本諸一誠以致之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此一章是孔子信天而不信人因以折權臣之心
王孫賈是衛國有權的大夫時孔子在衛王孫賈

疑其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又不便直言因借俗
言以諷曰俗語云祭有竈有奧竈是竈神位雖卑
而有專祀奧是室西南隅之神位雖尊而非專祀
凡人祀神以祈禱者與其媚於奧以仰其徒尊之
位不如媚於竈以希其默助之力時俗所言自有
深意果何謂乎此王孫賈明明以竈自喻以奧比
君謂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於己孔子知其意亦不
明斥其非但答說媚奧媚竈吾皆以爲不然奧竈
之上至尊無對莫過於天順理而行則天降之祥

庸書

卷一

九

逆理而行則天降之災儻所行不能安分不能循
理這便是得罪於天自作的孽必然難逃天之所
罪將何所禱以求免哉從來國家權臣每欲借天
子威福使人才子奪盡出私門惟光明正大之人
方能以道自持卽如王孫賈欲孔子附己則諷以
媚竈孔子對以獲罪於天他日彌子瑕欲其附己
則告以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辭以有命誠以
行止非人能爲進退俱各有數儻一失足權門則
天譴有歸清議難逃爲君子者可不進以禮退以

義而效法聖人以自愛其身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一章是孔子追思周初之禮以挽當時文勝之弊孔子曰夏之天下尚忠商之天下尚質那二代的法度俱有可觀至我周初以武王爲君周公爲相所制的禮皆從監視二代因革損益以成一代典章那品式儀文俱本忠質遺意做出來的所以其文郁郁然特盛吾爲周之臣子思周初制作之隆舍周其何從哉孔子當日見周末文勝務華鮮庸書

卷一

十一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此一章是孔子明禮意於魯之廟魯有太廟以祀周公孔子時入而助祭於廟中陳設的禮器享獻的禮儀一一詳問誠以太廟祭祀爲禮所出惟其

敬慎獨至故其詢問必詳或人不知乃從而議曰

吾聞孔丘的父親叔梁紇曾爲鄆邑大夫夫人俱稱他是鄆人之子且稱他爲知禮的以今看來誰說他知禮知者不待於問問者必有不知觀其在廟中每事必問其爲不知禮明矣孔子聞之乃曰禮有不可不考究者不考究則無以明吾入太廟每事必問問處就是禮是禮卽當問或人乃說我爲不知禮抑獨何哉要之禮以敬慎爲主宗廟祭祀凡制度器數爲先王設立爲後人遵循俱有深意儻一忽略徒觀其儀文而不究其所以當然之意則因仍舉行究無敬謹之心遂致俎豆虛設誠意懈弛何以格帝享親孔子之學致知格物每事無表裏精粗俱必詳究而况於祭祀之大審問之心正其敬事之心豈或人之所能識哉

庸書

卷一

十二

庸書卷一終

庸書卷二

廬陵張貞生黃山著

男 世坤
世坊 鈔

疏

請停遊獵疏 康熙庚戌年

奏爲修文乃經國之大猷訓武非臨民之要道俯效愚誠仰祈 睿鑒以罷無益之遊以臻無爲之化事竊惟人君一身所以承天地之寵托繼祖宗之治謀而億兆生靈之藉以爲性命者也夫爲天

庸書

卷二

一

地之所寵托則當思何以承天地之心爲祖宗之所詒謀則當思何以嗣祖宗之業爲億兆生靈之所繫命則當思何以慰億兆生靈之願望古之帝王曆數攸歸漢恐蒞民有攸敷政多愆勤求學問儆惕箴銘猶謂百念之勤不勝一念之怠百事之善不勝一事之違於是紀言有史紀動有官細行必書小節必謹選正人親君子其有導我於非者則遠之其有引我於道者則近之至於玩物喪志之端屏而弗問淫耳悅目之念杜而弗萌若此者

亦非不知居天子之尊極四海之奉無不可以惟我欲爲娛樂心思而終兢兢然業業然惟視聽言動是謹惟往聖前哲是程惟經史圖書是攷惟賢人君子是親而卒不敢稍有逸樂之事稍生晏安之心誠有見於天地寵托之隆祖宗詒謀之艱億萬生靈之所繫命非如此謹諸隱微勉諸踐履則無以措天下國家於久安長治不顯亦臨無教亦保誠非無所鑒而然矣我 皇上本天縱之資膺大統之寄自 親政來勤於視事謹於用人祀典

庸書

卷二

二

必親青災必敕於地方災傷屢蠲賦以恤民於內外臣工屢 告戒以愛民天下之民無不共相慶幸以爲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復見臣亦惟有與諸臣工謳歌於光天化日之盛夫何敢有言而乃以涓滴微誠獻之高渙者則近聞 皇上復有遊畋之舉稽諸古今揣諸事理有十大不可者所關於皇上之一身固重所關於 天地一祖宗億兆之命脈尤重敢爲一皇上一一陳焉一念敬肆主德攸分盤於遊畋昔王有規控縱雖長僅稱技擊之

巧瑩獲雖盛何益治安之資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謂走馬射獵非天子事業亦非所以儀刑後世今所望於皇上德同堯舜治躋雍熙誠意正心慎修思永庶幾媲美往聖作則後王若乃不急先務有事慢遊馳逐郊原搏擊鷹兔何以光史冊垂典章臣恐萬世而下有以議聖明之德矣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一也一日之間章奏不知其幾也遠而直省章奏之達於京師不知其幾千里也凡其章奏非係封疆重務卽屬民生大計部院

庸書

卷二

各衙門非奉旨不敢頒之直省直省各督撫非奉旨不敢行之郡縣其在部院各衙門無論已若督撫責任每一地方之事拜疏之後旣引領望部覆又引領望允行今一言遊獵駐蹕處所非數十里之遙卽百里外之遠一切章奏經閣臣票擬方得齎呈卽馬上飛遞何能立奉御覽而內外衙門旦夕候旨亦何能保無稽遲事之關於小民啼號者固不能稍需事之關於封疆綢繆者更何可稍緩萬一遲延有誤緊急督撫何以告

無罪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二也于曰父母在不遠遊庶民之家亦以爲戒文王事王季朝於王季者日三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乃亦復初皇上孝治天下身事兩宮百代瞻仰太皇太后康寧萬壽慈愛至意惓切在懷值茲天道漸寒惟應晨昏定省竭其愛日之誠色笑承歡殫其孺依之忱若聖躬在外天顏稍隔則夙夜起居晦明風雨太皇太后之念皇上猶皇上之念太皇太后以一無益之遊而縈慈闈之思牽高年之夢皇上其能安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三也督撫受一省之寄則有一省之事郡縣受一郡一邑之寄則有一郡一邑之事凡所管理終日皇皇猶恐下情難達積案難清儻逢皇上遊獵則所經歷之處所憩息之處地方有司勢必不能免於迎送勢必不能免於揆候一言揆候迎送竭精耗神惟恐獲罪勢必暫置本等之職掌而候聖駕之光臨供應不能無辦時日豈得預期將保其不廢所事不誤所

庸書

卷二

司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四也漢文帝臨霸陵欲馳下哀盜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倣倖元帝往祀廟欲乘樓船張猛曰乘船則危渡橋則安乃從橋禮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凡所以愛身無非欲履蹈卽於安起居若於時况天子首出尊居九重祇宜恭默垂拱迓福保和儻從事數澤遠涉道途經飛走不測之地入叢林可畏之區時值嚴寒風霜凜烈何以調適何以攝持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五也國依於民民依於食食者民之天魏祖出

庸書

卷二

五

畋獲麋鹿詔發牛車送之古語曰麻菽布野恐有所耗乞賜矜緩使得收載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苦耕左右叱之老父曰一日不種民失其食奈何以從禽驅斥老農義季賢之賜之食辭曰能不妨民業境內之民皆飽王之食吾何敢獨受王賜夫民間有春夏之耕亦有秋冬之種今夏早虐收穫無幾百姓之家斲斲祈年嗷嗷待哺不能得之秋斂猶或望之冬收否則肩挑小販另計營生傭力他方暫求餬口儻鑿與一經其地則騎從

紆人夫襍選雖申飭有法縱擾有禁而田畝所餘保無踐踏芻蕘所採保無攘求甚則疲於奔命不遑寧處卽欲求所以爲資生能得乘農隙之暇而用其餘力乎且車駕所至辟除閑雜買賣途窮清掃沙塵往來路塞民務有妨物用愈窘此臣之所謂不可者六也天下久安雖無不軌之跡人情叵測寧乏匪類之萌此古之哲王所以出警入蹕清塵戒道環衛惟嚴微行有戒也晉武以宮中大規樓望之皇太孫牽裾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

庸書

卷二

六

明宣宗造楊士奇私宅士奇俯伏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如是自輕萬一事出意外何以爲備後果有謀不道者宣宗始歎士奇之言不虛夫家累千金坐不垂堂雖我皇上萬靈呵護可無過憂而患生於所忽慮伏於無形不可不深爲之防况奸民縱橫夜禁更急柵欄添設畫察必嚴輦轂之下豈宜有此本年夏月內曾奉 上諭中飭城內外稽查者寧遽忽之耶且與其出舍荒郊而使人得以覘其動靜何如端居淡拱聲色

不動聽政殿上怡神宮中之爲安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七也 法駕一出扈從必多然一食扈從則隸僕之隨行騾馬之乘負車帳器用之辦飲食芻糗之資一一皆不能闕一一皆必自備道里遙遠則運負維艱時日遷延則糜費難料大小官員俸祿祇足自給勢必多方經營是 皇上一出而扈從諸臣便添一奔走之需便多一經營之費而皇上知之乎 皇上方以廉潔望臣下而臣下清儉自持者點金無術何從措辦操守或因以損

庸書

卷二

七

職掌亦隨以荒况當此歲寒風猛諸臣有請馳突者有不請馳突者一旦使之踰峻坂格猛獸履冰食雪能保無驚於驚騎顛蹶斃於凍仆無絕者乎 縱 皇上欲施其不忍之心及其既施而加之恒亦何裨於旣傷之體旣逝之魂此臣之所謂不可者八也人臣職在奉公亦視君爲勸怠君克艱厥后臣自克艱厥臣皋陶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皆言百官職業在大君一人率之所謂正身以正朝廷也

今部院等衙門銓衡兵收錢穀刑名事無巨細俱需勤敏方免怠延茲或令之從 駕固有妨於所司卽不令之從 駕而辦事大小衙門未免因而寬弛視幾務爲可從容以因循止求補過堂司推諉弊竇由之日滋章奏稽遲蠹役敢於侮法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九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敬肆之分天人應焉當未治未安固須憂勤惕厲卽已治已安亦戒般樂佚遊方今水旱頻仍災荒屢告 上天仁愛不無示儆所賴 皇上清宮齋

庸書

卷二

八

戒以率羣臣勉勵修省共回 天意庶幾堯水亦奏時雍湯旱仍安允廼近奉 皇上因謁 孝陵禮成復欲詣 太祖 太宗山陵以展孝思議政王等臣猶以北苦旱南苦潦請行寬期蒙 允所請朝野懽呼今乃遠被塵埃娛情較獵恐非所以遇災修省昭格蒼旻况如淮楊一帶數萬生命俱付波臣間有子遺無非露宿野處鳩形一飯不飽一枝無棲西北漕儲仰給東南迄今河渠修築募夫派夫萬苦千辛百姓疲於道路斃於飢寒

不知凡幾卽清河諸臣往來河干手口拮据寢食弗寧 皇上於遊畋之時儻一念及又能晏然於獲獸之樂從禽之逸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十也而且不特此也 皇上以不世出之主爲可得已之遊謬揣 聖意亦曰以行古禮訓戎事耳而要古者田獵以除稼害以奉蒸嘗乘隙訓戎特其一端然德用不擾虞人所箴徒御不驚詩人所美未聞有浹旬不返者未聞有一年數舉動至繁日者未聞有越百里外者未聞以至尊自鳴鑾控弦襍

指書、

卷二

九

於介冑士者帝王從獵自有其地自有其時自有其儀而 皇上講武何無一定之地一定之時一定之儀乎此臣之所不敢直言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夏以國用所需儲積空裕民力所出節省乃豐今者公賦雖似有餘帑藏實尚不足卽如修河築堤需費數十萬金司農仰屋無計成均開側上輸以英才教育之地爲銅錢出身之途良亦有萬不得已而出此者况例外之 賞賚有費 大內之修理有費

皇上宏念艱難重加節省儻一言遊獵師行輒輓輜絡繹人夫疲敝較之 端居宮禁所損過半所費實多何如少一遊行卽省一番額外之供奉卽濟一項正用之急需零算雖若錙銖積計不啻巨萬乃不此之籌而以爲無損、上供無妨 國用此臣之所不敢直言也開創之時與守成之時異當其開創版圖未一氛祲未靖雖以真主不能不從事疆場親犯霜露當其守成四方大定萬國咸寧武備固不可廢文德尤所宏修漸民以仁

指書

卷二

十

摩民以義陶民以禮讓庶幾化行俗美一道同風若以林麓合圍爲訓以弧矢習熟爲能不避阻險不避風霜精神勞瘁非所以飭身心膂力角馳何可以示風化且也數年來羣臣有以開 經筵請者矣有以舉 日講請者矣有以設 起居注請者矣有以近奉纂修 世祖實錄當擇其有關祖訓翻譯先呈請者矣有以張居正所編綱鑑直解四書直解有益 聖學請者矣凡其所請亦俱奉有知道了之 旨矣夫知之非難行之實難知而

不行猶之不知諸臣所請一奉 旨後中外臣工
無不仰望舉行從此 聖學日弘 聖德日懋然
歲月倏忽舉行無期盈朝之傳聞虛奉 俞旨究
何裨於躬修羣臣之章奏視等彌文亦何補於政
治而乃於弓馬之務不憚親操田獵之場不難身
試非所緩而緩非所急而急此又臣之所不敢不
直言也臣以西江一介賢儒順治十五年荷蒙
世祖簡拔歷陞今職康熙三年臣丁父憂回籍繼
丁母憂居鄉多載抱病餘生本年六月蒙 恩獲

庸書

卷二

十一

補自維數年前濫竽京官猶老親在堂倚閭在念
今則永感之下徒悲風木兼以命薄病多難久入
世祗宜退居山林所勉力供職者惟思報親之期
雖未可得報 君之日猶克自圖前補職引見獲
睹 天顏威儀儼肅私切懼忭茲聞遠獵臣亦何
敢獨犯嚴威自干罪戾良有見於 皇上之舉動
爲下土殊域之觀瞻 皇上之遊行爲 聖子神
孫之模範况卜之以今歲之災荒又見之於此時
之嚴寒且又值三年大計之期萬國來同之會而

知曠日遠獵誠有大非所宜者遂不禁其慮之篤
而言之諄臣非敢市直非敢沽名頌陳之似屬資
奏熟思之實皆切論惟願 皇上鑒茲愚悃採此
末言敬 天勤民特停荒郊之輟法 祖恭己永
懷朽馭之心 皇極克端 宸居攸肅雨暘時若
川嶽呈祥則 天地 祖宗之休亦億兆生靈之
慶雖謂臣無言責輕行冒奏而加臣以妄陳之咎
賜之鈇鉞之誅臣所甘心臣謹席蓐待罪矣

擬請辨賢奸疏

庸書

卷二

十二

奏爲賢奸之心術難辨言行之觀聽宜詳謹披愚
悃仰懇 睿裁以清 帝側以回 天心事竊謂
人心之邪正原殊其途非君子之正則小人之邪
而已矣國家之治亂必有其由非進君子退小人
以治則進小人退君子以亂而已矣所重者民也
而民生休戚不能周知惟進退得其人則何事利
民何事害民俱有代爲措置者而閭閻可無怨憾
所敬者天也而天意從違不能空禱惟進退得其
人則何事合天何事拂天俱有代爲調變者而水

早可無憂虞然則人君欲愛民別無愛民之法惟有謹於辨君子小人之法人君欲格天亦別無格天之法惟有謹於辨君子小人之法自三代以迄元明數千年之天下其中盛衰興亡之故無不始於君子小人一進一退之間而聖帝明王每致謹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誠有見於國家政事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斷不可不有以防其漸謹其端也 皇上法 祖敬 天仁民愛物近且舉 經筵勤賑恤禁典作絕逸遊力學

庸書

卷二

十一

好問如此其至日就月將如此其勉固應感格蒼旻雨暘時若乃何以東南災民未甦河患未息京畿重地復自春徂夏雨澤愆期致煩 皇上焦心勞思宵躬咎己傳集臣工痛行申飭凡爲臣子稍有人心親承 天語無不以罪當萬死慚愧悚惶臣自幼學思效前賢職屬講官應有獻納以贊聖治以解 聖憂不揣芻蕘之見敬陳根本之論各衙門利弊各衙門能言之臣槩不敢泛及所不能不甘櫻死罪動干 天聽者惟求 皇上睿於

君子小人之辨并求 皇上詳於所以勉其爲君子之道絕其爲小人之心而已天下人才君子僅一二其選小人則千百其羣有小人而任外官者有小人而在朝列者有小人在左右而爲親近使令者要之外任之官非敢竟行貪婪也必倚附在朝之小人以快其吞噬無厭之欲在朝之小人亦非獨作威福也必交通左右之小人以遂其操縱由己之行故妍媸雜出黑白罔分知人之詰古以爲難究其所難不難於辨君子而難於辨小人不

庸書

卷二

十四

難於辨外任之小人而難於辨在朝之小人亦不難於辨在朝之小人而難於辨左右親近之小人亦不難於辨左右親近直行其惡之小人而難於辨左右親近陰行其惡之小人小人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小人之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小人之惡難知何也凡小人得志方其逢迎之初亦不敢遂肆己所欲爲之事亦不敢遂引己所欲進去己所欲逐之人始以小心曲謹有以窺伺之既乃借端揆意有以嘗試之久之

習熟人主之顏辭窺破人主之意向或見君之意在圖書經史也遂借翰墨詞華之說以進身則有若唐順宗時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亦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致韋執誼以黨伾等得宰相而柳宗元劉禹錫韓泰等遂互相推獎采聽外事矣又或見君之意在獎廉親賢也遂託忠正賢良之說以文奸則有若唐高宗爲太子時李義府嘗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奸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高宗信之後卒以諂事

庸書

卷二

十五

得幸而肆其李猶之貌柔心險矣凡此似賢非賢似忠非忠人主一不察而誤聽之輕信之彼乃知人主不吾猜疑而吾可以惟所欲爲於是援引之途廣固結之術密朝端布列皆其腹心表裏呼應俱其羽翼同己者引而進之異己者嫉而陷之匪類盈廷正人思去時政日非天變示警而邇其初皆由人主一念姑息辨之不蚤方且以忠譙視之以耳目寄之卒墮其術中而莫之知使得以流害布毒大率坐此 皇上天縱聰明太陽秉照神姦

狐媚無不潛形臣又曷敢爲不必然之慮而創此人所不言之言然昔成湯旱禱六事自責首之以政失節民失業宮室崇女謁盛苞直行而終之以讒夫呂臣因細釋其言惟小人褊忌善譏讒夫一昌則善類屏斥邪黨附依政自此失節民自此失業宮室之崇女謁之盛苞莠之行無非自此一二說夫爲之惑其志導其端夫以成湯爲君伊尹仲虺爲相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尙何有僉壬可慮媚嫉可虞良由憂旱念殷省躬心切無以上告惟恐

庸書

卷二

十六

其或出於是因自反而責之己以禱諸視聽難欺之天今 皇上憂旱之心成湯憂旱之心也 皇上修省之心成湯六事自責之心也人之面貌可知人之心術罔測臣願 皇上於小人消伏之時而常懷或有小人迷昧之思庶內而普御僕從罔非正人近而禁密輔弼罔非賢者則今日亢陽又安知非 天心仁愛稍示警戒庶 皇上有以杜之於蚤而制之於微雖然小人之營私不一其類進身不一其途究之天理良心未嘗或息乎旦夜

氣亦有時存誠爲之嚴防閑勤戒飭勉以爲君子之道亦何憚而不爲君子絕其爲小人之心亦何樂而必爲小人臣嘗就今法制熟思審處窮流溯源安酌定例防微杜漸約有數端其一則言路室廣也古者諫不置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所以廣視聽防壅蔽若夫科道之設亦慮人臣推諉養安莫肯直諫乃使有專職俾得隨事盡言又設通政司衙門兼使各官有所陳說俱得封進但從來言路既廣議論日進往往便於國家而

肅書

卷二

七

不便於小人何也言路開則小人遂有所忌憚而不敢爲惡言路塞則小人益得以放肆而敢於爲奸故小人欲惑上心惟恐或議其短或攻其邪斷未有不干方百計思有以去君子尤思有以中言官我朝順治年間凡內外衙門有貪賄管私聽言官風聞入告維時人心知戒貪風稍息近則科道各官相尙緘口相習括囊間有條陳徒多勦襲間有指參便恐罪戾難諸臣居官之無狀或皇上求言之未殷如御史詩賓之參

在許賓

事後摘參雖經屢結之案在

生平操履終

屬可議之端而許賓則以降二級抵銷矣三年計典本古述職遺意我朝舊例每朝覲官員俱奉特諭著令條陳又於大計事竣恐貪污俸免仍著科道拾遺此屢奉行原非創舉今拾遺既經停止御史臣王遵訓近因朝覲諸臣俱集闕下請令條陳地方利弊不過乞遵成規使謂入覲官員非皆司道不便條陳豈司道可條陳司道以下便非朝廷臣子全無地方執掌耶而吏部則竟

肅書

卷二

八

以無容議題覆矣又候補御史臣有河工關係重大一疏雖未補任實屬言官凡有所見非稍念切時事何難推卸苟安奉旨未經補任身非言官希圖名譽將無益之事屢行貢奏夫責其未經補任可也責其非言官則將來所補屬何職掌言苟有裨何妨再三以身殉名智者不爲謂其屢行貢奏則前所參湖廣提學臣與請禁外官建祠立碑俱無益官方非所當言乎而吏部亦題覆以降一級抵銷矣如檢討

臣衛既齊有教化非空文可效一疏立說浩繁間
出迂闊片言中弊亦應節取而衛既齊所陳竟奉
一這所奏無益之旨矣督捕司近有首告行提
逃人牽連民人受害請祈酌量更定一疏督捕以
本衙門具題更定必非無見於苦累而言况經九
卿科道會議皆謂當照督捕所議御史臣季振宏
又續有謹重申督捕原疏伏乞 睿慈特允之請
亦何有不可更定者而奉旨則竟未聞再者確
議具奏矣如此則是雖無顯禁言事者之名而似

庸書

卷二

十九

有陰抑言事者之實此果出自 睿裁乎抑禁近
諸臣欲以阻言路乎抑內閣大臣別有票擬而
皇上未之納乎竊謂科道所言過行阻抑則人惟
思保位何肯犯顏儻政事漸壞險邪在側羣工不
敢指斥九重何由得知及其敗露懲戒亦晚釐
拜非其己事耶况前此之釐拜明擅其權猶屬顯
而易見繼此之釐拜詭用其術更恐隱而難知事
隱覺而後誅戮之則人命徒付鈇鉞跡未露而預
化誨之則人才俱屬股肱往代主聖臣直獻可替

否盛世休風載諸史冊千古想見似應做法舉行
則審議立朝邪說革而君子奮興小人頓畏矣其
一則諮詢安慎也國家用人訪諸公論斷自宸衷
堯舜命官首咨四岳後世賢君有得之夢卜者有
得之獨裁者有得之大臣薦舉者而獨不可謀之
於左右親狎習熟之人漢順帝詔舉武猛中常侍
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
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
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

庸書

卷二

二十

非榮伊辱因辭之後世俱誦良賀之賢宋仁宗嘗
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左右近習不知姓名者
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遂以富弼同平章
事太宗時寇準請立儲貳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
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為天下立儲謀及婦人不可
謀及中官不可謀及近臣不可惟陛下擇所以副
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
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今 皇上親賢遠佞用
人惟謹左右諸臣效忠宣力固不乏人然司馬光

嘗謂人主察非其人便不當與謀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誠恐一爲所惑問以國政詢以人才則黜陟刑賞不無漸移於近習而不自知訪察不詳固虞失實諮詢大濫亦恐收效惟不輕受以迎合之漸不輕開以應對之端彼爲君子自當守其分間有小人無所用其巧矣其一則廉恥空養也孔子言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恥心存則爲君子恥心亡則爲小人而要人性本善非盡生而厭爲君子樂爲小

庸書

卷二

三

人由其利欲所蔽習尙所移遂致放僻邪侈凡喪廉寡恥罔上犯禁之事無所不爲惟上之人有以教化之警惕之則自相勸相戒勉於爲善恥於爲非近 皇上念風俗日敝人心不古謂法令僅禁一時教化斯乃可久爰頒 明綸特下禮部始則諭之以敦孝弟篤宗族和鄉黨重農桑尙節儉隆學校黜異端講法律明禮讓務本農訓子弟息誣告戒窩盜完錢糧聯保甲解仇忿末諭之以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

舉行兩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煌煌 聖語十六條綱目備舉千萬世誨訓孔章臣意禮部定遵諭條分縷晰詳細詮明使內外各官督率舉行化行於下教始自上凡官員有莅民責任者自無不感泣上諭洗心滌慮各存廉恥以爲民先從此人人君子或出而任封疆或入而登朝列官邪可杜仕路俱清夫何禮部奏覆僅以應通行曉諭具 題隨奉 旨依議更不著該部據諭內事情詳明再覆虛文徒傳其盛實效安觀其成固部臣之奉行

庸書

卷二

三

不詳抑 皇上之詔令不信查明高祖時所頒六條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下之直省郡縣有鄉約講語每月朔望齊集公所立聖牌懸聖諭設擊鐸老人明白講說鄉民拱聽遵循日久風化大行又宋程顥令晉城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近遠設爲五保使守望相助患難相恤孤苦貧獨並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立科條旌

勸戒旌旌善戒惡民愛如父母尊如師長隨以呂
公著薦爲御史帝數召諮訪今 上諭十六條合
無照明高祖頒六條成例命禮部節次詳誤講語
明白易曉刊刻頒行地方官朔望集本地四民講
明勸導并照程頤作令故事使各遵依著實奉行
務期家喻戶曉化洽民安果有成效立加拔擢則
民間知 聖訓可遵有司知程頤可法何難上行
下倣俗易風移至於父母之喪孝所當先人生恩
重無踰君親在家不能爲孝子居官安得有忠臣
庸書 卷二 三十三

皇上以孝治天下近復命纂修孝經衍義設教
之意最遠且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送死事大號
天路窮稍有哺烏思報之性孰無撫棺痛絕之思
皇上近雖以緊要衙門緊要地方間著在任守
制原從封疆起見然天下之人有存赤子良心者
有全喪赤子良心者保無貪位忘親遂從此營謀
畱任或借錢糧經手未結或借地方繁難藉口漠
不悲哀毫無廉恥可以負親亦可負國國家亦何
賴有若人而使之戀棧尸居擗踊之容何能治事

齊衰之服不便臨民臣請自後凡有報喪俱不許
督撫代請畱任或有緊要處所不准去任亦俱候
旨遵行則不絕其哀痛之心卽所以不絕其廉
恥之心至於辨復之例亦所當禁人臣之義東西
南北惟上所使榮辱予奪無非君恩古人被議心
迹莫白引退明高東裝便行有所稱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者或被排斥更復起用非
人君思其賢而爲之再擢則在廷知其屈而爲之
白冤斷未有本官曉曉申訴僕僕號冤一辨未已
庸書 卷二 三十四

且復再辨積年已結之案寒灰復然去位已久之
官枯楊再吐原問案卷何難以歲浚挪移原問衙
門何難以赦前認過前總憲臣杜薦祐有請停辦
官之擾一疏誠非無見而言者凡所貴於士君子
以道自愛以義自裁惟其自視能爲可進可退之
身及其居官自無患得患失之想以朝廷之降譴
人人說冤亦非盛世氣象以國家之勸懲語語訴
屈亦非賢者行藏呈之吏部未已又呈之通政司
呈之通政司未已又呈之鼓廳空口難告頂踵徒

勞長跪欲泣而孔何存臣竊謂今日既欲勉人爲君子便不應以君子所不屑爲之事開其端果有清標素著允孚公論註誤以終人才可惜或許廷臣言官採實奏明若吳中復之請還唐介周必大之再薦朱熹既非徇私何妨舉直則竟止其辨復徇伺之門仍予以收功桑榆之路又所以養其廉恥之心矣其一則赦宥宜擇也天道好生不能有栽培而無搏擊王道法天不能有恩澤而無威嚴堯舜有四兇之竄孔子有兩觀之誅聖人之心寧庸書

卷二

三十五

不欲姑息小人使之並育並生而寓生於殺行仁於義實有大不忍者雖懷欽恤不無矜貸然書曰眚災肆赦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亦僅曰三赦三宥未聞有罪名不分輕重竟行普天大赦者其說始自魯莊公之肆大眚春秋則譏之後世則效之遇慶賀則赦遇災異則赦並無可疑桀與免議縱有罪之人虐無辜之衆貪猾藉以倖免良善因以含冤治法之不得其平莫大於此漢光武於吳漢病篤親臨其宅問所

欲言漢對曰臣愚無所知識但願陛下慎無赦唐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善良語云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朕故自有天下絕不放赦元世祖上尊號議赦趙天麟論赦非太平常事張雄飛亦諫謂赦者不平之政聖明在上豈宜數赦然則赦不宜數歷有明徵我世祖開國初定律令間頒赦文有戒於貪官衙蠹爲毒最深特與十惡同在不赦於是人知令甲稟稟遵行今皇上御宇仁愛兆民雨露

庸書

卷二

三十六

之施靡不得所一有慶典輒頒大赦或遇熱審減等或遇災異清獄皇上之心真下車泣罪解網施澤之心臣竊謂遇惡揚善順天休命天下罪人果可疑可矜及迷人株連與凡事故株連之人俱應赦免獨貪官蠹役真正罪犯之人斷不可赦何也地方有一貪官衙門有一蠹役小民斃於敲扑斃於囚獄者不知凡幾斃於飢寒斃於憤恨者不知凡幾破家析產嫁妻鬻子者又不知凡幾鬼哭神愁天怒人怨災沴之至皆其所招此等正宜立

付之法以答冥譴以感 天心漢武時桑弘羊立
法聚斂因旱求禱問之羣臣卜式曰烹弘羊天乃
雨神宗時鄭俠繪所見流民爲圖且云旱由安石
新法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誅臣以正欺君之
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卽罷新法十八事王安
石亦求去是日大雨蓋小人草管民命荼毒生靈
赫赫在上顯示災異與其畱一官而使一路哭靈
勾一官而使一家哭與其生一二人而使千萬人
或死或活之魂魄無訴靈去一二人而使千萬人

庸書

卷二

三七

或死或活之冤鬱得伸况貪污之徒爲手最兇爲
計最狡凡其罪惡未經敗露則必與內外權要結
交彌縫或有叅發則又賄審問官員粉飾藏奸非
曰竝無染指則曰竝無硬証甚且以奇貪異酷之
官援赦竟免甚且以赦後之事亦引爲赦前之事
竟易歲月甚且恃既往之赦既獲瓦全而又希將
來之赦可縱狼求狎 朝廷之法斂民生之怨全
無顧忌但有貪饕臣請 皇上淡念下吏墮虐之
故追維 上天致災之由特頒 上諭除前德旨

已頒照例援赦外自後凡遇熱審清獄別項罪犯
俱可寬原獨貪官衙蠹所應得之罪不與減等不
與釋放并請 諭中外各官毋得怙前屢赦再圖
僥倖復行覬覦後有覺發不載赦文庶小人知警
而昔賢所嘆豺狼當道與所言民間數萬虎狼亦
可以無憂矣凡此數端皆勉以爲君子之道絕其
爲小人之心夫君子小人否泰攸關履霜堅冰辨
之必蚤奸貪病國歷代皆然有其人則空遠之無
其人則空察之而所以勉其爲君子之道絕其爲

庸書

卷二

三八

小人之心尤不可不預行講求臣請 皇上採納
微言小心慎密慮始防微則在君子愈相勉而爲
善在小人亦相戒而不爲不善教化自此可行政
事自此可效災變自此可弭和祥自此可致夫言
天必有徵於人言今必有驗於古衆正在朝民安
國泰一邪居要地黑天昏臣故不揣開昧據理直
言願 皇上戒之慎之獨是臣今所奏雖爲 皇
上求所以善始亦爲臣下謀所以善終諸臣中有
知臣者當諒臣愚忠不知臣者定謂臣爲沽名爲

十進甚有謂臣爲造言誹謗者臣惟求諸臣共矢公忠各行儆醒頓洗肝腸莫爭唇舌臣亦願以負罪之身請伏斧鑕以紓聖慮以回天意且以謝衆多之口矣

擬請開言路疏

奏爲言路之禁空開憲臣之論可駭昧死直陳仰祈睿鑒以廣天聽以達下情事臣嘗歷觀古治亂興亡之故未嘗不嘆一代之盛無不以言路之通而盛一代之衰無不以言路之塞而衰但從

庸書

卷二

三十九

來言路既開時事日陳民生之休戚可詳臣工之忠邪立見往往便於國家而不便於小人故小人欲惑上心攬朝柄惟恐或議其短或攻其邪斷未有不千方百計思有以阻言路思有以排言官非指之爲誹謗躁進則指之爲市直沽名非借黨同題目以抑之而使不得呼籲帝廷則借暗昧推求以擠之而使不得保全軀命趙高罪言者而後得以肆其指鹿爲馬之奸林甫禁言者而後得以行其口蜜腹劍之險侂冑欲傾言者以所密劉德秀

等爲御史而正議盡排嚴嵩欲箱言者以乾兒趙文華主通政而副封先呈此皆歷來賊臣壅塞言路始以欺君終以誤國言及於此良可寒心而不意值今聖明在御之時國運開泰之日乃有似欲肆朦蔽之論請效禁網之密如憲臣某臣竊不能無疑焉某所司職屬總憲國家有大弊病臣子有大奸邪無不可採訪奏固以身作言者之倡開言者之路前皇上因雨澤愆期焦心勞思部院衙門申飭再三某以言官之長親承天

庸書

卷二

三十

語便應自陳引咎痛哭流涕請皇上效古帝王遇災變求直言下修實事上感天心庶盡本等職掌何自申飭後並不開發一言建一論至遲之又久始於五月望後有請禁出位實陳等事一疏不以言爲倡而以言爲禁某引周官之言曰欽乃攸司臣不知其所司謂何矣侍從左右職當啟沃儒臣獻替代不乏人宋仁宗幸天章閣賜筆札命羣臣書時政御史何郊言國家設學士至待制原皆選備顧問自頃相承偷安循默乞諭自今有闕

朝政闕失竝著上章論列庶親侍之臣各盡責任以襄教化范純仁亦言侍從官固宜朝夕論思乃忘本徇末趨易舍難祇將主判司局爲己職事優游緘默養望待遷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非所以示愛君憂國盡忠補過之義明太祖諭侍臣謂朕以一身任天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間利病具爲朕言毋事容嘿但求保祿由斯以推從來勤採納廣視聽所責於儒臣者如此其切今某乃稱侍從班中亦幾幾

庸書

卷二

三十一

乎各有不樂爲緘默詞臣之勢中庸曰國有道言足以興國無道默足以容嘗謂乃蓋臣之義容默非盛世之風某生逢有道之朝乃欲使懷忠愛之心以來者盡皆尸居瘖啞而徒作明哲保身想乎然此猶曰端爲臣衙門言也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至後世始設科道又設通政司衙門及登聞鼓廳凡內外臣民有所陳奏俱得封進明丘濬嘗言國家設官不以諫諍召官正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而又端寓其責於

科道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常言之職復於茫然散處之中寓隱然端責之義求言之意實切且深漢文詔除誹謗詆言之令富弼請除越職言事之禁千百世下想望盛代規模今某以陳某叅督撫一案遂妄意欲爲某者尙多并請以禁詞臣言事者禁各衙門竊思各衙門諸臣學古入官稍有廟堂報效之思寧無芻蕘獻納之念夫言有出於公有出於私出於公則爲忠益之言出於私則爲欺詐之言忠益者可採欺詐者當誅某乃稱

庸書

卷二

三十二

無論爲公爲私但有越俎代庖卽屬侵官溺職竟指之爲長刁風而滋奸僞嗟乎查定例凡無言責官員將私事具奏降級調用今皇上寬仁於諸臣中有以私事具白本辨復者不惟不加處分而且屢准還職卽民情不得上達尙許通政司鼓廳據白狀直達御前國家尙不以爲刁而聽之叩額乃儼然職官而某便預請不論爲公爲私總指之同長刁風之小民亦何忍而立此論乎然此猶曰此爲各衙門諸臣言也至科道職掌政事利病

官方賢否例令條陳叅發往代御史滿十旬無章疏者則有辱臺之罰要其章疏非得之訪問則得之揭帖獨所謂揭帖當觀其具揭者爲何人所謂訪問當觀其報聞者爲何人或詳詢年月或明著事迹或卽所揭所聞以叅之本地之鄉評或卽所揭所聞以稽之在朝之公論獨不可輕信謠口遽形奏章受賄而言者曰賣本匿怨而叅者曰報仇聽人嗾使而言者曰通同果有此弊便當輕則降黜重則流竄公道難掩國法難容若察其立言之

庸書

卷二

三十三

意披誠佈惻別無他腸雖所言或近於迂或近於慝所叅或出於指實或出於槩論俱當量其爲國而言之心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屬誹訕欲摘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榮惑上心人臣死生係上喜怒孰敢直言間有言者晝度夜思朝刪夕改逮得上達十無二三孜孜求言猶恐不至况可加之譴訶某身屬憲長寧不知此今旣稱據揭上疏例當降處而又槩指凡言事諸臣多屬風聞遂借風聞二字

爲杜絕言官張本蓋思人臣入告必藉訪問有出於飄空無影之言則爲風聞有出於採察可信之論則似風聞而非風聞使槩以風聞目之言路諸臣惴惴然將必慮跡有相似心何從白未嘗以莫須有誣人而已先受莫須有之死罪各愛性命各保功名日淡月久遠而地方官間有奇貪異酷相視吞聲近而各衙門或有隱匿巨奸孰敢開口言官竝無指斥聖明何由得知同爲逐波之鳧鴨作獨擊之鵠此雖臣子之辜實非國家之利且近

庸書

卷二

三十四

創督撫叅地方有司亦不過就司道所揭合於己之所聞今槩謂揭帖爲不可據訪問爲必當禁此無論言官無由入告卽督撫諸臣舍所揭所聞之外能入有司貪污之室攫有司貪污之金而持之入告乎卽問之某惟終其官依阿和同持祿保安則已耳儻良心稍動慮及生民欲有彈擊亦能舍所揭所聞之外不脛而走天下親見各官行事親持各官贓據而持之入告乎臣謂從來進言亦極難耳人臣進言有指名而言者有不必指名而僅

卑其大要言其大綱者益之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非必指之曰某也賢某也邪程頤對君曰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非必指之曰是某賢士大夫是某宦官宮妾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指曰此佳木宇文士及從旁嘆美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擬是汝今果不謬此則太宗因魏徵之言以知士及而魏徵實未嘗指之曰某也佞况匪人慣於賄賂善於奔競藏機甚深用智甚巧營私甚密爲庸書

卷二

三十五

計甚周空有傳聞何得親見早已滅迹何由誅心往往貪污被人叅發賊私盈紙一經督撫審問部臣題覆毫無左証盡屬子虛使言者幾不免虛叅之罪於是言路諸臣亦非無採訪罔敢明攻僅言大槩鮮聞指實亦臣子畏罪無可如何之衷而邇來奉旨又必著令指名敬愈瞻前顧後惶惑緘默雖有條陳徒多套襲或有駁叅僅據成案祇求塞責未免素餐某卽不請禁臣已慮其有言路阻塞之漸今某又明明請禁矣此後指名則恐蹈某

所云挾詐報復伐異黨同之罪不指名又恐蹈某所云閃爍吞吐疑似虛飾之罪勢不至率諸言事之臣盡爲患得患失而等於木雕泥塑之人不止考古帝王有好問察邇言者有設輅鐸鐘鼓啓以招言者有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者有止顰受言者有屢詔求直言者有見羣臣入奏每霽顏色使得盡言者其賢相直臣有旨下不便封還詔書者有專職駁奏者有補牘再陳至以一事而上數十疏者卽我世祖皇帝每於言官所叅立著解庸書

卷二

三十六

任或因早求言或諭入覲官員條陳利弊或於大計事竣許科道拾遺或時召廷臣親咨時政某縱不以堯舜之道望皇上而復於世祖偶懲一二叅奏不實之人則舉以爲訓於世祖虛衷下問求言納諫之美竟置而弗道人臣告君以率祖攸行爲子孫萬世之法爲國家悠長之計固如斯乎且也據某疏內既稱歷數從前言路諸臣徇情賣本是則諸臣內孰徇情賣本俱在某意中矣某以風憲之長位望之尊作諸御史儀範亦耶

作各衙門儀範夫欲澄清仕路先自澄清言路始
表端則影正源清則流潔某果鐵而冰心正己率
屬雖各衙門有敗類之職官尚當望風解綬豈本
衙門有懷私之御史偏可藏垢納污既以實指具
奏責之言官何不可以己所早知徇情者賣本者
而歷數具奏以爲言官之倡乃何以不但不歷數
其人而并不一指其人某豈明於責人而暗於責
己乎非徇私不舉發則虛飾無實証問之某度亦
有不能自解免者矣然而某亦知公論之是非難

庸書

卷二

三十七

隱暗室之指視甚明末乃云果有確見真知關係
政本治源大奸隱弊仍無論有無言責悉聽指實
入告其言雖似其意甚巧既不許各衙門越職言
事矣又不許科道官風聞言事矣不許白封直達
并不許據揭上疏矣又某所稱顛倒是非招搖威
福閃爍吞吐一意虛飾浮詞滋擾多言亂政等語
種種名目雖有正論借端文致孰能免此以爲政
本治源則情涉出位徒有條奏游移之可罪以爲
大奸隱弊則事屬耳聞斷無親行按獲之可憑宋

英宗時問司馬光爲政所當先司馬光首請開言
路詔榜朝堂時大臣有不說者乃設六語謂陰有
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事機之重或迎合已行之
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
上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言乃拒言耳人臣惟不
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自是上
封事者千數由此推論則某所陳其爲言者之所
必犯與爲言者所必不能免於疑似之誅更有不
止於六事者明欲試其一指障天之論復故爲此

庸書

卷二

三十八

巧舌悅聽之言末後轉文希欲塗飾耳目詞頭立
意蚤已如見肺肝某再引周官之言曰無以利口
亂厥官臣竊謂利口又莫利於斯矣臣久繕成此
疏誠恐罪犯不測望 闕越起兼意朝臣定有駁
疏亦可焚蔡保安迄今日久未聞奏辨因披愚悃
昧死直陳雖然臣之罪重矣臣之身危矣某前疏
業經吏部 題覆嚴禁臣敢於犯禁臣之罪一禮
曰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事師無犯無隱
臣初選庶吉士屬某教習以弟子議師長臣之罪

二某欲禁贖陳臣收於反覆詳言臣之罪三名譽
非可衣可食之物人雖至愚孰肯以父母所遺之
體博空虛無用之名某欲罪言者以沽名臣跡類
沽名臣之罪四風憲大臣無敢輕詆程顥曰使臣
拾遺補過則可若臣下無大奸邪必欲按索以彰
人微愆固所不能臣生平思法前賢乃不能效前
賢拾遺補過而又敢於摘發大臣之非跡類攻短
臣之罪五忠正之臣利於言路之通奸邪之臣利
於言路之塞臣茲所陳其在各衙門大臣中賢者

庸書

卷二

必以臣言爲是或不賢者必主附和某之說而以
臣言爲非欲置之辟何患無辭臣不揣愚懦以一
人之身來多口之譖臣之罪六臣官叨侍從職屬
講讀顧名思義應有披陳知有罪而故犯罪以言
臣可謂不智知有罪而遂畏罪不言臣可謂不忠
不智之罪僅累一身不忠之罪誤及國家獨是某
讀聖賢書從臣衙門中來於古今治亂之故言路
通塞之由固應稽考有素爛熟胸中亦何有以其
身爲萬世唾罵之身或一時之誤一念之愆亦未

可知願 皇上先正臣所犯之罪以謝某竝 諭
某務審謬立朝嫉邪指佞以爲言事者之倡而仍
請 皇上效古帝王明目達聰以收進言之益一
日所行之例卽千萬年 聖子神孫所守之法不
慎諸始貽誤將來并乞 敕吏部查照 世祖所
久定言事之例以永遠遵行則言路通而聽納廣
將用人行政之間孰賢孰奸何利何弊自不患壅
於 上聞矣抑臣尚有請者 國家有都察院衙
門設滿漢都御史爲各道御史之長主 天子耳
庸書

卷二

四

目風紀之司率其所屬肅綱守法凡大臣奸邪小
人構黨作威福亂政及百官猥茸貪冒不守官箴
俱聽叅劾每遇 朝覲考察賢否黜陟俱歸裁斷
大獄重囚會鞠俱聽讞平位望最峻風憲最威今
與某同官臣某素稱多學有才擢居憲長自可效
職無愆乃聞多不赴本衙門常在 禁近往來
皇上定有以知其忠悃不令暫離但思 國家政
事利弊與人才賢否某何難明目張膽直行薦舉
直行叅劾直行條陳 皇上或以用人行政事關

重大細欲諮訪則都御史乃直言之官非密議之官明孝宗諭劉大夏事有當行當罷卿可密揭以進大夏舜曰前李孜省以受密命訪察賢否擅權作奸可爲監戒臣竊謂某固忠誠足信聰明可任以一都御史而使之襟坐於宿衛之間混迹於近習之內每晨夕出入於乾清宮禁之門似非所以待大臣之體宋章得象清忠無所阿附上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某嚴氣正性自能爲不交一言之章得象亦能爲舜密揭

庸書

卷二

四十一

之劉大夏而要之久居習熟非所以示剛方體統非所以示風憲規模臣請仍 敕令赴本衙門辦事凡政事有大弊官員有大賢大奸應聽日叩聞闕公事公言 皇上必欲藉之啓沃或隨時召問或問日召對或別給直房庶糾察風裁望而可畏而某在本衙門既可盡分內之職掌即在私宅亦無不可以待不時之 諮訪臣因論某而并及此不識忌諱伏乞 睿裁雖然臣子之邪正視乎君心之敬怠君心克敬則下自奉公守法而忠讜之

論日陳於前君心稍怠則下遂營私作奸而朦蔽之言時焚於側 皇上勵精圖治勤學下問前因旱災儆惕齋戒何等隻勞凡屬臣子稍有入心無不仰承申飭洗滌肝腸夫何霖雨甫降 聖慮稍寬遂乃往閩南苑微行西山既則移 駐瀛臺釣弋娛情近復奉 旨欲舉謁 陵大典以展孝思兼遣巡方大臣以清吏治事關重務一時竝行朝議不一人情憂疑臣思致治之道詳其文務圖其實勤其始當謹其終太平雖漸有象不可無太平

庸書

卷二

四十二

難保之慮邊防雖已無虞不可無邊防難防之憂而所貴修省亦不在修省於天變已形人事已乖之日尤在修省於天變未形人事未乖之時以道里跋涉之遙而 祖陵遠告在 聖駕不無輕出糜費之慮以災荒窮困之餘而大臣特遣在民力不無供應剝削之苦伏願 皇上學則日新又新志罔或勤或怠不係念於無益之務不費力於無常之觀孝思法 祖非徒事報本之名誠足格天惟常求保赤之實考古證今慎終如始立停謁

陵之行兼罷巡方之遣則 祖宗靈貺善於續
承民生元氣獲以休息而且 乾行無息 睿鑒
益清將 上感下應大小臣工未有不廉潔相成
公忠共矢即間有匪類亦兢業知戒勉強從善斷
不敢於 日月照臨之世復萌雲霧障蔽之思而
所告必嘉猷所陳皆正論矣臣愚聞罔識情迫詞
繁竊 奏罪涖臣不勝席藁惶恐待 命之至

先君子請辨賢奸與請開言路二疏已經繕成
入 奏一阻於足疾不復趨 朝一爲寓友焚

庸書

卷二

四十一

稿未及補牘遂奉 謫歸致忠愾之詞終無由
上達 天聽沉結楮間有心世道君子讀之能
不共爲惋惜使久於其位得行其言有補 聖
治諒非淺鮮矣嗚呼嘉言猶存先型何在固不
孝兄弟之不幸亦世道人心之不幸也男世坤
泣血謹述

庸書卷二終

庸書卷三

廬陵張貞生 黃山著

男 世坤 世坊 鈔

序

通鑑全書序 御試

臨明鏡而照者無隱形望前車而趨者無軼轍生
千百世之後而必取千百世以上之事以爲鑒取
千百世以上之事以爲鑒而又必集千百世以上
之事以成書豈非哲工法古之令典而儒臣稽古
庸書

卷三

一

之盛事哉雖然集千百世以上之事以成書則必
取古帝若何帝王若何王凡忠臣賢佐之何以益
國宵人媚子之何以誣君與夫歷代兵刑禮樂封
建學校以及律法典章屯田水利鹽榷茶稅馬政
諸事之何以沿革何以興廢無不斷若黑白晰若
經緯夫然後可以成書司馬子長歷天下名山大
川成史記開編年紀傳之宗稱古今良史朱子取
司馬光資治通鑑舊綱目一書上自周威烈下
迄唐五代一千六百六十餘年間昭然作萬古龜

鑑外此作史雖不一家有短諸葛之才者有減爾
朱之愚者陽秋成而地怒於極溫實錄就而取嫉
於張說歐陽修五代史紀事有體議者猶以天文
不載變異韓通不爲立傳病之餘可知已今天
子御宇車書一統遐邇同風開基之初親命纂明
史暨祖宗實錄勒有成書乃慮切美牆期鑒先王
成憲謂修一代之書猶必兼千百世以上之事以
成書而義始備爰命館臣用修通鑑全書是書也
本龍門之編年合考亭之綱目迺自皇初以建明

庸書

卷三

二

季舉歷代君臣得失與制度始末靡不纖悉畢舉
較輯固遺居千百世之後而集千百世以上之事
以成書既無詳古諱今之憂則居千百世之後而
取千百世以上之事以爲鑒亦自有稽古酌今之
益唐宗曰以古爲鑒可知興替元主曰御史臺任
重國史院任九重御史臺屬一時是非國史院係
萬世是非然則後有讀是全書而興者雖曰此盛
世之麟經千秋之金鑑可也

浙江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之十有七年合祀天地釋奠先師恩赦
恤民甄別澄吏求直言以繩愆覈儒臣以備問地
過日月之表延庶糺繆之歌舉神聖難備微猷必
世後典懿典而行之數月間益開代以來所未或
有歲秋例當論秀鄉國先期允禮臣請命編修臣
貞生偕科臣之洙往典浙闈臣謹稽古待士莫盛
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司馬辨
論官材以詔王佐使宗伯掌邦禮國有大賓則陳
黼依瓚設庭燎奏鼓鐘而饗之蓋相求以道相遇

庸書

卷三

三

以禮上重士士亦因之自重厥後求才之制不一
而沿久滋弊開創之初經綸率多草昧漢高五年
成帝業推爲天授然厭儒賤學文帝仁柔恭儉號
稱令主得一賈生而不盡其蘊孝武下購求之令
是時漢興已七十載而遺書始出崇儒右文宋爲
稱最至仁宗已歷百年之久而歐陽始變軋苗陋
體神宗時始定經義取士而易秀才閉門學作
詩賦之習然則士之遭時遇主而由文以進若斯
之難也國家定鼎方新旋興文教深信取士莫

良於科目徵材莫實於制義士應運興者始則遵經依傳較若畫一既無改制更絃之擾旣且湧心易慮倖資不開更絕疑畏抑沮之情文化益隆士風日正上以實求下寧不以實應哉惟念臣江國賤士叨冠南宮分輝葵閣方懼樸遯未能仰贊高深復承命論秀名區臣用益渙惶悚陛辭趨裝暑雨戒塗鋒車就道兼程繼晷况瘁備經至則監臨御史臣旬瑛糾虔內外共凜冰霜提調右布政使臣信臣叅政臣琬協恭匪懈庶務畢舉監試叅

廟書

卷三

四

政臣式副使臣鈺巨細拮据用勳典常遴集同考試官推官臣汝霖臣胤庚臣永福臣鑣知縣臣天顏臣永盛臣汝煜臣毓粹臣壯臣魯臣永禎臣抒玉胥公慎共矢者爰進提學臣王康侯所取士四千有奇肩闢三試之齋心被慮炳蕭誓天擬題策定同堂披閱無間晨昏務極悉詳逾新額拔其尤者五十四人錄文以獻臣例得殿言簡端爰進多士告曰爾多士亦何幸也夫士咀華腴道伏處蒞騰莫不思際盛時遇君而事今國家衡文掄材

書升屢上近復下禮臣議裁減半文之大結有禁雷同勦襲有禁錄額視前倍簡立法視前較嚴於此愈有以知皇上慎重求賢如不得已盛心夫闢門盛典與其寬爲致而使蕭艾雜陳得百人無當百人之用不如廉爲收而使玉碎罔混獲一士卽收一士之功然則士稽古有素藏器待動值茲遴拔真才之會有不益慶幸乎積水風雲之勢自遠哉雖然多士幸矣臣爲多士幸復不能不爲多士懼夫士之克顯於世要不外才與學耳臣竊謂

廟書

卷三

五

才非難而善用其才之難學非難而善用其學之難何也凡號稱多才博學者易於紛馳難於收斂聖門高弟如端木顓孫曾以億中聞見自喜故夫子獨稱回愚參魯而二子則詰其多識論其未仁後世學者求知於外忘其近功智故聲華愈驚愈遠有功業在天壤而品不可問有著述高百家而中不可知甚至以曲學阿世以經術誣國夫非向所號爲多才博學者哉臣茲奉命相士而因思相士之法有因時而相有因地而相當天下未定

有事驅除之日雖奇計孺子可用以濟時艱當四海一家崇典禮樂之時非德音元公未足與勦至治今叩焚夜郎悉奉正朔晉天率土久沐菁莪而皇上急欲得體用兼備之賢以鎮浮崇雅敷化宣猷立萬世不拔之基故相士於今日進一蹶弛不羈揮霍萬有之彥不如進一宣樸無華寧質無巧之儒若爾浙天巖雲秀地谷泉溪山川增其巧慧賢哲資其規型篇帙悉其探討故相浙士之文尤不患其不才正思所以善用其才不患其不學

庸書

卷三

六

正思所以善用其學若不觀夫山乎峰壑迤嶇降雨出雲竊雷烟嵐倏忽萬狀而山體自如則惟其靜也又不觀夫水乎淪漣漪縠波折澹迴卽或浪雪驚濤而善下盈科之性不易則惟其漸也吳山越水秀甲寰區士能學山之靜師水之漸不激不隨小心醇正無戾先王之道則文行竝茂華實兼稱安在先資拜獻之言非較然不欺之始苟徒矜一日之長以裨榮顯逢豔而趨驚名而炫則亦不善用其才與學者臣滋懼矣古有道君子知夫驚

外之病無論紛華利欲足以惑志喪真凡立言立功稍有求知求勝之心皆道所不載兢兢然不期日增惟期日減若天地有冬若龍蛇有蟄外則嘿嘿中則瑩瑩及其臨大事決大議建大功有矜才伐學之士所歎爲弗可及者故昔王文成亦浙產也惟其攷知之學本於孟氏有功聖門而經濟著作自足彪炳千古今且代遠人湮矣而我皇上名對之暇間亦咨及孰謂文章事業不從眞道學中流出哉今日者車開馬庶笙瑟在庭亦猶成周

庸書

卷三

七

之舊也儼然賓於國矣行將對揚休命黼黻皇猷偉烈豐功連類而起臣別無所醺也爾多士惟是慎所以善用者出而有爲以無負國家裁舊額而遴眞才之意俾人不媿夫科名科目愈藉人而重而臣雖不敢居於以人事君之功亦復免夫昧於知人之罪則多士幸九臣之幸已維時鎮守則安南將軍都統臣明安達里都統臣奧羅色請臣車爾步總督則都察院僉都御史臣趙國祚巡撫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史記功視釐則監察御

史臣余司仁同鎮守則挂印總管臣柯魁副都統
臣夏景梅臣陳典謨提督總兵官少傅兼太子太
傅左都督臣田雄清察錢糧則戶部員外郎加一
級臣蔡音達里工部郎中加一級臣羅敏督運則
尚方院右司懲臣陳秉正新任則按察使臣萬全
分猷則副使臣孟泰僉事臣上官鑑臣荆世爵臣
楊三辰署郵道事知府臣張文德署糧道事運判
臣許兆祥干撒則掌印都司臣黃騰蛟推關改任
未行則戶部員外郎臣錢江差滿未行則工部主
庸書

卷三

八

事臣張標陞任未行則副使臣楊世學僉事臣陳
韓遴奉 命未至則戶部主事臣金鏡工部主事
臣王澧陞任未至則左布政使臣袁一相右布政
使臣李茂右叅政臣婁應奎臣胡養忠左叅議臣
張武烈副使臣張沂凡有事茲土者例得並書

浙闕全墨序

文章風氣之正正於衡文者乎抑正於作文者乎
衡文之人當其校閱時曰吾將以黜浮崇實也吾
將以尊經翼傳也而使所作之文無以當衡文者

之曰衡文者固無如風氣何作文之人當其命筆
時亦曰吾必爲其黜浮崇實者吾必爲其尊經翼
傳者而使所衡之文無以當作文者之心作文者
亦無如風氣何昌黎讀歐陽詹文知其慈孝極隆
永叔得子瞻卷嘆其必以文章負盛名無昌黎則
無歐陽詹無歐陽詹則亦無以見昌黎無永叔則
無子瞻無子瞻則亦無以見永叔然則衡文之人
與作文之人固兩相需而交相成者哉雖然一科
之文出衡文者無慮數十家而作文者尤無慮數

庸書

卷三

九

百家要俱無當於風氣之倡何也其爲房牘行卷
之選者得之明窗淨几咕唧揣摩慘淡經營窮年
費力而就者往往人之數多天之數少而坊選諸
家復當文未入目時先已有某人之姓名於中先
已有某人之鄉貫於中且矚某人爲某人之知交
於中如此而衡文則瞻顧之情生瞻顧之情生而
風氣將安所憑若夫閤中之文在作文者風簷寸
帛得意疾書平日摹擬之勞至此竝無所用在衡
文者糊名易書暗中摸索一切面孔之說至此竝

無所施其相遇也以神其相乎也以天此房行之
選所以雖足觀風氣而闢墨之選尤足以見風氣
之倡予非能衡文者也庚子秋國家不以予爲非
能衡文而命之典浙試事兢兢然慮文之以華而
出於襲也則必取其冲雅莊整華而非出於襲者
兢兢然慮文之以清而流於弱也且必取其淵穆
靜恬清而不流於弱者且也予之志如此而予同
事之掌科汪北溟則先得我之志如此暨諸同事
諸君亦於兩人之志皆不謀而同也如此榜放矣

附書

卷三

十

浙之諸縉紳先生皆以予兩人及諸同事之爲能
知人浙之諸人士亦皆以予兩人及諸同事之爲
能知人未幾而海內之諸人士亦以予兩人及諸
同事之能知人且謂全浙入彀之文俱足爲斯道
風氣之倡坊人因取全浙之闢墨梓之而仍請序
於予噫夫浙一省會耳一省會之文僅足以觀一
省會之風氣况予以其難其慎之人而何敢自居
於轉移風氣之目雖然與朝文治之隆兩浙稱最
其有一事業出焉天下將羣望之曰此足以霖雨

蒼生者也其有一文章出焉天下亦將羣然望之
曰此今日之鼓吹詞壇者即異日之霖雨蒼生者
也故予之衡文雖無當於風氣而全浙則直以一
省會之文而足爲海內風氣之倡者也獨是一榜
所得士五十四人耳兩浙之才之文不盡於五十
四人而卽五十四人之文可以槩兩浙之才之盛
以五十四人之文槩兩浙之盛且以爲海內之文
之風氣之倡然則五十四人之爲兩浙重復爲海
內重者其將僅以文哉予雖不敢比於昌黎永叔

庸書

卷三

十一

予何敢不以昌黎永叔所得之人期諸五十四人
乎則是墨選也謂今日之鼓吹詞壇卽異日之霖
雨蒼生者可已

成均課業序

治天下之道教與養而已矣衣食足而知禮義倉
廩實而知廉節昏暮無叩易與爲非俯仰有資樂
與爲善則治天下者惟忠民不得其養耳豈必求
教育於養之外哉雖然教之政固寓於養而立教
之道實難於養何也養者取人之身而治之者也

取人之身治之則田爾田宅爾宅而閭閻已食耕
鑿之休教者取人之心而治之者也取人之心治
之雖戶爲諭家爲申而頑比卒難桴鼓之化蓋天
下人心當賦畀之始非無良知非無良能而無如
人去天漸遠性因習遷智故日滋天理日喪其存
於中者無所謂惻隱之仁羞惡之義辭讓之禮是
非之智其接於外者亦不知有父子之親朋友之
信夫婦之別昆弟之序人心久錮風俗日偷而世
之稱爲士者聰明才智倍於凡庸爲術益工爲言

庸書

卷三

十三

彌巧相齋於華相構於險一唱百和尤足以移人
耳目壞人心思由是以推則取人之心而治之較
之取人之身而治之果孰難而孰易耶然而天下
之人心久錮矣無有收藥矣不舉天下之人教之
使之生其媿悟復其本來則中有所不忍而欲舉
天下之人教之使之盡生其媿悟復其本來則勢
有所不能古聖王知其然以爲壞自人心者吾還
以人心救之救之而舉天下之人教之則爲教難
救之而舉天下之稱爲士者教之而因以教天下

之人則爲教易而又慮士之教之之難也爲之重
其地而教之擇其人而教之百工居肆所以成事
士必有敬業樂羣之地而後相觀而善不見異而
遷於是設之家塾黨庠術序而京師首善之區爰
建太學凡王太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國之僑選皆與焉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
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環林壁水
業盛兩京增舍置齋規詳唐宋明太祖未卽位時
卽建國子監興學則教之誠不可不重其地也且

庸書

卷三

十三

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昌黎人國
子而生徒相賀安定行教授湖學之法於太學而
絃誦之聲至乙夜徹中外呂希哲曰師生相視漠
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以道德仁義
之實而月書季考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
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則教之誠
不可不得其人也重其地得其人則教學興教學
興則人心可復治化可行是故帝王治天下大法
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封建井田盛於周而曰

周而建學之制歷代漸隆教學之官每重其選雖時有興替代有治亂而聖人之遺教尚留於一綫天下之人心終不胥於陷溺者豈非惟視此大學爲存亡哉我朝鼎盛世祖皇帝念邦家教化厥有攸基常開創之初隆興學之條親臨釋奠廟貌重新逮皇上御極文教丕彰大臣之子讀書成均四方之彥樂業辟雍而予以謫劣無長適膺貳教之司夙夜冰兢惟以弗獲勝任是恐然而今之大學猶是古之大學也今之崇大學以教士猶是

庸書

卷三

十四

古之崇大學以教士也今之崇大學以教士而因以教天下之人猶是古之崇大學以教士而因以教天下之人也予固不敢語於古之教之之人而一日有教育之責亦安敢不仰承朝廷所以命我之意而樂成多士所以遊成均之心於是每一會講一謁廟一咨部一課程務以文行交勉砥礪有成而茲且與兩廳六堂共事者以多士之文梓諸國門非徒爲多士賈聲稱獵譽聞已也良以多士之文卽多士之心所發而爲言者也夫不學而

知良知也不慮而能良能也知能之良俱本於心充此知能長保無失則赤子之心卽大人之心雖汨於習俗障於物欲而本來初心平旦猶存一提便醒一覺便悟試觀爾多士之文一字一句無不從自己心地上體勘從自己血性中流出所以說性命卽眞性命說經濟卽眞經濟由此克自操存克自警覺務期以見於文者實履之行如是則予旣以多士之文見多士之心而卽可以多士之心之見於文者救天下凡爲士者之心且以救天下

庸書

卷三

十五

不盡爲士者之心夫士爲四民之首聲稱獨殊固凡民所望而震焉者也言成文章行成坊表凡民所仰爲式焉者也而大學之士之一出處一言行尤天下之凡爲士與不盡爲士者所景而歸焉者也今爾多士之文旣足以見多士之心而又克自操存克自警覺務期以見於文者實履之行則或退而居鄉黨或進而獻大廷窮爲貞士達爲碩儒而天下之人必曰此從大學生來者也而天下之人亦更相觀摩更相訓誡其爲善者曰是其與

大學生齒者也其爲不善者曰是其不與大學生齒者也如是則化行俗美一道同風雖不必盡舉天下之人教之而天下之人卒無不可教此 朝廷崇大學教士以教天下之意而亦卽古帝王崇大學教士以教天下之意也士之爲功於天下果何如哉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吾其以斯言爲今之大學之士券可已

合刻薛王語錄序

庸書

卷三

六

薛文清之學近乎考亭者也王文成之學近乎象山者也文清主敬下學上達儒者宗之有所持循文成超然獨契洒脫高明若不無少異者非文成之異於文清而學文成者之異於文清者之過也何也聖賢立教千言萬語不外發明知行二端然言知行則有先知後行者有謂知行合一卽知卽行者先知後行有次序有階級自明而誠殊途同歸言知行合一則以爲一知無不知遂以爲一知卽無不行淺學之士茫無歸著何所執持千古來

稱生知者無如孔子言道則曰不遠言子臣弟友曰所求未能日講生乎曰四十不惑使知有足信宜其一知無不知卽一知無不行何以必遲之十年乃曰知天命又遲之十年曰耳順又遲之十年曰不踰矩聖人畢生之功躬行實踐未遑遽信後人論學則曰一知無不知卽一知無不行何其易言知且易言行三代而下諸儒未有端言知者卽象山主尊德性涵養本心亦未端言卽知卽行者其說則實始自文成講良知而其徒尊其說而過

庸書

卷三

七

之遂使新奇之家蕩人圓覺使人疑文成爲禪寂宗此當日緒山同時所不能不致疑於龍溪而今日靳暉生所以有薛王語錄之刻且有薛王異同之論也朱陸當時不無門戶其後鹿洞義利講明考亭心折象山末年亦自謂爲湖辨難心粗氣浮若文成之學良知揭出亦本孟軻諸錄所載大半俱引人直捷切實使起薛子而問之當無不心許者攷文成當日抗疏論堯府廷杖謫龍驛以及平宸濠平三洞八寨勦業爛然雖朝論不一毫無施

伐其與薛夫子不揖振於朝房不餞英於江上奉
詔縛詣市神色自如嘆將臣弄威引疾見幾皆知
之明而行之力臨大難而不奪遇大奸而不絀臨
大敵而不懼前後一致事異揆同然則薛王有同
心斯有同理無異行自無異知文清之學固本諸
考亭文成之學以爲本象山而實非象山以爲非
考亭而實亦無一非近乎考亭者獨是心學之傳
近日無復講究兼吏治維艱簿書鞅掌儒言儒行
動議迂闊無當丁未予僂道雙江官茲土者相見

庸書

卷三

十六

輒嘆地當孔陸接應苦難石城斗大山郭奸究竊
發素稱難治獨暉生相揖而談案牘雖勞不形於
色亟叩所藏則先賢要言寢食有素非僅得諸皮
膚者文清讀書錄與胡敬齋居業錄舊有合刻由
其所學俱本主敬篤實切近如一家言文成與文
清誠明則一頓漸微分此編獨折衷兩家合梓行
世從其同中之異溯其異中之同使學者知知行
合一冥入楞伽非文成之過而學文成者之過眞
前賢之知己斯道之功臣又細讀錄中凡從政居

官逮下愛民之語多半採人則知今日石城學道
愛人悲里絃歌固有所自工夫在隱微事業存天
壤知之明而行之力吾知其有可與薛王二子同
堂而論者又豈僅撫字心勞宜猷百里鼓鐘化洽
報最三年已哉

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序

居于百世之後而使天理常存人心藉以不死者
其在言乎非言之足以維人心於不死而言之翼
聖衛道者之足以維人心於不死也然既命翼聖

庸書

卷三

十九

衛道則必其人之生平踐履篤醇體認親切省察
存養工夫無間而立身行己可質幽獨可對聖賢
夫然後本我之實履諸躬者發而爲言辨難晰疑
語皆切實義利關頭搔著痛癢人會路上喚醒沉
迷其教人入手處皆有根脚可據階級可尋故一
言出學者佩服如澆冷水如布帛菽粟不能去身
千古幾希獲以嘗存若夫高談性命厭言糟粕靜
叅頓悟印證機鋒以有用有體之學爲不生不滅
之論高明蕩入空虛淺近無從摸索使有心者不

敢信爲儒亦不敢斥爲非儒眞爲罔辨雅鄭混鳴
夫豈所語於翼聖衛道而人心藉以不死者哉豫
章之有餘干固所稱理學區明以理學名當時者
十五人而餘干有二爲胡先生敬齋張先生古城
敬齋之學內外一主於敬古城則以慎獨窮理改
過求仁自箴予自志斯道卽知敬齋居業錄與薛
敬軒讀書錄合刻日久最益人心而古城陸學訂
疑直剖疑似讀者恍然戊申春予停棹河干蹤其
故里拜其祠墓急向邑人士索全集遺書讀之亦
庸書
卷三
僅得居業錄陸學訂疑二編手自鈔輯珍諸行笥
尙欲遍接全集重梓以廣其傳謀之邑侯予同榜
江君則已先得我心者吾儕論人欲觀其學術先
觀其操持欲觀其操持先觀其氣節蓋學術可欺
而操持則不可欺學術可假而氣節斷不可假敬
齋篤志力行不求聞達然觀其居親喪衰服入公
堂至爲人所誣寧坐枉不求申辨此等氣骨使其
得志仕進昂藏嶙峋自有言人所弗敢言行人所
弗敢行者獨惜其以梅溪終若古城立朝正氣時

以星隕陳言劾李汝省僧繼曉遠貶景東直言犯
權奸孤身竄惡地凡所歷各任於事有益地方有
益世道者直以身荷無所疑憚剛方凜然噫兩先
生生乎所遇雖有出處之分而操持氣節易地皆
然若其以斯道自任識之眞而行之篤擔當正學
排斥異端慘切誨人不遺餘力則固前後同揆者
言之爲功於人心實宏且遠矣獨是干越前乎兩
先生以理學稱者則有忠定一門及曹無妄柴與
之饒雙峯諸儒各有撰述代遠人湮楮墨鮮徵卽
庸書
卷三
胡張兩先生雖產近代而斷簡殘編僅存一二使
不得有心地方者及時接梓安知其不終歸泯滅
往彭城馬公津令茲邑梓居業錄後儒賴之然是
時會逢承平講席遍天下非若滄桑之餘滿眼荆
榛而江君乃於瘡痍甫起之秋簿書下遑之際汲
汲然畱心斯道日與諸生講明且合梓兩先生文
集以廣其傳從此使理學一綫賴以不朽操持氣
節眞儒副典雖兩先生之靈實我使君之賜嗟乎
言之爲功於人心蓋可少乎哉後之君子讀是集

而興能不本其爲功於人心者以自善兼善也哉

施愚山語錄序

愚山施公去吾邦幾二年於茲矣百姓之率循公約多士之佩服公教縉紳先生之景仰公行無不如公未去吾邦時諸郡邑屬吏當公在官之日相勉爲廉吏及去官後亦相矢毋忘公教甚有登公講堂過公舊署而歎歎咨嗟至起敬下車儼然亦如公未去官時若有不如是則不安者豈有所勉而然哉曰誠也古人去官間有清操善政恩惠及

庸書

卷三

三十三

民百姓圖像於社聚禱於佛題旗以饒齋糧以送鞭鐙可截坐榻可留要皆僅感其小惠於將去之時記其遺愛於既去之後欲求如吾邦之率循禁約佩服教誨景仰模範雖去此兩年如一印則未易其人若夫董率各屬既自清其身又使吏皆清其身既使吏皆清其身於在官之日而又使吏皆清其身於去官之後同事共勉爲良吏一時共樂爲福星公何以得此於人哉曰誠也已西春公問道五老二姑子適遭諸章門把手言心相與晨夕

時士大夫及諸屬吏不忘公教者無不操舟涉遠思欲一覲公顏爭先樂迎願一驅車售治而後稱快者公雖固謝弗遂敦請益堅予因告公曰公前在任言學一會於青原再會於白鷺最後鄉士大夫以當日記文成景賢祠經營重修本俎豆文成者爲公講業堂謂代隔心同世殊道合時公亦固謝再三始就請卒業仍顏曰景賢書院顏其堂曰敬業存誠四方之士聞風來學每會至千百餘諸弟子問答有叩則應要以立誠爲本隨事引掖相

庸書

卷三

三十三

機開導對病發藥語錄不止盈帙盡理問答之端緒訂書記之差謫急授之梓以不忘當年講會誨人不倦之意且以慰鄉士大夫及諸屬吏去後之思與今日不遠數百里迎公以續舉講會之心况公詩詞遍海內天下士無不欲得片言隻字長篇短詠以傳公雖應接弗暇無倦色無吝辭偶登剡剛一時紙貴獨是胡安定昔日因時方競尙詞賦於教授蘇湖專尙經義治事考亭敘新州教授應亦喜其能使諸生先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

之本而於詞藝之細則後焉而不之急然則公在
今日試就誠金匱玉之暇以寄情詩詞者畱心講
會語錄上繼絕學下詔來茲爲功常不在宋胡下
雖然畫脂鏤冰爲悅時之詩詞易升堂入室爲鐸
世之語錄難蓋與人言學貴求其裨益人心羽翼
正學使千古大道之傳藉以日月中天江河行地
文中子十五歲爲人師講道河汾注六經北面受
學者皆偉人劉蕡見其書猶謂其才非上聖擬上
聖著作噫吾儒之學至宋而盛亦至宋而紛至明

庸書

卷三

三十四

而奉致知之教者多至失師本旨言本體不言工
夫羅文莊著困知記實有隱憂洽至後儒往往出
有人無談空說妙爲論甚精而究不可以爲訓天
下之理一誠無二吾人學問虛假只是不誠所說
的固是好話所行的未必好事所行的或是好事
所存的原非好心又故高其論故渺其旨外則襲
取竊名實則踰閑越檢公獨有憂於此其垂訓俱
從本身盟諸幽獨好惡自慊者發而爲言引人實
地剖露經書正旨紹續聖賢真脈故其一誠所感

不謀而孚在官而羣服其教去官而羣思其功踊
躍興起聞邪歸正若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下以誠
應上以誠感善教入人豈非得之於與人言學之
際而非僅得之於政事設施之間也哉然則天下
之士得公之片詞以吟風嘲月曷若得公之片言
以誠意正心公雖不輕問世知有代爲梓以傳之
其人者因撫其實而序之敬業存誠願與天下士
誦事斯語矣

宗儒語略序

庸書

卷三

三十五

壬寅秋磨命述教成均既取多士課業梓之矣而
復殷殷然以南皋鄒先生所輯宗儒語略重梓者
何蓋天下之人皆可以學聖學賢之人而其可以
學聖學賢者要以吾人之心卽古聖賢之心夫吾
人之心卽古聖賢之心則吾但取吾所自有之心
提之使醒擴之使充吾亦居然聖居然賢昔儒謂
箇箇人心有仲尼從門入者終非家珍豈必取古
先聖賢之書家手一編人奉一訓曰吾學聖學賢
哉雖然天下之人有無待而興者有有待而興者

胸有定識中有定操不因遇轉移不與俗浮沉非必曰古人所言如是而吾如是以言之也非必曰古人所行如是而吾如是以行之也居千百世之下而與千百世以上之聖賢若異代同揆者此無待而興者也平旦存之習俗壞之出見紛華而說人聞至道而樂言不必古人也告之以古人之言無不勃然起者行不必古人也告之以古人之行無不奮然思效者居千百世之下而亦無不可與千百世以上之聖賢若異代同揆者此有待而興

庸書

卷三

三

者也無待而興之人人不數生有待而興之人人可自立故古人不可見讀古人之書而如見古人焉尙友千古觀感攸生子與氏在當日去聖教未遠以待文後興爲凡民以無文猶興爲豪傑而自後世言之風會日卑趨尙日靡獨有人焉視芳躅起爲善之心誦懿言動好修之慕念觸於不自知天迫於其可已確乎不拔傑然自期則安得謂今日有待而興之凡民非卽當日無待而興之豪傑哉予自受事貳教見太學譽髦霞蔚雲蒸固不敢

謂多士中無無待而興之人亦不敢謂多士中盡有待而興之人而一日有教育之責使多士無所適從無所觀法予滋懼因思聖門四科首重德行後儒之理學卽聖門之德行有殊名無二道而無如世之爲士者尙浮華矜智識以放肆爲高以樸醇爲拙以裂名教越行檢爲擔當以言身心講性命爲迂腐使今日來遊太學者亦相仍踵弊相習成風沉溺見聞罔知振拔將何以彰辟雍之化稱王國之楨子用是每朔望會講務以聖賢正學

庸書

卷三

三

進多士互相發明互相究晰思一梓先正格言以授諸生未逮也時八月旣望值課試暇偕博上長青羅典籍高雲衣登御書樓檢閱板籍見宗儒語略一冊中載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陽明心齋六先生之言而爲予鄉南皋鄒先生所輯者要而不支約而不繁曰此眞可以教多士矣遂手錄而重梓之梓成進諸生各授一冊諸生見是書者亦無不嘖然喜躍然興若人人有六先生在共意內在其目前予因是而益信吾人之心卽古聖賢之心

固無待而興而亦不能不有待而興者也今而後
言知多士非無彝好也莫爲之覺或昧而不自知
讀六先生之言則無有不自知者矣多士非無行
誼也莫爲之前或疑而弗克樹讀六先生之言則
無有弗克樹者矣夫讀經濟之書不厭其詳讀理
學之書不厭其約自宋迄今以理學傳者不止六
先生卽六先生之言亦不盡於是編南皋直聲炳
於當時心學衷於前喆而其手輯是編溯宗傳之
嫡派作後起之津梁爲篇則簡爲意殊渙薛文清

庸書

卷三

三六

曰聖賢言語都是教人學好以前喆爲依歸以前
言爲律令卽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俗人
或更污下卽將蒼頡以來讀盡只是沒學問的人
學者有會於斯言不以是編爲略而少視之不以
是編爲性命無用之談而迂置之默體靜勘返觀
內照知吾人之心卽古聖賢之心每讀一語必求
其落腳處必求其對症處本來良知常醒不昧則
是編卽足以槩六先生之言而亦足以槩諸儒從
來之言而且思茲編當日所爲先明道先生而繼

之以五先生者良以殊途一致百川歸海其宗則
同而或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心齋爲禪寂爲別
教者一讀是編則可以廢諸家之辨識大宗之傳
相與屏去門戶漸異歸同使堯舜一中之統孔曾
一唯之傳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則庶乎其不失
先喆所以輯宗儒語略之意而亦不失予今日所
以重梓宗儒語略之心安從擬而議之曰此爲無
待而興此爲有待而興也哉

重刻歐陽文忠集序

庸書

卷三

三九

君子之立身也所貴乎光明正大不爲掩護險淡
之行而其修詞也亦貴乎光明正大不爲掩護險
淡之言惟以其光明正大之行發而爲光明正大
之言而後其一行出而天下後世咸瞻仰之以爲
若景星慶雲泰山北斗一言出而天下後世俱誦
服之以爲如江河行地日月揭天問者獨立不懼
一意孤行同時共事不無牴牾非特爲匪人所詆
甚且爲君子所疑及於事久論定品著迹明無不
有以諒其志見其心有如宋歐陽文忠經天緯地

照耀古今豈非光明正大之槩精神心事自難磨滅誠有可以一日可以千年者哉雖然歐陽公當日亦極難耳切責司諫爭議濮禮調外居多居朝日少雖煅煉免論復暖昧騰謗及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有力止之者因嘆某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空蚤退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則立身之難可知所著文詞渾厚昌明及知貢舉尙大體黜怪蠹榜出怨議紛然有作醉蓬萊詞以譏者本論二篇開拓萬世崇正闢邪蘇子序之以爲其學推韓

庸書

卷三

三十

愈孟子以達於孔氏然因言性謂性非學者所先後儒遂謂永叔於性分內全無見處則立言之難可知夫歷事兩朝出入禁林何難直行吾道用報主知直闢吾學取信當時乃未免羣攻致茲多口然則士君子生平所言所行雖事久論定人所共知要歸於光明正大求可自信何必不爲人知亦何必盡求人知也哉旅菴曾公好學博文尤喜表章曩哲往年秉憲韶南時偕同事梓曲江先文獻集今齒尊且八十有二矣復慮同里歐陽公文集

舊版散軼不謀諸衆獨力重鐫夫人年躋耄耄槩從事願養娛樂春秋乃獨手一卷不置且惓惓焉取前賢之書蠲資剞劂揣其意豈僅爲歐陽文忠計哉誠以前賢之可傳以其文亦不僅以其文後之人讀其文論其世觀前賢所以立身之難與立言之難而奮發興起責任擔當庶幾開卷無媿先後同揆劉子澄讀盧溪文集謂廬陵能繼六一公後者惟盧溪先生一人儀型非遙道在自勉今日豈遂無六一哉以光明正大之行爲光明正大之

庸書

卷三

三十一

言肺肝如見誰是匪人衾影無慚誰非君子吾是以因曾公之屬序而重有期乎天下後世之人又尙集序

有官於其地者有產於其地者有千百年前官於其地產於其地者有千百年後官於其地產於其地者言乎官於其地產於其地則所鍾之山川不同言乎千百年前後官於其地產於其地則所值之時會不同而操觚家必欲舉官於其地產於其地之人而比而尙論之且舉千百年前後官於其

地產於其地之人而比而尚論之以爲此產於其地之人卽無異於官於其地之人此千百年後產於其地官於其地之人卽無異於千百年前產於其地官於其地之人不幾謂衣冠倫儷之可疑而丹青影弔之不相肖乎曰東方有聖人出心同道同西方有聖人出心同道同千古以上有聖人出心同道同千古以下有聖人出心同道同明於其說則或官於其地或產於其地與夫千百年前後產於其地官於其地者雖所鍾山川不同所值時

庸書

卷三

三

會不同亦無不可等而齊之稽其言如出一轍嚴其行如坐一堂而使後之人讀其書想見其人亦無不相信某也名宦某也鄉賢之可以垂古可以式今此吾今日於新邑學博何君之又尚集而不能不爲何君擊節稱善又不能不爲禾川加額志喜郡邑建學宮設學官原以循名覈實教育人才何君以著作之才膺師儒之責不嘆首薪盤空芹藻池冷而惟汲汲然舉從前官於其地產於其地者比而尚論表章前軌興起後人而明府魏曾黎

公來莅茲土歲省民間錢無算六條講語膾炙人心未朞年而化行道洽共躋淳風而於何君此集鼓吹倡明捐俸付梓使一墮得以行其志用底於成又縣佐盧君爾唱亦能相與講明前訓嗣續心傳猗歟盛哉以凋殘之餘忽遇此數德星聚於一地一時豈非禾川大幸近有以其邑譚節婦遺事重刻告世余謂表異閭閻有益世道人心竊疑前此賢哲埋沒於荒煙野艸者不知凡幾而此集遇舉千百年前後軼事遺言於故紙殘編中合攷分

庸書

卷三

三

編使後之人相觀而興又不可謂非世道人心之大幸嗟乎世道不無今古特有維持世道之人心不無淳漓恃有挽轉人心之人而所稱維持挽轉者亦不能盡一世之人家喻戶曉惟是舉前賢之嘉言懿行編摩告世使繼此而起有所觀法其用心良苦且也官於其地遺愛在民則爲名宦產於其地遺芳足採則爲鄉賢尸祝俎豆固稱盛典然今日稱名宦稱鄉賢者惟獵其名不常其實有何君此集使識者一開卷而知名宦鄉賢是其人

獲與斯選非其人不獲與斯選其用意固嚴今之
輒肯翁昔之視今此土之名宦卽他邦之鄉賢此
方之鄉賢卽易地之名宦如是而猶有藉口於山
川之非故時會之多艱謂良吏不可爲哲人不復
作而自外於士君子之林者吾將執此集以爲道
同心同之券斯其人亦或悔而思返激而知勸由
是而官於其地者皆慈母神君產於其地者皆名
儒碩輔蒸蒸稱盛揆合符同孰謂古今人不相及
也哉

庸書

卷三

三十四

甘露閣長短書序

天下有必不可磨滅之人有必不可磨滅之文使
其人非必不可磨滅之人其文則必不可磨滅之
文而其人猶將藉文以存况其文爲必不可磨滅
之文而其人又爲必不可磨滅之人則其人之生
平與其人之著述自有以傳之後世而不朽者然
而天下士往往時會弗偶遇合弗齊雖其人爲必
不可磨滅之人其文爲必不可磨滅之文而當時
亦鮮有揄揚而傳之者必俟之沒世之後且必俟

之沒世而數十年之後乃始見知於人使讀其文
者則鼓掌稱快論其人者亦無不拍案稱奇此豈
若人之文與行不見知於當時而必見知於身後
數十年之後之人蓋其爲人誠爲不可磨滅之人
而其爲文誠爲不可磨滅之文所以雖沒世至數
十年後而終有不與荒煙斷草同歸磨滅者在若
人亦豈能起九泉而問所知哉徐文長豪氣干霄
當時僅爲一胡少保所重方山薛公猶謂其句皆
鬼語最後遇見知於袁陶二公名始益彰筠陽之

庸書

卷三

三十五

有陳眞吾猶山陰之有徐文長其忼慨懔懔夷然
不屑之樂與文長相似要之文長在當日僅出入
少保幕下毫無疑憚而眞吾先生則當時直欲上
皇帝書言天下事以剛鋒海公鐵面冰心中外共
畏丰稜者而先生獨以一諸生遺書諷其勇退使
海公心折及其教諭建陽見名宦祠有神主牌製
獨高字獨金爲前諭翁見溪立而其子諱正春見
任宗伯者引義欲更易之郡邑有難色而先生則
毅然獨斷謂或有後慮請以身當此其嚴氣正性

雖似文長實有過於文長若其生平所遺多異人所傳多奇事其應舉則不以題目而暗合主司吳少相公之意其上春官則不以同鄉而私謁署禮部堂事之門其談兵則獻書而有資於開府邊公之方略其表忠則排議而獨補宋死難呂公祖鄉賢之祀生平廉隅砥礪鯁介執持誠有非一端所得盡者予初不知有先生過筠陽見坊間有鬻甘露園短書取而讀之議論俱非尋常一字一語俱能開拓心胸另出手眼既於友人家再得讀其

庸書

卷三

三

甘露園長書鈔本大約命意立詞與短書相符而其危行敢言浩然之氣情見乎詞使讀者驚其能翻千古之案而又喜其能新後來學者之議斷見識而不至傍門依樣以自託於訓詁之儒而序其短書者則爲劉君潔菴一序再序且曰先生有周史總凡百九十卷散軼不存僅聞南昌周太史諱希令藏有鈔本願鬻身以贖噫使先生在當時大獲得志於世其所樹立常有轟烈掀揭以傳千古者乃不幸而僅以一明經終其身以一青鹽終其

官令沒世數十年後乃有劉子取其文而梓之又有一張子取其文而讀之擊節嘆賞若獲奇珍非劉子與張子之有志表異闢幽而實先生之爲人與先生之爲文自有不可磨滅者在後之讀其書而興起者豈能容意於其間哉長書短書皆所自集短書雖經梓行長書則尚有俟之後人者試取而訂之或其言之有出於臆見而不可爲訓或其論之有過於索癢而不必使傳稍加刪定以與短書並行予雖不得自附於袁陶之知文長而爲之執

庸書

卷三

三

鞭則實所忻慕焉矣

李宗伯白鹿洞稿序

髫年讀宗伯李先生制莛已私識公爲一代偉人異日柱石朝廷羽翼經傳甄拔人才德功言之并立非具員館閣者所可同日而語獨以無及一執贊爲念今上統一海宇化成人文歲庚子又常大比天下士子承簡命衡才兩浙閱月竣事假便王程獲接公芝宇慰平生願見之思公乃出所集白鹿洞蔡示子子惟公之著作其鴻裁鉅製之

潤色皇猷者既羣奉爲國寶而片楮隻字之散落人間者亦無不祕爲家珍則公之詩文奚俟序而傳又奚俟予之序而傳雖然予私識公於髫年而切執贊之思復有年緣茲一得見顏色得盡讀公之詩文又勉爲之序以附不朽是非公之詩文以序傳而序詩文者託公詩文之傳以傳也敢謝不敏乎然序公之詩文而僅擬議形容旁引曲喻以盡詩文之致所謂麗若春華清若秋水奇則蜃樓海市古則禹鼎堯尊於公之詩文非不肯而於公

庸書

卷三

三

不得已而以詩文見之心則未也公於內聖外王之學備之厥躬必欲公之天下垂之萬世忠君憂國之誠本之天性不敢徒託空言而務見之行事故進而木天石渠也綢繆遠計言詰戎耑闡所未嘗不避詞臣越俎之嫌退而五老三壘也揆索玄奧發關闢濂洛所未發惟以道統薪傳爲任使其密謀遷都而宸斷能決也疏請親征而廷議能協也豈至因仍蹙敗不可救藥徒令一腔熱血灑之於相度山陵隧道鐵門之外哉然而臣力竭矣臣

心無媿矣本朝滅賊雪仇與夫隆重先帝眷顧孤臣之恩尤不可不圖涓埃於萬一矣凡此皆公之心而見之詩文讀公之詩文而能得公之心則微獨奏議之爭光日月箋註之爲功孔孟卽一歌一詠一品評一序記安往而不可見公之心之寄託遙深哉其爲古詩若干篇今詩若干篇古文若干篇今文若干篇彙而名之曰白鹿洞蔡者蓋公嗣三李之芳蹤據晦翁之壇席詔示來學俾知淵源則又公之從曩逮今未嘗少衰之心也文信公寫

庸書

卷三

三

貌寫心之說予所佩服况予自以髫年蚤知敬愛乎公者能不寫公詩文之心而徒效世俗寫公詩文之貌哉因述所懷來而序之以報公命名鹿洞佑啓後學之誠

閒雲館集鈔序

嗚呼論人於君臣之際豈不難哉家文端公當年所事之主不可謂非英邁之主所遭之時不可謂非昇平之時今讀梅山先生序言猶謂使文端於神廟頻相晉接則都俞吁咈何減楊文貞若以此

爲文端惜者甚矣君臣相遇之難也獨是君子論人當觀其出處之正時而可言則居啓沃效贊襄無不可堯舜我后論道經邦時不可爲則與其爲模稜爲三旨爲泥塑紙糊不如浮雲富貴寄志林泉猶足以明吾懷來之高文端在朝守之日少在丘園之日多東湖西山樂道著書蓋有見於江陵柄政嚴氣正性者未可直行吾志最後神廟倦勤決歲不數御朝又鄧國戚表裏障天前星動搖公之所以不能久於垂紳正笏大行其道誠非無故

庸書

卷三

四

雖然國家之事常言其大畱侯佐漢有天下要其功之偉尤在招四皓定國本萊公勳績雖在澶淵之役尤難於請立儲貳而定於知子莫若父之一言神宗當年以建儲大典屢靳冊立而文端獨與王大倉諸公慷慨陳論一請再請形諸揭奏豈非以儲位大事關係國本不憚敢言後雖以憂危竑論幾陷不測其心愈苦其迹愈明若夫籌邊諸策申飭史職典夫詞林館覲大學志書則皆其手集以模範後起摩勵英才又其事之餘者嗟乎先憂

後樂之志固視乎君臣相遇然而於國本則爭論再三於出處之正則能介然不苟嚼然不滓而寧以其身老於猿吟鶴嘯之間此其心志直可謂青天白日矣公著書多種版多殘缺師厚景仰前人以文集浩繁不能槩梓又恐其久而歸於泯沒爰以閒雲館鈔重授剞劂存十一於千百不可謂非繼述之善郵書京門屬予序之予因思文之傳非其人不傳而序其文者亦非其人不可以傳甘泉湛公以斯道自任倡明心學因其序鈴山堂集不

庸書

卷三

四

無褒詞爲人所疑若公當時於行事無不可告天知者其文章又炳炳烺烺觀所襍著大約發明吾儒之學而間出入仙佛者然使讀者開卷起敬可韋可弦傳之其人實有裨治道有益人心予讀一詞固知非阿所好而後之人讀茲集者當有以觀其出處大節或明良相得之盛或堂簾相遇之難常何如追武前賢以求無媿豈可藉口持祿隨流俯仰爲前人所恥後人所譏也哉

正字通序

乾坤定矣繼以屯蒙使萬物繁生負陰抱陽胥如屯蒙之初彫剝不露混沌長存則天下後世竟相忘於無言之始古先聖人又何樂規模點畫煥亂聰明惟不能安於故不能返於初於是易結繩爲書契相傳日久踵事增華字不一義書不一體而且代各有諱方各有音世遠年湮誣者益誣疑者益疑雖屢經博洽之士集諸儒之說叅攷異同採各家之書按求紕謬而學者相習於常相安於便明知其非因陋就簡童而習之信手疾書大學石

庸書

卷三

四三

鼓僅等斷碑洪武正韻亦屬具文孰有原本河洛推詳蝌蚪而審慎於有文之始考究於未畫之先也哉湟川廖公稱博洽君子謂字學日久日譌爰廣搜簡策詳註源流編輯有年凡若干卷書成命之曰正字通以屬序於予予閱之而嘆是書之傳當爲後來博古者津筏非僅小子習字者之範圍且今日聖明制作監於往代郁郁彬彬又博收圖史延諮儒臣象數字義雖微必稽得此以廣布之藉以鼓吹休明廣颺交泰昭一代之文章而垂

萬世之典謨豈不盛哉雖然天下英才輩出不患無能書之人而患無能書而能言能行之人書心畫也心畫形則君子小人見柳公權對上謂運用之妙存於一心心正則筆正蓋出於忠愛之誠而因以草諫者舍此而求其借蒼史之書佐唐虞之治以翰墨爲規諷以篆隸爲啟沃孰足語此吾願天下學者得正字通而精研之既有以晰理之真諦且得正字通而引伸之兼有以知心之邪正修之家而獻之國書之紙而告之君無往非無逸之

庸書

卷三

四三

圖無荒之戒則此書之爲功於天下當與古奏議竝傳否則爲李斯之篆體而不能免於與燔書同罪爲王氏之字說而不能免於與新法同禁競擇春華厭言秋實又何貴乎字仙書聖壇玷詞場也哉噫以志道始以游藝終勿忘勿助卽此是學當有味乎程子之言

十一編序

冬至之前四日子病矣鍵戶撥爐枯寂似禪劉空孫同年偶以緘來啓之則劉子憑卷千一編也語

皆藥石竟讀一過病減三分復述劉子之意屬予
弁言予辭曰做好人難說好話亦難然必好人方
能說好話亦有能說好話不能做好人者此先師
所以必聽言觀行劉子使其言如是其行如是予
且恨相遭之晚道人之善中心願之曷使予一親
炙空孫謂慙菴所居離長安近千里而素不欲混
跡風塵并述其生平言行相顧非徒說好話不能
做好事者嗟乎吾人凡以好語勸誠不知者動指
爲迂闊夫讀出師表讀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

庸書

卷三

四四

必不忠不孝誠以忠孝之心人所固有不必感而
動斷未有感而不動者使盡指爲迂闊前賢所言
豈欺我哉予知千一編非甚沉錮膏肓斷未有讀
而不感動者可以傳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劉子
亦必有以克終矣空孫又謂慙菴久困末第力行
善事若以末第爲慙菴惜余曰惟末第所以能爲
慙菴試問世之博一第者能如劉子也哉

桂巖集序

十同年度遠江子以名進士來宰于越凡五年與

民休息賦清訟簡集噉避涸涸規悉除謂邑故理
學名區視事之餘更搜前賢語錄率諸生講明時
有啟發一月兩課士習歸醇戶祝巷歌報最上考
予跡之意其必瘁簿書勞案牘者一日偶叩公署
則繩牀澣僦從數人清風滿座官舍蕭如案頭
有鈔本數帙閱之則其先四世祖秉心公所彙桂
巖集而欲重付之梓者集中所載俱江氏先世科
名并所受上賜詩及行實遺文名公翰墨凡十二
卷而其發源之長流慶之遠則實自漢臣沉籍一

庸書

卷三

四五

事始而後來論者稱江姓登進士第與由他科顯
達者自宋以來至四百餘人遂以漢臣之沉籍減
稅爲陰德昌後積善餘慶之報予讀而三嘆謂義
此以語漢臣之食報則然而要豈漢臣當年沉籍
之初心哉當吳越王錢俶臣宋之日獨命漢臣率
賦稅圖籍以獻時從王歸者俱得顯官漢臣僅一
鎮海軍節度判官耳使稍萌富貴之心則奉版圖
來歸未必首以爲功何難坐致尊顯蔭及後裔而
漢臣不此之計但謂吳越久厚斂於民倘宋仍按

籍徵民民何以堪遂沉籍於河赴汴自効幾寘重辟嗟乎推漢臣之心此時惟知備一死以救浙民不知有身遑計祿位又遑計後之人能食報無已耶其後漢臣以廢斥身死宋命王永往均田稅卒因舊籍無徵復更錢氏稅五斗定爲一斗全浙百姓世世賴之卽宋祚南遷亦獲席寬稅休息之餘藉以偏安百數十年則漢臣沉籍不特有裨浙民且有功宋室而終宋之代卒無一推原其功而載諸史者使不得元史臣張子長書始末以傳則漢

庸書

卷三

四十六

臣當年一段心血直與草木同腐豈不悲哉雖然吾人矢志誠欲造福生民惟無瞻回顧慮之心斯可直行其意務底有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濟世救人惟從不忍一念擴之使充已飢已溺萬物一體推其心之所至可以不愛頂踵可以不計得失又何有身後之名與身後之子孫乎聖明莅宇視民如傷軫念災荒屢詔蠲免無如下之奉行者非病那移則慮掣肘孰有一重念斯民痛癢切身拯諸水火不知其他

者而于越父母獨能愛民剔弊起諸瘡痍德意下逮撫宇心長且於鳴琴之暇畱心家乘舉先世陰德懿行置之案頭以當座右銘而更欲重付之梓以廣流傳噫一夫不獲時子之辜吾知其志固有在矣

石園集序

古今來著書立言無慮千百家然言有傳者有不傳者其傳者其人之幸其不傳者亦未嘗非其人之幸其傳者斯文之幸其不傳者亦未嘗非斯文

庸書

卷三

四十七

之幸何也士君子立言要求上有功聖學下有資羣蒙使讀者佩服如布帛菽粟不可去身如是然後傳其言守其訓則爲斯文之幸使後人讀其書因而知其入亦其人之幸若夫揆藻摘華無益世道非但綺語儷詞子夜儂歌惜春怨秋之篇足以淫人耳目蕩人心思卽儼然自命作者或其言鄰於教外別傳機鋒宗乘承虛接響名稱頓悟實屬浮游爲吾道憂爲學者病如是而其言傳固斯文之不幸且使讀者讀其文而因以訾其人亦未嘗

非其人之不幸吾古文江明時事業道德實繁有人兼以文集傳者前則學士解公後則羅公文恭鄒公忠介乃後人讀其書又往往多羅鄒而少解非解之功業不及羅鄒而羅鄒之言詞有過於解蓋解之文多經濟之論而羅鄒之文多性命之談經濟之言有待性命之言無待所以吉人土家絃戶誦無不思捧羅鄒二集以朝玩夕繹求斯道所歸今繼羅鄒而起者復有司馬石園先生先生著書甚富所存僅十之二三其發而爲經濟言者皆

庸書

卷三

四六

眞經濟其發而爲性命言者皆布帛菽粟不可去身之言集中如重修鳳凰臺書院募疏景賢堂題詞仁文書院碑記皆先生倡起而予不敏與同郡諸人士亦獲從後相與唱和鼓吹以爲羅鄒再來者適予遊例北上先生以其高足所梓集授予且命予序讀全集所載大半皆談性命足傳不朽先生近二十年綠野東山潛蹤養望原非以是集鳴得意獨是此道於今講究不一二見乃以性靈道範著而爲言使後學有所依歸而予挂帆涉彭湖

大江之險值風厲霜肅之時一卷讀畢輕舟數里藉以忘倦忘寒則先生茲集眞後日斯文之幸實今日予不敏之幸先是先生壽躋古稀鄉人士以介眉之詞屬予因推廣良知良能之說舉其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以卜先生之壽今閱數年而先生德容晬盎動履輕健較逾於前予自信吾卽理以徵數之言爲不誣則今日謂先生之集可以一日可以百千年又豈予之無據而臆揣也哉有舟指章門者因書而寄之以當折梅且以請先生之

庸書

卷三

四九

命提

王山長文集序

王子山長固所稱天下士也王子山長之文固所稱天下士之文也天下有眞儒有名士古人論人進眞儒而細名士今人論人鑒名士而迂眞儒崇故學者一受書輒學爲名士而論交論文亦無不欲得天下名士而交之卽不得名士而交之亦無不欲得天下名士之文而讀之獨以語於予之識陋方隅性成疎懶與人論交則天下之名士吾不

能交亦不樂交且不樂天下人與名士交與人論文則天下名士之文吾不能讀亦不樂讀且不樂天下人讀名士之文何也名者實之賓也一言名則有名當其實者矣有名不當其實者矣夫至於名不當實則標榜相尚壇坫互推逐隊隨波吠聲附影馳尺牘以聯名災梨棗而獵譽竟有甫離母腹便霸詞壇一戴儒冠羣稱宗匠幸而獲售嘗作欺人之語稍不得意動成罵世之章長浮滋偽惑俗誣民至使識者憂文人之毒基於無窮豈非名

庸書

卷三

五

之一字爲之釀流而作偏哉嗟乎天下亦惟眞儒爲難能耳而何有於名士天下旣號爲眞儒吾猶不能無疑耳而何有於名士之文以予之識固方隅性成疎嬾旣不能交天下知名士亦不能讀天下知名士之文則天下有稱爲名士有稱爲名士之文直不交焉其可直不讀焉其可而予今日適於王子山長則殷殷然見之若恨其晚於王子山長之文讀之若恐其盡則非以王子之名有以悅人之聽而王子之名當其實有以予予之心而不

能不見若恨晚讀若恐盡也予素木與王子交先是同館王樸菴數言家山長少年名滿天下雖屢困公車長安卿大夫相與惜之購其古文至一字一緣人以名士目之而王子胸中夷然無有澹焉若虛等朕閒於飄絮齊榮廕於空花固知王子非學以名士見亦非徒以名士文見者予今風木痛溪苦廬影弔杜門臥壑形同槁枯復何心交天下士讀天下士之文而不謂王子選幽訪勝來躡吾門揆之知爲王子山長不禁神動頓破愁顏談論

庸書

卷三

五

竟夕一往情淡質直之衷見於顏色樸誠之槩形於話詞愈有以知王子非樂以名士見亦非徒以名士文見者且也窮視所交達視所與持此相人百無一爽愚山施公以宣城宿儒惠臨吾吉誨人不倦姚江再來門風高峻不輕與人爲緣而王子獨引爲數十年交與善人居如入芝蘭又有以知王子非樂以名士見亦非徒以名士文見者旣乃出其古文詞若干卷命序於予予固不樂讀名士之文而又何樂序名士之文王右軍欲爲姚婆寫

扇而姚婆恐其壞扇有難色予序王子之文固無益於王子予不序王子之文亦安知後之人不以姚婆日子雖然王子力大於山眼光於電篇帙浩繁讀未及半相其橫說豎說濃寫淡寫爲川爲嶽亦佛亦仙而予值衰經重臨之後忤憤幾絕之餘卽日取其文讀而序之亦安能句櫛字比而一一斷之曰此爲史此爲子此爲經此爲騷此爲唐宋諸大家哉惟是吾吉幸際愚山倡明正道覺示來茲青原之聖域重登白鷺之宗風再振羣於景賢

庸書

卷三

五三

祠舊址議構講堂承先開後由此始基而王子遊展所之適逢其會更出古文詞緒餘月窟天根互相切劘衡廬千里德業同堂使後人知吾吉理學一時稱盛有愚山有山長而又有張子幹臣竝附以不朽且使知予今日之交王子固非徒以名士重而予之序王子之文亦非徒以名士之文重則予幸矣

王北山槐軒襍著序

吾人生平不可無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事然皆

事至則動境過則忘若夫舉事之可喜可愕可泣可歌者一一筆之於書筆於書矣而使讀其書者亦若有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狀在其目前此非胸饒逸致中有閒情者不能吾北山仙才寄情物外猶憶教習堂上同儕三十五人讀滿書十二字母無不埋頭譯本苦志揣摩獨兩人雖寓意是書而猶以其餘肆力於詩古文詞凡遇一晴一雨一花一石輒爲之品題吟咏則吳子默崖王子北山默崖以假歸北山今且官給諫矣夫居得言之地

庸書

卷三

五三

人情酬應不遑宣處而北山之官給諫一如其官庶常有歷必紀有感必書所新集詩古文中自襍著一編則北山往年日記也其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狀抒寫盡致而所載春秋兩闢前後事尤詳使讀者展卷躍然神飛色動北山豈以此鳴得意哉雖然北山今官給諫矣凡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事其見之於一人一物一時者猶小而及之天下則所爲可喜可愕可泣可歌者豈特一人之升沉一物之消長一時之榮遇足以謝吾責畢吾懷

鄒汝愚先生領四川鄉薦第一郡人聚觀先生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多少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由斯以推吾北山素以天下自任者今且以往年之紀一人一物一時所遇者出而舉天下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狀日書一則日繪一圖告我 后而福蒼生北山何多讓哉而吾猶斤斤然僅以北山仙才爲寄情物外也者亦小之乎視北山矣

四書無言序

庸書

卷三

五四

道可以無言言乎曰河有圖而洛有書原非告語爲則飛而魚則躍不費商量則道又無不可以無言言然而道統之傳義畫以後堯傳舜舜傳禹湯文武周公雖詞有詳約要無不以言傳者尼山乘鐸聿集大成承其傳者若曾參子思孟軻各成一家言言綦肆矣而謂後之言其言者欲言以無言得乎而無如章句家葛藤蔓衍穿鑿支離聖賢之言本明白而解者必索之艱淺聖賢之言本平易而解者必出之新奇甚將聖賢理道竟作帖括會

而曰必如此寫題神快題窳言愈多去聖賢立言之旨愈遠去聖賢立言之旨愈遠因以誣人心禍學術然則多言曷若無言乎雖然以言言者固失之繁囂而以無言言者又或失之禪寂陸子天資高明主尊德性謂六經皆我註脚論者猶以涉於虛病之儼以聖賢有用之言視同糟粕而索理道於無何有之鄉則持一無言之見較之家持一說戶執一論者之誣人心禍學術有何逕庭子曰子欲無言又曰吾無隱明於無隱之旨方識得夫子

庸書

卷三

五五

無言之旨明於夫子無隱卽無言之旨則庶幾後之學者有言而聖賢之道可明無言而聖賢之道亦無不可明予過西昌偶接宣城秦子出其畢生嘔心所著四子書解盡芟諸家獨抒己見命曰四書無言而屬序於予予得而讀之不禁擊節以爲此真有言而聖賢之道可明無言而聖賢之道亦無不可明者也張子芑山有大全辯識者疑之而秦子間多援引發明則其寓辯論於無言之中開卷可知秦子無言章云此聖人化工及門張子曰

夫化工及門正以化工天下萬世然則天下萬世學者皆化工中人而秦子獨能挾化工之旨俾來學遊於時行物生而了然於聖賢之心也秦子非心學之功臣也歟

困知記序

明之有整菴非猶夫宋之有晦菴哉宋之有晦菴非猶夫七國之有孟氏哉要其去千百載而符合揆一者總不外此有所大懼於中不得已而存閑邪衛正之心不得已而爲閑邪衛正之言然合而

庸書

卷三

五

論之孟氏與晦菴整菴較則爲孟氏易爲整菴晦菴難而晦菴與整菴較則爲晦菴易而爲整菴抑又難何也孟氏生值周季去聖未遠易學之徒各立其旨不敢陽附於儒至後以佛教入中土乃彌近理而大亂眞浸淫於唐熾盛於宋而漂蕩於明儒者往往陰師其說故涉其論高談性命恥言困勉而晦菴之在宋整菴之在明皆於異學爭鳴之日獨排羣議引人歸實則爲孟氏易爲晦菴整菴難雖然晦菴在當時繼周程之後性學大明雖

與象山反覆辨論而象山之學未至決裂晦菴門人咸得守其師說以詒來學若整菴在明雖前有曹正夫薛文清胡餘干諸君子後先接踵身體力行而白沙主靜漸尙悟入姚江良知益近自然羣天下之士無不佩服景從而又自龍谿心齋之徒相與縱橫其辨抑絕講究立證融通窮理盡性集趨簡易而放蕩浮游之說因茲日熾整菴獨以一人排佛氏之非致書姚江竭盡忠告挽回拯救著困知記一書崇凡三續以爲將來之藥石而整

庸書

卷三

五

菴之後門牆寂然則爲晦菴易而爲整菴又難嗟乎宣尼當日以至聖生知賢於堯舜爲百代宗師爲羣蒙木鐸爲飛魚躍時行物生無非文章無非性天豈不能如後人不落階級一聞千悟乃習禮儀陳俎豆問禮問官勸勸下學不日好古敏求則日發憤忘食至假年學易韋編三絕猶兢兢以無大過爲憂蓋亦惡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智之過而不敢肆言高論以開後人放誕自欺之端孰知千百年後果有以儒而入於禪者哉始也以儒而

託於禪既也以禪之實纂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
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
異端整菴生於是時能不爲之大懼哉余前任成
均時於藏書樓偶得鄒忠介所纂宗儒語略中係
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陽明心齋六君子之言初意
其有益來學不得誤以禪寂及今而知其言之可
以與高明言而未可爲下學示而慈湖心齋以悟
證入自尊所學尤恐足以堅學者之過信遂至放
蕩浮游而爲宣尼當日所歎道之不明不行由於

庸書

卷三

五

賢智之過者况吾儒之教在於今日每視同迂闊
無復講究而縉流衲子言滿天下前之以禪纂儒
而陽以名攻禪者今且靡然從風而且爲釋氏之
功臣究其流弊之始安知非慈湖諸子之言有以
導之哉適重校因知記而余以不敏既私淑而師
之因原其有所大懼之意而重爲表章使讀罔知
記者俱體先生之懼心而思有以報先生則宣尼
下學上達之道雖至今存可矣雖不僅至今存可
矣

庸書卷四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

世坊

世坊

序

顧西嘯詩集序

西嘯之文竟陵之文也西嘯之詩竟陵之詩也西
嘯之文有六是堂文集有讀莊一映西嘯之詩不
一種爲悲時憂遇者曰山中吟爲赴鷺城道上者
曰揆梅草爲簿書餘者曰鷺城詩草爲奉召後作

庸書

卷四

一

者曰內徵候試草曰燕雲草爲按蜀者曰車上吟
曰艮占集曰山蜀舟車吟胸之所觸必見於詩目
之所歷必見於詩舉凡出憂民瘼入動主聽無
不一一見之於詩蓋古大臣事業所稱幽風卷阿
諸什原非僅以詩名者要其議論動本性情寄託
獨揭手眼大率類竟陵而壯麗雄邁則時過於竟
陵獨是西嘯生竟陵之鄉而竟陵之派爲一時推
宗爲後來詬厲而吾以竟陵似西嘯人將不以予
爲失言西嘯將不以予爲失言雖然從來作者不

能必後之人無起而議我者勢也而議者不能必後之人無更起而議我者亦勢也要之作者必出入古今自吐性情自具手眼而後登作者之堂而無媿議者亦必出入古今自吐性情自具手眼而後對作者之人而無過若胸無定見隨聲附和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豈所語於誦詩讀書尚論千古者哉明一代詩前推濟南後推竟陵竟陵矯濟南之濫標新領異一洗庸熟其作詩能自抒性情其論詩能自開手眼所以竟陵一出而當

庸書

卷四

二

時作者心思若頓聳耳目爲一新無不以竟陵爲有功於詩且以竟陵之矯濟南者爲有功於濟南而何竟陵既往有從而矯竟陵者矯之可也又從而詬厲之始於一二好事之口而百千之胸無定見隨聲附和者遂交起而攻竟陵噫當其爲濟南不能必後之無竟陵當其爲竟陵亦安能必後之無再爲竟陵者要惟有竟陵然後可以矯濟南亦惟有濟南而後可以矯竟陵今吾生竟陵之後當詬厲竟陵之時而亦隨聲附和從而詬厲之吾固

知竟陵不受而且以人之詬厲竟陵必謂西蠟之文非竟陵之文西蠟之詩非竟陵之詩吾亦知西蠟不受何也夫擬人必於其倫論文必當其實人之詬厲竟陵究無損於竟陵予之以西蠟之文爲竟陵之文西蠟之詩爲竟陵之詩西蠟豈特不予罪哉且予功矣

毛錦來暇集詩序

詩以道性情也讀其人之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讀其人之詩尤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吾江右先輩

庸書

卷四

三

之文羽翼經傳彰明理學粹然一出於真至雕繪增色爲六宮粉黛之態則咸恥之故讀其人之文章而其人之情可知然自風尚專事絢爛日競浮華卽開國初屢下正文體之令而積習膏肓牢不可更以故西江之文亦因染於時趨東塗而抹至失文章真派噫海內腐爛之文當以西江本色之文救之孰知西江本色之文亦浸假而爲海內腐爛之文則及今而欲挽回西江之文以救海內之文其誰與歸若吾毛錦來之文引文切理以

性情爲文章蓋毅然思一舉風氣而大變之者故
前讀錦來之文可以知錦來之性情今讀錦來之
詩愈可以知錦來之性情錦來詩集浩繁要未嘗
摹擬初盛衣冠李杜而其意所欲言中所欲吐者
無不一一見之於詩其魁南宮時所著洗象行久
膾炙人口今取而讀之而忠愛之懷已悠然溢於
言外又奚必讀暇集全詩而始知其性情哉世之
讀錦來之文者無徒作文字觀讀錦來之詩者又
無徒作詩觀何也錦來之文之詩皆錦來之性情

庸書

卷四

四

爲之也

羅菴亭詩序

安成故文獻區也武功鵠湖之間高賢接踵而以
文名世者尤不乏人二十年來士氣日衰文風日
益靡雖兵火之運所在皆然亦由數蒞茲土者無
械模作人之化無葑菲惜才之誠噫士遭殘破之
餘所恃以作士氣而振文風者惟地方有司是賴
耳使儼然蒞一邑而無以培植之作養之且草莽
視之甚以不意之屏及之士氣何由而作文風儼

由而振哉菴亭羅侯才名久噪四遠人士無不知
有羅君今且分銅符綰墨綬尹於安成其過予寓
持詩集示予澄波千頃盛德由中抑抑然若不勝
衣吶吶然若不出諸口而其爲詩率皆發乎性情
本乎初盛不爲繁豔諧俗之響以之式型藝苑砥
柱狂瀾必能以澹泊寧靜之衷而涵育乎光風霽
月之內以清真古穆之體而造歸於太羹玄酒之
初將來佐承明起衰靡作士氣而振文風豈特予
安成一邑之人士幸哉雖然言假文學武城絃歌

庸書

卷四

五

予且爲安成一邑之人士幸矣

賀忠矣詩集序

作詩而必欲使人知我爲才人學人者非淺於詩
者也何也胸之所寄無之而非詩意也境之所觸
無之而非詩料也無之而非詩意則必才人而可以
言詩雖不必才人亦可以言詩無之非詩料則必
學人而可以言詩雖不必學人亦可以言詩而無
如今之自矜爲才人學人者每自矜爲詩人夫自
矜爲詩人吾不許其爲詩人并不許其爲才人學

人卽許其爲才人學人終不許其爲詩人何也詩以道性情非以矜才與學此國風所以多婦女之什而夫子未之刪而白江州作詩必欲令老嫗聽之而解之者蓋詩從性情生則觸物會心詩必工而真詩從矜才與學出則揆天彫雲詩雖巧而僞予友賀子忠矣執耳詞壇其以文傳者蓋有年戊戌赴廷試來京予適過其寓見案頭有和李文貞樂府一冊讀之稱快叩其奚囊全本賀子有難色且曰某之詩有迫於中時形於言祇堪自問不庸書

卷四

六

可告人詢之再三始出其全本示予予讀而嘆之謂今言詩者或他藝之所長或一時尚於遇皇皇然慮人不知己之才也必藉詩以見其才皇皇然慮人不知己之學也必藉詩以見其學甚至顯者之門汲引乏人干謁無經或梓詩數首或錄詩成冊望門投刺袖詩以獻期一得當於縉紳先生之色噫夫古人之詩所以道性情而今人之詩往往借爲媒進之階如是則鄙態百出其人之面孔已不可問其人之面孔不可問則其人之性情愈不

可問其人之性情不可問又何問若人之才與學哉賀子之詩率性而發無不入妙在人之惟恐人不知者而賀子則抑抑然惟恐見知於人故詩如賀子謂爲詩人可謂爲才人學人無不可何也夫有才而不欲自見其才斯才之至也有學而不欲自見其學斯學之至也賀子真淡於詩者也

汪子詩集序

汪子舟次久以詩名所授新編則遊豫章得者初汪子挂帆大江諸士君子相與知者贈行序言謂

庸書

卷四

七

汪子茲遊定有驚人句爲匡山蠶水青原白鷺宵形寫照催逾年所得之擷秀接奇以報諸士君子者果珠璣盈帙諸作遙折峭淡自爲一家言不傍門戶亦何容贊一詞獨是予停柁維楊值上元之夕城内外士女填街鉦鼓沸天於明月下取汪子是編朗誦一遍覺廣陵遺響尚落人間勝觀鼇山燈數圍燈輪十丈而吾所尤爲汪子期者作文與作詩有二體無二理要求有益風教三百篇蔽以思無邪一言命小子學詩謂其可與觀羣怨知吾

夫子所取當不僅在攝施詞協音律近于過匡山
目擊鹿洞書院荒垣斷碣數椽欲頽聖像不光不
禁浩歎謂儒不如釋使先賢講業問道之所曾不
若一梵刹莊嚴是誰之責誰之恥汪子編中有白
鹿洞歌其云民生日蹙地苦僻歲一不治將傾頽
若使此地祀佛老子新何止數十楹空階日暮細
蟲語屋梁蕭蕭奔馳遊人搔首自來去勝地徒
淡今古情憑弔感慨與予同心使識者讀一過平
旦夜氣不覺發露此詩之有益於風教者意詩以

庸書

卷四

八

道性情非特道己之性情直以益人之性情吾於
汪子不能無厚期矣

懷淨土詩序

世無淨土也非無淨土無地非淨土也無地非淨
土則人亦無非淨土中人也無地非淨土無人非
淨土中人則刀山劍樹塗炭火坑皆淨土乎糟丘
酒池肉林脯海皆淨土乎罟獲陷阱增繳網羅觸
懷叢中車騎塵裏皆淨土乎曰芝蘭鮑肆固固福
堂是一是二是幻是真使必七寶池八功德水爲

淨土則無七寶池八功德水遂非淨土必黃金布
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爲淨土則無晝夜雨
華遂非淨土必諸鳥出和雅音諸寶行樹及寶羅
網微風吹動出微妙音爲淨土則無和雅音無微
妙音遂非淨土蓋天下有境有心言境則有去來
有取舍如漚起滅言心則無去來無取舍如川嘗
印世人問境於境至人問境於心問境於境究之
無心非境心爲境役問境於心究之無境非心境
與心忘夫至於境與心忘則人自刀山劍樹塗炭

庸書

卷四

九

火坑吾自淨土人自糟丘酒池肉林脯海吾自淨
土人自罟獲陷阱增繳網羅懷叢中車騎塵裏
吾自淨土如是則淨土可不必名淨土可不必名
則淨土可不必懷又何有於懷淨土之詩乃劉子
無端而懷淨土無端而有懷淨土之詩又無端而
懷懷淨土詩之序予今日亦無端而爲劉子作懷
淨土詩之序幾何不爲漠漠宇宙多一贅疣爲浩
浩方寸屋裏架屋乎曰儒道尊而佛法黜儒教衰
而佛法興天下有上根人有下劣人爲上根人則

崇尼山之言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爲下劣人則俛
釋迦之教願離五濁生極樂天所以里叟村媼教
以從善去惡無以入其耳教以避禍迎福有以聳
其心喻以安土之訓則茫無以應喻以淨土之說
則受持恐後雖然天下不爲里叟村媼者少矣正
之以儒而弗應不如誘之以佛猶可使作懺悔之
想而生歡喜之心慧市法師前於淨土門略無歸
向恆云方寸雖淨非吾所願十二劫蓮花中受樂
何如三途極苦處救生晚年遇病神識迷茫始自
庸書

卷四

十

刻責淡改前愆一心念佛終致坐脫之異噫市師
如此何言凡夫然則懷淨土而有詩我知劉子之
心必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也予今爲劉子序懷淨
土之詩亦猶之乎心劉子之心也劉子非上根人
也歟哉

槐軒續草序

予生平吶吶不善聲音笑貌獨吾王北山學長道
義相契不鄙而與切劘猶記同館時曾序其槐軒
日紀甲辰予大故南歸北山亦返家園兩地隔絕

幾七八年辛亥北山來京甫復晤言適予復待罪
來裝北山語予曰歲且暮矣子可便道止槐軒吾
常歸里作守歲主人及解維過鉅鹿見河水未凍
順帆急流遂未踐歲寒約僅得與長君握手江濱
然予自此回籍習靜杜門王山定巖擬老其中甘
心病廢不應攀援輦上巨公無隻字往來豈期今
日乃不自揣力疾出山復覩顏得與京門諸夙交
道故哉北山古道肫摯無異往年因得悉數載所
未見諸作大約襟懷灑脫高明無一物足累其中
庸書

卷四

十一

久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所得篇什和雅春容如其
爲人薛文清評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
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擬諸形容
一唱三嘆北山其庶幾乎畱心正學紹述往哲觀
所重梓同邑張宏山孟子成趙素衷三先生語錄
洙泗脈絡組豆重光宜其以有道之躬形而爲吉
人之詞因思子成孟公當年與吾郡鄉忠介志同
道合相規相勸最久且溪所贈有藍豫陽國學赴

選東寄詩有寧陽別詩其作孟集序末云甲申
扁舟訪孟先生蓮門談學娓娓各未有契余曰爲
泰山之遊可乎先生欣然隻身同遊旬日而返時
有間發別去始知所以助予不在登臨間屬望予
者意甚殷厚將何以報知己努力千古矢志聖津
孟爲北山同里先進鄒爲張子同里先進觀其切
切惻惻表裏如一今日所學雖各有宗世異揆同
間風興起我兩人寧有不可爲孟鄒者試就今日
之論以驗於序槐軒日記時之道力淺淡北山定

庸書

卷四

十三

有以箴規我矣

狂屈忘言序

吾儒學問得力只一忘字便了吾儒學問得力亦
只一忘字實難功名中人不忘功名富貴中人不
忘富貴况復擲管吮毫鏤心撚髭素號文章宗匠
能使讀無字書彈無絃琴冥居尸坐造歸忘言哉
予嘗過李梅山小隱見案頭懸榻編閱之則爲貴
皇苗君宰盱江構懸榻亭以居徐拙菴而又築其
文剏剏者蓋下榻高風陳徐後不少槩見乃以道

義投契既構亭居之又選其文刻之緇衣好賢過
於古人一篇中三致意焉予固知苗君非能忘言
者及讀瀑音兩集舉生平傲骨熱腸搔首問天置
身於古人以上之樂無不見於一唱一嘆聲撼川
嶽字泣鬼神則老杜所云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
驚人死不休謂爲瀑音非雪噴珠瀉則雷鳴吼
予又知苗君非能忘言者丹霞洞淺麓峰玉立姑
山鳳岡時相過從每吟咳唾終日不休有感於中
髮指眉橫行且木冰玉之操出薑桂之性奉詔而

庸書

卷四

十三

言天下事當自一人譽謬侃侃直陳予又知苗君
蓋終不能忘言者乃陳子伯璣復彙其前後諸刻
及未刻之作重訂付梓而苗君自題則曰狂屈忘
言夫苗君固非能忘言者惟狂則言愈放惟屈則
言愈激夫既自命狂屈勢又豈能忘言者哉雖然
吾人百年瞬息誰能看破誰能放下志功名者勢
必從搏掄轟烈中做一翻旋轉事業方識拔山蓋
世無益益棺志富貴者勢必從華腴熏灼中逞一
翻奔競手段方識金穴芻牀無異嚼蠟至所稱文

章家當其氣盛才雄梃擊諸家片紙隻詞鑄古絕
今及中道有得疑信參半豈無千言萬語總歸支
離彫蟲篆刻何益本來有視從前著作俱屬唾棄
或至盡焚生平遺藁者噫吾夫子述而不作絕筆
獲麟豈無故哉奈卻瓢囊破碎琴如今不戀手中
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與爲謝公
賭墅寧從支公手談與爲菩薩問答何似維摩不
說夫以平日不能忘言者一旦自謂忘言易忘乎
天魚忘乎水當自有實見其能然者子曰吾無隱
庸書

卷四

十四

予欲無言非無隱一夫子無言又一夫子也予將
重過楞華閣一細叩其所藏矣

粵吟序

劉木生一代逸才性固浩落不隨人繩檢戊戌同
予成進士飲酒賦詩酒跡燕市不知其爲貴人及
官梁化又小心慎密典利燭弊靡有或遺最得百
姓歡心甫下車卽以部差絡繹撤閱海築造墩
臺殫力底績措置咸宜未幾以前官鹽額累及解
組自是去而寓羊城百姓振轡遮道舟送數十里

數年間奇窮異窘至不可舉火梁化士民感德澤
者跋涉數百里外齎糧給朝夕未嘗乏絕今秋予
寓螺川適木生言歸索負之客追隨及門予意木
生經此艱辛拮据與必索然及接話言浩落情致
飲酒賦詩無異其在燕邸者偶出新刻示予大約
多得之隨差閱海之作蘇長公昔謫官寓惠出其
流雲寫月之奇與大海波濤掀揭天地漂沒滄溟
後人遂有東坡海外文字稱木生值勞苦百倍日
無寧晷猶且挾藻抒華邀蓬萊三島之勝光怪萬
庸書

卷四

十五

狀吐爲蜃氣結爲樓臺淋漓盡致殆有與長公並
者長公寓惠謂日食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
人蓋文人胸中曠觀達識南北去就無所不可以
故隨景揮毫縱橫自在木生性固浩落視一官若
傳舍則其在嶺南宜無異在燕邸所由與前人韻
頑者誠非偶然近且拜命補浙之新昌新昌邑稱
靜僻山水清奇木生以有餘之才爲地方造福當
有過於梁化而其所得之詩又當有過於粵吟者
行且璽書慰諭簡擢廉能吾知其必問之西子湖

邊山陰道上

南鄉子序

人有慕乎京華而皇皇求名者不一至京華不止
卽一至京華亦不止人有慕乎京華而皇皇求利
者不一至京華不止卽一至京華亦不止人有慕
乎京華或不皇皇求名不皇皇求利而亦不一至
京華不止卽一至京華亦不止夫人有慕乎京華
則必京華風俗之奢侈物產之珍奇人事之工巧
有以鑒乎人而人遂不能已於心不能已於心雖

庸書

卷四

十六

餐風宿露驢背車塵亦不憚其爲道阻且長者總
不出於一漚之南鄉子四十闕其詞似笑似啼似
謔似嘲似習似譏似傳奇似小說似前賢箴銘似
吾輩講學使人讀是編者俱恍然於京華風俗之
奢侈僅如此物產之珍奇僅如此人事之工巧僅
如此而人之皇皇求名皇皇求利或不皇皇求名
皇皇求利皆有慕乎京華不一至京華不止卽一
至京華不止者一讀此編無不可以歇脚可以息
肩則是編不可謂非救人涼藥醒世曉鐘豈徒作

風土誌觀已哉詢之一漚一漚曰先生之言實獲
我心

瀟言自序

瀟山之遊以十月念九日往以十一月十二日歸
計期共十有三日是遊也有三喜登武功絕頂喜
一過復古書院想見前賢講學之盛喜一過書岡
觀奇石累鐘鼓敲擊有聲以弔彭澤靖節及諸
君子談學宗風喜一有三喜亦有三憾一憾登武
功絕頂煙霧蔽空相見如相失一憾過復古書院

庸書

卷四

十七

宮牆寂然虛僉僅存一憾過書岡讀書臺空存遺
址而前賢惜陰會久乏嗣音因以其所喜所憾者
率意成詩率筆成記歸以告客於予之山房者客
曰曷梓諸以誌茲遊之樂予曰喜且不足憾則有
餘醒來一夢樂云乎哉因括而名曰瀟言

餘力日錄序

餘力日錄爲予次男世坊課業設者數年前曾命
舉每日所課之功登記於冊以示荆楚久而中輟
己酉冬予以北上膝下不可乏人且慮坊居鄉無

嚴訓恒心迭志積漸而成因攜之偕行又念其前此登記日課尚在志學以前今則年已十八猶恐血氣未定光陰虛度因延龍邑蔡君崑督之又正齋羅君皆其所曾受制舉業者竝延在座朝夕晤對講求進修而又慮其徒事口說竝無實益予以仕版酬應弗及查督又予體多病恐每日查稽功課怠惰致動怒氣愈難調攝仍從前命其以每日之課所記文若干所溫文若干所看史書各大家文若干自作文若干俱逐日登記以便予間行挑

庸書

卷四

十八

背挑解因書其冊曰餘力日錄蔡君前而問曰小子於書文能溫故知新卽屬本務何復取義於餘力小子得毋疑其所業非所急所學非所先乎吾知公之意蓋有所在請爲公暢其說而使小子知所從入吾夫子魯論首章卽言學而時習及訓弟子端蒙養則又先言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而終之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誠以士先德行後文藝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雖終身學不盡終身做不盡近日子弟當英妙之年其父兄徒授之詩書其

師長亦徒授之詩書其子弟亦徒知有所授之詩書以爲早晚功課報竣遂了一日學業而於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則竟以爲迂闊常談竝弗講及者且以爲童蒙卽教以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亦未必能卽體認奉行者今公之教所登記則誦讀之事而命曰餘力日錄則知公所登記者在誦讀之事而所勸勉者尤在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之事今而後予有以不負公之託而小子亦知必有以承我之誨以不負公訓迪之心矣予曰誠如

庸書

卷四

十九

先生言請書之爲世坊座右銘

知過日錄序

凡人生平不能無過非但生平不能無過卽一日之間一息之頃不能保其無過而所患者莫患於不能改過又莫患於有過而不自知其過尤莫患於明知其過而不自以爲過且掩飾妝點以示人於無過其所對人之言所災木之書俱自遷其身於無過之地而議論古人之短長今人之妍蚩往往有不能逃其吹疵索瘢使人聽其言見其書者

則竟忘其言爲欺世爲誑人爲小人之掩不善而著其善而斯人亦竟自鳴得意居之不疑非但自置其身於無過且視其身居官竟可等之古循良而上在論學竟可等之古濂洛而上嗚呼若而人真吾夫子所稱少正卯當立誅之兩觀間者而要豈離胎墮地時便如此似是而非色厲內荏也哉暗昧苟且積漸而成蓋由於不能改過始亦由於不自知其過始尤由於明知其過而不自以爲過不自以爲過而又置其身於無過掩飾妝點以

庸書

卷四

三

使人不知其爲過始予不敏自度雖不敢同於明知其過而自以爲無過者之掩飾而終兢兢焉自度必不能免於不自知其過或自知其過而不能改過者之愆尤向者間行功過格積月記之功少過多又積月記之有過無功何以不媿於天何以不作於人前此猶屬少壯今則去知非之年計漸不遠歲冬又循例北往倘猶不加警策豈不歲月虛度面目何以對人鬚髯何以自照因思紫薇仙君所傳功過格世雖有奉行者多隱其所言所行

而僅以一紅墨圈了帳則本心雖有過必有諱而不敢發露者不如直書其每日所言所行於冊不必用硃墨圈而所不能瞞於己者卽不能瞞於人亦卽不能瞞於天因立一冊不敢言功但書日知過日錄又不敢自錄恐其終涉掩護雖知過與不知過同乃以其冊授吾益友羅蕭蔡諸君自己酉臘月十五日以逕凡予一視一聽一言一動無論合於理不合於理或近於莊或近於諧或近於詐俱求直書無隱而諸君言動亦請互相登記以見

庸書

卷四

三

吾儕切磋琢磨之益諸君聽予言受予冊皆躍然喜曰今而後吾儕可相長以有益矣

堀坊誌序

士生三代後不及見前賢見前賢之志乘而如見前賢非一志乘之足以存前賢也惟就其可見以溯其不可見因以究夫前賢所以受教於聖人貽謀於來許者何在則庶幾生千百世之後而如與前賢授受一堂此予讀西昌邑侯顧公所編之堀坊誌而樂與互相發明也矣爲予張氏賢裔令予

鄉地稱繁劇民歎子遺侯獨補偏救弊無恤弦更
轍易以拯之民間初猶烈火畏繼則眾母歌簿書
之暇集其先世受姓之統系孕靈之山川歷履之
年譜以逮屢朝之渥典後學之詩歌題曰壩坊誌
而問序於予焚香披閱有以知前賢積厚流光保
世滋大子所樂與互相發明者子張子在孔門十
哲中傳稱其年最少才高意廣而子幼讀魯論亦
卽疑學干祿一語未免爲千古俗儒藉口思一得
當以發明之誠以吾人肩荷視乎志略非才高之

庸書

卷四

三

難才高而不善用其才者之難非意廣之難意廣
而不慎用其意者之難世儒非無卓然自命期許
太高視天下事無足難者然或發露有餘沉潛不
足徒受過偏之累無當大道之傳若子張子在聖
門觀其問行問遠言尊賢容眾是何等氣象觀其
受業習禮除喪和琴與夫執德信道參倚書紳是
何等涵養何等工夫孔子稱其仁爲大學深入孟
氏謂其學得聖人一體安得徒以才高意廣目之
至於聖賢之學貴乎用世而春秋之世又懇需聖

賢用世者干祿之學正與尼山皇皇東周同一濟
世熱腸豈若志在溫飽之流獵廬梯榮徒自誇耀
使後之人讀其志乘而不從子張子當年所以啓
發聖訓佩服嘉言美功不伐貴位不喜處一細稽
之一重繹之則將學子張之才高意廣而趾高氣
揚之累卽在才高意廣學子張之干祿而辱人賤
行患得患失之態卽在干祿如是而曰此子張氏
之裔子張氏之徒子張氏其許我哉嗟乎此子與
侯所樂互相發明者生于百世之後而如見前賢

庸書

卷四

三

在志乘又不揣在志乘矣

高安邑誌序

今上親政之年乾健功成人文化洽爰命儒臣遴
員開局纂修世祖實錄暨前代史書詔下各
省會郡國蒐採遺編用備參稽猗歟盛哉時高安
邑侯理菴張公甫下車諮利弊急索邑乘觀之鄉
士大夫無以應者因慨西江七十二邑各有志獨
高安無志則上無以備太史之撫揀下無以資司
贊之折衷冊籍罔徵版章何考纂輯流傳伊誰之

責於是訪耆英禮儒碩分曹紀事比類屬詞未幾書成鄉士大夫羣稱快而屬序於予予曰郡縣始於秦後世相沿由三十六郡爲百有三爲十五道爲四十軍州疆域廢置漸拓愈增而地理志一統志省志各郡邑志亦因之代有修輯藏諸官府凡星野之分隸戶口之登耗壤田之上下習尚之淳漓人物之盛衰無不綱舉目張開卷瞭然使官茲土者獲以據古參今救弊補偏產其地者藉以斟酌時宜矜式儀型而朝廷之觀風問政黼黻文章

庸書

卷四

五

將於是乎賴志願不重哉高安故豫章望邑賢哲輩出歷數百年志書闕如豈前此司牧俱傳舍視其官前之薦紳先生類多君子獨不能請之有司以彰一方文獻相與傳不朽盛軌乎曰非也蓋地方修志與國家纂史固需其人尤需其時國家非禮明樂備文教聿興之時則石渠天祿不能得之作述憲章以昭一代之盛地方非政理人和洽消化洽之時則撫字催科亦不暇考之耆舊典故以輯一邑之書考高安自明初有黎伯安以僞漢

守將劉五所徵正副米數妄報邀賞遂爲定額賦重幾倍宋元後雖覺發伯安伏誅而版籍先定究不可更中間民苦追呼挺而赴險華林盜起郡邑騷然舊編三百餘里民逃亡幾半官司束手雖連章累牘以請無救科則偏重以故終明之世雖膏澤徧寰宇而茲邑獨不免賠贖之苦向隅之悲後鄉民王乾等又彭惟先等兩經籲閭此各郡邑所無之事而高安百姓獨不憚走京師瀆天聽豈得已哉使當民命重困民情不安遽行因陋就弊纂

庸書

卷四

五

成邑乘則志中所紀田賦爲先按籍而徵終且爲害不如俟之請命乞恩於賦額既定之後則釐弊復古更新垂遠勒而爲一日之書久而遂爲百代不易之規今幸矣際其時矣我朝鼎定與民休息順治九年世祖廷見觀臣咨詢地方疾苦時右藩莊公僉憲安公遂以袁瑞浮糧病民情由上請續經撫軍蔡公題覆隨奉俞旨著從原額清汰毋得踵弊混徵有辜德意而高安一邑乃以數百年積困一旦獲免數萬石浮糧一時奉蠲立脫

湯火道里懽騰且也西江先是遍地戎馬而高安偏隅以道院福宅獨不受兵又前此不無胥吏爲奸弄法舞文今則郡伯君遜劉公邑侯理菴張公飲冰茹檠焚香告天澄清釐剔羣樂更生高安之民亦何厚幸哉既不受兵焚之加又奉蠲歷來虛增之稅又一時值兩福星同事一方際會之隆今而後可以鳴盛可以登志此邑侯所以惓惓於志之修與邑中賢達相與鼓舞贊成不能自己予生平心切桑梓復以躬觀其盛亦安能無一言以爲

庸書

卷四

三六

諸君子慶獨是邑之昔年雖賦額不清閭里空虛而山川所鍾篤產詰人若潛虎眼陳半升吳文端范光祿諸公氣節文章光昭天壤今則遭逢盛世汪濊普沾民無偏枯之怨官無司牧之憂士樸農愿戶誦家絃觀摩砥礪應運奮興以爲志書光者當倍於前則吾今日之序盛事以傳來茲鳳山錦水之間固當與諸君子稱喜又何能不與諸君子交勉也哉

廬陵邑誌序

壬子七月

廬陵賢哲挺生以三不朽甲寰區固其素哉夫何山川猶故斯道中衰求其續孔顏之脈本誠正之傳以抒之詞華見之事績者或未旦暮遇豈士生今日遂不古若予究其故爲病有三澄源救弊實難其人屯籍無丁軍冊有名則漕艘病一銷引責官賠課累民則粵鹽病一污萊地僻耕耨人稀正供空賊詭寄叢生則荒祲病一嗟乎衣食既足禮義方興俯仰可給教化乃行廬邑風淳俗樸拙於謀生土瘠山頑又無他產灰燼之餘元氣久損而

庸書

卷四

三七

復有數者之病爲之敲吸脂膏哀此小民救生不暇又何能驅尪弱而事絃歌起瘡痍而言傳習相與克自樹立取法前賢爲天下第一等人哉久矣宛平于侯來蒞斯土慨然憂之始則修學校育人才既則念移風易俗使回心向道非旦夕易幾皇皇然以民之病爲己病知丁絕民苦冊籍罔憑爲之釐剔而儲運以便知民間既嗟食淡復苦派賠爲之改銷淮引而商帆以通知積年飛洒奸竇難清滿目荒蕪石田未墾爲之釐丈冊行歸戶而國

賦以裕民力以避蓋自 本朝鼎定令甲從新東
西朔南沐澤蒙休獨此片地子遺不無失所之嘆
向隅之泣一旦覩良司牧蒿目疾苦留心整刷舉
數者之爲病於民而毅然去之寧非蒼生遭逢慶
幸然而戾猶慮之矣謂夫政治利弊經營釐革固
求善於今日悠遠遵行猶期示夫將來使乏版籍
以紀源流則一時損益久而無徵害雖暫去弊將
復生且一邑之政弊端未去所患在民困民困既
去所患又在人心况理學節義號稱具區或往昔

庸書

卷四

三八

嘉言懿行與近代潛瑜隱德不壽之梓雖美弗揚
後有接踵而起何所觀感奉爲儀型吾僅與一邑
除民困謀之旦夕效可立臻吾欲以與一邑除民
困者使行之千百年而無弊且欲以與一邑除民
困者兼以淑一邑人心使之奮發興起閒居而觀
屋漏閒卷而見典型則邑誌之修又曷可以已哉
爰搜舊本集耆儒分曹類纂廣採備稽未幾而志
告成茲役也草創則諸君之力潤色則邑侯之功
予以有事燕邸未嘗手訂目營而戾以其功歸之

予此雖戾讓善之心而予實川是兢兢矣夫邑有
乘猶國有史而國家修史又必藉郡邑志爲纂輯
張本則今日一時之變通安知非千萬年因革所
由始一時之臧否安知非千萬年褒貶所必憑故
修史難修志亦難志地方之風土時宜固難志地
方之人物定論尤難予嘗閱章貢郡志爲風渚謝
公手輯中間如崔清獻與之鄭侍讀解陳晉公恕
王編修質舊志所誇虛產者公獨詳考出處力辨
爲非用意嚴謹不欲苟同外此則侈談山川靈氣

庸書

卷四

三九

多按致別域賢者偶襲州邑之名謬溯荒唐之派
援引所產借以爲光其真正爲本地產者又往往
以門閥之盛衰爲去取以子孫之隱顯爲抑揚賢
者不必錄錄者不必賢以龍泉張公諱彥方官於
樂平死於靖難忠節昭然吉州新舊志載竝軼其
名他復何言此予前此奉修志之請固辭不敏誠
恐學識淺泥意見游移非失之脫漏則失之諛收
今其書成矣以諸君之校讎又折衷於賢父師之
鑑衡一事之端委如指諸掌一人之操履如懸諸

天既見之實政以甦一日之困復勒之方策以垂百世之模寧復有遺憾哉廬邑自此富庶可期且得是志而人人讀之有以知某也理學某也節義某也孝友相與以正學爲必可宗以前賢爲必可法以廉恥之喪爲實可羞以指示之嚴爲實可懼濟濟師師切磋琢磨青原傳心之奧白鷺景賢之區或者其不寥寞乎風不古若可無致嘆今而後吾與一邑之人胥慶矣吾與一邑之人交勉矣

廬陵行鹽詳禁序

庸書

卷四

三十

談吏治於今日能有實心爲地方除弊者哉能有以身受罰而實心爲地方除弊者哉以實心爲地方除弊且以身受罰而實心爲地方除弊則獨得之吾廬邑父母于公自公覆被吾邑歷五年所弊剔利典而其一請再請至累膺叅罰務期弊除而後已者尤在以一邑而賄粵東之鹽課嗟乎廬陵何常有鹽課卽官於廬陵者亦何嘗有鹽課之考成行鹽在粵商銷鹽在江民粵商辦稅粵司徵課自順治十七年太平廠官始將鹽稅卸責而以額

引一萬八千派江省之南贛吉不稽戶丁虛實不計包引輕重南贛僅共派三千七百引吉安遂派一萬四千三百引吉安所屬各縣共九千三百五十九引而廬陵一邑乃派四千九百四十一引較之三郡之累吉安獨多吉安之累廬陵爲最而且藉口於據冊定丁按丁派引隱計丁而銷鹽可也計丁而徵課不可也計丁而以一丁銷一丁之鹽可也計丁而以一丁銷數丁之鹽不可也計丁而以一丁銷數丁之鹽卽計丁而以一丁徵數丁之課計丁而以一年銷一年之課又計丁而以一年徵數年之課廬陵之丁幾何尚能堪命哉廬陵之父母卽才堪肆應能勝此隔省追求哉公獨痛此子遺膏髓久枯斷不以鹽課之派苛求小民而寧以鹽課之虧自甘叅罰然猶渙思長慮謂國課必不可虧民窮必不可派務求所以爲永遠除弊計者謀之耆舊稽之輿誌謂江省三郡舊食淮鹽明正德間王文成撫虔軍興告匱始請暫銷粵引就便計餉肯因軍糈不足而改食廣引今因正額有

庸書

卷四

三

虧而仍食淮鹽勢會所值隨時變通裕國甦民無
便於此遂毅然請詳查復舊制改行淮引讀其所
編詳蔡涕泣而道痛哭直陳嗟乎公之志成矣公
之心苦矣予因思天下惟患無實心任事者耳惟
實心任事則可以不避忌可以不惜官藉使公非
實心爲地方念切爲生民憂淡則當額課屢虧徵
檄屢下之日勢必瞻顧遲疑功名念重取諸民力
緩我目前安能以身受罰而爲子邑除弊且必弊
除而後已中庸之旨括於誠身大學之功始於誠

庸書

卷四

三十三

意內聖外王必實心做出方可言誠王文成良知
立訓勸垂天壤因時措宏無非從實心做出昔之
改淮引而行粵引今之改粵引而行淮引與時變
通務爲可久實心實政合志同揆因是而知公之
事業公之心學爲之今日以爲一邑除弊者卽爲
一郡除弊行且以爲一郡除弊者爲寰宇除弊予
且將手是編爲公他日事業券矣

霞山袁氏族譜序

袁處士君闇抱德而隱往年有聘之佐帷幕者固

辭弗應人以是稱其明哲壬子夏予適鑰關養靜
山房君聞將有事於家譜之修以其世系一卷請
序於予因按袁姓所自家西昌爲唐之刺史諱卬
十一世至秀遠始家鍾步霞山元以前固多通顯
明初有子泰幼從劉伯溫遊復授祕書而袁遂專
以二十八宿之學聞於世中間勤勞王事盡瘁戎
行徵召屢膺敕賜褒稱代不乏人孔子言志道終
於游藝子夏謂雖小道必有可觀士君子幼學壯
行筮仕王朝固貴以其窮居獨善之身出而爲國

庸書

卷四

三十三

家有用之臣倘僅脂韋姁姁保榮固寵一旦任大
事臨大節隨風委靡視顏人世又何如擅一家言
本其所傳樹績疆圉指授方略尚足垂青史不朽
哉雖然數學始自奇偶二畫後世能發先天祕者
宋儒邵子最著而程伊川僅以加一倍法括之大
約聖賢體用全於大學古人立訓皆由小學入大
學袁氏自此舉其派系而序之相與本繼述之勤
講孝友之樂於陰陽家傳之外復以其所授者擴
而充之佩乎定靜安慮之言味乎格致誠正之訓

則繼此光大世澤顯揚祖德使人登快閣過龍州而指曰此天文名世之族爲道脈傳心之家豈不偉哉因書而復之以爲袁之後裔文獻徵

余雲將制藝序

庚戌春國家例當大比新奉仍用八股又慮士所競者詞華所略者行檢謂坊刻選家真贋竝收無益文致徒壞人心爰允禮臣請凡墨卷贗本有禁愈稿濫刻有禁所以一耳目而定心志意淡且遠余君雲將以詞壇名宿新成進士一日持其新稿

庸書

卷四

三十四

稿示予且曰某非敢以八股銜世將歸而庭訓兒輩先生曷惠一言以當指南予讀其文光怪陸離霞蒸波涌自出機杆另開堂奧誠有不可一世者使出而懸國門固應戶誦家絃洛陽紙貴獨斤斤然恪遵新令僅以傳家不以問世知其所重在實所輕在名他年事業俱卜於此昔人有能詩者自愛其所作詩至瘞之以明生平心血所在不欲與艸木同腐余君豈有意乎雖然余君固自茲不朽矣

鄭義公制藝序

浙以人文甲天下厥惟舊哉論者輒謂地靈使然然攷昔科名稱盛多屬杭嘉紹湖間徂秋子浙聞所得士則又三衢爲最旣事竣假便歸里涉錢塘經富陽桐廬過潁水抵衢界一路清漪見底山映成碧爲慨然曰此非所謂吳山青未了桐水綠相迎者乎應接不暇何減山陰道上濃妝淡抹并不數西子湖矣三衢蓋峙流鼻祖宏其人文崛起直與諸郡頡頏哉所得士則張子友三楊子光生方

庸書

卷四

三十五

子袞茲周子勤生鄭子義公俱士林翹楚者今鄭子袞然魁南宮以戴經稱第一人而諸子則以鍛羽歸文章有可信有不可信從門入者終非家珍士但求其自信耳觀鄭子會墨及全稿力大思沉淡入顯出槩不落人牙後鄭子之文可信諸子之文寧遽不可信哉獨是遇合遲速無容揣摩操守端嚴尤戒躁進三衢界在閩越山川激宕代產哲人王渙之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名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

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每云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
矣噫信斯言也文以忝重乎以品重乎鄭子可以
勉矣諸子亦可以勉矣

林西仲制藝序

有垂世之文有應世之文與其爲應世之文不若
爲垂世之文與其爲應世而卒無以應世之文不
若爲垂世之文雖不必於應世而實有以應世之
文夫爲應世之文勢必以剽竊爲淹博以腐爛爲

庸書

卷四

三六

藻華以循規蹈矩拘手攀足爲先正體裁使己之
心思不慧耳目不靈欲以百求當於評文衡者之
目卒未必得當若垂世之文體自我創意自我命
文章之風氣自我轉其爲文可傳一日亦可壽百
世當其握管時掃却一切抒所欲言何嘗有必得
當之念於中梓之知音一顧水乳偶契遽有若歐
陽公所謂當讓子瞻一頭地者由是以思夫爲應
世之文欲以應世而終無以應世爲垂世之文雖
不必於應世而實有以應世然則人各有耳目各

有心思幾何不爲垂世之文而必爲應世之文而
無如今之爲文科第之念炎炎於中一旦以予說
告之知其信者什一疑者且什九也予是以樂取
吾林西仲之文讀之也且持以告世使海內能文
者皆樂取林西仲之文讀之使知西仲之文固垂
世之文雖不必應世實有以應世者也

鄒能弘制藝序

矯一時之風氣以爲文者非文之至者也襲一時
之風氣以爲文者非文之至者也矯一時之風氣

庸書

卷四

三七

以爲文勢必故譎其意故誕其詞其病也鉤章棘
句使人疑爲山妖水魅不可爲訓襲一時之風氣
以爲文勢必人矩亦矩人規亦規其究也施粉塗
朱使人厭爲塵羹餽飯不堪再唾雖然文章盛衰
風氣使然其取一時風氣而襲之與取一時風氣
而矯之彼實有不得已於此者也何也吾人窮年
咕嗶終日揣摩不過欲應科舉耳欲應科舉則將
謂風氣已如斯矣人之趨風氣已如斯矣而吾不
從而襲之則無以當主司之心而入其彀又將謂

風氣已如斯矣人之趨風氣已如斯矣而吾不從而矯之則無以駭主司之目而拔其尤獨思夫得失有命乃必持一必得之念於中而取今日之風氣如是以襲之又如是以矯之使如是而果足駭主司之目悉當主司之心也吾猶病其文之不可爲訓不堪再唾况如是而未必足駭主司之目悉當主司之心也而徒爲斯不可爲訓不堪再唾之文則人之爲慮雖切而人之爲計實愚今而後其可以文之至者告之也文之至者未嘗持一必得

庸書

卷四

三六

之念於中抒襟次所欲抒吐喉間所欲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無經營慘淡之勞有得心應手之樂不事鉤章棘句而自多推陳出新之異不屑施粉塗朱而自呈微描淡掃之妍非必不矯風氣也而風氣實自我轉之非必不襲風氣也而風氣固自我主之如吾鄒子能弘之文是已能弘浩浩落落材本天授客秋偕予公車予樂有能弘能弘亦樂有予每一論文一命題輒以不求必得不顧世眼爲工間見墨刻房牘輒翻去而讀此徒

亂人意迨闌則告竣同儕競出文相較謂某可元某可魁而予兩人之文獨不欲示人謂予兩人初無必得之念曷必持與眾較卽同儕亦爲予兩人疑及榜發予以提告能弘亦以提告噫夫子與能弘固無必得之念於中者也無必得之念則其不爲必當主司之心與駭主司之目之文可知也其必得之遇可知也而何以前之所謂必得者必得而不必得而予兩人之不必得者不必得而竟得且也不必矯風氣以爲文而風氣實自我轉不必襲風氣以爲文而風氣且自我主然則有持必得之念於中而徒爲是襲風氣之文與矯風氣之文者亦讀能弘之文而廢然返焉其可也抑觀予兩人之所以不必得之得而廢然返焉其可也

庸書

卷四

三九

迭兩新秋序

家姪迭兩以志學之年膺壬午鄉薦時卽有稿行世已酉冬予北上適迭兩亦以公車之役停舟秣陵出所梓新秋一編授予予記其往年舊刻姚黃

魏紫富貴逼人今則率乎意之所之行乎筆之自然爲太羹之味爲大呂之音間翻空領異本色不離豈非絢爛之極造歸平淡以此碎琴京門當無不爭先得之爲快者迭兩謝曰吾已頻別矣夫何能爲茲所梓固曰持三日糧否則將以是爲武城絃歌資耳予聞其言而三有感焉士之欲以文章見者未有無得失之念於胸中者也惟其有得失之念於中則其得也將誇耀閭閻自鳴得意其失也將搔手問天自鳴不平迭兩以潦倒書生跋涉

庸書

卷四

四十

數千里並不著得失之念於中且曰吾將以是爲武城絃歌資嗟乎夫言絃歌於今亦極難耳青青子衿每爲風尚所移書本糟粕誦讀無光而有司官於其地又多以錢糧考成驛遞絡繹趨承上官手足拮据自愛其身不暇何暇爲地方絃誦之儒鼓舞作養律以聖賢之道授以性命之傳禮樂揖讓醞釀太和如子游之宰魯邑兢兢然奉先生之教佩服於學道愛人之訓也哉迭兩乃於驅車長安便作學道愛人想雖遇合固未可量要其以斯

民爲任之心於新稅固窺見一班矣古今大臣有以勳業顯者有以文章著者獨吾曲江丞相以排奸嫉佞之惻爲忠君愛國之文當時有稱爲文場元帥者有稱爲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者千百年後猶想見其嚴氣正性忠蓋骨鯁於援著簡編之餘吾與迭兩同出丞相之裔當如何交相黽勉以繼先人風於不墜然則迭兩所授新編雖以是爲武城絃歌資吾又知其不僅爲武城絃歌資矣

古井張氏通譜自序

庸書

卷四

四十一

吾儒言學萬物一體故理一分殊先橫渠先生詳之矣凡盤懷以前皆一父之子也遞傳而有氏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邑且有因勳貴賜姓者因避諱而改姓者則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厥後各宗其宗又於各宗中有小宗有大宗或一姓而衍爲數派一派而衍數十邨致行葦相踐而葛藟不若歐陽氏乃著爲譜式眉山更有譜記則疎者可親離者可合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然則今日通譜之作詎可緩乎吾族肇自唐相曲江公五世孫諱景

重官洪都叅軍畱居吉州城西子宏漢公官吉刺
史由城西徙古井此古井張氏之所由興也八傳
至德潤富潤貴潤三公生齒日蕃壤錯湫隘於是
德公徙文水之西園富公徙白下之後凍貴公仍
居古井至十六世孫誠齋公始循富水而下擇曠
衍之洲居之爲江城去古井不數十武此又三方
張氏之所由興也夫九邑統曰廬陵而使吉之西
園泰之後凍廬之江城睽違於古井之系可乎十
四姓俱本黃帝而使西園之裔後凍之裔江城之
裔間隔於景重公之脈可乎蓋其初也丁衍戶繁
則其勢不得不渙其旣也代遠屬疎則其勢又不
得不萃迨明萬曆間後凍水部玉屏先生糾合三
方建一本總祠於井頭示不忘本也然不從譜牒
序之正之使有所據以相爲親睦一本之謂何吾
見若兄若弟摩肩而道噴者有矣或叔或姪拱揖
而漠視者有矣雖前此方各有譜止一派之昭穆
而通譜未合則三方之誼不決卽三祖之靈亦不
快詩曰本支百世本百世支亦百世蓋推恩及之

不欲其疎且遠爾茲役也貞以官繫京邸不獲與
三方叔伯兄弟詳爲校讎而董率纂輯則長男世
坤暨族庭諸賢達力也譜之成有日矣爰先聚族
而屬曰凡所以聯宗支而敘次者欲其親之也親
之則誥之誠之毋使敗類毋使地族毋縱志以數
我先業毋隳行以玷我家聲今而後與父言慈與
子言孝與兄言友與弟言恭讀者勤董惟耕者力
禹甸工者蚤夜之不遑商者賈者懋遷有無之弗
輟於以亢宗而紹前緒裕後昆以光大我宗祏也
豈顧問哉矧譜內所載有以理學著有以忠節顯
有以文章稱有以潛德傳皆名垂天壤光昭譜冊
我三方後嗣誠能於一展卷間而切羹牆之思砥
興起之行此卽貞惓惓之苦心而實三潤公開創
垂訓之本願亦卽從上列祖在天之靈所默爲啟
佑之初志也若徒侈於人曰我著姓也我彊宗也
襲一時之具文究爲奕代之故紙則有譜猶乎無
譜又豈今合修通譜之厚望而爲吾儒一體之大
道也哉

桃江宏淵公派宗譜序

余族肇自文獻公五世孫景重公官洪都參軍生
子五伯宏深公刺史吉州因家廬陵之富田古井
傳八世而德潤富潤貴潤三公徙居西園後凍江
城是爲三方基祖此深公派所由來也其宏淵公
官虔州僉判十四世孫福二公於宋季授信豐教
諭人文浹洽樂信邑山川之秀遂肇基於城西子
二長字臯伯次字忱伯歷教傳子姓繁衍科貢蟬
聯建立世承佑啓二堂以妥先靈崇歲祀誠盛舉

庸書

卷四

四十四

也淵公一派良有自矣今在中姪爲福二公十一
世孫戊戌以明經謁選來都時余校書中秘暇則
相與握手談心序庭好篤道義即以理學文章千
秋事業相期許未幾在中簡授九江分訓雖一
時話別長安而雲樹眷懷尺素郵遞無間甲辰余
南還家居讀禮至丁未歲偶遊虔過甕江得以登
堂謁祖而在中姪亦奉裁旋里偕姪等率諸
斯文燕序言歡尊尊親親何有加無已耶既而以
諸問序余不禁喟然歎曰譜之修也所關非淺一

以崇報前烈一以昭示來茲昔子輿氏稱爵齒德
爲天下三達尊叔孫豹以德功言爲千古三不朽
余謂此數者諸皆兼之何也 恩榮有紀爵是尊
也世系有圖齒是尊也忠孝節義淑人隱士之芳
規傳誌以表之銘贊以揚之彰彰可考又何莫不
尊在德乎然則祖德宗功於斯崇報格言莊訓於
斯昭示是修一譜而一家之達尊三不朽係焉豈
易易哉今吾姪留心纂輯立家約肅衆志矢公矢
慎繼述之際可謂勤矣必也立身行道聿修厥德

庸書

卷四

四十五

博物洽聞宗司空文章勲猷宗曲江理學宗橫渠
庶不負深淵二公創業垂統之至意則向者在京
邸以千秋事業相期許載觀榮補在邸修於家而
獻於廷夙興夜寐仰承先世福公任時師表人
倫敷教澤於無窮則今日家乘足徵他日國史脩
採是又可爲諸故家世族觀感而興起也已

匡氏世譜序

余嘗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獻而徵文攷獻
之責非其人莫能任故文與獻相終始而隆替尤

開乎氣運詎曰鯨閣之紀載直省郡縣之誌乘識
大識小所係匪輕即一家之世譜人倫規矩于焉
昭垂祖功宗德干焉承繼要必得其人以任之庶
文獻紹述弗墜世譜之修誠盛舉也辛亥秋余以
言事被譴南還壬子卜隱王山同里諸戚友不我
遐棄每過讀書巖談心論性挹泉石之趣會知仁
之真致足樂矣越明年兩奉 聖天子恩綸特召
余聞 命悚惶正欲商出處事適匡氏諸彥錄其
家譜世系問序上余余與匡氏誼同姻婭且素以
庸書

道義相切劘誼弗獲辭因按其氏族則在周爲姜
至周末勾瀆公宰政匡邑遂以匡爲姓夫匡之爲
言正也勸也其亦乃心王室義取匡輔之意乎厥
後避諱于宋復姓于元俱歷歷可考也溯其宗派
則自唐吉州刺史胄公始家祁州生子二琬穀琬
歷數傳至十七客都使徙安成蒙潭穀歷數傳至
南唐蘄州刺史稠徙泰和紳溪生子三宜寧寶寶
徙廬陵芳州歷數傳至文通累仁好義徙富田爲
肇基始祖綿綿瓜瓞於斯爲盛洵乎德積者昌良

非偶也紀其人文代不乏人或以忠孝廉節顯或
以文學政事著載諸史冊炳炳烺烺即明迄今科
第濟美如文瀾公教授益府容所公蒞治松郡善
政善教皆卓卓人間若夫廟貌則二十七位之創
建矢公矢慎可想當日之賢勞矣而堂額又爲明
高皇七世孫奉國將軍手題崇孝孝之義誠崇矣
哉矧派分祭聯敬尊而愛親義學課文貴賢而重
士義倉周急養老以恤孤何一非本崇孝之意錫
類而宏仁耶雖然孝爲百行之原士爲崇孝之倡
庸書

近時名姓望族修譜者不一家而譜式必稱歐陽
推着山誠以歐蘇家學淵源文獻各世可法可傳
故曰必得其人以任之也今匡氏世譜之修所以
矩矱人倫昭德紀功而文獻徵攷之責俱于士乎
攸賴余惟期諸斯文令嗣砥行立名學同歐蘇端
其品爲圭璋特達之器吐其辭爲清廟明堂之章
家修而廷獻移孝以作忠則根本盛而奕葉榮一
大德之敦化不窮也支派遠而世澤長一小德之
川流不息也振振繩繩芳規美備可風於鄉國可

揚於館閣豈惟匡氏一家慶哉而余附諸君子之序其端也雖爲匡氏一家文獻言抑豈僅爲匡氏一家文獻言哉遂書此以復一日匡氏諸彦過學園言謝坐間有以當事書接促余北上者匡氏諸彦見而語余曰先生抗疏歸里年來習靜山中其真浮雲富貴薄視功名乎然今君命召宜不俟駕行矣余咲謂諸彦曰抗疏功名薄此君家稚主先生高風也則吾豈敢但所爲君家序未知能如令先公說詩亦足以解人頤否

庸書

卷四

四十八

庸書卷四終

庸書卷五

廬陵張貞生簑山著

男世坤 世坊 鈞

序

送愚山施公人 觀序

士君子際斯世寧不惟經濟是尚哉不視其守視其能不課其真課其績舍經濟弗務徒兢兢然奉一先生之教與朱陸別異同與老釋辨是非鮮不以爲性命空談迂闊無當孰知吾儒之學亦視吾

庸書

卷五

所遇之時使學顏所學志尹所志而獲一可言之時則先知先覺已溺已飢自無不可本諸懷來陳說當宁出所服習澤被生民苟遇非其主言非其時雖尼山皇皇期月三年亦僅以刪述老而可謂性命空談迂闊無當哉愚山施公宣城家學分守西江九屬念吉州九邑舊稱理學今嘆澆漓進老成而咨訪率子弟而發明存誠揭日月景賢續燈青原白鷺講席屢開第當此瘡痍甫起之日壇坫荆榛之秋乃以聖賢之旨孤撐獨鳴安知無有以性

命空談爲迂闊無當者今幸矣天開有道值我
皇上親政昌期特 詔下求言補行計典江以右
督撫大臣謂 天子方慮民艱獎擢廉吏考績
報最遵諭陳言觀 天顏而述民瘼非公不可予
適養病溪山不禁手額偕諸紳衿胥爲公慶且以
爲公慶者還爲一郡民隱慶爲天下蒼生慶而以
爲今日此正公可言之時程正叔年十八卽伏闕
上書其自陳則曰臣所學天下大中正之道及
官崇政殿則以爲天子春秋富常豫養成德爲宗

庸書

卷五

二

社生靈計無急於此純公則曰君志定而天下之
治成又嘗爲上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朱考亭赴
召或言正心誠意爲所厭聞曰吾生平所學惟此
四字豈可逆換上意爲面諛及奏對獨反復於天
理人欲之際夫人臣告君之道不一端而古來儒
者獨急急於皇極之建帝德之修亦以吾儒所學
舍此本原之地別無所爲匡君致主之先然則我
公躬承觀典會值可言之時知其出所學以焚香
入告者當有根本要論贊成冲德仰達宸聽本竟

舜我后之願廣霖雨斯民之思天下蒼生慶曷有
極若吉州九邑數年鹽課革除陋規懲吏胥舞文
之弊鼓斯文嚮道之心凡所云與地方更新爲赤
手再造良政仁言未易僕數而尚有一二引領者
則在於屯丁之報不清一名扳誣全里受殃再在
於虛糧之數未除舊冊徵收履畝無憑今者蒿呼
虎拜必採所屬疾苦繪圖以應 上各抒確見陳
奏民生利病之諭今而後屯籍不混虛糧復清吉
州之民相慶更生是則公平日所學素與諸生講

庸書

卷五

三

習者旦夕功成靖獻化洽謳歌本真理學爲真經
濟四方聞風慕道因相與信吾儒爲有用之學良
非迂闊無當者無不遵其教以蘊猷爲之本而淵
性天之源則公斯行所關於主德所關於人心
所關於民休猗歟懋哉而予以爲公慶者卽爲
郡民隱慶爲天下蒼生慶亦可信其非阿且廷奏
送劉峴膺成進士歸省序

人之子若孫之賢非其子若孫之賢也必其先有
以致之也人之子若孫之不賢亦非其子若孫之

不賢也必其先有以致之也故論人者欲知其祖若父之賢不賢一觀其子若孫之賢不賢而祖父之賢不賢無不可知予友劉嘯膺冲厚性成孝友天植素爲同學師仰自壬午舉於鄉困公車者蓋十閱年客歲嘯膺謂尊人春秋高弗獲祿養是恐於是以弘學長材僥就例揀選優列州守然終不無迎親官舍道里維艱之憂今歲秋上念滇黔大定重舉會試嘯膺始欣然語諸同人曰今有以慰吾親矣榜放嘯膺名果高捷乃廷對之二日輒

庸書

卷五

四

告子曰家大人性秉淡樸生平無機心械事惟勸督某兄弟嚮學嘗以高王父和平公理學諄諄訓述不置務期某兄弟有以表章之今且春秋八十有四某倖博一第將歸省予舍承懽於家大人但追念高王父以王新建爲之師以羅文恭鄒文莊王龍溪爲之友名載復眞書院門人錄且躋祀鄉賢誠恐世遠無以述前無以訓後某歸將築一室顏曰理學後起之堂奉家大人朝夕遊息於中以養餘年且以成其尊祖敬宗友于慈愛之念噫予

因是感嘯膺之言而知嘯膺之孝思無已也何也今人之教其子惟恐不成科第耳今人之顯其親亦惟恐不成科第耳然既得科第輒戀戀一官或親老不能隨子雖數遷其位不獲見卽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恩怙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能有幾日如是則科第二字有顯親之名無養親之實又何疑于路有鐘鼎之嘆狄公與望雲之思哉今嘯膺生理學之裔具淹博之材他年自能爲國家福蒼生爲聖賢翼正學然以屢抑公

庸書

卷五

五

車之士而今始成進士宜其看花長安自鳴得意何以甫膺顯親之名遽謀養親之實汲汲然惟以不得及早褒揚先德歸省高堂爲念此予因是而知嘯膺之孝思無已也亦因是而益知嘯膺之爲子若孫之賢者也且因是而益信嘯膺之先世與其尊人之爲賢者也嘯膺歸矣有爲吾嘯膺而褒美先德介祝尊人者亦觀吾嘯膺之賢而嘯膺之先世與其尊人之賢自無不可信無不可知也夫嘯膺固不以科第而少懈其孝思者也

送江若干卜居錦水序

江若干雖產漢濱其祖籍則西江之筠陽予屬同
榜又同里初問若干素有志於天文地輿星數
家言無不參究爛熟作諸生時即畱心神仙之書
時戊戌榜放急欲旦暮遇之而若干則夷然不屑
遽策蹇出都門益肆其力以揆四方之佳山名水
且以揆四方之賢豪而隱於佳山名水者既而謂
筠陽屬其本籍歸禮祖墳知許旌陽舊傳龍沙之
識筠陽又多出仙真今府治後署猶顏曰江西道

庸書

卷五

六

院蓋有由來若干遂決志卜居其地予以十年前
所不得一望顏色者今歲始獲握手於大愚僧房
叩其所藏於神仙之學灼有原本非事口說又出
其拙菴草一觴一咏俱有餘思再讀其制藝新作
則以近日奉復八股因之拈題運腕者要言不繁
旨約而該儼先正名程夫人一捷春闈則未有不
汲汲然爭傳臚一日之榮及既成進士則未有不
汲汲然候選惟恐不得地方而官之亦惟恐不得
好地方而官之而若干於既捷後使其慮競華臚

則朝受命而夕拜官何不可以誇旦暮之榮展生

平之志乃浮雲富貴毫不動心捷南宮後歷十數

年而始對大廷成進士成進士後歷數年而猶是

一江子故若蕭然高寄從事神仙放情於吟哦遊

戲於帖括此其瀟灑襟懷固有未可與世俗言者

雖然若干亦豈高蹈忘世長臥烟霞而無意於蒼

生者哉彼誠見夫居官之難往往欲行一報國愛

民之事則掣肘多端彌縫無術不如從事於烟火

之外寫興於文章詞賦之間尙足以全精氣怡性

庸書

卷五

七

情其答徵逋詩曰豈知仕路需仙方點金未就撒
縻祿夫豈無所見而云者予訪若干因知去若干
之里有洪石洞孤峯特起聳峙平原廣畝中上多
懸崖闕如大廈深如邃宇又奇石嶙峋中有道人
不下山二十餘年不設榻能文不設筆硯有類於
黃冠而隱者予遊而樂之坐談半午如不欲去若
千倘以予爲可教當俟我於洪石洞間之松下童
子矣

送曾道扶南歸序

曾子道扶同子戊戌成進士時挹其器宇冲乎若
虛儼然有道長者既司李漢陰持己惟約執法惟
嚴席未煖以呈誤去庚戌秋再遊京華揖於寓之
慎獨軒知子所志有在遽叩所藏躍如有契津津
乎其不能自己未幾言歸都門人士贈章盈篋因
語予曰吾今歸將究夫守先待後之學君子贈人
以言若寧無言乎予曰子非無言也吾無以贈道
扶也吾欲贈道扶亦以道扶贈道扶而已試思孔
顏既往生其後者孰非孔顏種子乎即道扶自視

庸書

卷五

八

獨非孔顏種子乎見道扶本體即見孔顏本體無
二心即無二道反身而誠復何所求雖然儒者之
學其志貴堅其歸貴正孔子從志學歷不惑知命
至不踰矩要不過了此初志平地一簣者此志水
到渠成者此志志不堅則中無把柄意每游移豈
無始而欲一斬兩斷終而復拖泥帶水者豈無入
間聖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者抑凡人當其居官
輒自侈大及一日解組言休往往身在林泉心在
簿書否則借烟霞丘壑輕世肆志以自鳴高又或

優孟聖賢糟粕以自欺欺人若道扶於去來之故
早已勘破一官傳舍等於浮雲與之言志志無不
堅惟是所欲與商確者往年曾評道扶制舉業大
約自爲間架別出新奇可以言文不可以謀道道
本平常共由原無新奇可駭姚江樹幟鼓動天下
一時君子出其門牆實繁有徒然其再傳流入禪
院龍溪稱當年高足觀其三教堂記尚可以爲訓
乎今之人有志斯道雖患其志之不堅尤患其歸
之不正入門一錯終世迷津吾願道扶言學但以

庸書

卷五

九

道扶還道扶不另開面孔不另出手眼亦安往而
不得其故吾哉道扶歸矣數年後吾將問道雙溪
以張子之空空叩曾子之無知吾知今日所爲以
曾子贈曾子者他日曾子當還以所贈贈張子也
矣

送劉嶽生序

高安劉子嶽生子初知其能文不知其能隱今則
知其能文又知其能隱且知其隱非隱於明甲申
國事既去之日而隱於明庚辰國事未去之時庚

辰從同人公車知時事孔棘漸不可爲臨場書詩於松而去以示身將隱之意且告人謂某遊都門一次勝讀邸鈔百部讀邸鈔天下猶有可望之治觀都門天下斷無不亂之理遂築室杜門不通名都邑不接迹賓朋癸未同里孝廉強拉北上詒先發卒不果行甲申聞京師三月之變投身門前蓮花池賴父母偕弟奔曳得不死次晨卽祝髮麻衣戴白僧帽自是在家出家獨與緇侶笠鉢往來鄉人罕見其色笑者戊子江省金王叛時藉名樹幟

庸書

卷五

十

者屢著招劉子同事劉子掉首不顧示以慟城曲卒鑰室避之夫劉子志在四方當左師跋扈錡陽守令束手無何得劉子片言立紓合郡之難又獻忠遣僞官據上高守土欲請兵屠城劉子力沮之謂不及數日上高人當自縛僞官以來卒如所料觀此使劉子稍展方略何難支旣傾之廈然其毅然弗惑終於烟霞不欲出而從事者誠見夫天時人事終不可爲始則公車不赴後則屢招不出此其高蹈遠引不隱於甲中國事旣去之日而隱於

庚辰國事未去之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偶然哉筠州多產異流若陶靖節高風雖家潯陽實籍宜豐令彭澤僅八十餘日解印綬去忘懷得失環堵晏如劉子生其後與同里豈聞風而興者與靖節值晉義熙之年國祚未終見幾退隱與劉子隱於崇禎庚辰之年道合志同獨是義皇上人寄迹蓮社觀其歸去來辭及發而爲詩俱溫厚和平一出於真所作晉書皆題年號入宋則但題甲子靖節何如人豈無易代之感然氣豪一世沉潛不

庸書

卷五

十一

露嫚罵不形於口怨誹不見於篇劉子蓋天投之才出而爲文屢千萬言不休然其忼慨不平搔首問天往往見之於詞豈學靖節尚未全得靖節者歟又劉子著書多種少年卽與人談理學今觀其於學有論於易有頌有論而於大學誠意章尤反覆發明有論有辯有律有策有八股有詩立教之旨與吾青原論存誠宗旨無異但劉子近與百丈禪衲談最上乘甚至以儒語解佛書其所著述亦多以儒語作禪會劉子固儼然儒者談理學則理

學乃奉教外別傳以爲提唱雜吾道於歧途於先賢本論無乃異同且觀所著學論明明欲遏象山姚江之波而又欲啖雲門趙州茶餅毋乃自爲異同豈劉子將終隱其身因不得不爲避儒歸佛之說以全其名歟予便道高安知劉子爲此地碩人造廬請謁乃於稱讚之中進規勸之詞敬之至故言之切劉子大賢也當於人何所不容矣

禮部圖麟張公嗣君魁秋闈序

從來一代當創業伊始景運熾隆必有杰出不羣

庸書

卷五

十三

之彥起而驤首天路佐理昇平其起而驤首天路佐理昇平者又每出於一門之產一地之英元愷濟美虞廷八士篤生周室天人孚應亘古爲昭我國家燕山箕鼎通遼遐荒膂力股肱賢才輩出要其建不世之功席非常之業多得之畿輔三韓箕裘之盛同體而贊承明友恭之雅比肩而踳端揆豈非王氣所鍾一時名世人傑自無不應運而起接踵而生哉今禮部儀制司圖麟張公生長輦轂望素孚成進士官秩宗勸勸文物潤邑時宜

都人士無不謂公應運而起爲朝家所必毗任之人兼嗣若聰穎慧醇善承庭誨無膏粱之氣有風雲之心亦無不謂若子必繼公而起爲朝家所必毗任之人今龍飛首科嗣君果以葩經魁矣鳳毛濟美彰世德之光龍種空羣顯家聲之舊遭際盛世橋梓崢嶸不言喜喜可知已雖然世所稱慶賀之事至科名止矣有爲一門慶者有爲一門慶卽爲邦家慶者使僅爲一門慶則誇示里閭矜耀親戚稱榮旦夕無關重輕惟爲一門慶而卽爲邦

庸書

卷五

十三

家慶則家修廷獻幼學壯行當其甫登賢書之日遂已卜其具棟宇之器蘊霖雨之姿嘗考家乘有稱三戟張家者有稱萬石張家者有稱三和張家者要必上有關國是下有益民生外無負於朝恩內無忝於庭訓庶當時豔之奕葉宗之迄今傳且不朽楊伯起四世爲大尉晉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竝累葉宰相爲東京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其奢侈不及楊氏能守家風爲世所貴由斯以談知君子論人輕重得失固有在此不在彼者

公今規矧準繩身作之則謙約恬澹婉美古人而嗣君因以承其世業守其家風行且捷南宮策大廷讀中祕而簡清華所稱王氣攸鍾應運而起接踵而生者非耶然則吾儕之不能已於手額而屬予成文言賀也雖爲一門慶實爲邦家慶已

李少司馬七十序

文章可壽乎曰文章可壽矣而揆雲漢天孫之珂者儼薄日滋富名山石室之藏者纂組罔益甚有讀其書則思其人聞其人欲廢其書者則文章足

庸書

卷五

十四

壽而不必壽也可知事業可壽乎曰事業可壽矣而建非常之功者間多同朝之忌樹不世之烈者或來震主之嫌甚有論其跡則錄其人衡其心則小其器者則事業足壽而不必壽也可知夫盡天下人所敝敝焉以誇當世傳來茲者惟文章事業耳而謂文章事業爲無足壽豈以文章壽以事業壽者之難其人乎曰非以文章壽以事業壽者難其人而文章事業之純諸心據諸理者之難其人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

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人有此心卽有此心有此心卽有此理要之此心非一人之心而天地萬物之心此理非一人之理而天地萬物之理一人之心盡天地萬物之心皆盡一人之理得天地萬物之理皆得惟是言理則不能無欲言心則不能無道心人心道心理之別各人心欲之別各欲之所至無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心非吾之心卽有纖毫以文章見以事業見之心亦非吾之心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厭動求靜

庸書

卷五

十五

誰識動爲靜本此必潛加體認細加鍛磨而後心始純而後理可據以之言文章必不徒繪風雲月露之形而爲詬誶箴銘之篇以之稱事業必不徒誇掀揭旋轉之英雄而爲小心兢業之豪傑天地自我而位萬物自我而育民胞物與之量自我而備修身立命之學自我而全明於此可以知至人之壽明於至人之壽始可以壽吾司馬梅公先生公自成進士閱數十年片紙隻字人奉家珍詩文一出獨寫性靈章奏入告俱闢大故人之壽公者

謂公文章可壽官銓曹則值先朝國事旁午之秋而公獨進賢寧寬退不肖寧嚴歷樞貳則值我朝義旗初指之日而公本房杜謀斷所至來歸人之壽公者謂公事業可壽雖然夫公豈徒以文章見以事業見哉公身當改革與總憲忠肅公弟兄相誓義決去就畱身有爲大事旣去藉報國恩而其歷風波無怨無尤或出或處中心安仁今且歸田園十數年矣朝野人心想望一出公獨平泉綠野味道自腴外則偕洛下耆英南浦東湖講求性

庸書

卷五

七

命入則偕遠山夫人唱和之際起敬如賓閨壺之間更相師友子若姪或舉於鄉貢於廷行且奏賦金華而先生則詩禮之傳家訓倍嚴若不知子若姪之貴而且才庚子冬予因試事假便親承教鐸頃復讀禮南歸形容枯槁公慰藉舟中愛誨兼至不鄙予爲不可教而惓惓以理學之傳相屬旣而公鼓棹歸里時守憲愚山施公開講青原公持鄒忠介羅文恭兩先生遺像率諸生拜階下使知所宗言學則首發明良知良能謂良知良能惟虛言

之在民則爲良民在士則爲良士在居官則爲良令爲良二千石爲良吏爲良臣良相要不外此知能之良擴充而得夫自世降澆漓俗尚巧僞士風則斯文掃地合污同流官方則簞簞不修志存溫飽一聞良知良能推廣之訓遂無不冷汗浹背猛發溪省公之立言豈不大有功世道有益人心哉歲十一月十四日爲榮躋七表之辰卿士大夫之親炙儀範仰止有年者羣謀爲公壽而以稱觴之詞屬予予素受公之知沐公之教兼承以不孝一

庸書

卷五

十七

家兩世俱出公之派情殷薦難固不敢以不文辭然使壽公而徒以導引養生之說進知公不受壽公而汎以天保南山之歌進知公不受卽壽公而僅以文章事業之足以不朽進知公亦不受惟是卽奉公良知良能之訓以爲公壽則知知能俱吾之心而良知良能卽吾之良心良心不失天理滿腔知者知此能者能此有此心之理常流行於天地之中天地始賴以不已有此心之理常流行於萬物之中萬物始賴以不已天地萬物形氣而下

者也流行於天地萬物形氣而上者也形氣而下者有聚有散有屈有伸有終有始形氣而上者無聚無散無屈無伸無終無始君子嘗存其無聚無散無屈無伸無終無始者於心則理藏而爲良心常運其無聚無散無屈無伸無終無始者於外則理見而爲良知良能由是而與天地萬物相流行於不已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見雖不言壽而從來之言不息無疆更孰有踰於此也哉程正公問和靖讀大學何如和靖獨長吟心廣體胖一

庸書

卷五

六

語心廣體胖壽之徵也夫必理充諸心而後謂之心廣必根心而生而後謂之體胖望公之容而知公之心聞公之言而益知公之心則予今日壽公因言良知良能而以良心之說進因言良心而以天地萬物不已心廣體胖之說進公其可以許我矣鄉士大夫之羣謀爲公壽其亦可以許我矣天下之人徒以文章事業壽者其亦可以許我矣

郡伯郭公壽序

一代聲典典章喬煥凡銓衡兵農禮樂諸大政固

必稽舉夔稷契之佐坐而論之廟堂至於五方風氣不齊四民情僞亦具自大利大弊爲廷臣諮採未及者往往寄耳目於各省之牧伯郡侯故凡受命分統庶邦承流宣化所貴詳訪乎有關地方損益者特行釐革力主振刷庶不至狃於成見流弊日深而要語於特行釐革力主振刷非實懷飢溺由己之心者未必矢其志非素具旋轉掀揭之能者亦未易奏其成若夫以實心行實政而其才識復足以副之務期勝任而後愉快則不能不屬之

庸書

卷五

十九

吾西江吉州郡伯郭公蓋公初筮仕莆邑再擢涇州卓異之聲朝野共聞及莅任吉州均田蠲清逋賦飭屬官嚴胥吏景賢堂有建常平倉有積人物志有攷府治煥然城墉屹然費皆捐諸俸工不取諸民仁聲善政未易枚舉而畱心地地方夏察其爲百姓久害前此因循相仍遂致毒入膏肓未可救藥者復毅然擔當務使九邑之民脫水火登衽席則尤莫大於闔屬之賠粵鹽課與屯軍之振民制造正德間吉州軍興告匱暫銷廣鹽最後因仍未

改至順治十七年海禁嚴徙坐各屬引數勒行包
銷攤派丁口官民交困公目擊心恫爲民呼籲一
請再請始獲改銷准引俾百姓無賠課之苦無食
淡之嗟至三所漕艘派累偏枯歷數百年相沿迄
今戶耗丁疲板誣民間公軫念時艱大聲疾呼謂
此弊積害深半固莫破非舉軍民冊籍大加釐剔
不可爰集紳士公議務舉從前板運徹底澄清使
上不誤漕下不累民清軍之仁諭甫頒窮簷之歎
聲載道蓋此皆吉州數百年因循積弊勢成極重

庸書

卷五

三

莫返使非得精明渾厚肩承擔荷鮮不以改絃易
轍憚劇畏勞孰能奮興更始俾久遠重累斷以己
見永除民艱如公以天下爲任先救此一郡數億
萬生靈哉今戊申孟秋爲公嶽降之辰諸庠士某
等進而言曰公之興大利除大弊闔郡禱頌當自
無窮獨是某等徂冬學憲較士爭自濯磨公獨念
此賓興盛舉掄才必眞文皆樸樸之英武皆干城
之選既且以錄諸庠序者文士百二十人武士九
十有一人咸錫以頂帽被以衣衿進之階前訓迪

有加鼓樂彩旂導入學宮作人隆典往所未有此
二三子拜思佩榮較之一郡沐膏澤效謳歌者更
不禁其情摯感淺願先生一言爲我二三子侑觴
予因思談吏治於今日實艱且難凡郡邑利弊爲
司牧採訪非不知何者宜興何者宜革而或因時
勢阻撓機務殷繁膠柱鼓瑟莫可如何公膺朝
廷地方之寄獨能取大關係於民瘼者拯溺扶顛
不憚更張挽回補救卓斷舉行其作新譽髦復能
格外恩資禮異數隆創從前未有之規垂將來不

庸書

卷五

三

刊之典堂一郡歌舞不休而多士之言念恩榮尤
共矢焚香以禱而不能已於懷也公固太原籍也
喬卿爲荊州刺史民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臣
朝廷上下平帝賜以三公之服收行部去幘帷使
百姓見其德容又弘爲曹掾用法平允官至廷尉
子孫至公一人侯三人廷尉七人刺史侍中二十
人皆陰德之報積累使然方今天子特重二千
石之任監司諸政榮命兼理責成九重眷顧倍隆
公本實心任事之才行救民愛士之政旦晚膺召

命拜寵榮而蘭畹桂林食公陰德之報相繼後起
當自有繩繩螭蟄者則予今日爲福星一路祝嘏
亦惟舉公克自建豎感應可信者以爲祈天永命
積善餘慶之券又豈必舍此而別撫瑤池誕謠南
極常談以代多士頌且爲吉之父老子弟頌也哉

黎魏曾邑侯序

今天下民需安之急矣需安之急非有已饑已溺
之志與斯民爲一體民卽展轉內之溝中亦不復
計然安之抑又難或阻於勢撓於事束於成法不

庸書

卷五

三

能如吾意所向民生日蹙何以又安此其任固必
需體用兼全有爲有守之儒有其體又有其用則
能委折周詳通變無方而其挺然特立之操不苟
同亦不苟異其可爲者吾爲之其不可爲者吾亦
爲之而凡莅吾上與屬吾下亦咸喻而聽吾爲之
蓋有其體有其用則身家不計喜怒無私其已饑
已溺至誠懇切坦然與上下相接如處青天白日
光明俊偉共諒無他意勢不得阻事不得撓成法
不得而束執此求漢唐以下循吏卓異不數數見

者何幸見於吾司李黎公方公李信時不特信人
歡舞歌芾棠恐後卽豫章全省大訟大獄凡諸司
李動色相戒不敢輕出者公力爲詳脫多所平允
賴以全活甚眾常曰吾有老母聞因得生則喜不
得生則悲泣不食吾虛公詳慎不惟自矢且以事
老母得其歡心信有玉川田蕪不治公招採開墾
玉人粒焉余嘗謂公獨司李信州安得螺山鷺水
式靈銓衡異日以卓異擢守余豈不大幸乃奉
裁改授卽余郡禾川禾川民一旦出水火而登衽

庸書

卷五

三

席去顛沛而依慈母向所致思於吾吉者以禾川
得之且也公昔日爲羣父之父羣母之母今以太
父而復爲人父大母而復爲人母能無介介厥衷
然公已饑已溺之志出自性生苟濟斯民南北東
西惟其所使尙安問其爲父母爲大父母今禾川
利所當興凡幾害所當除凡幾公不至民且轉溝
壑或棄鄉土散之四方公下車不三月而清風述
束強升平市價絕耗禁撻鉏豪懲貪事之小者卓
然行之事之大者請於上上亦信之無一不得請

者屬官吏胥彙奉法百姓喜若更生有自鼎革以來深山窮谷之民畏官吏如虎足迹不履城市者皆扶老攜幼入城親瞻公顏邑以相慶賀較若月三年其效之神速如此亦安有勢之可阻事之可撓而成法之可束乎今聲教所被果漸及於螺山鷺水間農者歌於野商者頌於市士者稱於庠序莫不願得公而爲之父爲之母公以治七邑者治一邑又以治一邑者式九邑公固儼然吾吉太父母哉公所取門下士請余言爲公祝千秋歲因

牘書

卷五

三十四

敘公之實心實政人人浹而得效速者爲天下吏治式且因以晉公爵也

劉蠡膺年兄六十壽序

辛亥除夕前一日予奉詔歸矣蠡膺劉公亦以是日從息邑抵里異哉兩人出處雖不相謀若有相爲謀者予以脆弱之軀福急之性空林泉不空廟廊爰得我所與水石居公則古學根原小心溫栗罔應出而有爲求以獨善者兼善乃鳴琴之最甫報解綬之思遂萌寧室吏議不取世容於奔轡

流中早自引退國若斯哉今子月朔爲公甲子辰同里親近道風者胥謀爲公壽因嘆予不敏弗孝素不樂以我生之日爲稱慶之日公固孝友性成又豈樂以父母劬勞之日爲人子歡晏之日未幾公果忝緘謙讓固雖雖然常人所侈在數君子所全在理與學道之人言壽使以長生之說進則可以受亦可以殫使以可久之理進則可以殫亦何不可以受請以公之學質諸公之壽且卽以公誨予之學質諸公之壽而知其可久之理固自有逢

庸書

卷五

三十五

源左右自舉道存者嘗讀公山房記矣於園林言天地間山水於山水言人心有自然之山水天地之山水人可得而知人心之山水人孰從而喻猶是流峙也何以天地間之山水尙有陵谷之遷人心中之山水斷無滄桑之易曰理在則然夏初公宿予山房其咏尋孔顏樂處則曰樂處非從樂處尋前賢定局有知音山光竹影人閒靜坐罷歸來覓自瑛其咏律心亭則曰斯心未易嚴爲律軌向亭中閑入出一枕懸懸夢未醒醒來自覺多驚慄

人孰無自然之樂亦孰無本來之璞惟平居無閑邪有誠之功則畢生無清明在躬之日能閑出入便獲自璞樂之自外至者不無代謝樂之自中生者齊得塞而常泰璞之從外寶者不無磨礱璞之從中具者亘今古而常輝曰理在則然此予以廬邑丈冊來公董成公既極言歸戶利弊尤諄諄於本體工夫所斥者在不事檢點從事高曠所謹者在子臣弟友日用倫常夫談學有專言本體者有專言工夫者有言本體即工夫者自言本體即工夫者

庸書
卷五

二十六

夫之說倡而流弊遂中於高曠立論遂極於沈洋從來文人慧口籠罩一世要求其千百世而相知者惟此克盡人倫言行相顧之人曰理在則然第思此理在前人皆得而知之人皆得而言之人皆得而行之公獨體之身形諸口引伸觸類隨遇會心因思易之爲書吉凶悔吝憂世覺民獨於首卦乾初則繫以潛上則繫以亢蓋作易聖人雖欲人利用而其要尤在勿用勿用之川迺澹於用公固易學名家尤渙得潛之義以故雖息邑之民瞻依

於愷悌之政不欲公去息邑之士沐浴於鼓鐸之教不欲公去息邑之鄉大夫親炙於光霽之儀型不欲公去公竟毅然賦歸退叟自命樂以前此之潛其心者并潛其身所學日遠所退藏益密以此言壽豈有涯哉予以同人祝嘏因命兒輩各摺辭以觀所志坤兒請曰先生行且講業西原夫西原爲陳王劉賀四先生俎豆地四先生皆師承良知先生獨渙契文恭豈有現成良知之語則知先生不欲專事自然將以考亭眞實揚揭來茲予頗然

庸書
卷五

二十七

其說獨是文成言良知文恭言良知非現成而予竊以爲良知原是現成擴而充之存乎其人公今曰之壽旣以可壽者成己且以可壽者誨人而予以非能壽之人願從事於雩風沂水之間嗣續乎青原白鷺之會將以文成之言良知與文恭之言無現成良知兼以不敏之言良知原是現成者一就正焉公必有以啓發乎我如此則公之自得固無往而非壽而吾之請益又安知不因公之壽而壽然則今日從諸君子之後而侑觴固爲公慶且

爲予自慶豈非以推其可久之理原受之天而吾之奉教於公亦僅相與全其可久之理以還之天也哉

誥封幼穉謚公七十序

仲尼言知仁曰仁者壽言大德曰必得其壽壽固可以禱祝致哉然天下人無論賢否也無別貴賤也當始生之日父母禱祝而求曰願其長生及長而爲我親者爲我友者亦無不禱祝而求曰願其長生若夫一食祿於國一拜命於廷或在一鄉而

庸書

卷五

三九

一鄉縉紳先生皆禱祝求之等而上之或舉國縉紳先生亦無不禱祝而求之曰願其長生如是則一人之生而禱祝之名多至盈十累百也禱祝之章多至盈軸累幅也則空若人之生必如仁者之壽大德之必得其壽焉可也究之仁者之壽大德之壽終不歸於禱祝之人而歸於不禱祝而自爲禱祝之人此其人爲何如人此其壽爲何如壽曰若我年伯謚幼穉先生是已公生丈夫子五其魁丙戌榜者則長君聖問時諸子暨諸猶子咸請爲

公壽公曰予去伯玉寡過之年不遠予以此自多乎固謝之既而盛淵以魁辛卯售則又有以壽請者公謝如初甲午予附範九祖洽舉於鄉時咸謂謚家兄弟聯翩鵲起視一枝許我三葉驚人者殆過之非公盛德昌後能若是乎告於公公夷然弗屑也曰予不以此自多諸子亦豈以此自多哉今歲公登七袞範九又以南宮捷矣前後春秋兩開年譜中分居猶子者不下數百十人固請爲公壽公猶歛然若無有抑然如弗勝雖然公不欲事禱

庸書

卷五

三九

祝之名者固公之德而爲公猶子數百十人必不能已於禱祝之請者則人之情而謂予與公同里知公事甚悉遂以祝報之辭屬予予固同有猶子諒亦不自辭弗敏卽以公之不禱祝而自爲禱祝者還爲公祝思世所謂三大不朽惟德功言耳公署年補弟子員每校冠軍五試省闈一試南雍雖數奇弗售然爲文根據理要互相傳讀比之郭象註莊謂非僅可以帖括觀中年別築舍敦古學所著述千百言無非倡明正宗期一續鹿洞蕺湖之

教則公之言見於文章者可壽公事親體志述事
黽勉自勵懼以隕越貽羞而事繼母與庶母皆子
道所見爲難者公竝得其歡心無少間則公之德
見於孝養者可壽至伯仲之間出讀書則寢興與
俱入治家則甘苦與共窮而益歡久而彌善同居
怡怡蓋二十餘年如一日則公之德見於友愛者
可壽公少懷先憂後樂之志更以期之己者期諸
嗣君居嘗拈題構文環坐諸子於側析疑辨難既
揆聖賢之意而闡之復博引性理綱鑑以爲參考

庸書

卷五

三十一

期於透悟乃止迨諸嗣君名成矣或服政或鼓篋
或上公車山處偶異而歲時伏臘必命聚首同堂
取歷代君相治道與升降隆替之數及當時名碩
品行之著者從几席杯斝間談竟日不倦柳子寬
非朝謁日輒與弟公權及諸子仲郢等再會食自
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
讀一過乃講論居官治家之法至人定鐘聲起然
後歸寢以故柳氏家學爲世所宗今公之弟實菴
公卓立諫垣靖共正直有古謇謇風蓋公廿餘年

同居所砥勵者異日諸嗣君元愷接踵上答王國
下福蒼生以畢公所祗行之志則諸嗣君之爲功
於天下非卽公之爲功於天下而成三大不朽哉
獨還來陳節華晚年諸子仰知樞密院者有直史
館知制誥者每對客命諸子列侍客不自安當今
天子建元之初川嶽甸區氣象隆煥越數年治
化協淳禮明樂備修更老憲乞舊典玄纁蒲輪行
及我公計公此時漸當大耋期頤之年而範九諸
弟兄出則告嘉猷於后歸則舞綵衣於庭投筭

庸書

卷五

三十二

繞膝朝服侍坐以今日之容爲公壽者他年復爲
公壽豈無有不安而求去者然自公視之我知其
終欲然若無有抑然如弗勝也道家之言知雄守
雌善藏是戒惟善藏者不自炫天質篤成食氣之
母令德之厚比於赤子則公之不禱祝而自爲禱
祝者固未有艾予今日雖言之不足復長言之長
言之不足復咏歌之安知其果有當於公之心與
無當於公之心也哉

匡無力文學六十序

大人之心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愛親敬長之心也愛親敬長之心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然而襁抱不離者多移所慕於成人之時骨肉相依者致乖所好於有家之日日鋼其知日牯其能而前此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竟不可詰於是有心世道者思得一孝友性成之士出而主持名教作則天倫使居一家而一家之人羣知有親有長居一鄉而一鄉之人羣知立愛立敬要所稱孝友性成者究未嘗期人之稱其孝友非惟不期人之稱

庸書

卷五

三十三

其孝友亦不樂人之知其孝友誠以有一立名之心卽非不學而知之心有一要譽之心卽非不慮而能之心以父母成名者必傷父母之心以兄弟要譽者必傷兄弟之心何若愛吾親敬吾長而使人并不得以孝友名我者之有以全吾不學不慮之良無力匡公蓋孝友性成者公之母予之姑事舅嬭以孝聞勤儉柔慈間懿備美先大人嘗引以爲諸婦訓亡何蚤世公水漿不入哀慟幾絕者再公父巨卿公知公孝不欲嗣絃公請再三始續娶

劉孺人公事繼母較前事嫡母尤委曲善承得其歡心迨巨卿公暨劉孺人卽世公哀慟喪葬一如喪嫡母時公可謂孝矣而人弗稱其孝非人之弗稱其孝而人之弗知其孝也非人之弗知其孝而公之不使人知其孝也兩尊人相繼時二弟俱幼公忍哀飲泣抱弟撫育自襁及長爲擇婚配延師長訓以有成公善事繼母而又訓其兩弟以善承俱始終無間言析箸日推先人所遺腴業悉以屬弟公纖毫弗有公可謂友愛矣而人弗稱其友愛

庸書

卷五

三十三

非人之弗稱其友愛而人之弗知其友愛也非人之弗知其友愛而公之不使人知其友愛也夫孝弟百行之先孔子言士亦曰宗族稱孝已耳鄉黨稱弟已耳而有心世道者亦曰欲得孝友性成之士以爲天下風已耳迺予所述公之孝如此公之友愛如此而公則惟恐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也如此此其用心有獨摯處遇有獨難固未可爲一二不知者道且公幼穎異綜羣書廿年前與子唱和之篇清真孤遠有類晉陶處士或耳熱度曲

能出新聲雖善弈亦不屑屑角勝餽於庠蹟塲屋
者有年詞家相尚塗朱抹粉公獨一寫性情不趨
世好若不急急求人知者戊子叛帥難作偕先夫
人暨子罹匪人構禁於獄一時相對子侍先大人
講素患難之學公亦泰然自得不急急求白於人
既乃絕意梯榮厚自引退有以舉子業進則指東
坡藥頌以謝最後至盡落其髮時僧時俗世事浮
沉若無所聞然知功令森嚴催科政猛手一析惟
勸人急公以故鄉里多有因逋欠累者而公族獨

附書

卷五

三十五

以樂輸免崇仙利右就人築手室面水襟山看顧
悅文字度日究竟臨時將得去者或以高蹈物色
至則惶恐弗勝引謝至再清風脫然惟良人知又
與世之以詞華躁進以高尚獵名者有間孰非本
一孝友不求知於人之心相充而長觸類而成哉
乙巳中秋前五日爲公甲子辰公之冢君以酌斗
片言請且曰家嚴極孝惟恐人說他孝極友愛惟
恐人說他友愛予嘉其能知親之心養親之志兼
予與公異姓弟兄平生隱行人或不知而予則知

之何能以不文辭觀公年來選幽獨處樂與世疎
間就予誠意堂推原心學疊論弗倦濡毫代草健
書若神把杯手譚則徹夕不疲無一非壽徵而予
之侑觴獨有在此不在彼者誠以世人言壽謂值
杖鄉之年去此耆耄不遠而自予視公孝友性成
不求人知則猶然一不學不慮赤子也蓋人惟求
知勞勞譽聞碌碌聲華心思中稿筋力外疲惟不
求人知天全神渾抱璞履真不言壽而壽可知况
此不求人知之心卽不學不慮之心不學不慮之

附書

卷五

三十五

心卽赤子之心而赤子之心卽太人之心擴而充
之可以乾父坤母者此心可以民胞物與者此心
與天爲游聖賢同歸于雖屏迹苦居有心世道今
之所以期公并卽公以爲鄉里觀法求學儀型者
固有所屬豈僅一壽之足云乎哉

壽卓太母潘恭人五十序

順治十七年庚子貞奉 命典浙間試卓太母潘
恭人適躋五袞撤輶後貞率中式諸子奉觴上壽
入門主人肅客就西階諸子降等而左辟禮也太

母闕門而見客貞舉爵諸子進酒貞拜諸子亦拜
禮也貞雖不得親炙吾卓老師光霽猶得拜太母
堂下且見世兄弟英挺林立名行茂著貞固不勝
忻然以喜已第貞本廬陵士幸師冰鏡被心曷誓
出泥途而置青雲乃有今日 特恩簡拔珥筆金
門俾典是役去師徵材江右之年曾幾何時而墓
草已宿貞又不勝慨然以悲已俯念淵源追感疇
昔視沆瀣之再新嗟九原之不作太母亦停學歎
息乎雖然師爲當代命世大儒高步承明著作之

庸書

卷五

三六

庭講道論德以天下名教爲己任貞固不敏規集
模範兢兢不踰尺寸求無負 朝廷以不負師則
師靈爽所鑒知當亦太母所浚許者即今日粹神
殫力接異登奇羅拜高堂者皆名流碩彥視師常
年論秀書升舉朝咸稱得人庶幾不愧師當亦含
笑地下太母能不粲然進爵乎况世兄弟皆遠大
器子孟孝廉君學成名立瞬息萬里則太母康強
壽愷寵命滋至桃李紛披於前芝蘭滋生於後銘
銘齊濟蓋德門盛事太母又能不粲然進爵乎若

夫懿行無雙閨道備美金玉以相莊勤儉以自勵
所以相夫子而昌子孫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
筆傳之固無俟於貞之言也

于母任孺人八十序

凡家有賢胤學之幼而焮之廷出而上有益國計
下有裨民生者或不得之韋經之傳而得之萱幃
之訓在一邑則一邑重在天下則天下重使自一
邑以及天下莫不賢其子因以賢其母豈非坤教
之關於風化者大而所基於箕裘尤近且切哉邑

庸書

卷五

三七

侯于公太母任孺人方今所稱賢且壽者始子京
門復接太母快婿宗伯徽菴李公間道及慈祥溫
惠久有以知太母之賢既太母嗣君來宰廬邑典
利除弊一邑士民俱感侯之愷悌精明皆本諸慈
善提誨而予愈有以知太母之賢蓋太母爲司直
先生配先生起家世冑性秉忠孝著述滿天下四
方賢君子無不樂一接顏色高朋至止並食不廢
中饋裕如皆太母捐珥解珮有以佐之逮先生謝
賓客捐館舍太母又以其佐先生者訓嗣君謂爲

善於家不如爲善於國汝先人窮經守志怡情山
林時爲之也方今 聖人首出運際休明益移孝
以竟先志未幾嗣君筮仕廬陵蒿目瞻粵鹽課則
力請改銷淮引念士風日就頹弛則崇修學宮且
從鄉士大夫請修景賢書院邑乘文獻無攷則急
開局纂修近兼目擊旗丁之困致扳累民籍力詳
上司以除民害且急與鄉士大夫倣建昌編審協
濟例務垂永久以安軍者安民凡此雖侯之有益
國計有裨民生實皆請之太母而行者于侯公餘
庸書

卷五

三六

班衣爲嬉諸孫遶膝索果分甘太母則碧瞳丹輔
繡佛一龕明燈一盂瓊函貝葉學取無生今七袞
餘矣七夕爲設帳辰于侯旣樂其有母而余一邑
又樂有衆母之母爲衆母之母之赤子者無不思
所以爲太母禱或謂予近遊盱江知碧濤丹霞傳
七夕麻姑宴於蔡宅奏金璫擘麟脯以進迄今井
壇猶昨太母誕辰正值銀漢影清素娥輝映曷採
當年之陳詞者爲良夕稱觴予曰不然洞天福地
之言未必可徵無足稱道獨記張師亮拜中書門

下平章時母年八十疾疴善嗽封晉國太夫人太
宗嘆其福壽手詔存問天下榮之今于侯富於春
秋太母康莊如少侯且本循異之聲膺優擢之選
在一邑則一邑重在天下則天下重爾時太母方
進百歲觴 九重寵錫有加而職彤管以揚懿行
者當不止余一人頌南山以報慈恩者亦豈止廬
陵一邑則余在今日亦何必取交梨火棗之說作
七夕乞巧綺詞以爲階前祝也哉

余母羅孺人六十序

庸書

卷五

三九

文以稱乎其實者尙矣而莫先於爲壺教表其貞
爲鼎胤章其孝不言過而失實不諛美而飾詞然
後其人傳而文亦傳其文傳而其人之實與述其
人之實者之心與之俱傳龍岡余媒石甲午秋同
子舉於鄉尋謀予買棹北征往返數閱月媒石屢
道其慈幃事甚悉每一念及輒不禁望雲思然是
歲舟阻風復阻雪度明年不得赴闕則媒石輒大
喜曰我尙少驅馳尙有待家有老母曷從此歸侍
以慰倚闕望夫媒石孝友固其天性而予亦藉以

諗母德之實固無異於敬姜之勞孟母之遷矣戊戌春媒石復偕予寓京門論文章一事必期羽翼經傳闢發聖賢理蘊至於剿餘襲唾不足爲臨聞媒石服水土異宜染疾言返夫以媒石文與媒石行山而問世其誰不可偶逢採薪更遲三年媒石何多讓焉予先媒石售矣隨獲與玉署選仍以春與媒石論文者潛心中祕凡一切應酬之文謝焉不及諸同學亦能亮予之疎於應酬者以不喜浮誇譽人也時孺子陳氏入對彤庭南旋偕諸同

庸書

卷五

四十一

年友爲予言冷年伯母以是歲十月屆六十壽欲稱觴堂階屬言於予予生平疎於應酬更不喜應酬乎壽文以壽之爲文未免言過而失實也諛美而飾詞也然媒石與予年齒尤切知交復淡况伯母之貞室表媒石之孝宜章於以儀型國人風勵來者胡容諉伯母柏舟蚤逝燕可繫也女紅戒勤難可鳴也和九畫荻以勗子截髮劉薦以延賓是以母而盡母道者人之母同以母而兼父道者媒石之母獨也然此皆予所得聞於媒石因以知母

之實故卽稱其實以爲文於實之外不能溢一詞而所爲實者寧過乎文必不使文弗稱乎實者也越三年媒石起而應天子詔予之素企乎媒石而爲媒石期與媒石自期併期乎知己者行將爲瑞世鳳麟爲盛朝柱石媒石固自有爲母壽者吾固知母之實益彰矣予何樂爲諛美失實之言而母亦何取乎予有諛美失實之言哉

陳母潘孺人六十序

有天所授我之才必有天所授我之明而世之優

庸書

卷五

四十二

於才者或有不如我才之遇遽疑此中盈絀之故未易語人要在達觀之士惟求在我無疑在天固有如晦菴先生所謂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者惟是生我者親也教我者親也其教我而卽期我以遇者親也使我才足以如親之所期而我之遇或不克如親之所期卽如親之所期而必遲之又久焉而始如親之所期雖在我無必求遇之心而揆之當日親所教我之心親所教我而卽期我以遇之心其將何

以慰吾親乎亦將何以慰吾親者自慰乎雖然天下惟患無賢父母耳一峰先生曰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故天下惟患無賢父母耳使父母而賢則當日之教我者必不教我僅學爲咕嚕之藝以取悅一官其教我而期我者必不期我僅學爲科目之業以取榮一日有時而大遇之固樂吾子可以展補天扶日之能有時而小遇之亦樂吾子可以奏烹鮮製錦之效有時

庸書

卷五

四三

而終不遇之益樂吾子可以忘貧樂道而堅其淡泊寧靜之操而爲之子者亦因齊得喪忘榮否惟求復性命之本求爲聖賢之徒雖有不如所期之遇亦何不可以自慰且以自慰者慰其親哉陳若巖才固天授戊戌予官於京時陳子以選貢生應大廷對越數年壬寅仍以選貢生走京師應銓授之役一日過予寓快快之色若有不懌於中者揖予言曰某讀書不獲大展固無足嘆息獨我母孺人稱未入人者數十年苦節拮据助其成人塊家

貧數奇無以慰母孺人心且明年三月母孺人週甲子又無以奉養稱觴願求一言爲壽庶矢柏和丸之操獲藉不朽噫予嘗見陳子平日與同人唱和詩有祇因萱堂遠長念倚門愁句固知陳子孝思每飯不忘而其以讀書不獲展無以慰孺人心爲念斯亦仁人孝子所不能自己於心而要非所論於孺人也何也孺人母而節者也夫母而節者妻風冷雨匪朝伊夕甘貧食苦固所懷來而其教子也必非徒以紆紫策鮮訓其子者也其有所期

庸書

卷五

四三

於子也亦必非徒以耀鄉里鳴得意望其子者也故其勗陳子也一交遊必問所與聞什百已者則喜弗已若者必杖其惟恐此匪之傷也則無異於卜鄰而遷者每學舍歸輒涕而言曰汝父棄汝蚤汝斃斃慎無以疎節落汝植其惟恐業之荒於嬉也則無異於揭秤而投者及陳子選於鄉則誠之曰吾見汝之出矣以友天下士者持以入告勿勿乎淵心也哉其以誠正之學爲可師也則無異於援大義以激其子者夫以孺人之節而賢若此則

陳子之不遇卽遇而不獲大遇在孺人且欲以此
徵陳子之操觀陳子之志而陳子亦惟求其在己
無疑其在大地勉於先正之所以學爲聖爲賢者
亦安在不可以自慰者慰孺人且也今之士子聰
明才智輩出世祖當開創之初宏綱維之用以
鄉會收之不盡者復以選貢收之則夫選之鄉而
獻之廷要皆人英人譽陳子固不得以一選貢生
自少值今上收元緬南歸命部議謂南詔滇樸
土司雜處素稱難治版圖漸入招集維艱而以陳

庸書

卷五

四十四

子才堪遠馭特照所應授之官加級遣用之則陳
子之有所大用於世亦不在選之又久之年人亦
不得以一選貢生爲陳子多如是則以孺人之節
而賢當執酒上壽之日安知陳子之怏怏若不自
慊者在孺人不但色然喜哉陳子勉矣求其在己
無疑其在大子亦惟是以勉陳子者壽孺人而已

庸書卷五終

庸書卷六

廬陵張貞生黃山著

男世坊

山西書局

金

記

重修餘干縣學碑記

學校之設豈僅爲科目地哉蓋國家欲使天下之
人爲聖賢中人且欲使爲聖賢中人卽爲朝廷所
用之人爲地方所賴之人於是廣勵學宮崇修黉
序以教育英才薰陶譽髦而天下之爲科目中人

庸書

卷六

一

出其中爲聖賢中人亦出其中獨是上古無科目
之名尤悔寡而祿在中天爵修而人爵從士之幼
而學壯而行內度之己外度之時者無不相勉而
爲希聖希賢之人後世有科目之名以舉業爲售
玉之階以射策爲釣腴之徑士之工於營私巧於
梯進始則患得繼則患失雖背科目中人而究無
希聖希賢之人有心世道者知風會維挽端藉吾
儒顧子衿而興慨撫泮壁而增嘆誠有不能已於
懷者餘干江侯以名進士來宰茲邑謂邑爲人文

淵藪賢哲挺生年來士風日頽道脈日衰下車未幾輒採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語錄合梓與諸生講明而尤以邑學未修俎豆不光捐資重新落成不日遣諸生余入鳳來屬予記謂聖宮歲祀有地諸生獲以觀摩曷貽一言俾羣識趨向以勉於道其自爲記則曰守令之職教化爲上催科爲下催科一時之需教化數世之利予讀再三輒不禁忻然爲干越諸生慶又不能不爲諸生勉豫章在宋有濂溪明有文成來官茲土而希聖希賢之士皆庸書

卷六

二

出其門江侯鳴琴茲邑所急與諸生講明者惟此正學一邑之士行且繼前哲而任斯道由此而科目中人出其中聖賢中人亦出其中予何能不爲多士慶獨是爲多士慶則有不能不爲多士勉者邑學前此修於嘉靖丁未羅文恭作記有知見踐履自得之辨夫學固不僅在知見在乎踐履進此而言自得尤未易幾當日文恭言學重言自得而略言踐履予謂今日言學則言自得尤宜重言踐履文恭時姚江以良知立教天下學者無不明於

一知無不知之傳相率而爲高明廣大之儒爲之廣其教者但言一心自得其所而踐履存其間以語於今則講壇空虛斯道充塞孔顏之學無有述明者所號爲士俱氣喪志卑隨流附影無論求自得者之難卽求一知見而踐履篤實者亦無不嘆爲難則爲今日多士言未觀其事業先觀其踐履而觀其踐履則莫若教之以朝廷學校之建雖以求爲科目中人實以求爲聖賢中人而士之三年一考試獲與斯選者惟不專汲汲於科目則處而

庸書

卷六

三

爲士功名得失俱可弗問行不由徑非公不至罔邪存誠經明行修幸而得行其道則上可報國下可益民上接聖學下開來茲不媿科目中人卽不媿爲聖賢中人朱文公論學者謂貪利祿不食道義要作貴人不娶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伊川及門有因蔡人少習戴記欲歸應鄉舉以利決科者先生謂是心卽不可入堯舜之道則知古先詰所孜孜戒勉固在求爲希聖希賢而不在僅誇一日榮遇者然則茲邑前賢科目濟濟稱盛今雖瘡

疾甫起鄉舉乏譽或以爲學者病而吾以爲亦何足爲學者病敬齋先生初未嘗以科名顯而孔廟從祀百世稱師惟是黽勉篤實見諸踐履言坊行表廉恥自持登江侯所修之堂而無媿於先師卽無媿於侯之倡明道學之意亦卽無媿於邑之遠而柴饒近而敬齋古城諸前賢之學雖不汲汲於科目安知不由此絃誦相聞聯翩喜起進而爲朝廷所用地方所賴也哉則侯今日膺新命福蒼生所爲發軔於百里之區者可以不朽而吾之爲干

庸書

卷六

四

越同里幸而生前賢之後亦可藉是記以不朽矣

重修廬陵邑學碑記

孔子以詩書禮樂垂教弟子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時或問爲邦問爲政以至祭祀朝覲征伐盟會治民折獄之類講習已熟蘊藉已優選選隨其才器各底於成是則傳道育才不在乎辟雍泮水而在乎洙泗杏壇乃若後世儒生必有講學明倫之覬斯有經明行修之實蓋其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士始有定志

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不修行訖不端而後風俗由此而醇教化由此而興節義文章由此而盛思樂泮水薄採其芹君子知魯之所以興青青子衿在城闕兮君子知鄭之所以徵學校之舉廢關乎世道之升降可不重哉廬陵邑學創自宋慶曆在邑治北二里明稍徙而東形家以其壞卑下隆慶間撤仁壽梵宇改爲之卽今景賢書院後卒徙於城北凡三徙而後定明季殘毀後歷今廿餘年屋不覆宇坐不容席非但多士無所游息藏

庸書

卷六

五

修卽學官至止頽垣不蔽僦寓民房邑侯于公蒞任數年挽衰釐弊慶有起色尤慮膠序日圯文教弗興亟謀之于同年學諭許君謂學校風化之本而廟貌弗飭曷以妥先聖矧理學事功廬邑幾甲東南率皆庠序之所教育師儒之所董帥顧可令學宮頽廢乎爰是捐俸重修環辟泮爲宮駿奔有地俎豆有堂考業說書矜颯頤若恍如遊三代澤宮祠瞽宗而懸雅樂嗚呼盛矣諸多士躬逢其盛升堂入室感宸綽之之力教育之心屬予記以志

不朽夫侯之大有造於我邑拯溺救焚不朽事蹟
匪止一端今日學宮告成又何藉予言以傳而予
獨有不能不爲多士告者三代而上學校之建原
以明倫三代而下學校之設亦未嘗非以之明倫
而無如士登其堂者昧於建學初意遂以是僅爲
科目進身階噫聖廟之右舊有進士第一之堂爲
文信國風昔肄業地寶佑丙辰東陽劉侯汝礪所
建然試思信國當日僅以科名第一重乎抑不僅
以科名第一重乎卽劉侯之顏其堂僅以科名第

庸書

卷六

六

一重乎抑不僅以科名第一重乎公權舉明道之
言以屬來學曰第一不以遜與別人言學便以道
爲至言人便以聖爲至凡士立志苟能矢此第一
不以讓人則知吾人生平所稱第一斷有不僅在
科名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
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
思先聖往矣精神所存卽吾精神所存言行所載
卽吾言行所載五品之倫明而後忠孝廉節之理
全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植名教蓋其自視也廣大則萬物一體之觀無
所間隔其自處也高明則公私理欲之辨罔所混
淆曾氏之尊孔子以爲皞皞乎不可尚登孔子之
堂願學孔子者一思皞皞乎不可尚之義則所云
第一不以讓人自當一力擔荷立地承當寧僅修
飾於誦說諷詠之末爭長於標榜譽聞之間得意
於科目貢舉之榮以是而曰此學校所養士夫豈
先王立教之本與 典朝重學之典良有司待士
之意乎莫將天下第一事讓與他人做在先願與

庸書

卷六

七

有志之士共勉以不朽可矣

天咫堂碑記

京畿之有會館所在皆然而大江以西道里遙遠
山川修阻望闕門而至止會館之創曷可已哉吾
吉州往有內館壯麗闕廠門旋軒駟士大夫多主
之獨孝廉明經北上長安類一時雲集都會徬徨
靡所止息明太常芹生彭公慨然興念謂吾鄉士
多貧載橐而來垂橐而入索鮮有羨安所得僦居
之資日覩其無卽次安是誰之責爰捐所住宅以

爲吉州外館宅凡四層前棹楔而後庖廡罔不備
曰是殆可以爲旅人助因顏曰天咫堂蓋以示萬
里稅駕之士亦得藉此以咫尺天顏意誠深哉迨
革命之際內館化爲荆榛爰是鄉之紳士居於此
託處又慮會館廢典或不可測恐終沒彭公嘉惠
後學苦心遂崇祀文李二忠先生於其堂登斯堂
假息其中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靡不咏
歌彭公明德於不衰僉議奉公神主於別寢歲時
致祭匪特此也卽舉後人之一椽一垠一桷一瓦

庸書

卷六

八

稍有修葺之勞纖悉而緝之書冊以垂不朽凡以
明繼起者善承公之志而益以見公之嘉惠靡窮
嗚呼公之德誠厚矣惟其捐宅之意大豈意當時
之庇多士者今且并得祀二忠以誌吉州之盛又
豈意內館之弗能久存昔恃兩館而停驂者今惟
恃外館而投足若魯靈光巋然獨存斯則公之德
實足以不朽斯宅而今欲不朽我公者不當更有
甚於昔哉余嘗嘆王珣周顒之徒捨其宅而爲寺
陸宣公廓其宅而爲祠堂是豈徒成一日之高固

將流百年之澤彭先生殆摩肩前賢而罔所媿
本朝奠鼎以來吾吉偉人蔚起文章節義後先輝
映廬其居而景其德余且爲吉人士歌杜陵之詩
矣

下江洲書菴碑記

富川多望族予祖居古井宗祠在焉文信國有贈
予遠祖古礪公詩曰天下蒼生應有望不知龍向
此中蟠雖指予家古井言之實以富川山水崔嵬
盤旋空產哲人獨西南攔水一洲視護山稍下俗

庸書

卷六

九

呼爲下江洲堪輿家訓先達弗竟其用由此明憲
副斗墟劉公倡建興文書院於洲時同里老成賢
傑醴金董事推先王父含輝公爲領袖庀材鳩工
書院告成復翼以大士閣普陀菴又置燈燈田若
千畝以供僧由是古木修篁蓊鬱交蔽可謂補一
方缺陷而有功於富川境以內順治九年有鄒上
人募其地相乎書院之右大士閣之前謂可別創
梵宮而其法嗣篤信因果承師志營度恐後卽買
羅氏遺基集遠邇檀施創建新菴經始落成僅越

月莊嚴畢具與書院相表裏且置產以永菴常住
乞言勒石以垂不朽嗟乎年來書院灰燼闕虛無
人卽前所稱古木修篁萌蘖濯濯而斯菴獨煥然
耳目使人動書院非故共懷創復之願是則斯菴
不特有功佛門且有功書院卽有功於富川境以
內予以其有功書院兼往年嘗讀書於此因顏曰
書菴以誌仰止前哲之思然而佛門有人尙思鼎
建吾儕有志徒託空言寧不有媿前哲予將以此
并告同里人士矣

庸書

卷六

十

白鹿洞宣聖誕期碑記

孔子以一韋布集古帝王君相之大成而爲百代
師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復起莫或等倫宰我知
言至以爲賢於二帝而後世乃奉青牛白馬之教
出而與之角爲主持之論者則曰攻乎異端爲調
停之說者則曰三教一家蓋孔子之金聲玉振川
流敦化道高德崇未易名稱而二氏乃儼然竝驅
紛然爭幟使有心世道者不幸而爲主持之論又
不幸而爲調停之說自調停之說開致二氏之教

遂顛倒人心迷離習尚而世之倭之者相與崇奉
侈靡神廟梵宮金碧輝映一值眞君牟尼降生成
道之辰則香花供請色相莊嚴男女聚會圍繞作
禮以問我孔子則自京師達各省會郡邑國學州
邑學外不聞有所謂設立宮牆者上丁兩祭外不
聞有所謂時獻告虔者至叩以玉麟吐書兩楹感
夢之日茫無以應吾孔子之教爲萬古照長夜一
鐸振羣蒙而後人崇二氏之教乃勝於崇孔子之
教豈不惑哉雖然無惑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凡

庸書

卷六

十一

人終日戴天不知天高終日履地不知地厚甚則
雨暘不時水土不齊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就天
地言天地雖恭行薦饌庶幾昭格天地固不任德
否則未一明薦且有憾焉天地亦不任怨孔子之
道與天地合德世之人雖歲行禮祀黍盛具備於
孔子無加卽時祭無聞或火其書指吾學爲僞學
於孔子亦無損然則今日以所倭二氏者事我孔
子我知孔子不受如是則聖人所誕之辰可曰八
月廿七日亦可曰十月廿七日所諱之日可曰二

月十八日亦可曰四月十八日要在吾儒佩服實踐戒慎恐懼洋洋如在不可度思而在孔子初何嘗有心其間曰此爲吾誕辰此爲吾諱日某也頌祝某也不頌祝而與二氏同一靈感響應所求如願齊冥荒唐之言以欺人於不可知哉歷代帝王有過魯而祀大牢者有祀於闕里者有祀於辟雍者太子釋奠則始自晉武大始七年舞六佾軒懸則始自南宋元嘉廿二年敕有司行釋菜始自元魏每月朔敕祭酒博士以下及太學諸生行禮始

庸書

卷六

十三

自北齊大學每歲四仲月上丁日釋奠州縣學每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則定自隋相沿迄今加隆舉行或改用木主或增議從祀要未聞從孔子誕期諱日一行祀典者誠以聖人之祭未可與仙佛鬼神一例竝觀乃山陰韓子憫世儒不知聖人所誕所諱遍致諸家而以誕日在周靈王廿一年十月廿七日卽今之八月廿七日諱日爲周敬王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卽今之二月十八日攷訂定期梓行告世且謂自鹿洞爲前賢論學名區鐘鼓

煌煌威儀肅肅莫踰於斯跋涉數千里屬予誌之將勒碑於鹿洞使人人知所敬禮每屆誕辰諱日遵豆簋簋對越在天斯其盛心得毋欲崇正息邪使以今所奉祀二氏者轉而祀聖人而聖人要豈因此歆其祀饗其儀哉獨是吾儒有志聖學使無一人指示喚醒則終年悵然譬人子蚤年失怙久相遺忘一旦有人告以墳墓所在生於何時卒於何日則未有不昊天罔極悲從中生者由是孝思感興讀父遺書繼志述事務求不肯先訓而後卽

庸書

卷六

十三

安今之遊聖人門者遑遑口稱宣聖動違軌則誕謾佻達風尙日衰至爲二氏所譏乃一旦告以聖人所誕之辰所諱之日或從此憬然有悟肅然起敬且各自豎立讀聖賢書務求無媿則告之海內爲功來學亦曷可少更鹿洞兵燹後聖賢遺像蝕壞無光殿宇廊廡日就圯頽得重訂誕諱之期以告同志俾聞風而起者躍然動崇修書院清肅龔像之心漸使幾希道理揭諸中天考亭學規象山義利之辨重行講明則爲功於鹿洞又何可少如

徒曰稽若誕辰諱日亦以俗之倂二氏者轉而事
吾孔子吾知孔子必不受韓子亦何必爇數千里
外屬子誌之以傳不朽也哉

景賢書院碑記

吉安景賢書院告成郡士大夫屬記於張子張子
曰景賢書院前此則書院乎曰以俎豆王文成爲
景賢祠又前此則祠乎曰以崇先聖育多士爲廬
陵邑庠要之代隔今古名雖數易其以稱尊師重
道之地以彰繼往開來之思揆之前後人心未之

廟書

卷六

十四

或殊廬陵邑庠無論邑王文成官豫章倡明良知
一時升堂入室螺川稱最相與建祠俎豆之百餘
年如一日亡何滄桑之後棖桷丘墟每過故祠址
輒竚立嘆息久之以爲安得文成復起心學再振
廟貌重興爲後進景仰未幾宣城愚山施公以斯
文眞儒守憲來吉時于官京師傳下車初政進耆
碩中六條之訓率紳衿究往哲之傳輒不禁色喜
曰此豈文成再來者耶既讀廬山居會開講青原
衰絰之中哀切聆誨發明存誠開者隕涕年來士

大夫益鼓舞奮興期自樹立四方來學聞風踵接
爰相與謀曰先生莅吉擁皋者再青原白鷺非艱
於山則窘於涉使無一敬業樂羣之所何以示久
遠而便來茲爰就景賢祠舊址創建書院時郡邑
捐循茲土者俱畱心正學爭自蠲俸爲居高倡未
踰歲月聿告厥成予登其堂官牆煥然函丈肅然
謂此非曩所幾幸文成復起而不可得者今乃得
之耶文成良知之學本於孟軻後之尊所學而誣
者間墮禪寂今日立教獨揭存誠之旨引人實地

廟書

卷六

十五

易曰閑邪存誠大學言正心先誠意中庸言建道
達德九經言鬼神如在天地不貳統歸著一誠通
書發無極之旨貫始終包天人總此一誠誠者實
也物物各具實理人人同其實心吾儒日用常行
要當從實地求實理全實心存諸己言行皆實措
諸用事業皆實旨哉立誠之訓爲功於人非淺惟
是書院落成顏曰景賢以誌復古祠曰書院以誌
知新諸君子敬業樂羣顧名思義則當悟若何景
賢若何存誠劉元城登進士不就選受學司馬溫

公公教以誠之一字問存誠之道又教以自不妄語始後元城家居久坐不倚作字不草不近聲色不言貨利每事惟法溫公嘗曰溫公言平日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論者以爲學必如元城方稱克守師訓然則今日施公既本存誠以立教而又本景賢之意以著於篇凡士大夫親其門聞其教者當必人皆元城實踐躬行庶可對有道於今日亦可對文成於當年若夫覲面承之暗室背之矜一日之暴棄九仞之泉而予亦惟是紀創成之歲

庸書

卷六

十六

月誌獨助之姓名以報諸君子則自有始事悉之而予亦可無記矣

益菴義田記

古今圖土之設豈得已哉往代恆因有冬月給衣被薪炭及飲食者有詔給衣食至給棺槨塋之毋令暴露者有遣內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者胥從不得已之心行活人於獄之事然濟人湮消不可爲常補救一時隨行隨止其在於今輕犯法舞文網罪不一等未結之案待辨之人一言可

聽尚欲求其生一息尚存何忍促之死然往往疫癘熏蒸饑饉展轉不獲死所使得一有心地方廩念民命者獨資給贖勸人出粟一仿古常平義倉制爲往行緩須臾爲化工補缺陷行之一日垂之歷年斯不亦美意良法而特未有以此入告者今年春予過西昌寓益菴知益菴有義田詢之則始自住持念前此邑獄疫行餓莩致死因竭鉢活之饋食弗絕日以爲常行之經年蕭子孟助謂緇流護生兼及岸獄固盛德事然終不可久爰獨田租

庸書

卷六

十七

若干佐常住爲久遠計予聞而嘆息謂此非予向所欲訪常平義倉制而不可必得者乃於益菴見之耶卽昔年太常公兄弟皆歲給郡縣獄米特未有爲經久計者後之人踵其意擴充之眞善成美善繼志者益菴法侶謂業有義田是不可不鑒之石以傳不朽因屬記於子噫孫覺知福州民欠官錢獄繫甚衆有俠士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施錢願得福耳孰若以錢爲獄眾償官使數百人出之錢繫卽佛祖亦歡喜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士

從之遂輸官囚囹圄以空後人編其事以徵感應則
今者賑囚始於禪鉢成於義田樂善願力食報無
量予不記當自有默爲記者獨是西昌僅一邑獄
耳益菴義田僅一益菴義田耳使果得一有心地
方厘念民命者痛園土之設實非得已舉所謂美
意良法祖而行之秋肅春生並施不悖推之海內
雖不必卽刑措而刑措之風以爲不可幾豈真不
可幾也哉

康山營新修公署記

肅書

卷六

十八

國家右武與文等諸鄉會兩試與截項銓除之例
維均至以各旗衛京師三藩總要害而綠旗則星
羅棋布於腹裏各郡邑法至周哉獨是豫章有餘
于爲芝山屬邑劉禹錫云民漸甌越之俗牟利鬪
力狙於輕悍此不可以不示武設叅藩以鎮之斯
可保百年無患鄰湖則明太祖破陳友諒處多盜
憑澤國出沒尤稱難治舊署在康山四面皆水衝
激不時不築且爲害叅戎張君來鎮茲地調度汎
防號令嚴鞫固安且不以傳舍視務爲可久以肅

儀觀相勢獨資舉公署而鼎修之推是心也卽以
任天下國家事可也夫天下重任賴以勗建爲難
以因循爲安苟旦晚幸無事往往補苴救弊一切
委後人而後人復委之後人今於所署官舍猶亟
亟焉經營修葺茸官寮厥官以遺 天子憂乎君故
饒方略百里姑試可然使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
日或堂廡鮮封榮戟露立其謂體勢何且非以壯
國威固地險庀材鳩工以底於績鞶飛楯列共慶
厥成予故綜其略而誌之以示後來莅茲土者使
知締造之艱且以告天下凡膺偏疆之寄作保障
而稱干城者其皆視國事如家事可也予雖儒服
未事軍旅落成有賦則亦可越俎而爲之言

講學山房記

肅書

卷六

十九

余生平性癖凡所遇籬落樹林湍瀨煙光輒目送
久之記幼時與兒童戲見余家江城片地山拱水
環原隰高下可田可沼可徑古木成林翳日參天
竊謂他年安得構亭臺其間同家庭父老子弟相
與遊憩談學言文及戊戌成進士官京門數年先

君因所居湫隘知余意在園林且知余性迂喜與人言學爰構數椽於家祠之前顏曰講學堂又構亭於居之南卽今雪心亭將俟余歸以居余嗚呼孰知貞生未歸而先君遽棄不孝先逝生我罔極登堂心傷歸籍未久吾弟賞生樂得講學堂居之卽以之居賞生而余復自爲居於舊址之東仍不忘先君命名立教之意顏曰講學山房於山房之南就先君所構亭稍拓而葺之顏曰學園余賦資愚拙從無所入何可言學然幼年讀書聞吾郡前

庸書

卷六

三

輩言學忻然嚮往兼承先君教誨命名以居之意何敢妄自菲薄以貽先人羞又恐後人不知余所以遊息之意僅以是侈園林之勝作宴佚之觀則罪滋大於是凡成一堂構一亭取義命名俱求不負肩堂初念而以心爲身之主尤多取義於心使後有起者亦寓目微心俱求不失爲繼志述事之人其爲堂之而東者三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爲游息者二曰退思曰日省山誠意堂而南則爲學園園內爲堂者二曰尋孔顏樂處曰願學堂爲私

淑之堂以祀至聖先師而陪以薛文清胡文敬羅文莊高忠憲曰我師祠祠右有齋曰吾廬爲亭者十六曰鐸心曰雪心曰律心曰潭心曰耕心曰睡心曰讀心曰宅心曰隄心曰藥心曰寶心曰孺心曰天心曰篋心曰竹心曰鍵心爲軒者一曰古與居爲亭於因高處曰簣山爲亭於交衢處上以通園下以通往來一曰由是路一曰由斯道爲道於折而入西入東處曰致曲曰在巷爲樓二曰可及樓曰大樓爲池者一曰方池爲湖者一曰勺湖橋

庸書

卷六

三

於勺湖者一曰戒橋湖有小艇曰浮生最下而巷者一曰西林爲堂者一曰下學草堂樓於柳陰岑蔚處曰于丘隅臺於樟公覆蓋處曰于喬木爲取道園扉處曰蓬原舫曰出入是門是園也人善爲創我善爲因人喜爲寬大容客我喜爲卑隘容膝人喜爲堅緻以傳子孫我喜爲聊且以醒目前途近而似遠境曠而似幽徑直而似紆地隘而似寬因高爲高因低爲低因水爲林因水爲沼卑僅及肩隆僅設榻不能巨石大木則聊用其小者聊用

其舊者不能陟山載石則且用其土而坯者且用其小石而累壘者望則山光在前聽則水聲在邇無奇樹異花而尋常菁蔥可觀無鶴舞鸚歌而尋常晚眺可開余因與客之有志於道者游息其中隨時見性觸目會心薄浮雲外富貴樂山水中知仁樊遲從遊舞雩夫子獨善其問良以所遊者舞雩所問者崇德修慝辨惑登臨不廢同學眺覽有益身心使後之人知余有此園非徒以誇一時之遊實以資每日之省庶乎不失我先君命名以居庸書

卷六

之心昔人有騎侈奢華而以園名者有睥睨一世寄傲鳴高而以園名者有功成身退娛懷泉石而以園名者且有戒其子若孫謂以一石一樹與人非佳子弟而以園名者要皆無與於吾之園噫名園芳圃夫亦何常世皆蓬廬居如傳舍使今日至止者不以是爲童冠偕遊寄志暮春而徒以泛曲水之觴誇金谷之句則幾樹好花空白晝滿庭芳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栖燕梁空雀自喧昔人嘗以嘆息而余亦何樂有是園也哉

漱玉亭偶記

從來立言者或言之有益天下有益後世則鐫於木鐫於石間有寄情山水形諸歌咏亦或鐫於木鐫於石後世人心漸尙文僞沿至今日沒淫益甚汎偶有題詠動付梨棗而好事者於名山片石又往往鐫諸佛像矜巧炫奇所鐫題咏亦無不遍崖壑間夫以洪荒宇宙全歸渾噩豈不相忘於何言之天無故而產諸文人墨士遂做出許多伎倆描寫出許多體態非特爲後世人心之不幸亦後世

庸書

卷六

三

天地之不幸予遊匡廬見鹿洞前後所鐫多係前賢格語讀之殊足起敬過此至棲賢三峽萬杉關先諸寺無處不有石無石不鐫字細觀所鐫於題詠外有僅記來遊年月者有記同遊姓名者有記官銜者夫題詠之章猶曰爲川崖寫景爲登眺誌懷至於非題非詠而僅記其來遊歲月同遊姓名并其官銜使踵其後而遊者不但不能解其取義并不敢躡足蹈字以盡登覽之興李公夢陽爲明一代作者所畱詠既多而於開先之漱玉亭龍潭

前鐫曰江西按察司提學郡北李某於某年某月
日再遊諸生孫寬陳韶孫能從噫以一李公若此
則相繼而起者能不效顰歎石以誇得意哉予因
嘆蒼頡制書天雨粟鬼夜哭此鬼非文人墨士之
魄有感而號必木之精石之靈逆知後世有抉渾
沌之藏而赤其斧劈之手者能不爲之號天泣地
哉或曰公之言雖足以解迷而公之過爲此言又
將不爲人增疑乎予曰吾遊匡廬寓目而發然與
否與願叩之與木石居者

庸書

卷六

二十四

偶遊匡山記

予山居閱六年矣己酉冬循例北上限期戒嚴石
尤時作抵南康泊紫陽閣風平波靜客有促舟行
者予舜之記幼時就塾師先君子手書鹿洞學規
訓迪以故予當舞勺卽知吾西江有匡山匡山有
白鹿洞鹿洞有學規則朱考亭所垂訓以示學者
眞入門之要裨益來茲爲教訓約爲功則弘自是
匡山而目往來於懷神遊者蓋數十年丁酉赴公
車以同行羈不得遊庚子差竣以復命迫不得遊

今者涉蘇湖次星渚不及時一登眺豈不覩面錯
過山靈笑人時次兒世坊在舟擬率之偕客有止
之者謂小子年甫踰志學導之佚遊長此安窮予
曰名山佳水知仁所樂况鹿洞古書院非特可見
性情亦且有益學問次日雞甫鳴卽飯飯罷卽登
岸前導有止之者謂人迹板橋犯霜露履巉巖不
可予曰山水因緣最易相失記前此麻姑欲盡其
勝卒以客至雨驟遂令麻源丹霞相望相失今日
之遊儻俟諸東方既白保無有不速之客來曳其

庸書

卷六

二十五

輪遂命從人再酌酒飲滿卽行客有爲予言者謂
茲山奇勝不一其處凡過從者俱先就近覓開先
寺後抵鹿洞予曰予數十年前所神往者雖在匡
山尤在鹿洞此洞爲先賢講學地聖像儼然使未
登聖人之堂遂作諸寺之遊得毋與前此瀟山未
過復古書院便遊武功緩所急急所緩徒用自悔
於是舍開先先鹿洞行十數里許峯巒有拱迎者
有懷抱者淵溪因之沃壤阡陌亦因之稍前一亭
一橋橋卽枕流橋亭卽獨對亭橋制猶舊亭簷就

類再前卽鹿洞書院書院僅存先聖祠會文堂宗
儒堂彝倫堂登堂下拜俎豆無光聖殿兩廡遺像
雖存衣冠不飾面目可悲問有讀書諸生則不可
得問有守館閣人亦不可得淒慘冷落閱其無人
予數十年前所不得一瞻仰者今所見若此可勝
浩嘆會文堂前有鐫陸子喻義章碑讀過通身汗
浹宗儒堂前有鐫考亭學規卽先君子手書以示
者由今追昔潸然欲涕書院前後所鐫前人序記
詩詞講語幾於塞屋取次閱覽日已就午客有促
庸書

卷六

三六

歸者予謂既抵鹿洞何不可從洞一獵諸寺爰拾
落枝汲泉淪茗稍憩卽行僅數里許有橋蓋甃石
成者以近棲賢寺名曰棲賢橋以類川峽名曰三
峽橋又名金井橋橋下俯視溪流約數十丈許前
後視溪流水綠石碧錯雜成文水柔石堅搏擊成
聲然一經搏擊奔注駛瀉爲鐘不叩自鳴爲車輪
不驅自轉嶙爲空中不雲自霽虛予因嘆化工付
物使相安和平便不駭人聽觀泉無知石無心乃
相激怒號不可謂非天地間一乖戾譁張之氣使

然從橋稍前有潭名玉淵深不可測水石搏擊猶
之三峽橋之金井而玉淵金井遂爲棲賢寺雙勝
寺中稍憩主持者以病辭乃再從前徑至萬杉寺
抵寺則斜陽在樹觀所傳包姓石刻龍虎慶嵐四
大字字跡雖存意不可攷稍頃暮色欲暝月光在
地遂止萬杉寺宿焉宿之次日爲伽黎臘八日是
夜鐘聲木魚聲佛號聲直達旦早起盥畢策杖卽
行僧亦有以不可犯霜露履巉巖告者固辭之從
杉寺而開先翁昨日之從舟而岸抵寺見殿前高
庸書

卷六

三七

座爐香莊嚴知爲主持將登堂說法其主持則與
予曾相識者遂置諸執事導予造護偈亭觀黃帝
翁七佛偈及王文成手勒破廬濠紀事又從寺前
觀瀑布傳此瀑爲山中第一觀值嚴冬水涸流淺
亦無甚異者既導予觀龍潭潭之深不可測水石
搏擊猶棲賢寺之玉淵三峽橋之金井從潭仰眺
有峰削立如禪師豎指如壯士倚劍爲一指峰爲
雙劍峰演潭有亭額曰漱玉住持於亭下淪茗席
地環坐知予喜言學遂舉所謂知行合一者反覆

辨難快論忘久既又觀其登堂提唱戒壇宣明遂
已日午就西客促言歸者再乘輿而來興未盡而
歸是行也計期僅兩日無論匡山奇勝不能盡收
卽鹿洞若勘書臺鹿眠場流杯池貫道橋亦未竟
遊大約茲山之勝在水石相切峰巒峭拔而突起
於諸峰間者五老峰爲最五乳峰次之一指峰雙
劍峰又次之諸峰或時隱見若五老則未入山已
可卽一入山便相親凡遊迹所至或遠或近無不
在襟帶間視諸巒如老人就嬰兒有撫摩者有若

庸書

卷六

三十八

置諸膝者有若取諸懷中者有若含飴而弄者何
時得扳援一躋其巔一踞其頂撫老人之背數老
人之鬢科而與之談道忘年以長嘯於天地間噫
山中諸勝雖未罄覽尚俟後來獨不禁嘆息者鹿
洞爲前賢進德修業之所代有傳人今者堂奧非
故荆榛滿目數椽欲墮一木難支風日薰炙遺像
淒慘曾不若所歷諸寺之金碧輝煌舍利莊嚴而
且僧衆旦晚鐘鼓於師長前圍繞作禮問法傳戒
始則以儒關佛今則儒不如佛殿階苔沒書屋雨

飄是誰之責誰之恥哉姑識之以告後來遊鹿洞
并遊匡山者

武功筆記第一

此山靈應四方告虔者日或千萬計明世宗爲母
后祈安至遣官齋救朝謁曰武功仙山乃葛真君
福地敬瀝丹誠尚祈師造命正一嗣教天師張彥
頤知事郭宗遠齋捧真香遠謁玉山朝謁一會用
保母疾早安壽年延永噫問閭萬里感動至尊何
神顯若此予來遊意必宮殿巋然壯觀起敬及登

庸書

卷六

三十九

絕頂僅見爲茅舍者一爲壇者三禮者石蓋者石
垣者石壇前上漏下溼不能以足殊無莊嚴不足
起人恭敬輩客上人曰此山去城幾二百里去民
居幾百里從山脚登絕頂陡峭攀援幾五十里非
藉仙靈則空谷足音緇流終歲坐萬山中孰過而
問者蓋真人靈響非僅闡揚仙風實足羽翼禪教
予曰夫如是則三壇亟宜塗聖壇前盡覆土使高
引潮外注壇外各構一亭亭可坐百數人運瓦爲
益伐石爲梁稍二壯嚴贊嘆恭敬自然而生又諸

巖壑勝處各縛茅亭俾遊者眺覽吟哦坐不欲去
却憶文莊觀瀑日不曾鑿石置孤亭浮山愚者得
此亦可無憾亦可不詩其資不必乞募疏不必設
緣簿但於來謁者令蠲絲粟不必多求多求則謂
願奢退人信心所期者少所成者多所施者誠所
至者悅雷峽雷崖自如律令上人曰無垢居士盍
記而告四方之至止者

武功筆記第二

虛誕之論予所不信祈求之說尤予所不事予入
庸書

卷六

三

武功爲遊山來非爲謁仙來往來行人皆意其爲
謁仙者過箕峰圓坪每遇道人輒詢曰君卜何辰
禮壇笑而避之次日登絕頂熟視三壇頑石累疊
不香不燭不作禮道人疑曰君不爲禮壇來乎予
曰吾無所求焉用禮壇劉子尹好佛共作修金頂
疏則曰卜九日登頂恭禱於葛仙且指畫其巔命
斃大石圓外方內肖天地相舍之形事葛仙金身
卽未能報葛仙無疆之德糾億萬姓踊且躍焉爲
福地一快則是子尹好佛亦好仙三五劉公崇儒

其遊武功詩有曰明當禮仙君彷彿飛蘿佩隔越
但秋雲咫尺期瞻對清盟茲戒嚴永矢無當悔所
冀多靈睨聞斯風如蛻則是三五崇儒亦崇仙子
尹崎嶇歷落不可一世其信佛亦信仙固無足異
若三五先生談學爲理家宗匠亦頂禮仙君別有
會心或未可知而予乃一味執持形之口頭間多
疑議綺詞妄語仙翁有靈能不予罪乎旣遊且歸
白法主僧偶索顏山門予書小天下三字又聯云
空中雲霧何處得來感而遂通不成仙不到洞裏
庸書

卷六

三

武功筆記第三

僧大朔俗姓劉字平田作名進士四十七年滄桑
閱歷卒無所傳性好佛每遇禪衲輒延納敬禮之
然以左牽右絆前與稱同年者爲嘯峰上人屢招
手法門卒不可得今春秋高七十有八於四月佛
誕日請諸藥地上人遙禮浪杖人祝髮然祝髮之

後二日再還俗門以居士來以頭陀歸時青原執事監院不得其人藥地再三欲以屬公予適入山又已侯于公亦來遊共推尊公知不得舜乃毅然行承可謂勇矣予以是日入青原次日從青原卽走瀟山遊武功及登山白法菴主僧詢劉公動履予以新當監院告僧因述公嘗言及武功之勝輒以少不及遊老不能遊爲憾予因詢僧邇來諸邑侯來遊此山者爲誰僧曰止一洪公餘則空谷音矣卽洪公亦以被論解官後乃一登此予聞其言

庸書

卷六

三

而嘆之凡天下事爲吾輩所當爲皆應及時卽遊歷山川亦須及時劉公以不及遊老而始悔洪公僅一來遊亦俟之去官之日夫去官而後遊其爲遊也無幾既老而悔不及遊其爲悔也無幾雖然洪玉衡爲予同年任安成有愷悌聲凡人一值解組便鬱鬱不得意孰能走二百里外探險尋幽玉衡獨視一官若傳舍而翱翔於所宰之邦豈非曠觀劉公雖不及遊於少壯之年而猶迴思於遲暮之日今且繼嘯峰藥地主持青原若夫人生不及

古稀往往自恃少壯多不及待至於一登仕籍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噫求爲洪公之遊豈可得哉求爲劉公之悔不及遊豈可得哉

武功筆記第四

武功有瀑布豈自今日始哉予登武功是日從山下至講經臺見日西不可登頂從別徑宿小竹坪時黃昏陰冥遙望前峰高聳隱顯間見懸流天注知其爲瀑布詢之僧則曰此處瀑流數丈至數十丈者不一其處則是詢之僧而知有瀑次日入山

庸書

卷六

三

雲霧大作不能遐眺急索山誌閱之其在圓坪則有飛雪壇又載醉依石在瀑布岩下從小峽流出爲小瀑布則是徵之志而知有瀑鄒文莊遊絳帽壇有詩石函鑿玉峽奔流太古雪夏有雷霆鳴飛鳥不敢越瀑布九天來四壁如削鐵澌注雲氣壓陰風聳毛髮則是徵之詩而知有瀑合而攷之武功瀑布固不俟今日按而得者然予前閱安成新梓邑志有藥公按瀑行則是瀑布又似經藥公按而得者及予登山僧出藥公所寫瀑布小景自書

云武功從不聞瀑布而愚者按得之比於匡廬青
原從不聞瀑布而愚者按得之何其多事時節因
緣皆其固然特人未識耳予攷此山瀑布原不待
按而得雖志與僧言未足盡憑而文莊之詩夫豈
欺我藥公乃以爲按而得之自愚者始則瀑布之
得功歸藥公亦無不可獨是謂皆其固然特人未
識則是以功歸己以疎略歸人夫山中有寶惟無
心於寶者得之藥公不可謂非無心人矣亦不可
謂非有心人矣

庸書

卷六

三十四

武功筆記第五

名山無志則山脈之奧區土產之珍奇人物之遷
化無得而詳武功志一刻於松崖朱公再刻於簡
肅張公三刻於李子非潛子入武功問山志於主
僧則朱張兩志無存所得覽者僅李子一編雖志
內所紀不無脫略然當鼎革初官兵至武功月餘
經藏焚燬僅存此志使後人得以稽考續修不可
謂非靈光一綫山僧因告予曰李子非潛諱龍原
居山下因朱張二刻祝融無存爰本舊冊再集付

梓欲傳不朽時邑士大夫謂其文不雅馴且議其
自專鳴鼓而攻遂取李子所梓之版亦毀而祝融
之迄今亦無議重修者予聞其言不禁嘆息閱此
志序言一爲邑侯陳諱崑虞則曰其事核其文雅
其筆削有體一爲邑侯姚諱沆俊則曰一讀一擊
節不吝已仙矣非人間換觀此則知李子見契於
兩邑侯者甚深而當時士大夫之議之者得毋以
其修志而不謀之僉同忌其專美又嫉其見知於
兩邑侯而因來此衆多之口使謂此志之修無倫
大有差謬則當同李子去取刪增潤色改梓以傳
乃不聞有踵事而增美者徒肆非議可謂刻矣母
有教其女者曰毋爲好女曰不爲好將爲惡母曰
好尚不可爲况惡乎人以惡致怨與以好招忌大
率類此譬之學焉己則不學而又忌人之學又且
謗人之講學可嘆也夫

庸書

卷六

三十五

武功筆記第六

求男女得男女求智慧得智慧求長年得長年此
以語常人則可豈所語於成仁取義兩間正氣爲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
武功舊有文信國所書葛仙壇三字傳者則謂信
國尊人革齋先生祝壇祈嗣應期生信國生時紫
氣滿室革齋因大新壇宇及信國入相又大書葛
仙壇三字以答此山之靈蓋此山四方崇信香帛
告虔有禱必應其爲一事偶驗遂信以爲實亦未
可知其爲好事之欲神其說以惑眾亦未可知其
爲本山羽客緇流造爲無是公之論以闢揚香火
亦未可知獨是文信國爲天地所不數生之人爲

庸書

卷六

三六

千百年所不數見之人盡快其命正氣萬年雖依
形而生不因死而往仙真長生之說當爲信國所
黜而屏者豈如常人必俟祈仙而生且謂書葛仙
壇三字以報靈貺是豈信國心哉或公遊武功偶
書三字以志登眺或人屬公書以爲茲山重否則
公常書青原山三大字迄今尚存豈亦有所於七
祖而然吾人傳疑不如傳信傳疑而使人疑其理
之必無不如傳信而使人信其事之必有傳疑而
使人疑其可疑者併其可信者而亦疑不如傳信

而使人信其可信者併其可疑者而亦信吾今日
爲信國辨非爲信國解疑實爲武功存信噫武功
有靈當以予言爲功臣

武功筆記第七

山之以武功名攷自蜀人有武姓夫婦南來尋修
煉之所其夫止安成瀘瀟婦止西昌武岡後皆同
日化去鄉人遂以武功名茲山呼岡爲武姥陳武
帝時侯景逼梁主於臺城帝從始興入援駐兵西
昌楚人歐陽頔從長沙率部下問道赴義夢仙者

庸書

卷六

三七

揖曰吾家西昌寓於此公與師助順當爲公前驅
頔以報帝帝曰此其武功識乎遂進兵下鄱陽入
金陵平侯景受梁帝禪卽位遣人齎香帛敕封之
以其有功始更名爲武功考此則武功蓋以武氏
名非以葛仙名後之祀仙者當在武不在葛夫何
世之稱此山靈者知有葛不知有武卽四方來謁
祈求者亦知有葛不知有武迄今不知幾經歷年
亦無有爲武氏辨者使葛公之功顯而武氏之功
竟泯滅無傳且武氏之靈能爲陳帝立功而亦不

稍示靈驗以使人知己之功卽葛公感應神明本諸無私亦豈肯自專其功而何不稍示靈驗以使人知己之功亦知武氏之功吾知之矣凡躋仙位者清淨無爲非如世人爾我著相且仙家屈伸往來現身度世原未可測庸知武之非葛葛之非武耶卽繼武與葛而仙者則有雙秀才有白玉蟾有龍雲劉門五仙有李道真羅嘉仙有劉蓬頭有謝徵士有胡仙有金寶仙盤藤公庸知雙秀才諸人之非卽葛卽武耶又竝仙而禪者前有西天竺

庸書

卷六

三六

法蘭有道微繼有晉立有性本有史谷蟾有妙峰有智中有寧州有白雲庸知諸以佛顯者之非卽葛卽武耶近代之遊茲山有不爲仙爲佛而以儒稱者則文恭羅公三五劉公東廓鄒公見洛張公爾瞻鄒公松崖朱公庸知諸君子之以儒宗者之非卽葛卽武耶則武功之功可以功武氏亦可以功葛公可以功武氏者功葛公亦可以功葛公者功武氏而吾代爲辨之武公亦何心哉噫武公不自功此其所以爲功也歟

武功筆記第八

予遊武山煙霧塞空不可方物巖洞奇處不復遇遊信宿言歸山僧復引從園坪三天門白字堂蓋以堂有白長庚墨蹟故名其詩云仙境閒尋採藥翁草堂畱語數宵同欲知山下雲溪處直是人間路不通泉傾藕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閒難遂明日馬蹄塵土中後自署其尾云三清選客玉皇舉人雲外子書予讀而疑之蓋長庚旣證仙位必無名心無名心則無往不閒無往不

庸書

卷六

三九

閒來洞口無異泉領藕花過溪東無異月將松影豈若世人勞勞逐逐尙有車塵馬跡可言卽世人登塲傀儡趨富貴利達如驚方且藉仙真烟霞水雲之言以醒其顛倒夢寐道路奔馳之心以洗其壯懷熱腸寥落不平之氣而長庚之詩乃云名心難遂馬蹄塵土則是浮雲一切之仙不能爲世人解脫而且爲世人作俑有是理乎然將謂此詩非長庚所書而自署其後何以曰三清選客玉皇舉人其名則仙其詩則不仙將疑其書而并疑其詩

則此詩又見之白公廩館集夫謂詩非長庚作不可而謂其字卽長庚所書則誠不可不辨意者其詩爲長庚所未護仙時之作而後人或借其名而書之以傳疑然觀其字跡亦非淺近可辨或亦如近日凡筆託之仙以傳耶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則不處吾儒教人無非欲人得其所可得不求其所不可得故此詩所出真贋雖不必深論獨恐世人之皇皇有求者將藉口仙真窮通得喪終身奔營而吾儒富貴不可求之說將無以勝之

庸書

卷六

四十

則予今日之論非爲長庚辨疑直欲使世之人恍然於有所求者之未可言儒亦未可言仙則此詩之留或不至於惑世誣民矣

武功筆記第九

考此山之以人顯者非仙則佛而安成名儒輩出亦未聞有據一席於巖壑間以與仙佛爭勝此在吾儒固有不屑與仙佛爭勝者登山之次日陰雨晦冥不得陟頂獨坐寂寥因向山僧索所有語錄僧知予好言學因出松崖朱公文集與讀異哉夫

納流所藏室多貝葉梵音乃手一儒書以示予亦不可謂非以禪而有心於儒者松崖自少卽遊東廓師泉兩公之門而聞所謂致良知之說獨兢兢偷物日用惟懼墮於虛寂且謂前人苦心尋出學問頭腦吾輩緣習遂至舉手足廢置不料理恐終不足成身畢竟所謂頭腦亦不是予嘗憂今人言學語上遺下說悟廢修未必卽前人致知立教之旨而松崖立教實契予心室其爲儒家宗匠後世俎豆者在當時遊息藏修靜坐武功山中十二

庸書

卷六

四十一

年山有盤石上書許雲過三字相傳松崖與諸生往來談學其上夫奇石幽壑吾儒雖不屑與方外爭勝然夫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則一山一水未嘗不可以見吾性情之天吾儒雖不必與山水謀亦何嘗不與山水契武功有松崖言仙與佛者自當退步嗟乎安成在今日豈無紹前賢之緒而作茲山之遊悠悠我思使有朱松崖其人乎吾當從之侶猿鶴而餐煙霞矣

武功筆記第十

安成之有復古書院所以祀先賢傳心學久思一
登其堂一體先賢邑附途遙車騎勞勞未遑也戊
申十月廿九日子有事瀟山初擬先造書院後登
武功及停棹河干有來告者謂武功高聳插天嚴
冬沍寒烟霧易作非晴爽則不可登盍乘此晴天
先遊武功予然其言次日即小兒入山旣而自悔
謂予數年所志未逮者欲一至復古書院今日之
遊先武功後書院是何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登山
僅信宿巖壑之勝未及畢遊即謀下山歸自山之
庸書

卷六

四三

次辰遂造書院闢其無人門庭鑰固予停車久之
謀之司啓閉者乃獲啓扇而入見荆榛塞道苔蘚
侵堂求先賢神主禮之無一存者四顧寂然不禁
嘆息蓋豫章理學莫盛吾吉而吉州理學莫盛於
安成安成之理學又莫盛於鄒氏一門近日吉州
雖嘆式微而安成科目不減於前文莊諸公久爲
海內共推之人而生長其地爲後起之賢坐視講
習之所爲風雨所蝕不計及重修是誰之過鄒姓
後裔濟濟亦豈不能繩祖武光堂奧乃以一邑之

列豆先人者亦憚於時事艱難而不力圖重修是
誰之過且予雖不敏於前賢私淑有年未及早造
書院以與安成諸君子及鄒姓諸後裔繼起講明
而謀所以爲重新書院之計是誰之過爰詳閱碑
文見有撫軍胡公松按君范公復粹問答講語書
之以歸適有幅巾道袍而來者問之則鄒君端侯
端侯爲文莊四世孫作名孝廉三十九年予因道
及書院盍謀重修端侯則以繼述未能淡自引咎
且爲予述文莊之尊人易齋公官大叅問字道旁
庸書

卷六

四三

遂成進士其作諸生時督學臨郡講書問夫子與
顏淵所言見於魯論者一問爲仁一問爲邦而夫
子乃言與回言終日所言者何時多士相顧無有
應者易齋公進而言曰顏子問爲仁天德也問爲
邦王道也天德王道千古商量不盡何況終日又
述塘南王公於復古書院講學時年已髦顏若童
一學者叩曰夫子言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今先
生春秋八十將無異於七十從心之時將有進於
七十從心之時公答曰吾生平止是志學予聞端

侯之言而益思前賢之不可學因前賢之不可學而益思復古書院之不可不急爲重修時因廬陵清軍公務促歸不遑與安成諸君子及鄒姓諸後裔詳言及此因過書岡偶筆而記之以付家荔波之二嗣君曰仲曰倬書岡爲淵明讀書處又吾宗之先秋渠公伯仲師事姚江時遠方錢緒山鄧潛谷何善山羅近溪諸公及同邑文莊鄒公三五劉公往來講究建惜陰會於岡之麓故址猶存今荔波惜腰歸而與彭澤清風頡頏於餐菊賦詩之餘

庸書

卷六

四十四

率諸子弟講會重開或閱予所偶記因以告安成諸君子及鄒姓諸後裔俾相與紹衣往哲使書院之規模復古而且使凡同鄉生前賢之後之人心皆有以復古與夫海內凡推尊吾文莊諸公之學者之人心俱有以復古因使吾繼此重遊得觀其盛且以觀書院之盛者而重登武功以竟武功未竟之遊豈非吾黨大幸又予不敏之幸也哉仲倬二子年雖幼頗能文聞予言若大有得於心者揖而前曰謹受教於長者矣

庸書卷七

廬陵張貞生箕山著

男世坤
世坊鈔

墓誌

贈尚寶寺卿默菴劉公墓誌銘

十年前作諸生讀孝則劉公撰新鄭令忠烈傳知默菴公死難始末嚮往久之癸卯夏公嗣君胤祁來京持公行狀丐銘予平生不喜譽人請以銘請者輒辭之以誌銘多稱諛失實獨於公狀不忍不

庸書

卷七

銘亦不忍銘公籍雖邵陽派本吉州而甘心死難與信國諸公後先一轍雖不文其何能辭而其不忍銘者則詳公行實讀公遺札悲感於中下筆無從然既十年前嚮往於公尤欲奉爲後起者觀感安能以不銘謝哉按狀公諱孔暉字默菴本吉州安成下村劉姓遷廬陵儒行鄉幢橋王父祐遊楚之邵陽因家焉生汝能公是爲公父歲薦授訓導未仕于二大即公公生而端謹不近嬉遊入小學即善屬對汝能公奇之與兄肄業間公日課已竟

則伏几泣師誥之曰兄課未竟年十三爲督學董公玄宰所器以是執經受業者踵接天啓辛酉舉於鄉壬戌會試道聞兄病篤卽返侍疾旦夕親醫藥弗懈者三月後歿悲泣之哀感動鄰里又恐慰母彭孺人也收淚慰釋之丁卯彭孺人遭疾籲神請代孺人竟不起呼號痛絕水漿不入口數日汝能公諒再三乃飲糜就息坐臥恹側形毀骨立者三載時稱爲古孝子丁丑禮閣機部楊公奇之以策語過直中乙恂因授龍陽學諭任內己卯應雲

庸書

卷七

二

南聘校書經監臨重公文行兼閱春秋所得士若左君廷皋官博士龔公鼎官庶常後皆以節聞修學宮建明倫堂月有課以鼓怠者出所有以佐貧者無不感激砥礪有成庚辰直指林公鳴球首薦之例得國博時值楚豫寇盜充斥州邑懸缺官多聞風解綬去人視爲畏途而公以新鄭推矣聞命輒歸辭父有阻行者曰憑限未至盍少俟觀變公毅然形於色謂身係王朝惟上所命况國家多事之秋正臣子鞠瘁之日志決矣遂急鬻產治裝會

襄陽變公棄車問道至鄭見城濠就圯兼值大歉人民竄徙已知事不可爲集紳士議修議濬練鄉勇嚴保甲爲防禦計一時紳士雖知不克守然感公正辭嚴氣皆樂從已而闔勢漸偏邑多立砦自保有以鄰邑事告者曰城不可守民間多立砦防警鄰令請於上時臨砦點團爲卸城守責亦權宜策也况已奉上司通行乎公正色謝之謂朝廷不以某不職待罪茲土城存亡卽某存亡惟視此城無何有賊騎百餘窺城公親率兵追殺又土寇王

庸書

卷七

三

洪等鳩通李際遇黨掠村寨公遣兵斬殺頭目平之十一月闖從汴經縣公委代捕率兵堵之至十二月初九日賊數引衆逼城呼獻官獻印卽免屠城公厲聲叱曰逆賊敢爲此言官印卽我我守則死守戰則死戰次日賊益數千騎來逼土民畏死無固志有豪紳縋城求生公親執斬之隨被賊矢傷臂墜城以死時從者昇公人民舍救醒絕飲食者二日百姓環跪泣進飯乃少甦公因以急告司曰卑職受恩朝廷聞警卽誓以死今果得死所矣

鄧原無兵聞賊南陽等處勢如破竹職以孤城無處求援獨有閉關固守初九日未時輕騎數百逼城索印職隨即繫印用開率眾禦之次日復益數千騎連城呼降職大聲詈之誓與俱死至午復有萬騎隨至如石壓卵力委不支賊架雲梯登城斬南關而入發火焚掠倉庫城樓皆燬一城盡竄職仰天大呼曰爾百姓尙當巷戰莫有應者職遂爲賊中傷墜死死而復甦乃知馬夫張賀等昇至城脚僻處灌之至十一晚三更復生職氣息奄奄撞

庸書

卷七

四

牆求死又爲馬夫所攔不得死嗟乎死乃職之分尤職之願今手骨足腰斷碎頃刻必死但不得速死爲恨伏乞急委官接印遲則職死矣不及知矣時撫院高公衡遣札慰籍謂天存門下所以存鄧之殘民公因諭紳士曰某待罪鄧邑甫及三月率爾百姓拮据靡寧無奈天不悔禍民重受殃豈獨我生不辰今日之事有辦死一著鄧大夫之祠欲修葺未竟厥志願丐恩諸君子爾百姓附我骨於廟側隙地或者尙友古人古人或不我拒隨土可

盾何必故鄉時紳士見諭無不垂涕又遣書報父曰男無禦變之才無觀世之智強出仕途今虐燂所指隨地瓦解亦中原一大異事男甫臨鄧地相視人情卽逆知有此變不意如此之速惟父生我兄弟二人我兄蚤世男又有此變不克終侍膝下言之益慟絕血流幾番惟忍耐頤養勿以男爲念又示兒姪書曰我憶幼年時夢由土洞中行今日之變百姓曾夾持於土洞中一日事果前定但囑爾兄弟順從祖命友愛如一慎交遊篤忠孝一家

庸書

卷七

五

重擔至大至艱荒怵中言之不盡投筆長嘆二寸一日公復督丁壯先驅殺賊賊眾稍遁壬午正月初十日賊引眾萬餘城內矢石俱盡公知勢不可支再遣書報父書畢命僕密收之遂投筆出禦爲賊執矣見公印繫肘間先折臂取之執至朱仙鎮見闖逆不屈逆詰之曰汝旣爲官尙不知行禮乎公大叱曰我受朝廷恩豈爲爾屈膝賊不忍害又曰汝文官善寫字可爲我書一告示見葉有由字犯御諱益激公怒大罵逆賊不絕遂遇害隨行馬

快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時家僕劉廷門人鍾寬
楊芳皆從公殉難獨僕劉登藏公遺書從死傷中
逃出賊移攻汴鄭邑義士領僕認公骸月餘髮膚
如生扶輿以歸後撫按會題贈尚寶寺卿廕子入
監崇祀鄉賢甲申楚撫題建旌忠祠於愛蓮池左
以公會讀書講學其地乙酉吉紳士以公籍本螺
川合詞請於督學吳公炳允祀吉學鄉賢豈非公
之苦忠慘節百折不回有以感人於不自己哉公
至性孝恭終身孺慕汝能公性嚴急時他有所懟

庸書

卷七

六

立側不移必得其怡色而後已事兄極盡其敬撫
姪曲盡其慈修祠置產出膏火資佐第姪誦讀與
人交和平不失言不失色周人之急解人之危讀
書終日危坐寢食俱廢著有霞屏樓集所造士多
顯學者稱爲高霞先生令鄭邑甫三月欲修子產
祠歐陽文忠公墓未竟厥志至忱慨捐軀以大義
殲逆閭之魄十餘年後邵人過鄭者士民垂涕相
詢嗚呼公可謂死而不死矣聖賢教人無過仁義
而仁義究本一心推而暨之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要患吾儒平日於良心發見處不能檢點不能擴
充一旦事變猝乘刀鋸背刺喉口稱節義卒之脚
亂手怙瞞人耳目非其中心所安今讀公告急上
司示新鄉紳士之言與前後報父遺諭兒姪之書
從容暇豫視死如歸良其正氣性成檢點有素成
仁取義本諸懷來豈取辦旦夕浮慕聲稱者所可
同日語哉公生萬曆庚寅二月八日靖節崇禎壬
午正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三娶王孺人棟頭庠生
王炳女繼娶郭孺人福建汀漳守備郭應元女男

庸書

卷七

七

一卽胤祁恩貢生娶葉縣知縣曾公守魯女女一
歸浙江大叅車公大任之孫萬期郡廩生卜塋於
本里之祖原銘曰孔仁孟義是曰聖賢吾心無愧
仁義斯全襲而取者移方就圓田變滄海血化杜
鵬俎豆其間千古一年

國學生退菴方公墓誌銘

退菴方公自庚午送女熊室人北過淮而逝去今
二十有七年矣公季子廣裕始述狀泣而請銘人
子於親生無以養及奄然長逝始則猶憶音容久

則并忘風木至於終歲不一禮先塋者公嗣君獨
於骨枯代革之後譜其遺行而徵不朽之言于是
以既篤公之高致尤感公有孝子而志公生平公
諱日愈字仲學別號退菴先是山山左之汶上家
於饒數世再家於南州科名鼎盛世稱新建方氏
大父吾源公登嘉靖乙卯歲薦第一二子虛谷公
麓田公同舉於鄉父子兄弟出一榜人奇之丙辰
吾源公授順天學博虛谷公成進士授無爲州州
牧性剛方嫉邪及遷比部郎以議方士獄執法忤

肅書

卷七

八

旨拂衣歸舉二子長若谷官鴻臚最晚得公及比
部公捐館若谷公秉家因與公各母有間言族屬
更因爲利時有以貲產計者公厲辭却之謂吾先
大夫正色立朝安用此捐清白爲膏腴之澤玩好
之珍槩未嘗一寓目持簿籍迨若谷公櫬歸公飲
泣撫二孤若己子恩勤訓誨不遺餘力終身未嘗
一齒及前事鄉人有修閭牆者皆問而愧悔其友
恭感人如此公性情樂易雅好賓朋游從衣被寒
暖食客常滿毫無德色然一躋通顯斗刺不通雖

中路家漸落一無所干人以是益服其高公美髯
豐頤善臨池酣咏脫然不汲汲競榮名止一隸大
學遂甘恬退因夏自號退菴云噫公之高躅予不
及見而獲交其季子淹通能文與人接尤恂恂善
下及領鄉薦教授淦邑邑人士宗之俱先德行後
文藝今且於公卽世年遠之餘持狀跪銘擗踊動
地使予不孝抱終天慟者不知涕泗何從嗚呼觀
公之子可以如公可以風世矣銘曰菜根不餒敗
絮不寒難人所易易人所難有客至止如坐芝蘭

肅書

卷七

九

客自通顯爾自考察雲卿學圃久而嘖嘖

觀政進士爾勤劉公墓誌銘

戊戌吉州同成進士者七人獨劉公爾勤恬淡謹
懇有道自持每誠同籍曰官箴無他惟當小心時
因子讀書中祕尤多規誨每奉其教佩服弗忘庚
子予以差竣薄暮於急帆中相違峽江急停棹聯
舟把手論心談至夜半公之誠勉於予者無異其
在京門之年孰知數年後公竟長逝而嗣君遽持
狀丐銘哉公諱業廣字爾勤號儲菴安成城南前

溪人始祖劉諱某南唐時爲吉州長史歷宋元多顯者入明益盛登進士者十人正德丁丑進士劉諱模官柱史則公從叔祖公生有異質貌昂而豐頂間露魁文人奇之七歲失怙稍長隨王父直軒公遊諸名家讀書崇禎庚午見知於蔡公忠襄補第子員已弗見知於馬公素修領鄉薦越二十年以順治戊戌始成進士公生平孝友天成每念父完中公早歲卽世常不禁嗚咽其事王父極孝謹因世多故環地皆兵寇公奉直軒公郊潛惟恐不

府書

卷七

十

測夜不解帶侍榻側者二年及直軒公薨世正干戈搶攘瑣尾流離公且歸家治喪禮如平時明日兵突至左右俱散公獨練冠麻裾斬經之衣抱木主於懷而逸爲兵獲強公行三十里至夜營兵各訊所獲按公懷中僅得木主將兵者駭而謂當此逃死求活惟恐不及之時獨抱主以避此爲真孝廉特禮貌之未旦遣兵護出境以歸聞者以爲孝行之報公以不及事父事繼母康孺人尤謹孺人間遭疾門內無服勞者凡羹藥進嘗起居盥漱皆

公躬親之公因貧而孤常館於外自給又以不能長侍慈幃每月所得舌田者析金爲三十日費家人日持其一侍甘旨月終必歸問安以析金爲三十日計者又如初公故鮮昆仲有三弟皆季父生各數歲蚤孤既家貧又丁時艱季母日闔門涕泣恐弗獲有成公則母事其母子視其弟衣服飲食絃誦詩書固無不與其子同遇有急必親見二弟孺家人中行公適行長則爲締婚公孝友篤摯兄於從弟者如此至其操持素履旋兩閭後謙光朴

府書

卷七

十一

素有加誓不接俗人俗事惟鍵戶課子弟郡邑有司不輕投刺至事關利害者則又不憚觸諱以陳安成故事凡鄉達田畝例立副甲無徭役以故編戶糧少差重積年苦之辛丑編審公獨毅然以身爲倡謀諸紳士協議遂得廢副甲均徭役此又公之居鄉而有益桑梓者噫使天假以年俾復展志以膺地方之寄則本其孝友以教民本其爲法於鄉里者而爲福於蒼生當自有霖雨功業垂諸天壤而不幸僅以一名進士終其身予以公之教誨

幸告無罪於居官之日而又悲公不能大行其志以報朝廷一日之知其何能無一言以請公操履大槩以告將來哉公生萬曆丁未年月日卒順治辛丑月日元配孀人朱氏大橋朱伯修女子錫爵康熙八年鄉薦第一娶大橋瀘溪尹長子文學朱益光女女二長適司寇槎江朱公從孫朱銓次女適金谿侍御王公之孫王沂孫一庚生孫女二未字銘曰造次於是大風雷雨不顧乎外吾亦猶古名則成心則苦雖死如生惟懷中主

庸書

卷七

十三

禮部簡齋廖公墓誌銘

春王正月之三日時方遵令甲新齋往來不通一刺忽廖生迪恂衰麻造天咫堂以其先人簡齋公新故來告兼持行實丐銘予嘆曰異哉常獻椒稱慶之辰廖生不以不祥爲忌諱而擗踊哀乞情見乎詞觀其孝思之誠號泣之慟能以不文辭耶公姓廖諱王字田生別號簡齋始自遠祖諱謙起家汴梁宰文水有惠政卜居於邑之東溪傳廿一世至少渠公諱堅是爲公王父子三附文林郎位我

公諱廷棟其季也是爲公父積德昌後稱鄉祭酒初艱於嗣禱峽之王筭山乃生公因以王名公甫離襁謹飭無兒態長就外傳沉潛力學補弟子員旋食餼殿撰晉卿劉公謂讀書如廖君他日必當遠到性孝友位我公捐館殯蕭寺公廬其側三年後八上副車不第磨順治九年恩薦廷試擢當縣令出學士厚菴曹公門時曹公留心正學經其拔識者實繁有徒獨以公緘默恪醇有儒者風即以所藏咸中篆繁嘗偕予言及豫章學者輒以公

庸書

卷七

十三

爲可造就及謁選得粵東永安新安增邑處復澗菁林中有負嶠患公力請諸兵憲分師招徠遂願就撫至釋難民數千餘邑故多山田又毒草叢生服立斃燹後版圖散軼以阡陌訟者日見告甚且刁民乘間借人命唆之爲利有司亦爲所惑公悉心清釐舉民間頃頃數目授受鱗次証以各子戶印契詳註一冊開卷井然百姓無敢懸揣構爭端者間有借口土小忿以輕生告輒訊鞠反覆由是人心感悟風稍衰息且嘆人文寥落新會主靜

之學無復講明爰重修紫金書院及學宮集諸生
肄業月課季程親加校閱沐其教者皆知孔顏造
就之力居多後因錢糧有爲上司撥用部款不及
奏銷歲叅議礙隨經撫軍憐其冤爲之疏辨復職
得補高陽高陽地僻事簡與永安稍異公淡喜謂
與寧靜之性相安且曰南北風氣不一吾所以父
母斯民之心則何可不一加意撫字一以前所以
治永安者治之勸輸勸讀外行所無事以邑誌歲
久版蝕近徵未備爰徵諸文獻校訂付梓又園佔

庸書

卷七

十四

區雜旗佃頗煩調劑且地畝經歲輒更賦役乘除
爲地方累公上遵 功令下順輿情每朝使至同
親歷田間惟公惟均不欲偏累小民雖拂朝使意
不恤也又念水澇爲患爲築欽堤指畫估計民不
費力堤工告成耕耨無憂若其廉以守官箴慈以
綏民生蓋行之兩邑如一邑持之八載如一日云
俸淡當遷 上復廉知其能擢儀曹未幾以邑人
投充一案註誤解任時長安凡以被議降革者往
往自陳辨復公獨以傳舍視官謂處分皆一朝廷

之恩何容自辨行李蕭然惟作故鄉之想然使稍
假之年安知無爲公白冤如前粵東撫軍者而公
則已蛻骨長逝矣仕籍之難莫難於作吏非 功
令之責成則上司之追求而公獨能奉公惟謹務
殫厥心不求援於人而人亦諒之且旣奪職後復
有代爲辨白者非其一腔至誠有以感人哉嗟乎
是不可以不傳公生明萬曆丁未十月三十日戌
時卒於今康熙庚戌十二月十七日卯時享年未
十有四禮部儀制司主事前以 覃恩敕封文林

庸書

卷七

十五

郎配李氏贈孀人繼娶王氏男三長迪忱邑庠生
娶北埠劉諱元貞女次迪恂貢監生娶麻塘周諱
惟崇女次迪愷尙幼女三長適邑廩生趙諱廷樑
次適山原羅諱貞師蚤世次適山東淄陽令蕭諱
法何次男孫男四長曰孟峻聘劉殿撰孫官生諱
洵女曰仲林田季賓迪忱出曰琴生迪恂出孫女
二迪忱出其生可紀其逝可銘銘曰操刀使割枳
棲塵擁割以牛刀惟儒者勇錯節小心如盈斯捧
舒卷浮雲簿書非允冀北嶺東垂涕文冢

文學四樂羅公墓誌銘

羅公諱惟善字淑士號四樂別號友蘭其先世家西昌闕城庶常仲昇公愛車田地僻家焉數傳至文莊公整菴時姚江良知之學盛行獨文莊往復辨論相與頡頏士大夫宗之是爲公曾伯祖公生而慧初就塾父諱某出對試之曰風行樹尾搖卽應聲曰雷動笋頭出一日父偶遺貨案上適客至母孺人取數金給之曰爾可搜此爲書筆資公以大學註不寶金玉寶善人爲辭父聞而喜因命名

庸書

卷七

十六

惟善時公雖幼學已彌志文莊家傳除夕父命書聯則特錄文莊二語曰不規規於事爲之末惟勉勉於仁義之大年十二就郡試郡守命論題適周問禮老册意其差未諳也公立就郡守奇之以是年補弟子員公自是好學博物文名日著遠近負笈問奇者踵至尤喜引進鄉里來學或父兄有佳子弟不能延師者每引同視席教誨有成且言坊行表動容周旋悉合矩度人登其堂者擬之程門時麟定康公雅重公師範構大中堂延之每對人

嘆曰四樂先生眞盛德長者至詩古文詞待其剩技無難也居常以文莊學自勉且以教人嘗念文莊困知記舊版殘闕急倡族梓補之或與人言學輒摘取困知記解究弗倦其與學者言易則曰一部上下經只元亨利貞四字盡之亨利貞三字只元一字盡之孔子曰元者善之長吾人習經只一善字做得盡頭方是能習經且吾儒讀書不但讀經難卽讀論語亦難吾生平苦志力行少而壯壯而老不能究者卽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

庸書

卷七

十七

仁問君子四章亦做不了工夫公素慎然諾寡言笑端慤持己和厚感人西山鄉多巨族或同姓異姓有雀角者公雖訥言無排難解紛術然聞出片言勸解爭者皆曰此忠厚長者言無不釋然鄉有竊僧常住者羣議急沉之木公獨謂此小過竟活之其人卒感悟爲善公教家庭子弟見受人侮抱不平者輒訓以斐公唾面自乾見懷宿怨念報不已者輒訓以呂公云若記其名終身不忘見兄弟見閭閻者輒訓以世間易得者田地難得者兄弟見

同族遠房角立門戶者輒曰各房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祖宗墳墓戒人必親往祭文莊祠宇晨起每自行洒掃嘗本父命名惟善之意曰其樂有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願自號曰四樂尤愛惜物命方長不折喜梅有和曾公榮梅花百韻喜蘭嘗取自作詩及古詩騷詞詠蘭者書葉上因別號曰友蘭讀書無間寒暑夏不扇冬不爐坐立不倚寢食不言所著有綱目發明補養正齋蒙談易經爻象證醒世箴言俱有益學

庸書

卷七

十八

者之書公遇試輒高等然達觀廣識雖屢黜秋闈毫無得失之意於中終其身惟惓惓學不厭誨不倦公真不愧文莊苗裔且學之所至常夢尼山夢考亭易簣之夕又夢神禹昔吳康齋篤學躬行常感前賢入夢公豈其流亞哉公長君諱懋章克世家學予自讀禮山居延之學閭朝斯夕斯似不能須臾離者公年八十有一予恐長君膝下憂深高堂念切因堅請公至舍時已嚴冬迺寒公猶手一冊矚目鈔勝雖喘疾間作毫不爲意書法草隸逼

真大家雖年暮歸爲予書讀書養氣四大字堂額時予倡吉州人士重建景賢書院公聞而喜作上梁文援筆立就復自集大學衍義補纂要寄示予次男世坊點畫精明毫無懈筆以公矍鑠猶昔旦夕無憂又固畱長君同寢處者一年丁未正月四日長君歸拜新禧公喜見於色隨曰神倦欲就榻又曰清氣在頂遂不病而寂異哉公之鬚眉不改來去如寄豈直地行仙哉生明萬曆丙戌八月二十九日子時歿今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初六日辰

庸書

卷七

十九

時子二長卽懋章府庠生次懋華業儒孫景旦業儒章出孫女一適司寇蕭公某孫閱遠卜葬於某山某形歸窆之日懋章兄弟持杖丐銘銘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柱砥魚遊躡颺羽化形有紉伸脈無代謝曰吉三羅相從地下

梁處士仲達公墓表

璋塘梁故望族也歲己丑避氛茲土相其池光遙映松籟時發輒心眺之曰此必有碩人產焉旣獲與梁君叔美交襟次陶然傾蓋若故予方投止維

艱獨貽以卹奠安而處士仲達公則叔美同父次
兄子交叔美因稔知處士生平處士諱孔奏字仲
達少穎異嗜學不下帷者歷年試屢別知不得志
於有司遽憤然曰余業學有年終爲轅下駒顧余
季叔美男宗胤猶足及時淬礪擁皋詞壇豈彼蒼
所以抑余者獨不可振於後裔乎遂謝帖舉事生
產端督季叔美暨嗣宗胤努力膏晷務期必售謂
文章不誣人直需自勉耳時叔美家道且艱一卷
蕭然佐所未遠朝夕賴之遂獲肆志藝苑騰聲膠

庸書

卷七

三十

庠爲今士流宗以故人之稱之不多叔美之能承
先志而善處士之克成弟業若宗胤英氣迥發羽
豐穎脫所以紹一經之傳尤未易測已處士生辛
亥之十月歿乙未之四月享年僅四十有三配羅
氏子一卽宗胤噫處士生平行事好善喜施恤難
解紛指不勝紀要其所以佐仲氏力學以期有成
求諸古墳旒迭奏之誼寧更有尙哉安其膺天眷
歌遐齡而胡爲以強仕之年輒悲哲人之萎豈天
之報施善人不可知耶抑仁者必有後而予所謂

碩人產者或得之今日復得之來茲耶叔美與予
有一日之知貽書命言祈彰幽德問之過處士墓
者其以予言爲然耶否耶

誥贈張母楊室人墓誌銘

覃恩贈室人曰楊氏穆壇庠生天錫公女吉州別
駕今擢司馬振九張公母也室人生溫惠識大體
有淑女稱年十七歸今封公毅中先生恪遵內則
佐董韓鸞鳴昧旦交儆無寒暄稍間封公力學博
古尤喜交天下士高朋至止輒投轄盡歡四方來

庸書

卷七

三十一

遊行李無以資者動解佩推與無難色謀諸中饋
俱多方樂成之共御家人儉婢則日分雖有異情
實可矜小心體恤課力作節勤勞食問飢衣問寒
人比之楊母有加室人性慈柔尤篤信善因家有
大士龕燈魚鰾晨昏頂禮傳城北有孤山洞求嗣
者多應歲時伏臘不憚捫蘿扳藤躋頂上仙壇禱
之未幾果舉丈夫子二長卽司馬振九公諱經次
邑庠諱緯鳴呼室人慈徽懿行佐封公所交多賢
君子御下有恩有禱立應室其享天年坐觀哲嗣

通顯乃甫盛年卽撫司馬兄弟泣下謂兄益洞仙
大士賜者但吾孱弱多病能九畫荻未必竟志豈
空人至誠格天可信諸後人獨不能信諸身哉空
人生壬辰三月十八日卒丙寅八月十二日去世
今四十餘年司馬初筮仕吉州仁風善政洽入人
心繼且榮簡東甌陞任而去環車遮道俱嘆謂張
青天蓋鍾仙佛靈性再來者空人篤信善因之報
方自此始矣司馬瀕行持狀請銘諡不獲辭銘曰
傷心孝嗣號泣問天中秋三日人杳月圓可壽者

庸書

卷七

三

德不壽者年孤山洞裏大士座前

敕封李母賈孺人墓誌銘

零陵邑侯李君固前宰吾吉州五雲有治聲者五
雲屬衝劇兵燹後瘡痍初起得李君撫字招來人
歌召杜迄今去歷年矣遺愛之思頌清白弗衰予
年友永若歐君持李君所述母孺人行實請銘于
讀畢嘆曰李君爲清白吏固受教於母孺人哉孺
人賈姓父諱三極行重膠庠孺人生而柔淑知大
義年十七歸贈君峴石公時峴石公翹楚士林好

人焉嗚交儼紡績佐讀無遺力峴石公性最
嚴急以未得北堂歡爲憂孺人左
張母疾嘗湯藥調飲食晝夜不交睫者數十
戊寅邑城失守峴石公同尊人相率效義城守
卒初難亂軍中孺人誓死旬旬走城中於血地積
骸間檢尋舅與夫兩骸號哭動天賊相戒此孝婦
不可近不食不寐三晝夜始得率家人負以歸孺
人以是稱未亡人撫兩孤約已課兒卒成學業然

庸書

卷七

三

孺人雖督讀書亦不以躁進過期乙酉秋長君不
利秋闈孺人則慰以得失有定分吾亦不急期兒
蚤得意及登賢書署教諭己亥成進士則訓以中
式固喜爲官亦未易勝任長君謁選授萬安強孺
人之任孺人則以外祖母年老爲辭且曰汝但爲
清白吏潔己愛民勝娛膝下矣長君奉慈訓莅兩
載清白自矢百姓樂之乙巳改零陵亦以前之治
萬安者治零陵愷悌父母無異其在萬安丙午秋
始迎孺人來零承懽相依僅廿餘日適鄉試充同

考時長君以孺人抵署未久欲告病不赴孺人又勉以取士盛典得人報朝廷即吾之願復何辭乃不幸長君入關孺人遂以八月之既望卒於署噫天下婦人知大義者未可多得孺人生平澹泊不輕衣縑不妄殺牲籌畫家務必躬親不以子貴自逸不喜奢亦不爲一切書陋凡姻族窮乏助緩急有無惟恐弗周夫最難調者事繼母孺人則能得其惟心始終如一最易奪者兵刃交加孺人則能以死自矢且於鋒鏑中尋舅及夫屍以歸爲丈夫

府書

卷七

三十四

之所難最易姑息者兒女情深孺人則教二子獨不在急取榮顯而惟以居官課士愛民得人諄諄戒勉至今長君克寶慈訓清慎著聞閱兩任如一日有母若此此豈於尋常閨中求哉孺人瞑目之夕正李君摸索得人之時初任萬安迎養而不可得繼任零陵而未能長侍以終李君孝思逮今悲從中來不可一日解哀慟乞銘予亦人子且與五雲之父老子弟感念甘棠能已於懷而不溯所目哉孺人生萬曆廿一年閏十一月初一日卒於

康熙五年八月十六日得年七十有四生男二長即如涉進士兩任縣事娶太學生劉振龍女次紹沅廩生娶馬氏繼娶庠生周命新女女一適庠生韓某孫七條定娶任四川成都府華陽縣知縣張賡女檢定娶涑水縣任福建漳州府知府王得善女德樞俱幼如涉出桐定娶廩生董我礪女模定廩縣廩生張某女恒定幼紹沅出孫女二一適庠生冉振秀長男冉烟如涉出一許字庠生孫之計長男孫某紹沅出外孫一懿德昌後緇繩整

府書

卷七

三十五

豈非天哉銘曰爲母易爲衆母難孝也節也慈也松柏歲寒爲衆母之母視此噴玩

祭文

祭潘起代給諫文

嗚呼公以丁未領鄉薦第一既提南宮選庶常補給諫時予雖知公名未接公顏肝江人士言者無不謂公才敏學淵慨慨擔荷雖至艱鉅事無足難其胸中予以是知公所志必有以天下爲任者及入京門接話言益信公所志固有欲堯舜我后

爲一民者而尤汲汲然厯念於桑梓之艱難西
人今已堅邇因浙江撫軍以歲荒請旨買米上
江公則恐地方有司借糴名色爲害閭閻力請之
上嚴禁藉端採買穀價俱照時值地方復以相
安嗚呼推公之心使得長其天年久於諫垣所條
陳入告者西江之人必蒙其休卽天下之人無不
庸書

卷十

三

蒙其休夫何買生之疏未盡厥蘊買生之年若促
之短未幾以病告矣然方其請告之日同鄉諸仕
於朝者猶期早痊起用以畢幼學壯行之志記公
買艇言歸猶手書數行謂予在今日不愧古大臣
正色立朝乘時樹業且言予於公以道義相助以
遠大相勉何忍遽離而又以一緡一箋命書格言
嗚呼公於長發之際繼絕之情何其真摯格言之
請何其警惕而孰意公出京門之日卽爲永別京
門之日非公之不幸而豫章待澤之人之不幸非

豫章之人之不幸而天下蒼生望恩者之不幸某
等檢社人遙觀摩侶乏又能已於哲人既萎之悲
吾道其衰之感耶嗚呼秋月皎皎秋風蕭蕭鴈鳴
遠渚鶴唳荒郊遺孤旅櫬帆寂水號一杯遙奠形
杏神交

祭徵仕郎匪凡程公文

於惟先生鍾海南之間氣今鬱勃靈奇溯河洛之
遺蘊今統漚宗支嗣白沙之再起今倫類師資綜
三教以立言今漁獵百氏雖淹膠序而弗售今畱
庸書

卷七

三

有餘以啓來茲薦生中翰今幼稱岐嶷歌鹿鳴首
南宮今不屑嬖阿以嬖時葩經名世今奏賦動朋
主之知行且金礪霖雨是寄今姑禁林視草以委
蛇先生曰嚙子也才今吾將北征驗我箕裘中翰
曰幸也祿養雖薄今庶藉是少慰高堂遊覽之風
期行軒至止會逢恩賜大典煌煌義方所貽都人
士傳而頌焉福履如程大翁固當登耄耄躋期頤
胡造物之善妒今遽溘朝露而希夷謂先夢之預
告今卽素嫺鈴永嬰蛇之術而莫施吁嗟光陰石

火今不朽者道德不磨者文與詩跡公生平非翻
其葉於身毒卽陪笑語於瑤池瞬息千里達觀今
何用惆悵而嗟咨獨吾儕景仰始也髣髴音容未
親今也顧瞻旅櫬萬里能不束芻以寫哀思羊城
日隱梅關雲移山川迢遙風木增悲遶豆維踐絮
酒是醺吾儕寧具文執紼者兮冀式臨而鑒之

祭文學王思齋文

嗚呼天下有誼切至戚之人經別數年而甫一遇
遇矣而卽以長訣告離合之際能不悲悼感傷哉

府書

卷七

三

憶予十年前知公之名未識公顏欽公之德未聆
公誨庚子浙閩之役假便省親予有次男公有次
女德門寒閨始締姻盟旣而復命北還公送江
干執手言別時公以外侮訟於庭予以不終訟之
說進而公以爲然公之器量心焉旣之別後聯述
京師數千里外未遑音問風雨有懷空繞夢魂今
歲先嚴大故守制還里苦塊餘息不樂有生感公
致弔手書慰解頃因愚山施公講學青原忍哀赴
會忽有傳公疾篤者聞之旣驚且疑便道晉候而

述公虛就公之榻則公已含涕欲言言而不能出
諸口矣猶謂公夙抱碩德必感天眷但珍重調攝
一切外務浮雲視之可勿藥而自愈孰知別公大
夕卽以長訣告耶嗚呼讀公之絕筆知公欲言而
不能出諸口者無非爲遺孤耳念及於二孤子爲
公悲念及於二孤子且爲公慰公之先人數以進
士起家公固負大有爲之才食餼歷年每試輒冠
軍遇合惟天公可以自慰矣公令子雖未離襁然
其泣嗶嗶碧瞳炯炯如炬已知爲充閭之器公前

府書

卷七

三

以伯道憂者今何以自慰矣况公之昆若季宮牆
鴈行俱弘才博洽拭目聯飛孝友性成類能爲公
保孺子以成人不負所託公尤可以自慰矣獨是
吾子汝婿汝女吾媳諸忝年家情關至戚邇以杜
門守廬宦情若冰欲畢此向平之局然後與公相
期爲春風沂水之樂實所夙願夫何公之令女尙
未廣標梅其實之咏而予之弱子已先有泰山其
頽之嗟兼予與公經別數年甫一聚首一就榻數
言而卽以長訣告此予所以悲悼感傷對靈泣奠

而不能已於懷也

祭汪母賈孺人文

嗚呼凡人子之賢得之嚴父之訓者十居八九得之慈幃之訓者十無二三此截髮剝薦所以獨傳懿規而畫荻和熊亦以邁諸閨秀庚子秋偕掌科汪北溟掄才兩浙焚香約戒公閱之暇北溟間述母孺人閨範甚悉其事姑嫜以孝御羣下以慈佐夫子以成名以及操井臼勤女紅儼節懿行類難僕數而所尤難者北溟擢給諫時孺人即督之日

庸書

卷七

三十一

人臣事君知無不言况居得言之地值可言之時凡有益國計民生者宏直陳無隱及北溟銜命典試孺人復臨行戒曰爲國得人甚盛典也毋或疎虞致失真才以故北溟闈中揣摩殫精疲神務求不差累黍必以告無戾於慈訓者告無罪於君命而予亦得藉北溟之告無戾於慈訓者以告無罪於君命則予之視孺人不猶北溟之視孺人哉二月予入都以來偶故悲形於言而北溟亦時有憂邑詰之則曰家慈病症罔卜旦夕予方謂

孺人閨教若此必感耆佑享長齡孰知閱旬日而過其門則門者謝曰太孺人去世三日家主已哭不成聲矣嗚呼世人之母亦無有不愛其子者亦無有愛其子而不教其子者有能勗以事君勉以得士如孺人之獨見大體者哉予與北溟一秋同事茲等兄弟孺人諄誨允當佩銘忽焉長逝月暗雨零明水告奠木葉悲鳴

祭張母鄭孺人文

於惟伯母以母儀而聞一邑傳天下胡爲溘然遽

庸書

卷七

三十二

逝乎天其有憾乎吾里自鄭國畫荻課子成名迄今美之今母之慈淑以慎厥躬者不具論備淪髓以事二人者不具論謹操作以佐夫子者不具論母生丈夫子三季卽英石也英石生月餘出嗣伯父緒旣而母以孀居哀瘁欲絕孝養視昔有加課子勤勞殆四十餘歲其貞靜節孝有古人風也又何可具論姑舉英石之治保定者以徵母儀乎保定邑小而民瘠母曰吾子當有以育之地介器而俗易擢其曰帝子當有以肅之且屬京畿近輦轂

母曰吾子當何以自樹而自勉英石奉母指飲冰茹檠者再易歲矣政治聿觀厥成矣保定之民其被覆冒也曰太夫人之訓吾侯以仁乎其遵範圍也曰太夫人之訓台侯以義乎其著謀猷而紀之銓敘達之天聽也曰太夫人之督吾侯以功成吾侯以德乎民之頌母儀者不千秋於斯乎而胡爲溘然遽逝天共有憾乎雖然無憾也母如太夫人庶幾吾鄉之鄭國乎子如英石不將爲吾鄉之六一乎惟是英石所憾者少嗣伯父緒逆例降服

肅書

卷七

三

不獲喪三年然詩之稱孝思不匱者云心也非以迹也英石之心純孝之心也純孝之心通乎神明矣母靈如在亦可以慰矣

祭羅太母李孺人文

嗚呼人生所未可必得者壽耳所未可必得者夫婦雙壽耳乃若考終則已躋八袞以上唱隨則夫婦二人竝稱八袞以上而森立於前爲三人上壽者則皆子若孫而森立於前爲二人上壽之子若孫又皆賢且貴此九必不得之數也若今待詔

贈羅太母考終則八袞以上矣唱隨則夫婦竝躋八袞以上矣森立於前則多子若孫森立於前之子若孫又皆賢且貴矣以人生所未可必得者而太母獨得之以人生可得而未可兼得者而太母則皆有以兼得之然則其生也可慶其去也亦何憾哉而某於太母之去獨有不能無遺憾者憶向京門與長君朝斯夕斯左右追隨有以知太母之壽而賢既某以失偶鰥居者七踰歲月先大人知長君有息在門固請之長君以續百年太母不以

肅書

卷七

三

爲涼德而俾其許之聘今于歸甫半年亦克佐中饋亦稍知內則每言及太母撫育教訓之恩輒感泣終日愈有以知太母之壽而賢今春某有事竟門擬返棹之日便道桐江一觀慈顏孰意偶貪遊囑一帆蕩遊閱數月而歸則已報太母訃矣嗚呼某於太母之長君始則友朋繼則子督其在太母則猶諸孫視也嘆行蹤之遑轉忽靈輻其仙遊觀慈容而未得徒悵結於子懷此又某之所自悼道阻情親而不能無遺憾者也嗚呼炙酒絮雞空悲

身後稱賜上壽何似生前靈爽如在一滴九泉

祭李太母朱淑人文

太母秀鍾玉葉派肇天潢慧稟林下之風穎擅閨中之彥枕籍經史吟咏性情太母之德年宜永太母之才年宜永太母之教之慈年無不宜永司馬先生以青臺齒尊騎箕天上彭殤修短固無所疑太母年五十慶澤方新何司馬辭世未久太母遽爾偕遊天奪之速令宗族姻婭及宇內士君子甫感司馬之去旋悲太母之逝嗚呼司馬筮仕中逢

庸書

卷七

三

坎難矢志身殉乃引遺孤之言爲之從容解慰者非太母耶司馬自此入佐兵樞功在封疆雖三仕三已不復竟厥懷來乃相與商確去就盱衡古今出不媿名臣作邦家柱石處不媿碩舊作後學津梁者非太母耶次君庶常維饒舞象姿邁進訓膝下無間寒暄及登賢筓捷南官則與司馬交勗以遠大事業遙勉以移孝作忠者非太母耶長君維介爲羅太母所出乃寢食服御愛同己育遂令維饒饒頃克叶一堂友恭交相推讓爲鄉里觀法者

非太母耶嗚呼豐之以性嗇之以年視世如寄太母已矣獨是人生之樂莫樂於父母之俱存人生之悲莫悲於父母之繼以人因維饒之悲而悲中有同慨予因維饒之悲而悲心有獨哀予與維饒成進士同官中祕同茲怙恃相繼而逝復無不同予長抱呼天之痛維饒又何能已於捨地之哀乃予自揣生平忠孝兩虧無所繼述年踰四十無所聞知淡山養痾衾影自憐維饒值英妙之年當讀禮之時觀春初往復手書便有此道不可向空處

庸書

卷七

五

證人清夜自省之語知其所志良欲勉躬修克嗣賢哲之軌匪僅羨慕仕進空侈圭組之榮他日本正心誠意之學兢兢業業披誠抒悃以報聖明者報二人豈同於祿食家徒尚乎生養物備之隆專事乎死葬觀美之文此予所爲因維饒之悲而悲亦因維饒之悲而爲維饒慰且爲太母兼爲司馬先生慰者自不禁其感之切而言之真嗚呼同爲人子悼痛實深末芻可告事死如生靈響彷彿鑒此微誠

行狀

先嚴白卷府君行狀

嗚呼痛哉先大人長逝幾三閱月矣不孝始聞訃於今月之三日呼天無路不知有生尚能執筆屬文以敘述行實耶伏念先大人生平素履未易悉數而其訓不孝以道期不孝以成名誠不孝以守身音容杳然提誨猶昨若不粗述一二以丐仁人君子之言爲表章則不孝罪益甚謹忍死拭淚伏首先大人靈前而爲之書不孝先世由曲江景重

庸書

卷七

三六

公官吉州刺史因家廬陵之富田井頭俗稱恩給世錫古井張家十四傳至先曾王父會塘公好行其德埋跡林泉春秋八十高耄一履城市有司舉於鄉授冠帶再傳先王父含輝公懷古著書景仰前哲荒歲炎燭賑飢惟恐弗周每事必協諸道學者尊之至推爲鄉祭酒生子四季卽先大人先大人少聰穎讀書一過成誦塾師畏之有大志不屑久羈籬下赴童子試偶見擯有司遽憤然曰先儒赴科舉聞有司防察過嚴待士無禮寧以布衣終

身吾豈必事此爲哉遂棄舉子業探奇四方寄懷

山水足迹幾遍所至有詩及見不孝甫離襁能識字始矍然色喜絕志浪遊專事庭訓經史性理諸書凡素所評閱者無不一一口授每晨起不孝讀書先大人必席於前默記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既不孝業八股每夜必課一藝命題後先大人亦必席於前文不佳務令改構或改至再三雞鳴漏盡先大人未嘗就寢兼不孝孩時多病凡所飲食先大人不假手僮婢視火候親調之未先嘗不

庸書

卷七

三七

以啖不孝壁間嘗置狀元圖又手書白鹿洞學規教不孝曰欲做好人當佩白鹿洞學規欲成榮名當翫狀元圖不孝十三受知廣成侯公補弟子員尋食餼人或爲先大人喜先大人則益瞿然謂子矜佻達詩人貽譏使以小得意氣揚趾高將安取乎由是督不孝咕嚕無異前日而其勗不孝以繩尺則較前倍嚴先王母王父後先棄世哀毀骨立卷塋悉遵古禮先王父易簀之夕呼諸子告曰吾今已矣汝兄弟盡各事生產以紹箕裘先大人聞

之獨慨然不樂以先人數世同居爲辭卒不果析
箸同氣怡怡歷歲月如一日事兄極恭謹有疾嘗
親和藥先伯勸甫公失意棘闈鬱鬱以沒且無出
先大人泣而爲之立嗣愷摯所感家人化之然性
直每不能護人短見鄉黨中善者則稱之不善
者則語不契或至唾罵以故鄉達尊賢者固知
先大人而間遇匪類亦陰忤先大人戊子金
鄉禍有欲引先大人爲朋者正色拒之遽構成
妻非陷不孝父子於獄幾且不免人或爲先大人

附書

卷七

三

危先大人益言笑自如酣咏弗輟且語不孝曰先
儒謂當尋孔顏樂處吾父子今日當尋君子不憂
不懼處固福堂已乃得釋遂謝絕人事安貧味
道犁雲鉏月力耕陶然甲午不孝登鄉薦前所欲
中之人自覺報惡人或謂必圖所以復之者先大
人歷十餘年恬無睚眦之色人以是服先大人既
直而無隱又寬而能容戊戌不孝魁南宮官中祕
人復意先大人易以子貴驕人或侈門第或交際
官司而先大人安貧味道力耕如故公祖父母暨

縉紳先生慕其風者窮年累月思一望顏色一聆
謦欬了不可得屢貽書不孝則曰 朝廷教育庶
常無異書生汝記及白鹿洞學規乎且知不孝素
善病謂守其身以事親愛其身以有爲藥石不可
妄服飲食不可失常訓誨諄諄無殊而提然不孝
自是滯跡仕疆達娛膝下矣庚子典試浙闈便道
歸省獲覲先大人顏色時復罹凶妻之喪悲感之
餘酬應倉皇未及一奉色笑一獻甘旨居無半月
促裝就道不孝泣下拜別而先大人猶勉爲愉色

附書

卷七

三

謂吾年齒尚盛能善事國所以善事親何爲
作兒女臨歧態哉但父母惟疾是憂不可不知鳴
呼詎知先大人臨行之訓卽爲永訣之詞耶不孝
因間關數千里無能迎養數有乞假之思而家大
人則數手諭沮之客冬十一月家僕至接先大人
手書云自八月起雖沾小恙服藥漸愈又寄字二
幅謂不孝須善玩及展紙讀之則青螺郭公筆蹟
遺表第報高堂詩也中云人世皮相爾謂不好詩
書我愛參也魯耐可伴樵漁二老在庭聞雙雙倚

門閭而我稽升斗不能返吾廬遣爾還鄉去爲我
口起居行且戲萊綵行且奉潘輿寄語堂上人兒
已賦歸與嗚呼不孝讀詩未竟知先大人前之沮
不孝言歸者今直以言歸諭不孝矣不孝驚怖無
自憂從中生方擬今春引匄乞歸而孰知已無及
耶嗚呼不孝之罪彌天矣先大人自以爲齒尚盛
而竟不能周甲子耶先大人之所期於不孝者何
如而孰知不孝之生無以養菽水病不能嘗醫藥
而含殮之頃并不及拊棺一慟耶先大人孝友天

庸書

卷七

四十

植鄉黨羽儀爲人坦易闊達不修城垣不飾邊幅
性易怒旋怒旋解遇不平多慷慨激切曠邁之氣
每寄情於詩酒舉觥滿引能盡數升與人言則復
以酣飲失德爲戒又自謂吾氣質雖偏不能入於
正之道然學者不可不以聖賢爲歸作則於鄉鄰
人不倦脫人於難而人不知忘人之怨而人共譽
生平善行可譜可歌嗚呼不孝當昏憤仆地之中
亦安能一一以述耶先大人諱其完字璧卿別號
白菴生明萬曆丙午年二月十三日巳時上皇清

康熙二年十月十六日巳時以疾終於在籍以不
孝官得沐 覃恩敕封文林郎內祕書院編修
附於吉水縣中鵠鄉四十八都羅家埠出水蓮花
形之右坤山艮向儻蒙仁人君子採其大槩齋鵬
之片言章幽泉壤則先大人藉以不朽而不墜墳
生亦藉以不朽矣

先慈李孺人行狀

天下之悲莫悲於親之喪莫悲於親之相繼而喪
尤莫悲於父沒而不能執父之喪奔父喪矣而母

庸書

卷七

四十一

卽繼父之喪而喪此不孝之罪所以彌天不孝之
腸所以寸裂而不能爲人告者也不孝官京數年
欲迎養而不能欲以情告而不得先年正月三日
聞先大人訃終天遺憾不知有生時先太孺人猶
寄語謂不孝弱軀毋過傷蚤自還里以慰倚闕老
眼使不孝當昏憤仆地之時作慈善在前之想苦
塊餘息強自解免徒跣南來里閭遙望痛嚴容其
既杳念慈侍之可親而孰意甫及門而先太孺人
以病聞自秋徂春竟以不起告耶嗚呼前聞嚴變

藉諸先生長者誅章輓詞地下光寵於今慈憐卽
世喪事禮儀薄葬貽譏梓里尊卑槩行請卻縉紳
先生亦無過而問者不孝之罪無以自解今既數
月矣猶不克書先太孺人遺行敬乞椽筆勒諸片
珉以垂不朽不孝之罪益無以自解惟是孟秋朔
日舊俗新故設衣妥靈不孝敬伏首座右粗述大
略以呈於先生長者之前先太孺人李姓派自文
江谷村爲里碩族先外王父子鶴公有潛德推鄉
飲賓中年艱於嗣生先太孺人以子視不以女視

庸書

卷七

四三

珍愛之至不欲令親女工先太孺人私自勉絲
縷聲剪刀聲無寒暑弗間以美衣服服之則拜卻
而藏之笥以故先太孺人雖未字而勤儉可師之
稱始於家年十六歸先大人時先王母見背先太
孺人每對人涕泣以未覲姑顏未奉姑養爲言然
時先曾王母尹孺人猶在堂治家尚嚴雖多男繞
膝稍拂意動切責不止先太孺人以姑亾故尤委
曲善承得其歡心先曾王母喜曰吾孫得若婦吾
無憂先王父舍輝公生子四最後生先大人先大

人自失恃性倜儻豪飲先王父數憂之既見先太
孺人克自親操尤善規先大人先王父喜曰吾子
得若婦吾無憂時內外疎戚亦惟恐以姑亾故或
一不諱致生諍語又先曾王母以先王父乏主中
饋命諸孫婦日值家政以試操作而先太孺人嘗
以娶婦入門爭長競短自銘調停料理翁無間言
以故先太孺人甫于歸而孝慈可師之稱聞於鄉
生不孝孩時卽羸弱善病凡所飲食非親調非先
嘗不以啖不孝旣不孝粗識字先大人以不得志

庸書

卷七

四三

有司遽自引退堅意督不孝有成一投書一課藝
先大人必指授於前先太孺人亦必女工於前先
大人日爲不孝解白鹿洞學規旣指示狀元圖先
太孺人則曰此真第一人然先大人雖篤愛不
孝而課不孝最嚴偶一書不熟一藝不佳不責懲
不止先太孺人旁弗敢言惟涕泣終日旣不孝補
第子員且食餼嚴慈愛誨無異平時獨是先大人
賦性剛直善怒不隱人過戊子鄉里匪人輒奇禍
中之不孝父子先後禁於獄幾不免賴先太孺人

鬻家產忘身命白冤乃得脫由是家徒壁立子婦
散居先大人弃家就耕竹原謀之先太孺人忻然
偕隱若將終身甲午不孝薦於鄉數請歸弗得樂
耕如故媒孽宿怨毫無計較固先大人德度使然
而潛消默導則先太孺人之力實多戊戌不孝冠
南宮官中祕賀且踵至先太孺人知不孝素疎慵
不事酬應不諳交遊兼羸軀每觸風每過勞輒病
以北地嚴寒益懷遠憂日聞翰林官日近天顏
吾子拜官之始夙興夜寐惟弗克任是恐既而聞

庸書

卷七

四十四

不孝習滿書歷御試數引見召問俱稱旨而
先太孺人始色喜庚子不孝衡文兩浙人爲先大
孺人賀先太孺人則曰傳聞功令較前倍嚴主
考重寄浙地風波竊爲子慮既不孝假使歸省知
不孝入關公愼自矢榜揭胥慶得人而先太孺人
再色喜及不孝貳教太學多士雲集先太孺人亦
曰吾聞國子先生爲天下師四方之士性情不一
風尚不一師範稍乖謗訾叢生旣而聞不孝親率
多士廟有常祀月有常課講有常規聖賢正學惟

倦誨人羣論帖然而先太孺人又爲色喜年來每
蒼頭赴京先太孺人務手製土產遺啖不孝九口
誨諄諄告誡一日居官勤職再日養生愛身不孝
自登仕籍幸告無尤都門縉紳先生亦以不孝產
自歐廬陵之鄉而以先太孺人爲鄭夫人再見癸
卯上壽競陳詞稱觴以故先太孺人雖未踰閭而
賢能可師之稱達於邦鳴呼嘉言懿行未易悉數
先大人曠飲而性剛人有短不難面斥甚加唾罵
先太孺人每曲爲之解居常奉佛惟謹旦暮務焚

庸書

卷七

四十五

香告竈神遠不孝會聞提聞益小心持素更命孫
世坤口傳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及諸神咒課誦頂
禮且語孫世坤謂儒書多不信佛且謗佛汝
卽不信佛不可謗佛鄉黨中諸不信心者俱聞風
而改行慕善家人紡織素以身先妯娌姊姪視如
一體有婦而悍者則厲色規之有稱未公而以節
聞者尤加敬禮之歲時致多餽遺御諸戚獲與施
以恩尤不欲發若等遜然不孝官京有竊而逃婦
者欲繩以法先太孺人力沮之曰爾不聞昔賢有

竊銀器數事者乎家僮聞之卒感恩格心嗚呼不孝幼而長長而仕仕而婦愛惜不孝之身提誨不孝之言或庭前或數千里外憂慮艱辛無所不至前不孝以試事僂省時未及門先室就殯先太孺人出先室遺衣述先室遺言言復泣泣復言及不孝以嚴密婦里時先太孺人亦力疾強起檢先大人遺書述先大人遺言言復泣泣復言且見不孝遠道南歸面目憔悴仍命強飯善自珍攝不孝亦見先太孺人病體癯容悲泣之餘倍淡倉皇抑哀庸書

卷七

四十六

收淚務承母歡務期母痊亡何延醫調治歷數閱月不離牀褥不近飲膳正月節後氣脹神虛日益危篤九時憂身後不孝乏理內政數促不孝雖居喪當權宐續婚三月十日薄暮乃呼不孝曰速稱佛吾日暇矣時不孝強以湯進搖首者再而竟逝矣嗚呼痛哉不孝罪孽深重薄祿滯身父病不知父喪不知私謂北堂尚健救水可將而執意一拜母而母病淹延多月竟弃不孝而長逝耶對靈腸割捧筆心傷尚能一一詳譜聞範以告諸先生長

者之前耶約略一二泣書於篇惟先生長者錫類推恩採擇而賜之頌言焉先太孺人生明萬曆甲辰十月十七日丑時卒於今皇清康熙乙巳年三月初十日亥時享壽六十有二以覃恩封孺人卜葬吉水縣中鵠鄉四十八都羅家埠出水蓮花形之左坤山艮向

傳

富川慧鏡菴菴主小傳

菴主法名來誠鐵骨其字予里毛姓女母曾氏產時夢懷心經一卷祥光燭室鄰里異之方乳哺輒

庸書

卷七

四十七

甘蔬戒葷若無知而有知者稍長性尤溫淑奉佛唯謹見其父販依迴峯震上人輒請諸父謁受三皈五戒每旦夕誦般若金剛法華楞嚴諸經然其父方憂艱於嗣謂笑然弱息惟持齋事佛終非有家之義爲之訂盟且促以于歸期乃一念堅貞再三呵親視死如歸而其母復詬詈不已遂私詣三官聖像前薙髮誓苦精修父由是知志不可移爲建菴富川李貞行孝廉嘉之額曰慧鏡時仰山煦

禪師聞而異之遙贈字鐵骨以偈示云遨遊四海
箇冬月古貌嚴霜風凜冽旁枝敗葉渾身剪爆地
一聲梅笑雪由此益杜門禁步期了生死間有造
言生謗者不爲動亦不求白越數年受沙彌十戒
於圓通了公隨圓三壇戒於石螺雪公復參疑問
難於資國眉公雖諸尊宿未承印可亦鮮不謂截
鐵斬釘終非鈍根亡何父病卒哀慟欲絕痛無以
報固極跪禮地藏經四十九日迨父沒逾年其母
惑人言欲他適力諫弗從遂以此抱疾疾而愈愈

庸書

卷七

四八

而復疾今去父沒之歲蓋幾閱日月矣丁酉六月
四日謂其徒自行曰吾病障纏身上乘茫如年方
廿三無常迅速吾衣鉢授汝汝當受持夜半子刻
吾行矣時怨母他適屢叩弗應俗門諸伯叔母繞
座交悲告以四大非我本無去來汝等悲泣胡爲
爲吾念佛足矣復展祖衣偕衆口誦彌陀結印面
西趺坐而逝茶毘日倏雷吼電掣大風從西而至
異鳥繞空而翔觀者無不驚爲神感異哉菴主固
裴叙侶耳而苦行崇修矢志弗諼較之比丘有受

戒之名無持戒之實者相去果何如哉其徒將建
塔於慧鏡菴之側起敬有年爰詳行實傳之久遠
亦可以風

哀節婦傳

節婦袁氏東莞袁浮山之女張元沙之媳浮山生
七男七女節婦其季也初元沙授徒袁宅屬世姻
浮山因以季女許字其子西音是時女初生西音
亦甫二齡絲蘿雖訂采禮未行亡何丁亥三月邑
有兵慘西音於亂中失散覓尋杳然庚寅元沙過

庸書

卷七

四九

謝恩巷卜仙館報云西音現在守廉高營弁王明
忠爲男元沙亦意其荒唐在疑信間然浮山弱女
年漸及笄元沙以西音失久歷幾春秋無從探問
定無再圓全日因語原媒勸袁宅議婚別適時女
雖未敢明言然聞別媒妁到舍輒閤戶涕泣遶之
又久始哀號父母前自言女已許張誓不別適浮
山以語元沙元沙亦謂女不他適固盛德事然非
旦夕可了有始鮮終不如早自決擇旁有代爲謀
者亦謂百年事定不可錯婦曰吾歸張家有何差

錯否則惟向河水去耳父母反覆勸諭卒不可奪
日夜悲號元沙始接歸到宅視之如女節婦亦以
兒女事父母者事舅姑數年無懈若將終身辛丑
元沙在京師再探西音所在卜之仙鸞鸞筆題曰
子結花紅處命脈尙猶存聚首知何日須向丑中
旬後又偕同人集桂子廟問桂子之名何所取義
守廟者荅以歸子非桂子昔有失子者禱之神許
以子歸建廟後子果歸元沙聞斯語有感爲之齋
戒虔禱踰年順德桃村有傭於大汾何家者偶語

庸書

卷七

五十一

伊村陳家養一兵所獲子廿餘歲不自知姓名同
時有被獲婦女云此子爲萬家祖張姓父秀才何
與張舊係姻表聞而亟奔以告隨詳詰顛末述此
子初被獲後轉程家程原兵籍姓王從征廣高付
其姊陳門程氏養育程氏養數年自生二子而夫
故復與其弟陳義養之陳義無子養以爲嗣今現
業賣省城亦已娶婦梁氏三年矣元沙隨親往省
探之一見西音笑貌動靜居然己子然詢當時情
事全不記憶爰引之歸家人觀者咸謂無疑母云

吾自有認處令解帶視胸間果有穴痕可據引觀
故居遺址頗能記認始釋然無疑而前所卜所禱
之言於是俱驗元沙夫婦喜而送媳還家備六禮
擇吉娶歸西音初僅識字及歸家無他好酷嗜讀
書居半載遂補弟子員且連數產子嗟乎非婦之
相操霜節永矢靡他孰能於未一合垂之夫迷失
十九年而復稱夫婦成室家稽諸定例艾年孀居
能稱未亾人以老者謂之節婦袁氏之冰玉殆有
過於是者稱以節婦夫復何疑予與元沙同出曲

庸書

卷七

五十二

江元沙之派則殿中監後也元沙諱朝紳甲辰進
士見任山東高密縣令因爲之傳歸載家乘以爲
宗族之婦德光

庸書卷七終

庸書卷八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世坊



說

仁者樂說

十一月十二日晨光射几病癯貪眠適庸齋先生以所書尋孔顏樂處及讀論語四種人未見二段絨示急披衣起讀若有所契喟然曰此仁者樂也旨乎其言哉其自序尋樂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

庸書

卷八

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也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後疏云孔之樂處得云語曰不怨天不尤人從何尋曰下學上達顏之樂處得二語曰不遷怒不貳過從何尋曰克己復禮思之樂處得二語曰不援上不陵下從何尋曰居易俟命孟之樂處得二語曰仰不愧俯不作從何尋曰知言養氣下手得力分頭指點因憶余講學山房舊有額曰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

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先工夫而後效驗理有同然不謀而合私喜所擬可質高明其讀論語一段則云天下有四種人吾夫子皆嘆未見一種謂好仁惡不仁之人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以爲未見豈未盡其分量耶一種爲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人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以爲未見豈有限於時命耶一種爲見過內自訟之人顏氏之不貳子路之喜聞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種爲好德如好色

庸書

卷八

之人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細釋來旨疑情啟發心粗氣浮率爾裁荅謂夫子所嘆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聖人教術原非執一顏曾開雍及南容子夏子路所造或盡量或不盡量豈全無與於四種者孔門諸賢惟中行二字不能輕許外此或好惡自慊出處不苟各有所短亦有所優未可言夫子之嘆未見竟以爲空谷足音宵然絕響云云然以病餘鄙識呵凍草復發揮未盡無當匠裁隨辱先生過

邸寓坐論久之且云子病中鑰扉靜攝屏絕市氛
所錄二段盡藉此發揮以消清晝以遣病根噫藥
石我者不在參芪乃在書義勤懇之意予何能忘
爰取二段再釋并予有契於仁者樂之說以告同
寓徐子子山及次兒世坊徐疑云不遷怒不貳過
未可言樂不援上不陵下亦未可言樂世坊亦云
養氣是工夫知言非工夫以知言作工夫何不以
集義作工夫又疑何以不及曾子止舉思孟又問
夫子所嘆未見或指安然者而言非指利勉者而

庸書

卷八

三

言且聖人言知者樂仁者壽知自知仁自仁樂自
樂壽自壽吾何以渾而言之曰仁者樂學者論道
貴能信亦貴能疑不疑不信予喜其能疑也因告
之曰樂也者自得之謂君子無入不自得君子淡
造以道欲其自得不得則中節中節則和非
樂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不改
則憂改則慊非樂乎不自得則怨尤怨尤則援上
陵下無所不至不援上不陵下非自得者能如是
乎養氣是工夫知言亦工夫不知言則誠淫邪遁

黃惑於中勢必爲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勿求於心能泰然乎舉思孟不舉曾子亦舉一
二以例其餘猶之言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知
孔顏思孟樂處卽知前後聖賢樂處亦知吾徒今
日樂處周以是告之程從人眼前拈一題目使學
者就此中尋求要之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
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
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來樂體彼無端怨尤填胸
滿膺疾首呼天開口恨人非用一翻工夫一翻尋

庸書

卷八

四

求何能找到自得尋出本然便說曠達放誕總非
嚮來真樂尋則爲君子之坦蕩蕩不尋則爲小人
之長戚戚當患難則憂患難當貧賤則憂貧賤當
富貴則憂富貴何時得心廣體胖手舞足蹈浩浩
落落以還其不知其然而然之天至所稱四種人
嘆爲未見大約卽吾前所云聖人教術原非執一
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况夫子當時非特
四種人嘆爲未見嘗曰吾未見剛又曰聖人吾不
得見得見君子者斯可善人吾不得見得見有恒

者斯可終之曰難乎有恒覺夫子意中不但以聖人爲不得見卽君子善人及有恒亦不可得見豈當日果無剛者果無君子善人及有恒之人哉雖然難易之間利勉之介離合久暫之幾誠有不可一句道盡者天下事有似難而實易故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有似易而實難故中庸不可能宋儒教人貴識仁體四種人名則四種實則一仁非但好仁惡不仁者是仁卽見過內自訟者亦可稱曰惡不仁好德如好色亦可稱曰好仁

庸書

卷八

五

隱居求志者亦求此仁行義達道者亦達此仁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曰我欲仁斯仁至仁者人也吾心之仁求之則得及門諸賢問仁不一寧盡無當於仁無當於德獨是言仁則有利乎仁者有勉乎仁者有久於仁者有暫合乎仁者勉則可能利則未易能暫則可能久則未易能以言夫始乎勉強造乎純熟無久無暫心與理一非但于文之忠文子之清求赤之才未易許其仁卽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亦曰仁則吾不知仲弓之仁而

不佞亦曰不知其仁顏淵之見其進未見其止亦僅許之曰三月不違仁若子夏之出見紛華而悅子路之知德者鮮又豈可語於好仁惡不仁好德如好色者哉且夫子生平自志學至不踰矩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時無一念非望道未見之心曰躬行君子吾未有得加我數年可無大過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是夫子於是數者尚不能以之信諸己亦安能以之信諸人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

庸書

卷八

六

嘆爲未見夫復何疑若夫所求者志所達者道無論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云裕限於時命卽用行舍藏嘗許顏淵禹稷顏子易地皆然令得志行道夏時殷駘周冕舜韶何難見諸施行然而簞瓢陋巷遇非其時不幸短命徒爲所惜夫子能不與好仁惡不仁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同致嘆於未見也哉嗟乎生聖人之時親聖人之教猶嘆未見將千百世後去聖教漸遠誠辭邪說又惑人心亦安能得一仁全德備之人以開微言以紹道脈

而所稱四種人將終不可得而見乎曰非也豪傑之士無待而興後之學者雖風俗委靡習尚遷移幾希未絕本體猶存用工之始誠以內自訟三字爲慎獨之箴時時省察念念提醒功積日久由于勉強歸乎純熟好如所好惡如所惡誠意自慊據德依仁遇則行義達道爲成物之仁不遇則隱居求志爲成己之仁無往非素位無入不自得而孔顏之樂初則尋之而未必樂者久則未嘗尋之而亦無不樂慎勿以聖人之嘆未見便以爲必不可

庸書

卷八

七

幾之事必不可得之數自棄於仁自安於不仁夫本體之仁卽本體之樂孟子言仁義智禮以仁之實始以樂之實終言萬物皆備於我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樂在其中仁在其中安知吾夫子所嘆爲未見者學者於今日不將且暮遇之也哉是在學者勉之而吾仁者樂之說亦可以無疑矣因次而錄之以請復於庸齋先生

古與居說

生後世而欲與古人相見豈不難哉雖然古人不

可見見之乎書古人之書有經有史有子自有子而後之作無慮數千百家則生於古人之後者僅取古人之書讀之而古人所遇之時所處之地無不可一考而知儒有古與稽而今與居其斯之謂乎雖然學者僅言稽古則文字之間有古人文字之外無古人或開卷而見古人亦掩卷卽不見古人吾以爲僅言古與稽不如言古與居僅言今與居不如以今與居者進而言古與居或謂古人既往古人之形神與之俱往而吾言古與居豈能

庸書

卷八

八

偕形神既往者與之揖讓一堂曰是不然古人不言見於羹見於牆者乎吾又何不可見古人於今日則言今與居者亦可言古與居而吾以之命吾軒也誠以吾軒中無古人未嘗不可見古人一起念間聖賢在前吾軒前有花卉與善人居如入芝蘭則知芝蘭之義可曰古與居矣吾軒前時有鳴鳥遶來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知嚶鳴之義則可曰古與居矣吾軒前有沼有山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山水之義則可曰古與居矣

尋孔顏樂處說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中又曰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顏子不改其樂後伊川問學於周子周子曰當尋孔顏樂處夫孔顏之樂亦何不可見豈必尋之而始見孔顏之樂亦何人不有豈必孔顏而始有或曰孔子之樂在疏水曲肱則舍疏水曲肱豈無所爲樂顏子之樂在陋巷簞瓢則舍簞瓢陋巷豈無所爲樂以爲其樂在心則何人無心以爲其樂在道則道是何物要知吾人墮地

庸書

卷八

九

俱自有其至樂者可以自得不堪贈人不必疏水曲肱不必不疏水曲肱不必陋巷簞瓢不必不陋巷簞瓢但世人爲情引爲境轉雖終日在樂中心思自焚煎手足自桎梏所以周子與人言學則曰但尋孔顏樂處其實孔顏樂處不在孔顏吾尋之吾自得之所以吾今日有此山房鳥鳴花發水淺魚遊於山房中見本來之樂卽於山房中見孔顏之樂而要此中得意有未易言卽孔顏亦不自謂合下便是者吾故於所居之軒旣顏曰尋孔顏樂

處而聯則曰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味此解者夫然後可與言樂爲子孫計說

客有皇皇然爲子孫計者子曰人生行樂朝聞夕死夫何摩頂放踵作子孫計哉且子孫非但不必爲之計卽子孫有無亦可不計有不足喜無不足憂客曰夫子孫所以事吾生送吾死且以紹宗支之傳曷言乎有不足喜無不足憂曰汝知有子孫足喜而亦知有子孫之不足喜乎汝知無子孫足

庸書

卷八

十

憂而亦知無子孫之不足憂乎且汝以有子孫爲足喜無子孫爲足憂豈非以有子孫之有以事吾生送吾死爲足喜而無子孫之無以事吾生送吾死爲足憂乎試思凡人子之事其父母之生孰與於父母之愛其子之生凡人子之送其父母之死孰與於父母之哀其子之死吾人賦此血軀父母經幾隻勞經幾幾禱祝始有此身一離母胎懷抱乳哺晝夜弗遑寧身受寒使兒煖寧身受飢使兒食寧身受勞使兒逸寧身受穢使兒潔寧身受病使

兒風雨不侵寤寐獲安兒安寢則喜能笑能語則喜能步能揖則喜能識字則喜稍長能策名則喜能謀生則喜由襁褓而成童由成童而成人舍飴搏飯惟恐不順兒意擇師授書惟恐不諳兒性選門娶婦惟恐不當兒心無沍寒暑無一非嘗苦擔驚無在家遠遊無往非倚閭牽腸有時而子偶疾則時置諸膝宵不交睫驗症膏藥呻吟倉皇不幸而子且歿則哀痛仆地氣絕復生終日呼搶愈久愈念悲泣水濱長哭道傍嗚呼生我劬勞昊天

庸書

卷八

十一

罔極而問人子之事其親始也孩提孺慕依依恩勤及稍長知識則漸不奉親命移情嗜慾肆志佚遊一有家室則枕藉言密膝下恩疎及有弟兄則門戶各成婦言是聽較長論短諍語不休或怨口人之偏愛或聽家人之主唆甚至堂上之恩釀成門內之隙或二人以病告視若尋常問行問安偶一侍藥兄謂吾能竭力弟曰吾已盡瘁不幸卽世孰是哭不成聲孰是水漿不入口相與計遺金析遺產問以喪具則棺槨厚薄衣衾美惡兄推諸弟

弟談諸兄靈輅在寢爐烟冷然及至葬期四方來觀促輅而行垂棺而入一心以殯父母又一心以計家費惟恐喪事不竣遷延時日決旬彌月棄置若遺遲之又久風水霜露墳前歲不一禮生辰忌日歲不一祭再傳及孫問祖諱不知問祖塚遠近不知委諸草萊不啻路人甚至爭鬪好訟破蕩家業嫖賭遊戲敗壞家風曾不若嗣續維艱者猶自在無碍何人不得我有田廬我有衣裳濟貧乏助家庭資友朋造橋梁生而宗族稱善鄉里食德沒

庸書

卷八

十二

而道路感泣親屬銜悲無來無去無聚無散無喜無憂與其有後而以接宗支之脈者卽以貽無窮之慮何若無嗣而以作子孫之計者卽以種無量之因且不見夫東鄰縉紳先生乎官至左藩品非不尊子有四男嗣非不多其扶輦南歸也則惟一妾相隨其計產入己也則有手足相攬及優卹典隆致祭遣官則儀註不考趨踰無人稽遲朝命蔑視親恩有司鄙爲非禮鄉人嘆爲不孝噫父母之憂其子之生如此而子之事其父母之生如此父

母之哀其子之死如此而子之送父母之死如此如此而人尚以有子孫爲足喜乎爲不足喜乎無子孫爲足憂乎爲不足憂乎有子孫而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孰愈於無子孫者之生而無子孫不孝之累死而無子孫不肖之憂乎客曰誠如子言今而後吾可以不計子孫矣

生日說

生日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近時相習於所生之日或置酒自爲樂或賀者祝者填門彼來此往率以

庸書

卷八

十三

爲常四月十九日爲子生日子寡交遊且官外署亦無賓朋過從者焚香告天畢偶瞑目靜坐非但不知生日可慶而且不禁悲涼之從中而生也客有從子遊者顧予有愀然之色因曰生日爲人所共慶之日子何不以之言賀非但不以言賀而且若有不豫色然者其謂之何予曰人生百年曾幾何時人而不言生日則已一言生日非但不可賀亦可憂可懼何也凡人所生之日卽母難之日言及母難卽古帝王尙不無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

感况於等夷之人且所生之日又非但爲母難之日而凡我自墮地時以至能笑能言能識字以至有室有家能策名能謀生能作四方遊無一而非父母所經營期望之日無一而非父母所拮据顛顛之日則是我所生之日卽父母終身爲我隼勞之日以母難之日爲我可賀之日人子之心何忍以父母終身爲我隼勞之日而爲我可賀之日人子之心何安且也人生自有足不朽者不在乎天年之壽不壽居朝則空思有以報國者何以事君

庸書

卷八

十四

何以澤民旣隸仕籍毫無盡於職掌毫無益於國家今年需之來年年來年又需之來年歲月蹉跎逐隊隨流不聞報效此可憂懼者一至吾人此身一視一聽一言一動無往而非愆尤無之而非罪過讀聖賢書便當希聖希賢乃不能學古人日三省惜寸陰悠悠忽忽不能寡過不能知非居諸虛擲一俯一仰愧疚多端方自補救之不暇方自追悔之弗逮此可憂懼者二君子立命不論壽夭然修短之數亦不可以不自警凡我增一歲之日卽將

來減一歲之日雖陰騭文功過格教人惜福增算積善延年然吾人試自反所積之善幾何所造之業若何不能必天之不吾譴何能必天之爲吾祐添壽之祝固屬彌文長生之說亦係誕詞此可憂懼者三今以反於吾則尤有甚於此者自甲午登鄉榜戊戌成進士屈指迄今倏忽十有七年問吾所以靖獻者安在問吾所以報稱者安在則尸位糜俸徒愧曠厥自幼知學卽知爲人當希聖希賢卽知當做好人當行好事卽知惡不可作利不可

庸書

卷八

十五

惑然試以自揣生平自顧暗室一言一行能盡常於聖賢乎處人接物能隨地隨人隨物隨時作方便乎危微之界義利之間能果念念皆天理念念絕人欲取予分明毫無非義乎自慊處少自欺處多且脆弱之質驚駘之骨不能酬酢不能風雨窮年累月不離藥臼蜉蝣有限蒲柳先零事蹟無所建樹罪過無所補救電光石火何以挽回凡凡人言壽或高堂具慶於生日招賓朋鳴鼓樂雖以慶所誕之辰亦以承二人之歡以觀於予於二人之

生旣無以養於我父之歿復不能拊棺一慟嚴慈相繼遺憾終天言念及此斯須苟活何樂有生伊川先生謂人無父母生日倍常悲痛更忍復置酒張樂爲樂此吾所以每一念及觸目傷心而不禁悲痛之迫於中而形於外也客尚以爲可賀乎哉言畢泣下沾襟號天欲哭客亦愀然請書此以爲生日說且以誌子一時悲感之端

庸書

卷八

十六

此箕山張太史因其生日而偶筆者太史澹泊寧靜出於天性格致誠正矢於素心年未四十而爲國子師倡明正學以示發率羣賢尊爲楷模未幾以外艱歸哀毀骨立俯就於禮廬居未釋服而太夫人繼逝愈益號慟終喪三載例當起復而公屢以病辭今爲當事遵功令僦就道需次京邸余於太史爲中表之姻得共晨夕值太史攬揆之辰肅衣冠入賀而扇戶堅卻卽次公邸亦不許入見他可知矣夜漏三同寓羅正齋乃以所記生日說見示余讀之不禁盈盈涕下也思太史少冠南宮又爲我世祖皇帝親

定榮勳海隅兩尊人同膺封誥壽考令終而太史又以不愧不忤之心教育英才爲朝廷造士人間三樂咸備無歉今觀其中退然憤然若無一可自恕者此其求道之切爲何如耶余小子始爲弟子員而先慈見背繼舉於鄉而先君子復捐館舍今幸成進士欲爲親負米豈可得乎故讀太史生日說而益深創痛不敢自秘投梓以傳願天下士大夫共相砥礪以求無忝於所生凡遇生日一切宴飲聲樂損而不御一切

庸書

卷八

十七

資屬餽遺卻而不顧則太史之說有裨於世教不淺矣爰書此以識其後吉水後學李鶴鳴拜手跋

按生日之賀非古也觀前人文集自漢唐以及明初絕無賀壽詩文則古無慶祝之禮可知矣所以然者以生身之日幸而父母俱存堅於所尊不敢言壽昔歐陽文忠四十稱翁人謂太夫人在堂稱翁非禮觀其不得稱翁豈得稱壽至不幸父母背棄孤子當室值茲懸弧之辰正切

終天之痛何忍言賀故程子諱以爲戒朱子謂當以忌辰之禮處之宋趙彥遠乃丞相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家廟至老不變有欲爲禮者涕泣相向人不忍開口元李日華以不及終養二親每逢生日號痛抵暮王義士天爵生身之日輒寢苦不如葷酒閭里化之前人至性如此者不可勝紀今之人獨非人子與總之習俗相沿恬不爲怪此其所關匪獨風俗也讀箕山生日說戚然於心因取前人所行以跋其後北平孫

庸書

卷八

十六

承澤書

前修井說

予生平得失憂虞未嘗問筮近因補任糜糈自顧七尺痛癢日增精神日減血吐氣疼諸症間作恐無見幾之哲徒來尸位之譏去就俛然罔克自決爰於康熙辛亥上元之辰掃室焚香披悃問筮以占年之延促時之去來筮得井之四爻曰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予得是辭不禁瞿然曰先聖殆有以教我矣或有爲之解者謂井有不甃

之義修者長也有長年之義又昔人字謎云一八四八合爲四十非井字乎據此則子年已踰不惑再益之四十非杖朝之年乎又曰孫思邈有濯丹井而壽又抱朴子之祖爲臨沅令有井水常赤掘之得硃砂數斗生其地者飲其水而壽蘇耽仙去告其母謂此地有疫疾飲井可愈後試之果驗而且壽然則筮詞得井不言壽而壽之意不更深長以遠乎而予以爲皆井也同一井也有泥不食者矣有僅射鮒者矣有漂不食而爲人惻者矣有測

庸書

卷八

十九

而可勿幕者矣井之體則一井之爲用不同而要其用之不同者實由於體之不同有潔者有污者有始污而後潔者有旋潔而旋污者總不能不需乎修修則爲寒泉之食不修則爲井之無禽甃則修不甃則不修而修其可已乎甃其可已乎於井之義而知甃於甃之義而知修於修之義而知先聖所以告我者不在求乎不可知之數而在求乎可知之理求乎其理則知舍修之外別無養生之方別無祈年之術爲聖爲賢一以貫之子曰仁者

壽而言其體曰仁者靜井有靜義人有靜功匪靜不壽匪修不靜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是則一言修而靜在其中立命在其中吾其可以不白反哉修則必如嘉穀之去莠如明鏡之拂塵如將軍之守城如處子之防身取鑿銘之旨而加以日新又新之功其庶幾乎自茲以往吾惟惕涼乎先聖之教以吉凶白考以悔吝自警以身之修不修自驗兢兢業業學伯玉之知非猶恐未能又何暇求乎不可知之數而問年之延促時之

庸書

卷八

二十

去來也哉

後修井說

予旣因修井之義作修井之說以自警矣客又有爲我疑者曰君子之學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昔人作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良以吾有此身則天下之人皆屬望於吾一人之身伊尹耕有莘及其幡然應聘則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先知先覺毅然擔荷吾觀子之志非不以幼學自礪非不以壯行自期然方強仕之年而容若

將枯之楊氣若已急之絃對客不能耐坐訪友不能出門看書不能久記辦事不能多勞飲食則一箸不能以再食霜雪則重裘不能以禦寒柔脆之體尪弱之軀雖志在蒼生心在社稷吾竊慮其自謀不暇而何以及人且所筮之詞以六居四是爲陰柔解者俱謂陰柔之德乃不能泉者祇可自修不能及物然予今皇皇以堯舜是君堯舜是民爲念不幾溯流於既絕之源汲水於已涸之澤乎予曰客之言誠然然而客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儒有

庸書

卷八

三十一

獨善其身者矣有兼善天下者矣然而兼善天下之事業斷未有不始於獨善之一身獨善之工夫斷未有不可推之兼善之天下學惟患其無體不患其無用惟患其不能成己不患其不能成物吾人有生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身約而治之則盡己性擴而充之則盡人性盡物性以至與天地參皆不出乎致中和之中且孟氏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人生事業亦觀乎所志何如亦觀乎所遇何如耳有其遇而所志非道則與俗俯

仰品地卑汚有其志而所遇非時則相幾進退孤子明高今吾所遇之時則尙可以有爲之時吾所遇之君則政可大有爲之君倘不能以堯舜我后之願而行於泰交可望之期則非吾道不能行而吾之志不能勝非吾之志不能勝而吾之修不能至則吾今日從其所筮之詞驗其所致之功亦惟患其弗克修耳天下之理有剛不能無柔有柔不能無剛剛而無柔則高明不能以柔克而或蹈壯固之厲柔而無剛則沉潛不能以剛克而或

庸書

卷八

三十二

致委靡之愆然嘗觀古今志士往往剛決自恃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輕於一往卒至債敗不可救藥猶不如以柔德稱者能小其心而後其處事也無不謹能潛其慮而後其觀變也罔不審能下其氣而後其遇人也罔不渾能藏其鋒而後其當大任也罔不鎮靜而有成能晦其明而後其臨大節也罔不從容而有主惟能伍於胥靡而後可以磨鹽梅之寄惟能漁於磻溪而後可以應熊羆之占羽不戢不飛鱗不潛不躍夫人而以剛稱者或

所失在剛人而以柔稱者或所益即在柔吾何可以柔自委而以所筮之爻之柔而以爲不足且山川丘陵爲形不一此獨名之曰井則往來井井者此井居其所而不遷者亦此井其體不息其用無窮况天一生水地六以成夫既名爲井而又加之以修則井無二井水無二水安可謂陰柔之中遂無陽剛也哉吾惟求其所以修井已耳何以環乎井而使不受汚何以堅乎井而使不致頽何以濬乎井而使不患竭如是而甃卽如是而修如是而

庸書

卷八

三

修卽如是而獨善如是而獨善卽如是而兼善然則子旣以兼善期我不必以獨善限我吾願子終日於吾之前呼吾名而告曰子其知所以修井乎吾將以吾所受教於先聖者受教於先生矣

揭

漕政初揭

揭爲漕儲關係最重舊明弊政空更請復轉運之良法蚤定 昭代之弘謨謹陳末議仰祈採擇以裕國計以全富庶事竊惟堯舜垂拱之治首在變

通文武功化之神亦行因革蓋數百年之流弊非盡易無與維新而千萬世之鴻圖必慮始乃能善後惟我 皇清定鼎萬物昭蘇率土蒙恩普天同慶獨有一萬宜急改之政而關乎萬難刻緩之情則未有如倉軍長運一事久爲明朝之弊政而在今日所不可不速議變通以計久遠者也攷漕儲所賴原自漢唐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北宋都汴始有三轉搬倉之制而四路適會其均前明都燕亦立淮徐臨德之倉而南北並受其逸蓋轉搬則

庸書

卷八

四

力寬而輸輓易長運則路遠而守候難此從古以來漕運之善法也長運之改始自成化長運改而竟用屯丁亦始自成化蓋是時昇平日久操軍屯軍旣不荷戈坐食籽粒於是擇其有力者編爲運軍令其轉輸以寬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乃行之旣久其初暫借之偶運者其後并坐之兼造弊日益生軍日益困漕日益艱至明末已有不可勝言者我 朝旣取前代之積弊盡滌無餘而獨畱此疲困之殘軍猶供漕輓世官且已追黃苦丁不蒙

優恤豈不以爲漕儲大事常仍舊貫不便更新乃以十數萬之運軍逃亡殆盡病軍不已兼復病民而以三百年之陋政因循日久究且累官甚至誤漕制皆新而軍獨舊勞者弗息戶已絕而役仍存害將何極微足額而額未必足喪窮丁而丁無可搜以應縣衛所之職官據冊報名則波累無辜止憑蠹役以孤獨窮困之殘喘抵倉挂欠則追捕無策必至靡遺既魂銷於催償差舍之威凌復贍落於北河僱制之耗費以致阻滯之漕船不能使之

庸書

卷八

三十五

速歸水次枯涸之河道不能使之乘蚤兼行乞丐之窮丁不能使之暫緩須臾屢年漕欠日積有加往返羈連缺額必甚幸際無事尚可因循脫有不虞將何策救以三百餘萬之漕儲付之千艱百累之零丁沿途既無委積風水復多疎虞有觀者久心傷而不敢言恐招出位妄陳之罪當事者又目擊而莫可救惟求盡職竣事之安若不立議變通將來何以永久故爲今日漕儲之務與其苟且而遲之誠不若更張而速之之爲得也運漕之役與

其偏累而勞之誠不如均平而逸之之爲善也糜費之數與其耗散而以名銷算之誠不如歸一而以實支用之之爲愈也夫去其遲且勞而徒有其名得其速且逸又可存其實者計無有過於轉運之一法請得而詳言之 國家漕額共計四百萬

石除運粵軍需及各處蠲荒改折不起運外又山東河南與江南之徐州額運原不過淮竟解抵通外其餘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過淮糧米近三百萬請如往代故事仍置倉廩於淮安濟寧德州

庸書

卷八

三十六

三處以行轉運盡罷長運之衛弁衛丁而一歸於各郡縣之通判縣貳途次遠者則止於淮近者則止於濟更近者則止於德三倉出納各以就近之道臣主之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濟濟船不踰德德船直抵京通一年皆可數運每運皆得番休江船既慣於風波衛船亦熟其淺阻在長江之險既無守凍則初冬水落正好抵淮在衛河之安一遇春淺則三倉有儲即可先發前運遣而後運即開前兌還而後兌雖至一切盤淺回空之舊累皆可

革除而私盜耗費之情由亦易稽察通判縣丞既以正途而領職守奸胥蠹役復何從勒索而致稽違較之長運之難易何啻天淵此所謂苟且而遲之不若更張而速之之爲得也舊例以衛分船各郡邑有有米而無船者有有船而無米者有有船有米而多寡不等者卽如江西一省瑞州臨江南康皆有米而無船袁州九江贛州皆有船而無米其在諸省咸可類推使行轉運除其衛丁則衛所之名皆可不設而以衛分船之偏累亦可盡除其

廟書

卷八

三七

應用之船請從各省之糧通盤打算某省載糧若干應完漕米若干除本色協濟蠲荒改折若干實運漕米若干酌量南北河道每船可載若干會計米數共該造船若干因賦計米以米計船則造船之法均而運船之法亦從之以均前明之屯丁盡作編氓舊任之弁官改選防守沛雨露於朽骨使得解數百年偏枯之難責糧官以考成亦止效二三載賢勞之謔路近而四番更運及秋月便可全完時寬而修船有期雖多年猶堪承載此所謂偏

累而勞之不如均平而逸之之爲善也漕例造船有造船之料價修船有修船之官錢水手運軍又有行月二糧亦似可不累運務而每苦疲百倍者則未領兌之先有揭借補救之苦給發扣除之弊既開計之後又有沿途需索之重水程漏卮之繁料價官錢不足以供工匠物料之半而更有無名之饗求行月二糧不足以償頭舵水手之身錢而更有賠累之漕欠副米縱稍羨餘銷算總歸無有使行轉運則專任糧官體統有別而上下經管衙

廟書

卷八

三六

門雜費之名色便可竟免且職掌所在考成攸關而印封鎖鑰早晚查驗之稽察亦得精詳開兌既無折乾盜賣從何滲漏舉料價身錢行月二糧錙銖皆歸實用此所謂與其以名銷算之不如以實支用之之爲愈也然而欲改長運行轉運則又不可不計及何以造船何以任官何以設倉夫造船則有江船衛船之分江船可以任重不妨載數之多衛船易於膠淺不妨載數之少俱以多寡之數限爲一定之規每船若干艙每艙若干米江船之

載數多者船式宜大船艙宜多衛船之載數少者船式稍小船艙稍減江船所載多則用前之江船可裁三而爲一衛船所載少則較前之江船該改二而爲五修艙之費因船以增減交運之資亦從船以損益通融哀益費不加多而功則加倍矣至於任官則一郡之米以木郡之通判董之一邑之米以本邑之縣貳董之或兼用同知或間用典史又或以小縣之米附運於大縣或以原無漕米縣分之官而兼用以運有漕米縣分之艮計官迭

庸書

卷八

三十九

運更番董率官無再設俸不加多若衛河沿途或即委之就近府縣或量設通判縣佐於就近地方而即給以所裁衛弁之俸薪或即畱各省原衛所武弁令移駐內河近處但去其衛所之名色官雖改設俸亦不加多惟是賞格不懸則糧官終歲河干風水勤勞何以示勸淮以能運完一年者紀錄能運完二年者加級運完三年者有缺即陞則任事之官自無不踴躍恐後鼓無而前矣至於設倉則請計議在淮安該造若干在濟寧該造若干在

德州該造若干俱照漕米多少約算以造倉廩其造倉之費或於漕糧項下支用何項暫行起造而以各省清出之屯田籽粒補之會計其數充足有餘則是造倉之費亦不靡朝廷額外錢糧而勞在一日功在萬年矣抑又有請者一民船之熟便可募而用也一鹽船之回空可資而運也蓋漕船舊例雖繫屯丁交運要之推挽擗攜輕車熟路皆募水手慣習之人非其自能揚帆自能操楫若不用軍運則竟以水手身錢僱募民船分散各給與

庸書

卷八

三十九

以價值則民船亦樂於從事不必造船而有運船之益如江西近年改運京口僱募民船之例可援也江南江西湖廣俱食淮鹽或可做宋人折中之倉明朝開中之制略爲變通以資轉運查宋端拱年間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又宋初於建安軍置鹽倉時李沆爲發運使俾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民力以寬又宋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置

三轉搬倉於眞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亦卽載官鹽以歸汴船詣轉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又查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大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又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募商人入粟中鹽如米不足則

庸書

卷八

三

以金銀布帛馬騾牛羊等物驗值准之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又十九年雲南布政司張統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准米者聽商旅輻輳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少軍餉弗給請仍其舊二十八年定開中納米則例出榜召商於缺糧倉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糧衙門收掌如遇各商納糧完填寫所納糧并該與引鹽數目付客商齎赴各該運司及鹽課提舉司照數支鹽

其底簿發各運司及鹽課提舉司收掌候中鹽客商納米完齎執勘合到比對珠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場與鹽今一倣此例合無令行鹽三省商人以所運鹽之船抵三省水次照募民船例給以價值則在宋明用商輸米比對給鹽已有成規而在今日僅用其船運米抵淮尤屬兩便商人既各以水次之米至淮則於給引時度其費優其值卽以所運數目銷算鹽課是商人運鹽既得以船載鹽而來又得以空船運米而歸減納增利往返有資將

庸書

卷八

三

見鹽政愈獲疏通而又可以省各地方造船船之費兩便之策計無有過於此者由此以思長運之與轉運孰利孰害軍運之與官運孰得孰失與夫僱募民船及倣宋明鹽商輸運之法之可倣而行不可倣而行此不待燭照而龜卜者抑何所顧忌而不可見諸施行乎乃二十年之間總漕如蔡公諱士英巡撫如夏公諱一鶚御史如胡公諱來相俱曾言之而卒扞格不行聽其日倣者其弊有二一則當事諸臣不收任其責也以傳舍之官當

重儲之寄苟幸無尤未免叅罰拮据數年便可別轉若一主其事便非旦夕報竣而經營之密與更張之勞非費一番精神竭一番力量有不能觀其成者甚或微有阻撓卽欲推辭一休浮言旋思退縮當事者何苦舍循例之易終而爲創始之難任耶此聽其敝者一也一則積管之蠹書與久充之奸役不願更其法也該管有僉造之任則勾提督造肆其威汎地有催餽之條則委官承含滋其毒各漕衙門皆有挂號投批之例則書辦之贊儀土

庸書

卷八

三

儀飽其欲及至抵瀟進倉入廩種種事例更多魚肉益重祗此各省漕糧由縣而府廳山府廳而遵由道而本省起運由本省而過淮山過淮而抵通由抵通而報部每年每船不知經幾襍費經幾措勒而始得報一年之竣要其可哭可涕莫告莫訴之害非屬積管之蠹書卽繫久充之奸役內外互相照應彼此交爲遮飾苟一言轉運則無窮之利孔盡屬于虛屢年之金穴俱屬烏有勢必百計以阻撓之或以利害懼其官或以流言敗其議或潛

行以寢其說或巧變以誤其成雖有矢願抒忠愛民憂國之臣爲國家起見爲漕儲私慮者終徘徊婉轉付於無可奈何之地委於聽其自至之數而已此聽其敝者二也有此二敝則雖有董賈爲之筆蘇張爲之舌耿壽昌劉晏爲之謀必不能以奪其成說此前此總漕言之巡撫御史言之而卒扞格而不行也方今聖天子英明神武承乾出震而大臣百僚師師濟濟羣賢畢進上遇大有爲之元后下集大有爲之臣鄰不於此時大加振

庸書

卷八

三

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則兌運之勢日就愈遲漕務之艱終歸敗壞與其不能支而補之難何如因其極而通則易惟願凡有臣子之責者公忠愛國採納陳請痛懲近害力贊遠謀深加萬世之圖永釐積年之弊斟酌美善務期施行然後將天下郡縣舊軍編入民籍一體當差取明代洪武年間以來冊籍盡行所在有司接括焚燬出其水火登之祗席免其十數世無窮之苦脫此千萬人無告之痛軍旣更生民亦安枕戶口殷繁日見富庶決

意主持化成立效庶 聖子神孫卜年卜世可以奉行之而弗替矣

漕政再揭

揭爲漕運久疲漕丁多絕再請酌議急行變通以裕 國儲以蘇民困事竊惟國家之務莫大於轉輸徭役之難無過於長運我 朝受命百度維新率土蒙恩獨食軍運漕一事久爲明朝之陋政公與私交受其累軍與民同歸於盡而在今日猶因循蹈襲誠不可不速議變通損益古今斟酌盡善

庸書

卷八

三

以革屢年之積弊而定一代之良規者也夫漕運之苦漕丁之窮凡有漕務省分大抵皆然姑就江西一省言之他省皆可類推請得先陳軍民之困次議救正之方以仰籲當道仁人君子忠國愛民者爲採納陳請特賜施行謹按今之運丁卽前朝之軍前朝之軍亦如今日之兵始以有罪遣戍繼卽著籍防守原有月給軍需出自各縣倉庫總爲國禦設屯非爲運漕設兵後因承平日久四方無事既不荷戈未免坐食因擇有力者暫令轉輸稍

寬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而行之既久執爲定例初命之僨運繼勒之長運卒坐之造船始於成化年間沿及明季弊已難言然維時物力全盛戶口殷繁強勉支吾僅可畢事而亦漸就敝壞 國朝來德政弘施恩赦屢頒大辟重囚俱賜豁宥乃此故明遣戍罪人久化鬼魂子孫代累將數百年絕者絕逃者逃正宜首蒙恩宥晉宜 皇仁而獨雨露未沾葛藤益甚久役無已不令喘息寧非以漕務重大推諉因仍且以曾耕屯田坐名屯丁實則田歸有司官收籽粒有屯之名無屯之實是均之民也而獨名爲軍於是輸納丁糧旣當一民差僉領造運又當一軍差但有冤號別無更代一也查明時舊冊凡衛所額船一隻每軍戶數十餘名令方朋造江西自金聲桓亂後村無餘州家無餘種冊載旗丁非死絕則逃亡乃額船必如數也或催數人同造或止一丁獨造矣二也明時造船料價不少賠墊無多近則物價工食數倍往時所給料價原五百兩後以時尙用兵減至四百兩後又減

庸書

卷八

三

至僅二百八十三兩夫以二百八十三兩剝削之銀責之造近千金之艘率土之濱莫非子民而獨役之爲國家出力又累之爲國家賠費其所賠若干之費問諸殘丁能從天降而地出乎三也造船料價定以數次給發若使蚤行全給則有備在先所需猶便臨期卒辦所費必多必待揭債倍造然後找給及給發時自上而下層次剋減比付運丁十不得三甚則懸扣抵欠分文不獲矣四也每舊船回次小修費數十金大修費百餘金而三修額

庸書

卷八

三

費僅給數兩換蓬換桅費輒不貲何從出辦既憂造又憂運又憂修鳩形鵠面僅延殘喘能持鉢而募點金以應乎五也明時出運甲乙分班一年起運間年歇息今既戶絕丁稀無從更遞骨肉長別夢斷天涯年年在運歲歲比欠六也且江西道途較諸他省倍稱遙遠萬里往返所費加倍窮年跋涉無暇謀生親故疎離從誰告貸鬻產則軍產也誰敢買者出妻則軍妻也誰敢娶者所生之兒女不敢與婚媾所住之村落人不敢與爲鄰居七

也乃此外無名之用又不一而足起批造冊有費領價僱工有費船船受兌開運出湖有費過關抵瀾起米人廠會賬有費常例陋規筆不勝紀真有大可痛哭者雖給行月二糧止足供頭舵水手僱募之資軍丁無與若黃河僱緯北河剝淺費將安出定例每船許帶土儀六十石江西地方貧瘠無他資產况僉造領運追比積欠之餘安有餘錢措辦及此八也而且不特此也軍既苦矣民之受害更有不可言者何也夫以至艱極鉅之任而責之

庸書

卷八

三

伶仃無告之丁既無絲毫之利復有多端之害又安得不生其不肖之心而縱其無賴之計於是非無功令也不暇遑矣非無親友也不能顧矣行則盜官糧居則害鄰里或扯幫貼或告變產或以冊註久絕之軍條指一人爲親支或以同姓異宗之人忽扳一家爲共籍或以異姓各鄉之民強指其人爲本氏或以冊上從無之名憑空覓釘爲屯軍或造一船而藉口扳害百餘家或出一運而片紙波累數十人或以取船料爲名不論墳墓風水

遍伐樂林蔭木稍有不遂卽加以阻漕誤公之名使民間有拱把之材卽目爲不祥之器甚至通同衙蠹居爲奇貨或明目張膽以肆害或詭計陰謀以暗栽誑聲道司纏擾府縣官府有不辨其冤而誤坐者亦有明知其詐而無可如何者或以丁窮欠多無可監追竟硬斫之以賠糧矣或以有船無丁無可僉補竟硬斫之以項運矣平民值此如遭湯火百計賄求千方營解名或未除冤或未白產已立破家已立亡甚且拋棄故里避徙他鄉田土

庸書

卷八

三十九

荒蕪室宇爲墟百姓既不樂生勢必有誤正供嗟乎始以軍害民繼以民害民彼此互相魚肉不同歸於盡不止究且誤漕而因以誤國此歷來之挂欠惟江西之積數爲多而舊例之僉撥經屢年而額造不足職此之故夫以神京重地歲仰給於東南轉輸此其關係爲何如乃不爲經久良圖仍沿亡國弊政以屯丁長運流弊至此尚不思所以變通之計歲月遷延坐視其誤凡我臣子之心以公忠爲期者亦何以自安也哉謹以一隅之見陳

萬全之策以便國儲以蘇民困亦無別有殊計惟就江浙白糧所已行之舊例仿其意而通融之改軍造軍運爲官造官運而已曷言乎改軍造爲官造試思所謂軍造非其自能工匠之事也依然僱募耳其竹木料值灰鐵油麻非取諸宮中而用之也依然採買耳然使軍爲之卽以病軍料價大半扣除需索復多名色茲惟倣清江廠制於省會市鎮之地起立船廠盡去運丁之名編歸民籍而成造漕艘一事悉歸於官焉非以累官也蓋官任

庸書

卷八

四十

造則勒索無所施扣剋不得行矣官募匠作則呼應捷官辦物料則估計易官督工程則不煩催呼而告成速不事查驗而制造堅矣費省而用博事半而功倍較之軍造其難易不大相懸絕哉查康熙九年四月內總漕帥有題明事一疏內稱江寧衛三十二幫歲應造船一百廿餘隻議歸江寧龍江廠地方承造責令該省衙門官員料理則木值油麻採辦更易等因後江南總督麻履題應令管糧同知督造業奉俞旨此案是法也可行之

江寧何不可行之他省况一行官造則所應領料價即可於本縣錢糧照數支給不待起解不待乞發省守候之苦杜侵漁之弊材料之採買匠役之工費皆係當堂驗值給發日省月試無或有不供者則異於屯丁因採買僱募掣肘推延時日矣漕糧冬收冬兌每因回空既遲修船復艱遂至冬兌愆期整舊不堅飄沒亦易若官既任造即并任修船修船以時不待票拘給費以時不待揭債而凡各州縣漕費亦皆可通融並無牽制以助漕工不

庸書

卷八

聖

及舟楫堅固過湖涉江風波無恐則異於屯丁因修船乞貸艱難鹵莽報竣矣此改軍造爲官造之便所當急議變通者也曷言乎改軍運爲官運漕法之壞由於以屯丁領運蓋積困疲軍自領運後百孔千瘡無肉剜補一登糧艘便欲乾折甚且盜賣苟便目前遑恤後患抵通漕欠端由於此夫屯丁則猶是民也操擲舟楫占候風水原非所諳頭舵水手皆藉官錢召募名以之管運實以之蠹漕每見倉運時丁如晨星或拘其鄰里應之或拘其

親戚應之甚則承行之原差應之或僱募應之在船之丁名爲屯丁其實皆非真丁真名間有一二在船大率身無完衣狀同乞丐隻頭爛額癡如瞽瞍人方疑其盜而何能禁人之爲盜當縣廳起解但得一人謂可塞責何暇詰辨真偽及押令到船又慮脫逃往往交付舵工鎖禁閤頭艙底是舵工且爲運官守丁安得丁能守米往來照管惟舵師水手是賴一路盤灘剝淺受兌完糧等事惟運弁爲主不過羈守枯骨畱其姓名以爲挂欠追比地

庸書

卷八

聖

耳豈真能駕輕就熟運糧抵通者耶誠改官造即當以官運惟每船一隻特募一船戶擇有家口可保任者付之使之居則守廠看工行則管船趨路若募倩舵工水手若修補上下滲漏皆官給以錢俾爲之計至於公費銀錢可不更煩區畫即於所裁運丁名下行月二糧酌而與之供應原有正副耗米書役各支本項工食且旣以官運則樁藉所在體統自殊責成所歸煩難不避必將視漕務如家事護官糧如己物中途可無遲延之弊艙口可

無夾帶之弊水次經由可無花費之弊倉場交納可無使費之弊較之軍運其得失不又大相懸絕哉明季民解白糧屢至拖欠及改用縣丞押解欠缺遂少此又已效之彰彰者也且誠以官運亦即可照白糧之例僱募民船給以價值卽江西近年所改解京口兵米亦僱民船做而行之是又足以佐官造之窮也又攷宋時轉搬倉制其江南之船米至倉者卽載官鹽以歸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者給以官鹽明初開中之制亦募商納

庸書

卷八

四三

粟官發引鹽准作價值軍儲賴之今改用官運合無於江西所銷淮鹽做行此例使行鹽商人載鹽而來卽載米而往仍照僱募民船之價或優給鹽引或銷筭鹽課於商於漕實爲兩便此因官運而類推之又可以佐官造之所不及者也此改軍運爲官運之便所宜急議變通者也至議督造督運之官則一府有一府之佐貳一縣有一縣之佐貳皆可專任而責成夫各省衛守所千弁等原爲漕設者也自屯田歸之州縣衛弁無經管錢糧之責

問所轄者止此疲丁而不肖之徒罔加存恤苛索常例毫無益於漕而實大爲之靈試盡舉而裁之而督造則以同知督運則以通判佐助料理則或需以縣丞或間用主簿以分領之况同知通判下及縣丞專爲漕務而設別無職掌領造領運義無所辭或竟用之督征正米卽用之監視廠務催押糧艘自有餘裕然賞格不懸則糧官終歲河干風水勤勞何以示勸准以能運完一年者紀錄運完二年者加級運完三年者有缺卽陞則任事之官

庸書

卷八

四四

自無不踴躍恐後鼓舞而前挹彼注此止一轉移既不煩額外添官又不煩額外添費而官不憂考成民可慶再生漕運之行悠久無弊矣凡此末議悉從軍 國民命起見但地方情形各異人心願欲不同一省有一省之事宜一府有一府之利便凡行漕地方運漕旗丁或不無久寢食於運造恬然相安不以爲怪者一旦改行官造官運寧無於此省便而彼省不便此府便而彼府不便是當行各省督撫查實軍民其軍絕丁窮處所樂行豁免

改用官造官運或有地方旗丁久食屯糧情願照前承造運者仍聽遞明承管照常領造領運審乎本地之人心裁乎本地之輿論各習其安各從其便或因或革兩行不悖務在有裨於國無損於民而已夫軍國所恃惟此漕儲而運此漕儲有兩大急務一在運丁一在運河近運河潰決荷聖天子仁明英斷軫念河工緊急特允河臣疏支川正項錢糧且開撥納事例不惜百萬金錢總爲漕河一線從此堤堅源長可卜永無河患獨運

府書

卷八

四十五

丁一節相沿日久順治年間地方大臣及臺省衙門如前任江西巡撫夏諱一鶚題爲請蘇漕船軍造之苦改爲官造前任御史胡諱來相題爲目擊漕欠之多請改官運前任給事中孫諱蘭有登別漕欠一疏極言廢弁當裁而府判縣丞悉可領運又給事中王諱益朋有漕運一疏極言侵欠之原由於押運之用衛弁止有撤去衛弁而用府縣佐貳又前任總漕蔡諱士英有漕政弊壞已極一疏極言長運久困之苦轉運當行之利與經理轉運

用官之法又近任饒州府同知劉諱彥等未議一揭備言彷彿白糧事例僱民船用官運約有十便無不詳明懇切深合時宜以可行之策又當亟宜行之時亦何有不可行者倘謂議事以紛更定例爲嫌任事以驟翻定局爲難然而聖主在上聽言如流俊乂盈廷寅恭相濟則亦何嫌何疑而不爲國家立一代之良法而革屢朝之積弊耶若乃內外管糧衙門蠹書京通各倉積棍凡衣食於漕運中者懼於官運官交將盡失其金穴銅

庸書

卷八

四十六

山而無以爲漁獵之地勢必意見各出議論紛騰甚或造作謠言阻敗成說惟在議事之臣屹然如山不爲搖奪極力贊助決意主持天下事尚可爲又豈有爲之而無其功者哉抑更有請者從來言漕運謂莫善於轉搬莫不善於直達轉搬則力寬而輸輓易直達則路遠而守候難夫所謂直達卽今所行之長運是也唐都關中以地狹費繁歲漕粟以給京師開元中用裴耀卿言於河口鞏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

和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給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于時稱便及代宗朝劉晏任漕事亦於江汴河渭各隨便空緣水置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歲轉粟百十萬石國用以足是唐之漕政以轉運爲便也宋都汴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時所最重者惟汴河而江淮歲運凡四百萬石於真陽楚泗州置轉搬倉受納東南六路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以達京師當時便之是亦轉運法也崇寧初始川曾孝廣言江

庸書

卷八

四十七

淮兩浙荆湖六路上供並依東南襍運直至京師號直達綱行之未久公私騷擾橫費百出漕法由是大壞後譚稹向子誼蕭序辰皆言轉搬之法不可不復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由此觀之是宋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明之漕運始用海運法既而海陸兼運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始令各直省秋糧以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交收仍令淺河船以軍從各倉支領接運入於京通二倉名爲支運至末年始令民運赴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

軍船領運名爲兌運成化年中令各軍往赴水次領兌名爲改兌而長運自此始矣始則轉輸後則直達於是軍無餘力糧多缺額沿及嘉隆之際漕事漸壞議者嘗欲復支運之法而卒不及行至啓禎時已不勝其患矣合觀明二百七十年間而知明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然則運丁長運乃有明衰時批政不足爲法茲誠斟酌釐革仿唐宋盛時之法變通以求至當則罷長運行轉運固有不可不急講者查本朝漕額計四百萬石除各省

庸書

卷八

四十八

本色軍需蠲荒改折等項又山東河南及江南徐州額運原不過淮徑解抵通外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省過淮糧近三百萬石所宜急爲之計酌其地方遠近途次適中之處仍於淮安濟寧德州三處分建倉廩轉貯遞運遠者不過千餘里近者止六七百里程途既短時日便賒一運往返兩月可畢是淮以南之船一歲可再運可三運而淮以北之船一歲可三運可四運况日月經行在在熟諳運於江者識險阻則無風雨驟至之憂運於河

者避於塞亦無守凍擱淺之患期限既近趨事必
敏告竣必早略計一年之內尚有數月之間因得
以從容爲修船之地私慮無憂公事無誤較之長
運利弊誠有大相懸絕者此愚之所爲因改官造
官運而復詳請改長運爲轉運者誠漕務永遠之
便也獨是目前重困因急治標議改行轉運事關
七省未免往返會議非歷歲時必難就緒救難先
救其危治病先治其急若官造官運現有定例尤
易做行一省亦可就便不煩議論遷延敬籲當道

庸書

卷八

四九

仁人君子俯賜採納立行 題請或先行官造官
運之法於江西而徐議行轉運之法於各省使斯
民十數世無告之苦一朝而解 本朝千萬年無
弊之政一朝而立家殷國富萬里熙然堯舜文武
之盛再見於今日矣謹揭

辯

漕政辯

漕賧之用軍造軍運也始自成化迄今近二百年
行之日久乃一旦因丁窮丁絕之故而忽議變通

欲舉前爲軍造軍運者改而爲官造官運不幾於
更張而難行乎曰天下無久而不敝之法亦無明
知其敝而不可變通之法况漕運之丁非自有漕
運以來卽分之曰此爲軍丁其始亦與百姓同耳
不幸而生於明時則有食屯而爲城守之軍復有
犯罪而爲遣戍之軍卽明之初年亦未嘗曰此爲
軍丁以造船運船者也後因承平日久地方無事
虛糜屯糧以爲旣不用之荷戈何妨暫借之北運
而孰知初不過借武夫之氣力以爲運之偶便者

庸書

卷八

五十

而後竟以爲長運而孰知初用武夫之氣力以使
之偶運者而後則不僅使之運船而竟使之造船
此其法在明末已不能無軍窮之苦已不能無軍
窮振民之苦及至 本朝與民休息制度皆新匹
夫匹婦無不被澤而獨此漕運之丁猶用之造船
運船往來河干皮骨無存此漕運之丁何不幸而
爲故明遣戍之軍者迄今而猶然一遣戍之軍也
何不幸而爲故明城守之軍者今則不用之城守
而終用之以運造使之拾地呼天而 君門萬里

叩額無從也且其爲故明之軍前此猶冊上有名及當鼎革屢經兵燹死於鋒鏑死於流離者千百之中不存十一此江西湖廣所以屢奉改造屢告丁絕但因漕糧不可稍緩而又未奉變通之恩考成攸關勢不得不按括第丁究至於按無可括括無可括點鬼簿則有名按戶口則無丁勢不得不振民以爲丁至一言振民則一船而牽扯數百人一運而告害數百家百姓極力營脫極力分辨有地方官明知其爲民籍而以漕務緊急無人承

庸書

卷八

五十一

造承運不得不冤指爲軍籍者更有極力分辨極力營脫而積年之蠹書不肖之有司遂因之以爲奇貨究竟藉口運造爲魚肉百姓之端爲肥飽私壑之計至於或可營脫或可分辨而家已破產已蕩子女已鬻賣究於朝廷之漕務毫無所益甚至有家已破產已蕩子女已鬻賣究不能營脫不能分辨者嗟乎此方之丁何不幸而因祖父遭戍之累城守之故貽害遂至於今此方之民亦何不幸因他人之丁絕無可按括遂株連同里同鄉無

辜之民然則當此時而議改軍造軍運誠勢窮則極非如此不足以救軍非如此不足以救民或曰夫軍丁之窮固室邨民之受振亦室邨乃因軍民受累之故一旦議改官運官造則今日之爲地方官亦極艱難獨不思所以爲地方官計乎以運造而仍用舊日之軍軍民受累無可如何以運造而委之地方官地方官將救過之不暇而何以自爲計且爲漕務計曰官造之說非自今日始也清江廠之船非官造乎各省驛傳道之船非官造乎江

庸書

卷八

五十二

南防海之船非官造乎國家常例每造一船原給料價五百兩後減至四百兩後又扣減至二百八十三兩用軍造則軍於領料價時經衙門勒捐經衙門扣剋問其料價入手則所領無幾哀此窮丁何能點金以了成造用官造則官自開廠起造所領料價自無勒捐自無扣剋毫釐絲忽俱歸實用此官造之便於軍造者一用軍造則料價既未能全領而造船之費勢不能不扳連及至領糧勢不能不折乾甚至扳連無可扳連折乾不敢折乾

勢不能不至於有船而無船不但誤有司之考成抑且誤國家之漕務改官造則計一省所造之船計一船所造之費計一省所有之縣又計一省縣分之或大或小而命之照大小以造船而所領之料價即於起解錢糧項內消除則船以縣分共濟公家既無偏枯亦無缺陷此官造之便於軍造者一查順治年間江西巡撫夏諱一鶚題請官造曾奉俞旨斷未有順治年間可遵行而今獨不可遵行者要在當事著實奉行一著爲例便垂永

庸書

卷八

辛丑

久至於官運則國家於每府設一通判每縣設一佐貳原爲起運漕糧而設今日舉軍務之事委之通判縣佐訟所難辨况浙江白糧俱屬官運豈白糧以官運之而便漕糧以官運之而不便惟是朝廷貴懸賞格如拏獲逃人至三十名者不論俸滿卽陞地方官無不踴躍竭力務多獲逃人以爲陞轉之階夫人情固患於無所鼓舞耳使開三能運完三年不論俸滿卽陞之例則地方有司方且知此日人多缺少陞轉艱難一開此例將自踴躍於河干屢勉恐後惟恐不獲早竣以博一次之紀錄以博一日之陞轉如此而謂官運之難有以知其不然矣且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食人之食者任人之事使謂漕務運造雖不妄委之於軍丁亦安能盡責之於地方官而不知軍丁皆朝廷之赤子彼何辜而當爲朝廷受其累有司乃朝廷之職官又何辭而不爲朝廷效其力以運造責之軍丁彼軍丁以蹙額無告之民未嘗一糜俸祿何當獨長受其害以運

庸書

卷八

辛丑

造責之有司則有司爲朝廷所任之官食朝廷所給之俸東西南北惟其所使何能獨辭此三年之勞謂以運造責之有司有司不能爲巧婦之炊豈以運造責之窮丁窮丁獨有何計而能使天雨粟而雨金况官運則當起運之時無衙門扣剋陋規及至沿途往來亦可免各衙門需索常例可以盡本等之職掌可以微不夫之陞擢亦何憚而不爲亦何義之可辭而規避之得以藉口爲今日變通計改軍造軍運而爲官造官運誠救時之良

策熟思審處究無易於此此原任總漕蔡諱士英御史胡諱來相俱言官運之利誠非無見而云者或曰夫如此則言官造官運便矣乃又云用民船而便者盡竟其說曰用民船則竟不必有開廠造船之勞亦不必立分縣造船之名况近日所用之船雖名軍運而其實爲頭舵者非軍之自能爲頭也爲水手者非軍之自能爲水手也要不過僱募熟於操楫熟於揚帆之人軍徒有運船之名而所僱之頭舵水手則有運船之實今一用民船竟庸書

卷八

五十五

給以鹽引使之領鹽此當日之商人以船運米而求卽以船運鹽而歸在宋明行之而稱便者今查江西湖廣俱食淮鹽雖不能復折中開中之制合無稍倣其意以商人所運鹽而散各省者卽以其運鹽所回空之船運米而至淮而商人卽於領引時銷筭運費稍一通融既便於回空之鹽船而又可以免造船船之費是鹽船在宋明以運米而來者運鹽而歸今則以運鹽而來者運米而歸一轉移間兩便之策度無有出於此者或曰改軍造庸書

卷八

五十六

從本地之人心而或因或革者。題明存案俾無游移如此則屢報丁絕地方槩可邀恩豁免而或有地方旗丁願行照常者仍准照常亦可兩行而不悖矣或曰請說變通既聞其槩至行漕長運之法遵循日久乃因改官造官運之說而并議欲改長運而爲轉運不愈駭人耳目將無更張扞格而不可行乎曰東南之漕轉輸西北從來俱用轉運昔人言漕法莫善於轉搬莫不善於直達若長運之法僅始於明成化年間而其後行之弊因日

庸書

卷八

五十七

甚其運途所經除山東河南俱江以北無論外卽浙江江南猶曰爲途亦未甚遙若江西湖廣則水程之遠不下六七千里往返江湖動經逾年卽丁力有餘尚不能無長別室家之苦冒犯風波之恐幸而一運告竣甫獲抵家而新運又催北上骨肉聚首未幾又復悵望天涯年復一年並無寧晷况當今日則丁力無餘而徒驅此災頭爛額鳩形鵠面之人跋涉江湖夢歸故里魂飛異鄉使一行轉運則前之以一年而僅可一運者今則可一年而

更番迭運近者可二三運遠者亦可一二運較之長運執逸執勞且行轉運則船之運衛河者船式可小而往來運河無剝淺守凍之虞船之運大江者船式可大竟堪倍載一船而可作兩船之用一運而可兼兩運之便然則改長運而爲轉運又豈非今日所不可不速議變通者哉要之漕務爲國家重務當思爲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可因仍苟且以圖眼前一時之便坐視丁窮民怨而不拯救者勢窮力極有誤國漕有干天和如近年河決

庸書

卷八

五十八

地震居民遷徙以致沿河一帶窮年累日百姓流離旣苦於淪沒又苦於挑漕悉慘載道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安知非此旗丁數百年怨氣所積以致堤決河淺或天默示災異以警人心使爲朝廷官者惻然發不忍之心而思所以爲窮丁脫苦海而登衽席者誠從此爲之變通改長運而爲轉運改軍造軍運而爲官造官運則軍甦而民亦安官無考成之慮漕無不測之憂以迓天地自然之祥以鞏國家無疆之慶可預卜而無疑矣

庸書卷九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 世坤 世坊 鈔

募疏

重修鳳凰臺書院募疏

虔州之有鳳凰臺與鳳凰臺之有書院有祠祀蓋文恭羅公念菴曾講學其地既去郡人士復增學舍置膳田祀之微獨志不忘亦以詔來茲予始至虔亟往尋覽見所有存惟殘址片地荒穢不堪駐足庸書 卷九

且岌岌然有不克保遺基之勢爲之目擊歎歎先是梅公李先生因一縑流固請修復爲書募引亟索讀之知李公前賢在念先得我心但從僧願力起見以文恭晚年藏修石蓮洞因改書院爲石蓮菴予讀而疑之浮屠門戶爲吾儒損弁五臺陸公官太宰煥煥有聲喜言禪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菴不允曰五臺佛門弟子安祀維摩菴中乃改先賢講習祠宇顏以梵名登其堂者將無誦讀組豆罔所適從安其眾志二三議復中止偶以管

見質之叅藩漢若祖公亦以愚言爲然卽命不敏某爲始事之倡竊惟虔地據江上游當其初隸版圖慘於兵燹市廛瓦礫乃未久歷年所登高而眺煙火鱗次閭閻相望江山若故繡錯維新使遊人觀風選勝不至扼腕黍離自非歷來官茲土者招集拊循休養生息之功何以幾此然而富庶之後務繼以教而立教之方上必得有道之官師爲之勞來匡直以正人心明學術而又必得產於其地之賢者爲之表率儀型切荆觀摩庶互相敦導正庸書 卷九 二

學可典西江十三郡惟虔往多大儒莅其土前有周程後有文成而文成節鉞之年時羅文恭相與往復論道文成亦以章貢舊屬廬陵聲氣密邇文恭雖產於吉翁產於虔最得爲倡道主人而雪之何善山黃洛村兩前詒亦推文恭爲性命宗工更進郡人士於鳳凰臺發明良知闡究心傳而出文恭門下者從而宗之又從而祀之以故虔一時有道接踵稱盛當年乃何以一經灰燼僅存遺址無有過鳳凰臺而問者豈古今人不相及若是耶

幸矣今虔之民所藉以招集拊循休養生息皆儼然繼文成而莅茲土者則上不患無官師獨是虔居衝會四方襍處風降俗薄百姓之強有力者公行武藝而斯文埽地士氣日頽年來登賢書諸君子又多邑遠鄉僻倡和落落安得產於其地之賢者若文恭若何黃爲之師表主持以勵將來噫前賢不可見見前賢書院祠祀而如見前賢且藉此以感動人心鼓舞來學則一書院一祠祀之興廢而世道人心之隆替實與終始此前虔之人士所

廟書

卷九

三

以尸祝文恭於鳳凰者而予今日所以一過臺而慨然修復自不禁其觀之激於懷而言之矢諸口也他日書院告成祠祀如舊知虔之人士必有繼何黃而興者謂虔吉前輩風微於茲未墜而予今日之言若握之券子不敢以不敏辭矣

重修王仙廟募疏

兩間流峙之靈有鍾於人者有鍾於神者鬼神荒唐之說雖儒者所弗事然明則爲人幽則爲神其在人者國足以師百世其在神者亦足以俎豆億

萬年則赫聲濯靈洋洋如在安得盡指爲杳冥不可知之說槩擯黜弗道哉吾郡南永和鎮舊名東昌密市之盛甲於都會山川所孕毓實產異人若周益國胡澹菴歐監丞文文山顏沛縣俱相繼崛起其間地靈人傑蘇黃之過其地寄情累日雷運弗去良有自哉然此特鍾於人者耳其見於神復有足赫奕千古者一爲王仙本姓匡諱和唐貞觀中與其叔智修煉王山智受天衣上昇和亦尸解稱地仙後刺史嚴公因歲旱急遣官致禱行次磁

廟書

卷九

四

密之小湖壇人馬辟易若有阿從不得前者卽其地禱之立應刺史遂立廟置壇及建炎改元寇四掠賴仙靈見旗幟空中屢有功於朝於是所司上聞乃賜廟額曰輔順初封威遠侯次加肅應又次加英格是廟之以王仙稱者蓋歷亂彌著歷久彌彰其後一歐陽氏諱覺淳熙間棄家入廟給壻除營修造如是者周二十年忽一日不見市譴爲神至元壬午江水入廟越五日始退像立殿陛間不作視之則齒髮髡髯猶生腰佩小韋囊疏一軸如

故鄉人因卽其身塑而尸祝之靈爽益顯若姚五之遇颶風而禱袁信之遇於途曰爲王仙求封或有遇之江外衣敝荷戈行甚武問奚自曰爲國出戍以及地方疾疫雨暘邇邇祀爲坊神無不有禱立應吳溪楊公於廟之西序築堂爲總管燕安所而其顯應遂與王仙竝稱不朽廟模舊制宏廠金碧輝映或出自敕修或經理於邑宰或增飾於郡伯歲月雖遙碑刻可考今則風雨所蝕日就圯頽急有待於興復者先是有僧索子長男世坤書募

庸書

卷九

五

疏重修未就茲里中父老及司戶衲子兼逸士陳潔石持啓相告爲更新計嗟乎學者生于百年之後凡上古之鍾於人而爲賢詰者固宜仰止羹藿而其鍾於神正直忠烈無異其鍾於人以竝存兩間正氣者爲物不貳又安得不闡揚表章以存廟祀於弗朽永和鎮僅片地耳鍾於人者後起固當奮發以繼周胡諸先生之芳徽而鍾於神若王仙若歐陽總管俱有益於民生有裨於社稷凡吾生其里沐其澤者又何愛絲粟而不互相樂助場江

庀材使得災禦患福澤豐稔之正神不長此寂寞也哉則前此子兒世坤所募而不可必得者或得於子今日之言使子亦可藉手以答神靈之貺則地方之慶亦予之幸矣

重修天賜寺募疏

佛有相乎哉佛有相而無相也非無相也不著相而已人人皆佛物物皆佛有言發歡喜心莊嚴佛相不幾同鸛鶴續鳧乎莊嚴佛相者噴猶持莊嚴佛殿之說以告人不幾同好事饒舌乎雖然名利

庸書

卷九

六

魔人舉世若鸛脫頰鬚髮皈依有年能盡毒龍制乎能指頭悟而梅子熟乎人我著相此奴彼主交相訛議及廉察細行或破戒敗道開人指摘歸其門者類入鮑肆久胥與化如是欲以佛相自空無需莊嚴者遽告之桀繩之不幾終其身入火宅莫知所出蹈迷途罔識所趨乎况天下事於漠不相關必有所假以生其愛敬夫佛猶父佛視人猶子人於父母既公靡所追憶假之像以拜設廟以侑封土以樹雖甚頑類弗孝亦未有瞻像而不拜過

宗廟墟墓而不起敬者則今之人卽不知佛法不念佛恩使人紺宮梵宇觀梅檀崔巍有不舉平日敗佛詆僧之行翻然思改卽析律背經之比丘口喝手棒之野狐有不報然知愧悔無地乎所謂必有所假以生愛敬者是也予鄉天賜寺一名龍蟠山建自漢興於唐赤烏年間相沿迄今續燈乏人棟撓榱崩迴峯老人憇其地欲更新之以弗獲龐老護持爲恨偶值澄上人住淨寺側於諸奉替菴道者晨夕引入正教矢志復興廣募重修適遇

脂書

卷九

七

龍邑居士一旦棄家挈妻子悉所有爲創造資凡久於山者亦復避邪歸正希了未後這著異哉夫以古刹旣頽之後忽得尊師如上人募主如龍邑信士偕妻兒越數百里至止一時相邁天若作合將來俱臻上乘渾人我知有進於今所號知識者能不爲若寺幸耶然迷津雖一筏可渡大廈非一木能支尤願各善信施餘瀝襄厥美庶佛殿莊嚴有所假以生愛敬或在斯歟貧婆一錢足證菩提又安問乎佛之有相無相也哉

龍虎山重修上清宮募疏

孔子以一韋布爲萬世帝王之宗至誠無息德配無疆蓋吾儒言學該本末兼體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惟一以貫凡出有人無輕舉延年丹元谷神之論在所弗道而顯漢公之教乃儼然與之並隆千古累朝爵秩賜賚褒崇有加何其盛哉蓋王者受命而興繼天立極所以與臣工裁成輔相圖長治久安惟求其有益生民有裨社稷能捍大患能禦大災斯足貴爾顯漢公繼文成之後其教本自

脂書

卷九

八

柱下漢用黃老致治之盛幾比成康世奉其教者雨暘時若嶽瀆效靈災沴消而祥瑞臻代有傳人若王太素之對徵宗則曰清淨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留沖靖紹定間奉召則謂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者道德之言足矣山中野人來將何益張上卿奉召問首對以虛心從儉愛民以保天下會廷議開通惠河未決上問公則對以河成誠便利願收有司毋重傷民由此以觀雖使吾儒幼學壯行陳說當宁忠君愛國之

言孰有踰於斯者若夫吳開開佐世祖正曲阜世襲宗法上宋儒陸九淵語錄論時宰不合聽吳澄去朝作環楹堂布先天圖題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義皇未畫時其所言直欲登正學之堂與其爲功直足稱儒家之羽翼夫安得盡指守靜致一非我孔顏况其所傳驅除疫厲攝邪歸正使民知神姦不違不若真有功德於民者使無珍宮琳宇廟貌崇祀何以格上帝而享地祇歷代令辟瞻茲龍虎福地九十九峯二十四巖流峙鍾靈迥超庸書

卷九

九

人寰自四代天師元宗建祠傳法錄唐會昌中奉敕建額曰眞仙觀宋祥符中改額曰上清天聖間敕遷建觀於山之陽政和中復改額爲上清正一宮元大德加賜額爲太上清正一萬壽宮明初因之殿宇加新至武宗差內官重修神宗有急行修理之諭鐘鼓式靈禋祀弗替厥有由來迄我朝順天休命物阜年豐而於嗣教與人仍賜爵秩與衍聖公等俾得三年循例入覲可謂光榮惟是上清宮歷年既久日炎雨蝕雖靈光巋然而岸谷觀

改苔蘚階封攝教節公謂壇宇非故一木難支匪祀祠神非朝廷配蒼旻供祝釐至意將有事於重修而屬予一言以告同心儒者論道不遠於人仙術荒誕固所弗事然二氣變化時有發明中曆言鬼神德盛曰如在曰不可度而總歸諸誠不可掩聖人以神道設教曰有孚颺若孚者誠也以言乎盡性極其效至於參贊以言乎慎獨極其功至於位育總不越於誠則顯漢公之鑒秘鍵授靈文輸天倉封魔市以及後人傳其法者雲篆寶書齊

庸書

卷九

十

科醮典呼吸天地橐籥陰陽安知非一誠所致則今日欲舉紫宮靈壇煥然丹腹一誠所格上而撫蒞茲土病瘼斯民下而遷善改過祈福消愆知無不有感斯應樂勤盛舉甫謀經始旋慶落成夫何難哉由此而國家衍靈長之慶社稷呈介祉之祥頌天保祝華封民登仁壽物無疵疢共躋平康同遊熙皞問何以致此休嘉則予直可爲天下正告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矣

修青原方丈募疏

青原有新堂頭法宇浴溼以今年四月佛誕日請諸藥公遙禮浪杖人祝髮春秋高七十有三凡人當耄耋每依戀家居錦幃繡幄作兒女惟笑以樂天年浴公獨於富貴叢中年齒既尊不惜脫離斷諸恩愛儼然老衲爲人所難然世所稱緇流禮師出家亦不過尋水問山爲粥飯長老以了生平而公甫離俗門卽毅然充青原監院且見藥公雖修藥樹堂歸雲閣而新舊方丈尙未全新遂效苦行頭陀沿門擊柝又爲僧所難者噫青原祖庭近不

庸書

卷九

十二

及廿年前得嘯公繼得藥公今又得浴公以了二老人欲了之緣枯荆秀茂固有由來往嘯公隨浪杖人住棲霞時亦充監院一日偶募緣出山同行者促之早膳飯畢忽自驚悔謂未念供養咒遽行先飯遂白浪杖人詣佛前跪香卽此至誠自足感動雖今日人心慳癡習成兼當三空四盡絲粟艱難而浴公獨能爲人所難爲僧所難一念感發當有與嘯公同者所成就功德直不疾而速不言而孚雖然胡文定常戒子弟對人言貧意欲何求浴

公前爲人求者今儼然求人不知公者吾恐其借口於文定之言矣

跋

跋宗儒語略後

予前司業成均因心學宗風闡揚乏響偶梓鄒忠介所輯宗儒語略示多士使知有性命一脈猶恐學者以象山而下疑爲禪寂於弁言復剖晰論之既讀禮山居再讀整菴先生困知記益嘆嘆先生苦心閑邪歸正時姚江門第最盛彼以良知樹幟

庸書

卷九

十三

此以困知名篇意淡且遠復恐人惑於疑似罔知專有所向因重序困知記以告同志而且悔前此之專以宗儒語略告人猶未免襍於別傳然而天下之理有其正者卽有其異者有其真者卽有其似者中庸言明善由博學審問繼以慎思明辨蓋至善之理非特善與不善有辨卽善與善亦有辨斯必幾經辨晰始無可疑則今日言學欲取其純粹者以見聖學之正而眞何妨存其疑似者以見彼說之虛而異能於此辨之又辨審之又審則明

善致知之功全而誠身篤行之實可庶幾矣然則語錄一編不足以爲吾學切實之累適足以備吾學明辨之資亦豈必火之而後快也哉予恐學者不知前後考正之心復爲之跋於後斯道不乏具眼當有以藥石我矣

書王宗伯序薛文清語錄後

世儒談學聰明過高喜求諸遠舍人而專言天舍行而專言知舍人言天似人與天二舍行言知每行與知違惟實踐君子不言天但言人盡人即以庸書

卷九

十三

盡天既言知必言行所行無非所知道也者人也先生序中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別而口之曰道學不知其人以何爲人直與中庸仁者人也不識無物一樣提醒最屬親切且知行合一之解議論葛藤辨難不已此獨曰王文成謂真知即是行子則謂真行乃是知片語折衷引歸實地從前諸論俱可盡廢天下之理貞夫一明於人即道行是知則即體即用無仕非學無學非仕千百害之而不足者約言之而已該從政論政舍是皆無餘蘊先

生立教之意與司馬先生授梓之心均當不朽矣

書聖人家門二則後

予再抵長安便聞甯齋先生之訓有聖人家聖人門二則六月望前一日過魏離伯同年齋頭始獲詳閱條目熟悉義類先儒立教語錄浩繁獨朱子白鹿洞規節要切實有益來學及味所編聖人家聖人門諸條僅就學者成童時所讀魯論槩括點醒詞約義該彌足豁人心目雖終年顛倒終日醉夢亦未有一不讀勃然者離伯前司牧予鄉知其

庸書

卷九

十四

有心正學非一朝一夕暮且乘彝同好欲舉所編二則付之梓以廣流傳因命不敏跋於後竊思吾人言學有入門有到家須知所稱聖人家聖人門非聖人一人之家一人之門爲人人所共有之家所共有之門爲廣居爲安宅爲達道爲正路獨是習尚移人賢者不免曠而弗居舍而不由亦以有此家有此門即不能無矚其室而戕者不能無伺其戶而入者且不能無假其宮牆而處者稍一不擇稍一不防便未免誤賓作主認賊作兒究且昏昏

逐逐自以爲是而不知其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避試取二則細繹之便知學者有志希聖不必談高遠不必慕新奇但舉所列之目退而從本身所居者一一體貼從本身所由者一一勘驗卽此入門卽此到家愛吾盧安汝止而知行之解頓漸之說本體工夫之理俱一以貫之矣

書梓白鹿洞義利章講義後

嗜欲日熾誰言天理婆心者往往舉太上感應篇及功過格陰騭報應等文梓行流布非不甚善然

庸書

卷九

十五

或置案頭或粘壁間俱視爲塵飯土羹尋常故紙間有一二知微亦不能喻之人人且感應陰騭等文近於輪迴因果非吾儒正學從禍福報施起見亦非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之心此僅可以警常人而不宜以之期君子因思前賢格言充棟其簡約痛切有益於人無如象山講喻義喻利章夫舜跖之分卽在義利此闕一透人皆君子當日陸子之學朱子不輕許可而獨於是章心折豈非以其所言者搔著痛癢使聞者讀者稍奮

良心汗流浹背至其言塲屋得失等語尤足爲讀書居官者箴銘要知吾儕所學幸而得行其志僅了此幼學壯行總非從榮應起念處則爲良士出則爲良臣俱不出此一章講義之中而感應陰騭等文亦可不觀而禍福報施之說亦可無疑且朱陸爲宋一代儒宗百世師仰然觀陸子自序猶曰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怍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鏘磨於四方師友其復開發以免罪戾而朱子則既率僚友諸生請一言以警學者而又

庸書

卷九

其

懼其久而或忘復請陸子筆於簡以受藏兩先生俱不自矜所學虛心請益若此後之學者躬行實踐竝無所得徒執持己見門戶自高罔言虛衷就正有道使讀朱陸序述之言能無慚媿爰付剞劂以告同志見利思義觸目警心互相勸戒互相箴規人心日歸於古風俗自返於淳

書魏庸齋先生格言後

家在田先生手書格言一則貞奉以出入師保如臨適庸齋先生過寓見而有契嘆爲切中學者之

病爰命不敏書之先生近示自警聯云欺人是欺
天毋自欺也負民卽負國何忍負之所以省諸隱
微修之身而用之天下求無媿此心者可謂至矣
猶拳拳焉欲服膺前輩訓言斯其學如不及戒懼
恐懼之心寧不可爲後賢法哉旣錄而呈之函丈
并書於後以告同志竝矢此心

書學人之忠後

識得破忍不過說得硬守不定笑前轍忘後跌
輕千乘重豆羹諱疾忌醫掩耳偷鈴論人甚明

庸書

卷九

十七

視己甚昧得時誇能不遇妒世此學人之通患
也戒之

右格言一則爲家在田先生手書貞奉以出入銘
諸座右諸君子惠臨邸舍每一寓目竝嘆數語切
中吾徒之病輒命某錄之以歸同邑李賓蘭因謂
先德訓言心有同契謹之於己何若公之於人爰
以館地貲資授梓以貺同志須知此數語似爲下
等人喚醒實端爲中等人志在講學者痛下鍼砭
彼下等人安有所謂識得破說得硬哉唯講學之

士未嘗不自謂識得破未嘗不自謂說得硬未嘗
不謂無忘後跌重豆羹諸病而往往病根隱伏失
不自知甚且自知自欺有始鮮終三復斯語透體
汗流又同人有告余曰識得破忍不過夫忍不過
畢竟還是識不破予聞而益憬然

書十一字銘後

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周子之書世儒所開口講者在無極太極予謂無
極太極且置通書中所最緊切示人無如人不幸

庸書

卷九

十六

不聞過大不幸無恥二語蓋人之過俱從無恥生
過無大小只恥心可以救之小恥則無小過大恥
則無大過惟知恥者方喜聞過方勇於改過舍恥
之一字別無遷善改過之路然人情每諱言過每
不樂人告以過嘗見君父之過臣子可以直諫且
期君父以必從至朋類之失有聞一規勿便瞋恚
不已者觀其不樂聞過類於知恥而要其護過之
心實卽大無恥之心彼方自謂快所欲爲靡有指
視之者孰知乃先賢所言人不幸且大不幸固在

是耶子嘗書十一字晨夕自銘惟恐蹈前賢所言不幸與夫不幸雖終日兢兢而悔覺不幸處儘多竊謂士之從事高遠者願大家將此十一字佩服儆醒即絕口不談無極太極亦不失爲孔顏門人夫衾影檢點以爲改過而過愈滋以爲知恥而可恥之處愈多過到終身亦恥到終身直至蓋棺之日方是大幸之時

書戒律後

聖門戒律八條

庸書

卷九

十九

一名穿窬之類則多方鑽刺覬覦者是

一名患得患失之鄙夫則貪緣以獵榮膺者是

一名妾婦則阿附取容者是

一名壘斷賤丈夫則指爲奇貨者是

一名播間乞人則望門干謁者是

一名無忌憚之小人則侮法作奸擅行者是

一名德之賊則游移不可方物者是

一名不遠禽獸則橫逆不改及淫蕩無恥者是

聖人論君子曰有三戒此僅就君子約言後世士

習官方愈趨愈下喪廉鮮恥名目多端先正課語中有聖門戒律八條約之爲三戒廣之爲八戒偶一讀過毛骨慄然幽則不可質鬼神近則不可告妻子朋友明知之而不便指師長明知之而不能言所謂自家痛癢當自家搔爬自家暗昧當自家撥轉者而其病根總在義利不明利之所趨在士則兜攬主唆武斷挾持在居官則計算仕路升沉較論衙門濃淡地方肥瘠充其所至毒手狠心欺上罔下傾人益己無不可爲亦有借名道德襲取

庸書

卷九

二十

文章未嘗不相對言主靜言良知言天理究其暗室隱行鮮有不犯此八戒者嗟乎彼無志於學者將以言戒爲腐守戒爲迂自暴自棄未易淡論獨是吾儕苟有志歸正儼然儒者欲成君子之種先斷小人之根毋堯服而桀行毋舜貌而跖心于久梓先儒義利講語告人復拈出此八條旣爲聖門弟子願以八者終日自省自訟有犯無犯猛加洗滌著實澄清然後相與講明性道誦法聖賢庶乎其有根矣

書善利圖後

其為閭流也

不可敬可法
得來從這一條路上行來
善類種種好人俱從這一點善念
身勤勤為國家可旌婦○凡此種種
勤勞勤主存心報效之芥頭為守
門公門陰陽或下而供人役亦為
理之漁樵也則奉令守法解難息訟
學為勸世之風鑑星談為各安生
益切實之堪輿為方便救濟之醫
則為本等工匠為身本等商賈之利
兒孫其於朋友則為身心道義之交
里能和睦其家教也則專以義方訓
弟能親愛於宗族能視如一體於鄉
父老母老能孝順於長上能敬於兄

其業藝流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其為人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庸書

卷九

三

其為士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其居官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

舜

舜之路

人之善

聖在分足處

善

人之所以異

善念是吾與中間無路

之間 幾希 於命賦者美

終為善路人

利

希正在此處

善

善之路

俞之路

則為鄙夫為墮乞為穿窬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

其居官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其為人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庸書

卷九

三

其為士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其業藝流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其為閭流也

為善
為樂其館殺也則惓惓然教人子弟
顧名義存廉恥為大節以一疏一
則以聖賢為師以靜証經書為功以
生為干城杆困為風屬員為休息民
君子退小人為慮國為是非從其實為進
明為秉公慮國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則為冰葉為剛直為恬澹為正大光

不可畏可恐

予往年有自警聯云可危是人禽之界至緊在義利之間兼梓鹿洞義利章講語以告同人亦以義利關頭善惡攸分及閱馮少墟先生善利圖兩條道路如指諸掌因本其意推而演之竝此形骸同此心術無分貴賤觸類可通所爭僅毫釐相去遂千里一展此圖試自顧吾在此圖中是何種人是一路是起那一念便終日偃偃披圖豁然吾此生雞鳴孳孳非善則利非人則禽非聖則賊足何處寧容中立嗟乎閱此圖而猶不自返自

庸書

卷九

三

省自哀自泣自悔自慚者其人必無人心

右善利圖乃黃山張先生推廣少墟馮公原圖之意而作圖成先生以示予予見之憬然曰人皆以舜爲舜黷爲黷人爲人禽爲禽而不悟一念分判之微若此人皆以舜必不爲黷黷必不爲舜人必不爲禽禽必不爲人而不悟一念轉移之捷又若此先生之言危矣迫矣人縱不敢望爲舜未有不願爲人又未有反願爲黷與禽者然觀其雞鳴之頃孳孳一念善利之間多不

能決擇何也圖中所列莠流閭流諸種人猶可曰氓之蚩蚩未嘗讀書明理陷於不知爾若夫大冠裝如大裙襜如坐而周言起而孔趨號爲學士大夫其亦可曰不知矣乎知其當爲而不爲知其不當爲而爲是自暴自棄也又從而飾其言飾其行盜當爲之名文不當爲之實是自欺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夫直則必善而罔者利爲之也今自暴自棄又自欺則是不直而罔雖生而實幸免矣何必待塗

庸書

卷九

三

之人盡屬耳目焉曰此黷也禽也而後面發赤汗浹背也哉嗚呼士爲四民首風俗人心由之而成欲天下之善利分明必先自吾輩之善利分明始此圖之所列雖有諸種人而實於學士大夫有專責也此予見是圖既爲之踧踖內省惟恐其偶陷於是而又推先生未言之意以告天下後世也東吳葉方藹敬書

書文信國宣州勸文後

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免且旦夕去

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晨父老告語一次因
記李參政莊簡公名光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
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
勝感歎而已因見諸父老爲祝率屬子弟爲止
爲農仰事俯育爲忠爲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
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參
政去郡已尚拳拳於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
老方此相處遽然去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李
參政之意行爲勸農五詩又別爲五詩以寓戒

庸書

卷九

三

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以轉語鄉曲子
弟能從吾戒而不爲惡卽能從吾勸而爲善矣
他日太守在他所遇宜人來必問曰爾父老安
否爾農曾從吾勸戒否爾等尚勉旃以副太守
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鋤頭
不誤人飽食煥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
後人看滴滴相承簪瀝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煖
不知書十萬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修善糴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
做陰功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丁王租莫教人喚作頑都年年蚤納
蚤收鈔那有公人來叫呼

第一戒爾莫妄狀須知官府難欺誑從來反坐
有耑條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日躲閃

庸書

卷九

三

明日差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逞私擔刀使棒欲何爲有事到官
猶可說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迷人禍
有天刑害人不得翻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斫徒配
此中來能得幾錢受此苦

此本里前賢文文山先生太守宣州被命造朝畱
諭宣人文也觀其述李參政之帖及勸諭諸詩字

字血性情切意詳於去宣時猶惓惓不忘百姓告語若此其在當年視同里休戚縈結諄諄當更有切於斯者予景仰前賢有年久欲與同里申明鄉約與後進講求聖學因兩載抱病杜門養靜王山有志弗逮光陰蹉跎茲遊 朝命數以病請未奉

庸書

卷九

三十七

前賢語句世世可守人人可遵其尤當戒者毋逞強呈告毋傾人唆訟毋結交衙門以害鄉鄰毋倚仗勢力以欺愚懦毋拖欠錢糧以累同圖毋勾引歹類以犯重條毋以穀賤而不務力田毋以家貧而不教讀書自省自悔以守此身克勤克儉以保汝家忍氣以遠禍存心以迎福同歌豐樂共享昇平

書重修廬陵邑學冊後

坊維風俗之倡在士而養育人才之權在有司士

可以坊維風俗而不得賢有司爲之鼓舞陶成則士將志氣衰沮見異而遷無以自貴而何以爲風俗之倡有司可以養育人才而或限於時務之叢摠或窘於地方之凋殘或迫於催科之考成東支西絀救過弗暇有志不逮需之時日自非賢有司以知覺爲己任以開承爲己責以人才之不受惜不振作爲己憂而欲於則例森嚴之日木陸衝劇之區瘡痍未起之際汲汲焉悲聖學之荆榛憂士習之凌替而計其所以爲養育人才之地實難其

庸書

卷九

三十八

人廬陵邑侯視民如傷禮士若渴嘆官署日荒學校無氣獨條重修不遺餘力而屬某一言爲諸同志之倡憶予前此司鐸成均視 聖殿而煌廟貌一新惟是菲倫堂敬一亭因循就圯瞻仰不光謀之同事復請於上誠以四方人才教育無所風氣雜處何以觀成然而咨移往返人持一論竊嘆築室道謀議論則多成功則少廬邑途當孔道接應百出以言平時務則掣肘多端以言乎地方則萬目爲難以言乎考成則述賦日多而侯獨值最難

措手之日時切養育人才之心人之頌侯者謂侯之治才有餘而予之德侯者知侯之用心獨擊予鄉前賢理學輩出今則士習日衰正學日荒侯之毅然修復有以知侯不徒以科名之榮期吾邑而以誠正之學期吾邑吾邑人士當何如也勉爭自觀摩以無負養育人才之心至於學宮更新有非一椽一石可以告成歷跬步而逾千里覆簣土而成仞泉當自有不言而喻者而猶喋喋然必俟言之而後喻或言之而有喻有不喻當非侯所以期

庸書

卷九

三九

吾邑人士之心亦非予所以期吾邑人士之心耳亦非邑人士之所以自爲期因書之以告同邑之學孔顏者

書譚烈婦傳後

忠孝節烈庸常道理耳而其事選選出之神奇與其傳聞不若親見何也得之傳聞疑信參半或未足淡人感激惟得之傳聞矣又得諸親見且舉所親見者筆之書壽之梓更舉所親見之事爲前人己頌歌已紀述者重集之廣徵之以筆之書壽之

梓使天下後世傳其事者得諸傳聞俱如得諸親見此不僅足以發人一時感激直令千百載後稍有人心者俱有以動其願學佩服之誠永川之有譚烈婦與烈婦之歿難聖殿血漬輓痕火煨愈明其理則常其事則奇世人亦既共知之矣亦既共傳而聞之矣要之傳聞其事或疑者半信者半非疑之於其理而疑之於其事非疑之於其事而疑其事之或涉於奇而未必有徵使非有人焉得諸親見且舉所親見者筆之書壽之梓并舉前人所

庸書

卷九

三九

已詠歌已紀述者重集之廣徵之以筆之書壽之梓則烈婦之血漬輓痕不幾與烈婦之婢鬼所傳之詩同疑其奇且怪其誕如此則古今凡忠孝節烈之事之奇而僅得之傳聞者亦何足以發人感激且動人願學佩服之誠石屋老人偶遊禾川目擊奇蹤遂舉所親見者筆之書壽之梓更舉前人所已詠歌已紀述者而重集之廣徵之以筆之書壽之梓其走字屬序則自謂親見譚烈婦奇蹤代刻此傳意在闡幽揚芳予曰此不獨表章幽芳直

有關世道蓋世道本乎人心吾人生際盛世雖不
必有忠孝節烈之事不必立忠孝節烈之名要不
可無忠孝節烈之心使人一讀此刻良心頓萌則
思烈婦所誓歿者何心所挈兒偕歿者何心且誓
歿而必於孔聖殿者何心吾儕所讀則聖人之書
所由出身則本之聖人之門何以自立天地何以
無媿聖賢將見人人自反感慕奮興在家爲善上
在國爲良臣風俗淳美共樂昇平有益世道爲功
非淺予生文山之里石坪錦溪間有膝跡履痕相

庸書

卷九

三

傳爲信國禱天祈挽宋祚者久欲梓軼事以傳有
志未逮而老人乃於遊覽之餘獨能舉所親見以
告同人使古今凡忠孝節烈之事出之神奇者直
俱作庸常道理觀嗟乎老人之先得我心爲烈婦
傳奇豈獨爲烈婦傳奇也哉

書十香陰後

高安邑侯理菴張公仁政廉名闔境讚嘆萬口一
詞及予訪劉子獄生偶造密室見龕上有兩神主
一書劉公活佛菩薩位一書高宰張公活佛菩薩

位又案頭有十香吟一帙則皆近體五言以頌侯
者劉子隱居二十餘年凡莅茲土者不得一見顏
色卽侯亦未嘗一過勤奉適設位於家焚香作頌
不求人知亦不求郡邑知予索而覽亦不欲輕以
相示豈無意哉陸雲令浚儀有恩圖像配食縣社
李復圭奏免稅涇州立祠以祀劉忠顯家設主祀
之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許介建九華祠及去
衆請於朝以介配享祠中袁紹知福安里巷呼爲
佛子余崇龜惠江州老幼呼爲余佛凡此皆香澤

庸書

卷九

三

及民百姓思之謳歌俎豆以志弗忘後世郡邑多
無實心實政而又欲攫虛譽以蓋居官之愆地方
士大夫逢迎色笑往往藉建祠名目以暗合當事
之心本朝洞察流弊重行禁止而士大夫巧於獻
諛既不敢違禁又欲得有司快心遂改生祠爲講
堂講堂是何等盛舉進德修業胥由此出乃藉以
獻諛人心至此尚可問哉劉子歷年不與賓朋往
來亦不一與官府通名姓獨有感於侯與劉公之
德政設位作頌尊爲活佛觀其自序有曰士非數

之終正數之始張侯今有始矣將望其有終則劉
子之意非但不欲以此謠爲媒直欲以此謠爲簾
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而侯與劉公之德
政感人相忘於不自知益可見矣詩中有賤丁代
姬納剩米助民糧正色辭藩牧捐囊謝採樟又讀
書羞讀律科罪不科賊片言禩一士半月告徬徨
又勸來十數口不動半家樞官舍勤春磨夫人理
酒漿等語皆侯清廉實錄因喜而跋於後兼以告
司牧者曰此之謂民之父母

庸書

卷九

三三

書王北山瀛臺賜宴序後

客歲杜門巖樓次男世坊以遊雍南歸口述瀛臺
賜宴賜遊喜起氣象光天化日自不禁與溪山野
人鼓掌快歌今抵都復得讀北山賜宴恭紀詩并
序閱未終篇舞蹈惟忤臣子躬逢其盛當何如獨
潔靖獻少圖報稱庶不虛泰交道合之慶不負
聖明異數之恩

書俞崖菴集後

井田農而兵者也命將受成於學歸而釋奠於學

儒而將者也農而兵儒而將三代所以治農與兵
二將與儒二此後世所以不古若者維楊俞子崖
菴有慨於此少負奇志既學書兼學劍以丁酉領
解武闈戊戌射策成進士隨選授湖西兵巡叅軍
初意其必太史公所疑魁梧奇偉者及與握手叩
其所藏則恂然一經生又意其爲讀儒書未必嫻
武略者最後予里富川有警賊擁聚固壘以拒汀
頭來援者俞子率數十騎斬級復活功無數賊以
是遁散迄今土人德之未幾兵巡奉裁俞子且拜

庸書

卷九

三四

水師之命豫章江流上泝賴水下通鄱湖互延數
千里醜類多憑澤區行劫出沒波濤中自俞子調
度汛防號令嚴明遠至通安皆出其功己酉春予
寓章門俞子謂綠戰紅酣日煥風和時不可失以
雅歌投壺主人招陪周伯衡施愚山兩守憲楊陶
雲庶常陳伯幾湖隱蕭鼓面舫從滕閣石亭上流
選島嶼至羅墩止焉傍花洗盞問流聽鶯子唱我
和不減蘭亭上巳前三日再招予赴署入幕則圖
書滿架新作盈帙予讀而嗟異之俞子固干城選

任會城水軍差使往來如織空其接應弗暇心力俱勞乃於忙裏尋閒動中觀靜侶鳴泛舟春光明媚不甯虛度而出其公餘爲文則皆有益世道有切人心之言使讀者起敬問今日詞壇所不能道隻字者而俞子獨得之於綸羽指揮之餘夫以戎行兼儒術有時上馬殺賊則如狄武襄軍夜破崑崙只三百甲李楊沂中破劉猗於藕塘僅百餘人及其下馬成草登高作賦則裘帶風度有如卻中軍詩書禮樂張中郎講誦弗輟又如曹翰當太宗

唐書

卷九

三十五

內宴侍臣皆賦詩太宗曰卿武臣以刀字爲韻翰以詩寄意立就此其所得非細心潛修素有定力定守定見何能擁皋比而言學坐帷幄而談兵資深逢源出諸固有爲儒家所弗能爲者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吾知其有得於諸葛武侯矣

書郡丞許公期仙廬續吟後

己酉上巳前五日入西山跡仙宅禪林所至翠嶂丹巖夾道橫澗應接皆巨石嵌空草綠溪喧杜鵑開遍嬌紅奪目遊此忘疲歸而郡丞堯文許公問

予西山之句予亦叩公南浦之吟則新作盈快鏗鏘金石戛擊琳琅雨夜剪燭讀此忘疲又有勝於西山遊者其摘詞皆本諸瀟灑性情掩映風華剪裁絢爛似徐庾之藻麗而又非浮脆輕豔鉛華歌舞僅媚一時樽俎者入芳圃而豔珊瑚瞻太廟而羨金碧有識共珍當無間然予獨有不能不爲公期者公好詩而詩至昔任濤詩爲李騰所喜特與免役後江西界內或詩似濤者並與免役時松垣亦引例求免太守判云松垣筆力破滄溟欲比任

唐書

卷九

三十五

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圍屏問我詩公今日所職者司馬所專司者漕艘所兼理者漕兌值此造運日困丁乏民窮倘有聞公喜詩而以濤詩進者公將繼此風流乎將別有釐革以興地方造福而不屑繼此風流乎孔門諸賢侍坐言志由曰有勇求曰足民亦曰小相皆有心匡濟教養斯民而曾點鼓瑟鏗雨時維暮春童冠偕遊浴沂舞雩相與咏歸點豈無志用世而夫子獨若有深契者知點之不言志而志遠公今日身任漕

輓艱難儲運拮据之時革陋規清宿弊猶惜此風
光寄懷笑吟若行所無事者公之志自此遠矣吾
等父老子弟將有與童冠而偕遊春風化日者又
何屑屑於任濤之借詩免役以侈一時風流噫吾
之所期於公者若此公其何以慰我耶

贊

聖像贊

義皇一畫堯舜攸宗禹湯文武代異性同聖王不
作周室斯東亶生夫子爲萬世功皇皇濟世所

庸書

卷九

三七

遇則窮乃振沐鐸乃覺羣蒙六經日月德配穹窿
身心意知曰一以通子臣弟友曰求諸躬生民未
有只此時中漢唐而後俎豆遞隆君相相繼景仰
尊崇木天清暑儒者之風獨存聖像形古道豐貞
敬瞻禮彷彿儀容如識鼻祖哀此兒童凡在同人
勉哉玉攻大家起敬砥礪磨礪蹉跎軌影何以令
終雖殺一簣勢則龍從要知先聖非異非空推己
惟恕盡己惟忠

羅文莊先生遺像贊

文莊羅公吾師也公之從姪孫懋章過予
山房談學出其養正齋所藏遺像展禮儼
然蓋公之嗣君遊太學寫像請贊者見其
像如見其人讀其詩如親其訓擬圖而傳
世敬題蕪詞用銘願學且使羣知所宗

人讀傳習錄我讀困知記困知卽良知此知原不
二差別先後天非困亦非致後人掛羣言門庭喜
樹幟明與吾儒爭其流益放肆吾師羅先生憂心
在無始羣病無能醫還從病根治提唱一困知重

庸書

卷九

三六

與剖疑義上達階級寬人可學而至切實言工夫
聖凡何等次昔予學致知茫然癡如醉自讀先生
書譬鐸覺宵昧遺像一展觀儼然親指示庭訓存
二詩宏其多續嗣遙禮再焚香千年許洗費佩服
以終身函丈長相侍師如不拒予私淑小子志

袁處士像贊

人採其華爾殖其實闇然日章卽之無色數往知
來可釣可弋歲當大稔爲我心惻寒者以衣饑者
以食等與布施中豐外蓄

三上人合像贊

識得悲石便識得迴峯識得迴峯便識得天童高
祖曾孫一齊推出如再轉身爺孃相失相失時抹
碎一尊誰過而恤

雙江濯足圖贊

雙關交峙道梯航逝者如斯孰主張八景臺前涇
渭合臨流危坐總無方不折腰寄行裝不濯纓露
頂光不納履浣熱腸笑世人脚底忙卞先生卷則
藏

唐書

卷九

三十九

題羅漢越海圖

白日青天妝妍作怪笑弄猴孫踢翻世界誇口對
人色身不壞瞞過牟尼焚香受拜

題石刻羅漢圖

尺地風雲齊奮千年面目猶新箇是西來首座假
稱龍穴翻身

唐書卷九終

唐書卷十

盧陵張貞生箕山著

男

世坊

策問

浙江鄉試策問

問治本於學學本於心唐虞傳執中之統而仲虺
之誥曰建中於民蓋心爲治本中爲心極乃遞邇
古帝王有生而聖者有學而聖者學而聖者不能
廢師生而聖者亦各不能無師是果內外兼資而
庸書

卷十

後爲學與後人言學各殊有言正說明道有言正
心誠意有言人君之學以知要爲宗要皆有關君
德非迂而無當於治者然歷代設辟或召公卿耶
將講論經理至夜分乃寢或引學士分番直宿討
論文籍或令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而司馬君
實亦言宜詔侍臣每日輪直資善堂夜則宿崇文
院以備宣召豈久大之學固必資人而後可以講
斯治術漸磨德器與我皇上天縱神明好學靡
倦御經筵講義近且命翰林諸臣輪班直宿

以備不時召問於古今因革損益民生休戚艱難
罔弗周悉當開創而兼守成豈大臣尚有入告之
未殷外廷尚有採擇之未弘耶夫漢唐宋之主或
義勝仁或仁勝義而皆足致治治之所成學之所
成也至謂帝王之學與儒生異是內聖外王必學
有本而後及其末與道統相傳之本不越一心真
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
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夫學與敬固君德所以勉
於己親近君子又君德所必資乎人而所稱為親

庸書

卷十

二

近之君子亦必操何道以啓沃納牖庶不媿乎古
之皋夔伊傅爾諸士畱心道統浚究治源豈無所
見以贊宸衷者蓋屢言以爲經筵之助

問國家所以相維不壞者恃有紀綱法度有紀綱
法度則有是非可否以參酌其間務歸至當周官
云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則議論非與法度並存以
維國脈者與漢初定朝儀有訓禮樂積德百年可
興有謂鄙儒不知時變後班固請集諸儒議漢禮
而章帝謂議禮之家名爲聚訟然則議論多成功

少謹固無益於時政與議論之多無過於宋乃熙
寧新法諸君子言不便者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
猶且操黨議持其後豈諸君子激之過與抑當時
之惑於聽偏於信與夫議事貴明貴虛而總之以
公公則明不受可否之欺公則虛不立是非之黨
然有謂謀之貴多斷之在獨彼多而無益不必論
已乃獨斷亦或有惑聽偏信之失則謀與斷將孰
適從與我國家創制立紀酌古準今羣臣章奏
必下部議而事關重計禮係大典復下諸大臣會

庸書

卷十

三

議慮諸臣蓄疑懷私則有黨同伐異角立門戶之
禁慮諸臣雷同諉卸則有唯諾從事浮泛塞責之
禁乃觀今日條奏議覆非不連章累牘而或一議
再議互相引例每持兩可之說多無畫一之條何
與夫謀在下斷在上宋臣言人君有三大德曰仁
曰明曰武仁而不武或以太柔成姑息明而不武
或以過察生依違我皇上離炤無私乾剛獨秉
而猶其慎其難虛衷博採今欲使利無不興弊無
不除凡紀綱法度出自羣議者豈能於虛明公之

外別有所爲歟替出自 容裁者亦豈能於仁明
武之外別有以益高深與爾多士博稽成憲參劑
時宜皆異日建白 大廷者其悉陳謀斷之要庶
國家收集思廣益之效臣工無盈廷禁室之譏
問民生休戚關乎吏治課吏安民法制宜詳然周
官惟以六計弊羣吏而職無不覈後世若漢刺史
以六條按郡國唐以八計聽吏治宋以九事考較
元以六事考較制非不詳而循良著績獨稱漢爲
最何與抑激勸固自有要而不在于文具與今

庸書

卷十

四

國家以民生安危在有司賢否遂以有司賢否憑
督撫按舉劾而督撫按舉劾又多憑司道府廳揭
報薦剡彈章非不日陳而問所謂卓異果無若阿
大夫諛言日至膠東相戶口僞增者與問所謂罷
輒貪酷盡無若盧坦違限受罰沈贊之坐清獲罪
者與且有今日所劾卽前官所舉豈有司之前後
改操否則今何以挂彈墨昔何以列薦剡其故可
得而直陳與至課吏則側專以錢糧考成或爲人
受過一年數易雖有長材不能需之歲月雖欲撫

字不能行之催科明初做有虞三考遺意內外官
皆經一考再考通考始行黜陟且平遠主簿之恢
辨商稅則訊日照知縣之長於督運則黜其意亦
可倣而行與 皇上澄清吏治間行甄別夫戒貪
不如獎廉卓茂自密令人拜太傅黃霸自潁川入
爲丞相寧不可間一超擢以勵其餘至欲使羣有
司無周旋不工之慮而得以幼學者壯行無動多
掣肘之虞而卽以安民者報國釐清夙竇鼓舞瘡
方要豈越於大法則小廉之成訓與昔大臣有以

庸書

卷十

五

不獲親民事爲請者近且 命舊劄該京選者俱
著外授使熟諳民情爾多士豈無志切民事以應
闕門之求者乎盍悉心以對
問唐虞去古未遠初無刑官民生其際無不可相
忘耕鑿而有虞氏以好生之主乃始命咎繇制五
刑何與夫君道卽天道天不能有春無秋故君不
能有恩無威然天不能有春無秋所以寓春生於
秋肅君不能有恩無威亦可全恩意於威嚴虞之
五刑與周官之五刑秦之五刑與後世之五刑將

名同而實異與漢文除肉刑稱為寬仁或謂其寬而實嚴唐玄宗時徐嶠奏獄院鵲巢幾致刑措而論者復指為諛豈慈祥固未易稱而刑措尤未易言與周官司刺掌三赦三宥後世本其意而行之爰有大赦然大赦名非不美而或無補於治道鄭公孫鑄刑書而致民誦諸葛治蜀尚嚴而犯法者不怨其因地而施將無與古輕典中典重典之意合與我皇上重懲明季柔靡成習於吏胥稍犯賊者亦擬流徙而議者有謂今日遠若蜀粵遠若

庸書

卷十

六

滇黔悉入版圖地荒人稀而以罪犯放置其地使之力農開墾則財賦可漸裕而戶口可漸增其說果有當於時宜與至新定加重杖贖無亦以令寬則久必弛法重則下不犯然民間細關責以重贖有司奉行勢必借嚴綸以快剝肥之私與其遯新令而利歸貪墨何如仍舊例而安在民生且上御極以來赦詔屢下近復因旱命閣臣清獄雖泣罪解網何以逾茲然有謂與其宥之於後不如寬之於前與其清於已經擬定之日不如慎於未

經擬定之時然與否與蘇軾曰古者以仁義為法律故民樂趨於仁義而自免於法律後世以法律為仁義故民苟免於法律而強合於仁義是則仁義為本而法律其末與爾多士行將致君堯舜必皆讀書兼讀律者盡痛切直陳庶異日亦可痛切入告以動當宁之聽

庸書

卷十

七

濟之苦議撫議剿厘皇上宵旰之憂如今日海寇者謂其窺內地則當防江其犯汎岸則當防閩浙乃己亥秋越藩籬犯腹裏沿江上下為之震驚而爾浙克保以無虞雖士眾之用命抑督撫鎮將之有以制於未然與然賊情叵測倏東倏西安知不以釜遊之魂而肆豕突之伎則綱繆善策又何可不時為之籌前此賊藉舟為命倚水為窟往來飄忽瞬息千里且知我方有事演黔勢或不能分應鼓柁飛檣突如登陸自今儀鳳大創崇明再敗

殘餘首鼠膽裂心離而我 國家復以全勝之師
四方之旅調集沿海專事要地此正賊彌耳就縛
亡可立待之日然所以乘機迅襲電掃風馳不事
招撫彌文務持批擄實著豈舍練水師備戰艦守
門戶外別有所爲一勞永逸之計與海氛歷代遞
有元伯顏平宋時用朱張二人言謂海道可通造
船運糧入京師彼非宋季之盜與何以能使爲我
用而終元之世卒蒙其利至於本地土賊引倭作
難莫熾於明然當日梁魁甘心授首卒不能肆其

庸書

卷十

八

鯨鯢之毒其策果安在與用兵先在裕餉濱海近
地既苦於民困土荒各省轉輸又苦於接支不及
古有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若諸葛之駐渭濱
羊祜之鎮襄陽且戰且耕兵食兼足可以保疆可
以破敵共已事亦可復用於今與多士於瀕海情
形窮寇伎倆必熟籌而豫計之借箸以獻毋謂儒
生不諳韜鈴

順天武闈策問

問國家不患無兵而患無所以設兵亦不患無所

以設兵而患無所以養兵設兵之法代不一制丘
甲內政漸失周初繼若南北軍府兵驍騎方鎮若
禁軍廂軍鄉軍若五府及三大營團營沿革不常
利弊或殊可得而悉數與古者兵農合一養民卽
所以養兵而民安後世兵民爲二出民力以養兵
而民困至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若屯田之制
猶不失寓兵於農遺意其說始諸晁錯而其後若
充國之湟中聚祇之許下諸葛之渭濱羊祜之襄
陽夫非其已效與軍營之盛無踰我 朝其調發

庸書

卷十

九

也統於樞部其歸伍也屬於八旗其節制也則督
帥總之而巡撫無與焉將士無掣肘之虞考核有
三年之例爲制茶詳果盡協於古與抑尚可復爲
斟酌與千里饋糧士有飢色今直省皆宿重兵動
資協濟議者雖屢請就地屯田卒阻格不行豈平
時則負未有急則荷戈可行於古不可復於今與
爲一時可暫之計不如爲萬世不拔之計何以設
兵而使相安於徵發何以養兵而使相樂於飽騰
多士試昌言以對

問勇稱達德之一剛與強異名同實乃強一也何以曰南北方之強君子之強勇一也何以曰黜舍之勇曾子之勇剛一也何以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漸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大凡果敢擔當有從理義生者有從血氣生者從理義則無中餒從血氣則我以力勝人人亦以力勝我以銳制人人亦以銳制是可知所由分與尚父佐周定天下而其陳丹書也曰敬勝義勝子房武侯皆千古人傑制勝惟幄後賢俱稱其有儒者氣象明

庸書

卷十

十

太祖命於都督府延至通經學古之士每諸將朔望早朝後赴都堂聽講經史然則奏致治戡亂之勳膺受鉞登壇之任固不僅恃乎拔山扛鼎中的穿楊徒稱千夫長萬人敵與皇上銳意昇平文武並隆允樞臣請照文場恩例廣額羅才夫武與文旣未可岐視則上旣以是徵下卽當以是應優方略者必詮聖真讀孫吳者必熟儒訓而勝在血氣者必講於勝在理義之原黃石所稱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與經言兢緯吐茹

沉潛高明之說寧無可互相闡論觸類以通申振之剛則紉之于路之剛則抑之其歸安在多士試悉著之於篇毋謂韜鈴之家不崇聖修不嫻儒術

大學策問

問真儒之學務兼體用體以觀德用以徵才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八愷是才卽爲德而孔子追論虞周之治若有慨於才德兼有之難豈才與德固有二與言體則必徵聖源紹絕學而後爲儒者全德乃有諷黃老而有

庸書

卷十

十一

儒者氣象佩申商而有洙泗典型歎管樂而有伊傅出處起縱橫而有堯舜敷陳彼其初似專以才見而究其功業雖真儒亦不是過何與儒學體用大明於宋然其名臣有或不由講學而勳業蔽於三朝或不從孔鑄而人物稱爲第一或不通太虛而頌聲滿中外乃又有經術經世務而更以滋擾者豈非體立而用行才從德出雖不必立儒名而有備實言用而略體才與德違雖立儒名而究有愧於儒實與我皇上加意教化優禮學校頻諭

學臣除根蒔植嘉穀宜有真儒出而應用乃此年以來山科目進者言其用果有若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言其體果有若正心誠意平生惟此四字者與以文章爲聲氣以勞利爲黨援豈無互相推許雅負才名而衒影抱慚中不可知者昔儒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爲豪傑又謂真正英雄必從小心戰兢中來然則號爲儒者欲功不虛成名不僞立要在宥密操存內省無疚而後動而有爲庶可建績當時垂聲後世與夫詩書所垂聖賢所訓非

庸書

卷十

三

以資口耳供講說凡實理實學實事實功盍鑒鑒言之以觀多士體用之備才德之全

策

聖學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主非獨其天姿神聖也蓋亦有學力之助焉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記曰雖有至道弗學弗知其美上古之聖人學兩儀兩儀生於太極太極一心也中古之聖人學聖人相傳之意至今猶存皆

心學也唐虞以中開學之統傳道也卽傳心也心外無學也後聖以學紹中之統傳心也卽傳道也學外無心也雖然人無聖凡不可以不學學無古今不可以不師黃帝師堯峒高辛師柏招堯師善卷舜師蒲衣禹師大成贊湯師空桑子文王師鬻熊武王師太公夫以古神聖負不世出之姿而猶不能無所資以成學則繼此可知故欲觀人君之學當先觀人君之心欲觀人君之心當先觀人君所親近之人何也人君崇居九重統承萬世其權

庸書

卷十

三

至威也快意當前其欲易動也使無正人君子爲之左右開導則舍其大道惑於他端尙諸子之學而管商之說進矣尙老莊之學而王何之說進矣尙刑名之學而申韓之說進矣尙釋典之學而房融蕭瑀之說進矣尙禪宗之學而黃潛善楊大年之說進矣意嚮不可稍岐邪萌不可漸啟如影從表如水從繩如鑑鑑形如印印泥古人主畱心學問斷未有不日親正人日間正言而使寒暑相間傳咻互乘而能紹聖真接治統者也夫純鉤魚腸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淬則不能入及其磨以砥礪然後水鑄蛟龍陸剝犀兕明鏡之始下型朦然未能辨白黑別妍媸及其澤以玄錫然後發矜微毫無不悉照故學爲人君之砥礪玄錫而正人君子尤人君之學之砥礪玄錫也漢光武隴蜀甫平數召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卒以成業東京唐太宗身屬紫微銳情經術始卽王府開文學館既卽位悉引學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卒以致治貞觀宋太祖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

庸書

卷十

十四

對竝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遂以開一代文治之盛由是以思君日以親儒臣遠小人爲兢業臣日以嘉謨嘉猷入告我后爲盡職明良吁咈一德一心非僻之幾自遠建中之旨自明否則雖左圖右書攻苦不倦大義微言莫可剖析而欲學洞源流治登皇古何異南轅而北轍哉我皇上聰明天縱誠爲亶聰首出之主御講幄有專官譯經史有分局旣已孜孜靡倦近復命詞臣循資善崇文故事輪班直宿

以備顧問其於古帝王心法之傳可不謂先後一揆與而執事尙慮入告未殷採擇未弘問所以啟沃納牖者以求不媿古阜夔伊傳此誠深體我皇上惟日不足之心獨是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貴得其本之所在不徒求之章句誦習問于半之陽天心未復而葭管候氣始於黃鐘爲萬事根本龍馬負圖爲赤文綠字之祖而五位相得自天一迄地十皆從中起中也者其天下之大本乎故心爲治本中爲心極然而眞西山則謂學以養此心敬

庸書

卷十

十五

以存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則知學與敬固君德所以勉於己而親近君子尤君德所必資乎人語曰善進善不善蔑由進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進則今日當我皇上勤學主敬之時而昌言親近君子之道其一則大臣宜重也晝日三接易所以親康侯股肱喜而元首起書所以屬元輔大臣內而宜猷坐而論道是必絕嫌疑隆禮貌不以吏事責之不以羣言問之而後慮無不竭誠抒忠陳讜言而成帝德矣夫則經筵宜廣也天下事

宰相臺諫不得言者惟經筵能言之經筵官舊有
定員今可廣採經明行備之人使充其選而進講
之時務在明精一辨危微以端至治之本毋襲經
生常談毋取拘牽訓詁庶古帝王治統心傳若揭
白日麗青天矣雖然皇上以正人君子視羣臣
而羣臣不能以正人君子自待則羣臣自負其學
而終以負皇上之學古周公輔成王無逸陳幽
風訓既曰惓惓言之而至於虎賁綴衣亦莫不愼
簡之以與王出入起居周公是以獨立古今大臣

庸書

卷十

七

之極使今日爲臣者誠能心周公之心則啟沃匡
救惟恐不至汲引善類惟恐不多不以懷鵠織過
而不言不以折柳細事而不諫不以正心誠意爲
迂談而不陳如是則皇上日親正人日聞正言
皇上之學卽相傳之心學執中之脈直上接三
代以上之聖而下邁漢唐以後之主豈徒崇飭文
章黼黻學宮者所可幾哉

謀斷

讀書至元首明股肱良而知古明良之盛永有不

從上下交修而致者也雖然上人穆穆深宮不過
飭幾寡欲守經據典勤於咨訪坐觀其成至於紀
綱號練法度張弛端非議論不爲功何也一代之
典必有一代之紀綱法度有一代之紀綱法度則
布之章程著爲令式有一事必有一事之制有萬
事必有萬事之制天下至廣萬民至多莫不稟一
王之制而不敢越故紀綱法度定自廟堂垂之奕
世遵守無斁者其先蓋不知歷幾經營籌度而迺
定大抵君不能自爲必與庶司百執大小臣工合

庸書

卷十

七

相斟酌以成一代不易之軌獨是載在典書使確
然知所循者固其大槩而又有隨時制宜一事之
成或拘守成轍則不可特創新令又不可於是
不得不資議論以任採擇夫自議論之途開則是非
之端出是非之端出則可否之說分一人以爲是
或衆人以爲非則可否者少否者多一人以爲非或
衆人以爲是則可否者少可者多或一人不敵乎衆
人則一人之是非詘而否者在一人可者在衆人
或衆人不敵乎一人則衆人訕而可者在一人否

者在眾人或是者半非者半則可否搖於兩持夫一事也其是之者初必見爲可而是之也其非之者初必見爲否而非之也迨至是之而不勝所否非之而不勝所可於是有執己見而求勝者於是有相朋比而求勝者而是非之端可否之說於是乎混是非可否混而議論之徒迺不足據有若辛毗之引裾朱雲之折檻其心非不純也人謂其意率受倩之隱語于兗之長嘯其心非不誠也人謂其談諧蕭瑀之狷介與羣僚不偶語其風可尚也

廟書

卷十

七

人謂其索居相如之遺封禪書未免諛君也人謂其篤恭無已異同紛紜莫可究詰不啻聚沙而兩會顰而鼓則所持以決天下事者其仍執守成憲已乎然事勢紛更又或不得不一時之審量則是議論既不可少而是非可否必不容淆究將何道而可愚以爲其謀雖出自臣下其斷當出自朝廷而謀與斷要在不於言而於理不於事而於勢不於法而於情情者法之本也勢者事之會也理者言之柄也不得其柄雖談言微中猶土羹也

不得其會雖忼慨披襟猶塵飯也不得其本雖滿座風生猶蠅響也先儒曰言者心之聲也議論必符乎心心貴虛不可執成見而近於愎心貴明不可矜于智而近於闇合虛明而一本於公則裂牘不爲肆也可與說命篇出師表同昭忠懇射覆不爲奇也可與樂毅書魯連札共扶氣節雪夜霏談不爲衰也半部論語可以定太平據地不俯不爲傲也一言悟主可以明禮法安見議論之所在非卽紀綱法度之所關若夫聽言之道固當如宋臣

廟書

卷十

九

之言仁明與武而用仁用明用武又不可不酌情理勢以爲斷言夸而無用譬五石匏弃之如遺豈與玉璫同注黃流是當論其理也言激而太過譬九州鼎望而可畏豈與金鏡同爲寶籙是當原其情也言俚而近褻譬畫倉積粟無救於飢豈與洛陽六數枚乘七發之同聳於聽是當論其勢也我皇上乾綱獨斷對非不遺時不以時務之所急需者上質宸聰而究不大獲進言之效何也非斷之者不武正以論之者不公也今有如荀林父

之同僚相告者乎鄭崇之臣心如水者乎有如二十二人熙亮天工者乎爲今之計莫若以我朝會典刊定頒行一一遵循勿因小有利害遂議更張則無漢帝議禮聚訟之憂亦無宋臣新法黨議之害庶幾紀綱有定法度不移國家所以久安長治者其在斯可卜矣

吏治

天下之治亂在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在吏治之賢否吏者民之綱也善張綱者必先振其綱吏

庸書

卷十

三十一

者民之領也善舉示者必先挈其領國家設官分職區畫周詳上下相維小大相攝固已備周官之制參漢法之詳乃萑苻不無警鴻鴈不無嗟誰司民隱而今若是豈鳴琴化瑟之風不可期於世而懸魚酌水遂爲千古絕事哉考古課治之法周以六計弊吏善能敬正法辦而總不出於一廉則廉者吏治之源故嚴吏僅循乎名評品貴責其實而責實之道無他要在戒貪與獎廉貪則爲繭絲廉則爲保障貪則爲鷹鵠廉則爲鸞鳳貪則爲三窟

之私穴廉則爲一路之福星雖然夫守令拜命司牧斯民亦未有不願爲一郡一邑造福而廉靜寡欲之吏多有不能爲者莫患於舉劾之失實考成之太嚴而陞遷之途不清何也有司之賢否由於督撫按之舉劾非督撫按之自見之也而憑於司道府廳之揭報非司道府廳之自見之也而憑於憲吏奸胥之口舌或掛彈章而罷斥或登薦剡而不遺難以云當也此吏所以不能廉也有司之賢否原難定於錢糧之輸歛今日課吏專以錢糧考

庸書

卷十

三十二

成於是雖夙懷學道愛人之志者一旦膺民社之寄綰百里之符苟可以免處分之條雖竭民髓而不恤苟可以合考成之例卽股民膏而不計而愚民不諒其故則以爲上官之追呼太甚催督過峻也而羣謗興矣而眾怒成矣此吏所以不能廉也至於陞遷則又有難言者夫陞遷之速者其催科亦速彌縫尤速催科之速彌縫之速者必其刑罰太甚者也陞遷之緩者其催科亦緩彌縫尤緩催科之緩彌縫之緩者必其慈仁有餘者也人惟急

於爲功名則緩於爲百姓急於爲百姓則緩於爲功名若此者特患陞遷之途不清陞遷不清雖欲不急功名而緩百姓不可得矣此吏之所以不能廉也今誠審於吏不能廉之故而爲之塞其源治其流則莫若責督撫按以舉劾之必實勿以阿大夫之諛言日至而廉訪不行勿以膠東相之戶口日增而褒美遽予勿以虛坦之違限而使之爲民受罰勿以沈瓚之之清而使之無故膺罪則薦劾不虛賢否用彰而廉吏可爲矣賦稅雖軍國之急需

庸書

卷十

而百姓尤社稷之根本與其嚴守令之考成而迫之過於朘削曷若寬有司之考成而俾之行其仁慈何也考成寬則供輸緩供輸緩則百姓安百姓安則謫止頌興而廉吏可爲矣陞遷之權領於考功掌於銓衡若使循名覈實不徇於愛憎之私不移於毀譽之謬不蔽於簿書之欺不因彌縫之拙而使之陸沉不因賄賂之行而使之驟遷且效三載三考之法以行黜陟而不至於一歲數易或擢卓茂黃霸之賢以明獎勸而不必於循例後升如

是則貪墨無所用其巧而操持有以見其能而廉吏可爲矣將見盜賊息而彌姦渤海別器朝歌有龔遂虞詡若而人天災禳而叩火反風坐薪感雨有劉琨戴封若而人刑罰省而蒲鞭撻吏伏臘遣囚有劉寬虞延若而人風俗淳而市價無貳夜遺不拾有宋登聞憲若而人祥瑞徵而白鹿夾車青鸞集室有鄭弘王阜若而人上稱其職下樂其業循良之盛又何難媲美周官而比休漢治哉

士習

庸書

卷十

二十五

安民之道在於察吏天下之吏未爲吏先爲士與其察之於爲吏之時不如勉之於爲士之日則當其爲士而能繩墨自持者必其居官而能簞簋自飭者也當其爲士而能取與慎一介者必其居官而能羔羊素絲以永終譽者也則今日執事既問吏治復詢士習豈非以今日之士卽他日之吏誠有不可不論其趨向勉其進修者哉然欲舉天下之士而勉之舉天下士之趨向而端之則舍學校風化之基無由以申訓迪而儆觀型攷諸古所稱

學校有泮宮辟雍之異大學小學之分要皆從首善之地以教胥子以造魯髦至於四方之寥闊九州之阻遙不聞有所謂州縣學藩輔學亦未聞有稱先師亞聖十哲兩廡從祀之廟三代以上之學制雖略而士蒸蒸然莫不相勸而爲善相戒而不爲非三代以下之學制雖詳而求士之相勸而爲善相戒而不爲非者未可多得沿及近代行誼之薄志趨之卑越檢驗閑甚有市駿備豎所不屑爲者豈三代以下之人心不可樂以三代以上之人

庸書

卷十

五

心三代以上之人心或不必廣立學校以風厲之而有餘三代以下之人心卽廣立學校以風厲之而猶未能乎曰下焉者之所尚觀乎上焉者之所尚上古之治求士於實後世之治求士於名求士於實以矩其內有三德以坊其外有六行以博其藝有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以懲其怠有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序惟其所以易士者俱無非求士以實不求士以名而士生斯時亦遂無不交勉於實以報上之所求而近世作人之典

則未聞有以德行先者亦未聞有以六藝稱者亦未聞懲其不逮督其不率者而但求士於科目之中求科目於文章之中士之童而習之壯而行之惟勤吟嘯惟事雕繪以悅主司之目以奪制科之榮上以名求下以名應欲其交勉於實而爲存誠敬業經明行修之儒豈可得哉方今天子道崇沐浴義揭盤盂臨雍釋奠之暇復進羣臣於筵而親咨之凡所以自淑其身爲天下先者已非一日而且隆重學宮頒行誠諭中飭矜佩條規較

庸書

卷十

五

嚴舉明季求士之途求士於名之弊而今則諄諄然勉之以歸於實夫上以名求下以名應上以實求則下之所以報上之求者亦宜無不以實應而觀之今天下之士能盡不務文而務行乎能盡不炫浮名而篤實踐乎遊膠序者仍多剽輕之子效趨踰者依然黨類之朋朝廷之求士也以實而士之所以應上之求卒未有相趨而歸於實者然則天下之士將僅可倡之以其名而必不可貴之於其實乎蓋責士以實之意固出自朝廷而責士以

實之任則尤在學臣與各州縣之有司教官今日
學臣三歲兩試徒爲具文而其誇桃李之門開網
羅之路不論珣珥清玉而以夤緣來者則收不辨
駑駘泥驥而以阿堵入者則錄不念雪案螢窓單
寒而以膏粱子弟稱者則登夫學臣奉 朝命而
甄陶羣品衡鑑多材至弗克以公慎自盟以知覺
自任而使士之出其門者皆躍冶不祥之器曳白
罔識之夫猶能冀其講業問道以實求以實應乎
至於各州縣之設司訓教諭無非爲其與諸生地

庸書

卷十

三六

近教親四時之道義可期多士之貞邪可覈任非
不重責非不專而今之服其職者每嗟苜蓿盤空
徒嘆藻芹鹽冷士子來謁執贊是籌銷鉢是詢而
求其同堂而講孔顏之學入室而言濂洛之微者
則未之或聞若夫地方有司尤稱董帥之長使能
清廉自命學道愛人以爲諸士倡則士之被有司
之風化受有司之教鐸亦未有不景仰而爲行不
由徑非公不至者而無如今之司牧又往往不愛
清夜而攘糈金不去蠹賊而同鼠奸士於是知其

意之所向而共率而爲廉恥道喪之行凡武斷陵
訟賄賂包攬之事無不自矜能手自稱詞霸甚至
持守令之短長議時事之得失造謠挾官結黨稱
盟而爲有司者方且懼士之攻發陰私訐陳暗昧
又安望作養教育而以實求以實應乎然則今日
士習不可不端而爲今日端士習之計亦惟本
朝廷責士以實之意而各盡其責士以實之任爲
學臣者則有若薛文清之提學山東以白鹿洞學
規闡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者可法爲學官

庸書

卷十

三七

者則有若胡文定任蘇湖教授立經學治事齋凡
明經談兵文藝節義各以其類講肄者可法爲地
方有司則有若梁彥光爲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
風謠急招致大儒使非聖之書不得教授者可法
師長之約束既嚴子弟之率由惟謹不見可欲而
亂不見異物而遷不開徑實不言貨賄如是而士
之賢者則禮貌優隆之而衆以爲榮而士自殷殷
然相勉而爲良士矣士之不肖者維損斥褻革之
而羣知其辱而士自赧赧然相率而不爲不善矣

行以惇倫爲宗言以經術爲勸畏衾影之心甚於畏清議顧名檢之心甚於顧身家以苟得進身爲恥以無故受金不祥循名核實士習端教化行朱元晦再見孝宗曰正心誠意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忍不以告君父夫出與處原無二道今日之士卽他日之吏能爲善士自能爲良吏吏治民安又何不可爲今日天下之士券哉

風尚

天下猶是古之天下也天下之民猶是古之天下

庸書

卷十

三六

之民也今之天下何不可以古之治治之要在治之得其道而已治得其道則可以砥澆漓之風而還於厚治之不得其道則適以長刻薄之習而流於卑何也天下之人夏葛而冬裘其性也飢食而渴飲其性也出作而入息其性也然而有澣衣濯冠以適體者則遂有鮮衣美錦以相耀者有一窻一飯以終身者則遂有漿酒霍肉以競奉者有簞戶甕牖以安居者則遂有芸壁植梁以鳴樂者此豈出於性之本然哉夫非出於性之本然而何以

一器用之細一服御之間若有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者曰所習使然且非出於性之本然而何以一娼優之賤一編侶之流若有如是則快意適志不如是則若無以自齒於人者曰所習使然習尚移人賢者不免卜氏稱篤信者入聞聖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夏治天下以忠商治天下以質周治天下以文後世論治無不以三代爲歸然孔子生值周末曰吾從先進曰與不遜寧固至筮賁而有愀然之色夫周之天下讀周禮一書無不嘆爲

庸書

卷十

三五

致治之隆而孔子猶有文勝之憂况繼此風尚因仍愈下者哉今日痛革明弊崇儉黜奢直欲軼漢文景乃環視下民備販襲縉紳之號者如故里媼同命婦之服者如故要皆習尚使然未可卒盡而執事以移風易俗爲詢豈古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者而今遂不可復行耶愚嘗思之矣天下之人有性則不能無習有習則不能不漸失其性而吾之欲復其性者就性治之則習愈橫性愈失不如仍就習治之而因動以性之

本然則習端而性亦有以見其初奢侈者習尚之流弊儉朴者性初之本然就習尚治之則有以知今日奢侈之弊不始於市井之技巧而始於縉紳之門第不始於耕鑿之民氓而始於地方之有司何也鄉有達者生長里閭一人儉約衆相效尤有涑水之真率會則自無恆舞酣歌者矣有呂端李沆之居第卑陋則自無丹雘刻桷者矣故吾一正所習於縉紳巨室而天下之習尚可端至地方有司與民相親俗之奢儉望以爲歸今之有司無所

庸書

卷十

三十一

稱一裘衣十年也無所謂食不二簋暑不張蓋也一尊官至則綰帛纏柱陳設數里飲食供御如王者欲禁民之淫而先有以導其淫欲禁民之侈而先有以率之侈其可得耶紫衣好而國皆服紫長纓短而羣皆短纓楊綰入相而汾陽至減座中聲樂故吾一正所習於地方有司而天下之習尚可端究之風化之本移易之權尤在於一人之躬宜儉德以爲天下先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治濬器諫者十餘何也遂良曰夫奢侈殆亡之本也爲

漆器則必爲金玉忠臣愛君務防其漸下之奢侈由於上之奢侈誠端所好於 漢宮而天下之爲縉紳巨室爲地方有司者自無敢導侈宣淫干於罪戾而下土之民仰以爲則猶習有不端其尚性有不復其初也哉雖然崇儉者人主之美德而柳公權則謂天子之儉乃其末節然則贊 聖明之德或更有急於儉者乎斯又執事啟沃之責非愚草莽之所得而臆言者矣

海防

庸書

卷十

三十二

海患盛世所特有也海患久故議海防者亦久然而今日之海防與他日之海防異他日之海防其患在倭今日之海防其患在寇在倭者其來有時非三四月及九十月其風不利則可無備故防之不過一年兩汛寇則聚遁逃脅從之人飄泊海中出生入死幾無歸宿釜底遊魂時進犯劫掠爲苟生計比年以來或犯浙東或犯崇明或犯吳淞甚至下長江窺京口阻金陵以煩我 一人東顧之憂重執事防微之慮愚敢不竭慮以陳其槩夫寇

有以山爲險者矣以山爲險者治之必於其山亦有以水爲險者矣以水爲險者治之必於其水然或以山爲險者山旣窮則又遯之乎水或以水爲險者水旣窮而又遯之乎山夫遯之乎水則卽以水治之矣遯之乎山則又以山治之矣而無如其不之遯何也豈惟不之遯且有敢於登陸而竟若莫可誰何如今之海寇是也今之議防海者每曰練水師可以蕩寇水師則伍員教吳人舟車之法也而不知彼方憑陵幽島中少發師則不能搗其

庸書

卷十

三十三

穴多發師又恐運糧不繼似非萬全論者又謂備戰船夫戰船則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楫之具是也但大海之中茫無津梁吾往東則彼走而西吾往南則彼走而北洪波浩蕩遊移靡定安能擇其蹤影而殲厥渠魁也無已則惟用謹門戶之說以庶幾待敵之全斃凡制勝者以我之所長臨敵之所短不以我之所短臨敵之所長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夫以數千百艘嘯聚之徒欲與興朝全勝之金甌抗其無能爲也不待智者明矣獨

是海波出入我之地利不熟也乘風駕浪我之水手不習也且陳師海濱我之芻粟勿給也今一旦蹈不測之淵以爭或然之捷所謂以我之所短攻彼之所長也雖然聚食粟則糧易盡海中之積幾何况彼所恃者不過因以命海商因緣爲姦一以窺我虛實一以裕彼利源今嚴爲禁絕使彼進無所資退無所據則未有不坐困者執事云窺內地則當防江犯汎岸則當防浙閩誠能簡閱精銳於沿海諸要設重兵以防之其守風帆也春夏多東

庸書

卷十

三十三

南風寇或由茶山西行秋冬多西北風寇或由廣嶺山東行我惟用海邊人善知風汎者密爲占候則儆戒勤而醜計無施其明斥埃也五里一墩十里一烽無事各爲偵探有事互爲聲援則巡哨密而窺伺無從而又聯絡連會如常山之勢首尾遙相擊應使粵之兵可會於閩閩之兵可會於浙浙之兵可會於江南勢如指臂分之各有隊伍之精良合之共有雷霆之驅掃以我一德之師制彼坐困之寇而勝筭常在我矣所謂以我之所長攻彼

之所短也至於門戶之說論防浙則定海爲第一
門戶論防浙兼防閩防江則舟山尤爲一大門戶
浙自出關口至舟山海面數百里而遙順風揚帆
頃刻立至雖爲浙之藩籬實亦閩之外援舟山爲
我所守則不特足以保浙海之地且可窺閩海之
動靜而制其後舟山爲賊所有則浙之沿海將受
其騷擾而閩逆之盤踞海島者竝無顧忌之慮一
犯浙閩而江南吳淞內地亦安能恃以無虞是舟
山爲必爭之地爲必不可不守之地若謂舟山孤

庸書

卷十

序四

處海外得其地無多賦稅得其民無當戶口而欲
舉而棄之豈制勝之長策哉惟是我師之在閩者
守閩之門戶我師之在浙者守浙之門戶而於舟
山則永設大將以統之既集銳師以資彈壓而隨
繼輓輸以足芻糗將見駐防之兵久於其所習知
風汛之連來島嶼之出沒其形瞭如指掌其勢洞
如觀火如宋季朱張之徒來則撫而用之用彼之
人以制彼之因而後可以得志其有自海中歸順
者尤當獎勵之責以成功令之前導則不煩力而

取勝或時窮勢迫彼自悔過斯時以天子威靈
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尺書所指有不倒蟻戈而
獻狀赫聲所及有不奉羽檄而歸琰者愚未之信

庸書卷十終

庸書

卷十

五

庸書卷十一

廬陵張貞生簞山著

男世坤
世坊鈔

雜著

奉安聖位於我師祠以薛文清胡文敬羅文

莊高忠憲四先生從祀告文

康熙壬子九月廿五日

乾坤甫闢太極肇於圖書帝王迭興一中垂於謨

典十六字之訓藉列聖以開其源千百年之傳賴

一人以昭其統於惟至聖亶集大成憫王室之

庸書

卷十一

微皇皇救世憂斯文之墜汲汲覺民覆幬持載六

經之旨明中天祖述憲章一鐸之元振東魯位重

素王作百代袞冕之師道尊章布為羣儒宮牆之

主至矣賢於二帝大哉貫乎三才第自習與性遠

中庸固未易能愛致俗與代遷在猶亦不可得處

士橫議經籍遂灰於秦逸簡按求訓詁復雜於漢

隋則河汾授徒或疑其以獻策干進唐則昌黎原

道或議其以博愛言仁宋元多君子而驚湖之論

乃與考亭爭席明代多賢者而白沙之旨竟與堯

江逐流捉月捕風半襲分門別教敲鐘伐鼓孰任

崇正黜邪文清薛公節介剛方操履篤實讀書

錄徵驗性學文敬胡公潛修清苦工夫純熟居

業錄裨益人心文莊羅公卓立謹嚴體認精微

困知記力斥異端之謬忠憲高公窮理守正知

變致身節要編獨會宋儒之全觀其顯晦死生前

後雖不同輟論其言行出處今古實無殊心提醒

擴充共此存誠主敬戒慎恐懼止一致知力行勸

諸泗流皆庶幾乎顏閔仲冉躋之俎豆亦何歉於

庸書

卷十一

濂洛關閩某賦資本鈍稟氣復偏嘆所守之疎空

愧屋漏慨所生之晚私淑門庭曩哲非遙敬陳景

仰之志近代可稽用切鑽成之心慎獨質幽指示

既知在邇執經問道興起豈慮乏人度卜山房肅

安神位率子弟而拜階下誨童蒙自識羞慚借

友朋以濟重前啟末學更相講習臨溪履薄兢

兢然不失為君子正人遷善改過孳孳乎共勉於

賢關聖域神明來告鑒茲愚誠響答可親儼然

陟降餘風克紹遺澤永祿

誌歸告家祠文

揚名顯親在行幼學居官報國貴殫機誠嘆夢違
菽水既抱罪於終天思身際唐虞或補過於末路
孰知慙粗成性有負主恩遂致激切陳言空干
乾斷察吏議而薄譴感聖度覆幬之寬擱襪被
以生還藉祖靈陰騭之厚茲歸故里正值新年移
孝作忠終慚庭訓躋堂稱壽復覩族規捧此栢棖
嗟焚黃以何日瞻斯棖槐仰止之罔成不能默
之心敢辭怨悵無所逃之義尚願慈憐

庸書

卷十一

三

一本堂修譜告文

康熙壬子十一月朔

五倫垂訓義誠重於宗支百行省身道尤先乎孝
友往者之昭穆不辨鷺聲何自格幽生者之左右
未詳論齒奚從教讓欲長幼登堂藹若情親固貴
齊家必源流開卷瞭然言順方能和族惟吾丞相
之裔派始曲江最後刺史之傳改遷富水信國公
之詩鐫古井龍向此蟠報恩院之主衍三方枝由
斯茂聲名猶舊炳炳燁燁嗣續實繁繩繩螽蟄第
墨塵紙蠹或可考諸前芳乃代邇人湮罔以稽夫

後起爰卜仲冬之吉用告在天之靈再邇箕裘僅

存故冊重修譜牒永仗冥慈竭力贊襄凡屬父兄

率子弟而相睦接遺編集如臨師保壽棗梨以增

輝蓋統系明則拜跪坐立弗忘恭敬抑班行肅雖

進退步趨皆見節文願禮樂詩書觀感而起相尚

惟知仁讓之樂庶忠孝節義鬱勃而興所爭非僅

科日之榮俎豆攸光門閭愈熾

清軍告陞廟文

閭邑頗連最慘者軍籍拔民一船造運難堪者弁

庸書

卷十一

四

摧歸蠶片紙而多名羅列桃代李僵無端而異姓

頂充羊易牛死積弊非從長補救流殃將何日挽

回蹙額剝膚屢呼籲於郡侯牧伯抒誠披悃敢乞

靈於天地神明聯集紳衿同矢一勞永逸詭譎鄰

里務期徹底澄清八鄉之烟火可憑十保之戶丁

足券奉有司之命覈真假判若日星察無辜之冤

稽絕存案成金石人倫善惡齊洞鑒惟我城隍方

寸公私容閉蔽此方土地有何瞻徇朦朧願服顯

誅是孰黨偏暗昧安逃陰譴俾禍福之施不爽電

掣雷轟庶扳連之累永除巷歌戶禱甲乙防年遠
版圖之登記莫虛魯魚辨字謄冊載之編查貴實
弁蠹自新還自首是所望於照臨軍民兩便卽兩
安端有所於赫濯視聽伊邇報應非常

訪客偶紀

性疎慵寓京門多載憚於酬應於座師館師蓋文
章道義之交有不敢不過謁者分在則然然每一
赴其門欲求晤主者長班嚴拒不日主者就榻則
曰主者服藥不日主者正在早膳則曰主者纔出

庸書

卷十一

五

衙門不日今日有酒則曰今日赴席種種推故或
諾一謁則又遲之又久方准傳帖使吾輩守候或
在古廟寺或坐不堪店房或坐門廳或立門前或
坐輿中忍飢受寒不氣耐煩或早候至午或午候
至薄暮而後得一見及見時步趨稍遲則鴈色促
之曰主者待久每面必索錢不飽其慾不止而其
需索之狀狼戾形於顏色吾輩爲師尊固不可不
望門請謁然以昂藏丈夫爲若輩恥辱體面而倒置
真有不可對妻子有甚於宗子相報劉一丈書所

云者噫蚤料如今遭挫折當年何必叩龍門

爲坊兒生日偶紀

春二月北上阻風雷港時予口占云滯人幾日此
停舟天豈有心阻下流莫怨石尤掀惡浪飽餐穩
臥復何求越一日雞鳴波稍平夢中解纜行未數
里風復大作舟人急呼返棹再休雷港余謂陽眠
沙汀可止則止不遑擇地遂泊荒洲旣數夕家人
戒心夜坐達旦不得已始聽篙人放舟而上一時
風益暴雨滂沱不南不北飄蕩江心舟子頓足長

庸書

卷十一

六

吁客皆叫佛呼天是時予猶臥牀獨以心自問以
命自安久之乃得就岸予始披衣焚香告天復用
前韻云呼吸如懸命在舟號天老幼半涕流先生
不是無思慮枕上幾回歎返求旣而輟叔告予初
怖畏時衆俱失色有相顧揮淚者世坊獨慰語謂
同舟心皆善可勿慮余聞而有味乎其言次日爲
坊本生之辰因呼而告曰履險不懼存乎其人昔
子羽之毀璧斬蛟陳茂之拔劍呵神吳郡王之挾
弩射潮事俱涉誕言不足徵張禹刺史揚州渡江

有以子胥之神告者禹曰吾志在理察枉獄江神豈能危我段希堯語左右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以無恐此則因濟川之險獨有以自恃者管寧遇風追思咎愆念昔年嘗如廁不冠伊川渡漢江舟危正襟危坐或問何無怖色伊川曰吾但心存誠敬此則因濟川之險獨有以自省者自恃則或有失於所恃之時自省則常無忽於所省之處時昔之日人皆危栗汝獨以心善自信并信乎人亦不可謂非有見於中者然而心之出入不測善

庸書

卷十一

七

之存發不常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使必因有慶而後善則爲善之心不實必因成名而後善則爲善之心不堅故人爲善斷不可有自恃其善之心尤不可有自恃其善而又以爲可以獲福免禍之心管寧不恃其無過惟自審其過伊川不恃其無過惟自存其敬誠以人之於善或念念皆善安知無一念不善或事事皆善安知無一事不善視聽言動孰能無咎兢兢業業求免於愆汝之以心善爲可無慮是汝以善

自信矣以善自信即以善自恃矣夫人稍一自恃則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自以爲是勤始怠終故君子爲善不計乎所遇之吉所避之凶有自省無自恃且如今日爲汝生辰當思世人相習稱觴上壽賓朋哄堂否則延衲讚佛希種福田酬酢雜沓終無暇晷春秋幾度何益身心乃今日舟中兀坐喜默識靜中檢點生平言行能質諸聖賢否自訟自億自悔自懲毋問休咎時察冰淵毋論夷險時儆風雷波濤勿起於方寸陷阱不干於神明庶將來自信之心卽自慊之心則今日所信爲善或可保其終無不善矣言畢客有以予言爲然者因次其語書之以爲同人泛舟座右銘

紀山人七則

山人愛林泉韜丘雖少工舉子業未一赴有司試縣官廉其名訪焉因賜號曰巢由予山人辭曰山林布衣或借隱逸用佐奔營郭是居山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久不得調後伺普

庸書

卷十一

八

望塵自拜普笑曰今日甚榮得果由拜馬首倘某
塵慮未除世腸未冷果由子得無爲使君笑乎時
有鄉進士官於明值李自成寇江公子義請集旅
殲賊不濟繼之以身弗聽從城守俱降營別苑爲
樂偶山人與公子居公子疾父拒若言竟不告與
山人入山終焉升沉榮辱謝之世外時扶藜杖斬
榛棘石磴高眠山神入夢任鹿豕羣宿白雲還還
或行客至過而悲之曰彼何人斯子然伏尸奔瘞
皮囊毋飽狐腹爾時公子既寐且覺墜葉掠鬢泉

庸書

卷十一

九

聲潺潺鳥鳴鳴鳴客亦驚笑人生行樂豈曰必封
松勒銘吹笙乘鶴

山人飲酒不及蘇子五升與人飲輒忘晝夜自謂
與麴蘖生爲友娶婦婦知其耽飲也戒之山人曰
汝知陸蒙妻蔣氏耶蔣常嗜酒姊妹勸節飲強食
蔣應曰平生偏好酒何勞勸我食但得杯中滿時
光度不難汝聞流若此何猶勸我未幾值湖上諸
子邀遊遂買孤舫置醢具日放飲爲樂有佳山水
必遊有神宮瓊闕必畱詩有酒家必訪無分濁醪

飲必醉有名妓必交經年忘歸久之婦快快遣箋
促之還既而山人歸渴甚復從婦求酒婦伺酒毀
器含淚不言山人笑曰婦欲我絕酒乎抑未聞劉
伶云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乎婦聞之亦且嘖且笑
洗盞交酌款然言情

月色娟娟桂亭蕊綻山人涼袂溪際有懷莫寄須
臾客有至者就而言曰秋風騎嘶社稷播遷夜月
鬼語征夫血寒吾與子淡居寂處理亂不知無錢
買醉如此良宵何相與謀諸酒家飲於星落之濱

庸書

卷十一

十

既酣客且行且歌步寒潭踏楓林山人枕地獨寐
見佳人從松竹間來摻袂言曰汝月下客乎白露
爲霜爾肌應寒如不我弃行與子還曰唯唯偕之
行及家則金粟輝堂天香襲座出酒與飲飲復歌
歌復飲且曰角枕繁兮錦衾爛兮如不我弃甘與
子夢言未畢忽漁舟槳移枝頭鳥喚遂驚且覺月
已西雞已唱客陶陶然猶且行且歌

山人自索居避難客鮮至者徒從登臨之暇觀飛
鳥去來自號曰侶陽先生將飯鳥爲之脯將釣鳥

爲之伺作賦烏爲之和登高鳥爲之導有啄粟以食呱呱之子若慈母弄孫者有回首以顧踈踈之羣若良朋結侶者有時風搖月漾寒鵲顧影自驚有時別清孤汀水雞捕魚忘暮鳥也曷常山人亦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吾寧避邑與鳥翔翔

客有自蜀來者不知名善圍棋九工蕭實介有願從遊者輒却或強之信宿卽辭去所至都人士士輒口曰手談師歷閩粵經楚吳時闔氣長驅半江南皆盜藪沂文江值山人亦能碁山人嘗嘆王質伐

庸書

卷十一

十一

木入石室有童子圍碁視未畢此歸已無復昔時人人生若蜉蝣河清難俟安得橋叟邂逅一脫俗網旣而蜀客至與交碁較前益精偕居篁竹溪白雲菴兩人讀書作詩或倦輒攜枰尋石陰溪處跌坐自烹茗手談間吹簫風吹谷應時與衣放飲散髮長歌山人莫知爲誰居無幾聞宦設官且開徵兩人迺涕泣謂曰今若此吾采薇百姓耶竟隱西山與崆峒子遊

山人居富川業農有田數畝自稱田逸叟生於鄉

長於鄉老於鄉語及都邑事輒掩耳避去嘗曰吾夫婦耕種教兒飯犢吏不呼門柝不夜驚頭白未一識官府不知書好從童子歌口號有少年嘲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且曰不識字何害不識字乃足快耳時吳郡蕭進士官給諫有膂力與人言以大丈夫自許乙酉寇薄城執蕭蕭降寘之舟夜半蕭奪刀橫刺數人溺於河波流數里漁師救之得活蕭素知十自稱知命子過富川莫有知者山人異之畱與居遂從耕田數畝以其半種芋米自

庸書

卷十一

十一

春酒自造極山中樂夜淡月出蕭能琴彈一曲山人亦歌口號一章當時宦遊貴客竟無有過其門識其人者

山人性耽睡日高三竿不起行止隨處卽眠謂爲陳仙之睡華山尚畱其名不如爲莊生之夢蝴蝶并化其形好讀書曰吾夢中窮理更入好快飲曰吾夢中酒意更長好種花曰吾夢中花香更清或邀遊山水辭曰吾夢中山水獨幻或諷于富貴辭曰吾夢中富貴自饒睡復醒醒復睡一小時時

然匪一日日然有嘲之者爲遣睡魔說爲祛倦
鬼文山人讀而笑曰人將謂我夢乎天下人之夢
者獨予也哉

告夜盜婆語

文山僻壤衣皆結鶉富水遺民室多懸磬春糠煮
屑正供無計上輪剗肉醫瘡俯仰曷由自給情眞
可憫狀不勝圖孰知陷阱日深復遭穿窬宵怖折
離放犬非予誨盜慢藏升木教猱實汝作奸窺伺
百工技藝般般好豈無糊口活途一歲生涯夜夜

庸書

卷十一

十三

勞寧是安身長策馮婦卒爲善士直當滌慮洗心
諸君盡屬仁人要在改頭換面何方金穴容衆指
空萌攫取之思那裏銅山可鑄錢枉使覲覲之智
樂稱窩主甘受醜名頭擊尾隨誰訂黃昏之侶父
援子證終乖直道之風月到天中好穩眠奚事披
毛帶角蚤鳴子半須回想胡爲鑽隙踰垣徇寶徒
勞鼠心無益行蹤被捕獲百計難逃賊物經查追
五刑苦受急發愷慈之種放下屠刀蚤尋悔悟之
門解開羅網垂念小村俾霜寒冰凍夢醒時罔驚

尤吹施恩窮里庶斗轉星橫燈落後不事析呼既
往毋執迷堪摸浦城之墨相逢莫迴避願貽李涉
之詩豕圈雞塲率成羣同熙禹甸義路禮門歸大
道恥附蹠徒衆影俱安信聲長寂

客約

物情無異非因充口腹而生蠢類有知豈藉宴賓
朋爲樂縱高賢至止南州之榻堪懸或益友羣居
季偉之蔬可設何俗滋澆薄乃戶尚奢盈逮我舅
而速我昆必問肆筵授几過我門而入我室便思

庸書

卷十一

十四

持蟹浮杯動侈甘腴恥言眞率徒曰芻豢適口孰
云理義悅心玉餽金饗空下何曾之筋白鹽赤米
盡分鍾阜之食屠肆價高寧惜生而愛物酒家餅
罄莫強飲以衍賓嗜好難饜淡交可久去年亂雖
是亂猶言有室有家今年貧始是貧誰恤無絲無
粟評文作賦往來存雉席之盟論道嘶疑信宿半
金蘭之譜粗茗數甌堪促膝不縻宣子半錢濁醪
洗盞儘言懷何俟謫仙百斗炎涼世態每分貴賤
之交澹泊家風寧共簞瓢之守減些子膏粱浪費

活幾多刀俎餘生南山藏可尋敢獻風流佳客青
門瓜易采毋譏倉卒主人

崇義堂學課偶約

秋將闌矣時序催人轉眼一年吾家讀書後輩不
談聖學不看古今書不作文并不講明四書本經
時日虛度光陰蹉跎讀書學園借以爲名身雖在
園心則在家書記未熟便思喫飯畫夢方醒又思
銜杯嘻嘻婦子戀戀房闌所對既非父兄師長所
談不過醬醋油鹽甚至聞我巖歸怯我口多偶將

讀書

卷十一

十五

几案酒埽或用咕嚕點綴其實瞞人耳目自誤終
身吾爲一門之尊有一族之責坐看家庭不肯咎
將誰歸奈情耽丘壑性癖煙雲計王山之巖去家
約十數里計每住巖約十數日或數十日既不能
強病赴闕以報朝廷恩德何能分身戀家以
稽子弟工夫責無可諉情不容辭因思參叔係前
輩斯文合族模範作則子姪放訓有餘尚請在講
學山房每日每人各限以自辰至夜工夫記古今
文幾多溫古今文幾多看古今文幾多曾習字否

曾託事歸家否其所溫所記所看或經或書或時
文或古文辭俱各登記日錄以俟參叔至晚稽查
點閱或抽背抽解又每日食後俱起宅心亭照前
抽籤講書以一日講四書一日講本經請參叔尊
坐如書旨疑處或本人請講明或求詰難或互相
質疑務求無疑而後已且於講書時求卽就書旨
語意勉勵各人自反自省務躬行實踐以無背聖
賢垂訓之旨庶知兢兢業業不媿爲孔門中人不
至爲寡廉鮮恥喪心敗檢之人亦不至爲刻薄同

庸書

卷十一

氣計較是非之人其作文疎則以一六爲期密則
以三六九爲期黎明俱赴讀心亭靜候出題作文
以日西呈覽毋得延至上燈其文求嚴加塗抹改
正輪次送飯烟魚一器時蔬一器俟作文俱繳後
方許各歸書房如此用工週而復始庶幾有益身
心可望功名卽闕中得失自有定數亦不至遊手
好閒自暴自棄學問淺陋聞見茅塞以誤生平言
行顛倒氣習乖張以恥門庭但參叔杜門庭訓淡
薄自持推念子姪免令具休吾家約每年應送學

殺四十碩奉爲燈油紙張之資倉收有餘常增送以供炭薪并祈推念骨肉原屬一體工夫勤怕嚴加稽查不吝苦口正色直言弗因形骸偶生疑碍勿聽言語便致疎違方增兒孫之福亦報祖宗之靈時康熙癸丑九月朔日書于王山之陞居寄諸子弟互相警策以求放心

書扇送施愚山南還

吾吉州三羅文毅文恭一及第後俱有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意文莊則坐小樓二十年兩起尚書

庸書

卷十一

七

不赴樂道高風千古想見愚山公祖懸棠時曾俎豆祀之今客國門側當候補藩憲乃買蹇驢火意南還非開風而興媲美前賢者乎適予足疾不能餞偶書數字扇頭爲有道千里之脫或問工夫已蚤秋一週執手一迴愁景賢階級十年在官滯金門話去畱所謂伊人庶其有以木鐸我矣

書壽退谷先生

某昔年有生日說及再抵京見退谷先生有生日說駁因思先生林下二十年纂述發揮誨人弗倦

今春秋高八十餘矣猶不欲達尊自慶視人方少壯每遣生辰便稱觴上壽以自娛樂爲何如耶今甲寅仲冬復值華誕之期某適閒處邸舍就教兩丈尚敢以常情祝哉爰採語孟中數言錄而獻之左右理有可貞者數不得而限之道在則然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壽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壽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庸書

卷十二

八

書王子策後

不舉經筵無以成君德而徒效經筵故事亦無以成君德正心誠意惟此四字令我思考亭當年

書鄧博望扇

天下蒼生須在病中不患無治病之法惟患無治病之人躋斯世於仁壽要從惻隱一念擴之使充

書扇

有大便室人多錯過勞勞碌碌得脆望蜀高官厚祿何時止足予嘗謂古今善討便室的惟伍柳先

生一人

書俞參戎扇

不戰而屈人以德乎也以理勝也孟施舍守氣不如曾子守約知此則人人皆儒人人可將

衛君問陳對以軍旅未學俎豆嘗聞樽俎折衝明明以兵法告之矣要知先聖初不諱言卽戎

書王處士扇

鄉里有不直者乞不使王彥方知此古人可法處使世皆彥方則鄧侯可無律矣

庸書

卷十一

十九

書李秀才扇

李子寓予講學山房出新詩一帙慷慨悲涼不減往年同予酒館飯肆搔首問天時然悶至脉望一章有云經年學道似狂夫則其悔而樂遷靜觀未發氣象之想情見乎辭乾六畫俱稱能而不能無上爻之悔亦不可無上爻之悔悔美德也震無咎者存乎悔唯知音人可與語此

書艾中石扇

不永所事繁之以吉能使人不永所事吉復何如

予嘗謂士君子居鄉不必別行方便但能常以熟腸苦口潛消險夫訟端俾不致墮身家於吏胥之手此尤愈於大畏民志使人無訟者矣

爲陳醫生書

草廬文集中多送醫詩序時以醫學與儒學並建傳肘後者踵接卽醫曉儒擴充在我苟有其人言之又言甲午予過昭武有陳醫能以方濟人尤不吝以方傳人曾書聯獎許之戊申再遊去甲午十有五年矣見其兩手風顛問不能舉蓋叩之知爲

庸書

卷十一

三十

人誣之公庭屢膺極刑至此雖遭挫折而以醫救人未之或改且索扁於予因再書仁之方三字額諸堂前陳醫可以守是勿失我欲仁斯仁至學者過陳醫之門亦可以顧名思義矣

爲水滸寺住持書

從靈谷返棹道經水滸寺夏天日午坐小舫如梵入寺暫憩萬竿敲擊音韻鏘然須臾大雨兩腋風生茉莉在座清夢俱芳因與僧約晝假寺夜宿舟非云納涼聊以避俗其住持問顏於淨室之南因

晉小休歇三字噫寺當水陸通衢往來如織可以知止黃鳥翔蟄

書送李又青歸里

薛文清云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慕厲之容須觀明道氣象又青新成進士予共館舍兩月餘春風和氣不聞一疾言不露一顏色非所稱經其戶寂其無人披其帷其人則在者乎寧靜致遠它年事業正可預期於其還里也書數言送之以徵粹養一端

庸書

卷十一

三

劉明經書扇

讀書不畱心經濟但閉門學作詩賦終是無益西江漕運之苦無一建言者劉子獨走京師條陳利弊於當事前且舉其宏因宏革者梓以告人救世苦心可謂作秀才以天下爲任者矣

書修大忠祠約前

寓水琴澗偶閱劉憲副前輩大忠祠祭田記知從前勸造及每年祭祀俱約長同文姓後裔執掌經營茲重建祠宇俎豆先賢鼓鐘後學成仁取義執

無此心凡在同里自應觀感典起樂助贊襄巖中閒人眠雲臥石不能爲登高之呼偶書數語以告斯文同志并以此傳之淳化就近各都儀型在望共贊厥成

書城山石橋募冊後

城山僅急湍耳春潦發輒艱於涉近地諸君發惻隱心者謀匠石構橋請橋名於定巖樵人樵人顏曰仁者橋旣而攜王君題詞至速引於首樵人曰吾復何言哉予旣以仁者名橋矣欲達達人爲仁

庸書

卷十一

三

之方莫踰於斯

勸協濟言

吉郡漕船之數獨廬陵爲多軍民兩累之深較他邑尤甚軍苦於貧而難給旣肆毒以安叛民畏其害而莫逃每破家而殞命揆厥所由始於版籍之不清因而影響之橫誣以致親族干連而甲移乙任姓名栽陷而李代桃僵勸苦迫於肌膚冤淪於骨髓今幸公祖父母發天地鞠育之心行覆載生成之德合集紳衿秉公清察舉從前之爲軍籍

爲民籍一槩條分詳此日之屬故絕屬死亾盡與
開豁法建昌之近效沛螺水之新恩勒載成書永
垂定額固已民得安枕免瓜連葛蔓之愁軍守舊
旗無捉風捕影之思矣然既往之冊籍已清則現
存之軍戶無幾以零丁之遺子責運造之轉輸雖
經三百年之版圖實當五十艘之重任理有可矜
而兩得其所凡我同邑鄉紳衿士耆老良民旣蒙
良法之安當念疲軍之苦况此衛所同屬懿親毋
庸書

卷十一

三

以我安而忘彼郵毋脫己累而使悲應照漕米
而出貲合計丁糧而助費積少成多以聚濟寡同
心慨舉合力分輸上供漕務旣有報國之忠下保
流移實弘周急之義使仁人之善政不致偏枯庶
愛民之苦心得垂悠遠川茲遍懇希賜平情倡率
乘時共襄永久

示國子生

國學造就人才爲文章風氣所自始立言卽所以
立德每月課文雖以試其才華實以徵其品行使

等爲故套苟且塞責文章固無足觀而其人之立
志汚下亦自此可知諸生席珍待聘跋涉而集輦
下無不遠大自期以一日之長僅成一藝何難沉
潛入理展所懷來若視同泛常潦草滿紙將來何
以應科舉策大廷卽幸而他日居官勢必樹品卑
鄙因便苟安亦何以爲民社倚任之人此後每值
課期行文刺謬甚至題理不明字畫糊塗明知師
長指摘恬不爲恥者槩不准算月課本廂職司月
考任有攸歸惟以文行二者交相勸勉務期砥礪

庸書

卷十一

三十四

有成不得不激切申飭非故爲此苛繩之言

警語

忍不能忍之氣雖理義之怒且當裁抑卽僮僕之
過亦應包容

飲食宜節昏暮後并飲食宜戒

不可露己之長亦不必執己之是於長者前尤宜

戒之

在喜於交接人之前不必言人之寡交遊者在好
奔競好鑽刺人之前不必稱人之不奔競不鑽

刺者

非其人不可交亦不可拒非其人之招不可赴亦不可辭

傷風敗俗之言總不可形諸口

人而不善天下之惡皆歸然談人之短以告者過

切毋附和而言

許子告人治生無所治生何以養廉然過於察察

則近於孽孽矣

肥膩之物雖謂可以養體其實足以敗脾節食爲

書

卷十一

三十五

善

人喜傳人子孫之不肖又喜傳人意外之災又喜

追論人生前之過而加甚焉吾雖聽之不可信

之

或有奉承我者有稱贊我者最足以長我之過護

我之短不可不知

看書則開卷不看則掩卷毋因片時急遽任書本

攤置案頭

寧人有負於我不必過責於人亦不必見德於人

無病不可以無病自恃有病不可以有病自憂病

將愈於起居飲食尤宜戒慎小心

答人啟函不可信筆疾書若先生長者往復作字

倍安端楷

於冷落之人宜恭敬於卑微之士宜恭敬於仇我

之人宜恭敬於衣衫破補之人宜恭敬於容貌

木訥之人宜恭敬

仇我者恭敬忘怨非匿怨人亦相感而化矣

凡常客非習熟之友俱不可不淡揖不可不送到

門

書

卷十一

三十六

對客坐久不可稍形情容

凡祠廟有聖賢之像有聖賢之主不可背之而坐

背之而立尤不可涕唾於香案前

對人不必訴己貧

待家人不必過嚴大暑大寒尤當惜勞苦使休息

其人不可與爲善正心誠意等語不必形之語言

其人雖可與爲善而光明正大之論亦宜下氣

怡色以婉導之不可太直使聽者不堪

心事雖白不得不指天日爲誓然亦不可輕於設

哲雖以明迹亦恐喪天

凡作文援引古事古人古語亦應查過採用恐其不真

壽文誌銘及贈送之作可辭則辭之凡人情俱可通融惟作文最不可通融

慎毋向日月囊賣涕唾

性命之理不可開口便說人有問亦不可隨聲便應尤不可自以爲然而持論過堅常致辨於疑似之間

庸書

卷十一

三十七

凡日費該從儉約惟調理父母遺體毋吝藥資

褻衣及襪履該用布素卽力能自備亦毋因人之華而華

不可褻色笑於妻子之前

子弟衣服不可縱之尚華

對人前寧可說某人貧不可說某人富

詞賦之士多假從末謀而以刺投者未可輕交

非大暑則衣冠不可去身

行路寧讓人說話寧讓人

齊戎要在清心非以媚佛佞神飲食小節倘先生

長者同坐不必堅以持素爲辭使賓主索然

詩賦雖不可少然亦足以妨正學亦足以分精神

可以寓意不可留意

器皿字畫古董等物卽不知不失爲學者不必見

人博物賞鑒亦復勉強效尤

不可少惰者志氣不必過勞者精神

或踏雪或步月亦高人寄託然亦足以敗我精神

與來則往不可畱連

庸書

卷十一

三十八

無用字紙卽當焚之勿畱真案頭

國家事可言卽直言之欲言則竟言之不必對人

前開說是非

急事不可應之以急速則不達緩則自全

家人與外人或口角是非寧可推抑家人不可斥

論外人

最難處事不可視之太難最易處事尤不可視之

太易

有以文就正者不加筆則疑於拒人加筆而不直

則疑於誣人不如婉詞辭之

借人書借人器物尤宜珍重

看書不必貪多

慶賀公分有必不可辭者有可辭者可辭則辭之
遊客求書函不可因人情難卻遷就應之

凡館席幕賓總不應輕薦一人恐非其人致負所

託咎將誰歸

平旦之氣最清孳孳爲善者此時孳孳爲利者亦

此時或非所思而思不如瞌睡漢高枕穩眠

庸書

卷十一

一

雖不能每日焚香告天朔望之日不可不焚香告

天

友有言我過者便是良友縱未達吾本心亦當感

彼忠告

用驟馬之力當時時惜之

圍棋亦韻事一端未免藉此消閒然以有限精神

而耗於黑白二子機械變詐之中手談不如坐

隱矣

事涉嫌疑似亦無碍然不可不潔身遠之偶一失

足爲人指摘悔無及矣

養生卻病馴氣調息理通於儒然不可輕信方士

走入延年旁門損德喪命往往坐此

聖賢之書雖極淺處不可鹵莽看過

對酒後興豪之人總不必與之言深

對人前不可涕唾

春夏之交毋因氣候稍暖輒啖涼物輒減寒衣

盥可暫忍片時之渴不可因渴之故而飲不溫之

湯

庸書

卷十一

三

君子言命言其在我分定者非子平推測之命也

既信其在我分定之命則不必問子平推測之

命不信其在我分定之命又何必問子平推測

之命人多算命不肖信命吾但信命不必算命

話笑俱自有理不可因人笑亦笑人言亦言

占卜之書多失其傳一爲所惑偏亂人意况未來

事機當聽諸自然亦不必預之於神

有許於人便思能踐所許否有約於人便思能赴

所約不寧可不諾不可輕諾寡信不諾猶可以

自解不信將何以對人

生旦淨丑寫出古今忠孝節義奸雄亂賊情狀智者觀此殊足醒心然近來傳奇小說大半模擬閨流醜態無益人心有傷風化間一隨場偶觀慎毋見獵便喜

人固不可輕信亦不可過疑過於猜疑勢必招忌且逆詐億不信亦爲空明之累方寸之障

食不兼味古人美德然時人有以爲各書者正不必避各書之名而易其常

庸書

卷十一

三十一

人有德於我始則急切思報久則忽略漸忘雖未能報斷不可忘

閒居獨處精神非十分疲倦亦須正襟危坐如見大賓

青天白日精神非十分疲倦切勿肆意酣寢情其四肢

帖括隨氣運曰時藝衣服隨新款曰時操惟做人不可隨時然亦有不得不與時偕行者過於膠柱鼓瑟兼善有志何以展施權不失正存乎其

人

手欲批聖賢之書須盥洗然後開卷

聖人容貌言語雖未易學若寢不言食不語則無不能學者但人多忽過或高談闊論欲起舞於寢之後欲噴飯於食之時

看書不可便加圈點恐手到心不到適形見解之謬愈覺工夫之疎

凡有所作固當請正於人亦不可遽呈於人極拮据難處之事必有一生活道路倉卒者多失

庸書

卷十一

三十一

之

極奸險難處之人必有一調停方法急躁者多激之

同席多人或不知某人姓名又不詳某人出處屢歷切莫曉曉直談恐犯所忌言出咎隨

大庭廣眾之前當戒附耳而語躡足而談

言則恐人尤不言又恐人疑因人而施毫不忽畧則靜默皆得

但見人之不是不見己之不是終其身無一是處

學者通病大約不冝下問行路問路行路而不問路假使乎其何之

前輩作文間自行圈點要不過父師教子弟不得不藉此妝點鼓舞童蒙今人每作詩文不論工拙輒自加聯圈密點欲瞞人眼先瞞己眼其無進益可知

毋繙不急之書毋營不急之務

古今人格言選而黏諸左右出入省覽若尊官貴人贈送綺靡無益雜作竝當束高閣不立懸之

庸書

卷十一

三十三

清齋

籤咎殊無足惡或一有驗亦偶中耳學者舍己之可信而信其不可信且以之告人亦惑甚矣

世無程門安得有程門立雪之人或有慕名而問道者稍示一難色以觀其嚮往之誠則廢然退矣雖其人之信道不篤然中人難得未可忽過當施一善誘之方

以父母生我苦難之日爲慶賀之日習以爲常而孰知其乃不孝忘親罪之大者

去墳墓數里人之掃墳墓之心不如其遊山水之心離父母一日人之懷父母之念不如其戀妻孥之念

名帖往來樂用全幅亦費紙張然彼以全東來此以單箋往施之於不相習熟之人則以爲僞侮而有後言矣亦宜慎之

事易輕率性復疎慵雖謹慎於大端或倉卒於末節不能寡悔遂致招尤爰與同志於日用間養德養身最易忽略處擬而書於左以

庸書

卷十一

三十四

當師訓以爲座右銘

簣山箴

三戒

戒無當之論

戒非分之求

戒未來之想

三畏

畏天鑒

畏王章

畏物議

九思

思承先哲

思啟後賢

思利生民

思報君恩

思報親恩

思報師恩

思報良友恩

庸書

卷十一

三十五

思可對妻子

思可告天地

此予官京師粘壁間手書以自儆者分之爲

三城三畏九思合之只一存誠主敬予去矣

後來賢達寓此大家勸勉觸目警心視聽言

動時時體貼庶不媿此文章節義之堂康熙

辛亥九月廿一日識

講學山房聯

我師祠

流水成章何可落分門別教

高山仰止願相宗近代大賢

願學堂

讀書則理可明如切如磋

養氣則心不動勿助勿忘

誠意堂

天人界限分明夜昏常旦

理欲關頭看破心病能醫

又

庸書

卷十一

三十六

求仁途不遠

學道句無多

正心堂

操持以復吾之本來五官有主

培養以存我之平旦百慮皆清

致知堂

到貫通并無理障

論了徹在去疑團

下學草堂

入室別無蹊徑

及門自有階梯

古與居

問道聖賢之室

讀書山水之間

尋孔顏樂處

問孔聖何以樂曰發憤忘食

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

可及樓

庸書

卷十一

三

梯登時望而未見

脚到處瞻之在前

次樓

許大窻光須先識下而達上

儘多階級莫輕言樂以忘憂

鐸心亭

覺夢何須鳴谷鳥

解醒偶借護花鈴

雪心亭

潯熱腸浮雲富貴

清煩胃寄目鷺魚

律心亭

血性漢做得成橙黃橘綠

主人公擔能起水秀山明

潭心亭

回光靜對

止體默觀

耕心亭

庸書

卷十一

三八

方寸地未耨熟時猶恐不如羹糗

本來田犁鋤久後庶幾可對竹松

睡心亭

賦得池塘春草鷄鳴鷄不鳴神思無擾

策將華嶽蹇驢眼醒眼未醒衾影自安

讀心亭

書四字箴於軒前隨時默識

見一身主於屋漏借景潛吟

宅心亭

當知所止

毋曠爾居

隄心亭

往來如寄吾能默契溪山覺執持有主

出入無時君僅貪看花鳥問操守何憑

寶心亭

憑松篁護吾屋漏

對水月珍此幾微

攝心亭

庸書

卷十一

三十九

採藥種瓜學山人行徑

縛茅捉絮存赤子天機

筌心亭

葉落花開卜靈苗消長

風行雲起知本地昏明

竹心亭

伴此君嚴霜松柏

尋本主虛室琅玕

鍵心亭

操則存休放主人出入

助得破便聽遊客往來

天心亭

犬吠雞鳴誰謂夜則無主

星稀月朗莫言人所不知

藥心亭

服生生不已之方峰迴路轉

療逐逐無端之疾鱗潛羽翔

箕山亭

庸書

卷十一

四

積小以大

登高自卑

共學軒

同後二事
于西林卷

不相爲謀許高聲讚佛

可與適道求退步歸儒

相見軒

主中賓竹陰借徑

賓中主樟蓋成家

闕齋

十字街何憑導引

三义路可舉類通

吾廬

戒飄搖常尋爾主

勤洒掃可愛斯居

于丘隅

醉乎人不如鳥

醒矣樹卽是家

于喬木

庸書

卷十一

四十一

跳出牢籠看鳥擇林而集

尋歸家宅願君慎術以遷

由斯道

共由何須百尺

常行更上一層

由是路

途坦有容茅塞

天空可任鳥翔

在巷

蓋屋把茅已足

潛居三徑不多

在邇

能知此卽門前渡

相見誰非屋裏人

心如水

百慮俱澄要在不隨眾醉

一塵未染惟求可告天知

戒橋

庸書

卷十一

四十一

平地起風波觸目警心惴惴常如渡險

坦途藏陷阱回頭動步兢兢時若臨深

庸書卷十一終

庸書卷十二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世坊

世坊

尺牘

上傳問老

貞作諸生時讀閣下殿試策有云情面化為肝膽
顧盼轉作擔當竊嘆古今策對大廷者雖累千百
言未有若斯之痛切時弊而有關世道有裨人心
何也人未嘗無肝膽也勢迫之利沮之則無肝膽

庸書

卷十二

而有情面人未嘗無擔當也勢迫之利沮之則無
擔當而有顧盼然世道每降愈下人心相習成風
古人無情面無顧盼祇有肝膽有擔當今人無肝
膽無擔當祇有情面有顧盼而閣下獨於 鼎定
開國之初大廷昌言之時言人所未能言發人所
不敢發豈非世道人心之大幸哉貞固不足語於
世道人心之任亦不敢言及世道人心之事然讀
閣下之策佩服閣下之言仰止願學實非朝夕而
不謂鍼芥之投遽為閣下首拔士閣下以汲引人

才為心原為 聖朝示網羅之公非為秋門植桃

李之私但思韓昌黎以不獲遇至三上宰相書人
或以此短其品貞才如此其拙學如此其淺何幸
而獲受知於夫子之門聞事甫竣閣下請假調息
蓋屢閱月貞罔敢請謁既而予假言歸貞亦僅得
一謁未悉欲言迄今拜違典型時序復還孺依之
懷曷能自己且讀手諭諄切必欲以第一等人期
貞夫士生斯世讀書懷古居恆則曰冀得吾君吾
相之知一展所懷來而聖君賢相亦曰冀得一佳

庸書

卷十二

二

士以裨益當世貞雖匪材敢不夙夜黽勉以不負
所知不負所誨但貞賦性澹漠貧與病并冰炭自
甘難近人情其於情面化為肝膽顧盼轉作擔當
之言益時佩服弗忘貞廬陵人也閣下嶽降山左
實廬陵籍也吾鄉前輩心學幾嘆荆榛則居今而
欲倡明古學開示來茲非閣下其誰况今之世道
今之人心情面猶是情面也而以情面化為肝膽
者無有顧盼猶是顧盼也而以顧盼轉作擔當者
無有夫以吾自有之肝膽自有之擔當而徒為勢

迫爲利沮使勢卽有可恃而利卽有攸歸也亦士
君子所羞道况以吾自有之肝膽化而爲情面以
吾自有之擔當轉而爲顧盼究之勢衰利盡而吾
之情面吾之顧盼施者受者統歸烏有而天下之
操斯術者何以卒迷弗悟世道人心至此夫安得
閣下先知先覺之言爲之醒羣蒙而拯眾溺哉惟
期閣下山還朝早慰羣望而以當日所陳之殿
廷者出而使內外臣工情而皆化爲肝膽顧盼悉
轉作擔當如此則閣下之大文章卽大功業大功

庸書

卷十二

三

業卽眞理學吾鄉之宗風精以有主而貞亦得以
重沐薰陶聞所未聞則貞幸甚世道人心幸甚願
羽修候直抒欲吐罔識忌諱惟期閣下鑒原焉

復王宗伯

做人貴斬釘截鐵立言亦貴斬釘截鐵晚來回寓
得捧手札兼辱鴻篇賜教立論切實有益人心自
是斬釘截鐵要語不似諸家游移洗洋使閱者索
之冥冥適以阻來學嚮道之心燈下細讀勝佩箴
銘謬識數語兼以所微疑者請正惟鍼砭之學顏

所學志伊所志全體大用元無殊理聖人於由求
賜許其果達藝然於賜言不欲勿施則曰非爾所
及於由求則曰不知其仁一許一不許似達果藝
僅用之一端亦未可以言大用其未可言大用者
以其未可言全體也大序首提理字可謂振綱挈
領而引達果藝又似端以之微用因敢以其愚蒙
質之先生

答魏庸齋司農

庸書

卷十二

四

格言錄呈殊覺潦草雖蒙包荒可任媿慚賤體仗
庇微有起色但蒲柳之質終非松柏之材將來視
顏再泚朝班志氣俱餒先生何以策勵之孔顏樂
處記曾有舊聯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
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茲得所示孔顏思孟四子
樂處非但於樂處洗發且舉從何尋處道路指點
金鍼度人從前憤憤稍覺豁然至四種人皆嘆未
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聖人敦術原非
執一否則當時賢哲如顏曾開雍及伯玉子夏子
路雖所造或盡量或不盡量要豈全無與於此四

種者哉愚意孔門諸賢惟中行二字不能輕許外此或好惡自慊出處不苟非無其人各有所短亦有所優未可以夫子之嘆未見竟爲空谷足音竄然絕響鄙識若此未知有當於宗匠否杜門多日喜無俗擾盥讀來教舉筆怵然而老先生適於國計民生夙夜勤勞簡命榮陞任大責重之時猶以其餘暇於四子樂處及所嘆四種人未見處細心剖露啟發童蒙非知止定靜心安理得有契於孔顏之樂何能活潑潑地游刃自如不敏捧釋再三

庸書

卷十二

五

愈增內省之疚矣劉富川詩秉彝同好得尊作親上死長藉此感動豈特爲劉君光泉壤已哉病筆草復語無倫次統俟面傾拜謝台教

復李庶常

接函知孝履清吉稍慰遠思心學一脈吾郡前賢濟濟而仕廡繼響每不乏人年兄以讀禮之時便作守先待後之想斯道繼起端有所屬聖賢千言萬語讀之則終身難盡行之則片言可了此在年兄自有博約會通取之逢源愚何能於正解外添

一旁註通以愚妄新奉處分即日南還握手非遙
答劉蠡脣

頃值誕辰諸君稱賀不敏獻言侑觴良以德氣道風允足儀型有感人於不自知者心悅誠服率爾陳詞來函望道未見過於謙光復蒙齒及拙篇愈滋媿慚良知是本體致良知是工夫此是一了百當的宗案但某鈍根不知回通人欲合知行爲一吾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

庸書

卷十二

六

是透脫恐學者錯誤竟走入空寂一邊此區區執著之見知無當於高明廣大承下詢敢以所見告惟鍼灸之兩原之會人有同心况得有道同李年兄主持提唱誰甘自棄但抱病杜門未知能就教左右否倘假之緣謹當執經以從

荅靳同年

自幼識字卽有志正學但賦性愚頑景仰先賢獨不敢妄附姚江門牆誠以姚江之學頓悟直捷不落窠臼非魯鈍之士所易登其堂與老父母獨取

姚江語錄進與河津合梓灼見心理皆同使人不致疑爲教外別傳真姚江功臣前雙江晤問談及知謂心斯道匪朝夕茲復奉命索序門外人何敢承當但荷提攜偶陳一得統求批抹俾學者不致譏某膏育受益良多困知記又與姚江互發明者便奉几案知不河漢

荅陳生

見函知爲有志斯道者然此事非身體力行未易輕許卽所稱諸先生果盡表裏如一始終如一乎

庸書

卷十二

七

千古心學只十六字經後人幾許敲推謬翬評數語當否容面教不旣

又

前承顧率爾直言要以人品貴真不真雖可以對千百人究不可以對一人論人不可不恕亦不得不刻不恕便無以容中人不刻恐兩眼爲其瞞過非但無益於人亦且有損於己非刻也慎也賤性疎懶一遇君子雖終日言不倦奈體多病兼值嚴寒卽君子過門亦不敢不婉辭恐有道相接稍露

情容亦不誠不敬之一端見來札可謂知我矣兩篇暢快言之懷來根源具見一斑甘杞沙茗知精於岐黃定必對症藥石謹登以驗後効

又

大有把握亦甚難言愚寢食斯道約略有年間把握何如殊未敢信卽宗儒語略小序自述前後意見異同及今猶作不定舟隨帆轉也能孝感樂多賢友晤間曾言及慕道之誠隨便面之

荅譚灌湘年兄

庸書

卷十二

八

所知之義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承索全記謹訂成奉覽吾兄學顏淵之學應有契於文莊苦心矣

又

便途奉訪自知非敬亦有道之思未有過門不入者性理大全爲儒宗所必資博文約禮年兄自有究竟乃辱下問何虛懷若此典衣以購不啻挾纊之溫

又

聖賢千言萬語只一字可了卽戒畏思亦多此名

日要爲吾輩檢點不得不稍刻頭緒遵 先師成語以其切直者座右交勉良有苦心儻如來教則陸子所云六經俱可廢却矣相長有成容端就正

復張孟嘗工部

近結茅於王山各巖觀鹿豕而遠賓朋可謂廢人忽接來函光霽如面枯木寒石頃刻增輝全省修志得著作之手訂正主裁自是大觀鄙人聞見粗淺宗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卽此可見胸無主張語復游移終不敢自藏其短貽誤後人頗庸書

卷十二

九

費苦心乃尙有道見許真先得我心同然者循循善誘受益良多明代諸儒雖不一家以言學術堂堂正正盛時則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末年則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諸公議真行實有功來茲近溪著述未得全覽然當時以王龍溪本陽明之教張焰揚波遂有二溪之日則近溪學兩恐不無流入別門來教謂遍閱語錄惟近溪少墟二公粹然一出於正既議陽明而又推尊近溪未必爲陽明所服因以非底之見呈之高明願賜教焉聞貴郡

程山諸君談學多年心切嚮往未知老兄曾與壇坫否便開拜祈寄示

荅桐江李進士

前夕偶承道及此日南旋舟中約兩月兀坐無所事事思因言有道所患者意在作游藝工夫未免自覺無事若作志道據德依仁工夫何患無事亦率爾引伸之言復辱來教謂此三種工夫除卻讀書談道應酬接物外舟中兀坐作何下手竊意高明固自有得何待發覆而要以此下問知有道欲庸書

卷十二

十

以其所得者証我童蒙敢不以其所窺者質諸高明大約吾輩一有志聖賢便要做工夫然一言做工夫便有有工夫的工夫亦有無工夫的工夫有工夫的工夫如出門則如見大賓使民則如承大祭以及居處則恭執事則敬與人則忠此俱於有工夫處做工夫卽來教所云讀書談道應酬接物亦無非欲於有工夫處做工夫若無工夫處做工夫不必出門也亦作見大賓想不必使民也亦作承大祭想居處而恭不必居處而恭執事而敬不

必執事而敬與人而忠不必與人而忠此則於無工夫處做工夫卽來教所云除卻讀書談道應酬接物外作何下手者亦無非欲於無工夫處做工夫而愚以爲要不出此主敬之心持此主敬之心雖終日不讀書談道終日不應酬接物時時戒慎時時恐懼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何在不讀書談道何在不應酬接物自辰至暮自晝至夜自日至月自月至年念頭惟恐或間工夫總做不了直至曾子啟手啟足猶然此戰戰兢兢猶然此臨深履薄

庸書

卷十二

十二

如此下手卽如此盡頭如此從江北抵江南雖數千里自愚視之不過跬步從江北至江南雖數閱月自愚視之不過瞬息不睹不聞萬睹萬聞無往非書無往非人無往非事復何患於無書可讀無人可談無事可做道德仁有異名無異理不特道德仁無異理卽游藝中禮樂射御書數亦有異名原無異理引伸其說卽來教所云三種工夫似不必作三種觀直可一言以斷之曰主敬而已管見若此未上當否蔡巖菴有送君滿江紅一闕因仿

韻一以贈行一以自做并書奉覽游藝工夫情見乎詞惟有道進而教之

荅柳年丈

整菴先生困知記辨晰異同有功聖教此某所私淑者又見邇來學者多踏兩邊船之西之東究無實際因以所私淑者願與天下同志之士羣相私淑年丈便能開卷淡笑躍如有會可以知所見卓然不似諸家游移然整菴先生辨論苦心在當時或不察在千百年後未有不嘆其功不在考亭下

庸書

卷十二

十三

者蓋當時良知浸淫人心吾江右宗其教出其門者尤盛稱一時先生欲與之較而又不能與之較而又不忍不與之較遂以救世衛道苦心編而爲困知記彼其時奉良知之說者如水火如冰炭能望其俎豆先生耶然先生之書存則先生之心存謂爲辨晰異同有功聖教雖予言也實非予一人之私言也年丈旣信之篤尤當於其所信者體認力行則前賢之門不患無人

荅俞中軍

初擬山居藏拙猿鶴共侶因限滿促裝勉強就道
去冬挂帆而下頻阻石尤正月節後運河淤塞從
承陵舍舟就陸跋涉多艱數千里風塵抵京則近
春暮矣人生蜉蝣脚根不定空同線轉自反本來
毫無裨益遂隊仕途究無補濟道義良朋南北各
方正臨風憶想忽接來函殊慰鬱鬱并承言及心
性之學使茅塞忽開沉迷欲惺此道邇來俱視塵
飯不堪咀嚼年兄於投壺鼓歌之暇復潛心體認
直是聖門種子非特疆場儒將至此中異同門庭
庸書

卷十二

十三

各分惟有確見乃能別其似是而非自揣管見不
能窺天但象山姚江自作鼻祖出其門者揚波助
炤言本體言頓悟遂令天下學者無從人手究竟
徒滋舌說求躬行實踐者未之或聞竊淡有憫於
此因奉羅文莊爲師以困知記爲箴銘覺前所重
梓宗儒語略相去數層要亦道聽塗說僅可自問
不敢告人而幸有年兄同心擊節過流尋源切實
力行豈非日川倫常中一大榜樣耶入都抱病不
出門者幾一月驚鈍何以鞭策便此奉復惟源源

賜教

荅祈年丈

前偶道及有春夏無秋冬不過從一時人心偶發
來札復於斯言暢達而論使造化人物之理和盤
托出知留心此理日久故能言之親切有味而於
進退存亡死生看破直道門下將來居官學問具
見於此但春夏秋冬雖是四平究竟亦非四平陰
陽二氣究竟亦非二氣所言非截然二者誠爲卓
見惟於春夏不作春夏觀則當擁高位得意時有
脂書

卷十二

十四

欲然不屑疏水曲肱之意是春夏亦有秋冬於秋
冬不作秋冬觀則於伏處時有尊德樂道堯舜君
民之意是秋冬中亦有春夏如僅以齊得喪等彭
殤爲言此雖可以告人之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
亡知得不知喪者然絕無主張僅語達觀則蒙莊
之學終非吾儒之學此又進一步竿頭而言因門
下既能暢發有春夏不知有秋冬之秘胸中所見
定有不止於此者因以春夏有秋冬秋冬有春夏
之說進錯行竝明亮必聞而拍掌且門下從此自

反此時爲秋冬中人乎爲春夏中人乎秋冬中有
春夏吾重有望於門下矣僅可爲知者道而又不
可徒託諸語言勉之敬之

答劉潔菴

蘭生於谷無人自芳不能爲蘭尙欲護蘭况素結
胎巖谷者與高人遇能無芝蘭在前之思但不能
已於逆耳者此道止論先難不論後獲我自具一
副真古董不必問時人之識不識前輩中亦有借
作招牌者亦豈盡借作招牌者乃因我一人欲作

庸書

卷十二

五

不禪不儒語而遂樂抹前輩爲欲向素王廡下分
享丁胙前輩亦未必肯受至場上唱曲場下不必
討戲錢自是吾輩本等然不登臺則已既欲登臺
說古論今固不屑討戲錢亦豈可謾無主見衣裳
關目隨人傀儡而但以一不討戲錢謝時口來教
既云泮水涯岸恐不得去又云欲向淺淺恆河伴
謝三郎釣魚爲生則是已雖不欲分廡下丁胙而
又似欲於野狐堂上受一瓣香於吾夫子後獲之
論恐未盡渣滓渾融况吾輩立論原求可以述古

可以益後亦安問其堪爲此時行貨不堪爲此時
行貨哉忠告直道兼呈小序畢竟護蘭念殷非敢
於有道前逞伎倆惟原之宥之尊作多種心粗氣
浮望洋而嘆欲還之鄴架又不忍釋手統俟旋日
并繳

再答劉潔菴

前得來函擬不敢具復卽小序亦擬不敢遽呈知
先生有大眼孔大學問大才思定必有一段議論
辨駁往復不肖絨默以淺見寡聞之人何敢出而

庸書

卷十二

六

對壘然因受教念殷且恐高人過於直行其是有
時尊儒有時罵禪有時不罵禪而且混吾儒於禪
脚踏兩船遂致議論白多異同且恐以其執著之
過始則罵禪繼則不但不罵禪而且以其真身於
儒不儒禪不禪之間者轉而罵世因不知忌諱忠
告直道茲接函始知高人果有不服於心而且
有以發吾之覆聞吾之茅塞某何敢再贅一詞但亦
有不得不請正者前次來書謂前輩向道儒者
於誠意二字躬行矛盾原其意總爲欲向素王廡

下分得上下羊豕愚因謂以一人不禪不儒之故遂據前輩爲欲分享丁胙前輩未必肯受茲又云所謂前輩不過指攻陽明者數人此輩妒王先生分其皿食遂假禪以攻以前輩而欲分享丁胙前輩尚不肯受而又指前輩爲妒王先生分其皿食前輩又豈肯受此等皿食有何香味既欲自享又妒人之享議論何其大苛小札云先生既不欲分庶下丁胙又似欲於野狐堂上受一瓣香於吾夫子後獲之論恐未盡渣滓渾融亦因來書有議前

庸書

卷十二

十七

輩爲欲向素王庶下分享丁胙又自謂場上伯皆下臺何必向人討戲錢且云泮水崖岸甚多恐不得去不如向恆河伴謝三郎釣魚爲生則尊意明明說自己不欲享胙不欲討戲錢卻又說一泮水恐不得去不如釣魚爲生一恐字一不如字則是於人已間計較得失於無欲中有欲於無情中有情而愚因以後獲未盡渾融之語進今又變其說釣魚爲生正是作先難事非後獲事似此則前輩無論其未必有分享丁胙之念卽有分享丁胙之

念亦安知其不與先生之釣魚爲生不同一作先難事非後獲事觀論人則刻論己則恕豈論之平且又因一香字來書遂分出求香之受用在素王門下實實有形有邑可查可覈謂雲門趙州何物野狐而得有香後又云儒釋皆衣食天下之具端於飽煖則一歸於道路則一試思所飽者何物所煖者何物儒有香釋豈無香儒有味釋豈無味飽煖則同香味則異是前鄙見所疑自爲異同者而今則愈自爲異同至小序內所言先生學淵明具

庸書

卷十二

十八

體而微亦以淵明隱於義熙之年先生隱於崇禎庚辰之前前後相同但讀尊作時時發露多涉怨誹遂以淵明之不自鳴其高者相較大約吾人效法往哲惟論其出處大節立言大槩非必論其件件瑣屑之處俱要相似卽孟子說願學孔子亦在知言養氣不動心如必細論其生平所歷所遇能一一與孔子合乎先生固不屑學陶而又何必錄錄於寸不似五不及人各面孔人各履歷豈能似鐵石印版毫髮無殊哉至云在儒謂之命禪卽謂

之因果而所以爲命與因果者卽性畢竟命自命因果自因果使以命字卽解作因果字則中庸所言天命謂性亦可云因果之謂性乎孟子所云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亦可曰性也有因果因果也有性乎附會而言白婉饒舌至淵明舊籍宏豐亦以宏豐有淵明讀書臺有小斜川得之傳聞非得之考據者於所不知未能闕如謹受教矣

與青嶽年兄論明善

會規可以提唱可以流傳獨所疑者明善是知得

附書

卷十二

十九

剔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善登輪誠身是行得實落篤行是誠身車輪而引路到家走路到家總不外一主敬似應就知行稍分出庶學者知下手處知端宿處竟以篤行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槩作明善之目又恐淺人看作卽知卽行混入姚江窠臼矣冰融雪釋希教之

又

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謂與明明德明字一樣非不直捷然說一明字畢竟知之分數多行之分

數少看下文既說擇善又說固執則知行二字自可測然否則只一擇善便一了百當擇善而固執似多此一轉振喜所提宗旨後有主敬二字可救大半若僅謂明善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無不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弊於我矣宗旨一出此道中天稍有所疑不敢不請正以求今日之無疑卽以求後學之無疑非敢按究惟原而教之

與魏離伯同年

榮行伊邇公務叢集不敢以荒涼主人邀教亦不

附書

卷十二

二十

敢以套儀套詩贈行謬書先正要語一幅知有道先生斷不我尤且登高之呼最易爲力維楊一帶舊多君子遺風尚存求於政事之暇論有志之士俱以其切實者講求并揭要語如孫先生考正等書付梓流傳遍給諸紳士屬員使知適從則所以維挽風俗提醒人心其功又不獨在國課之裕商運之通矣

與魏環溪少司農

前辱惠顧尚未趨謝忽接手教諄摯仁人之思君

子之誨竝見幅中捧讀一過使臥牀餘息不覺霍然所謂道德之言可延壽命獨是先生以己溺己饑之心當憂國憂民之時夙夜在公不遑宴息猶於政事之暇念及閒處與人賜以格言惠以仁惠何其教之切而慮之深不敏於此道毫無所窺得先生不離書亦不離書一語喚醒迷津不啻夜半鼓鐘謹書紳佩之矣四具病呈當事竟不允題陳力說列不能者止此先師家法明知病體之無能爲而強爲之將來清夜捫心何以自安至諗關注

庸書

卷十二

三

便以奉聞惟先生教之

與景賢堂讀書諸丈

書院重建爲王文成景賢祠起見亦爲施公祖學道愛人起見非爲施公祖見任守西道起見也施公祖行矣書院如故王文成祠位如故施公祖在任則吾郡人士赴會講學有不憚嚴寒酷暑跋涉至者施公祖去任六條空懸孰爲寓目孰爲留心不但不言性學卽書院亦無過而問者吾郡前輩原是道學淵藪吾郡近日人士原是希聖希賢種

子乃因一人去畱頓分今昔揆之方寸豈不有愧前者重建書院頗費心力近則人心因一人去畱爲此道炎冷殊非某同令郡重建初念茲喜文宗駕臨紳衿雲集或仍請公祖父母暨郡邑學師續開講席否則願我同志真正向道者相訂講求於講求之中空分兩科其一則講求心學亦不必談空說虛但就本心過不去處互相警醒或就四書本經疑義處互相問難卽以經書之言返觀內照省之又省務求實踐庶開卷有益對友有益其一

庸書

卷十二

三

在講求經濟凡歷代銓選律曆兵刑錢穀稽古莫如文獻通考如今則有本朝邸鈔吾儕平日能一一講求他年磨朝廷地方之寄自可區畫利弊有裨民生卽臨場風簷一遇策題人目了然談之紙上者異日卽可見諸行事庶不致譏吾僑服習迂闊無當如此則心學經濟俱有實著然而互相講求隨時可以質正不必定擬時日異室可以傳心不必定屬同堂或於月朔各赴兩岸禮先師隨起景賢堂量備香楮禮先賢不必立一主持之

名致生爾我形迹不可立一社會之名致開黨同
議論凡相晤對除講求理學經濟兩科外或以閒
情託興鳶飛魚躍寄志浴沂風雩並不可造作歌
謠譏切時弊尤不可聯名公呈自干嚴禁渾物我
於胸中置窮通於意外惟務爲有體有用不媿不
作求可以質文成可以告吾吉前輩諸君子可以
不負吾儕重建書院之意可以告施公祖於既去
之後而已自知淺陋何敢贅言總欲不失重建書
院初念遂不禁言長詞複願有道留心儻有過書
庸書

卷十二

三

家報

充位量移皆先人遺澤所庇與貞原無所與但吾
家諸弟姪年幼務督以向上讀書日進月益則失
東隅收桑榆或不至久滯童科潦倒諸生且於讀
書時仍教以某古人可學某件事可傳某言當佩
某行當戒他年幸而遇合卽不幸而終不遇決不
至爲名教罪人明玷門戶幽辱祖宗至納榷勸善
節飲忍氣此又吾昆季目前所自當交誠者或不

俟貞資資亦無益

與匡無山

承翰疊疊其徵骨月至愛但弟自知匪村過蒙推
獎徒深慚愧且滯迹燕雲仍是貧儒家風不能爲
戚友光寵所切懇者吾兄盛德素爲人觀法恐寒
族子姪及各親戚不念弟清白素凜或因一時意
氣借端生嫌望兄不惜齒頰不避德怨破顏相規
苦口相勸贈人以言福履攸歸而弟益感關切至
意矣聞英家姊氏聞病體難痊其始終守志室及
庸書

卷十二

十四

與汪舟次

前過維揚得聞遊西江諸作知寄情之遠胸襟雪
淨不容渣滓爲胎骨於仙者然吟成五字雖所貴
亦在所緩吾儒自有性分內事不待齟齬而華不
待鏗鏘而響者學以爲己靈無可歸而求乎倏別
載餘便以自勉者告之知己非敢逆耳惟鑒原

與日星姪

邇來邑宰惟地方僻錢糧簡者最稱便安在常人
之見未免自嘆淡薄若素位君子正於淡薄之時
養成寧靜之天賢姪長才何難肆應荒陬暫屈非
所以展驥足然藉此案牘閒暇仕學兩優得如風
度基於斯矣鳴琴樂道統祈白珍

與李庶常

前接函知勞關注諒常便帆章門親謝兼領修志
之教因目前請告不便遠道正在遲疑再接來

庸書

卷十二

三

翰千里如面承寄撫軍代題疏稿殿中捧讀夢魂
稍安省志幸諸君主裁自是大觀所寄選舉條自
具徵史才人物藝文統在鑑衡但有請裁者志書
藝文例多汎登序記詩賦愚意文字關世道人心
并與革大利弊者俱應按錄其詩賦儷語無切重
輕不妨刪之又刪吾鄉前詒推重當年似應於例
內再增語錄一條守先待後川廣其傳此野人鄙
見年兄及同事諸公雷幾希於不墜知有同心因
收謬陳本郡前修郡志未免倉卒心學授受不無

異同久得賀兄一札語似直而實公便寄奉覽至
省志大典垂諸悠久刻期竣功似非所宜惟尊裁
之

與施愚山觀察

赴補初非鄙懷况以抱憾終天之人止坐臥影烟
霞稍全廉恥迺復仕途混迹間於出處抵京見長
安道上窮年累月守候監司缺出者不一其人獨
不見我施愚山亦可以知公之高矣君子難進易
退吾儕所講求者只此一句終身行之不盡在明
庸書

卷十二

三

眼得無以其高者笑累若之躁進奔馳乎兄榮
任便探起居當有格語以慰遠懷

與毛同年

天下惟有真理學乃有好文章有大經濟若文章
經濟不從理學中流出雖有掀天揭地手段揆天
雕雲詞華適足以禍世足以累身吾鄉大儒代出
卽臨川王介甫具有爲之略不減伊周特恃才太
堅執拘過甚以故新法一行終宋之世卒受其禍
愚嘗謂以王介甫之文章經濟使當時有同濂洛

一翻鍾鍊介甫必無青苗諸政之議而未必不受新法之害未知年兄以爲然否大抵吾儒無論出仕未仕立身處世槩從實地做起施之今日未免不合時宜鄙爲迂腐但檢點清楚屋漏不欺究竟後日經濟偏在極迂腐人做出若不任我本色依附時尙人趨奉我亦趨奉人誇張我亦誇張人豪華我亦豪華極一時伎倆之工人以爲若人他日必有非常經濟卽若人亦以爲吾後日必做非常經濟究其成就不爲模稜之蘇味道便爲執拘之

庸書

卷十二

三

王介甫有何益哉年兄爲文剛繁就簡力崇先正固有目共識有心共賞至理繁治劇嘉猷人告自是餘技但吾鄉宗學日歎式微安得年兄倡明於前與二三同志交相砥礪不以愚爲匪材而不教之以真理學爲經濟爲文章則豫章之幸實不獨豫章之幸已

與學院熊同年

十二年事安曾查否大約口講亦無多儀注不過定講官與呈講章是其大者凡事揆諸道理不甚

相遠便當以己意斷之要詳慎亦要裁決有教習先生同事亦無不互照者頻日因了世法不無庸人自擾稍暇面教

又

日講舉行正宜忻躍追隨精展幼學但水積不厚負舟無力學術疎淺更目短於視口訥於言渾身是病六脈皆虛值此天寒不離藥口不離炕牀雖有志尙精神不足以副之儻親近天顏稍一疎違以爲此惟魯無用者豈不因愚一人大典不光

庸書

卷十二

三

惟有道知我之淡希達之折老師及諸閭老倘擬定啟奏萬祈勿登賤名卽屬通列或可混過亦請置之孫山外可也堯舜我后竊所素志慶逢盛舉何甘自棄奈清夜自揣尪弱微軀實難勝任倘不殚之於蚤萬一奉點充數言亦無及此區區所不敢不預告明者伏祈照原

答熊青猷年友

小園因先君命名教誨圖以隨身川志手澤觸目儆心非其人不取出覽恐以洛沂舞雩作侈談闕

林觀既失庭訓之心益增不孝之譴惟有道錫類
設殷不敢自秘要求提誨非以誇示復承索覽宗
廟之美或當另有發揮以開先君生而以啟不類
茅塞適所呈者漕揭所言者漕運來翰復慮及河
渠且慮及黃淮交病又憂及費饒工竣歸仁猶故
知畱心陸沉久有成著然年兄所憂者在此而愚
所喜者在此某今以閒散雖抱杞憂千百言終是
空談終是無益年兄素以天下爲任今則可以天
下爲任矣既有已溺已飢之心而又初膺飢溺由
庸書

卷十二

三九

己之任未了事業俱從此起豈僅河伯波恬天庾
告裕思所以爲年兄喜者非爲年兄喜也非爲年
兄喜而年兄當思將來何以拯救何以挽回豈可
僅如某優游閒散徒相對而作幃婦泣哉近小兒
到京道及某春前登程後維舟高郵時有王生知
某素厯念漕務因過訪舟次兼出所梓河圖并端
仁提說比再三細閱不無嘆牖下書生尚畱心經
濟若此得無賢而隱於下者惜見其書未識其人
然亦未敢遽信其人誠恐其言則是其人則非適

來教謂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然學問經濟雖不是
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
者從學問來者爲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
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拘甚至爲手
段奸險此其人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實毒蒼
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亦卽此天
下人共目爲經濟之人所以來教說學問經濟不
是兩箇愚則謂學問經濟雖無內外實不能無先
後必學問既到庶性命出其中經濟亦出其中卽
庸書

卷十二

三九

如近日重務莫如河渠王生以局外之人獨奮發
著說繪圖不可謂非有心經濟人倘遇汲引何難
拔爲世用然未察其涵養若何操履若何遽曰此
能言經濟之人卽能從事學問之人其可哉舉隅
三反未必有當年兄必有以其學問爲真經濟者
幸教之王生諱昌象代梓者姓迕諱民表雖未廉
其素行若何亦不妨志之休休度中義利章雖出
自象山實切人痛癢並存之何如

與羅先生

家弟抵京知大公仙遊人生每嘆古稀以夫婦齊
衾賢子孫滿而壽躋大耋極人世不易全之福亦
可謂笑遊極樂但某遠在數千里外叨繞膝之末
不能靈前一奠且以道隆德厚相見之晚僅一登
堂卽行永訣未免自嘆緣淺若先生子道克盡生
事送終無一遺憾正安節哀自珍以前此事親者
出而事君轉盼服闋策對大廷至某生平自揣性
情極和平亦極執著和平者因聞見淺學問疎每
平氣請益和顏就教雖登仕籍多年不論何人俱
平等相視人有長處最喜讚揚最喜引歸於善人
有不便隨力所至委曲成就從不敢露一官長顏
色於友執之前從不敢萌一得志意念於獨處之
時至於執著處必從公事起見必從念頭過不去
處起見必從人心事可疑或行險僥倖處起見必
從時事多艱處起見然執著有執著之失卽和平
亦有和平之失未免無人道破自以爲是永來教
道及秉道嫉邪此公輔事但嫉邪之事亦不必太
露圭角眞中膏肓至言流汗浹背世界甚寬何人

可容吾嫉其所言邪意卽所謂心事可疑行險僥
倖者不嫉邪則已一嫉邪則不能不執著一執著
則圭角不能不露吾何等人何等官不能自尙敢
云嫉邪然見嫉邪二字不覺搔首痛癢要於和平
不失爲執持於執持不失爲和平於嫉邪不失之
圭角太露此非於聖賢學問涵養功淡者不能輕
以相許然在我無涵養之功得一於聖賢學問涵
養功淡之人相與朝夕奉以爲師爲友亦可相資
有益而其人又不可多得或得一稍有見解有考
究之人而以語於涵養不露圭角則難之又難近
惟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
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淡所
近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
俱有不謀而同者但北老以前達老成後輩不敢
親近青老以有見解考究之人而能不露圭角學
問涵養儘可爲法抵都門數月所願與追隨者僅
此一人而又於求人不可多得之時忽得來教雖
數字却有大學問大經濟千里如面勝於就正有

道多多矣青老最屬意所託鷺湖石蓮二集便中
覓寄何如

與黃御史

秋杪獲接五月內來函殊慰遠念近閱邸報知新
奉改授從詞林而晉言路此正幼學得行吾道可
展之會不佞自回籍養靜叨庇平安杜門山居別
無可望所祈以上佐 聖明下福蒼生務以守先
待後之學自愛惟知我者是期來函相國云云自
撫轡者一人憎者多口學道治圃甘心煙霞出山
庸書 卷十二 三十三

之想何敢復萌重勞注念徒感激而已三省吾身
隨分自盡晤邵靜山并以此轉致

與鄉耒菴同年

九月廿九日得舟次來札十一月十四日伍菊偶
入都復得來札久未裁復罪甚然亦不欲輕於復
者誠以某與兄之交甚淡而所欲言於兄者非如
尋常書函往返僅可舍卒作字謝也然所欲言於
兄者以有可言之端亦以有容言之量因敢直陳
無隱效古人忠告之誼寧言而不聽不敢以不聽

而不言嘗謂天下奇人必有奇疾有奇疾必有奇
遇天下之有奇疾而有奇遇者無如鄒耒菴何也
人之四體惟目司明天下病目者不知凡幾而未
菴之目十餘年來有時邇不見輿薪有時遠可察
秋毫有時遇人而不識人之面孔相對若失有時
閱文而可盡文之始末一覽無遺此疾之奇者也
然人以兄有目疾甲午秋赴鄉試人皆疑之謂兄
才雖高似難於中式而兄卒售丁酉冬偕兄北上
人復疑之且不特爲兄疑而爲不才疑謂兄有目
庸書 卷十二 三十四

若此間關險阻必致兩誤而某獨信兄之目既遇
於鄉試必遇於南官舟中輿中以兄事兄者蓋歷
閱月及春試榜發某捷兄復捷此遇之奇者也殿
試後禮部引見諸新進士時惟以目疾恐朝謁獲
戾是懼即某亦竊謂兄有目疾恐朝謁獲戾是懼
逮引見時 天顏大霽以爲異人特 命廷臣掖
之此遇之尤奇者也夫以如斯之疾而獲如斯之
遇人之爲兄疑者可以止矣人之爲兄疑而并爲
不才疑者亦可以止矣在某於今日獨若有不能

無疑者則以兄之貪心似未盡湧而癡心似未盡破何也吾儕讀書不過做進士而止至於做官則必求上以致君下以澤民古人出仕內度之己外度之人如度其己之不能以致君不能以澤民則寧隱而不仕或寄情煙霞或著作藏名山或爲善於鄉或講求心學亦可以不負朝廷而下不負吾讀書之志如度其己之不能以致君不能以澤民必假做官名色竊位尸祿以耀鄉里炫妻子此豈朝廷所望於人之意亦豈吾輩讀書行道者之

庸書

卷十二

三十五

所屑爲今以兄之奇疾而有奇遇兄亦可以悠然自得度其己之能爲者爲之然前未出都時每與晤談覺做官之想若有戀不能忘者此則人之爲兄疑者必復爲兄疑而某之初不爲兄疑者今亦且爲兄疑夫以兄之意將曰上以致君也而不知兄必不能致君以兄之意將曰下以澤民也而不知兄必不能澤民何也問兄所應得之官非縣令耶問今日所難做之官非縣令耶自做縣令言之則致君之事猶後而澤民之事爲先然今之做縣

官者難於催科撫字之並行尤難於上官之逢迎往來之追求自非心手俱敏眼光徹底之人鮮有不取戾而招尤者乃欲以年久目疾之人曰吾欲受一官以展吾澤民之志固知其不能且曰吾欲受一官以展吾澤民之志徐以展吾致君之志愈知其不能且兄之疾匪朝夕於茲矣人之六根稍有未全必非無因而至以兄之奇疾而獲如此之遇必天有以相之以有如此之遇而終不免於如此之疾未必非天陰有以譴之然以如此之遇而

庸書

卷十二

三十六

不免於如此之疾以如此之疾而竟有如此之遇則天之所以譴之不可謂非天之正所以相之某嘗對兄言曰兄南旋後做官之想當竟置膜外但依功過格行善三年則人事至而天意感天之始相之者必終有以相之而天之始相之而復譴之者必不復陰爲譴之竟有以相之由是兄之疾亦可勿藥自愈而致君澤民之志雖不能展於三年之前或可見於三年之後而兄乃不以惡言爲然陽是之而陰拒之乃聽醫家之惑謂尊眼可治費

錢買藥又費錢謝醫昨來札乃云不聽年兄之言致爲醫人所誤夫不慎於前而悔於後亦何益哉嘗讀兄之文謂兄之才蓋聰明天授海內不可有二乃以極聰極明之人而爲此極若不聰不明之事某固知兄之貪心未盡湧而癡心未盡除其所以貪心未盡湧癡心未盡除者將毋謂俗眼炎涼或以一目之故不無爲人所量然不知吾儕讀書止一進士蓋頭問今之眼光炯亮妄自尊大者能如兄之以奇疾而獲奇遇耶不如兄之以奇疾而

庸書

卷十二

三十七

獲奇遇則兄愈可以泰然自得且可以謝世俗之口如是則貪心湧癡心破使天下之知未菴者謂未菴以如此之奇疾獲如此之奇遇真天下之奇人其亦何所往而不得哉予游日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某之所言於兄者如此誠以兄有可言之端亦以兄有容言之量也雖然使兄不以愚言爲罪而以愚言爲然愚之願也使兄不以愚言爲然且以愚言爲罪亦愚之願也何也某與兄之交甚淡誠欲效古人忠告之說寧言而不聽不敢

以不聽而不言也

與修邑志諸公

省回匆匆不及奉候青原兩處田租度有定議布批示庶山上虛荒不致包賠所藉護持實多縣志於鹽課一節尤宜詳書吾邑前派粵鹽銷引猶少後改淮鹽文水又洒派若干遂較初銷粵鹽之數愈多日下雖不能力辨亦當以類未存之志內庶可留爲後人求減張本并及不旣

與掌院熊同年

庸書

卷十二

三十八

頻叩不獲面傾將來 廟謨不審何如古人雖值國步艱難言路阻塞猶樸樸誠自矢執持力爭下此或志同道合會晤則形之議論往復則見之簡牘亦以抒其憂慮慮遠之懷以行其萬一可補救之心今則重厚簡默事事束手人人結舌非特無明目張膽爭之殿廷爭之衙門者卽一會晤一往復除敘尋常寒溫諠浪笑談外於時勢重大之務一句不敢吐之口吻一字不敢露之書札卽一二君子有心非閉門高枕以謝賓客則賦詩飲酒以遣

歲月比觀趙屠兩字科條陳便奉 旨若此天下
事尚可淡言哉嗟乎自艾長人老師於康熙十年
夏間有請塞言路一疏時已逆知有今日局面而
不意其禍根之發之速如此亦不意其禍根之發
而卒無以挽回若此賈生痛哭孰無此心相視以
目誰實使然賤體日來病症愈甚昨偶嘔血暈仆
不醒虛生浪死毫無所覓 國恩罔報伏枕呻吟
隨波委靡慚愧平生乞假調治暫求苟活醫者則
告之知己明日則呈之公堂伏乞垂憐病真恩批

府書

卷十二

三十九

遺驗收結移部并乞代致傅公一體惻隱使得在
京畿近便揜屏靜攝藉此倘獲少痊得步趨君子
後塵皆鼎呂再造之賜矣

又

比接台復知敬沃之忠堯舜我后末如之何千苦
萬辛病夫聞及此段愈切如搗墮淚長吁至奄奄
餘息承將真病預聞之傅老先生知我鮑子道義
千秋奈自朔日嘔血後不時昏沉以夙疾纏綿之
久再增此症何以長年具呈乞假非敢故矯仍希

大發惻隱早差一漢廳官驗視據實移文昨雖補
呈送部必得本衙門文到行之始力諒傅公慈祥
未有不憐其爲就木之人而相信者區區所志無
意南遙得如所願就京城近便杜門靜攝苟延殘
喘使得間見君子之面開發覆之誨雖不獲正寢
首丘然從此知過不至浪死便是臨去易寶時一
大慶幸矣

又

讀手教前幅病夫杞憂不覺放顏天下事尚可爲

庸書

卷十二

四十

君實勉之統在君子始終擔荷盡瘁公家挽回世
界重慰蒼生某雖一絲殘喘尙當禱祝焚香至賤
體尪弱乞假之想非自今日况目前復兼嘔血重
症大數不能久長此不待智者而決承翰倦倦臣
子之誼何容退步但就木之人不久於世雖有戀
主思誠終付流水空談仍求施恩了此一段况第
已確擬寄居京畿知非長往倘藉福庇來歲稍痊
再圖補任以附清班之末亦未爲晚情急再懇此
不資錢陰德唯求首肯豈但施藥千萬劑已哉

復王敬哉先生

微軀自初一嘔血後愈覺衰憊恐衙門旦晚缺出有誤職掌不能勝任於初七日具詞乞假批而再駁續經具呈始蒙允題時事未寧無意南遷得如所願寄居廬蔭左右獲以不時請益稍延殘喘了此平生便大慶幸正臥炕恍惚忽接鴻篇病餘捧讀不覺霍然帝王廟祀開闢守成竝得禋祀金遯及元太祖以未統一增而復革固世祖英斷實則先生任宗伯時所手參定以垂悠遠一時雖復

庸書

卷十二

四十一

增祀定議斷有所通于王兩公鎮定之功實不可泯今得標出公道益彰後來議禮可無聚訟不揣鄙陋謬評於後病軀稍痊肅圖踵謝獨記昔年曾從諸大夫後陪祀班行思及歷代帝王大一統之尊稱神人之主有功德於民雖易代後千萬年猶得受天子之禮享天子之祀有永遠不祧者亦有既祀而復黜者使後來有天下之君一祀典間有所觀法亦有所鑒戒此其寓意可謂深遠若夫三代以後佐命之臣攀龍附鳳爭城掠地思得尺寸

之功以干貴顯傳之子孫有功業可紀心術則不可知者如趙普張浚之既祀復黜非其人哉蓋國家之有封賞所以鼓一時之豪傑國家之有追祀所以維萬世之人心理學之臣則從祀忠節之臣則立廟以祀無非俎豆明德羽翼正學挽回世道師表人倫若蕭曹諸公僅以謀猷才術顯於當時今舉而從祀亦幸而在帝王左右追隨相忌耳使特爲之立廟以朝衣朝冠趨跼俯伏吾輩其肯下拜哉且有功則祀亦有祀不勝祀者祀張許何不

庸書

卷十二

四十二

可祀二顏祀西平何不可祀梁公竊以爲凡有勳業心術光明名宦鄉賢自有定評奕葉遵行可無遺論若以之躋祀帝王左右儼然以至尊之視版濟濟百官相率行禮無乃爲過隆耶此不敏之臆見自知悖謬因讀大作而偶述之以請教誨病中狂語可任恐惶青嶽年兄久未得而謙光虛懷晤問自當轉達謹復不宣

復王進士

久有小雨奉復接翰知浮沉可駭半水閣讀史極

是樂事極是有益事作史論雖以論古人之心卽以論吾之心古人者今人之鑑徒取已往事迹攻發短長以示眼目以矜淵博此卽來函所云玩物喪志者而有道尚論之心豈若是哉總俟抵京而求大藁啟幣愚蒙第所欲言者吾儕胸中原自坦蕩况坐園林於花鳥水亭間靜與古人相對又得四均硯席講究以戚誼兼師道所謂良友難逢者教學相長時習之說朋友之樂一時并集何等天趣來函乃云百端排遣真愁難釋積此成病何爲

庸書

卷十二

四十五

其然耶不敏生平毫無所長獨隨境自得頗能領畧雖前此所歷人所不堪之險難人所不堪之冷煖人所不堪之寂寞自鄙衷視之似無足爲我憾恨者卽今日在京惟時事未寧臣子之說不能不蒿目集心外此則是是非非置之度外正來教所云長安便是溪山者今鐫戶兩月矣夙疾纏綿四經具呈乞假衙門堅持不准計惟有靜聽候補補後數月便擬退休然亦不欲南遊近訪有房山縣大方山溪聲奇勝雖未親歷蚤已牽情擬結茅其

上藉此洞雲木石了王山未了之願俟南方平寧再還故里鄙願若此但每觀前賢盛年激烈及再出山無所建白不無訾議此則不敏之所爲清夜自媿不可告人惟告之王子而已

荅葉敬默同年

憶自戊戌得附譜敘時同人中憐張子之貧者我敬默葉年兄解推高誼永銘諸懷庚戌北上偶泰安居停言及騎從常駐其家賤名寄候倉卒不莊至某不學無術戴罪南還岩棲谷飲甘心樵牧

庸書

卷十二

四十六

聖鑒寬恩自揣羸弱抱疴不宜再泥朝班屢以病告非敢故矯及正月內力疾就道亦擬中途再行乞假江干所至謠傳不一臣子之義無容退步始決念兼程視顏抵京今旣數月夙疾纏綿不離藥臼時事未寧何忍遽去無奈月朔嘔血數升暈仆弗醒集枯餘息更加雪霜勢難久長又恐衙門旦晚缺出言之無及倘以臥病空糜俸祿隨波委靡愈覺可恥乃就目下具呈養病鄙人所志無意南還大約青簪京城延此殘喘老此餘年精神恍惚

中忽接來函病夫杞憂爲之破顏年兄經濟人也
近得讀十六條講語及水利諸刻自是坐而言起
而可見諸行者而水利一書稽考詳明尤屬足食
根源獨是天下事言者一人行者又一人築舍道
傍百無一成卽如屯田一策可行於古何不可行
於今乃條陳之疏屢上擔荷之實閭閻豈非以一
人言之則比爲易更以一人行之則難爲難哉竊
歎得以所梓之書進而獻之 當寧且卽以西北

庸書

卷十二

四十五

葉子行之定當夙夜盡瘁先勞由己溝洫疆界計
畫周詳親臨稼穡下同甘苦未有不胼胝拮据克
奏成功奈一時邊方有事無由達之 上聽且邇
來人心公忠難言不但容頭過身者或思告遯而
貪戀奔競者日愈巧愈忙嘉謀嘉猷無以入告其
奈之何所禱天間有道今 上求治念殷它日拊
膺而思體國經野之人舍年兄其誰憑於其時或
以養病留滯京門復藉庇蔭一息尚存目擊其盛
便大慶幸令弟年兄往歲臘傳僅意胸中宏博詞

華擅長近得淡交方知清操實行學有淵本寧靜
淡泊不染一塵絕異諸家鶻突高談此又愚所私
幸爲新得之良友便以聞之年兄諒璽麓關注道
義砥礪當爲令弟喜亦爲張子喜矣來詩真摯盟
讀感媿潦倒泥塗素位自得何作此言和韻便候
伏惟裁正別珍非敢言璧但令弟備敝薪菜根須
以舉火之時適猶分潤病人殊非所安心謝不旣

答陳伯璣

庸書

卷十二

四十六

久思遠函及開緘止得序蔡二張後信從兄至又
得所寄詩慰亦無名單或係珍重或屬郵致脫落
乎水遠山遙淡感注存吾儕大節非出則處一抵
京門每以此自揣出不成其爲出處不成其爲處
且以之觀人亦無非出不成其爲出處不成其爲
處者出不成其爲出達官貴人就可規以苦口處
不成其爲處清風高士或可告以藥言卜居湖濱
高揖蘇徐省會之區輪蹄雜還書帷之中妻兒環
繞能以隱名乎竊謂門外之朋友可卻卽門內之
妻兒可厭蓋朋友之酬應固苦於妻兒而妻兒之

牽累更苦於朋友使我不能處者此朋友使我不
能成其處者尤在此妻兒究竟空有聞見不能自
成一家水泡石火爲日幾何安用此熬煎爲哉知
有道爲喜聞善言者瑣談及此相勉有成

答鄒同年

除夕晤後倏又除夕告矣仲秋得函細釋來諭俱
係春前寒溫可見人生浮沉非但聚會之難卽寸
東往來遲滯各天恩以病軀再登仕籍殊知非空
非不勉力報國奉公然白揣蒲柳不耐風霜區

庸書

卷十二

四十七

區有志徒憶尊鱸卽漕運一說所關國計民生殊
屬重大究竟不得實著又非言官費盡心血亦恐
將來付之畫餅前別時年兄許詳查頗未寄覽迄
今未見實示豈儼溺由己之思或作或輟耶任內
諸事雖難擺脫高堂有夢何得優游似應便舟省
覲承惟片晷再作南遊此愚前曾面陳者茲敢復
贅知孝思念切或以鄙言爲然

復黃孝廉

人值所際之窮未免諸種拂意相乘而來卽某曩

年於巡檢庭前父子囚服幾至不免至生平爲俗
子竄役侮辱又有不勝僕數者及登仕籍多載於
中風波亦愛憎毀譽笑罵由人獨反躬自咎自信
毫不敢指某德某怨繫念以詞長盛德宿養久應
奪高科乃需之又需始於今秋榮發則前此所罹
安知非蒼旻故遲之遇以磨礪玉成聯起可卜此
日止有焚香告天謝天比接所賜佳卷知揣摩有
素閱首作以道爲教數字便知吾儕皆先師門下
一科名似足了生平讀書之事實有未足了生平

庸書

卷十二

四十八

事者蓋聖賢開千百世讀書門戶作千百世讀書
榜樣原有進一步又一步上一層又一層者豈僅
在遇合之間歎未修賀乃承翰教敘及前段絮言
率復惶惶恐恐

荅家石耳

受任成均毫無所長而來札訓教育天下英才君
子三樂克備有之是何視某太高而視君子三樂
何太易孟子言君子三樂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是樂在天倫仰不愧天俯不作人是樂在性分得

天下英才教育是樂在作人要之天倫之樂作人之樂可言而性分之樂未易言吾人性分內檢點稍不清操持稍不到則仰不能無媿俯不能無忤不能無媿不能無忤則有父母無以對父母有兄弟無以對兄弟有天下英才無以對天下英才所以孟子下章接言所樂不存所性不存一曰君子所性再曰君子所性豈非天倫之樂作人之樂必本諸性分之樂而始全而性分之樂誠有未易言者哉如某生平且不問何以對父母何以對兄弟

庸書

卷十二

五十九

富貴貧賤何常之有拿不定看不破貧賤自貧賤富貴自富貴拿得定看得破貧賤亦富貴富貴亦貧賤究竟惟可以貧賤之人方是可以富貴之人不可以貧賤之人必非可以富貴之人當其貧賤時無怨於天無尤於人則當其富貴時必能愛民如有疾見客若無官爲百姓惜膏脂爲清夜卻餽遺不是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豈不是惟可以貧賤之人方是可以富貴之人使當貧賤時戚戚於中皇皇於外則當富貴時勢必戕民命飽谿壑固寵營私無所不至夫朝廷設官原以爲民地方有一貪吏則地方受一貪吏之害朝廷有一聚斂則天下受一聚斂之害要之爲貪吏爲聚斂者卽前之戚戚於中皇皇於外者也豈不是不可以貧賤之人卽不可以富貴之人故人惟患不賦性偏執耳賦性偏執視今之巧於通融者何如惟患有市井態耳終歲不入城郭視今之術工壟斷者何如惟患結交當道耳當道並無識荆視今之奔營公庭者何如亦惟患不窳秀才若耳布衣蔬

庸書

卷十二

五十

食猶然一窮秀才視今之裘馬矜得意者何如此時而賦性偏執也則居官之日必不爲輟熟圓融而爲忠肝鐵面可知此時而終歲不履城市也則居官之日必不爲臣門如市而爲臣心如冰也可知此時而當道不識荆也則居官之日必不爲拜恩私室而爲不阿權貴也可知此時而猶然一窮秀才若也則居官之日必不爲貪賄黷貨而爲伯起四知劉寵一錢可知可以貧賤友可以富貴此某所謂以此知有道之厚於策勵堅於操持居鄉

庸書

卷十二

五十一

能爲法於鄉居官而能有造於邦家者也噫某居官四年餘矣雖不能無媿無作而富貴貧賤界限稍明願與有道交勉之

荅柳天木

天木因于席蔡待罪恐陷不測私撰著得篇之九二九五

考亭命門人筮得避因改號避翁自揣無以對前賢乃蒙道契問筮何其踰望予也早已買舟廿九卽行無可需已

荅鄧道丈

得來函慰予思矣吾輩自持惟清白二字可以傳

家可以報國况在居官又值疲區更宜以之自銘功積日久當自有天聽有聖鑒惟勉勵之束脩謹璧冰瑩之地正不必事此情文

荅劉同年

做好人難說好話亦難然必好人方能說好話亦有能說好話不能做好人此先師所以必聽其言觀其行得千一集殊足快意又是年兄親知定必言行相顧者能爲吾一介紹乎其言如是其行如是是可以序而傳

庸書

卷十二

五十二

荅邵中翰

早起通政司力求封進謂拙疏太直恐涉干係遂堅以必面奏爲辭一腔心血付之空言固不足重輕但以納言衙門如此可勝歎息承翰諄諄拜悉關注

荅年友

承諭愛身有爲非不領珍惜至意但不揣愚淺欲稍效進思盡忠之義倘獲寬恩放歸便是萬幸卽聖威不測吾儒自有常順受者况乘輿關係重

人今年不說俟之來年恐年復一年視同出入故
事亦參政佗日之憂晚回寓敝友竟以正本并原
藁藏燬終夜涕泣而道因之暫止并復

又

斯文關係有氣數存乎其間考亭倡明已有成效
愚不自量願附後塵及其成就亦問之數而已竇
訓暫呈覽後希擲發稍暇當趨侍君子之側

又

忠孝二字元不能盡如吾意然年兄有道一段至

庸書

卷十二

五十三

誠可以格主即可格天安知蒼旻不以兩全擔子
付吉人乎况寵眷恩重非但不宜去亦不可去不
忍去具呈之說切當寢念日講開後啟沃聖明
意外位實萬可無虞某亦早爲皋夔籌之熟矣去
則皆去成何世界此說不但未可行并不應以形
諸口惟全副精神以答主知

荅宋年丈

晤令弟知南旋便雅大故僕以途遙不及弔唁前
哲云裝可任傷悼道丈讀禮鄉居兼承懼太儒人

前正宜於孝思之際求俯仰不愧之樂至意外之
侮悉應渾融不承所事乃稱大吉否則明知其爲
妄人惟以妄人付之吳聘君生平無大過失因與
人訟衰經入公門後人不無議論賢者繼起不可
不知承諭云云別無可以報君者惟三字相祝曰
內自訟勉之戒之

復卓子孟世兄

從來有生我之人即有成我之人而愚竊以爲成
我者之恩尤勝於生我者之恩何也生我者幼而

庸書

卷十二

五十四

撫之字之僅使其髮膚長而經之營之僅使有
其室家若夫成我之人文章雖契於一時道義實
重於千古進而事君進而顯親使之得以盡其忠
竭其孝者必若人出而治民出而謀國使之有以
澤乎下益乎國者必若人且也使之接古聖賢理
學之傳於前開千百世理學之宗於後者又必若
人然則成我者之恩誠較之生我者之恩而尤渙
此恩所以因今日成我者之恩而思當日成我者
之恩益不能無罪不能無慚何也某才不及人學

不及人而吾卓老師不以爲匪材而棄之而且錄之甲午秋未及謝老師於闡竣之時罪也乙未公車以行道之難中止江南又未及偕諸同譜謁老師於居官都門之日罪也然猶謂老師和風之加無已而吾儕立雪之期有待不期老師方展補袞之猷旋悲哲人之萎並未嘗藥於老師之側哭奠於老師之前尤罪之罪也今者幸叨一第於膺君眷之際回憶成我之德使老師生存不知當作何欣躍每一念至不禁欲涕心喪三年悉付空談此

庸書

卷十二

五十五

某之負罪實深而抱慚彌甚也所竊自慰者世兄以命世之姿竟老師未竟之業凡事之有合於忠孝功之有濟於上下心學一脈之有當於聖賢者交相礪砥勉求無忝此世兄與愚之願亦老師在天之靈之願獨是成我之恩尤勝於生我之恩在世兄於老師爲生我之恩必有以慰生我者之心而愚於老師爲成我之恩尤勝於生我之恩恆恐無以副成我者之心此又某之日夜自反而弗遑宣處者世兄其有以告我否也

復施觀察

辱來札殊慰渴懷老公祖升堂入室愛惜光陰猶引塘南先生林下悠悠最易怠廢自譬如愚無所聞見混迹仕塵自視更當何如窮之一字既是我輩本色便不必形之於言樂道非難忘貧爲難不能忘貧則樂道必不真樂道不真而資斧何出之想遂未免牽制於懷絢爛之極造歸平淡願自此舉一切車蓋氣象盡付銷沉還歸寒儒本色方是真正忘貧真正樂道且從前相往來累密詞流大半壅斷生涯俱能引我忘貧樂道之心指奪游移

庸書

卷十二

五十六

愚意此輩所作俱當付之祖龍而我無入不自得之面目方得現前聖明在上揆求孔顏種子山靈定當以公祖應之賤性喜勸人處不喜勸人出既知嚼蠟無味乃復欲嚼蠟且復憂嚼蠟之難誠何心哉瞽見若此有道當以爲然

荅廖太守

順帆星渚獲聆佳誨匆匆解纜不遑話別遂覺匡廬面目可望而不可卽引領江雲悵悵何之得手

敦知汪洋包涵不我遐棄拙作災木感媿交集但
鹿洞片地爲講道問業之所兵燹後節鉞蔡公曾
經修復且獨資創畝迎師課士儘有頭緒頃遊其
處目擊山中諸古刹俱金碧輝煌僧眾圍繞而書
院數椽飄搖遺像憔悴問肄業何人問守院何人
烟銷聲寂俱無一應亦吾儕之責也承郵寄課士
錄序知大賢旣爲地方教育人材斷未有不爲聖
賢光明堂與守先待後責有攸歸因敢以感慨於
中者言之惟留意焉正字通大有益來學拙言固
庸書

卷十二

五十七

不敢殫祈再借巨筆弁首爲全書之光令郎翩翩
品格自當遠到吾嶺東又喜得一桂林枝矣

荅王給諫

理學文章人所不易兼不易稱者乃以人所不易
兼不易稱之事樂以推之聞見淺陋之人知年兄
勉勵意殷遂不禁獎許過當其如愚之自反無以
自問何然旣承獎許亦安敢妄自菲薄此段又必
得素心知我之友相與切磋觀摩或不至大背於
規矩大遠於準繩此某所爲自入京門卽引領而

型有道聚首者來札復以貧病交困爲辭嗟乎今
日之集都下而老死車蹄間者豈盡非貧病中人
哉以爲貧病則何人非貧病以爲非貧病則何在
而見貧病之困年兄之爲此言當必有浮雲一切
超出尋常萬萬者豈從貧病二字起見耶某貧矣
病矣何以慰我之貧何以甦我之病粒米藥劑惟
其所施小圃偶刻亦不忘先嚴提誨手澤何敢與
名圖比論然蒼蔚森鬱之中正好問身心性命之
事而乃以酬應多靜坐少不暇問及爲恨吾人一
庸書

卷十二

五十八

生何人無酬應何時得靜坐要酬應便酬應要靜
坐便靜坐酬應中有靜坐靜坐中有酬應貧不貧
病不病困不困何時得與年兄坐園林鼓瑟春服
浴沂舞雩便捧新集佳章一篇一字諷吟詠歸安
知吾儕所見爲自恨還自憫者不又無往而非焉
飛魚躍悅樂不愠境界耶周年兄子惠新政知所
教非淺便字致之以堅其萊根之志

荅張指葵

兩承手札以未獲便不及裁復民生休戚關吏治

賢否吾輩平日國計民瘼不及畱心借八股博科甲一官到手便自鹵莽承當幼學壯行其謂之何於家修之日究心經濟爲將來霖雨蒼生之資此不佞所期於道丈者前在文章今世事繁矣惟及時加勉并致之諸昆季

復胡長源

空谷音寂忽得來函屢幅長篇字字真誠周孔程朱原屬一家去就出處迹異心同思何人斯乃承擬諸前輩耶草莽罪臣忽荷 聖鑒犬馬戀主非

庸書

卷十二

五九

不依依但蒲柳弱軀實難赴闕捫心自揣允宜退閒出山之想久不萌念來教勸諭詳切過於愛我感激而已佳篇匠心自是妙裁尚容待月細釋嚴

又

文家間架自我作古未幅擬歌前人亦有此體復承改定愈見老成夢龍似涉於誕觀尹公詩有才予讀書之句何妨以誕爲真况信國公亦有傳爲黃上潭龍轉身者豈可槩以荒唐斥之卽如鄙人

於巖前誅茅擬讀書巖三字初無心也後僧人述山中景指此卽古讀書巖愚聞之愕然及去上數尺見橫置一巨石又儼然讀書臺嗟乎天下事亦有暗合者雖不許認真而疑信之間亦何妨並存以待後來博古者稽考承錄尹公詩并序及故老所傳亦可見好學用心矣

又

前因來函獎許以晦夫先生及孔顏行藏相期不勝驚畏偶以自反之思形之筆端按來教又蒙以

庸書

卷十二

六

愚之自反者復以自求諸躬卽此一念便是著實擔當且又借艮坎二義詮山水動靜王山諸勝或揆奇未到早已目擊道存令兄一節乃鄉居責任所不容辭何仁之可言復蒙齒及雖卽事體認有道用心無所不至自愚觀之愈覺有慚便此奉復秋溪氣爽何日隨便再躡王山共撷勝蹟以悉本來

庸書卷十二終

庸書卷十三

廬陵張貞生贊山著

男 世坤 世坊 鈔

尺牘

與王提學

老公祖秉鐸豫章星輅所指士習文風采華歸實
茲秋聞伊邇人企鹿鳴敝郡仰冰鑑之臨尤怒如
調饑不啻望歲頃奉公祖因經費艱難行文各庠
盡赴章門舉行歲科真軫念瘠土盛心但邇來子

庸書

卷十三

弟皆捉衿見肘之時多有遊學楚粵視田舌耕稍
求度活必令之齊集省會恐跋涉遙遠資斧無出
未免寒儒囊士皆作治生之想致墮前進之思且
以幸憐才至念生等桑梓誼殷兼仰承作人雅化
敢懇推恩與佗郡一視同仁仍賜巡歷則凡子弟
有志者皆獲遂望光之願親承教鐸環橋恐後抑
敝郡科舉額數舊與南昌一例鼎革初年地方凋
殘與試寥寥因之稍減以後相沿遂爲定規洎淵
之下實多遺珠并懇仍查往例大賜廣額一時造

就永遠遵行而鼓舞祝頌更無涯矣

與黃提學

老公祖時雨化洽羣彥蔚興山居野人媿未趨謁
觀光然諸生相傳文星於風簷考校如試文水則
發明吾道一貫試廬邑則發明敏事慎言就題指
示喚醒童蒙是所課者帖括之藝所聞者孔顏之
真於心學絕響之日而得聞目擊道存之訓固多
士之幸實世道之慶但竊有請者從前敝地先輩
白鷺青原西原及景賢書院時開講壇以故達其

庸書

卷十三

二

盛者相勉爲善賢誥誦生且一字敲推書旨爛熟
科目之選遂不乏人近則門庭榛蕪無復講究矧
矧習套罔所觀摩非但士風澆薄不知自愛卒至
赴場應試入彀維艱未必非由平日於聖與賢詮
不能沉潛體認之故祈逢公祖知覺爲任濂洛再
來鸞院及各處會館舊有講學常例敢求行文給
示查照著令地方紳衿實在遵例舉行并敕提調
於生員每季造冊報名以定德行優劣庶人知儆
醒不以道學二字爲庸腐迂談兼敝郡各學科舉

舊例往年除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例准科舉外
又准驚院科舉十數名其入開額數原與南昌撫
州一例此愚昔作諸生時所親際其盛者後因鼎
革初年與試寥寥爲數有限遺珠實多歷來衡文
公祖或減或增竟無成例茲喜公祖憐才博收闔
郡手額愚不自揣復懇加恩作養於三等前除已
准十名科舉外再乞准十數名作驚院科舉使諸
士顧名思義聞風而興於采取之中寓鼓舞之意
庶自此人心知志於學經明行修改過歸正道風

庸書

卷十三

三

不墜前賢可繼有造於來學誠所稱百世之師久
當不朽者矣瑣瀆不恭統祈採察

與韓糧道

去臘回籍以除夕期通舟次晤教倉卒不及細聆
提誨抵舍後賤體抱病鍵戶溪山靜行調理期延
殘喘致久疎候罪歉曷勝所深慶幸者還里晤諸
父老子弟無不更相祝誦以老公祖蒞任來軫軍
恤民旗丁不妄扳連耕鑿獲以相安皆拜福星之
賜避困剔弊陰陽無窮某亦惟有與閭閻小民同

被忤幃謳歌化日尚何所言堪塵塵聽乃復不揣
冒昧有不能不籲請者敝省運軍之苦無如昔所
而吉所運軍之苦又無如廬陵佗郡運造雖苦船
隻尚少廬陵則以一邑而造五十隻之船此卽家
給人足之時亦屬偏枯况值骨破皮穿之日何處
剗補此公祖前在都門時某與敝鄉舍親所急以
官運官造之說進誠有見於水漲火熱不得不少
効一得之愚公行籲呼以求變通及冬杪聞教乃
知此舉正在會議尚不能取効旦夕惟併淺一著

庸書

卷十三

四

或可通行稍救目前此真老公祖爲地方念切如
傷於無可如何之時爲稍解倒懸之策正欲痛哭
泣陳而不謂老公祖蚤已計悉慮周敝鄉窮丁何
幸而得此仁人之言且何幸而得此以仁人之心
行仁人之政茲敝邑旗軍因新運在通苦累情迫
合詞籲天某以病廢之人近惟治圃學稼求度光
陰一切時事不敢與聞然運造爲敝邑第一疾苦
之事桑梓切膚茲難默默兼知慈悲肝腸久有併
淺成算且併淺又屬別郡已行之例非係創舉因

敢乞恩萬祈蚤賜施行有減於運丁之船無減於運米之額上以便漕下以慰軍雖赤子受恩無從報効而以感天心膺帝眷誠可爲公祖世世禱祝矣臨穎激切引領恩膏

與督撫兩公祖

利弊民之利弊也然非封疆大臣爲之著實採訪則利無由知弊無由悉興利除弊上之興利除弊也然非封疆大臣爲之奏請施行則利終無以興弊終無以除夫封疆大臣卽吾江右今日之老公

府書

卷十三

五

祖上而爲聖明倚毗下而爲兆姓瞻仰者也老公祖病瘵切心饑溺由己數年來有利必興有弊必除浮糧請豁水旱請蠲無非爲國家固根本爲民生惜脂膏寧復有向隅之泣中澤之嗷敢行冒瀆無如積久弊生法室更張在敝古有一極苦極殃之事不能不泣陳於老公祖之前惟老公祖採納行之則代賧粵商鹽課是也吉州九邑明時皆食淮鹽正德年間兩廣用兵缺餉始議以南贛改行廣引後復議吉安亦改行廣引然奉諭事平

卽止時都御史陳金疏議亦云起正德六年至正德十九年而止其後部議亦云淮課虧額罷兵已久吉贛三郡相應停止廣鹽以復淮引未奉督撫覆奏相沿至今弊竇叢滋順治十八年間粵東始檄行三郡灑派戶口包納浮引竟至以民而代賧鹽商之課以隔省之民而代賧隔省鹽商之課屢誤國稅嫁害飛殃計粵東太平廠鹽引南雄贛南保昌每年共銷一萬八千餘引而吉安一府則銷一萬四千三百餘引是一郡而數倍他郡也以吉

府書

卷十三

六

安一萬四千三百餘引計之而廬陵一縣則銷四千九百四十一引是一邑而數倍他邑也吉郡計丁口三十六萬四千三百零而逃亡故絕者十之三四淮例一丁每年食鹽十斤零八錢今計浮引每丁派食鹽一百餘斤是一丁而包納十丁之課也本郡公祖父母俯念子遺不忍以催科敲朴之苛政加三空四盡之殘黎寧甘兩受叅罰是則粵鹽浮引一案之無益於課有累於民而且有累於官也洒派之弊官民交困舊永豐父母鄧大行以

代擬合郡訴詞授梓張掌科以商稅隔省殃民疏
奏而部覆亦云廣省引課即在廣東經制之內目
應廣商辦納安有江省百姓代廣東商人包納鹽
課之例即前海鹽道亦有浮引厲民誠爲切膚之
痛應行江西撫院題諮之議豈非以廬陵等縣派
賂積苦欲懸浮課槩有同心生等蒿日桑梓慮淡
切膚及今挽迴無術將來敲朴安施計惟仍查舊
制改行准引幸老公祖軫念時艱洞悉民瘼曾經
會疏奏請改食准鹽仰奉部覆內云請敕該督撫

府書

卷十三

七

逐一確查兩省行鹽舊制以便再議吉州九邑舉
手加額漢慶再生頃讀 聖諭凡見行事例有未
當者著實陳奏酌量改正煌煌 天語海內維新
吉郡改行准引此政千載一時粵鹽抵吉過嶺涉
灘道里艱險一改准引則有自江達吉片帆徑至
之便廣鹽近日每斤價銀五分准鹽僅一分五釐
一改准引則有民間食賤之便廣鹽阻隔久無到
吉吉州民皆食淡而准鹽則見行省城堆積如山
一改准引則有頃刻抵吉呼吸有餘之便且也粵

鹽虛課法窮難輸舊欠未補新課無出一改准引
則增准引而減廣引有國課立辦之便粵商虛課
百姓代賂下招民怨上干天和一改准引則民食
鹽而商納引有民困立甦之便廬陵等縣俱有地
方責成代賂粵課取之民則名私派不取之民則
礙考成究之吉安九邑血脈全枯何從議吸徒受
參罰無益民間一改准引則民不困而官不累有
各縣考績之便革從前權宜之籌開億萬永便之
利生等千呼百籲惟祈老公祖終恩拯教極力挽

府書

卷十三

八

回值 聖明求言之會輸補贖入告之誠仍仿舊
制改食准鹽則利弊在民間而利弊之得以上達
皆老公祖之賜典革在朝廷而典革之得以下行
皆老公祖之賜封疆之幸蒼生之幸而吉州九邑
之焚祝將世世以之矣

與董撫軍公祖

老公祖綏綸在手調燮從心西江十三郡沐膏澤
而登衽席固已匪朝伊夕而敝邑日前獨有一株
連蔓引爲地方苦累所不能不涕泣再請而求新

以爲挽回補救之策者則旗丁因造運之艱而板害民籍是也江西一省漕船一千零三艘廬陵僅一縣獨頂四十九艘零五分偏枯受累歷數百年前此軍丁殷繁猶可因循迨經兵燹際滄桑舊冊軍丁靡有孑遺問存一二亦隻頭爛額之餘苟延旦夕者筋疲力竭莫可如何雖日奉憲禁不能止其不叛及民間至一板民而刁軍積蠹因緣爲奸勾連牽扯剗肉剝膚勢不至盡驅閭閻耕鑿之民而爲死亡逃徙之民不止敝鄉紳士桑梓一體蒿

庸書

卷十三

九

目酸心因於先月內聯名具呈幸蒙批發閩邑頂戴要之爲目前乞恩離此湯火救此顛危惟有倣建昌之成例解廬邑之倒懸撮其緊要祇有三端其一在清軍以安民軍冊自萬曆四十年編審後沿至今日刊行冊籍盡多毀滅間有一二鈔本移甲作乙模糊姓名而刁軍因之肆行板害在軍則指鹿爲馬在民則以羊代牛使重行編審分別軍民刊行定冊則取耳取目一覽洞然軍清而民自安其一在協濟以資軍查每造一艘止給料價銀

二百八十三兩兼經剋除不能全領值此物力騰貴采買艱難寥寥數丁點金無術遂致一丁而板害數十名一船而破傾數百家與其軍窮丁寡聽其勾連民籍不如公行協濟猶可資軍安民況以本地百姓之所出而資本地軍家之所需有益漕務非同私派出之民爲衆擎易舉給之軍爲積少成多費裕用給人樂趨事而造運兼有所資其一則在併淺以減造舊例漕額每艘止運米一淺順治年間承造艱難經條陳題明每艘載米二淺後

庸書

卷十三

十

糧道王公祖又折衷其間每艘載米淺半行之各郡併淺減造俱已遵行廬陵原造船額四十九隻半依例併淺止該造三十一隻見今建昌袁州各郡仍係併淺減造而以廬陵一邑歷來偏累獨造四十九艘之多乃並未見奉行未見減免豈併淺之例可行於他郡獨不可行於吉安與其徒求足額使所造之數有名無實而任其稽延板害不如照例併淺使所造之船專力易就而可免推卸支吾庶軍用稍甦軍力稍紓而亦無所用其規避板

連凡此皆敝邑紳士熟思審處按此三端俱係建
昌已行成模非敢當茲功令森嚴祿派有禁漕運
滿額刻期難緩之日而故爲此不諳時務創始更
張之淺誠有見於一行清軍則軍自軍而民自民
一行協濟則所稍出於民者公而所實資於漕者
大一行併淺則於漕額載米之數未嘗有缺而於
丁待斃之命實可少避獨是清軍協濟一切善
後事宜其難其慎自當條陳本郡公祖大第請詳
不收瑣贅但一言併淺則或有謂湖廣協濟船隻

庸書

卷十三

十一

近奉仍歸楚運方恐米多船少何能併淺減造然
細查江省原額漕糧兌正米五十七萬石自題准
荒淤外每年兌正米實五十萬九百四十八石四
斗六升一合八抄原額漕船一千零三隻每船運
米一淺每淺運米四百石往日一船載米一淺外
大半多載貨物近不許夾帶私貨則全船空虛儘
可載米如依順治年間題明每艘載米二淺則一
船可載米八百石即不用楚艘止須船六百二十
七艘計通省一千零三艘應免造三百七十六艘

廬陵四十九艘半止須造三十一艘該免造一十
八艘如一艘載米一淺半則每艘載米六百石不
用楚船亦止須船八百三十五艘計通省一千零
三艘該免造一百六十八艘廬陵四十九艘半止
該造四十一艘亦應免造八艘零五分撥之船數
所減不多而要在軍少一船則少一船之苦累在
民少一船則少一船之振害在官少一船則少一
船之考成於受兌有餘於公私無困一行併淺諸
弊可除種種利益實莫踰於此本諸輿論公議僉

庸書

卷十三

十三

同除請敝郡公祖申詳外冒昧呼籲條陳瑣屑字
多踰幅所祈仁宥寬原俯允地方詳文著照建昌
三件事例實實舉行而併淺減造尤係補救目前
要著更乞特頒鈞票嚴取施行則億萬生靈皆回
春化筆之下閭屬漕艘盡沐澤恩膏之中矣

與撫軍董公

福星十餘年來屢因地方請命恩膏深入人心茲
復爲合邑特疏除荒且於酷暑中不憚途遙遠臨
親踏紳士子民擁道懽呼某叨屬宇庇因染火症

臥病不能趨謁罪歉萬狀仰祈包涵但聞邑水淤
沙塞及罹災疫田土荒蕪多在深山離城寫遠遂
湖絕谷卽輕裝單騎似難前驅雖陰德造福爲百
姓除累念切如傷然炎天烈日中長途越險恐太
集勞敢求爲民自珍於寶舟經過濱河荒土量行
踏勘外其餘遠鄉或委本邑父母入山履畝在父
母勤慎素著詳請歸戶知無不仰承德意矢公報
命此區區愚忱敢以上請伏祈照原

與郡伯郭公

特郭公
初任

庸書

卷十三

十三

老公祖經術濟世痛癢恤民八閩三秦所至謳祝
敝府兵燹屢經數里一烟當此瘡痍痛楚之時正
須集鴻甦鮒之手茲適天幸錫以福星何異積霖
之祝晴旭亢旱之沾雲澍喜溢紳衿欣洽蒨屋某
以道阻未獲郊迎每切桑梓之思竟矢芻蕘之獻
謹以吉州從來流弊近日陋習不可以一日安者
爲老公祖告焉一紳士欠糧空懲恤也方今錢糧
緊急院司府縣考成攸關分毫有欠不論紳士解
京擬罪稍知自愛無不輸將恐後或有閤不畏死

恣意延玩似宜大破情而嚴法重處以整頽風仍
於歲終各名下查其完欠給以存照印票庶欠者
知所做納者得以安枕而胥役亦無所容上下其
手矣一糧之虛實田之荒熟宜清查入冊也今日
錢糧難納不在實熟而在虛荒實熟之糧自非飢
寒切膚萬難措手者誰不思踐土食毛奉公樂輸
獨有年歲歲人有糧無田者爲虛糧有兵後拋廢
草長成林有田未耕者爲荒糧 本朝錢糧雖奉
蠲荒或縣父母一時恐礙考成不念百姓重累不

庸書

卷十三

十四

顧後官叅罰苟安眼前以荒報熟甚至地方土豪
平日結交糧臺戶書隱熟作荒瞞多作少公賦徒
飽私索鄉民莫敢舉首雖累奉清丈究之舊冊填
報荒熟混徵有清丈之名無清丈之實虛糧荒田
勢難賠補百姓安得不逋負官府安得不受叅罰
哉本年五月內戶部題覆工科吳錢糧空歸畫一
一疏內稱自康熙三年爲始責令各該撫將府州
縣衛所地丁各若干應徵本折錢糧各若干及不
在地丁內雜項租稅各若干分別起存將賦役訂

後續添地丁錢糧數目一併算成總數每省各造一本簡明賦役之書明白刻送戶部以便查核之
庫奉 旨依議在案吉安虛荒成熟歷年因未清楚官叅民窮受累實多於今奉行重造簡明賦役書冊之日應將隱熟作荒及實虛實荒者徹底清查登冊庶奸民熟田無所隱漏虛田荒糧得邀豁免而 國賦亦便矣一假冒旗下空審查也旗下投充久奉禁止近有遊棍亡賴或潛身京邸或充役營伍或與旗下人役作買賣或在旗下人宅傭

庸書

卷十三

十六

書數年之後一婦本籍便自稱旗下騙害鄉里甚至地方官長一時莫察或見投假書一封遂優禮貌而此輩益加放肆明目張膽恐嚇吞噬無所不至愚民何知一聞稱旗下即膽戰心碎無不聽其魚肉者查旗下定例一婦原籍非係逃人即係假充隱匿不報十家連坐 國法何等森嚴而可容若輩冒稱名色以擾地方乎所當嚴禁密查犯者拿解懲一儆百者也一錢糧之完欠空清而坐併徒長頑風也錢糧稍欠分毫身家性命隨之立殞

所稱甘心頑欠者多係刁悍亡賴之徒可以刑罰以監不知恥辱不知體面差至則泥門遠遁差去則攜家復歸者也但此輩與紳衿及百姓稍知自愛者或同族同里有之或同圖同甲有之至於錢糧完欠自當分別追究庶玉石不混頑者知懲良者知勸吉安鄉官寥寥其同族同圖同里同甲不過一二窮衿或百姓稍知自愛者即此一二窮衿及百姓稍知自愛者上畏功令各保身家其本名錢糧輸納惟恐不及乃聞近來往往有坐併名色

庸書

卷十三

十六

或本圖本甲有前項刁悍亡賴不納錢糧者遂坐併同里同甲之人而一二窮衿及百姓稍知自愛者本身錢糧雖納幸免追呼而坐併之慘又不可言其積頑慣欠者一見張代李僵私幸得計而且謂官府之法可行於有體面者而終莫奈吾何也教頑長奸莫此為甚此坐迫之必不可行也一衙竈之指官驅騙空懲也腹心之疾隱而難知爪牙之威發而難制然此胥隸亂政豈盡官長明知而故縱之勢則然耳積年蠹役習為奸猾凡官府一

動一靜察知甚熟往往官長操守極清白極廉慈而此輩每假官威向人招搖或公事或私圖指稱力能賄官籠絡愚民而百姓無知畏身受罪未有不墮其計中殃及行賄者而官實纖毫弗知也飽胥役奸猾之壑損上官清白之聲莫此爲甚至於作奸犯科種種惡行或包攬錢糧侵沒入己或民間小鬪主唆越訴或承管詞狀需索異常或張蓋乘輿抗禮斯文或恐嚇不遂計陷良民誠有未易悉舉者所當嚴戒重懲并諭各縣互相覺察者也

庸書

卷十三

七

一提甲之新例空停也分鄉爲都分都爲圖而又每圖之中分爲十甲編立戶名載糧若干自一甲起至十甲止每年輪一甲爲見年經催過而復始合而計之十年僅充一年經催此定例也近聞無故巧立提甲名色將本年應當差或併次年應當差者論糧納銀入官准免而以第三年之應當差者代之名曰提甲夫一年而提一甲甚提至兩甲是一年已併三年之經催三年則併九年之經催不及四年而十年經催輪轉已畢民何以堪提甲

非奉部文或以爲權宜立法以補舊欠不知舊欠或在民或不在民必有著落何得偏累究竟提甲已行而舊欠之徵如故值此民人死田地荒蕪錢糧緊急之日正供輸納尚苦弗支能當此額外無名之索乎且此法一行遂有不肖紳衿希意說情商同父母衙蠹具呈樂輸上司一批允而下民之膏血俱盡矣此提甲之必不可行也一軍丁振民宏清也軍民以籍爲定軍籍民籍原分爲兩拔誣貽害法所必禁邇來旗軍視百姓爲魚肉指造

庸書

卷十三

八

船作奇貨商同衙蠹任意僉報或假同姓爲由或見素封起釁或因私恨報復鄉愚百姓計出無何勢必夾中賄解而刁軍籠絡多端陽受賄解陰言計貼一認計貼便成軍影冤沉莫救禍流子孫縱有能辨論者告官申理而已家破產亡矣所當出示嚴禁永杜民害但分別軍民必憑冊籍或有逃移存絕或有模糊損補是必詳稽舊冊親加編審刊刻成帙勒石垂遠近本省建昌府有清軍定冊蒙總督公祖作序刊行且有照糧協濟之例既不

病民亦不病軍請而行之世世永利矣一士風空
張也秀才犯科大則拏解小則扑責雖國家待
士之嚴實所以愛士之深蓋因士風日就偷薄非
大爲振刷無以整從前陋輟豈真輕學校而賤吾
儒哉吉安文章理學素稱名區邇來詩書無氣日
歎凋零鄉里胥小得而凌辱之衙門胥吏得而魚
肉之斯文掃地莫此爲甚所望整飭頽風栽培善
類其犯科者立照新例處分其克自愛者仍加禮
貌優視至鷺院會課原係作養人才年來久經廢

庸書

卷十三

十九

弛仍祈查照舉行庶多士鼓舞桃李向榮矣一墟
市之買辦宏禁也鄉居小民離城寫遠無以爲生
因於公曠處所每月或三六九或逢五逢十羣集
貿易名曰趕墟所市不過六畜小利非城郭商賈
可比一月數次朝合晚散亦與歲月開張祖充牙
行不同至官府取辦自有行戶止在都市近處自
有常價未開擾及鄉居邇來衙門作弊每以買辦
爲名在城市取應既皆假公濟私扣除給價瞞官
病商歲以爲常近且指稱舊例稟稟下鄉索取異

常販夫莫敢誰何鄉人因而裹足念此小民何以
卒歲所當出示嚴禁以杜將來庶蠹役不敢借端
而小民藉以樂業矣一胥僕之風空懲也律正家
長奴僕之分并嚴尊卑服從之義奕世守之毋容
踰越所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
衡者此也邇來風俗澆漓每有世家故族稍卽凌
替此輩仇附飽颺輒萌跋扈小則呼役不應大則
鼓眾求逞一經公庭有孚見窒遂自立門戶或聞
充衙役或投身管伍胸藏賊心計圖反噬甚至冒

庸書

卷十三

二十

籍資緣出身僕役儼然官將主人不敢奈何鄉黨
莫過而問此風一倡紀綱掃地所當大張曉諭一
有犯者繩以重律則風俗安而名分肅矣凡此數
條俱最切地方最苦百姓者於老公祖下車之初
謬陳千慮一得惟采擇行之是老公祖之大有造
於吾吉而某與故里之父老子弟誦誦禱祝當自
今日始矣便附建昌府清軍定例二冊呈覽

與郭郡伯公祖

九邑包賊鹽課一事老公祖畱心民瘼亮已轉詳

督撫兩臺但近得舍親虔中手札屬不孝再修公
函達之督撫兼述及虔臺亦躍然此舉并以賴南
二府合請改行准引是必三院合題已經移咨本
省督撫公祖則本郡此案似應通詳虔院不孝居
衰絰之中例不修刺日昧但事關民隱因敢違經
奉讀煩終恩補救一面再詳督撫一面補詳虔臺
以便會題毋失 特諭求言機會則九邑世世皆
拜老公祖再造之恩臨穎翹切并附致督撫公書
榮呈覽

庸書

卷十三

三

與郡伯郭公祖

回籍多載擬匿影烟霞藉藏固陋去年限滿承公
祖德意惓惓因改念北上然瀕行倉皇促裝就道
於春暮抵京水陸平安皆拜高厚之庇但自揣驚
鈍一切疎懶不合混跡仕途目前雖無缺可補閒
散似溪山野人然一入京門便知冬日飲水夏日
飲湯殊非所安即欲仍作歸思無如偶一羈快進
退維艱兼居軀多病不離藥口每憶家鄉水秀山
明如在天上兼懷公祖光風霽月又不啻渭北江

東矣公祖蒞任以來軫念地方凋殘斯文衰頹典
利除害載在輿碑非止一端近傳九邑火耗復奉
德意減之又減大施雨露道路催呼某雖寄寓京
邸能不遙同敝鄉父老子弟加額稱祝至清軍協
濟一節曩者承老公祖毅然整頓釐剔因不揣愚
陋謬陳管見謂欲行協濟務先清軍軍民不清則
協濟斷不可行蒙允未議清查稍有頭緒不意於
愚行後首事諸生所刻新冊內有數名乃前居鄉
時曾公同再三細查各冊軍不並無其名此取目

庸書

卷十三

三

共觀耳耳共聞者因其曾經扳運恐無下手頂充
致未開除公議將來入冊仍當註明不便開除之
由庶使冤頂者雖不得超釋亦服議論出於至公
近閱寄來所刻新冊三卷則上卷所載軍不無名
者中卷忽添載崇禎八年所冊有名且竟註之沙
漠軍籍之後似此則前未清軍此輩雖經扳扯猶
屬游移及今清軍不但不能超釋而爲之裁根註
丁竟成鐵案且愚前在鄉奉查遍閱各冊無名今
則忽註崇禎八年所冊有名使果有其冊冊上果

有其名何不於前奉查嚴行取冊之時和盤托出
乃於愚去鄉之後所造新冊中卷忽暗添此一條
明係習使扳扯伎倆者通同一二不肖擅自刻入
外此復有前未清軍並未聞扳害及今清軍而始
以同姓之故受扳害者愚恐跡涉私徇亦不敢指
名直言但前居鄉奉教原以必軍民兩清方可准
行協濟乃於造冊之時復舞文弄法若此雖所冤
者不過數人乃以清軍美舉而使獨有向隅之泣
定歸怨於不才始事之人愚之方寸殊難自安因

肅書

卷十三

三

思清軍既有一二不平則協濟之舉將來斂金散
金定出不公夫不公於清軍猶曰其所冤僅在數
人協濟之斂散不公則是斂一邑之金無益於一
邑之漕徒使收掌此項者通同能手醉飽私壑而
扳扯波累之害終弗克除愚以前此奉查始事之
人斂怨在數人固難自容而斂怨在一邑之千萬
人將來何以置辱况私派屢奉嚴禁而協濟稍一
斂散不公是假公濟私雖自揣清白可告無罪而
事涉派斂嫌疑亦何敢以一人之身而爲衆射之

的衆怨之藪也謹此預白幸老公祖將新刻之冊
萬勿輕詳上司或查實著令改正否則協濟之舉
應暫停止某前在鄉知公祖一片苦心熱腸無非
爲地方起見兼知公祖素留意於太上感應之書
造福積善固其天懷遂不覺情之切而言之殷非
有偏徇非敢執拘惟公祖垂原此中功德較之編
橋渡蟻殆有千百於此者矣并懇者某素性冰兢
甘守澹泊不敢自違方寸不敢開罪鄉黨以至見
輩俱蒙教育感同二天但寒家族屬親戚有在本

肅書

卷十三

三

縣者有在泰和吉水附近者近日功令森嚴錢糧
緊急雖告誡約束不啻再三但在家之日或族戚
不肖尚可教誨防閑茲數千里外道途寫遠不能
保其無敢於干罪戾者倘有任意頑抗支吾逋負
或借端生事藉口冒名以爲護身符者敢懇洞囑
追究小懲大戒庶頑類知有三尺可畏而愚亦獲
免於護庇族戚之名治某之幸梓里之幸倘或推
念體面稍示姑息非不感保全之意誠恐養癰日
久終至潰決則是公祖稍爲某姑息以存體面者

而終貽某之親族以日後之累稍一寬縱長此安窮憂淡慮遠因敢直懇惟鑒原而加之意焉

與許郡丞

天開有道百度維新老公祖觀 天顏而陳民隱
吉州加額稱慶海內翹首望恩某雖養病山中同
諸父老子弟謳歌盛事自不知舞蹈之何從但有
欲請者敝鄉屯丁叛民之害不啻水益淺火益熱
或同姓而叛或不同姓而叛甚至舉故明隆萬年
以前之絕丁從無幫貼者而忽坐同甲同圖無辜
庸書 卷十三 五

之里長而竟有累及不同甲不同圖無辜之百姓
者一人挂名全家受殃 國家所急與公祖父母
所旦夕焦心者惟恐漕船缺額而弁丁所私與積
蠹之表裏為奸者則利在漕船之缺額有私行買
免者釋放不私行買免者株連蔓引後即極力辨
明蚤已破家蕩產然使民間破家蕩產或有益漕
船猶曰利歸 朝廷究竟民間雖曰破家口蕩產
纖毫無益幫造漕船缺額如故徒飽冊蠹私囊空
填旗丁丘貉敝鄉才遺十室九空錢糧正供屢屢

遭欠至累及父母受叅磨罰而乃以隨盡血枯之
時尙堪若輩吮吸哉將來滿眼皆軍人人自危言
念及此可勝號天痛哭雖曾經公祖及各縣父母
曉諭近復奉郭公祖頒示嚴禁字字皆血究之玩
官藐法置若罔聞弊積毒深牢固莫破近見條奏
諸疏陳說旗弁需索水次凌辱官長種種放肆非
法不一而足要未有將叛民之害涕泣痛陳者幸
聖明親政廣開言路民生利病許各陳奏兼逢
老公祖本視民如傷之心膺萬國來覲之典此正
庸書 卷十三 五

吉州百姓千載一時便否除密詳上臺外繪圖入
告嚴禁拔害永除民殃但安民必先安軍軍安則
民自安前建昌有編審協濟之例徬而行之亦軍
民兩便之道伏望採擇施行望君如望歲不自覺
其言之瑣惟公祖垂原焉

與郭郡丞

縣新署

本渾厚明敏之才兼愷悌慈祥之任閩邑于民無
不加額稱慶誠以福星自下車來德澤汪濊凡可
興利除弊剔奸益民之政採察擔當毅然舉行茲

且以霖雨九邑者崇霖雨乎螺川真一時奇逢不
禁舞蹈急欲趨賀與父老子弟同瞻德容但養靜
杜門山居日久不敢以草野之人輕造公庭空望
紫氣擊壤惟忭竊有請者敝邑歸戶美舉原于父
母奉各公祖德意豁除虛荒漸喜告成皆公祖之
仁心善政而于父母所奉行宣布者但敝邑人心
每多怠延統求終恩惟比親供拜諭前經手監督
諸生同各都圖長清楚磨對田糧弓步各歸本戶
毋許朋名混開此卽前郭大公祖所禁歸甲不歸

庸書

卷十三

三七

戶者一勞永逸弊端悉除蚤告有成造福無窮又
糧艘併淺尤係目前甦丁要著蓋以西江一省造
艘之多無如敝郡而敝郡造艘之多又無如敝邑
倘得併合減造則爲旗丁甦一分之用卽爲百姓
甦一分之困總之老公祖道德經濟合而爲一愛
惜赤子之念最切於懷此愚所以忘其爲山林農
叟而敢於籲請者也情切詞贅仰祈寬原

與胡司理

老公祖文章宗匠前臚傳首唱之日已心識丰采

謂養厚才優確是當代名世客歲榮選因敝鄉州
疲已久瘡痍未蘇每焚香私禱謂必有金粟再來
以慰撫我育我之思旣而老公祖果膺簡命福
臨敝鄉而某之舉手加額爲敝鄉稱慶有不知其
鼓舞何從者誠以公祖之才名爲數年前所心識
而公祖之德望正今日焚香私禱以撫我育我者
也以聖人之清天下爲任受事伊始日擊殘鄉如
傷念切涓涓澤如登春臺種種德政山川自另一
番氣色但敝鄉士氣日衰民生日困蠶風日長要

庸書

卷十三

三八

之士氣之所以衰民生之所以困俱由於蠶風之
日長昔人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進一賢不如退
一奸誠有感而言也此雖爲天下言之未嘗不可
爲一方言之也老公祖冰心介性出佗年攬轡澄
清之槩試於蠶風日長之區敝鄉之父老子弟當
何如鼓舞而虎冠鼠憑之輩又不知當何如神沮
矣慮切桑梓引領鄉雲便佈惟忱可任神馳

與于明府

歲月荏苒倏忽寒暄近從敝鄉來者稱頌德政與

日俱淡羣口如一某雖寄迹燕雲不能不爲桑梓
手額稱慶然尚有情緒不敢不爲老父母請則有
爲一己之私起見者有爲一邑之公起見者其爲
一己之私則患在逋欠之名色也錢糧緊急處分
之例於紳衿倍嚴前居鄉時除本名錢糧遵限輸
納外凡屬家庭親戚亦無不諄諄勸諭苦口相戒
猶恐行後不無族戚頑梗延捱逋欠希嚴提追究
俾其知懲仍求分別涇渭使良民得以安枕則所
望於勸勉者此其一抑患在假冒之名色也素性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九

株守履薄臨溪惟恐開罪鄉黨惟恐自干功令近
日人都回思十年前一官羈身向有父母在堂雙
親可念今則數千里外椿萱之夢總付松楸年齒
加長病疾纏身石火電光爲日幾何平旦夢醒覺
從前舉足動步萌之念而見之行未免帶水拖泥
見獵心喜種種罪過每難自持惟有猛省念念懺
悔求無大譴但恐寒家子弟不無敗類在某所每
事期收斂者而在不肖之子姪或每事借冒山川
阻遙何由得知惟老父母以保赤之心行擊蒙之

法倘有所犯勿因體面稍事姑息庶懲一儆百而
愚之清白或可告無罪於人則所請於懲戒者此
其一至於一邑公事何利當與何弊當除久蒙照
察釐剔施行更何容贅然亦有數端不能不爲之
實陳一則開徵之數目宜詳也各處開徵俱以頃
畝獨敝鄉則以石斗然石斗亦從頃畝起積非於
頃畝之外別有所謂石斗凡遇開徵雖不能照易
知由單開明頃畝亦當照易知由單頃畝所積之
數開明石斗如某鄉某圖應書明民糧石斗若干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九

該派銀若干除一圖總數開明外又該開明每甲
每名所有石斗若干應派銀若干而又於分限開
徵之時亦分初限該徵若干二限三限該徵若干
庶石斗井然派數井然各限派數亦井然百姓一
覽便悉臨比之時開卷瞭然其數目之多寡花戶
之完欠不費心力自可周知而頑戶無所用其躲
閃經承無所容其挪移似亦徵比之良法所祈畱
神者也其一則原任張父母所丈過之田冊宜查
也敝鄉錢糧有有田而荒者名曰荒糧有有糧而

無田者名曰虛糧近日錢糧緊急使皆有田有糧不係虛荒稍知奉公亦無收拖欠自干罪戾惟是荒田不知荒於何年而虛糧亦不知虛於何年間之糧冊則有糧問之本戶則或虛或荒業主茫然以致剝肉無從逋負種種此廬陵之糧所以不能無欠者大率坐此原任張父母奉行清丈頗有條理即間有虛荒亦於本都圖包足原額於虛荒之家不致偏累而於正供之糧又不致減額實稱兩便前回籍時敝鄉父老無不向某言及徵糧該用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一

新冊不宜用舊冊用舊冊則荒熟並徵勢必逋欠用新冊則荒熟可清而頑梗不得藉口屢謂愚當請命當事施行記曾與老父母間言及此而又未敢直懇者誠恐致疑於愚之爲寒舍田畝私心起見又恐因愚之言而欲重行清丈或地方又多一番舉動且又恐衙門藉名弓尺并造冊紙張硃墨等費而地方復多一番無名需索此所以欲請而未敢竟請者誠不能無長慮卻顧於其間然此用新冊一說倘因循忌諱而不乘福星照臨之時一

行呼籲恐將來虛荒之家終致受累有誤國稅有誤考成且聞敝里近有鄉紳後裔藉口虛糧而振害數十年前受業之家在受業之家不知幾世祖父買於何時何年甚至東家所買者又復賣之西家何以分別徒苦良民此端一開將來剝害寧有已期然虛荒報告者亦迫於糧無所出又無所稽不得不從事於寡廉鮮恥以振害佗人倘一用張父母所丈新冊則不但民無拖欠國稅考成兩有攸賴而民間株連之弊亦可永杜此愚前在籍時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二

所欲請而未敢竟請者今則熟思審處雖欲不爲之請而不能也倘蒙採納改用新冊開徵又恐地方劣衿土豪通同衙門有以前次清丈不公來阻者又恐借端營私有以應覆行清丈言者萬望鐵耳屹如泰山倘疑有私即請將寒舍丈過之田抽丈庶疑慮兩釋而地方之藉恩悠久無量此改用新冊之便所祈舉行者也其一則漕船之偏枯宜再求損益也做縣漕務因板害株連流毒不止前年卽承德意清查軍民兼做例協濟以爲可以資

軍之窮可以甦民之害而不意自公同呈冊後各種弊端相沿而起偏於清軍之時爲裁軍之計至所刻定冊如前註軍不無名者則註崇禎年間所冊有名如某鄉某圖或有從本縣新審人丁冊查明登梓者又有不從人丁冊查明登梓者又如軍當軍差民當民差則冊上有註明者又有不註明者又如審軍時有初誤斷爲軍而後竟超者有初誤斷爲軍未經超免冊上偏註新頂造如錢汝謙者異同矛盾不一其端亦無能詳舉而最稱不平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三

者無如派船分數之不公查舊例船有定額造以軍分一省之船派之各府一府之船派之各縣一縣之船派之各鄉俱照軍戶有無多寡以定額造之有軍戶地方則有船無軍戶地方則無船某鄉軍戶多則派船亦多某鄉軍戶少則派船亦少此定例也按本邑原額造船四十九隻五分從來定規原分八鄉軍戶有無多寡派船領造前年蒙恩研審查核舊不冊軍戶五百九十八名除故絕外所餘原冊軍戶并扳誣現運現造不便開除者僅

存一百三十九名又沙漠外籍六十二名又增舍餘九名實共止二百零一名圖縣公議屯丁幾經死凶船額未蒙超減計無奈何仍應遵昭往例查現在二百零一名論名頂造每一軍名應派船二分三釐五毫七絲二忽炤數分派卽如敝里淳化鄉除戴應光張亨賢袁朝震民籍三名不冊無查作何處分外實現存軍戶一十九名應派四隻四分七釐八毫六絲八忽庶苦樂均平不致偏枯奈一二不公通同弄法乘委任廢弁編派任意飛酒

庸書

卷十三

三十四

多寡不一如淳化鄉止該派造四隻四分零者竟捏開應造十隻不思淳化奉行清軍并扳誣者合算實止存軍一十九名今派十隻足每名加至五分六釐三毫零當茲屯丁凋疲骨破皮穿旦夕待命之時卽使照軍戶均派尙虞承造難充詎堪軍上加軍造上磊造各鄉派造何少獨淳化一鄉派造何多得無有見於愚之執正不肖通融瞻徇明知愚爲淳化鄉人偏欲使淳化一鄉不受清軍之益而反受清軍之害近因運丁抵通俱向某環泣

某亦無可如何惟有向父母呼籲乞將合縣軍戶名數多寡逐一均派使所存軍戶二百一名之數平頂四十九隻五分之船則軍戶豪強者無所推脫而懦弱者亦無向隅之泣若夫通省漕弊作何變通近聞安福所曾具告撫軍擬欲烙印漕往例改軍運爲官運改軍造爲官造改長運爲轉運此法一行種種裨益伏望毅然擔荷轉詳此又不特一邑蒙福而且閩省沾恩爲朝廷建千萬世不拔之業端在斯矣愚久屬宇下素叨盼睞因敢以一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五

己之私事與一邑之公事條悉縷陳近新任藩司劉公糧道韓公行時畧述大槩未能盡詳惟老父母恕瑣賁之咎更察事之竅繁弊之源流而補救之或紙上所已陳或筆端所難悉惟一一詳情施行焉臨穎可任冰戰可任葵傾

與于邑侯

撫軍公祖遠臨百姓擁道懽呼從此虛荒可除民累永杜雖沐聖明之恩實皆老父母留心地方軫恤疾苦使下情得以上達但忻逢盛舉愚以地

病不能趨侍卽撫軍親勸亦不能道迎揆此罪狀實難自安總拜老父母包涵俾殘疾之人得與山農野叟謳歌功德保全良多感激曷勝至敝邑志書年久未修殊屬缺典蒙賜纂輯不特使前此事室有所稽考卽目前屢承典利除弊諸善政亦藉以紀其顛末源流後人永遠可守爲法且使敝邑前賢嘉言懿行面目重新并使生其地者俱開卷有益知所儀型乃有關世道人心之書非同稗官野史之作某以鄙鈍並未從事校讎復荷謙光讓

庸書

卷十三

三十六

善自忖可慚承委弁言又以學問疎淺無能掄揚病中舉筆義類茫然以致報命遲遲茲成稿呈覽敬求刪抹庶不致爲全瑜之瑕便有請者歸戶仁政人情踴躍但敝處山僻離郡途遙每有公事未免怠緩兼自己亥清丈後迄今十有餘載中間復遭山寇出入古巡檢被難之時各家所存底冊半經灰燼而愚民亦以清丈之後不見諸施行遂以爲無用廢紙不思收存去歲照廳俞公嚴比鱗冊民間茫無以應其煩者竟束手無措其畏法者倉

卒之中勉強造冊應比以寬目前其實歷年既久
前後業戶佃戶更換不一所造之冊坵不對畝畝
不對號種種舛錯愚前此亦以爲現成丈冊一目
瞭然不費經營及蒙著經承齋冊到鄉磨對乃知
其全無頭緒字號重出業主之弓步并業主之姓
名與鱗冊大半不同因思此舉原係善政務期垂
諸久遠一時錯誤後弊復生敝處諸監督及執役
人等俱向愚言除冊籍明白仍照舊外其有差謬
多者稍寬時日清查仍行限期報竣非敢推故怠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七

復于父母

魚鱗歸戶此係某及同邑小民數年前所急欲呼
籲請命而不可必得者一旦蒙毅然舉行造無疆
之福除無窮之害此非仁者再來具大慈悲曷能
誓此弘願造此浮屠茲承台諭在老父母且虛懷
下委某屬桑梓同被恩膏何敢不仰承德意成此
不朽功德但開處丘壑人情冷淡近地賓朋無遇

而問兼以病軀不離藥臼目下復添足疾步履實
艱自揣精神較前奉命清軍時愈加衰憊且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從來民情大率若此一二頑梗或
因歲荒謀生藉口怠緩非借官法催督在紳衿雖
百千唇舌言之無益愚意敝鄉既煩洪父母下鄉
催冊旦晚可望有成但聞兼管催徵未免窮鄉小
民值此荒歉以逋負之故超起不前究竟兩無成
就爲目前要著不如求轉致洪父母專管催督魚
鱗清冊或訂舍親諸位分勞八鄉同洪父母磨對
庸書

卷十三

三十八

與于邑侯

敝邑於荆榛之餘疲困多端蒙父母慈祥舉從前
所不能釐剔不能變通者一一畱心拔本塞源值
此鶯鳴花發得以民安物阜熙熙向榮非老父母
之賜而誰正喜踏歌春臺瞻依化日忽聞榮擢佳
報父老子弟竟失所天老父母謀猷經濟自應一

歲數遷且陰陽浩蕩亦未有不爲蒼冥默相後來
慶澤悠悠未艾固可預知但以慈愛之怙恃襁抱
有年一旦聞命勢必舍我而去借恂無路咏棠罔
益膝下赤子何從相依况歸戶一節始自父母倦
倦爲地方永遠免累起見茲雖奉 俞旨免荒究
之民間魚鱗親供兩冊俱未造成卽間有冊繳亦
不無種種參差弊端可摘而加之罪且聞所造新
額與舊額多不相符此中盈縮多寡何以裒益通
融若不乘福星在境早爲之籌誠恐今日築舍明

庸書

卷十三

三十九

日改絃利之所在弊之所伏哀此小民卽欲再啼
泣於老父母前求爲入井之援倒懸之解豈可復
得哉此愚所爲一聞榮擢之報輒不禁思淡慮遠
神悚魂驚茲值攀轅之時復爲跪乳之想亦知父
母撫育之心憐憫之誠決不忍輕棄吾民而去惟
祈鑒此愚衷始終施恩務期於老父母之手竣此
全局收此全功一丁百當永絕後來藉口弊端則
合邑小民不特今日蒙軫恤之恩而且千百年受
保全之庇矣

復于邑宰

歸戶一節轉盼邀恩藉免虛荒利賴無窮正慮鄉
居散處圖甲零星安得集於公所各鄉各都串同
磨對庶知盈縮實數不致混淆頃接來函於景賢
堂復設總局何其愛民之心無慮弗周無法弗詳
自此田畝甲乙分者使合對本稽查冊載畫一弊
端永除百姓傳聞愈加鼓舞懽忻卽如敝境山洞
居民素稱頑悍每事怠延近亦各乘由票遵例送
局非藉仁政德意感化神速何以使從來抗拒成

庸書

卷十三

四

習之里甲一旦風動踊躍相率奉公茲有八十一
都一圖八十二都一二三四各圖續行訂正鱗冊
此皆監督諸生前具呈請命奉批准行公同改正
者共計九冊懇卽賞印鈐記仍救發經手監督諭
令作速對過總單彙送總局以集大成庶良法美
意指日告竣百姓早沾實惠至本名錢糧從來遵
限輸納悉同甲不無頑欠卽另立分戶未免混行
牽連曾經身受其累因援例注圖末尾戶迄今已
歷多年非敢藉口逋賦罔差并此請明昭舊仍注

尾戶伏乞內帑

與同邑紳衿

杜門藏拙倏忽一年近因蠲荒獲奉 俞旨正喜同溪山艸木蒸風沐雨熙熙向榮乃於昨夕忽傳于父母有榮擢之報夫以合邑受恩之人一聞陞轉固當已喜但陞轉之後便將舍我廬陵之民而去使合邑不獲長受恩我者之恩且使恩我者亦不獲終恩我者之恩言念及此遂不禁思溪慮遠神悚魂驚誠以歸戶一節蓋于父母愷惻爲地方

庸書

卷十三

免累起見此日將舍民而去而同邑子民既不能爲借恂之請亦無益於攀轅之留歸戶各冊成而未成誠有不可不未雨而防先時而憂者耕鑿小民愚蠢無知所報魚鱗長廣未必盡合弓則且恐其一聞蠲荒之恩未免藉此僥倖以多作少以廣作狹今日未經抽丈倘日後借名履畝雜項之需不無重費而履畝之時水落石出能免於隱匿之名色乎此事之可憂者一也又都圖長所造之冊冊上所報長廣之數往往田在本都本圖業主又

在別都別圖倘各都各圖總單由稟稍不詳慎未經總局賢能再三詳對便將冊繳局大段雖不舛錯纖毫能無混謬日後或業主告發或衙門查出縱無心作弊而加以作弊之名其何能辭此事之可憂者二也各鄉有各鄉之舊額各都各圖有各都各圖之舊額倘今日所報之額與往年所載不能每都每圖一一相符後來必舉其不相符之故逐一窮究在各都圖長及經手之監督未必便帖然相安可告無罪此事之可憂者三也然此猶爲

庸書

卷十三

四十二

各鄉各都各圖或不符舊額者言也倘合縣冊上所新報之總額與往年所舊載之總額或不相符甚至不但不符而且缺額過多日後窮究在百姓罔知尚得以疎而在紳衿爲合縣主持之賢者又將何以自白於公祖父母之前乎非以爲失之模糊則以爲失之輕忽此事之可憂者四也且撫軍公祖所額請者荒耳非虛也 朝廷所蠲免者荒耳非虛也虛則一蠲永蠲荒則一蠲之後仍須開墾卽近奉部覆亦云相應敕下該撫設法開墾倘

旦晚有條陳開墾之說有特諭開墾之旨勢必另設官另設屯使今日缺額或卽缺所報荒蕪之數尚可指田而墾萬一缺額過多溢於所報而開墾時所設之官所耕之屯能代爲地方虛應抵補乎在百姓以爲虛在朝廷以爲荒此事之可憂者五也且也新父母到任使以于父母之心爲心則吾邑沐新父母之恩無異於沐于父母之恩萬一新父母或欲借才能報墾之名博紀錄加級之實恐今年報荒明年報熟而缺額虛數仍當問之地

庸書

卷十三

四三

方雖父母仁慈能自蠲資以補煮石以賠乎此事之可憂者六也嗟乎大利所在之處卽大害所伏之處法所由立之時卽弊所由生之時天下事無論巨細無論公私大率若此昔人嘆息於好事不如無誠非無見而言茲於一無可憂之時而爲此種種不必然之憂犯人之慮似屬迂談同體之病實所熟籌竊思此事始自于父母亦必終自于父母其間或弓步稍錯或數目不符尚可相告控以實情希同事諸年兄極力乘時於一慨到岸之候

爲一簣成山之功公行額請父母查催比追早成各冊又求諸年兄於家政別冗暫且委人料理專於公館處所行住坐臥時時催督親行查對或分班下鄉坐守繳冊且將今日所報之額與舊冊所載之額查明比對倘有些少不合甚至缺額過多將來盈縮當何如哀益通融庶可不虛賦下不虛賠俱請公同從長酌議并堅請于父母臨鄉量行抽丈畢此全局務期一了百當永絕後累若以一時之成見以爲此萬萬無憂之事或潦草竣局

庸書

卷十三

四四

或謂于父母雖去又可需之新任姑且急緩貽誤將來誠恐愚見所預呈種種不必然之憂將不在歲久月深而在轉盼間矣某病矣昨十八日偶一神弱幾不下牀矣所望仁人留心善後共樂有成使某以退閒之人得藉恩庇老於山間與耕夫樵子不識不知同樂天年則合邑之幸卽某之幸諸年兄桑梓之誼原有同心久遠之慮自有灼見一勞永逸之謀定有成算乃敢僥舌殊覺賁聽併惟承擇而恕原焉作事謀始情切言長

與同邑論派造漕艘

吾輩清軍原期合邑軍民兩便苦樂兩均獨淳化諸丁有不能已於言者誠以本鄉之軍大半民籍頂充不能求減而反增多宜其有不平之鳴此在郡諸丁哭訴原造船額僅七分有四一旦加至十分何以承頂不佞恐迹嫌於私不敢於公祖父母前直達亦不敢與諸年兄苦辨但以民充軍未清之前分數猶少既清之後分數愈多在別鄉之軍畝額派原多者可減而又減在淳化之以民爲軍庸書

卷十三

四十五

額派原少者乃增而又增卽如李翼與李申秀雖係一家軍民有分乃以李申秀未經造船之十分李翼之冤頂已造之三分遂爲原額張本似亦論之不平其餘非軍頂軍者又不待言別後鼓棹至五雲而諸丁又復尾到謂不佞曾於諸兄前輕許九分曉曉泣訴嗟怨滿口觀其意中似謂淳化不幸而生不佞一人且不幸而有不佞清軍之一舉然不佞終不敢與淳化力辯情不得已謹以原詞封呈度諸公自具虛公之斷不致令一方有向隅

之泣且不致以一鄉而敗公事迹涉嫌疑不敢過贅統惟鑒原

與李司馬

雪老假還同鄉固畱不能奪其歸志茲且與老先生同修洛社酣咏西山矣吾鄉提甲之苦甚於別郡無名徵派沿以爲常且聞有率兵徵糧者言念及此直可痛哭流涕但一切情節諸當事未必悉知聞施公祖畱心民瘼與地方福星面間或乘便道及仁人之言自不止免一路哭矣

庸書

卷十三

四十六

與鄭次公工部

南歸匆匆不及再別運艘一節竭盡心力欲求變通唯年兄共此肝腸初擬便道淮上復晤漕院力陳善後長策不期以河淺舟阻竟從別湖掛帆抵章門面韓公祖便知官造官運空成画餅惟扼腕嘆息在某一官去畱原無繫戀但不能爲西江畢此一段半途而廢未免念及累丁累民欲放聲痛哭回籍養靜杜門溪山學道治圃毫無聞知欲以前情達之左右地闊天遙竟不可得某已矣所期

飢溺由己了此未了之心惟知我是祈倘有機緣
萬冀留神溪山野人謹當同梓里父老焚香禱祝
輦上諸巨公及師長前榮不敢通候既經退閒復
敘寒溫恐類攀援便疑媒進以年兄惓惓念切如
傷前後同心特此奉候兼悉衷懷

與劉嘯腐

夏間別後倏又中秋矣因思人世光陰真屬迅速
病軀不能一起驚渚粗聆切磋山徑茅塞何時豁
開前得惠律心亭警句臨溪履薄願以書紳畢此

庸書

卷十三

四十七

生平便政者吾邑虛荒田土久屬累民近幸賢司
牧轉詳憲軍親踏指日沐聖明之恩甦子遺之
累凡在桑梓無不踴躍惟忻近得劉兼山來札內
稱歸戶雖係美舉同邑豪強多而君子少恐不詳
慎弊復踵生愚見此語不覺悚然總之凡屬公事
務要正氣人主持如前修復景賢書院雖竹頭木
屑原係瑣事然非得年兄及若先先後經營未必
盡美况歸戶冊籍所關甚鉅無君子長者以董其
成則兼山所慮者遂已伏於目前茲若先兄又作

闕行桐意兄固熱腸一體然必求年兄垂念桑梓
大家釐剔年兄學道人也讀尊刻無官一身輕等
作知退休之心不欲復事塵絆但仁民愛物原吾
儒分內事况在梓里痛癢何得漠然願年兄慈愍
不憚勤勞或於景賢書院同諸君子談論身心便
以查閱歸戶項款雅望坐鎮無不翕然利興弊除
永遠歌功且近蒙桐意及諸君子垂念旗丁運造
艱難又經具呈撫軍公祖轉批在案則此一舉又
屬脫湯火要著善始圖終務期有成亦必借重公

庸書

卷十三

四十八

行斟酌以求必濟即舊議消米協濟一項借民籍
之汗血資軍籍之膏脂亦無非不得已而爲此甦
軍安民之計行之不善主非其人恐無益於軍徒
有派於民此中斂散出人亦必求年兄廉靜公平
庶足以慰物望以快輿評某所自媿者以病廢之
人不能追隨効勞徒空言塞責米色抱疚年兄精
神矻矻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尊居又去景賢書院
不遠早晚願養性情以成己者成物誠取諸懷而
有餘事關同里伏祈留神

復劉蛭膺

前修數行良以歸戶及運務事空非得君子長者無以坐鎮及接來函既言歸戶之不宜緩協濟之有益於丁而又以儒者之學本體工夫下詢謙光虛懷先生豈鈍根人哉靜讀默會茫無以應但思本體何難自証工夫只在反求不事檢束高語玄曠殊中後來談學之病然細釋來函又似不無稍涉玄曠者暫不敢謬復恐開辯論之端統俟他日而質高明以決所疑

庸書

卷十三

五

答劉秀才

丈量僅一端耳學問見於此經濟見於此鄉羅爾公確有一丁百當者來函引以爲教可知有道胸中左之右之無不達源且又念及於廬邑豪強多而君子少一弊未除一弊復生何其憂淡計遠哉嗟乎天下事諸君子爲之而不足小人入敗之而有餘究之補救挽回終不能不賴於君子此君子之心所以獨苦而君子之責愈不容辭廬邑之病誠有如所云開報館同奸尤牒牒弊端百出訟獄

繁興而愚所竊恃者則以爲有賀王諸君子以志

氣方銳之年爲地方有益之事賢人司令弊端可杜雖有豪強伎倆罔施而獨恐一二君子之耳目有限不能一一清查仍求本大道爲公之心作鄉田同井之想一齊舉手大家救援於所丈量帳簿爛熟不惜精神公同查閱光明合照暗昧畢消卽此是學一以貫之今日豈遂無鄉羅哉愚以病廢之人不能從事而徒有期於君子且向君子而嘵嘵不置譬募緣者不能自爲方便空持一木版勸

庸書

卷十三

五

人方便自顧可慚亦見諸君子桑梓之慮實有同心且見來教謂貴戶糧止四石絕無虛荒而所湊憂者以廬陵之利在此一舉無窮之害亦在此一舉云云從公起見心同道同遂不禁激切而言之諄諄新志原未經目承賜覽受教多矣小序臆揣曾呈之父母前希抹刪之

與賀進士

薰風報瑞羣葉向榮忻逢華誕慶澤駢臻某以杜門養靜既不及時親光霽值大壽又不能稱觴庭

階遙望紫氣徒切惟忤歸戶併淺兩節俱始自年
兄爲梓里垂念此日于父母榮陞尤當及時了此
全局前不揣冒昧曾具同邑公書度入台覽此又
於南極星朗之時所不禁焚香而禱祝陰騭無疆
者也溪山野人無可奉祝并希亮原

與賀進士

歸戶美舉慶復有成今日合邑拜衣被之賜佗年
蒼生沐霖雨之恩不卜可知且又垂念軍困民累
復以并淺之議首倡具呈從此或可稍減船額以

庸書

卷十三

五十一

旌零丁陰德無窮但聞若先兄又作閩行諸有關
通邑利弊之事務求鼎呂到底撐持以求必濟劉
堀老回里養高不欲理諸俗務但事關桑梓似有
不能竟却者晤時并希道意夏間勞駕山房增輝
不能趨謝茲以公事又不能追隨氣疼火攻竟屬
病廢望氣合掌可任惓惓

與王進士

客秋得章門來札隨即寄數字求文光早旋茲聞
抵舍不禁色喜總以歸戶并淺兩著得君子主持

庶可有成且無別弊仰祈留心俾合邑當陽和之
候得霖雨之施禱祝當何如耶閩地多前賢採勝
之暇知按有先輩語錄文集手自較訂敢借數種
稍開童蒙又勝於讀奚囊佳句矣

與王進士

病症日深藉君子片言使彼此相信不致開罪保
全良多正係實語原非溢詞小札不足輕重承教
增一切荒蕪等語謹當如命分積之說既有總票
又有甘結雖聽其自便各給由票似難爲弊頃見

庸書

卷十三

五十二

父母告示添註數語稍行通融人俱稱便併淺在
前則始於建昌近各郡復多做例非係創舉但本
邑旗丁多汲汲於私相計較每泄泄於公行乞恩
正於緊急便宜處不肖向前坐失機會本邑父母
值歸戶踏荒煩難即吾輩亦當體諒不能一時並
舉然此說亦不可太晚或俟八九月將食運新糧
時須各旗丁先具併淺告詞紳士隨後具呈似亦
無不可者總愚以病廢不能追隨徒叅末議所焚
香禱祝者願年兄同柯老諸君子以天下爲己之

心值臂力方剛之年先從桑梓起見於萬難措手中行欲立欲達之經濟晚接家岳字道及不立尾戶摠爲不肖鄉紳及豪猾閃差而言在鄉紳實能自愛者似不妨稍通融以別良頑此亦一說摠之鄉紳居家不無鄰里同甲藉口混欠亦不可不爲預行慎重分別之思并裁之

與李明經

末後一著不到前半多著俱空所致公書雖似迂闊實憂淡慮遠之言新陞領憲度至夏杪方可抵庸書

卷十三

五十五

邑向有數月之寬若乘此時乞于父母終恩獲竣此局便是地方萬福但恐此缺一出卽有欲得委署者本邑似宜以里長姓名於上臺處具一板畱公狀便敘入歸戶冊籍未成之意庶杜從旁委署之想而于父母得以一意專心務收成功而後忍舍斯民而去且板畱雖知無益亦以見百姓厚道惓惓不忍舍父母之心與諸君子商之

與劉年丈

尊公仙遊哲人既萎同邑共傷不佞復以切磴之

交書函往返無非講論知行有益身心之語及去世後檢出墨蹟重行細閱竊嘆賢者永訣此後水邊林下誰與講究誰可儀型念及斯文一綫不禁長涕居山杜門養靜日久不及束芻親弔九原有靈或不加譴兼傳知賢伯仲孝思哀痛感動鄉閭積善之家慶澤悠長繼述光大可以預占便此奉慰并求珍重同邑歸戶一節與利除弊豁免虛荒公祖父母爲地方計慮遠且周尊公存日曾手書道及此舉務求老成雅望坐鎮董成尊公時亦毅

庸書

卷十三

五十六

然以爲己任同舟共濟一體贊襄孰知君子作古無從稟命道旁築舍意見橫生遂至侮法之徒每藉端荒恣行隱匿近郭公祖嚴加整刷水落石出聞各鄉繳到親供所缺之額過於所報此不佞前於舊父母陞任時所熟思淡慮致書紳衿以爲不能免此隱伏之憂者今而後果知其不誣人心不古可勝浩歎因記及前與尊公談及此事蒙云家藏令邑印祿舊冊可爲日後查對張本目前親供支吾缺額過多非得舊冊對明各都各圖孰盈孰

無惡可稽希念一邑公事查所藏舊冊發覽庶
開卷瞭然使隱匿田祿不得藉口推托所關係於
合邑實重且遠矣

復康孝廉

別教忽半載矣家鄉山水徒牽夢懷有道知交風
雨神馳忽得尊面知畱心桑梓痾瘵切身何敢不
附尾隨勉揭語俱簡約可以人告因都門每事推
諉尚富有待所喜新任韓公知官造官運有益地
方直以身任煩集同志諸兄於下車之日公呈公

庸書

卷十三

五十五

懇庶將來上發下應不致掣肘至官造一說查胡
公舊疏乃係夏公祖具題奉旨准行之事近查
夏公祖原疏竝不可得希再於糧道衙門託人詳
查奉行疏禁并查前何以奉行後何以將已經奉
行之事更復中止備細查寄庶言者得以借為張
本董公祖處更請補呈大約凡事窮則必變吾鄉
軍民俱在水火或有生機亦未可知惟諸公畱意

庸書卷十三終

庸書卷十四

廬陵張貞生贊山著

男世坊

世坊

尺牘

上李閣老

孤臣一葉鴈促行程恐勞動履不及登堂何時重
立程門續聆孔鐸雖孤雲野鶴從此偷閒而依依
聖明之想與戀戀師範之思未嘗不縈結寤懷
貞生行矣煙霧沉迷間所藉數千里外作重蒙指

庸書

卷十四

南惟老師是期惟福曜是祝但某為老師首拔士
韶光蹉跎不知弩力氣質乖違不知陶汰至玉成
之德酬報罔從內省有疚不堪自問奚以立於兩
大間哉臨行再啟不禁秋感可任孺依

與孫少宰

捧諸刻歸寓心粗氣浮暫不能一一領畧然讀及
正晚年定論知考亭先生閑邪衛道苦衷當不在
孟軻下有令人心悅誠服者不妨廣佈以化偏見
以俟後來學典尚少唐宋以後定有全編容再求

教原刻晚年定論便希賜覽不敢久假

與饒都諫

別後舟中寡儔惟日對佳製靜讀忘疲不知帆之過彭廬而走大江因思八股文章一赴恩榮宴則棄之矣一登仕籍則忘之矣登仕籍數年則竟不辨爲何物矣先生獨於請假之日詩文之餘肆力八股每拈一藝別出手眼擬程三作今已衣被天下此豈復爲取科目計耶惟先生之意亦曰藉此闢尼山指歸翼考亭遺教俾後之繼起有所規模庸書

卷十四

二

斯誠大有心斯道人也獨是今日國計民生其可於文章見者要非一破頭一起講四對比可了先生復以作帖括心進而爲賈疏陸剗則文章之有用又豈僅八股已哉西山可戀民望亦可慰惟及時裁之

與蕭同年

數年之別一夕之談雖聚首不及終日然藉此得親大孝舉止聞大孝誨言俾抱恨終天之子藉以猛省亦勝於登寶山空手回者承命序趙子孝養

錄曾成拙稿淺陋無當作家暫不敢呈容改正再寄數過貴鄉未謁至聖先師之陵夢寐弗安倘天假之年決擬了此一念并圖同年兄攜手奉承登泰嶽絕頂觀日酌泉則願慰矣

與黃維絢同年

酌泉從姑後倏爾多載孝養之道人所難全非難全也總以做官癡想係戀於中遂至舍天倫驚浮榮親有痛癢視如路人卽愚自忖殊多慚媿年兄獨依戀膝下忘情祿仕嗟乎捧檄而喜古人蓋有

庸書

卷十四

三

不得已者而後世往往以之藉口此種肺肝豈可今年兄見哉且年兄於孝養之餘復與湯先生開導鄉里教先仁讓將以繼何椒丘羅近溪鄧潛谷諸前喆而興起豈僅爲善於家使里閭效法已哉愚不揣復泥跡仕途馳突車塵視高風清節不啻雲泥將無歸爲知進而不知退者乎茲貴邑新宰榮任便此請教幸有以策勵之新任愷悌君子也相與爲善造福桑梓緇衣之好亮有同心

與富磐伯同年

杜門巖居賓朋迹杳駕臨敝鄉不及探知後接來
函具感注存回思夙交每嘆天涯重對光霽未卜
何期戴罪微臣近蒙 聖鑒部檄再催奈福輕命
薄抱病日久天實爲之惟祈明良道合啟沃同心
深山野人止謳歌化日以老餘年途遙水隔修復
愆期縷縷之私仰惟慈原回籍兩年自分淪棄輦
上巨公不收片楮往來座師館師晤問并祈道意
與景賢堂諸丈

寓城三月餘矣諸般勉自支持見札知諸丈以費

庸書

卷十四

四

盡而歸大抵今日清淡所至皆然卽某歷仕途數
載酸寒不減當年何況諸丈俱清操自好者公務
私費殊難爲計無恆產有恆心孟夫子先教我矣
又

課業一刻久屬不嚼之飯因改用八股偶接版印
就以博詞壇之笑揜鼻而過亦不自知其非舊日
西子矣

與王明明

先妻叔喪未踰年而先妻繼之先妻喪甫踰年而

先妻父繼之一聞訃音不知涕泗何從先妻父生

二女俱先妻父而逝愚雖訖等半子於易簣之時

亦未能臨喪一哭念先妻因以念先妻所自生念

先妻所自生念以念先妻痛從中來其何能已先

妻父一子成人不能經世務一孫在襁不能識啼

笑而先妻母年老耳聾當此家窘賦繁之日又何

以支持何以謀生愚爲先妻已故之父傷復不能

不爲先妻垂老之母憂惟思先妻卽兄之從妹而

先妻父卽兄之從叔吾兄生平盛德鄙患急難鄉

庸書

卷十四

五

里人共能言之值先妻父之逝斷無有不惻然者
此後家道一切尤祈注念擔承并於令弟前指示
何以孝親何以克家俾稍舒令叔母之憂卽可慰
令叔暨令妹之靈於地下且令叔爲人謙厚恭儉
真不愧一鄉長者卽前歲奉差還鄉揖別郡城道
里往返仍布衣草履不用輿從矜張之色不形於
外此豈尋常人所能及哉煩述一行狀寄覽愚雖
匪材復藉手以表章萬一庶愚之心亦稍藉以告
無憾矣

與熊同年

身病心粗久有歸志有道行後志益浩然不揣愚
妄再竇 天顏自干罪戾然藉此養病林泉陶鑄
性情當是 聖恩隆重臣子之責毫無報稱此後
惟有朔望焚香望闕叩頭禱祝如天獨是劣性頑
鈍無足重輕可去則去至年兄以膺 帝眷最渥
處必不可去之地爲伯淳乎爲正叔乎誠有難爲
言者去國時長安諸君子知我者俱有善善之心
關注愛惜直道尙存吾輩斯亦一快但愚自此作

庸書

卷十四

六

溪山野人不識不知聞見日淺年兄能於啟沃之
暇以主持正學畱幾希於不墜者不吝導迷途次
喜遇司農公便此寄候衡雲可望不可卽不盡欲
言究無可言時臘月後三日

與大安羅先生

近於山房構我師祠奉安先師像以薛文清胡文
敬羅文莊高忠憲四先生從祀率子弟朔望習禮
其間頗有野人談道之樂正盼有道儼臨發明希
賢正旨爲後學階級接函知以長安行急旣命駕

而復返可嘆咫尺遂若天涯輦上諸巨公及諸師
長槩不敢通候恐以退閒之人爲寒溫之語稍類
攀援便疑媒進卽令師熊公爲道義切劘知己亦
不敢隻字挾輿居區區之意諒必見原弱軀空林
泉不空廟堂在廟堂則勞瘁而不足在林泉則優
游而有餘儻有詢及某動履者則但云心閒身逸
近頗能飯以免知我者繫念長途漸寒加衣飽食
晨夕珍重魏環溪先生以畱心正學之人簡在言
路是國家可喜之一端附聞共慶

庸書

卷十四

七

與虞明經

去官之日人情冷淡獨辱策蹇遠送道風千古能
有幾人別後擬卜居鹿洞復恐除夕歲迫不無推
出門外者因遲疑歸里養靜山房窮谷僻邨無所
聞知學道治圃心逸身閒近頗能飯不可謂非人
生之快然欲求俯仰之間不愧不忤難之又難年
丈忼慨擔當懷來種子知非隨人浮沉者寧不能
棄棄一切以從事於舞雩浴沂乎京門諸巨公衆
不敢通候獨惓惓於詞壇氣味可以相告因設餽

舌晤敝門李劉二丈并希以此致之

與杜子靜同年

亥秋言別光陰便數載矣高情古誼於罷去冷落時獨殷勤縈繞若有不能割袂者此豈可多得之今人哉年來循分思省止交林壑溪飲巖樓頗得所天然以甘心病廢致知己前亦未隻字通候夢思實切非敢忽然 聖恩寬宥屢呈請告不獲遂願茲覩顏力疾北上夏間抵京乃知年兄亦久回籍握手道故會晤良難但此際 當宁拊髀需人

庸書

卷十四

八

平治之責舍我其誰年兄想當爲蒼生一出也自塊碌碌進退無補夙疾時作將擬歸計便此奉候衷曲縷縷何時而傾

與李孝廉

城中別後追逐風塵初擬病體中途請假及抵江南傳聞可駭遂不敢作退步想一帆遲滯行資有限於四月望日乃抵京門急流中便欲勇退然前君父隻勞臣子之誼何敢歸閒回思去年同有道坐雲霧座及向芥石松下看雪信是天際真人記

別時曾訂今春養靜小園此日量在寶心亭對景怡情佳句又盈囊矣時事稍平便作歸計以了王山舊盟率此奉候臨穎如面

答魏閣老

頻擬就教聞養安止靜不敢輕混起居考亭問道徒有神馳小疏妄陳自知非分亦區區愚拙有不能自己者 聖恩寬宥不加譴責然 乘輿已駕致樊許雖揚人之善休休包荒無微不採其如自

庸書

卷十四

九

反有塊何道統宗風久溺禪寂承惠佳刻正人心闢邪說俱有攸賴矣容盟手細讀謝教不旣

復魏環溪少司農

景仰高賢未獲親炙記年來巖棲無所裨益閱邸報知先生起用不禁加額然私謂君子在朝藉喜起休庇長此丘壑便是大福豈意今日再入國門得親先生之面聞先生之教誠世道之慶尤不敏之幸目下酷暑不敢頻混雨丈常求指示頃於離伯道長齋頭得讀聖人家門二則切實開導大費

苦心不揣顛蒙謬書數語以志願學發揚無當乃
辱齒及倍增恐惶謹書發大議論補先儒未及一
讀豁然諸君子立論數種爲公擊節自是格言容
細讀耑復

復黃太宰

此道今人不講講矣而或鄰於虛或涉於游移前
晤教示以躬行實踐此真教時藥石豈止爲羽翼
正學而發某叨淵源之末殊切佩仰因敢以所宗
整菴先生及鹿洞講章管見請正乃承獎進兼賜

庸書

卷十四

十

近思錄知考亭誨我渙矣闢刻爲先君命名庭訓
著手澤所在用志弗忘倘不吝裁成以勸不朽亦
歿存感矣

復孫少宰

此登龍面教承云顏子生平只學得夫子一樂字
便此一語勝讀十年書矣自愧謏劣兼南歸在邇
不能長聆木鐸徒用悵歎承召極欲趨教求蒙恩
息致弗獲於淵明菊前重挹清風非敢自外伏乞
恕原

復秦克繩前輩

往賢贈行多用序言寓規切於繩縣直道可法莊
語可傳近則槩用詩章七言五言徒多溢詞亦今
人不及古人之一端先生道範文名爲世儀型前
駐節西江雨露汪濊遺愛在民某以後起願步高
賢兼託庾庇安枕山居禱祝焚香匪懈伊夕茲因
愚妄奉 謫南歸追隨仙帆再快平生正擬耑求
格言重聆道誨忽蒙不鄙賜之什言古處相勗不
以詩告而以文勉較今人贈行之什意遠且深自

庸書

卷十四

一

揣疎拙不學無術非但無當於理道亦不敢語於
氣節夫理道氣節有氣節卽理道者有氣節自氣
節理道自理道者此至聖所爲有爵祿可辭白刃
可蹈中庸不可能之嘆首陽兩餓夫百世下聞風
興起孟氏亦僅以爲聖之清而不擬之以竝於時
中歷千百年有志之士或終身藜藿或阻命溝壑
不知凡幾而欲求其於致命遂志之時克合守先
待後之道俎豆聖廡傳以不祧者能有幾人茲乃
於某之不學無術重加獎許而復引之以進於大

中至正之傳雖君子與人爲善之心殷殷無已而某之自裁則愈淡屋漏之愧愈切書紳之思矣一棹相隨問誨有日暫此言謝尚圖傾聆

復孫少宰

巖棲數年得再見大君子不可謂非天幸蒼生二字并收竟釋於懷况承切諭何甘自棄然亦難乎其言矣匿影山中本茅塞之人住茅塞之地全無所聞何敢不知而作難問與熊牧問荅不敢輕呈函丈統俟稍了酬應潔誠聞教耳

庸書

卷十四

十三

復陳秀才

次晨候之山門駕已過歸不迎不送主人慚媿復接來翰過蒙推許此道人所固有可擴充當仁不讓統祈仔肩方書梓行亦惻隱推廣之一端謹記之五內矣

復李進士

前酷暑中勞枉顧適抱病不獲詳聆清誨接翰知數月費精神品爲家族終訟一節且引朱吳二公爲詞嗟乎古人行事有爲後人效法者有爲後人

藉口者難乎其爲今人尤難乎其爲古人矣莊介先生集序藉以不朽何敢自外但無所聞知恐不能發揮萬一爲有道所譏弄斧班門容圖而教

復邵中翰

去國之臣一葉蕭然遠道追追淡斟言別殊感高誼別後孤帆混跡行商躡金集過虎丘抵西子湖仍返棹涉大江歸彭蠡於寂寥中喜不爲人所知擬卽卜寓鹿洞時除夕期迫不能就便飄泊因轉念還舍及抵家見先君所構講學山房樹林依舊

庸書

卷十四

十三

如對故人遂扁門髮足儉閒不欲作遠遊想倏忽年餘知己遠懷未免有心山川遙遠空眺北雲脫弱之軀粗鄙之性室林泉不空廟廊接來教知淡山野人猶以講章上蒙宸鑒君恩如天圖報未能夢醒焚香望闕引涕出山之想久矣不萌離一二君子欲行汲引亦徒有心况區區自揣又非其人哉居官清淡敲斲菜根正好磨勵品骨弩力直虛尊鱸之思何可便萌

復羅偉文

杜門養靜致至城節文任意疎脫或蒙見原歸戶
煩料理乃父母遺材推重正宜仔肩襄此美舉若
於獨除虛荒之時復作恤憐板誣之想另立一戶
陰陽無窮見翰知蔭兄既發此慈念便當同道贊
襄但此舉須早竣局否則日久怠延父母榮陞攀
轅無計恐築舍道傍枝節橫生至見輩識見未老
志向不堅恐久居城郭干與時事稍一手脚慣熟
從此便不安靜爲之切戒匪朝夕承教或欲呼
之同事幸以愚意代聲

庸書

卷十四

十四

復劉蠡磨

終年茅塞茫無聞知虔切請教素所懷來喜今共
樂林泉乘退休之時了悔艾之事不負此閒處居
諸未必非生平一大戰兢一大快活杜門不出別
無所冀所持真儒儀型言念童蒙不靳鞭策是所
焚香淡禱生日稱慶亦人子所不忍言但以道義
之交爲道義之舉非同泛常溢美稱觴當亦前人
在天所欲開眼笑者至翰云荒落景色簡淡自居
竊以爲吾輩所難得正在斯耳學道六書爲長者

擊節定屬有益容細閱鈔謄卽馳原本級上令第
榮發諒當趨賀因抱疴靜攝希轉致宥原讀佳卷
洵家學傳燈謹謝教矣

復石屋老人

先師生平自道不過曰述而不作好古敏求後來
學者每以馳騁忽過光陰且自誇聰明自命著作
求於前賢嘉言懿行實心表彰以授之梓實難共
人先生前任兵備時既刻先丞相集此時以學仙
之年復獨資重鐫歐集精神千古豈僅衛武之耄

庸書

卷十四

十五

而好學已哉某以荒疎復兼病疴承賜全集并論
序言獎進盛意何敢自棄但淺陋之腹舉筆茫然
客成葉呈削敬復不備

復李庶常

久欲修訊孝履知哀思痛切不敢遽以常情相慰
今除夕邇矣正擬緘候忽接來函如挹春風嗟乎
淡山野人賓朋迹杳治圃學稼樂在其中敢云尚
友聖賢念關君父耶然細繹來教知有道自期
非淺讀禮之時究心正學真斯文在茲之慶山居

寂寞爲先君所構庭訓舊地不敢不勉承其裴株
守竹籬承諭春間就便責鄉果得高賢儼臨品題
使茅塞日久之人獲聆誨言固所私禱諸當事公
祖因杜門養靜竟絕邇來恐不知者疑爲怪物晤
間希代述情狀屏居閒處別無所求但期安臥北
窓足矣頃太夫人歸山不及接知追隨執紼奠章
率真剖露不欲汎陳俱屬罪過承齒及愈增惶恐
統祈洞原

復毛吏部

庸書

卷十四

十六

脆弱形骸不能久廁朝班曩補官日早已決念還
里徂冬孤舟南望雖險阻備嘗風波屢驚抵維揚
混迹行商兩登金焦再遊浙湖復從大江返棹頗
得覽勝之樂初擬卜居匡廬以除夕不獲卽次竟
挂帆歸舍幸邀光庇骨肉重圓兼睹家園林木鳥
性山光如見故人遂不復作別遊想矣守拙杜門
數息寧神較前此遂逐稍覺能飯靜而後安皆有
藉於君子之教然所私禱祝者民生休戚總關吏
治而吏治賢否尤在銓衡本冰玉之操柄鑑別之

任以清仕路以佐 聖明使閒處之人自此謳咏
昇平從事農圃樂在其中非有望於年兄之賜而
誰之賜衡文名城掄拔真才便程故里草木增榮
僻居途遙賓朋迹杳忽接贈句驚自天來空谷增
輝至屢荷雨露無能圖報役蒙見惠謚應珍上然
讀來論諄切憐貧盛心汗顏拜登嚴寒天氣岑寂
野人一旦療飢潤渴誠不啻挾纊之溫矣皇華馳
驅得限字詩快意疾書想見襟懷桑梓民情度在
日中諸可補救翹首甘霖

庸書

卷十四

十七

復謝廣文

蕉片吐瑞桃李向榮手揮化雨座挹光風又增一
段討論一度氣色矣某杜門養靜不及親近儀型
乃辱華函下頒使淡山索處聽鶯問柳之人爲之
快意開顏至論纂修全省通志原屬盛舉倘得附
有道同事參訂誠屬光榮但淡山野人無所聞知
况兼抱病何敢當此推許吹噓之誠空第第五內盛
儀謹璧其纂修來文便問并希寄覽

復羅先生

某生平從前或未免作欺誑語近則稍知悔罪改過詳文一說前回劉年兄字及于父母書俱已明言退讓雖功名所關孰無徇兒孫癡念但成就有數原不敢強愚意自揣稍一執著便非雅道且恐以一節之愆爲生平之玷前與先生談及曾已直告何尚見疑至劉年兄所云公祖之意或出自培養盛心不敢斷不敢在尊前作違心之論直可指天日誓也前所致若先兄札煩送之親覽使知某之意爲梓里大家痛癢相關早祈有成

庸書

卷十四

十六

荅劉平田前輩

前歸鄉知先生林臯養優履跡不邇城市不才仰之如隔聖凡劉兄至忽接手札爲兩舊西賓惓惓真與人爲善盛心兼以令弟閉戶誦法華先生飲酒讀離騷者詢之不才以爲何如其有引凡入聖意乎不才狂瞽謂老先生之讀離騷不如令弟之誦法華離騷昔人有感而作讀離騷者亦有感而讀此何時哉昔人居此必不賦離騷則今人值此亦可以不讀離騷佛經雖爲儒學所關要之教人

爲善亦與儒書相表裏上智可讀下愚可讀富貴人可讀貧賤人可讀少而壯壯而老無不可讀蓋佛書不從怨誹作而從慈悲出則以古佛慈悲之心發我輩慈悲之心不見孺子人井便覺開卷怵然令弟之閉戶誦法華宜哉至謂不空老人開座青原來學甚衆先生巨眼識人但青原學徒雲集頗難支持不才途遙俸薄有心無力聞先生新造屋數十間費修工繁竊謂吾人一副皮囊所棲息幾何先生豈從來不居高堂大廈者哉使以今日

庸書

卷十四

十九

與匡衡遷

前夕聯袂遣懷次日覺足下水綠淺歸家念切遂不便復畱殊淺悵悵所錄醒夢佳句人棄我取淡可爲救世良藥尤可爲不才解嘲夫好物當以公人凡此至言安得吝爲己有意欲刻出一張以

醒我兩人者醒眾人諒吾兄自有同心也至於傳
奇歲耳而紅拂一詞亦可廣吾輩眼界者賜德音
夫婦重合不可無越公之仁輕家財一旦贈人不
可無仲堅之義但此記半出英雄恐足下見之未
免意氣執著熱心頓起卽如李靖之志在圖王蚡
髯之人海建功磊磊落落一看卽當抹殺使後來
多事者未必非此輩作之備也記內有徐洪客別
仲堅詩一首云誰是聰明誰是癡任他強弱與雄
雌人生枉做千年調世事還如一局棋正與醒夢

庸書

卷十四

三

言相合兄亦當錄之座右以自醒醒人何如

荅西園派諸叔

比勞諸叔雨泥往返途次杯酒不備負疚難言茲
承諭蓮花形葬所向蒙篤念庭誼慨允先君附葬
關切至情歿有兩感及詳視如左吁餘穴氣散脈
脫此異姓素不相關之人所不欲就者矧不孝既
叨列列一段雅意而又置先靈於曠廢無用之區
不孝之罪滋重亦非家庭愛我而許我之初心至
依傍祖塋之左此亦稍稍沾附若正脈正落全鍾

祖塋亦自難逃俗眼其新附兩傷之說詢之堪輿
家全無所碍否則不孝亦不敢輕舉以貽自傷實
因先君未經安厝時刻隻思但得尺寸土妥葬毋
致久淹在宅又居祖塚之間佗日便於拜掃鄙意
足矣禍福吉凶之說半屬影響昔人云陰地不如
心地後來盛衰存乎其人一脈附祖往往皆然幸
勿以隔膜視之爲禱

荅南豐湯惕菴先生

先生之文與品爲某廿年前願見而不可得者偶

庸書

卷十四

三

遊貴郡正欲登長者之堂以慰願見之誠乃蒙手
教先領諄切如面勗我殊深某自幼識字雖不敢
以古聖賢爲必可期未嘗不思西江前輩爲必可
法及濫廁仕途亦未嘗不思以昔人所謂做好官
行好事者爲勸事之勉勉圖之要其中實有難言
者庶俸京門毫無善狀後讀禮還鄉又思吾儕諸
書上不能有裨於國退或可爲善於鄉屈指回籍
倏忽多載每敝府利弊向所擬激切痛言者終付
無奈流涕嘆息其在鄉之日擊時艱而不敢言無

以異於在朝之目擊時艱而不敢言一進一退俱無善狀自付於向之所志爲何如今乃若此此嗚黃維緝道及先生霜光養高者多年且同維緝時與後啟之英講明性學每月申明鄉約合郡聞其教者相感爲善翁然成風此某居家每誨之時事而未能爲者而先生同維緝儼然行之聞之益用自媿至盱江以理學文章之區忽有顛倒斯文之時蓋孺子入井休惕惻隱偶觸於目自有不期其然而然者非敢求知於人但別有利弊可與維緝庸書

卷十四

三

共陳自當勉力敢自外於有道長者之教哉常平倉與義倉俱救荒善政常平近日視爲故事先生舉行義倉其勸人蠲穀條例精詳可法可傳里人以祖墳爲奇貨相習成風讀尊刻山行襍咏如告卜宅兆諸作眞仁人救世之言仍求廣布流行解惑肅此奉復不莊不文

復王進士

初出山尙擬中途或可請告及解舟後一路傳聞臣子之諫不敢作退步想抵維揚欲登陸苦行資

有限不得不就原船前進所經過處守風守閘守關通歷艱險四月翌後方抵京初意年兄必從陸先到後接翰乃知有石尤之厄然來札決志北上知吾輩識見不因時事遲疑亦不因風浪退步殊爲心喜至不才碌碌無足重輕前在途次未免迂愚欲行所不可言及抵京知無一可展者欲目前告假跡似規避不敢開口似韓似瘡殊覺靦顏回思去年同有道在王山巖洞玩石聽泉不啻天上竹樹州巒清夢繞懷俟稍平寧便作歸想歸戶將來著何收拾桑梓痛癢付之空言奈何

庸書

卷十四

三

復蔣庶常

晚歸寓得捧佳錄一時不能盡讀然觀其條目非但稽考精詳而生平事業清夜肝腸於此畢見祇領四冊在寓另謄恐須較對餘暫綴上陸續借鈔并謝大教杞懷多端都付閒談溝中之瘠想不止貴鄉也暫復不既

荅羅正齋

江干舍卒不及一語所期春淡日暖風薰老友不

憚途遙乘便假棹聚首京門萬一必不可作風塵之遊則枕石飲泉俟我於樂飢耐凍兩窩之間疏水簾飄樂在其中所塊者不出山尙可自持一出山便未免人心道心兩可游移惟以所寄文莊公家儀開卷由繹尙可作煩襟中一醫王藥散舟中草復如見我心

復于邑侯

邑志纂修功存不朽承委弁言潦草呈禁乃辱下採竟登之梓并承以山房補入俾先君訓誨之意

庸書

卷十四

三十四

昭於簡冊存歿榮感曷其有罄茲復從地方起見欲爲撫軍公祖廣徵詩謠以公祖造福西江巷歌戶頌萬口如一至愚兄弟沐愛最深而渥聞榮轉在邇如失所天恩雖匪材正樂藉此附父母之後同敝鄉諸紳士子民謳功頌德纂輯卷帙以志一時善政感人不禁舞蹈之意但思諷章近屢奉禁相傳爲戒此前在京門時所耳而目者况撫軍公祖恩德所暨熙熙皞皞自足不朽似有不待輿頌而始彰者在別項慶賀詩文不過僅贈之本主藏

之名山亦無從得而短長如以歌謳編輯授之剞劂多則百冊少亦不下數十冊未免流傳播揚彰人耳目此執著愚見敢以告之父母伏祈台裁

復方素立

重九後二日接函知尊公靈骨業於先月發紼東歸溪山野人不及揆知至尊公生平始終全節衣鉢塔銘豈乏名公操筆年兄獨以見委獎掖盛心何甘自棄但以別路之人爲本家之語有以知其弗肖記數年前曾爲龍須堂頭作塔銘繼又承尊

庸書

卷十四

三十五

公命作嘯公塔銘率意承攬不知而作時不無有識誹議初猶以議者過當及今思之果知弗肖况尊公因法救法以玉振金聲而託之乎拂子拄杖此中於分別處無分別於無分別處有分別倍未許人蠶測者倘復率爾應命非但失之神遇疇失之皮相愈有以知其弗肖無當大觀之目徒來正眼之議是用惴惴前已而陳茲再請明希恕而指點之別峰住持得人謹開教矣

又

一語會心千里道合不甯輕視此身乃賢者本經空空鄙夫何能於分外贅言尊公生前未後自有定案一時公論 天恩洞察三一堂記或三才圖一或三教而一題目不徹界限愈清中多疑惑不敢措辭希原之昔年別峯數字曾應尊公之命承委再書愈露醜矣

復範圍上人

隨境浮沉何足重輕回籍後養病溪山毫無聞知僅與農圃量雨較晴忽捧慈函兼承獎引可勝感

庸書

卷十四

二十六

激然愚學儒者也學儒之人止可言儒終日戰兢抱疚尚多倘混入法門脚踏兩邊愈失之矣至論山遊溪中鄙願近以迂拙擬諱姓名不爲人識倘得半間茅宇彷彿林住靜未知西陽脚下可容人卜隱否耶

復位中上人

逐逐塵網景仰高風忽接琅函快觀佛天青原祖席須人而和尚鍾異螺川山水因緣一脈崛起殊非偶然茲且念法門源流手集祖燈大統并不紊

荷非以弁言見委獎掖盛心敢不仰承但揣自幼而學止讀子曰詩云迄今光陰過半四書本經閱卷茫如又何能舍本分之學而談及門戶以外之傳且學淺識疎生平偶有應酬多係無根臆揣始則爲人所許究且爲人所擲誠恐今日不知而作未免復蹈前轍徒爲方丈唾棄特此請明尚冀慈誨罪過易犯臨穎兢兢

復梅逢上人

數年寓京門曾接琅函倏忽歷幾星霜頃聞錫駐

庸書

卷十四

二十七

龍華以古道場久嘆荆榛之地得善知識遂稱龍象勝區雖法門之慶實吉州之祥敝地僅離咫尺諒當趨覲方丈但自回籍養病溪山杜門不出近幾一載遙瞻慈雲空有神馳茲承函示接引盛心感激殊慶三生至迴峯老人刻序散帙無存出共門者或得魚忘筌不及搜求而慈座乃能念受業所自始欲梓其語句存千百於十一之中古心厚道不可謂迴峯無賢兒孫弁言見委某雖匪材正欲藉以請教况昔年曾於老人座前親承法雨茲

容辭但此中亦有難言者總以聾聵久爲人笑
倘再妄作愈增不自揣量之愆適已詳之令法姪
函內矣

荅荆叟上人

春前修候不恭過承厚意野老增媿茲接來教并
捧佳作慈眷殷殷山靈共感富水有緣延佇明月
寒來暑往聽之自然况再校所集了令師未了之
事尤克家肖子之責誠有不可緩者但愚自揣本
家門庭洒掃不遑乃敢向大乘教前弄斧哉順鴻
庸書

卷十四

三十八

復候天際之思可勝慈戀

告病與各公祖

自辛亥除夕抵里匿影空山往來迹稀甘心泉石
治圃學農誠以脆弱肢骸不能馳驅以至兩年來
雖溪沐老公祖之澤而究不得一親老公祖之顏
實因病體養靜杜門禮度疎畧茲負率之身忽荷
聖鑒頃接到所奉部文惶愧無地感激長涕古
者君命不俟駕行况以抱罪日久之臣而受帝
德如天之恩自應星馳赴闕然昔人出處必先

內度之己中夜捫心自省自思非但聞見淺陋不
宏再入仕途而抱病多年僅存餘喘縛茅定巖舉
目烟雲值此盛夏每日擁被號寒皮帽墮衣恆不
離體明係弱症寸步俱艱使不退而揣量勉強就
道冒昧赴補風中燈燭何以夜行痿痺形狀何以
素食前罪雖赦後罪愈深此所爲對鏡遙觀對
衾內赧而不能不以病告非敢矯飾非敢故推犬
馬戀主寸心如結痛癢呻吟光陰日越桑榆向暮
專此呼籲萬祈照察憐准詳文或求咨明或賜

庸書

卷十四

三十九

題明統乞施恩據實確裁使得在籍調理安枕山
阿長作農民高厚之庇保全實多恃愛瑣瀆伏惟
原有

與藩司公祖

忼懔陰遠調燮恩深樂樂利利西江之童叟長遊
化日同慶豐年兼喜輯瑞大典簡命入朝親天
顏而陳民瘼固我西江之福抑亦邦家之祥但野
人近狀有不能不爲老公祖請者自揣弱體梧桐
早落蒲柳先零巖扉敢閉藉度餘年春秋以兩年

戴罪之臣獲荷 聖鑒揆諸不俟駕行之說一聞
朝命便應星奔叩 闕奈厄弱微軀抱疴荒山
匪朝伊夕自知情狀實難遠馳特荷老公祖惓切
至愛勉勵諄諄曾經數具呈屢上書而始蒙察知
情真得賜轉詳後又上書而始蒙撫臺公祖憐情
拜疏枯木頑石魂夢稍寧然而犬馬有知依依戀
主私念杜門調攝或可稍痊尚當竭蹶桑榆出而
再事堯舜孰知自秋迄冬火攻氣脹日甚一日服
藥無功目前喘微脈絕甚至痰暈齒閉艾灸不醒

庸書

卷十四

三十

夫以罪不容贖之身竟成不能復起之症報 主
愚誠俟之來生近接知會愈加驚惶縱欲扶病出
門恐作中途遊魂症危勢急不能不向老公祖激
切籲呼查前浙中葛公世振因舉隱逸續奉召命
撫軍兩經具疏竟以病辭此例之可援者伏乞施
恩不報憐情准詳倘獲藉庇稍緩須臾得遂首丘
之願所感恩全未可言既

荅郡伯公祖

福星久照雨露思深茲以戴罪微臣忽荷 聖鑒

俱藉台蔭何敢妄自菲薄以辜 聖明之恩以負
公祖之愛無如弱體抱疴匪朝伊夕藥石罔效
喘僅存具呈告病實非得已此前者所爲一聞
命而卽修小札有乞恩據詳轉文之請也孰意貼
堂公祖過愛所具詳文有事奉 上傳未敢擅便
應否轉詳等語聞之不勝憂疑早已知藩司公祖
勢必駁查隨卽以病勢愈篤乞恩確詳事續呈并
託賀王兩舍親力懇確詳兼求具印結以免往返
空費時日及蒙據呈續詳而詳文內仍用事奉

庸書

卷十四

三十

上傳未敢擅便兩語似此游移兩可卽老公祖如
詳轉文藩司公祖斷無不再批駁之理光陰倏忽
急緩 朝命臣子之罪何以寬容百口莫贖正在
戰慄復捧乏雨下頒愈增慙愧伏懇垂念病重情
真轉致貼堂公祖具一確詳兼具印結其欽奉
上傳未敢擅便兩語務求刪除仍乞老公祖并查
例具結轉文庶仗鼎呂安枕山陬如貼堂公祖或
有別疑必欲照前仍用游移套詞求卽差的當員
役入鄉驗看病狀然後另具確實詳文庶院司公

祖見信據情允行犬馬餘生保全良多憂心如煎
贊詞瑣瑣情迫於中虔禱虔禱

荅郭郡丞

前以病體具呈請詳焚香默禱引領金批乃蒙老
公祖過愛仍將原呈擲級使臥牀殘喘愈加恐懼
老公祖篤摯之意倦切有加非不知仰體玉成勉
力驚驅先賢有言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飢飽
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愚於
今日正自當斟酌而決諸己之時厄弱微軀元氣

庸書

卷十四

三十三

既損何能久長溝瀆立涸蒲柳先零憶往年看書
尚能多記數行今則今日不記昨日事矣前尚一
日再食今則不能飯矣前此臨事或能自主今則
微有所聞便方寸怔忡矣且以酷暑之時弗離絮
縣其爲弱症可知甌茶之頃屢苦喉乾其爲火症
可知昨於定巖偶登小坡亦非險峻無故仆地途
久始甦一時同遊者驚惶莫措似此種種情狀日
深一日知爲命縷所不能續膏肓所不能去者尙
能出而走數千里外以望 聖明之顏以迎臣子

之罪乎此中夜思維自爲斟酌以決諸己而知其
斷斷有不能者 君恩罔報臣罪難逃望 闕引
涂魂夢弗安伏望慈賜照察垂念情真非敢藉口
推託批准呈詞蚤賜轉詳倘可藉此安心丘壑調
理危軀則犬馬餘生少延歲月固沐 帝天之恩
皆感老公祖之賜矣

又

前以病真具呈懇詳又蒙郭公祖如詳轉文竊幸
厄弱之軀藉以調理苟延歲月皆拜老公祖再造

庸書

卷十四

三十三

之驟昨鈔到詳文情由乃知內有欽奉 上傳未
敢擅便應否轉詳云云閱之不勝驚駭在老公祖
高厚之愛有加無已君子成美倦倦篤摯何敢不
仰承德意竭誠就道以副台懷奈賤體病狀前三
次函內曾經備述不敢多贅此日病勢愈加沉重
日甚一日萬難北行既不能報 皇上之恩復不
能體老公祖之心無任戰慄茲敢再具呈詞瑣瑣
施恩蚤賜確詳幸毋游移可勝引領

與同郡諸公

晚接來函具感關注兼荷郭公祖惓切至意何敢不知仰承妄自菲薄上無以告君父下無以信友朋矯情何益罪狀難容所不能不以病請者實因賤體日衰元氣久損梧桐早彫可以預卜適已修書再乞公祖准詞具詳仍請不吝齒頰親面力懇優游歲月殘喘苟延丘壑餘生可勝感激頃得維饒年兄來札無非相愛關切曾託之轉懇撫軍愚亦日內擬修函乞恩於院司兩公祖亮可相原不致批駁惟求郭公祖擔承轉詳便是再生歸戶庸書

卷十四

三十四

一節前曾據所面諭者直述札內新頒條禁字字詳明人情歡呼固公祖之恩實年兄之力愚不過藉君子之餘庇以慶有成供冊先繳便以新數起徵最足鼓舞人心其所開之數應於每甲各名本戶不論些須零星步畝俱行派定不得仍前僅出總數以滋煩民推卸弊端事關創始度有定裁甚虧額過多都圖目前暫照新冊起徵稍俟各冊俱繳後公同清算總數查缺額多者另請公祖嚴丈隱蔽之弊一履取立見矣

又

接函知以病由轉達公祖具感關注但鈔來所續詳文復有欽奉上諭未敢擅便等語愚因前次詳文詞意游移再行具呈求賜確詳兼求具結庶免駁查往返茲復以未敢擅便云云轉詳似此措詞院司公祖斷無據詳批准之理臥病夫倍增戰慄計自先月初五日接到知會倏忽月餘既不能應君命而刻期赴闕罪固莫贖又不能因患病而蚤行報部罪上負罪何以自全况以久病庸書

卷十四

三十五

之人近在岩中不離牀蓆賓遊往來不能迎送每一飲食輒行嘔吐頃著兒輩到郡候送舊父母不料賤體一時精神昏憒暈仆在地半夜灸救人事不醒竟成危症不得已隨即著人追回小兒到巖兩日服藥毫無效驗視此情狀其爲旦夕蜉蝣可知竊思公祖再三不具確詳豈別有所疑不肖擔承亦豈諸年兄不諒鄙心而言之不力非愚之心事不能見信於友則諸年兄之道義不能爲肝膽之可告可託者茲值病篤特此再懇伏祈憐念於

公祖前務求確詳兼具印結以免往返駁查空費時日其昨所續詳之文希於府公祖前領回改纂并求郭公祖自後勘語文藁先領閱過然後磨正具詳摠求刪除欽奉 上諭未敢擅便兩語則上臺庶知情真無不允從而犬馬餘生少緩須臾日後調理獲痊或可僥倖出而再事 堯舜稍效驚鈍皆拜公祖與諸年兄之賜矣情因症篤言之瑣瑣乞恩畱神至禱至禱

與李庶常

庸書

卷十四

三六

章江一木咫尺隔天讀禮樂道請教未能縛茅定巖樵牧爲侶雲霧銅蔽何由接開茲以負罪之身忽荷 聖鑒雖捫心自揣惶愧無地知叨同里風愛無不志符道合共相欣忭但自辛亥除夕抵里杜門居山俟已兩載一旦 聖明開恩自應星馳赴 闕奈餘喘僅存寸步俱艱值此盛暑擁被號寒風中燈燭不久人生形骸痠痺何堪前驅具呈告病實因症篤非敢矯語以博虛名年兄同體肝膈素切關心于祈親赴公祖衙門求以病真情狀

力懇據詳查明或賜 題明庶淡山野人藉以始終保全犬馬戀主非無寸誠西山日暮自揣途窮伏惟矜照臨穎虔依

又

兩接來函隨即修復諒荷洞悉荒山廢人再聞 朝命福力淺薄臥牀日久病症垂危便欲力疾北上自度殘喘必阻中途空負 君恩望闕長涕不揣唐突再求院司公祖據情准詳代題仍乞推念賜玉往面將病危情狀力懇施恩得續拜

庸書

卷十四

三七

疏勝瘞遺體犬馬餘生感佩終身修誌條例頃畧呈管見於菽文內應入前賢語錄一條未卜局中諸公以爲然否茲鈔整菴末年則碩涇陽高景逸諸公篇端求編入大約明代諸儒學術之正盛時則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末年則碩涇陽高景逸諸公羽翼聖學有功來茲外此或主靜主知不無流入別門昔在京門得竊聞魏柏鄉孫北海熊青嶽諸尊宿之教間與鄙見不謀而同而整菴與陽明往復之書尤係此道關鍵所不可不編入者兼承諭

諫獵拙疏欲并採入極感節取盛心但思小疏詞語近狂稍俟之事久論定外有數篇瑣語願關政治人心便錄一冊奉覽并惟裁成

與同郡諸公 第二次奉召告病

夢懷光霽遙若天涯就木之人相對無期未免感嘆茲因再聞朝命驚惶固措便欲扶病出門喘微必殂中途告病呈詞誠恐公祖慎重不無遲疑兼此番部倣報命不便遲延文移批駁稍一往返轉盼歲暮負罪愈重特煩先生列列共相憐念撥庸書 卷十四 三六

兄持所具呈詞及致貼堂公祖來函公同面懇准情具結早賜確詳至於病危情狀詳公祖札內當又仁人見而惻然所不忍令之招魂異鄉者也寒風墜葉臨穎淒然

與杜肇余同年

頃勞光顧殊感倦切病症至此覺難再起曾作字求楊年兄轉禱太宰先生施恩棄蒙俞允特乞台從撥冗再懇求一實示總之一息尚存亦思靜攝稍延使必待啟手啟足而後悔請之不早亦何及

耶症危情急願望留神

與王給諫

梧桐早彫不俟占卜而決歸休田園數年前久作此想况重以目前之症猶不知退步豈必待葢棺之日而後已耶敢求鼎呂昭銓部諸當事以病狀告之在年兄以真摯之性而為真摯之言斷朱有不信信則未有不發側隱者倘仗陰德早了此段寄居山寺杜門靜攝殘喘少延所感不獨在生前矣

庸書

卷十四

三九

與孫少宰

初擬扶病抵京卽賦歸來時事未寧又不欲遽去奈夙疾纏綿日甚一日自朔旦嘔血後不時昏沉集枯之餘再加摧殘大限可知恐做衙門一時隸出言之無及央念乞假非敢故矯承諭慎重二字先生之訓凜若箴銘殊感肫摯一進一退貴於內度之己以創生暮死之人明知己之無能為而為之欲以苟全適以速斃頃已具呈衙門區區所志無意南遙倘如所願殘喘少延得相從先生於林

下步趨左右尋我至樂不至爲虛生浪死之輩於
冷落地得活潑意豈非不敏之大慶幸哉

與崔學士

比承過寓目擊病狀曾以乞假之私懇之有道隨
著人揆問起居知有沙河之役倏忽多日具呈衙
門未見批行掌院兩先生及諸同事其難其慎無
非勉勵候補之意竊思邊事未寧臣子何容退步
某雖不肖犬馬戀主素矢忠誠奈形骸不能
久長歸休林壑數年前久有此想今自嘔血後風

庸書

卷十四

早

中燈燭魂夢恍惚一腔心事都付空談無以報効
言之隕涕將來缺出冒昧補任勢必終日臥炕不
進衙門無所事事空糜俸祿何以自容茲聞明展
入直煩對當事極力言之慨施惻隱早賜發落卽
未補移文有何定例惟在諸君子首肯便可主張
總之垂危哀懇非敢矯情古人矯情可以干譽今
日矯情適以招謗某雖至愚亦何樂而爲此早已
決念寄居貴鄉延此殘喘終此餘年倘得如願所
感不獨生前且在益怡之日矣

庸書卷十五

廬陵張貞生箕山著

男世坤
世坊鈔

五言律

蔡明經南歸

南去北來者誰非浪裏舟爲官新復舊作客夏猶
秋訝我癡摹本多君醉典裘他年重握手高閣共
臨流

答卓世兄

庸書

卷十五

鴈影嘹天際正予憑弔時泰山雖不古玉樹喜逢
枝追昔何能寐來書慰所思弟兄原一體飲水心
先知

答和陰掌科

人稱性倔強獨服崑崙芝當詔求言日是君入告
時角麟昭代望辛桂紫宸知直道今猶昔多應宿
鳳枝

朱白谷僉憲遊里

丈夫有至性報國薄文章月映蓮萊色桂分瓊闥

香史官書譽謬 天子識剛方湛露重脣卷黃花

自傲霜

元旦

冰署兩年外說經平旦時恩隆朝退早禮重院遶
遲名紙人情苦辦香天性慈悔尤先自省期以報
無私

雷別郭同年

奉佛經年久慈賜一綰符才名堪玉鉉方寸儼冰
壺賦重催科拙思淡艸木蘇天顏元咫尺爲問有

庸書

卷十五

二

仙臆

郊望

酣歌情未極半在碧林中異辯諸般錦同心一樣
紅採香蜂捕蝶啄蕊鳥銜蟲春色多含笑詎因點
綴工

又

寒暄一夕改趣侶鬪尋芳雲裏樓臺煥雨中竹樹
香蒼黃春後染爛熳晚來妝九陌人如醉薰風出
未央

答和王北山年兄

孟嘗家有客唱和意偏淡不作垂楊態誰饒古柏
心清狂空雪月淡薄岐山林此道無人語爲君再
鼓音

瀛臺觀騎射 應制

三代周全盛車攻已載詩矧逢今舜日寧數古宣
時平野鵬隨落高墉隼莫支修文兼閱武麟閣儼
圖茲

同汪掌科閣中

庸書

卷十五

三

君能名絕駿我亦識隼桐校士三千外衡文片晷
中嗜奇何忍釋問世覺難工心目依燈盡不知月
滿空

李太虛宗伯招飲觀女劇

庭月冷長夜如何燕繞梁司空雖見慣刺史豈無
腸明是貯嬌屋錯疑曲水觴世間演習學設訕假
冠裳

高節婦

問西學有本閨閣過庭師苦節將誰告芳心祇自

知課兒資紡績敬已薄膏脂三十六年矣于今見
鳳枝

舟過池陽喜晤陸野修

如晦本王佐應陪玉輦遊畱中資講貫補外借謀
猷廣和經三載離思約一秋相逢爲道故渾是舊
風流

東張開府

南顧雄藩重借君山作霖股肱 天子郡保障大
臣心海國鯨無窟江城隸有陰一門雙壁通奸與
庸書 卷十五 四

共登臨

別友

上苑花妝錦似君獨占多舞迴星影碎歌闌變心
那寤寐懸柔里知交溢愛河只今春四十佐酒半
綾波

又

吾生非柳絮豈肯逐波浮罵酒天涯客照花水上
樓馬知冰渡險難喚雪程悠此去無它囑高堂已
白頭

與山人

千里黃埃望世腴獨不干半酣親枕簟一覺破邯
鄲樵徑隨煙靜葛衣帶月寒崎嶇非古渡草閣日
三竿

簡史都諫

狂瀾所在是中砥屬誰先如矢傳家學獨清擬昔
賢操持躬自凜剛介性非偏見說陳言日梅花雪
裏妍

不雨

庸書

卷十五

五

萬民占大有時若問京畿花幃紅先怯草墮綠不
肥彌街黃霧起入目亂沙飛冰價珠璣貴羣工虛
禱祈

午日

賣冰聲太急強似鎮心瓜鹽冶荷施幔輕狂柳著
花譯經消薄俸飲水避浮譁官舍乏長物比鄰盡
酒家

又

時序雨中促何如未熟瓜寒亭蒲欲劍朱戶艾皆

花席地人無語凭闌客自譁長安意氣重賈賦過東家

生日

碌碌多疎節焚香許告天執經從幼學開卷巍前賢克欲須防敵觀心遽證仙人情應不問行止渾蕭然

又

問歲總非計石田樂自耕空花拈不著虛室自無生精進分陰惜擔當一著爭雞鳴人未起培植在

庸書

卷十五

六

方萌

又

先哲立吾範乾坤域我形無由觀暗室何處質明廷紛糾諸情幻幾希片地靈一言參大旨謂可廢諸經

又

行虛勇往志銖黍較榮欣養病能尋藥送窮不事文會心惟止水極目摠浮雲千里投師日鷺魚早樂羣

又

固疑巖前臥頻年空佩珂求仁途豈遠學道句無多宦海登彼岸心帆穩不波于今重弩力肩復事吟哦

又

求歸猶未得留滯笑吾癡舒卷還誰主出潛祇自知譚空從不習養拙覺難持顧此簞瓢在塔然念所師

又

庸書

卷十五

七

我生逢溽暑赤日燎虛空江北楊花白嶺南李子紅及時知燥溼與物悟玄同自在無家到清涼一夜風

又

彈指了無際眼前歷劫塵學禪諸相幻謀道一官貧習苦宵猶旦心涼夏亦春半生惟愧悔名紙謝時人

又

炎陽侵寢簟生我獨劬勞呼吸神相告呻吟夢不

牢書長霖雨，新氣著火輪。高齋戒知無，報捫心念屬毛。

又

萍觴豈免俗，吾亦愛吾真。飄泊花中影，升沉物外身。觀心近皓月，豁眼撥微塵。木榻新來設，晚歸憶問津。

望月次崔夏章

眺高因返照，萬有此俱虛。寥廓川歸海，圓明水到渠。本來憑指出，事業任生疎。清夜圖無負，天行與庸書。

卷十五

八

疾徐

又

蒼茫觀易盡，太白生于虛。物我空諸品，山河渺一渠。無私臨浩蕩，不夜照蕭疎。涼徹花神睡，可知月到徐。

諸公小集金魚池

信知清是福，何處不潺湲。埃靜涼先到，神恬暑自刪。空亭鳥送韻，冷署花開顏。覩得遊鱗意，無須更買山。

又

雨歇枝餘潤，訪人午夢前。著書清暑裏，狎物小池邊。俸儉猶酤酒，官閒欲入禪。臨淵羣盡羨，可似釣竿鮮。

舟中

泡沫初非幻，扁舟真舊家。烟波眠去舫，蓑笠釣空花。飄忽忘機鳥，渺茫有底槎。漁燈招故侶，消長任生涯。

又

庸書

卷十五

九

家園偏寂寞，客影日中流。難醒人先渡，月歸櫓未收。聞聲多土語，墮夢半更籌。春雨何時足，癡成不解愁。

荅陳伯璣以文潔集文清傳及所著幾部見

贈

春殘中道悔，座右且書銘。購得名臣錄，袖歸孺子亭。羹牆呼欲出，糟粕釋能靈。一徑湖光轉，華山睡未醒。

松影次韻

蒼鱗老古壑夕照入芳叢孤尚情空鶴屈盤勢自
高隨潮聲早沸侵月餘難工坐對諸絲靜何如不
舞風

答謝謹範九兼感懷令叔實菴掌科

無雨蒸如火納涼獨念家多君懷羈旅先我訪星
使既脫忘憂酒再烹解著茶不堪談往事想慰露
滋花

酬張司李

持平知寄重博物舊傳家生佛滿江拾法星蠶水

庸書

卷十五

十一

槎下車清肺石落筆盎春花自矢卑陶直何須羨
裂麻

九日登文山同高岸先僧鐵闢坤見坊兒

何必束籬菊桂香欲雨天灘平喧自靜山瘦態偏
妍擔榼逢村叟越溪禮古賢月光臺在望人立畫
屏前

又

鑿山何代石能使廣長鳴累級看雲近層巖對岸
平樹兒重坎訓選衲一茶盟莫道遊無路樵夫指

點明

虎口山值雪

行蒞知臘近停轍避風譁寥廓村迷徑虛空夜布
花寒威人念酒凍合客思家偏羨隨波鳥背舟自
泛槎

又

蕭然棲野岸天地忽冰壺不夜征南鴈無寒習水
鳥篙師因雪嬾騷夢入江孤消息梅花近何爲獵

遠途

庸書

卷十五

十一

又

氤氳來復續點點去如無薪盡廚煙短風高燭影
癯落書狂自整侵骨健成愚人豈皆松柏何堪六
出珠

又

環山非鷺嶺坐擁通明盤布被加衣冷鐘聲帶鼓
寒釀奇凝吐潤報瑞剪成團僵臥誰當此杖頭盡

日歡

訪余同年不遇

念子春前別再探跡寂然集桐音調舊玉軸翠痕
鮮如水門通巷爲冰雪在椽錯過風雨夢行倦獨
遘船

過僧室有扁額曰雲半間

荆榛存古刹棒喝揭新禪背郭羣塵遠臨河水鏡
妍卷舒天上月坐臥佛前烟不許陶彭澤清池一
訊蓮

戊樓

尋常巡夜析鱗集盡遶船百尺通城堞千季淨海

庸書

卷十五

三

烟艸肥閒牧馬土潤急屯田聞自籌長策烽燧不
復燠

又

荒洲十里外譏察建危樓臥鼓知氛淨報更起夜
謳雞鳴關許渡月上館先投構此澄河路如歸客
不愁

薄暮

經旬往復上一艇信勤劬村吠驚喧寂汛防間有
無逆流風未轉宵懸月難霽江闊漁燈渺鴈聲藉

不孤

又

城高迷望眼挽拽僕夫瘡箭落知驚鳥纔收怯渡
蘆天邊新月墮江上一燈孤臘後河流淺生涯共
水兒

見市麴者

滿載無長物前身一麴生梨花春正熟澠水綠因
名猶及謀諸婦強如校步兵先嘗杯已足朋舊倒

樽情

庸書

卷十五

三

夢先嚴慈

未能勤問寢膏藥摠無因書信涕痕舊梧捲手澤
眞雙親荒野夢孤子去舟身瞻戀牽衣醒傷心一
水濱

又

音容成隔世瞬息訴前因冥界三季促寒江一夢
眞訓孫畱絕筆念子現全身腸斷東方白孤兒在
水濱

舟次

跼踖前川渡術窮縮地還渺瀰陵復谷岸岸如山
離駛中流疾心飛逆挽艱誰言周道坦愁緒未
能刪

又

計期除夕到緩艇可能驂林木經霜老朔鴻帶雪
南斗光寒劍水柑子腐瀟潭江上何畱滯翻疑客
路貪

西昌名園前有春浮繼有遯圃神遊久之寄

語主人

庸書

卷十五

十四

複閣通紆徑地迎二水長一門棠棣蔭再世竹林
香鄰郭新花圃濱湖舊草堂何時同載酒小艇折
蓮房

又

未遊先讀記人在輞川還驚到花稱主雨過艸長
顏層觀浮快閣小隱揖匡山期與閑丁約許餘一
刻閒

東平司理

相見莫言晚神交已十年詞壇持運會理窟扶真

詮編較玄同集哀矜感應篇願言公牘暇一話菊
花前

郭處士書扇

采采芝常飽人欽不躍龍要言傳象註危坐識林
宗高韻孤山鶴閑情滿院松懸知招隱館筌在最
高峯

郡守郭公命書

霜天燭覆暇有賦促梅花手敏人無牘政閒吏不
譁車旛隨白鹿篋綬縮丹蛇一勺金牛水蕭齋試

庸書

卷十五

十五

苦茶

閩中張宅人孝廉過訪

鷺洲千尺浪假道徙南溟雪賦他鄉白山收到處
青裝輕憐地瘠跡曠得詩靈冰署懷人遠遲君隔
歲靈

東劉石潭兵部

逢年初不事與俗自難工借箸朝堂上握符指顧
中薇垣畱舊草偃府挹雄風採得葡萄綠搢朋月
色空

山行

愛此多樵牧避器十里山鳥歸天外島藤老洞中
顏絲竹惟流水烟雲盡閉關偏予川谷癖不放一
身閒

又

無忌水源轉一山又一山綠天客市隱柿石避塵
顏虛谷層巖道定香老樹斑烟雲觀未竟客復且
言還

羅塘巖

卷十五

十六

庸書

豈曰供遊眺前賢此鑰關道存川瀨續品貴谷蘭
閒猿鶴依雲靜藤蘿共石頑何年方結室清夜耳
潺湲

遇丈人

茅居願已足何復聘長途導水通廚釜葺徑友籬
雖人間勤種植鄉僻漸追呼自愛田間老多季不
逋租

擬遊漢仙巖不果

梭舟衝險到俗耳自鍼砭可放名腸冷安知夏日

炎石人眠復立龍德躍仍潛何必鄰仙宅溪雲信
手拈

又

高僧名可繼煉補力誰兼翠色收山幔寒光動水
簾無端蛟舞竅不斷雨鳴檐洞古乾坤窄袖歸一
素庵

採蔬

窮谷競海錯淡泊罕知音芥粉充廚薦水泔選餐
侵貧家堪百歲寒夕儘千金惜大吾猶故摘蔬小

庸書

卷十五

十七

圃淡

又

鷺脯無常如菜根未是貧冰壺宏傳記槐麪足家
珍室磬堪明志甌塵可率真曠觀身若寄愛此一
孟春

偶步

閑遊逢月朔羅漢傳時宮籬外寒葩富眼前落木
窮歸瓶誰豔冶侶相獨青蔥莫道尋春蚤禪林報
奪紅

錢長者書扇

人言軒蓋貴君視若泥途還石常歸袖引泉直到
廚道容三補衲佛號一輪珠跌坐非無意忘年半
藥壺

曉起

蝴蝶終宵夢回思執去存枕流聽櫓語敲句辨禽
言沙暝魚吹沫春淺柳罩門正宜期好友歸去醉
南軒

次慈惠菴壁間韻

卷十五

十八

枯木開山主香花四大然瀑高晴裏雨塔古夢中
天佛法三竿竹禪心一勺泉微酣猶問訊罵祖肯
狂顛

又

不得高蹤士對山味索然一瓢香積飯片木梵王
天避色應憐鳥洗心再選泉煙霞收欲盡降伏百
年顛

生日登靈谷

吾豈厭常祇可危悔過時稍伸天命幻行止客情

癡閒易醒偏蚤登峯去莫遲生辰容易度還喜少
人知

又

卜宅溪山裏暑初喜似冬道紆樵襍木壇古供青
松相助惟知讀偶潛欲事農尋幽雞犬寂夢覺一
淙淙

水許寺

莫言城堞近古寺舊臨流竹裏帆飛疾龕前鳥語
幽畫長人易倦雨驟暑全收爲客從來苦喫茶暫

庸書

卷十五

十九

此雷

又

偶從靈谷道小歇望雲霓砥柱千季石截流數里
隄萊畦依寺潤舴艋傷僧栖還後添新綠此君路
不迷

又

可羨河流闊洲心半熟瓜風晨三徑靜日午一棚
遮道故空攜語對僧儼出家門前多小艇傍晚紫
魚鰕

又

清淨蒲團舊何妨面道衙莊嚴千手眼燦爛一花
賢守戒心難據愛閒性不殊行人誰解帶費力汝
僧廚

許堯文郡丞招集期仙廬次滄歸上人韻

聞得孤山鶴廿年不出林官衙三徑靜仙宅一亭
陰肴核先忘味絲絃偶寫心身輕煙瘴隔獨許月
來侵

又

廬書

卷十五

二十

嶙峋留骨格豈曰學長年書義儒無隱丹霞佛可
傳吾廬隨客至仙榻爲君懸問訊還相擬逸民重
少連

爲吳督學作

世非無駿價按劍泣難酬卓筆奎光照丹霞紫氣
浮傳燈堂與開居肆藥籠收千古肝江學公門一
脈留

酬前贊皇明府

何人堪父事爲道闢榛荒懸榻顏亭舊聞絃浹邑

京晉風示烏古盱水筆花香所愛吾廬在高名許
馬行

東姜副戎

屏翰鳳凰嶺多年靖障烟星垣環北極鎖鑰重南
天遊獵華山右投壺大樹前紀勳君不伐裘帶自
翩翩

送顏同年改任景陵

相勉惟清白離情不滿卮借恂留楚澤祈佛祝公
祠叔度歌來暮咎繇慰去思同官還話舊唱和洞
府書

卷十五

三十一

庭知

重九前三日許郡丞見招

還喜仙廬集天空鴈不鳴池枯知雨少齋冷愛風
清橋柳應時熟芙蓉照夜晴繞籬驚物換荷蓋未
曾擎

又

催人梧葉老何處放蟬鳴綺席三杯虐黃梁一曲
清客遊忻氣爽農作怨秋晴地震傳聞駭寧無柱
可擎

重九前二日曾旅菴招登天華山用前韻

孤岡雉堞邇留此敘嚶鳴賓主形骸畧仙凡眼界
清神錢延野火官騎掠空晴屋瓦看疑墮何年立
地擎

重九前一日訂諸同人入山用前韻

知音人許到絲竹半泉鳴花木塵中老溪山物外
清訪僧須諱酒登塔最安晴勘破千金鉢何嘗費
力擎

九日入青原用前韻

庸書

卷十五

三十三

郊外偶別約隨車一鶴鳴游從知客僻吟嘯見官
清露細回秋旱棠淡避午晴法門還藉鎮寶杵任
君擎

又

登高先問渡招手梅聲鳴嶂列看猶遠溪流聽始
清潤蒸疑法雨暖動儼春晴茶餅真佳會菊觴可
少擎

又

許訂遊山約扣鐘豈小鳴依稀彭澤拙謙譔伯夷

清芳桂嫌來晚黃花怯久晴慈悲無限意顛倒側
枝擎

重九後一日用前韻

傳心不可問川籟此常鳴閑坐因懷古倦遊爲阻
晴尋山疑徑僻訪士入門清攜得杯中少茶甌錯
襟擎

又

催歸還戀月施食法音鳴相擊光無定混叅語不
清轉輪來夜雨吐納失天晴諸客行程早明晨借

庸書

卷十五

三十三

蓋擎

重九後二日用前韻

星月殿前隱空階細雨鳴救頭魚涇潤改態菊神
清秋令迎新爽天行悔昨晴遊歸情未足郭索效
拳擎

又

觀人惟法物今古自爭鳴備巧工多智求全水太
清妖典頑石語神護震雷晴渾沌知難再虛空兩
手擎

又

繞堂何紀極未曉水魚鳴行衲沉吟苦遊人寤寐
清闕疑池底月存信雨中晴世豈無鳥復最難領
要攀

見藥地贈韋客韻偶和

神仙何處見堆積石三間無量雲生步有光霧放
顏終朝藏瀑谷千古幻斜山羅列諸岩崕不增亦
不刪

予登武山再過書岡武山舊有無塵樓仰止

庸書

卷十五

十四

亭遊道亭青竹亭書岡舊有讀書臺慕陶
亭徧跡之無一存者亭臺非故山川減色
適康上若招同主謹山王詔廉謝丈石飲
於新構之似亭蕭疎空人顧而樂之安得
移此於山水之間以懷東籬處士以揖雷
峽真人

何妨塵市迴品雪一間新安宅君言似假山孰寫
真圖書存四壁吟嘯卻纖塵復古今時約商豈偶
主賓

又

落成梅且放卜此著書新卉襍看生色窓明喜率
真一拳曾列石萬卷不沾塵偏我遊山癖投奇許
作賓

俞崖菴書扇

黃驄年尚少穎脫授陰符神算澄螺水雅歌動蠡
湖借籌驚長子握塵儼通儒艸木陽春雨郊原靜
鼓桴

看雪

庸書

卷十五

十五

春睡何嘗足刻溪早度航頭垂松自醉腰折竹難
匡環佩佳人隊簪花進士觴山川原不老變幻摠
清光

又

早有春遊約杖頭買去航墜枝從眾拾崩樹共僧
匡披氍先開徑罔爐緩舉觴登樓還四望天地一
毫光

又

驚心摧古木六合一冰航命舫何須戴尋幽不辨

匡里中有匡山爲
貫珠春圃并懸磬主人觴更擊
林間響目寒萬斛光

穀旦爲吳中軍書扇

椒觴羣樂獻報瑞值春初醉踏燈前月閒翻圮上
書歲豐占穀日氛靖貧民居吾亦爲魚侶光天廈
蔭餘

鄭次公北上

送君無酒盞執手坐花陰飄影春江疾車塵驛路
淡登臨仙子賦匡齊古人心戀此鷺湖席出門再
庸書

卷十五

三

鼓琴

過東湖

烟光還到眼無古亦無今綠水招知己暖風送好
音浣花君夢遠種柳主情淡爲厭塵居邇改門未
許尋

過微識菴

誰識諸緣幻尋山我認真叩扉僧未起陟嶽鳥先
喚何客隨雲到足花傍水澄花源雖有洞可惜乏
秦人

出石獅關

三日尋真路至斯益恍然界連凝暮靄門限鎖春
烟迴合諸流水配成極樂天狂心非默制早學米
家顛

過雲峯

方丈猶虛左孤筇去路忙禪林雲界斷道觀鶴翔
翔杉樹疑庭柏桃花祿海棠不逢人說破尊者此
埋藏

旅菴招同周伯衡施愁山兩守憲小飲

庸書

卷十五

三

去後交情見吾生一葦浮信天今石屋率性舊愚
樓爲黍人難識剪蔬客易畱勝炊香積饌既飽復
何求

家均公之任

鳴琴何所有弩力紹前蹤金鑑千秋業橫渠百世
宗東軒懷棣萼錦水羨花封澹泊聊明志廉名自
此鍾

東龔別駕公祖

署令初迎夏官清易送春催耕聞土鼓播種醉花

神報最舳艫舊呈祥燕雀新謳聲仙壘奏總爲愛
斯民

別黃平參

分袂春難繼花封恣浪遊無因隨水逝有意遣山
畱鼓瑟知曾點足民念并求何如霖雨手取大拜
宸旒

抵新昌

明是仙源路胡爲染市塵城卑容水抱峯斷放雲
屯物象盈眸綠風光滿縣春喜逢知者道信步不
庸書

卷十五

三十八

迷津

過胡生果園

石門誰共肅小築避器塵附郭堪身隱縛茅與衲
鄰方池荷吐綠紆徑烏吟春梅尉如相訪從君一

問津

文昌書院

清院右有黃
使君講堂

羣稱樓萬卷筆下豈無塵堂奧分陰惜神明字紙
珍溯源沂水邇望氣桂林真傑閣香雲繞使君自
有鄰

里中天馬山

何年寫駿骨鍾脈富川東羣經聲猶戰眾山貌似
童鴈驤經職刼顧盼極虛空人瑞還堪繼品題到
眼中

洞山寺

曾禮价師塔再遊小洞山爐香因客盪茗話共僧
開示眾臨時偈逢渠舊日顏何須盤十八萬竹護
禪關

爲杜同年壽其尊公

庸書

卷十五

三十九

時擁扶風帳道高不折腰健挾仙市藥酣咏富春
潮飲喙孤山鶴行藏紫玉簫斑衣迎錦纜猶帶御
香飄

送越青還里

總作鳳凰鳴官方藉廓清全才優黼黻世德重簪
纓丹陛求言切黃門愛國誠吾家風度在蚤晚問
君名

寄曾同登廣文

月明一鴈過別汝幾秋分絲誰當主講壇近有

君細流歸大沼高樹薄微雲
驛入南到遙傳泮水芹

秋霽次崔夏長

曉色遙相映展圖雨後秋
霧光收遠岫日影起高樓
寒燠天非幻去來物自愁
籬邊尋舊約還喜菊無憂

春圃

鶯聲喚曉夢何以荅東皇
細雨添花恨喚風報客忙
流觴園竹柳歌女調宮商
未奏鼇山曲沁心一

庸書

卷十五

三十

院芳

久雨

賞心因境奪障隔幾重天
紅減花妝色綠肥艸覆
椽移書成亂帙護燭畏孤眠
吾豈非知命巖牆在枕邊

又

天漏煉無補鳴條夜愈狂
分明見月出倏忽聽雷落
香滅泥盈案燈殘雨在牀
可憐人不醒猶自夢皇皇

送集明府北上

槐青綠音動是誰入告時
下字寰宇望上報聖明知
詣闕香迎袖攀轅淚在詩
西江圖可繪漕運不能遲

喜晤楊華觀戶部

叔度多季別傳杯喜此逢
物交誰作主靜對直須公
一代文章貴千秋道義隆
驅車還卻顧願共挂孤風

送余同年之任襄陽

庸書

卷十五

三十一

何必爲官蚤文名久占先
漢江聲寂歷匡阜勢懸連
慈母三年望福星一葦懸
傳知迎騎近飛舄在春前

送鄧司直戶部典試還朝

綸閣舊遊地春風玉筍胎
盟心期識駿報國重掄才
劍井歸爐冶梗情統剪裁
觀光逢此會隨鵲到瀛臺

九日舟中次韻

悠悠鷗路渺就是到家翁
園菊流香遠江帆過眼

空吐吞蟬飲露笑語鶴餐風不用遊山展賞心半
浪中

又

浮沉未可卜偏少信天翁林木催蕭瑟波濤碍碧
空離家憐片月去路恨多風猶記茱萸會秋峯指
顧中

又

偏此黃花節獨醒說醉翁誼譁鄉語襍寂寞酒杯
空薄暮驚鴻月輕颿落州風臨流如有得彷彿到

庸書

卷十五

三

山中

又

登高客不少吾獨伴漁翁問酒家山隔對船水月
空索頭存古記江上挽雄風何必東籬約陶然在
个中

楊龜山先生有過金山詩辛亥冬予以譴通

紆道率坤兒登此用韻紀遊

浪急孤雲宿觀空一指浮虹橋橫巨渤鵬翼負虛
舟山脚星光抱水心寺影流開來無帶解省發在

微瀝

遊金山之次日率坤兒登焦山予於金山有

十惜此則毛公高風勝作解帶想矣再用

龜山韻紀遊

何爲復汎險貪此一峯浮濱海無迴鴈迎潮乏去
舟鐘孤僧影寂浪捲月痕流左顧金山頂會心兩
點瀝

焦山返棹隨登北固山時明月照人登亭遠

眺在隱顯間再用前韻

庸書

卷十五

三

遊倦還梯勝黃昏月正浮力能迴颿浪勢欲壓蛟
舟鼎立山偏據雲蒸水合流身輕真似葉高壘願
隨瀝

虎丘

名山傳第一過眼只平常頑石曾容衲虛池欲遶
堂亭新驕俗吏塔朽冷空王張幔茶鐺沸喜猶索
客嘗

卽席壽羅斐生

允矣名賢裔志登孔孟堂對君驕氣靜資我道心

長松柏三冬秀芝蘭一室香萊根同敲斷知不在
杯觴

遠自京門見講學山房園林如舊喜而續藥

公之韻

閒中曾夜泛月色一林瑤於淺疏方沼參差認小
橋輞川隨筆寫丹竈選枝燒清福無私享慇懃好
友招

又

時復登高望迷連見遠邨書樓長映月林鳥亂鳴

庸書

卷十五

三十四

園道義常盈座塵氛少到門標題非介嘯格語丑

銘軒

又

園成喜地僻喬木許鶯尋鶯羽庭前鶴松濤夜半
琴獨清梅有骨相對竹無心仙子天台少騎牛此
覓音

又

平泉莊可共何自戒見孫門俯翔空馬竄收絕頂
臨講書雙玉案命韻一芳尊黃鳥能知止迴環處

士門

俞同年壽其母孀人

髮膚知所受何以荅勤劬拜 命遵慈訓讀書作
大儒潘輿千里養萊綵百年圖民牧從茲重獻觴
正綰符

暮行

澄清少有志學步執誰鞭激浪風加疾橫隄柳復
牽酒家多卻客邨火半收煙暮色迷行徑愁人馬
不前

庸書

卷十五

三十五

入廬山

老人時隱見夾徑半松杉訪蹟攀蘿上畱名借石
剡峽雷空搏擊水樹細呢喃踞頂多禪衲終年禮
翠岩

停舟

蓬窗喧未靜喚醒已聞雞莊夢身猶寄靈禽德可
題覺迷因首唱知止故安棲極日寒江遠潮生月
印泥

北上禮先王父墳

地典如何據荒山奠酒行家殘傳忍恕祖訓戒虧
盈碑篆苔痕歿丘隴艸色平教忠先教孝敢負此
陳情

北上禮先嚴慈墳

拜親前度別今日拜誰行夢杳人空弔腸牽淚自
盈山川多感慨風雨少和平何處潘輿是嗚嗚膝
下情

螺川暮發用前韻

漁家正好夢偏自踏霜行日出三冬暖雨過一水

庸書

卷十五

三十六

盈征夫愁道遠舟子喜波平開卷還評品悠然弔
古情

又

快意將過適家人未伴行觀顏程限急分手酒
杯盈河伯從無險石尤白不平出門誰係戀沙鳥
故多情

講學山房和藥地上人諸韻

半世塵埃路問心此不迷樹林花未韻亭院額先
題石積高如阜池通曲似溪不須春到眼茵坐喜

姜姜

又

文山可學至吾亦字吾瑤靜看僮移竹閒隨客步
橋臘梅寒雀碎春卉豔陽燒徑僻堆雲白弓旌有
此招

又

數里山光送源長水繞輒處仁曾宅好道且成
園蒼蘚容侵徑烟雲午鉤門眺視非所志亦以紹
南軒

庸書

卷十五

三十七

又

傍谿開徑僻客至不能尋山展堂蘭圃水鳴樹裏
琴寄情花照眼談道鳥知心此樂還分贈高人嗣
好音

又

前歲方移竹今春已長孫一池真卓錫片石小崑
崙緩步窺林鳥怡情問酒尊古樟斤斧久何似樂
離門

又

不似桃源路如何一徑迷灌培植惜力隨喜納爾
題斧址通茅屋水源合澗溪賞心還枕石愛此草
姜姜

章門早發次韻

朔風催鼓棹險似履巉嵒爐炭還空酒裘衣且常
衫小亭占次旅虛受箏先成匡坐無疑慮北征任
挂瓢

夜過左蠡次韻

前山星可摘薄暮角催行盡說江湖遠亦疑滄雨

庸書

卷十五

三十八

盈靜聽雙檐韻伴讀一燈明前導輕舟熟斯須已
泊城

又

風急將停宿月高又送行洲平湖面淺山遠火光
盈野岸鷗鳧靜戍樓鼓柝明還疑因訪戴乘興到
方城

韓公諱建字公懋遼西人元至正間爲安慶

太守穎六盜起身經百戰城賴以全平章
余公闕建大節堂居之後陳友諒攻破皖

與余公同日死節墓在皖城東門外之江
許

停車何此弔忠節是師尊一塊靈前土千秋戰後
魂建堂猶有主收骨豈無昆代遠今非古照人半
月痕

水仙

羣芳能寫韻誇此更名仙桃葉羞臨渡小蠻嬾關
妍繁華都雪釋雅淡抱天然獨有梅知己迎春在

臘前

庸書

卷十五

三十九

螢

下上遊無際遲徊戀薜蘿珠藏疑剖腹犀炤早然
波化草身先腐穿花隊獨多隨風團扇外黎火渡
銀河

庚戌七月同郡諸孝廉以揀選南還次友韻

贈別

萍飄誰作主迎送總行人就試權追武贈言偶效
羣車聲勤十夜馬首戒同塵拋別京門客明宵少
比鄰

又

良朋長揖去三五竝知名鄉遠偏多夢暑清故少
情暑清風信肅秋到月光繁景物江南好迎眸木
僅榮

劉孝廉壽其尊人

閱世滄桑幻寸心玉鎖關解推惟一諾慈養獨多
艱蘭畹看環膝瓊林喜放顏蓬壺原有種侶鶴在
南山

爲宋明府念修題

庸書

卷十五

四十

文名久重魯行且紀循良東嶽鍾仙鳥西江企佛
航騎迎觀撫育鳴珮識慈祥琴鶴非無侶隨君聽
政堂

爲袁處士作

遜翁固自得豈曰癖烟霞德潤陪仙侶道腴薄世
華風高松籟籟香遠桂林花閒說孤山鶴伴君曆
算遐

別家孟常工部

相會嘆何晚國門又送行看花山水願折柳弟兄

情驛館新留記湖光蚤笑迎不須勤權算關政識
冰清

虞天玉同年書扇

交道嘆非古如君信可師手援寧計效井救不末
知瀨氣通冥漠慈腸慰怨吞好生今舜德會應重
台司

孔庶常壽其尊公

先生至聖裔斯道慶中天一鐸源流遠六經日月
懸過庭長問道衣綵重祈年仁者從來壽卓然祖
庸書

卷十五

四十一

正傳

辛亥仲秋王北山赴補人都值子奉譴南還
北山亦遂作還去之思且訂便道過晤於
家園之槐軒及舟次魏灣復預命公子遣
人要之江干予因夢切鄉關卒不果赴嗟
手孤舟搖落孰過而問久要弗忘古道最
人北山不弃予予實負北山漫成小作寄
謝便錄似公子來仲世丈

古人千里約問我竟如何蘭畹芬芳墨池朗映

多良朋偏送別佳會復蹉跎念此孤臣去歲寒不改柯

從石經山至臥佛寺和王掌科壁間韻

登高節旣往躡此亦塵清俯間人遲月成行樹拂檻無僧來古殿有草沒佳城還喜秋風好帽歌不落纓

又

十載茲山夢來遊眼界清佛眠雲作蓋洞宵石爲楹過客頻懸榻空王亦築城溪聲聽復寂何處濯

庸書

卷十五

四十二

吾纓

又

徘徊將去國獨不賦淒清野望秋空水物懷曉噪楹身輕隨木葉心急繞香城翻悔從前幻新冬換舊纓

又

薜柯零落早吾亦別西清歸夢開三徑卜鄰結數楹巢棲聽野獵壁立守心城便道塵高丈何容浣

素纓

和方素立過訪講學山房

竹籬風雨敗笑我又成樓聽水閒停步看山夢舉頭一茶思對竹每飯擬浮舟去此青原邇秋溪好再遊

又

對酒還言志讀書豈計名前途爲可信違事不須明開徑隨流轉編籬就樹成知音來自遠活潑共平生

元旦望闕叩聖

庸書

卷十五

四十三

直廬前度夢所魂負蒼穹乾始今璇曆寅初早律風卜山空徙倚靡俸久雷同吾主真堯舜微臣憾匪躬

元旦拜我師祠

禮數公私重何如謁我師薦新無縛節溫故有良知欲效前賢敬敢忘大聖慈兒曹淡自愧春夢已多時

元旦拜祖祠

三爵何曾獻祖靈儼欲憐焚香新歲禮感夢舊

時天松柏時堪掃箕裘譜可傳吾家金鑑在庭柱
自季季

元旦見魚泳

環亭一勺淺早已躍陽和逝者如離經悠然若飲
河剪風疎竹影浴日細鱗波計尾泝流上可知活
潑多

元旦見蝶飛

土潤迎新蚤雙雙似採花迴翔先附尾遊戲共尋
家羽化千尋幻粉流一陣斜羣芳疑有意爲爾久

庸書

卷十五

四

抽芽

荅和鵲九舉

先賢論正學爾室重操持伎倆人皆習周旋我獨
癡齒剛流俗忌骨鯁大廷知爲問西江派相期不
在詩

早春對雨和劉開老

土膏新著潤澤早溢春城芳豔舒容淺霏微曳影
輕宮鶯初唱和禁柳漸分明盛世勤民事陽和令
始行

又

暖動銅螭曉官從画裏來遠雲頻到樹初雨恰宜
埃自幸芳儀邇誰言古道灰念茲須愛日春色若
爲催

東蔡戶部

宰相多賢裔代看閣老梅交情淡一榻吟興盡千
杯名世扳龍會克家作樞材東山容穩臥曳履六
花催

湖上

庸書

卷十五

四

画舫當秋泛湖寬水面平愈前過鳥疾雲外盪舟
輕把酒看山去論詩對月廣小停疎柳下綠影倒
樽橫

又

最是秋晴好湖光似掌平水澄魚藻麗艇緩浪花
輕鐘磬山山發笙歌面面展夕陽將繫棹雄蝶螟
烟橫

又

四里渺無際諸峯萬木平謾言城郭近殊覺電雲

輕僧梵空中答漁歌裏勝逃禪何日可一尋任

縱橫

又

微颺生木末人暮放艇平遠水連空碧疎鐘隔岸

輕月明多我照雪調少人賡縱目不知處依稀天

際橫

又

川上無晨夕雲收萬頃平誰家樓閣近溪夜笑歌

輕竹葉憑尊滿梅花引笛屏風光觀不盡又見一

庸書

卷十五

四

橋橫

又

桃李逢秋禿蘇隄十里平天空雙目炯世幻一身

輕勝地乘風歷新吟載酒賡斯須河漢近兩袖斗

牛橫

粵東侯提學書扇

奎次文光映瘴方紫氣連江山歸攬轡參木握盈

編番船飄羅斗嶺梅吐倍妍起衰端有屬冰鏡此

時懸

送姜都諫還里

當宁稱天縱何人定廟謨諫章留北闕名帙著西

湖衡士冰心迴告公鳳德孤遲君應有意彩鸞插

新蒲

悼亡室

浮沉追往事月冷照孤松行笈身親檢征衣手自

縫晨炊鶯夢墮夜剪雪痕封辛苦形難盡勞生總

病容

又

庸書

卷十五

四

滄漠應生就芳菲不解春音容呼欲出體態記難

真兒女皆冤債夫妻摠苦因定知靈性在回首見

前身

又

家破懸如磬辛勤不出房飄零偏耐雨摧折易逢

霜淑問宏君子芳名字素娘銷磨從習慣日井佩

無香

又

依稀覩小像可以舊時容莊敬茶親捧艱難米白

春佐名霜曉雁促讀夜淡鐘甘苦渾難記飄紅何處蹤

又

頻幸客上國不謂夢花秋靈爽依風通香魂帶月遊還真家極樂聽法榜孤幽無奈歸來晚虛舟載滿愁

又

委贄人臣義及今悔昨非秋淡悲月缺春淺怨花飛去夢依孤枕歸心冷翠幃遺笥重啟視件件往

庸書

卷十五

六

時衣

又

五子兩成立餘皆先汝祖哭兒成短命怨我別長途風雨愁腸絕關山望眼枯聲聲呼不應何復憶流蘇

又

何堪爾父母老眼哭予前兩女依背夢一孫抱僅年曩時珍掌上今夕冷江邊相顧還相泣誰能不泫然

又

王命三衢道匡雲故里思迺予掄士日遂汝入山時過墓聞鳴淵歸家見輓辭紙錢空化蝶薄命哭成癡

又

聞我北征日殷勤占考場告天盟夙願禱竈熱爐香空有三秋約曾無一葦航病真猶強藥臨去幾迴腸

又

庸書

卷十五

四

不信西湖卜汝真人鬼衢格言規子弟甘旨慰翁姑荼毒經山崇化偶竄病軀對靈還欲問記得有夫無

又

三揖成長別自予無一言電光知死幻花信保生存執盞未開口傷心在出門明年寒食夜泉下老蟠根

曹通政書扇

喉舌肯方重鹽梅望益彰才名誇郡下事業數平

賜槐陰画堂舊遊生陸地香霞杯斟不盡移近北窗涼

荅和虔州孔太守

萬竈濱城險絃歌魯國聲一申傳正學半部佐昇平
惠政雙江遠廉名兩袖清還期春雨足布教及時鳴

送張別駕陞任溫州

縉衣千古樹判袂一章門借寇知無討此君頌不
緩停車辭父老遮道動鄉鄰鴈宕三年約橫渠共
唐書 卷十五 五十一

塵言

建昌高太守書扇

衡鑑在今日寬嚴實兩規黃堂心若渴清廟器難
刪一夕幾希脈千季理學關自非勤護惜何以紹
尼山

劉秀才壽其尊人

天台曾訪到洞口一劉郎處士誰肩茲嗣君我鴈
行才名潛未躍碩德韞彌彰爲問長生藥籬花帶
酒香

再送歐司理改任

仕路如圓轉三年兩東裝春新迎名杜官舊佐龔
黃繼北客瞻關粵西早憩棠莫言方席暖豐樂記
歐陽

寄懷信邑楊司理

風尚看猶古雙江記舊遊踏橋通遠岫作揖砥中
流美製傳新錦閒吟擘紫橈花間仙鳥到明月一
簾收

贈丘同年

唐書

卷十五

五十一

懷人相失久忽許坐春風膏雨瘡痍起恩波案牘
空峴臺存法署臨水潤哀鴻文教通天末騎迎日
月同

石屋老人招同李朱黎諸公僧實行茶敘

佳會知難得遠公偶現身龐眉三世佛鶴髮一堂
春事業千秋淚功名九陌塵誰言吾尙壯蚤已學
山人

筠陽午日赴諸公舟遊之約

蒲簾應節熟野艾共珍收穿綠雙雙鳥濯紅點點

櫓祭川家小飲拋鼓日長謳須信民間樂鳳山瑞
欲浮

又

洗盞誰爲主波間互送迎輕鳧隨浪舞彩旂映沙
明鉦鼓神靈會城樓士女情與民同此樂方識使
君清

又

招朋遊未足故棹到禪關幡影看成渡松濤聽滿
山炎天偏客苦佳節獨僧閒爲問何事紆日西促

庸書

卷十五

且還

升次逢賀學林歸壽其母孀人

停棹見賢嗣倚闥慰且還鄙貧無德色周急有慈
顏課子金閨彥弄孫玉符班黃花開宴邇不老是

萱山

鄭工部權關荆南

君才本禁御聊復事均輸蔡閣曾留草冬官再展
謨觀風臨楚水談學念鷺湖赤壁遊情幻賦高步
大蘇

高
才
前
不
儀
型
洛
水

道路

觀穫

天子重民事省春亦省秋風高銀展浪雨細綠盈
時王仗重森立翠華豈遨遊牧人曾夢未新穀此
時收

送魏環溪先生歸養

庸書

卷十五

豈不懷天闕和梅日正長丰校腸若瘁骨便齒方
剛情切望雲草恩隆戲綵堂遺羹皆有母時復憶
家鄉

畱別陳給諫

聖明念犂壁輪輓倚金湯入告肅青瑱抗論餘阜
囊蜚樓氣復壓鯨海波無揚王節回朝日皋夔揖
一堂

送江一玄之任

叱馭宵馳去河山已近秋露痕隨月滿暑力倩霜

收懸葢塵侵轂鳴笳鴈集洲南陽今可問馳馬看新轍

胡世兄入塾

斯道憑誰任試觀舞勺時它年上殿客今日趨庭見戲豆纔離襁執經已拜師堦簷堪唱和後起再驅馳

爲周同年壽兩尊人

仁壽固天植承歡不問名偏因玉樹秀愈切栢椿情評品圖書重登臨杖屨輕椿萱知茲茂令德克

庸書

卷十五

五十四

相成

壽王印周公祖母孺人

當年冰玉隱承夕寶寒榮四壁光閨訓諸孤重物評于霄槐植古通座斗樞明堂北新承詔花間六樂鳴

韶陽故吾祖籍孝山陸公下車有年作以寄懷

懷

桑梓相江舊萬間藉庇餘風侵雙袖冷月照一衙虛公暇應馴鶴政寬止著書懸知諸父老遂我視

如如

講學山房再和藥地上人前韻

晚步江迴影霞天一色瑤閣浮來遠岫路斷渡橫橋荒露花如醉經霜葉似燒耕家同對語時復白雲招

又

稠密叅天木千季抱小村寫懷鳴磬石行樂種蔬園率性魚依艇忘機鳥報門菜根非酸齋誰肯枉高軒

庸書

卷十五

五十五

又

須信孔顏樂可於就裏尋人游無楫舫風送不絃琴篁密寧吾宇池澄照此心親身同指點乃許說知音

又

藥地相逢處燈薪付耳孫藥林饒竹箭翠嶽半崑崙觀水吾心見登山此道尊丁寧存碩果正在護柴門

又

片園如數里尋訪舊跡
匠心取育

題移花常階
復四時艸

色姜

別王戶部

握手無多日東裝
憑窗觀尺膏雨潤行部馬蹄

香十載思匡阜百年燕北堂綠衣還似舊紫氣動

錢塘

送右文之官

南去迎仙鳥梅花帶月妍絃清聞皖水書癖記臨

庸書

卷十五

五十六

川的壘重城雪崢嶸萬寵烟期君塵不染報最御

屏前

李又青成進士還詩其兩母孺人

桐江兩孟母誓此柏爲舟仙籍持操蚤坤儀賦性

柔冰心爭襁褓能瞻互衾綢新賜官袍綠報恩正

九秋

郝司農壽其母李太夫人

家爲平治本忠孝始勤劬閨閤欽慈範根源毓碩

節相夫全大節訓子告嘉謨民計司農重瑤池盡

獻圖

寄荆叟上人

試問荆枯後爲誰再吐芽續燈酬法乳退院示空

花坐臥真無我卷舒別有家休言方丈隘千聖共

生涯

贈賀桐意

流觴舊日會沂水正春風壽域兼成物儒燈獨守

中化機愈印絲芳敘鳥銜紅何以爲君祝西原此

理同

庸書

卷十五

五十七

九日諸叔集飲用兒輩所呈之韻

避日還陰幕會心似夏間輕颺永帽點老樹鸛雛

還臨淺知空水陟高巖問山徐行兄弟健有放酒

杯閒

寄別峯菴新住持其峯在青原傳心堂之左

主人是否感慨係之

諸般無可惜藥地共潛龍骨肉今生佛笠瓢別院

風禪林君卓錫聖域孰敲鐘不絕幾希脈問之石

上松

答劉道人

菜根欲敲斷是曩影依時清苦憑誰說艱難獨我知
青紳持忍字問鯉展經笥驅犢東南畝臨流唱短詩

線叅戎見招

帳前花吐瑞新 命壯旌條告廟題麟閣授書識
从毛峴臺觀細柳午枕奏清瑋毋容還醇飲投壺
解佩刀

居王山冬至後二日坤兒以過白竹源詩寄

庸書

卷十五

五十八

呈因憶竹源爲 先君子昔年罹萋菲避
難就耕之地悲從中生感而入夢卽韻酒
淚兼勗後人

井臼重追憶他僑寄別村未能尋訪何暇計饗
飧患難曾憂子劬勞且慮孫空增風水淚堂上向
誰尊

又

何嘗居擇里之宅似無村破屋空三徙儼年斷再
然同時依故舊五穀課兒孫念及桑麻苦荒山夢

二尊

又

豈愛洪園種泝源是古村杯空晨露掬釜冷暮雲
餘力作終忘老貽謀早惜孫應知遺訓在戰戰格
言尊

李湘北招同諸公集字時端陽前一夕

熹微甫影汎澹渺早痕流魄吐疑冰濯看杼宛鏡
遊沉江迴水馬揭幔照庭樞偶集蒲盈綠新輝傷
夕雨

庸書

卷十五

五十九

賦得樹石千年古偶同王子言集字作

呼盟虛集谷園樹定音潮石隱慵分臥苔封昇斲
樵局關羣愛淡列屋襍喧消倣態憑茲拙仙題護
寂寥

偶過湘北邸寓限字時重九前一日

鄉廬誰勝會庭樹夢歸敲遲月期將步翻鱗隱若
濤蛩吟磨別館柳帶怨空皋道氣詩爲課人情謝
絳桃

八月七日過李湘北同學邸寓見畜金鱗數

尾水面萍浮周子之窓前草程子之盆底
魚活潑潑地生意悠然及再味所拈十蟲
詩於一毫端具諸妙義爲之狂喜和響質
疑蠕動何知經達者點破莊猶化蝶蟲可
語冰物我齊觀非嘲非贊

蝶

芳圃經年夢揆春又巧妝託心催雨碎撲粉入風
狂濯影時窺水輕身早掠香宮人簪具卉導引赴

明光

庸書

卷十五

六

蜂

生靈誰可毒蠆尾是官衙遊夢依金谷戰心傍
華專房交惜玉獻主共銜花休說王臺近愁溪隔

院娃

蟻

穴闢誇予智居然界外區呼朋非敢後聚族不勝
誅編竹羣奔匿焚林眾疾趨可憐空野獵小醜自

來思

蝸牛

溼生甘閱靜不似小吟喧徙倚卑廬影經營粉壁
痕垂延疑字甘露角儼龍孫何必升高望柔姿獨

稟坤

螢

珠耀何嘗腐含章達旦晴燐輝如影合藜照似胎
成沾露明星落臨書暗室清遊山誰借引流火只
風聲

蠹魚

芸香何用辟長此下帷觀龜兆虛呈象龍圖舊沈

庸書

卷十五

六

瀾腹筭酣臥易紳佩篤行難老大陳編守對君每
整冠

蚊

營營期願足昏市早喧聞風定聲猶沸雲從氣似
氲許鍼塵裏夢忍刺病餘筋簾底爐烟靜辟除欲
採芸

蟬

承露曾遺骨清風第一流遷喬如避暑鳴蟬豈傷
秋寄迹容仙隱聞聲起客愁何妨寒結舌塵世獨

天遊

促織

淒切依人舊股鳴夜未央傳家堪緯地遺俗欲歌
唐漫學雞羣闢白應姑職商天孫非習嬾月色正
昏黃

蛸

泉飲元非矯白來賦性陰仰天空折節伏地只柔
心廉士流風遠座途匿影淡忘年長澹泊皓首尚
潛吟

庸書

卷十五

六十二

近讀華梅初西北水利諸刻胸有成算自非

紙上浮文病中適得其寄懷之作喜而即

韻答之

浮沉奚足問烏倦又思歸衣共曾安煥詩來復解

飢功成君奏最病久我知非無以酬傾瀉繫情月

色輝

又

猶記泰山道懷人去路遑焚香元可告飲水更何

疑學術傳難弟許謨思舊知須君壽水利正在別

塗泥

除夕

虛度又今夕乾坤不定槎迎新無爆竹道故少梅
花朋敘天邊合鄰謳夜半譁各俱懷井里對我似
忘家

元旦前韻

化機乘萬物人豈戀枯槎香篆清衢轂春聯街墨
花令行邊燧靜朝集禁雞譁沐浴臣鄰志定誰報

國家

庸書

卷十五

六十三

卷十五終

庸書卷十六

廬陵張貞生黃山著

男世坊

七言律

楊少宗伯遯省

明知報國日初長
遯洛情懷慰北堂
忠孝從來非二諦
文章自此不施妝
笑調早賜蒼生雨
雪立遯瞻數仞
精樂備禮成頻顧
問未容高臥寫琳琅

畫夢

卷十六

庸書

雙眼如花染倦魔
冠懸枕熟任風波
心隨鵲往忘枰局
魂化蝶來戀絲荷
朽木不雕春已矣
明星未問夜如何
歌聲孰和華山侶
白日蹉跎一夢多

又

弟子相從笑腹笥
覺來強苦無辭開
琴欲市墟頭酒捧
硯或題殿上詩烏
語枝頭呼未醒
鷄鳴午後報何遯
藥方莫奈相如病
客到窗前總不知

元宵前二日田西數集伏大雪次韻

拾得江山一玉壺
帝城新展太平圖
冰坐石硯詞

先就花當觥籌典不孤
何川肉屏春作伴并招
藜

閑道爲徒也知有客還
來晚酒醒無人話此墟

詩王五書王母雷夫人
時五書尚未畢婚於

同人中年最少

春三二月五雲邊
傳送薰風入綺筵
見已稱翁蘭綽約
孫行抱子綵踰躑
就花聽鳥齊知瑞
看竹成龍盡羨仙
忽記伶分府上春
幾時歸書堂前

聞凱旋

學勝雕蟲挽石弓
方城有命首元戎
慶花交映龍

庸書

卷十六

二

文北芳艸遙迎馬
首東雪夜鳴弦知
是瞻天山拔幟最
先鋒可憐穴蟻空
癡闕不出綸巾指
顧中

送錢湛水之任

時湛水新納細君

作客京華枕半涼
羨君更賦鳳求凰
高彈月下芙蓉曲
同侑尊前錦繡香
波汎曾誇簫鼓載
駑迎復報鶴琴茫
它年明允開天閣
猶是錢塘一玉郎

馮同年之任青州

念切祥刑特簡賢
玉音屢下侍臣傳
讀書風抱調羹志
引律新陳解網篇
棘石案前容照覆
蓮花幕

裏足鳴絃臨行莫道長安還回首長安在日邊

送諸同年

榜下聯鑣夙有聲臨岐不忍賦嚶鳴霜蹄夜渡梅
相念驛路晨征月故迎知己相規唯有道奉公克
謹不言情它年攜手同嵩祝猶是長安舊弟兄

孟夏駐蹕瀛臺應制

朱輅赤旗煥曉霞茂林密樹間荷花靈禽知瑞鳴
釣樂細草沾恩望翠華壁水曾臨殿泮藻春臺至
止惜桑麻薰風頻襲翠生早賦罷長楊日未斜

庸書

卷十六

三

東宋荔裳

旌節霜飛凜若秋星輅初駐澤南流才名自昔高
華省屏翰於今重上游山色湖光樽酒外碁聲花
影署齋頭從知社稷須公等旦暮應陪禁苑遊

除夕舟中值雪

仙輅未易到蓬瀛終歲隨波曳彩旌香豔梅花偏
背影輕狂柳絮故多情五更寂歷千山白一片空
明萬頃平鴈字天邊徒望斷舊時春色又來迎

又

城闌暗處粉流輕葩散玉浮尺五盈客興不寒多

借酒歸心欲淡總因名鄰舟鄉語諳如市汎岸鉦
聲礮似軒念到糟糠成昨夢雪詩未就淚先傾

端午後一日連雨和王同年

紙光明滅醒雷曉望沉雲撥不開豪俠遊稀虛
廟市靈禽韻濕病花臺休嫌客坐酷無酒尚喜官
廚發有煤凝向南窗臨帖暇剝殘角黍誘童孩

又

帝城能得幾春雷宮闕画圖帶雨開濃樹雲屯黯

庸書

卷十六

四

玉瓦內河水發壯金臺明知節去還畱艾長笑官

貧并惜煤暑力銷歸催午夢凉生池面藥方孩

張總督赴閩補任道經南昌

重登高閣問生靈五夜鈞天奏石亭紫戟遙澄溟
渤浪翰屏再鎮斗牛星思君裴帶銷風鶴念我蓼
莪賦鶴鶴莫道陽春迎去早西山色對錦帆青

與熊孝廉

詔下東山夾道呼鳳毛復自檢蓬弧應知天祿傳
家譜不羨世儒學野狐玉腕蜚英仙籍註龍津露

預墨華鋪明年快意長安道猶記章門有句無

婁同年過訪

初從司牧悉民愁、天語親承恩特優利器何妨
平地浪長才早是濟川舟鋒、茲借劍欽嚴氣方寸
告人識開修青瑣名臣應有屬東湖官復話風流

嚴都諫壽其王母夫人

秀甲斜山映上台虞廷元愷共胚胎築臺神授空
翠駿開局世承作史才五葉纓簪榮夜杼一春絲
竹響庭槐斑斕舞罷杯盤錯老眼嘗桃再弄孩

庸書

卷十六

五

送管同年北上

才名代起重臨川綠野三千竹徑偏金匱羣推修
信史瀛臺再召譯新篇五雲賦就天顏霽彩鳳
銜迴御墨鮮還擬陪君遜玉漏菖蒲且折西船前

東秦前輩

瀛臺陪駕蚤通名道貌重逢玉尺清昭代文章磨
鳳凰古人心事水雲盟一門視草欽先輩千里追
蹤啟後生同是章江蓴勝客落霞孤鶩獨高唐

送杜覺菴侍御

靈簡獵榮盡附蠅何能立地宦腸冰絀衣持節
潮退大乙雷輝墨沼澄遊社銘心歸蠡水萍蹤選
勝客金陵想因願畢思鱸膾卜宅東湖五色蒸

送許都丞齋表北上

鄴架時批句自刪醇醪告客每開顏龍旆入觀民
艱給虎竹書分運殷開雲護雙魚來浙水鶴隨五
馬駐匡山親頒錦綺知前席兩袖爐香戴月還

送歐水若司李平樂兼寄家石耳

肝膽嫉邪喜不孤豸冠故里道衡巫金臺校雋評

庸書

卷十六

六

名墨鯨夢經寒識丈夫方物遙來通驛使醉翁首
簡讀臯謨還期仙舄相披拂曉馬聯鑣酒再沽

題羅宅養正齋

聖賢一脈抱童蒙穿鑿渾淪不費工雨露冥濛滋
夜氣圖書錯綜聲中宮千尋嶽勢從梯達萬里泉
源只線通寫就細流山下旭回看已識此心同

又

困知遺記罄屯蒙家學薪傳勝化工太極何嘗離
兩室七情不復礙虛宮雪山別鐸源流辨泗水真

山左右通衢得清泓長不斲文莊嗣續許誰同

元宵後一日贈張別駕

燈輪十丈響琅球天樣花枝七寶修月到瑤池明
火樹雲扶輦下接丹丘此君亭敞名香繞二水洲
高紫氣浮金鑑遺徽知未墜早看玉筍紹箕裘

春雪

嚶鳴話舊火爐新門外翔空一色銀時序重寒人
卜歲韶華似練烏驚春林光水影知無准桺綠花
紅擬不真訪戴風流猶可繼何妨偃臥共嘗貧

庸書

卷十六

七

又

人坐草茵曲徑通霽光轉眼逼虛空晶盤玉碎梨
增白蜨陣沙飛杏退紅妝點園林春似臘評衡造
物老猶童登樓莫嘆山顏改桺絮多情已恨風

東周伯衡守憲

雙鶴聯帆贈語溫旁詢民瘼話黃昏低迴丹筆匡
雲緇珍護微陽鷺水喧早歲詞華開玉署及今艱
履識黃門米家片石詩中見滿袖春風靜月痕

李少宗伯書扇

蓬瀛在望五雲開中有主人面目孩鹿洞縈成元
正學梵音譜就總仙才傳家袍笏膺恩賜壽世文
章悉手裁斗酒卽今情未減童冠歲引踏春迴

東胡明府

姓字早年傍御屏綸音再下四知亭草肥秧長車
隨雨燕語鶯吟鶴立庭快閣崢嶸千里漲蜀江聯
思一帆靈五雲淡處笙歌發仙吏公餘倒綠醪

送嶺北祖守憲

江國上游靖瘴烟屏藩此地重旬宣肅清關政梯

庸書

卷十六

八

航集洞悉民艱日月懸城堞水環天塹險井廬春
熟鳥聲圓君家岳牧聯翩起衣豸還期奏殿前

荅周司李

家傳太極見天心霽月光風鶴背岑秦鏡燭幽思
補牘僊才選勝喜留吟章門墨卜春臺暖晉水初
瞻紫氣臨擁道攀轅知有自甘棠遺澤一江深

贛江

舊家邨落嘆桑田齒錯擊流嬾就眠江斷煙連螺
列髻山高石銳盾參天嶺梅路近儲潭遠蜀峽途

荒古塚懸還喜篙師能指點操舟技熟狎灘前

又

晴雨兩空種秫田蚤催遊子伴鷗眠
霆聲戟列盈盈水黛色屏開面面天
春暮嵐收山角立江空籟靜月孤懸
傳聞凱奏行舟斷禁旅何曾度嶺前

赴施守憲講學之約

未堪再讀嘆殘羹堂奧千秋獨手撐
屋裏藤蘿誰斬斷眼前界限自分明
良心指點人含淚哀子提攜我解醒
最是艱圖莫盡還看父老進言情

庸書

卷十六

九

又

宣城家學此登峯疑義晰時任扣鐘
主敬禪躬徵本領存誠立訓識儒宗
道風甫振尼山鐸紫氣遙瞻柱下龍
壽世箴銘堪不朽荐觴蚤獻歲寒松

東董中丞

集鴻潤潤敷陽春赤子踏歌共飲醇
膏沛九重頻請命氣回部屋每親民
直因蒿目披圖告豈爲求言補牘陳
聞躋崇階羣手額調元再卜掌絲綸

答臨江張司理

攬轡他年補牘陳引經此際識儒臣
官將高下隨吾手切視痼瘼若乃身
調變五行停肅殺執持一赦沛陽春
明刑弼教誰司直曠代吾家風度真

九日舟中

悲秋何復寫秋容赴約重過揖岱宗
露冷更沉低碧落月明煙靜小城墉
瀟江木底妍如雪金風洲前綠似松
一葉中停回首望登臨豈必最高峯

又

獨對鷺鷥立水傍心閒是處總柴桑
氣回日午秋風暖夢入夜深戍鼓忙
旅泊驚疑新月落家園料報一籬黃
故人江上堪重述似否年前帶酒狂

庸書

卷十六

十

又

剪茅卜地好分瓜誤信方言此產茶
江上小峯還寫照道傍紅葉渾疑花
亭顏來鳳營初就城對愚樓望自賒
燈落酒長重攬勝芙蓉月下映窗紗

又

登高節近歲攜觴白露誰餐洗肺腸
渡淺人行魚避水天高客賦鴈排行
遠帆燈火光侵月隔岸潑

陰綠繞牆艇子不知時物換青相未熟暗先嘗

送靳石城

中天此道月輪雙入境臺橫五嶺窓無極書成令
茂叔良知註就再姚江膏流百里春風醉雪立諸
生客慮降服望山雲遙斷續襟懷寫入水淙淙

施愚山招飲就亭

舊址因高選戴星傍牆重築半邊亭水中鷗鷺依
沙靜天末烟雲入座靈芹藻甫臨占士氣桑麻在
望悉民形應知構此非無據可僅憑欄話綠醺

庸書

卷十六

十一

重九後一日登淦川陶公讀書臺

大壁間韻

俯矚晴空此偶臨強如小艇泛江心谷泉堪滌時
畱墨母訓善承自惜陰薦剗芳新更舊讀書適
用古猶今功成運甓千秋事晉代衣冠許再尋

次王山長來韻

一鐮何常誇賞楊傳人訪徧跡江鄉楚吟再讀愁
遶鴈壯士長歌挽夕陽草就黃庭今逸少字藏蚪
蚪古槐堂夏君意氣憐哀夢數訪苦廬贈短章

憂旱

魚自甘心龍自蟄彼蒼充耳不能憐花雖承露魂

長怯艸未經霜勢蚤妖澤國傷心鳩喚雨桑林引

領蜴回天暮雲剛報西郊密轉眼中庭月復圓

望江樓

壯觀千古好銘勳再築僧房水月羣百尺亭心迴
落照兩關颿影斷行雲層樓北峙屏藩重諸岫中
環混沌分裘帶風流欣似舊倚欄懸擬卜星文

何廣文以六經圖見惠

作述千年揖一堂屢經炬後嘆榛荒圖書何代藏

庸書

卷十六

十二

東壁瓊豆迄今重上庠本到源頭空點畫苔封墨
色見羹牆無旨無隱從勘破肯向唾餘註補公

九日登秋峯

碧澗源長齒石流露寒風勁冷孤洲渡人一鉢成
癡坐懷古千年付浪遊彭澤邇來疑性癖文山買
就取淦幽杯空帽落誰再健蒲柳莫辭未耐秋

又

滿聲呶呶色渾風流龍口柳烟接下洲松老鑄紅成
舊訂童羣冠伍敘新遊樵蹤錯記前難險雲磴斜

通古廟幽獨羨方枰浮水面丹心同此照千秋

又

風景依然不斲流荒坪古寺傍江洲層巖俯視身
疑墜碧漢遙連客促遊馬首雲屏依澗削鶴巢松
籟出林幽眼前山水無人識塵世年年自怨秋

荅餘干江明府

未定電光燭影侵濱湖一葉訪知音課耕戶足花
封雨懸榻人傳鶴署琴循吏千年褒漢史 聖明
咫尺鑑冰心折梅頻寄遙相問膏露同詎蠹澤深

庸書 卷十六

十三

舟次開書聲

晝暖夜寒寒食天芸窓小子計逢年策論句讀空
羹飯語錄心傳冷几筵秉燭朗吟千疊浪開軒靜
對一泓漣下帷不學聞雞舞眼醒應知有客船

又

濤靜風平月在天青燈伴我好窮年手攤古本盟
清夜夢繞春官賜上筵百里山光容野曠一潯水
色抱城漣吟聲不絕誰安枕高臥何時似釣船

酬丘同年

銓評未竣後來薪優考姓名報紫宸曲阜文章鳴
鐸久南宮政事授書真鸞棲花縣歌慈母雨漲春
晴十穀神還笑客遊輕入境故人千里驟相親

寄懷史掌科

錦衣故里舊黃門辣性冰操史議存儒重淵源歸
大治人欽譽謬靜羣誼民情萬里天聽遠朝議片
言物望尊鳳采占時當再出五年懷想坐山村

和趙秀才咏泉

涓涓不斲此尋泉香積廚前煉佛煙眾濁獨清宗

庸書 卷十六

十四

一勺今來古往靜羣緣松濤荅響堪琴調石髓淺
斟許鶴咽正在箇中難特識高朋唱和意悠然

尤軍廳觀回

珥筆禁林舊史才前身蚤是借仙胎鷺湖正脈資
論定蠶水狂瀾藉挽回萬國來同民瘼告微臣入
覲 聖顏開郵亭柳綠春光好可記宮門玉漏催

巴山令見招

夙興夜寐一官忙何地鳴琴藥卉香仙吏公餘書
百卷春臺雨足歲千倉賓王作賦才名舊文正傳

心德教長遊里聞風葵向早喜容野服步琳琅

舟次和友

回觀七尺豈無天強笑浮生水上眠有客居寄忘
險阻何人嗜僻對嬋娟花開似剪堪招侶酒醉如
泥好學仙同試春芽今夜月甯連莫便問遶船

魏牛景招觀牡丹

春深早欲泛流觴且試惠泉誇國香客羨君家多
魏紫我言草圃少姚黃錦心吐就偏空潤嬌態學
成不費妝粉期追隨誰稱意喜移名卉闢芬芳

庸書

卷十六

十五

偶憶

花木新移半向陽園丁檢點也成章小松嫩竹堪
巢鶴綠沼輕舟好泛觴燈火逢年人剪綵橋亭盡
夜柳舒黃雨過水怒驚清夢懊悔春前促客裝

游德嘉枉顧有懷游二宣堦新令合浦

池陽猶記是仙舟千里順風計莫遲在水中中央空
夢見爲官荒微好尋遊棠陰未羨珠還浦潮夕且
期手挽甯堂上怡怡元愷再從來雪立共宗游

池道

金塘濯穎水中仙插入銀瓶便可禪傑特頭梢堪
藥採芬芳表裏任塵緣行真不避游泥染品貴獨
鍾雨露全君子分明人未識無端強比六郎妍

又

亭亭獨出未沾埃淨色苦心水鏡開賢長朱房容
露宿扇團翠蓋儘衣裁君羞太液陪妃子人願法
華受佛胎香不上頭聞閣恨卻空金谷試吟才

楊同年將遶濟寧

對我談莊又說禪遶裝檢閱卻蕭然脚跟線轉三

庸書

卷十六

十六

千里心緒夢懸一兩年少室單傳觀定印紫陽借
註悟真篇衛生妙諦輕拈出離坎何時再面詮

送盱江高郡守

盱水舊傳多大儒獨零氣色賴昌扶下情調劑消
鷹眼頽習挽回奪領珠赤子恩深占歲壘黃堂柄
重照鄰區如公治績堪千古莫羨丹霞不老圖

李仲章家居過訪

下上春遊一櫺虛前賢再訪別三餘登龍弟子魁
金殿鳴鐸先生祖草廬人壽百季華蓋碣神交千

古墨池書大家衣鉢傳來舊咫尺臨川好御車

丁廣文書扇

面前有易付空談斯道至今振鐸難剩水殘山容
我放古文斷簡恣君貪墨池春長新桃李靈谷歲
深舊梗楠德性微傳如可講樂從臨汝一源參

劉生書室次韻

流洲未到願胎仙紫野平疇郭外天水閣風涼迎
紫氣花臺雨霽潤金錢傳奇再錄家聲舊劉生有
志副傳脫禁就裁父執前同是文山鄰里社肩將

庸書

卷十六

十七

古道付浮烟

送陳子端年兄還省

開遍黃花似去年那堪景物與時遷客離子舍盡
思里人戀承明還滯燕逢世文章雖不事守先經
術豈無傳弟兄酌酒還相勗停馬河橋敗柳邊

過焦石

千里一舟成故閭春深夜暖二更餘客過村店沽
新酒棹傍河濱躍細魚遠岫雲歸羣響寂長天星
明萬綠虛重遊臨水知何補還喜良朋索著書

將往餘干雷別毛許兩大行

離家半月共舟居兩送皇華入直廬湖海生涯憑
一葦官衙消息叩三餘篙師不識尋春路硯友同
看醒世書攜得鼓吹成小部坐聽忘憶鑑池魚

生日卽韻答梅公先生

柏亭小築杏爲壇後進提撕盡日歡字水人文堂
與舊西山鼓鐸藻芹繁勳名不朽誇來續氣象惟
中許靜觀霽月光風容雪立根心長自益眉端

舟次劍川有感

庸書

卷十六

十八

行囊似織度前川漁艇傲人獨穩眠岸闊波平洲
自綠烟浮雨斷柳加妍蟻屯郭外徵漕吏葉落江
心驚菜船舊歲新年成倏忽梅花好事占春先

總漕蔡公假還

箕尾星迴長白山偉人應運陟華班周家召伯雄
分陝漢代蕭侯佐入關念切柔懷清海甸功成輸
輓濟時艱祇今綠野新馴鶴瑞報鳳城玉曆頒

輓曹孝子

孝子卽曹無山食憲長
君以封股救母而逝

何似生時繞膝前徂冬風雪嘆依然梅心已遂狂

殿去松節那知向日妍
慈室恩隆身不惜
玉樓賦就夢難圓
莫將摧折嗟年少
誇有芳名國史傳

桃江張邑宰書扇

花封初訪雨冥濛
萬壘崎嶇一徑通
杉瓦柴扉知俗古
秧肥水長卜年豐
琴詩雅叶裁新體
伊洛續臨覺困蒙
仰止循聲誰嗣響
得如丰度再期公

舟中偶占

春波萬疊一舟移
四顧無垠自逶迤
採藥還疑尋杜若
舉杯且憶釀醪格
言醒眼燈前讀清管
寫

庸書

卷十六

十九

心指上吹洲
複水環風不準酒家何處柳絲垂

熊侍郎再起

疏水浮雲味道深
老成志豈貴朝簪
房謀杜斷無殊勸
顏樂禹憂共此心
印証前賢崇實踐
提攜來學媿知音
一中新紹虞廷脈
爲築沙隄劍浦陰

荅錢安侯

江湖落魄莫言愁
曾覩天顏紀獵遊
眼見花開猶石火
身隨軸轉總虛舟
從無世路趨皆合
祇有本來體可求
風雨惱人偏作客
石亭喜共倚高樓

輓趙中翰

雕龍猶虎總黃梁
空說才名翰墨香
仙去不知田是海
家來豈識竹爲湘
潮聲易起驚時短
月影相隨伴夜長
兩載中書存舊草
于今何處慰高堂

送王同年盡里

記得臚傳誇少年
瀛臺侍駕暑初遷
上林試就材推楚
騎射詩成紙貴燕
王晉風流還可憶
郵亭心事不堪傳
去畱如寄誰匏似
夢在祥雲捧日邊

卽韻送楊同年

庸書

卷十六

二十

紙剪瓊花帶月妍
兩河新柳半含烟
玉堂蘸筆時成草木
榻觀心儼是禪
譯就名文曾妙選
贊成沖德正
長年平生所學求
無媿幾見風流奕葉傳

徐公肅太史兩尊人生日

萬間擴庇車裘輕
更佐董帷夜杼聲
水鑑家傳元有自
賢星膝置未能評
椿萱森茂徵庭瑞
麟鳳連翩動玉京
酒熟瑤池春未半
坐看重報狀頭榮

送毛大行赴補

雨裏江天迎去舟
離懷再述總萍浮
停橈南浦重

分手待遲北辰再典裘桑里愁形初入告紫微清

望久題雷婉子風木存餘息引領東山解杞憂

張古井先生三世孫諱正學正修枉顧

銀頂藍袍望是儒懷珍欲聘復何需夜來風雨花

含恨門內填簾汝自愉傳世應知繩祖武售人未

羨照乘珠客游嗤我如鷗寄尚喜姓名主見呼

又

書本不離舊是儒推敲一字兩相需雷行天半偏

難曙鳥啄花前好共偷陋室潮生焚可藥絳桃烟

庸書

卷十六

三

禁吐成珠扁舟載月行囊儉買酒何容醉後呼

聞鴈

候氣南翔陣復分避寒擇地字成文數行影落侵

霜月萬里輕身帶朔雲偶集沙頭驚水族時鳴天

半亂羣草京華冰渡重裘冷悵望衡廬可寄君

卽韵送劉潤山之任

氣蒸南陸賦炎陽喜禱甘霖沛大荒蛟起池中回

澤潤春來北斗吐花香君攜琴鶴來何暮汝作鹽

梅望正長文鰲名聰知有待且看丹筆凜秋霜

山靜

背山修宇半雲橫笋蕨新收日莫莫天上客星空

犯座人間橋叟足敲枰春深濯水秧鉞綠秋到繞

籬木樵榮眼裏軒車能就訪冒寒泉谷舊時盟

張別駕督運

酌酒看花一色黃新培桂苑散天香清蟾竹映官

亭靜瑞露珠聯德水長漕輓功成江浪闊課文化

洽士聲昌溯源橫浦當誰嗣琴鶴廉名達建章

望湖亭

庸書

卷十六

三

孤亭遠眺值秋初天際渺茫剩釣魚銀漢浮空蒼

荻靜朔風罩岸鼓聲呼鄉書盡目南來雁帆影驚

心水上驚市火漁燈遙指點幾人移宅傍匡廬

送華編修歸壽其尊人

天倫樂事正開顏兒占臚傳我自閑潛德直堪聞

紫禁才名不數霸雲間格言銘座紳雙佩率語聲

鵬丹九還地上行仙應有侶慶綸新捧到鄉關

偶雨過王北山宿館出子瞻有美堂暴雨韻

命和

秋容黯淡較空雷錯信春前卉復開沿徑積塵飯
浪靜墜庭新葉逐波來六宮簷瓦演層起萬斛珠
泉地脈催官舍人歸添寂寞坐看槐影常碧瑰

宿姑山之次日和壁間韻

日暮尋山眼未清曉來攀躋始分明詩僧墓古杖
橫指仙窟泉甘酒竝名天上濺流三夏冷巖間挹
翠一身輕廣長自是尋常派強說雌雄配合情

又

艸蔓雲封洞未開夜遊豈爲學仙來暑消盤谷千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一

秋雪聲落半山四季雷五老顏容居獨侶七星杉
木手重栽依然藥臼烟痕寂可有冲天白鶴胎

又

清風盡日舞琅玕不筵自涼偶倚欄官舍囊清還
送酒禪牀睡起好加餐壇前艸木春無老洞裏乾
坤暑更寒千仞急流誰勇退相從瀑布一觀瀾

又

爲看飛白出珠林風裏時傳霹靂音傍石安橋山
少主懸岩噴雪水多心重遊問酒三家店偶坐談

禪半日陰選勝流觴先到此膏肓自笑寄情深

又

偶跡壇西紫竹林悠然香版木魚聲時至千
僧吟早願功成六祖心淨土花開秋未墜祇園路
近古常陰履屐不作機鋒會趺坐那須萬叠溪

姑山題碧濤蘭若兼寄苗邑侯

憐此折腰百慮輕經營淨舍自批評前身化去夫
人石來世宴歸蔡宅情與瀑有緣隨客到對山相
識竝僧盟鸞音鶴唳荒唐語顛倒何須話不平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二

又

混沌劃開萬古桴仙真墮落總凡情石鐫慈像隨
烟重月照空山斗米輕岩岫蚤隨羣籟靜甌茶夜
品一僧迎途紆恨少千竿竹寄語子猷續訂盟

又

一目平疇失遠林橋邊市酒與知音活流兩道成
仙路輕版雙敲念佛心添我清涼風意好伴僧瀟
洒月光淡蓋亭未就拳難放早有遊人愛綠陰

又

丹霞古洞一基枰埋沒千年鑿不成仙吏風高初
開徑細君佩冷再聞聲碧蓮藕斷尋消息素練珠
懸見性情羞向麻姑頻問訊琴堂豈忍改絃鳴

又

樹根半露舊成林新傍女墳振梵音一勾無多行
道酒數竿不少古人心風吹帽落湍流疾壁立身
寒水碓陰山衲住持偏受用門迎黛色白雲深

又

偶眠木榻佛烟清雞犬上肩懶附名七夕仙筵傳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五

迹幻五忠廟貌許心盟題松隔代人無考隨鉢安
身我有情江左山西南北路碧濤看破月同明

暑中

暑閨計期早半年煉形可是祝融天藏身水裏偏
金燦養靜園中蚤火然囊素生涯如作買盃孟行
脚似逃禪須知選勝非無意覓得它時好息肩

又

晚秧早稻一豐年江上往還豈信天怯暑偏逢三
伏酷納涼却奈五更然認真有礙鰲魚路遊戲無

拘妓酒禪不病夏畦人自病追隨市販苦雙肩
坐學園得移字

花木情鍾手自移編成竹徑亦悠迤濃陰蔽日千
竿竹輕綠浮烟雨架籬落片溪間隨水去遊絲野
外借風吹對南山色時潛見雲影日看樹杪垂

讀張母吳氏雙烈傳

山鳴谷沸晝無光臨汝感深二水長冰骨雙清婦
正夢缺梅並植挺幽芳劍林爭死全台母闔秀流
輝照彼蒼龍嚴何人留面性丈夫可惜只文章

庸書

卷十六

三十六

送建昌趙郡丞陞任維揚太守

香烟十里裏長途知送黃堂出二姑人在鏡中驚
去早恩流法外慰來蘇千年軍政肝江石一路福
星名伯湖茉莉清芬榴照眼爲君欲繪慈棠圖

次清歸上人

無始道場一眼穿何人不是此生緣廬陵米價從
新賤庾嶺梅花照舊妍喫飯著衣魔後劍沾泥帶
水座中蓮古人風度還誰問唱曲頭陀渡半邊

爲汪孝廉壽其母王孺人

人近中秋祝月圓
庭闈蚤就一陽天
鸞偕王母將脩宴
輝映素娥已獻篇
客羨多男金殿駿
我誇猶子綠衣仙
廬陵鄴國名難繼
盡教願言共譜傳

黎魏曾以司理收任禾川下車新政道里謳

歌喜而賦此

西江樾陰已三年
禱告如予早二天
釐剔何難全改轍
澄清豈憚立更絃
臯陶舊譜餘霜肅
召伯新棠帶露鮮
威風棘樞知暫借
公餘作賦菊花前

青原卽韻荅胡生

庸書

卷十六

二十七

澗冷山空不問名
同賒磬韻伴殘更
浮沉影裏禪人會
咳唾花前國士驚
芳葉歸雲堪作祖
白衣送酒似嘲僧
淺言導引溪言易
論難驚湖藉此平

重九後三日寄懷藥地上人

晴久籬花不放妍
荊枯再活旱池蓮
酒闌容赴虎溪約
遊倦許聽勾股禪
說法屠兒霜斧劈
化身彌勒月輪懸
是何官樣龍山冷
一段風流記昔年

遊武功便訪焦明府

遙望武峯眾阜低
鳳林橋石錦縈溪
牆枝受蔭皆

成樹淵海知輝不
仗犀花足銀毫
供採輯線添繡
身擬封題鳴琴
此際誇仙吏
山頂靈光照日西

懷蔡漢右

落木參差小沼橫
天寒酒淺選茶烹
圖書積架重批抹
魚鳥從時共諦盟
許我稱師尊鹿洞
快君願足侶
方平十年作客
三年賦官到京門
一躍鳴

懷王待行前韻

席珍儒者斗光橫
雋世不輕筮鼎烹
甲乙書成川嶽志
春秋筆就聖賢盟
卜交問我從彭澤
遇主期

庸書

卷十六

二十八

誰話子平馴養木
雞非好闕明年假
道一鷺鳴

懷羅斐生前韻

中流時渡一舟橫
水沸灘高石火烹
幾度荒汀然燭語
此宵古渡記鷗盟
募橋未就僧稱老
獵騎空勝野望平
霜白艸枯孤客夢
江邨夜靜柝常鳴

講經臺

霞動晨曦霧欲殘
山行遠叩一林丹
錦鱗遊泳人天習
寒鳥徘徊佛法寬
杏子東花傳紀異
川芎土植市售難
葛公書室客人訪
期買閑雲製傳冠

又

聞說此山攀躋難
蒼茫路斷嘆蹒跚
僧多客襍眞人少
洞窮雲沉六月寒
呼吸通天藏法界
莊嚴引衆坐雲端
塵寰共道無仙到
壁立容吾駐錫看

又

縷縷毫端萬壑寒
上方俯眺白漫漫
三尊鈍石藏身崇
一榻靈形受職官
翠岫煙光隨日薄
珠林木葉任風殘
穹窿道阻空扶掖
方信茲遊舉步難

又

庸書

卷十六

二十九

白玉堆中仙釋分
昨晴今雨費氤氲
客遊天上存階級
僧住霧間斷見聞
千古神龍消霹靂
一朝海屋散波紋
日輪常馭推移好
何事六虛甲馬紛

過復古書院

早年志此一登堂
及我登堂滿目荒
述古人心無繼響
存經講語不多章
龕爾主去神靈閣
聳庭虛蔓草香
廣大高明還可望
豈無前裔許商量

坐天咫堂偶占得花字

知止未還屋裏家
向榮桃李又萌芽
官加一級腸

猶熱人過卅年眼
滿花血氣塵中催
老朽鬢眉鏡裏度
韶華歲寒松柏誰
爲伴波靜風恬聊
避譁

俞參軍招同諸君章江舟遊

次周伯衡

誰載春風去復回
江山盼望故人來
樓臺欲喚何無月
桃李雖妍未足梅
便許蓬壺塵世見
別成襟帶洞天開
東君氣象眞儒者
絲竹聲中緩舉杯

又次施愚山

遠送薰風二月蕭
勝觴前度百年歡
會心芥子君曾命
過眼美人我未招
花吐江邊空裏照
雲生閣

庸書

卷十六

三十

上望中遙市塵何處堪
迴避艸長洲高也可樵

又次楊陶雲

春光無數送多情
花發上方幾點明
絃管寫心通極浦
鷗鷺赴約踏洋洋
風流羽扇偏爲主
蕭散葛中偶避名
輕槩桃源非誤入
直須愛惜此天晴

過逍遙崖

詢路崑崙自不難
鳥巢虎穴總邯鄲
橫抽石笋通危徑
徧火山痕露小壇
呼吸松風驂鶴到
徘徊巖月竊丹看
洪崖去後無消息
剩得門庭徹骨寒

香城寺

化城不信是慈舟，相塔如何據上游。
領袖羣峯思著眼，濯磨諸石念回頭。
爐灰未冷香還續，水碓無閒米自收。
兩叩禪關成隔斷，黃鸝故送好音留。

蔣郡丞書扇

艸木知春蚤，潔齊冰清官舍。轉黃鸝屏風日，映名先錄應事青溪贊。且題監郡存典今，仲舉佐司岸幘。古安西諫章千載黃門重，報政何當羨鳳樓。

司馬李公招同黃鼎在觀壯丹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一

春溪未許減重綿，風雨牽人是禁烟。
與鳥言情樽酒勸，爲花紀盛綵幡懸。
尋芳洛社知虛左，分韻聞簾擬唱先。
可怪當年王逸少，藉名修禊會諸賢。

周伯衡舟次和韻

春暮何人不惜春，相尋可奈雨隨身。
閣中酒榼攜來少，江上風颿盼望新。
天暝看花吟有月，官清對客坐無茵。
舊交畱戀因停棹，半爲牡丹祝誕辰。

入洞山

水後逢渠信有緣，兒孫竹立似當年。
梅檀相好疑

爐靄梵唄聲高起，象眠石合橋橫。
花裏雨沼平鱗集，鏡中天卷舒偏怪。
雲世撫過卻青山一段妍。

又時已任上人住靜洞山

水去復回結眾緣，選場開後幾豐年。
無情父子同堂坐，非法主賓對榻眠。
自有流傳酬世界，何須送供答人天。
莫言此處銷磨盡，眉眼看來老倍妍。

過吳忠節祠

星斗光寒照夜眠，不堪回首舊山川。
川諫章瀝血知無補，正氣獨身恥苟全。
松栢堂簾傷繼殞，蝕餘日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二

月痛難圓，流傳絕筆詩靈在，俎豆相應啟後賢。

端陽諸年丈招飲禪那寺

九品蓮池舊戒壇，竹林小集偶停鞍。
杯斟般若新烹茗，蔬剪龍孫好授餐。
古佛拈花垂手易，美人航葦轉身難。
終年美景登臺戲，且暢賓朋一夕歡。

大愚山

真如古寺再鉏荒，燈火何年付北邙。
門對南城流水綠，派宗黃檗散花香。
二蘇夢後堂名幻，一呂靈前菜碼長。
稽顙榮枯知有主，行人莫便弔淒涼。

黃使君見招

八景傳聞可似先梅陶別後少行仙桂峯鹽井浮
雲裏花縣譙樓急水邊官舍政閒吟閣上公家事
了話樽前送君何用多惆悵邑志存疑歷幾年

崇文寺

千頃秧鍼關綠肥郊垌偶步減春衣香聞半里新
方丈茶採空山小翠微僧寫華嚴因止靜客食上
界卻忘歸丁寧一念牢拴縛蝸角過頭願易違

四春園

翰苑堂爲新
昌八景之一

庸書

卷十六

石渠春瑣客來疎百尺樓前一架書總是吟哦通
翰苑別無酬酢到仙廬何由轂水收池沼端爲卜
山遠市居芳圃主人南北路追隨有願正躊躇

同諸君遊洪石洞

槌鑿玲瓏亦可航豈因避暑戀清涼崎人容易拋
鄉貫多客偏難裂世韁聯騎追尋成雅集開門結
構辟洪荒秧青草綠雲舒卷數十年來一野裝

巖前偶選小石載述

卜石玲瓏大石頑道人就此閉松關名山一鬆客

分送輕舫片雲許載還袖裏夜光瑩欲潤座間棧

道險難刪莫言君學元章癖清供從來求易顏

生辰 己酉

東方未白起焚香七尺何難自主張艸長沙汀依
水綠燕銜泥土抱雛忙蹉跎歲月看帆轉愛惜精
神學坐忘飯熟多時雖到岸買舟空自寄行藏

又

齋戒心香體亦香何當弦韋慎更張脚跟萍梗隨
鷗從情緒柳花傍水忙遊徧還因丘壑戀學成并

庸書

卷十六

三十四

許姓名忘百年身外須尋取造物曾無可盡藏

春日

剪綵鳳城煥紫霞樓臺幾處醉名花繁華入眼車
塵老嘯傲憑君酒量賒歌舞不停公子第鳳光亦
到野人家潛夫欲問萍浮計詩藥藥瓢博望槎

聞中同蕭韓坡夜話

簡命重承試羽林冷風缺月一簾淡更籌報夜盟
幽獨銀燭輝堂照寸心吾學未成空出入人情不
定任浮沉相逢須記燈前話永夕冰兢儼鑒臨

又

丈夫心事論千秋况復同君明遠樓客路崎嶇堪
共同主人鎖鑰問誰收宦情濃淡泥沾絮狂念往
還葉逐流斧石何能成兩斷藥言逆耳莫空投
和顧西巖來芭亭

漢時人物此時菴陵谷變遷雨不堪改臘曾占炎
祥再草玄空擬峽流三學成楊子終投閣書就薛
箋欲祭蠶客過虛亭惆悵久誰能弔古內無慚

中秋題諸君禮懺次韻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五

禮佛何因集小菴一燈遙映舊時龕竹稀松老遶
無謂石古橋危踏不堪遲月情真嫌酒淺看雲影
幻喜茶甘身心檢點今蓮社敲磬學成笑是慈

贈許郡丞

春前首唱牡丹詞轉眼池蓮勸酒厄熟烟浮微
鶴曆藕香風細露仙姿導和月令千秋下褒異天
書一水知屏幃不須誇綉節南軒再吐去年芝

早朝恭紀

琅函展案治平篇凝命克勤允格天頻把臯財歌

又

舜瑞還將愛日祝堯年皇風渾噩追三代陽德亨
嘉集眾賢丹楫鹽梅誰可任朝回簪佩帶爐烟
贊協蕭韶奏九成漢承天語詢臣名彤庭敷布
垂裳治黃史謳歌聲壤情雲霓初浮班序肅日華
先上講筵明遭逢盛際知無補鷄鶩空隨慶太平

同顧明府登埵

千年舊額此重題五色雲中望不迷岱嶽凌空驚

絕壁星辰摘落據危梯花封指顧龍洲近仙舄朝

庸書

卷十六

三十六

翔快閣低自是鳴琴文敷暇崢嶸坐眺鎮東西

夜泊

荒汀漠漠竟停舟詎敢呼天怨石尤蘆鴈影寒還
嘹唳沙鷗夢穩各朋儕一鈞冷月隨身照幾個殘
兵傍岸愁不到孤山空悵望雞聲何處是城樓

又

夜泊渺茫一小舟影孤燈落欲呼尤城烟望斷知
無侶牌酒人稀嘆寡倚枕怯須從槐國寄榻懸却
對月輪愁擬蹤五柳泝彭澤飛渡何能問戍樓

又

風信無憑浪放舟二三艇子自相尤存笥卷帙寒
爲伴鳴柝家僮夜可倚沙淺水鳴孤鶴唳霜飛火
冷一燈愁何如昨日匡山道隨喜偈亭到佛樓

又

風波莫避強登舟并溯計窮祇自尤汎地分疆無
柝鎮漁家別渚不吾倚難鳴急盼東方白星沒還
添逆旅愁水氣氤氳迷望眼又驚海霧欲成樓

樵關使者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七

氣象維新玉燭明憐王會已圖成沃區煮鑄輪
蹶集荒服梯航道路平德意承宣清驛政才名職
守重官評當陽此日崇廉卓早晚鳴珂到鳳城

舟行卽事

杖屨曾隨野鶴鳴也知傳舍一官輕買山還怪盟
難久戀關偏驚夢易成仙舫安流依鴈浦人豪赴
約計鵬程風寒不用相迴避出處乘時豈釣名

又

天半風聲不住鳴順流還羨逆帆輕筆花贈友篇

先就鴈影催人韻再成離合無憑堪獨夢潛飛未
了任前程何年得逢烟霞癖採藥山中寄姓名
次蔡嚴菴贈羅正齋韻

不羨醇醪羨淡交雄壇片語行相拋風霜餐飽聯
嘉話山水譜成集小鈔甄玉何須言炫鬻墳簞冊
用費推敲醉中還袖豐城劍攜手國門再戰蛟
舟次泥港有戒心坐至夜分用桐江前韻贈

正齋嚴菴

戢羽三年不一鳴訂予鼓棹來裝輕詞源卽事稱

庸書

卷十六

三十八

雙妙書法多時重九成惟有燈檠支夜話別無酒
檀送行程開難還自相依倚蜩角從前悔問名

星子劉明府

絃歌重見漢江陵異績新則玉簡登萬仞匡廬樓
北風千尋彭蠡息南鵬翔鸞古柏曾承露遶堞奇
花欲鍊冰聖治卽今先保障應知褒德屬廉能

過白鹿洞

懸夢多年此洞前及予瞻拜却淒然大儒門域何
人守空谷足音只鳥傳古往今來刻字石流行坎

止會文泉擔當一著還誰待且自證盟義利篇

又應洞學見蓋貞功時先君所
手書示勉者過此讀而有感

趨庭記得少年前一目學規倍怡然師範堪尊曾
教育父書徒讀幾能傳靈禽有性時鳴鶴險石無
心日噴泉斯道豈終歸寂寞析薪負荷此殘篇

棲賢橋次壁間韻

界斷紅塵路却通一橋橫渡廣長宮吸蜺濺石千
年遠跨澗迎流萬壘中河自天來成激烈龍行地
上截虛空敲金戛玉供禪悅響答雲璈聽不窮

庸書

卷十六

三十九

宿萬杉寺

不須雲起始相連十箇峯頭九插天剖破巉巖全
選佛習成猿鶴盡歸禪蓮花放散誇重渡杉樹承
恩許再傳還喜來遊逢臘朔戒期鐘鼓醒龍眠

過開先寺

汲得龍潭再煮茶一般行脚付僧家瀑簾壁挂長
奔電湖水風吹盡泛槎舒卷烟嵐歸樂國吐吞法
乳潤恒沙被吾勘破還依戀北去難除此片霞

嚴菴同坊兄遊迎江寺塔歸而言其勝次韻

雄峙上流障皖江何年天女繡花幢迎來海外峯

千里驚落天邊鴈幾雙澤國遲延容臥對石尤猛
烈逼空降清虛咫尺塵凡隔響答琳琅一佛腔

又

俯欄澄江匹練明步虛偏覺萬緣輕波心影落長
虹見天半聲懸法鼓鳴孤塔雲齊空鳥度上方晝
鎖少僧迎對人還羨能冲舉衣履染香獨到瀛

鱖魚嘴次韻

溯游涯涘一瓢收別有牢騷此逗遛麻酒餅懸樅

庸書

卷十六

四十

節飲梅花豔冷喜同遊尊鱸入夢頻遶里鴈鷺來

迎又去舟漫道冰堅堪北渡爐丹不用憶浮丘

除夕同諸公守歲兼懷鄉同年

往年攻玉借他山人在風波半老顏餞臘情長懷
驚水迎春興冷滯雲間官聲自此知無據名念如
今信可刪詰旦椒觴誰健飲且須道故盡歡還

計孝廉寓金陵寄懷

不堪枯管再波瀾帖括愁人徹底寒牛首山癩偏
傑特秦淮水落却凋殘金臺月且虛名累鬼簿春

秋實地難同此揆遊江上客正須握手話邯鄲

月夜次周同年

點綴微雲抱素娥錦城令節復如何
西堂燭影風前亂檀板謳聲醉裏謫
伴客秋聲今夕夢愁人夜靜隔牆歌
蟲吟鴈雁催蕭瑟偏教金蘭唱和多

又

類於此夕問宮娥形影相隨竟若何
天上徘徊需酒熟雲間通漏照花謠
空街騎逐秋潭約虛館人聽夜市歌
盡說葡萄能塞屋忍看落葉砌階多

庸書

卷十六

四十一

又

盈虧有道月中娥可奈人間刻畫何
話到時辰圖缺恨罰依酒數仄平謔
半牀照徹醒還夢一束情淡飲再歌
對此嬋娟堪靜賞誰家浪費杖頭多

宋禹域壽其尊公

綠漆宮漏正司冬輕健忻瞻杖國筇
百歲春長進傲捧五花彩煥待綸封
金盤露滴凝仙掌玉樹香迴護螭龍
摸索當年推獨步喜君庭訓一儒宗

范月臣寧波人前輩史及趙先生述其鄉評

有曰兄弟雍雍范氏三洪微言爲壽

堂開逸老傍天中佐酒荷花繞座紅
世治何當儋八顧德豐盡擬譜三洪
池塘夢冷聞鄧水籠鶴懷殷寄驛翁
丹熟還尋珠市餅北窗高臥註參同

晉徽道韓公

駿挾西風玉勒輕天庾有賴慶行旌
百城星布冰輪靜千舸雲屯雁浦明
魏國祥開占泰岳荊州蔚起重金聲
隨車霖雨先江右喜卜黃河一路清

送張虛舟進士

庸書

卷十六

四十二

讀書萬卷點塵空久卜才名首嶺東
天樂銷鳴來驚驚爐香線繞煥穹窿
宴遠賜鑑裁衣綠策對承恩引旆紅
風度吾家應嗣響慶逢閭閻姓名通

送郭同年衡文粵西

攜手正期浴道風文衡奉命復西東
梧桐蚤卜朝陽暖桃李應知向日紅
玉署分題輝北斗駿臺公閱重南宮
林宗此去誰壇坫桂海珍奇入藥籠
賀桐意新成進士壽其尊人伯章公

西原學脈是家傳孕毓年溪後賢行始天倫稱

寶踐愛推胞與見真詮宮袍衣舞新承賜仙圃宴
開舊款延地典華綸還蚤卜勉旃庭訓重官聯

杜開牧先生

玉曆新頒賀孟冬卿雲咫尺再綸封夢徵不豔橫
斜鳥歌閑官言久旱龍養志風清黃閣菊祈年酒
滿上林松霜天訪異誇輕舉長嘯拋閒九節筇

送富同年讀禮南歸

良知自証可如孩膝下班爛夢裏來人送孝帆風
景慘客聲上國鴈聲哀萱堂月落占無據園嶠雲

庸書

卷十六

四十三

沉掃不開話到終天吾欲殉夢我却復爲君裁

送薛掌科還養

萬木鬱蔥竹立森就中威風欲爲霖爭言殿上名
臣業遙拜庭前孝子心仁者壽身參朮外至人仰
世鶴煙淡北鱗履虎知家學寧俟九天下玉音

元旦坤兒以詩呈卽韻示之

歲除夢覺已晨曦聽鳥枝頭與性空殿上呼嵩空
記注祖前論齒尚威儀里風猶舊寧還憐物象從
新豈獨奇須識天心來復久剝落蹉跎又舒眉

庚戌十二月日

召對命書卽事恭呈

一中兢業感穹蒼萬國咸寧遜未遑虛察通言觀
劉對欽承往訓見羹牆殿前仙掌凝祥露日表靈
臺拂瑞霜許觀天顏恩獨渥願言帝德配無疆

王編修尊公大常

問道河汾後世師一般家學註良知聲騰絲竹槐
三樹槎泛蓬瀛桂九枝祖武羹梅傳國史奉常冰

庸書

卷十六

四十四

榮重台司相門有相看花瑞麟脯金盤賜滿卮

過聊城感懷相國傅老師

何人不共仰高山偏我門徒僅識顏飲水思淡矜
首拔升堂影寂寞行難遣醫國老能容病追謚狀
頭肯放閒誰屬傳燈眞血脈傷心此道暮雲關

爲丁戶部壽其尊公

瑤瑤隔坐正須屏羨舞班爛種德亭十翼傳心時
說易三康接武口趨庭鶴遊華表花重熟鶯語上
元柏再青五綵鼇山隨月湧笑看松蓋長仙苓

謫述舟次聞雞聲偶吟

放舟宵半幾回灣
篙手可憐日悴顏
風信難占帆影碎
雞聲蚤唱鴈思還
似催祖述中流楫
豈送孟嘗夜渡關
世路長憂清晝險
况當月落水潺潺

解纜偶憶長安諸君子贈言賦以荅謝

秋風送客復乘船
江遠帆孤一夢懸
焚草燈前期報國
披肝殿上願回天
聖明豈是誠難格
臣慙還因道未全
賴有諸公交勗勉
臨岐對菊賜名篇

又

庸書

卷十六

四十五

承恩且去到江干
盈帙贈詞藉禦寒
病強趨朝心慮苦
危當對聖口陳難
廟謨空禱垂千禩
廷諍何容惜一官
料得園林相識久
邇來不作廷臣看
十月十六日爲先君忌辰次日即先慈生辰

船前熱楮靈寂坐遙

一生一沒恰相逢
設脫騎箕共溯風
江浪千層孤月裏
墳山萬里白雲中
許身不幸空殫國
發孝何能更作忠
庭訓常年期有濟
及今自反愧兒童

又

焚帛江邊淚自乾
雙親不語酒杯寒
百季孝養成前世
兩日追思付淺灘
川險津迷情戚戚
艸枯木落路漫漫
予臣二字全無補
何似生承膝下歡

望太白樓

冷泉累代客悲秋
誰爲謫仙構此樓
吟就太真宮月醉
揮奔力士雨淋愁
曾無片語扶唐室
偏有層臺壯兗州
堪笑後來衡鑑錯
效顰猶自羨名流

過濟寧欲市一壺不得問之因官採買相諱

藏耳州守前傳曾却聞官饋遺者豈尚取

庸書

卷十六

四十六

諸民聚抑上官有以使之然耶龍斷術窮

誰爲厲階

居奇智短嘆煎熬
集腋何因便紫綮
空禁園丁鏡李核
忍看鴛子拔翎毛
豹斑借霧爭藏隱
獵浪驅魚蚤遁逃
欲選繩牀誇枕煖
一壺不得且寒號

過禮先賢仲子祠

庭柏豈從刳後栽
高賢盡自孔門來
結纓不改嶧峒骨
鼓瑟何妨劍佩才
剛決性成桴汎急
中和氣薄泗流哀
人心至此元無死
俎豆千秋廟貌開

南陽湖

小陽節氣快晴和遙矚波光一片多桑柘幾家浮
水殿煙雲萬狀照天河觀瀾學長心如洗賣鯉渙
郎艇似梭還惜來遊時已暮愛花不及採藥荷

欽乃聲

雁迴鷗去此長河聽得挽夫白起歌無字蠻謠呼
咄咄不絃口號咎呵呵舵師夜渡疑難測舟婦晨
興笑奈何辛苦塲中勘破後願從買棹釣烟波

從濟寧過諸聞一目汪洋問之知俱屬土田

庸書

卷十六

四十七

積年爲潦傷而然

隄外汎行望若湖可哀繡壤沒泥塗一官傳舍誰
疏淪萬頃浮天自畫圖河伯祟侵愁野老雨師令
急悵農夫古來陵谷皆無主且狎翔遊水上鳧

有以水鳧售者

縱遊大壑歲時多何復忘情罹網羅險阻誰堪重
險阻風波不料更風波機關箇裏人心巧聲息近
前鳥語和禍福從來俱倚伏燠莫笑此燈蛾
過夏鎮知權稅使者遠駐徐州相去百餘里

止令胥役盤查留難噉人客商罔訴盡諸
諸上設衙門其地積弊復清

此渡雞豚察更難問誰格克却非官河差不及清
升棹州守何嘗見時肝虎翼生涯潛水窟鯨波放
肆老江干神君那得親移駐坐眺風帆去宿奸

水聲

湍流鎖鑰夜長鳴似響似哀聽未清響答騷人遭
際恨愁增少婦別離情或疑電掣金戈集還喜風
恬鼓樂平鵲唳松濤空撓亂芳皇永夕夢難成

庸書

卷十六

四十八

村酒

伴身行橐拙生謀空乏還思解杖頭一薄如冰逢
小雪太甘似蜜獻新觴杯多不醉寒難遣餅罄無
沽客更愁公瑾交情能有幾醇醪枉費索贖籌

驟風

天公瞬息怒行舟一舵東西不自由羣挽無功頻
掉尾前移旣阻且回頭隨風到岸波濤慣從客問
津轍軌周經此崎嶇還遠涉誰拋擔子便歸休

惜薪

吐吞孰把坎離傳便作人間不食仙官儉未還沽
酒約舟行又費買薪錢甌塵羨此樵夫樂珠粒分
渠獎釜烟竹屑木頭俱可用搜求室罄也堪憐

夜坐

水居夜泊十無鄰老友相依去國臣話到艱難偏
志氣經過剝落越精神冷侵碁局冰將凍炯露燈
光月且噴不是梅花真骨格如何傲此歲寒身

對燈

晦冥宴息月無情賞此熹微一點瑩何用腐瑩光

庸書

卷十六

四十九

永夜直同太乙炆西清夢迴可質貞邪辨坐對難
欺理欲明待旦淵源知有自憑君學到水渠成

四女祠

傳係漢景帝三年有傳姓名景山無嗣生四女俱指槐誓不字人孝養終身後同其父母仙去

誓成承懽愛髮膚河干迹古幾仙兒正倫寧必俱
稱婦四德何妨不嫁夫鐘簫千秋在漢祀槐龍一
葉卜神符焚香下拜還慚愧忠孝借名盡是儒

蒸梨

解頰欲借果中魁蜜父空心喫一枚火慢灰寒養

半熟頻分嚼細味初回玉仁拳大堪堂饌瓊汁既
餘當酒杯身是鄴侯仙骨否豈論燒賜自天來

麪食

何能泌水便忘饑生長南方食味稀霜落禦寒杯
酒海日斜求飽麪絲肥仙風不用傳烹石清節還
應效採薇記得糠粃曾果腹隨緣飲啄貴知幾

東湯

一棗何堪入藥籠青州土產積如叢垂垂節到千
林紫滴滴湯分百顆紅斗大無名仙特異口嘗不

庸書

卷十六

五十

忍孝誰同雞心羊角休評價聽客搬回市水東
次淮上趙武昔中翰以詩遠寄感而答之
長安日遠幾相知寄到天邊五色絲片語何能回
舖座一愚竟自別龍墀我過淮水將停棹汝滯金
門正作詩堯舜吾君臣子責獻歲太寶好携辭

洛馬湖

河渠故道嘆荒蕪去路新傳盡汎湖小小人家蘆
渚鴈茫茫舴舺水波兒指南有影雙桅勇望北無
垠一葉孤雉堞猶疑行且緩黃昏到岸幾招呼

黃河

崑崙發脈自千秋水豈無根竟濁流元氣澄清偏
淬穢淵源沈滌倍昏柔斗量泥液龍圖額鎔煑土
膏玉糝疣笑叱包公誰可繼貪泉滿目衆人愁

過宿遷見一官舫上書奉 旨馳驛詢之爲

中翰黃諱初雲靈樞南還者黃以丁未魁
一榜未數年卒京邸世之居官無補於國
家而徒癡戀仕途者可以醒矣感而賦此
魂靈若寄在河濱知是生前第一人松蓋骨靈冰

庸書

卷十六

五十二

屢凍梅花韻冷月重新中書寵錫元來幻進士文
章孰認真墮足泥途羈絆早如何了得此全身

過桃源近處河決水淺見修隄夫役塞滿江

千漕艘守候嗟怨歲寒治河雖無長策還

漕豈無變通膺斯任者可徒蒿目時艱耶

再傳河決盡奔瀾鳥欲銜薪塞巨湍雲涌聲喧催

檄急蟻屯影亂責成難財源敢告脂膏竭力役誰

知血汨乾囊土遷延愁賈讓退休細把水圖看

嚴司農先我南道相值淮上以詩見贈依韻

奉荅

久知霖雨重朝班河潰歲荒國用艱既慮漕儲曾
瀝血還憂鼓鑄復悠顏先生報 主惟兼善吾輩
希賢暫放閒進退盟心期不媿浮沉物外任循環

又

畱滯江干小雪初收寒喜有舊時裾公元剛介將
梓國吾本愚蒙亦上書獨樂園亭雖寂若先憂事
業豈淒如衡雲匡阜遙相接許 追隨玩六虛

江口

庸書

卷十六

五十三

水程不識寄行裝數里一詢費村量南北途窮人
語訕曉昏天定客思狂路無多子回頭是源到盡
時入眼忙阮哭何憑還大笑古今沮溺半漁航

又

萍蹤行脚野僧裝縮路智窮汲水量棹入蘆洲陽
夢起眼空涯際石人狂有時酌酒還惆悵何處問
津却渺怱樹色參差城堞遙知誰倒屣過游航

又

著意尋春蚤東裝花開次第自商量農占樂歲三

陽雨客怪北風兩夜狂綠樹晦冥羣鳥亂虛舟休
歌一颿忙溯洄千里停眸望江口徘徊問去航

觀風閣

城外高山入眼青問僧不識此山名欲移古鼎憑
欄望且對靈龕就卦評售玉市心塵滿面資生藥
料額還嬰南來風信涼如水客復何求一介輕

庸書卷十六終

庸書

卷十六

五十三

庸書卷十七

廬陵張貞生篋山著

男世坤
世坊

七言律

西江夜坐

坐忘物我新來閒慣向清秋夢裏還窺見端倪頭
上月畫成色相而前山風過葉在林邊響螢去星
隨屋角殘時報素娥無孔笛鳴將萬籟下人間

除夕大陳孺子

庸書

卷十七

一

手量車載南來頻客裏敲門主自親臘盡空餘厄
酒白春歸恰占燭花新兒遊上苑親無惜郎在長
安婦欲喚奕奕釣徒饒舊侶孑然劍佩闔沙塵

送同年之官

歲寒堪否賦離旌况是簪花幾弟兄茅店星零琴
譜合霜程枰渡騎塵迎纔辭主陸承天語忽懸帶
棠達闕情公等明知相見通休看鴈字日邊鳴

酬王方伯

天岩擁秀哲人鍾玄圃才名推應龍官况蚤徵三

仕草閒情直寄一亭松
棠溪巴粵台星遍芝長
彭廬湛露濃欣借皇華陪閣上士風民瘼盡詩中

署中卽韻荅王公憲

披幟夙登國士壇
時揮勁骨竹千竿
人常暑酷腸尤酷
君自歲寒節不寒
祇爲民貧甘糲飯
非因俸薄惜冰絃
鹽書幾見袞廉吏
幽獨先銘欲砥瀾

富觀曙先生雙壽

吾道南來代不祧
究心伊洛此方饒
水雲藁就知梁石
燈火詩成識仲昭
繼起如君傳玉鑰
佐成獨

庸書

卷十七

二

母樹金標華綸兩捧傳
三殿應聽雲璈雜野謠

報國寺偶憩

俗崇隨身夏愈狂
續尋舊寓止禪房
細觀碑篆停思久
新買盆花入夢香
鳥喚中庭催客散
鐘過午飯促僧落葛衣
紙扇奔如鶻能得幾人寸地涼

又

入戶穿帷蠅子狂
追隨廟市撓山房
紙窗影亂眠難穩
茶鼎烟飛韻減香
高衲偶逢談極樂
等人虛度笑偏淋
浪觀骨董誰酬價
買得松亭一刻涼

午日

離燕離巢艾是花
緩移輕艇送天車
俗遺角黍風猶古人服
雄黃酒自賒官妓歌
喉通水面王孫舞袖落泥沙
明知泡沫俱成夢
蕭鼓何須鬧物華

又

聲聲檀版滿河花
神綵結成水自車
過眼船亭看易通
補空臺榭望還賒
海天別境山雷月
蓬島孤菴竹罩沙
猶是尋常桃葉渡
一逢此夕倍繁華

臘八日

庸書

卷十七

三

何年証道說娉婷
屢刦涅槃透體腥
山供僅客三尺雪
俗成競獻五侯鯖
火紅香積煙雲幻
塢側毘盧土木靈
僧臘誰人堪屈指
梅花逗月照中庭

元月次熊大司成

水似臣心豈別攀
爐香兩袖早朝還
廣殿奏就鈞天樂
慶賀詩成學士班
鳳禁祥光通北極
龍樓紫氣接西山
椒花擬頌羣思獻
萬國齊瞻有道顏

又

花開似錦客先攀
玉仗追隨夜未還
正朔千年崇

憲曆梯航異域躋朝班歲豐家醉春初酒日出人
思海上山偏怪玉堂輒影嬾學園新築手書顏

蕭江

文江一瀉計程長飄影帶雨淋流有東西齊
灝入樹無新故盡成行園林對岸平鋪綠橙橘飽
霜一色黃悔未十年從學圃催科微不到山房

乙未湖中舟次

白浪船頭驚醉眠客鄉風景苦流連漁歌寂寞停
波上歲鼓喧闐徹枕邊羣鴈知歸聲嘹唳六花寫

庸書

卷十七

四

影羽蹁躚長安未到腸猶熱水遠山遙錯著鞭

寄鍾陵令聶同年

鳴琴臥理醉芳辰眾母如君撫字真井里春沾膏
雨舊璽書榜列姓名新明廷鳳彩還儀世清夜
冰心獨照人花木向榮凝晚色蚤期星駕拜楓宸

舟次同龍臚先

班荆下榻眼誰青須記聯舟倒綠醺千里輕帆皆
逆旅一輪明月總居停樓前柳色人同媚江上笛
聲我共聽風雨何曾常作主醒來依舊半天星

家海瀾見招

酌別長安已歷年懷人有夢繞臨川出遲事業羣
生望坐失通書靜裏詮飛鳥才堪循吏傳調琴情
寄盤陽天枳溪何地當棲鳳且醉醺醺話月前

空黃令九侯書扇

多年就正過郊壇翠柏青松日影寒玉樹人遙雲
漠漠花封夢繞露溥溥眼前赤子羣分哺座上春
風客共餐百里何能容驥足預期驄馬道長安

管秀才以米茶見惠

庸書

卷十七

五

著想未清祇自知春歸官復事驅馳茶夜品烟
痕靜斗光晨炊火候遲眾情飄花成幾夢客飲舊
本儼書癡懷人紙薄朋情好雅羨二南日酒厄

夜坐

未換新衣先解貂夜閒剪燭客情寒花容鳥韻藏
淡閨電掣雨狂度永宵獨處話言真寂寞諸般色
笑成妖嬌相懸還喜逢良牧德政多年道路謫

又

晝暝囊空欲賣貂故交久坐語寥寥途紆遊倦春

三月夢短情長雨一宵柳照池塘容較媚花遭蜂
蝶態偏嬌槎浮有意誰堪主天籟可人鳥自語

見新刻臨川四名家文集

善政觀風重表閭作家况是大儒書名山碣斷渥
荒艸祕笈年淡老蠹魚荆國多才經術累槐堂正
學道心虛千秋四子須論定面目重開豈啜餘

寄懷方昌意學博

讀書剩我只青蠅盡羨官閒手一編齋冷道高尊
絳帳香濃性活薦清絃宗師自作源頭會弟子還

庸書

卷十七

六

朝夏日眼朋報遠來君莫駭芹肥鮮瘦也開筵

讀書樓次韻

閒說劉生館水樓小亭虛廠傷山幽並帷曉起烟
痕鎖鄴架宵分燭乳畱卷蠹還期管藥石風掃亦
不羨車騶四方猶是懸弧志鷺渚桃江一櫟秋

送楊前輩還里

唐魏遺風不可刪代生人瑞透儒關冲旒啟沃應
誰等學士文章第幾班家法克承真伯起賢星在
望識方山于今秋滿迎歸馬豈許長吟綠野間

塗臬司書扇

望君望歲宿稱名寶鏡中天樂獻情司命琴知神
鑒通下車盡仰法星明焚香聯葉于門舊祝網片
言肺石平霹靂聲寒春雨動人歌一笑擬河清
滿遶水次所目舟楫去來有逍遙自在者有
顯赫令人怖畏者有慘澹令人嘆息者有
似顯赫似慘澹令人欲怖畏復欲嘆息者
情狀非一次之以詩

庸書

卷十七

七

一迴歡喜一迴哀知是中央傀儡臺雨後盈盈誰
樂水月前得得且銜杯風波習聽無端起蕭鼓驟
鳴幾處來却念園林松竹好終年不教惹塵埃

清船

罷府京庾飽素餐舳舻次第守江干窮年遠涉心
瘁瘁冒險前驅氣摧殘銜尾辟除當酷暑仰天嗟
怨復嚴寒轉搬豈是無劉晏獻策徒同面餅看

欽差官船

詔遣皇華轍九垓雲成五色鳳銜來汪洋歲且馳
王命稱靈時還請上裁迎送水程官守曠餽遺方

物土民哀何難一紙恩波沛驛使偏勞折嶺梅

現任官船

公餘不及問桑麻尤念民間半怨嗟州郡勞勞誰
寂寞封疆擾擾幾繁華征輪捷輓時聯艘刁斗沸
榮夜泛槎官舫乘流無可暇尤當伐鼓日排衙

新任官船

簡命初膺獨撤轡可攜琴鶴問民瘼此時緩樂風
千里他日清絃月一簾才可濟川鳴巨楫任當拯
溺念窮閭料知迎騎隨流到引領新官只願康

庸書

卷十七

八

去任官船

一官代謝實浮塵豈必真情盡借恂推不去今愁
肅殺來何暮矣慶陽春選錢載石歸輕棹沿岸扳
輪到遠濱波上勸君還自反可能伏水澤斯民

假還官船

數年官邸夢家山快意如今請告還畫錦堂開雖
氣色蘭舟野泊尚間關果真彭澤方言去是舊圭
齋始愛閒無補蒼生虛出處嘆前塵俸盡堪刪

遣還官船

春生秋殺總君恩奪級安驅出國門薄譴終當

明進退急歸豈暇計寒暄經過雨浪尋真夢閱歷
川流返故村一葉蕭然還自省浮沉有主學無垠

巡河官船

河差今到水聲喧奠此安瀾歲屢巡囊橐新隄猶
未竣綢繆故道復無存汎遊寧戀陽相侶親閱祇
因鱣欲屯倘事道遙空報政土宜可惜棄河漣

武官船

朝常驚序奉要新此日班陪半武臣執戟何須親

庸書

卷十七

九

矢石挂帆亦自耀麒麟旌干照水矜專閫劍佩飛

濤諱出身勝作書生推百長于今讀句念知真

龍衣船

神輸取駭巨槁來華袞借名號令威私載堪稽關
吏怯公藏且傲驛夫催天孫緝就窮人巧蠶戶纓
成殫物料衣滌裘焚崇儉約翠毛豈送月宮教

商客船

葦航豈盡析秋毫生小懸孤壯自勞腹剖珠藏愁
急雨腰纏鶴騎恨驚濤岸然海錯魂空夢月印川

流手特撈明是忘歸雙鬢白窺窗暇唱渭城高

抽豐客船

問君何事日尋流知是攀援駕扁舟通諸何膏膠
漆合關情便擬薦羅求話長造膝綢繆巧交淺習
肩笑語柔吟所相親終索莫波迴酒債幾時酬

遊客船

小艇安流酒淺斟仙飄百許一塵侵曠遊上谷親
魚性遐驅具區宅水心秋徑風清明月載春江雨

斷落花尋終年不作家山夢逃出樊籠幾渡溪

庸書

卷十七

十

汎兵船

鼙鼓臥時暴客驚梭飛水上一舸輕無門鎖鑰空
雙槳未雨綢繆僅數兵稽察防流鉦響寂偵換畫
地戍樓平更番苦又勤迎送不暇繫弓一控鳴

鹽船

窺丁釜液幾餐霜國用民需此斗量潮汐淘成人
指染朦朧挽到取匏嘗桅梢浪捲中流宿鹵井神
輪外帑藏寄語調羹稽古制募商人粟飽還荒

進香船

沐浴何人夢自清降真香繞水痕平星懸梵宇板
蘿上風送仙旂觸浪行關口冰寒爐篆煖江心月
落木魚鳴鄰舟枕覺聞神號起視東方尚未明

渡船

行李一肩萬里身前途咫尺滯江濱濟人漆洧興
乘少嘶岸星河鵲構真蟻活何須編竹筏葦航亦
用集車輪倦飛趾錯迎青眼可有高賢此問津

漁船

聊自淺蓬網水梭盆花向暖歲無多唱隨月上宵

庸書

卷十七

上

雙枕迎送雨來晝一蓑過活烟波春半暇生涯飭
鯉日微舵川原舉目途皆險聽我漁翁鼓枻歌

柴船

遙目中流忽涌峯薪蒸壘積比如壚游龍百里瓶
唇納枯木十圍粒粟容一炬烟沉無久市千家飯
熟有餘烽冬來瀨淺羣舸避擊楫何人炭可春

酒船

豈有白衣載酒來瓮頭正熟把船開寒回薄飲非
趣市渴解微醺莫羨梅愁緒堪澆人汎月歸懷圓

寄客銜杯鵬鷁不換如虛度明日相思定幾迴

月船

夜無私照共冰輪倒影千川幻亦真炬引寧須疑
去路藜分豈必問來因微風偶碎團圓體兩岸同
歸洗滌身極目瑤瑤塵慮靜江天一色欲垂綸

雪船

簸揚寥廓似飛沙白玉乾坤自是家驚顧帆身披
鶴筆喜看蓬隙納楊花江邊鴈斷空蘆沒岸上梅
孤早藥芽僵臥誰人思訪故剡溪衝凍一乘槎

庸書

卷十七

十三

順風船

孤棹滯流日卜風崇朝鼓翻掠長空豈因潰決奔
湍猛自是驅馳破浪雄屋裏關山移晷到天邊帝
座計期通從今不費篙工力千里行程指顧中

避風船

批大細流亦畏風石尤飛瀑擬蛟宮推移到岸還
驚颶歸宿傍蘆似集鴻跼地難馴柁繫馬波濤莫
測纜維連水濱豈學夷齊避可奈聞聲日怔忡

冰船

萬頃活流滙百川北方地凍却冰堅折蘆易泛終
膠滯画鷁難飛盡石眠坎止何須鞭使斷陰凝直
告火無然天心不遺陽來復舟子年年困水邊

雨船

湖海平流易起波况當晝晦苦滂沱蓬疎早見泥
沾絮飄重還驚豕汎河篙父羣呼俱戴笠浪婆相
對亦披蓑雲沉電猛休嗟怨自是春光雨澤多

吳洞如先生

十年高蹈斷塵埃姑射冰潭洗綠苔孤鶴還隨鶴

庸書

卷十七

十三

杖立芳梅故傷綺筵開甍樓觀月情非淺看竹成
龍句自裁銀海不花庭吐瑞却傳丹詔鳳銜來

烈女王氏王文華妹也未及笄值寇掠州被

獲懼不得死所以計給之投井而死

瓦全玉碎幾淪滄桑間秀偏能識大綱暮雨朝雲俱

夢泡刀山劒樹總津梁身歸渴井迴腸烈魂化杜

鵲帶血香回首莫非賢聖漢菱花冑對理新妝

輓曾烈婦有引

烈婦出本邑儒林古族年十六歸賀生學

庸書

卷十七

十四

林甘貧佐讀見生遊泮喜不自勝十八舉
子達先機杆無靈畧以給朝夕丙戌三月
古城破居民被掠學林以假寓先行家無
應門之豎婦穉子隨姑星竄兵至匿小村
空室卒爲所獲抗節叱詈誓不污以清白
見地下越二三里至韋家大塘邊給兵釋
繫奮身躍入與波濤俱洩矣八日後收之
面如生權以火葬時婦年二十三也子與
學林道義相切劇每泣述其事欲有待以

大爲表揚幸達先長以弟子員升中舍卜
改葬其母持所撰行述以請節婦可謂有
子矣墓銘碑陰願以異日聊志其榮爲採
風式俗之端

白骨丹心兩不灰冰霜凜烈傲寒梅清池水照
孤憤涕淚縈人酒爵哀茶瘁相夫岐路別辛勤負
子墓門催竊疑青史難編到爲寫閨芬弔夜臺

熊青柯昆季招陪中書許浣玉飲侶鵬閣時

浣玉齋詔章門

庸書

卷十七

十五

又

徬湖別墅傳朱門 天使南來春正喧朔野望
重讀詔秋冬肆赦兩臨軒絲綸郵布蒸匡蠡雨露
膏宜仰掖垣投轄何人慙地主空陪閣上倒芳尊
大韻簡王提學

花發建章映玉繩文衡偉望命初膺掄魁燕市目
無駿勳錄虞曹鏡是冰執耳雲間推顧陸採風江
右識歐曾隋珠和璧銷磨盡翼軫輝光早復騰

帖括奉停誦讀新春華秋實藥籠甄競從試策陳

時畫甯就經綸扶聖真平旦提撕誰躍冶良知講
貫摠傳人江東宗匠儀型在鹿洞鷺湖道自尊

羅先生久執耳詞壇中年因丁荒亂弃舉子

業專事禪學嘗見其所作偈頌俱非野狐

可辯己亥予官于京適令君來應廷試道

及先生猶手不廢卷夜間能作細字行且

跡八表知者樂仁者壽周其所哉

當年縱目萬花峯舉坐曾題斯道宗不爲德衰歌
楚風却因世降簞潛龍放絜頻舉庭前相寄傲長

吟嶺上松爲道見行須努力高堂喜是舊時容

酬周司李

不媚堂前水鐵心化行屬吏盡鳴琴江山瀟灑停車賦灘石入圖鼓棹吟四畏書銘頻夜告一廉酌水再星臨抱嬰拔薤輿碑在願禱甘棠雨露漢

薄暮入麻姑次壁間韻

黃昏躡磴葛衣輕意到身隨那計程人傷日西樵牧返我乘月上洞天行空明影裏山無色搏擊聲中水不清須記初遊逢十五詰朝好與跡方平一

庸書

卷十七

十六

又

樹根半露舊成林新傷女墳振梵音一勺無多行道酒數竿不少古人心風吹帽落湍流疾壁立身寒水確陰山納往持偏受用門迎黛色白雲漢

孫母王恭人壽

四科千古重尼山執事何人庇萬間琴鶴風清光幼學稽帷儀肅悅慈顏影零桑葉蜚蜚鳴榻夢連梅花雪閉關疊奉華綸芳躅著開天粵嶺一斑欄

姚別駕書扇

古寺臨江寄客蹤月明風細靜聞鐘丹霞僧到時揮塵銀漢雨過獨對峯簪筆殿前傳舊草口碑隴右志青松廉名却許開攜鶴咫尺長安玉露濃

東郡守郭公

月照冰心未易倚香消香細報初秋鳴琴兩地芳碑遠行部七年化日悠壽世慈腸淡極稱樹人盛典重琅球諸生袍帶誰恩賜膠序新來紫氣浮

岡坪和白長庚壁間韻

勾漏何曾作主翁到頭一著此山同法壇響應無

庸書

卷十七

十七

憑據石室迷離有信通高出虛峯分上下配成武姥各西東明朝暮暮難相識却說身遊積翠中

香城寺次韻

法王寶殿記何年晉代開山踞絕巔雄堦烟高浮地上將軍鋒銳降從天字明苔蘚重復識樵護珠林再講禪一笑無端迎首座始知鐘版不虛懸

與汪若千談調息

新暑再寒一雨前解衣我話長年述來修短天無主有破窮通道不偏神闕丹符何可換龍溪語

錄未能傳香焚燭剪城樓鼓夜靜尋胎且穩眠

釣月灣

峯連徑斷小斜川黃檗山頭虎跑泉盾石汧流風
易撼釣竿屹立月難圓仙翁豈必居離市漁父何
容網溪淵嬌綠輒紅看未了却懷元亮一籬邊

宿永壽寺

夜叩禪林月到徐陰森古木傷山居一燈分榻回
頭夢片紙題聯信手書持戒何妨攜美酒養生不
用構精廬烟霞正許同高臥鳥語鍾聲又起予

庸書

卷十七

十八

送青霞之任

抱嬰拔薤帶花忙學道何難展驥長秋水無塵清
鶴駕春陽有脚潤郊棠雉馴易地徵慈母鵲立它
年凜阜囊漫道長安征路遠仙兒蚤染御爐香

驟轡詩

丁酉冬偕鄒能弘公車共乘一輿所至有
占庚戌循例赴補以河道淤淺舍舟就陸
獨坐輿中較諸當年愈難爲情有甚于三
日新婦悒悒使人氣盡者以正月廿二渡

黃河二月初九抵京門計期十八日艱辛

之狀備形于言吐詞非雅寫景最真以告

達者既可安馳驅之魄亦堪療薰灼之腸

清閒歲月付銷磨咸慨渡江壯士歌家住維揚燈
樣巧路經邵伯酒名多客停信宿愁淋雨車陷污
泥怨決河肩輹胡爲難歇脚喚人春夢可無婆

又時坊兒寓維揚

斜風細雨一虛舟子舍依依幾逗留赴關心懸吾
正切尋師道近汝須求繁華到眼終川落閑淡從

庸書

卷十七

十九

時少佚遊莫戀邗江花事好及期蚤發到皇州

又

爲惜分陰擲似梭黃昏放膽渡黃河晦冥欲霧長
如海洶涌無涯自起波岸闊風高千舸驚人驚馬
怯一船多居停門戶知難叩燭火光中起夜歌

又

往年取道此公車今日重遊嘆不如水泚黃河居
再徙人樓曠野食無餘荒村月落雞聲斷茅店烟
寒馬跡疎解慍薰風何可卜諮諏父老倍愁余

又

跼坐鍵關一鹿車視前辛苦復何如風塵輾轉隨
牛尾銀海波搖玩蠶餘頽宇三間鄰寓少平原千
里客行疎相逢偶述懸弧志溫飽寧能便了余

又

重門蚤鑰夜難投棲止誰家只小樓酤酒無多風
可禦閒雞欲起雨偏留坐生波浪車中恐夢到羊
腸枕上愁節過元宵還闌曲梅花解送旅人憂

又

庸書

卷十七

托宿何妨暮夜投橫來風雨少岑樓鞭夫賈勇依
程到店主多情強客畱催遲途遙丁力苦洛河令
急路人愁幾時執政親巡閱一寫東南此段憂

又

燈火微茫子夜風一灣月色辨西東更闌有夢驚
驢背春暝無花醒目中城外民家誰白醅道傍驛
使却青驄謾言撲面塵沙起南北咽喉自此通

又

跳澗霜蹄破浪風闕觀那復識西東擁衾不語心

如醉隨路無歸道似窮漕滯誰憐非古堰吏勞豈
樂有河功輿中眺望生愁慘萬里君門未易通

又
是夕有攜妓群處者

輝匣劍光共此投章臺折柳各朋儔束綬戲贈人
皆醉杯酒潛吟我自酬韞影近隨分雅鄭郵亭避
近泥薰藉料渠情緒無從遣旅館燈孤喚莫愁

又

只道舟行浪裏流豈知輿浪勝於舟波濤勢突車
如覆澎湃聲喧馬亦愁何事天衢偏險阻誰言陸

庸書

卷十七

三

地任夷猶追風雅說輕騎便馳驟一般怨石尤

又

羸特塵奔似計偕偶爲人御亦生涯技窮刷羽焚
間鶴智窘窺天井裏龍尤轉誰能期踵息一眠便
欲畧形骸昂藏四大成拘束雙屈何時許放懷

又

吐吐頻呼氣自驕彼姝不用索絲招河干浴日冰
將解陌上侵風雪未消迸裂聲中還止靜逍遙夢
裏任喧囂三庭消息時收視履薄臨溪定幾朝

又

緩轡幾時傷日邊家園夢花前月光淑景空
懷憶余影故吾只臥眠不教銜枚嘶夜月祇爭提
徑趁晴天南轅北轍塵氛裏休歇何人筮遜仙

又

宵行鼓腹總餐風襖子黃綿日未東驚浪如遊蜃
霧裏蹲身却繫崔嵬中天邊白月隨車照馬上奔
雲任路濛濛還喜同人真輕健鞭塵運氣轉轡通

又

庸書

卷十七

三

衝凍前驅已浹旬關山顧盼若相親儀封道故懷
君子雞黍言情少丈人劍佩愁寒還怯暮茅廬閑
舊復迎新傷門投止都姻姪何暇忪中獨遯鄰

又

北去途平少見山偶逢山色便開顏賞心唯豁無
溪引極目郊坰并樹刪紆岸黍苗真慘淡荒隄東
栗摠凋殘呱呱顯是名家裔圍繞與前乞果還

又

偃眠登日信無聊何處行人和土語眼日與中陰

又

峻坂驚心馬上渡危橋鑊湯市早從初獸木炭售
難帶溼燒計步非多旋日午荒州十里望中遙
月高雞唱夢難安冬去春淡一樣寒嚼過鹽齏還
佐酒唾餘水醬強加餐萍蹤到處知皆主物色何
人認是官日昧沙飛無晝夜可憐汗血不停鞍

又

濡軌伊誰願執鞭傳知去歲此荒年無端水難人
沉沒不了皇程路亘延堆白堊坵還滯凍舒黃裡

庸書

卷十七

三

柳未回妍肉消髀裏如何度爲客秣駒主執賢

又

隄上樹林黯淡枝關津夜度正春時草過孟月抽
芽少雞怯寒更報曉遲囊被蒼頭新學巧據鞍躡
蹠老成癡憑君閱歷蠶叢道門內袁安問不知

又

遠聽江流勢亦驕陸沉雲鎖去無橋貪遊紫陌顏
鰲黑危坐枯林影寂寥迎服泰山空翠崔嵬城沂
水信虛飄銷磨何代雄風盡道此憑高弔古遙書

又

強病追蹤盡夕馳偏於驢背逗詩思轍環晝夜征夫熟路指東西老馬知同寓語言難合俗他方飲飲易隨時相將買醉囊中薄怪客杖頭只小厄

又

畎畝乘牛好挂書蓬心偏不憚崎嶇護前大蠹誰家子隨後阿嬌幾輛車午夜催程人起蚤黎明就道我行徐聯鑣侶去還遲滯怪說陳仙祛墮驢

又

庸書

卷十七

二十四

坦衢雪擁復趑趄萍梗遷延半月餘遠涉形勞悉對鏡沉吟眼亂蠟攤書園林辜負韶光滿花事蹉跎好夢虛軒輕弗靈空跼踖計窮縮地強登輿

又

春淡艸木未萌芽何事紛飛雪影斜碧落無端飄白練青陽有約散寒葩漫漫蔽路蹄偏蹶紫雲驚心眼倍花爐火相依誰酌酒蓬山道遠憶乘槎

又

棧戀冥頑枕不安聞雞強起理征鞍行途廿里東

方白去僅三更北斗寒侶伴無多愁暮夜程途未

遠怯荒殘傳經澗道橋猶險惱亂邯鄲一夢難

又奉安道中

萬里篋存少駐顏喜無封禪竝書刪吾儒學步難觀海方士祈年易到山磴道盤迴挾日涌天門邃宿任雲環却疑遠涉重經此覲面嵯峨未一攀

又

磨礱石骨此紆盤吞吐雲嵐許仰觀天上層巒空裏送馬前積翠隙中看岫爐繚繞烟無際海日融

庸書

卷十七

二十五

和雪不殘振鐸從斯知鼻祖洪濛闢後幾駭鸞

又

溪抱山腰傍坦途忙時選勝記名都點晴飛去詩

中畫聚米描來扇上圖

蕭雲來十年前奉安道中書一墳山圖于筵子與重

遊指點如昨惜堂奧分明宗泰岳源流鑑別屬奇

鳥撲尋豈乏遊山屐怪少孫登一嘯呼

又

盈路風旛寫影長龍從蹠踏一康莊裙釵接踵誰

膏沐襍褻隨車任蹶張東嶽雪壇何洞屬尼山俎

豆却尋常大夫封後松零落剩有遊人頌始皇

又

千金不換一清宵偏自風中柳絮飄跣地馴難時
俯仰居停習熟日招搖孟姜廟古長城鑰天姥宮
高汶水潮千載峽流垂啼螻旅人愁緒向誰澆

又

笑如倒屣樂迎賓肅客何憑語自觀影裏風沙時
刺眼趾間洩渤日隨身牽懷病疴重尋藥係念平
安亦告神縱好山光無暇覽岩巖只作臥遊人

庸書

卷十七

三六

又

璫璃浴日獵名稱糜費金錢未可憑過濟南橋有
碑存齊河古

廟明嘉靖間爲道官陶
仲文建費帑金四萬餘

龍骨淵沉何代物石沙水

涌豈祥徵前年地動聞多異古渡橋虛頌不崩方
士當時應受記神通願力自升恆

又

絃歌風古此金聲傳說奇災撼石鯨鼉極遷移驚
沸水蟻行缺陷告崩城荒年宅徙無科斂衛邑官
勞有送迎刼後川原經兩載寒光一片數鴉鳴

又

隘巷人譁掃徑尋馬嘶風起帶愁吟遲疑匪類還
停轍譏察無虞却戒心窮鳥投林天蚤晦寒雲薄
日晝長陰銀缸獨對明知病衣被安排一夜淡

又

孰是麟麟過關車策肥躡影共蘧廬人多病酒還
酤酒客自騎驢再覓驢丘絳絳怪空辟穀簪纓路
狹強糜糈寧無拄杖堪遊具裨處如何樂步虛

又

庸書

卷十七

三七

望入青冥識面稀同儕一二喜相依雞聲上馬疑
忘夜菜色登程似樂飢纓斷風前愁落帽枕寒夢
裏怯更衣廬居還恨東君嬾交付行人自掩扉

又

卜程未幾蚤黃昏尋訪何無長者門道在希賢思
闕里思存養士憶平原道平原見壁間
有憶平原詩路經野店

人懷古氣轉春郊鳥負暄預計今宵誰下榻夜來
依舊倚頽垣

又

形倦津逮戒趾高巢棲誰復客中豪
屋梁歎曲終
榆枿杯掌芬芳半火刀投轄人喧男婦雜呼燈夜
扣主賓勞朝嗽喜報新回暖瞬息長空越怒號

又

衝風雅憶地行仙村火催人欲暝天良馬性馴偏
躑躅輕車道熟却連遑不辭奪目時追武未卜知
心日北肩成就木雞騎氣盡羽衣疑見鶴蹠蹠

又

斜陽在樹度名州言念伊人好溯游

德州有懷二
蕭介石

庸書

卷十七

三六

老顏開欣有繼三年市隱信無求喧闐孔道門如
水吟賞春宵月似秋暮色催程還恐後剡溪怪不
教停畱

又

買酒東家故有情西家炊熟也催迎漏殘心急相
將去天早肩嚴不放行達旦焚膏知夜警傷明幸
轡識塗平何方擊壤田間樂喜是燧臺一路明

又

傳舍飄飄歲月奔遠來珠履却填門偶聞易籟知

將齊遙望樹梢識有村無碑疆場從獸獵不分畛
域放雲屯洞開如坻通南北餌得池邊老鳳蹲

又

璫瑯吹破淨塵沙萬里孤身豈泛槎曾記乘輿披
鶴氅忽思呵凍詠梅花骨清色淡情偏傲葉落林
疎態自嘉姑射山頭仙有侶幽芳獨不事繁華

又

黃埃揭地晝如昏一樣衣冠孰等倫寒退炎方花
欲語春回北郡樹猶光
和鈴款段聲相續貼額風

庸書

卷十七

三十九

流字可存投止漫言牛驥混能容車馬是干門

又

籬落伶仃夜柝鳴忽傳暴客又心驚晦冥風雨休
言去混沌乾坤欲斷行隄柳難回枝上綠青山幾
見馬頭迎踟躕此夕休無著從者祈天盼早晴

又

驚蟄節臨入帝鄉風光絕不似青陽人情桀驁多
輕俠氣候遷延尚閉藏引重旌搖鳴欵乃駭癡腹
誹說郎當鶻居却憶之蘭室清課忘年體自香

又

赤壁興賒唱和多此君獨嘆去如梭二十里舖有書格言于壁

者隨緣自在由人否知止無求謂我何大道長驅歸北極至言偶讀醒南柯最難意馬勤拴住忽喚

又

政好屯田散綠陰繡阡可惜馬蹏侵街亭記里知

遐邇石篆存名別古今郊隨蕭蕭千騎隱城濠漢

漠一雲淡寧無司牧民生念沃壤拋荒豈似瘠

庸書

卷十七

三十

又

一般物性樂安居何忍操筆策病驢行道氣揚俱

佩劍登車夢冷獨攜書厲聲叱咤風來疾清照徘徊

獨月到徐指引神州何處是關心索朽已旬餘

又

北來山色杳無顏蟲蟲浮屠望似山

景州塔土人言前年地震

獨此巖吻梯高通泐解宵露路接帶雲鬟歲歲漢祇

屹如毫光覆地動何能厚德刪最是王畿稱密邇

還經此幾間關

又

魂夢終宵迷驛亭蕭然行脚屢披星能乘地勝輪

無恙善解人聲畜有靈隨渡東西誰返棹傷鱗潛

又

躍豈浮萍履冰還喜天君奉蹟仆驚疑祇自惺

宛繫委形俯不昂一肩涸迹且發光未遑安寢嫌

宵短猶及再餐賴畫長曳屐牽衣容我襟哄堂罵

又

庸書

卷十七

三十一

傳館泥塗勝露居民情物力後時舒軍容道擁承

朝命天使途逢齋詔書航重來疎關吏逸官清

任解報衙虛諸般風景俱堪記何必呶呶共蠹魚

又

過福鵲故里

名留古里豈無因祕奪長桑自有神盈眼瘡痍俱

徹骨薰心嗜欲總忘身求全喘息何年艾願緩須

臾此夕春安得如公重出世為醫宇下病中人

又

窮年迎送緝茅房擬下鷺蹄伴爾怵曉景情淒鴉

數點北歸翮健也多行澆寒問酒青州貴逢節尋
春繡壤荒花木向陽應日豔芳菲卻不似南方

又道房有舊書

何須妙手直圖形姓字千季不杳冥潛影後宮居
別院從身絕域出邊庭三軍失伍君王怯一女修
容社稷靈主國休將延壽恨報恩全藉此娉婷

又

荒庄古道動堪嗟座少清樽肆少茶探俗厭聞村
市曲旌門偶假善人家是夕店房有州守旌善人三篇雲騰不盡

府書

卷十七

三十三

塵如慢電掣無方眼目花看柳聽鶯何處好旅行
辜負此春華

又

拯溺心殷故道存昔賢曾此邁晨門麟經有感終
停筆鳳德雖衰謾贈言當日轍環期我用後人尾
附復誰援相時一出知何補市隱還思獨樂園

又

天涯有路似家居半月行程任疾徐落落誰當君
子御嗶嗶却似大夫車隨人起止依殘月聽主遮

留息做廬物力低昂無可辨飢餐渴飲訝生疎

又

瀛洲夢遠一孤身循例勞形太認真寒氣侵肌風
轉暴清光照影月偏淪偶催起蚤家值怨或告囊
慳店主噴酸冷備嘗還較獵客中倏忽度新春

又

任丘道上有扁書古關張卞四
字又數里有碑書世傳結義處

君臣義重弟兄親僅獵虛名死則神統一未能如
兩漢鼎分何樂有三人干戈動使生民苦社稷如
雞氣運新今古興衰俱似此英雄淚落泣獨身

府書

卷十七

三十三

又

迎眸不了總淒涼歎息泱泱此大邦衫履蕭然成
散客器塵習矣儼行商夜遊蒼莽疑揆月曉對鬢
眉渾染霜沾有杖頭休盡飲詰朝衝凍再分嘗

又

風怒初平日色開浮雲羈絆上蓬萊導前有銳鋒
輕健殿後無功執挽推新選官驕從北到舊遊客
苦自南來力夫迫步行加勉增垢騰驤一鈍才

又

金臺未到夢遲留浮譽從誰舉筆勾寂寞庄居隨
雨注生疎客路望門投那須片瓦遮簷隙直索行
人解杖頭漫怨當壚分貴賤異鄉奇貨恣貪求

又

蒞廵接軫盡它鄉鳩鵲何爲半此方俠客矜長門
有馬聞流尚僕服無囊店家急難遺松火旅伴愁
寒備酒觴阮路雖窮惟努力明晨策蹇又隨行

又

春日最空報曉晴寂寥此地少鶯鳴丘墟感迷蒙

庸書

卷十七

三十四

陰老禮樂欣逢魯國生夜靜馳驅明月路途窮解
贈故人情幾時氣習歸淘汰斯道悠然見倚衡

又

舊路重遊記去蹤停車見主似曾逢偶懷舊桂杯
湯送少剪羔裘袖口封天有愁容將薄暮地無生
氣竟嚴冬陽春至此知難據日出風橫雪又春

又

千里微軀跋涉艱五官如桎小屏關橋成義井功
堪鐸峰吐蓮花潔可攀人減精神遼限到官增氣

色奉差還輪蹄隊裏空懷古汶水高賢軌轍剛

又

曾假藍輿陟翠巒及今跌坐却艱難舉頭不辨重
輪照容膝何堪半榻寬門上題聯多莫解壁間畱
句甚無端便溫杯水倉皇去搖曳風聲又送寒

又

蹟前曳後益瞿然強學蒲團枯寂禪日眩還應垂
首坐神昏且自折腰厭愁因北極春猶凍喜是王
程路不偏癡夢踟躕思蚤赴胡爲御者故遷延

庸書

卷十七

三十五

又

牖戶綢繆一鳥窠冥冥失節夜如何盈門強市醉
醪少逢客求酬麥飯多雲瑣隙光成面壁風旋馬
尾勝浮波眼前大經從游泳維繫偏疑似網羅

又

浮沉此路未堪憑問渡全無一水澄郊外羣塵遊
冶女道傍鳴磬募緣僧五更去疾朝餐雪千里行
忙夜飲冰附闔門開欣可卽禁城遙矚五雲騰

又

讀禮曾經別禁門終天遺憾幾銷魂事親日短腸
應割報 國年長骨尚存菽水承惟知弗逮葵心
矢願屬誰論幽明此念原無二移孝豈容負訓言

又 雜傳上考分考姓
名時二月初六日

天門路邇日交馳知是燕臺額俊時花發瓊枝攀
折蚤酒頒玉饌宴開遲領珠共奪誰居一駿骨交
評孰得私貢舉無如今代盛門生榜下不言師

又

春明咫尺是天顏惟忤都忘道里艱迎眼菁蔥瞻

庸書

卷十七

三六

北闕會心蒼翠挹西山喬雲動處鳴珂到池日高
時待漏還退舍休辭冰署冷報名槐此一清班

又

南人到此幾晨昏玉帛來同正朔尊瑞霽盈眸通
帝里快輪擁道集天垣雞鳴下宇三台曉鶯囀上
林萬國喧館舍重尋誰洒掃應知如水是臣門

又

只道京華蚤到艱又思京邸不能閒春風書水何
容嬾官舍門清未許闢紆道通名行易徧良朋話

故語難刪定知盟手凌晨去曉曉日西倦鳥還

又

猶是當年掃館時燕香重禮二忠祠門庭塗炭無
人惜俎豆光榮有我知椽瓦僅存曾夢到京城未
人已神馳擬再寓會館兩間正氣歸吾黨須信鄉賢百
世師

又

銜榮勞勞宿此州邦畿近處喜居稠河迎暖日冰
隨解絃奏薰風鳥自謳濃郁坡樓似氣色是晚宿涿州

庸書

卷十七

三七

陽和柳水徧恩休寄言同客無樵悴明夕停車洗
殘酬

又

天下繁難第一州涿州按樓有聯云日趨衝要無雙地天下繁難第一州因即句
成長才正此卜宜猷圖存督亢空傳遞對指瀛桑
幾去留物力雖艱猶可節朝差不擾豈難酬應知
請 命第門通紹收有方任籲求

又

花情鳥韻漸分明披拂何如禁柳榮暖宇祥光空

裏照鳳城紫氣望中迎韶音再慶明良會驚序重
隨喜起廢懸夢仙班齊鵠立依然稽首泰階平

又

雲輜蔽路聞人多憐此長征載紫駝橋鎖闌杆圍
聖闕衢通雉堞鞏渾河客俱疾足遊芝甸我且息
肩出幽窩桂海冰天謳祝久何須再唱大風歌

送彭孝廉南遊

啖冰攻玉甫逾年別我盧溝弱柳前大道躬行須
愛日格言手錄儘盈編消停對月吟詩酒珍重順

庸誓

卷十七

三八

風到岸船五老二孤面目在期君馬上再鳴絃

午日值王機菴同年初度

及時努力聖賢徒轉眼天中節已徂鬢華能花何
羨縷火櫺成市不如蒲懷君赤壁重遊賦坐我瀟
湘十幅圖海上三仙元有侶相期可在較桑弧

龍江書院

蜺起平岡獨枕流斗牛寶氣重南州環洲草色三
行綠靚而波光一望收何處商帆山脚繞有時吏
舄隄陰柵天涯極目煙雲盡不羨滕王閣影秋

又

僧帽釣竿閱歲華花名未識儼仙家遙看海角三
山出俯攬村烟一縷斜籠月窓前餘劍氣袖雲閣
上下龍沙思君不見棠猶舊坐峙千年望去槎

天馬山真君廟

累級何年此窟仙淨明忠孝一真傳屠蛟鎗就池
疑幻試劍雲開石儼然積翠浮空羣岫拱拖藍峇
響半溪喧壇前盡是飛昇客偏受人間食火烟

留別李世兄

庸書

卷十七

三九

火緩茶粗濯素旤客帆千里報新秋知無匣劍堪
持贈剩有青山可固畱兩眼塵埃消木石一肩事
業重箕裘當年御李還相憶髣髴湖心望小舟

安仁令程同年過訪

河洛溯源道味真飛來鳥履悟前因風流鶴署絃
歌舊草綠春郊雨露新堂冷琴心消篆鼎政閒鳥
簾報花晨柴車瓦甕無持獻廉吏可爲獨此身

丹次江同年見惠米薪

傳舍須臾駛似郵春淡不葉雨中樞偶貽薪米人

情重長對烟嵐客思悠沾酒價高君更酌剪蔬廚
冷主難酬花開滿縣空尋訪綠樹門前繫小舟

同丁學博登樽孤臺

萬家烟火接津梁獨許孤峯傍上庠關市中分多
野渡宮牆外望半平岡荒亭眼見春華落古道手
披泮水香作薄無獨空牧馬登臨回首又斜陽

擬峴臺

翠峯髻列好鍾情俯視長江十里明百尺城樓雲
裏見四隅烟火眼中清文昌橋石看仍舊玉茗花

庸書

卷十七

四十一

枝乞再榮裘帶不真誰比擬南豐記後浪畱名

又

舊堂新構古人情衣帽楚雲話不明水長春江帆
影疾烟連碧落市塵清山高雉堞臨流斷繡鐙秧
鉞向曉榮傑特須存真面目峻嶒豈必借名名

聞笛

何客情淡訴月前清音宛轉敵朱絃河梁墮夢聲
如怨山水知心事可憐玉遂宮商容易叶布帆緩
疾正難鞭夜風南起冬偏暖回憶湖光送酒船

又

曾無春信到身邊鎮市暮塵似去年水淺沙平林
葉落天空月小鴈聲懸鄰舟細管憐同調對酒清
謳妒獨眠摧挫由霜松柏老貨歸歲燭竝梅爇

酬王訥如

東湖賦別動逾年心緒一般枕夢牽仙吏琴聲澄
韻水花封社雨潤廉泉鶯枝噪亂春垂晚官舍蕭
條月倍妍握手故人樽酒暇日偕父老話桑田

送禾川陳邑侯尊人

庸書

卷十七

四十二

西川千古重三堯驚座再傳示不挑太史祥星堪
共卜南州高士許誰招瑤池仙侶顏猶少湖海人
豪氣未消戲綵堂前清似水絃歌易地樹芳標

過書岡

湖各東西舊結廬雙峯傑特亦蕭疎蒹波未出將
開講彭澤重來好讀書懷古千季獅子洞共君一
夕竹林居冬晴喜說登臨健還笑武山掩太虛

又

繁華靜處世氣疎何必柴桑尋故廬一派清流浮

醉石兩岡屹立勒名書惜陰鐘鼓曾敲擊祖忍門
庭欲卜居不近笙歌風俗古潭清月白咏丹虛

文峯塔

縹緲雲和執手彈新鐫石記已痕斑小鐘遙答鉤
天樂古木高齊異向山遠岫千年添鎖鑰長江一
帶改門關光風霽月知心事百丈浮屠許共攀

爲野林道人

巖花澗草半山香人自炎炎我自涼風月無涯偏
是主形骸不死却能忘緩中絃管聲聲急別裏基

庸書

卷十七

四十三

杵著著忙壁立崖前松頂鶴翱翔宇外獨昂藏

劉君邀太守招飲碧落堂

那須九日共躋高雨裏追隨似訪陶春滿相應尋
古洞節過再許酌芳醪解知烟篆來天杪吟笑鳳
山梁月毫羣鷺巢成疑鶴繞萬家烟火沐恩膏

關中和夏桂洲先生聚奎堂石刻

字存蝌蚪幾經秋是否當年鎖院樓禮樂重新文
物煥英雄做舊獵場收功成拜絮知誰等策對賢
良第一流欲紹前模憑寸念網羅應報驪珠投

卽韻荅胡生

籬槿爭紅菊未黃遠公爲客下禪牀月過秋半桐
陰減風到庭前桂子香無隱何嘗茶餅會不休偏
是水雲茫須知韞櫝逢時少篆簿重攜話草堂

贈于明府

慈母肝腸雨露多明知則例緩催科帝京景物傳
家學仙吏風聲譜巷歌池藕吐香浮玉案蒲觴醴
絲奏雲和笑予何事愆期祝長借錦帆日汎波

與佟臬司

庸書

卷十七

四十三

春溫秋肅竝行難執法何如立法寬平反還欽霜
斧栗敖援共識露膏溥福星一路空園土甘雨斯
須集鳳鸞民命從來須護惜天人感應在毫端

維揚值王同年權關

數年懸想在蓬萊却慶彈冠泰運開玉燭調羹誰
夢賁龍門作楫此稱才揮詞倒映天孫就伸紙聯
珠鴈字裁珍貢只今方物集關津簡任望南來

送南康倫別駕

梅萼飄香入境殊仁聲此復見鞭蒲斗牛紫氣來

匡嶽冰鑑清光焰蠶湖風有高名瞻瀚海新傳偉
績重星都龔黃治行君堪竝丹陛春深共曉趨

小年後一日聞雷次韵

風雨牽人報小年又驚搏擊醒愁眠一陽來復梅
開落萬物歸根月缺圓門內香花空祀竈眼前霹
靂總行天此中愆伏非無信頒閏曆官却錯傳

又

發揚蹈厲已收聲何復歲殘地上鳴電火輝騰行
令疾蛟宮浪起夢魂驚玉梅凍合仁心見葭管春

庸書

卷十七

四十四

回殺氣平赫濯應知非示異祇宜衾影問神明

小年後二日再聞雷用前韵

不因春近守殘年危坐冰兢未敢眠黑海橫空風
景異小心繼晷燭光圓愁人虺虺雷鳴臘怒世轟
轟水擊天趨避計窮還自問正襟好向話薪傳

洪光祿壽其母夫人

宰相箕裘再築沙慈傳佛母重京華九天校曆璇
圖朔兩度鳴璫閏月花籌積山南輝董錦鸞翔斗
北宴丹霞艱辛不羨夫人壘奠此蒼氓第一家

東藩司劉公

翰屏天室藉謨猷方岳聲隆再勒卣楚水甘霖垂
澤遠黃門正氣挾風道斗輝北極瞻光紫月到西
江潭炤悠拜手行旌迎瑞露應知謳頌起漢秋一
俞庶常壽其母陳孺人

祝草歸遲尺五天祥徵羽士獨胚仙型家女戒鐫
珂里儼旦閨箴毓穎川勉子西離遊上國迎親北
關祝長年芬芳桂栗新承露時飭紫薇一月圓

召對命講書恭紀

庸書

卷十七

四十五

梅花報瑞備春紅畫接恩淡風集桐化洽元亨天
德健功成垂拱帝治隆爐香縹緲浮金殿雲彩
氤氲抱紫宮曆數相傳惟敬授長期謹稟格清穹
又

湯銘康誥重躬修辰告獨慙乏遠猷黃閣日瞻丹
展動內河外解玉虹流鳳衛詔命恩惟替案設圖
書道可求講義周諮清畫永山川草木徧蒙休

和劉峴膺過訪講學山房

涓埃報効似葵心贈帙非隣澤畔吟吾有姓名隨

烏喚巷無軒蓋許苔侵傷居種竹千竿少相水安
橋一徑淡樂在其中誰可語喜逢同調寫清音

又

聽說花封叔度歌桑麻井里徧春和慎餘述古三
車舊逋去傳家一鶴多候熟知君曾及井流行嘆
我未盈科從今顯晦無勞問就正良朋意若何

又

寫幅園圖訓化機相逢識者話危微萬緣欲繼開
看月一夢無成退揜屏導水誅茅堪與共課農學

庸書

卷十七

四十六

圖豈難幾不寒公等鳶魚約乘興重來強似還

爲羅處士

喜讀君家往牒詩前人語錄後人師仙風却老空
觀息儒者祈年只困知藤杖登臨山盡處葛巾坐
對月圓時書紳格語期三省細把淵源日訓兒

和賀學林題我師祠

陽春脚到早熙熙林鳥喚醒每及時須識行生俱
載理何妨訓詁共談詩雨聲驚起人還夢月色錯
過我自知信是天心來復久眼前飛躍有餘師

前韻

曉迎淑氣鳥鳴熙萬物胚胎共此時杯酒攜來開
話雨爐烟撥盡再題詩岐黃授訣堪相質學林精岐黃術
孔孟傳心只獨知莫道春歸纔播種尼山已是藥
方師

壽羅太母

繼軌高賢此獨多驚州心學重三羅洞規既衍誠
明說閨訓還傳孝弟歌護茂齊家常種玉椿芳上
殷欲鳴珂門楣綆短無從獻願傷石蓮長女蘿

庸書

卷十七

四十七

送譚玉章還省

陪遊禁苑沐恩波乞得綵衣聽棹歌目送衡雲三
載外夢回湘水一春多慈幃早覲親嘗旨帝座暫
違遙佩珂終日倚閭皆有母問千能不戀青螺
壽遠山夫人兼呈司馬先生

洛綠橋紅舉案時得如風度聖明思翟衣借隱東
山社鹿洞藏書自世師潛學自從平物鑑坦懷何
必告天知仙居親赴瑤池罷還墨雞鳴昧日詩

聞鐘

飛來物外撼蒼穹，佛號聲聲順朔風。月到溪林羣
竅寂，鼓鳴上谷萬靈通。寢興竟夕慙清夜，犢犢何
人示本空。鑽核吐花波上客，夢迴疑坐梵王宮。

又

宮鳴瓦釜說枯禪，可似豐山未曉天。獨耳會心聆
水夕，現身說法鑄何年。銅壺響徹寒星斗，木鐸聲
輕塵劔川。奚自更聞敲不斲，難鳴起舞憶前賢。

感懷游日生同年兼勉其嗣君諱頤

蝸角顛迷弔戰場，蚤年未許釋名韁。蓋棺事業身

庸書

卷十七

四八

先冷驚世文名志，自傷臨水崙家多。濟美伊川畏
友好，傳芳墓前挂劍荒。山綠望眼何曾慰，北堂

荅和趙秀才

飽飲雪霜識老椿，飄零一劍伴行蹤。渾身氣骨存
鳴鶴，滿眼文章滯螭龍。地重仙槎臨錦水，人傳絳
帳傷高峯。批風抹月尋常事，肯隨流蕩冷容。

又

搖落莫嗟似去年，景賢擔子更誰肩。品題直寫胸
中竹，物色竟誇舌上蓮。魚鳥無情呈道緒，圖書有

眼扶心傳儒門授，受還違約擬廢從前博古編。

登滕王閣

朱欄面棟幾經秋，洲沒草青市地浮。梯月鷗鳬分
客夢，燭天星斗共波流。數楹它水歸如市，一閣凌
空望若舟。煙火萬家長祿杳，晴光爽氣摠疑眸。

翠巖

問渡龍沙數里舟，隨緣偶向此中遊。支空石掌容
趺坐，弔古虹橋許字留。野卉無名爭燦爛，岩芳有
骨蠟奔流。妙高臺畔廣長舌，時送仙風借比丘。

庸書

卷十七

四九

看月

橫收錦水一輿梁，人立蓬臺寫焰長。澄澈望中通
碧落，空明影裏納新涼。城南歲時官衙少，橋北夜
譚吏治良。刼後西江無片土，桃源可避只筠陽。

武關十二日騎射大風

何人叱咤倏陰晴，時作橫空霹靂聲。白浪侵霄寒
聲輅，黃埃蔽地捲郊旌。將軍試力誼譁靜，司馬徵
才號令明。羽沒舟沉談笑事，匣中寶劍早飛鳴。

又

曉來意氣欲嘶晴萬里奔騰獵馬聲歌罷大風諸
路靖還成國士一軍驚龍文虎帳連雲漠銀甲鵬
弓傍日明聖世無忘儲武畧衡才此際驥羣鳴

東總督麻公

南顧且疆任獨隆大江帶礪局元公絲綸入掌會
陪駕鈞軸羣推再勒功臚唱仙班天樂奏夢求鼎
鉉帝心通民艱吏治新陳請霜肅河清一笑中

次嚴巷彷彿聯珠體時已酉除夕

霜鬢明朝又一年童顏養就鏡中懸
卷十七
五十一

邊夢手足情淡客裏緣飄泊津迷人在霧攫拳勢
猛雪如拳寂寥偏願今宵閑細看臘梅朵朵圓

又

細看臘梅朵朵圓草枯木落不須憐風吹泐澌成
桴汎冰渡蓬壺帶絮眠良友惜陰翻舊課癡情愛
日理殘編別無牽挂爲魚性漁火徜徉亦坦然

又

漁火徜徉亦坦然同人首唱擬珠聯千年瑞曆新
嶺朔萬里薰風蚤入絃海上三山遲雨露日邊五

色藹雲烟仙班還喜容蕭灑桃葉渡頭再問船

又

桃葉渡頭再問船賽花剪綵照人妍酒樓浮白簞
蕭裏歌管繞梁水月邊爆竹聲中諠石火鳥衣巷
口話桑田朝天心急還畱滯猶喜買春不費錢

又

猶喜買春不費錢鶯遷報曉語簷椽鍾山王氣同
懷古勾漏仙風共說玄椒酒芬芳人有頌梅花寂
寞臘無權隔舟許奏桓伊笛撫拾六朝往事傳

庸書

卷十七

五十一

又

撫拾六朝往事傳孰從堊險葦航先夜談乘獨人
迎歲晨起焚香我告天對字桃符風習舊盈河鷗
首墨痕鮮瑤池仙子誰家宴獨撥爐烟和短篇

又

獨撥爐烟和短篇何時給札鳳銜箋懷座客盡汴
流到命樓人還乞巧穿附世如今棋局懶知非此
後締詞獨惜隨遊故同忘曉夜半迎潮艇自還

又

夜半迎潮艇自遷乾坤始信可迴旋執持由我應
揮梓搖拽隨人肩傍絃催鼓聲高三疊裏敲鐘夢
醒五更前韶華未老蹉跎易霜鬢明朝又一年

送鄭同年權闕

周禮書成半理財代傳關政此南來舳舻雲集長
江險鎖鎗星明大道開損益從時方物譜盈虛在
手化工裁六曹今日推廉卓奏最需公作楫才

漱玉亭次韻

夢裏鍾聲夜半寒同遊不解說彈冠登高偈妙參
庸書

卷十七

五十五

來少災石字多洗去難便荷鋤頭移虎刺欲拋茶
片擊龍湫知行合一談忘入劫後松枝慶未殘

又

雲淡日短石頭寒何自猜疑一簪冠七佛拈花垂
手易十方募米到山難人天煅煉千霄劍寶主遮
留漱玉湫東古屏開還獨對祖庭有復任摧殘

劉處士過訪講學山房荅和

閑息潛居半水邊喜迎盛世一遺賢不彈新破鼓
雲補何礙冰清混瓦全晝寂陪君空竹影林溪闕

道繼茶烟平生出處休相慰對月聽彈自在絃

從姑

鐵柱巖峨影落孤山花何處見榮枯泉生石上無
中有雲罩岩前有裏無翹首青天梯易到谿畔平
野杖難扶洞源春老慵妝點粉黛還稱小從姑

又

人言此地少行仙我拜先生聖教禪惟繫痕消相
配石翔翔路闕未縫天谿峯飛墮停雲宿書屋坐
添滴乳泉吾道數椽支不住唐僧歷劫蚤名鐫

庸書

卷十七

五十五

九日和許郡丞

待月小橋傍水邊去城十里地多偏豆苗新耕慶
家樂莢社舊吟紙上鮮車從不攜官渡靜杯鷄獨
卻佛心圓更誇公子登高賦紫馬元非學少年

又

丘壑顏容豈易逢千年未改舊慈蘿瀝龍聽法毫
釐大困鯉親人勺水濃蔬圃植籬看有隈禪關聖
域扣無蹤杖頭也換柴桑酒流散客前不幾鍾

又

陟嶽途紆再減衣秋高午照似炎暉潯陽有客催
離菊都督何人賦驚飛雨澤愆期溪水落露珠滴
細野花肥三年不到桃源口凝翠亭臺面見稀

又

烟嵐淡處見還迷有此親聽澗鳥啼童冠郊遊尋
佛國祖師燈續溯曹溪星臨郭外襜帷去帶鎮山
門水月齊選地登高誇晝煖冰清署裏句先題

雪中值友拈題課文

水號風怒白漫天呵凍揮文不計篇玉宇妝成俱

庸書

卷十七

五十四

舍利銀河映徹徧嬋娟墨池粘絮添新潤毫穎鏤
花照舊妍傳語東君堪下酒敲餅莫道罄如懸

龍王廟

廟在南康湖濱傳自順治初年有郡丞何
諱起龍生時父夢神告以汝子後當有起
龍之異因名起龍及公來官茲土知湖中
有怪樹大數圍每掀浪觸舟行者股票因
齋宿告天命漁艇善水者拽之而上卽用
其樹塑龍王像建廟祀之而水患以息

嚴菴道及數年前過此見有碑敘甚詳今

再遊而碑已泯沒矣僅存虎林余諱鴻鼎

一聯云樹從瀛海泛槎來是何年帶水拖

泥幾歷沉淪還出世龍向蠡湖遺蛻去到

今日收頭換面一經識拔已成神嚴菴喜

其猶有可徵取聯首尾二句爲二律紀之

余因續貂非云詠神聊以誌怪

樹從瀛海泛槎來萬頃茫然幾溯回未向穹窿彰

霹靂却依喬木借胚胎鰲宮檣到波臣避鐵柱銘

庸書

卷十七

五十五

鐫劍氣陪廟貌香浮還伐鼓碧空臘月欲鳴雷

又

一經識拔已成神匡嶽靈光白海濱爲厲波間傳

半影恐人木末露全身點晴當日須能手蛻骨如

今總絕塵親奪領珠從殺活何人號今蝕前珉

潛修壽其尊公

彷彿羽衣杖履輕耆英有社集仙旌春前路雪神

偏北醉裏看花眼倍明吏部平衡高月旦橫渠嗣

續重家聲蘭桂茁稟欣環膝戲綵堂前奏曲清

郭郡丞書扇

洛水源流此道宗高賢嗣續幾人同
鷺洲夜冷鷗
鳬靜頓渡春迴雨雪豐
勝運籌長圖早繪鐸鳴令
肅祓隨空無從御李躬耕釣共在萬間廬庇中

贈石屋老人

八十有三六一書夢依南浦捨仙居
化機指上揮
蕉鹿細字燈前校魯魚
芳序鶯歌催畫曉綠晴秋
長報春餘孔顏樂處知音少
更欲尋君共草廬

和題文信國遺墨

肅書

卷十七

五十六

豈效尋薇餓遠陳網常正氣自源頭遺書寶護平
生血野叟珍藏上古球老杜吟成空故紙黃冠夢
斷只荒洲孤臣手澤羣儒誠信是人心鐵筆收

北上瀕行同僧再遊講學山房

逐流何事又西東野衲閒遊喜暫同
沿水涓涓催
臘雨梅花點點送春風
瀕行細寫林間綠臨去回
看木杪紅寄語園丁時愛惜主人豈似薄情翁

菊開遲

李湘北招同
諸公集字作

芳修蹇臥教鸚鵡噴境外倫求解識仁待橋橫金元

卜壽同梅耐臘幾酣貧嶺松比質花須實烟墨寫
閒種合珍紅軟綠肥終付蝶觴遊喜免開晴春
和博大文中秋看月

金吾欲禁夜無聲萬里遙分一片明詠物何妨庭
葉墮懷人却是紙窓鳴香凝露掌先成賦醉據庾
樓獨寫情風骨如君誰竝玉殿娥此夕照冰清

九月十四日訪柴道人于育嬰堂因導遊馮

易齋相公所闢亦園坐萬柳軒中蓄壘不

到生意悠長視前儒獨樂園常無過此越

肅書

卷十七

五十七

數日復得讀亦園秋興四首以寄趣于園
者寄感于詩蒿目時艱之意見乎言外又
知天地生物之心不欲僅以淇菽獨自娛
悅爲之步韻

何須世外羨飡霞關土新營一徑斜
水活觀心鱗
影靜臺高舉目雁音遞儒林問字爭攜酒相國調
元且汎槎分付園丁勤拂拭階前只放鶴羣譚

又

邇來勝地剪藤蘿時有遊人策騎過
月小亭虛鳴

素瑟風迴沼曲蕩微波烟寒蕤圃催秋穫光接禁城聽夜歌江上傳聞蘆荻曲先憂後樂曰如何

又

依稀講道向河濱淪難坐忘木石鄰體物閒觀魚躍淺知音樂聽鳥呼頻經書點定尊鳴鐸事業安排付釣綸擎斂休言秋色薄池流潑潑映青蘋

又

木葉紛淪老薜收幾人識得去雲浮荒垣井見空三徑弱柳隄成約萬頭流葛東籬澄玉露圍棋別

庸書

卷十七

五十八

墅靜戈矛生生院宇憑恢拓盡渡嬰兒到十洲

重九後四日魏庸齋司農率令長君招諸公

集字可亭兼懷某及富雲麓同年越數夕

得讀前作且以所纂近儒嘉言錄見示感

而步韻

吟咎忘情聽鳥窺人休我倦亦奚爲亭開雅集吾
虛度酒送重陽客及時對菊懷陶慚却步過庭訓
鯉喜羣儀知君自有朋來樂頻倒青樽講近思

用葉詡菴大史韻弔劉先生

讀書心事益棺明可慨風聞只附聲志遂休言歸
井里節高何必位公卿城池雪奮趨誰死草木銜
悲哭汝生人豈不知君父義漫云激烈是沽名

庸書卷十七終

卷十七

五十九

庸書卷十八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世坊

山陰省國
書院藏
世坊

五言絕

題扇小景

風定空猶響雲歸亦不開權從王子晉騎鶴過縵

山

又

六月畫執扇對梅涼欲生畫中如可摘不許鳥兒

庸書

卷十八

爭

又

行到雲淡處舊山眼再青句成薇帶諱念與老嫗

聽

丁酉同鄒能弘公車由浦口抵良鄉兩人共

驟轡走二千里外觸景口占久俱忘之矣

偶錄一二以志道里之感

近蹤望古亭停馬欲攜酒後學渾風流醉吟歐太

守

又

曾假星槎泛言從學士遊君如可易后辜負到瀛

洲

又

閒卷時搖曳豈關蜂意狂端緒第二義頃已失前

行

又

縱不南陽臥胡為夜半餐殷勤推復輟吾念解征

鞍

庸書

卷十八

二

又

作客顏猶舊如何眼欲花清談長握麈獨不遑黃

沙

又

自知妾命薄不敢怨琵琶隻騎歸何地數聲寒夜

笳

又

君能息戰伐妾敢愛驅馳恩重圖誰報後人日賦

詩

又

千里禁城外風霜一月中往來紗罩眼不識主人翁

又

市合何南北爵尊王會圖轡轡車馬集猶是舊時都

友有下第戲拈十二蜂字和以慰之

異香何敢佩傳粉學逃蜂二八誇年少自知春睡濃

庸書

卷十八

三

又

君何書意嬾妒貌且辭蜂鄴碎冰團鏡未通一線濃

又

輕盈楊柳樣采采正須蜂相見喜誰少問阿幾處濃

又

獨遺薄命妾撲散戀花蜂春苑芳心冷轉晴無復濃

又

記來一枕夢蚤是共窠蜂官逐瓊花落綠陰不再濃

又

還惜女奴怯咀英蝶忌蜂夫人太管束不許晚妝濃

又

身去香猶在佩香不是蜂思君如昨夜露滴杏花濃

庸書

卷十八

四

又

欲語腮先赤幾迴欲網蜂主人淡覓壻受用付誰濃

又

爲怯初羞恐生來不遇蜂因嫌欲待嫁未肯與人濃

又

微醺長帶笑高價恥輸蜂自欲無夫主別尋一餉濃

又

因爾病添病花間有刺蜂回思昨日事此淡彼何

又

浴罷頻開鏡愛卿誤認蜂從今勾一筆嫁與別門

與山人

笋蕨家常味道袍鶴影閒杖藜時一出豹霧罩南

庸書

卷十八

五

柳占

江干新吐枝猶是去年柳腰軟不能風欲攀難舉

杯中

曉起不辭杯日西杯在手醉翁已若泥猶道我無

還自武功

明是兩乾坤中虛不可望浮生寄且還幾夢遶山

又

邂逅樵兒自言無住處岩扉霧一間老死誰來

又

凌空一石盤上寫許雲過談學昔年人曾從此踏

又

風雨洗難清全身香火染為誰說法來頑石以頭

庸書

卷十八

六

又

長明不暮燈晝夜烟光照問訊無師尊劃然天地

偶占

涉世謙又卜齊家忍字圖胸中無一物也不計前

茸宇

病渴觀茶沸澆愁仗酒饒泥巢何處燕來賀不須

王人假卜居

華堂開宴晚鶯語報新年會得東君意曉來遊木
遷

王美中書扇

長衫還擬古生性本來迂好語諸年少誰如長者
愚

同陳胡兩孝廉閒步

相逢渾不識信步入山家盡夕行忘倦回看增影

斜

庸書

卷十八

七

又

春光知在荇傍路剩山花村婦不迴避攜兒自採

茶

桃片

採碎成蹊去無言似有情尋花客不到逐隊苦逢
迎

夜坐

星稀螺不舞螢度似尋花終夕哀鳴久可憐此井

池

春間和友

只道春來好春來恨轉新風飄香滿袖不見惜花
人

爲客書扇雜占

地凍偏多鳥翔翔竹裏梅似憐清絕俗欲去且徘徊

徊

又

庭前無雜植雪裏瑞香紅吾亦孤山鶴同君傲朔

風

庸書

卷十八

八

又

霜冰堪弄隱一溪數里長秋風吹不盡渡中鞋底

香

又

預約重陽社登高酒後待歸來醉復醒再賞世離

黃

又

不飲翁如醉忘情瓊物華畏寒還踏雪獨自嚼梅

花

又

巖隱烹爐炭不知竟夜寒雞鳴還坐嘯喜是我無

官

又

靜聞絲竹奏月色互長空戲謔仙舟泛頽然似醉

翁

元夕因羅念文過訪山房偶限花字遂得若

干首以岑寂之人爲遊冶之語似索寞非

索寞似繁華非繁華得心印咏走筆便書

庸書

卷十八

九

小子何迷魚躍鸞飛

蘭桂燈前妙年來玉樹花胸中曾似月潔白廣承

家

又書於訓
元堂

簾細皆成綠藍田舊種花茲宵夾上鏡光照正人

家

又

天葩不用鑒卜瑞恩蘭花長此圓如月幸慈日教

家

又同前一首
書於家宅

同酌團圓酒張燈錦上花身修知有主門內樂齊

家

又書尋孔
顏樂處

得見源頭月眼前自是花繁華人乞巧冒到孔顏

家

又

一團懸碧落無極燦空花明是行生樂會心此作

家

庸書

卷十八

十

又

圓明堪對賞手植一圓花論道還行樂清風學士

家

又

迎春開獨重珍此瑞香花元氣渾如舊年年報主

家

又

化育愈前草文章月下花天人無二致秘授大方

家

又

愛此燈輪巧屋梁亦著花還疑花信妒有否咏安

又

黎閣空中燦雲呈五色花梯天元有路此是廣寒

又

酌酒不盈盞相看醉眼花良朋同此會邀月願成

庸書

卷十八

十一

又時瞻兩尊
人傑有感

救水無從獻痛淡只供花賞燈如夢裏蕩子未遑

又

猶記長安道六街盡賽花香塵從地涌誇是五侯

又

何俟鼓三疊寒枝早放花採芳還踏月粉蝶不懷

又人醉我醒大率皆此
似怨非怨達者會心

愁見一輪滿薰風處處花閨中人獨望寂寞念儂

又

傍亭然百樹波底遍生花驚躍見魚性乘風亦徙

又

主人方熟睡蚤已易吟花喚起尋鶯侶芳林共一

庸書

卷十八

十一

又

徑僻燈還隱風和月吐花諠譁醒鵲夢繞樹幾寧

又

琉璃燭萬丈輝映樹端花休道火城近驚疑宰榻

又伎倆若此有
激乎其言之

噴空鱗角動驚起水梭花手眼競神運關奇作備

又

羣卉未開徧催人剪紙花天工靈易奪粗足豔山家

又

堤柳方誇暖風寒雪又花墨屏淡繞座宴罷是誰家

又

陪遊芳草綠野採集瓶花明月枝頭照春風共此

家

庸書

卷十八

十三

又

關勝元成俗東坡老戴花風光千古調水月任浮

家

又

綠竹叢中望綺衣獨李花胭脂全掃盡移入素娥

家

又

永宵爭秉燭空月又空花流水迷遊子踟躕問故

家

又

喧呼絃管襍素影月移花林鳥豐年光繞鳴百姓家

又

影裏張華蓋對門共賽花東家觀不足兒伴又西家

又

深惜汝佳節雨中水泛花煙雲時變現暮夜鎖天

家

庸書

卷十八

十四

又

遠引鍾情僻芳辰且饒花瓮頭春未醉五柳堤陶

家

又

雲動黯銀漢黃昏亦自花偏空池雨足潤澤報耕

家

又

樓曠杯浮月客多補惹花香風飄萬點草鳥各爭

家

又山人作此亦不忘堯舜之思

春色鳳城滿天門五鼓花侍臣獨夙夜宿直未還家

又

依然小圃樹又發去年花聚鳥元相識因之戀舊家

又

尊前人影亂子夜戲簪花徑曲堪畱月吾誇處士家

庸書

卷十八

十五

又

根枝不失信節到已繁花蟾魄還清照避人訪酒家

又

金吾且不禁何必設監花御史今歸去聽燈自照家

又

風暝偏成東爐前炭也花烹薪徵俗古八九卜邨家

又

鞍蹄曾混迹迨步上林花何似還山好義皇序一家

又

終年田舍兆人盡驗燈花重向小姑卜子胥蚤在家

又

香車塵不斷萬戶闌銀花鼓臥還持炬火牛豈敵家

庸書

卷十八

十六

又

洗妝須問酒描此洛陽花佳會月同訂廣陵策幾家

又

特讀章樞山集有感

臣各有詩獻是誰不咏花元燈何用諫迂闊實儒家

又

太虛早錦碎天半散諸花燈下回頭望濃妝出大家

又遇良辰作盤語豈山人
本色書以索遊者之笑

夜煥天心朗爭看上國花晚妝人不識混入玉皇

家

又

輝映庭前綠光浮沼上花更闌重喚酒臥月可無

家

又

皓月開天市燒空百樣花貧兒餘一炬手以賽鄰

家

府書

卷十八

十七

又

名卉誰圖画天然筆吐花并來挑月去除與野人

家

又時子第讀
書寶心亭

易哉汝小子嘉種欲萌花耘野應乘早月光易轉

家

又

絲竹時清奏是宵步步花紫紗籠不盡潤色小民

家

又

駭目黃昏後全開夜合花光華雖勝畫知止鳥休

家

又咏犬
樓

翹首月同照何妨次第花孔顏尋樂地物我共爲

家

又咏天
心亭

亭南牆外望廣陌徧鋪花月出星辰近空滿一切

家

府書

卷十八

十八

又

重輪浮上界下土對菱花妍醜元無別光輝幾萬

家

又

騎從遊如畫錦城不夜花爲愁歸路錯豔冶早尋

家

又

火龍靈欲躍喚酒共催花莫厭遊人褊良宵醉卽

家

又

渡橋多士女羣指上元花可有繁華眼來窺隱者家

又

康樂心猶病豈鳴羯鼓花謳歌吾舜日念此子遺家

又

回想一官幻錯過幾夜花樂吾同物性倦翼始居家

庸書

卷十八

十九

又

傍岫開三徑身閒喜品花况逢天織錦天冶早家

又

誰道田間苦勤勞亦製花至公惟此月照見老農家

又

明滅枝間月繽紛早墜花國香誰許竝嬌豔盡良家

又

輕步還低語看燈又贈花富川風尙樸牽袂半樵家

又松非無花不與桃李同時耳

羣妍交媚月松柏獨無花美景寧寥落清姿鶴可家

又昨晴今雨月有怨言

冰容時半露雲起暗噴花芳讌不如昨娉婷憶舊家

庸書

卷十八

二十

又

髮霜思戴月少小美如花攬勝獨扶杖笑君信老家

又

可疑枝上蕊昨夕結冰花知是春無據癡兒錯夢家

又

佳樹成隄綠浮香最上花天邊樓閣影一木已支家

又同後一首對三
室人像有感

偏此花開候沉吟念落花團圓人此月孤枕嘆無家

又

遺種不成樹春來浪蕩花音容儼欲泣落魄墮誰家

又

聽鳥自來去風鈴不護花物知人意適乘月屢遷家

庸書

卷十八

又

臨沼紅如墜分明浪裏花還伸捉月指網翠共漁家

又

懸知月殿裏金剪製奇花似佩聞天半姮娥降俗家

又

無數金釵隊樂觀母子花生生天上綵仙夢託阿家

又

洗琰思盟月喃喃雨妒花看端誰送恨處處怨官家

又書我
師刷

胡爲周茂叔獨自愛蓮花觀月能知此堂前至聖家

又同後一首
題吾廬

休說茲廬隘寸心萬物花靈光元一體月夕早移家

庸書

卷十八

又

天行細體認片片此中花不向吾廬問終宵失主家

又

珍珠光萬斛長夜不彫花丹竈應時熟蓬萊固舊家

又

忽放英雄眼感時淬劍花圓輝容易燼水墨永名家

又

嬋娟坐達旦解語一宵花小立南軒望村諸樂室家

又

遐囑天孫縷斯須棟宇花無心招燕雀喜自賀寧家

又

何猶效畫錦園坐一堂花寓目還心喜多因見獵家

庸書

卷十八

三十三

又

虛室來星斗竿頭段段花客堪攜榼共主自不私家

又

飄輝疑璚圃廣坐眼題花清徹同言笑紫瑤宮主家

又

正人淡夜見知不類妖花流麗園生色鉏山藉澗家

又書西林菴
伽藍堂

春令威音發毫光動地花良宵親捧月受記住持家

又書西林
菴飯堂

袈裟穿不破空鉢吐曇花古月堪同照尋常粥飯家

又書西林菴
共學軒

何處清芬遠谷蘭早吐花不求人物色爲伴有僧家

庸書

卷十八

三十四

又書西林菴
相見軒

龕前示賣炬散作一天花可有遊人倦尋歸老衲家

又同後二首書
西林菴偶齋

精舍豈寥寞千霄舌上花板燈人有意看到水雲家

又

蒲團吾靜坐對佛獻名花爲怕遊人擾韋馱特鎖家

又

炯爛春光漏諸天似雨花紅塵攔不住襟入梵王家

又

野遊還共侶攀折月宮花玉宇堪懸榻清虛總客家

又

雨收移就日送日向榮花歎息雲月久良辰乃樂家

庸書

卷十八

三十五

又

霜後成枯槁誇人樹再花相逢冰魄滿採豔及貧家

又

蜂蜜閒來逞芳宵亦慶花謾言人迹斷幽谷不堪家

又

彷彿火蛾集機燈又赴花輕柳還泛月一徑水環家

又

生機回黍谷吹律且能花九報鼇山暖東皇坐柄家

湖源得王山之水簾洞喜而占以題石

水峽觀猗古洞中石自尊吾今由是路萬物盡長春

往年曾留心釋典近知其非不復事此辛亥

九月朔先夕夢同數客衣儒衣過一山門

一僧來迎登堂見左右俱服祖衣予揖後

庸書

卷十八

三六

隨席地坐一僧言人此門出不得此門且

以殊筆強手號記一客云吾等應作僞

志予得四句正擬畢韻夢已醒矣因錄而

入詩

不更窺汝戶知自有傳家堯舜及周孔中和子半

芽

庸書卷十八終

庸書卷十九

廬陵張貞生簑山著

男世坤
世坊鈔

七言絕

生日從馬祖巖再遊通天忘歸二巖

骨髓傳人尸野狐續遊誰此說皮膚猶誇石室堪
稱主萬壘青山一故吾

又

相逢未是道人衫來去無因水面飄
巖頭成

庸書

卷十九

獨笑話心燕子口呢喃

又

積石成山覩本來眼前流峙摠胞胎兩間一線空
諸有根柢何嘗尺寸裁

又

選幽郭外強登高洞開風清夜半璫磴道坦平經
歷熟輕狂蚤似少年豪

又

水發綠疇厝柳秋心田幾度嘆年荒偶聞布穀重

溪省嘉種未登已秀穰

又

崖巔廟貌半荒丘片瓦寸椽有乞求諸洞門開天
地老客過驚起水中牛

又

年一息總浮萍跌坐巖間自計程偶憶吾生逢
子夜劬勞已不到天明

又

十里幽奇僅隔河題詩石上口東坡鷓鴣啼偏山

庸書

卷十九

山綠偏忌枯禪受用多

又

驅馳未肯就心盟塵外偶登遊送迎還喜昨宵星
月隱漁燈高眺倍分明

又

相傳前結此論心彈出無絃屋裏琴講席重開書
募冊鳳凰臺上有知音

又

雲栖叻裏少風波復淵盤迴石屋多可惜後來人

事巧彫神鑄佛損天和

又

野花山鳥坐中幽
頑石玲瓏樓上樓
驟雨催人歸去早
羞從渡口再尋舟

又馬祖巖

一離津口便踟躕
錯誤幾番踏小駒
學道未成先挂錫
當年怕有鬼揶揄

又

面面山光接水光
孤亭天外半雲翔
祖師烟火無庸書

庸書

卷十九

三

多地傳與兒孫各自忙

東羅太翁

佛書讀罷讀儒書
燈下課孫辨魯魚
曳杖商山尋老友
松雲獨許共居諸

蕭生書扇

仰觀俯察早昭彰
義利關頭見聖狂
直道猶存憑指點
黃花從不礙秋霜

同康秀才話舊

三十年前共採山
琴觴何日不開顏
如今心事談

猶昨五笑亭邊好往還

一騰上人書扇

片言半偈許誰傳
一鉢一衣蚤自專
賴有龍須真祖脈
手持拄杖渡前川

舟阻豐城擬訪僧不果

風鴈冰堅雪未開
開窗不識舊時山
龍江對面如千里
訪戴先愁渡鐵關

山房初成

盆花欲買及冬栽
補空溶淡未易才
開闢草堂新

庸書

卷十九

四

築就米家山水對軒開

又

松篁霜後倍玲瓏
丹葉枯蕉盡夜風
閒倚亭欄看日轉
金魚餒得一池紅

道遜圃泝春浮再登快閣

一般春色兩般看
魚鳥親人縱目寬
何必竿頭重進步
孤身轉眼坐層巒

又

千岳東望影疑閒
道是吾家屋裏山
百里無多分

兩地可知移步改容顏

又

名園得傍倍精神
棟瓦齊雲面目真
寄語梅檀林畔月
嬋娟舊徑好重新

又

昨日蕭齋今日樓
風流千古小瀛洲
雙江漲合迎發山
渺岸平堆堞浮

又

畫柳緋桃一色酣
現身是處見優曇
尋常粥飯肩

庸書

卷十九

挑盡親許學人飽亦菴

又

高閣未登先禮祠
清風斷續衆山知
澄江落木家
常話俎豆千年不在詩

吳叅戎書扇

買犢買牛稻欲堆
春郊四望洗氛埃
前驅不誠諠
靜知是將軍獵兔回

僧雲谷書扇

身到嵯峨綠滿枝
雲封谷口面春遲
盆花種得容

人採可堪撥雲日出時

西山次米進士

支筇著屐雨中遊
天半層巒萬木稠
彷彿君家新樣畫
水光山色一漁舟

又

笛罷臨溪酒數巡
連裾狎坐草氍毹
新蚤知重阜饒
猿鶴曾不風流學晉人

又

高吟閣步俯巖端
下有千年古木蟠
豹伏龍潛鳥

庸書

卷十九

六

道迴踟躕不敢回頭看

又

前身是楚越香風
極目偏宜半霄虹
危磴路通谷口斷
不知衫履出雲中

又

夜發新流已漲谿
飄紅直到飯廚西
蒼苔滿眼此銷盡
水碓自舂鳥自啼

又

梵音鳥影沒雲端
天際日空萬壑巒
飛鷺流烟星

斗落乾坤祇許鷺鷥看

又

盡日看山眼不陳多君一筆寫嶙峋長安俠客見而寶祕惜官輕市與人

又

輕筏孤流下石湍蜺紅新綠簇巉岈炎涼不到山中曆夏至無風客白寒

又

宮闕氣連互遠阪獵騎不此事觀遊盤迴折坂車

庸書

卷十九

蹄徧羽客期誰試玉楸

又

鹿窟平蕪虎穴岡多年選佛不開堂冷風寒雨暮碑在可有中官泣屋梁

又

平鋪翠幔脂流香天氣今年大鹽陽無數繁華杳若市背山贏得一亭涼

又

蒲團誰坐靠孤峯長日無人洞口封香篆茶烟遲

月照一聲佛號一聲鐘

卽韻荅曾先生

石屋老人心自閒取途不必到山間居鄰廛市塵高丈卻悔不如不出山

劉生見招

水嶺泥滑影冥朦惶恐浮橋度岸東咫尺武龍烟霧裏何時策蹇一凌空

又

男子四方匣劍求雨收醪飲讀書樓笑君還是賓

庸書

卷十九

八

中主邂逅遊人解東脩

大開先上人書扇

入谷看梅確自春梅開谷嘯嘯窮冬蚤知梅子今非舊懸臥廬山嚙老松

鳳凰臺

烟火萬家月照臺門前古道野雲堆老僧無語徒憑弔不見當年講席閒

汪處士書扇

未花先實洞前桃吐納清風竹節高新買匡廬雲

一片薦腸可似廣陵濤

竹枝詞和友時乙未初春看花江南

郎去長安何太遲卜錢無准恨于支夜來再乞燈
花信暗祝銀燈祇自知

又

風清幃冷似三秋新月欲來照晚樓無月無風還
自在一逢明月倍人愁

又

閒步芳園拾落華一看粉蝶便生嗟無情猶作有

庸書

卷十九

九

情會不信儂顏不似花

又

只存綠葉弄柔枝道是滿園春去時不忍回頭看
樹色悔吟前日恨花詩

聞 召宿海會寺

烹茶剪燭夜淡時雲合禪房話客思自是傳來
君命重千官不敢憚驅馳

觀漲

衢市東西似隔河魚遊屋裏避風波紫舟山半連

天影樹杪還看泛小槎

又

浮沉棟宇竟沙汀天道莫占再鼓霆應是人心塵
滓久因流活水洗門庭

題蟾窟

藥搗春藏不死仙何時月裏伴嬋娟祇因貪戀姑
山好拋別素娥未記年

過近溪羅公祠

木鐸千年席不孤世間誰信水流枯荒基一片無

庸書

卷十九

十

開墾畱與兒孫作地圖

何觀我先生書扇

一代科名一代才起衰宗匠隱蓬萊嶺南近日多
桃李猶是公門雨後栽

爲高郡守題畫

清風苔我奏清絃山自崑崙水自天獨愛峯頭松
幾箇長隨舞鶴遶車前

胡不離道人書扇

飢不加食困不眠一言枯著總塵緣直須煮得樹

花熟議破祖師洞裏天

望江亭

僧懶塵封經不清一堂三教共香盟來遊可惜多
豪士竹上題詩又記名

又

慈背分身挂小亭月光魚火兩江星數椽片瓦銷
磨後神物有心護舊銘

同姜伯昌寓崇陽書院

行裝偶寄鳳凰山何日鵲湖一放顏千古呂公朱

庸書

卷十九

十二

陸會可如龍虎叩仙關

又

客居得傍許仙壇名士風流秀可飡還喜暑中連
夜雨清涼夢裏一黃冠

口占送羅明經北上

冷風細雨別河干換酒解貂興不寒駿骨當年入
賞識何辭兩度到長安

白竹坪

無多片土駐容顏僧舍寂寥一水閒能得誰家消

息斷五更敲碎木魚山

又

林落泉枯獨秀難傲霜盆菊亦摧殘偏餘別種嬌
紅放問是山中石牡丹

遇僧

塗逢行脚破雲來知我入山去復回消受閒中清
福少重尋野鶴傷山隈

登頂

遐矚近挨相見難水晶宮闕坐中寒神靈祕惜諸

庸書

卷十九

殷好未許遊人散誕看

又

時道童以
木硯索書

言去復還無所之貪看色相轉成癡隼桐莫道皆
枯木曾遇道人作墨池

富川通德橋

蔭亭非故雨風飄一望漲東數里遙何日重逢鄰
長者行人拍掌渡前橋

爲西林菴住持作

柳陰淡處似山中菴小木環一徑通竹裏開門消

息近草堂許扣主人公

楊庶常外補

舌上蓮華仙子胎周諮民瘼出蓬萊纂修聞說新
停局知是遲君作史才

與萬杉上人

五葉枝枝襍放芽僧貧果核自成家得來不用庭
前柏一夜花開萬箇杉

又

混沌千年不可方硤硤價值費商量自從剖與人

庸書

卷十九

十三

問共兩大何容再益藏

與汪若千論養生

露頂放光毀石開河車不轉不三才授方君療心
頭病四大還應我自胎

釣山洞

爲劉贊
王年丈

石函玉案洞前松住在釣山第一峯須信廬陵仙
有種許移仙舄到花封

抵新豐

峰環水滙似城圍春後層層解竹衣谷口襄邨人

到少喜逢衲果摘茶盪

那醫生

龐眉長者市中仙祕授岐黃不幾篇方外度人吾
有意子真谷口學長年

酬郭郡丞

兩月看花過眼空立門還許坐春風君家伯仲吾
師範髣髴追隨玉署中

與劉郡守

郊外平鋪綠滿枝催耕鳥到燕來遲三春膏澤雙

庸書

卷十九

十四

城雨醉賞庭前五色芝

與汪同年

何必文名北斗宗愛閒談道且潛蹤陰陽升降無
人講尋藥蜀江可易逢

答和鄒秀才

秋月秋風瞬息間素娥引手露容顏讀書聲滿文
昌閣可復閒遊咏見山

同徐珩如訪野林

君策蹇驢我挂帆爭先取道履巉巖真人愛惜山

中祕相對不輕啟石函

爲范長卿書時長卿八
十有三

兩經甲子老才思炎冷一官只自知不爲開塲催
赴舉嗶唔終夜似兒時

爲吳學博書扇

仕途誰得似君閒酌酒江樓筆再刪爲說來因俱
蚤定往年曾夢玉笥山

張遊擊書扇

晴空偶雨灑塵闌氛靜河清牧馬閒劍術功成還

庸書卷十九
十五

訪道學仙人在大愚山

爲范山人

西江三鳳舊傳家口授祕書日月華就裏關頭親
踏破胎元子夜自萌芽

又

儒者機鋒總不偏學成蠡測肘中懸官民昨日新
祈雨十字街頭少簡仙

爲羅學博書扇

紙上三無可共銘有如雨化藻芹靈春官得意扶

風帳門下諸生許執經

戊子秋月黃敎諭李太僕楊郡丞逮家嚴及
貞于獄

波上豈堪更作波問君一網計幾多吞鉤不爲食
芳餌遊釜有魚亦奈何

又

風前枝弱又秋波壓落三千粉黛多未曾入宮先
見妒水婆粉碎意如何

酌泉

庸書卷十九
十六

日許遊仙醉幾危笙簧不斷瀉瑤池逢人欲話
中意說向樵兒苦未知

與羅九上訂遊石蓮洞

木樨花開見性天何須蛻骨始稱仙文恭遺跡儼
然在我欲攜君叩石蓮

陶堯生楚遊

遊子何當戀故鄉去年閨嶠今襄陽胸中筆下吞
雲夢可似京華得句狂

將北上遊羅山寺偶占

徹骨冰寒消息同往年曾此伴香公慈光普照無
南北門外長安咫尺通

侑觴

桃李偶花又似春
葭吹氣煥漸迎新羅浮咫尺烟霞裏
仙子勸君酒幾巡

登望湖亭次韻

何人憑弔此成臺
渾沌乾坤一鏡開
賺得風帆魂夢客別家浮宅去還來

又

庸書

卷十九

十七

千里湖光只一臺
登臨酒淺客懷開
遠公也自離匡阜
五老追隨杖錫來

爲嚴菴禪定句解嘲

次章門和蔡嚴菴寄王待行作

梅花嚼碎再園居
半作主人半讀書
還笑中郎輕棄擲
北風不避別停車

卽嚴菴韻寄示長兒世坤

讀書容易收心難
收攝此心見杏壇
莫道朋從非物引
直須防護到更關

又

十日辭家便寄書
望雲嘆息不如初
鬢眉只教燕臺老
腸斷當年子道殊

又

數卷殘書伴敝囊
寸心自問夜焚香
須知汝父張帆去
不爲浮名人建章

舟次對月

碧落晴空喜似秋
一輪有意促行舟
舟人莫便聲勞頓
乘此圓輝且上流

又

庸書

卷十九

十八

月照輕舸水面淋
移時白露已成霜
喚童休再張燈早
奪我清虛一段光

正齋同諸公夜砑

枰敲燭剪最支持
著到船開月落時
諸客恹恹吾獨寐
局中勝敗夢中知

又

手高何必夢邯鄲
響答砑聲徹水寒
驚起篙師眠不得
挽舟及早渡前灘

爲龍年姪北上遊監

嗣續家傳賦上京問知石鼓盡崢嶸回看舊日迂
師長只剩癯顏對水清

索處山房趺然音斷毛錦來以典試粵西便

道還里有詩見贈感其意卽韻奉答

歲寒孰贈野人詩汗漫天邊雁字奇新穀旣升還
問種學農不了復何爲

又

祝天保此丈夫身長作熙熙皞皞民又喜文章歸

吏部得人報國盡良臣

庸書 卷十九

爲某母節婦題

混迹行商寄虎丘爲傳閨烈姓名留須知百歲梅

花骨風雨當年幾淚流

爲許郡丞贈僧

緇流千百墮禪魔詩裏有禪一句多住在錢塘人

不識許公前度是東坡

送友北還

夢裏池塘藉唱酬梅花欲放送行舟明年重赴萊

莢會七祖名山記舊遊

送吾鼎兄北上

三年錦繡又看花時眼隨流喜採華一日文章千

古重冰心鐵筆羨吾家

寄虞明經

追送去官笑有誰霜凋葉墮弃如遺行藏不定君

宛破揮手薊門豈德衰

寄楊道人

行藏豈必夢華胥祕受先天只六虛習靜溪山無

襍響春來始解讀儒書

庸書 卷十九

家姪在中見招

門對長江柳色妍山高月小靜鳴絃如今博物堪

誰問千里一舟長者前

又

藻芹牆峻兩頭肩背蒼盤空簡牘編雨裏醇醪楊

子宅桃枝江口小橋邊

與崇仙寺鐵關上人

金剛丈二護前山親見牟尼露笑顏不是禪心冰

似鐵如何透得這重關

雪阻戲拈

一色翻空幾樹梅幅巾不語撥爐灰家人謀酒私
登岸誑說衝寒貨炭回

胡堪與書扇

種花得果願憑天不信塵緣有地仙陵谷升遷無
一定惑人心事惱人眠

懸石上人書扇

胸臆消受止茅芥千百億身總一龕頑石點頭兀
有種莫言貧衲自來懸

庸書

卷十九

三

與醫生

僧房邂逅藥囊香脈鏡借書洞肺腸心病十分吾
自療癩持本草叩醫王

山蘭

諸般色韻諸般香紅豔叢中棣萼黃不及盆花根
邃谷無人獨對有餘芳

又

數枝開後似山家我自孤芳人自華粉蝶黃蜂遊
不到閒庭作伴聚新茶

又

園亭新植料成田兩月閒情風雨奉還喜東君會
客意數移清卉近窻前

又

層巒積翠示全身眠鹿餐猿蚤却塵不是因風香
更遠石門誰信有幽人

又

滂沱一夜壓危牆作意妒花花轉香眞品何人能
特識掀風枉自雨中狂

庸書

卷十九

三

又

檢點春光換水栽何妨襍卉並時開天然一種難
模出獨許畫工借樣裁

又

萬木參天一逕開烟霞盡處見胚胎樵童不教稱
知己埋沒西山誰擷來

又

自安閒淡不榮萎可有知音澗石隨桃李蹊成人
賞徧幽姿却教老山嶠

又

依然舊葉帶花新
生長山頭不記春
能得幾人來
物色移根佛案日相親

又

石根雲護坐聽泉
炎冷自知又一天
彷彿東籬陶
處士清芬不受世人憐

又

移花避雨就書臺
卷帙侵香夜正孩
清影高燈看
未足孤山有夢共梅栽

庸書

卷十九

又

關紫奪紅盡日陶
繁華不到見真樵
貨春人巧也
珍重每自擔頭索價高

桃江雜吟

鳴琴吏隱此稱閒
斗大孤城一水環
人物莫嗟搖
落人面前橫案是南山

又

難遣知音是客鄉
善人一室久相忘
可如窓外盆
蘭放坐定不知送鼻香

又

萍蹤疊影半無端
天道不常夜半寒
可笑貪生癡
念重一分病作十分看

又

長隄士女豔春韶
競渡愁人一小船
安得行僧重
托鉢落成唱徹水東橋

又

渴止神清藥再嘗
癡僮也復自添香
洛邨語錄行
簡在日索良朋註一章

庸書

卷十九

二十四

又

浪迹貪遊偶溯源
憑誰下榻費芳尊
相逢不識行
裝儉募米頭陀又到門

又

土產鄉音各市闌
灘高石峻度千山
獨君滿飲須
珍惜及到桃江問酒艱

又

貪心不斷客程忙
果否仙巖靜熱腸
午夢回時思
避暑斜陽偏自晒前窓

又

衡雨眠雲偶崇侵葦膏藥枕自醫心偷閒且喜堪
高枕投刺人稀蝶夢尋

又

芳蘭日醉主人杯重賞荷池夜宴開妍醜千年堪
指視一班傀儡一登臺

又

月照靚妝壓聚華皓姿素魄吐山家三千粉黛空
嬌媚可似軒前梔子花

庸書

卷十九

又

慈容偶禮四山京瓶在栢間月在堂儒者何嘗崙
佞佛報恩旅館一焚香

又

鴨公池畔長青苔千仞翔翔不染埃傳說靈禽能
應識宴閒可見鳳凰來

又

崇正相傳舊有祠陸沉一木不能支居停同客空
憑弔口述前人白鶴詩

又

萍飄匏繫兩難裁尋主問花卸再開蝴蝶何嘗歸
客夢螢燈故自越牆來

又

登臨莫定菊花黃臺殿名存九日岡自是人情貪
野眺無端藉口費長房

又

幼小學書酒後呼何妨世眼笑鴉塗從來賸鼎多
無辨品作人間鎮宅符

庸書

卷十九

二十六

又

暮年祝髮改鬢簪松梵海音路不岐圖畫慈航千
百幅流傳亦療眾家饑

又

蕉夢破時鶴與俱相逢莫笑道人愚徑紆竹暗仙
家火得傍泉流植寶珠

又

叩關訪古白雲淡疊疊道傍墓木侵山寺相鄰鍾
鼓動青燐數點照禪林

又

無復當年竹影橫河橋強教此君評種瓜剪韭閒
田也還笑花園浪得名

又

劬勞恩重孝無虧泉涌何能塞愛河縱說神通堪
卓錫葦航信否岸劉婆

又

日看蜂蜜飲芬菲苗長溪田菜圃肥葵扇葛巾時
物換道人猶著暮春衣

庸書

卷十九

二十七

又

鵬啼豕立劍人迷人到南營倍慘悽坑後多年成
淨土棲霞本色是雲棲

又

飄飲學顏幾到家問心何復慕繁華徹頭徹尾率
無定還共山人飯苦瓜

又

細繹微言竟惘然頑夫後起媿前賢月逢十五空
齋戒夢裏錯過幾夜圓

又

矮簷如注動波濤霹靂聲寒萬竅號剪燭佛前還
共省罪名曾未錯釐毫

又

燈前枕上一勞勞池沸瓦潮對影嘲客館不堪聽
夜雨危樓繼晷每焚膏

又

眼看鴻仰祖燈荒行脚無憑柳絮忙追述當年曾
識面一茶一餅願重嘗

庸書

卷十九

三

又

戒壇不教法名通古刹重新五蘊空片地袈裟根
活水偶遊橋北失橋東

又

何年渡口圮輿梁鐵串舟橫計亦長却報中流河
索斷水神怨望雨猖狂

又

呼朋噉噉一盤冰粉壁飛過澆字綾隨穢逐塵皆
若等怪人獨自憎樊蠅

又

賦形六脈寶心脾偏自乖和在坎離堪笑長年空
搗藥酒錢浪費換參芪

又

粟流此漚水平橋襟帶烟嵐宿未消荷蓀偶期前
告語徘徊陌上賀新苗

又

竹院新開對小峯行僧自述並知農稻肥果熟無
爲法羅漢軒前自植松

庸書

卷十九

三十九

又

廿年止靜傍桐陰何自拋殘直到今當願爐烟長
不斷把茅重葢一林深

又

避雨禪堂見御書焚香稽首動欷歔千秋墨色瞻
如在淚落當年命直虛

又

千里澄江望似秋一宵雨漲盡泥流本來面目分
清濁可歎滄浪自怨尤

對僧

冷落禪門懺後嗟手攜拄杖指空花搬柴運水知
無濟托盃京華路又賒

又

少水魚兒口再瘖靈明一點照潭心還家應有主
人在却著袈裟到處尋

又

盃飯甌茶好自耘可憐魚鳥別尋羣一年一處挨
行脚三到文山不見君

庸書

卷十九

三十九

何觀我先生見招時惠墨刻準提

真諸手眼白毫光片石烟雲萬卷藏爲愛當前成
淨土送人處處準提香

又

暑中一雨蚤秋涼色笑偶親半日香珠玉詞華收
拾盡芳醪獨許客過嘗

禪榻

翠微高枕日蹉跎衣被十方山水多無奈昨宵因
客到雞鳴強却口陀羅

道士坪

黃冠符訣掌中雷
撾鼓揚鈴得意回
可惜家神遣
偈傳四方襴負上山來

爲僧簡天書

欲訪仙真先訪禪
黃衣白鶴望茫然
兩頭坐斷呼
難出知是眼前這箇天

王長者惠菊時予盱遊未還

冷落梧桐月影斜
東籬偏自闌繁華
去年送菊人
猶舊獨怪柴桑不戀家

庸書

卷十九

三十一

過石幢菴

胚胎混沌幾千年
五色石頭露半邊
却學佳人長
乞巧寶幢親繡獻諸天

寓翠巖待天目惠酒山門戒嚴卻而謝以詩

青精不共此廚烟
絕響風流佛印禪
攜得杖頭無

用處且尋紙上湛甘泉

時天目惠其王父虛亭公語錄

爲劉駿公年丈

虹臥錦江羨物華
來蘇渡口是君家
風流面裏還
堪繼畱得當年竹裏花

松麓居

十里鹽封隱者多
園林幾處傷山阿
不因鄉夢催
歸去擬捐長松整日哦

爲武關中式周生

星斗何當五色迷
寒江千里吐虹霓
就中可月閒
名劍欲向梧枝竝鳳栖

巖中遇遊人

愛惜疲廬不著鞭
敲碁暇日傍溪眠
遊人問我山
中酒我教到廚有涓泉

庸書

卷十九

三十二

落花

玉碎香銷一夜思
墜紅點點是胭脂
美人不忍開
簾看推說朝來睡起遲

寄山僧

孤岫蟬鳴鶴影淪
廿年來去白雲屯
可知天下儘

高士佳水名山讓與人

天峯上人

祖師駐錫兩西山
是具是同屋半間
法界踢翻青
作禮放光還見壽星顏

湖中望野火次韻

無數生靈一炬中不霞不月半天紅
熬煎自是人爲偏莫怪祝融熾順風

又

千丈赤城起遠峯烟光隱見似騰龍
却疑五老因寒怯分付山神獸炭春

洪石洞爲友書扇

聞君曾此叩天關何憚重來一往還
佳石肩歸雲五色應知有寶在空山

庸書

卷十九

三十三

送伍菊偶赴補

丹葉滿林一夜飄閉門心緒避風驕
官亭杯酒無它告封事及時慰寂寥

又

至日諠傳新賜裘霜寒月白送仙舟
知君此去天顏近朝散懷人白鷺洲

鄒堪輿書扇

衫履脫然來自東不知世上有樊籠
爲吾撮米言形勝天地山河指顧中

與周仲先

問君何歲脫名韉從我學園洗肺腸
粥飯主入無別贈菜根敲斷半分膏

薛僧

袖雲餐霧太貪遊日費僧廚未肯休
信宿還聞終夜雨山靈好客故淹留

爲漢節天師題

洞中甲子不春秋吹笛仙童自騎牛
烟火誰言塵世隔翠巖未到蚤神遊

庸書

卷十九

三十四

又

花開果熟萬山中無路可尋一葉通
辟穀先生天地老夜深放鶴不歸籠

過棲碧菴

向上禪師不說禪牧牛行滿再求田
老人初度曾棲此相見雲端答是仙

梁秀才書扇

梁有和
梅百韻

清骨生成日和梅月前雪裏自栽培
龍頭有信誰將奇夢到羅浮卜是魁

卽韻答劉岳生

無底船兒水上行
濤奔浪捲月難明
梢公一曲漁家傲
浮海汎湖總性情

又

嫁出幽閨響佩珊
隨人豈有便生還
分明是箇良家女
且寄空門佛一間

岳生雷心釋典

天妃閭以河淺不前從
洪子湖至周家閘是
夕月時明晦風復怒
號湖面浩森不可目
望不可里記無涯可
飭止于中流予雖就

庸書

卷十九

三十五

寢從者遑遽坐以待旦

不知所向任由敖月又朦朧
水又號一望無垠天
是岸直須涉此見人豪

又

信帆飄去是迷途
相伴并無水上鳧
曾汎蠡湖稱極險
誰知更險似蠡湖

又

橫峙中流共月懸
回看無後亦無前
從來作揖俱良水
到此分明是鐵船

又

源頭不到便歸休
安枕渾忘大地浮
下界滔滔無砥柱
只憑蕩漾一虛舟

送李孝廉北上值其初度

天心來復許梅知
仙子瀕行酌壽卮
莫道嚴冬花信遠
上林蚤已報春枝

與匡無山

物我葛藤蜀道艱
何時凹凸兩頭刪
五丁力士從新換
又手游行不見山

庸書

卷十九

三十六

與鍾兩生

手闢繁蕪靜原譁
芹香採就見根芽
莫言魯國無賢裔
盱水舊傳七大家

又

猶喜傳人道不虛
麻姑釀熟睡殘餘
南豐來學聯翩起
新讀先生太極書

楊伯羽同年以所畫江山小隱命題

無數烟嵐到眼前
江心少箇釣魚船
問奇楊子知何處
彷彿茅亭急水邊

清晨過李宗伯園花露未乾陰晴未雨從

園丁索觀主人亦披衣而起畱談片晷觀

牡丹花讀牡丹詩又讀書藝數篇一讀一

拍掌亦可不空過芳辰矣喜而和韻

羣芳壓倒豔春晴錦被堆中笑眼迎可以西山蘭
在谷胭脂不點自分明

又

追隨粉蝶戀天晴來不遇名主不迎姚魏新傳跨

二李許誰獨步送清明

庸書

卷十九

三

又

蓓蕾齊開報曉晴洛陽種貴客偏迎芳菲滿院還

相妒頻向東 訴不明

又

一捻紅淡子夜晴不行雲雨却逢迎謾言仙謫風

情少月下看花朵朵明

爲徐孝廉

園林小築面池塘報節榴花照眼香燈影書聲欲
遠旦曾無太乙吐藜光

灤臺

瑤林香霧接穹窿迎眼西山黛色通
獻賦千官賜坐紫薇宮

又

天仗雲漢駐別宮萬年古木倍青蔥
祥光醞醞巢鸞初太液恩膏一水通

又

炎蒸不到玉皇家銀漢塵清許泛槎
喜是仁風披拂散侍臣應制領蓮花

庸書

卷十九

三

又

雞聲再唱蚤朝忙朗月隨身太乙光
知是君心膏雨重蒼穹德令賜新涼

匡公遠生子占賀

梅花未吐夢長庚曉看玉階蘭已生
湯餅筵前誰獨醉笑言真是吾家甥

歲中爲友題贈陳客

寒谷有花正放顏許君獨步叩仙闕
仙風釀得花如蜜道味悠然是壽山

偶值史子修同過王子言邸寓小飲子言知

余不能酒因成句催杯同子修口占以答

余得四首

兩年樵牧恣冥接喜報諸君早卜甌重到京門漢
自媿醉魂彷彿舊曾遊

又

琳琅集字幾吟按因試醇醪洗素甌破暑敲門尋
勝友誰知快向醉中遊

又

庸書

卷十九

三十九

眼前月窟豈難接同到瀛洲欲品既酣極不知聲
味別孔顏樂處是天遊

又

只向樽前得意接睡餘煖飯付殘甌手堪捧月還
須酒看取今宵月下遊

是夜王子言以月
食有事于月壇

送何玉書

歸不爲貧似爲貧八千里外獨思尊行踰複嶂梅
花發定念金門幾故人

又

道心果否不憂貧靡俸無慙却憶尊追送行塵欣
御李盡稱國子舊門人

嗚咽餘生北征何爲每得一絕焚向靈前詩

化蝶飛相對無言

何嘗執玉侍青宮人在江南信不通雁影橫天還
嘹唳夜來蕭瑟撼秋風

又

花卉剪成報朔紅公車客到不言因可憐此子今
無怙酌酒勸人意却濃

庸書

卷十九

四

又

欲彈響落一枯桐無限淒涼鶴唳空千里通舟帆
影裏天高却許訴哀衷

又

孤兒也是舊時容著破麻衣貌不同還許今生重
識認夢中恍惚此相逢

又

恩榮宴罷花枝空丹鳳何嘗報夢中泉壤沉冥靈
爽在悔前庭訓却無功

又

百般憐惜此方童稍長知書便教忠不道光陰成
隙轉倚闕無夢竟西東

又

催兒赴闕就舟中開口難言淚眼紅別有情懷無
可說丁寧解纜且看風

又

多載竹源自守窮庭箴猶是一童蒙三年棘試殷
勤十說到成名倍熱衷

庸書

卷十九

四十一

又

淒清獨自守孤峯誇向堪與六宿龍任是牛眠親
夢穩何如生聚一堂濃

又

臥冰無及又春融七尺何當惜此躬血脈團圓成
隔世舉頭不敢怨蒼穹

又

拈題課藝慮難工夜伴青燈盡歲終人到京門誰
訓迪求名早是柳隨風

又

望斷九天雨露施庭梅開徧揔寒枝纔思負米成
長別嘆息浮榮情四肢

又

天邊有子問何之兩度鄉書寄到遲沉疴十分還
強起模糊絕筆摠愁詞

又

鬢眉欲脫是何時未明雞籌怯起遲不記辭親年
月遠敲冰逐隊却驅馳

庸書

卷十九

四十二

又

憐惜兒身每自飢雞鳴早起獨嘗糜十年令節成
虛度膝下誰人進酒卮

又

瓜園小築性情怡歸計傳言未卜期藉口榮親何
寂寞龍章鳳篆總吾欺

又

傳知未老步難移行樂倩誰杖履隨玉種藍田何
可據座前楊柳北風吹

又

天道冥濛也可窺前人感應影相隨百千辛苦搗
兒教博得如椽一片碑

又

勞勞跼錯一車騎客久京城也性定不料高堂遠
色笑庭前長揖使生離

又

慙愧晨昏子道虧問醫嘗藥米誰炊去冬曾接
安報風燭豈知已日危

庸書

卷十九

四三

又

一冬不得寄來書雲外何從卜起居却怪鄉人傳
不實浪言飲歡亦如初

又

何曾有子載潘輿懸望歸音又歲餘啼徧空山人
不見出門却悔斷衣裾

又

仙班追逐也縻精忠孝及今兩字虛還記年前杯
酒別欲行且止幾趑趄

又

晨昏子職日生疎混迹素餐也直上廬驚蟄帶過寒
食近靈前片土猜誰鉏

又

團團骨肉一樵漁何似名成却倚闥親在江南兒
在北雲程隔斷只秋歔

又

蘭芝不見只空階久病難支強進糗從古君門稱
萬里寄書幾月到天涯

庸書

卷十九

四四

又

諱言骨立已如柴一緘家書寄遠懷上我南奔還
故宅牀前不見舊形骸

又

龍顏日近去難回訓子策名念未灰五色祥雲誰
得見焚黃何日傍山隈

又

別親遠邁幾徘徊無奈王程驛使催麻布遞來尋
手澤守門只剩數株梅

又

桂林未茂費滋培遙望青山雲一堆
永履不眞空有像淚粘寒食酒三杯

又

泉壤有門敲不開無多日月已青苔
肝腸寸裂知無補空教旁人盡舉哀

又

流水環山獨遠埃布衣濁酒自銜杯
不知有子宦成久最厭公門一往來

庸書

卷十九

四十五

又

庭少桂枝費手栽百般灌溉此方孩
每逢入試彌珍重幾度丁寧幾自猜

又

誰似家嚴愛子眞不離左右幾艱辛
勤拳終日經書講還教兒曹種善因

又

虛度歲時令節新不曾階下拜生辰
一逢元旦空馳逐椒酒餽遺是路人

又

家訓空傳此析薪頑兒哀廢幾昏晨
至今腸斷親年促却向蒼蒼怨不仁

又

一生多難是吾親不見當年活命人
萎菲蒨成須俟命焚香惟有告神明

又

嚴寒強步到江濱誠諭京門好卜鄰
此匪從來漸大節追思遺訓淚沾巾

庸書

卷十九

四十六

又

曳杖山間獨率眞歡然道故喜迎賓
問今冠蓋登門少桃李偏誇一日新

又

尋常日用話言眞須信擔當重此身
格語手來頗遠寄還憂間隔不書紳

又

襁褓誰言掌上珍天倫至愛亦逃津
縱叨恩賜光泉壤何似眼前救水眞

又

恩淡不報復誰嘆終歲誤人仕路夢夜雪紛飛
靈渺渺何由聽得哭聲頻

又

十年潛跡傍松筠追念清操淚溼襟瀟瀟酒渾忘簪
笏貴青鞵布襪一山民

又

危酒何由祝大椿未能迎養亦甘貧蕭蕭古木傳
遺恨只樹空山一片珉

庸書

卷十九

四十七

又

清明雨漏墓魂知道體何從動孝思春去遣人杯
酒冷祇稱奴隸是親兒

庸書卷十九終

庸書卷二十

廬陵張貞生箕山著

男世坊 世坤 鈞

排律

甘霖應禱恭紀 應制

星迴冀北極氛淨威南方汪濊念遺子憂勤達彼
蒼三推曾命倌六事復懷湯舜日揮戈指商霖
酒香隨車滋樂土離畢慰吾皇細草快春青新蟬
知夏忙潄溪泉注乳蒼翠繼添妝南苑霽初溢西

庸書

卷二十

一

山影自涼政知非猛虎謠豈卜商羊蜥蜴視何地
鳳凰鳴在岡霞消雲獻瑞物阜穗呈祥史紀故人
夢巷歌化日長

南苑大閱甲士召從觀恭紀 應制

暮傳行殿詔曉集上林東地接金臺勝人矜翼衛
雄貔貅數莫極組練觀無窮七萃雲斯聚八屯馬
既同參差豹尾右線繞虎圍中脫免行間逸翔騰
陣側空兩階昭法物六御耀膚功翠仗輝長日霓
旌舞惠風緹騎擁玉輅環尹張彤弓夏諺歌遊豫

周詩美吉攻熙熙王在圃肅肅駕還宮羣上千秋
鏡合呼萬歲嵩

日講恭紀

網繼資品物保合奏薰絃錄授追三古階平正九
天昭回環斗極靈鍵裊爐烟文廟焚香告典謨滴
露妍月書先敬勝論語本心傳作述從中始發明
在畫前儒臣同靖獻史局盡言詮畫接時前席朝
歸間撤運賜璫人挾纊給札鳳銜箋泰運長垂統
冲齡早仔肩羹牆親玉案繡板展瑤編矢報持方
庸書

卷二十

二

寸輪誠佐講筵納流彰一德廣益集羣賢清禁催
春曉商雲傍日邊微臣思補牘直解命陳篇

壽成相國王母夫人

盡如瓜有臆誰似桂爲叢萱自蔭堂北星長聚并
東碧梧交止鳳綺席疊垂虹固不高遺鮮何當羨
和熊含飴孫抱子戲綵兒稱翁勤儉悉由禮孝慈
兼教忠瑤池新嶺發芝圃舊紗籠九節矜蟠屈五
雲吐鬱蔥榴花紅照眼荷蓋郁臨風簾展健觀月
筵開齊賦螽

壽王大宗伯

脈擁金臺勝輝同太乙英人偷冰鏡皎物望王壺
清咨岳光虞典陳書帙涓璜告公親密勿偕子侍
承明世荷絲綸眷代分鼎鉉榮威儀陋漢室制作
隆周京道大羣爲鑄德尊帝不名宏猷資潤色末
學仰裁成小子空喧廡比年切輔繁陰槐知澤渥
飲水嘆淵泓

次陳伯璣螺墩泛舟

城高人寓画艇緩水和弦小飲期春泛雅歌豁畫
庸書

卷二十

三

眠鷗遊神竝爽花放興堪連觀漲來天際艤舟指
柳邊格言思去後美酒話當前世盛何容隱官輕
便欲禪低回遲月上飄忽倚雲牽秉燭還登記爲
時近禁烟

殿試中式武舉賜劉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恭紀 應制

玉琯氣調敷瑞霜金階鵲侍覲黃裳貫魚組練舒
霞錦出匣雌雄射斗光 天子求賢股若渴泉英
獻策馬如菰腹中兵甲雄花赫掌上經綸剖智囊

運際重明茅拔茹世當新創鳳鳴岡舍分內外推
端復側重身材擬汾陽披祕幾因進地履上書直
擬釣溪璜星屯五校籌千箸延對萬言纖七襄影
虎從龍躍濟濟免冒附鳳趨踟躕絲雲隊裏爪牙
集嵩壽樓前彤矢張慣習雄心屹岳岳熟知陣法
勢堂堂凌烟次第名初唱倚馬馳驅日正長兩道
班隨仙仗立千官身惹御爐香姓標銅柱圖將俟
技絕龍媒鍊自剛翼運豹齊從霧起抗顏殿頓駭
雲揚揮桴提鼓鯨氣淨說禮敦詩機崇儒士號無
庸書

卷二十

四

雙冠鷺序勳論第一紀旂常鷹揚會看同周武岳
牧寧猶遜盛唐赴赴干城襄禮樂行行奎壁煥文
章高溪寵渥先羣髦赫濯聲靈極八荒

壽李高陽老師

海輪初起禁城東紫極高輝碧落中開代儀刑屬
太史盛朝禮樂歸元公金碑疊樹中台舊蜀錦衣
頒左掖紅 帝屢因臣撤寶炬父看有子倍紗籠
調羹自昔夢曾資補袞而今秩竝從駿驟燕亭誇
竹箭龍飛易水訪崆峒夏遊是處皆隨駕周誥何

篇不折衷天上石麟傳風慧文中繡虎出摩空沙
隄復道知甌覆喬木逼霄聳棟隆三象近連雙闕
迴六階平映五雲通講筵辨析充宗角絳幘坐虛
明道風玉露垂穹嶸竝耀金鵬薦爽桂爲叢殷攜
後學揖夔契儼降 至尊師習熊四輩趨車時訪
道三秋問字祇稱嵩獻圖競次入籠錫喧廡慚非
經爨祠

劉富川之死獨持大義不負官守不愧科名
不失爲聖門中人葉訥菴太史表而出之
庸書

卷二十

五

心同理同可風後來適子病中讀之有感
爲作弔劉先生詩

泰運方新早鳳鸞塵氛甫起遽雲奔生前正氣虛
空塞死後丹心凜烈存邑小城危愁蟻潰官微志
壯恨蜂屯嘆無義士傳先徽喜有孤身報 至尊
勞吏疇非 天子命忠臣自是聖人門瘴鄉草長
囊顛骨蠻地烟淡泣楚魂瀝血何能寒賊膽獨軀
不敢負 皇恩游神遠域鯁流徙回首廣陵樹色
昏一代芳名光史贊九重卹典藹春溫莫言儒者

甘迂守須信書生識士倫

古風

關中和汪掌科

三載長安門一秋西湖水文章起戰爭蛟龍未可止
天地鬼神來月中雲霧起鏃拔望氣降得之圯上
紙論功本無心賞鑑自難已勝負各有時得失
空爲擬六花八陣才誰是文中史不羨桃李盈一
軍驚國士君不植私恩我復何所指

讀胡節婦疏

庸書

卷二十

六

盛世遘碩輔必於孝子門良以忠與孝出處統一
源惟是丈夫性特鍾北堂慈冷就肝腸鐵夢依飛
去篤節義垂家法忠孝貽後昆所以蘭畝秀應運
佐至尊良臣卽忠臣黃扉重調元不讀節婦疏安
知泉有源

送孫惟一南還

火井氣如蒸雲物信奇絕撫此行道難而乃出門
送僕誠戀闕心偶適養孤潔初月照去舟流螢光
明滅應知墨濟酣時復發清洲我馬大通橋酌酒

歌三闕弟兄能幾人有核當前列寒暄固倏忽吟
詩總成別人情疑紙薄世界多凹凸同憶故園梅
何當受羈縲

除夕和彭孝廉

名下倘謙讓京華官再遊吐詞卑屈宋服古儼商
周衝雪神彌王倒樽典未采高吟如有得淡慮若
無求過此浪花噴爲君風力適應知老社長不似
去年秋

秋日館中讀書

庸書

卷二十

七

一春夏一夏正吟鵲橋架初秋已中秋倏賦木葉
下律應豐山鐘花燠芙蓉夜人字雁迴書宮樣峯
疑畫不堪聞砧聲那復聽蛩話吾有五經笥問奇
月來時碧落空飛練斗橫涼徹池自知君恩重
唱和巢鳳枝萬卷慚輓影半部報丹墀寄言長安
客毋念歸來遲

壽姑都諫母孺人

封鮮示人廉截髮脫客旨卒之成大名無慚是母
子內則訓猶存古道疇相似曰惟姑母賢義方續

前美會典司農獄失入痛胥史付告洛戎伏先謀
制敵蠱八千爲春秋悠悠介繁祉有邪角必觸有
侵草必指藉以報高堂何憚剛其齒

爲胡禹箕孝廉壽其太母

母姓陳哲和
月六十年

人誇桃李妍吾欽松筠節頭梢歷八千百死全身
鐵微夢一亭梅問心滿林雪永采幽谷蘭取以配
芳烈分明天上仙降作閩中哲有客過螺川金石
篇聯綴多是表孤貞那復判工拙黃花無榮萎銀
燭無明滅堅白歲月長擔承從磨涅迭奏璫音清

庸書

卷二十

八

還聽下里闌

同客坐巖上偶陳進士過訪兼勉予出山

窮谷知音少壁立小蒼穹高軒來天半野服恥不
聰何嘗德星卜太丘道實豐霖甘在掌握披襟氣
若虹山靈聞咳唾濯熱早清風瓜苦種方熟灌畦
術未工泉美茶枕濕欄食報盤空妍媸惟所遇垢
面耳如充非敢辟芳澤醜女固疲癯不恭忘吝嗇
孫登嘯語通提攜情獨摯芝蘭根本同移晷輕制
席執手釣漁翁吾還嶺之北君去溪之東送君途

非遠洞口薄霧中創屣知無禮客且臨龍旋踟躕
不得見臨水托枯桐

讀李忠文行畧有感時其曾孫爲尊人稱觴
書以壽之

形骸俱草腐何以獨千年曰惟孔顏學是心至今
傳或得其一節正氣自浩然非不榮膺仕非不貪
生全能不愧於人斯不愧於天血誠垂世澤瓣香
如豆綿悃涕懷祖武秉筆述前賢孝思期可久寧
必羨僊佺

庸書

卷二十

九

十日前得李子病中來札遽以長往告不禁

惋惜詩以觀之朝聞夕死作如是觀

獻節前三日得子寄來書擬蒼山中藥遽嘆返故
廬義利與生死兩關最崎嶇愚者食且怨沒身尙
躊躇獨有智者智時至弄如直客氣有消長義理
無乘除戰兢呼小子手足盡啟予智者如是耳惡
用長歎歎

王封公初度寄祝時令嗣以閩遊還過訪山

房

客還自劍浦訪故共春風不爲梨妝洗格外賞集
桐茵綠堪再席去急浪汎紅萊舞真至性高堂急
祝松槐庭屏襍響清奏正晴融仁者何以壽得力
在靜中延平問答錄上之不老翁體認要推廣螺
川樂送窮百杯洪厓液春圃集名公野人何所報
園疏一摘空願攜溪山鶴歸諸放鴿籠

爲西林住持書送荆叟上人

西枯復東活行住水面萍胡爲龍象主紛拏踞祖
庭不作無碍想空王自拘囹瀉山真黃惑兒孫共

庸書

卷二十

十

踢瓶獨我老人慧舒卷托青冥法座可以繼何妨
五笑亭却步尊前輩懶復聽玲鈴西峯席不爰揮
手遶岩扁一帆豐城道錄錄老園丁買山早賣盃
儼然舊翠屏豈不憫眾醉時難寧獨醒木榻堪眠
佛石室足藏經末後誰相見大事感丁寧西林住持之師
師然上人忽記龍峯別屈指屢易星吾今亦斂眸
受法荆公幽谷有餘馨悠悠臥春晝薰風動窓櫺崇仙剎猶
古往年宿天靈松濤告無恙分脂許養齡拄杖期
重跡席茵話山靈

吳耕方任雍丞時以令高王父及王父並國
子先生著聲作懷先澤詩三傳典學家訓
淵源適過其邸寓讀而有感

京畿首善地辟離宏規制一以崇先師一以勗多
士取諸名大學藝文非所事效成於治平功始於
格致師乃多士宗鼓鐸惟指示表端則影正邇在
間奇字頗嘆斯道衰盈門空執贄君固蓬壺仙南
宮榮 欽賜視草推全才 先皇親歷試再遷佐
成均儀型獨高視謂學期致道譬彼工居肆駢儷
庸書

卷二十

十

曷足云習成由漸漬祖武重家修慷慨溯所自三
世官於斯傳心欣有嗣比年對大廷濟濟聖門器
允矣薰陶功宮牆乏逸駟退則闢微言進則勦至
治寄語諸後賢慎毋負素志

蘇亮公侍講招同周石公葉訥菴蔣裕菴陶
樞傳小飲菊前後叨菴太史以所咏菊四
首屬和標目摘詞意在勗勉喜其志之與
余合也病中步韻以報良朋

病起恍於芭衡驪彌矯強叢桂逆金粟繽紛早減

芳橘柚圃中叟剏北鮮餘香彼美庭前菊曷嘗示
矜張穠色均承露正色更凌霜天然如處子驕寵
薄齊姜幽人願比德移之就坐芳簪我性情交綢
佩矢弗忘須記昨夕會蘇子聚星堂

又

癖哉晉處士種林兼種菊種林備醪醪種菊厭膏
沐所託在素心不與爭厚福徘徊籬落間吟賞遠
整嘉非羨方家言枕之足澤目招集寫清風客來
喜不速勿媿彼孤芳滿飲交相勗

庸書

卷二十

十二

又

蓮以君子埒菊以隱逸齒韓公題晚節鍾子題五
美奈何蟲蠹之苗葉遭齧毀剪氏急殲除未嘗費
一矢聲罪蟲何知物與人同耳虎而翼者紛賢哉
謹操履蠹賊乘間侵壞心自此始菊死猶可懷心
死實可恥

又

餐英不能飽剪葉不能書或曰菊性傲霜節介以
孤惟傲實凶德狷潔豈其徒睨視諸魑遂高士許

挈壺四序元代行循環若轉轡焉得獨奇傲習氣
盍蠲除陶淑中且和萬物共蓬廬胡用太倔強爲
汝帶經鉏

李湘北招同杜肇余陳說巖遊祖將軍園子

適以它遊未赴後得肇余卽事之作步韻
自嘲時十月八日病中口授錄出發笑遣
懷

不問西山路郭外別尋幽大將昔投壺挾妓數冶
遊春郊爛熳醉悲涼萬物秋同輩偏秋賞呼酒樂

庸書

卷二十

十三

臨流長得共此會杞人應遣憂

又

馬頭十丈塵望洋安所止譬彼萬斛舟浮沉惟弱
水自是瀛洲君徜徉小屋裏十杯搔首問百杯吹
簫起大笑離落花胡爲帶渣滓

又

策蹇垂楊道狎坐池邊石松柏其中主森森陰吟
客可題林葉丹可親月光白微巖起自西清吹重
掃席勿謂禁城嚴蟬聲遲遠展

又

驅車盈嶺野樓間起雲邊丹梯層復望刈穫井可
田如何竟阡陌荒壤鬱相連嘆息再洗殘安得淪
百川同此綠漪園凡履祿宜

又

豈祖長房幻乘輿野擷多居然稱金谷平原隱陂
陀限字寫心遠那復羨高歌二三茅萸會百獨負
焯蘿芳集許追蹤吾應載酒過

次劉叔道題葉隱

卷二十

十四

庸書

松爲知己竹爲儔高士由來未可求君潑微烟雲
作画君成小屋樹垂頭葉濃不見山前水葉落徒
傷夏復秋二月春淡花似錦問君何處是君樓

萱花圖

報國之松露爲酌可以羣芳競綽約月朗鐘沉雲
鶴遶霜枝雪幹駐顏樂梵宇有時濤霧生信向隆
冬表寥廓磔柯多節未易圖蚤植龍鱗吐鋒鐔毛
女餐就鳥使頻仙慈移養巢鳳開我以比之君家
槐絲竹音動晉康爵

東同館

猶記同人三十五內官傳旨集儀部卿雲捧日
升自東香浮御鼎千官俯呼名問姓詳我生察音
相貌識鄉土行分左右禮數疎親承天語別硃
硃詔於四百俊又中簡入翰墨圖書府官無內外
用丁寧歎息真才恩彌溥逾月遽登教習堂丹地
淡嚴今猶古先輩儀刑望儼然引拜師前半宰輔
交號新書重咿唔無分顏敏與參魯有時角韻瀛
洲亭唱和無前卑二杜有時飛羽槐樹陰酣歌不

庸書

卷二十

十五

已喧兩廡一月二月觀禁廷臨軒試畢賜廚脯自
是帝度本恢弘工拙從不較良格陪駕瀛臺
多霽顏觀微南郊示神武屈指歲序幾更遷於今
倏忽誰爲伍經筵虛席需儒臣朝斯夕斯甘終窶
聖明還許言路開諸臣媚子不敢侮惟益國計
悉民艱抗疏何妨觸鱗怒我心似鐵氣摧山鳴鳳
寧知非繡斧工虞水火更吁俞宣猷還看龍哀補
但思教習欲何爲精白一心答君父

送吳隗從年伯時耕方以覆試第一膺特簡

登進士

見說今年新蓋簪翩翩鳴鳳成行驂吳郎百鍊真
鋼出帝曰欽哉三復三長技直堪空冀北良材寧
止冠江南聲親曾記殷勤囑臣子由來無二鶴此
去撥科善事君遠遊無賦望雲曲高堂甲子會充
閭恰寄泥金一紙書鸞詒賜封仍未老賓筵佐酒
聯笑榮却笑吳郎貪獻策斑衣曾不舞庭除

送王子言還里

昨予送客汴門東飲滿三杯鴈嘹空今日送子出

庸書

卷二十

十六

盧溝路逢隻鴈幾回頭日東月西盈且虧人生聚
散若有爲大儒原不矜石隱出處要知關盛衰子
唱我答鳴琴響子去我畱木葉吹只今子去我猶
主我且言歸作主誰

壽王信初御史二尊人

椿慈雙茂仙爲駕羣擬稱詩間作畫亦展綃追
韋張詩皆落紙遍鮑謝老人自愛曾思榮翁子何
競新蘊精露重霜凝木樨香三槐看取滿庭榭
顏三惕之任景陵兼寄懷王黃湄

太和殿前誇年少鳴鑣天街散英妙離緒約記一

一年千里長安月裏照我遊廬陵學杜門君住廣
陵空遠眺彼一時兮此一時秋風遙憶垂霜釣盛
世未許吾輩開琴堂新捧日邊詔哀矜蚤讀皐陶
謨撫字甘棠再見名鸞鳳枳棘非所宜山輝川媚
告清廟如我年來臥烟霞喜從空谷開清嘯漢江
蠶水衣帶間何時順風扣高調積塵千斛掃不開
劇病思君爲吾療

羅正齋讀書

庸書

卷二十

十七

洲荒岸沒無邨落星隱雲沉風雨惡鄱陽湖口百
花汀水響龜鳴音樂作汎樓號今夜禁嚴停棹江
心眞寥廓羅生行笈惟圖書五經爲郭天地郭終
宵攤卷高著燈朗讀魚聽蛟螟掠要言手錄且盈
編時復靜泰斯道之脈絡敬齋語錄人可衣天泉
問答殊椎鑿德性問學不一家我自關閩自濂洛
有客鄰舟沉醉眠鼻息如雷腹便便白浪黑風推
難醒頓忘七尺枕江邊呂翁黃梁炊未熟出將入
相五十年雞鳴子半嗒然悟方記骷髏載客船仰

天長吁眞夢幻驚疑書聲何處喧披衣過訪還相
揖謂君矢志向聖賢予何人也甘自棄春光虛擲
景物遷主敬主靜尋要約致吾良知孰後先願言
提誨登理窟清夜聞鐘此著鞭

壽王敬哉先生

孔學淵源固我師一標宗旨遂紛馳爭言眞知卽
是行誰信眞行乃是知片語無多直剖露門下今
曉錄近思先生自是河汾裔禹稷顏回更兼之開
代潤色光雲漢正朔全書憲夏時郊祀疏詳分合

庸書

卷二十一

十八

考嶽瀆校定恒北祠歸而纂述嗣微緒衆論折衷
曰操持天心來復應玉律稱觴階下傾壘池三槐
元是君家秀何必袍笏貢綺詞一體自與萬物壽
何必沆瀣薦仙厄君不見千聖相傳至今在兩儀
摩盪配無私尊開行知驗欺嫌誠意當是玉鑰匙
積善篇賀李老師再慶舉孫

天道好生意有託君相司命理昭灼當代偉人植
德豐熟香斗指氣磅礴聖相自來傳太初溫語觀
承歷秘閣晨躡員嶠暮崑丘上補乾維下坤絳象

賢祖武重阿衡冲流天縱尊項橐黑頭台輔十餘
春景星甘澍動碧落行所無事默挽回大智何當
稱禹鑿疑懼鎮定幹旋微仁人之言彌納約舉賢
佐治豈求知殷勤人告悉民瘼江南河北鳩鵲圖
鳴唱待哺空黎藿蠲賑赦宥固帝恩秉軸力贊
實溥博陰行汪濊感青旻生靈合詞頌聲作袍笏
蟬聯奚足云鼎鼎英調澤不涸願我丹穴一葉五
枝毓鳳雛願我藍田雙壁四郭紱麟角抱觀殿廷
看承麻祥呈佳胤復占鶴前年龍孫能識書今年

庸書

卷二十一

十九

芝琬又挺萼常情欣此嬾庭階綺陳珍獻交酬酢
吾師忠貞盟幽獨吾師清慎質冥漠雖然九秋葵
珠新風夜旁皇惟諮度三日香浴甫開顏邦家元
氣時斟酌公爾忘私萬物心那暇含飴恣吟嘯引
手長施渡衆航蒿目密籌匡時藥會見汾消玉燭
輝巷歌一樹報百穫蔭流蒼岵盡添丁戶口森森
歲開拓高曾積善比屋封是父是子謳偕樂

空樓稿

江陽名嶽蜿蜒寬汪子問道日月九仰干霄漢峯

墨墨俯詢番君水漫漫名公知客就遊癖攫取烟
嵐恣毫端送行詩序新盈帙數千里外博親歡挂
帆順過含鄱口五老諸天臥裏看窮源索派不停
瞬蚤發劍城暮顛灘廬居何嘗謀君面君且庭前
趨問安太翁原是丹霞籍親授異人九轉丹斑爛
客舍間關外喜傾一斗更加飡汪子登高還遐矚
蒿目閭閻長摧殘此地從來稱樸遯况復滄桑念
辛酸歛浦邇溝繁華國軒車流水日盤桓復閣曲
檻香烟渺勝友良會酒不乾珠簾繡幙聲伎集金

庸書

卷二十

三

墨銀筇碧玉盤一旦卜居荒城裏何以娛親發浩
歎福善橋邊本衢市瓦礫荆榛道路難直需縛亭
蔭行旅亦可構閣棲翔鸞面勢運石經營巧階級
次第儼層巒東南諸峯俱收覽襟帶長江好觀瀾
闔閭新招居民襍漁火成柝濱河干天半峙立迷
連望顏曰宜樓直曠觀時迎高堂一登眺張燈發
歌快倚欄天倫樂事承顏色言笑晏晏話團圓爲
親集賓玳筵啟客亦爲君喜停鞍最是清秋月如
画山色水光露溥溥太翁拍浮語傾座吹竹彈絲

星斗寒大梁交梨珍膳錯曲罷更闌興未闌螺川
氣象藏萬斛得意當年輕一官汪子名流又孝子
遠道省親行李單不辭膝下供甘旨不赴有司刷
羽翰車騎勞勞朝中貴悵望白雲空彈冠空樓分
明獻彩堂孺慕勤拳偶龍蟠太翁康強似年少壯
懷不致步蹢躅謂兒志欲躋匡嶺我將率之躡巘
屹方輔先生跨驢引上透峭門下急湍鹿洞虎溪
品題再瀑流千丈萬木攢仙館梵宮留不得三春
轉眼報鵬搏花明玉砌霞樽暖官輿迎養滯金鑾

庸書

卷二十

三

爾時回憶白鷺洲前空樓舊何得重登賦考槃

贈金豆者

無侶登山正憶君君何遺以山之沫走盤珠常圓
擲地金已碎茶鼎分烟微帶香座中評價不知貴
傳柑因索題柑詩呼酒少嘗頽然醉

登山

何代先生舍身處上有白雲空來去遊子雖多酒
未醺好僧不遇茶無主溪澗遙聞聲夾山村烟近
望影迷樹樵者一行十步難彼雉不顧愛其羽

出門

長江千里一帆駕去家出門疎杯罍五老面目盡
圖中烟波釣徒空迎迓艸綠洲漲春晝長沙汀水
鳥真閒暇購得餘干前賢書高燈靜讀消清夜月
色星光影沉沉雞鳴無端風雨瀉陰陽屈伸互爲
根黑白圖中真造化湖心扁舟曉來看分明天地
我廬舍

黃鳥

暖氣回時霜更烈飛來飛去桃花月報春共燕語

庸書

卷二十

三

初長啼曉遶梁曲未闌翠羽剪成金換衣歌聲怨
引鶯啼血山分水今少知音偏惹時人罵歇舌

弦月

萬籟寂寥遙映嶺梅梢斜挂空含頻墜釵玉指正
修眉半面菱花已落井初照早添逆旅愁寒光微
露素娥影酒家安得一宵眠月下踏歌醉不醒

臘月雷

正怯寒淡十二月震驚何復因風烈不爲萬物養
微陽却助嚴霜催白雪草表稱賀瑞易陳上疏入

諫樂空徽已知春報臘前雷那待桃紅柳綠節

雨夜

蟋蟀入牀鳥不啼連宵風雨怯眠起貴家公子不
知寒罄室窮民安得米獸炭然時聞肉屏羊羔宴
後醉甘醴却憐終歲守殘燈補舊依然著破履

答友贈梅

從來歲寒松柏烈於今又見花中傑陽春脚到先
逢君黍谷氣回正關月非鳥則人兩欲爭有枝無
葉偏堪折相看還恨減精神畱插瓶中再遲雪

庸書

卷二十

三

乍雨

一夢未酣捱到曉人情冷愛知多少驚聞細雨滴
簷前又苦寒風搖木杪不出明庭踟此身安知窮
巷寂無身

別友人

一思公瑾一回首臨別洗觴更酌酒誰能光漢室
因擬避秦友遍覓知音少子期與君何日重攜手
中秋有效黃魯直韻者倣之
銀橋萬里素娥行夜聽嵩呼月裏聲鈞天響寂紫

雲橫獵獵西風颭，帳透韓休人相君王瘦。馬如蠶
子官如豆，食三品料汝青鸞不識，不知擊壤翁飲
到平明日色紅。

盪舟

曉發逆流風不正，新漲渺瀰千里送。掉入木末非
故廬，盪舟田間何把柄。水急風橫客倉皇，口稱佛
名悔奔競。緯夫賈勇竟前驅，來去迎波直游泳。解
衣輕身疾於鴈，泗到岸頭不言病。中有先生正衣
冠，危坐觀心胸如鏡。天君泰然神安閒，不覩不聞

庸書

卷二十

二十四

一主敬，衆頭盡展先儒書。得意手錄微吟咏，黃昏
風定次河干。還與諸客講性命，諸客羣揖先生前。
如何獨此操持，堅脚忙手戰。衆如醉，目未一瞬席
不偏。先生答言在天理，檢點主張自悠然。風波不
起，吾方寸風波何嘗到身邊。

下章門

正月十五下章門，急傷山脚接水源。漁矧徧淺莫
容膝，仰天不見日月痕。雨來垂首僂僂坐，困眠轉
身兩脚蹲。遊人約在垂楊浦，十日屈曲學吞吐。遲

近吾州郭，使君招看梨園奏小部。知我春遊興未

闌，官舫不惜贈柔櫓。行李一肩移仙舟，綠窗四映
水光收。沙煖洲平鳬鷺侶，一望蒼茫發清謳。擬上
匡廬溯彭蠡，江湖路寬縱遨遊。水手無奈多，且貪
口索柴米語。喃喃珠米桂薪無從補，還復索酒夜
一壘。主人行囊惟書帙，何能飽此嗜耽耽。長年大
嘆真寒酸，供給兩難祇自慙。計窮不如遣使去，依
然釣艇任東南。可知消受俱有數，強求繁華轉不
堪。華堂邃宇誰家屋，虛舍數間儘可甘。桂棹蘭槳

庸書

二十

二十五

吾無羨飄飄，一葉天地擔。

客嶺南

學劍不成棄學，買腰錢十萬江湖路。去年殫家客
嶺南，販得合浦珠無數。羊城天荒米似珠，家貨見
女輸官賦。客復年少且索居，金錢不惜輕擲娶萬
里。故鄉路遠蛇虺盛，收慢藏道傍疑買舟。順流雙江
口，灘急石峻嗟愈險。蠟夜半高歌且酌酒，虎視鄰舟
盡屠兒。登時欄入恣攫取，二三花貌生別離。客欲
潛蹤計無出，倉皇跳身入水潛。前灘漁師識風息

從井救人心傷側匍匐水面抱登舟手足半水面
薰黑須臾氣煖呼還醒客涕漣如稱恩德漁師長
嘆亦嗚咽酌客水漿爲客憐謂我浮生如夢寄母
胎誰見齋一錢石火駒隙吾覩破蘆港夢洲年復
年垂釣何嘗設芳餌結網何嘗涉大川風波少處
魚鰕侶蓑衣笠妻兒前君今遠遊大畱戀燈蛾
黠爾徒迷連客聞斯言通身汗花空芳澤柳空妍
月白風清誰穩臥願斫釣竿坐釣船

子桑

庸書

卷二十

三六

米價今年賤如土一錢十斗誇大賈雞豚狗彘飽
粒餘倉庾各家成陳腐可嘆我生似子桑昏暮向
人叩門戶晴和採蔬堪自娛無如十日皆淫雨自
從典衣書劍空顏淵埃墨不漸釜朱陵洞前敲石
崖道人青精何處補頽飯郭兒懷古人鄰里鄉黨
憐終窶天道如今真難言富家狼戾貧家苦還喜
良朋我子與暴糧自來晌日午勸君泌水且忘饑
春光轉眼知無數

公子

公子豪華吾無願何人下箸日言萬豈無終窶嘆
營懸解錢曾不能一飯性命講求忘晨炊客來空
山採蕨獻淡泊共甘吾志明縛茅成屋樂貧困課
兒知書正童蒙收拾放心學謙遜學成喪志貪豪
華博聞強記寧頑鈍

餽遺難

老安少懷聖人願如何餽遺動費萬富者無計緩
追呼貧者何能飽再飯百孔千瘡剝補難監門連
年空圖獻馮家珊瑚如土直縣官束手敢言困舞

庸書

卷二十

三七

文頻傳畫墮人鮮衣怒馬日掛遜自稱投界知何
時虎翼蠶尾孰利鈍

泣勸

聽我歌歌滄浪奉勸世間人勸君早輪樞一限輸
一限全家坐福堂一年了一年雞犬樂安康如何
世間人癡頑莫思量或妄意思赦或藉口早殃前
限遲後限推延逞豪強今年似去年逋負徒張皇
更多一般不良死聞差泥門鼠竄忙挈家攜子匿
溪谷差退復歸最無良累及他人恬不顧人面獸

心賊行藏究竟分毫欠不得枉遭監禁斮楊漢
怨胥役如狼虎終是自取這甌囊從來踐土食其
毛正供輸納本綱常况值 功令森嚴日毫釐稍
欠身家必毋謂紳衿護身符律例責備比犯賊擊
解京師十有九流離管辱行道傷所學何事名實
頗倡先勸輸記莫忘聽我歌歌滄浪戒自取毋自
戕官長非無惻隱心撫字腸催檄飛如雨白簡嚴
似霜席多未煖立挂叅章考成議處張代李僵嗟
哉兵燹後觸目荆棘場亦知子遺盡此儔剗肉難

庸書

卷二十

三六

補瘡亦知鬻子并賣產無主克承當無奈重法不
可犯無奈公賦不可荒吾今作歌勸痛切淚成行
文詞不雅馴衷曲實悲涼勸君節壽諸般費錙銖
絲粟算計長熟思審處了公事家家安飲自在湯

悔衙門

幼就塾師能識字稍長亦能知書旨初謂舉業學
有成手段何難攘青紫連赴有司童子科道旁撿
棄如敝屣盡付祖龍何爲者學庸語孟眞廢紙怨
悔蚤年擇術疎翻身衙門充徒胥刀筆爛熟工搶

縱下上其手巧於狙銅章墨綬遭滕徽微繪芳餌
行苞苴清節廉名俱損壞羊續不復卻飽魚裘馬
居飾誇都郁全是閭閻膏脂餘久且郡邑衙門意
未足儼然院司一吏書時復障天作雲霧時復呼
地作馬驢百姓命脈遭斫削朝廷錢穀遭侵漁屬
官牽制愁掣肘未謁上臺先謁渠一年兩年惡滿
貫太陽當空了諸案官貪吏蠹行埽除地方惟喜
出塗炭赭衣有時赴市曹輕者亦難免流竄骨肉
團團相向哭如何獨遭諸苦難自言此報非偶然

庸書

卷二十

三九

自悔此罪不可追識字聰明終誤人錯入路途有
冥判寄語天下諸官司受祿朝廷畱地岸某等實
能生殺人一聽遮藏兩頭散還勸某等諸後身鑒
我前車時醒喚人在公門正好修好人落得做好
漢嗚呼人之將死其言善聞者聽已齊讚嘆

賦

春雪賦 館試

氣敷東陸候屬青陽空土膏之發脈忽六葩之載
翔寒欲去而徘徊將霽而蕩漾儼青女之降紫

陌恍驪臺之出扶桑當其玉漏未停代素娥而宜
耀雞簪將曉舞封姨而彌狂外壺之圖方展樹皆
垂銀白練之影長曳絮間飛觴輝分青黎之間光
射白玉之堂漠漠天際蘇子之銀海欲花霏霏階
前袁安之高臥若偃雨乃艸萌林苑花發建章車
塵淨而人遊蓬島鳥聲潤而音和宮商桃李一座
春咸志於程門之立玉燭四方調無事乎夜半之
訪有時闔闔晨開禁樓畫敞映瑞彩於御爐灼瑞
花於仙掌陸離乎千官劍佩璀璨乎兩行仙仗庶
民登春臺而祝兕觥太史卜豐年而紀倉箱斯固
一人之法天而法地抑亦羣工之變陰而變陽於
戲贈雲霞舜甘霖應湯惟物呈瑞惟天降康必仁
愛歎乎下土斯庥徵答乎彼蒼稽古帝王之時若
而益信吾 皇萬壽之無疆

庸書

卷二十

三十

庸書卷二十終

庸書二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同朝張貞生撰貞生有玉山遺響已著錄是集爲其
子世坤世坊所刊第一卷爲講義十條二卷至十
五卷爲文十六卷至二十卷爲詩末附館試賦一
首貞生家居構我師祠又捐宅爲誠意書院講學
故所作多近語錄藻麗非所尙也

安序堂文鈔二十卷

〔清〕毛際可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序堂文

鈔二十卷》提要

序

人之材能不相爲兼其有兼之者又往往
之名所掩此蕭子顯所爲發憤于嘗著齊書勒成一編而但以筆蹟得名爲可笑也吾讀會侯先生集而不能無感焉會侯先生以文章騁譽海內久矣膺鴻博之名與一時淵雲枚馬相頡頏雖數奇不偶文章之得名不爲不厚至其政事之才置之古循吏傳中會無多讓祇以仕路坎坷屢挫不復振而世亦無能知之者匪惟無能知之而已或者
安序堂文鈔
張序
因其不振且並疑其文人氣習必不長于政事者則子顯之恨吾又何能不爲先生掩卷三嘆息也先生歷宦無論以予從先生游自先生之令樂城始樂城梁州之巖邑也先生徵北無贏耗兩造之聽無束矢行其庭不見其人門以外雀可羅而蟻姑之山聲不至於耳也當是時先生非守外艱去且內擢矣服闕補浚儀地大而首創戴星出入勞至不辨牝牡先生之于吏可謂勤矣大小之獄察必以情繩約諸曹史兢兢奉文書主畫諾莫敢一

搖手先生之于吏可謂慎矣邑賦十萬有奇少屬
 厥富可比封君而先生日食杞菊曾不染一爵先
 生之于吏可謂清矣報最已成徵書方下而無端
 墮于三言之杙則豈可謂非天哉然自先生解組
 後予以公車往來羹門道上摩先生去思之碑寒
 日霜光與仁侯姓名相映射延佇低徊不忍舍去
 渡洪河訊問舟人語及先生秋歎泣下猶若屬人
 之思召公則先生又何嘗不暴白于天下耶又先
 生令浚儀時做里有謝生允文者善繪事薄遊河
 朔還至大梁以病歿貧不能歸骨遂築葬城闕予
 言之先生欣然解清囊募昇夫而返之首丘先生
 之仁及旅骨如此而况浚之人乎宜其久而弗諼
 獨留直道於毀譽之外也吁卽此可知先生之政
 事矣而世但以文章名先生亦淺之乎爲見哉先
 生往爲松臯集序序之近著蒼古峭拔波瀾壯濁
 氣格視昔益迤然予獨惜先生之兼長翻以其所
 賾重者掩也故舍文章不論而專論政事昔歐公
 有云文章但能潤身政事乃能潤物然則兩者之

張序

張序

二

輕重固有在而先生僅以文章得名是又子顯筆
 蹟之類也先生必以予爲知言
 康熙二十八年歲在己巳夏六月楚黃張希良拜



張序

張序

三

安序堂文鈔總目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姪趙倫越千
男士儀幼範全校
士儲待旃

卷之一 論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安序堂文鈔

總目

一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記

卷之十一 記

卷之十二 傳

卷之十三 傳

卷之十四 碑狀

卷之十五 墓誌

行述 行畧

墓表

卷十六 辯說贊

卷十七 議對題詞

卷十八 跋書後

卷十九 文

卷二十 文疏賦紀事

安序堂文鈔

總目

二

安序堂文鈔卷之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子房擊秦論

昔張子房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余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觀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令擊之而中其

安序堂文鈔

卷一

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為而復不沉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越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于前蒙恬疑之于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于一髮使其不死于沙丘而死于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于遽屋耶余故謂荆軻刺始皇于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

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于兼并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或有詰余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余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于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于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于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以秦之暴虐天不令扶蘇得嗣其位况亡秦

者胡已明示其意耶從此發論日光如炬

安序堂文鈔

卷一

二

請出荆軻天然陪客結語雙收尤見老筆

項伯論

嘗讀史至楚漢之際高帝能誅曹無傷而羽不能誅項伯未嘗不嘆楚之失刑也夫伯於羽爲同姓所云休戚與共者也而其心止爲漢謀人臣不忠於君不誅將安待乎或曰張良有厚恩於伯伯爲良謀自不得不爲漢謀也曰子亦知朋友之義與君臣孰重乎伯之報良者私恩也其事楚者公義也方楚欲擊漢時伯夜見張良而引與俱亡去朋友之義已盡良不聽則亦已耳乃與之共見高帝

安序堂文集

卷一

三

且約爲婚姻其意果何爲耶甚至拔劍起舞以獻高帝推其心可以推刃於羽亦將不惜爲之也羽之亡伯實致之烏得爲伯恕哉或曰王者不死卽高帝死羽之爲羽未可知也曰夫謂王者不死乃後人成敗之見耳假令范增之謀得行則高帝必不免矣彼田橫張耳之屬果能困羽於垓下乎且後世若齊梁五季諸君其才智不必大過於羽而皆延國數世則謂羽之必亡者亦徂于成敗立論而不觀於世變者也然則羽之亡非伯孰致之乎

況其後羽欲烹太公又因伯言而止是伯之心無日不在漢也豈止爲張良謀哉或者又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此時漢勢已成卽烹太公楚亦無救於敗伯之言未爲失策曰嗟乎天下有同此一言而自其母出之則爲賢自其妻出之則爲妬者夫太公果不當烹也乃楚之諸臣不言而獨一伯汲汲言之蓋伯之心惟恐太公之見烹而巧爲置辭以對豈真計及於楚之利害也哉又其同時有丁公者爲楚將迨漢釋高帝於厄高帝卒誅之以爲人

安序堂文集

卷一

四

臣不忠之戒夫丁公之釋高帝不過一時縱敵之罪初未嘗始終有意負楚如伯之甚者也而或誅之而或封之何以服丁公亦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也乎故高帝能誅曹無傷而羽不能誅項伯吾又未嘗不嘆漢之失刑也

不誅項伯非獨項羽失刑卽漢高亦後失刑名論層出百轉不窮置之眉山集中當是老泉佳作

趙奢論

趙奢與秦戰下令軍中日敢以軍事諫者死軍侯
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其後軍士許歷請
以軍事諫曰秦軍氣盛當厚集其陣以待之又日
先據北山者勝卒因其言以有功封許歷為國尉
余日拒諫大惡也國家尚以此償事况决機兩陣
第一以落
之問乎古良將之受諫而克敵者不可悉數即宋
襄成安君之屬不用善言以致敗千古為之惋惜
然猶未嘗威以斧鑕如奢之甚者也夫陣之當集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六

與北山之當據奢苟能早知之不必待許歷之言
而始從之也如必待許歷之言使歷自愛其死鑒
于覆轍緘口而不言則秦趙之勝負尚可必歎後
之論史者日奢恐進諫之人語泄而聞于敵余日
否否善馭衆者當使若腹心臂指之相親而又申
明漏言之禁如秦使白起代王龔將其事大于一
夫之進諫遠矣未聞趙人之知之也乃鈴閣深嚴
之地使人不敢一進秘謀而虞敵人之我何然則
為將之道必獨斷而始有濟耶又有為奢解者以

為軍侯之策誠疎而許歷之言適當夫成敗之計
此事之不可以一槩定者不知軍政之大信賞與
必罰而已今以軍事諫一也而斬與封互異則三
軍之衆惶惑莫知所適從吾恐奢此後亦將無以
令其下又何必論其言之當與不當哉昔吳起為
將有不待命而斬殺以還者卒斬之以為違令者
雖有功必誅審若是許歷亦可斬也然而許歷必
不可斬也則甚矣下令之誤也後其子括敗于長
平死者四十餘萬從無一人預言其失策意括徒
安序堂文鈔 卷一 七

此文當分作三段看皆先案後斷特用筆變化
出沒無常如行雲之自為卷舒耳末以趙括作
結豈亦妄戮軍侯之報與

孔子刪書終秦誓論

說者謂孔子刪書而終秦誓知秦之必繼周也余獨謂不然孔子之錄秦誓嘉秦穆能悔過與其思一个臣可爲後世法非有意于秦之得天下也古之王者必積功累仁而後受命秦之先無勲德可紀徒恃富強以蚕食諸國其得天下者幸也考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鼎始入于秦相距幾二百餘年使數傳而後卽以胡亥爲之君李斯趙高爲之佐而列國之主又有漢高其人者則秦之亡豈發蒙振落耳抑何以知其必能繼周而于刪書三致意耶吾謂聖人之能前知者如柴之來由之死匡人桓魋之厄自信免于難與夫百世可知之論皆權衡于理而信其必然非若後世僧一行李淳風之所爲而流于讖緯機祥之學者也若大秦之得天下非理之常也幸也孔子何從而知之且六經萬世立教之書也使秦誓果有當于聖賢之道雖其後如檜薛之微不得因其子孫而廢之苟其不然而終秦誓者徒

宋序堂文鈔

卷一

八

以其繼周之故假令義帝後繼秦而有天下亦將并存檮杌諸書乎故知其爲附會之說無疑也或曰然則始皇沙丘之下孰知之而預爲之議曰此其事不載于正史無足深信脫有之或鬼神陰爲之謀以禍祖龍之魄卽如魯恭王毀孔氏宅而聞金石絲竹之音亦豈孔子之所預計哉

人謂書終秦誓知秦之繼周也詩首寺人知趙高之禍秦也此皆傳會之說篇中說得孔子極平常正是蓋高聖人處有功六經之文

宋序堂文鈔

卷一

九

狄梁公堂

昔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賄雙陸而勝褫其所賜之服以與家奴一時傳爲美譚余謂梁公可謂失計之甚矣北一說正說以下五轉純是曲說夫天臣不幸處嬖亂之朝雖云委蛇善全以觀其變然猶必慎威養重使小人微知有所憚而陰以樹善類之機未有毀棄坊簡僉侔于嘗試爲功甚至舉衣服之在躬者以爲孤注幸而勝之得褫其服而昌宗輩本市井小兒總無足爲輕重萬一不勝使昌宗亦褫其服以出吾不知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

梁公何面目立朝廷之上而異日張東之諸人又何以出于其門而無愧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勉從武后之命決非嘗試以至敗而余謂不然蓋昌宗日侍宮禁其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一旦以千金之裘令之決賭未必不特擅其長而謂昌宗之必敗吾不敢爲梁公信也又起一議文法知難行空中又有謂梁公當日已袍爲大臣奏對之衣而斥昌宗爲嬖倖之服稟稟正氣已可奪昌宗之魄昌宗技雖精無能爲此又究論于事後而不免爲傳會之見者也夫人

情所最嚴者莫如主僕然使平居勃然六博相逐雖欲臨之以威而主未必其常勝僕不必其常敗乃謂區區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而并繫其手豈得謂萬全者歟嗟乎梁公之所以不辭而爲此者凡委蛇以爲復唐計耳但同時有宋廣平者與梁公並取重于武后而廣平常呼昌宗爲卿甚且欲擊碎其腦未聞以此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於雙陸之勝與不勝與服之褫與不褫惜哉不從武后之命可也此更稱梁公爲婁公師德所薦而師德欲人唾面自乾必其時大臣風旨所向每有過出于安此者自以爲善全其用而不虞失計之至于此也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一

看得梁公褫服不過彥道決賭卽勝不足爲榮自是儒者正論
設身代梁公每畫真是僉倖不覺危悸爲之汗下愛慕之至過慮乃爾豈是翻案求疵耶

孔子作春秋論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爲千古定論而後之學春秋者求之於書法間曰若者舊文若者聖筆似魯史原有大書特書之例孔子止更定于其間則亦與刪詩書等耳何以謂之作乎夫春秋其文則史史之爲體辭繁而不殺往往以文勝質古今紀載之書皆是也孔子以爲不足使亂臣賊子震心而賦曰創爲之大書特書以起義而筆削則削者固因其事之可載與不必載而去取之非僅更定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二

于書法以爲筆削也蓋聖人出言爲經可以一字定褒貶故左氏既傳列其始末而公羊穀梁更精斷其是非同異然後書中微言大義炳然如日星焉使魯史而亦簡括其詞若考仲子之官鄭伯使宛來歸訪之屬則左氏公穀必不因區區史官之紀載而爲之傳其去介甫所謂斷爛朝報也寧有幾乎竊謂魯史如涑水之通鑑而春秋書法則如紫陽之綱目固可比類以見也或曰春秋果非舊文則夏五郭公何以書曰春秋得之口授數傳而

後或致疑誤而不可攷故左氏公穀間有互相抵牾

者似亦史闕文之意焉耳夫使舊文之殘缺無當如夏五郭公尚存而不削則孔子之所削者又何等乎未可以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說爲盡足據也或又曰子亦猶度于千載後耳何以使人信其言爲不可易曰吾于春秋之絕筆而決之春秋終於獲麟門人欲紀孔子之卒遂倣其遺意續魯事以續經左氏亦從而傳之然以爲非聖人之書也故畧而不詳自魯哀公十四年以訖十六年每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三

有經而無傳至書孔丘卒後則竟有傳而無經矣豈魯史至此而自亂其義例哉是可見大書特書爲孔子一人之書無疑也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孔子所自作更與孟子相發明也夫

春秋書法若止筆削舊文則書孔丘卒後何以無大書特書之例扼定作字似孟子豎橫渠先生先得我心故謬欲質之海內未敢自是也自記精鑒不磨可與上下千古

范雎論

傳稱范雎以須賈故避仇于秦。易姓名曰張祿。為秦相。其後須賈使于秦。雎敝衣來見。曰。臣為人庸賈。買意哀之。留與坐飲食。以綈袍賜之。及入謁。雎庭辱賈。且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古今言故舊者。多引以為口實。余曰。否。嘗讀賈為魏與穰侯書。議議在虞卿陳軫之間。卽其謝罪于雎。亦曰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賈之自負。亦非小者。豈不知雎之非庸衆人哉。使其尚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四

流離瑣尾。爲人庸賈。聞賈至。當避匿之。不遑。豈有覲顏仇人之前。以爲衣食地。此庸衆人所不屑。曾機智勇辯如雎者而爲之乎。且爲相數年。氣體之間。必非一飲一飽所能掩者。故賈一則曰范叔有說于秦耶。再則曰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賈卽不知雎之爲張祿。而其得志于秦。賈不聞而可矣。豈真爲故人戀戀耶。或曰。若然則雎何以不知而爲所賣。余曰。戰國時。卿命往來。雖有爭戰。不誅其使。况雎欲得魏相之頭。則其使不得而殺也。

殺之。不可縱之。不甘于是。使黥徒夾食以雪其憾。而緝口于綈袍之故。殺其須臾之死。此雎之巧于詭譎也。然則古今人皆囿於兩人術中。而兩人未嘗不相喻于不言也哉。

兩人互相半籠處。千古明眼人。都被瞞過。得此文洞若觀火。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五

霍光論

武帝崩遺詔以前捕反者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
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霍光為博陸侯時衛尉王
莽子忽侍中揚言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
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醜
殺忽余為之反覆太息而已知光之不能以功名
終也夫捕反者之功當封也武帝何不行於平日
而必待遺詔以從事從來事之曖昧不可測而權
臣奸相用以賞其所愛誅其所不快者必托之以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六

遺詔如始皇沙丘之詔是也卽封爵果出武帝使
光聞忽言而固辭於幼主心事猶可以自白乃必
讓其父而殺其子則異日以寵利居成功俾子及
兄子皆為列侯而滿盈適以致敗不於是基之乎
嘗讀日磾傳何羅謀為逆日磾陰察其動靜以故
久不得發後何羅衷白刃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磾
梓之殿下得禽縛之是始終皆日磾力耳光與桀
身為大臣既不能察之於事前又不能制之於臨
事假令何羅之逆謀得成光尚不知死所乃日

磾之功以為功何其無愧色也且漢法非軍功不
侯若公孫弘平津之封已非祖制而以定一匹夫
之變遂致多人列土分茅恩澤亦為甚蓋其後哀
帝以息夫躬等告東平王祝詛之故歸功董賢得
封高安侯未必不以光為故事也又日磾當日以
帝少不受封豈光顧可以帝少而受封乎蓋日磾
亦心知其非而不欲明言後歲餘病困光白封日
磾卧授印綬一日而卒蓋亦施之於其臨絕憤亂
之際耳使日磾不死吾知其不受如故也若日磾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七

者真不愧大臣矣桀固不足責史稱光小心謹慎
又曰沈靜詳審而乃為此卒貽後禍豈不惜哉
推論盡致如山川出雲滄鬱迴旋不能定其起
伏之迹

安序堂文鈔卷之二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復同寅柯茹蘭書

昨暮人定後蒙遺急通至傳來諭慰畱甚切更接
郭巡憲手示若以際可終養之舉於忠孝均為無
當且勉以大孝顯揚之義詞旨愷摯不啻家人父
子復命際可傳慰老父時老父已就枕際可秉燭

安序堂文鈔

卷二

榻前反覆跪誦老父威極涕零以首叩枕而謝自
謂愚父子廉肝碎首未足仰酬萬一也然有不得
已之情不得不剖露于知己者竊際可賦性庸鄙
嗜慕顯榮非能如古張翰陶潛之流脫屣一官以
為高者也猶憶康熙丙午候選燕邸歲餘始授貴
州黎平李官未任裁缺復以徽憑親至黔省往返
蠻烟瘴雨中計程萬二千里未旬日復有改授城
固之命道遠裝空百計稱貸學家三十餘口買棹
溯逆流而上夏秋戒途冬幾抵任艱辛萬狀始得

一官今已數載亦思養祿待遷以期寸進自非病

狂失志孰肯飄然而長往者實以老父景逼桑榆

久思鄉井而此邦風土飲食不甚相宜兼以城邑

荒逋未蠲歲額久闕踵決肘露仰屋計窮在際可

以身許國生死禍福久已置之度外而老父年耄

慮深鰥鰥過計謂每歲賠累無盡將來連負糾經

恐致歸里無日即如客歲除夕躬進椒觴老父署

門云六千里遠道當年空懷捧檄之心七十五老

人何日得遂首丘之望際可委曲異言謂歲除家

安序堂文鈔

卷二

慶不宜作衰輿語遂勉強易以他幅嗟乎為人父
者焦勞如此而為子者尚能傳呼視事宴然民上
否耶今老父展轉躊躇謂際可幸蒙不世之遇而
尚爾求去是為深負意思遂令際可勉畱供職而
決策束裝先歸嗟乎際可父子一身相依朝夕乃
一旦睽違兩地將風波舟楫之險誰為維持起居
簡牘枕簟之微誰為問視即使吾兄省躬置地尚
能傳呼視事宴然民上否耶又聞憲語謂老父既
已隨養官邸即與終養之例不符伏讀律令謂父

母年逾七十別無次子者許其終養並無已經隨任不許終養之文近則邱叔如李太史戈待御諸公皆以父老思鄉請假侍親回籍雖近臣外吏品位不同而屬毛離裏天性則一况○數○文○解○完○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如從龍舊族向無終養之例而特出宸斷破格推恩許其歸養則區區島島私情諒亦天朝所憐而鑒允者也伏冀代陳苦衷得蒙疏請則際可父子餘年皆拜仁人之賜矣臨楮惟有惶悚

安序堂文鈔

卷二

三

先說本不欲去後說只得求去一抑一揚此是文章結構次第之法至其篤摯真切語語從肺腑中派出陳情而後罕有其比

與稚黃兄論私謚書

昨徐武令枉駕辱以其內子吳夫人行狀見示情文悽惻所謂讀之增伉儷之重獨私謚以孝淑鄙心竊有未安也夫私謚非古昔人辯之已詳但人或于師友易質之後問得之宗黨所傳與夫學士與人所頌被之令名猶有不以私廢公者至于婦人之行不出門內聞武令之尊公先生久已遐逝蘭若而易名之典又非令太君所得參者則孝淑之謚專以武令爲政矣不幾近于私耶即云默塋

安序堂文鈔

卷二

四

之爲康展禽之爲惠不妨以妻而謚夫然惟默塋展禽之賢故天下後世共信其妻之言爲不可易後人似不得遽引以爲例也且謚有美有惡古人稱天以臨之即若靈若厲臣得以加之君子得以加之父其嚴且重如此幸而武令遇孝淑之妻得易嘉稱以垂不朽萬一所遇非孝非淑將何以爲謚歟如謂可謚則予以謚而不可謚者則姑置之似謚止爲褒美地下之具爲善者有以勸而不善者無以懲殊非古人立謚之意也夫私謚而無當

于古人立謚之意何若不謚之爲愈乎又聞吳夫人臨歿時猶以冬衣進共如平生慕樂羊子皇甫規妻之爲人而損蔡琰謝道韞輩則孝淑之實蹟行狀者自得之不必特表此二字而始著耳大兄晤時或以此意婉商之倘以爲未然希卽有以相後弟每樂誦大兄往復辯難之文倘能教我我不逮則又幸甚

詞義嚴正可以杜後之私崇其親者筆亦振宕有神

安序堂文鈔

卷二

五

復徐武令書

前平叔文仲

僕九歲習制舉業讀尊公世臣先生暨吳君錦雯文繼閱西陵諸子集又盡得其詩古文辭讀之暇後于尺牘選中見足下書翩翩庾亮也蓋蓄之胸中者久矣比歲往還會城聞尊公先生已托迹方外錦雯亦遠宦以歿足下方浮沉酒徒不可蹤跡間與家五兄稚黃言而嘆息今冬僕遣兵僱移家武林足下惠然而來掀髯譁笑爽氣逼人因出示所著故吳夫人行實併示尊公報錦雯地下書始知夫人固錦雯愛女也僕胸中數十年所欲見而不得者皆恍忽遇之不禁愴然有懷徐玩足下之敘述詳贖思致綿渺又不禁益增婆娑感所云文生於情信哉獨私謚孝淑疑爲非古因念家五兄賴于議禮遂作札往問不意異書中已先持此論又不意遽應足下清照也惶悚之極非接手教謂出于族黨所迫殆不自知其過何敢曲辨嗟乎文人善下末世所難足下乃不鄙遺若此則信乎足下真古人矣雖然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昔漢武雄主翁

依回帳中之覓荀奉倩一代名士亦竟以悼亡頌
彼不過縈心婉孌天下後世尚諒其情有不好山脫容已
者而恕之今以善事二人綜理家政之故得此日所意足惓惓乎
不怠地下僕又何譏焉抑大人之賢雖無間于族
黨未必人人能悉之也或因僕輩往復諸書而孝
淑之名益彰竊謂稍有裨于逝者又不止爲足下
觀過知仁而已不宜

信筆叙來而友朋存歿之感交游亮直之情俱

縈繞紙上

安序堂文錄

卷二

答吳繩武書

前承委壽序此翁行實尚未甚詳因千里途遙不
及再實記室筆燈約畧屬紳恐不足爲屏幃之光
也雖然臚列生平亦屬近文惡習古人如昌黎盧
陵輩銖不兩兩但僕以無鹽未加杜飾而藉口于
粗服亂頭足下當齒冷耶

語簡而雋極中近日頌禱之弊

安序堂文錄

卷二

復同僚呂敬芝書

昨閱堰因遊宦家臺樹杪新綠染人衣袂泉淙然
出竹石間品之幾與中冷錫山等裴回日暮不能
去及歸暑接手教戀戀故人若以弟之終養告歸
爲太遽嗟乎身如麋鹿見長林豐草而喜矣何能
復與諸公並驅爭先也

文如冰壺雪梳讀之可以消暑

安序堂文鈔

卷二

九

與仲昭諸子書

足下與賈貽諸子招飲與伯斐園夏木陰翳時禽
變聲相與蹕長隄俯危樹水中雜花蔓生如界瑤
瑤石峯嵌空歷落旁穿側出不異河陽山樵筆意
薄暮酒行座無拘忌主人或飲無筭爵客不能酌
者半蕉徐引而已兼以醉墨縱橫清陰間作屈指
平生未獲多邁昔蘭亭桃李園諸宴集類皆叙述
悲涼使人隕涕僕謂我輩偃抑窮愁已非一日當
此良辰高會乃復俯仰陳迹慨尤陰之易逝是人
安序堂文鈔
世了無伸眉時也况僕客秋流離鋒鏑間草棲露
宿真少陵所謂間道暫時人耳豈意復得與諸君
子品題泉石雜坐飛觴如此夕哉乃祖望竟卧病
不至牛潛子使君迫于公事匆匆入城蓋思丹雘
又以道遠先後辭去宿斐園者僅馭鹿葵符而已
而武令子容又爲不速之客因嘆友生聚散雲變
騷騷不可預料如此又何有于世事之茹枯與夫
身後之毀譽得失耶侯風日稍和當扁舟到門更
作竟日飲郵筒偶便草佈不宣

似唐唐人箋讀之慨然

方以古人宴集敘致悲涼爲過而此文末幅更或甚焉志士多悲蓋不自知其一往而深也

復張石虹太史書

客秋抱病伏枕忽接手教并惠安序堂文鈔序反覆低徊繼以感泣不覺霍然而起也蓋從來立名非其雖聲譽遍海內而晚節末路猖狂顛蹶若有鬼物陰來收之者亦有生平泯沒無聞而得一二立言君子爲之表章而揚光之遂得聲施後世求之史冊往往不乏際可自歸里十年以來放浪形骸自分與草木同腐朽而先生公車所歷於梁苑吹臺間拂拭殘碑兼徵信典論以下及於舟子牧豎之口發爲文詞赫赫動人耳目至比周人之思召伯出於鄙人意想之外也猶憶庚申避禍之日兩河父老羣起訟冤而蹈水往來竟有僵死於河干者時吳君天章目擊此事爲長歌以商其義且生祠去思兩碑南北並建若明燭當事之怒而不顧際可不知何以得此於沒後每一念之惟慙汗浹背而已至先生太息唐宋遼金元諸史之溢而欲繼龍門後勒成一書謂人之可傳者不數事代之可傳者不數十百人且臯夔伊呂所歷何階黃

炎子孫未聞盡傳。乃後之爲史者。序官階則一牙
牌難盡述。世家則直如譜牒。蕪蔓極矣。長此安窮
先生快論爲從前所未發。際可雖非鍾期。能不擊
節。惟弗因循歲月。是所望於左右焉。爾先生又云
春秋紀災異不紀祥瑞。一切草木之妖可畧也。書
日食不書月食五星之凌犯可畧也。竊謂如梅李
冬實星隕如雨春秋亦備書以示儆。似不宜概畧
而唐宋遼金元諸史之溢亦不在此數行之記載
也。先生以爲何如。外吳君詩附上。以見海內名賢
安序堂文鈔 卷二 十三

盡欲言

語澹而婉較子厚諸書無衰颯之氣論史尤見
卓識崔觴文章在海內而政績湮沒不傳讀吳
天章詩蒼涼沉痛可與石虹一序並有千古

吳詩附錄

河流湯湯河沙揚揚今日苦風欲渡無梁虞
云暮矣長河已水念我使君欲罷不能我有
室家七年不擾繁惟使君孔遐懷保使君罷

議非小人心薄訴於上涕泣需襟裋裳涉冰
寒風浩浩布襦零落傷骨何告使君如父小
人如子父困於災子分於死叫天無辜踉蹌
中野唧感而歿僵於樹下 天子命吏爲民
之故民愛吏死吏別民去民不可活吏不可
留徒然冰泮河聲悠悠 河中吳 雯

安序堂文鈔

卷二

十四

與姪超倫書

初夏接汝書以吾前爲汝父立孝子傳有不甚以能文顯語欲求改竄妮妮數百言情詞激切出於至性吾靜夜篝燈且誦且泣以爲真不忝孝子之後也然吾文實有不可改者五得史家抑揚之體一也家傳貴于傳信二也且見賦性樸朴無所文飾三也映射後段汝九歲能文以徵至孝之報四也吾文已流布海內復入兩浙通志一旦更易恐有識者起而議其後五也總之爲臣死忠爲子死

安序堂文鈔

卷二

五

孝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吾見讀此傳者或擊節太息或涕下沾衣未嘗以其不能文而少之也不然若世之爲碑碣誌誄者不曰總角能文則曰一目數行下詡揚誇誕千篇如一果孰信而孰傳之耶况文人無行古今同慨吾方欲以此語愧天下能文之士而汝引以爲汝父愧何也汝更與召樹叔相商之慎毋慰焉

當入顏氏家誠至性語正不在多

與陳際叔書

前以所撰文奉呈記室足下復加評定更辱賜書其持論亦與家稱黃畧同至于搜瑕摘謬畧無瞻顧則稱黃較爲切直觀者以此疑二君子用意之厚薄僕竊謂稱黃處其易而足下處其難揆厥情事大率有三僕與稱黃雖族屬稍疏按之諸牒同出西河稱黃以弟畜之足下則交稱等輩形迹不能盡捐其難一也僕于文事樸陋無所比數欲然之懷稱黃稔知而足下傾蓋道左未能遽信交淺

安序堂文鈔

卷二

六

言深往哲所戒二也稱黃抱病杜迹庭無雜賓拙集又畱案頭數月句櫛字比畧有餘暇而足下坐擁生徒問字恒滿兼迫以時日筆墨難周三也然自數月來足下固已朋之朋從之末招邀杯酒氣誼日深僕即不敢以所難者遽期足下足下亦何忍終棄置僕邪昨所獻近著數首伏冀寬以旬日痛加刪定俾僕得受友聲之益且使人知足下矜者固有所待非厚僕之意不及稱黃也幸甚不宣

神韵參入晉魏

復徐晉公書

僕遭逢蹇阨於世無所短長謬欲以文章自見然每有著述藁成復悔自謂無常於古作者乃足下千里外遠致書問殷殷獎掖云亡友陳子遜以眉山相擬而足下謂滌紆澹爽有態有姿則誠似蘇至於切理近情嚴密閑逾尺寸雖曾南豐不是過聞命震駭慙汗浹背竊謂眉山文如天馬行空步驟馳騁無迹可尋平生未嘗執筆學蘇卽胸中并不敢存一學蘇之見也若南豐湛深經術斟酌於

安序堂文鈔

卷二

十七

劉向韓愈之間數年來寢食其中未嘗暫釋然自惟思淺而氣浮力輕而韻短此中甘苦幾如溺泥玉石之不可混是足下自謂知僕之文逾於子遜誠爲不易之論而謂足下知僕之文不如僕之自知則固愛之而忘其醜非謂不能辨淄澠而分玉石也臨楮悚仄

中多甘苦白喻語

復施愚山觀察書

前承示大集并辱書情詞懇摯聯以臭味固以膠漆發函惶惑不知所云際可山僻鄙儒才識闇陋始聞執事之名而驚及晉謁左右如坐春風復忻然而慕繼取執事文反覆讀之則目眩腦脹思奮之聞名而驚者猶十不及一二焉執事文博大深醇排宕高潔不名一體而大旨取法於聖人每以不得廁顏閭之列爲恥則執事非今之人而古人也世之能爲古文詞者必斷自執事始乃欲以一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十六

字可不責之際可執事之自爲謀誠周而于知人之明偶有未盡也昔張籍獲交於韓愈凡駁禪商論不能下氣之病皆深切痛言之至于其文章未嘗指議而竄定之者蓋連城之璧不予人以可摘而代大匠斲者必傷指也執事當世之韓愈而際可之於張籍尤萬萬無可比數顧欲衡論執事之文多見其不自量而貽天下後世以話厲也雖然執事下問如此其切徒懇囑無以應似自比于流俗而無以成大人先生謙讓下士之美謹塗乙一

二以備采擇死罪死罪執事又謂天下文人不乏而勝氣滿面驕吝刻深則未敢以爲然也夫世之真能爲文者必循乎道德之塗澤以詩書之氣其持身必靜其宅心必虛其取益必廣未有如執事所云而可以稱文人者况從來三不朽立言居後卽以立言論試進荀楊遷固於前彼能馳騁而顏頑之否耶苟其不能則所勝者不過一二執筆之庸衆人耳而遽自滿假不知其胸中自命爲何等也近執事與茗文先生共語謬以際可爲廉吏而

安序堂文鈔

卷二

十九

執事有與友人論廉吏書誦之又_{不覺面熱汗下}執事滯歷華廬垂三十年賣舟自給見于西陵諸子之詩是執事尚不能保其浮家泛宅而際可區區邑令乃食肉衣裘從徒僦屋矯以稱廉不將鬼瞰其室耶明春試後當以近著請益倘以爲可教而終教之則又幸甚

此書轉折有姿真韓歐之筆先生仕宦二十餘年家無一有其不自爲廉者乃所以爲廉也

安序堂文鈔卷之三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與顧聖郊論春秋義例書

承訊及春秋義例春秋無所謂例也然周天無度而以日之行爲度春秋無例而以行事之衰旺爲例間有變例者則又如曆法之有歲差不得不因

安序堂文鈔

卷三

十一

時而更定故屬辭此事春秋教也比事者言言比例云爾先儒謂讀春秋者以日月傳氏名字爲尋常非聖人意一洗後人穿鑿傳會之陋然春秋如化工肖物亦有寓褒貶于一字者是在學者神明于其間而已嘗試論之書法有有義者如討亂賊則削其大夫而稱人爭國而正則忽繫之鄭小白繫之齊之類是也有無義者如會盟征伐公行則書公若卿大夫行則書名之類是也若夫君弑不書地滅國皆取職多不書敗此內諱也桓會于稷

書成宋亂。襄會于澶淵。書宋災故。傳盟于薄。昔釋
宋公會盟而專指其事。此特筆也。又如王不稱天。
羣于桓世始稱公子。桓十八年書王者僅四。夫人
孫于齊。削其姓氏。使人尋繹自見此微詞也。天王
狩于河陽。謂臣不可召君。君弑不討賊。則不書葬。
以罪其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故削其葬而不書。
與夫弑君而或稱國。或稱人。別爲權衡以起義。此
與旨也。以世變考之。隱桓之時諸侯不入覲于王。
朝故凡書相朝相聘者皆以爲罪。莊僖之時列國

安序堂文鈔

卷三

二

悉從令于伯主。故凡書諸侯同盟者雖罪而不掩
其功。其後政遽于大夫而特盟。陪臣竊寶玉大弓
而稱盜。上下升降之間。尤其深切著明者焉。善乎
程子之言曰。傳爲案經爲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
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明乎此則春秋之義例炳如
日星矣。歐陽氏乃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
傳而惑者十五。六僕竊謂使無三傳。恐通春秋者
不能十之二三也。彼徒欲伸其魯隱公趙盾許世
子之辯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當歟。舟次草復伏惟

裁擇不宜

湛深經術可以上下映陸而行文復如觀海望
嶽

安序堂文鈔

卷三

三

上湯潛庵先生書

戊午秋仲待試 闕下得趨謁于左右蒙以道義
文章朝夕砥礪受益良多壬戌春復歉然道故甚
憫其時數之厄而謂千秋名山之業非異人在且
慚且感前月接閱邸抄中知先生秉鉞吳地爲之
忭舞屢日非徒以向忝折節之愛得附于交遊光
寵已也大抵榮顯之地得之欲堅則求之必力勢
不能不取償于下而下復望風效尤是立曲木而
求其影之直也聞先生當東山高臥時已澹然當

宋序堂文鈔

卷三

四

世之榮利乃無意而登宏詞之選又無意而掌給
闕之司今復膺 當宁特達之知爲千載一時之
遇而先生非有所希冀圖慶于其間不獨際可
信之而亦天下所不謀而同詞者也夫人情于無
意而得者既無所敦索于其旁又無所掣肘于其
上卽中材亦能循分自勉而况乎先生以聖賢之
學自命當世所慕爲裴中立范希文一流者乎吳
中賦重民疲兼習爲機智先生撫之以慈馭之以
公行之以斷且值 聖天子右文之日崇學興教

易俗移風直指顧事耳茲因僧自澄北回之便順
候興居伏惟爲國爲民自愛幸甚

湯公德澤在人爲吳中數百年未有此書逆遺
于未任之先期望諄摯非鶴舫不能言非湯公
不能受俱足上下千古

宋序堂文鈔

卷三

五

復叔損書

適使至又辱賜書反覆數百言如享爰居以鐘鼓
徒惶駭而不敢戢翼至于謂僕頗能虛受則自許
可質天日也僕向有霞綺閣集同人句字商榷綴
以片紙幾如百衲後遍行天下惟愚山先生集彷彿
相類其餘稍加雌黃即面發赤不欲其詞之畢
矣曾記西冷有俞子季璫者年少工詩餘僕日與
周旋且以小詞屬其點定或有謂僕者曰聞其人
尚應童子試僕應之曰其人即不應童子試何若

安序堂文鈔

卷三

六

言者逡巡而退嗟乎吾輩較古人不啻海木之一
勺即日親直諫之友日聞指摘之辭猶恐疎畧而
無當乃以展鼠之腹自滿何也承詢及選事從不
敢有徵索之舉然比年以來蒐羅頗富如足下秘
笈所藏皆是也凡例尚未屬筆自騷賦六朝體外
皆所必需而鄙意確執非有篇稱數十首者集不
入選夫伯倫酒德一頌亦自千秋然以律今人則
不可竊謂未有生平著述自命而止欲以寥寥數
言行世傳後者也且以一二篇而登選則凡試錄

制莖之序生祠設墓奠祝之文偶爾染翰旁情捉
刀莫不思涸壇坫希付梨棗汗牛充棟豈能盡之
足下文哀然成集幸以最得意之作及黃公所亟
賞如稻香樓記之類命侍史繕錄見惠為快僕來
遊三楚落落無可語惟得安陸守江度遠文及大
作為虛往實歸耳又近物色得一李巧行徑奇僻
為此地向所不識者僕為之立傳其詩與李屹瞻
徐電發共讀之共相嘆息足下再一評定之至古
人臨文自名如宗元居易之類無單舉一字者嗣
後入集必以連稱為古特愛琅琅不宜
情致綿邈尤覺虛懷若谷

安序堂文鈔

卷三

七

復王夢舫太史書

前蒙翰教下頒際可循覽往復出入懷袖漫滅幾不可讀始置之篋笥然至良朋高會尊酒論文又未嘗不出以相示也執事詩文弁冕天下已三十年今聖天子興學崇文求真儒以備顧問應運而起者非執事其誰屬乎顧乃盛相推讓以爲不戰而自屈且慚且懼不知所云竊際可少以制藝頗竊浮名受知於孝瞻毛先生毛先生者執事及門士也意欲稍自振拔得附於漢世傳經之學以安序堂文鈔卷三

無貽門牆羞初慕近代歸震川文不能測其涯際遂取童時所習史漢大家諸篇規程而探索之始知源流上下邇有師承然每一執筆屏營萬狀向有霞綺閣一刻捫心自訟既成復毀同學數子濫加訂葺復集爲松臯一書繼念侍史繕寫未足適政大方不若廣之梨棗以求海內先生長者之教益而執事不痛加鍼砭反比擬逾涯乖其始願豈亦以世俗之見相待耶抑以門下士之故愛其私而忘其醜耶至於有韻之章尤有不敢自飾者際

可認角習詩顧賦性迂懶頽然自放不樂爲工麗之詞每見時賢行卷妃黃儷白相習成風凡某巨公招飲某名卿賜顧必鋪敘揚甘言可市自惟生平如此榮遇亦屈指可一二數而求之拙集篇目闕然以是知寂寥篇什不足以弋榮名而投世好且既肆力古文精力短淺不能兼綜並致故絕筆不爲詩者十餘年歲甲寅避寇窮山偶得詩餘一冊勉效其音節日課數首以消旅况頗爲西陵諸子所稱賞然亦無當於作者也今天下之士雲集景從畢集闕下文尚臺閣之宏侈詩崇應制之駢麗而際可所區區晨夕者乃震川之樸學與花間草堂之蕪音薄祐之人所習非所求若南轅而北轍豈亦有數存焉否也聞命之日以福爲災思興朝側席如此其股乃謬以際可輩應詔一身淪棄所關猶小而開斯世以非薄名流之漸卽窳籍窮荒投身海裔未能贖其萬一也屢欲托犬馬之病具牒陳情而當事俱干功令且謂際可作宰浚儀旣以疾辭卽不得復膺民社慰勉再

安序堂文鈔

卷三

九

三報顏就道瀨行與父老約以秋冬之際相待却
門間有泣下者知鄙言之非妄也簿書叢冗久闕
報章臨楮悚仄

樸素無飾辭却自斑駁可誦

安序堂文鈔

卷三

十

安序堂文鈔卷之四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烏程嚴允臻修人

小學衍義序

潛夫葉先生既以所著孝經大全行世復有小學
衍義之續書成屬序于余余謂孝經所以教天下
爲人子弟者毋失其自有之天性而均節品目則

安序堂文鈔

卷四

一

非小學茂由詳蓋人處家庭之際知能之良無煩
學慮然溫清定省之不知麗掃應對之不講饘寒
縱肆而凌兢詭詐之風漸起故天下之悍子傲弟
皆由孩提稍長時有以釀成之誠能于雞鳴盥漱
之餘以迄於日中日夜皆以謹小慎微爲學推之
而處事接物無往而不當則小學者猶夫孝經之
義疏焉耳有明三百年科舉取士士之志場屋者
自一經之外罕所他及本朝以孝經爲試論之
一於是學者稍加涉獵而小學猶束諸高閣昔人

所謂敬信如神明者而漠然置之爲可慨也是書
獨綜其指歸晰其條目繁引博徵比物連類而更
彷彿漢儒箋註體一洗訓詁之習卓然正學之羽
翼後人之津梁哉先生名家子壯時有志當世之
務值明季喪亂遂優遊林壑以方外老然不爲導
引吐納月錄雲笈之篇而以吾儒之學爲兢兢識
者未嘗不悲其遇而知其意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宋真西山先生作大學衍義閱五百餘年而小學
衍義與之並有千古聖賢經籍之顯晦亦若有數

因三嘆而弁其端云

大儒有本末之言足以羽翼經傳而結處以虛
宕勝所以不墜入近人語錄窠臼也

月查集序

三百篇之降爲騷賦五七言近體之降爲詩餘夫
人而知之也然人謂有騷賦而溫柔敦厚之旨以
亡有詩餘而後人之詩終不及于古若以賦與詞
爲屑階者而余以爲不然假令子虛上林之體不
興菩薩蠻憶秦娥諸調不創遂謂雅頌可相沿至
今而初盛之作率不流爲中晚歟蓋運會所啓一
時才人文士乘于機之所自然而踵事增華尋變
入節固有非偶然者康熙甲子夏余謁洛青王先
生于茗上樞衣之次先生盛稱嚴子敷五之才後
數日敷五惠然見過出其月查集見示則先刻其
賦與詞以問世者也敷五爲余同年修人難弟又
嘗侍其尊人司訓桐廬溯三浙歷富春登桐君訪
釣臺棲遲歲月得江山之助故讀其麗情思遠諸
賦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深有合于風人之旨至於
長短諸闕言情則眉動色飛憤時則風馳霆擊蔓
花間草堂之勝而不可以一格相繩洵乎才全而
能鉅也余近與修人憑吊此邦之先哲如鹿門先

生之文。蔡子木徐天目吳北海諸公詩。爲海內傳。誦而詞賦之作。篇目闕然。不無遺憾。今敷五是集。適以補前人之闕。畧或亦地氣之遷轉。有以使之然耶。昔楚無風。而靈均以騷鳴于南。服唐詩較盛于西北。而南唐君臣特爲填詞之宗。往事類然。誠爲不偶。是在敷五勗之而已。

詮詩詞升降出昔賢尋味之外。讀至後幅。可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今世說序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爲煩。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爲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瀛洲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撰輯既專。品騰彌富。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爲指南。卽忿狃或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爲讀之。亦復粲然願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間採一二爲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榻爲脗仲。比諸元明。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綴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哀絕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賸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典午一

代清言流弊而 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集中
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爲鼓吹休明之助有昔
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簡樸高凝如對羹鼎

黔遊日記序

予之適黔非遊也康熙丁未春王予調選得黔之
黎平郡及秋七月始聞李官奉裁之報 簡書在
躬不容中止遂復決策南行嗟乎予見世之筮仕
此方者翹首天末瘴雨之所蒸濡苗蠻蛇虺之所
窟伏舉窮愁拂抑如不欲生况予茲行虛煩跋涉
計人生失意之遇無出予右者雖然 國家汰冗
員以希軍實而小臣自恤其私無聊感嘆是敢于
慰 王命也故予于舟車之際油然任運不異曩
昔壯遊遂次其積日之所記憑吊山川低徊今昔
窮覽陰晴雲壑之變而目之爲黔遊日記至于各
勝所經或掛席而宵征或扁逢而午夢或偶遺於
僮僕之倦告或入厭于長年三老之習聞與夫辰
溪登陸以還連岡複嶺杳不知名傍無居民獲由
考詢皆多所闕畧弗獲備書又前後所爲詩百餘
首其中有若成遇述懷思親寄友之作類偶觸筆
吟無關遊覽故亦止載之別集餘所有者不及十
之二焉嗟乎予異日得歸老田間燕閒披閱慨然

惟陸沉宦海之艱難。反不若隴畝。鋤之逸。罔足爲窮居之一快。且以告夫策仕此方者。風上郵驛。燦然著列。不必問道于溪翁野叟。而因以少舒其窮愁拂抑之意。則予是編之助也夫。

於斐然之中。忽出莊語。操縱在心。備極行文之樂。似從永叔制草序得來。

春風草堂詩序

際可甫踰弱冠。卽受知於孝贈毛先生。先生顧而喜曰。園中得子。文同人謂非耆宿不能余獨決爲後來之倚斯言。藉以不謬。復詢及邑中戶口錢穀之數。皆不能對。則益喜曰。子誠閉戶著書者。時先生方令劍川。送之江潯。竊謂師友相見。可期未嘗有惘惘離別色也。後先生已黜復起。改補沙陽。又以他事罷官。未幾卽捐館舍。際可亦奔走滇秦。燕趙之區。不獲復見。康熙丁巳。出宰浚儀。其長公忠移過訪。宦邸出先生春風草堂詩集。見示屬際可爲序。昔梅聖俞詩窮而後工。同時蘇子瞻亦以文章受知聖俞。其上聖俞書有曰。執事官不過五品。文章寬厚。不怒必有樂乎斯道。當世以爲知言。嗟乎。以先生之才。不得讀書中秘。導揚國家之盛。而令坎壈失職。以至於死。其窮更十倍於聖俞。乃先生詩氣靜而思恬。一唱而三歎。讀之者如遊崇峰邃壑。意與俱淡。不知其爲幽憂之作。或亦有所樂者在耶。是先生之詩。固無關於窮與不窮。而欲

得先生之爲人者。非窮無以自見。則先生亦無憾於其窮也。已。顧際可通籍二十年。亦尚執掌邑令。每飲狀以悲。及披覽是集。自幸附先生之詩。以傳。則更飲狀以慰。狀回念江。許解維。竟作畢生之別。又何能不繼之以泣耶。

沈痛悲涼讀之。催人聲淚。

王夢航太史詩序

嘗考西漢學者。必有專師。其先後授受。皆可指屈而數計。如田何之後。一傳而爲丁寬。再傳而爲孟喜。伏生之後。一傳而爲歐陽生。再傳而爲兒寬。是已。際可常執經於孝瞻毛先生。而毛先生者。夢航先生門下士則淵源固有自也。康熙壬寅。始謁先生於百泉。酒酣。燭跋促坐。論詩示以羣柔敦厚風雅正變之義。幾至達旦。迨戊午。同應博學宏詞之召。先生貽書厚自挹損。反以文章相推際。可爲書

數百言。以復大率謂資性朴儉。不能作應制駢麗之詞。恐無以仰副盛典。且貽門牆之羞。及待詔金門。果報罷。乃以先生之才。海內可以領頤者。不過數人。而亦不得一當。豈時命所囿。有不可強者耶。雖然。先生少讀中秘書。以太夫人樂于家居。遂告歸。調膳者二十年。服闋始敷歷外臺。督浙糧儲。教然引疾歸臥。不啻棄如敝屣。是其心幾與造物者遊。而豈世俗所易量歟。昔太白以布衣供奉翰林。旬月之間。忤權貴。被放而少陵於流離奔竄之餘。

涕淚受拾遺亦以救房琯不旋踵去位世未有榮
總於勢位華靡之區而其詩能卓越千古者也則
於先生之詩又奚疑乎至若一篇之中掩薄風騷
出入于晉魏初盛唐之際或以雄渾爲宗或以明
秀澹爲致無境不臻無體不擅取世之學步歷
下竟陵者一舉而空之則操觚之士類能道焉何
俟某之喋喋而以爲先後授受之聞或阿所好也
哉

雅健清婉其練局處備極搏腕之工

亭室文鈔

卷四

七

卓有枚文選序

蘇明允以文章名自比於賈誼司馬遷至所著經
論則皆權術縱橫支離誕漫後之讀者使非震於
其名及尋其起伏開闔以爲文筆之助未有不掩
卷棄去者也而同時會子固文章原本六經紫陽
尤亟稱之至明代王遵嚴遠奉以爲典型品文每
今踞明允之上仁和卓子有枚世以傳經名堂尊
人農山公湛漢經術著述凡數十萬言陳臥子先
生爲越州李欲請長假西渡江就公卒業予齊年
安序堂文鈔

卷四

十三

生鄒程村特請其家手鈔決旬至不忍去有枚淵
源家學於漢箋宋註之外獨抒義蘊渙然解而
冰融世不敢以文士目之予出今後儀有枚遠來
視予出其脩餘堂文集見示予讀之窮日景不倦
至於把酒篝燈反覆辯晰不覺膝席而請益也予
不幸少年登第雖專治一經未能有所研貫後始
留心經學出入於箋註者十餘年而愚無有開之
使前者甲寅冬避寇會城有枚訪予西湖不遇及
予北上扁舟到門復中道相左今者相見欲盡舉

十餘年之所得以共質而簿書執掌又銅而授之
 豈經學之明晦亦有數存焉不耶或曰有枚之文
 不盡言經學也子之言不近詠歎予曰昔人云經
 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又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有
 枚通達國體曉暢民事持論皆有合於聖賢而行
 文根極理要與易象詩書春秋禮樂之旨相為發
 明不問而知其原本有在也豈僅工於起伏開闔
 而已乎不然世不乏蒼葢六藝之書襲而成文自
 以為能竊經者不足以常有枚之一噓且子固之
 安序堂文鈔 卷四 十四

集其在子試循其篇目而讀之其以經學為言者
 亦豈數數見哉
 體用一原德言竝立乃為經學之全若僅以章
 句為能則孔鄭啖陸自當奪席而至劣如馬融
 者自必以登孔廡矣作者驪珠已握發人未言
 此天中政舉所以獨冠今時也昔歐陽公對人
 不言文章喜譚政事曾子固教歷外臺懋績流
 聞而東坡高密定州西湖之治風流掩映千古
 有本者固如是爾

嚴州府志序

睦志舊無可攷即弘治癸丑之志亦散帙不傳惟
 萬曆癸丑呂志最為明備嗣後紀載闕然多歷年
 所至 皇朝康熙癸丑而始奉修志之檄殆昌黎
 所謂十日十二子相繼窮于六十似亦有數存焉
 繼值閭寇構患軍書旁午纂輯之務遂致中輟癸
 亥春三月 皇上耆定告成海宇清宴復勅直省
 各以通志進而文獻之徵尤以郡邑為準郡伯任
 公聞 命警惕涓吉從事取六邑之掌故而集其

安序堂文鈔 卷四 十五
 成爰敦聘名儒開局試院聽政稍暇相與斟酌損
 益焉而際可濫與珥筆之列例得弁言簡端夫郡
 邑有志猶國之有史然史一成而不可易而志則
 不可以不屢修者何也蓋郡邑之志父子弟傳
 聞異詞既不若起居注之聞見最真而殘篇斷碣
 銷蝕湮滅于風雨榛莽之間者又不若會典之頒
 布可久則因時蒐羅無致失墜俾後來者有所稽
 考固賢守令之任也即如吾睦踞浙上游夙稱都
 會名卿碩士先後比肩然而邇會遷流風移俗易

母論萬曆癸丑以來人心世道有今昔之殊卽康熙癸丑以來相距不過十載而其間兵革之蹂躪田畝之荒萊與夫孝子烈婦之流芳姦人亂賊之肆毒已有不可勝述者寧得暇爲不急之務也哉際可章句鄙儒三長滋愧又當功令嚴切凶敢逾期而各憲見委繼此復有兩浙通志之役午夜篝燈寢沐幾廢由創始以迄觀成屈指卽在旬月疎畧之愆或所難免然而核名實昭勸懲取舍必發愛憎不徇于官師人物之紀尤兢兢致慎以竊

安序堂文鈔

卷四

十六

附于三代之直道且念皇朝一統之志亦將于此有取焉不敢以負素心者并負國憲或庶幾可以告無罪也夫

志乘文陳陳相因幾如太倉之粟此序獨灑逸絕塵所謂一卷冰雪文足以當之

友闈遺稿序

康熙甲子春余晤方子葆羽于虎林官舍察其意惓惓若有所欲言者已而以其叔母張夫人友闈遺稿介陳山堂相屬爲序余總角時已誦習密之先生制義稍長聞其清風大節邁越古今四十年來典型淪喪今始幸一識其後人而聞之秀篇什流布卓卓可傳若此卽微葆羽之請猶將爲之表章於不朽雖不文其敢辭嗟乎夫人固密之先生之介婦而處士合山君配也父傳和公官大司馬密之先生爲侍從近臣兩家聲望赫奕夫人不敢以門第驕人迨喪亂後密之先生備歷艱阻九死不悔至薙髮爲方外遊賣志體恐難頭以覓而合山恪遵先志屢遷終老布衣藿食夫人安之若素時方徵辟文學之士有司欲爲合山勸駕合山以疾辭夫人亦惟恐其或就焉雖古所稱老萊之妻於陵之嬾亦何以加茲歎讀其集中諸體幽憂感憤沉鬱悲涼如後之斷腸子規之啼血又若寒蛩之咽露凄斷而不能續何其戚也蓋從來閭閻

安序堂文鈔

卷四

十七

詩以哀怨見長者或早失所天作配非偶或內患
不測外侮頻仍不過一身一家止耳而夫人之詩
則異代滄桑之感累世忠孝之思俱于筆墨間遇
之豈僅以聲律辭采較工拙哉葆羽詩文名海內
夫人撫愛猶子及身歿之後葆羽獨刻其遺稿以
傳其亦忠孝之遺意也夫

作一闕詩序却將忠孝大節映帶回環如讀
璽均天問諸篇古文詞之不等于河華夕葵者
賴有此耳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安序堂文鈔卷之五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心遠堂詩序

太史公曰詩者發憤之所為作也而歐陽子又曰
詩窮狀後工世俗遂據為定論蓋士生斯世往往
不得志於時幸而得志於時矣而身世之閒稍有
未遂即怨懟隨之每若為感慨抑鬱無聊以相夸
方是直探詩教之源若如常見反是也

安序堂文鈔

卷五

雅為正始矣豈過言哉
向而溫柔敦厚之旨於是乎喪失矣竊攷詩三百
篇其出於怨夫遊女者無論即小雅憂嘲刺諷諸
作自蘇公譚大夫以外多不傳其姓氏若周公之
陳時邁召公之矢采阿皆遭遇熙隆堂簾一舊相
與導揚國家休盛誦之如瞻景星慶雲而聆咸池
大夏之奏也豈非詩教之正始歟高陽李先生淵
源家學弱冠讀書中秘已而啓沃綸扉二十餘年
豐功厚績照耀竹帛更值兩朝右文之盛退食
之暇以詩教率先天下向有心遠堂刻海內人士

無不口吟手披奉爲模楷歲丙辰吟諷所積紙墨
逾多際可晉謁京邸時聆聲咳始得盡讀之丁巳
秋遂令刻於汴陽而先生傳命告誠謂梓成藏之
家塾不欲廣爲宣布以滋詢議嗟乎何其望日隆
而心日下耶竊讀先生詩富有日新包羅萬象自
朝會扈從以暨感遇撫懷贈遠詠物不名一體而
忠愛之意釋絲悱惻皆於言外遇之因思古人所
爲一飯不忘君父者亦當求之於神明氣象之間
而箋釋諸家輒欲句櫛字比望礙難通此不足以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二

讀古人之詩又何足以讀先生之詩哉顧先生以
心遠名集而又多擬陶之製若以爲富貴非吾願
者豈亦求工於世俗之論歟際可又以爲不厭大
抵達人君子處困而不以貧約爲憂者處亨而不
以華靡爲樂卽如靖節遭時多故策屨屢空南山
東籬之下澹然若有以自適則知先生身都通顯
而變理憂勤朝乾夕惕慕田園之樂而不得遂者
固其所也昔子瞻作忠獻醉白堂記以爲公既無
愧於伊周矣而猶若不敢於樂天可謂先後同揆

也際可管蠡之見不能窺先生詩之萬一謹誌簡
末以告世俗之互相夸尙者毋曰時邁卷阿之後
罕嗣音也

披公醉白堂記最善幹旋今此文幹旋高陽公
之於靖節其難更甚芟庸排腐變化出沒幾於
入神未許淺夫一日十行便下也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三

方若韓稿序

憶歲在壬辰余與同學諸子集於誦石精舍者十
有二人賞奇析義頗稱一時人文之盛已吳子赤
珙方子穉稷雪岷渭仁與余先後偁去又十餘年
里中方子若韓與其友後尋盟誦石而於數則臧
三之一焉蓋尤慎也乙卯秋若韓舉于鄉兩主司
獨以起衰之任屬之坊人爭購其文行世屬余爲
序因得讀若韓文往復尋繹窮日久勿倦不異語
石較就時也嗟乎文章與時爲高下曩余輩當異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四

說榛蕪之會蟲魚卉木種種入篇故有志之士廓
清陶汰之不遺餘力數科來傳註之理雖駁然若
揭日月而空疎浮滑之弊中於人心非獨英絕領
袖之士不能起而振之若韓文雄渾博大不名一
體沐浴于正希陶庵之間其神韻風格幾軼余輩
而上信乎永叔所謂彼此一時亦各遺其勢而然
也顧若韓諸子年方壯意氣方盛其相繼爲吾邑
語石增重者正未有艾而回念向與余同學諸子
尚浮沈諸生中已有後時之慨又未嘗不爲之嘔

方若韓

文章變易友朋遇合數筆盡之末段尤令人不
忍讀士不遇賦

此種題自有熟徑作者偏以蒼涼出之所以可
傳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五

姜瑞若小像詩序

姜子瑞若行年六十闔莆田侯屏山爲寫照于清泉怪石間一時名流咸以詩篇歌咏其志余謂古來圖畫之最著者若麟閣雲臺凌烟之屬皆重以天子之命光華赫奕照耀丹青然千百年來欲求其髣髴而不可得而好事家多好爲陶潛飲酒葛洪移居圖置之屏幃朝夕晤對如聆警咳夫二人之在當日不過一山澤之癯而令人愛慕若此者豈非以其清風高韻卓然塵俗之外者歟姜子少安序堂文鈔

卷五

六

時與余以文事社集語石中年忽絕意仕進以蒔花飼魚爲樂今閱其圖眉宇神致儼然山澤之癯豈時與數爲之而抑志之所有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曩以博學弘辭之徵偶有所寄托以爲圖同人遂有戴笠垂竿之詩積成卷軸說者以爲詩固有識取義不當若此余戲題其上曰不然改作早朝圖只愁箬笠無拋處聞者爲之絕倒而姜子素心高蹈方欲友陶潛葛洪于千載之上卽欲飾以簪纓被以文綉亦將傲然不屑也乃諸賢循舉其

先世渭濱之叟以相比擬其亦未忘夫詩識之見也哉

清雋似晉人新語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七

孟雲浦先生集序

先曾祖肖環公嘗受業於姚江之高弟曰龍溪先生則與雲浦公蓋在師友相傳之列者也而其家孫孝廉珥出其全集見示可爲之卒業而嘆曰公誠善學姚江者也蓋姚江所云致良知一語其標指獨殊遂欲以異學議之嗟夫姚江之學本無大過而或流於異學者則皆學姚江之學而過焉者也如今人習紫陽諸書而僅爲帖括先資者豈亦紫陽之過乎公生平持論以明理爲宗以躬行定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八

踐爲要未嘗馳心於虛無空寂之表使姚江之學不致再傳而失其真公誠善學姚江者也公官吏部郎以失當世意拂衣歸臥乘徒講學歌聲環瀝洛間至今誦其語錄及答問諸書猶馨咳如接惜生也晚於斯道未知所從入然切嘗聞肖環公遺集見其於致良知之說多所發明迨乙未寇焚以後而微言緒論俱委之煙燼所存者止爲銓曹時觸政府告歸所作丈夫歌數則而已今年春家大人命重梓之鄴署甫竣事而孝廉之刻斯集適成

且欲乞言爲序鄙言何足以序公哉獨念肖環公與雲浦公得統於姚江同官銓曹而忤時以歸同及歿之數十年而可與孝廉梓其遺文又不謀而先後皆同斯豈偶然歟但孝廉能彙其全集行世而可不能掇拾一二於煙燼之餘未嘗不掩卷雪涕也雖然聖賢之學無不同而況出於一先生之言其爲淵源尤爲無異則惟日沐浴於雲浦公之書而肖環公之微言緒論委之煙燼而不傳者亦將得之于公也可又滋慰矣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九

叙雲浦集仍是叙肖環公集此孝子之思文人之筆

贈孫鍾元先生序

自濂洛諸儒之教興聖學始大著於天下然此數君子者雖未克致位通顯亦皆有志當世之務其始終優游泉石即在廷力爲推挽而確乎其不可拔者惟康節先生一人而已其在易曰潛龍勿用康節蓋體全乎易者也豈真果於忘世也哉予夙慕蘇門百泉之勝因想見康節所謂安樂窩者皆訪求其遺址而不能去乃閱數百年而後復得徵君孫鍾元先生先生年十七卽歌鹿鳴於鄉旣而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十

自謂浮沉帖括中不足以發明聖學遂屏去舉子業不事潛心濂洛諸儒之緒而出處大節尤以康節先生爲範甫踰弱冠丁內外艱率昆弟苦塊倚廬閱六載如一日居恒不爲嶄絕峭特之行自公卿以逮布素皆歡然誠信相接如坐人春風中而至其剛大之氣百折不撓曩者楊左諸君子首犯瑤鋒血肉狼藉犴狴間百兩大像咸蟬寒蜩縮不敢一爲援手先生獨營救甚力旁觀者皆爲咋舌瑤亦重其人弗忍誅也孫文忠公督師聞外時與

鹿忠節公常延致先生數月以爲尹吉甫佐周宣以匡王國而燕喜受社乃歸功孝友之張仲其盛相引重如此旣而督學直指諸公咸以遺逸疏薦

不起甚有舉成均一席願避賢路者先生亦以老疾固辭益清風高韵與康節先後同揆易之所謂潛而勿用者先生庶幾當之歟今癸卯嘉平月爲八秩懸弧之辰其同里楊庵崔君屬予言爲壽予謂天下之數莫不極於亢而盛於潛當其潛則韜精飲氣根極愈爲寧固况康節生於羣賢迭起之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十一

日而先生則鍾於碩果獨存之時是天之所以厚予大年而俾之紹往開來者雖者願未有艾也先生家庭雍睦如見三代氣象避地蘇門戶外負笈之屐恒滿所居漸成邑聚予愧久羈世網未能如富呂司馬諸公投閑林下以相從於杖屨之末亦惟旁皇於寤寐而已崔君其姑爲予吟康節之自在詩舉康節之歡喜酒以當古人兒觥岡陵之祝不知先生肯爲盡一觴否

前後借邵子相形是文字主客之法

句玆上人語錄

逸庵句公以其詩問序于方子渭仁復集其語錄
屬余序余自總角學爲詩雖意識開明不能窺作
者堂奧然源流正變體裁聲病之間尚一二能道
之至于析風旌之微旨忝人境之互奪以及擊竹
拈花庭前栢子諸語茫乎不知其畔岸而強以語
言知解入之是益一文字障也句公曰否否西來
大意不立文字使吾而未離乎語言知解之間是
語錄亦一障也如其不然則西來之意散見于古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十二

德撰述者方且如髮珠之光明舍利之變現雖藉
以金函藏以石匱其不可掩者自若也又何子言
之能障乎余甚是之雖然昔嚴滄浪每以禪理論
詩其所云聲聞辟支之屬皆于詩中具有等級可
尋而方子序句公詩亦謂其冥心靜寄似從泰悟
者余固不敢以句公之詩律句公之禪而姑以
詩之意通之已于禪理思過半矣則即方子之序
詩者序之何不可哉

絕無一字着禪其言詩處正其禪處尚妙

愚峰詩序

余年甫垂髫與同學諸子爲語石遊時山僧愚峰
與余輩齒相若也山堯堯多石空奇秀削不可名
狀每至攀躋絕險處愚峰輒伸臂援引而上縱遊
窮日夕不倦窺其性情神致若漢有得于詩者而
未嘗以詩示余後二十餘年余自陝右歸里門復
遊語石愚峰始以全集見授且丐余爲序余讀之
神雋而語樸然終無以定愚峰之詩也顧余自通
籍後奔走于簿書憂患之中髮已有數莖白者其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十三

爲早衰固宜而愚峰徜徉物外疑其所得於天者
全乃迥視其贊頌間亦參參然如斷絲豈其專力
於詩者淡或有以成其神而耗其氣耶嗟乎人生
自少而壯自壯而老曾幾何時屈指與愚峰別二
十餘年而已能以其詩顯若余學詩不成去而學
古文詞亦未有得也今閱愚峰之作又欲從而學
詩而精力恐不能如火時能無轍筆而太息邪余
友方氏昆季曩時亦同爲語石遊而數十年專力
於詩者也試以余言往叩之必有以相告矣

清姿掩映若吐若含文情取勝全在筆墨之外
並不實寫正面出脫幹旋處作者自有匠心

甯竹軒宴集序

乙卯春余與渭仁寓西陵東琪虎男暨武令昆季
招飲於家群黃宅適蕪思亦以他事至蓋不異而
皮之遊也觴酌既酣吟咏間作因分占諸體以紀
勝集及歸宿醒未解而俞子季璫張子景龍手一
編見過亦同人宴會作也余讀之有爲五七言古
者爲五七言近體者爲排律者爲詩餘者爲南北
曲者合之得十人諸體亦因以各異與余曩夕之
會不謀而同至其葩采繽紛光怪錯落又若駕余
輩而上問其齒大率在終賈間信乎西陵多才不
可量也夫昔人有云其才與位可及其年不可及
若釋黃已號此邦耆宿東琪蕪思年且逾疆仕余
輩亦肩隨其間雖意氣豪上不減古人而酒後耳
熱脫冠挂壁顛毛間有種種者相與慷慨悲歌墜
壺盡缺孰若季璫諸子以盛年而馳騁文酒之足
樂歟故吾於斯編慨勝集之不常後快西陵生才
之盛且念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既以自感更欲爲
季璫諸子勗焉

文極古潔入末一段淋漓盡致真有高歌掩鏡
少年白頭之嘆

錢赤霞先生序

已未除夕爲赤霞先生八袞初度知交姻戚咸爲
詩歌以祝難老余謂先生雅望素著天下無不知
有錢先生者而惟余之知先生爲最濃雖不文其
敢辭憶余始晤先生于金閨府署道客肅穆不可
得而親疎余以爲王彥方郭林宗一流復相遇于
明聖湖上始傾蓋定交後余司李鄴川作令樂城
皆與先生偕往規畫章程率以先生爲準每下辨
疑訟于微茫決事後之成敗間有未合先生必盛

氣力爭余亦娓娓辨析畢申其意中之所欲言而
止或自晨至酉商論尚不能相下而余兩人胸中
實無毫髮芥蒂也下然先生持已方嚴而不欲以此
律人余風塵末吏見人不能作拳曲自二三知己
外或以爲迂爲傲先生尤切切言之而性之所近
不能自改則余至今猶負先生焉先生爲武穆王
後族伯文貞公啟禎間名相父鴻臚公以文行高
正敬一世先生少補弟子員值世亂棄舉業放浪山水
詩在龍標香山間尤工繪事落筆人爭購得之里

中有大徭役非先生不能定歲歉貸米賑饑無德
色介于顏面倡西湖放生之社羽毛鱗介得以遂
長宜其壽考而康寧也或曰以先生之才而不能
邀一命之榮疑有未慊于中者余以爲不然今夫
桃李橘柚之屬光華芳馥世所趨慕不過以數十
年計松柏凌厲霜雪無聲色臭味之可好而千載
無改柯易葉蓋壽于彼者必豐于此自然之數也
顧余交先生時年甫逾弱冠今齒髮已非故矣更
二十年將舍綬投閒從先生於林下計先生得天

安序堂文鈔

卷五

六

者全其強假當無異于今時而余之齒髮又不知
衰頹爲何似也

語皆真致絕無浮響敘辨難一段尤覺神旺

陳其年文集序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七

余素不嫻駢體之文以爲文者性情之所發雕刻
愈工則性情愈漓嘗見某公贈廣陵遊子序炳耀
鏗鏘美言可市適余友有西陵之行遂戲易廣陵
爲西陵并稍更其竹西歌吹等語則全篇皆可移
贈因嘆此道雷同倚附蓋千手如一律也至若七
啟七命古人已踞其勝乃復取宮室遊獵聲色之
盛以相踵襲母論其不似古人卽似古人矣古人
已往亦何必復有我耶遂絕筆不爲者十年歲戊
午國家以博學宏詞徵名天下士其文尙臺閣
或者以爲非駢體不爲功一時名流雲集皆意氣
自豪而余內顧胸中索然一無足恃人或咎余嚮
者持論之過余亦笑而不顧也居久之陳子其年
訪余邸舍出其全集見示自賦騷書啟以及序記
銘誄皆以四六成文余偶披篇首已見其稜稜露
爽繼諷詠纏綿窮宵達旦言情則歌泣忽生叙事
則本末皆見至於路盡思窮忽開一境如鑿山如
墜壑如驚兒乍起驚鳥復舉而神龍天矯於雨雹

交。集。之。中。爲。之。舌。橋。而。不。能。下。始。悟。文。之。有。駢。體。
此。詩。未。經。人。道。
猶。詩。之。有。排。體。也。昔。少。陵。爲。長。律。其。對。句。必。伸。縮。
變。化。出。人。意。表。雖。排。比。千。百。言。而。與。北。征。諸。作。一。
意。單。行。者。無。毛。髮。異。推。此。意。以。爲。文。是。駢。體。中。原。
有。真。古。文。辭。行。乎。其。間。陳。子。已。先。我。而。擅。場。惜。余。
獨。者。之。賢。質。不。察。也。嗟。乎。陳。子。世。其。家。學。少。負。重。
名。今。始。磨。不。世。之。遇。然。視。其。賢。間。亦。著。著。欲。改。矣。
若。余。年。甫。逾。強。仕。從。此。學。陳。子。之。學。更。復。閱。十。年。
亦。庶。幾。可。希。一。日。之。過。而。已。不。及。待。也。陳。子。將。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三

何以策我哉

駢體中行以議論轉折不窮此近世所難其年
獨以斯事擅場可與吾鄉陸拒石並傳而肯有
人琴之感悲夫

張荔菴歷試詩賦序

及門張子荔菴既以制藝歷試草間世復有詩賦
之刻相屬爲序昔楊子雲云讀千賦則善賦夫賦
大率昉于司馬長卿相距不過百餘載而篇目之
繁富若此況子雲所讀者其風格詞采必有可觀
乃至今多湮沒不傳豈亦如近代之制藝逾時而
雲散電滅耶抑子雲故張大其詞以爲來學者勸
耶有明三百年制藝取士父兄師友之戒督每以
詩爲雜學禁不得置硯席間至于賦有終身不知

安序堂文鈔

卷五

三

寓目者矣。聖朝文治聿興蒸蒸以古學相尙然
賦之貌爲兩漢者或掇拾韻海諸家以爲博奧而
學唐之律賦又卑蕭膚淺神味索然庶幾晉宋齊
梁之間可以師承而模擬今讀荔菴所著華而不
辨質而不俚比物連類而不失之麗且雜似與顏
謝庾鮑諸賢分道而揚鑣何其盛也余生平不能
作賦憶己未元夕與陳其年諸子卽席分題余偶
拈得水燈援筆立成其年詫以爲吉先片羽而荔
菴自試草外藏諸篋笥者富有而未艾則向之過

元亭而問字。余覺有愧色矣。至其詩之出入三唐。則海內有識者自能辨之。鄙言何足輕重焉。前後論作賦處精鑿不磨而行文亦有風發泉湧之致。

安序堂文鈔卷之六

送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烏程嚴允暉修人

雲間燕集序

余總角時已聞雲間有夏彝仲陳臥子杜素浣徐聞公諸先生以文章風節相引重縞紵羔雉之盛。甲于海內及壯于役四方。欲遊而中輟者屢矣。今

安序堂文鈔

年秋偶以便道相過寄寓同年張梅菴之北園風味古澹多亭池竹樹之勝不知在蘭闥也。已而同人折節下交斗酒相勞淹留旬日每漏深燭敗輒拈毫分韻自五七言古以及近體詩餘諸作積成卷軸命余爲序余謂宴集之餘倡予和汝昉于春秋大夫賦詩言志然不過約畧斷章未嘗專有所撰述可以壽金石而被管弦也。嗣是如南皮之會金谷蘭亭之遊清思麗句泉湧雲蒸至今文彩照耀赫赫若前日事何其盛也。夫士君子聚散離

合之間。盱衡時事者。往往三致意焉。余二十年前。薄遊茂苑。名流稅駕。傾動一時。壇坫爲之改色。其後。世途多故。士氣不無摧折。余屢過其地。故交零落。幾有。趣若河漢之感。况遐陬僻壤。冠蓋輪蹄。所不至者乎。而雲間一郡。乃猶舉行勝事。風雅流連。是固山川靈異之所萃。而亦當事君子之所擁衛。而鑪植之也。獨是在座耆舊。華髮蒼顏。爲余言。觀記所及。今尚不及曩時之一二。有歎歎泣下者。余亦爲之中席而思。臨文而嘆。憾不能躬逢其盛。而

安序堂文鈔

卷六

二

與之揖讓。獻酬于其間也。雖然。運會與時。爲升降。今天子耆定。告成右文。興學以賓。典俊良爲重。事而後來之秀。又復振振未艾。如此余齒甫逾半。百行且芒鞋竹杖。復攬勝于三泖九峯。聲氣未隔。舊盟可尋。篇什之富。當有。更倍于今日者。姑書之。簡端以俟。

撫時感慨筆致淋漓橫溢。右軍蘭亭一序。可以方駕。

梁苑草詩序

澗村先生之詩。海內奉爲模楷者。幾三十年矣。歲戊午。以外臺視諫。省郵政際。可風塵末吏。思欲執簡問業。稍窺風雅之旨。而謬以文學見徵。待詔金門。逾年始報罷。已未之夏。復謁先生於汴。暑出其梁苑草。見示際可於簿書執掌之餘。諷咏徘徊。窮宵達旦。不知炎威之在體也。夫古人詩興。境俱長。如張燕公。岳州之篇。杜少陵。夔府以後之作。尤推集中傑構。先生詩根抵性靈。涵泳典籍。精於韻無

安序堂文鈔

卷六

三

所不臻於體。無所不備。而反覆斯編。其神韻氣格。又若出於轡者。尋味之外。則梁苑者。亦先生之岳州夔府也。顧燕公嘗開元之盛。以近臣出鎮方州。望尊而政簡。得以極其筆墨之致。而少陵流寓三蜀。放廢多暇。感慨寄託。亦多于吟咏。發之先生下車。值軍興。旁午輶軒輪輓。不絕於道。供億之需。悉縮入以充正賦。先生苦心調劑。左支右絀。疑於寢沐俱廢。而尚能以其詩傳。謂古今人不相及。非定論矣。或曰。梁苑爲古名都。由宋迄明。更稱繁盛。其

間崇臺廣榭古木清池所在環列每佳時令節都人士女管絃之聲相聞值闢寇決河蕩爲丘莽與朝啓宇雖流亡稍集而金明繁臺之間斷瓦頽垣求向時之彷彿而不可得先生之以梁苑名篇或亦有感其衰而思其盛者歟夫挽民俗之凋敝而勝之於熙攘之世古大臣之志也徒以境測詩際可猶淺之乎言詩也哉

簡潔超脫處真以史漢爲大家者

楚儲末議序

皇上建極之二十四年例擢藩臬大夫之聲績茂著者內貳卿貳而給霞田先生視漕政甫五月膺特簡得與是選此國家數十年來百爾臣工所未遘之異數也余偶遊三楚時先生已謝篆事因得晨夕過從以楚儲末議見示余三復而歎曰天下莫重於糧儲而利之所在百弊滋焉自郡邑之長以至收掌之佐貳出入之吏胥與夫里豪市廛無不盤踞蠶食其中而居監司之任者又視以爲膏腴藪焉大約兵食其一而民已耗其五監司享其利之什三而郡邑佐貳以下已分其利之什七民力竭矣况自滇逆構亂湖北獨扼其衝攻守數年迴芻飛輓俾齎爾稱于不敢越襄陵一步地則楚省固爲朝廷之首庸而閭里顛連困苦于軍需而無告者尤當事所當憫恤矣然其間稍有二三自好躊躇瞻顧則又該于成例之牢不可破是猶當懷山襄陵之後不加疏濬而爲之助流揚波豈有心者所敢出哉先生蒞任後卽飲冰自矢

日進屬員而申飭之凡較斛樣米截貼通關諸費無不痛加裁汰以身爲倡而下亦聞風惕厲共砥廉隅追呼不擾輒扑弗施父老扶杖感泣謂自我公以前所未嘗有又卽陽勢處上流苦於兵多米少黃州居下江數百里之遙溯流率覓又苦於兵少而米多先生量其地之遠近移緩就急無不稱便其時封疆重臣皆洞悉民艱凡有陳告往往朝請而夕下焉而總漕徐公以釐剔爲已任方先生之拜命出都以公事晉謁首詢及楚漕利弊先

宋序堂文鈔

卷六

六

生毅然曰楚漕興革自當不遺餘力所難者天下漕政歷來之利弊耳徐公避席延問先生夜歸草數條以進徐公悉踴躍舉行之嗟夫屬吏之于上官不敢一忤其顏色能以職掌自明者已爲難已若先生之直諒敢言與徐公之虛懷善下誠可謂千載而一時者也今徐公立三法釐三害籌三便諸疏理漕已有成績而先生方入對闕廷行且以天下漕政昌言之東南之民庶其有夢乎先生向視學南省所拔悉知名士文告條約創切詳明

人謂先生才名素冠海內職于文固所優爲今復以此篇問世讀之者無不心開目明非劉晏裴耀卿所能及而世曾以爲經術無當於世務者幸藉先生一雪此言耳

煌煌經國之章絕似王文成公奏議

宋序堂文鈔

卷六

七

王阮亭詩序

阮亭詩名著海內幾三十年所操詩選以自然爲宗以神韻超逸爲尚五言古詩自十九首外首稱曹阮陶謝而梁之江何陳之孝穆北朝之顏介子山隋之江總各推爲一代之冠繼以唐五家之作附焉七言古則韓歐以下間有所採掇而總以子美集古今之大成遇其意有所不可雖若三張二陸之篇王楊盧駱之作往往刪汰無所顧惜至生平所自爲詩則上下數千年靡不包羅而融貫焉

安序堂文鈔

卷六

八

非若有明中葉諸君子謂詩止大曆以上已也夫中晚不及初盛初盛不及六朝六朝不及漢魏固已然上下數千年而謂中晚以後之詩皆可廢則何若專法漢魏而謂六朝以後之詩皆可廢乎今讀阮亭詩亦漢魏亦六朝亦初盛中晚而欲指其若者舉何人作若者優何代體則如風水之成文金鉄之在冶如羚羊之掛角而卧天馬之絕塵而奔應龍之乘雲氣而出沒終不能區畫而程限之也余與阮亭弱冠舉進士以詩共相期勉後余學

爲古文而篇什遂寥寥無幾說者謂如昔人有同學書水者自耻其不如去而書火遂兩擅其長余以爲不然使其才分足以相埒卽終身竭力于一事猶當競勝于毫釐之間其所以通而他徙者卽稱許于流俗而自有識觀之其不能顧顧者固自若也然則余卽欲舍文而更有所從事焉亦豈能望阮亭也哉

他人作阮亭詩序不知若何矜持此次流逸飄灑全從不經意中得之何其神韻酷似阮亭之

安序堂文鈔

卷六

九

詩也

子暢言之。宰獨書官之爲重。相先儒所未及。而汪子獨發之。朝覲計葬之爲無所書。而義見先儒所偶及。而汪子歷舉之。蓋必執日月。爵氏以爲一字。褒貶者固失之於鑿。而又以爲始春王而終獲麟。全無義例者。則又失之於疎。惟汪子之衡論。爲無弊也哉。余少年通籍。自經傳外。未能有所論述。比年來欲爲五傳考異。一書經營。編輯恐白首未必能成。而是集獨先得我心。一披閱之。瞭若指掌焉。何能不避席而請益也。

安序堂文集

卷六

七

沈深經術之文。晚陸諸子皆可坐之。廡下。

胡氏族譜序

康熙壬戌夏余旅寓歷山胡子砥菴以族譜屬序
考胡氏系出有虞成周大典封建賜以爲氏子孫
傳國八百載秦漢間代有顯人至莊侯藩始遷于
華林又十餘傳迄唐御史賊而宗派益詳賊有子
五惟長子璠世居華林爲宋尚書直孺之祖曰瑜
徙陳留則文定公安國所自出也曰瓊徙毘陵則
文恭公宿所自出也其徙壽春者曰琯徙武寧者
曰球今華林毘陵二派猶氏牒相通而陳留壽春
安序堂文鈔

卷六

主

武寧之系。泯然無聞。讀明正統間三楊所作胡氏
譜序。皆反復致嘆焉。夫以千百年之遠。子孫散處
異地。猶以不得合食爲憾。况乎昭穆相承。綿綿瓜
瓞。而不一加修輯。俾其源流散軼。無可稽考。至相
視如途人。而後已。豈非賢子姓之責歟。余謂天下
風俗之千古由于宗法之不立。而宗法之不立由
于族譜之不明。緇閱是集。由華林而遷毘陵。由毘
陵而遷姚江。其間宗子支子之殊。繼嗣繼祖之別。
無不簡核明晰。無僭無濫。秩然水源木本也。吾願

砥菴日以尊祖敬宗睦族之義。勉勵其族人。且推
而廣之。以及于毘陵焉。復推而廣之。以及于華林
焉。父兄子弟。雍穆一堂。雖舉風俗而歸于成周之
隆可也。三楊當國。號稱賢相。而未聞聯昆弟之稱。
人以東西南揚別之。及今世見同姓中有名位顯
赫者。必附麗之以爲宗族光寵。又砥菴所不欲爲
之者也。余故并書之以爲作譜者法。

然叙宗次離合處如披宋元古錦。班駁中絲理秩

安序堂文鈔

卷六

主

歲寒堂文集序

西陵爲人文淵藪詩才佳麗雲蒸霞蔚其以古文
詞名家者則指不多屈康熙癸亥余自大梁南歸
林子鹿巷方以文章顯名留世乞言者屢恒滿余
意其人必少年英銳閉戶著書故一出而不可禦
及相見髮_○參_○參_○白_○矣_○問_○其_○齒_○長_○余_○隨_○肩_○以_○上_○吁_○嗟_○
乎鹿巷何其深藏後出若是也天抵有志千古之
業者必不輕見其能如蔣明允學成數十年尚浮
沉間巷及其名動京師年已遲暮豈嘗汲汲于聲
名一體昔李文饒謂靈氣恍忽而來庶幾得其勢
歸至其記載諸文則舉其人之寢與語默皆好憂
思與夫胸中鬱結不可告語之故皆于行間紙上
遇之班馬而後不易遳也鹿巷門下生曾梓其歲
寒堂文集問世比者以書遺余又謂閱余松華集
而益生愧悔更刪定諸作名曰存稿夫余才分謏
陋習不能望鹿巷之項背而謬舉之以自厲其精
進若此然則余之垂老而無成者何足怪哉鹿巷

安序堂文鈔

卷六

古

家貧一椽容膝然床頭膏貯斗酒客有以撰著通

刺者輒笑曰君等汲汲求名者也使海內盡知我

不足榮無一人知我不爲辱我自與我周旋科頭

送客語之曰故衣方質酒家尚遲報爾耳當其酒

酣耳熱落筆頃刻數千言此與張長史大醉以墨

濡髮作書時何異而世之拘拘于模範步趨以爲

文者宜乎其二十九日醒也

鹿巷文字如太原公子湯藥而來然往往多逸
韻如風塵外物末後一段頗上三毛神明殊勝

安序堂文鈔

卷六

古

王仲昭駢體序

王子仲昭以駢麗名海內幾二十年矣乙卯入口
寄所著桂山堂近稿相示其文空蒼排宕在廬陵
眉山間絕無闌入六朝語余爲之驚詫不能已豈
武林或別有一王子而姓氏適與之符邪抑向之
駢麗稱王子或傳聞誤邪後月餘果復以駢體屬
介爲序始知其近稿特每變益工以示披華見根
之意至于少壯所作未嘗不藻艷絕倫也嗟乎從
來文體之不相作如滄澠枘鑿然惟有宋諸君子

安序堂文集

卷六

十六

始欲兩存而並擅之才如歐蘇以散文爲表啟而
姑屬以此偶使人索然意盡亦猶秋聲赤壁諸賦
方欲凌厲楊馬不知體降而日下也孰若王子之
兼諸其至歟雖然吾覽其爲陶詒憲諸書及述先
傷逝旌節悼忠之作性情所至觸緒而深感憤無
端悲涼橫集雖含英吐華而空蒼排宕之氣亦一
律而不可禦又豈向者傳聞之所能盡也哉

文筆峭悍有斷巖孤松之攸

壽趙雲岑先生序

歲丙寅余偶有事星沙舟楫所歷自郡邑之長以
暨販夫牧豎無不極口憲副雲翁趙公者居數日
益聞所未聞因念公由永定令陟衡陽司馬尋歷
常寶安普曲靖粵東諸道服闋補授湖南驛鹽其
聲望政績海內無不能言之者而余知之爲最深
遂因仲冬懸弧之旦捫衣洗爵而大第其大概以
祝難老公官永定時四郊皆賊壘堅守數年衆志
益固嘗因立春日張鼓吹盛賜從迎春東郊賊悉

安序堂文集

卷六

七

衆來迎伏發大創之會學使者接汀汀及諸屬邑
恐賊叢奸爲內應毋敢留以校士者公獨延之入
城駐節更代爲鼓舞激勸諸生雍容翰墨若不知
身在危城中賊聞之相顧太息以爲我曹何樂爲
亂咸釋甲去間有自投而就試者於是永始無寇
患及備兵曲靖值寧州初克大帥欲盡屠之公盛
氣力爭城中數萬戶遂以獲全而粵中俗喜爲盜
號稱難治公諭以至誠皆先後革面有巨寇數人
臨伏法頓首曰吾罪固當然服公明德已囑諸黨

羽訖公仕母得陸梁以逞者後數歲夜無犬吠之
警暨去任四民號泣之聲震山谷至今猶繪像以
祀也公今者蒞任長沙當王師進攻辰龍關甚
急遂乃側身行間親歷險阻凡所爲置驛騎輓輓
芻無不井然就緒致督餉佛公金公有廉能第一
之目生平慷慨好施予親知故舊緩急相調而素
中蕭然無長物至于中無城府貌如其心不市惠
不近名自謂可質之清夜無愧而人亦以謂太丘
彥方復見於今日云公諸子翩翩翫起多膺民社
之選孫曾內外四世一堂幾至八十人積祥駢集
爲當世所罕遽然非天之獨私于公也天以四序
遷運而得春夏之氣者其福社必鴻麗而綿永譬
若霜雪凌厲物類罹夫摧折而其自處亦若不能
以終日至若和風煦日其披拂薰蒸之氣舒徐融
冶之觀愈久而益覺其可親則公之齒髮未艾行
且晉秩台衡由毫螯以臻期願正可操券央耳
叙次簡質絕無旁溢末段至理名言使人躍然
深省

遂安毛際可

晉安林雲錦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經源序

昔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所以刊正補緝
者亦非一人之能也嘗讀其書爲之太息不能已
蓋經學之不明也甚矣自近代以帖括取士士之
志功名者自一經外不遑他及卽所謂專治一經
者又拘牽于有司之程式如習易者昧象占之所
自學詩者闢正變之所分甚且言禮之家以喪服
檀弓非應制所宜或不定其句讀至問以十三經
之目其能指屈而數對者十不能八九余友徐子
武令以文名西陵所著圖乘賦辨等書多至十餘
種最後復以經源相示始嘆向者知吾武令不盡
而服其學之知先務也夫士學古而不通經如觀
水之汎瀾流注而不遡其源今反覆斯編凡師說
之異同傳習之善否無不瞭若指掌間或附以已

見亦不悖于聖人之旨可謂博攬而精取矣然尚
有一二欲與武令辯者如曰刪書終秦誓知周之
必入於秦余謂聖人不為識緒之學秦之得天下
幸也孔子何從而知之又曰三百篇不廢商者以
已本殷人之後余謂刪定之事子孫不得私其祖
父假令孔子出於夏後將熱商頌而登五子之歌
耶雖然經非一世之書也余之所見如此後人由
吾兩人之說而折衷之又由兩人所未及者而推
廣之庶乎經學其漸明也已

案序堂文鈔

卷七

春容和雅未作兩難既明經旨兼曉文淵可以
解願可以奪席

暮春觴詠序

丙辰三月望後過思古草堂惟黃五兄方與諸君
若簡論畫適馬君鳴九黃子元霖亦先後至黃子
年少善弦索五兄命酒主賓雜坐半酣令小
童采蓴佐飲小童曰蓴已老矣余驚嘆日逐逐聞
聞不知時序之逝乃春固淡暮耶念客歲與同人
大集斯堂五兄有何物蓴羹風味妙頓令張翰欲
休官之句曾幾何時東琪武令華徵作燕趙遊虎
男又復之楚余以簡書有程將次北去嗟乎夫不
能脫屣浮名休老于丘壑是豈不為季鷹笑哉自
茲以後奔走風塵沈迷簿領所謂未知明年更在
何處諸君子佳晨勝景尚能續此快游而余回首
西陵當已邈若河漢顧謂黃子作蓴賓離鴻之曲
倚歌而和之不覺百端交集矣五兄遂要坐客
各為填詞紀其事日暮春觴詠好友多和者他日
東琪諸子歸里時但出此示之或亦有俯仰興懷
當歌且嘆不待具聲之既闕者歟

友朋時序寫得有情繁人懷抱何減雍門之琴

重修胡氏合譜序

乙巳之夏予方讀禮鄉居杜門謝客而胡君其化
胃盛暑馳數十里手一編來謁曰此吾胡氏家譜
也胡氏得姓有虞至北魏時有諫議公始遷於睦
其後子姓之最著者在淳安曰梓桐而譜之修自
尚書莊懿公始在遂安曰舍川而譜之修自貢士
率性公始嗣後復有日銷日大欽日良知者相與
繼緝而付諸梓統系文獻悉準歐蘇諸例然其散
處異地者支派甚繁若社塢楓嶺楊嶺芳塘仁杏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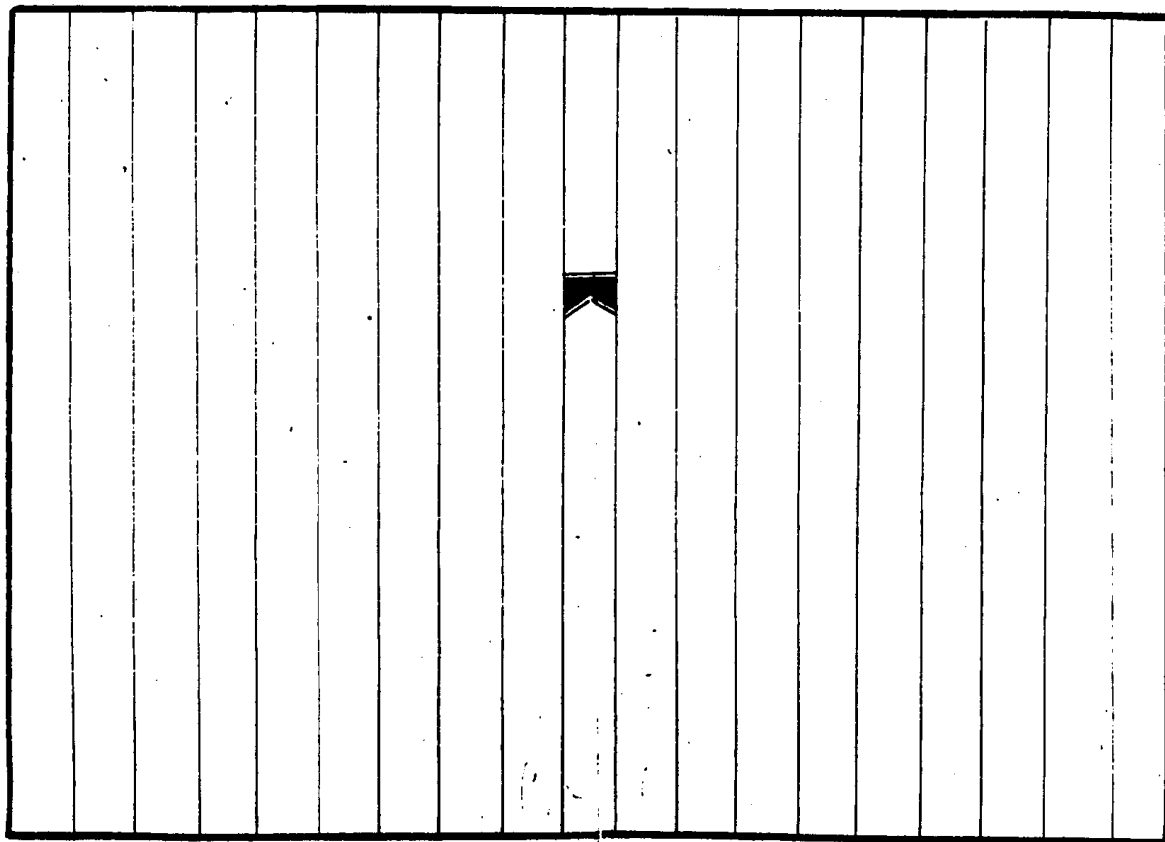
等處或不能備錄亦以親疎遠邇之間力有所弗
逮逮耳今吾宗介石公出宰江右於簿書綜理之
暇念先譜之缺畧而有所遺也遂以重修合譜為
倡凡在宗黨踴躍共襄厥事越數月而譜以告成
於是自諫議公之後咸絲屬絕聯原分委析無不
燦然畢備而其在遂安者專以屬之吾與吾兄子
最子其為我序之予竊惟世之稱譜者以歐蘇為
尚然讀符山之族譜引有曰自吾父以及高祖仕
娶與卒皆書而他則不書者詳吾所自出也自吾

安序堂文鈔

卷七

五

父以及高祖皆曰諱而他則遂名之者導吾所自
出也未嘗不為之反復歎息而惜其義例有未善
也夫譜非一人之書凡上以告祖宗下以崇齒讓
也今使譜成告廟而昭穆之間義例頓殊陟降有
知當愾然於情事之未愜者矣况人情莫不欲詳
其祖則畧者為嫌人情莫不欲尊其祖則卑者為
誦勢且至人自為譜而紛錯舛訛凌競因之日起
今介石公乃能合親疎均遠邇而一以補先世之
缺畧詎非甚盛事歟胡氏諸君子其亦無負介石
公之意而益務為粹睦無間也哉
蘇文中做從處從來未經拈出會侯從合譜二
字寫出同族之中不宜更分畛域真有功世道
之文



况溯元宋唐漢而推及于成周之亂乎惟翁姓世
有望人又當遷遂以後俗尚淳朴凡名家右族皆
重去其鄉迄今絲綬聯聯歷歷可指顧予姓亦系
出成周謂魯衛毛聃皆文之昭者是也雖大夫
不敢祖諸侯士庶以降尤爲無論然所謂水木本
源不可誣矣歲在丁未予以世譜久湮竭蹶謀竣
厥事而造捧檄茲邦竟致中輟乃翁子慨然以修
緝爲已任可不謂知所先務者歟抑予更有進者
族譜之重非止以耀宗乘飾觀聽已也使讀之者
尊祖敬宗睦族之心油然而生相與革薄從忠恤
災弭患以無負葛藟庇本之義則深有望於翁氏
之子姓也夫

安序堂文鈔

卷七

七

序次古澹一結尤屬望彌深動人遐想

孫宇台文集序

余友孫宇台隱君子也。居恒以著述稱名。家吳越。

數千里。求文者戶外之屢滿。或日身將隱矣。焉用

文爲。孫子殆未忘夫文之見哉。余日否否。曩西陵

有十子焉。皆以鴻才碩學。往復馳騁。謂勲名可立。

致數十年來。落落各行其志。麗京薙髮爲髻。圖祖

望。浮沉于羽士際。叔處里中。教授生徒。而虎臣去

於坎壈。惓惓以至於歿。孫子獨放浪山澤。越江淮

窮。闕越遊覽。所至卷軸益多。余避地會城。將有西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八

陵文選之役。同人競以新篇相投。篝燈披讀。意每

服膺。孫子天孫子文如商周。彙鼎剝蝕之餘。光怪

益露。又若習戰。昆明池旌旗舳艫。傾刻萬變。復以

一體求之者。皆不足以盡孫子者也。今年元夕。余

與飲楊與百水樓時。漏下數十刻矣。醉後詠笑。譁

譁不異。少壯遙計數十年以前。其意氣豪上。必什

倍于今時。乃絕世離羣。如脫敝屣。斯豈無所得于

中而能然耶。古來肥遯不返之士。若披衣巢父輩

并匿其姓氏。不傳至于淵明和靖諸君。皆文采風

流。照耀後世。然則士固辨其真隱與否耳。如謂隱

者必期無文。則世每有沈酣聲華利達之場者。彼

固未嘗一親翰墨。即安見巖穴之子。吟弄墳籍。抒

寫性靈。遂足病其爲處也哉。

文章福命。定自難齊。兼之者古來不過數人。未

良不是爲處士吐氣。正爲肉食者下一針砭。

安序堂文鈔

卷七

九

感嘆西陵十子一段。是正面已該。宇台其前後

俱用側峰。卽長歌激於痛哭之意。

秋聽閣詩序

丙寅春龔子叔損介余友顧黃公以其秋聽閣詩相屬爲序。余方抱病旅舍，伏枕讀之，不禁霍然而起。曰：嗟乎！端毅公之捐館，舍十餘年矣。而海內之士，言之莫不唏噓泣下，以爲自公歿而罔所依歸也。憶余舉于南宮，端毅方官列卿，時余年甚少，自惟學識謏陋，周旋于長者之側，碌碌無以自見。遂巡于門牆，而不敢入。後晤其冢君于谷于京師，始知不肖姓名，端毅每指數而咨嗟之，爲之惘然。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十

悔憾而已，無及矣。今俯仰幾時，而千谷之哲嗣叔損復以詩顯，余幸得效筆墨之役，雖不文，其敢辭叔損生長貴盛，父子兄弟間又極天倫之樂，故其詩無幽憂愁歎之音，大率得之于山水臨眺者居多。至於贈友懷人、交遊酬答之作，更反復致意焉。蓋詩者所以道性情，而性情之見于友朋者，尤其懇摯而不容僞者也。今世名公哲匠，無不自矜其詩亦無不自高其性情，然一二窮交綬急，相需錙銖，德色聞端毅之在當日，饑者待哺，倦者待館，遊

于四方者，藉其言爲羔雉，卽人負之于俄頃，反覆之間而獎借扶掖之心逾老而不倦。端毅之性情若此，則詩之卓然冠海內何足異哉？叔損以英年卓犖之才，砥礪待試，行且馳驅，皇途益取前莫而光大之如少陵，所謂大庇寒士俱歡顏者，庶幾端毅之流風餘韻復見于今日。請以此詩爲左券矣。至若其詩出入于司封、隨州間，往往得其神髓，則天下有識者自能共鑒，何俟余之詹詹爲黃公亦端毅門下士也。旣定其詩，願以余言共揚之。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十一

端毅折節下士，爲海內數十年之冠，得此文如讀信陵君諸傳而關合詩學淵源處，神法兼至，尤見老手。

方與三詩序

康熙辛酉龍眠方子與三以其詩集見示且屬為序與三詩主盟壇坫海內無不頌首稱述者亦何俟余言以傳獨是方氏多才兄弟間自相師友曩壬子冬余以外艱留滯漢南而世五訪余旅次因相與倡和為詩後余蒞任浚儀適敦四便道過訪酒酣作村伶排律至今泚人相傳以為恢諧不減曼倩未幾余以文學待詔甫解組而邵村先生至往復倡酬尤無虛日此者余應卓異之徵忽掛吏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十二

議與三又相慰于世情炎涼之外是余與與三諸兄弟遊僅邵村先生之來稍得一展肩相向而此日之慶弔相及更出于意外俯仰今昔能不感慨係之哉與三近以長句見投激昂悲憤若深悔其識字余以為識字不足悔詩能窮人悔在不當為詩耳雖世亦有風雅自命之士身列顯榮然此如泛舟渤海之區風搖波震間有一二登岸者而遂恃以為常則必不可得之數也計自壬子以迄今將及十年皆余偃蹇宦途之日詢之與三則皆其

兄弟憔悴客路之日也夫人生自壯而衰自衰而老能幾有此十年而境遇大率若此歐公之言不亦信而可徵乎與三亦可無憾矣或曰子篇什寥寥不欲以詩自鳴而窮亦不免豈盡詩之過歟嗟乎余才雖不逮與三兄弟亦間以吟咏自適擬之泛舟渤海固非其倫而平溪淺瀨偶一櫓篙杙焉豈遂無覆溺之患也哉則余之所以致此者亦有以也夫

慨數中帶有嘲笑相其落華時胸中有許多不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十三

平之氣所謂嬉笑甚于裂眚也

詩經廣大全序

古來言詩不一家迨齊魯之詩既亡韓詩僅存外傳惟先世大小毛公之學爲獨盛厥後鄭康成作詩箋羽翼毛義而間出以已見孔氏正義則于毛鄭之不同者而兩申之及考亭之集傳出說詩乃歸于一明初輯爲大全頒之學官如繩趨矩步無敢越也然考亭拾掇小序而以子衿蔓草諸什盡屬淫風後人不無遺議焉竊謂詩之小序與春秋之三傳其間見最親其立論不爲無據自科舉之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十四

學興儒者束于功令於是乎專守集傳而四始六義之中不知小序爲何物春秋則文定一卷之書而外竟置三傳于弁髦殊非古人博覽精取而尋陞緒茫茫之義也梁溪王子金孺陳子衣聖潛心詩學積有歲年謂大全爲奉詔趣成之書採摭羣經或多割裂而雜引諸家論說先後低昂遂著爲廣大全一書雖以朱子集傳爲指歸而或附以古序毛鄭之說至周禮儀禮註疏暨名物諸書亦縷分臚列資爲博洽之助又每于篇末彙括全文循

其曲折大率如孔子說蒸民篇之義例焉或曰考亭集經學之大成有所增損卽爲離經而叛註竊以爲不然夫六經之在天下猶日月五星之運行于天也有虞氏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宜爲後世才智所不能及然推步占驗歲差之法世異而代不同如必無所增損者尊考亭則凡治曆者自璣衡以後遂可置唐一行元郭守敬之學于弗講焉否耶

以考亭註疏擬之璿璣玉衡可謂推尊已極而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十五

無一語寄人籬下洵通儒卓識也

梅花繞屋圖序

漢以前凡卉木之英華未聞有專好之者月令所載紀歲序耳卽三百篇繁引博徵亦不過爲托物寄興之助至靖節之耽菊隱居之嗜松子猷之種竹空舍一時始修爲美譚蓋古昔盛時其賢人君子皆量能授官相與馳驅皇路故于流連玩物之事每有所不暇暨後世不得志于時者遺懷自放落落無可告語于是舉一卉一木玩其香色校幹之奇與夫陰晴風露榮落盛衰之變裴回眷慕不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六

能去議者未嘗不感其遇而悲其意也北郭陸子蓋思行年五十猶屈首諸生於初度之辰屬毘陵惲正叔作梅花繞屋圖而謝文侯爲寫照于繁香素影之下此其意與靖節諸人寧有間乎或以爲若作和羹此圖可以相況余謂比來官居鼎鼐者類多壯壯登朝而又遲之數十年之人尙有顛蹶困頓而不得至者焉何敢專爲陸子必之惟是羣芳搖落之會而梅獨含葩舒秀凌厲霜雪歷歲寒而不渝與秉賢人君子之操而矯矯于晚節末路

者復無異然則余之所望于陸子或不在彼而在
此邪

通體華逸末段尤曲折入情宜勒之放鶴亭側
令處士伸眉

安序堂文鈔

卷七

七

呂公村詩序

由洋川抵西鄉中間崇峯逶迤登降透迤耳目爲

之一易水自山麓而出與石相啗其流時洄時洑

似水經注

每秋潦汎溢寒裳濡足而渡者幾四十餘處蓋險

且遠如此道傍深藤密篠間絕無民廬可以托處

遠人望煙火以爲歸者惟紅花桑園二舖耳而桑

提出西鄉二字見眉目

園舖分隸西鄉在明季尤稱繁盛迨喪亂相仍鞠

爲茂草按節使乘傳而過凡厨爨之需皆臨時取

給城市至若行旅孤子裹糧襖被視爲畏途蓋聞

安序堂文鈔

卷七

六

三紀于茲矣余同寅呂公輅車至止惻然傷之遂

謀修復之舉皆曰流移難于樂業非遲之十年生

聚不可呂公獨不謂然爰庀材陶甕以給來歸之

無力者不二載而井簷籬落頓還舊觀往來行道

之口遂易所謂桑園舖者而以呂公名村余偶經

其地見壁間有五言近體八首則詠呂公村詩也

余時已薄醉欣然于土人處假得烟煤禿穎草率

大韻而去越一年村之父老欲彙刻其詩頌諸什

問序于余余閱舊作悄恍如夢中語不復記憶且

詞甚樸陋不足與諸君詩並列方冊顧竊念自三

紀以來流茲土者捆載而歸間不乏人而此地獨

如蜀道未通以前蠶叢魚鳧之不可問乃呂公飲

水自矢至鬻家之園作更如此豈可多得厘千金以克供億而百廢具

舉俾豺虎縱橫之墟行旅得以安枕無患其流澤

寧易量歟抑聞古有稱鄭公卿與夫君子里者不

過德望可風當事旌之以表異未有歸美于上而

得諸往來行道之口者有之自呂公始更閱千百

年將不復知爲桑園之舊而呂公之名特與茲村

安序堂文鈔

卷七

九

並傳余既深爲呂公幸然余樸陋之詞亦當與村

之傳呂公者並傳則固自悔煙煤禿穎之貽余愧

矣余又何不幸也

杜甫謂得元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爲邦伯

天下以安序謂吏盡如呂公則煙火萬里矣文

當與春陵行並傳

張見陽詩序

襲者歲在己未余謬以文學見徵旅食京華張子見陽聯騎載酒招邀作西山遊同遊者爲施愚山秦留仙朱錫鬯嚴蓀友姜西溟諸公分韻賦詩極一時之盛事其後諸公皆驟列清華與修明史余獨被放南歸是世之潦倒無成者莫余若也忽忽十餘年余偶過瓜步訪張子於官舍倒屣歡迎慰勞備至語及西山舊作余已愔愔不復能記憶而張子珍之什襲墨譜猶新繼出其詩集見示相屬安序堂文鈔

卷七

三

近體諸作獨行性靈蕭疎澹遠如雲之出岫如水之下峽如野鶴之警露如孤猿之吟秋若不知有事倣之迹與經營布置之煩卽起王孟于今日有不相視莫逆者與嗟乎余齒髮垂暮行且杜門息影不復從事舟車惟手是集以稍慰饑渴而張子異日奏最入都重遊西山慨時序之遷流念故人之離索過余石上題詩之處當爲之低回流連而不能去然則昔人所云把君詩過日以爲朋友性情之極致者惟余兩人諒有同心也哉

安序堂文鈔

卷七

主

文品峻潔讀之亦可想見張君之爲人

安序堂文鈔卷之八

遂安毛際可勸紡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烏程嚴允肇修人

曾青藜古文詞序

余甫踰弱冠聞江右曾子青藜與其伯氏庭聞暨易堂諸子以詩文氣節相切劘心竊慕之已而晤庭聞于湖上又二十餘年易堂諸子相繼彫謝因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一

念青藜齒髮日暮故願見之心亦與年而俱積康熙丁卯冬旅食會城青藜忽投刺見訪初疑姓氏偶同及相見握手大喜繼以古文詞見質且屬為序余塵事雜沓日把卷肩輿中側弁而晚至手口交倦猶不能置夫古文詞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漸衰明季文割裂雕繪盡掩性靈讀之氣噎近代一變為大家之文然摩挲于神髓間愕然無物譬若座飯土羹固不足以汚七箸而欲飲水以終飽焉得乎青藜文清真澹泊如其為人而盤礴

與酣牢籠萬象讀其尚論古人及盱衡時事成敗

得失之故不啻洞若觀火至于友朋存歿之際纏綿悽惻區畫周詳荀息所謂死者復生者不愧

其言惟青藜庶足當之耳余向讀庭聞之文精悍

射人眉宇而青藜復深以學問之氣信乎其不易

及也已青藜又日年來以貧窶故寄人幕下往往

代為屬草丈夫七尺軀何至以臂指供人驅役故

盡棄其藁不復存嗟乎才如青藜天故靳其名位

竟以偃蹇終老即文章一道猶不使之得自行其

胸臆良可慨也余性強項自一二知己外從不淡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二

以捉刀見待然檢篋中所存大半皆贈送叙述之

作以視臂指供人驅役者相去寧有咫哉遂太息

而弁其端

青藜名滿天下而以貧困終老讀此如聞燕市

車筑聲

事筑聲

韓子遠詩序

余年未舞勺先君子以韓求仲太史所選制藝相課卽海內所傳文在文閣者是也。竊已心識之。越數載余赴試會城聞子遠先生以詩文世其家學。人謂韓氏有子。又十餘年。其家孫希一復名噪一時。相晤武陵。傾蓋歡若生平。遂因希一以定交。子遠至今年夏偶以事至菰城旅食多暇得與子遠過從論詩遂以全集見示余下惟謝客窮日夕讀之至于漏深燭灺掩卷傍徨終不能窺其涯際。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三

大率往來吳越得句于聖湖若水者居多。又嘗憑弔前代留都之盛。時移物換。感從中來。雨花木末之間。題咏殆遍。及夫過郢都。訪湘澤。胸中興洞庭雲夢相吞吐。而益大放厥詞焉。昔人謂子長徧遊名山大川。故疏宕有奇氣。余通籍後足迹半天下。所業不加進。幾以其言爲不驗。而獨于子遠信之也。子遠向有明詩兼之選。謂世之論詩者歷下專尚風格。竟陵專主性靈。常判然而不能一夫。詩自漢魏六朝初盛以來。其途甚廣。其義甚微。更爲無窮。

而必循環。反復于二者之間。如厭梁肉者。謂蔬蕨之足嗜。久之知其枵腹無當也。復欲攘竊于隔宿之官庖。寧非習焉而適得其偏之過乎。故選之義。

一取于兼。今讀子遠之作。亦漢魏亦六朝。初盛盡洗。籥籥吟域之見。與所持論合若符契。固非高自標致。以欺世者。人猶逐逐于循聲學步。以爲工亦可廢。然而思返矣。獨是古今友誼以得交于紀羣間。爲勝事而余傾倒韓氏。乃至祖孫三世。其結契更爲非偶。尊酒論文。屈指生平。寧能一二遺耶。授

安序堂文鈔

卷八

四

衣近矣。余客久裝空。指日買舟東去。遂授筆序之以爲別。

前幅叙致歷落至中段論詩名言不朽歷下竟陵聞之亦當小折

陵聞之亦當小折

旌揚節孝錄序

六經稱女德之貞者易曰從一而終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不過爲古今示訓耳惟國風載柏舟之什其言可以貫金石而泣鬼神遂爲女子節烈之宗夫三百篇去古未遠宜其之死靡他之操此戶可稱然而閨閫中不再見何也蓋其時文字缺畧志銘傳贊之體未備賢士大夫蔑由稱道而頌述之至于孤媛少嫠霜寒月暗灑血悲吟能自寫其幽志苦節者又多深藏蔽匿惟恐人知使賦栢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五

舟者非欲感悟其母氏而流布于一時之口幾何不與荒烟蔓草同歸于湮滅也哉康熙甲子余旅食茲城廣文郭子以旌揚節孝錄爲丁母蔣孀人頌者相屬弁言其端孀人爲泰安守昆吾公之媳而文學丁君夢嵩之配也丁君以績學攻苦得疾早夭孀人撫其孤弘祖劬勞鞠育延嚴師童訓之不欲以姑息之愛致墜先業又葬其三世之喪生平足跡不踰戶外凡齋醮祈禱之事師巫望門而却步皆丈夫之所難而孀人兼備焉可不足以風

世乎孀人少工吟咏積成卷軸屬續之前一日遺命悉納棺中以殉嗟乎使傳之後世其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者必當與柏舟媲美而不得一單詞斷簡之遺以爲吉光片羽殊可惜也然孀人之詩雖不傳而誌銘傳贊古人所不能得之于賢士大夫茲集獨能哀輯以垂不朽卽無郭子之請余猶將爲表潛德之幽光也况孀人之子與其長孫翰西復相繼歿所謂未亡人者乃至三世形影相弔雖千百載後聞之尚爲掩袂雪涕而頌美世節者

安序堂文鈔

卷八

六

又將以余文爲嚆矢余亦何能已于言哉婦德不出門其不自傳處正其可傳處文中藏論敘事錯綜反覆其奇宕嘗教直登龍門扶風之壘矣

陳山堂詩序

六經惟詩爲最古。庖羲畫卦止列奇偶無文字也。開天之論虞書追述帝堯已在康衢諸誦之後。是其所從來者遠矣。說者曰古有詩而今則無詩。非無詩也。偶也。其病一在于模擬。一在于酬應。模擬者取昔人之體貌以爲詩。而不與酬應者取他人之爵服名譽以爲詩。而已不與當其落筆時已泛泛焉不知爲何人之作。而欲千百年後奉爲不訛之宗。庸有其乎。康熙癸亥余有兩浙通志之役。陳子山堂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七

寔與編纂見其人彬彬退讓。質有其文已讀其公謄登樓雷琴諸作及他詩篇如玉樹之臨風。新桐之泥露。至其意有所極。不受羈縻。又若蠶蛟之聞雷而怒也者。願行請曰。明年將有京師之行。必欲得先生之一言。余曰。京師固模擬酬應之詩所由盛也。蓋其有聲壇坫者。必欲執一法以繩人。稍有異趣。卽以爲僨輶而泛駕。至於遷除慶祝。玉軸金書。戶外乞言之屢恒滿。得毋入於其中而失其故耶。陳子曰。否。否。昔孟襄陽遊長安。賦徵雲。陳雨。舉

座嘆爲清絕。李青蓮雖日供奉殿廷。不改其清新雋逸之致。竊有志焉。而未有逮。嗟乎。此術也以往無惑于流俗。使人謂詩有古今。而無真偽。寧不于陳子有厚望哉。司成王君阮亭向與余共持此論。而卓然不惑者也。陳子方策名成均。試執余言以問之。何如。

模擬酬應二端實今日作詩真病。不但京師爲然。得此痛掃。勝於禪門棒喝。

安序堂文鈔

卷八

八

洪暉吉文集序

歲戊戌余以制藝受知史立菴先生與洪子暉吉爲同年洪子者立菴先生東井故友也制藝齊名海內號稱洪史而年復較長故余每嚴事之其後余奔走燕豫秦楚黔蜀間至癸亥夏得聚首西陵始以古文詞見示博大沉雄恢奇歷落每反覆數千言余以爲語竭思窮而洪子筆墨尚翔翔于空際譬若五溪之水滙爲洞庭天下之大觀已盡不知由江而放之于海其澎湃洶湧正未有艾也昔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九

有明三百年以制藝取士古文詞不逮唐宋然所謂大家若荆川熙甫鹿門諸君子其制藝亦復矯傑出不隨流俗則謂制藝與古文詞有異道豈定論哉顧洪子茲集多酬應之作而經術史論諸篇尚秘諸篋筭欲俟之十年更定之後嗟乎余始晤洪子甫逾弱冠今顛毛種種立庵先生捐館舍亦二載矣而洪子髮益黟墨意氣益豪邁壯往復砥礪文事而不自足若此余終無以測其所至已或曰洪子家距海不百里登高以觀日出潮汐往

來蛟鼉隱現詭異萬狀是其所得以爲文者或在于是而余乃由制藝連類及之其亦莊生所謂望洋之見也哉

古峭似昌黎

安序堂文鈔

卷八

十

湧泉洞詩序

辛亥孟秋望後二日予禱雨至湧泉寺其地方廣
數畝澄澈可鑒毫髮有泉自下湧出如散珠碎璧
霏微不絕予以錫瓶擲水中飄浮不墜拜禱久之
乃沉次底父老謂須其浮出乃爲龍湫之驗予謂
古語云瓶墜水中永無出理然以中情虔切祈拜
不敢稍懈自辰至酉聞迅雷一聲予方慮無雲而
雷必非雨兆轉盼之間其瓶忽浮水面予爲之舌
橋而不能下捧賞下山未及半里驟雨滂沛衣袂

安序堂文集

卷八

十一

無寸乾者始信神功響應不可以尋常耳目測也
予初禱雨時許爲歌頌以揚神庥不敢負諾謹系
之以詩曰

詩似昌黎

田家望西成秋陽轉酷熱兼旬闕甘霖旱魃恣爲
孽父老往荷鋤渠道苦爭決滴淚枯苗根班班皆
成血目擊慘心頗步禱忘蹙蹙茲泉久得名冬夏
共寒冽地肺誰灌輸累累如珠綴銀瓶擲泉底深
墜蛟螭沈晨光肆拜祈日入未敢輟浮出忽有神
下韻最穩
疑是幽靈挈兒童競謹舞予亦驚目督須臾陰靈

生風霆若奔掣驟雨撲鬚鬚氣閉不得噎始知天
人理影響互交迭土膏已滋潤萬寶偕成結肺腑
鑒神功書以告來哲

史公傳豹產循吏無此奇事誠感誠應固知天
道不遠

吳山鼓音序

林子西仲向有損齋焚餘文集流布藝林一洗近世庸靡纖媚之習比年僑居虎林復彙其書序記傳諸作名曰鼓音而相屬爲序憶與林子同以戊戌舉進士余甫踰弱冠林子長余數歲心壯志得以爲功業可立就更相勗爲詩文以鳴國家之盛其後林子中道顛蹶名位未顯值閭逆之變繫獄逾年九死不悔王師平寇林子始華家累播遷異地數米析薪以供晨夕而文章則倍勝曩時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上

蓋經患難艱阻之後志愈苦而思愈沉兼挾以忠憤不屈之氣行乎其間如金之煅煉而忽躍于冶如木之曲折而必赴于壑如松柏之摧抑于霜雪而虬然盤鬱益奇以堅固非徒窮愁以著書者比也林子又沉酣漆園家言著爲箋疏拔理向郭之外其所謂鼓音者亦原本于莊比于羽族之微以自傷其搖落余手是集笑語林子曰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固若是乎予初以尤異見徵未幾罷去復屢遭兵燹時數之厄與林子畧同而所業不加進

然語曰失林之鳥望同類而鳴號不禁其音之曉曉者故臨文尤爲感慨係之云

觀貼鼓音易流纖巧而讀之止覺一往蒼涼俯仰今昔唾壺欲缺矣

安序堂文鈔

卷八

十四

送汪舟次使琉球序

癸亥春王余旅泊刊江適檢討汪君奉 璽書使

琉球道過里門虎節龍旌照耀鶴首父老咸踴躍

聚觀以爲盛事而汪君間出其贈言相示則自大

學士高陽李公以下爲詩文以壯其行多至數百

餘篇嗚呼亦榮矣復徵言于余余謂列國每相觀

以使僑盼諸大夫猶彬彬有君子之風焉其後奔

走兩敵之間者強弱不能不以相校勝負不能不

以相衡於是務爲虛疑伺喝之辭若毛遂接劍而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主

定盟相如睨柱而完璧以至秦必談天之詞徐孝
穆寒暑之對所謂折衝于口舌者亦其勢不得不

然也我 國家者定告成既治封內就法度而薄

海以外延頸翹足歸附恐後卽如琉球君長以襲

爵請封禮臣比暹羅例不欲勞一介之行李而其

陪臣博額額請者至再此豈復有強弱勝負之見

政絲毫萌其意中也哉而爲之使者亦何必復以

虛疑惻喝往復而賁告之也余願汪君駐節之餘

化之以道德率之以禮樂文章誨其所不知而匡

其所不逮容之也如父兄勉之也如師保斯稱

聖天子字小之義而傳所稱樂天者保天下其氣

象固如是也况 皇上特越常格簡用詞臣亦以

養望金馬石渠之間其體必雍以和其詞必藹以

吉專對不辱固在此而不在彼乃或謂彭湖之間

餘孽未靖行者不無戒心余以爲不然往者三方

構亂大師臨之如摧枯拉朽茲 王命宣布赫聲

濯靈富惕息竄伏之不暇何亂之敢生然彼之所

以依回海島而魚鼈與居者亦以久阻聲教德意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主

無山下逮耳汪君方以道德禮樂文章之盛由琉
球而漸被海隅日出諸國則彼宗族墳墓近在城

內有不愧斯悔斯服者歟余知使族之日必有

稽首投戈接踵而歸命 闕下者已

他文止從折衝口舌立論此獨寫出樂天者保

天下氣象識議俱擡高一層所謂鴻筆之人國

之風雨

浙江通志序

省之有通志猶古者列國之各有史也。自司馬遷作史記爲古今所取法而郡國之志蔑聞焉。東漢以還有南陽風俗襄陽書之紀而志郡國者漸備。蓋志者史之一體也。浙舊無通志明嘉靖間華亭徐階創爲之武進薛應旂踵事集成凡七易稿而始告竣閱今已一百二十餘年矣。我皇上建極以來省定告成薄海率俾爰命修一統志所以廣風教一章程甚盛典也。徵文考獻必取信于通志于是督撫諸臣下其事于藩司以及郡邑之長刻期從事先後各以書獻康熙癸亥七月遂開局棘院延集耆碩聽政稍暇相與搜輯編摩矢公矢慎自秋徂冬載歷三時大率原本薛志而更加刪潤且格遵功令復以秦豫二志爲準試舉其同異之概而綜核之如薛志止紀都會而茲則備列帝王國書之異于私史也薛志統形勢官制物產諸條於雜志而茲則分類定名釐然不紊亦猶支流之自爲脈絡列宿之各爲經緯也至若附

安序堂文鈔

卷八

七

安序堂文鈔

卷八

太

祥異於星野之後蓋以客星入牽牛歲星入南斗卽爲祥異所由設此義類之同於豫而不同於秦者也。冠本朝兵制於歷代之前所以崇聲靈而張捷伐與秦豫稍別不妨變文以起例者也。又若名宦人物有美無刺其義專主於風世蓋善善長而惡惡短此則諸志之所同也。引伸觸類難更僕數然豈僅矜淹雅侈聞見而已哉昔蕭何入秦首取圖書因以周知戶口阨塞之數而朱熹宦徽所至必先攷其志乘識者以爲知務今距薛志一百二十餘年其間民俗之繁富風尚之醇龐士習之端雅不能無今昔之殊焉在聖朝而庶而富而教固有其漸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則考掌故而斯利弊之源流窺故府而詳補救之緩急其所裨益寧淺鮮歟是役也督撫暨藩司諸公提綱挈領於上二三名儒按部就班於下而際可等謬爲之訂其疑誤綜其起訖毀譽不徇恩怨不私猶恐掛一漏萬品陶未詳備集木之懷閱數月如一日也。雖曰一國之史不敢僭擬筆削或可比

於越絕吳越春秋諸書云爾謹序

大儒經國之章不當以平奇工拙求之

安序堂文鈔

卷八

十九

安序堂文鈔卷之九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錦西仲

烏程嚴允聲修人

許

閻再彭先生七十壽序

余年甫逾弱冠與閻子紫琳同舉南宮後二十年

戊午謬以文學見徵與其從弟百詩待詔關下

尤晨夕過從甚歡今乙丑冬偶遊鄂城而百詩之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

哲嗣復申踵門來請曰明年秋季十日爲大父再

彭公七十初度敢祈大君子一言以祝難老是我

以文締知于公家蓋三世矣不止紀羣之交已也

嘗閱魏叔子集公六十時百詩以古文詞侑觴丐

言于叔子夫人子欲揚其親必求當世極通顯者

爲之辭金書玉軸以誇耀閭黨若叔子不過窮老

布衣耳而余僣處薄宦尤落落無所比數乃亦舉

以相屬豈公祖孫父子間夙昔雅尚有在于世情

趨舍之外者耶公幼承尊人大參家學下筆輒數

千言銳然有志當世之務。暨明季板蕩後。遂徜徉物外。採山釣水。觴詠流連。淮右又當舟車冠蓋之衝。四方名流高士。望門托宇。咸以公爲依歸。或勸之仕。不應。輒酌以大白。俾盡醉。不得畢其詞而止。昔柴桑高節。光照史冊。然亦嘗分符下邑。以資三徑絃歌。而公在當日。未綰半通之綸。乃以不世之才。甘心石隱。誠所謂士各有志。不能相迫者也。公起居嬰鑠耳聰目明。不異少壯。百歲固所自有耳。蓋人生惟文章之壽。不窮而詩書傳家之澤爲久。

安序堂文鈔

卷九

二

而可持。公撰著甚富。短吟醉墨。人爭傳誦。已與金石俱永。而百詩文采氣誼。當世望若僑駢。復申又少。登賢書詞章如雲。蒸泉湧不能測其所至。較之名位聲勢。赫奕一時者。其所得于天。孰多耶。余性迂懶。素不喜爲視釐之言。而茲樂以筆墨爲役者。蓋直等于襄陽者舊之書。蔚宗隱逸之傳云爾。

文至此筆墨之痕俱化。僅以爲脫盡壽文蹊徑者。猶門外漢語也。

其數十年學問之所積醞釀充斥于中且筮仕豫
燕回翔郎署按節顓南鬱孤之間所歷名山大澤
廢壘荒祠與其故鄉珍禽奇樹之觀丹青珌刻之
異皆一一于文發之故讀之如建章宮千門萬戶
又如張樂洞庭弦匏羽籥中流變滅使人心目震
駭固非區區以起伏唱嘆爲大家者也余少年好
流連光景于公安諸編不無闌入及長始悔其所
作卓然欲有所樹立其操術頗與雁水同然良楷
工拙之殊不能望斯集之項背則所謂同爲不龜
手之藥而僅以糾統終老是亦存乎其人而已
論文有識而筆意歷落離奇有山島竦峙之致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四

饒芷閣詩序

明季巨璫柄政流毒海內左忠毅公得禍尤慘數
十年來思一識其妙人而不可得其孫女信芳左
夫人爲桐城姚君非菴之配姚君向令蕭山余晤
于虎林邸舍時軍書旁午倥傯相對未嘗道及夫
人之能詩也後十餘年其子君山始以夫人饒芷
閣遺稿相屬爲序曰家君欲付之剞劂者屢矣迫
於先慈之言而止余謂內言不出於閨故閨房之
秀每不欲以筆墨流布及卽世之後音塵杳絕而

安序堂文鈔

卷九

五

其文采精英不可磨滅且有以補女範內則之未
及者此夫人之韜晦于生前與君山之表章于身
後皆並行而不悖者也夫人詩華而不艷質而不
俚五七言近體雅得開元大曆遺意昔人曰愁苦
之音易好如古來所傳團扇殘機之作類皆悲婉
激楚掩抑離憂若夫人生長貴盛姚君又早擢高
第象服文軒照耀衢路且諸子後先鵲起計人世
之適意無過於夫人者然當叛藩構亂姚君單車
就道誦夫人病中閒警諸什魂驚鬼悸聲盡淚枯

嗣後量移方州窮荒遼遠夫人內秉家政不得效
一日唱隨之樂屆臨歿絨辭遂成絕響雖使傍人
讀之猶爲唏噓泣下身當其際者又何以爲情哉
嗟乎夫天於一才女子卽極適意之遇而會必多
方以困鬱之使其音一出於愁苦而後已況士君
子以千古著述自命乃欲憑藉寵榮快然行其胸
應安可得哉安可得哉遂太息而爲之序
敘事中有一唱三嘆之致

孔母羅太孺人八表壽序

歲戊午孔君與壇訪余於浚儀官舍居月餘鬱鬱
無所偶瀕行再拜請曰家慈羅太孺人得與壇最
晚與壇年十五補弟子員先君卽見背弟與酒方
數歲太孺人孀居守志治家嚴正有法值寇煽亂
流離兵燹茶苦備嘗所倦倦者惟此先君遺訓勿
令與壇等失學爲念茲壽屆八表耳目明聰日勤
紡績與壇赴汴之前一夕課子姪書幾夜半猶聞
太孺人機杼聲與壇曰母何自苦乃爾顧視月影

照耀門簾太孺人曰吾甚惜此東壁餘光耳與壇
笑然自失呼子姪輩環聽之其生平勤苦類若此
今與壇幸登第而暇菽飲水尚不供口體之奉慚
慙幾無以自容意欲得先生一言庶乎稱觴之旦
侑太孺人之一七余曰古人家貧親老不爲祿仕
每引以爲深耻然前代進士聲華赫奕有朝懸
釜而夕列鼎者君當銓選壅滯之日需次家食貧
乏至不能自存此固君之耿介自守爲之而亦時
與勢之異也何足爲君嘆曾憶小人有母每課讀

以梨栗置几案間。令成誦。一過卽廢其一。兒時嗜食肉。不廢書。九歲應童子試。屬望尤切。然冀博一青衿而不及待。欲如孔若。今日何可得也。何可得也。魯有公叔文伯者。退朝而母方饋。敬之以逸勞。左氏尤稱述之。然文伯參養富貴。庸庸無所表見。而君學成名立。從此出膺民社。勲業正未有艾。是太孺人之遇。固優於文伯之母。而余之見太孺人。不異於見吾母矣。遂不辭而爲之序。

起伏斷續皆有真氣。髮其筆端。此等文品。不當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八

以章句求之

方渭仁文集序

余讀渭仁文。凡三變矣。弱齡定交。語石習爲徐庾之篇。風華自喜。暨與余避寇僑寓會城。得稚黃諸子相與切劘。欽華就實。駁駁體格。日上卽海內向所傳健松齋集是也。已而應文學之徵。天子臨軒親試之。拔居侍從。與修明史。若所編于少保汪總制列傳。精忠大節。與日星爭光。而瀛臺賜宴之盛。長白應運之符。揚厲敷陳。號稱極盛。以及在廷諸公入參大政。出宣王言。盡欲得渭仁一言以

安序堂文鈔

卷九

九

爲重。且典試三蜀。在西南數千里外。巫峽瞿塘白鹽赤甲之名。勝皆以皇華使節臨之。凡所撰著。博大雄奇。稱其意氣。遂取前集而廣之。重付梓人。屬余爲序。余謂文章與境遇相關。境不變則文不益進。夫臺閣山林。其體不可不備。其才不可不兼。如子厚之居粵西東坡之遊海外。文筆更爲超絕。蓋二君少壯登朝。踐歷華廡。一旦置之於荒僻險遠之區。苗獫之與居。島嶼鮫人之是狎。足以震聳其心思。推廣其聞見。若夫渭仁雖爲宰輔之裔。少遭

喪亂及擢第南宮而需次里門未磨一命流離兵燹復從而困之多窮愁抑鬱之作高文大冊不能不有待於近日而始著則臺閣山林之互擅所謂文以變而益進者此爾嗟乎余向有松皋文集問世比來研摩歲月紙墨逾積乃窮愁抑鬱之作猶然故吾固境遇爲之否耶雖然人苦不自知即使余致位通顯而才分所限等次以分恐亦不能與渭仁並驅爭先也哉

落落自饒古致其發議處又如萬頃波濤蛟龍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

出沒令人不可狎視

山拱樓詩序

山拱樓者松陵黃子叙九寓居若上名其讀書之處也小樓數楹臨流負郭檻外平曠繡錯綠禾千頃與天同色前則連峯複嶺時于烟霞縹緲之中若朝若揖其名以山拱也固宜黃子既爲五言近體以紀其勝從而和者積成卷軸更丐言于余竊謂古來名流韻士棲止之處當世寂寞無聞而後人或得于紀載之所傳與夫樵夫漁父之所述咸憑弔瞻望形爲歌咏欲友其人于千載乃黃子偶爾下帷不啻蓬廬之一宿而即傾動一時如此亦可見三吳人才極盛而黃子所交盡一時之雋矣因憶曩者泛棹松陵覽勝梅里快風聞飲酒賦詩羣賢咸集忽忽二十五年計其時黃子尚未及弱冠今二毛亦始見矣詢及耆舊自顧茂倫張九臨二君外皆化爲異物而當日唱酬篇什復散佚不傳余更嘆人生斯世無論年歲一往不可復追卽良朋贈答之言亦難得而易失爲可惜也黃子益什襲藏之傳諸久遠俾後之登茲樓者憑弔瞻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一

望而因以想見其人也哉

神韻淒清欲絕右軍蘭亭不得獨有千古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二

蠡遊草序

昔人云太史公周歷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蕩有奇氣自後贈遠述遊之篇類皆援引茲義侈陳揚厲用壯行色不知士君子不得志于時趨都越國聘旅窮愁抑鬱誰語不得已以詩發之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感卽如淵明天懷曠達猶以東西遊走爲嘆則他可知矣李子南枝少負雋才落落未偶嘗越江淮登秦倚馳驅燕趙之郊所至皆以詩名最後掛席臨江倚舷彭澤登陸閒作而以蠡遊名篇

安序堂文鈔

卷九

七

乙丑夏相晤虎林官舍乞言爲序余爲之午夜籌經悲慨之餘繼以浮白不知東方之已旦也集中如一帆揚子渡雙淚蔣山雲早霜閣落葉寒雨見歸心山城歲晚客懷古水國夜寒人憶家蒼葭浦口三更柝碧樹江聲一夜秋景物蕭涼意况淒婉讀之使人霑巾掩袂而況身當其境者乎聞李子族本南州所見類垣斷礎喬木荒祠盤桓憑弔感從中來遊子悲故鄉宜其長言之不足而反復致意也余向補授黔陽中道奉裁往返萬里今李子

道途所歷。皆余襍被焦勞。哀吟而永嘆之處也。年
歲浸遠。已如隔世。讀是集而心目間。又若遇之所
謂人言。愁我始欲。愁爲不虛。爾雖然士非窮愁不
能著書。假令李子居鄉里。槐素封。固無從得此詩
。即使出而得志。富貴結駟連鑣。鳴笳在路。雖有所
著述。亦未必歷歷動人。若此。若余之窮愁而又朴
陋。無以自見。則區區之言。何足爲李子重哉。是爲
序

淡泊婁婉得六一之神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四

桂蔭堂文集序

文者載道之器也。其背道以馳者。必不能行世而
傳後。竊怪國策一書。傾危相煽。機智蠶起。其自處
亦若不能以終日而文章。則千古常新。何也。蓋其
縱橫排蕩之氣。足以撼泰華而蒸雲夢。虬龍欲舞。
金錢皆鳴。而區區章句之儒。依附駢竊。乃欲與之
比長。某能也得乎。然使其沐浴于聖賢之旨。一執
乎正。譬若羣雄割據。蠭起爲雄。一旦歸命王。朝中
以司馬九伐而奉詞討罪焉。安有能禦其鋒者哉。
吳子寶崖工爲有韻之章。戊辰春復以古文詞見
示。跌宕自喜。震蹕無前。縱筆所如。奇譎百變。大率
根抵國策。使人望而辟易。乃就而察之。掩卷反覆。
而尋繹之。其不合于聖賢之旨者。何其少也。文之
足以行世傳後也。又奚疑焉。吳子名巢。一時尤爲
山左高念東唐豹岳兩先生所賞識。千里招邀。指
日束裝就道。余故弁言簡端。以祖其行聞。兩先生
以古文詞自命者也。試以荒言并贊之。

行文亦神似國策

願學堂文集序

起甚遲

往者 天子以安南向化特遣使 冊封諭祭如
禮而澹園周先生榮膺是選及使旋有使交紀事
一書布德意宣國威勅儀度却饋遺以及世系之
綿長山川風土之殊詭皆瞭若指掌洵所謂鴻筆
之人國之風雨也乙丑冬復得願學堂文集三復
而嘆曰文者所以載道人人能言之自六籍四子
以外若秦漢若大家尤為擅長文苑然其遺辭命
意多偏駁而不醇自濂洛關閩諸先生起聖學如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六

日月之行中天而學者誦習其文每不如秦漢大
家之朝吟而夕披者何也譬若善馳騁者追風逐
電可以一日千里至于鳴和鸞清節奏遙遙周道
之間則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其勢然也乃自有識
者讀之因文以悟道則有沉酣寢息于其中而弗
能去者矣澹園集騷賦序記以及傳誌題跋之屬
無不悉備氣靜而思恬識充而力厚與通書正蒙
相為羽翼始悔余向之逐逐於詞章記誦猶夏蟲
之不可語冰也澹園新奉 簡書視學全蜀蜀自

司馬王褒為瑰麗之章眉山父子更以雄渾奇肆
之氣行之其文已俯視海內澹園行部之餘復宣
布是集為登高之呼仰濂洛關閩絕學家習而戶
曉焉蜀之文教其丕變也哉

中段奇峯突兀然創論實至論也可以前無古
人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

諸虎男尺牘序

客秋罹兵燹之患，移家武林，私念向來僻處一隅，聞見間陋，欲盡交此邦人士，以廣所不逮。每賓朋禱坐，必一一問其師友，何人諸君子，各相推引，言人人殊。至於諸子虎男，則稱述皆不置口，屢欲借方潤仁過訪，輒爲風雨阻。一口虎男持家五兄，群黃書屬爲尺牘序，反覆披讀，更嘆諸君子之稱述，虎男猶未盡也。夫尺牘之興，昉於晉鄭二三大夫，暨秦漢六朝以降，大率與文運相上下，其性情風骨，各孤行於楮墨，而不相襲。前代陳君公好爲泥連光景之詞，其後遂相沿成習，如澹石、幽花、清琴、斗酒等語，贈答往來，千手一律。近東瑛武令重貽，勿聞樵鶴是選，余勉以其登古雅，不謂虎男先得我心也。聞虎男尺牘甚富，多燬於火，今所持以問世者，尚若此。余素不媚辭令，兼復隨手散去，顧五兄不使余先同字於虎男，而更使虎男先來過我，甚矣五兄之過也。然五兄異書諸尺牘，甚工，真可與虎男相伯仲。乃虎男反因五兄而屬序於余，則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九

又虎男之過矣夫

本順序耳，末借過字與波，便覺平衡數里，忽作曲勢，引人着勝。

安序堂文鈔

卷九

十九

嚴北侯分開序

嚴子北侯少而早孤異母第二人皆幼薄田不盈十畝北侯窮年拮据以其館穀克舉家衣食計且爲二弟謀婚娶得有成立始取產業三分均剖之不問父遺與已所推拓而續受者也嗟乎中庸獨稱庸德攷北侯所行皆爲人兄者循分所當爲乃問之當世無論貧窶之家錙銖較量卽號稱素封往往覲覲幼孤以取贏利聞北侯之風能無汗下也哉北侯與余遊二十年未嘗舉以自言偶閱內

安序堂文鈔

卷之九

干

第四侶所作開書引言爲之反復嘆美四侶又曰北侯七試棘闈未售或以家貧食指爲累顧余讀北侯制義于儕輩中少見其偶久淹擲屋非戰之罪然亦可以慨然于其遇矣

言簡意盡然復有一唱三嘆之致溢于楮墨此短文所以不易構也

安序堂文鈔卷十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烏程嚴允肇修人

重建毛氏義堂記

吾宗自希成公以下同居者六世奉旨旌表而顏其廳事曰毛氏義堂萬曆間不戒于火先曾祖銓部公與其兄光祿公起而重建之暨康熙甲寅閩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一

寇構亂所向披靡甚有揭竿而爲前驅者吾宗獨以忠義相激發堅守數月屢挫其鋒致羣兇切齒慘遭焚掠際可遙望號慟以頭搶地而祝曰吾私室皆可燬惟冀存此堂而卒不免于灰燼也歲癸亥自大梁歸里遂捐貲首倡族衆亦踴躍趨事由夏迄冬工已落成而命際可爲文以記竊嘗讀同居家規凡婚喪之儀起居飲食之節以及賓朋燕享臧獲撫御之方無不釐然中度昔人所謂問室之內嚴若朝典者不是過焉雖生齒日繁分爨已

久然。政之近代稱義門者。若浦江之鄭建陽之何。亦無不析之產其勢然也。而吾宗猶幸北廬而處。歲時伏臘。老幼聚首。庶幾想見當年同居之盛。登斯堂者。誠能父誠其子。兄勉其弟。相與尚敦睦。崇齒讓。緩急相周。疾病患難相救。卽起希成公于今日。必以爲子孫善繼吾志。亦安有慙焉者乎。夫古今稱家訓者。首推顏氏。際可雖年逾半百。而行輩尚在子弟之列。不敢妄置一辭。惟述所聞于家規者。書之于石。俾後世知所觀感云。

安序堂文錄

卷十

二

文字到極真朴處。自能沁人心脾。

楓江漁父圖記

安序堂文錄

卷十

三

漁者之設釣餌。操置網志在于得魚。不過與屠酤市販等耳。自漆園著漁父之篇。其言多洗洋自恣。而靈均于江潭憔悴之時。設爲問答。以自廣。若有以輕世而肆志者。後之人低徊想望。如天際真人。縹渺而不可卽。往往寓意以爲號焉。蓋恍然蘆荻之與居。而鵬鳬之是侶矣。康熙丙寅春。吳江徐君虹亭。屢過邸舍。出楓江漁父圖相屬。以記余謂必畫苑名蹟。藉爲賞鑒之重。及展卷而奚童之執燭于旁者。不覺粲然失笑。固不問而知其爲虹亭也。圖修廣不盈幅。烟波浩蕩。有咫尺千里之勢。舟中貯酒一壺。圖書數十卷。虹亭綸竿箬笠。箕踞徜徉。讀欵識爲西泠謝彬之作。彬物故已久。計觀此圖當逾十載。至今猶酷肖如此。則彬之負當世重名。誠爲不謬。嗟乎。虹亭博極羣書。落筆以古人自命。屈首塲屋。連不得志于有司。一旦膺聖天子博學弘詞之選。讀書中秘。編輯勝國遺文。可謂極儒臣之榮遇。同思笠澤具區之間。得魚沽酒。宜視爲

少賤鄙事乃更廣求海內勝流歌詠而題跋之殆所謂身魏闕而心江湖者耶

筆意瀟淡如桐江烟雨

片堂文鈔

卷十

四

河燈記

康熙甲子七月之望洛青先生倡河燈之會其次公竹堂買舟相約往觀鼓棹出南門時夕陽在山羽流卽欲浮燈于水余笑亟止之遂暫泊峴山之麓訪雀榭亭爲顏魯公觴咏處復拾級至逸老堂小構數楹林木森秀秋色蒼然而至下瞰碧浪湖如入阿鏡隱現蔽虧景益幽絕更勝一碧萬頃時也入夜舟中雲璈玉笛仙音冷泠旁二燈舫尾其後左右分投初如疎星歷落忽聚忽散少焉如火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五

城對峙綿亘不斷及列炬益繁河身稍隘委屬填積又如千本蒲蒿黑羅中流不能枚指至於清風徐引或隨波而迅逝或逆浪而乍升或黠潏而重明或欹斜而欲覆則更如火龍天矯倏忽萬狀使人目眩神搖矣更餘月出東峯照水爲練與燈光相激射返棹入城夾岸士女駢肩接迹衣香數里笑語喧闐皆謂數十年所稀觀嗟乎昔杜牧之遊若上郡守爲陳木姑觀遊甚盛不過欲以陰求覽色爲士君子所不樂道乃每歲七月之望有司致

祀厲壇澤及若敖之族載在令甲。先生復創典盛。事俾強魂厲魄不爲灾。殿以廣國家拯拔幽滯之意。豈止時和年豐爲衆庶送詭異之觀已哉。是爲記。

寫河燈窮工極致結語開合有位君子方爲得體不止曲終奏雅已也。

花間草堂記

梁溪顧子梁汾故明端文公曾孫也。既以詩文名海內而尤工於詞。每酒酣耳熱自歌所作聲振林木。俗士望而却避。構室三楹北向在端文公兄弟及尊人庸菴先生特祠之後。南窓對惠山寺方池石橋。意象蕭曠。有古樸三株橫覆池上。如渴蛟怒蛟。天矯盤曲。相傳爲五代時物。其中卽花間草堂也。几案琴書外無長物。右爲香界。置臥榻。左楹於向西屋下開一牖。看山。山從殿角正露其頂。雙松挺立。梵宇金碧彷彿小。李將軍畫。北院有伏流涓涓出石間。品之與第二泉相似。昔端文公在神宗時倡明理學始爲東林海內翕然向風。小人族其異已羣起而攻之。卒構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至江左奄奄一息而當軸者師其意摧折善類。明社遂墟。是東林者有明三百年興亡之所係而端文公之主持亦若東漢之李杜南宋之真魏諸君子也。梁汾讀書之暇瞻懷先德俯仰興亡之故慨當以慷其平生僊蹇抑塞悲憤無聊之况。

皆於詞乎發之其曰花間草堂者兼取昔人之詞
天。然。唐。合。
選以顏其室蓋有自所寄託而豈僅以香奩粉澤
爲工哉余別梁汾且七年近寓居西泠適梁汾客
遊相過手繪小圖出之爲玩而屬余記其梗概者
如此

作一草堂記却將有明國祚興衰之故寫得磊
落動聽而前幅叙次亦復如書

張園看牡丹記

康熙甲子三月八日看花于張子魯望之園而求
詳。記。歲。月。無。誤。也。
余文以記嗟乎客歲四月八日與錢子聖楨肩輿
叩門時花事將闌又屆薄暮主人匆匆治具而別
且訂今春之約余謂自戊戌釋褐幾三十年故園
春事所見無幾况虎林都會之地信美非吾土乎
酒酣因賦沁園春一闕有恐明春春色又在天涯
之句其後秋八月與修兩浙通志至臘盡告竣而
當事復委以重加校正之役遂淹滯至今不可謂

非天假之緣也乃爲之記記曰出艮山門里許風
味脩曠有山隱然起于平疇間者曰艮山山臨清
涼河疎篷短棹汎汎有濠濮間意上多桃杏襍樹
新綠如染隔岸菜花盛開布地作黃金色其外阜
亭諸峰明滅可數山麓爲張氏之居自其先公後
三世皆雋賢書出牧方州惠政翔洽至今稱望族
入門達左扉翠幙曲檻左右映帶下卽牡丹臺也
有玉樓春數百本繁枝爛熳其大盈盎香氣芬鬱
數十步外虎林牡丹以此園與柴氏家爲最然柴

氏托處城闌達官貴人名姬艷女絡繹相接凭欄
徙倚未久已有欲促之去者唯此地人跡罕至或
樵夫漁父追逐其間耦俱無猜可以海鷗相狎而
魯望網魚貫酒促膝評花一觴一味似爲勝之復
念兩載花期先後相距一月而同遊聖楨流寓江
右未歸人生遇合之遲速友朋之聚散皆當作如
是觀又客歲舉杯斜陽深院而茲則細雨輕晴顯
聯袂異卽天時亦有不能自主者况羅隱詩云看
到子孫能幾家乃張氏數十年來花前觴客如一
之也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十

作一看花記却寫得低昂歷落身世之感隱然
言外蘭亭修禊俱是一副心眼

雲間燕集記

康熙甲子仲秋日在壬子過雲間僦居郡城癸丑
日飲張硯銘齋旁臨清池堦下秋色楚楚照董蒼
水向年同以文學徵者坐客多耆舊爲余言幾社
陳夏諸君子壇坫之盛余因道遠先別抵寓街鼓
動矣甲寅朱彥則招飲十年故友將有西泠之行
聞余至停舟以待酒終解纜黯然者久之乙卯移
寓同年張梅巖園家貯名泉余試以峭山春芥香
味絕勝是日梅巖偕張洮侯漢慶董聞石蒼水及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十一

杜容三大集林安國錢子璧吳六一諸子於振雅
堂惟盧文子以素未至觴政甚肅余飲不能半燕
葉醉而復醒者累矣少陵云堅坐看君傾庶幾似
之丁巳觀劇於張宗遠家始訂分體各賦之約戊
午周騰垂張豫章招飲觀宮劇工巧出人意表因
嘆吾輩皆當作如是觀彼名位在世不過造物暫
時相假而炫赫自異無乃木偶笑人庚申飲魯謙
菴郡齋絲竹喧闐幾達丙夜質明卽以公燕聯體
敘見示刺史風流可稱希觀辛酉雅集李子立書

樓時雨甚夜分始散役夫中道顛顛余醉幾欲墜
車焉壬戌豫章復置酒園亭同鄉丁叔范在坐計
子山亦移樽而至園中植雞冠成林立者如幢蔽
者如帚垂者如嬰珞龍徒舒拂者又如鸛鵲之梳
翎後視之掉尾或黃或白詭態殊狀隙處間以木
芙蓉老少年之屬豫章病酒偃臥余章轟飲抵暮
不以主人廢勸酬故中輟也甲子梅叢招同年金
子藏共飲齋頭雨後輕寒剪燭話舊猶憶二十年
前裘馬時乙丑容三復有探桂之約鼓棹沿北行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三

漸遠闌闌心目爲之一易古樹垂藤掩映如畫左
右叢桂森列中容一竇爲出入道列坐其下累累
金粟時墜杯中子山爲余書山居聯流水在屋下
白雲宿簷端之句是夕赴許鶴沙先生之招演越
絕春秋劇更訂翌日作別墅遊先生向觀察兩河
余故屬下吏也丙寅扁舟到門榜曰環溪廬有清
池數十畝再折爲有嬰堂過小橋疊石爲山岡巒
秀削登絕頂忽見西陵浮屠出叢薄間始悟唐人
塔勢如湧出之妙取徑至水鏡山房四面皆木望

隔岸亭臺邈不可卽如海中神山欲至輒風引而
去也外爲春及堂晚禾盈畝蓋取淵明歸去來之
意嗟乎先生宦與中以母老假歸使少遲數月卽
遽叛藩之亂雖欲優遊於此中得乎是固園林之
興置有數而亦先生至性之所格也夜復集春介
堂痛飲趙雙白卽席賦五絕燕會之作諸體略備
矣丁卯鷹垂煮鱗鱸魚挈榼見過適梅叢爲余作
鱸魚餚俱極鮮美戊辰汪蓮菴留飲桂下薄暮將
登舟而同人挽留甚至期以重九泖塔登高已已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三

遂復集硯銘臨流草堂庚午遊汪園以水石擅勝
校書佩芳在座各爲賦虞美人調辛未觀董文敏
真蹟于朱雪田宅盡醉乘月始還壬申聯舟泛三
泖并遊鷹垂涉園張子毅金德蕃後至是日重九
也癸酉飲李漢威齋遂返西陵與諸公別
敘次數十日事不作凌駕而自具變化較西園
雅集記風趣過之

坦然公像記

海內毛凡皆得姓于毛伯而其郡皆曰西河無二族也蕭山之派有日奇齡者與際可同以博學宏辭徵際可以兄事之其兄子遠公亦績學工詩文一時擬以二阮之日今年夏襖被相過淹留旬日

瀕行遠公避席請曰始祖坦然公始遷此地青田

敬謂為一翁之嗣

劉伯溫先生為布衣時相得甚歡而魏冢宰公驥為題其夫婦畫像迄今幾四百年世守弗墜遠公恐其墨蹟漫漶漸失真也特求高手臨摹以存其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十四

副幸為文以記之嗟乎從來名家望族其號稱始祖百世不祧必其功德有不可泯沒者而後能保世以滋大夫以伯溫先生之才幾于王佐而折節與公為友豈偶然哉當明太祖求賢若渴使非公秉志高尚伯溫先生必當推轂以致通顯而潛然以丘園老則冢宰贊中所謂心厭功名而以巢由是慕者洵非虛語也夫

文以不着色為工而姿態正爾橫溢

李龍眠淵明遺事圖記

李龍眠畫淵明遺事一卷三韓修君鍾山善真購得之乙丑夏相晤虎林忻賞之餘慨以見惠余愧謝不欲當仍歸之因為之記其一以葛巾漉酒醺其佳甚但恐餘瀝淋漓鬢頰耳此與張旭濡髮作書時何異其一王刺史弘開淵明遊廬山命故人龐通之半道邀飲俄頃弘至亦無所忤此君高風正不必踰垣鑿垣耳其一屢敝王弘欲為造屨便于座上伸足令度焉陶令每自謂羲皇上人不吾欺也其一獨坐撫無弦琴嘗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余謂柴桑往往三旬九食故弦軫不備漫以應客耳觀其與子儼疏曰少學琴書決非不知拊操相對如據槁梧者其一採菊盈把值白衣送酒神致蕭遠真悠然見南山時也其一坐籃輿二子及門生舁之以行昔人以御李為榮未免名流標榜之習若先生則余恨不能以此肩效僕隸矣其一檀道濟餽梁肉庵去之色甚峻道濟為寄奴惟此段神采最悲見清詞錄元勳禪代之事此時已預測之耶其一與顏延之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十五

到飲臨別贈錢二十萬盡送酒家與公以悉令種
秣相似其自作挽詩曰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計惟此時可免此恨其一據榻作欠伸狀有二客
逡巡欲別所謂我醉欲眠卿可去也其餘或拂紙
欲書或持畫卷與童子語或策杖獨行或醉甚扶
小童肩或對客鹿較芒屨自循其帶淵明生平此
類甚多且書傳皆無明文不能備識特虎溪三笑
古今佳話何以見遺或龍眠故狡僧以示不易淵
不欲却俗工繪瀛洲圖人人皆可指數也卷中筆

安序堂文鈔

卷十

末

墨生動純以韻勝信非北宋高手不能辦至於器
具自書簾酒罍外無多長物筆瓢屨空之家國應
如是閱者當自得之佟君名毓秀號鍾山少年工
詩書法繪事皆雋逸絕塵歐陽子有云觀其所好
可以知其人焉

記成後於友人案頭見淵明年譜云宋元嘉三
年檀道濟餽梁肉不受則余文似爲刺謬而本
傳却檀道濟梁肉在爲建威參軍之前是晉義
熙元年事也攷年譜爲趙宋時泰山王質所著

相距已數百年自當以本傳爲正又楊鐵崖云
坡翁跋石恪所畫三笑圖不言爲誰山谷特贊
以遠公陶陸事有趙彥通者作廬嶽獨笑一篇
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指爲傳訛其說或有所
據然坡翁贈辨才詩云我北陶令魏師爲遠公
優送我過虎谿谿水當逆流則亦明指淵明矣
鐵崖號稱博洽而于蘓集尚未攷究甚矣論古
之難也故并著之以俟後之君子自識

每段曠懷逸韻宛然柴桑當年覺三徑五柳間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七

呼之欲出至于章法變幻天矯所謂筆端具有
化工也

重修仁和縣學文廟記

嘉禾鄒待問先生之司鐸仁和也歲丁未也始至
卽士風丕變文雅蔚興明年待問視學宮日就傾
圯殿閣剝落喟然傷之乃自捐二百金爲倡閭邑
紳士相繼助一年而棟宇維新羣飛翼挺聖人與
諸先賢木主俱光輝燦發奕若有神待問語家禔
黃曰茲幸矣美哉輪焉必得君家會侯文麗牲之
碑以紀其事足下其爲我致之當是時余適謁選
京師聲問與故鄉曠阻待問猶時時訊及歲甲寅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十八

余歸里而待問已歿家禔黃爲悉述之余不覺有
感於中焉聖廟重新固際可之所樂親而重以待
問之夙託不可不謂之知己雖不文其敢辭哉杭
郡在春秋時雖號僻遠然吳越春秋稱孔子嘗從
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適越而西湖之許端木使
越之祠存焉夫夫子之廟卽遐邇絕滌無不俎豆
而况身所過化之處與賢弟子連騎結駟於其間
者乎竊嘗論之學校之建所以敦倫也今使人
出身賢序膺應仕據要津而返去之君臣父子昆

弟夫婦朋友之間或毫髮未盡當其低徊於宮牆
之中駿奔於簞豆之際豈有不慙然汗下者然則
學非徒爲青紫之藉而已今 聖天子崇文興化
使天下士必出於學風教之盛度越前代而仁邑
士習尤爲醇謹今者殿廡煥然收觀左吳峯右聖
湖崇堯環拱滙澤旁溢而其中房廊庖漏事事悉
周俾諸君子瞻拜有地講習有所遊息有處可不
思所自歟昔歐陽永叔作吉州學記謂州牧李侯
能及其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深以爲歎况待問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十九

官卑祿薄乃能發憤爲此而身歿卽在修學之途
年尤可惋悼而感發者也竊願肄業於其中者格
物致知以爲端窮理盡性以爲要以名教是非爲
已任以天下憂樂爲躬親至於君臣父子昆弟夫
婦朋友之倫無往而不立人紀之極於是乎化行
俗美蕩蕩平平以幾於王道之大成庶不負 聖
天子崇文興化之至意而并有以慰待問先生於
身後焉能不於仁邑諸君子有重勉乎哉

高雅淵穆可以方駕會王

少宰趙公撫浙六事圖記

少宰河陽趙公去吾浙將十年矣而浙民懷思如一日至繪爲六事圖以志不謬其一曰治河圖公徒步泥淖若指揮於烈日中者役夫應命舂鉏如雲間以市井闢閣有支流出沮淤間而董其役則郡邑之佐也前此余以修通志寓武林見當事集議於庭咸以濟河爲急因循瞻顧尋致中阻公獨毅然以身任之不惑於異議不勝於權要爲萬世之利甫踰載而大功告成仕宦商賈之出於其塗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奏

舳艫相接此卽鄴侯白傳不能專美於前者也一日講學圖公坐書院中諸縱掖執經問難其堵堵而環聽者黃髮垂髫指顧動色蓋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爲要不墮於空虛解悟之習一時窮巷布衣稍知潛心正學者皆延致與講鉤敵禮卽迂疎謏陋如余亦欲以臬臬相推則公之虛懷可想見矣一日修城圖會城久就傾圯公捐俸首倡不以簣土片甃需之里下而十門整麗丹樓如霞旣竣事許民縱觀者三日圖中輿騎櫛比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奏

士女林立下臨西湖有畫舫掩映花柳間舟中人皆類首仰視若與城上歡呼相答者固屬太平盛事然公以兩浙爲邊海重地所以壯國威而綢繆未兩者尤徵大臣之碩畫焉爾一日代還營償圖杭民爲營償所苦至鬻妻孥賣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公惻然代爲之償而於牽引之牙僧尤痛懲之以杜永害圖中所載營卒有攜鏹而歸者有執券而熱視者有持衡而較銖兩者而民則有泣者拜者有旁觀而若爲太息者一日刑奸圖戟門以東椒糴而俯首者十餘人其西則耆老婦孺之屬執香而羅拜者爲數倍之皆閭左之受害者也弱肉強食之風爲之不變一日移鎮圖公朝服坐肩輿騶從甚盛攀轅之氓樺燭彩亭羅列道左自武林門以北蓋絡繹數十里云其他若捍海塘之類於修城宜講聖諭之統于講學圖所不盡載者余亦不能悉述也昔蘇明允作畫像記曰存之於目則思之於心也固今孤山之麓旣已范公之像而俎豆之而此圖行將歸之于公故不辭而書之

仲後之讀斯記者庶幾得圖之梗槩焉

錯綜離奇如神龍天矯莫可端倪○寫六事歷歷如畫

重修忠獻韓公廟記

相州畫錦堂之西南有廟數楹故宋魏國韓忠獻公祠也予任鄴李之明日卽肅衣登拜見棟折榱崩惴惴焉成禮而退因念忠獻公立朝大節載在史冊庸夫小儒皆知之固無容悉述獨其流風餘韵相人之尸而祝者益數百年矣乃一旦飄搖風雨將遂鞠爲茂草後人欲求其遺址不可得安有起而重葺者乎且俾憑吊俯仰者溯其傾圯之歲月而攷其在位之姓名是亦予輩之責也夫遂竊

不自量捐俸以鼎建之苦於官寒力薄而又不敢以片甍尺椽之費重厲吾民以失忠獻公遺愛桑梓之意故踰年功始告竣父老咸瞻拜泣下并欲予爲文以記竊觀國家建學立廟其列於兩廡之次者曰名宦曰鄉賢而功德之尤鉅者則更爲專祠以祀凡以風示來茲也然吏於茲土者類多東西南北之人而生於茲鄉者又不必有父母斯民之責故二者常判然而不能一惟公自其先世來居於相并廬墳墓異然相望而公又嘗領節知此

州軍事則所謂名宦而鄉賢者惟忠獻公克兼之
夫人有一行之善猶令人指其寢息宴遊之處低
徊而不能去况公之功德在民赫赫若此者歟吾
知吏於茲土與生於茲鄉者必且感發濯磨莘莘
焉勉其不逮以庶幾於忠獻公之萬一無疑也武
者謂史冊之傳公者無窮而數百年之後安知此
祠不後鞠爲茂草則祠之存亡爲不足恃予曰乘
發之在人心無古今一也夫以予之庸陋僂蹇尙
能勉告成若後之君子材德什倍於予而又操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三

得爲之勢有不以是爲先務者耶予故不辭而書
之以告後之君子

景慕前賢出於至性自有一段愷切勗人之處
似可遠駕歐公畫錦堂記之上

萬柳堂記

由崇文門過接待寺而東風物清曠道中無車馬
跡又里許至萬柳堂入門循東北行小徑紆折窪
處輒架木爲橋其下伏流沮洳絡繹奔會聚者鏡
泓散者星列小艇可容數人汎汎若茗甞間其上
因濬池之深以爲山園阜回互丘壑蒼莽拾級而
登則西山晴翠明滅可指雉堞左右映帶視民廬
所隱蔽處不盡如環而中斷焉榆柳合園叢生蔓
植每春夏之間綠陰千頃絮花蒙密如雪中行中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三

列數楹爲堂周以迴廊護以曲檻亭臺一二落落
毋不經意爲之其傍爲放生池又其外爲育嬰堂
徵祥之委棄者收載宇鞠晨夕如歸問之則皆相
國馮公所創始也昔柳子厚以觀遊爲爲政之具
俾亂慮滯志無所容人然後理達而事成故唐宋
大臣坐鎮方州每務爲廣園崇榭以相矜尚至其
入參大政則寥寥不甚多見揆厥情事大約有三
章穀之間闢閭櫛比患無隙地一也寸椽片甍出
之私帑不能稍需僚佐二也機務應酬公私襍沓

苦於日不暇給三也公則闢地城東之隅人棄我取而節縮其俸^{脂應三良文法變換}精之入以資締構至於公餘杜門却掃凡請托私謁謝不與通是三者人之所難公之所易宜其搜奇抉異而增都城之勝也論者謂公日上引年之表浩然將歸老於家萃數年精力而付之於不知誰何之人任四方之遊者自為主焉其大公無我已於此見之而猶有未盡也夫公之心豈僅爲士女歲時觀覽之藉已哉將令百爾有位休沐燕遊有以^{一氣收指通篇如潮如海}滌其亂慮宜其滯志孜孜于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主

此文分三段看始則記其規制繼則從唐宋大臣在京邸無所營造入論終則收到益都心事又與裴相綠野閒居者不同有結構有議論記體之作無以加此

亡女吞金記

曩者康熙庚申余婿方奕貽就婚宦邸抱牌疾甚劇五日後卽移赴外館尋卒亡女墮樓殉節垂死復甦事載浙江通志戊辰春余爲錢塘戴烈婦作傳有吞金不死語亡女在傍讀之微哂曰吞金豈能死人乎余時頗訝其言至庚午冬亡女爲奕貽卜葬矢志同穴祖姑余太孺人委曲勸諭亡女曰吾墮樓不死復吞金耳環一對金指環二枚又不死死志已非一日豈墓期已近而負時昔從死之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廿四

約耶遂絕粒十有九日而歿距未死前數日若下肉塊者三人以爲腸腐使然傾入廁中迄次年六月十九里中農家胡明仁淘廁麗道傍其族人胡起明于淤泥中拾耳環指環各一或疑爲銅明仁得指環一持詣宋氏質肆中願以銀七倍易之一時喧傳競往撿拾而胡與祥之女復得耳環一與起明所得銖兩悉稱耳環曲處不能如鉤指環則如半規而不圓意當時強嚙以吞齒痕歷歷可數也余子士儲以銀十倍贖歸耳環今置烈婦祠指

環一遺嗣子續武而留其一爲傳家之珍嗚呼亡女吞金十有二年而下於臨絕腸腐之日閱半載復出淤泥中且拾遺金者多不肯自言而此獨喧傳於衆口而不能掩是亡女之迹愈秘而心逾苦者鬼神若有以隱啓其機而徵渭仁行述之不忘非偶然也遂灑泣爲之記

烈婦陸樓不死繼以吞金積十有二年至絕粒垂死時腸腐始出奇矣聞明年復得其金於淤泥中更奇嗚呼烈婦之死已無老幼皆赴弔泣

安序堂文鈔

卷十

廿五

下隨上其實於諸當事陳金建祠死已不朽而吞金一事死後彌彰非人所表揚未盡而天固以顯其奇烈也哉女情真摯不忍竟讀

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天下有爲理之所無而爲事之所有者余亡女孟以三日新婦稱未亡人陸樓不死吞金不死後十年爲夫卜葬地矢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臨終神氣陽陽如平時爲從來史冊所不經見聞邑已建毛烈婦祠且聞之當事予旌額焉今年春偶問道涪城聞鄭烈婦截耳重生事心竊異之遂接毫爲之記烈婦閩縣人父煥邑廩膳生而諸生林國奎妻也國奎早卒遺孽生子二而一殤於痘烈婦以送墓殤爲名至江濱自沈爲漁舟所救居恒與姑同臥起其家有無賴子曰文芳者中夜扣門烈婦蹴姑起啓戶執賊知爲文芳明日族長會宗祠索文芳杖之烈婦謀于父煥徙宅以避倉卒間留書麓扁室中文芳得杖忿甚乃造謾書千餘言投扁室亂書中欲令人見之汚烈婦名且以分謗後數月孤往舊室取殘書歸烈婦得謾書泣取刀斷左耳姑扶救於牀使馳告族同族長訟于官會有爲之左右者僅以酒過薄懲烈婦聞蒙面縊姑下之

安序堂文鈔

卷十

三

宗黨益憤復以前牒訴官官曰昨者已答且熟審
減等重科不可復薄懲如初文芳益揚揚村市穢
詆烈婦曰事不白爾一耳聽齟齬語何爲復奮刀
截右耳姑聞聲奔入烈婦仰視姑曰毋使吾父母
知徒痛傷無益也而文芳同產叔潛渡江語煥煥
後趨省女烈婦以耳授父相視無可如何而中丞
下公忽檄下取林氏牘一邑皆驚中丞公設座韓
門坐文武吏階下許士民縱觀出兩耳置案上每
閱嫂書一行命批其頰復加重榜械示三月論遠
案序堂文鈔 卷十 壬
戊邊衛弁杖其父而以杯茗賜煥曰汝育好女宜
飲此時亢旱甘雨忽沛人以爲比于雪東海孝婦
冤云明年正月烈婦雙耳復生通國以爲至性格
天且焉國家之瑞遂令詞上告當事委女媒勘
視而女媒索賄不得閃爍其詞輿論闕然中丞公
又集文武吏于轅門驗左耳已完好如故色白於
面右耳稍短下半色微紅上半紅色如血觀者皆
太息泣下中丞復以雙緣慰勞其父而遣之薦紳
先生暨博士弟子皆爲詩歌以紀其事余謂使已

令于獄獄時竟加重懲則其事決不上聞卽雙耳
重生女媒一以實對雖吏牘可憑而聞者猶疑信
相半何能致中丞兩爲勘視赫赫在人耳目若此
哉是固浩然之氣不容泯滅而鬼神若有以陰啓
之非偶然也余戒行之前一日烈婦父踵門來謁
弁以雙耳見示余長跪捧覽已卷縮如齒斷髮縷
縷猶存聞以酒漬之則輪廓尚爾儼然而余不忍
爲也歸時常以此記焚之亡女墓下以見天壤間
亦有同志焉爾至烈婦割肝療姑詳表節紀畧不
案序堂文鈔 卷十 壬
畫載
邑令薄懲媒娼詎復無限盤錯與陸樓吞金不
死不驗同此正天心大造烈婦奇節使微信天
下萬世處記中獨發此義叙事波折文情慘激
眞世道關係文字
閩浙相距二千里毛鄭宇宙間有數烈婦人渭
仁鶴舫兩先生又以先後訪舊過嶺爲鄭作序
作記而去天壤同志之語有鬼神存矣人不畏
天而昧昧作僞忠節何也固齋高兆識

安序堂文鈔卷之十一

送安毛際可錫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重修殷太師廟記

汲郡之有殷太師比于墓也即武王下車首封之地所謂左林右泉者是也昔夫子輟環至止爲題其墓石至今篆章爛然輝映雲漢後人因爲廟貌以祀乃數百年飄搖剝蝕日以滋甚幾與殷社俱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墟郡守程君謀欲葺而新之慮於力不服給迫康熙癸卯河南總制劉公中丞張公道經墓左顧而嘆曰郡邑有先賢之遺兆而失時不修殊非聖朝崇尚忠貞之意而亦風厲斯人者所當務也遂首捐俸以屬之郡守程君百兩執事成踴躍樂助斯久不遑以戒從事工無棄材役無惰務不逾歲而告竣弘麗甲於中州且命際可爲文以誌不朽竊惟忠者人臣之常分自熙載亮工以及致命遂志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上下千古其受禍愈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烈者其流譽愈長昔夫子嘗稱殷三仁矣夫去者近於遜避以全軀奴者近於委蛇以免難惟太師奮不顧身以蒙慘戮立萬世人臣之極而夫子並以三仁許之未嘗置軒輊其間天下始曉然於微箕之不同於太師者其迹而同於太師者其心故古今卒無異議嚮使太師而亦去亦奴則論世者將謂國家不必有慷慨靖節之士以競附於明哲之保身即微箕何以自解於天下而夫子亦何以訓後世之爲人臣者哉是則太師之節得一死而始彰即微箕之心亦得太師之一死而始白所係於風厲者尤大宜諸公之新其廟貌于弗墜也嘗攷柳宗元於汲郡作箕子廟碑今詢其故址無復存者而遺文尚可述而志際可不敏不敢附于古作者然自惟蕪陋之詞或得藉盛事以並垂不朽豈非際可之厚幸哉

爲太師表彰并爲微箕表彰方見夫子三仁之

重建養濟院記

養濟院者國家所以恤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能自食其力而咸使仰給于縣官德意至渾也城固舊額十人口糧花布計三十餘金迨喪亂後院基鞠爲茂草窮民散佚無所歸致盛典廢而未舉額銀之載全書者又復就克正供予下車後考舊額問遺址惻然久之謂朝廷德意在民而澤不下逮是有司之責也遂捐俸葺材爲屋若干楹悉如其舊嚴核里中之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以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四

克之凡壯而有恒產樂不得與聞于各憲先後皆渠可每期望計口授食惟謹或曰此銀已久克正供而子必請復之不幾迂而無當歟予曰朝廷每歲視三十餘金不過太倉半菽耳而城邑可以全活十人之命積千百年所全活者不可億計斯所闕豈渺小歟且此者考成甚嚴凡官師帑俸皆不得預支而惟額銀之隸養濟者俱令先時給發不得稍爲畱難聖天子之殷殷加意窮民者如此即使額設所無猶當措處以實皇仁而况歲

徵之數燦列全書乃必欲仍前人之缺畧而謂有其餘之莫敢舉殊非有心殫職者所敢出也至若予父母斯民不能使家裕人足而猶有是笑笑者仰給于縣官則更斯土者有餘愧矣

仁人之言藹如冬日○體裁嚴正凡爲吏者當錄一通置之座右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五

遊念佛巖新閣記

出洋邑城西北渡瀟水河時方盛夏日光正赤如在列炬中行復紆盤七八里忽陰翳如入寒嵐翠雨間從者急指曰此卽念佛巖也夾道雜樹紫茸與天同色有壽藤蜿蜒龍攫其根與樹並大以藤目之幾不欲受然以其依附于樹之故不得不目之以藤則甚矣依附之不足重耶泉出沮洳中方不盈尺酌之甘冽沁入肺腑土人謂之卓錫泉中建小殿龕法照祖師全身法照者于唐代宗時念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六

佛此巖其聲直達長安天子感其靈異徵入加禮焉後有飛閣高覆巖際支衆木爲柱視巖址之窪窪以爲柱之修短締構甚竝山岫平卧爲案小溪更曲折繞之上流數十步水石相激聲疑震聞下數武亦淙淙作笙瑟聲惟過閣前則渟泓沈湛若俯首屏息以聽六時經梵者然余祿服其中幾不知暑比之吾浙冷泉亭曾不是過山僧爲余言閣久已就圯邑尉張鹿庵倡謀與諸文學耆老而新之靈異之蹟與興建之功兩不可泯云

序遊記閣如鄺道元註水經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七

峽源瀑布記

峽源之勝往來於寤寐者十餘年如聞人說江瑤柱雖復津津齒頰終不若一榮指之爲快也庚子秋偶遊古明遂與詹示易諸子訂峽源遊旅行坡隨榛莽中約十步一息道左聞泉聲山石齒間輒藉艸烹茗啜之十餘里至峯頂下瞰有廬井翼然者是峽源古村落也山四圍陡絕中間阡陌條暢蔓衍如掌幾不知此身在萬山中因思古桃源避秦事或大率類此而惟隱見滅沒於彭澤右丞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八

心脫閒遂疑靈境之難聞見耳薄午小憩村舍示易以疲劇不能從以爲茲水固吾籬壁間物可以付之以遊而予則是爲心目所迫不暇問其屢之折與否也復鼓餘勇行斷澗中又數十盤而瀑布已在目矣蓋峽源之水蜿蜒百折而萃於此巖巖復束之以石若瞿塘之有滬瀨凡石之趾多外拓而茲石則嶄然內歛故水獨能空懸數百尺如瀉簷瀝於堦砌間下復承之以巨石跳沫濺珠不可名狀予坐臥其下見奔者如雷隊者如石翔者如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九

鶴立者如鷺隨風者如雲散如嵐合如炊烟之縷縷而上浮若日光映射則有素若練者縈若錦者五色陸離若虹霓之飲於澗者其靈奇浩瀚之致傾刻萬狀不暇應接已而暇色四合僕夫戒途遂歸乃土人以爲瀑之觀盛於夏而茲遊在秋冬之際爲不逮向時達甚予笑謂之曰昔人論瀑布云夏瀑如怒冬瀑如喜然予則謂觀瀑布者如目接咄嗟叱咤之人雖當笑語煦煦而精悍之色自射人替宇終不減從壁上觀時也同遊者以爲知言

遜此奇

重修安陸府儒學記

三代盛時莫不以學爲王化所基蓋一道德同風
俗俾天下士彬彬皆用儒術進甚盛典也攷令甲
所載諸郡皆有專學自州而邑設官分教而博士
弟子之員額亦以次遞減惟安陸儒學相傳爲宋
王宅遺址自明世宗山藩服入繼大統以郢地爲
南岐豐沛之鄉遂升州爲承天府而學倣南北兩
都之例極其隆重兼以鍾祥學隸焉每歲登庠序
者其數較爲獨贏典廟定鼎復易承天爲安陸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十

中丞直指諸公疏請設立縣學而當宁謂學校
當仍其舊遂爲不易之定則矣此年來廢宇傾圯
勢將鞠爲茂草郡伯江君下車恭謁亟謀修復以
時詘不可舉羸未幾鍾祥尹白君捧檄至止其歲
之內百廢俱舉遂請命于江君捐俸庀材鳩工勸
力一木一石不敢重煩閭里而鍾祥之紳士咸輸
資樂助自正殿兩廡與夫啓聖之宮櫺星之門尊
經之閣下及名宦鄉賢煥然一新落成文學諸子
遠來屬其爲文以記之竊謂夫子設教洙泗爲

生民所未有然前代皆錫以王爵且範土立像等
于浮屠老子之教惟世宗創制定禮特尊其號爲
先師并改祀木主規制盡善雖百王不能易也而
安陸之學尤其先世出布金以重葺者一時承望
德意無不以崇飾泮宮爲兢競乃年代寢遠至于
風雨不蔽俎豆無光而今賢守令如兩君獨于簿
書期會之外不遺餘力首倡之可謂知先務矣夫
宋王不過以詞賦鬼麗擅名千古然說者謂屈原
不忘其君宋王不忘其師于在三之義均有取焉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十一

况多士被服詩書禮義之訓明體達用以爲端窮
理盡性至命以爲要由君臣師弟子以推之於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無往而不得其當則致斯
世于三代之盛也無難不然而徒佩取科第以宮
墻爲發軔焉不幾負在位君子倦倦作人之雅意
也哉

句句是安陸府儒學他處不可移易而行文古
宕一洗學記印板訓詁之習

方伯石公開府三楚去思記

皇上建極之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省方察吏百
度維貞 特簡方伯石公開府三楚 勅命煌煌

照耀旌節舉朝無不踴躍稱慶四方聞之皆以為
聖天子知人善任卽虞廷命官周室分陝不是
過也而浙之士庶獨憂感惶惑如赤子離慈母之
懷攀轅臥轍不能強留乃謀勒碑垂諸不朽以際
可向蒙國士之遇知公最深而相屬爲文以記夫
浙財賦殷繁輻員遶潤利擅山海號稱奧區然自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七

逆黨倡亂蹂躪郡邑兵燹頻仍台隍衛委諸境靡
有寧宇而運芻飛輓十室九空兼以協濟閩粵軍
需檄書宵至蓋已全浙騷動矣公下車值寇氛初
平小民甫離湯火煦濡鞠育不遺餘力譬諸良醫
治病當其疾亟惟藥餌是視已耳及沉痾初起必
爲之調其營衛固其腠理和以醇醪輔以梁肉俾
元氣充足而無剋削萎薶之患人謂公奏功于乳
定之後不知較之定亂者猶爲心勞而力倍也公
性慈愛與屬吏語不啻家人父子而殷勤董戒則

不絲毫假貸惟以慎贖緩平徭役飭胥役撫孤
釐革行戶爲務一皆以身先之吏治翕然不變
比年修建試院疏浚城河以重賓興以拯昏墊悉
捐俸爲倡惟恐屬民至若總通省錢穀出入之司
冰葉凜然鏘銖無所自潤嘗曰吾藉先人餘蔭得
躋通顯惟滿盈是懼敢復爲封殖計哉晨起坐堂
皇一意行所無事每諸務冗集公以鎮定處之無
不渙然冰融劃然刃解三載之後公庭晝掩聞然
若無人吏述也昔曹平陽參爲漢元臣不過以清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七

靜寧壹克臻上理而開文景仁厚之化以公擬之
庶幾無愧歟公家世簪纓之盛當代罕匹嘗視
于浙分守于楚及兩任觀察所至皆有異政豐碑
載道去後之思久而勿諼當其初蒞浙藩浙民手
額以頌曰此固向者視瞻吾浙不鄙棄吾僑小人
能以廉惠著績者也今茲秉鉞以往吾知楚民亦
必手額以頌曰此固向者分守吾楚不鄙棄吾僑
小人能以廉惠著績者也而楚民則日以喜浙民
則日以戚矣雖然 當宁宵衣旰食一日萬幾寤

瘠良粥以資鹽梅舟楫之用行且聖書下徵入
參大政如漢之平陽清靜寧壹而海內均受其福
又豈兩地之民所能私哉

高文典冊一洗近人填塞惡爛之習

小堂文鈔

卷十一

古

重建常平倉記

常平之設所以均貧富通豐歉雖有水旱饑饉不
致流離而無告自漢耿壽昌倡議以來未之改也
大梁爲都會之區明李河決無復常平舊址本
朝重經勅建未幾復併爲公署几積貯之陳陳相
因者皆散寄於僧舍道宇成樓驛館之間霧雨之
所沾灑鼠雀蟲虺之所侵蝕耗折貽累日浸月盛
其病則在於官而歲時給發紅朽居半瘵寡孤獨
不得仰沾實惠其病又在於民蓋數十季於茲矣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十五

大中丞佟公秉鉞茲土急積貯國家之大命遂
以修復爲已任藩臬諸憲暨郡邑之長皆踴躍樂
輸而監督之務專委之開封郡伯張公初議建置
於延慶觀側地下而窪築基輦土計費且不貲張
公乃相厥區宇面陽就高擇日鳩工百堵俱作不
逾歲告成堅緻完好力省功倍命際可爲文記其
事竊惟唐宋大臣出鎮方州得操出入予奪之柄
而又祿賜豐盈聽政之暇競爲臺榭池亭以相誇
示我國家軍需浩繁卽厩宇獄庫之費皆縮入

以充正供其或一椽一甍懼于功令不敢擅取之民故庸碌者傳舍其官百廢不舉卽有賢者亦咨嗟太息將作復輟而諉之於無可如何今大梁當事諸公獨能捐貲以興永利詎非甚盛事歟抑有進者昔王安石易常平爲青苗後世議之狀安石向爲鄴令際可常至其地詢之父老皆云安石以此法行之一邑出納維時權槩維謹左右不得因緣爲奸較之假貸富室爲甚便迨後身秉國鈞卽以律已者律天下之有司以已之御胥吏者槩天下之胥吏無怪乎流毒海內也常平爲百世不易之法而大梁數十季來官民爲之兼病使非諸公同心襄事其忠幾與青苗等可見有治人無治法後之人思成功之匪易時加葺治不致重興而復壞者幸有鑒於茲文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七

建倉以備豫省足見諸當事利濟之心而文能

委婉以道其意均可以不朽矣

法度嚴密其引青苗以證常平處機軸高脫若

俗筆強欲穿插收拾不知費幾許筆力

重建朱紫陽祠記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七

予同年弘農司李黃子旣改建紫陽文公祠而屬予爲文以記且語予曰郡人之爲祠以祀紫陽蓋數百年於茲矣明季國寇之亂乃於其前置漢壽亭侯像相沿而不能革幾不知爲紫陽之舊予恐其無以妥靈而式後也遂更構屋數楹而遷紫陽之主於內庶可以兩存無憾矣予聞之嘆曰自孔氏既歿而言忠義節烈之事者必以漢壽爲尚言天人性命之旨者必以紫陽爲宗然漢壽之廟食天下自通邑名邦以及遐陬僻壤無不金碧而尸祝者而紫陽之祠相望如晨星落落疑爲先後之不相及予則謂生爲萬人敵死而能禍福警戒其民以開邪而衛正其爲功也顯而著若夫續列聖之傳闢異流之學使學者不迷於所往其爲功也微而深而至于浩然之氣綿日星亘河徵終古不磨者則先後如一轍也况當漢祚將移阿瞞擅柄雖荀文若之賢猶爲之運籌帷幄而漢壽以間關羈旅之身日蒙非分之寵榮曾不足動其一瞬及

後世昧於正統之義即以司馬公號稱良史尚不免於帝魏而迄蜀惟紫陽之作綱目獨以昭烈統承兩漢其所見若協符契蓋漢壽平生篤嗜春秋而紫陽之著書一以筆削爲準皆同出於孔氏之學不易爲軒輊者也夫以郡人之祠紫陽者數百年之舊乃一旦奄而尸之即紫陽之道不因是爲顯晦而揆諸漢壽在天之靈必惘然有未妥者矣今黃子遷廟之舉俾之兩存而無憾所以妥靈而式後者其功豈淺鮮歟予待罪鄴下裴回韓忠獻

故里嘗一新其廟寢黃子亦割俸以佐予不逮蓋其表章風教出於天性之誠而非一時務爲名高者也予故不辭而書之以誌予愧

關朱合廟本屬水炭却從春秋上貫串將來宜

是異代知已文士筆鋒將軍劍鋒更何可分

重修五門堰渠道記

城固循河以北壤高而土瘠絕無泉源陂澤可資灌溉深山遂谷之區彌望荒蕪國賦逋負者以千百計而其在平原者惟恃障渭河之水支分縷析以疏導于溝澮之間則五門一堰所關於全邑之水田者幾五萬餘畝誠重務也明神宗初安邑喬公來吏茲土創舉而修之後十餘年異城高公易板開以石條其秋夏蓄洩之方載在縣書桑若翁列嗣後董率乏人潦水所嚙土漲而淤濱河之氓利播植以爲已業而下流于役者憚春鋒之勞每歲僅爬梳尋尺間以應故事幸而異夫雨暘時若不致涸爲石田則又相慶如他日以致渠道不絕如綫蓋相沿不修者九十六年于茲矣康熙辛亥夏彌月不雨閭閻以分水構弊者口無虛言予晝夜巡行阡陌間謂渭水之浸潤而滲于下河者洎滴皆民膏血爭之于其流不若爭之于其源也遂于烈日中負薪運石爲士民倡枯禾得以漸蘇而高田之龜裂者終以渠道便塞不可復救不得已

步禱于湧泉九真諸洞六日之中三祈而三應民
間稍獲有秋爰進紳士耆庶于庭而勸以修渠之
舉咸踴躍樂從酌議課夫于畝授耜于饁其渠之
高下廣狹一遵喬高二公古制不敢意為增損至
若遺址之估為已業者悉貸其已往之愆而令自
浚之始辛亥十一月訖壬子二月功以告成紳士
耆庶來求予文以記予笑曰予修之而予記之是
後功也雖然予何功之有喬高二公創不世之利
以粒蒸民予不過因其陳迹之久渾者修復其舊

安序堂文鈔

卷一

廿

庶幾告無罪已耳何足為貞珉辱哉乃猶不辭而
記之者凡以告後之人古制不可擅更官渠之暴
於者不可復估毋惜目前之小勞而忘至計毋待
不可知之天時而怠歲功更望更茲土者每歲巡
行而董率之庶乎城固無饑年也已

修堰渠之記多矣無此高古至一種實心為民
處當與召埭漳渠同為不朽

范忠貞公祠堂記代

從來忠臣烈士歿而尸祝遍海內者皆由剛大之
氣彌淪布濩與日星河俱永而其臨蒞之邦德
澤在人尤為靈爽所式憑焉前浙撫贈太子少保
忠貞范公殉節八閩矯矯風烈邁越古今康熙二
十年秋余承乏浙藩建祠以祀公高亮巨桷與四
賢祠俎豆相望敬為文以志于麗牲之碑夫公之
為德兩浙樵牧婦孺皆能言之無庸更僕數方其
移疾乞歸台垣提鎮諸臣先後疏留而拳服臥敬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十一

者相望于道甚且擊鼓登闕必期得請而後止
今身歿之後士民誦思尚如一日可見秉彝之在
人心不容強也然公之卓然可紀者不難于浙而
難于閩此巽巖繼後謀環伺左右肘腋皆其私人
一二封疆大臣依附觀望而公幕下智計之士或
勸以慎重出入勿蹈賊巢或說以潛出會城扼據
上流諸郡無非欲公雷其身以有待而公義不返
顧鼎鑊如飴罵賊以祈死絕食以祈死至于窮寇
倒戈克復可待而終不免于死蓋公之死不死于

綴首之日。當其束縛。逆庭黃霧。四塞旭日。掩光造
 物。早以全節予之矣。致公生平大節。世擬之以文
 信國。方正學。余獨謂信國坐臥小樓。一身殉難。而
 公則桎梏三年。家族賓朋。駢首就戮。其受禍更慘。
 至正學身秉國成。舉措不無可議。而公當疆事。萬
 不可爲之時。力竭勢窮。死而後已。方諸古人。似爲
 過之。豈直爲一時死事諸臣之冠哉。讀公傳終書
 壁之辭。曰。撒藩之舉。使臣業已就道。不能諫止。或
 者以爲使公移其所以死寇者。而以死諍。猶不失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三
 曲突徙薪之策。而余更以爲不然。逆豎包藏禍心。
 匪朝伊夕。撒之則變。速而禍小。不撒則變遲。而禍
 大。故當其稱干犯順海內。不無騷擾之患。而由今
 日思之。適天所以速兇。徒以授首而爲國家消
 數十年之隱憂也。公亦可瞑目于九原矣。皇上
 軫恤元臣親瀝宸翰。褒忠顯善。雲漢爲昭。此千
 古人臣所不能得之於身後者。而獨于公觀之。余
 忝附姻婭之末。曩者數載。屬吏知公最深。是役也
 不獨景仰典型。而亦欲書之以爲百爾勸焉。云爾

此天地間有數文字。較曾子固顏魯公祠堂記
 肯少遜否。讀者當平心定之

安序堂文鈔卷十二

遂安毛際可鶴舫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彜修人

西陵五君子傳

汪淵字魏美錢塘人登崇禎己卯鄉薦家貧耿介自守里有逮繫者奉百金為淵壽屬以請託固却之明亡侍老母避入天台山中日糴米半升以供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一

母自採薇根淘汰食之後母思歸移居西溪之河渚足迹不入城市驛傳使者單騎至門固請見淵從山後避去疾革以所著書預置棺內其臨終口占一詩人至今猶誦之

陳廷會字際叔錢塘人補博士弟子甲申後忽棄去以布衣老與同郡柴紹炳孫治為沈博絕麗之文號西陵體嘗割股以愈母疾卜父葬地得無主穴仍覆掩之移壙於前數武歲時上塚以酒酌之曰毋使為若敖餒也故人官京師者將以博學弘

儒薦固辭乃免少時善行人陸培及培殉難死以

子繁昭為託廷會日夕課繁昭為文後以駢體擅名海內終身隱居不出識者以為不愧父師云廷會死署銘旌曰故處士某其遺令也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長不滿五尺而博聞強記下筆輒數千言華亭陳子龍負重名為序其青鳳軒集以傳日東南奇士也性純孝聞父卒于官號

辭欲絕見者墮涕里中兒以父笞出亡紹炳向之流涕口僕雖欲如卿受父小杖詎可得哉乃作遊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二

子遇孤兒行示之其人感悔自責鼎革時棄諸生不事後以訓徒至京師杜門不交貴遊貽書親黨曰日惟擁書吟諷不知門有車馬客無異避世堦東也晚年辨晰禮書一執于正郡中有崇異教者友人陳廷會往與之辨甚力肯大驚曰君非柴虎臣先生耶何抗直乃爾初紹炳乏嗣注感應篇上卷生子世堂及次子世臺生適注下卷甫畢人皆異之所撰古韻通尤卓冠古今大吏欲梓行之以未成書為辭遺稿尚藏于家

沈昀初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事父母至孝。以貧故授館十餘里。外數日必一歸省疾。風甚雨無間。昂崇禎甲申之變。甫逾弱冠。卽棄去。制舉。舉每讀書。正容盥沐。如對聖賢。文章一宗兩漢。六季餘習棄之如免也。易贊時語不及亂。曰吾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至夜分卒。

孫治字宇台。仁和人。爲人慷慨尚氣節。故交陸圻以明史事繫獄。禍不測。且籍其家。親知皆避匿。治突入灑涕曰。奉檄所籍者。貨產耳。豈籍其先人遺

像及措大數行。撰述耶。就吏人手中攫得之。後事解乃以歸圻。每歲束脯所得。必分饋父執之貧者。平生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諸書皆所綜貫。而行文宏麗有法。治于西陵十子中。尤以行誼推陳廷會。其同業諸生也。亦以明季喪亂之故及身歿。復相先後云。

毛際可曰。余總角時已聞諸先生之名。及避寇西陵。惟魏美已歿。餘皆在。兄事之列者也。數年來悉化爲異物。戊辰春仲復寓會城。值有崇祀五賢之

舉其子弟輩乞言爲傳。嗟乎諸先生皆以壯年高蹈。文章氣節照耀當世。豈以鄙言爲輕重哉。

鄉賢之濫至今日極矣。惟此舉崇祀五賢。差強人意。而文之簡貴。滂蕩可使諸君鬚眉生動。

王文貞公傳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隸河間之任丘曾祖龍遷居都下祖鍾父愛本生父爵皆仕明以世德顯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有聲左公光斗督學順天得公文以公輔期之公于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六經以爲士君子欲進斯世于三代之盛必以經術爲本嘗論春秋志在尊王而以夏時冠正月豈爲下不倍之義乎孔子所書之春卽周之春正月卽周之正月又云詩之正變以聲不以體官商角徵羽

安序堂文集

卷十二

五

正也變宮變徵變也一時宿儒翕然宗之丁卯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明年闕寇陷京師遂盡室南奔皇清定鼎始間道歸里會世祖遴選文學侍從之臣首擢公庶常分校丙戌會試陞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以疾告歸時有薦公可大用者特旨起補原官尋陟國史院學士先是公長子今相國亦爲弘文院學士世祖顧笑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肩隨以侍班可乎特晉公吏部侍郎不

數月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傅而相國復以考績加禮部尚書公顧以盛滿爲憂因夙疾屢疏乞罷皆不允已而世祖升遐公日夕治大行喪及今上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公歷官殫心職掌所言皆洞中窾要其在翰林日有旨察明季殉難諸臣公疏在內大學士范景文在外巡撫蔡懋德等宜褒揚以作忠義之氣時喪亂後聞見失實公疏出遂爲定論及官宗伯奉詔議祭禮言人人殊

安序堂文集

卷十二

六

公言肇興景顯及太祖宜南向太宗宜東向出入証據多宋儒司馬光諸人所未發又議大享殿合祀禮公言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時議者謂北岳恆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謂趙宋時北岳不在境內以真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考漢書地理志所謂曲陽者有三惟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恆山北谷今之曲陽距恆山絕遠議者言是又謂創業守成難易正等如商中宗高宗

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宜祀歷代帝王廟。其議論精卓不磨。類若此公雖歸老于家。凡朝廷有大政。士大夫疑不能決者。皆就公取正焉。年七十七。以壽終。竊嘗慨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承秦火之後。禮崩樂壞。而當時禮制者。僅一叔孫通。故儀、文、草、創不足為萬世法。仰惟我世祖。膺烈弘謨。混一區宇。卽超然遠覽。前世興衰治亂之由。起弊維風。整肅百度。制作之隆。上軼往古。固由聰明天亶。亦賴大臣如公等贊襄。惟懼以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七

開文明之化。嗚呼盛矣。今上繼承大業。特簡令子以名家碩德之裔。由大司馬入典機務。而相國當河海清晏。聖德日新。相與輔。皇途益取庭訓而光大之。後先濟美。宣力兩朝。攷諸史冊。可方公之先世王公。祐及其子。旦然公以盛德享大年。躋髦期。則尤不易逮。遺命吾儒以理為主。不得隨俗作佛事。及公歿。朝廷遣使唁問。賜祭葬如禮。禮臣請易名文貞。制曰可。及入祀鄉賢。特命諸王大僚而下。酌酒以奠。澤宮之旁。冠

蓋櫛。北父老聚觀。嘆息以爲希覩。六子長卽保和殿大學士。熙次。樞。桃源知縣。次。然。建昌知縣。次。照。工部虞衡司郎中。次。燕。戶部山東司員外。次。默。國子監學正。孫克善。刑部山西司郎中。克昌。陝西司員外。俱相國子。餘皆績學。厲行振振。未艾。所著有青箱諸集。文在廬陵。南豐間。而詩格直追初盛唐。人平生薦拔士知名者甚衆。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八

毛際可曰。余嘗執經于王浴青先生。先生文貞公。翁子也。故得其行事尤詳。使公得居鼎鉉。調鑿之位。必卓然有以自見。乃急流勇退。若以讓之後人而已。不與焉。語曰。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諒哉。典重之中。復具奧衍。故爲大文。亦是古筆。

姜聖胎公傳

姜公名榮鼎字理夫聖胎其別號也潮之遂安人父素臣公以名給諫官至鴻臚卿生子二長元夫公公其仲也弱冠餞于庠將舉明經忽棄去自制藝外尤工詩及行草篆刻無不精詣有法事元夫公備極友愛元夫公秉家政豪俠好施予田園貨蓄斥賣幾盡或以析居勸者公輒亂以他語際可居甥館數十年惟與譚古今詩文升降及海外迂怪不經見事窮日夕不倦至於仕宦生產絕不齒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九

及一語晚年家益落際可宦遊秦豫遭人迎之皆不赴間制俸遠寄隨手散與子姪輩養不給泊如也生平不喜接貴遊餘皆放浪無所擇嘗延師席于別業之間稼草堂相距數百武日每一至生徒患其清談廢業登樓望之見公中道過橋夫牧子相與箕踞列坐或畫地作棋局為戲與盡則返如無所遇即緩步蹢躅然來益嘆為真養皇上人云無子以兄子如蘭嗣年七十九無疾而終公詩不自珍惜散佚無可攷偶記其五言近體如露滴

新移樹。苔留未砌塔。夜長人別後。秋盡月來初。出夜如失秋。高涼始真寒。雲疑戀樹倦。鳥欲尋巢。若梳浮新綠。櫻珠摘小紅。有情惟皎月。無恙是青。內聽鶯穿野徑。款客到農家。皆脩然物外。讀其詩者可以想見其人矣

寓出五柳先生行徑少文長孺尚覺有待為煩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十

李巧傳

李巧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
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蔬
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
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問
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
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
易挹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
不予未幾葛敝發獲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巧向為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二

詩附錄

瀑泉今古說廬台頓向雲居絕頂來
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
應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
鎖斷陽峰懸白練遙看珠網掛層臺

應接人天續斷途。脚跟步步望來疎。月明檻外翻身處。看得其中半字無。

慢去千峯與萬峯。重重無盡又重重。何如高臥家山裏。前有幽篁後有松。

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笑。悟機緣有時。獨坐臺盤上。午夜無雲月一天。

道有道無俱設語。是淨是禪總強名。昧却本來咬枯骨。溺沉苦海不知春。

劫海波濤滾裏流。了無半刻暫停休。只因一念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主

情生隔。佛骨須臾成繫留。

道行孤高化有緣。降龍伏虎自安然。於今喜得

真三昧。月落風迴綠樹邊。

趙州布衫重七斤。失處分明得處真。山河大地

都蓋却。誰是當機截斷人。

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

無甲子。數珠粒粒紀時辰。

今朝兀坐寂寥中。不念彌陀學遠公。月過虎溪

添一笑。春花不與舊時同。

雲居高鎖亂雲巔。雲外浮空滿綠田。純是五丁開梵塢。坐看百畝擁壺天。

峻嶒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龍背盤開羅漢寺。龍鱗幻出梵天城。

量州沙界布林泉。赤手全提化有緣。昔日大醫曾拈出。今朝雲水又重宣。

寶婺峻嶒鎖翠微。玲瓏八面發真機。知君領受毘盧偈。劫海提將得指歸。

李巧埋名漢陽三十年。人無知其能。詩者鶴舫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古

于無意中物色得之。異人之顯晦亦有數耶。

事奇人奇詩奇傳更奇。自當並有千古。

戴烈婦傳

烈婦戴氏其家由新安遷於杭稱右族十歲喪父
哀毀如禮至年十七歸吳集生之子錫事舅姑以
孝聞時錫已補博士弟子少年攻苦讀書常至夜
分氏針紉相對無倦色錫嬰瘵疾侍湯藥三載如
一日祝天願以身代誓斷葷血更散粧奩建橋放
生以延大算後疾篤知不可為氏絕食求死錫覺
之問故氏曰吾年方少恐疑異日有他志願死于
君前以絕君念錫曰脫吾不死而汝先死是速吾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十五

死也始復食如初及錫已屬纊氏號擗自拔其兩
鬢幾盡以頭觸屏几流血淋漓覆面見者無不嗚
咽失聲已而投繯者再力救之始蘇其母泣曰俟
吾以天年終汝死未晚氏曰兒已適人止畢見身
事已耳不能復事母也屈夫既殯之踰月遂遍拜
尊屬告別從此水漿不入于口矣先是氏吞金指
環不死家人盡屏叙耳不使近一夕私給小婢得
金簪碎剪之并裂西洋鏡仰吞幾盡遂致胃損膽
破嘔碧水斗餘臨終寄囑老婢曰吾生平從不令

醫者診脉死後慎勿令書工寫吾真時年二十有

二

鶴舫氏曰人生大節以捐軀為難然往往奮然于
一決乃氏更于旬月之間楚痛備嘗百折而不易
其志其翁每向人大慟曰吾媳演死者七每一救
之則其死愈苦而不知千百載後人以其死為愈
烈也余僑寓會城數日前知烈婦吞金絕粒心甚
異之至三月二十四日聞其死不覺滋然久之遂
援筆為之傳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十六

詳斯中波瀾層疊使烈婦千載下凜凜有生氣
古人所謂筆補造化者惟此等文足以當之

徐賢媛傳

賢媛徐氏浙之海鹽人別駕升貞女也幼許字文學印廷榮之子鴻玉未成婚而廷榮爲逆奴所弑鴻玉見父肢體磔裂遂驚痢成疾寒暑飢飽不能自覺其母蔣疾革撫鴻玉而嘆曰不可以吾子故恨他人子亟謀下三黨議罷婚氏聞之號泣請于于父曰義者不以言易心古訓也况使印氏門祚強盛見入門不辱然新婦耳今不幸舅亡家破猶姑奄奄一息印氏子復不辨菽麥是其數世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一

七

門戶窳窳之託率兄一身忍以路人視之乎別駕嘉其志遂于三日內備餼食鴻玉不能成禮其叔母代之親迎拜病姑蔣于榻前蔣感慰流涕曰有媳如此吾目瞑矣卽伏枕而逝氏哭奠如禮并塋其先世五喪嗣與鴻玉倚別駕以居女紅鍼紉以佐父家政至病中藥餌侍奉二十年如一日郡邑皆旌其門并載其事于浙江通志

毛際可曰節烈爲女德之極世猶曰爲烈婦易爲節婦難則以一日與終身異也但節婦當琴瑟節

好之後忽遭大故恩不忍絕義不可渝中材猶可勉強若夫以處女而爲節婦更難余則謂世亦有未嫁守貞不與人事相接終其身宛然猶父母側耳至于處女而事病夫支離瘡痍現然在床朝夕摩動須人力久之面厭惡或以生焉乃氏獨愛敬扶持始終無愠色則尤苦節中古今一人而已嗟乎憶余婿方子遠來就婚後僕疾勢已不可爲而婿謂如不成婚卽辭去余恐其畢命道途遂勉爲吾女結清肅三日移居外館吾女日往觀視屢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二

十八

獲狼藉未幾婿歿爲之墜樓絕而復蘇遺志亦幸得附列焉因徐賢媛事頗相類把筆傳此不覺流涕

傳中沈痛悽惻可泣鬼神蓋指管時更爲賢女

嗚咽也

安序堂文鈔卷之十三

送安毛際可勸觴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華修人

呂明德先生傳

公諱維祺字介福別號謙石河南新安人宋呂文穆公後也祖諱卿蚤卒祖母牛氏茹苦守志父諱孔學以內行著稱詔兩旌其門日節孝母孟氏夢月而生公公少即岐嶷不羣二十七歲進士授充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一

引推官鞠獄多平反徵入歷吏部司屬房師某端然也私為其介弟求改官公曰吾敢以師恩素朝制乎卒堅持之房師怒絕其門籍不許還光宗崩羣心洶洶欲見新天子內侍格不得入公正色白政府遂請見于慈慶宮熹宗未登極前二日欲駕幸小南城公率同事力爭兩傳已出中止聞堅成側目公已子假歸舊時方豐壽臨建瑞生祠海內以講學為諱公與馮從吾鄭元標曹于汴諸公諱諱不輟後貽所知書曰康恥道喪極矣乃至為中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二

人豈豆不自魏魏者耶河南士大夫遂無一人相贊者瑞開益欲甘心于公會推考功郎瑞矯旨別推部郎無別推例自公始崇禎改元起公鄉寺疏陳聖德聖治又疏休泰防微八事語切直上皆嘉納殿南京戶部侍郎謂國用耗于中飽徒錮銖剥民恐為國家元氣病遂搜北部之借南糧者屢疏爭之而各省之侵漁隱匿者俱令補抵如數初受事時缺額一十九萬及秩滿康庚山積晉南兵部參贊尚書公以鳳陽兵備單弱憂在陵寢日夕蒐

之在牛類率引賊乘城或勦之易服避民舍不顧賊至迫公下雲梯公叱曰吾豈步雲梯者從城闕中出至周公廟廟藩已就縛公曰慎無屈膝以辱國賊并之聽公曰我死不媿聖賢但憾無兵馬殺汝耳又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闕西向拜父母慷慨仰頸而卒事聞贈太傅諡忠簡公所至聚徒講學于書無所不窺尤研心于孝經三十年著本義大全或問等書上之朝詔下褒揚之日芝生於庭者十八葉與孝經十八章合若符契公歿時年五十五學者稱明德先生子兆璜兆琳以政事文學顯

毛際可曰際可年總角時同邑陝西總制汪公喬年罵賊不屈死得旨護喪歸葬爲之贈顧泣下聞同時有呂公者其死事尤烈後際可作令漢南與公仲子兆琳共事一方每誦殉難遺事嘗相泣不能語嗟乎國家黜幽大典使是者不以糾某者移以中公俾得宣力中樞於軍國必有所濟卽不然令之視師秦晉楚豫間與汪公相倚角襄城之役

汪公亦不至孤軍覆沒乃削公事權僅以卿先小效域亡與亡之義卒致老成淪喪國社隨墟豈獨公之不幸也哉

唐書於死事諸臣草率叙過絕少佳傳獨昌黎微爲數公出色耳文最謹嚴精悍不讓班採

余烈婦傳

烈婦余氏余族姪生華妻也甲寅白寇之亂吾族
焚燬幾遍烈婦避地宋堰猝遇賊烈婦左抱子右
携十八歲女投水中偶得淺處不死賊倒戈以援
之曰速上吾不若害烈婦曰吾寧死于水耳何至
向若曹求活宛轉至深淵三人皆沒或曰烈婦之
死善矣且其女亦烈女也但襁抱之子可以無死
當預爲之地余曰此烈婦之所以能死也方其舍
卒赴義時惟知潔身不污爲重又何暇爲其子計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五

耶夫人之能死與不能死所爭祇在一時耳士君
子不幸遭家國之變所以不卽引決者非盡愛其
身也妻子百口之慮展轉於中遂至蒙恥以苟免
聞明季某縉紳者少壯時以忤魏璫故受刑折指
不爲屈後闖寇起陝右繫其愛子招之遂俛首乞
降嗚呼寧不爲烈婦所笑哉

烈婦同子女三人死節奇矣然以此風勵天下
意居多猶歐公修五代史獨有取乎魏州司戶
妻其慨恨正自無窮

余烈婦傳

烈婦余姓名愛娥開化霞山鄭起燭之妻也年十
六歸鄭氏生一女不育逾年夫死姑憐婦年少勸
之他適烈婦以死自矢姑諗其志決不復言烈婦
事姑謹遂以孝聞康熙甲寅寇亂時婦年二十賊
朱教者最凶黠備禮來娶強置其所聘而去時烈
婦避兵居外家姑不得已遣人迎之婦聞衰服號
哭而來姑婉詞泣諭之曰事迫矣汝以一身活鄭
門數口亦足報亡人於地下烈婦思良久許之賊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六

喜約日成婚至期賊遣輿鼓吹相迎啓戶視之烈
婦投繯死矣當是時姑切齒於賊竟將賊所聘碎
裂置之棺而匿家人於他所已朱教來謂姑曰婦
我人還我聘不然且殺汝姑揭棺以示之曰我畏
君之威逼婦至死我亦不願獨生今物與人皆在
請自取之賊畏烈婦之靈不敢近但不令闔棺時
盛暑暴屍於庭者半月面貌如生里人憐且異之
邑令崔華額其門曰奇節軼倫

毛際可曰甲寅寇起八閩蔓延於衢隰予族生華

余瑞人先生傳

余瑞人先生諱國禎號勉菴浙之遂安人蔡洲公

長子也少穎敏讀書無所不窺年十一補弟子員

借總制公相形此賓主之法

弱冠從總制汪公喬年游文譽日起醒使者採風

浙東獨延總制公與先生尊酒論文者數月士林

以爲異數釋褐後授蜀之富順令多惠政以入覲

歸里值喪亂遂不仕同年有位通顯者以書相招

致皆遜謝之平居幅巾布衣足跡不入公府嘗以

從無緊要處描寫神似史遷

事不得已旅謁邑大夫見其冠頂平而纓駁塵土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八

封積類數十年物左右皆竊笑識者未嘗不感其

遇而悲其志也晚年累遭寇掠澹然不以屑意惟

日吾手抄書數百卷一旦散佚爲可惜耳年八十

徵先總制又以府君弟映發文

四以壽終初先生受業總制公與先府君同學先

淵不窮

生文醇雅秀發千人皆見府君文則高視不可一

傳情與矣

世雖趨舍不同而契合無間先生嘗笑語府君曰

奇語解順

我輩所讀文當于子几案下拾取耳後庚午之役

府君僥得復失而先生獲傳兩闌然則文章奇正

之遇合亦可槩見矣際可垂髫時以所業相質一

見卽目以國士訓子壻皆以文學顯次子中恬卽

際可妹婿也

毛際可曰先儒論兩晉人物以陶淵明爲第一流

此文此人述大有關係

勝先生之出處與淵明爲近特不至于短褐穿結

簞食屢空之困耳然世俗未聞以此相稱者則信

乎讀書論世之難其人也哉

卽冠纓小節具見落落之態然寄託遺腹正在

頰上三毛不必逐段鋪敘也

將文章節義兩意夾寫如雙龍夭矯絕無段落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九

可尋

詹夢符傳

詹篆文名夢符父曰景明公甲寅山寇之變吾族

居焚燬幾遍而詹姓亦數罹殘掠景明公病足匿

居旁草樓篆文已脫身林莽間見鄰村賊有舉火

者篆文心動復還曰賊至此樓必爲灰燼盍亟去

景明公曰若偕行則父子俱死無益汝慎爲宗祧

計篆文號泣不忍捨竟負父以逃未里許爲賊所

及篆文被數創死而景明公以老得免聞者皆爲

泣下初篆文誕時景明公夢箕星入室欲名應箕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十

以誌其瑞時貴池有吳應箕者亦感異夢而生負

重名海內景明公不欲相襲遂改名夢符後吳應

箕以諸生死國難而篆文卒冒白刃亦以身殉父

室忠孝之氣上爲列星先後固以類感耶悲夫

叙次簡淨一結宛轉關生使次尾有知亦當掀

髯起舞

二孝子傳

孝子劉氏宗洙字長源恩廣字錫三河南襄城人

四冲公之二子也明季闖賊據宛城督師汪喬年

子之孝概於父之忠文有來耶

於襄城四冲公以從事佐城守城陷督師罵賊公

并執四冲公以被數創幾斃恩廣兩耳皆斷號泣

負父以歸時宗洙已遁去聞父難往赴賊怒截其

耳鼻後數載四冲公避疾宗洙取囊竊嘗之事甚

秘陰人郭景儀妻從壁隙窺見之以告景儀今海

內傳裏城有書妻孝子者是也父歿破產營葬同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十一

季弟宗泗 合養養母數十年家庭雍睦其居有

叙得簡廉

六燕其巢又芝生於寢門者三人以為孝友所感

已而宗洙以明經授州司馬恩廣屢試不第遊太

學當得官皆以母老不仕及母卒結廬墓側毀瘠

骨立居歲餘恩廣竟得嘔血疾學博馬壽錦至榻

前反復慰解恩廣曰勿復言吾五內裂矣尋卒宗

洙亦以積哀兼痛弟故相繼嘔血遂不起里中私

傳二子並及其弟兄文

謚其兄弟曰孝友曰純孝云宗泗舉庚子孝廉能

以文行顯

毛子曰余讀二孝子行實及鄉先生所作詩歌諫

贊未嘗不涕泣橫集也或曰滅性不可謂孝曰嗟

乎自人藉口於滅性非孝而三年之喪幾有不可

問者矣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君子緣飾中道而

以自便其私如孟子所謂傷廉傷惠傷勇而以爲

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然人於傷廉之故

桀置不問而至於傷惠傷勇必切切然相戒若惟

恐其蹈之者蓋適以自便其私而已余謂今天下

有陽惠傷勇之人猶將表而出之以愧夫傷廉者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十二

惜乎不獲多觀也而况發於天性之不容自己者

也夫孝子亦豈期其必至於死也哉沉憂所結不

能自釋日浸月甚遂至委頓而不可救即起孝子

於九原而問之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何嘗汲汲

於身後之名與聞嘗憑弔古今葵齊兄弟之歎於

餓汲壽兄弟之歎於盜自世俗論之亦可以無歎

而無傷於中道乃必斷然獨行其是而不悔彼其

心固已薄雲漢凌川嶽動鬼神稟賦千載而如生

而世之與草木同腐者何比比也故孝子之歎直

附於夷齊汲冢之歟可也或曰然則聖人之言非與曰聖人爲天下後世立教而間有賢知之過焉者亦聖人之所嘉嘆而深惜者也若子羔不得聖人爲之師其去歟也寧有幾乎

簡而該三字昔人不以許新唐書先生此傳可當此評

是論贊變體狀恐後人議其戒性故篇中痛爲洗發兩孝子歟且不朽矣

曾祖肖環公家傳

肖環公諱一瓚字獻卿唐天寶間始祖諱羅自江山遷遂安之泮塘後數十傳爲六世同居始祖諱相詔旌其間曰義門又四傳爲環公諱志淶卽高王父故公別號肖環云公生而穎敏淳篤七歲居母江孺人喪哀毀骨立弱冠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觀政禮部時明神宗以嬖鄭妃故有奪長謀議三王並封公上書糾首輔之失同列皆爲動色而蘭谿相以桑梓誼懇館選招之周謝勿往遂出

令進賢戚賦薄役與民休息于邑舍旁置樵爨數具令受質者持一日糧自炊其中而立藏之有斗米官司之誣時環峰公方家居將視公官邸里中有貧者以田數畝求售隨環峰公往而收其直環峰公始至見守官廉謹太息稱善而里中子慮無以爲售田計屢請于環峰公一日公解帑金數千徒手歸環峰公諱之公曰無有也環峰公曰吾曩者貳守粵東知令事甚悉令雖廉然耗羨猶可自潤公具白所以復解不累民狀環峰公莞然曰審

者是則不能名一錢也。豈有為人父而教子以貪者乎？幸有恒產可給，值終勉之。吾旦夕去汝歸矣。瀕行以三十金獻環峰公，知爲己藏中物，却勿受。僅持三金以予。里中之貧者，率還其田爲令。三載單車入覲，便道過里中，僅賀歸。遺族黨覲回而前賀，鍼者爲同類所訟，語及鍼價。公曰：向官市，購民吾獨予以平值，而昔時鍼價乃大浮于今。何也？賀鍼者叩首，服曰：自我公而不取，廉以餽口。尚安所取？廉者公笑而遺之。後三載復入覲，則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十五

清聲已冠天下，時柄政者亦漸人欲陰相援引。公毅然曰：吾肯屈節若此，何不蚤從蘭谿公遊讀中秘書乎？而吏部錢公心卓舉，公自代書三題，公公堅避不見。錢公嘆曰：邑令何銓曹之門，諸者如鬼耳。而所謂毛進賢者，吾乃三往而三不見。此官益非毛進賢，不可故事。初入吏部者，例輸前官數千金而取債于後。錢公以公廉吏，遂絲毫取世以此並。高錢公焉？已居環峰公憂服闋，秉銓政風清弊絕，吏部固膏腴地，公自同居所遺田宅外無

尺寸益。曰：我後人福薄，毋以是爲子孫累。同鄉有官吏部者，語人曰：銓曹美任，惜大壞于毛肖環。以其偶遺俱絕故也。公以事解政府，作丈夫歌見志，請假歸。有以書來餉者，公辭謝之已，而勿子思升公侍屢目其所遺劍。公笑曰：孺子欲之乎？吾爲汝受此一物足矣。越日復取視之，則皆飾以金玉，價可值百金。公大駭，立命蒼頭馳八十里至港口，舟次迫其使以劍還之。公天性嚴潔，雖不居官猶凜凜素絲之節。若此，後歷官郎中以病歸。卒年六十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十六

平生所上章奏，家無雷草，憶際可年十歲時，閱舊集見疏稿半幅，其首列薦劾者爲高公攀龍，餘不能悉記矣。公方爲孝廉時，邑中肩里役者家輒破有自經者，公惻然傷之，及爲吏部，條利弊于當事，改爲條鞭之法，歲省費五六千金。邑人德之，公歿後爲仁賢祠，以祀。語詳妻祖姜大理公碑。逾年後崇祀鄉賢，而近有人自進賢來者，謂民之祖豆公者至今存焉。

論三王却相君及爲銓部，凜凜大節，寫得警策。

勳人尤妙在舊田貿針還創諸瓊事喃喃如家
人語真孟堅蔚宗之神筆

王父思程公家傳

思程公諱國章父曰肖環公嘗明神宗時三王並
封肖環公以觀政進士論其非直聲大震後筮仕
進賢及任吏部郎俱以清操冠天下語詳別傳肖
環公有子三人伯訓熹思揆公季思升公而公其
仲也。公性簡靜。工制舉業。弱齡補弟子員。隨肖環
得無痕跡。
公京邸有樊良樞者肖環公門下士也方就試春
官公指其文曰此文若在某經考房必得雋已而
果然一時服公之鑒公事肖環公服勤盡孝及居
憂廬墓三年足跡不至私室朝夕哭臨者如一日
里中目爲孝子初肖環公有兄天而無子立思揆
公爲嗣題之廟主其後修毛氏族譜思揆公謂長
子不當爲人後堅辭于肖環公遂命幼子思升公
嗣之後思升公漸長謂伯仲同母而吾母止子一
人若出嗣伯父是吾母有子而無子也肖環公疾
革時以爲嘆公慰之曰有男三人在大人可無慮
後數年肖環公嫂王孺人卒主喪無人議數日不
哭或謂公曰伯之名載于廟主而族譜所列又公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十九

之季弟公獨無所與也。况以公之才且晚當致利第寧能三年苦塊處耶。公法然曰。吾雖未有成言。然父易贊時曾以言相慰。今必如公言。是死吾父而絕吾伯父之胤也。遂為服喪三年。族例為人後者當得祖產業之半。而公以三分均受。寸椽尺土不欲多取。人尤以為難。晚年嗜學。彌篤手不離研席。時日昏甚。凡字畫皆墨痕中斷。際可見。時侍側嘗寫指示之。公為之大笑。然猶日錄古詩雜文成帙也。際可九歲能屬文。公予以高麗硯。一日為異日文章之瑞。際際可倖叨一第。而公不及待也。悲夫。公以名鄉之胄。未嘗晉謁公庭。其後樊良樞來視浙學。公絕不干以私。一日偶以族中訟事隨眾赴府。當事訊之。公曰。生素所誦者理學耳。率不能置一語。當事惟且笑之。其天懷真樸類若此。公歿時年六十六。子五人。長即際可。父太素公。寫肖環公純是一片剛方。寫思程公純是一段古樸。子孫稱揚先德。不欲隻字雷同。假借如此。會侯真以千古自命者。

毛孝子小傳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二十

孝子名周胤。字藩侯。予季父諱之恒長子也。少予二歲。性醇謹。不甚以能文顯。弱齡季父遭疾危甚。孝子輟學歸。服勤罔倦。予晨起問疾。過之見孝子方拾束薪以裁書。刀剪削令長寸許。供糜粥。費予心異之。母余孺人卒。孝子哀毀骨立。歲乙未山寇掠里中。季父被縛以去。同難幾百人。慘戮過半。其生存者皆索重貲取贖。孝子號泣窮圍。產赴寇營。納賂不得。請復還寇已移營百餘里。孝子百計稱貸。晝夜倍道追及之。寇欲猶未。屢後移營。後指金追及之。如是者數四。孝子力竭刀號泣請以身贖。而季父得歸。李父歸數日後。往贖則寇已鳥獸散。不可復踪跡。或曰。孝子流離兵革間。萬一不死。未可知也。嗟乎。孝子代父時。子僅歲餘。今且二十年矣。况孝子戀其親尤倍。恒人使果在。寧有不歸者耶。予比年宦遊。足跡幾遍天下。每至通都大邑及絕境窮荒。期一遇之。終不可得。孝子其真死矣。方乙示之變。吾里中子弟同時往贖者。或未至。寇營

輒返或僅能一再至惟孝子以孱弱書生旬日內
五至危營往返千餘里足力不倦若有神相之者
孝子子超倫九歲即能屬文人以爲至孝之報云
賸父情形字字迸淚而出至二十年以下旁索
不得疑爲真死尤爲嗚咽也
絕似范曄第五種列傳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三

三十一

安序堂文鈔卷之十四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蔡忠烈公廟碑

余道過長沙聞中鄉子璣踵門請曰吾鄉江門蔡
公明季嘗爲郡司李值張獻忠之變城陷不屈死
士民立廟屈賈祠左更置祭田以供禋祀其墓道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一

封樹秩然芻牧有禁暨吳逆構亂僧徒踞爲已有
祀田賈之豪有力者并湮沒其墓歷有年所吾鄉
之有事於此方者鳩衆効力重葺廟貌俎豆一新
而墓之越在榛莽者終匿不以告乃額請于署善
化令按蹟以攷得之城南醴陵坡斷碣尚存復上
其事于丁中丞公中丞公令所司修墓樹碑以禮
致奠而憲副趙公更爲勒石廟側更求大君子一
言以垂不朽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憲字元白
江門其號也聞之泉州晉江人年十七舉于鄉登

崇禎丁丑進士筮仕雲南推官外艱歸里服闋補授長沙。淑已奉公以巾雪冤獄爲已任歲壬午賊破荊州惠藩擁衆走長沙。明年復陷武昌撫臣某以衛卒千人繼至。又八月襲岳州總戎某亦棄城來奔。未幾皆望風他竄。壁壘一空。公不得已率驍帥尹先民者勉與共事。巡城設弩殺賊無算。已而尹帥師潰出降賊。蟻附入城。公危坐。李署賊重。公才望百計。款誘不爲少屈。遂以刃加頸曰。公忠臣能一笑而腹乎。公揚眉振足笑語如平時。復厲聲曰。天朝何負若輩。不釋甲歸命。將無噍類矣。賊怒斷公足。公以手麾之。復斷。公手繼以寸磔。公且號且訾。聲聞數百步。死事之慘。未有如公者也。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嗟乎。臨難捐軀爲人臣極則而有出於一時之慷慨者。若公則以死自處。非一日也。長沙爲蜀漢黔黔之障。用兵者所必爭。然惠藩以宗室屏垣之重。而某皆號爲封疆大吏。使與公相爲犄角。效死弗去。猶可爲士庶之倡。乃冀延旦夕之命。實迹不遑。而公以書生末吏獨量。

生死于度外。豈待嘆血罵賊之後。而始以全節予公哉。又有幹役凌國俊等九人。始終從公。不去賊。欲其勸公以降國俊曰。使我公而屈節。吾去不俟今日矣。賊以刃脅之。復笑曰。使吾畏死。亦去不俟今日矣。卒以衣裹屍哭葬。畢皆同殉公而死。自非公之忠烈素見信于人。區區賤隸亦何感發而激切若是乎。彼人臣而懷二心者。毋論爲公之罪人。卽以視國俊輩。其賢不肖爲何如也。余向作令大梁。父老每爲言。當巨寇圍汴。固守數年。矢集闔逆之日。其勲績爲明季十餘年之冠。城潰後。嬰城以守者。皆幸乘舟北渡得免。然至今日已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而公赫赫與常山雅陽比。烈則公之一死。爲有明宗社之不幸。豈遽爲公之不幸也哉。銘曰。公起閩海。早捷南宮。星沙司獻。固室爲空。生也不辰。運遘陽九。伏莽鳴張。荆襄失守。飛渡洞庭。旣潰岳師。古稱天險。與寇共之。六軍宵奔。過無留者。公以一木欲支大厦。孤忠不屈。刃橫于肌。清揚婉笑。

其甘如飴。寧殲吾軀。民不可戮。臨絕之音。百身莫贖。有廟翼翼。作配靈均。左徒魚腹。精爽為隣。伐石作碑。樹之墓門。銘詞徵實。用慰忠魂。匪徒慰忠。亦以風世。瞻拜其下。讀之隕涕。

此真江河行地之文昌黎書。雕陽傳後子厚狀太尉逸事。得此作而三。

重浚沙河碑

越古澤國也。山陰會稽蕭山水患尤劇。明嘉靖間蜀人湯公紹恩來守。是郡議築閘于山陰之海口。以司啓閉。閘凡二十八洞。應列宿之數。遂以名。閘中立石柱。鑄金木水火土字。水沒字盡。則患在潦。當洩水。以入海水。至木字以下。則患在旱。當蓄水。以灌田。制度精畫。萬姓賴之。既歿而咸祀。以為神。響應屢著。閘之外有沙河。每逆流為害。衆憂昏墊。惟為民上者。以時浚修。至誠感格。則壅沙自通。康

熙癸亥冬。沙河漲塞。別駕王公蒿岑初抵郡。目擊時艱。請于大中丞公。以開濬為已任。中丞公採輯輿論。遂允其議。刻期鳩役。不避煩勞。時沙泥淤。浮旋浚旋塞。畚鍤雲集。訖無成功。公禱于湯祠。以死自誓。不逾旬而迅流成渠。百萬田禾枯槁立蘊。閘郡士民屬余文為記。余謂史起西門豹諸君。以創興水利聲施至今。然皆服官數載。心計周詳。而公獨于下車之始。首倡大議。以幾難成之功。是非置禍福得失于度外。亦何敢以一官為嘗試乎。又王

役甚鉅。計費千緡。公斟酌其間。力省功倍。竣事後。歸其半于公帑。其明敏之才。廉介之節。更有逾越尋常者也。公向令樂城。余以博學見徵。道經其地。聞神君之戴無間。童孺今密邇隣封。復觀治績。雖不文。不敢辭也。而中丞公知人善任之功。亦可與貞珉並垂不朽。系以銘曰。猗歟別駕。遷自樂城。輶車初下。父老歡迎。首詢民艱。稽謀溝澮。三江之開。利害爲最。昔有湯侯。淵思遐算。伐石範金。鬼神來贊。百年遺澤。成蹟可師。長吏不戒。久乃忽之。沙河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六

綜核水利如鐵畫銀鈎。而以蒼樸之氣行之。銘亦平淮西之遺。

觀察修公榮膺楚藩去思碑

皇上涖極二十有七年。選建封疆藩臬諸大吏。肇啓維新之化。而吾淞觀察修公榮膺寵命。陟任楚藩。戒行有日。淞民不能攀轅以留。遂謀伐靈鷲之石。紀載以垂不朽。而屬余爲記。竊惟夏商以前風俗醇閎。未聞以去思傳。惟召南甘棠之詩。民歌弗剪。鄭康成箋曰。召公聽訟甘棠之下。邦人思其人而敬其樹。夫成周盛時。民之沐浴膏澤。服教而畏神者。不能枚指。乃所惓惓不忘者。止在聽訟。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七

事可見明刑之任。不獨鋤抑強暴已也。所以振紀綱維風化。皆於是乎在。固非其人未易勝任焉。公初下車。值閭寇震隣之後。解網泣罪。嚴誣告之誅。省株連之贖。一意與民休息。兩造具陳。剖悉明允。每竟日不聞捶楚。民皆擗額感慟。悔過自新。凡鈎金束矢。不以絲毫自潤。而暮夜四知。則尤凜凜余影矣。整飭屬員。無所旁貸。及庭謁之餘。則旌其廉能。誨其不逮。或盛暑流汗。相屬左右侍立者。疲劇思休。而公始終無倦色。咸感激自奮。吏治蒸蒸。一

變公右文典學進博士弟子而甲乙之所得皆知
名士至于居而儉素自其食無兼味裘馬寶玩之
好泊如也公筮仕郎署歷任延建邵暨潼商諸道
皆出聖天子不次之擢迥越恒格余嘗作令秦
中自明季喪亂田畝汙萊逃亡相踵後十餘載公
以推擇賢能道負乘傳勘荒悉除虛額編戶得以
樂業是公之爲德於全秦者所聞既若此合之爲
德於吾瀾者所見又不謀而同將來旬宣三楚登
蒼生于衽席直操券可央耳而吾瀾則如赤子離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人

慈母之懷亦何能釋然于去後耶雖然當宁留
心民莫側席求賢佇見政聲遠播簡在楓宸或
重以調燮之寄或隆以節鉞之權吾瀾民之蒙庥
祉者正未有艾云公諱國佐號吉臣三韓人復系
之以歌曰瀾之峰兮天目峙公之執法兮山嶽
與比瀾之水兮海門潮民之戴公兮靡夕靡朝伐
石兮樹銘儼畏壘兮傳令名公三載兮績有成飲
和食德兮日子父兄乘長風兮鵲首越彭蠡兮凌
夏口公不可留兮惶惑奔走欲顙天聽兮九閭

或守公再來兮何時擁碧油兮載雲麾撫凋瘵兮
起瘡痍庶茲黃髮兮願無違

字字徵實不爲溢美歌詞宕逸則昌黎遺調也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九

重建宗祠碑

康熙三年秋七月毛氏之宗祠就圯嗣孫際可謹
爲文告于宗黨曰昔者山蘇氏作族譜引以爲同
族之中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
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一人之身行而爲千百故
大易之濟渙首以立廟爲義誠以祖考之精神既
渙必於廟聚之而子孫之情誼既渙亦必于廟聚
之雖分有不同理則一致也吾族自唐天寶間由
江山來遷於遂生齒最爲繁茂數里之內井廬相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十一

望他族無偏處此者有祠曰宗本春秋禮祀登降
秩然一準文公家禮儀度爲一邑望比年來因興
守失職風雨飄搖及甲辰夏際可自鄴理告歸則
見前數楹已就傾圯僅存遺像一龕棟折榱崩危
于一髮際可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遂與舉族
公倡捐輸之舉而咸命際可爲一言以志勸竊惟
祖宗功德之厚者其食報必長自唐天寶來計千
餘載其間陵谷之變遷家邦之板蕩皆如烟銷波
逝杳不可復問而吾族獨士習素業農服先疇聚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十一

族而處以千百計是食祖宗之功德不可謂不厚
也夫以一人衍爲千百人之身而千百人不能保
其一人之身俾遺像儼然淪于榛莽將誰職其咎
歟况人之所以較錙銖惜毫末而不欲爲此義舉
者凡以爲身與子孫計也今合舉族之全力而不
能延祖宗一日之血食則百年之後廟貌既墟蒸
嘗俱廢亦同爲若敖氏之餒耳其爲身與子孫計
者不亦甚愚且拙乎或曰吾祠向有遺金數百子
孫有分領者不無乾沒侵漁之弊必使盡出其
分領而後捐輸可以樂從際可曰子孫之領銀者
其間賢否豐嗇爲數不齊今必欲盡出其所有始
謀捐助此勢之不能久待者也孰若父誠其子兄
勉其弟各殫其力之所得爲則彼領祖宗之遺費
食累年之餘利必當感激思奮自非伶仃孤苦與
夫以祖宗爲弁髦者有不趨事恐後者哉至或有
怙終不悛私爲已有夾欲斬祖宗之血食而後快
則亦塗之人已耳吾族之長老已有鳴公而繩之
以法者何俟際可之置喙爲是歲之十一月祠以

落成際可系之以銘銘曰繫維毛氏系出文昭並
源魯衛世裔遙通粵唐天寶肇遷于遂墳墓井廬
喬木交翠閨門雍肅儼于朝堂同居六世貴錫龍
章夕郎司馬後先奕奕篤生選君三鳳齊翮有祠
宗本聚族于斯守者不戒蝕其遺貲暨于小子筮
仕鄴李來歸自西廟貌頽圯灑洩額血惕厲以號
舉族同心黽勉忘勞富者捐精饒者効力孫謀子
來戒成孔丞美哉輪奐秩矣几筵庶幾弗墜於萬
斯年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十二

其意則眉山之遺其銘則昌黎之筆仁孝深情
惻然可感宜其告成之速也

汪總制公逸事狀

憶總角時聞先府君諱曰吾邑先達始終不名一
錢者吾祖銓部公及歲星汪公耳後數歲汪公殉
寇難喪過里中先府君與諸姻黨道祭哭皆失聲
余雖幼亦旁立助哀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壬
戌科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登萊道視學秦中
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携家室
獻決告令錢穀鈎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
無入幕賓一子早夭故其遺事罕有能紀述者父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十三

以下俱將他人以中敘述作章法妙在段段變
執余國棟疑以計借過山東有執鞭卒訊及邑里
龍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遺疾吾青人士登
泰山祈禱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
下迨余李鄴郡與青州黃綬爲同官問之則曰吾
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不
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余繼
改令陝右其故老爲余言公視學時以儉率諸生
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誓無所私故拔置
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爲之謠曰有學

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又曰公久歷外任卽津要歲時無所餽遺有以竿牘至者皆峻拒不少徇群小欲中以法然以其名高不果僞流寇潰決西事已不可爲公時撫秦遂以邊才陟公總制名爲尊顯實假手于寇以快其忿又余間從先府君登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舊爲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大襄城刃旣接大帥賀人龍等入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岸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衆寡不敵公盍自爲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剖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進士陳玉璫以文章名嘗記李順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頗符云嗚呼當世所稱家乘墓表爲子若孫揚其祖父者事多溢美失實今公死三十餘年遺行罕所紀述而余所習聞則多得之於老僑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略矣

公有女余族祖母行也以疏屬未嘗見頃同避地錢唐始詳訊之則亦不能具述曰公有才武膂力絕人念四方多故嘗休沐居里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夜藁露以宿不敢稍自暇佚又聞奉旨護喪歸葬數遇寇掠從吏謂曰此死事家吏汪公樞也若輩欲尸視之則請留不然囊中無物可掠也寇愕然難拜去嗚呼公死而清節重爲賊之所景慕如此公故諸邊事習勤苦且兵單援絕尚能嬰城殺賊向非猝任於必不可爲之時遲以歲月其雄畧必有可觀乃忽忽不得一展僅以身殉爲可哀也大御史新安呂兆琳與余爲昆弟交尊人忠簡公與公死事相後先生平嚴氣正性亦大率相等丙辰夏余書忠節傳後因類及公兆琳訝所未聞漢爲歎慨余退而悲公之志行未載正史當世賢士大夫猶未能盡知也因襍記其所聞者如此此從編年法而稍變其體遂覺出沒變化班馬之所未辦當與書以太尉逸事並傳

府君太素公行述

府君諱之履字爾旋別號太素致族譜出姬姓
伯之後子孫因以爲氏天寶間自江山遷於遂安
之泮塘者爲始祖諱羅公後以六世同居稱義門
始祖者爲希成公相又四傳而爲環峯公志涑官
化州二守環峯公生肖環公一發前壬辰進士官
吏部郎以清節著肖環公生思程公國章績學能
文廬墓三年里中稱爲孝子有子五人府君最長
思程公性嚴府君事父及繼母咸得其歡心撫諸

安序堂文集

卷十四

十六

弟友愛無間性廉介好施予外祖別駕童公家饒
於財奇愛府君而館之別業歲暮告歸不以一物
自隨別駕公笑語所知曰吾甥乃狷潔至此耶遇
人有惡如身受之親知假貸者焚券以十數計晚
歲督收秋租田戶以稗濕充數府君置不問或詰
之府君曰田戶力作苦尚不能飽妻孥吾姑譬
之鼠雀耗耳然至歲稔亦每不能自給也嘗學積
書數千卷丹黃皆遍一目能數行下而脫不能赴
或句讀失次不知者疑爲疎畧府君實一二關記

無誤也爲文奇肆自悉年十八補弟子員負笈於
總制汪公喬年汪公奇其材而惜其落落難合府
君乃揣摩時尚爲文數十首以獻汪公擊節稱嘆
以勵其羣弟子居月餘府君謂同學曰吾姑以此
應先生之求耳安能鬱鬱繩尺間耶爲文後奇肆
如初庚午秋已擢上第主試黃石齋先生謂其文
有瘳時之意而以過奇置之額外嗟乎石齋先生
固以奇文名天下者也而府君竟以奇擯豈非命
也夫嗣後絕意仕進徜徉詩酒間日課際可爲文

安序堂文集

卷十四

十七

至年十九赴省試府君嘆曰孺子文他日必能榮
世然以汝文爲佳則雅非吾意若使汝改轍從我
恐恨汝生平汝就所能勉之吾不後爾汝文矣際
可於戊戌倖一第繆以文稱于天下然府君猶未
之過許也戊申就養樂城邸嘗語際可曰吾祖作
令進賢不能名一錢子孫未嘗東餽汝無爲後人
計每聞一便民事則竟日喜壬子夏水壞五門堰
全邑民命所關際可晝夜堵築水不爲患及歸府
君倚門慰曰此行良苦爲民牧者慎無憚一身之

勢而貽生民無窮之戚昏暮尚平善如故至翌日五鼓無疾而卒嗚乎痛哉府君素好天竺言晚而彌篤易贊時無一語及後事端坐念佛號絕而目瞑矣候至炊數斗黍許髮際尚氣出如蒸人以爲往生之驗云府君生於萬曆丁酉五月二十四日子時卒於康熙壬子五月二十二日丑時得年七十六以覃恩封文林郎城固縣知縣娶童孺人繼娶徐孺人子一卽際可童孺人出娶姜氏大理寺少卿習孔公孫女廩生樊鼎公女女一徐孺人出適庚辰進士余公國禎子廩生中恬孫二長士儀邑庠生聘徐氏庠生日明公女次士儲邑庠生聘方氏東閣大學士途年公孫女孝廉成邵公女孫女一許字丁未進士方公象瑛子引禪際可側室草土中神識昏惑語無倫次謹掇拾一二軼事瀝血濡毫惟名公大人錫之片言以垂不朽際可世世拜仁人之賜矣

文從至性流出自不以粉飾爲工

單就文章奇肆不屑揣摩時尚上着意

童太孺人行畧

先母童太孺人別駕公諱一陽女也年二十歸先太素府君天性慈惠簡靜與人言惟恐傷之時先祖思程公治家嚴甚一果核間有未剖卽對案不食太孺人歲時上食三十年備備如一日妯娌姻戚餽問皆無失禮府君家故貧別駕公每有所遺輒置買書籍殆盡不爲生產計太孺人未嘗幾微見顏色也少不知書及長歸府君稍問字卽能涉獵經傳際可幼時所誦國策史記諸書悉能辨議所不解者止制舉藝耳生長姊壘弱又十八年始生際可迨際可生而撫惜過甚然至課書則疾寒甚暑不令少輟際可九歲出應童子試邑里頗稱之太孺人不爲色喜爲文或未愜府君意太孺人微示譴責狀際可惶懼若無以自容乃追遯其時不能傳一青衿以稍慰旦夕望終天之痛尚忍言哉太孺人間嘗語際可曰吾生平無大疚心事獨七八歲時生孔母懷中旁有小女奴戲折松枝爲鞭吾索之固不肯與就其手攫得之卽以其鞭

輟小女奴數月後小女奴病死念之至今猶耿耿嗟乎際可自有生來清夜問心所可悔憾者不知凡幾而太孺人獨拳拳於無輟小女奴之細故比之昔人自訟三朝宴起兩日利頭又何殊焉太孺人生於萬曆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未時終于中申年八月初四日申時享年五十初塋渭川先塋以際可倖叨一命勅贈孺人餘俱詳府君行狀中不具悉嗚呼際可年甫十二而太孺人見背迄今已三十年僅能記憶一二千寢夢之餘又不放浮襲古賢媛遺蹟夸詡失真以爲此他人之非而非吾母也惟大人先生錫之片言以光家乘際可死且不朽

後段止叙一極小事而太孺人生平如見此法今人多不講矣

文最蒼潔一字不肯妄下

亡女節烈述

亡女名孟少穎慧舉止端重如成人許字方壻引禡字奕昭編修渭仁之仲子也年十七隨予浚儀宦邸奕昭從京師遠來就婚時患脾疾已遽勉爲結褵五日卽移居外館亡女日視湯藥親浣滌維謹疾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何及雖然吾敢以五日誤汝終身女曰君先行誓不相負也適余以卓異被徵中遭讒構淹畱客舍而余婦愛女特甚哀至必哽咽欲絕故于父母強爲好客每坐私室

宋序堂文集

卷十四

主

淚縱橫被面時易多服女僮請擇其浣濯者嘆曰吾尚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陰察其有死志常防護之一夕登樓命小婢執燈以待使人不疑忽墜樓下樓高二丈必無生理乃肢體不損喉血數升眸子黑白淆混者數日浚儀人士聞之署篆者以旌其烈自是令老婢伴其起臥且諭以壻柩尚未得歸勉之進食後扶喪旋里往依祖姑余太孺人長齋奉大士像足不踰閫外事渭仁以孝聞遠如姬宗黨間禮意周至無間言十年來

益刻苦減殮家庭宴集未嘗破顏一咲日以葬夫爲念庚午仲冬渭仁自武林歸請卜葬地且自營生壙于右渭仁以事非可猝圖卽悲泣不食請益堅有以地求售者延師相視不佳復悲泣不得已多方廣求以吉壤告遂大喜墓石墓碑悉躬自經理刻期竣事渭仁亦心疑其故然所言止生壙且立繼嗣日乞早娶婦相伴似非旦夕引決者十二月初三怡壙粗畢忽不食誓同日歸葬置利剪于側曰有阻我者卽刺喉畢命祖姑余太孺人委曲

安序堂文錄

卷十四

圭

以勸對曰吾年十七墜樓不死吞金耳環指環不死隱忍十年原欲得地同穴而死耳豈至此而猶負易簪時從死之約乎余太孺爲渭仁從妹奉余婦命苦諫不聽太孺斃亡女亦斃其餘婢女禁不許入每晨沐浴登樓誦經料理諸務舉家倉皇悲慟亡女無慘容亦不作激烈語澹然如平時至十二日予次子士儲從會城奔至及復開諭語及骨肉痛切處相對哽咽徐曰人言吾此舉宜矣舅與父母百年之後我思爲人子媳者惟願尊人壽考

豈忍預望其棄世以成吾志萌此一念已不容誅矣若以苦守終老亦無負所天然向止許夫從死未嘗約其守志今已歸土偷生何爲則時不可不死婦德三從我出嫁女夫歿無子以同穴爲正則理不可不死况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吾直開人耳則境亦可死矣願弗再言十四日拜舅及母并祖姑召嗣子續武至囑以讀書與嗣父生忌日辰預備衣衾悉用布素其嗣產粧奩衣飾分析井井不亂十五日沐浴登樓辭佛足軟不能步扶掖而

安序堂文錄

卷十四

圭

下告予次子士儲曰止完吾分內事耳老父歸慎勿聽人過謂消我其福十六日送大士像供奉語石巷嗣此絕口不及一事延至二十一日辰時正襟而逝計勺水不入于口者十有九日臨死尚神情朗爽視聽不衰鄰里戚黨暨行道之人無不以爲從容慷慨兼而有之皆唏噓泣下邑令何侯日使人微伺于門以覘存歿未及舍殮而已命駕來弔圖邑醺金建烈婦祠于儒學之右并請旌于各當事咸錫額褒焉嗚呼亡女之歿余適遠出及歸

而大殮已畢。不及生死一決。痛何忍言哉。予數年家居。亡女割鮮進膳。無虛日。嘗笑謂之曰。汝兄能奉甘旨。無煩復爾。俟汝兄宦遊。吾衰年病困。時賴汝維持耳。輒默不對。如是者至再。心甚訝之。孰知其志意已決。而知其必不能待也。兄輩尚欲以口舌爭之。庸有濟乎。竊謂從來以死殉夫者。在琴瑟靜好之後。恩不忍負。奮然于一決。君子以爲不死于情。而死于義。至於曹文叔之妻。荀慈明之女。皆有所迫促。以成其烈。若吾女止以三朝新婦。稱未

安序堂文鈔

卷十四

書

亡人。且舅婦父母。無不撫恤而欽重者。乃百折不回。致命遂志。殆出于天性。而不可強也。亡女幼從族中佩之叔。讀書署中數歲。而罷。余處鹿簿書。未嘗課以講讀。而書籍皆能涉獵。年十二三時。檢其繡帙。有一樹桃花影滿池之句。深爲嘆賞。然絕口不肯譚詩。及稱未亡人。案無雜書。惟烈女傳。金剛經而已。性不好名。海內賢士大夫。爲堅樓詩裝成卷軸。陳其年一序。尤流布荏林。余語次及之。不一加省覽。絕粒時。或告以捐軀殉烈。已格于新例。

不能上聞。不若守節。以待旌。微哂曰。吾豈爲旌表計乎。宜其臨歿而惓惓以過于詡揚爲戒也。謹瀝血書其梗概。惟當代君子表潛德之幽光焉。其吞金事。予別有記。

烈婦絕粒至十九日。爲亘古未有之奇。鶴舫以至性村。爲至文所謂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也。

安序堂文鈔卷之十五

送安毛際可鶴鳴著

晉安林雲路西仲

評

烏程嚴允肇修人

王烈女墓誌銘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浚儀人王君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匪不以聞將替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絕誓以身殉旬旬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一

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踞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令妻與女伺共卧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于陽武王姓已爲娶妻生子輒妻死遺孤就哺外戚烈女思自撫之爲于門宗祧計王堅不與烈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墮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

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旨旌表康熙

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可爲經理其葬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余謂此固聖人所敬美而不敢以棄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日一與之醢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余嘗尚論往事使秦伯而嗣父封伯葵而食周粟皆不肯于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二

以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震川之論將併議其爲賢智之過歟昔余曾叔祖母章亦以處女稱未亡人坐卧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閨余每過墓下必展拜獻獻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梁上之組耶床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嘯爲之稱說也

未字而死曰吾將以婉天下之已嫁而失行者前叙事古勁後議論生動得此文烈女可以死

禮部左侍郎立麓史公墓誌銘

公諱大成字及超號立麓始居自潯陽遷浙之
鄞縣詔舉八行以母老不就屢舉太師一傳為樞
密公才再傳為朝散大夫浚又十餘傳為祖諱德
孝考見峰公諱起揚皆 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徐氏妣李氏俱 贈太夫
人見峰公有子二公其長也公生而穎慧絕人嗜
讀書攻苦無間寒暑順治甲午舉於鄉熊鍾陵先
生時典浙試甚相器重以公輔期之明年成進士

宋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三

讀卷者擬置第三 世祖章皇帝閱公卷日文氣
光昌字法敬慎必端人也 賜第一人及第授修
撰充日講官嘗 召對講周易及便殿賦詩作書
賜蟒三襲禮意優渥尋丁內外艱 今上御極
之六年陞侍讀晉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直起居
注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轉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學士每朝審會議衆論紛紜公以數語折衷之
盈廷推服一同官有欲裁孝子節婦廩給者曰彼
自分內事何與 朝廷公徐曰然則為子不孝為

婦不節亦何與於 朝廷不必以法繩之耶議遂

寢又請停學使者解卷以清陋規遂著為令人士

尤稱頌之蓋公生平以振興人材為己任嘗充戊

戌會試同考官又主己酉武闈順天鄉試又丙辰

知貢舉充 殿試讀卷官皆敬慎盡職號稱得人

丙辰七月感風疾告歸庚申 欽賜日講四書以

康熙壬戌八月初二日考終正寢距其生明天啓

辛酉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公性至孝侍父

疾額天請以身代夢神語之曰汝父尋愈矣時值

宋序堂文鈔

卷十五

四

元日庭桂忽盛開公取之以奉病即霍然起戊戌
讀書中秘見峰公家居病亟命工繪其像以書貽
京師曰吾病必不起見此如見汝父汝亦繪一小
影來吾朝夕亦如見汝也公得書號慟仆地欲告
歸當軸以京官未滿六年無請假例且新奉 旨
復設掌院學士當俟之掌院蒞任之後公迫不能
待遂抗疏以請即獲重譴勿恤情詞剴切片以父
所繪圖獻奉 特恩許其終養及歸里而父見峰
公已捐館辛丑服闋因母病陳情撫軍以他故格

不令上公戀戀無北上意遂家居十年時 功冷
凡服闋赴補愆期者削籍公居恒自笑曰人以吾
爲官侍從不知實編氓矣及母卒復以內艱入告
司勳始糾察從前滯留之故而已逢星變肆赦矣
使太夫人之歿遲速或數月皆不免吏議其所以
得全者實天祐純孝而適逢其會然公之心則已
棄一官如敝屣也待諸弟友愛無間調恤宗黨皆
獲成立邑有東崗磧關七鄉水利公創議修築人
至今利賴之居家淡泊自甘少年茹素以延親算
歷仕宦不改人傳以爲奉天竺教者非也臨終口
占遺表以頭觸枕北向 關謝恩而逝元配費氏
諸贈夫人繼邵氏封夫人繼李氏封恭人子一
卽在中增例國學生女二長適國學生張正簡次
許字寧波府學生員謝緒顯孫一節濬公十二月
初九日葬於某處嗚呼歲戊戌際可受知門下今
二十六年矣公有八行堂詩文行世而尤工制舉
業凡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奉爲矜式而際可
制藝謬繼其後世因有史毛之目然自惟氣蔥而

詞費不能如公之天機流逸也肯蘇穎濱作歐陽
公神道碑距葬期已越三紀而公遺命卽以誌銘
相屬在三之誼言之淚泫泫下雖不文其敢辭哉
銘曰

奕奕我公起家四明長才夙異弱冠蜚聲觀國
之光日下無匹射策大廷擢居第一 帝奇公
才恨相見晚曰予簡汝掌茲文苑挺立朝端氣
懾邪佞煌煌大典多公手定忠孝爲心富貴澹
若東山之臥難進易却勾章新阡馬鬣歸然特

筠藏是於萬斯年
志中官蹟孝行作兩截寫而起伏斷續皆武森
然一銘尤古質可誦

東琪李君墓誌銘

康熙癸亥春余自京師返會城聞東琪李君病革輟食往視已支離牀褥間猶口占近體贈余笑謂兩弟曰吾雖病文情猶不減昔時余私謂神明未衰或尚可起後數日計至嗟乎曩歲在甲寅余避寇東下與西陵諸名士集家稚黃草堂飲酒賦詩無虛日別後忽忽十載嗣寅甸華際叔宇台武令皆化爲異物余不得憑棺一慟今與君執手榻前竟成永訣可悲也夫君諱式玉號魚川東琪字也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七

父卓如公因課子建別墅於西湖學士橋南君肄業其中卽志所謂李徵士芙蓉園是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七入棘闈僥得者二爲易書者誤數字遂下第君于舉業外以著述自命詩在開元大曆間文摹柳歐而得其神骨邵陽雷侍御奇君文下榻待之時君方赴秋試不得一見悵悵而去客燕嚴瀨亭司農最相引重蔣裕菴學士延至家塾請點定二十一史每一篇成諸公輒遣人籍錄且曰恨無十吏爲中郎書耳性矜慎不妄許可人有顯

要人敦重幣求君序其文君熟視之竟却其幣辭

不爲嘗館余官舍退食後以文章互質彈駁無所徇曰吾爲子千秋計其直亮如此君少喪母營窻穿適山有虎行旅屏跡君以時日不可易晝夜廬墓側虎卒不爲患父歿居室爲督幕某所據君于泥淖中攀撫軍輿情詞慘切遂命讓宅以受弔焉隣人不戒于火貨產蕩然構一椽煨燼中客至以竹箔障內外更值水旱家累三十口嗷嗷待食不得已應婁江之招棄賸多平反嘗嘆曰吾先人入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八

吳嵯臺幕草疏指遺所全活無算吾卽不敢稱善繼敢隕越哉鄉人客遊江淮無事陷獄君與其郡守交善冒雪行二千里營救得釋所著有魚川初集二集巴餘集虎林雜事行于世元配張孺人文學濬之公女事舅卓如公孝謹數十年如一日客至治具咄嗟立辦嫻婉能容姬媵有膠木之風先君歿君卒于癸亥二月二十三日某時享年六十二孺人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六十一子五人長森邑庠生次查邑庠生嗣兄次本邑庠生

次奈次來邑庠生女四人一適邑庠生王弘文一
適太學生王泓一適邑庠生蘇攀龍一早卒孫九
人孫女六人今以甲子仲冬某日與孺人合葬于
三台山之新塋君始祖武毅公本南譙人明太祖
時以戰功獲封爵三世祖武略公徙家于杭遂爲
錢唐李氏八傳至北渠公是爲會祖祖曰敬渠公
而君卓如公之仲子也銘曰

咎繇之裔世爲清門源遠流長仙李盤根君承
家學左圖右史抗懷炯霄藐視青紫其遇則皆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九

其才已豐卓犖不朽道亦匪窮鬱鬱松楸幾幾
石碣文之有徵以詒來哲

簡淨中復饒神韻東琪西冷名宿賁志以歿得
此可以不朽

仁和半塘胡公墓誌銘

余友胡君健訪余邸舍屢以其尊人半塘公墓銘
見屬余以胡君交遊徧天下自惟卑賤恐不足副
孝子顯揚之意胡君慨然曰昔裴晉公以元老碩
德爲李西平王作墓碑而論者猶謂西平之子孫
舍昌黎而求晉公爲失計故碑文不甚傳夫人子
欲不朽其親豈以一時名位較哉先嚴生而苦貧
愚昆弟皆令課農桑以自給而獨命健以文學進
每試必偕往簪笄囊篋省視周悉俾健得專心制
舉業辛卯闈事竣復拉健詣會城候榜健心怯不
欲前先嚴獨冒雨霖明至榜下健倖獲與選先嚴
代赴鹿鳴宴旁觀者指曰此新貴何齒髮之暮也
同榜亦相與目笑之及詢知始肅然執翁子禮一
時傳爲美譚後乙未健尙南宮筮仕壽陽令地居
四達之衝凋瘵苦于供億先嚴以清白二字相規
且戒以不得妄筭一人偶設兼味必曰毋以口腹
敗儒素風汝俸入不能給也爲之輟箸不下未幾
健卽解組不得邀聖朝封誥之錫終天賦幾無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十

以自容。願得子一言以慰泉下。言已復涕泣再拜。
嗟乎。憶先府君嘗語際。可曰。鹿鳴爲朝廷大典。而
吾浙尤稱獨盛。生平恨不得與汝就舉。與母歸。
暨丁酉之役。以他事旋里。榜發。捧不及。與妻府君。
猶爲之太息。屈指三十年奔走。官中道。頓然。
念府君榜前。倦倦屬望之意。如昨日事。今聞胡君。
語不覺淚數行下。遂執筆不敢辭。按狀半藉公諱。
竟實安定先生之裔也。由揚州知舉。遷杭。屬之仁。
和。祖傳。考。諸。像。俱。登。仕。籍。有。舉。公。性。端。懇。廉。宗。

卷十五

七

七

族鄉黨無間。言生平不逆人。許與之語。必正容。聽。
受。久之人亦不忍欺。曰。此無懷慕天民也。及子登。
第。益好行其德。無貴賤。皆以身下之。元配全孀人。
安貧善操作。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卒于康熙乙。
巳四月廿八日。距其生萬曆癸巳六月初三日。享。
年七十有三。葬入卒於順治庚子九月廿八日。距。
其生萬曆癸巳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五。
入長士。華。朱。士。參。次。即。傳。乙。未。進。士。官。德。化。縣。知。
縣。次。士。璵。早。夭。次。士。琬。女。二。長。適。阮。岐。次。適。沈。奇。

春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墓于某處銘曰

公壽考以令終鄉邦稱善士也課其子以顯名能
食貧而養志也維銘詞之徵信比太丘以無愧也
蓋立德爲三不朽之一而功與言其次也

滿疎澹遠幾于無意爲文而神采自爾生動非
諛墓者所知

安序堂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十二

太學生就之童公偕元配余孺人合葬墓誌

銘

公諱大爲字就之浙之遂安人高祖諱文淙曾祖諱良桂祖諱煌皆不仕父諱一陽行誼著于鄉里歷官建陽衛經歷所至有惠政公其長子也母鄭孺人生母俞孺人公性孝友事嫡母尤得其歡心少工舉業明萬曆間以軍典例入貢充博士弟子歲試居優等已有聲庠序間復以例罷去始肄業南雍中歲絕意仕進徜徉山水以蒔花飼魚爲樂

宋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七

待族黨有恩明季歲歉捐廩粟以活饑者弟采之公早歿撫弟子秉聰如已子秉聰復天又撫其孤得以成立恩勤兩世蓋四十年如一日也公與先慈爲異母弟先慈嘗語際可曰憶幼時姊弟分戲玩具相遜竟日以藏鉤定之汝舅得佳者請再定復如初而汝舅猶堅請不已嗟乎雖古推梨讓棗何以加茲哉又云汝舅寬厚能容僮僕有過陽爲盛怒闔門欲加箠楚輒故啓室旁之戶以待勸沮而止此先慈隱伺其意中而得之他人亦不及知

也元配余氏學顏公女善持家政與公白首相敬

公卒于康熙丙午年九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余孺人卒于順治庚子年十二月初三日享年六十
七子三長養聖次秉慧邑庠生次秉樸邑庠生女一適邑庠生毛越蔭孫八人孫女二人康熙癸亥十二月葬峨峯獅古坪銘曰

公處素封謙約自守怡情丘壑適意詩酒睦族賑飢惟仁斯壽子姓鵲起貽謀孔厚勒銘九原與石不朽

宋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七

文致高樸正以不矜張粉飾爲古

太學生采之童公偕元配詹孺人合葬墓誌

銘

康熙癸亥年秋采之童公與其伯兄就之公卜吉葬于峨峯獅古坪而古無兄弟姙姪合葬之文際可既追銘就之公墓復爲公志以勒于墓門之右曰公諱大展采之其字也考諱一陽妣鄭孺人鄭孺人子多不育公生卽寄養外家及長始歸性方嚴人不敢干以私慷慨好施予宗族姻友皆以恩意相洽公卒遺孤秉聰甚幼後秉聰復早世而孫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五

以昭年甫及數歲今以昭又將抱孫矣俯仰五十年同輩皆無在者間有一二村僕問之皆嘆息泣下共稱其賢然逸事多不可攷悲夫公先慈同母弟也先慈艱于嗣公憂慮甚切癸酉將赴試國學聞際可生甚喜曰吾往金陵當爲製綵服未數月遘疾卒際可兒時省外祖墓就之公撫惜如子而乳嫗猶口惜汝不及見仲舅則公與先慈友愛無間益可見矣元配詹孺人有婦德守節撫孤內外肅然後公七年歿公卒于崇禎癸酉某月某日享

年三十六詹孺人卒于崇禎己卯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四十三子秉聰孫以昭俱庠生其世系詳就之公志銘曰

公不永其年而名未書于竹帛豈昊天之難期信善人之多厄蓋將食其報于後昆也庶百世綿詩書之澤

通篇全不敘一寔事是摹馬少監黃夢升諸誌而得其神髓者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七

胡烈婦墓表

己未春李子雷田介同年劉君木齋來謁以其長兄允卿之配胡烈婦行述見示屬表其墓且曰吾兄弟四人長兄卒時年二十五仲兄季弟皆不及中壽相繼以歿而長兄之嗣子方幼恐余一旦復填溝壑俾嫂氏之奇行烈節湮沒不傳不徒無以慰烈婦之靈且死無以見長兄於地下言已復歎而泣余賦性迂拙以爲謏墓之作誇揚失實與世之守一官而受金暮夜變亂是非者無毫髮異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七

每同謝不欲爲然間傳忠孝節烈軼事必正襟再拜然後執筆不敢以不文辭况重以劉君之命與雷田天性沈痛之言乎按烈婦故邑令麗明公孫女年十七歸允卿允卿名敬中爲邑諸生能文章尤工書法性羸弱善病歲壬午將赴鄉試窮晝夜讀書病遂不起烈婦哭之慟三日後忽釋衰服盟櫛拜堂下舉家駭愕相視其姑已心知有異急扶之痛哭烈婦從容曰平時聞烈女事心輒慕之今不幸失所天又無子不忍棄死者獨生舅姑

善自愛他日叔有子爲兒立嗣足矣姑與其母管

夫人及隣婦來觀者皆力阻之不聽焚香柩前出

其婦時衣著之日我死後含飲勿令男子見呼其

從婢侍側遂自經死事聞臺使者將入奏請旌表

遇世亂其事遂寢嗟乎從來婦之殉夫死者慮人

環守必遲之旬日或強爲笑語以示不測烈婦獨

明言於衆人之前而人不敢救非其平素見信於

人而節烈之氣知其必不可奪歟明季甲申之變

士大夫有自盡者爲其家人所救遂隱忍苟活其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六

事固烈婦之所必不爲而烈婦之姑與母亦知大義而斷姑息之愛又並可嘉嘆也夫後雷附以其子沂承允卿嗣卒如烈婦語

烈婦之死甚坦白甚奇異須得如此真文字然

後可以表章烈婦

臧鐵崖先生墓表

康熙甲寅春余避寇武林與臧子翁錫定交後四年臧子過余大梁官舍時六師蒞汴余奔走戎馬間不得晤僅餉以松臯文集而去臧子陸行至舟次始發篋盡讀之窮晝夜不倦更爲書以其先大人鐵崖公行狀屬其友乞言於余究亦浮沉未達也已余應聘至京師臧子復踵門來請以新刻嘯亭集見示始得其狀并所寄書讀之情詞懇惻爲之涕泗交集復以公事不獲卽報命及復任大梁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十九

臧子遣使敦促者至再嗟乎人子欲榮其親無所不至故隧道之石必求當世名公巨卿列銜幾數百字大書深刻觀者咸噴噴稱述以爲子孫之賢能不死其親如此而懼蹇下僚如余者乃違衆而取之且臧子方肆力古文辭詎余文若無所比數而獨鄭重以請則何也公諱岍字充儒別號鐵崖按譜出魯僖伯後其卜居鼎橋者爲始祖披褐公數傳爲曾祖一齋公至考五芝公皆有世德五芝公生子八人公其仲也性端重寡言笑事繼母罔

嘗人至孝待異母昆弟友愛無間伯父擁厚貴欲以公爲後公固辭年十四補弟子員館穀歸安茅氏爲文必窮性理脫去訓詁之習嗜左傳國策諸書又喜閱冊府元龜以爲可資博雅手錄幾數百卷與同學凌忠介閔申甫周葵仲諸君結社峴山先後以科名顯公獨數奇不得一第忠介公嘗曰言行不苟衾影無慚者吾見惟鐵崖而已諸父銓部明遠公以剛介爲東林推重念臺劉先生松陵周忠毅公扁舟相遇公皆以師事之自甲申後卽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二十

研心理學嘗誡其子景錫翁錫曰文人無行不若無文富貴不培元氣爲家門不幸事及翁錫登進士第有老父謹于路曰吾鼎革初爲某帥所逮繫幾斃賴臧公憫其無辜曲爲全活之今其子復傳孰謂無天道歟公生平未嘗以此事語人其陰德不使人知類若此丁酉應鄉試聞閔孺人卒不入闈馳歸痛哭過哀遂患痰症病革循示翁錫以大學衍義命於格致誠正下錄古人格言數則補註疏所未備以成吾志言迄而逝悲夫先生生卒世

系皆載狀中予故舉其大略以表于墓之原
絕無絲毫點染已屬廬陵得意之筆

李君靜嵐墓表

文學靜嵐李君歿後逾年塋於城東曹村之新阡
其兄編修君述修介陸子冠周屬爲墓表涓日雖
門來謁述君之行事甚詳言已復泣曰弟至性友
愛五歲時吾患疹恐弟傳染移居別室弟晝夜思
慕涕泣不得已因使入視見面瘡累累不能辨識
益號哭不絕聲今弟之音容已邈不可卽讀子文
而如見吾弟是吾弟猶不死也余聞之亦淚下遂
不敢辭君諱潤字靜嵐山東德州衛人六世祖方

伯公諱某祖諱某父食憲公諱某以文學治行顯
食憲公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羸弱過午輒病每
晨起入鄉塾卽畢一日之課而歸皆反覆成誦弱
冠補弟子員隨餽于庠兩試秋闈僥得復失益攻
苦下帷兄弟自相師友及編修君已領解額登第
爲侍從臣君獨賁志而歿可悲也夫君事父母孝
母太宜人病君診視藥餌沉疴頓愈嘗曰吾于岐
黃家頗挾其奧惟傷寒倏忽變換尚煩尋繹耳後
竟以此症不起易簣時惟曰吾則已矣垂白老親

何以堪此語不及亂初編修君官京師。君每歲必一至。及太宜人就養邸中。君以他事不得往。未及一月而君卒。太宜人茹痛思歸。編修君不忍復離左右。遂請假於朝。御板輿返里。日求能文之士以表章君于身後。卽謗陋如余者。猶以筆墨見役焉。然則編修君之于兄弟。亦無愧於因心則友之義矣。君卒於康熙癸亥五月初十日。年僅三十七。娶程氏。工部員外郎先貞公女子。二元琮元瓚俱庠生。女二人。孫二人。塋之日在某年二月二十九。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三

日也。君究心於性命之旨。謂玉醴金液。語非誕妄。且器宇沉靜。庚申秋地大震。人皆在奔。君從容語家人曰。何至於此。書室不戒于火。君指揮徒書籍畢始出。安步如平時。于法皆當得。壽而天道卒不可問。何也。謹次其梗概以揭於墓之原。

沈痛

斷續歷落皆以至性經緯其間。脊令在原同此

建陽衛經歷復字童公墓表

外祖復字童公。以順治甲午葬於琅園之尚書廂上者。以爲不吉。啟其窆。蟻附於棺。遂于康熙乙巳十二月改葬於烏石山。而舊誌已毀裂不可讀。至康熙乙丑際。可遠遊甫歸。其曾孫以任相屬爲文以表於墓門。公諱一陽。字復字世爲。遂安青山人。曾祖諱文淙。祖諱良桂。父蛾峰。公諱煌。皆以隱德不仕。母程孺人蛾峯公艱於嗣。尤奇愛公幼時。相傳道傍有木魁。每經其地。蛾峯公必令公前行而以身翼之。及年漸長。知隨行禮退縮不欲前。蛾峰公猶強之。如初。然公不以父愛故稍自暇。連日刻厲爲文章。補博士弟子。復肄業南雍。謁選得楚之澧州判。屢攝邑篆。所至皆有惠政。人以青天目之。且爲十感歌以頌秩滿遷建陽衛經歷。公勤于其職。盛暑督修城工。聖。灰集進賢冠如雪。不肯就舍。未幾遭疾卒。平生待宗黨以恩。戚獲數十指。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也。配鄭孺人明慧有幹畧。事姑程孺人至孝。程孺人家頗豐裕而性儉。長夏日不苦。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二十四

餒。飯。飲。水。偃。臥。及。孺。人。持。家。政。其。旨。必。備。程。孺。人。
太。息。不。下。箸。孺。人。笑。曰。如。弟。飽。此。家。產。必。不。至。中。
落。也。後。積。累。至。萬。金。卒。如。其。言。視。副。室。僉。孺。人。如。
女。而。僉。孺。人。亦。以。母。事。孺。人。鄉。閭。兩。賢。之。先。慈。得。
子。最。晚。際。可。生。而。公。已。捐。館。矣。甫。二。歲。孺。人。疾。革。
際。可。見。先。慈。泣。亦。扶。床。而。泣。孺。人。蹶。然。曰。是。兒。靡。
瘠。恐。難。育。今。其。聲。嗶。嗶。如。鐘。鼓。吾。無。慮。矣。尋。安。寢。
而。歿。公。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鄭。孺。人。卒。
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僉。孺。人。卒。於。某。年。某。

安序堂文鈔

卷十五

二十五

月某日享年若干子二長大爲國學生僉孺人出
次大展國學生鄭孺人出女一適先府君 勅贈
孺人鄭孺人出孫四人曾孫八人元孫十四人其
遺澤正未有艾云
寫家庭瑣屑事如畫絕不作 鋪張揚厲語文
惟真故樸也

安序堂文鈔卷之十六

遂安毛際可鶴舫詩

晉安林雲銘西仲

烏程嚴允肇修人

評

洛誥論辨

五兄釋黃作洛誥論謂周公值流言之後事平變
定當時時怒然自懼終不敢履嫌而蹈疑乃既營
洛矣欲使成王遂居之此不遠嫌之大者也恭成
王居洛則周公必居錫闕中形固勢便武王嘗用
此東轡以取天下矣而公奈何慮不及乎余以爲
不然營洛武王遺意也非周公之謀始也方成王
幼周公攝位流言不利於孺子疑亦若後世王莽
揚堅所爲耳及後武庚投首殷之頑民皆遷成王
年又漸長則天下之大勢已定雖妄庸人亦不敢
萌其覬覦而顧以此疑周公乎兼以偃禾拔木金
縢既敗成王之心渙然冰釋方愧悔之不暇何嫌
之可生且攷之於書營洛之日公卽以明農入告

則年亦將老矣、非有武王專征之權、與夫三分有
二之勢、而謂關中形勝、必不可居、則豐岐汧渭之
間、後世必不分封其子姓、勳戚也哉、又謂成王少
年而英察、周公老成而坦蕩、若以公爲昧事機者、
嗟乎、讀公大誥多方諸篇、所以防微禦患、委曲詳
盡、豈其身貽危機、而不之覺耶、夫周公親於伊尹
成王賢過太甲、太甲不以相官之放爲嫌、而成王
始終介介於流言、此必無之事也、朱紫陽謂遠嫌
之事、賢者不爲、謂聖人處天性骨肉間而爲之乎、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二

或藉此爲後世人臣之鑒、斯得之耳、

兄弟間持論不同、若此、想見鶴觴文品、亦可見

釋黃之能受盡言也、

釋黃曰、議論自佳、文更勁雅、學問相難、正是古

道、亦復不須避嫌耳、

廣王孟津坐懷不亂辨

王孟津作柳下惠坐懷不亂辨、太約謂禮男女不
雜坐、不通衣裳形迹之間、晝日且嚴、若此、安有暮
夜幽隱、胃不避之嫌、徒爲後世誨淫者藉口、幾干
卿隣披髮從井、救人、夾非柳下惠事、可謂千古不
易之篤論矣、然此特以理斷耳、余卽以情事衡之、
而有以信其必不然者、夫惠爲魯大夫世祿之家、
非若深山貧衲、擁褐獨臥者比也、計其時豈盡旁
無居人可以代爲援手、卽或棲息異地、呼逆旅主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三

人而告以故、未必不謀、所以安全之也、又不然、撒
衾與偶寢之別、稍而已、堅坐以待旦、不稍愈于雜
坐、通裳蕩然于男女之防者、歟、或曰、然則傳之者
何故妄乎、曰、昔孟氏稱惠爲聖之和、且又原其介
夫和則不妨委曲以拯人、而介則嶮然不至于汚
意、當世之推論者、謂惠設身處地、雖有女林夜投
止、可以坐懷、不亂、無難而傳之者、遂以爲實有其
事也、此與替輿殺人、爵竊負而逃之、語畧同、信然
則波濤寂寞之鄉、果有有虞氏之迹焉否耶、

生男七歲王母弗抱生女七歲王父弗抱禮之
重嫌疑若此坐懷一辨自是篤論
較桐葉封弟辨於名教最爲喫緊

高立旂字說

高子行卓求字于余而琢如白君亦代爲之請余
字之以立旂其在大易恒之象曰君子以立不易
方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蓋立之爲義卓
然如山岳之聳峙而不可搖奪也然魯論又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則又必本之于道而立始爲無
弊彼夫於陵辭祿以爲廉季札棄國以爲讓鬻拳
兵諫以爲忠皆自謂卓然行其心之所是而不知
其蹈道則未也高子年少能文爲白君所首得士
余故附其名之義而勉之以道夫勉之以道尚有
不止于立而遽已者高子其惟孜孜也哉
澹簡似元次山

自餘朝說

自餘軒者予友錢若章三廩其室後之東偏以爲燕閒偃息之區者也蓋武林地當孔道民居相屬鱗次櫛比雖達官右族曾不得咫尺園林可以遊目而憩足惟茲軒僻居城之東隅風土閑靜清池周四五里襟帶其側每煙月淪漣渺焉無際如寄跡鏡湖震澤間幾忘此身之在城市位置亭臺一二絕無排比雕飾曠然如其胸次旁列素垣書史畫田叔繪奇石數峯欽崎歷落其外間植修篁左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六

有相爲掩映予短于日望之以爲真幾欲下拜就視之乃知其爲筆墨遊戲也因借憩軒中數月不能去顧謂錢君以經世之才不得一見于用且又以來之食指爲累似其中宜有不足者而以自餘名軒何也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錢君殆以自寓矣予曰否否錢君視世之寵榮福澤不啻飛鴻野馬乃以此取必于天而顏其室當不如是阿也夫人內無所主何往而不形其偏亥苟曠然有得于內雖一丘一壑可以輕世肆志而况所居擅亭

臺水竹之勝日課羣子姓讀書其中暇則與四方賢士大夫飛觴分韵夜以達旦方且不知有餘之在作平○等○心○証○善○提○果○心不足之在世寧于心而反自形其不足者歟顏曰自餘夫亦無入而不自得之義也錢君曠然而笑遂命其李子水鑑書之於壁中多見道之語王文成有云浮雲富貴流水鬚眉可移以贈之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七

泊菴說

余友夏子樂只卜宅於葛嶺之東而自名其居曰
泊菴或曰夏子所居枕湖之濤望之泚泚然與鴈
是相上下類乎偃帆停機而休息乎平沙淺瀨之
傍者名之以泊也固宜余曰泊之義大矣哉今夫
舟行者屈指戒途過都赴國雖曠日持久而其心
恬然安之一旦阻淺河渠守風洲渚以及積雨之
所濡遲嚴寒堅冰之所凝澗則焦勞拂抑儼然若
不可以終日益人情之不樂於泊也甚矣然嘗其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八

凌彭蠡涉洞庭下巫峽浮呂梁問津錢塘身試不
測之險濤驚浪駭情枰傾欖長年三老束手相向
迴望有偃帆停機休息乎平沙淺瀨之傍者慕之
渺然如在天上然而已無及矣夏子負不羈之才
曠然高寄問賦小詞編紀湖山諸勝興至則仿大
癡倪迂數幅以寫胸中澹遠浩落之致偶有以榮
利相勉者夏子則高詠如此風波不可行之句以
自傲蓋幾幾乎逃世無悶者與豈止以此名其居
也哉或曰昔之高流逸士有爲浮家泛宅往來者

嘗問者奚必其泊之足云余曰昔之人不以身試
不測之險而止往來于茗管間其亦猶是泊之義
也夫

唐人竹枝有人心不如水平地起波瀾之句若
只在蘆花淺岸有何險阻文有布帆無恙安穩
自在之致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九

彖傳說

文王所繫之辭謂之彖傳之釋彖也。一日卦德乾健坤順之類是也。一日卦象震雷離電之類是也。一日卦體剛柔上下中正比應之類是也。一日卦變一陰一陽自姤復來二陰二陽自臨觀來之類是也。卦之大象與乾坤二文言亦相發明焉。然元亨利貞見于易者七卦乾之文言言元言亨言利言貞析之爲四坤之文言言貞言利言亨言元亦析之爲四至諸卦義取相屬直以爲大通而利于正耳。此各疏而不必相象者也。乾健言于大象而象不言健坤順言于象而大象不言順離言日而不言火坎言水而不言月震本卦不言動而雜徵于屯豫諸傳此互見而意自明者也。噬嗑而亨遯而亨直用卦名以釋卦辭謙之有終頤之養正純用卦名爲義剛柔分之卦二十噬嗑特以用獄著節特以卦名亨義而兩釋之上下敵應之卦八而第見之于艮止此專指而可推類以求者也。大象專釋卦名而乾象曰天行健則竟以健爲乾彖傳

專釋卦辭而艮傳曰艮其止則竟以肯爲止此變文以取義也。若夫卦變則傳之所及者十有九卦其言卦變者于變之義或重故從詳其不言卦變者非不變也或無取于變或變之義微故從畧猶之卦體卦德卦象彖傳有及有不及一槩求之則拘矣。他若六七八九之策老變而少不變是操著求卦之變而非圓之所謂卦變也在初學者亦當辨之。

剖析明確如數指上螺文更喜其無註疏氣

錢聖楨字說

錢子同名喬雲字聖徵以雲物之瑞爲聖世徵也
後易名彥雋補山陰弟子員字當麗名而起然聖
徵之稱久著于朋從族黨間雖累易之終艱艱于
辱吻未能遽改也余遂因其聲之近似者字之以
聖楨而爲之諡從來符瑞之事類爲有識者所不
樂道攷之古智過千人曰雋又曰王國克生維周
之楨蓋賢材爲國家之楨幹典藉所載不可誣也
錢子負至性落筆敏妙絕人詩在開元大曆間使
安序堂來鈔

卷十六

十二

由此進之余終無以測其所至矣余與錢子之祖
章玉先生爲忘年友其父軼秦長余十歲亦先後
定交時聖楨年甫齠髫今已成入而字敢不以楨
幹之義相期遠大而乃以符瑞相誇諛耶雖然開
聖世不以雲物爲瑞而以得人爲瑞即仍字以聖
徵亦無不可也何艱艱之有哉

贊美中寓以敦勉此古人切磋之意可謂善頌

善禱

醫說

余令樂城三載憂幽勞瘁交攻於中尋致嘔血初
以涼藥投之疾愈劇醫人徐志秦遠來視余進以
養和扶胃之劑服之輒效且謂多嘔則氣逆氣逆
則血湧而上升勸余端坐調息澹然內視以津嚥
之不旬日平復如初余因感夫民之困于飢寒徭
役而不能聊生與余之感于憂幽勞瘁而致疾者
無異乃爲民上者析楊夏楚務爲刻礪以勝之不
猶夫向之欲以涼藥已疾者歟又不然朝令夕更
安序堂來鈔

卷十六

十三

教條煩設民之耳目益以紛心志益以眩不猶夫
向之多嘔以助其氣逆者歟噓之以溫鎮之以靜
余于治病而得治民之術焉遂作醫說贈之其友
更爲余言志秦平生功過自程行藥四方貧窶者
不受直皆可述者也

柳州昌黎每以小事說出許大道理緣胸有智
珠融會而成也文極得大家旨趣

三慎堂說

三慎堂者雅黃五兄之堂也五兄嘗語余以自有
三慎慎出位之思踰矩之欲與不中節之喜怒哀
樂因以自名其堂時自省焉善乎五兄之爲治心
也夫或謂君子于云爲之際無一之不加慎也何
有于三或又以爲三者名殊而理實一苟得其一
足以該二三之名併可不立余曰不然古聖賢之
學如農之有畔如賈之有籍可以朝精而夕課之
以責乎大成五兄之立三者爲程酌于其要端而
安序堂本參
卷十六
十四
之功夫亦猶是已則以名其堂也固宜雖然
之思不出位者良也良之象曰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是聖人之時者也喜怒哀樂既中節矣則可以
位天地而有萬物從心不踰矩又吾夫子化于以
後事也五兄年方五十餘而所事皆聖人窮神知
化之極功無乃速歟五兄曰不然思不出位者良
之所以主夫靜也靜者人生之初即具者也喜怒哀
樂之中節始于慎獨至于夫子十五志學識者以爲
所志者卽七十從心之矩然則古人之學靜心養性

私可知已余方自恨其遲暮而子願以爲太早計
何歟且夫慎者幾幾乎不敢必之詞也吾且思循
之致力敢遽謂能乎哉而子何疑焉余聞之無以
應徐曰五兄言是也是在相與勉之而已矣遂爲
說云

醉編甘苦自得之言宋人談理諸篇那得有此
秀潔

安序堂本參

卷十六

十五

卦變說

際可家世受易垂髫時先君嘗誼諱相勉曰經生之所爲易不過習其章句以文詞取高第而已未非朝廷明經取士之意而反之于心亦有怒然未安者際可每念及輒慚汗浹背及遊歷四方問學詩者以毛氏之序鄭氏之譜多瞠目不知所謂而以春秋專家乃不知有左氏公穀之說始嘆經學之衰不獨易爲然也夫易之習焉而不察者莫如卦變試舉而論之卦變圖列卦六十有二而乾坤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其

以純陽純陰不與焉然六十二卦之奇皆自乾而來六十二卦之偶皆自坤而來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門者變化之所從出也亦猶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而不用妙萬物以爲言者去二卦而專言六子固可比類以相觀焉爾若夫象傳之言變者止十九卦其不言變者非不變也象傳以爲言卦德卦體卦象而卦之義已足無取于變故在所畧其言變者象傳以爲言卦德卦體卦象而卦之義未盡故在所詳如噬嗑自益晉自觀鼎自巽皆以柔

進居五爲義卦莫尊于五則所重在變可知也又如泰否二卦以小大爲往來而泰自歸妹則六往而九來否自漸則九往而六來固以變爲泰否所由分矣至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柔辭因以繫焉則非變幾無以成卦也哉總之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惟明乎屢遷之說則卦變之或詳或畧與夫卦德卦體卦象之或見于傳或不見于傳執一以求其失則均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夫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十七

行文錯綜變動有金翅食龍之勢

陳用九像贊

百尺長松。芝生石罅。執掌遼郵。歸來息駕。貌莊而和氣清。以暇箕踞。科頭其風。斯下。

結語傳永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十八

王德盛像贊

挺英特之異材。歷艱難而奮起。卜安宅於西陵。辭湖敵之故里。慕恭謹以循牆。厭微逐乎華靡。重月旦于鄉評。肅賓筵而至止。爰觀化以待終。等夢覺于生死。此古伯之流亞也。而何羨夫舒膏而拖紫。

傳潔

羅龍泉像贊

公不負丞。乃急流而勇退。潛德有光。邇世無悔。吾擬之于貞白。柴桑之間。而人徒以爲枳棘非鸞鳳所棲也。公則穆然而不對。

一結幾如恕先在焉乎之或出同妙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六

十九

郭宗臣像贊

君之歸磐石而正視。其亦有所思耶。思民之仇者。待賑難婦之從軍者。特顯而不忍見其仇。難耶。乃竟賣志以及未賸于中。壽何貴乎。天道之報施耶。語云附青雲之士以傳而徵言于後。是耶非耶。澹宕中具如許波折。折郭君當蕭是以傳。

彭門三烈婦讚

列婦聶氏開封祥符人彭生諱行道妻也崇禎壬午闖寇決河灌大梁烈婦挈家城頭間賊已登堙與其媳祁氏李氏相繼投水以死遂安毛際可讚曰扶輿間氣貞烈挺生芳流巾幗譽永貞珉有冠陸梁於明之季園泮敷載虎耽而視堅墉弗墜灌以黃流竈有產蛙龍鼉晝遊烈婦覓高躋踏四顧有絕而登侵陵是懼顧謂諸子爾竄爾逃宗祧之計母作若敖予爲身謀寧若全節緩須臾死其禍

安序堂文集

卷十六

辛

靡烈言已慷慨自墜重淵隨波汎汎畢命於前曰卿曰李視死如蛻結手相携我衣汝帶古有伯姬火焚其廬保傳不至安坐以須亦有楚妃水勇臺下爲俟金符永歸長夜成仁取義史冊所嘉孰若奇節聚爲一家我採輿言灑毫而泣以勵頽綱以風下邑

贊語神僞烈婦千載有生色

錢章玉小像讚

謂斯圖之眞似耶何未能傳神于阿堵謂斯圖之不似耶何蓋君雅擅國能乃爲之慘淡經營布雲泉而列花塢蓋翁之文章氣節固非墨卿所可整也而況于良工之心苦吟弄風月蓄泄雷雨我懷其人俯仰今古眞焉如鴻用則爲虎

語無多而傳神已在阿堵中并田叔之繪事俱擅場矣

安序堂文集

卷十六

三十一

右軍換鵝圖贊

右軍墨妙冠絕古今以希世之瓊寶乃易羽士之家禽然差勝夫皇甫嗣字之絹而文圖員賦之金也哉

簡貴中風趣益然

安序堂文集

卷十六

圭

吳府公採芝圖贊

君年未壯卽寄興于採芝今俯仰三十載而此志不移笑彼皤皤商山者乃出定儲王之是非噫作不了語自饒神韻

安序堂文鈔卷之十七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詩

烏程嚴允肇修人

嚴先生復姓議

子陵莊先生後世避明帝諱易莊爲嚴相沿至今余謂姓者受之於祖所以承百世之宗祧非身有大故不忍易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况其姓乎若夫莊之爲嚴不過一時史臣難於記載而姑遷就其

安序堂文集

卷十七

一

文豈盡強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爲泉明今人未嘗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爲威公今人未嘗稱威公也卽莊周莊騶之屬漢世亦當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嚴騶也而獨於先生之姓則胡爲易之嗚呼先生本與世祖同學其高尚之節天子不得臣當其埋名釣大澤時有司僅以物色得之使生明帝之世當益遠舉高蹈世且不得知有其人又烏從而易其姓也歟乃身沒數十年之後不幸爲史臣所易而廟而祀者遂真奉

以爲氏吾意先生有知必不飲富春之俎豆明矣夫富春古睦州也後世以先生故且易睦爲嚴而不知易嚴爲莊則亦昧於輕重之義也余謂廟而祀者仍稱莊先生可也謹議

引據極確筆力矯矯當與范希文祠堂記並傳

人命檢驗議

人命當慎檢驗惟恐天下有冤獄也而吾邑兇犯執不檢不與之說必蒸刷始稱定讞而以人命訟者無不析之哉嗟乎余向待罪鄰李復歷宰秦豫諸邑所定大辟以數十計止反復相驗確訊定案從未加以蒸刷固已受成于撫軍上之司寇參之以三法司一一報允何嘗有所駁詰而受過手自蒸刷之說行而孝子慈父不忍其荼毒每含忍而不敢鳴之官至于抱不共戴天之恨者寧衡魯人之胸而願以身抵是一命而以二命易也慘何如之伏讀近例佐貳等官不許妄行檢驗則爲長吏者受贖之後卽於三日內親勘屍傷據兩造之詞而研鞠證佐搜察兇器復拷訊如法焉亦焉有不可定之獄而待蒸刷哉其兇犯必請蒸刷而後甘心抵償者不過欲苦主不忍終訟以希圖後脫耳或曰蒸刷向有成法且詳於洗冤諸書似不可廢曰此謂獄介疑似及屍已朽爛不可檢驗萬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謂每案皆不可廢也大率人

命之棄謀故甚少其居閭閻者十之七八罪止于
絞凡遇 恩赦間得援免以其出于無心故爲開
一面之網也竊議嗣後除謀故罪無可加外其開
殷情罪已明或有不_レ服而稱冤者令其具結然後
加以_レ蒸刷若傷果係致命卽以_レ故殺論斬遇赦不
宥蓋兇犯明知其斃于非命而必支吾展辯使遺
骨敗_レ骸糜爛于鼎鑊而後已則尤與於故殺之甚
者尚得以無心恕之耶而并勅長吏不得無故輕
議蒸刷焉庶幾死者不致重遭荼毒也已嗟乎百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四

爾君子有刑名之奇及職居言路者以此言 入
告而通頒之郡國陰德固已無窮且爲 朝廷廣
澤及枯骨之仁所關寧淺鮮哉謹議
人命全在初檢印官必當親行若係致命之傷
詳視得實自無可致_レ隊矣克犯必求蒸刷蓋故
意欲糜爛其骸骨而後甘心一抵且希以鉗制
若主不欲終訟得此確議爲之一快可謂仁人
之言

學圃對

壬子夏余遣先府君之幾席不能起者數月至秋
仲移居城東隅陳氏之舍近市湫隘舉家四十餘
口靡所寧止凡斗大之室皆編竹葺葦分界其中
以棲僮僕望之幾如蟋蟀之居而向所攜藏書數
十卷委棄塵莽不蔽風雨且兩兒藏息無地日遊
行于城垣間予甚病之遂于其傍築土舍二楹其
一穴左右壁以爲明而令兩兒肄習其中其一自
藏書外予且夕喘息于斯以舒坐臥前有隙地數
畝命僮僕種藝韭薤蔓青蒿芥之屬町畦分旬
日內皆青蔥綠縹幾不容步室既成顏其額曰學
圃或曰子雖僑寒一命猶儼然民上者也况年未
逾強仕乃遽欲移其學于圃是以小人之事自姑
也而可乎予曰予自蒞任城固值荒額未獨竭力
補_レ揀不敢暇逸繼以先府君年邁思鄉亟請于諸
大吏之庭思以_レ還恩歸養而不可得今蹇丁大故
旅厝暴露予固天壤間之修人也卽幸得扶輿而
歸先人之塋願爲農夫以沒世矣又奚學圃之足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五

尤乎或曰昔人有見園葵甚美而拔之者恐與民
爭利也今子襄煥所需何以不鬻諸市而維圃是
求予曰昔人之言爲在位者諫也若予守先
銓部公清白之訓期俸之所入以事以畜常若不
給今舉家數數待哺而此數畝之地又不能植菽
麥黍稻以餬其口惟茲小圃可以朝時而夕茹左
撥而右擷庶幾去饑而得饑不猶愈于饑饉之荐
臻歟子過羅之是猶周婦之譏採薇也或曰子之
食貧則然矣然子以此室貯所藏之書而又令二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六

子肄習其中漢儒不云乎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
乎篇籍之圃子逮于學者也或者以此寓意耶予
益慙慙謝不敏焉茲並次其語于壁

全借他人語以見意正反之間俱有結構昔褚
翁爲山陰令去官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高人
類如此

玉蕤題詞

俞子季瑛過余寓齋出其玉蕤詞見示余謂近代
論詞自古樂府以及南北曲其源流升降之辨皆
季瑛所習聞者獨怪晏同叔工爲艷詞其後至貴
顯有曲予宰相之目而子聯亦云詞如黃九安得
不窮似窮與達皆以詞爲累也余素不嫻聲律客
歲避寇深山間賦小詞自遣然余固甘爲黃九之
窮而季瑛他日位登九列卽出此集以傳之天下
自不失爲名宰相玉蕤亦何足爲季瑛累哉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七

借一窮一達生情短篇殊不寂寞

題稚黃兄扇

甲寅冬稚黃五兄招飲兩計生者日以聞仲賢坐
中歌新曲爲賦清平樂紀之乙卯春日偶步過齋
頭因畱小飲剪蔬燒燭促膝論文至月落始散醉
餘作更漏子一闕今四月七日同人復大集于思
古之堂分體得綺羅香長調五兄遂命余併爲書
扇夫昔人謠集賦詩見志識者因以占人如操鑑
引繩蓋言慎也余三厠末坐而皆以詞自放亦可
見其志之怡矣顧五兄善病盛夏襲重裘搖動涼
風發恐非所宜則此扇宜當永置篋中爲魏收歲
拙
出三詞各具手法末段莊詭互陳正是神來之
處

安序堂文集

卷十七

八

題李尉詩卷

吾邑汪總制公諱喬年先大人傳經師也明崇禎
壬午汪公以迄難不屈死大節在常山唯陽之間
先大人就養陝右每輶車所歷問汪公督學三秦
時軼事向時一二簡拔之士往往相對泣下歲癸
丑余以外艱歸里晤邑尉李君知爲汪公童子試
所錄者泣遂數載輿頌翕然未幾自乞罷官貧甚
不能作歸計嗟乎余既悲廉吏之不可爲又傷先
大人而在必當爲之執手唏噓而今不可得也遂
雪涕而書于諸君子贈言之末
不數語耳仁孝之思溢出紙上

安序堂文集

卷十七

九

題琵琶亭遺址

丁未秋季予舟行過潯陽聞散我登岸問琵琶亭尚存遺址予笑謂白傅宜遊此方而強令隣舟商婦侑酒徵聲玩其詞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則當日敦促遲回之狀懸然言外唐時禁網疎濶若今日則不免駭人觀聽也更可嘲者樂籍脫離風塵亦屬平康佳事白傅宜慰藉之暇何至以平昔左遷之意觸緒悲涼竟作楚囚相向耶予因戲題壁間云商舫明月夜遲遲絕勝紅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十

樓歌舞時却笑香山遷謫淚無端相對灑江涓想白傅有知亦當破涕爲笑矣

白傅本借商婦以自寫其騷屑之意已自然中况倚市門何如刺繡文白傅知必愧首

墨花春詩餘題詞

錢子燭臣向有怡情小品之選墨秀雋逸移人性情余謂其必工于詞丙寅夏邂逅邸舍相與論酒論文月落燈昏不知夜之幾旦已而出其墨花春詩餘見示倚聲選詞一洗時蹊而香奩諸製尤宛轉關生旖旎盡態即起清真夢窓諸子于今日不能定其甲乙益自喜前言之不謬也或曰子文章樸樸如其爲人而填詞復類夫將軍綽板乃於少年冶遊之篇閨閣言懷之作數爲之淋漓傾倒者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十

何也余笑曰否否譬若三家之子飽藜藿而被毳褐擊缶叩鏡自以爲甚適一旦裴回于曲房永巷之間嬌施侍側吟咏生光綺綺繽紛黃閨咽往目奪意馳而不能自禁又豈必若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也哉遂不辭而弁其端

妍秀綿邈在集中爲別調昔昌黎作樊宗師墓誌其文卽類宗師永叔作尹師魯墓銘其文卽類師魯鶴舫得無師此意乎

越千姪制義題詞

康熙丁卯秋余從弟藩侯之子越千舉於鄉坊人
索行稿問世而并屬序於余嗟乎曩者山寇構亂
藩侯以身代父死名與日月爭光時越千生甫一
歲伶仃孤苦倚外家王公以成立及長窮年課讀
充節母菽水之供報騎及門不能具晨炊其貧困
如此然幼卽知向學九歲應童子試踰弱冠餽於
庠北年來愛知于邑令何公待以國士而中丞河
陽趙公北平金公屢試皆冠其精學院婁江王公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七
復拔置第一其遇令不可謂不優矣余昔弱齡登
第頗竊時名然學識未充不免朝華夕萎今越千
得雋稍遲余數載登天欲厚集其學識而俾之有
聞於世耶况銓部公以清節名當代澤留桑梓身
歿之後閭閻父老建仁賢祠以志遺愛而越千更
承節孝之後所謂積善餘慶或有不爽至於文章
之在天下有識者自能定之余衰倦久疎硯席何
容復置一辭焉

越千制義榜發後贈與一時篇中全不侈張一

字爲子弟作序必如是方爲得體然亦有如眉
山所云觀者嘆息主人無言之意

旌節題詞

同年朱子喬三之母費太孀人以苦節聞於朝詔旌其閭輦下諸君競爲詩歌以頌美之命際可書其卷末竊惟古人云死易存孤難余謂存所生之孤易存爲人後之孤難存爲人後之孤而遲之至十年始生則更難蓋無子而立嗣支屬遠近先後之間爭訟易起卽縉紳士大夫不免至於產業既空而蒸嘗俱廢者比比是也太孀人以孀然婆娑持立嗣以序之義遲之十年不變而喬三始生其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古

維持風教之文

沈方舟近集題詞

康熙戊辰初夏沈子方舟以其近詩見示諷味竟夕爲之輟卷而嘆曰余往者避寇東下與會城諸君子唱和無虛日時方舟年最少卽以能詩名今忽忽十餘載故交零落幾盡惟葑園穉黃二三耆舊如魯靈光獨存而方舟詩則更進于曩時乃其齒竟亦逾三十耶嗟乎昔少陵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其實人生進境自弱齡以迄于壯不過前後十餘年間耳蓋其精力意氣奮勵無前如泛棹瞿塘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古

可以一日千里至其震蕩所極緒爲安瀾而舟楫亦覺稍緩矣方舟諸作清雋道逸澹宕雄奇不名一體皆以朝氣行之且近日復越江泗渡海沲縱覽金闕瀛臺之勝較向之杜門窮巷間見一新宜其詩之進境若是也沈子又將別余爲山左遊故書數語歸之且以志勉

鞭策期勉處俱從苦心閱歷中得來後成之傳但各書一通置之座右

直木堂集題詞

禪固無藉於詩然因詩可以測禪是禪宗無礙即如寒拾諸什

矢口成音所謂吟詩無韻律者而使人讀之如聽

晨鐘如盛暑飲冰雪如莊生所云送者自崖而反

解脫之妙出於言外不可誣也寒泉子久爲法中

名宿居恒無意爲詩爲則于言頃刻無不渙然冰

融劃然刃解意象俱忘虛空頓碎雖起古德于今

已何多讓焉昔君苗見陸平原詩自焚筆硯乃余

擬者泛濫詞章哀然成帙及讀茲集不覺降心抑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六

首瞿然無所比數反將廢棄語言文字而自托于

假心白業矣

天岳爲法中龍象偶爾涉筆爲詩復有皎然靈

一之風篇中因詩測禪諸語令東塗西抹者毛

骨俱悚

月聽軒詩餘題詞

天地間運會升降不能無所餘經餘而爲子史餘

而爲西京雜記世說諸書樂府餘而爲長短調皆

是也然子多畔經雜記世說亦無大裨于正史惟

樂府之于長短調則有先後互擅之義焉蓋晚唐

以還詩不能出古人之範圍而詞則獨擅其至雖

餘也而運會之間幾以全力畀之矣甲子秋仲偶

過雲間張子硯銘以月聽軒填詞見示且屬爲序

從來言詞者謂尚香弱而以爲東坡稼軒不足語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十七

於正宗夫美人香草寄託遙深不無婉變其辭以

爲情至然必流連帶鳥過于褒貶殊非好色不淫

之義而亦大雅君子所不樂道也余嘗叙友人詩

餘謂楊孟載詩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花似未開

時之句可以入詞而入詩則早柳耆卿詞今生永

不辜鴛鴦之篇可以入曲而入詞則但此中分界

更有不容紊者硯銘是集其感遇述懷激昂慷慨

不可一世固已五嶽起于方寸至於寫妍思發冶

唱使人魂蕩色飛低徊欲絕而按之紙上不特無

金粉跡并筆痕墨。藩皆若蕩以曉風。滌以清露。得樂府之遺卽進之國風。亦可庶幾焉。豈爲助流揚波之藉也哉。硯銘十年前有清平詞選一書。登簡甚嚴。而謬列鄙人姓氏云。搜于友人壁間得之。亦可見吾兩人之間聲相思非一日矣。今反覆新詞。其命意又相符合。遂不辭而弁言其端云。

說詩詞分界處如印沙畫泥文致亦綿邈不盡

題汪西眉書

余好臨米襄陽書。與酣溪墨。覺胸中滄鬱之氣拂拂從十指間出。戊辰春汪子舟濶出其王父西眉公遺墨。皆摹倣顛筆。訊及生平出處。則亦有所托而逃焉者也。至其天真爛漫有脫然筆墨之外者。安得起九原而問之。

深得此中三昧

題道鄉臺遺蹟

道鄉臺者以鄒浩號道鄉而得名也浩以直諫謫
衡陽道經星沙守臣溫益下令逐客遂風雨夜渡
湘江山僧列炬迎之後張南軒爲之築臺而考亭
名曰道鄉刻石以記嗟夫方其流離奔竄直以身
爲長物豈知千載下此臺反因是以傳耶蓋宋時
賢士大夫遷謫外郡一時承望風旨不許僦民舍
以居多方迫逐必使之無所容而後止若黃山谷
之在宜州竟至寢處戍樓風日不蔽以至于歿必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二十

筆法嚴冷可以風世

題黃子久畫冊

初閱藍田叔仿子久意峰巒嶄削如讀太史公遊
俠刺客諸傳已閱董宗伯所摹富春諸圖舒徐縣
邈純以生動勝人而微少勁勢未知何者爲真子
久康熙乙卯於吳忠思案頭得閱此冊風骨中不
乏妍秀始知兩君子各就資性所近雖分畛域耳
子夏之學後有莊叟荀卿之弊流爲率斯天下之
再傳而失真者寧獨畫哉

昌黎短篇子瞻偶筆兼有其致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二十一

題梅定九飲酒讀書圖

西潭釣叟爲梅子定九作飲酒讀書圖不寫眉目而神韻栩栩生動無假類上三毛也定九博極羣書自經史外如星文曆算制器尚象之屬無不兼綜條貫其以飲酒自鳴者或亦篝燈下帷時藉爲奇文欣賞之助耳余近好沈飲頗廢書或有譏者余笑曰昔人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况吾輩卽讀書亦未必有身後名乎閱此圖爲之瞿然自悔亦足以鞭策老懶矣

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廿三

蕭森自喜

題錢執秦家藏藍田叔真蹟

余友錢子執秦出所藏藍田叔真蹟示余上不著年月姓氏問之則曰余少慕六法日往從田叔遊一日執手告余曰瑛年迫衰暮雖問業之屢恒滿然皆得形似無能師吾意于筆墨之外可與言者惟子故特仿唐宋迄元諸名筆凡十二家俟少暇當偕子詣湖山絕幽勝處烹茗藉草相與究源流師法異同得失之與而爲子書其端時田叔方負盛名四方馳金幣購畫者相望於道當事諸公更安序堂文鈔 卷十七 三

往來相致于茗溪越水間卒不得一日暇未幾而田叔歿對此背懷息泣下恐終于湮沒而不傳今欲得吾子一言以徵信余曰凡古人之所以傳世而行役非以其名也今畫家有所謂無名氏者其神韻往往獲諸家之上至今寶其繅素豈因其無名而棄之歟夫田叔之惓惓於子者以爲能師其意于筆墨之外則畫中之筆墨竹石自今日視之皆筌蹄也而兄衡量其姓氏之有無乎雖世所藏田叔墨蹟真贋雜出然自有識者視之幾如蘭與

艾之不可混吾知披對此卷者必且咨嗟往復不
問而知為晚年匠心之筆無疑乃必欲徵信于吾
是何重視吾而薄待天下之有識者也且子之珍
意作餘波收
惜此卷非欲炫世以希售固將把玩終身而永為
世守是子若孫之信吾言不若子言之足信矣錢
子更然余言曰即此可以志此畫矣遂書其語于
卷之末

從不著年月姓氏上發論自與泛贊者大有徑
庭

安序堂文鈔卷十八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選

烏程嚴允肇修人

楚遊草跋

荆子楚遊草紀山川道里之勝而節序風物亦附
以見焉余向由楚適黔日拈韻賦詩彙為黔遊日
記一書然出里門後取道江右至湖口始入大江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一
而京口采石諸名蹟多所未歷後自陝右歸乘流
東下即荆子舟楫所經之地其時愁病伏枕又不
暇為詩今讀荆子作則數十年薄宦奔走之苦宛
然心目使人掩卷傍皇不置而自顧雙鬢又何能
意緒
不垂白也

挹其神韻如海外三山幾欲風引而去

東臯文集跋

數年前得用霖張君文讀之大率少年所衡時事及與劉念臺陸鯤庭諸先生書感慨悲憤之篇余漫弁言其端以爲如聞父老說天寶遺事足以移人性情。今年春僑寓西泠始得閱其晚年全集則皆研貫經學而出之以雄渾。其所論列必上下千載不啻親歷其地。始悔向之所見皆坡公所謂故吾非今吾也。遂毀棄前序而繫數語于簡末。蓋文章家如神龍天矯不欲首尾並見。當與張君相視。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二

如聞秋聲如挹朝爽使人耳目清曠

諸日如畫竹跋

文與可與坡公論所畫篋簪谷偃竹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其語甚奇然坡公文筆浩瀚而白謂原木于檀弓亦正得此中三昧也。諸君日如爲余畫竹數竿坐臥其下竟日忽恹恍於言外悟之。

論文與畫同一關紐處索解人正不易得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三

跋隱文畫卷

隱文出所臨畫卷見示淵折潏潏。隔迴陵視其頭
頗石田翁處全在氣韻生動。一洗近今模擬之習
昔少陵不以畫名而讀其詠畫諸詩縱橫排宕入
神余謂使其解衣盤礴當踞右丞朝川圖之上。識
者以爲知言自笑生不工畫而深得畫意惜鹿
鹿風塵筆墨都廢坐令隱文獨步也
論畫入神解少陵有知當爲首肯

董文敏書秋興八首跋

庚申秋仲楊子岷園以董文敏書秋興八首見示
且曰此先君子所展玩而不忍釋手者也恐其湮
滅不傳意欲勒石以公同好子爲我書其後余曰
文敏負海內重名書畫之流布者真贋相雜嘗泛
棹西湖有以綾緞屬書其門下士輒從隣舟竊仿
之既成互易以出人見其墨痕猶新以爲文敏之
筆無疑又余族有宦吳者與文敏交最厚一日延
致署內求書一小幅潑墨淋漓意得甚顧而笑曰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六

吾又爲書院開一生而矣遂珍藏之後數載臨別
語文敏曰此間士大夫以公書畫相餉者甚多不
知其孰爲真蹟也公其自爲釋之文敏命置左右
二簞手自區別而前所書乃置贋處是則書畫之
真贋人不易辨卽文敏亦不能自辨也而况數百
年之後乎然玩此帖用筆之工不在點畫而在神
韻點畫可摩而神韻之出於天然者不可得而摹
擬也楊子不忍秘先世之藏而公諸同好俾觀之
者仁孝之思油然而生殆亦孝子不置之意也歟

委致宕逸神似蘓黃小品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七

潘太丘詩跋

康熙乙丑冬余偶有三楚之行時潘子太丘燕丘並以流寓著詩名于方城漢水間不能定其優劣余嘗笑語太丘曰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宇沈雄子桓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移贈君家頗塋髴相近但彼父子此兄弟耳結語偶極遂覺通篇生動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八

戴小宋詩跋

清新歷落一洗時蹊卽竟陵前輩風流亦不寄其籬下真想見隱君子行徑也余嘗讀柴桑詩鬚者督咳宛然心目詩如其人又于戴子庶幾遇之節短韻長

石塢山房跋

王子咸中以能詩顯尤善仿二王書家堯峰之石塢林泉巖壑擅三吳之美其西北不數武卽汪鈍翁先生卜居處也戊午冬從鈍翁來京師訪余邸舍以鈍翁所作石塢山房記及同人投贈之什相示而鈍翁屬余爲文以紀其勝余流連往復手不忍釋猶以不能身至其地爲憾因思鈍翁才名冠海內近應國家文學之名乃屢以疾辭及再四敦迫始束裝就道比至則四方士或鮮衣鏤鬢以希一日之遇而鈍翁獨被服布素卽初見二毛亦澹然若不以經意焉嘗深求其故而不可得及閱是冊然後知堯峰之林泉巖壑誠足以絕俗而怡老而又得王子爲之鄰共徵逐於清虛寂寞之濱窮晝達夜得句則命王子踞文石折木葉而書之宜其高蹈而不返也雖然鈍翁行且入備顧問卽欲去而不能而王子有志四方進取尚未易量則堯峰之麓不幾虛無人乎若余才分疎拙不敢妄干非分而又屢遭兵燹之後意欲挈家石塢築數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九

橡以居種木栽苓以待二君之宦成而歸相與唱酬以紀其勝則此冊其左券也夫

石塢恐虛無人移家亦恐虛語然文特跌宕有致

書桂巖集後

余年友江子度遠以家牒桂巖集見示較其遠祖景房公仕吳越爲鎮海軍節度判官吳越偏安一隅而宮殿園囿之盛擬于天子且歲時貢獻于上國不絕內畜軍旅外交鄰封供億繁費故田賦每歲增至三十斗視常稅不止加倍國除景房公奉使載國籍以獻公念浙民久困而賦額一登天府將遂沿爲定制悉沉之于河以罪自劾太宗怒欲置大辟旋宥之放歸田里吳越諸從官皆得列顯秩

今猶食景房公德于勿替也。明太祖平吳以蕪民爲張士誠固守特課畝加重遂貽無窮之害其時如劉誠意諸君子得君最專而不能極言以滅其賦益知景房公之賢爲不可及也。度遠今官安陸守以清節著云。

景房公德在萬世宜急爲表章末以劉青田相比擬語奇而確。

書吳宗彥公傳後

吳宗彥公有書冊四皆傾囊所購愛玩未嘗釋手爲裝潢兒失其一再續成之又爲小人所竊絕不與校曰萬物之聚散有如此書余爲之掩卷太息不能已已或曰先生孝友還金諸大節卓卓在人耳目瑣事似不足錄余曰否昔子瞻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歷舉古人之唾血發塚走舸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晉卿以爲過甚欲求更定其文子瞻悉取潤筆之所償歸之晉卿固謝乃已可古人臨大節不苟如此見古人于玩好之細惟恐其溺焉忘返而臨文不欲遷就以徇主人之意皆可法也近世王鳳洲以臨摹贋筆應分宜之求致蒙家難則尤其贋鑒已余亦有書畫僻併書以當座右之銘獨舉書畫一事脫盡行文蹊徑而孝友諸大節只從或人口中補出手法高絕

書殉忠錄後

殉忠錄者胥役凌國俊九人殉蔡忠烈公而死其事甚烈今年夏余作忠烈公廟碑既并列之以愧夫人臣懷二心者未幾國俊之子文志復號泣請曰父死時吾母年甚少守節撫孤語文志以父死難事甚詳文志遂遍籲于當事得以父主配食忠烈公廟更求海內賢士大夫褒揚之以垂不朽而其八人者姓氏已不可攷矣是國俊爲盡忠文志亦不失爲純孝也昔韓昌黎答元微之書謂甄逢

案序堂文鈔

卷十八

十四

之父濟不污安祿山事而逢又能標白其先人載之天下耳目逢與父俱當得書則國俊父子亦當附余文以見而並及其母之苦節者也若以貴賤而區別焉豈所謂表潛德之幽光也哉

國俊死事甚奇已詳蔡忠烈碑此文更特爲表章闡幽之功可令九原雪涕

書黃蘭輝公傳後

鍾祥黃公蘭輝罷官里居甲申之變北向長號賦絕命詩不食而死後四十三年其子念祖以遺傳見示嗟乎余嘗讀甲申殉難錄未嘗不涕泗橫集也夫諸君子當君國之變仗節不屈已與日月爭光然其時寇氛方張非視死如歸卽當屈膝逆庭身名俱辱有不容再計者而公則放廢投閒棲遯泉石卽如淵明終身稱晉處士孰不以千秋大節相許乎且絕粒旬日與慷慨引決者不同骨肉

案序堂文鈔

卷十八

十五

層折生姿波委雲屬

書保留疏稿後

余同年關子西庵作令寶抵以逃人誣誤而非其咎也邑民白其寃于朝事下部議格于成例不獲如所請復走集闕下呼籲至再其詞益悲蹙而激切皇上特為破格使視事如初余讀其疏而嘆曰邑令與民最親而民之求之也亦周以備稍有未遂即怨謗隨之求其翕然稱頌甚難乃亦有武健之吏威令所行強民集為聚語以榮惑上官之耳目非不赫赫一時而及其去任之後民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七

之後焉以逞者毋為戎首已幸矣而欲使之攀轅臥轍安可冀乎若關子解組逾年繼任者以歲課罷官新令又乘傳至矣而民懷思之如一日月宸聽必得請而後已足可見聖天子明見萬里不以區區小吏遺覆盆之照而關子之遺愛在民可不問而知也嗟乎余亦以卓異見徵因邑丞之構遂致中沮士民羣起而白之邑丞遂置大辟且為余置祠道左明作大吏之意不顧與寶抵之民事出一轍然余回思碌碌一官無絲毫有益于民

每清夜輾轉慚汗浹背惟關子可以無愧也夫西菴得民獲上知此而終不免于以事去官邑令之難為可勝三嘆得此文庶幾並傳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七

書施烈婦傳後

垂髫時讀湯翰林文先府君語際可曰翰林負盛名然傳其強逼女子為妾致投淵死以貞烈旌亦微聞非出女子意者今閱愚山先生所著施烈女傳始為釋然善乎愚山之言曰死固可強彼縫裳周體潛出而夜沉者誰使之耶嗟乎湯姓欲自掩其惡而肆為仇讎乃數千里外已有傳其語者信乎浮言足以亂真而士君子發潛德之幽光者宜急為之表章也又強逼者為翰林之再從父不過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十八

聲勢相倚而傳之者遂歸之翰林益可見士君子立身風節不可不厚自砥礪稍有牽附即惡聲隨之亦當書以自儆者也然先府君每聞忠孝節烈之事必感慨擊節或至於泣今欲歸告之先府君而不可得矣燈下泫然者久之

浮言亂真烈婦應不暇目泉下得此文力為辨析而末段仁孝之思溢于言外

書林母蔡孺人傳後

福唐薛依南作蔡孺人傳贊謂孺人為夫林君西仲納賸七人及其卒諸賸哭之有嘔血者不妒之風為聞壹僮事又謂當唐開皇末天下戶入百九十餘萬其後逆廣篡奪生靈塗炭皆由獨孤后之妒為之余披覽往復未嘗不嘆妒之為害烈而服依南論古之識不易及也唐天寶間戶九百六十一萬較隋為更盛自李林甫杜絕將為相之路委任祿山唐室終于大亂可見奸臣悍婦害于而家

安序堂文鈔

卷十八

十九

凶于而國皆以妒為厲階故聖王于妒嫉之人罪至流放而七出不以為未滅有以也哉西仲為余同年友耿逆煽亂繫獄十有八月孺人灼左臂以禱其事亦足紀云

古今治亂關係洞若觀火得之書林母傳後更奇

安序堂文鈔卷之十九

遂安毛際可暢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烏程嚴允華修人

捕虎文

際可待罪茲土已一載有四月矣才識闇陋不能承宣德意以輯事寧人愈尤山積際可且自知之而况於神乎若是則際可雖言之未必神之肯聽之也然在際可有不得不言神有不得不聽者敢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為淫血陳之際可奉 天子命為民司牧而天又命神以式昭昭鑒之凡以捍災禦患幽與明有分任也每聞南北二山有虎成羣他人之肉近接果生棟訴牘云有弟梁樟晨往于田為虎所攫其子振第奮不顧身直前擁抱雖奪之虎口而已受傷殞命矣情詞酸楚不忍竟讀切惟南北二山中因襲者六師駐漢後重徭繁逃亡者十室有九際可蒞任以來日下招徠之令然後業者苦於牛種孑粒之不給際可竭力撫循永獲寧宇而又兼虎患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二

類仍非結侶携倚不敢舉置區私以致疎隔不登上無以供 朝廷之貢賦而 聖天子所以懷柔百神者饗祀粢盛亦將缺乏是懼蠢茲異類驅除宜早况無辜殞斃上千天和又非若虎豕狼兔之類可以聽其弱肉而強食也夫虎雖惡獸然考之傳記所載若有鬼物司之者神於山藪無所不統何憚而不屏諸境外耶若謂虎應食人神雖靈不能禁則樟之子方在弱齡至性情烈尚能全父之身首豈神之靈而顧出殯于下歟此不敢為神信也若謂縣令不能捍災禦患而神亦漠外置之是民既失庇於令而又失庇於神將里里之氓所以歲時享賽者謂何竊疑神所不忍出也若謂縣令不賢而藉此以悚戒震動之則胡不督督縣令之身而徒貽禍於無辜之民以克其持墜是神又助令為虐尤理之所萬萬無者矣今際可不言則際可負百姓也言之而不見聽是神不徒負百姓且負 聖天子懷柔百神之典而亦非上天命神分職俾其式臨昭鑒之意也夫莫速彰靈威

于五日之間戮厥醜類幸甚

已酉春漢多虎患梁樟爲折尾虎所攫其子振
第縋虎尾奪父屍負重刺歸兄棟上訴遂作此
告于城隍還捕弩入山越二日果獲二虎其一
負創走死深谷中其一昇而過市振第前視之
卽折尾虎也語詳誠應錄中先生精誠所格豈
遜昌黎寧饒耶
驅縴以立勝捕虎以施勝各有其妙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三

禱雨九真洞文

嗚呼夏秋之交不雨者彌月禾苗就枯漢之九屬
皆然不獨城固一邑也夫以天之降災九屬而區
區一令乃敢呼籲而冒請於神亦可謂不自量
力而爲無益之求矣况邇者京師亢陽煩聖天子
憂勞步禱始能漸回天意若際可自蒞任數載其
間聽斷之混淆胥役之朦蔽過或出於無心者姑
不具論卽清夜捫心其果能如古之循吏歟政于
欺神是敢於欺天也然則神之視際可不還一庸
碌縣令耳以庸碌之縣令而爲此無益之求不幾
徒增神怒而賜之愆耶雖然上天甚仁愛下民其
所以降罰者皆因有司之失職以及閭左之凌競
後僻有以致之夫以吏之故而貽禍于民民不任
其責也卽以一二弗類之氓而并貽禍于萬姓俾
善者無所勸而不善者無所懲似亦爲上天所不
取也際可詢之父老皆云境內惟神爲最靈所禱
無不立應曷不爲一方之民請命於上帝乎卽或
勢不得請竊謂如古良臣汲黯之流皆能矯詔賑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四

饑不惟當時天子不怒而且聲施赫赫至今以神
之靈蛟螭風雷之屬無不統轄自公其鱗甲噴沫
之餘已足蘇一時之枯槁諒亦彼蒼所不禁耳且
九縣之中惟城周之正課荒逃無徵者以千百計
若益以秋賦不登則鞭朴愈多逃亡益衆國課民
生關係匪淺又有慮者自黃家源以下支流繁碎
得水維艱而西高渠爲最全賴雨暘時若可以望
豐穰今枯涸已極彌望俱焦其民又協力而尚氣
將來爭決水道鬪訟不已或致殺傷是民之困於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五

桎梏囹圄而死者又不止饑斃足憫已也際可自
此年憂瘁遂成嘔血之疾此神之所知者今跋涉
五十里冒暑而來非敢以區區之誠望達神聽惟
祈不以鄙棄縣令之故膜視其民且上體 聖天
子憂勞元元之意立賜甘霖稍慰黎庶之望或以
其餘旁沾九屬總出鴻慈又非際可所敢必也
前段養局寬則後段收局緊此行文之法也至
文情婉折與泛作罪已語不同

禱雨湧泉洞文

際可前因亢旱已極躬禱於九真洞之神其時麗
日中天四望絕無雲翳迫入洞禱祀之後忽陰雲
翕集輕霖灑塵是夕疾風自西北來雨如傾峽方
謂秋成有望矣然不踰時輒止豈際可始虔而終
怠有以于彼蒼之怒耶抑龍靈未奉上帝之命
僅能相濡以沫而不能崇朝永耶今轉盼二日正
苦極而通否窮將泰之會又聞神之顯應尤著提
如影響故敢恭遣官耆人等特布血誠叩哀請命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六

伏懇轉籲上天以國課不可全虧民命不可終困
速賜甘霖以蘇群穉使人謂神之靈出于諸洞之
上際可亦將不揣蕪陋若爲歌頌播之四方以彰
靈威於萬一顧不休歟

全以姿態勝故雖短簡却有餘情

復禱湧泉洞文

嗚呼神之聲靈彰彰也。嚮者躬禱雨於九真洞。未返縣而雨隨之。越二日復爲文致禱于湧泉洞。夜未半而迅雷驟雨。視前久爲加倍。然民猶以爲未足。也是以親率寮屬。復有今茲之請。不幾再三之寶乎。雖然。天不雨而神賜之以雨。是神之不欲用民以生也。至於再至於三。則天亦知民之呼籲者如此其殷。而不能旦夕緩也。神以此轉請不難矣。情迫勢窮。不能擇音謹告。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七

詞令之妙全在因勢利導。我以此資神。卽以此請。此法從左傳國策中得來。

謝雨文

比者雨澤愆期。不獨高山苗穗無望。西成卽旱地之豆花瓜菜之屬。漸將零槁。蒿目疚心。如沉疴在躬。不能靜俟。曾呼籲於龍湫諸洞之神。六日之間。三禱而三應。且皆于秋陽赫烈之候。不移時而風馳雲掣。若有神物驅之者。然天人感召之機。歷歷不爽。可見前此之不雨。皆人事未修所致也。敢不省愆。補過。益清白乃心。以無負上蒼昭鑒之至意。謹告。

安序堂文鈔

卷十九

八

語不煩而意已盡。短小精悍。曾之郭解。

歲除告祖先文

嗚呼自甲寅五月山寇竊發後際可岌岌無寧宇矣遷于城西遷于嚴宅遷于康源遷于梓桐徼界他若深叢密篠與夫獸孽虺伏之境顛踣匍匐以宵爲晝又不知幾何矣五月中寇來薄邑際可從城隅亟遷幾死七月初八城破後携兩兒遠竄復遇賊淳安道上幸賊刃置襖被中及反復解裝際可已逸去數十步近不能及至九月十七寇至里中同族千餘家十毀其八貨廬器具化爲煨燼所

安序堂文

卷十九

九

最痛心者六世同居之義堂規制弘厥爲一郡冠亦燬憶先府君嘗語際可曰吾幼時見構此宇梁木橫着地上兩匠左右交斲僅露其額此數百年物也方烈焰蔽空際可遙望號慟搶地以祝曰吾私室皆可焚所冀存者惟此堂耳而今已矣祖宗遺像與屋俱灰永無髣髴嗚呼傷哉且薄產數十畝皆處邑之西北逼近賊巢播種收穫杳不可問棲息既已無地生計復爾蕩然不得已挈家三十口移寓會城庶延喘息竊念與族遺未有之慘分

居境外歲時伏臘卽麥飯菽漿恐致闕乏不供古士禮牲殺之屬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今家室殘毀不止無田遵豆荒涼何僅三月每讀椰子厚書馬醫憂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以爲悲悼而吾祖宗自開元以來千餘年之血食幾同若故之餒寧不爲之椎心泣血哉茲歲除已近時序代遷雖于禮不備謹以酒餽告獻區區之誠尚其鑒之

感憤悽惻情至而文自工

安序堂文

卷十九

十

真摯懇切較柳州書又添冠虐一段情事

重建仁賢祠上梁文

伏以邑稱遺愛。經營原洽。夫人心家。頌貽謀修。復敢忘夫祖德。幸叶龜筮之吉。重瞻棟宇之新。邪許同聲。工師協力。惟我曾王父。曾環公。歡贊儀型。風霜氣節。棘闈早提。譽布鴻文。莖榜高登。名題漢墨。巖也則主持民祉。允矣明維之風。銓曹則藻鑑人倫。卓然懸魚之操。在宦績之輝煌。我聞在昔。乃鄉評之推重。民到于今。蓋遂爲浙水之上游。實嚴江之瘠土。催科從來。爲擾供億。較昔爾煩。剝肉醫瘡。

安序堂文錄

卷十九

十一

早輪絲髮賣兒。貼婦浪擲金錢。公目擊艱難。心存匡濟。爰集父老而斟酌。遂向撫按以條陳。務使不病官。亦不病民。更期無溢征。亦無溢免。人共安夫田畝。戶不絕于謳吟。加以名重龍門。德爲人望。仰昌黎之北斗。紫氣羣瞻。識安石于東山。蒼生共託襟懷。濟世捐千斛。而非難。意氣橫秋。指一隅其何惜。推獎不遺。夫後學汲引常藉爲先聲。故當捐館之辰。卽有建祠之舉。奉以尸祝。獨輸辛六十里。以觀成。乃馨香俎豆。爲三百年所未有。然而歲逾

八紀時。閱兩朝。風雨飄搖。棟梁摧毀。蠹穿巨桷。幾疑科斗之文。鼠穴危墻。難辨龍蛇之書。際可拂拭。遺碑低徊。殘址尙再謀。將伯恐勝蹟之遂湮。敢獨任仔肩。庀良材。而重構。美輪美奐。較勝曠昔之觀。肯構肯堂。伯遂從前之願。聲統梁而共和。語逐兒重思。潤屋而非夸。情殷祖考。

東 不羨當年謝傳官。從此棠陰常弗翦。御山佳氣自龍蔥。

西 先賢遺澤在。蒸黎千秋華表歸來後。指點高堂望不迷。

南 流水皆前淨似藍。若同昔年遺愛事。尚留故老髮髭髥。

北 高山仰止情何極。百年遺址更重興。果爾羣飛與鳥華。

上 仁賢二字題銀榜。樂公有社冠公祠。爭似鄉邦推德望。

下 昔日荒庭今大厦。父老猶然頌斗山。子孫慎弗忘弓冶。

安序堂文錄

卷十九

十二

伏願上梁之後俎豆常新蒸嘗弗替世守丹鉛之業讀萬卷以出應昌家傳清白之箴凜四知而無慚暮夜共效松竹之頌允爲桑梓之光

肖環公澤流桑梓既歿而邑人建仁賢祠以祀歷今八十餘年將就傾圯勸歸里後捐貲重建祖德孝思有當事家禮德

祭饒赤霞先生文

嗚呼我公竟長逝耶年登大耋亦又何嗟顧我與公輔車相並百歲爲期九傷短景憶初定交明湖之許道容肅穆不敢爾汝司李鄴郡復宰樂城輶車至止公實偕行戒旦而興不遑櫛沐公斯簿書案無留牘每勸疑獄反復是咨覆盆是照解網無私我方盛年意氣激烈動色相規太剛則折我性迂懶擊曲爲難公謂長傲召譽之端或值險巖相對慰譬盤錯不逢焉別利器或遭困乏義體其空

卿孟共笑吾道固窮後吏大梁公以疾止往復書郵慎終如始公年入秩爲文以壽相訂林下典衣沽酒客歲訪公奄息在牀猶冀弗藥俾壽而康昊天不弔倏歸泉路總帳晨張素車宵赴途悲巷泣如悼私親謂公賑恤遺澤在人生死常理舉世皆然孰能如公五福畢全有酒在樽有肴在列靈其格思音容如接

沈痛語有短歌微吟不能長之意

祭妻伯姜元夫文

起。作。疑。解。周。子。所。以。則。天。

嗚呼謂造物之予翁者獨嗇耶則翁生而為卿尹之胄兩尊人俱臻上壽而翁之齒亦七旬有餘矣元配方夫人白首相莊如一日且翁之介弟即際可之外舅也僅少公四歲尚強飯無恙至翁之子孫數十人皆為諸生有聲是吾邑中所不多觀者也謂造物之予翁者獨厚耶則以翁之才而不能博一第僅以明經筮仕下邑未幾即遷謫以去及佐政青齊兩綰邑篆皆以正賦不克重為身累以致不能歸老鄉園而資志以及歿又士君子之所嘆悼而無可如何者也徐而按之則翁之所可知者天而所不可知者人蓋公孝友嫺雅與物無忤和氣所致故得之于天者無不全至其賦性磊落吐問家人生產中無城府不忍逆人之詐且不能曲媚以奉上官故其厄于人者亦無不至然有識者思之寧為此無為彼也際可垂髫時即受翁國士之知許以姻誼及際可觀政西臺翁以謫官候選晨夕過從惟以道義文章相勉未嘗窮愁介于顏

安序堂文集

卷十九

十五

面後際可司李鄭郡翁道過寒署時翁以公帑賑

窮懸額待補際可亦微為措置然視翁猶怡曠如平時私心謂翁之任運如此即者願未有艾也孰意際可蹇補樂城而翁竟溘然長逝乎際可蒞任時受前令之累亦常假貸以完上之租胥民之困今聞公計為之愀然而悲繼返顧自念則又悚然而懼宜輟艱難謂之何哉且際可與胤君瑞若芬若暨方氏群履玉宗玉震渭仁諸子少以制執緒交語石始終無間今至秦中甫逾年而翁之子已為棘人矣方氏諸子後先皆有讀禮之變老成凋謝吾邑之後進將何觀型風化將何維挽又不獨以姻黨之戚自哭其私已也嗚呼痛哉雖然竊嘗反覆于天人之際而知人之困翁者在一時天之酬翁者在身後翁之食報來茲者尚未艾而翁亦可無鬱鬱于生死得失之故矣際可抱紫漢而不能遐怡一慟側身南望魂夢飛越公其鑒我否耶天人二義已極悽惻至叙宦轍之苦與嘆觀型之無人一往情深非尋常傷逝之作也

安序堂文集

卷十九

十六

安序堂文鈔卷之二十

遂安毛際可錫舫著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選

烏程嚴允肇修人

先府君祀鄉賢告文

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卽鄉賢之義也近制祀於文廟兩廡之右必據其邑里之公評而參核於師儒以達諸長吏然後學使者從而論定之始得

安序堂文鈔

卷二十

一

府主於位其難且慎如此而吾遂人風恩模不可以勢邀情結故自南宋迄今五百餘年與祀者止二十三人則尤不易親之數焉我顯考太素府君承銓部公清白遺訓少年攻苦積學以聖賢爲師屢試屈於有司庚午秋闈僥得復去而孝友嫺睦及賑患賑災訓方型俗諸大節卓卓在人耳目故捐館十餘年而同井思慕如一日遂公籲於當事皆蒙俞允典禮舉行之日歡呼拜送者幾千人倚歎盛矣况我皇上命天下各修志乘而郡邑各

以府君列孝義傳并載兩潮通志久達 睿覽合

之今日之陳請若合符契可見秉彜在人心固不

謀而同也昔先高祖環峰公會祖肖環公皆祀於

鄉是南宋以來二十三人者而我先人乃得之於

祖孫三世較之科甲蟬聯僅以權位爵服相侈尚

者其相去寧止倍蓰歟際際可念同鄉先生長增發

潛德之幽光而又承在位諸公闡揚不遺餘力高

厚之施銘諸肝腑從此益晨夕警策惟恐踰越不

類以貽先世羞至於顯揚之稱豈小子所敢當哉

安序堂文鈔

卷二十

二

謹告

語語真朴知爲醇性所發

募建靈巖寺疏

憶總角時讀先銓部公靈巖詩。九日臨三井。千峯擁一泉之句。吟諷低徊。思一登覽而不可得。及弱冠。蹕屐往遊。見怪石靈竒。瘦削懸流數十仞。電掣雷輓。珠霏玉屑。謂龍湫雁宕之奇。當不過是。繼復顧瞻殿宇。風雨飄搖。僧徒寥寥。數人敗床折鐺。餽粥不繼。爲愴息移日。今年秋余遠遊適歸。寺僧弘功踵門來請曰。古刹之傾頽有日矣。貧衲欲重加締造。鑿石陶瓦。次第舉行。冀得大君子一言以爲

案序堂文鈔

卷二十

三

十方勸覓其志甚堅其願甚迫若不知爲工費之浩繁者余駭愕色動復爲之油然而喜焉夫天下興廢之數相尋於無窮卽大雄氏之所謂成住壞空也然當其廢必自一人始而災祲兵革之氣應之當其興亦必自一人始而豐穰茂育吉祥善事之氣應之固有非偶然者維靈巖寺創于唐大曆間迄宋天聖間賜號廣法禪寺而傳伯禪師丕振宗風爲叢林之冠乃元季山寇頻仍化爲烟燼至明季永樂壬辰幾六十年而始復鼎建焉此者承

明季板蕩之後祖庭茂草歲月因循暨今上之丁卯亦幾六十年而寺僧復以締構爲已任其亦由廢而興之機乎雖我遂土瘠民貧物力告匱然皇上瞻念民依獨租恤患而司牧斯邑者其循良又爲當世所希觀嗣此豐年屢告金粟充盈而其餘力作佛事固以此舉爲有開必先矣說得興衰相尋處使人感慨流連自能發心喜捨何必作福田利益語也

案序堂文鈔

卷二十

四

冰燈賦

夫物憑虛以設象。技因習而成風。鏤寒空以煥彩。亦熠燿以昭融。創冰燈于未有。乃見重于寰中。爾乃四序既窮。朔風彌烈。芳草爲薪。幽蘭未茁。鸛鳥歸巢。飢鳥啄雪。伊流水之湯湯。忽中宵而沍結。既堅凝而石固。復班剝而瓦裂。爰有繩樞游于狗市。酒徒逞奇思于烏有。幻異物以爲娛。整冲冲于凌室。盡鏤削夫稜觚。類巧匠之斲山。骨促良工之礪玉。壺中空外。朗始實終。虛日生陽。燧火發陰。符雖未序。堂文參卷二十

五

冰燈賦

卷二十

六七

將泮于何日。恐佳期之或愆。解羅衣而帶結。覲微醺之俄延。彼夫羊角稱奇。魚鱗表異。紛珠綴以懸空。掛金鈴而墜地。六鼈則玉瓜銀鬚。百子則錦線翠被。琉璃映蓮座之旁。九微照椒房之次。慨一夕之千金。寧棄彼而取此。

賦物之妙。極劉鑊刻。劉纂組縫紉之巧。而善入人意。使人心開。願解江郎工小賦。當此恐不能捐手。嘆觀止矣。鶴舫書自言不能爲賦。燕市元夕有觀冰燈者。酒酣援筆立成。已奪徐庾之

墨才人不可測如是

汴園紀事

崇禎辛巳正月流寇李自成陷洛陽福王遇害

王死

後內官即竊其屍去今明季遺聞謂發割之

和以鹿肉號為福祿酒者皆妄也附辨于此

聚衆已數萬欲東下

在此

窺汴警報至省時巡撫李仙風調

兵在外城中無兵祥符令王熒于城中八十四坊

抽民兵數萬推各坊有望者一人為總領糧餉器

械巨室爭辦隨下清野之令至二月六日賊有哨

馬百餘騎至詐稱官兵值鄉民避賊入城車輛阻

路賊乃殺數十人城上砲石齊施始引去日午大

李序堂文錄

卷二十

八

隊直抵西關時同守者巡按高名衡左右布政使

梁炳蔡懋德守道舊壯開封知府吳士講同知文

運衡推官黃澍知縣王熒都司王懷仁營將陳德

鄉紳劉昌等皆分信地守禦時參將陳永福所轄

兵皆汴人屯鄭州離城百四十賊輕之不為備及

聞賊攻城沿河倍道而進至二月九日夜半即枚

直入賊營賊以為從天而下自相踐踏我兵食利

久戰各賊得以合力死拒致哨官梁魏都白亮形

等戰死永福脫至城下遺兵僅三百人繼以登歎

噪鼓勇民心大定次日永福又潛引兵出水門頗

有斬獲賊又間保督楊文岳總兵虎大威以兵赴

援乃解圍去陳永福率援兵追及之賊烏獸散南

竄楚境事聞陞永福副總兵其子德傳稱射中

目亦授遊擊周王因發內帑數萬犒軍初賊之破

雒陽也李仙風聞警令遊擊高謙引兵援之謙逗

遛不進仙風不能制及汴困甚急仙風竟次於鄭

州寇去方擁兵而至周王距門不納還至中牟自

縊死

以上初圖

李序堂文錄

卷二十

九

是歲十二月賊復擁衆困汝南各州邑皆陷賊衆

五十萬攻汴城初督師丁啓睿所統兵內多降寇

城中恐生他變拒之不許入令守北門外城日挾

妓酣飲及與賊戰兵甫交即潰入月城其迹似與

賊通在城下哀號求入啓睿欲納之王熒大呼曰

此何時而敢開門揖寇耶啓睿有難色熒起持啓

睿帶曰必若此職與公同往啓睿耳啓睿不能奪

時兵賊相混已登月城離大城僅數尺熒議火攻

令人萬炬齊擲兵賊皆焚為煨燼妓女亦多死焉

合城歡呼。城始可守。居數日。賊穴地道入城。矢石皆不能及。焚令城上穿堊。堊之穿。一日皆透。洞口如井。我兵以長鈎挽賊上之。斬其首。屍復墮穴中。又以火藥焚之。始遁。賊因始攻西城不利。乃由東門至北門。聯營二十里。攻傾城。城三十餘處。守將陳宗洙等。中彈死者十一員。總兵陳永福立矢石間。不爲動。左右泣諫。永福曰。吾本一老卒。伍耳。今受國恩。膺總戎。死生分定。何懼焉。時天嚴寒。糧餉不繼。樊單騎騎白周王曰。王府藏如山。徒爲盜積。無益。不若散之以哺士。內官曹坤亦主其議。遂悉出之外府。得賊一級者。予五十金。於城陷處能立一土囊者。賞亦如之。鄉紳劉昌舉人王揖等皆捐助。以供芻糧。父老欽衣被以覆軍士。名銜慰之曰。奈爾妻子何。對曰。妻子號寒于室。何若官軍號寒風雪中乎。一時兵民相對而泣。賊復築砲臺四座。高與城等。巨礮至城上。皆平名銜令於城上。又築小城。約長三里。一夕而就。至次年正月元旦。賊出我不意。同時力攻。城上以萬人敵。及蘆荻膏

油焚之。烈燄亘天。賊登城者已數十人。皆爲守兵所擒。立斬城頭。而我兵被傷甚多人。以此舉爲戰功。稱最云。防守南門。守備高尚仁將舊日鎮門大砲。夜潛埋土中。翌日掘得之。云上有鐫字。係劉伯溫預設以擊賊者。獲以雜彩。運至城上。祭畢。施放。果多命中。又西門舊火藥局。亦掘得鐵丸數石。人以爲神。復聞左良玉將至。城中以矢繫書射賊營。曰。左鎮已至。不日內外夾攻。恐汝曹玉石俱焚。賊逃散數萬。復貽書左良玉曰。將軍威振海內。今咫尺大梁。不以一旅相援。旦夕城陷。將軍何詞以謝朝廷乎。良玉復書曰。我兵兼程而至。若一戰不捷。汴益無恃。今暫住襄丘。爲牽制之計。賊果分兵東顧。城易爲守。有爲賊獻地雷計者。於東城墻下見賊從穴中負土囊以出。越日又見賊負土囊以入。不知其故。正月十二日。賊兵數萬。伏海濠。我兵方謀堵禦。忽響聲震地。磚石飛起。數十丈。殺賊無算。餘皆披靡。初地雷起時。賊擬隨烟衝突而入。不虞其反擊也。少焉聞城舊城僅存數尺。賊亦知天意

有在。正議解圍。有運糧賊數千。自西峰擁潰回云。不知何處白旗軍已渡黃河。長驅至矣。皆棄甲逃竄。我兵奮勇下城。焚其火藥窩。賊有被擒者。訊以驚逃之故。乃知此中實有神助。或曰賊因聞將督戰甚急。故爲訛言。以爲退避計也。聞于正月廿四解圍南去。乃報捷是役也。在圍中者督師丁啓睿巡撫高名衡。巡按任濟。左布政使梁炳。守道趙壯監軍道郭載。驛知府吳士講。同知文運衡。推官黃澍。知縣王榮。總兵陳永福。遊擊陳德。都司王懷仁也。以上二圍

圍寇以大梁爲腹心重地。必欲割據以逞其志。是歲四月復擁兵至號百萬。時督師丁啓睿駐汝南。巡按任濟折股以告病去。監軍郭載驛隨征。知縣王榮內召在圍中者。惟巡撫高名衡。左布政使梁炳。守道趙壯。知府吳士講。同知桑開第。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數員而已。賊臨城虛張形勢。東馳西擊。使我兵疲於奔命。永福乃置大旆鐵塔頂。遇某方有警。卽摩向之。遊營立時奔赴。各汛俱堅壁不動。

城守得以安靜。賊深恨汴人不降。凡獲我兵及難民皆斷指削足。又令四野刈麥爲坐困計。圍半月。左良玉虎大威揚。文岳丁啓睿自汝南來援。賊撤圍往禦之。先據朱仙鎮。已得地利。援師駐鎮東。文岳所統保定軍火器稱最。屢獲小勝。因督鎮意見不合。相持數日。勢益不支。賊出銳卒截水上流。軍中至飲馬渡。採青以食。連戰俱敗。賊復夜掘長堦以斷歸路。至五月廿二日夜半。楊管方對賊施砲。而左營先潰。諸營相繼奔竄。督鎮僅以身免。退歸汝南。方賊移營朱仙鎮。慮省兵次。擊乃僞爲左鎮箭旗。至城外遙呼曰。今賊已受困。朱仙擒在旦夕。省兵以固圍爲急。不必輕出。城中信之。勞以銀幣而去。及援潰。賊回始知爲賊所給也。賊以僞示來諭曰。援軍覆沒。如以全城降。誓不戮一人。不然決黃河水。盡盡魚腹矣。有私以備餼夜遺賊者。獲之。衆爭鬪于市。至七月四。標管陳德任珍等潛出西門。擊賊城中義勇營及周王勇士營亦相繼協助。殺賊五百級。所得牛馬器械無算。始奏凱歸。時

糧餉已竭米價騰貴黃澍歎幾經紀以徇於市有糧之家益加藏匿七月有習河勢者謂往歲河火自黑磬而下今賊營適當其衝密遣人駕舟南岸掘一晝夜賊覺逐之始走賊亦于朱家寨疏水直灌北門水隨溢隨落僅深三四尺週城海濠皆滿賊之馬步不能近民反得網魚之利焉賊中有曹操者與閻內相疑貳啓睿乘機爲書曰接密札已悉轉禍爲福之舉又陣前施砲不傷我軍益見將軍誠惻吾首功疏已上封拜在即日矣因重賞偵者故投閻營閻信以爲真秘不洩後於襄陽殺曹操賊黨益離爲此故也八月民飢死相枕黃澍乃與搜糧之議奸胥悍卒入臥內掘地搜掠卽婦女懷藏餅餌亦奪之而食民間或煮羊裘或者故紙以及糞中蟬蟾水中螳蚱俱盡珠客携珠易米有碎珠遺地人不之顧間落一米皆羣爭拾之至殺人分啖其肉九月中久雨河漲賊復決水上流十七日全河入汴一望汪洋僅存者鐘鼓二樓周府禁城郡王假山及延慶觀山貨店土街數高阜處

次日各官登禁城慰王無恙遣善浮者渡河督舟先是左良玉之敗朝廷遣三御史監軍督兵馳救卽祥符令王燮杞令蘄京河內令王漢也其前軍劉澤清至柳林大戰爲賊所敗嗣後惟謹守北岸無一軍敢南渡者至是王燮間變慟哭卽命駕大舟入城迎王及官嬪數百人北渡官人跟踉泥淖中或爲惡少輩所匿燮復嚴諭舟師不得勒索難民沿途煮糜以賑之所全活者甚衆鐘樓遺民數千有鄭姓者素業屠糾黨炊人肉爲市遠方以銀錢簪耳來貿易者日得數百金守將李成棟等尚率殘兵拒守西城賊不敢近適援舟至乃北渡而難民之棲城上者見賊已登城皆自投水中賊有逼之登筏者不從多被慘戮賊登城者日多向水中覓物無所顧忌燮密遣白廣恩率兵三千駕舟於九月廿六日五鼓潛上西城賊惶遽不知所爲自投水者無算斬首數百級生擒六十二人梟示柳園閭寇見會城湮沒復以不得周王撫鎮爲恨而部將之入城者又爲官兵所創遂快快引衆去

當汴梁全盛時。生齒不下百萬。後朝廷遣官賑濟。入冊者僅十萬云。以上三圖

汴梁河決全城爲魚鱉。又經四十載之後。遺黎存者無幾。故當日城守之功。俱湮沒不可考。鶴舫于一二父老口中訪求。而筆之爲記。亦可備中原文獻之未備云。

安序堂文鈔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際可撰。際可字會侯。號鶴舫。遂安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彰德府推官。際可與毛先舒毛奇齡有三毛之稱。其學不及奇齡之博。而亦不至如奇齡之強悍堅僻。與先舒則雁行矣。

會侯先生文鈔二十卷

〔清〕毛際可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會侯文鈔

二十卷》提要

原序

司馬子長爲文雄宕洗洋踰百代而柳柳州獨取其潔蓋以鑄銷而爲金璞治而爲玉藕春而爲絮爲精無幾微雜糅焉此潔之說也文品之最貴者其始亦有冶鑄雕琢之勞春榆斂跡之力簡練揣摩甚至窮年累月不能作一二語然後蓄而出之可以馳驟變化如疏川決澤不待擇地挹注此其中甘苦酸徐之數得心應手之機大約非一日之積矣新定毛子會侯與余同以戊戌釋褐學爲古文詞有年前所著松臯堂集卓然成一家言泊余客杭每相過促席必談所爲文卽在稠人廣坐中亦鮮旁涉他事余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林序

嘗歎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是之謂乎夫人生平屹屹諸務勢難兼及必有所棄也方有所取毛子自通籍後其拓落偃蹇之况頗類於余皆漠然無所動於中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弗克強致獨至於從事古文詞則劇心擢肝爲之不少懈焉其志潔故其文亦刊落鉛華迴出塵表於以垂久傳後無疑也茲復彙輯其安序堂近著行世皆余邇來所論定者其間諸體畢備格法尤嚴卽馳驟變化中無不歸之於潔是又伐毛洗髓後與藐姑射神人以冰雪之姿乘雲而遊洵文品之至貴者矣海內讀此者能眎爲豐歲之金玉歉歲之稻粱且知所以幾此者非

一日之積可以得毛子之爲文亦可以得毛子之爲人矣
康熙戊辰歲春季下浣二日晉安年弟林雲銘拜手題於

西湖旅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序

原序

人之材能不相爲兼其有兼之者又往往爲畸重之名所掩此蕭子顯所爲發憤于嘗著齊書勒成一編而但以筆蹟得名爲可笑也吾讀會侯先生集而不能無感焉會侯先生以文章騁譽海內久矣膺鴻博之名與一時淵雲枚馬相頡頏雖數奇不偶文章之得名不爲不厚至其政事之才置之古循吏傳中曾無多讓祇以仕路坎坷屢挫不復振而世亦無能知之者匪惟無能知之而已或者因其不振且並疑其文人氣習必不長于政事者則子顯之恨吾又何能不爲先生掩卷三嘆息也先生歷宦無論以予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張序

一

從先生游自先生之令樂城始樂城梁州之巖邑也先生徵比無羸耗兩造之聽無束矢行其庭不見其人門以外雀可羅而蟪蛄之山聲不至於耳也當是時先生非守外艱去且內擢矣服闋補浚儀地大而首劇戴星出入勞至不辨牝牡先生之于吏可謂勤矣大小之獄察必以情繩約諸曹史兢兢奉文書主畫諾莫敢一攝手先生之于吏可謂慎矣邑賦十萬有奇少屬厭富可比封君而先生日食杞枸曾不染一嚮先生之于吏可謂清矣報最已成徵書方下而無端驟于三言之杼則豈可謂非天哉然自先生解組後予以公車往來葵門道上摩先生去思之碑寒

日霜光與仁侯姓名相映射延佇低徊不忍舍去渡沂河
訊問舟人語及先生歎歔泣下猶若周人之思召公則先
生又何嘗不暴白于天下耶又先生令浚儀時敝里有謝
生允文者善繪事薄遊河朔還至大梁以病歿貧不能歸
骨遂槨葬城闕予言之先生欣然解清橐募舁夫而返之
首丘先生之仁及旅骨如此而況浚之人乎宜其久而弗
緩獨留直道於毀譽之外也吁即此可知先生之政事矣
而世但以文章名先生亦淺之乎爲見哉先生往爲松臯
集序序之近著若古峭拔波瀾壯闊氣格視昔益適然予
獨惜先生之兼長翻以其所畸重者掩也故舍文章不論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張序

二

而專論政事昔歐公有云文章但能潤身政事乃能潤物
然則兩者之輕重固有在而先生僅以文章得名是又子
顯筆蹟之類也先生必以予爲知言

康熙二十八年歲在己巳夏六月楚黃張希良拜題



序

浙中有三毛先生焉稱黃先生吾不及見矣所得奉教者
爲遂安鶴舫先生蕭山西河先生而海內文譽所矜式者
亦惟此兩毛君西河著書等身博極橫恣如武庫矛戟刻
剡向人使兩宋儒宗辟易退舍供其抨擊而無以自匿鶴
舫先生莊莊乎正士楚楚然俊人舉止不失尺寸不屑以
才鋒示人而名貴矜嚴未嘗輕下一語宋文憲公曰文者
精醇之器也惟其醇而精故非粗駁之流所能致世之爲
文者多如牛毛而麟角未之或見譬之貞柏蒼寒不可狎
玩爲之綴少藥於枝顛其弗之類矣錢宗伯亦言天之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張序

一

才豈古偏純而今偏駁人之學古何古偏儉而今偏富經
學亂於蛙紫史家雜於砒稗流俗項背相望而世之君子
以斯文爲已任者殆亦未能免已亥冬暮舊冀州守毛君
待旃訪予於杭城旅次鶴舫先生仲子也言先生義歲就
養信都官所盱衡近世文筆之士以爲後進之可以成家
者張氏子其一未幾先生壽終待旃扶杖歸里而鄰人自
興國候問之書適至皆請益先生之語所以推重者甚至
待旃得而酌酒讀書焚諸几筵謂鄙人爲可與言先生之
文者於是輯先生三十年來所著安序堂集並晚歲未刻
諸篇更追輯從前松臯集舊作哀而訂之卷帙繁重分爲

一二三各集若干卷而命鄙人爲之序嗟夫予之獲奉教於先生舊矣樂天以所業質逋翁校常璚香南豐今傳其所上書世有宗匠固學者願爲依歸而予又得與待廡暨尊兄幼範司馬士林肩隨若山谷斜川之相得附蠅聲於驥尾之後其何敢以不敏辭蓋先生之文醇與精而已鳴筆之家殊塗異軌要以適道爲主醇者不悖於道之謂也楊子曰捨舟航而濟乎濱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疎矣百家爭鳴聖學蒙晦則以宗經築聖爲入道道學既明經術不二則以考究傳疏綜貫羣言爲翼道道不明故患文之不能醇道既明尤患文之不能精精之爲技難矣鎔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張序

二

金者黑濁之氣竭而黃白次之青又次之然後金可得而鑄也採玉之工秋水涸而後撈玉於河海人挂網於海底積以歲年犯蛟龍以出之其爲珊瑚者幾何琅玕者幾何不必盡玉也荆山之璞多矣而和氏之所獻止得一璧歐冶之鑄劍也市三鄉之金而干將莫邪止成兩劍精之難大畧如是先生爲文蹴淪五藏澡雪精神浮游乎俗學之表卓越乎古今作者之上晉安林氏昔序其文引柳州本之司馬以著其潔其說蓋不可易予復援金華虞山以發其端純與精與潔分之而實合蓋自先生初集之成卽鄙人學爲文之始才小故無以供其擇氣薄故不能待其凝

不擇則難與言精不疑則難與言潔不潔不精雖博極橫恣殆韓子之所謂肆也而於醇或猶有間後學操觚辱先生之嘉許而無以副其所期待承命而爲之序亦以志吾媿云爾

康熙五十八年歲在己亥季冬吳江後學張尙瑗謹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張序

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楚黃張希良石虹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泰 戴 熙斐男

孔子作春秋論

孔子刪書終秦誓論

子房擊秦論

項伯論

趙奢論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目

狄梁公論

范睢論

霍光論

洛誥論辨

廣王孟津坐懷不亂辨

嚴先生復姓議

請蠲停免條議

人命檢驗議

學圃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孔子作春秋論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爲千古定論而後之學春秋者求之於書法問曰若者舊文若者聖筆似魯史原有大書特書之例孔子止更定於其間則亦與刪詩書等耳何以謂之作乎夫春秋其文則史史之爲體辭繁而不殺往往以文勝質古今紀載之書皆是也孔子以爲不足使亂臣賊子震心而賊目創爲之大書特書以起義而筆則筆削則削者固因其事之可載與不必載而去取之非僅更定于書法以爲筆削也蓋聖人出言爲經可以一字定褒貶故左氏既備列其始末而公羊穀梁更精晰其是非同異然後書中微言大義炳然如日星焉使魯史而亦簡括其詞若考仲子之官鄭伯使宛來歸祔之屬則左氏公穀必不因區區史官之紀載而爲之傳其去介甫所謂斷爛朝報也寧有幾乎竊謂魯史如涑水之通鑑而春秋書法則如紫陽之綱目固可比類以見也或曰春秋果非舊文則夏五郭公何以書曰春秋得之口授數傳而後或致疑誤而不可攷故左氏公穀間有互相低牾者似亦史闕文之意焉

耳夫使舊文之殘缺無當如夏五郭公尙存而不削則孔子之所削者又何等乎未可以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說爲盡足據也或又曰子亦揣度于千載後耳何以使人信其言爲不可易曰吾于春秋之絕筆而決之春秋終於獲麟門人欲紀孔子之卒遂倣其遺意續魯事以續經左氏亦從而傳之然以爲非聖人之書也故畧而不詳自魯哀公十四年以訖十六年每有經而無傳至書孔丘卒後則竟有傳而無經矣豈魯史至此而自亂其義例哉是可見大書特書爲孔子一人之書無疑也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孔子所自作更與孟子相發明也夫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二

乙卯

孔子刪書終秦誓論

說者謂孔子刪書而終秦誓知秦之必繼周也余獨謂不然孔子之錄秦誓嘉秦穆能悔過與其思一个臣可謂後世法非有意于秦之得天下也古之王者必積功累仁而後受命秦之先無勲德可紀徒恃富強以蚕食諸國其得天下者幸也考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鼎始入于秦相距幾二百餘年使數傳而後卽以胡亥爲之君李斯趙高爲之佐而列國之主又有漢高其人者則秦之亡直發蒙振落耳抑何以知其必能繼

周而于刪書三致意耶吾謂聖人之能前知者如柴之來由之死臣人相應之厄自信免于難與夫百世可知之論皆權衡于理而信其必然非若後世僧一行李淳風之所爲而流于識緯祥之學者也若夫秦之得天下非理之常也幸也孔子何從而知之且六經萬世立教之書也使秦誓果有當于聖賢之道雖其後如檜薛之微不得因其子孫而廢之苟其不然而終秦誓者徒以其繼周之故假令義帝復繼秦而有天下亦將并存檜杞諸書乎故知其爲附會之說無疑也或曰然則始皇沙丘之亡孰知之而預爲之讖曰此其事不載于正史無足深信脫有之或鬼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三

乙卯

子房擊秦論

昔張子房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余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觀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卽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復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

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于。前。蒙。恬。疑。之。于。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于。一。髮。使。其。不。死。于。沙。丘。而。死。于。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于。遽。屋。耶。余。故。謂。荆。軻。刺。始。皇。于。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于。兼。并。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或。有。詰。余。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余。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于。五。世。之。仇。仇。仇。待。旦。而。藉。手。于。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決。蕪。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于。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一

四

乙卯

項伯論

嘗讀史至楚漢之際高帝能誅曹無傷而羽不能誅項伯未嘗不嘆楚之失刑也夫伯於羽爲同姓所云休戚與共者也而其心止爲漢謀人臣不忠於君不誅將安待乎或曰張良有厚恩於伯伯爲良謀自不得不爲漢謀也曰子亦知朋友之義與君臣孰重乎伯之報良者私恩也其事楚者公義也方楚欲擊漢時伯夜見張良而引與俱亡去朋友之義已盡良不聽則亦已耳乃與之共見高帝且約爲婚姻其意果何爲耶甚至拔劍起舞以徹高帝推其心

可以推刃於羽亦將不惜爲之也羽之亡伯實致之焉得爲伯恕哉或曰王者不死即高帝死羽之爲羽未可知也曰夫謂王者不死乃後人成敗之見耳假令范增之謀得行則高帝必不免矣彼田橫張耳之屬果能困羽於垓下乎且後世若齊梁五季諸君其才智不必大過於羽而皆延國數世則謂羽之必亡者亦扭于成敗立論而不觀於世變者也然則羽之亡非伯孰致之乎况其後羽欲烹太公又因伯言而止是伯之心無日不在漢也豈止爲張良謀哉或者又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此時漢勢已成即烹太公楚亦無救於敗伯之言未爲失策曰嗟乎天下有同此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一

五

乙卯

一言而自其母出之則爲賢自其妻出之則爲妬者夫太公果不當烹也乃楚之諸臣不言而獨一伯汲汲言之蓋伯之心惟恐太公之見烹而巧爲置辭以對豈真計及於楚之利害也哉又其同時有丁公者爲楚將追漢釋高帝於厄高帝卒誅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夫丁公之釋高帝不過一時縱敵之罪初未嘗始終有意負楚如伯之甚者也而或誅之而或封之何以服丁公亦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也乎故高帝能誅曹無傷而羽不能誅項伯吾固嘆楚之失刑乃高帝能誅丁公而不能誅項伯吾又未嘗不嘆漢之失刑也

趙奢論

趙奢與秦戰下令軍中日敢以軍事諫者死軍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其後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軍氣盛當厚集其陣以待之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卒因其言以有功封許歷爲國尉余曰拒諫大惡也國家尙以此債事況決機兩陣之間乎古良將之受諫而克敵者不可

悉數卽宋襄成安君之屬不用善言以致敗千古爲之惋惜然猶未嘗威以斧鑕如奢之甚者也夫陣之當集與北山之當據奢苟能早知之不必待許歷之言而始從之也如必待許歷之言使歷自愛其死鑒于覆轍緘口而不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六

丙辰

則秦趙之勝負尙可必歟後之論史者曰奢恐進諫之人語泄而聞于敵余曰否否善取衆者當使若腹心臂指之相親而又申明漏言之禁如秦使白起代王貽將其事大千一夫之進諫遠矣未聞趙人之知之也乃鈴閣深嚴之地使人不敢一進秘謀而虞敵人之我伺然則爲將之道必獨斷而始有濟耶又有爲奢解者以爲軍候之策誠疎而許歷之言適當夫成敗之計此事之不可以一槩定者不知軍政之大信賞與必罰而已今以軍事諫一也而斬與封互異則三軍之衆惶惑莫知所適從吾恐奢此後亦將無以令其下又何必論其言之當與不當哉昔吳起爲

將有不待命而斬級以還者卒斬之以爲違令者雖有功必誅審若是許歷亦可斬也然而許歷必不可斬也則甚矣下令之誤也後其子括敗于長平死者四十餘萬從無一人預言其失策意括徒讀父書或亦襲其遺令而當時無一敢言如許歷者此所以一蹶而不可救也歟

狄梁公論

昔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賄雙陸而勝獲其所賜之服以與家奴一時傳爲美譚余謂梁公可謂失計之甚矣夫人臣不幸處嬖亂之朝雖云委蛇善全以觀其變然猶必慎威養重使小人微知有所憚而陰以樹善類之職未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七

丙辰

有毀棄坊檢僥倖于嘗試爲功甚至舉衣服之在躬者以爲孤注幸而勝之得視其服而昌宗輩本市井小兒總無足爲輕重萬一不勝使昌宗亦視其服以出吾不知梁公何面目立朝廷之上而異日張柬之諸人又何以出于其門而無愧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勉從武后之命決非嘗試以至敗而余謂不然蓋昌宗日侍宮禁其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一旦以千金之裘令之決賭未必不特擅其長而謂昌宗之必敗吾不敢爲梁公信也又有謂梁公當日以已袍爲大臣奏對之衣而斥昌宗爲嬖倖之服凜凜正氣已可奪昌宗之魄昌宗技雖精無能爲此又究論

于事後而不免為傳會之見者也。夫人情所最嚴者莫如主僕。然使平居蕩然六博相逐雖欲臨之以威而主未必其常勝。僕不必其常敗。乃謂區區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而并禁其手。豈得謂萬全者歟。嗟乎梁公之所以不辭而為此者。凡委蛇以為復唐計耳。但同時有宋廣平者與梁公並取重于武后而廣平常呼昌宗為卿甚且欲擊碎其腦。未聞以此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於雙陸之勝與不勝。與服之視與不視惜哉。不從武后之命可也。更稱梁公為妻公。師德所薦而師德欲人唾面自乾必其時大臣風肯所尚。每有過出于委蛇者。自以為善全其用而不虞失計。之至于此也。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一

八

丙辰

范雎論

傳稱范雎以須賈故避仇于秦。易姓名曰張祿為秦相。其後須賈使于秦。雖敝衣來見曰臣為人庸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以綈袍賜之。及入謁。庭辱賈。且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古今言故舊者多引以為口實。余曰。否。嘗讀賈為魏與穰侯書。議讓在虞卿陳軫之間。即其謝罪于雎。亦曰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賈之自負亦非小者。豈不知雎之非庸眾人哉。使其向流離瑣尾為人庸賈。聞賈至。當避匿之不遑。豈有視顏仇人之

前以為衣食地。此庸眾人所不屑為。曾機智勇辯如雎者而為之乎。且為相數年。氣體之間必非一敝衣所能掩者。故賈一則曰范叔有說于秦。耶再則曰。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賈即不知雎之為張祿。而其得志于秦則不問而可決已。豈真為故人戀戀耶。或曰。若然則賈何以不知而為所賣。余曰。戰國時啣命往來。雖有爭戰不誅其使。況雎欲得魏相之頭。則其使不得而殺也。殺之不可縱之。不甘于是。使黥徒夾食以雪其憾。而藉口于綈袍之故。緩其須臾之死。此雎之巧于置詞也。然則古今人皆囿於兩人術中。而兩人未嘗不相喻于不言也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九

己未

霍光論

武帝崩。遺詔以前捕反者莽何。雖功封金日磾為托侯。上官桀為安陽侯。霍光為博陸侯。時衛尉王莽子忽侍中。揚言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草兒自相費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醢殺忽。奈為之反覆太息而已。知光之不能以功名終也。夫捕反者之功。當封也。武帝何不。行於平日。而必待遺詔。以從事。從來事之曖昧不可測。而權臣奸相。用以賞其所愛。誅其所不快者。必托之以遺詔。如始皇沙丘之詔。是也。即封爵果出武帝。使光聞忽言而固辭於幼主。心事猶可以自白。乃必讓其父而殺其子。則

異日以寵利居成功俾子及兄子皆爲列侯而滿盈適以致敗不於是基之乎嘗讀日碑傳何羅謀爲逆日碑陰察其動靜以故久不得發後何羅腹白刃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碑梓之殿下得禽縛之是始終皆日碑力耳光與桀身爲大臣既不能察之於事前又不能制之於臨事假令何羅之逆謀得成光尙不知死所乃日碑之功以爲功何其無愧色也且漢法非軍功不侯若公孫弘平津之封已非祖制而以定一匹夫之變遂致多人列土分茅恩澤亦爲甚濫其後哀帝以息夫躬等告東平王祝詛之故歸功董賢得封高安侯未必不以光爲故事也又日碑當日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十

辛酉

帝少不受封登光顧可以帝少而受封乎蓋日碑亦心知其非而不欲明言後歲餘病困光白封日碑卧授印綬一日而卒益亦施之於其臨絕憤亂之際耳使日碑不死吾知其不受如故也若日碑者真不愧大臣矣桀固不足責史稱光小心謹慎又曰沈靜詳審而乃爲此卒貽後禍豈不惜哉

洛誥論辨

五兄稭黃作洛誥論謂周公值流言之後事平變定當時時怒然自懼終不敢履嫌而蹈疑乃既營洛矣欲使成王遂居之此不遠嫌之大者也蓋成王居洛則周公必居鎬

關中形固勢便武王嘗用此東嚮以取天下矣而公奈何慮不及乎余以爲不然營洛武王遺意也非周公之謀始也方成王幼周公攝位流言不利於孺子疑亦若後世王莽揚堅所爲耳及後武庚投首殷之頑民皆遷成王年又漸長則天下之大勢已定雖妄庸人亦不敢萌其覬覦而顧以此疑周公乎兼以偃禾拔木金縢既啟成王之心渙然冰釋方愧悔之不暇何嫌之可生且攷之於書營洛之日公卽以明農入告則年亦將老矣非有武王專征之權與夫三分有二之勢而謂關中形勝必不可居則豐岐汧渭之間後世必不分封其子姓勲戚也哉又謂成王少年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十一

甲寅

廣王孟津坐懷不亂辨

王孟津作柳下惠坐懷不亂辨太約謂禮男女不雜坐不通衣裳形迹之間晝日且嚴若此安有暮夜幽隱目不離之嫌徒爲後世誨淫者藉口幾于鄉隣披髮從井救人火

非柳下惠事可謂千古不易之篤論矣。然此特以理斷。余印以情事衡之。而有以信其必不然者。夫惠爲魯大夫。世祿之家。非若深山貧衲。擁褐獨臥者比也。計其時。豈盡告以故。未必不謀所以安全之也。又不然。撤衾與裊寢之別。塌而已。堅坐以待旦。不猶愈于維坐通裳蕩然于男女之防者歟。或曰。然則傳之者何故妄乎。曰。昔孟氏稱惠爲聖之和。且又原其介。夫和則不妨委曲以拯人。而介則嶠然。不至于污意。當世之推論者。謂惠設身處地。雖有女暮夜投止。可以坐懷不亂。無難而傳之者。遂以爲實有其事。會侯先生文鈔一卷一

卷一

三

乙卯

嚴先生復姓議

此波瀾無遠。也。此與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之語畧同。信然則波瀾寂寞之鄉。果有有虞氏之迹焉否耶。

子陵莊先生後世避明帝諱。易莊爲嚴。相沿至今。余謂姓者受之於祖。所以承百世之宗祧。非身有大故。不忍易也。君。孤。不。更。名。况其姓乎。若夫莊之爲嚴。不過一時史臣難於記載。而姑遷就其文。豈盡強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爲泉明。今人未嘗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爲威公。今人未嘗稱威公也。卽莊周莊蹻之屬。漢世亦當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嚴蹻也。而獨於先生之姓。

則胡爲易之。嗚呼。先生本與世祖同學。其高尚之節。天子不得臣。當其埋名釣大澤時。有司僅以物色得之。使生明帝之世。當益遠舉高蹈。世且不得知有其人。又烏從而易其姓也。歟。乃身沒數十年之後。不幸爲史臣所易。而廟而祀者。遂真奉以爲氏。吾意先生有知。必不歆富春之俎豆明矣。夫富春古睦州也。後世以先生故。且易睦爲嚴。而不知易嚴爲莊。則亦昧於輕重之義也。余謂廟而祀者。仍稱莊先生可也。謹議。

請蠲停免條議

邑有停免一項。自順治十四年起。加停免銀五百四十一兩零。竊思紳衿既照民例完納。未蒙優免。而此銀復額外攤輸。或因彼時已經達部。故歷來有司相延徵解。不敢請蠲。近閱邸報。有楚撫董爲請釐楚省等事。一疏內云。停免一項。各官相延徵解。不將加派情由請開豁。因循至今。均應查奏。事在屢赦以前。免議。則楚省停免已經入告。請蠲是際。可今日不言他日。亦在查奏之列。况城邑土瘠民貧。見在之荒。逃醫瘠刻。肉賠果難堪。若能除此額外一項之錢根。卽省小民一歲之膏血也。伏懇俾得照楚省例具題豁免。實廣皇仁于無既矣。

人命檢驗議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一

卷一

三

丙午

人命當慎檢驗惟恐天下有冤獄也而吾邑兇犯就不檢不填之說必蒸刷如稱定讞而以人命訟者無不析之骸矣嗟乎余向待罪鄴李復歷宰秦豫諸邑所定大辟以數十計止反復相驗確訊定案從未加以蒸刷固已受成于撫軍上之司冠參之以三法司一一報允何嘗有所駁詰而受過乎自蒸刷之說行而孝子慈父不忍其荼毒每含忍而不敢鳴之官至于抱不共戴天之恨者寧衝警人之胸而願以身抵是一命而以二命易也慘何如之伏讀近例佐貳等官不許妄行檢驗則為長吏者受牘之後即於一二日內親勘屍傷據兩造之詞而研鞫證佐搜索兇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一

古

庚申

器復拷訊如法焉亦焉有不可定之獄而待蒸刷哉其兇犯必請蒸刷而後甘心抵償者不過欲苦主不忍終訟以希圖狡脫耳或曰蒸刷向有成法且詳於洗冤諸書似不可廢曰此謂獄介疑似及屍已朽爛不可檢驗萬不得已而為之耳非謂每案皆不可廢也大率人命之案謀故甚少其居闕轍者十之七八罪止于絞凡遇恩赦間得援免以其出于無心故為開一面之網也竊議嗣後除謀故罪無可加外其闕轍情罪已明或有不服而稱冤者令其具結然後加以蒸刷若傷果係致命即以故殺論斬遇赦不宥蓋兇犯明知其斃于非命而必支吾展辯使遺骸敗

俗糜爛于鼎鑊而後已則尤與於故殺之甚者尚得以無心恕之耶而并勒長吏不得無故輕議蒸刷焉庶幾死者不致重遭荼毒也已嗟乎百爾君子有刑名之寄及職居言路者以此言入告而通頒之郡國陰德固已無窮且為朝廷廣澤及枯骨之仁所關寧淺鮮哉謹議

學圃對

壬子夏余遷先府君之變病不能起者數月至秋仲移居城東隅陳氏之舍近市湫隘舉家四十餘口靡所寧止凡斗大之室皆編竹葺葦分界其中以棲僮僕望之幾如蟋蟀之居而向所攜藏書數十卷委棄塵莽不蔽風雨且兩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五

壬子

兒藏息無地日遊行于城垣間予甚病之遂于其傍築土舍三楹其一穴左右壁以為明而令兩兒肄習其中其一自藏書外予旦夕喘息于斯以舒坐臥前有隙地數畝命僮僕種蔬韭畦蔓青蒿芥之屬町畦分旬日內皆青蔥綠繚幾不容步室既成顏其額曰學圃或曰子雖僣養一命猶儼然民上者也况年未逾強仕乃遽欲移其學于圃是以小人之事自居也而可乎予曰予自蒞任城固值荒額未竭竭力補捄不敢暇逸繼以先府君年邁思鄉亟請于諸大吏之庭思以邀恩歸養而不可得今癸丁大故族厝暴露予固天壤間之僇人也即幸得扶觀而歸先人之

穠願爲農夫以沒世矣。又奚學圃之足尤乎。或曰。昔人有
 見園葵甚美而拔之者。恐與民爭利也。今子饔飧所需。何
 以不鬻諸市而維圃。是求予曰。昔人之言爲在位祿食者
 誨也。若予守先銓部公清白之訓。竭俸之所入。以事以畜
 常若不給。今舉家嗷嗷待哺。而此數畝之地。又不能植菽
 麥黍稻以餬其口。惟茲小圃。可以朝時而夕茹。左援而右
 擷。底幾去。僅而得饑。不猶愈于饑。饑之荐臻。歟。子過繩之
 是猶周婦之譏採薇也。或曰。子之食貧。則然矣。然子以此
 室貯所藏之書。而又令二子肄習其中。漢儒不云乎。婆娑
 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子遠于學者也。或者以此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 壬子

寓意耶。予益慙。而謝不敏焉。遂並次其語于壁。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冊

艮齡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虹

評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祭

復同寅柯茹蘭書

復叔損書

復同僚呂敬芝書

與汪云西書

答吳繩武書

復張石虹太史書

再復楊臣石書

與吳岱觀書

復徐武令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目

與稚黃兄論私謚書

與稚黃兄書

與仲昭諸子書

與陳際叔書

復王夢舫太史書

復施愚山觀察書

上湯潛庵先生書

與顧聖郊論春秋義例書

復徐晉公書

與龔叔損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復同寅柯茹蘭書

昨暮人定後蒙遣急遞至傳來諭慰留甚切更接郭巡憲
手示若以際可終養之舉於忠孝均爲無當且勉以大孝
顯揚之義詞旨愷摯不啻家人父子復命際可傳慰老父
時老父已就枕際可秉燭榻前反覆跪誦老父感極涕零
以首叩枕而謝自謂愚父子磨肝碎首未足仰酬萬一也
然有不得已之情不得不剖露于知己者竊際可賦性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一 壬子

鄙嗜慕顯榮非能如古張翰陶潛之流脫屣一官以爲高
者也猶憶康熙丙午候選燕邸歲餘始授貴州黎平李官
未任裁缺復以繳憑親至黔省往返蠻烟瘴雨中計程萬
二千里未幾復有改授城固之命道遠裝空百計稱貸挈
家三十餘口買楫溯逆流而上夏杪戒途冬殘抵任艱辛
萬狀始得一官今已數載亦思養祿待選以期寸進自非
病狂失志孰肯飄然而長往者實以老父景逼桑榆久思
鄉井而此邦風土飲食不甚相宜兼以城邑荒蕪未蠲歲
額久闕踵決肘露仰屋計窮在際可以身許國生死禍福
久已置之度外而老父年耄慮深懇懇過計謂每歲賠累

無盡將來通負糾纏恐致歸里無日即如客歲除夕躬進

椒觴老父署門云六千里遠道當年空懷捧檄之心七十

五老人何日得遂首丘之望際可委曲巽言謂歲除家慶

不宜作衰颯語遂勉強易以他幅嗟乎爲人父者焦勞如

此而爲子者尙能傳呼視事宴然民上否耶今老父展轉

躊躇謂際可幸蒙不世之遇而尙爾求去是爲深負慈恩

遂令際可勉留供職而決策東裝先歸嗟乎際可父子一

身相依朝夕乃一旦睽違兩地將風波舟楫之險誰爲維

持起居匱粥枕簟之微誰爲問視即使吾兄省躬置地尙

能傳呼視事宴然民上否耶又聞憲語謂老父既已隨養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二 壬子

官邸即與終養之例不符伏讀律令謂父母年逾七十別

無次子者許其終養並無已經隨任不許終養之文近閱

邸抄如李太史戈侍御諸公皆以父老思鄉請假侍親回

籍雖近臣外吏品位不同而屬毛雛稟天性則一况聖

天子以孝治天下如從龍舊族向無終養之例而特出

宸斷破格推恩許其歸養則區區烏鳥私情諒亦天朝

所憐而鑒尤者也伏冀代陳苦衷得蒙疏請則際可父子

餘年皆拜仁人之賜矣臨楮惟有惶悚

復同僚呂敬芝書

昨閱堰因遊蕪家臺樹杪新綠染人衣袂泉淙然出竹石

間品之幾與中冷錫山等裴回日暮不能去及歸著接手教戀戀故人若以弟之終養告歸為太速嗟乎身如麋鹿見長林豐草而喜矣何能復與諸公竝驅爭先也

答吳繩武書

前承委壽序此翁行實尙未甚詳因千里途遙不及再讀記室篝燈約畧屬艸恐不足為屏幃之光也雖然臚列生平亦屬近文惡習古人如昌黎廬陵輩殊不爾爾但僕以無鹽未加粧飾而藉口于粗服亂頭足下當齒冷耶

再復楊臣石書

承示大集僕于讚嘆之餘勉效狂瞽如野老鹿數椽之居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三

壬子

而指豫章以寸朽謂其家有豫章之材則不可而謂去此寸朽不益增豫章之重則亦深負野老也呂公村記佳甚可藉此以不朽呂公此村即畏壘矣

復徐武令書

前牛叙交情

僕九歲習制舉業讀尊公世臣先生暨吳君錦雯文繼閱西陵諸子集又盡得其詩古文辭讀之最後于尺牘選中見足下書翩翩庾鮑也蓋蓄之胸中者久矣比歲往還會城聞尊公先生已托迹方外錦雯亦遠宦以致足下方浮沉酒徒不可踪跡間與家五兄稚黃言而嘆息今冬僕遭兵燹移家武林足下惠然而來掀髯譁笑爽氣逼人因出

示所著故吳夫人行實併示尊公報錦雯地下書始知夫人固錦雯女也僕胸中數十年所欲見而不得者皆恍忽遇之不禁愴然有懷徐玩足下之敘述詳瞻思致綿渺又不禁益增凄感所云文生於情信哉獨私謚孝淑疑為非古因念家五兄嫻于議禮遂作札往問不意異書中已先

與稚黃兄論私謚書

昨徐武令枉駕辱以其內子吳夫人行狀見示情文悽惻所謂讀之增伉儷之重獨私謚以孝淑鄙心竊有未安也夫私謚非古昔人辯之已詳但人或于師友易贊之後間得之宗黨所傳與夫學士與人所頒被之令名猶有不以仁而已不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四

甲寅

世尚諒其情有不容已者而恕之今以善事二人綜理家政之故倦倦乎不忘地下僕又何譏焉抑夫人之賢雖無間于族黨未必人人能悉之也或因僕輩往復諸書而孝淑之名益彰竊謂稍有裨于逝者又不止為足下觀過知仁而已不宣

私廢公者至于婦人之行不出門內聞武令之尊公先生
久已遐逝蘭若而易名之典又非令太君所得參者則孝
淑之謚專以武令爲政矣不幾近于私耶即云黔婁之爲
康展禽之爲惠不妨以妻而謚夫然惟黔婁展禽之賢故
天下後世共信其妻之言爲不可易後人似不得遽引以
爲例也且謚有美有惡古人稱天以臨之即若靈若厲臣
得以加之君子得以加之父其嚴且重如此幸而武令遇
孝淑之妻得易嘉稱以垂不朽萬一所遇非孝非淑將何
以爲謚歟如謂可謚則予以謚而不可謚者則姑置之似
謚止爲褒美地下之具爲善者有以勸而不善者無以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五

甲寅

朱非古人立謚之意也夫私謚而無當于古人立謚之意
何若不謚之爲愈乎又聞吳夫人臨歿時猶以冬衣進其
姑平生慕樂羊子皇甫規妻之爲人而殯蔡琰謝道韞輩
則孝淑之實蹟行狀者自得之不必特表此二字而始著
耳大兄晤時或以此意婉商之倘以爲未然希卽有以相
復弟每樂誦大兄往復辯難之文倘能教我不得則又幸
甚

與稚黃兄書

弟自移家西冷未有大醉如前夕者驚筵雄辨主客忘形
兼以兩生絃索清謳一洗老伶排場舊習耳爲之明至五

兄所度新曲感錦襪于馬嵬吊蘓小之孤塚柔聲入破淚
若縷摩復吟擬漢卿鳳凰臺作激楚悲涼更令人唾壺欲
缺昔人易水酣歌角徵倏移神情頓改方之良會何以逾
茲歸來倉皇索枕室人篝燈慰勞不能置對迨丙夜後宿
酒已醒擁衾不寐偶成清平樂一調希按譜更定持付兩
生或用將軍綽板或作十七八女娘曼聲想有定鑒也

與仲昭諸子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六

乙卯

足下與豐貽諸子招飲與伯斐園夏木陰翳時禽變聲相
與躡長隄俯危榭水中雜花蔓生如界瓔珞石峯嵌空歷
落旁穿側出不異河陽山樵筆意薄暮酒行座無拘忌主
人或飲無算爵客不能酬者半蕉徐引而已兼以醉墨縱
橫清驗間作屈指平生未獲多遺昔蘭亭桃李園諸宴集
類皆敘述悲涼使人隕涕僕謂我輩僥抑窮愁已非一日
當此良辰高會乃復俯仰陳迹慨光陰之易逝是人世了
無伸眉時也况僕客秋流離鋒鏑間草棲露宿真少陵所
謂間道暫時人耳豈意復得與諸君子品題泉石雜坐飛
觴如此夕哉乃祖望竟卧病不至牛潛子使君迫于公事
匆匆入城盡思丹麓又以道遠先後辭去宿斐園者僅取
鹿裘符而已而武令子容又爲不速之客因嘆友生聚散
雲變鳥馳不可預料如此又何有于世事之苑枯與夫身

後之毀譽得失耶。侯風日稍和，當扁舟到門，更作竟日飲。郵筒偶便草佈，不宣。

與陳際叔書

前以所撰文奉呈記室，足下猥加評定，更辱賜書，其持論亦與家穉黃畧同。至于搜取摘謬畧無瞻顧，則穉黃較為切直。觀者以此疑二君子用意之厚薄。僕竊謂穉黃處其易而足下處其難，揆厥情事大率有三：僕與穉黃雖族屬稍疏，按之譜牒同出西河，穉黃以弟畜之，足下則交稱等輩，形迹不能盡捐其難一也。僕于文事樸陋無所比數，默然之懷穉黃稔知而足下傾蓋道左，未能遽信交淺言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七

乙卯

往哲所戒二也。穉黃抱疴杜迹，庭無雜賓，拙集又畱案頭數月，句櫛字比畧有餘暇，而足下坐擁生徒，問字恒滿，兼迫以時日筆墨難周三也。然自數月來，足下固已廁之朋從之末，招邀杯酒氣誼日深，僕即不敢以所難者遽期足下。足下亦何忍終棄置僕邪？昨所獻近著數首，伏冀寬以旬日，痛加刪定，俾僕得受友聲之益，且使人知足下衡者固有所待，非厚僕之意不及穉黃也。幸甚不宣。

復王夢舫太史書

前蒙翰教下，頌際可循覽，往復出入懷袖，浸滅幾不可讀。始置之篋笥，然至良朋高會，尊酒論文，又未嘗不出以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八

戊午

示也。執事詩文弁冕天下已三十年，今聖天子興學崇文，求真儒以備顧問，應運而起者非執事其誰屬乎？顧乃盛相推讓，以為不戰而自屈，且慚且懼，不知所云。竊際可少以制藝頗竊浮名，受知於孝瞻毛先生、毛先生者，執事及門士也。意欲稍自振拔，得附於漢世傳經之學，以無貽門墻羞。初慕近代歸震川文，不能測其涯際，遂取童時所習史漢大家諸篇，規程而探索之，始知源流上下，遞有師承。然每一執筆，屏營萬狀，向有霞綺閣一刻捫心自訟，既成復毀，同學數子濫加訂葺，復集為松皐一書，繼念侍史繕寫未足，逼政大方，不若廣之梨棗，以求海內先生長者之教益而執事不痛加鍼砭，反比擬逾涯，乘其始願，豈亦以世俗之見相待耶？抑以門下士之故愛其私而忘其醜耶？至於有韻之章，尤有不敢自飾者，際可總角習詩，顧賦性迂懶，類然自放，不樂為工麗之詞，每見時賢行卷，妃黃麗白，相習成風，凡某巨公招飲，某名卿賜顧，必鋪叙誦揚，甘言可市，自惟生平如此，榮遇亦屈指可一二數，而求之拙集篇目，闕然以是知寂寥篇什不足以弋榮名而投世好，且既肆力古文，精力短淺，不能兼綜並致，故絕筆不為詩者十餘年。歲甲寅避寇窮山，偶得詩餘一冊，勉效其音節，日課數首，以消旅况，頗為西陵諸子所稱賞，然亦無當

於作者也。今天下之士雲集景從畢集。闕下文尙臺閣之宏侈詩崇應制之駢麗而際可所區區晨夕者乃震川之樸學與花間草堂之蕪音薄祐之人所習非所求若南轅而北轍豈亦有數存焉否也。聞命之日以福爲灾思與朝側席如此其殷乃謬以際可輩應詔一身淪棄所關猶小而開斯世以非薄名流之漸卽窳籍窮荒投身海裔未能贖其萬一也。屢欲托大馬之病具牒陳情而當事懼干功令且謂際可作宰浚儀旣以疾辭卽不得復膺民社慰勉再三報顏就道瀕行與父老約以秋冬之際相待郭門間有泣下者知鄙言之非妄也。簿書叢冗久闕報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二 九 戊午 章臨楮悚仄

復施愚山觀察書

前承示大集并辱書情詞懇摯聯以臭味固以膠漆發函惶惑不知所云際可山僻鄙儒才識闇陋始聞執事之名而驚及晉謁左右如坐春風復忻然而慕繼取執事文反覆讀之則目眩願張思嚮之聞名而驚者猶十不及一二焉。執事文博大深醇排宕高潔不名一體而大旨取法於聖人每以不得廁顏閤之列爲恥則執事非今之人而古人也。世之能爲古文詞者必斷自執事始乃欲以一字可否責之際可執事之自爲謀誠周而于知人之明偶有未

盡也。昔張籍獲交於韓愈凡駁議商論不能下氣之病皆深切痛言之至于其文章未嘗指議而窳定之者蓋連城之璧不予人以可摘而代大匠斲者必傷指也。執事當世之韓愈而際可之於張籍尤萬萬無可比數顧欲衡論執事之文多見其不自量而貽天下後世以詬厲也。雖然執事下問如此其切徒塞嘿無以應似自比于流俗而無以成大人先生謙讓下士之美謹塗乙一二以備采擇死罪死罪。執事又謂天下文人不乏而勝氣滿面驕吝刻深則未敢以爲然也。夫世之真能爲文者必循乎道德之塗澤以詩書之氣其持身必靜其宅心必虛其取益必廣未有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二 十 戊午

如執事所云而可以稱文人者况從來三不朽立言居後卽以立言論試進荀楊遷固於前彼能馳驟而頡頏之否耶。苟其不能則所勝者不過一二執筆之庸衆人耳而遂自滿假不知其胸中自命爲何等也。近執事與若文先生共語謬以際可爲廉吏而執事有與友人論廉吏書誦之又_{不白言廉吏是廉}不覺面熱汗下執事游歷華廡垂三十年賣舟自給見于西陵諸子之詩是執事尙不能保其浮家泛宅而際可區區邑令乃食肉衣裘從徒僮屋婦以稱廉不將鬼瞰其室耶。明春試後當以近著請益倘以爲可教而終教之則又幸甚

上湯潛庵先生書

戊午秋仲待試 闕下得趨謁于左右蒙以道義文章朝夕砥礪受益良多壬戌春復歡然道故甚憫其時數之厄而謂千秋名山之業非異人任且慚且感前月接閱邸抄中知先生秉鉞吳地爲之忭舞屢日非徒以向忝折節之愛得附于交遊光寵已也大抵榮顯之地得之欲堅則求之必力勢不能不取償于下而下復望風效尤是立曲木而求其影之直也聞先生當東山高卧時已澹然當世之榮利乃無意而登宏詞之選又無意而掌綸閣之司今復膺 當宁特達之知爲千載一時之遇而卜先生非有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士

壬戌

希冀圖度于其間不獨際可信之而亦天下所不謀而同詞者也夫人情于無意而得者既無所致索于其旁又無所掣肘于其上卽中材亦能循分自勉而况乎先生以聖賢之學自命當世所慕爲裴中立范希文一流者乎吳中賦重民疲兼習爲機智先生撫之以慈馭之以公行之以斷且值 聖天子右文之日崇學興教易俗移風直指顧事耳茲因僧自澄北回之便順候與居伏惟爲國爲民自愛幸甚

與顧聖郊論春秋義例書

承訊及春秋義例春秋無所謂例也然周天無度而以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士

丙寅

之行爲度春秋無例而以行事之褒貶爲例間有變例者則又如曆法之有歲差不得不因時而更定故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事者猶言比例云爾先儒謂讀春秋者以日月爵氏名字爲予奪非聖人意一洗後人穿鑿傳會之陋然春秋如化工肖物亦有寓褒貶于一字者是在學者神明于其間而已嘗試論之書法有有義者如討亂賊則削其大夫而稱人爭國而正則忽繫之鄭小白繫之齊之類是也有無義者如會盟征伐公行則書公若卿大夫行則書名之類是也若夫君弑不書地滅國書取戰多不書敗此內諱也桓會于稷書成宋亂襄會于澶淵書宋災故傳盟于薄書釋宋公會盟而專指其事此特筆也又如王不稱天暈于桓世始稱公子桓十八年書王者僅四夫人孫于齊削其姓氏使人尋繹自見此微詞也天王狩于河陽謂臣不可召君君弑不討賊則不書薨以罪其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故削其薨而不書與夫弑君而或稱國或稱人別爲權衡以起義此與旨也以世變考之隱桓之時諸侯不入覲于王朝故凡書相朝相聘者皆以爲罪莊僖之時列國悉從令于伯主故凡書諸侯同盟者雖罪而不掩其功其後政逮于大夫而特盟陪臣竊寶玉大弓而稱盜上下升降之間尤其深切著明者焉善平程子之言曰傳

爲案經爲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明乎此則春秋之義例炳如日星矣歐陽氏乃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僕竊謂使無三傳恐通春秋者不能十之二三也彼徒欲伸其魯隱公趙盾許世子之辯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當歟舟次草復伏惟裁擇不宣

復徐晉公書

僕遭逢蹇阨於世無所短長謬欲以文章自見然每有著述藁成復悔自謂無當於古作者乃足下千里外遠致書問殷殷獎掖云亡友陳子遜以眉山相擬而足下謂潔紆會僕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三

丙寅

澹爽有態有姿則誠似蘇至於切理近情嚴密罔逾尺寸雖曾南豐不是過聞命震駭慙汗浹背竊謂眉山文如天馬行空步驟馳騁無迹可尋平生未嘗執筆學蘇即胸中并不敢存一學蘇之見也若南豐湛深經術斟酌於劉向韓愈之間數年來寢食其中未嘗暫釋然自惟思淺而氣浮力輕而韻短此中甘苦幾如淄澠玉石之不可混是足下自謂知僕之文逾於子遜誠爲不易之論而謂足下知僕之文不如僕之自知則固愛之而忘其醜非謂不能辨淄澠而分玉石也臨楮悚仄

與龔叔損書

昨別後晤顧黃公見足下祭亥所作拙集選序爲之感嘆

移日昔人云海內有一人知已可以不恨又云後世有揚子雲始能知子雲乃于數千里外編紆未通音塵未接之人取其文而贊嘆之而鈔錄之且併其生平之坎坷歷落與夫行誼政績而悼惜誦述焉甚至以爲瓣香在是不知放廢陳人何以得此于足下也僕近日擬爲國朝文選不敢以駢言徵索恐有不情相強者難于謝絕惟所至多方搜緝并約方渭仁共襄此舉今得大集又可爲抽選之光矣其盛此公熊雪堂許子位諸刻尙未寓目不知可借一閱否前詞已改政但攷吳夢窓詞先段暮寒如剪用韻會僕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古

丙寅

復叔損書

適使至又辱賜書反覆數百言如享爰居以鐘鼓徒惶駭而不敢戢翼至于謂僕頗能虛受則自許可質天日也僕向有霞綺閣集同人句字商榷綴以片紙幾如百衲後遍行天下惟愚山先生集彷彿相類其餘稍加雌黃卽面發赤不欲其詞之畢矣曾記西冷有俞子季璫者年少工詩餘僕日與周旋且以小詞屬其點定或有謂僕者日聞其

人向應童子試僕應之曰其人即不應童子試何若言者
逡巡而退嗟乎吾輩較古人不啻海水之一勺即日親直
諒之友日間指摘之辭猶恐疎畧而無當乃以鼯鼠之腹
自滿何也承詢及選事從不敢有徵索之舉然比年以來
蒐羅頗富如足下秘笈所藏皆是也凡例尚未屬筆自騷
賦六朝體外皆所必需而鄙意確執非有篇稿數十首者
槩不入選夫伯倫酒德一頌亦自千秋然以律今人則不
可竊謂未有生平著述自命而止欲以寥寥數言行世傳
後者也且以一二篇而登選則凡試錄制菰之序生祠謄
墓莫祝之文偶爾染翰旁倩捉刀莫不思潤壇坫希付梨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五

丙寅

來汗牛充棟豈能盡之足下文哀然成集幸以最得意之
作及黃公所亟賞如稻香樓記之類命侍史繕錄見惠為
快僕來遊三楚落落無可語惟得安陸守江度遠文及大
作為虛往實歸耳又近物色得一李巧行徑奇僻為此
向所不識者僕為之立傳其詩與李屹瞻徐電發共讀之
共相嘆息足下再一評定之至古人臨文自名如宗元居
易之類無單舉一字者嗣後入集必以連稱為古恃愛瑣
瑣不宣

與汪云西書

承以諸序見屬僕久踈研席兼以數日來賓從雜沓不能

專一思慮以副台命恐不能為諸牒之光也至讀貴宗乞
言謂世系出于魯成公次子名汪食采潁川稱汪侯孫誦
始以王父名為氏竊謂春秋之世諸侯次子為卿大夫即
魯三桓之僭亦不敢稱侯則成公諸子可推矣又左傳曰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註謂自父至高祖皆不敢
斥言而謂以王父諱為氏必無是理也攷氏族之制公孫
之子或以王父字為氏故魯無駭卒隱公以其為子展之
孫賜族展氏似所謂汪者恐亦是字而非名當因相沿之
誤耳夫族譜雖一家之書然一有舛訛即為識者所指摘
如可更定亦千載一時已或以鄙言商之貴宗何如不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六

戊辰

狂瞽草遺希諒

復張石虹太史書

客秋抱病伏枕忽接手教并惠安序堂文鈔序反覆低徊
繼以感泣不覺霍然而起也蓋從來立名非真雖聲譽遍
海內而晚節末路猖狂顛蹶若有鬼物陰來敗之者亦有
生平泯沒無聞而得一二立言君子為之表章而揚扆之
遂得聲施後世求之史冊往往不乏際可自歸里十年以
來放浪形骸自分與草木同腐朽而先生公車所歷於梁
苑吹臺間拂拭殘碑兼徵信輿論以下及於舟子牧豎之
口發為文詞赫赫動人耳目至比周人之思召伯出於鄙

人意想之外也。猶憶庚申中遭禍之日。兩河父老羣起訟冤。而蹈水往來竟有僵死於河干者。時吳君天章目擊此事。爲長歌以高其義。且生祠去思兩碑。南北並建。若明觸當事之怒而不顧。亦不知何以得此於沒儀。每一念之。惟慙汗浹背而已。至先生太息唐宋遠金元諸史之濫。而欲繼龍門後。勒成一書。謂人之可傳者。不數事代之可傳者。不數十百人。且臯夔伊呂。所歷何階。黃炎子孫。未聞盡傳。乃後之爲史者。序官階則一牙牌。難盡述。世家則直如譜牒。蕪蔓極矣。長此安窮。先生快論爲從前所未發。際可雖非鍾期。能不擊節。惟弗因循歲月。是所望於左右焉。爾先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七

已巳

生又云春秋紀災異不紀祥瑞。一切草木之妖可畧也。書日食不書月食五星之凌犯可畧也。竊謂如梅李冬實星隕如雨春秋亦備書以示儆。似不宜概畧。而唐宋遠金元諸史之濫亦不在此。數行之記載也。先生以爲何如。外吳君詩附上。以見海內名賢間懷同好。皆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風便草復不盡欲言

吳詩附錄

河流湯湯河沙揚揚今日苦風欲渡無梁歲云暮矣長河已冰念我使君欲罷不能我有室家五年不擾繫惟使君孔邇懷保使君罹議非小人心薄訴於上涕泣霑

襟袈裳涉水寒風浩浩布襦零落傷骨何告使君如父小人如子父困於災子分於死叫天無辜踉蹌中野卿感而歿僵於樹下天子命吏爲民之故民愛吏死吏別民去民不可活吏不可留徒然水泮河聲悠悠

河中吳 雯

與吳岱觀書

與先生別七年矣。每訊起居。知避地禹航望之。如天際真人。邈焉而不可卽。今年春相晤。會城歡然。道故因念先生書法及詩古文詞。固曠世而一遇者也。特以杖朝之年。不敢重煩思慮。而僅以楚紙屬書。淹留旬月。未蒙見惠。近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太

乙亥

君西潭傳語。謂欲得鄙人記跋之文。附垂不朽。或者遂疑先生以此紙爲臧孫之防。而僕曰。否否。古人云。持千金之璧而易一瓦缶。幾何不舉而棄諸溝也。先生筆墨矜慎。四方外持縑帛來請者。逡巡于門牆而不敢入。僕面願以求。不過恃夙昔遊從之私。庶幾長者之一諾耳。若僕之文采。樸陋而先生以書互易焉。則當今能文之士。如僕者。不啻稠載麻列。使皆聞風而起。競有所投。贈于左右。而以筆墨取償焉。先生卽穎禿脫。恐日不暇給矣。雖然。右軍之書。而或以換鶯坡公之帖。而或以換羊先生比例于此。不以爲將來之定價。則或于鄙文有取也。夫一咲

受業王 詰濬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易

良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

九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參

戴 熙斐男

峽源瀑布記

重九願圃宴集記

重修忠獻韓公廟記

重建毛氏義堂記

重修朱紫陽祠記

重修殷大師廟記

重建河南巡撫公署記 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目

重建養濟院記

重修洋縣文廟記

重修五門堰渠道記

遊念佛巖新閣記

遊紅崖記

重修漢壽亭侯祠記

萬柳堂記

重建二程夫子祠記 代

重修十二神廟記

范忠貞公祠堂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峽源瀑布記

峽源之勝往來於寤寐者十餘年如聞人說江瑤柱雖復
津津齒頰終不若一染指之爲快也庚子秋偶遊古明遂
與詹示易諸子訂峽源遊旅行坡陁榛莽中約十步一息
道左聞泉聲出石齒間輒藉艸烹茗啜之十餘里至峯
頂下瞰有廬井翼然者是峽源古村落也山四圍陡絕中
間阡陌條暢蔓衍如掌幾不知此身在萬山中因思古桃
源避秦事或大率類此而惟隱見滅沒於彭澤石丞心腕
間遂疑靈境之難聞見耳薄午小憩村舍示易以疲劇不
能從以爲茲水固吾離壁間物可以付之臥遊而予則足
爲心目所迫不暇問其履之折與否也復鼓餘勇行斷澗
中又數十盤而瀑布已在目矣蓋峽源之水蜿蜒百折而
萃於此最嚴復束之以石若瞿塘之有灘頭凡石之趾多
外拓而茲石則斬然內歛故水獨能空懸數百尺如瀉簷
溜於堦砌間下復承之以巨石跳沫濺珠不可名狀予坐
臥其下見奔者如雷隊者如石翔者如鶴立者如鸞隨風
者如雲散如嵐合如炊烟之縷縷而上浮若日光映射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庚子

有素若練者燦若錦者五色陸離若虹霓之飲於澗者其
靈奇浩翰之致傾刻萬狀不暇應接已而暝色四合僕夫
戒途遂歸乃土人以爲瀑之觀盛於夏而茲遊在秋冬之
際爲不逮向時遠甚予笑謂之曰昔人論瀑布云夏瀑如
怒冬瀑如喜然予則謂觀瀑布者如目接暗鳴叱咤之人
雖當笑語煦煦而精悍之色自射人眉宇終不減從壁上
觀時也同遊者以爲知言

重修忠獻韓公廟記

相州畫錦堂之西南有廟數楹故宋魏國韓忠獻公祠也
予任鄴李之明日卽肅衣登拜見棟折榱崩端端焉成禮
而退因念忠獻公立朝大節載在史冊庸夫小儒皆知之
固無容悉述獨其流風餘韻相人之尸而祝者蓋數百年
矣乃一旦飄搖風雨將遂鞠爲茂草後人欲求其遺址不
可得安有起而重葺者乎且俾憑吊俯仰者溯其傾圮之
歲月而攷其在位之姓名是亦予輩之責也夫遂竊不自
量捐俸以鼎建之苦於官寒力薄而又不取以片甍尺椽
之費重厲吾民以失忠獻公遺愛桑梓之意故踰年功始
告竣父老成瞻拜泣下并欲予爲文以記竊觀國家建學
立廟其列於兩廡之次者曰名宦曰鄉賢而功德之尤鉅
者則更爲專祠以祀凡以風示來茲也然更於茲上者類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癸卯

多東西南北之人而生於茲鄉者又不必有父母斯民之責故二者常判然而不能二惟公自其先世來居於相井廬墳墓翼然相望而公又嘗領節知此州軍事則所謂名宦而鄉賢者惟忠獻公克兼之夫人有一行之善猶令人捐其寢息宴遊之處低徊而不能去况公之功德在民赫赫若此者歟吾知吏於茲土與生於茲鄉者必且感發濯磨孳孳焉勉其不逮以庶幾於忠獻公之萬一無疑也或者謂史冊之傳公者無窮而數百年之後安知此祠不復鞠為茂草則祠之存亡為不足恃予曰秉彝之在人心無古今一也夫以予之庸陋偃蹇尙能勉勉告成若後之君子材德什倍於予而又操得為之勢有不以是為先務者耶予故不辭而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重建朱紫陽祠記

予同年弘農司李黃子既改建紫陽文公祠而屬予為文以記且語予曰郡人之為祠以祀紫陽蓋數百年於茲矣明季闖寇之亂乃於其前置漢壽亭侯像相沿而不能革幾不知為紫陽之舊予恐其無以妥靈而式後也遂更構屋數楹而遷紫陽之主於內庶可以兩存無憾矣予聞之嘆曰自孔氏既歿而言忠義節烈之事者必以漢壽為尚言天人性命之旨者必以紫陽為宗然漢壽之廟食天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三

祭郭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三

四

祭郭

自邇邑名邦以及遐陬僻壤無不金碧而尸祝者而紫陽之祠相望如晨星落落疑為先後之不相及予則謂生為萬人敵死而能禍福警戒其民以閑邪而衛正其為功也顯而著若夫續列聖之傳闢異流之學使學者不迷於所往其為功也微而深而至于浩然之氣綿日星亘河嶽終古不磨者則先後如一轍也况當漢祚將移阿瞞擅柄雖荀文若之賢猶為之運籌帷幄而漢壽以間關羈旅之身日蒙非分之寵榮會不足動其一瞬及後世昧於正統之義即以司馬公號稱良史尙不免於帝魏而寇蜀惟紫陽之作綱目獨以昭烈統承兩漢其所見若協符契蓋漢壽

重修殷太師廟記

汲郡之有殷太師比于墓也即武王下車首封之地所謂

左林右泉者是也。昔夫子轍環至止爲題其墓石。至今篆章爛然。輝映雲漢。後人因爲廟貌以祀。乃數百年。飄搖剝蝕。日以滋甚。幾與殷社俱墟。郡守程君謀欲葺而新之。患於力不暇給。迨康熙癸卯。河南總制劉公中丞張公道經墓左。顧而嘆曰。郡邑有先賢之遺兆。而失時不修。殊非聖朝崇尚忠貞之意。而亦風厲斯人者所當務也。遂首捐俸以屬之。郡守程君百爾執事。咸踴躍樂助。斯夕不遑以戒從事。工無棄材。役無惰務。不逾歲而告竣。弘麗甲於中州。且命際可爲文以誌不朽。竊惟忠者人臣之常分。自熙載亮工。以及致命遂志。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上下千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五

癸卯

古其受禍愈烈者。其流譽愈長。昔夫子嘗稱殷三仁矣。夫去者近於遜避。以全軀奴者。近於委蛇。以免難。惟太師奮不顧身。以蒙慘戮。立萬世人臣之極。而夫子並以三仁許之。未嘗置軒輊其間。天下始曉然於微箕之不同於太師者。其迹而同於太師者。其心故古今卒無異議。竊使太師而亦去。亦奴。則論世者將謂國家不必有慷慨靖節之士。以競附於明哲之保身。卽微箕何以自解於天下。而夫子亦何以訓後世之爲人臣者哉。是則太師之節得一死而始彰。卽微箕之心亦得太師之一死而始白。所係於風厲者。尤大宜諸公之新其廟貌。于弗墜也。管攷柳宗元於汲

郡作箕子廟碑。今詢其故址。無復存者。而遺文尙可述。兩志際可不敏。不敢附于古作者。然自惟蕪陋之詞。或得藉盛事以並垂不朽。豈非際可之厚幸哉。

重建河南巡撫公署記

代

大梁固古來都會也。自昔分疆啟土。必審乎風氣之萃。綜乎道里之宜。而深衡乎居重馭輕之勢。使數百年仍之而不可易。卽或至於開關轉徙。雖一時可以權宜。而終不可爲經久無弊之計。則惟復古者尙焉。予嘗披覽輿籍。豫州爲天下腹心。而汴之爲地。則又腹心乎豫州者也。舊制設巡撫公署於此。迨明季流氛播亂。黃流助虐。城垣生齒悉蕩於陽侯之一怒。而撫署遂暫駐於雍丘。蓋二紀於茲矣。自與朝啟運以來。濠澤下敷。流移廣集。汴民之披榛闢土。以處者漸有寧止而撫署終以所費不貲。取之公藏。則病國徵之閭左。則病民。前此當事者亦嘗請於朝。而謀葺之迄今尙未就緒。去年夏予奉天子命鎮撫茲土。雖不敢謂百廢具舉。然亦不敢因陋乘便。以自卽於遐逸。獨竊念雍丘以彈丸黑子地。而藩臬諸司咸共庇民廬。以托處四方輪蹄翔集。如蜩無倫。民生風氣。日蹙將來。必有人滿之憂。且道里轉輸之苦。行役往來。其爲勞費加倍。况予奉天子命鎮撫茲土。顧乃偃息下邑。以苟目前。殊非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六

癸卯

以尊 朝廷而於居重馭輕之勢亦未有當焉者也遂不自量力捐俸以首倡之而百爾執事咸樂輸恐後上不費國下不病民未旬月而大工告成中爲聽政之堂崇臨蒞也念臨下如馭朽也後則爲燕息之署安退食也有退思補過之慮也堂以外爲賓賓之館延誨益也恐民隱壅於上聞也下至芻蕘庖廩牧諸字無不畧備欲其無陋無侈也且念四方之宵啼露處者所有以衽席而安全之也此予之所望不逮以庶幾上副 天子之寵命而亦欲爲後之鎮撫茲土者告也至於捐輸并鳩工屬員例得并勒碑陰以昭來許繼自今庶可一勞永逸也乎若夫執因會侯先生文鈔十集卷三 七 已酉

重建養濟院記

養濟院者國家所以恤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能自食其力而咸使仰給于縣官德意至渥也城固舊額十人口糧花布計三十餘金迨喪亂後院基鞠爲茂草窮民散佚無所歸致盛典廢而未舉額銀之載全書者又復裁克正供予下車後考舊額問遺址惻然久之謂 朝廷德意

極悉如其舊嚴核里中之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以克之凡壯而有恒產槩不得與聞于各憲先後皆報可每朔望計口授食惟謹或曰此銀已久克正供而予必請復之不幾迂而無當歟予曰 朝廷每歲視三十餘金不過太倉半菽耳而城邑可以全活十人之命積千百年所全活者不可億計斯所關豈渺少歟且比者考成甚嚴凡官師糈俸皆不得預支而惟額銀之隸養濟者俱令先時給發不得稍爲畱難 聖天子之殷殷加意窮民者如此即使額設所無猶當措處以廣 皇仁而況歲徵之數燦列全書乃必欲仍前人之缺畧而謂有其廢之莫敢舉殊非有心殫職者所敢出也至若予父母斯民不能使家裕人足而猶有是策策者仰給于縣官則吏斯土者有餘愧矣

重修洋縣文廟記

洋邑學宮之圯不知自何代始大率滋斯土者傳舍其官而亦等學宮于傳舍失時不葺棟宇滋頽以致正殿僅存不足蔽風雨而尊經啟聖及兩廡鄉賢名宦之址皆鞠爲茂草余同官柯君出宰是邑釋奠之初卽欲鼎建而新之議者謂洋之三患未除民生弗遂時諫不可舉議則以積逋未蠲也里胥之侵蝕無已也華陽距邑百里而山鼠田豕與我民爭此土也柯君復惻然傷之荒糧則條列當事

減歲額幾三千金復于兩稅時諭里民自輸于官凡小里之蠶食鄉閭者一切罷去更以其餘力下招徠之令給墾荒者以子粒牛犢而華陽不毛之墟石田悉化為沃壤於是三患畢除歲庚戌正月之吉揖紳士父老于庭告以修學之舉并捐數年之俸為倡輿情歡趨雲蒸雷動一覽一椽不以毫髮索之間里踰年工告成雖日修復其功實與創始者等洋之博士弟子遠來徵言于余余曰柯君今之儼然民上者其初亦學校中人也夫酌流而不忘源登枝而不捐本此何足為柯君異獨是柯君之所以惓惓于此舉非徒飾先聖之廟貌而已蓋將進諸生而勗于學夫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九

庚戌

者所以學為聖賢也學為聖賢者所以心乎聖賢之心也諸生縫掖其衣自無不當以聖賢之學自命然或一日之間玩愒中乘遂致朝習暮忘非即吾心之積通乎昵頑此匪遊戲徵逐日去益而得損甚且義利之辨不明悖常亂紀之事相仍而起非即侵蝕乎吾心且為山鼠田家者乎聖天子昌明正學良有司復廣以風厲之權吾願諸生肄習其中者尊聞行知明體達用且翼翼然絕玩愒之漸遠淫匪之黨杜悖亂之萌庶邑之三患除而吾心之三患亦除焉斯不負柯君惓惓之意而亦可為國家作人慶也乃若視今之輪奐壯麗者僅為朔望瞻拜之區以今之肄

習其中者止為異日掇取青紫之籍是諸生亦以學宮為傳舍也而豈柯君今日修舉之心哉爰拜手為記

重修五門堰渠道記

城固循河以北壤高而土瘠絕無泉源陂澤可資灌溉深山遂谷之區彌望荒蕪國賦逋負者以千百計而其在平原者惟恃障滑河之水支分縷析以疏導于溝澮之間則五門一堰所關于全邑之水田者幾五萬餘畝誠重務也明神宗初安邑喬公來吏茲土創舉而修之後十餘年翼城高公易板閘以石條其秋夏蓄洩之方載在縣書聚若者列嗣後董率乏人潦水所嚙土漲而淤濱河之堤利播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十

壬子

植以為已業而下流于役者憚奮鏹之勞每歲僅爬梳等尺間以應故事幸而與夫雨暘時若不致涸為石田則又相慶如他日以致渠道不絕如綫蓋相沿不修者九十六年于茲矣康熙辛亥夏彌月不雨閭閻以分水構壘者日無虛晷予晝夜巡行阡陌間謂清水之浸淫而滲于下河者涓滴皆民膏血爭之于其流不若爭之于其源也遂于烈日中負薪運石為士民倡枯禾得以漸蘗而高田之龜裂者終以渠道梗塞不可復救不得已步禱于湧泉九真諸洞六日之中三祈而三應民間稍獲有秋爰進紳士耆庶于庭而勸以修渠之舉咸踴躍樂從酌議課夫于畝授

稱于儲其渠之高下廣狹一遵喬高二公古制不敢意為
增損至若遺址之佔為已業者悉貸其已往之愆而令自
浚之始辛亥十一月訖壬子二月功以告成紳士耆庶來
求予文以記予笑曰予修之而予記之是後功也雖然予
何功之有喬高二公創不世之利以粒蒸民予不過因其
陳迹之久湮者修復其舊庶幾告無罪已耳何足為貞珉
辱哉乃猶不辭而記之者凡以告後之人古制不可擅更
官渠之暴淤者不可復佔毋惜目前之小勞而忘至計毋
恃不可知之天時而怠歲功更望吏茲土者每歲巡行而
董率之庶乎城固無饑年也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士

壬子

遊念佛巖新開記

出洋邑城西北渡瀟水河時方盛夏日光正赤如在列炬
中行復紆盤七八里忽陰翳如入寒嵐翠雨間從者急指
曰此即念佛巖也夾道雜樹蒙茸與天同色有壽藤蜿蜒
龍攫其根與樹並大以藤目之幾不欲受然以其依附于
樹之故不得不目之以藤則甚矣依附之不足重耶泉出
沮洳中方不盈尺酌之甘冽沁入肺腑士人謂之卓錫泉
中建小殿龕法照祖師全身法照者于唐代宗時念佛此
巖其聲直達長安天子感其靈異徵入加禮焉後有飛閣
高覆巖際支眾木為柱視巖址之窪窪以為柱之修短絳

構甚奇山岫平卧為案小溪更曲折繞之上流數十步水
石相激聲疑霆聞下數武亦淙淙作笙瑟聲惟過閣前則
渟泓沈沈若俯首屏息以聽六時經梵者然余祗服其中
幾不知暑比之吾浙冷泉亭曾不是過山僧為余言閣久
已就圯邑尉張鹿庵倡謀與諸文學耆老而新之靈異之
蹟與興建之功兩不可泯云

遊紅崖記

抵西鄉之二日即約楊君臣石作紅崖遊出郭寒甚小溪
俱卷縮如蠅行數里涉南河水幾及馬腹復數里隔溪見
有精舍枕懸壁間朱櫺紺瓦與老樹澄潭相映遂亂流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士

壬子

渡至崖下徑陡不捨騎扳緣而上余體便登陟頗有濟勝
具而楊君軀幹甚豐喘息達十步外余每過一折輒復蹲
以竢又數十武始得平址地方廣不盈一畝簷牙柱礎俱
曲折與石鐫相赴路房疎垤位置工巧因憶少陵詩懸崖
置屋牢先得我意中語矣旁為漢壽亭侯數稍前為中殿
巨石嵌壓其上與世俗範土以為臺觀假峯蓋覆佛頂者
無異天然色相金碧旃檀俱有靜氣肅人心目入座謁僧
斌雅斌雅者臨濟宗也楊君雅精禪理所譚皆不及塵俗
事少憩出笋蔬飯客余令洞啟窗檻暹暉烟靄間峯晴見
雪一一可數俯窺即下臨無地溪聲震蕩激射灑灑不休

薄暮相送崖側余欲遍崖綴以卉木及迫視石理皆細碎
枯渴土膏不能旁潤斌雅謂此處宜無根樹而楊君謂當
植之無影崖余笑竟拂袖而歸

重修漢壽亭侯祠記

戊午夏里民重修漢壽亭侯祠祈余爲記余謂公血食偏
天下固無俟於鄙言獨是大梁都會之區其他壇宇宮廟
不載于祀典者爲士君子所不樂道當事乘傳而至虔謁
將事自文廟社稷而外惟孟子遊梁書院及公祠而已夫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而近世顏公之廟額者亦或舉以相
擬蓋權位助業有時而窮惟氣之在天地間者所謂不依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三

戊午

形而立不恃力而行宜其與日星河嶽並峙不磨也公不
階人士崎嶇戎馬之場却封於許拒婚於吳固已氣吞兩
國矣豈得以成敗論哉至史臣陳壽謂公剛而自矜余又
以爲不然方曹魏擅政士大夫皆依違阿附習以成風見
公之貌體嚴毅不屑與世浮沉遂以此短公嗟乎剛天之
德也原本於浩然之氣凡聖賢豪傑所藉以常有千古者
端在乎此充壽之見必人人如華歆董昭輩然後可耶且
以武侯之才壽猶謂不長於將畧則其刺譏亦甚無當也
已余近作當事重修書院記復喜此祠之落成也於是乎
連類而書

萬柳堂記

由崇文門過接待寺而東風物清曠道中無車馬跡又里
許至萬柳堂入門循東北行小徑紆折窪處輒架木爲橋
其下伏流沮洳絡繹奔會聚者鏡泓散者星列小艇可容
數人汎汎若蒼雪間其上因澹池之深以爲山崗阜回互
丘壑蒼莽拾級而登則西山晴翠明滅可指雉堞左右映
帶視民廬所隱蔽處不盡如環而中斷焉榆柳合圍叢生
蔓植每春夏之間綠陰千頃絮花蒙密如雪中行中列數
楹爲堂周以迴廊護以曲檻亭臺一二落落如不經意爲
之其傍爲放生池又其外爲育嬰舍襁褓之委棄者收載
之其傍爲放生池又其外爲育嬰舍襁褓之委棄者收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古

巳未

宇軸晨夕如歸問之則皆相國馮公所創始也昔柳子厚
以觀遊爲爲政之具俾亂慮滯志無所容入然後理達而
事成故唐宋大臣坐鎮方州每務爲廣園崇樹以相矜尚
至其入參大政則寥寥不甚多見接厥情事大約有三輩
較之間闕闕櫛比患無隙地一也寸椽片甍出之私帑不
能稍需僚佐二也機務應酬公私襍沓苦於日不暇給三
也公則開地城東之隅人棄我取而節縮其俸糈之入以
資締構至於公餘杜門却掃凡請托私謁謝不與通是三
者人之所難公之所易宜其搜奇抉異而增都城之勝也
論者謂公日上引年之表浩然將歸老於家萃數年精力

而付之於不知誰何之人任四方之遊者自爲主焉其大公無私已於此見之而猶有未盡也夫公之心豈僅爲士女歲時觀覽之藉已哉將令百爾有位休沐燕遊有以滌其亂慮宣其滯志孜孜于爲政之具更因放生而思民族之待命惟育嬰之惠而遍及于顛連疲瘵之無告者焉併以告大宦成而年迫耄耋者亦當知引身而退之義卽或主眷優隆不獲終請而其心常灑然於爵祿之外則亦聞公之風而起也夫

重建二程夫子祠記代

康熙辛酉中丞郝公奉 聖書往撫粵西道過大梁與余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五

辛酉

相見甚歡臨別肅容請曰嵩縣有二程夫子祠比年漂搖風雨漸鞠爲茂草其後裔博士君相晤邸舍欲謀修復之舉雖勉爲措置而慮於力不能給今公鎮撫此邦惓惓以表章正學風勵末俗爲已任下車以來百廢俱舉嵩縣雖稱僻遠而先賢之俎豆繫焉公獨無意乎余爲之斐然而興畢然而慕太息于聞斯言之晚遂願金以爲倡藩臬諸君亦後先樂輸不數月而落成博士君乞余言以爲記余謂自孟子後聖學不得其傳若荀子之言性惡楊子之劇秦美新皆貽譏於來世而隋之文中唐之昌黎所以守先待後者亦足爲吾道干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尙不能洞

流窮源使學者不眩於疑似惟二夫子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若非有藉於茂叔者亦其深造而左右逢源爲不能及也顧二夫子兄弟自相師友而學之所從入者不同若有好仁惡不仁之別此如秦華不同時而皆爲邦之鎮江河不同流而皆爲水之歸春夏不同候而皆爲歲之序同時有王安石者欲以學術一天下其異已者必擯斥之而卒流毒於無窮豈知殊塗一致之理也哉則二夫子之不同者正所以深於同也聞郝公潛心理學數十年近視維維揚進諸生而告誡者惟以孟程爲歸一時之人心運會爲之不變茲旌節所歷不忘先賢之俎豆以啟余所不逮雖祠之廢而復興亦事之不偶然者歟而余則何幸克襄此盛舉也

重修十二神廟記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三

六

辛酉

古者飲食必祭夫始事之人而司齋祈賽迎貓迎虎載在祀典蓋其時風俗醇厚安居樂業不忘報本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此其一端也大梁有九聖廟血食已久閭閻冠決河以後凡王侯邸第以暨民廬市肆皆湯爲丘墟鞠爲榛莽而况神靈之所棲乎比年來當事諸君子日以招徠撫綏爲已任哀鴻漸集稍復舊觀里人始修飾廟貌金碧而尸祝之於九聖之外復增其三辛酉夏仲工已告成

屬余爲記余問諸神之姓氏則按之經傳與夫神官野乘多不可攷大率百工技藝各神其先蓋亦報本之藉者也嗟乎國家之患莫大乎民無常業平居則羣飲聚博一旦小有變亂卽揭竿而起滋蔓難圖昔人所謂大盜者小盜之所積而小盜者卽遊惰之民不能養其身以贍其室家遂肆行以爲民患也大梁四方都會逸樂易生居其地者樂有常業自食其力而不忘其先風俗之美又何以加茲乎且方今物力告匱使百工技藝各分類而別祀焉則土木建造費且不貲今乃列坐一堂昭穆相次民無侈用神無乏饗伏福酬獻稱俱無猜尤一舉而數善備已或曰神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七

辛酉

之姓氏既不可攷淫祀無福非司牧者之所宜言余曰否聖人神道設教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馨香昭格之間誠感應幽明固無二理必若所云則昔之始爲飲食及司嗇之屬子能一一而數其姓氏否也況較之丹朱之社傲象之祠不猶有間歟遂泚筆以記

范忠貞公祠堂記

代

從來忠臣烈士歿而尸祝遍海內者皆由剛大之氣瀾淪布漫與日星河嶽俱永而其臨蒞之邦德澤在人尤爲靈爽所式憑焉而浙撫贈太子少保忠貞范公殉節八閩矯矯風烈邁越古今康熙二十年秋余承乏浙藩建祠以祀

公高薨巨桷與四賢祠俎豆相望敬爲文以志于麗牲之碑夫公之爲德兩浙樵牧婦孺皆能言之無庸更僕數方

之教

其移疾乞歸台垣提鎮諸臣先後疏留而攀轅臥轍者相望于道甚且擊鼓登聞必期得請而後止今身歿之後士民誦思尙如一日可見秉彝之在人不容強也然公之卓然可紀者不難于浙而難于閩叱馭嚴疆狡謀環伺左右肘腋皆其私人一二封疆大臣依附觀望而公幕下智計之士或勸以慎重出入勿蹈賊巢或說以潛出會城扼據上流諸郡無非欲公留其身以有待而公義不返顧鼎鑊如飴罵賊以祈死絕食以祈死至于窮寇倒戈克復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大

辛酉

可待而終不免于死蓋公之死不死于纓首之日當其束縛逆庭黃霧四塞旭日掩光造物早以全節予之矣攷公生平大節世擬之以文信國方正學余獨謂信國坐臥小樓一身殉難而公則桎梏三年家族賓朋駢首就俘其受禍更慘至正學身乘國成舉措不無可議而公當疆事萬不可爲之時力竭勢窮死而後已方諸古人似爲過之豈直爲一時死事諸臣之冠哉讀公臨終書壁之辭曰撤藩之舉使臣業已就道不能諫止或者以爲使公移其所以死寇者而以死諍猶不失曲突徙薪之策而余更以爲不然逆豎包藏禍心匪朝伊夕撤之則變速而禍小不撤則

變遲而禍大故當其稱干犯順海內不無騷騷之患而由今日思之適天所以速兇徒以授首而為國家消數十年之隱憂也公亦可瞑目于九原矣皇上軫恤元臣親灑宸翰褒忠顯善雲漢為昭此千古大臣所不能得之於身後者而獨于公觀之余忝附姻婭之末曩者數載屬吏知公最深是役也不獨景仰典型而亦欲書之以為百爾勸焉云爾

重九願圖宴集記

康熙癸亥秋予以修通志留會城節屆重九同人大集于顧且庵侍御之願圖入門循曲徑行風味蕭淡稍前清泉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三 癸亥

奇石左右映帶大率會城自一二支河外所乏維水茲則伏流所滙沮洳澄泓其窪處鑿地為池俯以軒廊聯以畧約其中廣者為堂聳者為閣凭者為檻峙者為亭布置疎密出人意外余短于目而拙于記足所已經循環復至雖數畝之宮幾以為千門萬戶也時芙蓉未謝濯濯水湄密樹修篁青葱蓊鬱有老梅數株忽舒新萼池上疊石為山笏列劍拔甍缺環圖登覽之餘或選石而坐其帶屐少年則披磴躡險歷數峯之巔而止余頗饒濟勝具追逐其間齒髮自覺衰暮矣嗟乎昔之賦悲秋者曰登高臨水送將歸而唐詩九日登高每多悲涼之况今者固陵姚水諸子

家隔大江余又居嚴陵上游然良辰勝友縞紵相將而動忘羈旅之悲豈非大快况此地為葛園故址相傳葛光祿與其姬人泛舟之處光祿既以詩名而是菴夫人繪事臻逸品一時文彩風流猶可想見乃侍御盛年服官蹇謬特著未幾而急流勇退歸休嚴壑家無聲伎之奉惟日與名流高士飲酒賦詩醉墨淋漓動滿襟袖方之前人寧不更勝哉遂有感而筆之為記

重建毛氏義堂記

吾宗自希成公以下同居者六世奉旨旌表而顏其廳事曰毛氏義堂萬曆間戒于火先曾祖銓部公與其兄光祿公起而重建之暨康熙甲寅閔寇構亂所向披靡甚有揭竿而為前驅者吾宗獨以忠義相激發堅守數月屢挫其鋒致羣兇切齒慘遭焚掠際可遙望號慟以頭搶地而祝曰吾私室皆可燬惟冀存此堂而卒不免于灰燼也歲癸亥自大梁歸里遂捐貲首倡族衆亦踴躍趨事由夏迄冬工已落成而命際可為文以記竊嘗讀同居家規凡婚喪之儀起居飲食之節以及賓朋燕享城獲撫御之方無不釐然中度昔人所謂問室之內嚴若朝典者不是過焉雖生齒日繁分爨已久然攷之近代稱義門者若浦江之鄭建陽之何亦無不析之產其勢然也而吾宗猶幸比廬

而處歲時伏臘。老幼聚首。庶幾想見當年同居之盛。登斯堂者。誠能父誡其子。兄勉其弟。相與尚敦睦。崇齒讓。緩急相周。疾病患難相救。即起希成公于今日。必以為子孫善繼。吾志亦安有慙焉者乎。夫古今稱家訓者。首推顏氏。際可雖年逾半百。而行輩尚在子弟之列。不敢妄置一辭。惟述所聞于家規者。書之于石。俾後世知所觀感云。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霄南溟

主 癸亥

炳輝新塢

良齡 全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錦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虹 評

後學方榮如文軒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參

雲間燕集記

壯繆侯廟記

石公開府三楚去思記

河燈記

宋代遺松記

李龍眠淵明遺事圖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目

花間草堂記

楓江漁父圖記

雨中泛惠陽西湖記

廬墓亭記

遊曹溪記

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萱瑞堂記

趙公撫浙六事圖記

郡伯王公爲神記

欽賜 御書恭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雲間燕集記

康熙甲子仲秋日在壬子過雲間僦居郡城癸丑日飲張硯銘齋旁臨清池皆下秋色楚楚晤董蒼水向年同以文學徵者坐客多耆舊爲余言幾社陳夏諸君子壇坫之盛余因道遠先別抵寓街鼓動矣甲寅朱彥則招飲十年故友將有西冷之行聞余至停舟以待酒終解纜黯然者久之乙卯移寓同年張梅巖園家貯名泉余試以峒山春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一

甲子

香味絕勝是日梅巖偕張洮侯漢度董閭石蒼水及杜容三大集林安國錢子璧吳六一諸子於振雅堂惟盧文子以疾未至觴政甚肅余飲不能半蕉葉醉而復醒者累矣少陵云堅坐看君傾庶幾似之丁巳觀劇於張宗遠家始訂分體各賦之約戊午周鷹垂張豫章招飲觀官劇工巧出人意表因嘆吾輩皆當作如是觀彼名位在世不過造物暫時相假而炫赫自異無乃木偶笑人庚申飲魯謙菴郡齋絲竹喧闐幾達丙夜質明卽以公燕駢體叙見示刺史風流可稱希觀辛酉雅集李子立書樓時雨甚夜分始散役夫中道顛躓余醉幾欲墜車焉壬戌豫章復置酒園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二

甲子

亭同鄉丁叔范在坐計子山亦移樽而至園中植雞冠成林立者如幢敬者如帚垂者如瓔珞龍從舒拂者又如鶴鵲之梳翎後視之掉尾或黃或白詭態殊狀隙處間以木芙蓉老少年之屬豫章病酒偃卧余輩羣飲抵暮不以主人廢勸酬故中輟也甲子梅巖招同年金子藏共飲齋頭雨後輕寒剪燭話舊猶憶二十年前裘馬時乙丑容三復有探桂之約鼓棹沿北行漸遠闌闌心目爲之一易古樹垂藤掩映如畫左右環桂森列中容一寶爲出入道列坐其下纍纍金粟時墜杯中子山爲余書山居聯流水在屋下白雲宿簷端之句是夕赴許鶴沙先生之招演越絕春秋劇更訂翌日作別墅遊先生向觀察兩河余故屬下吏也丙寅扁舟到門榜曰環溪廬有清池數十畝再折爲育嬰堂過小橋疊石爲山岡巒秀削登絕頂忽見西陵浮屠出叢薄間始悟唐人塔勢如湧出之妙取徑至水鏡山房四面皆水望隔岸亭臺邈不可卽如海中神山欲至輒風引而去也外爲春及堂晚禾盈畝益取淵明歸去來之意嗟乎先生宦滇中以母老假歸使少遲數月卽還叛黨之亂雖欲優遊於此中得乎是固園林之興置有數而亦先生至性之所格也夜復集春及堂痛飲趙雙白卽席賦五絕燕會之作諸體畧備矣丁卯鷹垂煮鱗鯉魚挈榼見過

適梅巖爲余作鱸魚餚俱極鮮美戊辰汪蓮菴畱飲桂下
薄暮將登舟而同人挽留甚至期以重九鄒塔登高已已
遂復集硯銘臨流草堂庚午遊汪園以水石擅勝校書佩
芳在座各爲賦虞美人詞辛未觀董文敏真蹟于朱雪田
宅盡醉乘月始還壬申聯舟泛三泖并遊鷹垂涉園張子
穀金德蕃後至是日重九也祭酉飲李漢威齋遂返西陵
與諸公別

石公開府三楚去思記

皇上建極之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省方察吏百度維貞
特簡方伯石公開府三楚 勅命煌煌照耀旌節舉朝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三

甲子

無不踴躍稱慶四方聞之皆以爲 聖天子知人善任卽
虞廷命官周室分陝不是過也而浙之士庶獨憂感惶惑
如赤子離慈母之懷攀轅臥轍不能強畱乃謀勒碑垂諸
不朽以際可向蒙國士之遇知公最深而相屬爲文以記
夫浙財賦殷繁輻員遠濶利擅山海號稱奧區然自逆黨
倡亂蹂躪郡邑兵燹頻仍台榭衛整諸境靡有寧宇而運
芻飛輓十室九空兼以協濟閩粵軍需檄書宵至蓋已全
浙騷動矣公下車值寇氛初平小民甫離湯火煦濡鞠育
不遺餘力譬諸良醫治病當其疾亟惟藥餌是視已耳及
沉痾初起必爲之調其營衛固其腠理和以醇醪輔以果

肉俾元氣充足而無剋削萎瘠之患人謂公奏功于亂定
之後不知較之定亂者猶爲心勞而力倍也公性慈愛與
屬吏語不啻家人父子而殷勤董戒則不絲毫假貸惟以
慎贖緩平徭役飭胥役撫孤貧釐革行戶爲務一皆以
身先之吏治翕然丕變比年修建試院疏濬城河以重賓
興以拯昏墊悉捐俸爲倡惟恐屬民至若總通省錢穀出
入之司冰炭凜然錙銖無所自潤嘗曰吾藉先人餘蔭得
賸通顯惟滿盈是懼敢復爲封殖計哉晨起坐堂皇一意
行所無事每諸務冗集公以鎮定處之無不渙然冰融割
然刃解三載之後公庭晝掩閒然若無人吏迹也昔曹平
陽參爲漢元臣不過以清靜寧壹克臻上理而開文景仁
厚之化以公擬之庶幾無愧歟公家世簪纓之盛當代罕
匹嘗視鎡于浙分守于楚及兩任觀察所至皆有異政豐
碑載道去後之思久而勿諼當其初蒞浙藩浙民手額以
頌曰此固向者視鎡吾浙不鄙棄吾儕小人能以廉惠著
績者也今茲秉鉞以往吾知楚民亦必手額以頌曰此固
向者分守吾楚不鄙棄吾儕小人能以廉惠著績者也而
楚民則日以喜浙民則日以戚矣雖然 當宁宵衣旰食
一日萬幾寤寐良弼以資鹽梅舟楫之用行且 璽書下
徵入參大政如漢之平陽清靜寧壹而海內均受其福又

豈兩地之民所能私哉。

河燈記

康熙甲子七月之望浴青先生倡河燈之會其次公竹堂買舟相約往觀鼓棹出南門時夕陽在山羽流卽欲浮燈于水余笑亟止之遂暫泊峴山之麓訪窪樽亭爲顏魯公觴咏處復拾級至逸老堂小構數楹林木森秀暮色蒼然而至下瞰碧浪湖如人呵鏡隱現蔽虧景益幽絕更勝一碧萬頃時也入夜舟中雲璈玉笛仙音冷冷旁二燈舫尾其後左右分投初如疎星歷落忽聚忽散少焉如火城對峙綿亘不斷及列炬益繁河身稍隘委屬填積又如千本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四

五

甲子

苗苞照耀中流不能枚指至於清風徐引或隨波而迅逝或逆浪而乍升或黯澹而重明或欹斜而欲覆則更如火龍天矯倏忽萬狀使人目眩神搖矣更餘月出東峯照水爲練與燈光相激射返棹入城夾岸士女駢肩接迹衣香數里笑語喧闐皆謂數十年所稀觀嗟乎昔杜牧之遊若上郡守爲陳水嬉觀遊甚盛不過欲以陰求艷色爲士君子所不樂道乃每歲七月之望有司致祀厲壇澤及若敖之餒載在令甲先生復創典盛舉俾強魂厲魄不爲灾祲以廣國家拯拔幽滯之意豈止時和年豐爲衆庶逞詭異之觀已哉是爲記

宋代遺松記

康熙甲子仲冬嵒院李公招飲署齋慨然道故繼以卜夜酒酣方子雪岷盛稱宅東古松之勝遂秉燭往觀焉高者拂雲垂者偃蓋詰屈低昂離奇鬱葛詭狀殊態出人意表燈影映射素壁如渴霓怒蛟蜿蜒于波濤洶湧間不知其重簷廣廈也相與拂拭舊碑讀宋代遺松字苔蘚剝蝕嗟夫宋自南渡以來幾六百餘年其間宮闕之壯麗臺榭之華侈與夫梵宇民慮之櫛比皆滄桑屢改迴異舊觀而此松獨與西冷南屏並歷歲月豈偶然之數耶余嘗道經公里支節泰岱憩五大夫松下愀然太息以爲古今一旦暮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四

六

甲子

耳不意于今夕而復深嗜昔之感也從來侍御之署皆曰柏臺而松與柏並稱故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公蒞任後風清弊絕抑豪右杜請謁不爲利誘不爲勢奪其氣類亦有相近者宜其晨夕忻賞更廣集名流之歌詠銘贊彙成卷軸而欲使之有傳于世也來歲之夏公行且報最還朝回念虬枝蒼幹依依夢寐而後來君子撫松盤桓遍覽詩歌銘贊之作因想見公之清風勁節庶幾嚮往以則效焉豈僅爲觀遊名勝之藉也哉

李龍眠淵明遺事圖記

李龍眠畫淵明遺事一卷三韓佟君鍾山善價購得之乙

丑夏相晤虎林忻賞之餘慨以見惠余愧謝不欲當仍歸之因爲之記其一以葛巾漉酒釀具佳甚但恐餘歷淋瀝鬢頰耳此與張旭濡髮作書時何異其一王刺史弘開淵明遊廬山命故人龐通之半道邀飲俄頃弘至亦無所忤此君高風正不必踰垣鑿垣耳其一屢敝王弘欲爲造屨便于座上伸足令度焉陶令每自謂羲皇上人不吾欺也其一獨坐撫無弦琴嘗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余謂柴桑往往三句九食故弦軫不備漫以應客耳觀其與子儼疏曰少學琴書決非不知拊操相對如操槁梧者其一採菊盈把值白衣送酒神致蕭遠真悠然見南山時也其

見遺或龍眠故狡獪以示不易測不欲如俗工繪瀟湘圖人人皆可指數也卷中筆墨生動純以韻勝信非北宋高手不能辦至於器具自書簾酒罍外無多長物簞瓢屨空之家固應如是閱者當自得之佟君名毓秀號鍾山少年工詩書法繪事皆雋逸絕塵歐陽子有云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記成後於友人案頭見淵明年譜云宋元嘉三年檀道濟餽梁肉不受則余文似爲刺謬而本傳却檀道濟梁肉在爲建威參軍之前是晉義熙元年事也攷年譜爲趙宋時泰山王質所著相距已數百年自當以本傳爲正又楊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三笑圖不言爲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有趙彥通者作廬嶽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指爲傳訛其說或有所據然坡翁贈辨才詩云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谿谿水當逆流則亦明指淵明矣鐵厓號稱博洽而于菴集尙未攷究甚矣論古之難也故并著之以俟後之君子自識

花間草堂記

梁溪顧子梁汾故明端文公曾孫也既以詩文名海內而尤工於詞每酒酣耳熱自歌所作聲振林木俗士望而却

避構室三楹北向在端文公兄弟及尊人庸菴先生特祠之後南窓對惠山寺方池石橋意象瀟灑有古樸二株橫覆池上如渴蜨怒蛟天矯盤曲相傳爲五代時物其中卽花間草堂也几案琴書外無長物石爲香界置臥榻左極於向西星下開一窗看山山從殿角正露其頂雙松挺立梵宇金碧彷彿小李將軍畫筆北院有伏流涓涓出石間品之與第二泉相似昔端文公在神宗時倡明理學始爲東林海內翕然向風小人嫉其異已羣起而攻之卒構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至江左奄奄一息而當軸猶師其意摧折善類明社遂墟是東林者有明興亡之所係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九

乙丑

而端文公之主持亦若東漢之李杜南宋之真魏諸君子也梁汾讀書之暇睠懷先德俯仰興亡之故慨當以慷其平生偃蹇抑塞悲憤無聊之况皆於詞乎發之其曰花間草堂者兼取昔人之詞選以顏其室蓋有自所寄託而豈僅以香奩粉澤爲工哉余別梁汾且七年近寓居西冷適梁汾客遊相過手繪小圖出之爲玩而屬余記其梗概者如此

楓江漁父圖記

漁者之設釣餌操置網志在于得魚不遇與屠酤市販等耳自漆園著漁父之篇其言多洗滌自恣而靈均于江潭

憔悴之時設爲問答以自廣若有以輕世而肆志者後之人低徊想望如天際真人縹渺而不可卽往往寓意以爲號焉蓋恍然蘆荻之與居而鷗鳥之是侶矣康熙丙寅春吳江徐君虹亭屢過邸舍出楓江漁父圖相屬以記余謂必畫苑名蹟藉爲賞鑒之重及展卷而奚童之執燭于旁者不覺粲然失笑固不問而知其爲虹亭也圖修廣不盈幅烟波浩蕩有咫尺千里之勢舟中貯酒一甕圖書數十卷虹亭綸竿箸笠箕踞徜徉讀歎識爲西泠謝彬之作彬物故已久計親此圖當逾十載至今猶酷肖如此則彬之負當世重名誠爲不謬嗟乎虹亭博極羣書落筆以古人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十

丙寅

自命屈首場屋連不得志于有司一旦膺聖天子博學鴻詞之選讀書中秘編輯勝國遺文可謂極儒臣之榮遇回思笠澤具區之間得魚沽酒宜視爲少賤鄙事乃更廣求海內勝流歌詠而題跋之殆所謂身魏闕而心江湖者耶

雨中泛惠陽西湖記

康熙癸酉新秋惠州守寶坻王君紫詮別駕武林俞君介石相招泛舟西湖同遊者爲黃忍菴官坊龔舍五大史及余次子士儲皆與焉出郭登舟過黃塘以西林木翳森已令人作濛濛想隨泊舟水亭上有葉金吾園漸就頽圯王

君出貲易之建立義學。弦誦悠然。出竹樹間。允稱佳事。稍北爲雷雲亭。復折而右。爲荔園。解衣盤礴。雜坐飛觴。忽驟雨傾注。簷溜作瀑布聲。煩暑爲之盡滌。復散步過圓通菴。曲徑幽邃。後構水閣。荷香襲人。衣袂登舟。至犀帶橋。相傳坡公出犀帶以助建者。上爲大聖塔。正對孤山。有石碣。隆起朝雲之墓。在焉。坡公以忤權相謫。剛大之氣。百折不回。諸侍妾皆先後辭去。朝雲獨相隨于九死瘴癘之鄉。以歿。至今凜凜有生氣。王君於堤兩旁遍植水松。爲護堤計。從堤缺過舟。沿村童稚聚觀。籬落望之如桃源洞中人。而三五漁艇。聞遊舫鼓吹至。皆舉網取魚。鮮鱗潑刺。取青蚨給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士

祭酉

廬墓亭記

祭酉夏。屈子翁山。附其母太君于其尊人先生之兆。既襄事。涕泣向余言曰。先君通經好古。值明季喪亂。遂棄去舉業。不事疾革。命余兄弟曰。汝二人當不求聞達。以成吾志。既捐館。而先母四十年來。日以先君遺訓相告誡。故余少時。隱于浮屠。及壯。奔走四方。不爲干祿之學。今得以布衣終老。而甘旨之供。其爲不給也。屢矣。每一念及。若無以自容。今塋事告竣。欲于墓前築亭。曰廬墓。庶朝夕如定省焉。余曰。士各有志。古來如謝臯羽、陶九成之類。皆優遊泉石。以遂其高尚。至于閨閣之中。其爲麥秀黍離之感也淺矣。人情孰不欲其子職致顯榮。乃太君以偕隱爲樂。四十年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士

祭酉

遊曹溪記

康熙祭酉八月朔日。舟泊烏石。與次子士儲爲曹溪之遊。肩輿行山谷間三十里。至曹溪。一衣帶水耳。循畧約而過古樹十圍。蒼翠鬱鬱。仰不見日。入門榜寶林二字爲菴。長公筆。昔梁天監中西國智藥三藏至此。四顧峯巒奇秀。嘆

日儼如西天寶林山寺以此得名殿左浮屠五層後爲六祖院法身不壞體貌魁梧如生隨解衣悲蘊程巷卽長公作銘所謂蘊旣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是也山僧出衣鉢見示按唐書曰達磨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衣鉢則余生平所見自商彝外以此爲最古鉢非金非石寶光溫栗其衣則六祖與塑像僧方辯辯已剖爲三歲久斷爛僅如掌大數幅織成梵字絲理宛然蓋西域屈胸布云尋卓錫泉境益幽還泉聲灑灑甘冽不減中冷架竹曲折徐引齋厨于此取給焉復周覽講堂方丈巨麗爲諸叢林冠皆二十年前僧眞樸所募修者雨止遊慈山塔院距寺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四 祭西

二里許流水環遶松風作怒濤聲沁人肌骨旁有亭名解帶亦瀟灑可喜慈山爲明慶曆間者宿詩尤清悟入微余嘗謂禪固無藉于詩而因詩可以測禪不能不爲今之稱法中龍象漫以詩集災梨棗者一浩嘆也歸途經菩提菴龕中眞樸肉身亦與六祖慈山並存而爲三附志之以見曹溪祖庭之盛

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天下有爲理之所無而爲事之所有者余亡女孟以三日新婦溺未亡人墜樓不死吞金不死後十年爲夫卜葬地矢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臨終神氣陽陽如平時爲從來

史冊所不經見今年春偶問道榕城聞鄭烈婦截耳重生事心竊異之遂援毫爲之記烈婦閩縣人父煖邑廩膳生而諸生林國奎妻也國奎早卒遺孀生子二而一殤於痘烈婦以送葬塋爲名至江濱自沈爲漁舟所救居恒與姑同臥起其家有無賴子曰文芳者中夜扣門烈婦蹴姑起啟戶執賊知爲文芳明日族長會宗祠索文芳杖之烈婦謀于父煖徙宅以避倉卒間畱書簾扇室中文芳得杖忿甚乃造嫂書千餘言投扇室亂書中欲令人見之汚烈婦名且以分謗後數月孤往舊室取殘書歸烈婦得嫂書泣取刀斷左耳姑扶救於牀使馳告煖同族長訟于官會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古

甲戌

爲之左右者僅以酒過薄懲烈婦聞蒙面縊姑下之宗黨益憤復以前牒訴官官曰昨者已笞且熱審戒等重科不可復薄懲如初文芳益揚揚村市穢詆烈婦曰事不白畱一耳聽龔龔語何爲復奮刀截右耳姑聞聲奔入烈婦仰視姑曰母使吾父母知徒痛傷無益也而文芳同產叔潛渡江語嫂煖復趨省女烈婦以耳授父相視無可如何而中丞下公永舉檄下取林氏牘一邑皆驚中丞公設座轅門坐文武吏階下許士民縱觀出兩耳置案上每閱嫂書一行命批其頰復加重榜械示三月論遠戍邊衛并杖其父而以杯茗賜煖曰汝育好女宜飲此時亢旱甘雨忽沛

人以爲比于雪東海孝婦冤云明年正月烈婦雙耳復生
通國以爲至性格天且爲國家之瑞遂合詞上告當事
委女媒勸視而女媒索賄不得閃爍其詞輿論悶然中丞
公又集文武吏于轅門驗左耳已完好如故色白於面右
耳稍短下半色微紅上半紅色如血觀者皆太息泣下中
丞復以雙緣慰勞其父而遣之薦紳先生暨博士弟子皆
爲詩歌以紀其事余謂使邑令于獄時竟加重懲則其
事決不上聞卽雙耳重生女媒一以實對雖吏牘可憑而
聞者猶疑信相半何能致中丞兩爲勸視赫赫在人耳目
若此哉是固浩然之氣不容泯滅而鬼神若有以陰啓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主

甲戌

非偶然也余戒行之前一日烈婦父踵門來謁并以雙耳
見示余長跪捧覽已卷縮如菌斷髮縷縷猶存聞以酒漬
之則輪廓尙爾儼然而余不忍爲也歸時當以此記焚之
亡女墓下以見天壤間亦有同志焉爾至烈婦割肝療姑
詳表節紀畧不盡載

邑令薄懲媒媼誑復無限盤錯與墜樓吞金不死不驗
同此正天心大造烈婦奇節使徵信天下萬世處記中
獨發此義敘事波折文情慘激真世道關係文字

閩浙相距二千里毛鄭宇宙間有數烈婦人渭仁鶴舫
兩先生又以先後訪舊過嶺爲鄭作序作記而去天壤

同志之語有鬼神存矣人不畏天而昧昧作僞忠節何
也固齋高兆識

萱瑞堂記

三代盛時其君之以腹心股肱待其臣者必加厚於所從
出非徒爲人臣移孝作忠之勸也蓋王者以孝治天下如
三百篇四牡之詩大夫行役而爲之代寫其不遑將父不
遑將母之忱殆所謂永錫爾類者非耶曩者歲在乙亥

皇上勸視河工兼之省方問俗恐皇太后定省久缺遂
侍奉驚輿以行嘗駐蹕金陵尙衣署中時內部郎中

臣曹寅之母封一品太夫人孫氏叩額墀下兼得候皇太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主

乙亥

后起居問其年已六十有八宸衷益加欣悅遂書萱瑞
堂以賜之歲方初夏庭下之萱皆先時芳茂若預知翠
華之將臨而且爲壽母之光豈偶然之數歟夫詩三百篇
凡一草一木盡合于比興而萱獨爲北堂之嘉稱非凡卉
可及乃皇上聰明天縱比物連類畧爲扁額雲漢昭回
一時賢士大夫競作歌頌積成卷軸復屬臣際可志之卷
末而臣竊有所感也蓋織造一官明代用中官掌之汰侈
相尙日以滋甚典朝定鼎始隸以親信近臣規制盡善
而寅之父司空臣璽尤彈心釐剔爲國家嚴正供戒冗
費恤機戶之艱辛董歲課之勤惰嘗手植楸樹建亭其側

既去而人作詩以思慕之擬于召伯之甘棠今俯仰二十餘年而其子復續承先緒以政事見稱致天恩之寵渥如此且以棟名亭以萱名堂先後若合符契益信其非偶然也異日採風之使列諸風雅與三百篇並傳豈小臣一人之私言也哉是爲記

趙公撫浙六事圖記

少宰河陽趙公玉峯去吾浙將十年矣而浙民懷思如一日至繪爲六事圖以志不謬其一曰治河圖公徒步泥淖若指揮於烈日中者役夫應命奮錘如雲間以市井閭閻有支流出沮淤間而董其役則郡邑之佐也前此余以修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七

丙子

通志寓武林見當事集議於庭咸以濟河爲急因循瞻顧尋致中阻公獨毅然以身任之不惑於異議不協於權要爲萬世之利甫踰載而大功告成仕宦商賈之出於其塗舳舨相接此卽郭侯白傳不能專美於前者也一日講學圖公坐書院中諸縫掖執經問難其堵牆而環聽者黃髮乘髻指顧動色蓋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爲要不墮於空虛解悟之習一時窮巷布衣稍知潛心正學者皆延致與講鉤敵禮卽迂疎謏陋如余亦欲以臬比相推則公之虛懷可想見矣一日修城圖會城久就傾圯公捐俸首倡不以贅土片甃需之里下面十門整麗丹樓如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十

丙子

霞既竣事許民縱觀者三日圖中輿騎櫛比士女林立下臨西湖有畫舫掩映花柳間舟中人皆頰首仰視若與城上歡呼相答者固屬太平盛事然公以兩浙爲邊海重地所以壯國威而綢繆未雨者尤徵大臣之碩畫焉爾一日代還營債圖杭民爲營債所苦至鬻妻孥賣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公惻然代爲之償而於牽引之牙僧尤痛懲之以杜永害圖中所載營卒有攜鎗而歸者有執券而熱視者有持衡而較錄兩者而民則有泣者拜者有旁觀而若爲太息者一日刑奸圖戟門以東徽纆而俯首者十餘人其西則耆老婦孺之屬執香而羅拜者爲數倍之皆聞左

郡伯王公爲神記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冬郡伯王公光鼎蒞任嚴郡時余就養渠陽宦邸不遇音問戊寅夏南歸晤詹子廉夫詢公近

狀曰使長此不變庶幾前守范文正公之風余私訝其言之過當隨命駕往謁時值亢旱步禱烏龍峯頂觸暑卧病不獲一晤及歸未旬日而計音至聞公彌留猶以旱災爲念問城者庶額天願減齡以延公算及含歛時皆排闥入卧內擗踊呼號如喪考妣易服罷市持香楮致奠者朝夕以千百計復爲專祠以祀此吾郡從來所未覩也次年夏余僑寓郡城與公祠密邇見禱籤以决休咎者往來如市其年六月久旱不雨河北居民迎公神主巡行阡陌甘霖立沛有某姓者亦在祈禱之列忽仆地所持器具皆碎公見夢於社首曰某出言謹慢故小示警耳宋子京向余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尤

戊寅

道其事甚詳且屬余爲記余私念公若爲神當示以夢次夕果夢見公其事涉怪故不欲悉述昔韓退之作柳子厚羅池廟碑有過客李儀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謂子厚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近代茅鹿門頗於其文有遺議然柳州之廟祀百世不廢其碑刻至今流布海內則皆以昌黎之言爲足信也公歷任皆有生祠石屏州民題其額曰山高水長蓋取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中語也其後公歿而祀於嚴陵人以爲語識云

欽賜 御書茶記

臣際可次子臣士儲以 特恩改授陝西鳳翔府扶風知

縣康熙四十二年仲冬值 聖天子西巡効奔走于 翠

華玉輦間蒙 賜人參者一關東水鮮鯉魚者一後復有

御書唐李白詩之頌昔歐陽公作仁宗飛白記曰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以爲朝廷一時盛事然多侍從清班幸獲與賜耳若疎迷小臣蒙此異數尤出望外臣際可向以卓異見徵 寵賚朝服以示鼓勵又以長子臣士儀恭膺大夫之寵久慕 聖天子龍跳虎臥之書乃垂老未得今不意于次子之特蒙 恩賜遇之謹拜手恭紀傳示子孫以爲世寶

扶風西五里舖創建茶亭壯繆侯廟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辛

乙酉

由扶風而西曰五里舖爲迎送上官之所無尺椽片瓦可以托足而四方之取道於此者烈日嚴霜艱辛萬狀尤苦於不得涓滴水泉稍解煩渴余次子士儲蒙 特恩改授邑令每驅車至止惻然傷之爲購官地十三畝建屋前後數楹中置漢前將軍壯繆公像吏無露宿氓有寧居伏莽以清斥埃相望更鑿井二十仞水味清甘四時不匱往來便之閭邑士民欲求余文爲記竊謂昔單襄公過陳以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爲行旅之患知其必亡後世創爲驛遞百里五十里星列棋布止以供冠蓋之憩息而下此無敢過而問焉則周道逶迤其望行塵而愁嘆

者不少也。然今日爲州縣之苦，不可殫悉。凡官於瘠土者，城垣亭郭，故意任其頽壞，不修極蕭條落莫之狀，以免過往之誅求。聞扶邑自兵荒以後，城中居民不滿數十家，士儲蒞任，竭力招徠，畧成市肆，乃於城西孔道，竭俸入以興土木之工。不幾愚而無當，歟？余曰：否否。有父母斯民之貴者，期於百廢俱舉，稍以膜外視之，卽爲曠官。則茲區區締造，本瑣屑不足述，而余不辭爲之記者，蓋以告後之君子，思創始之難，時加修葺，不致鞠爲茂草，而爲單襄公所太息，是所厚望焉爾。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四

主

乙酉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昴

艮齡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仝參

戴熙斐男

蘭陽節母羅太君序

贈孫鎮元先生序

孟雲浦先生集序

張撫軍墾荒加級序

重修胡氏合譜序

黔遊日記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湧泉洞詩序

史同序

呂公村詩序

孫宇台文集序

經源序

春風草堂詩序

耶氏宗譜序

心遠堂詩序

卓有枚文選序

浚川志畧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贈孫鍾元先生序

自濂洛諸儒之教興聖學始大著於天下然此數君子者雖未克致位通顯亦皆有志當世之務其始終優游泉石卽在廷力爲推挽而確乎其不可拔者惟康節先生一人而已其在易曰潛龍勿用康節蓋體全乎易者也豈真果於忘世也哉予夙慕蘊門百泉之勝因想見康節所謂安樂窩者嘗訪求其遺址而不能去乃閱數百年而後復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一

癸卯

徵君孫鍾元先生先生年十七卽歌鹿鳴於鄉旣而自謂浮沉帖括中不足以發明聖學遂屏去舉子業不事潛心濂洛諸儒之緒而出處大節尤以康節先生爲範甫踰弱冠丁內外艱率昆弟苦塊倚廬閱六載如一日居恒不爲嶄絕峭特之行自公卿以逮布素皆歡然誠信相接如坐人春風中而至其剛大之氣百折不撓曩者楊左諸君子首犯璫鋒血肉狼藉狂狷間百爾大僚咸蟬寒蜩縮不敢一爲援手先生獨營救甚力旁觀者皆爲咋舌璫亦重其人弗忍毒也孫文忠公督師關外時與鹿忠節公常延致先生數月以爲尹吉甫佐周宣以匡王國而燕喜受祉乃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二

癸卯

歸功孝友之張仲其盛相引重如此旣而督學直指諸公咸以遺逸疏薦不起甚有舉成均一席願避賢路者先生亦以老疾固辭蓋清風高韵與康節先後同揆易之所謂潛而勿用者先生庶幾當之歟今癸卯嘉平月爲八秩懸弧之辰其同里惕庵崔君屬予言爲壽予謂天下之數莫不極於亢而盛於潛當其潛則韜精飲氣根極愈爲寧固况康節生於羣賢迭起之日而先生則鍾於碩果獨存之時是天之所以厚予大年而俾之紹往開來者雖耆願未有艾也先生家庭雍睦如見三代氣象避地蘊門戶外負笈之履恒滿所居漸成邑聚予愧久羈世網未能如富呂

孟雲浦先生集序

先曾祖肖環公嘗受業於姚江之高弟曰龍溪先生則與雲浦公益在師友相傳之列者也而其家孫孝廉堪出其全集見示爲之卒業而嘆曰公誠善學姚江者也蓋姚江所云致良知一語其標指獨殊遂欲以異學議之嗟夫姚江之學本無大過而或流於異學者則皆學姚江之學而過焉者也如今人習紫陽諸書而僅爲帖括先資者豈亦

紫陽之過乎公生平持論以明理爲宗以躬行實踐爲要

未嘗馳心於虛無空寂之表使姚江之學不致再傳而失

其真公誠善學姚江者也公官吏部郎以失當世意拂衣

歸臥聚徒講學歌聲環濕洛間至今誦其語錄及答問諸

書猶警咳如接惜生也晚於斯道未知所從入然幼嘗聞

肖環公遺集見其於致良知之說多所發明迨乙未寇焚

以後而微言緒論俱委之煙燼所存者止爲銓曹時屬政

府告歸所作丈夫歌數則而已今年春家大人命重梓之

鄴署甫竣事而孝廉之刻斯集適成且欲乞言爲序鄙言

何足以序公哉獨念肖環公與雲浦公得統於姚江同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五 三 癸卯

銓曹而忤時以歸同及歿之數十年而際可與孝廉梓其

遺文又不謀而先後皆同斯豈偶然歟但孝廉能棄其全

集行世而際可不能掇拾一二於煙燼之餘未嘗不掩卷

雪涕也雖然聖賢之學無不同而況出於一先生之言其

爲淵源尤爲無異則惟日沐浴於雲浦公之書而肖環公

之微言緒論委之煙燼而不傳者亦將得之于公也際可

又滋慰矣

張撫軍墾荒加級序

天下之計莫重於本富入其境視其土著之民而國之貧

富可知也入其境視其區畛園廛之數而下之勤惰與上

之率作者又可知也嘗披輿圖考之國家以燕薊爲首以

晉趙爲脊以秦蜀吳楚閩粵滇黔爲股肱而中州則其腹

心也中州土著之民則猶腹心之有榮衛也中州區畛園

廛之數則猶腹心之有膏液也人必榮衛膏液之皆充而

後腹心可以無疾腹心無疾而後首脊股肱之屬可以康

豫而調暢則中州本富之計所關於天下者非細自中丞

張公撫豫以來綱舉目張百廢具舉居恒重念豫地平原

曠野無山澤林藪爲之區隔彌望皆可耕之土而又地居

風氣之中宜黍宜稌宜種宜植之利特爲繁茂自明

季一阡於荒再躡於冠生民百遺一二雖比年來瘡痍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五 四 癸卯

有起色而農政未修半鞠爲茂草人流則土曠土曠則民

貧故率作不可不自上始公乃咨謀於藩臬諸大夫以逮

百執事拮据經畫昕夕不遑爲之相其原隰給其牛種而

又嚴飭繭絲之吏毋得額外追呼以致廢我穡事甫閱歲

而平秩東作人咸盡力卽逸聽之氓亦皆望風舉踵攜婦

子負錢鉅以適茲土歌謠之聲歷歷相聞刀牛劍犢砂礫

化膏壤蓬茅化嘉種詩所謂禹甸勺勺周原靡廛殆可爲

今日頌稽昔巡狩之制躬親農畝闢治者有慶荒蕪者有

讓往往課功之數最者卽以本富爲重輕今雖巡狩之制

不行而採風之使特以公之功上聞 當寧謀所以酬乃

績者僉曰周官司空掌土宜晉少司空以示天子重農敦本之義制曰可赫赫綸言入主伯亞旅之耳而益舉趾以相勸從茲中州腹心之區庶可使國家無憂南顧歟余夙庇宁下幸公之報政有成遂相率而躋堂以言知公恤民之心罔敦必樂聞之

重修胡氏合譜序

乙巳之夏予方讀禮鄉居杜門謝客而胡君其化冒盛暑馳數十里手一編來謁曰此吾胡氏家譜也胡氏得姓有虞至北魏時有諫議公始遷於睦其後子姓之最著者在淳安曰梓桐而譜之修自尙書莊懿公始在遂安曰舍川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五

乙巳

而譜之修自貢士率性公始嗣後復有日鈞曰太欽曰良知者相與續緝而付諸梓統系文獻悉準歐蘇譜例然其散處異地者支派甚繁若社塢楓嶺楊嶺芳塘仁杏等處或不能備錄亦以親疎遠邇之間力有所弗逮逮耳今吾宗介石公出宰江右於簿書綜理之暇念先譜之缺畧而有所遺也遂以重修合譜爲倡凡在宗黨踴躍共襄厥事越數月而譜以告成於是自諫議公之後咸絲屬繩聯原分委析無不燦然畢備而其在遂安者專以屬之吾與吾兄子最公其爲我序之予竊惟世之稱譜者以歐蘇爲尙然讀看山之族譜引有曰自吾父以及高祖仕娶與卒皆

遠文中被疑處從來未經指出

書而他則不書者詳吾所自出也自吾父以及高祖皆曰

諱而他則遂名之者尊吾所自出也未嘗不爲之反復歎

息而惜其義例有未善也夫譜非一人之書凡上以告祖

宗下以崇齒讓也今使譜成告廟而昭穆之間義例頗殊

陟降有知常愾然於情事之未愜者矣况人情莫不欲詳

其祖則畧者爲嫌人情莫不欲尊其祖則卑者爲詘勢且

至人自爲譜而紛錯舛訛凌競因之日起今介石公乃能

合親疎均遠邇而一以補先世之缺畧詎非甚盛事歟胡

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六

丁未

黔遊日記序

予之適黔非遊也康熙丁未春王予謁選得黔之黎平郡及秋七月始聞李官奉裁之報簡書在躬不容中止遂復決策南行嗟乎予見世之筮仕此方者翹首天末瘴雨之所蒸濡苗蠻蛇虺之所窺伏舉窮愁拂抑如不欲生况予茲行虛煩跋涉計人生失意之遇無出予右者雖然國家汰冗員以裕軍實而小臣自恤其私無聊感嘆是敢于懟王命也故予于舟車之際油然任運不異曠昔壯遊遂次其積日之所記憑吊山川低徊今昔窮覽陰晴雲壑之變而目之爲黔遊日記至于名勝所經或掛席而宵

征或扁蓬而午夢或偶遺於僮僕之倦告或久厭于長年
三老之習聞與夫辰溪登陸以遠連岡複嶺杳不知名傍
無居民菴由考詢皆多所闕畧弗獲備書又前後所為詩
百餘首其中有若感遇述懷思親寄友之作類偶觸詠吟
無關遊覽故亦止載之別集餘所存者不及十之二焉嗟
乎予異日得歸老田間燕閒披閱愜然悟陸沉宦海之艱
難反不若隴畝犂鋤之逸固足為窮居之一快且以告夫
策仕此方者風土郵驛燦然眉列不必問道于溪翁野叟
而因以少舒其窮愁拂抑之意則予是編之助也夫

湧泉洞詩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七

辛亥

辛亥孟秋望後二日予禱雨至湧泉寺其地方廣數畝澄
澈可鑒毫髮有泉自下湧出如散珠碎璧霏微不絕予以
瓶擲水中飄浮不墜拜禱久之乃沉沈底父老謂須其浮
出乃為龍湫之驗予謂古語云瓶墜水中永無出理然以
中情虔切祈拜不敢稍懈自辰至酉聞迅雷一聲予方慮
無雲而雷必非雨兆轉盼之間其瓶忽浮水面予為之舌
橋而不能下捧賁下山未及半里驟雨滂沛衣袂無寸乾
者始信神功響應不可以尋常耳目測也予初禱雨時許
為歌頌以揚神庥不敢負諾謹系之以詩曰田家望西成
秋陽轉酷熱兼旬闕甘霖旱魃恣為孽父老往荷鋤渠道

苦爭尖滴、淚枯苗根、斑斑成血、目擊慘心、顏步禱忘、暨
暨茲泉久得名、冬夏共寒冽、地肺誰灌輸、繁繁如珠綴、銀
瓶、擲泉底、深墜蛟、鰐、沈晨光肆拜、祈日入未敢輟、浮出忽
有、神疑是、幽靈、聖兒、童競、謹舞、予亦驚目、督須臾、陰霾生
風、霆若奔、掣驟雨、撲鬚眉、氣閉不得、噎始知、天人理、影響
互交迭、土膏已滋潤、萬寶偕成、結肺腑、饒神功、書以告來
哲

史同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八

辛亥

予每觀古人行事考其是非得失之故較若畫一者以審
吾心之所同嘗竊嘆宋人論斷諸語多板幅拘滯使人才
智、腐於胸中、對之白日欲臥而李溫陵者流逞其私智致
黑白混淆、閭之如猛獸、奇鬼逼人、每不終卷輒棄去故予
于擁爐抱膝之暇手緝二十一史自正文外不敢旁及一
字蓋以予雖不知古人猶不至大誣古人也康熙辛亥偶
閱張子史同予為之低徊往復惜古人不能見張子更惜
不能即張子為古人而與之考訂參覈也如人知殷太史
立嫡之非而不知當爭子以妾為妻之日人知延陵季子
讓國之誤而不知當逃于諸樊除服初立之時至若辯荆
商刺兵諫訂周棄之訛正仲康篡兄之罪謂六國知損秦
而不識尊周謂盤殮加璧之為敬賓而實賈國更且嘉乘

疾汲壽之孝義而惜其不能善全夫父子兄弟任臆以譚未嘗一語依傍前人而要皆原情核理審勢度時揆之聖賢立言之旨無毛髮異蓋張子先得我心之所同而因以得古今論世者之心之所同也張子客署中五日予斤斤俗吏簿書催科居其半退食後各以近時所著詩文互質兩人或擊節相賞或正色相規甚至疑難繼生辯論鵲起幾如老吏之聽詞勦旅勇夫之克敵小奚皆瞻顧色動每夕漏數下必益燭更衣娓娓達旦不倦太息相見之晚也歲行盡矣張子別予東歸予序其書如此

呂公村詩序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五

九

壬子

由洋川抵西鄉中間崇峯邃壑登降逶迤耳目爲之一易水自山麓而出與石相噴其流時洄時沓每秋潦汎溢塞裳濡足而渡者幾四十餘處蓋險且遠如此道傍深藤密篠間絕無民廬可以托處遠人望煙火以爲歸者惟紅花桑園二舖耳而桑園舖分隸西鄉在明季尤稱繁盛迨喪亂相仍鞠爲茂草按節使乘傳而過凡厨爨之需皆臨時取給城市至若行旅孤孑裹糧襍被視爲畏途蓋閱三紀于茲矣余同寅呂公敬芝輶車至止惻然傷之遂謀修復之舉皆曰流移難于樂業非遲之十年生聚不可呂公獨不謂然爰庀材陶甓以給來歸之無力者不二載而井簷

籬落頓還舊觀往來行道之口遂易所謂桑園舖者而以

呂公名村余偶經其地見壁間有五言近體八首則詠呂公村詩也余時已薄醉欣然于土人處假得烟煤禿頰草率次韻而去越一年村之父老欲彙刻其諸頌諸什問序于余余閱舊作愉恍如夢中語不復記憶且詞甚樸陋不足與諸君詩並列方冊顧竊念自三紀以來蒞茲土者捆載而歸間不乏人而此地獨如蜀道未通以前蠶叢魚鳧之不可問乃呂公飲水自矢至鬻家之園屋千金以克供億而百廢具舉俾豺虎縱橫之墟行旅得以安枕無患其流澤寧易量耶抑聞古有稱鄭公鄉與夫子里者不過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五

十

壬子

孫字台文集序

余友孫字台隱君子也居恒以著述稱名家吳越數千里求文者戶外之塵滿或曰身將隱矣焉用文爲孫子殆未忘夫文之見哉余曰不然曩西陵有十子焉皆以鴻才碩學往復馳騁謂數名可立致數十年來落落各行其志麗

京雒髮爲浮圖祖望浮沉于羽士際叔處里中教授生徒而虎臣去矜坎壈惓惓以至于歿孫子獨放浪山澤越江淮窮閭越遊覽所至卷軸益多余避地會城將有西陵文選之役同人競以新篇相投篝燈披謁意每服膺孫子夫孫子文如商周彝鼎剝蝕之餘光怪益露又若習戰昆明池旌旗舳舻傾刻萬變彼以一體求之者皆不足以盡孫子者也今年元夕余與飲楊與百水樓時漏下數十刻矣醉後談笑譁譁不異少壯遙計數十年以前其意氣豪上必什倍于今時乃絕世離羣如脫屣斯豈無所得于中而能然耶古來肥遯不返之士若披衣巢父輩并匿其姓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五

士

甲寅

氏不傳至于淵明和靖諸君皆文采風流照耀後世然則士固辨其真隱與否耳如謂隱者必期無文則世每有沈酣聲華利達之場者彼固未嘗一親翰墨即安見巖穴之子吟弄墳籍抒寫性靈遂足病其爲處也哉

經源序

昔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所以刊正補緝者亦非一人之能也嘗讀其書爲之太息不能已蓋經學之不明也甚矣自近代以帖括取士士之志功名者自一經外不遑他及卽所謂專治一經者又拘牽于有司之程式如習易者昧象占之所自學詩者關正變之所分甚且言禮之

家以喪服極弓非應制所宜或不定其句讀至問以十三經之目其能指屈而數對者十不能八九余友徐子武令

以文名西陵所著聞乘賦辨等書多至十餘種最後復以經源相示始嘆向者知吾武令不盡而服其學之知先務也夫士學古而不通經如觀水之汎瀾流注而不溯其源今反覆斯編凡師說之異同傳習之善否無不瞭若指掌間或附以已見亦不悖于聖人之旨可謂博覽而精取矣然尙有一二欲與武令辯者如曰剛書終秦誓知周之必入於秦余謂聖人不爲識緯之學秦之得天下幸也孔子何從而知之又曰三百篇不廢商者以已本殷人之後余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五

士

甲寅

謂刪定之事子孫不得私其祖父假令孔子出於夏後將黜商頌而登五子之歌耶雖然經非一世之書也余之所見如此後人由吾兩人之說而折衷之又由兩人所未及者而推廣之庶乎經學其漸明也已

春風草堂詩序

際可甫踰弱冠卽受知於孝瞻毛先生先生顧而喜曰關中得子文同人謂非耆宿不能余獨決爲後來之雋斯言藉以不謬復詢及邑中戶口錢穀之數皆不能對則益喜曰子誠閉戶著書者時先生方令劍川送之江許竊謂師友相見可期未嘗有惘惘離別色也後先生已蹟復起改

補沙陽又以他事罷官未幾卽捐館舍際可亦奔走滇秦
燕趙之區不獲復見康熙丁巳出宰浚儀其長公忠移過
訪宦邸出先生春風草堂詩集屬際可爲序昔梅聖俞詩
窮而後工同時蘇子瞻亦以文章受知聖俞其上聖俞書
有曰執事官不過五品文章寬厚不怒必有樂乎斯道當
世以爲知言嗟乎以先生之才不得讀書中祕導揚國
家之盛而令坎壈失職以至於死其窮更十倍於聖俞乃
先生詩氣靜而思恬一唱而三歎讀之者如遊崇峯遠壑
意與俱深不知其爲幽憂之作或亦有所樂者在耶是先
生之詩固無關於窮與不窮而欲得先生之爲人者非窮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丁巳

郎氏宗譜序

姓者受之於祖而三代後或以國爲氏或以王父之字爲
氏每數世而易至於今日則非避患不得已與夫承祧
異姓者皆不敢輕改宜乎今人之宗派較之古人爲足據
也然攷古來若向若華同出於宋之子若孟若仲若季同
出於魯之姬若樂若高若崔若國同出於齊之姜皆絲線

繩聯本支百世而後之作族譜者卒紊亂日以滋甚何也
蓋世俗多以閭閻相尙凡同姓中有名臣碩士炳耀史冊
者必援引而組豆之嗟乎今泛指塗之人而謂之曰此爾
之祖父未有不拂然怒者乃以數百載之遠前無所承後
無所據覲然而爲之子孫在鬼神固不受非類之饗使其
祖宗有知寧不爲之怨恫耶至若當世之顯赫在位者雖
從未合食必折流輩而強附之尤爲卑鄙不足道方伯定
菴公於聽政之暇以家譜見示按郎姓系出潯州遷於三
韓遂家焉後子姓益繁家譜散佚不傳遂以故明驃騎將
軍諱玉爲始祖而二世祖卽高王父諱山襲先職者也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丁巳

是自繼曾祖都督同知諱得功以下一傳而爲副總兵官
贈光祿大夫諱某再傳而爲贈光祿大夫諱位由本生曾
祖諱得相以下一傳而爲文學待贈諱國仕再傳而爲文
學移封通奉大夫諱一謬迺至於身僅數代耳而其先世
之不可攷者惟恐紀載不詳傳聞失實卽族姓之登仕籍
者亦不敢多列何其慎歟乃際可更欲爲世之修譜者告
焉夫家譜之作因欲尊祖收族以貽百世之光也乃狄青
不敢遠祖梁公議者共稱其賢而後世有以蔡京爲從父
者及見其子攸不敢齒於雁行則更以京爲從祖至今相
傳以爲口實則斯譜誠爲足法也哉

心遠堂詩序

太史公曰詩者發憤之所爲作也而歐陽子又曰詩窮狀後工世俗遂據爲定論蓋士生斯世往往不得志於時幸而得志於時矣而身世之間稍有未遂即怨懣隨之每著爲感慨抑鬱無聊以相夸尙而溫柔敦厚之旨於是乎發失矣竊攷詩三百篇其出於怨夫遊女者無論卽小雅憂憫刺譏諸作自蘓公譚大夫以外多不傳其姓氏若周公之陳時邁召公之矢卷阿皆遭遇熙隆堂廉一德相與導揚國家休盛誦之如瞻景星慶雲而聆咸池大夏之奏也豈非詩教之正始歟高陽李先生淵源家學弱冠讀書中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五

五

丁巳

祕已而啓沃綸扉二十餘年豐功厚績照耀竹帛更值兩朝右文之盛退食之暇以詩教率先天下向有心遠堂刻海內人士無不口吟手披奉爲模楷歲丙辰吟諷所積紙墨逾多際可晉謁京邸時聆聲咳始得盡讀之丁巳秋遂合刻於汴陽而先生傳命告誠謂梓成藏之家孰不欲廣爲宣布以滋詢議嗟乎何其望日隆而心日下耶竊讀先生詩富有日新包羅萬象自朝會扈從以暨感遇懣懷贈遠詠物不名一體而忠愛之意纏綿悱惻皆於言外遇之因思古人所爲一飯不忘君父者亦當求之於神明氣象之間而箋釋諸家輒欲句櫛字比窒礙難通此不足以

讀古人之詩又何足以讀先生之詩哉顧先生以心遠名集而又多擬陶之製若以爲富貴非吾願者豈亦求工於世俗之論歟際可又以爲不狀大抵達人君子處困而不以貧約爲憂者處亨而不以華靡爲樂卽如靖節遭時多故軍旅屢空南山東籬之下澹然若有以自適則知先生身都通顯而熒理憂勤朝乾夕惕慕田園之樂而不得遂者固其所也昔子瞻作忠獻醉白堂記以爲公既無愧於伊周矣而猶若有羨於樂天可謂先後同揆也際可管蠡之見不能窺先生詩之萬一謹誌簡末以告世俗之互相夸尙者毋曰時邁卷阿之後罕嗣音也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五

五

戊午

卓有枚文選序

蕺明允以文章名自比於賈誼司馬遷至所著經論則皆權衡縱橫支離誕漫後之讀者使非震於其名及尋其起伏開闔以爲文筆之助未有不掩卷棄去者也而同時曾子固文章原本六經紫陽尤亟稱之至明代王遵嚴遂奉以爲典型品文每令歸明允之上仁和卓子有枚世以傳經名堂尊人農山公湛濩經術著述凡數十萬言陳臥子先生爲越州李欲請長假西渡江就公卒業予齊年生鄒程村特詣其家手鈔決旬至不忍去有枚淵源家學於漢箋宋註之外獨抒義蘊渙然節解而冰融世不敢以文士

日之予出令浚儀有枚遠來視予出其脩餘堂文集見示予讀之反覆辯晰不覺膝席而請益也予不幸少年登第雖專治一經未能有所研貫後始留心經學出入於箋註者十餘年而惠無有開之使前者甲寅冬避寇會城有枚訪予西湖不遇及予北上扁舟到門復中道相左今者相見欲盡舉十餘年之所得以共質而簿書執掌又錮而擾之豈經學之明晦亦有數存焉否耶或曰有枚之文不盡言經學也予之言不近諛歟予曰昔人云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又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有枚通達國體曉暢民事持論皆有合於聖賢而行文根極理要與易象詩書春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五 戊午

浚川志畧序

余補令浚儀奔走簿書紛紜靡暇而輶軒之往來賓朋之酬對與夫河防城守諸務畢萃於一身每乙夜篝燈徒倚疲劇輒取生平快意書讀之數十過覺神明煥發筋力為之復舒藉以釋勞忘倦蓋兩載如一日也問閱邑乘則殘

闕蕪陋意殊不憚竊欲編研考訂以成一書恒苦日不暇給戊午春詔求博學鴻儒備顧問余忝附薦剡之末倥匆束裝而陸子懷嚴別余歸南出浚川志畧屬余為序余批閱再四不異生平快意書也夫邑之有乘猶國之有史子長作史記後人每見本紀列傳筆墨縱橫至不忍釋手若天文河渠律曆諸書鮮能卒業不知文莫難於記載記載之文尤難於瑣屑麗辭絕不經意之中腕力足以相赴而卷舒變換率於言外遇之陸子志畧援引古今綜核聞見已掌故瞭如指掌豈得謂陸子之記載非即陸子之文章乎余友白君淳齋宰浚川得陸子為之左右不踰年政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五 太 戊午

蘭陽節母羅太君序

歲戊午孔君興壇訪余於浚儀官舍居月餘鬱鬱無所偶瀕行再拜請曰家慈羅太孺人得與壇最晚與壇年十五

補弟子員先君即見背弟與泗方數歲太孺人孀居守志治家嚴正有法值寇煽亂流離兵燹荼苦備嘗所倦倦者惟此先君遺訓勿令典墳等失學為念年高八旬耳目明聰日勤紡績興壇赴汴之前一夕課子姪書幾夜半猶聞太孺人機杼聲興壇曰母何自苦乃爾顧視月影照耀門罅太孺人曰吾甚惜此東壁餘光耳興壇爽然自失呼子姪輩環聽之其生平勤苦類若此今興壇幸登第而毀菽飲水尚不供口體之奉慙慙幾無以自容意欲得先生一言為吾母壽余曰古人家貧親老不為祿仕每引以為深耻然聞前代進士聲華赫奕有朝懸釜而夕列鼎者君當銓選壅滯之日需大家食貧之至不能自存此固君之耿介自守為之而亦時與勢之異也何足為君嘆猶憶小人有母每課讀以梨栗置几案間令成誦一過即啜其一兒時嗜食因不廢書九歲應童子試屬望尤切然冀博一青衿而不及待欲如孔君今日何可得也何可得也嘗有公叔文伯者退朝而母方績教子以違勞左氏尤稱述之然文伯養養富貴庸庸無所表見君已學成名立是太孺人之遇固優於文伯之母而余之見太孺人不異於見吾母矣遂不辭而為之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元

戊午

受業王 蒯濤若訂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五

子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坊

艮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錦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蔡如文輯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衆

戴 熙斐男

陳其年文集序

苦錄序

姜武孫文集序

王阮亭詩序

送宋叔選南歸序

贈赤霞先生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目

送汪升次使琉球序

嚴州府志序

歲寒堂文集序

小學衍義序

陳山堂詩序

今世說序

浙江通志序

友閣遺稿序

浙江武鄉試錄序

旌揚節孝錄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衆

陳其年文集序

余素不嫻駢體之文以爲文者性情之所發雕刻愈工則

性情愈消嘗見某公贈廣陵遊子序炳耀鏗鏘美言可市

適余友有西陵之行遂戲易廣陵爲西陵并稍更其竹西

歌吹等語則全篇皆可移贈因歎此道雷同倚附蓋千手

如一律也至若七校七命古人已踞其勝乃復取宮室遊

獵聲色之盛以相踵襲母論其不似古人即似古人矣古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一

戊午

人已往亦何必復有我耶遂絕筆不爲者十年歲戊午

國家以博學宏詞徵召天下士其文尚臺閣或者以爲非

駢體不爲功一時名流雲集皆意氣自豪而余內顧胸中

索然一無足恃人或咎余嚮者持論之過余亦笑而不顧

也居久之陳子其年訪余邸舍出其全集見示自賦騷書

啟以及序記銘誄皆以四六成文余偶披篇首已見其稜

稜露爽繼諷詠纏綿窮宵達晝言情則歌泣忽生敘事則

本末皆見至於路盡思窮忽開一境如鑿山如墜壑如驚

兕乍起驚鳥復擊而神龍天矯於雨雹交集之中爲之舌

橋而不能下始悟文之有駢體猶詩之有排體也昔少陵

爲長律其對句必伸縮變化出人意表雖俳比千百言而與北征諸作一意單行者無毛髮異推此意以爲文是駢體中原有真古文辭行乎其間陳子已先我而擅場惜余嚮者之質質不察也嗟乎陳子世其家學少負重名今始磨不世之遇然視其鬚間亦蒼蒼欲改矣若余年甫逾強仕從此學陳子之學更復閱十年亦庶幾可希一日之遇而已緩不及待也陳子將何以策我哉

姜武孫文集序

蘇明允以文章名海內屢擯於有司歐陽公薦其文於朝名試舍人院不赴爲書數千言以獻篇中論用人之失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二

戊午

於任子尤反覆致意焉意其當嘉祐間時政清明故所言者不過此耶抑需之遲久而有待耶其子子瞻亦于是時對策入高等所言較爲切直豈父子之間議論不相襲耶或草茅之與新進立言各有體耶余友姜子武孫少工制舉業士之雋南宮者每借其文以爲羔雉而垂老不得一遇已發憤爲古文辭如傳記之綿渺論序之澹蕩考辨之嚴核雄博窮工極致不名一體歲戊午國家廣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輦下諸君爭相汲引而武孫固謝不欲與俯仰時事爲書擬獻闕下抑於功令不得上大指亦以用人爲行政之本謂錢穀盜賊之考成過嚴每以一肯而棄長

才其弊上下相蒙至於不可究詰又謂繁簡互調得古人器使之意而疑大吏之奸行其私往往報罷夫大吏之舉劾其事大於繁簡遠矣而一則信之一則疑之何也予讀之未嘗不掩卷太息雖然近日名器之濫有過於任子者而武孫不言豈亦有所待歟使其得以身列禁近昌言於朝必有不止此者惜其困於草茅而將老也武孫之子幼韓少年能文章以計偕至都行且對策大廷并書以問之

王阮亭詩序

阮亭詩名著海內幾三十年所操詩選以自然爲宗以神韻超逸爲尚五言古詩自十九首外首稱曹阮陶謝而梁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三

戊午

之江何陳之孝穆北朝之顏介子山隋之江總各推爲一代之冠繼以唐五家之作附焉七言古則韓歐以下間有所採掇而總以子美集古今之大成遇其意有所不可雖若三張二陸之篇王楊盧駱之作往往刪汰無所顧惜至生平所自爲詩則上下數千年靡不包羅而融貫焉非若有明中葉諸君子謂詩止大曆以上已也夫中晚不及初盛初盛不及六朝六朝不及漢魏固已然上下數千年而謂中晚以後之詩皆可廢則何若專法漢魏而謂六朝以後之詩皆可廢乎今讀阮亭詩亦漢魏亦六朝亦初盛中晚而欲指其若者華何人作若者擬何代體則如風水之

成文金鉄之在冶如羚羊之掛角而臥天馬之絕塵而奔應龍之乘雲氣而出沒終不能區畫而程限之也余與阮亭弱冠舉進士以詩相期勉後余學爲古文而篇什遂寥寥無幾說者謂如昔人有同學畫水者自耻其不如去而畫火遂兩擅其長余以爲不然使其才分足以相埒即終身竭力于一事猶當競勝于毫釐之間其所以遁而他徙者即稱許于流俗而自有識觀之其不能頡頏者固自若也然則余即欲舍文而更有所從事焉亦豈能望阮亭也哉

送宋叔遠南歸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四

已未

戊午春 詔舉博學宏詞四方之士雲集余亦與焉及報罷復涖浚儀未數月宋子懷刺來謁晤其姓氏則同時被放之人也余才識謏劣擯落固宜而宋子之學如川至而淵渟詩歌在嘉州隨州間乃不得簪筆承明同人皆爲扼腕宋子穆然不介於顏而且曰國家非常之舉必待非常之人余雖應召北上而宏博之名返之於中似有所未安今扁舟南歸欲更讀萬卷書醞釀深厚以求無負此名足矣時數之得失又何計焉嗟乎宋子之言若有以警余者然余雖欲朝夕咕嚕效經生之所爲而錢穀兵刑紛拏蕘勝或閤古人文未竟起而乙其處及歸則已雜於案牘

中不可復識矣視宋子優游歲月讀萬卷書何其幸也昔昌黎應博學宏詞不第與崔立之書譏諷笑侮有不平之意識者病之因憶客春與喬君石林飲汪鈍菴先生齋頭余讀喬君詞賦偉麗工緻爲一時冠歎服者久之喬君笑曰子以昌黎起衰自任若余文乃所謂衰者四座皆爲絕倒其言頗近於戲然念良朋敘會之樂如在天上今余已居然俗吏矣起衰誰屬宋子獨無意乎哉

贈赤霞先生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五

已未

赤霞先生博學多才品望素著余始晤于金閶府署道容肅穆不可得而親疎後復相遇于明聖湖始傾蓋定交後余司李鄴川作令樂城皆偕往規畫率以所言爲準每至辨疑訟于微茫決事後之成敗間有未合先生必盛氣力爭余亦娓娓辨析畢申其意中之所欲言而止或自晨至酉商論尚不能相下而余兩人胸中實無毫髮芥蒂也然先生持已方嚴而不欲以此律人余風塵末吏見人不能作拳曲自二三知己外或以爲迂爲傲而性之所近不能自改則余至今猶負先生焉先生爲武穆王後父鴻臚公以文行高一世先生少補弟子員值世亂棄去放浪山水能詩尤工繪事歲歉貸米賑饑倡西湖放生之社宜其壽考而康寧也或曰以如是之才而不能邀一命疑有未慊

于中者余以為不然。今夫桃李橘柚之屬，光華芳馥，世所
趨慕，不過以數十年計。松柏凌厲霜雪，無聲色臭味之可
好，而千載無改。柯葉蓋膏于彼者，必豐于此。自然之數
也。顧余定交時年甫逾弱冠，今齒髮已非故矣。更二十年
將舍綬投閒，相從林下。計先生得天者全其強飯，當無異
于今時。而余之齒髮又不知衰頹為何似也。

送汪舟次使琉球序

癸亥春王余旅泊刊江，適檢討汪君奉 聖書使琉球，道
過里門。虎節龍旌，照耀鵠首。父老咸踴躍聚觀，以為盛事。
而汪君間出其贈言相示，則自大學士高陽李公以下為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六

癸亥

詩文以壯其行，多至數百餘篇。嗚呼，亦榮矣。復徵言于余。
余謂列國每相觀，以使僑盼諸大夫。猶彬彬有君子之風。
焉。其後奔走兩敵之間者，強弱不能不以相校。勝負不能
不以相衡。於是務為虛疑，恫喝之辭，若毛遂按劍而定盟。
相如睨柱而完璧，以至秦必談天之詞，徐幸穆寒暑之對。
所謂折衝于口舌者，亦其勢不得不然也。我 國家耆定
告成，既治封內，就法度而薄海以外，延頸翹足，歸附恐後。
即如琉球君長，以襲爵請封。禮臣比遑，羅例不欲勞一介
之行李。而其陪臣，博額額請者，至再。此豈復有強弱勝負
之見，敢絲毫萌其意中也哉。而為之使者，亦何必復以虛

疑恫喝，往復而賣告之也。余顧汪君駐節之餘化之以道
德，率之以禮樂，文章誨其所不知，而匡其所不逮，容之也
如父兄，迪之也如師保。斯稱 聖天子字小之義，而傳所
稱樂天者，保天下其氣象固如是也。况 皇上特越常格
簡用詞臣，亦以養望金馬石渠之間，其體必雍以和其詞
必藹以吉，專對不辱，固在此而不在彼。乃或謂彭湖之間
餘孽未靖，行者不無戒心。余以為不然。往者三方，構亂大
師臨之如摧枯拉朽。茲 王命宣布，赫聲濯靈，當惕息竄
伏之不暇，何亂之敢生。然彼之所以依回海島而魚鼈與
居者，亦以久阻聲教，德意無由下逮耳。汪君方以道德禮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七

癸亥

嚴州府志序

睦志舊無，可攷即弘治癸丑之志，亦散軼不傳。惟萬曆癸
丑呂志最為明備。嗣後紀載闕然，多歷年所。至 皇朝康
熙癸丑而始奉修志之檄。殆昌黎所謂十日十二子相權
窮于六十似，亦有數存焉。繼值閭寇構患，軍書旁午，纂輯
之務遂致中輟。癸亥春三月 皇上耆定告成，海宇清宴，
復勅直省各以通志進，而文獻之徵尤以郡邑為準。郡伯

任公聞 命警惕涓吉從事取六邑之掌故而集其成爰
敦聘名儒開局試院而際可與珥筆之列例得弁言簡端
夫郡邑有志猶國之有史然史一成而不可易而志則不
可以不屢修者何也蓋郡邑之志父老子弟傳聞異詞既
不若起居注之聞見最真而殘篇斷碣銷蝕湮滅于風雨
榛莽之間者又不若會典之頒布可久則因時蒐羅無致
失墜俾後來者有所稽考固賢守令之任也即如吾睦踞
浙上游夙稱都會名卿碩士先後比肩然而運會遷流風
移俗易毋論萬曆癸丑以來人心世道有今昔之殊即康
熙癸丑以來相距不過十載而其間兵革之蹂躪田畝之
荒萊與夫孝子烈婦之流芳姦人亂賊之肆毒已有不可
勝述者寧得昧為不急之務也哉際可章句鄙儒三長滋
愧又當 功令嚴切罔敢逾期繼此復有兩浙通志之役
午夜篝燈寢沐幾廢由創始以迄觀成屈指即在旬月疎
畧之愆或所難免然而核名實昭勸懲取舍必嚴愛憎不
徇于官師人物之紀尤兢兢致慎以竊附于三代之直道
且念 皇朝一統之志亦將于此有取焉不敢以負素心
者并負國憲或庶幾可以告無罪也夫

歲寒堂文集序

西陵爲人文淵藪詩才佳麗雲蒸霞蔚其以古文詞名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八

癸亥

者則指不多屈康熙癸亥余自大梁南歸林子鹿巷方以
文章顯名當世乞言者屢恒滿余意其人必少年英銳閉
戶著書故一出而不可禦及相見髮疹疹白矣問其齒長
余隨肩以上吁嗟乎鹿巷何其淡藏後出若是也大抵有
志千古之業者必不輕見其能如蘇明允學成數十年尚
浮沉閭巷及其名動京師年已遲暮豈嘗汲汲于聲援結
納哉鹿巷爲文高超淡潔亦復離奇變幻昔李文饒謂靈
氣恍忽而來庶幾得其髣髴至其記載諸文則舉其人之
褒貶語默嗜好憂思與夫胸中鬱結不可告語之故皆于
行間紙上遇之鹿巷門下生曾梓其歲寒堂文集問世比
者以書遺余又謂閱余松皋集而益生愧悔更刪定諸作
名曰存稿夫以余之才分謫陋而鹿巷謬舉之以自厲其
精進若此然則余之垂老而無成者何足怪哉鹿巷家貧
一椽容膝然床頭嘗貯斗酒客有以撰著通刺者輒笑曰
君等汲汲求名者也使海內盡知我不足榮無一人知我
不爲辱我自與我周旋科頭送客語之曰故衣方質酒家
尚運報謁耳當其酒酣耳熱落筆頃刻數千言此與張長
史大醉以墨濡髮作書時何異而世之拘拘于模擬步趨
以爲文者宜乎其二十九日醒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九

癸亥

小學衍義序

潛夫葉先生既以所著孝經大全行世復有小學衍義之
續書成屬序于余余謂孝經所以教天下爲人子弟者毋
失其自有之天性而均節品目則非小學茂由詳蓋人處
家庭之際知能之良無煩學慮然溫清定省之不知灑掃
應對之不講偃蹇縱肆而凌競詬誶之風漸起故天下之
悍子傲弟皆由孩提稍長時有以釀成之誠能于雞鳴盥
漱之餘以迄於日中晷皆以謹小慎微爲學推之而處
事接物無往而不當則小學者猶夫孝經之義疏焉耳有
明二百餘年科舉取士士之志場屋者自一經之外罕所
他及 本朝以孝經爲試論之一於是學者稍加涉獵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十

癸亥

小學猶東諸高閣昔人所謂敬信如神明者而漠然置之
爲可慨也是書獨綜其指歸晰其條目繁引博徵比物連
類而更彷彿漢儒箋註體一洗訓詁之習豈非卓然正學
之羽翼後人之津梁哉先生名家子壯時有志當世之務
值明季喪亂遂優遊林壑以方外老然不爲導引吐納丹
籙雲笈之篇而以吾儒之學爲兢兢識者未嘗不悲其遇
而知其意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宋真西山先生作大學衍
義閱五百餘年而小學衍義之並有千古聖賢經籍之
顯晦亦若有數存焉然古人七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今
人自就外傳未有不習大學章句者溫清定省之不知灑

掃應對之不講而欲一蹴幾于修己治人爲務何今人之
智而古人之愚古人之勞而今人之逸也因三歎而爲之
序

陳山堂詩序

六經惟詩爲最古庖羲畫卦止列奇偶無文字也虞書追
述帝堯已在康衢諸謠之後是其所從來者遠矣說者曰
古有詩而今則無詩非無詩也僞也其病一在于模擬一
在于酬應模擬者取昔人之體貌以爲詩而已不與酬應
者取他人之爵服名譽以爲詩而已不與當其落筆時已
泛泛焉不知爲何人之作而欲千百年後奉爲不祧之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士

癸亥

庸有冀乎康熙癸亥余有兩浙通志之役陳子山堂實與
編纂見其人彬彬退讓質有其文已讀其公譙登樓雷琴
諸作及他詩篇如玉樹之臨風新桐之沍露至其意有所
極不受羈縻又若蟄蛟之聞雷而怒也瀕行請曰明年將
有京師之行必欲得先生之一言余曰京師固模擬酬應
之詩所由盛也蓋其有聲壇坫者必欲執一法以繩人稍
有異趨卽以爲僨輾而泛駕至於遷除慶祝玉軸金書戶
外乞言之屢恒滿得毋入於其中而失其故耶陳子曰否
否昔孟襄陽遊長安賦徵雲疎雨舉座歎爲清絕李青蓮
雖日供奉殿廷不改其清新雋逸之致竊有志焉而未有

迷嗟乎慎此術也。以往無惑于流俗。使人謂詩有古今。而無真偽。寧不于陳子有厚望哉。司成王君阮亭向與余共持此論。而卓然不惑者也。陳子方策名成均。試執余言以問之。何如。

今世說序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為煩。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為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瀛洲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士

癸亥

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撰輯既專。品隘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為指南。卽忿狃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為讀之。亦復粲然願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間採一二為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為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續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徙矣。昔典午一代。清言流弊。而

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為鼓吹休明之助。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浙江通志序

省之有通志。猶古者列國之各有史也。自司馬遷作史記。為古今所取法。而郡國之志。蔑聞焉。東漢以還。有南陽風俗。襄陽耆舊之紀。而志郡國者。漸備。蓋志者史之一體也。浙舊無通志。明嘉靖間。華亭徐階創為之。武進薛應旂踵事集成。凡七易稿。而始告竣。閱今已一百二十餘年矣。我皇上建極以來。耆定告成。薄海率俾。爰命修一統志。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六

士

癸亥

所以廣風教。一章程甚盛典也。徵文考獻。必取信于通志。于是督撫諸臣。下其事于藩司。以及郡邑之長。刻期從事。先後各以書獻。康熙癸亥七月。遂開局。棘院延集耆碩。聽政稍暇。相與搜輯編摩。矢公矢慎。自秋徂春。載歷三時。大率原本薛志。而更加刪潤。且恪遵功令。復以秦豫二志為準。試舉其同異之概。而綜核之。如薛志止紀都會。而茲則備列帝王。國書之異于私史也。薛志統形勢官制物產諸條於雜志。而茲則分類定名。釐然不紊。亦猶支流之自為脈絡。列宿之各為經緯也。至若附詳異於星野之後。蓋以客星入牽牛。歲星入南斗。卽為祥異。所由徵此義類。

之同於豫而不同於秦者也冠 本朝兵制於歷代之前
所以崇 聲靈而張撻伐與秦豫稍別不妨變文以起例
者也又若名宦人物有美無刺其義專主於風世蓋善善
長而惡惡短此則諸志之所同也引伸觸類難更僕數然
豈僅矜淹雅侈聞見而已哉昔蕭何入秦首取圖書因以
周知戶口阨塞之數而朱熹宦轍所至必先攷其志乘識
者以爲知務今距薛志一百二十餘年其間民俗之繁富
風尚之醇龐士習之端雅不能無今昔之殊焉在 聖朝
而庶而富而教固有其漸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則
考掌故而晰利弊之源流窺故府而詳補救之緩急其所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六 甲子

友閣遺稿序

甲子春余寓虎林官舍葆羽介陳山堂以其叔母張夫人
友閣遺稿相屬爲序余總角時已誦習密之先生制義稍
長聞其清風大節邁越古今四十年來典型淪喪今始幸
一識其後人而閨閣之秀篇什流布卓卓可傳若此卽徵

葆羽之請猶將爲之表章於不朽也夫人固密之先生之
介婦而處士合山君配也父僖和公官大司馬密之先生
爲侍從近臣兩家聲望赫奕夫人不敢以門第驕人迨喪
亂後密之先生備歷艱阻九死不悔至薙髮爲方外遊資
志惶恐灘頭以歿而合山恪遵先志肥遯終老布衣藿食
夫人安之若素時方徵辟文學之士有司欲爲合山勸駕
合山以疾辭夫人亦惟恐其或就焉雖古所稱老萊之妻
於陵之婦亦何以加茲歟讀其集中諸體幽憂感憤沉鬱
悲涼如猿之斷腸子規之啼血又若寒蛩之咽露凄斷而
不能續何其戚也蓋從來閨閣詩以哀怨見長者或早失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六 甲子

浙江武鄉試錄序 代

皇上建極之二十三載 聖武布昭功成耆定海隅日出
之國無不稽顙 闕下貢獻載途而荒嶼絕島魚鱉之與
居鯨鯢之所聚從古不隸疆索者悉設立郡邑基置星羅
比諸內地攷載籍所紀聲靈赫濯未有若斯之盛也其年
冬十月武闈屆期監臨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某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末

甲子

閱整飭綱舉目張會同監箭某官臣某恪勤從事其監試則某官臣某提調則某官臣某同提調則某官臣某復遴有司文學治行之有聲者若某官臣某某官臣某相與披瀝矢公期光盛典而臣兼理內外諸務尤兢兢以隕越皇大雅是懼爰進提學僉事臣某所取全浙輶鈴之士先考其騎射于追風逐電之間寓穿楊貫蠱之巧其不及式者不得與于是選焉次閱其步射志正而體直懸的彌遠穿札愈難兼以投石翹關歷試技勇其不及式者復不得與于是選焉乃鎖闥而核其策論崇實去浮披文相質猶登玉于淵採金于礦而選材于郢林之野學臣參互其事而臣復合三試之所錄而先後以第之撒棘得若干人臣例得殿言簡端竊惟古者文武原無異視入爲卿士即可出爲將帥其在詩曰肅肅免置公侯干城蓋無人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也厥後兩途既判于是卑比縫掖之子視疆場爲畏途而宣力禦侮者復以爲長鎗大劍安用毛錐惟武舉制科引弓數石對策千言猶有文武兼資之義焉爾多士志厲戎行嫻習有素且數載以前親見皇上命六師秉鉞浙疆削平閩叛揚·領·冠·冕·得·體睿謀英斷霆擊風馳與夫師武臣力出奇制勝之方擣虛扼吭持籌運餉之畧較咕嗶所得者尤爲切近而明脩宜其言之井井而有章也雖然郭汾陽

由武科奮迹爲有唐元臣功業震天地而至今不傳其餘對之篇則多士由此而甲第躋顯榮膺專閫之司分營衛之寄皆當忘身報國以古名將自命期于勒鼎彝書竹帛而先資之制策亦因與並傳焉臣等庶無愧藉手爲當宁獻云爾

旌揚節孝錄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七

甲子

國風載柏舟之什遂爲女子節烈之宗夫三百篇去古未遠宜之死靡他之操比戶可稱然而閨闔中不再見何也蓋其時文字缺畧志銘傳贊之體未備賢士大夫蔑由稱道而頌述之至于孤嫠少嫠霜寒月暗灑血悲吟能自寫其幽志苦節者又多淚藏匿惟恐人知使賦柏舟者非欲感悟其母氏而流布于一時之口幾何不與荒烟蔓草同歸于湮滅也哉康熙甲子余旅食孤城廣文郭子以旌揚節孝錄爲丁母蔣孺人頌者屬序孺人爲泰安守昆吾丁公之冢婦而文學夢萬君之配也夢岳以績學攻苦得疾早夭孺人撫其孤弘祖劬勞鞠育延嚴師董訓之不欲以姑息之愛致墜先業又塋其三世之喪生平足跡不踰戶外凡齋醮祈禱之事師巫望門而却步皆丈夫之所難而孺人兼備焉豈不足以風世乎孺人少工吟咏積成卷軸屬續之前一日遺命悉納棺中以殉嗟乎使傳之後世

其可以質金石而泣鬼神者必當與相舟媲美而不得一單詞斷簡之遺以為吉光片羽殊可惜也夫然儒人之詩雖不傳而誌銘傳贊古人所不能得之于賢士大夫茲集獨能裒輯以垂不朽即無郭子之請余猶將為表潛德之幽光也况儒人之子與其長孫翰西復相繼歿所謂未亡人者乃至三世形影相弔雖千百載後聞之尚為掩袂雪涕而頌美世節者又將以余文為嚆矢矣余亦烏能已于言哉

苦錄序

余以戊戌捷于南宮同年居子潤九以未及廷對先歸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六

甲子

恩榮賜宴與夫頒鈔于朝釋褐于學皆不得與而唐人所謂題名探花之遊益可知矣故每披年譜欲彷彿其饒觀笑貌而不可得今屈指幾三十年同人相繼凋謝而楚越相距二千餘里則併其存歿亦不得而問焉後遊楚偶晤于潯水執手道故惻惻如隔世事隨出其苦錄讀之為之掩卷太息繼而激昂慷慨又不覺矍然起舞也蓋居子後于余八年甲辰始殿試賜進士第又十年癸丑始授閩之古田知縣臘盡抵任明年三月值八閩之亂巨寇臨城居子堅守三晝夜孤城援絕防弁索篆不予繼以城潰被執捶辱百端執節不屈耿逆惜其才必欲生致之命束

縛至會城強委松溪邑令竟以風痺辭免乃得窺迹村墟始終完節可謂難矣又松溪士民公牒云賊師盛威脅降聞痼疾不起延醫診治以沸湯灼體楚如炮烙卒堅忍不動及王師入境投枕而起歡呼踴躍始知向之托疾非真此如昔人南墓逆之際托以青盲視其愛子匍匐入井而不一救者先後何多讓歟嗟乎國家養士數十年方三兒繼叛所在望風迎款甚有沐浴詩書之澤號為封疆大者乃至醜顏勸進而居子以獄仕小臣孤忠自矢聞其風者亦可以愧死入地矣居子家甚貧布衣徒步足迹不入城市者數年悠然與麋鹿其偃息不求知于當世然余雖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六

丘園何憾哉

受業王 詰濤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博霄南溟

炳輝新塢

良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 戴 熙斐男

雲間燕集序

鷗亭漫稿序

春星堂遺稿序

楚儲末議序

秋聽閣詩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節母周太君序

問文山集序

披雲閣詩餘序

姜瑞若小像序

會青黎古文詞序

吳山穀音序

續修義門家譜序

春秋集傳序

學文堂集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全 校 士儲待旃

雲間燕集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一

甲子

余總角時已聞雲間有夏葵仲陳臥子杜素浣徐闇公諸先生以文章風節相引重縞紵羔雉之盛甲于海內及壯于役四方欲遊而中輟者屢矣今年秋偶以便道相過寄寓同年張梅港之北園風味古澹多亭池竹樹之勝不知在閩闔間也已而同人聞聲而至斗酒相勞淹留旬日每漏深燭跋輒拈毫分韻自五七言古以及近體詩餘諸作積成卷軸屬余爲序余謂雲集之餘倡予和汝昉于春秋大夫賦詩言志然不過約畧斷章未嘗專有所撰述可以壽金石而被管弦也嗣是如南皮之會金谷蘭亭之遊清思麗句泉湧雲蒸至今文采照耀赫赫若前日事何其盛也夫士君子聚散離合之間肝衡時事者往往三致意焉余二十年前薄遊茂苑名流稅駕傾動一時壇坫爲之改色其後世途多故士氣不無摧折余屢過其地故交零落幾有邈若河漢之感而雲間一郡乃猶舉行勝事風雅流連是固山川靈輿之所萃而亦當事君子之所擁衛而虛植之也獨是在座者舊華髮蒼顏爲余言親記所及今尙

不及曩時之一二有秋歎太息者余亦爲之中席而思臨
文而嘆憾不能躬逢其盛而與之揖讓獻酬于其間也雖
然運會與時爲升降今天子右文典學以賓興俊良爲
重事而後來之秀又復振振未艾余齒甫逾半百行且芒
鞋竹杖復攬勝于三泖九峯聲氣未隔舊盟可尋篇什之
富當有更倍于今日者姑書之簡端以俟

鷗亭漫稿序

是得清字

余家新定隸浙而新安隸江南然踰白際嶺以西百里而
近故山川風俗起居嗜好反與浙之杭越不侔而大類于
新安嘗泛舟西湖士女駢集聞余語者咸指目爲新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二

乙丑

人曩歲在乙卯汪子晉賢訪余西陵以所選國朝詩爲
贈後十年乙丑復晤其仲兄周士于吳興又得聞其季弟
季青之才已盡得三子詩讀之嘆新安靈秀之氣特鍾于
一家周士出其鷗亭漫稿相屬爲序時方伏秋余把卷古
壇松檜之下窮日不倦益蒼雪間昔賢有以玩鷗名亭者
周士顧而樂之與賢士大夫拈題分韻間復寄懷昆季觸
緒謳吟俱極蕭疎澹遠之致而吐棄一切若惟恐其或免
焉君家鈍翁先生嘗語余曰詩文之佳如所謂清奇清古
清麗者皆足以擅長而要非出之以清不可余甚是之然
清之一境殊不易言如釀秫爲酒必劑量于分數之間而

後挹其精英汰其糟粕故昔人至以清者比聖若徒益之
以水以求其清是亦水而已矣周士詩原本風騷出入漢
魏馳騁於六朝唐宋之間而不獵夫形似人謂之筆無點
塵不知其得於讀書破萬卷之後也聞周士久客桐鄉將
有志四方未遑歸里余亦東西南北之人所如歷落不偶
而周士傾蓋歡如平生豈溱園所謂去國期年見似入者
而喜耶于其別序以問之

春星堂遺稿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三

乙丑

余少時聞武林有汪然明先生高尙不仕縱遊西湖時值
明季承平之餘六橋花柳映帶如畫而南北兩山老樹壽
藤蜿蜒輻輳仰不見日樓觀亭榭復爾鱗次櫛比先生置
舫日不繫國桂楫蘭橈宏麗特甚每四方名流至止必選
伎徵歌連宵達旦卽席分韻墨汁淋漓舞裙歌扇間望之
奕奕如神仙中人及弱冠赴試會城泛舟湧金門外當峰
火甫靜樵蘇蹂躪林盡山童西冷南屏之境遊人絕迹幾
嘆此生不復見湖山之盛後三十餘年當事有補植桃李
之舉疎枝點綴稍復舊觀而釀酒賦詩求一賢主人不可
得未嘗不興盡思返也乙丑秋偶遊三楚晤先生之孫孝
猷隨出先生春星堂遺稿見示蓋得之焚燬之餘什不存
其一二者余讀其詩與雲間董宗伯倡酬居多而李太虛

馮雲將張卿子諸君則又訂爲孤山五老之會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余生也晚讀之如接前輩于警咳間已大率五七言古奔軼豪放超然塵表而近體則疎雋道逸有一唱三嘆之風計其時竟陵主持壇坫所向風靡而先生猶存故我可謂卓然特立者歟

楚儲末議序

皇上建極之二十四年。例擢藩臬大夫之聲績茂著者內陟卿貳而綸霞田先生視漕政甫五月。膺特簡得與是選。此國家數十年來百爾臣工所未逮之異數也余偶遊三楚時先生已謝篆事因得晨夕過從以楚儲末議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四

乙丑

示余三復而歎曰天下莫重於權儲而利之所在百弊滋焉。自郡邑之長以至收掌之佐貳出入之吏胥與夫里豪市蠹無不盤踞蠶食其中而居監司之任者更視以爲膏腴藪焉。大約兵食其一而民已耗其五。監司厚其利之什三而郡邑佐貳以下已分其利之什七。民力竭矣况自滇逆構亂湖北獨扼其衝戡守數年運芻飛輓俾蠶爾稱于不敢越樊陵一步地則楚省固爲朝廷之首庸而閭里顛連困苦于軍需而無告者尤當事所當憫恤矣然其間稍有一二自好躊躇顧則又談于成例之牢不可破是猶當懷山襄陵之後不知流揚波豈有心

者所敢出哉先生蒞任後卽飲冰自矢日進屬員而申飭之凡較斛樣米截貼通關諸費無不痛加裁汰以身爲倡而下亦聞風惕厲共砥廉隅追呼不擾鞭朴弗施父老扶杖感泣謂自我公以前所未嘗有又卽陽勢處上流苦於兵多米少黃州居下江數百里之遙溯流牽輓又苦於兵少而米多先生量其地之遠近移緩就急無不稱便其時封疆重臣皆洞悉民艱凡有陳告往往朝請而夕下焉而總漕徐公旭齡以釐剔爲已任方先生之拜命出都以公事晉謁首詢及楚漕利弊先生毅然曰楚漕與華自當不遺餘力所難者天下漕政歷來之利弊耳徐公避席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五

乙丑

問先生夜歸草數條以進徐公悉踴躍舉行之嗟夫屬吏之于上官不敢一忤其顏色能以職掌自明者已爲難已若先生之直諒敢言與徐公之虛懷善下誠可謂千載而一時者也今徐公立三法釐三害籌三便諸疏理漕已有成績而先生方入對闕廷行且以天下漕政昌言之東南之民庶其有瘳乎先生向視學南省所拔悉知名士文告條約剴切詳明人謂先生才名素冠海內職于文固所優爲今復以此篇問世讀之者無不心開目明非劉晏裴耀卿所能及而世猶以爲經術無當於世務者幸藉先生一雪此言耳

秋聽閣詩序

丙寅春龔子叔損介余友顧黃公以其秋聽閣詩相屬爲序。余方抱病旅舍，伏枕讀之，不禁霍然而起。曰：嗟乎，端毅公之捐館舍十餘年矣，而海內之士言之莫不唏噓嘆息，以爲自公歿而罔所依歸也。憶余舉于南宮，端毅方官列卿時，余年甚少，自惟學識陋陋，周旋于長者之側，碌碌無以自見。遂逡巡于門牆，而不敢入。後晤其冢，君于谷于京師，始知不肖姓名，端毅每指數而咨嗟之，爲之惘然悔憾而已。無及矣。今俯仰幾時，而千谷之哲嗣叔損復以詩顯，余幸得效筆墨之役，雖不文，其敢辭叔損生長貴盛父子。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六

丙寅

兄弟間又極天倫之樂，故其詩無幽憂愁歎之音。大率得之于山水臨眺者居多，至於贈友懷人、交遊酬答之作，更反復致意焉。蓋詩者所以道性情，而性情之見于友朋者尤其懇摯，而不容僞者也。今世名公哲匠無不自矜其詩亦無不自高其性情，然一二窮交緩急相需，錙銖德色聞端毅之在當口，饒者待哺，倦者待館，遊于四方者藉其言爲羔雉，卽人負之于俄頃，反覆之間而獎借扶掖之心逾老而不倦。端毅之性情若此，則詩之卓然冠海內何足異哉。叔損以英年卓犖之才，砥礪待試行且馳驅，皇途益取前謨而光大之如少陵所謂大庇寒士俱歡顏者，庶幾

端毅之流風餘韻復見于今日，請以此詩爲左券矣。至若其詩出入于司封隨州間，往往得其神髓，則天下有識者自能共鑒。何俟余之詹詹爲黃公亦端毅門下士也。旣定其詩願以余言共勗之。

節母周太君序

余有三楚之遊，吳門宗侄世楷訪余逆旅，再拜請曰：外祖母殷母周太孺人爲忠介公長女，適外祖祐寧公，未幾稱未亡人，苦志五十年如一日，年屆八袞，神明不衰，誨其子皆有名于時。大中丞湯潛菴公以節行達於朝，特命所司建坊以表其間。一時父老童孺駢肩疊跡咸嘖嘖。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七

丙寅

美爲盛事，更願錫以一言以彰苦節。余嘗攷明季軼事，至諸君子之死，瑣禍未嘗不掩卷雪涕也。然楊左諸公雖值逆焰方張，擊之而勝，猶可庶幾於萬一。惟忠介當緹騎四出之後，事已必不可爲，毅然敢以身殉厥後，畢命詔獄，慘毒備嘗，而其心已早決於金闕祖饌杯酒定婚之日矣。乃太孺人克承先志，凜凜栢舟與冰霜比潔，殆所謂忠節出於一門者非耶。世楷又曰：外祖之父獻民公讀書砥行與忠介同時，有五君子之目。迄明季甲申之亂，聞變不食附於首陽之義，而外祖亦因忠介被難奔竄，流離伶仃，以至於歿。是其家庭間激烈悲憤皆以氣類相感召而太孺人

始終於患難之中以全節著則九非偶然也昔東漢李固之女文姬以父忠直受戮匿其弟托之門下士遺孤得全古今重其才智以擬太孺人當檻車就徵舉家禍且不測而上慰老母下撫弱弟不致轉死溝壑其才智可云相埒然文姬不能以其姓氏見知於九重焉雖早喪所天太孺人不樂以此得名而論世者則以爲駕昔人而上之已况湯中丞之撫吳與明之海剛峯先生所謂數百年而一觀者也太孺人膺大君子之舉而蒙聖天子之褒其榮慶不更有倍於尋常萬萬也哉世惜其以鄙言拜獻堂下敬侑一觴可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八

丙寅

問山文集序

溫陵丁雁水先生以所著問山文集屬爲序余曰自有書籍以來其流布而不墜者頗有兩間之元氣搏挽於其間故文惟真斯傳使有所沿襲補苴而欲以傳世而行後則文幾乎熄矣夫世之論文者門戶相角立曰秦漢曰大家其說枘鑿不能入余謂先秦如國策諸書奇肆變譎爲盾山父子所權輿而漢之史遷其疎宕適逸淋漓生動之致歐陽氏得其神髓間雜一二傳記于遊俠貨殖中亦未能遽辨也善乎雁水之言曰唐宋諸家非不有所源本特其才氣發洩不能盡如前此渾融則因乎時之不可強耳乃

北地諸君子爲秦漢之學僅以割裂生鑿爲能事而後之

以大家自居者相與譏笑之及讀其文則又柔色慢聲按之枵然無所有譬若模仿近代柴汝諸套自以爲真而驕語夫假斑駁以爲商彝周鼎者其相去寧有間哉若夫雁水之文固卓然原本大家者也然以理爲主而運之以氣馭之以才并舉其數十年學問之所積醞釀充斥于中且筆仕豫燕同翔郎署按節贛南鬱孤之間所歷名山大澤廢壘荒祠與其故鄉珍禽奇樹之觀丹青瑯刻之異皆一一于文發之故讀之如建章宮千門萬戶又如張樂洞庭弦匏羽籥中流變滅使人心目震駭固非區區以起伏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九

丙寅

披雲閣詩餘序

丁卯春汪子紫滄惠然以書見貽往復千百言辭旨浩瀚一往而不可禦知其爲古文詞沉酣于大家者也而謙抑過常謂自今以後海內有未親門牆而得以一函執北面禮者何妨自休寧汪瀨始更集其詩餘一帙屬余點定而并言其端夫詩餘與古文詞判然而不能一者也自太白

創爲憶秦娥菩薩蠻諸調而大家如韓柳諸子曾不過而問焉至宋王半山稍一染指惟永叔子瞻始擅長于其間說者謂永叔詞婉秀曲折一唱三嘆而子瞻則豪放激昂辭易千人較之平日所爲文又未嘗不合若符契則謂判然不能一者又豈定論哉讀紫滄所作或如深閨之言情或如青樓之寫怨或如壯夫鳴笳之曲或如羈臣逐客摧弦斷柱之音使人心曠神怡色飛魄動殆欲兼歐蘇之長而有之是其文之沉酣大家也何足異焉余謬不自揆早學爲古文詞後避寇窮山偶得草堂詩餘按節尋聲勉爲映竹軒詞非其所好而不謂紫滄嗜愛之若是也雖然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十

丁卯

堂所編如仲殊詠桂白探花郎之句失之俚下近日朱君錫鬯與君家晉賢有詞綜之選悉加澄汰可謂詞學于城紫滄神明于其間焉足以自命千古何必問道于盲也哉

姜瑞若小像詩序

姜子瑞若行年六十闢莆田侯屏山爲寫照于清泉怪石間一時名流咸以詩篇歌咏其志余謂古來圖畫之最著者若麟閣雲臺凌烟之屬皆重以天子之命光華赫奕照耀丹青然千百年來欲求其髣髴而不可得而好事家多好爲陶潛飲酒葛洪移居圖置之屏幃朝夕晤對如聆謦咳夫二人之在當日不過一山澤之癯而令人愛慕若此

者豈非以其清風高韻卓然塵俗之外者歟姜子少時與余以文事社集諸石中年忽絕意仕進以詩花餽魚爲樂今閱其圖眉宇神致儼然山澤之癯豈時與數爲之而抑志之所存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曩以博學鴻辭之徵偶有所寄托以爲圖同人遂有戴笠垂竿之詩積成卷軸說者以爲詩固有識取義不當若此余戲題其上曰不然改作早朝圖只愁若笠無拋處問者爲之絕倒而姜子素心高蹈方欲友陶潛葛洪于千載之上卽欲儒以簪纓被以文繡亦將傲然不屑也乃諸賢猶舉其先世渭濱之叟以相比擬其亦未忘夫詩識之見也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士

丁卯

會青黎古文詞序

余甫踰弱冠聞江右曾子青黎與其伯氏庭間暨易堂諸子以詩文氣節相切劇心竊慕之已而晤庭聞于湖上又二十餘年易堂諸子相繼彫謝因念青黎齒髮日暮故願見之心亦與年而俱積康熙丁卯冬旅食會城青黎忽投刺見訪初疑姓氏偶同及相見握手大喜繼以古文詞見質且屬爲序余塵事雜沓日把卷肩輿中側弁而哦至手口交倦猶不能置夫古文詞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漸衰明季文割裂雕繪盡掩性靈讀之氣噎近代一變爲大家之文然摩挲于神髓間枵然無物譬若塵飯土羹固

不足。以。汚。七。箸。而。欲。飲。水。以。終。飽。焉。得。乎。青。黎。文。清。真。澹。泊。如。其。爲。人。而。盤。礴。與。酣。半。籠。萬。象。讀。其。尙。論。古。人。及。肝。衡。時。事。成。敗。得。失。之。故。不。啻。洞。若。觀。火。至。于。友。朋。存。歿。之。際。纏。綿。妻。側。區。畫。周。詳。苟。息。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惟。青。黎。廖。足。當。之。耳。余。向。讀。庭。聞。之。文。精。悍。射。人。眉。宇。而。青。黎。復。深。以。學。問。之。氣。信。乎。其。不。易。及。也。已。青。黎。又。曰。年。來。以。貧。窶。故。寄。人。幕。下。往。往。代。爲。屬。草。丈。夫。七。尺。軀。何。至。以。臂。指。供。人。驅。役。故。盡。棄。其。業。不。復。存。嗟。乎。才。如。青。黎。天。故。斷。其。名。位。竟。以。俱。蹇。終。老。卽。文。章。一。道。猶。不。使。之。得。自。行。其。胸。臆。良。可。慨。也。余。性。強。項。自。一。二。知。已。外。從。不。欲。以。捉。刀。見。待。然。檢。篋。中。所。存。大。半。皆。贈。送。叙。述。之。作。以。視。臂。指。供。人。驅。役。者。相。去。寧。有。咫。哉。遂。太。息。而。升。其。端。

吳山敬音序

林子西仲向有損齋焚餘文集流布藝林一洗近世膚廓纖媚之習比年僑居虎林復彙其書序記傳諸作名曰敬音而相屬爲序憶與林子同以戊戌舉進士余甫踰弱冠林子長余數歲心壯志得以爲功業可立就更相勗爲詩文以鳴國家之盛其後林子中道顛躓名位未顯值閭逆之變繫獄逾年九死不悔王師平寇林子始挈家累播遷異地數米析薪以供晨夕而文章則倍勝曩時蓋經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主

丁卯

患難艱阻之後志愈苦而思愈沉兼挾以忠憤不屈之氣行乎其間如金之煅煉而忽躍于冶如水之曲折而必赴于壑如松栢之摧抑于霜雪而虬然盤鬱益奇以堅固非徒窮愁以著書者比也林子又沉酣漆園家言著爲箋疏拔理向郭之外其所謂轂音者亦原本于莊比于羽族之微以自傷其播落余手是集笑語林子曰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固若是乎予初以尤異見徵未幾罷去復屢遭兵燹時數之厄與林子畧同而所業不加進然語曰失林之鳥望同類而鳴號不禁其音之嘒嘒者故臨文尤爲感慨係之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主

戊辰

續修義門家譜序

續修義門家譜者蓋以先世希成公後同居者六世詔旌其閭曰尙義之門故至今稱義門云攷毛氏得姓于毛伯其後有宣四公者爲棠陵支系所從出閱十有三世而羅公由棠陵遷于遂安之泮塘復閱十有八世而希成公爲同居始祖至明而一修于時敬公一修于明齋肖環二公皆義門裔也迄今世代浸遠又九十年矣際可從大梁歸里始有重修統譜之請而宗黨甚繁一時難以鳩集私念犬馬之齒將近六十恐將來精力漸衰不能從事筆墨遂以續修義門家譜爲閭族之倡竊謂三代崇尙封建子姓

宗法皆有世及以相維如宋之向華同出於子齊之崔駰樂高同出于姜雖氏族屢更而源流支派瞭若指掌迨魏晉而降徒以門閥相尙見前代之名公鉅卿焜耀史冊者必援引而俎豆之遙遙華胄不無貽譏而近日修譜之弊壟斷行私無論屠販僕隸能以貨賄自通即置之于伯叔昆季之列是向之以尊顯冒祖宗者其失也誣近之以卑賤辱祖宗者則尤寡廉鮮耻之甚者是編邇希成公以上至于毛伯皆一本相承不敢旁及而凡隸義門者行次必詳婚葬必核過嗣承紹必紀有列傳以揚前徽有恩綸選舉諸攷以昭世澤俾讀之者尊祖敬宗收族之心油然而生歲時伏臘雍睦一堂庶不致相視如途人已雖然吾宗舊譜皆閭族之全書而際可所修僅一門之私乘其間廣狹之辨相距不啻徑庭方寢食有餘愧也敢自以為功乎竊願繼起而重修統譜者遠近弗遺推而及之于泮塘焉更推而及之于棠陵焉上下千百年宗盟如一日則是舉也其亦先河後海之義也夫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古

庚午

春秋集傳序

春秋者聖人經世之大法也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學者茫乎不知其畔岸胡文定曰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而遂以折衷焉自前代經義取

士專尙胡傳而三傳並置弁髦其父師估卑相傳所謂胡傳者則又傳會割裂以備有司之程試至于越盾許世子之事與夫崩薨葬卒有終身不親其句讀者即胡傳亦未嘗習其全書也新安汪子傷經學之掃地死窮年著為集傳一書大率原本孟子以孔子作春秋為宗而于程子所云微辭與義反復致意焉蓋以為事由創始謂之作一文一辭皆出聖人之心裁說者必曰魯史原有大書特書之例則孟子何以謂之作乎至若所謂微辭者如王有時而不稱天幸或書名夫人孫于齊削其姓氏之類是也所謂與義者如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桓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五

庚午

學文堂集序

四年七年不書秋冬踐土之盟天天下勢不書之類是也他若書王之為大一統說本公羊而汪子暢言之幸獨書官之為重相先儒所未及而汪子獨發之朝覲計蒞之為無所書而義見先儒所偶及而汪子歷舉之蓋必執日月符氏以為一字褒貶者固失之於鑒而又以為始春王而終獲麟全無義例者則又失之於疎惟汪子之衡論為無弊也哉余少年通藉自經傳外未能有所論述比年來欲為五傳考異一書經營編輯恐白首未必能成而是集獨先得我心一披閱之瞭若指掌焉何能不避席而請益也

陳子椒峯所著學文堂集風行海內有年矣庚午冬余偶過毘陵訪陳子於魯圃出其新訂全集篇帙之富倍於曩時歸途迫歲暮不能爲信宿留遂先讀其經史論辨而弁言其端嗟乎六經不可復續矣史雖代有編纂而非待從儒臣磨承明珥筆之選則亦不能從事於其間惟爲之訂其殘闕攷其異同析其是非得失則後起者所當務也然經史之學從來名賢宿儒持論不無可議如胡氏之疑周禮李泰伯之刺孟子歐陽六一指河圖洛書爲怪妄與夫蘓眉山以武王爲非聖人而曾子固稱楊雄仕莽合於箕子之明夷至若王介甫譏春秋爲斷爛朝報不置學宮且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庚午

有取於長樂老之馮道則尤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也陳子少擢高第恬於仕進攻苦績學以學文名堂者其所選文統自國朝四十餘年賢士大夫高文典冊以及遺民逸老感事述懷之作皆窮搜遠覽薈爲一書至於經史論辨則竭畢生喜愉悲憤寢食遊覽之境而無一日之暫忘故自謂六籍於傳註外別有從入而尚論古人參互證據并其行事之歲月先後皆可燭照而數計信乎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哉憶歲在戊午余與陳子同以文學應召一見歡如平生已未春拜別蘆溝各以千秋之業相期勉乃余向有松巖文集近復以安序文鈔問世爲陳

子所稱許然經史名篇者已不能當陳子之什一筆燈擲管不無餘愧矣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勗

艮齡全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七

庚午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虹

評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參

戴 熙斐男

古歡堂全集序

擬地輿誌序

四書玩註詳說序

張萃菴先生壽序

李織齋文集序

方渭仁文集序

新刻李忠定公集選序

少霽趙玉峯全集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目

柴氏古韻通序

董在堂詩集序

詩經廣大全序

百石圖序

本草述序

劉慟子文集序

汪蓉洲駢體序

王母朱太孺人七秩序

嘉興高氏詩選序

金華正學編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古歡堂全集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一

壬申

具論近如有明于忠肅王文成之章奏文檄詳明剴切綱
舉目張以至邊塞之殷過苗蠻之蠢動皆以一二語洞中
機要此豈僥倖于嘗試為功乎先生登進士高第視學南
省督湖北糧儲晉陟開府向所著有楚儲末議余嘗弁言
其端以為文名素冠海內學政固所優為而此編亦非劉
晏諸人所能及茲復讀撫吳黔諸刻飭廉隅杜請托循名
責實剔弊釐奸如雷霆霜雪使人震驚凜冽而一往仁厚
寬大之氣流動楮墨又如惠日和風藹然予人以可親焉
猶憶曩歲移節黔南余晤于吳門舟次時送者祖餞相望
先生獨攜余窮極虎丘幽勝徒御蕭然解衣對酌酒酣譚

及海口河政毅然以身任之余心動目張不能得其要領
及得先生之河畧而反復尋繹始信坐而言起而見諸行
事古之人不我欺也至讀其詩清真高渾舒寫性靈居燕
臺十子之一近且窮工極變浸淫漢魏古文詞出入于盧
陵南豐間而得其神髓皆卓然以千秋自命者然竊謂文
章經國所關于國計民生者甚重尤不禁其言之娓娓
云。

四書玩註詳說序

曩者歲在癸卯余於閩中得冉子永光文往復忻賞謂先
輩之宗風未墜永呈之主司王西樵先生以鄉榜第一人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二

癸酉

相位置後時數不偶屢困場屋而國家定制凡孝廉公車
五上即得謁選於銓曹或丐廣文一席以自効親知時爲
勸駕冉子笑而不答也辛未春冉子登進士第讀書中秘
以所撰四書玩註詳說多至二十萬言遠來相餉余謂西
漢以還不知有四書之目故論語雖列六經之後而二孟
則難於諸子學庸則僅於戴記中肄業及之至宋程朱諸
大儒表章絕學而四書始有端名自有明以迄興朝皆
以此取士總角入鄉塾者無不董以師儒摩以歲月然多
依附影響于是非疑似間以弋獲青紫甚者謂過守傳註
文章爲之減色而其中之精理微旨幾視爲不求甚解之

篇籍矣嗟呼夫不知有四書之目如日月在雲霧晦蒙中
倏爾開霽光輝照耀而以四書爲不求甚解則如日月行
天而蔽屋以自封不復有容光之入何異終其身於矇瞶
耶冉子歷二十餘年窮愁厄塞之境于經生帖括外特萃
精力而成此書其潛心聖賢之言若爲我今日身體力行
之言而門弟子之析疑辨惑亦若先我意而設爲問答以
相啟迪焉大率仿古所謂經傳相發明者而以朱子之大
註爲經以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與夫近日之集說彙解諸
書爲傳間復參以己見洵乎千百年來所未親也况大全
蒙引諸書與註中之先後次第錯互紛紜一時難於尋繹
冉子則引義斷章絲分縷晰各以類從俾閱者心目了然
無旁搜博採之煩人知其說之詳抑知詳說之由博而返
約也哉冉子更以書貽余謂有大易尙書詳說二集嗣以
問世夫尙書爲冉子專經而余家世受易不能有所撰著
以津梁後學泰一日之長有餘愧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三

癸酉

李織齋文集序

康熙癸酉余偶遊粵之端州時崔子輔鼎隨其尊人傑菴
先生于宦邸以制舉藝及詩詞雜文相質察其意若有所
欲言者一日踵門請曰山左有李織齋先生因鼎菴棄諸
生籍膺博學宏辭之徵避不欲就曩者晤於濟南得其古

文辭快讀之欲爲制刷以廣其傳雖遠巡未出諸口然已心許之矣。今纖齋溢然長逝屢更歲序遺稿尙攜之行笈中願錫以一言行將與侯朝宗王于一諸集合爲大家之選余曰文至明季而衰怪僻庸冗浸以成習至昭代朝宗諸子始爲沉雄疏宕之文風會漸歸于正然而小儒初學規摹而剽竊焉止取之韓歐集中數篇而已足矣讀織齋與友人書謂同鄉有以制科取顯位者自謂吾不學古文辭耳學之可以牛載而成其言雖足付之一噓然亦吾黨之空疎而貌爲大家者有以啟之也聞織齋窮年攻苦架上圖史雜沓一一闡誦無誤每一命筆貌瘁髯枯幾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四

癸酉

能辨寒暑宜其卓然而成一家之言也嗟乎朝宗雖以縫掖而短折然爲公卿之胃筆墨之暇間以聲伎自娛于一文名藉甚所至爲諸侯上客惟織齋于一二知己外落落無所干謁委身蕭寺藿食鷄衣是生不得一日之歡而文字復不能畱于千載尤當爲之惋惜而流布者也乃崔子少年負才名于織齋無師資之誼且無存歿相付托之重而欲不朽其身後者倦倦如此亦可以風世矣余從事此道數十年心力所極不能創古人所未有而織齋書牘高視不可一世亦微有好盡之累所謂一唱三嘆按之茂如安能起尤原而與之共相商確也哉

新刻李忠定公集選序

宋李太師忠定公綱爲閩之邵武慶清人其奏議載在史冊者已與日月爭光而全集明代尙藏之中秘故流布未廣同邑張遠傷孝廉重加選訂康熙甲戌邑令安君傅巖付之剞劂屬余弁言其端竊謂宋靖康初金人南侵郤城坐困宋室危而復安公之久不至此同時若張浚趙鼎諸君功過既不相掩而前此韓范號稱知兵乃經營西夏不能得其要領而決勝于疆場則公之勲名才畧卽謂有宋一人可也所可慨有人主遠君子而親小人以其不能辨之于幾微之間猶云知人則哲古今所難也若公在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五

甲戌

賊中士民擊登聞而伏闕請以兵事委公者至十餘萬人料敵制勝算無一策一時倚賴不啻若左右手迨敵退之後未幾而疑之以專權責之以拒命至落職安置建昌軍又謫江寧而金兵再至二帝已蒙塵矣高宗卽位鑒于覆轍拜公右僕射言聽計從庶幾千載一時其後復謫授脩州團練副使甚且放還士大夫流徙者惟公在所不赦謀國若此徒足以失軍民之望而快仇敵之心求不至于亂亡得乎乃公獨百折不回始終以退避爲國耻以乞盟爲君辱至沒身而後已余道過樵城瞻拜廟貌爲之潸然欲涕也讀集中諸書牘大約盱衡時事辨別忠邪與奏議相

表裏其序記論辨之屬浸淫史漢至詩則雄奇磊落劃然
自寫其胸臆皆傑構也昔武侯自前後出師二表外其餘
此擬其常若梁父吟黃陵廟記諸篇悉膾炙人口而世止欲以奏議
稱公猶未足以盡公之生平焉爾至於安君簿書執掌毅
然以表其邑之先賢爲已任可謂卓犖于流俗之表宜其
治行爲一時冠也夫

少宰趙玉峯全集序

曩者歲丁未余司李黔之黎平郡而河陽趙玉峯先生適
爲同官相得其歡嘗同遊百盈泉其水時盈時縮日以百
計酒半道及造化相信消息之理與泉之進退升降相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六

乙亥

發明娓娓幾千言余已驚若河漢越數載相晤京師以正
學互相切劘爲作敬一錄序其後余文雖不加長而于性
命之旨微有所窺迨開府吾浙以振興斯道爲已任諸達
掖質疑問難獎誘不倦卽稚鄙如余亦謬欲以臯比相推
一時觀感興起有鸞湖鹿洞之風而仁聲惠政難更僕數
其大者如嚴杜營債俾間左永無鬻身質子之苦更游城
此等事非小亦當附傳河以通舟楫利濟及民與鄴侯六井先後頡頏悉載余六
事記中者可攷而誌也乙亥歲先生久陟少宰膺 聖天
子銓衡重寄衰廢故人晉謁私第始出全集見示伏讀欣
賞夜盡聞長樂曉鐘燈火猶熒熒几案間終不能測其所

至也竊謂三代以降文章莫盛于西漢後代韓柳諸君子
非不卓絕一世然猶匡廬雁宕溯源崑崙而根柢崇深氣
魄龐博究不能得其珍髣髴至近代荆川遵嚴亦自號作者
幾于驚峯虎阜一登臨丘壑之勝已耳先生最六經之旨
以成文而大端蘊釀于西漢語必透宗理必造極卽方言
致語遊戲偶作皆有大力包裹其間所謂獅子搏兔猶用
全力者是已至比物連類尤長于譬喻因念從來文章以
善喻稱者漆園內外篇之若鰥若鵬若解牛若承蜩若曳
尾之龜若涸轍之鮒往往極其情致然或每篇自爲機杼
或一言相爲引伸而先生則錯舉更端層見迭出使人目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七

乙亥

眩神搖不能自主此尤近今所未曾有者也昔子瞻作范
文正公集序而獨舉其早年上宰相書謂可槃文正生平
今讀先生讀書一賦則進德後先之方立朝忠亮之節以
及經史之博綜詞賦之瑰麗與夫字畫之工妙皆可披卷
而得亦足爲讀先生文者登岱觀海之一法云

柴氏古韻通序

余年甫垂髫已聞仁和柴虎臣先生之名繼讀其與家稚
黃論韻諸書反復辨難剖析毫芒而挾以濤湧雲蒸之氣
爲之俯首至地後于會城修浙江通志作西陵五君子傳
而益深悉其爲人蓋鼎革後棄諸生服操行端潔卓然以

名教自持者也。戊寅春其子陞升謁余，即舍以其古韻通屬余序之。大率每部彙孫，恊唐韻于篇端，餘則援據詩賦外兼引經證史補闕訂訛，依次而附載，洵乎殫畢生之精力，得成此書也。昔休文取天子聖哲列爲四聲，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而虎臣就唐韻而通之，有全通半通間通旁通之例，此秘尤休文所未覩也。哉！至于斥等韻之非釋轉韻之惑，定沈韻非吳音之辨，與夫天之韻屬先而其音可析之爲三，責之韻屬冥而其音可析之爲七，以正時師叶韻之誤，不啻燭照而刃解焉。夫天下不可少之書，自當公之藝林。若家稚黃之韻學，通指與家大可之古今通韻，雖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八 戊寅

董芷堂詩集序

歲在甲寅，余移家避寇西冷，偶爲湖山之遊，晤甬上董子芷堂，一見歡如平生。遂相攜擊舟訪王丹麓於北墅，後十年癸亥，余修浙江通誌，復握手試院。又十五年戊寅，余僑寓西冷，而芷堂之子漢竹周池來謁，問之，則芷堂卽世已

久。回念西冷諸子，自丹麓外多化爲異物，而余鬚髮亦無一莖黑者，因相對泫然。隨出芷堂詩集，相屬爲序。夫甬上夙稱才藪，而果堂之文，芷堂之詩，尤爲黃梨洲徵君所欣賞，不能置軒輊於其間。聞芷堂性至孝，先人司農公以好客破家，芷堂曲承先志，賓至如歸，拮据觴豆，隆冬葛衣被體，泊如也。每歲爲餽，驛舟楫往來無寧日，及司農公歿，遂安意遠方，授徒或問之，則曰：親在不欲終一年淹也。故年逾知命，臨終前數月，尚舌耕海昌官署，每以不得坐卧小樓讀書十年爲恨。然則芷堂之詩，惟是一二知己卽席分題，酣呼醉唱，以爲笑樂，其餘月白燈昏，淋漓楮墨，皆窮工盡致以抒其鬱結之所爲作也。詩至此寧有不工，豈止愁苦之音，易好而已哉！乃漢竹表揚其親之心，甚切若無地可以自容，且曰：吾父坎壈一生，惟恃此以不朽，并示所作百哀詩，更沈痛迸人聲淚，是則昔人於朋友間所謂把君詩過日者，而讀之適爲悲慘幽憂之助，安得不爲之廢卷而嘆也夫。

詩經廣大全序

古來言詩，不一家迨齊魯之詩，既亡韓詩，僅存外傳，惟先世大小毛公之學爲獨盛。厥後鄭康成作詩箋，羽翼毛義而間出以已見。孔氏正義則于毛鄭之不同者而兩申之。

及考亭之集傳出說詩乃歸于一明初輯為大全頌之學

宮如繩趨矩步無敢越也然考亭指擊小序而以子衿蔓

草諸什盡屬淫風後人不無遺議焉竊謂詩之小序與春

秋之三傳其間見最親其立論不為無據自科舉之學興

儒者束于功令於是乎專守集傳而四始六義之中不知

小序為何物春秋則文定一卷之書而外竟置三傳于弁

髦殊非古人博覽精取而尋墜緒茫茫之義也梁溪王子

金福陳子衣聖潛心詩學積有歲年謂大全為奉詔趣成

之書採摭羣經或多割裂而雜引諸家論說先後低昂遂

著為廣大全一書雖以朱子集傳為指歸而或附以古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八

毛鄭之說至周禮儀禮註疏暨名物諸書亦樓分臚列資

為博洽之助又每于篇末彙括全文循其曲折大率如孔

子說蒸民篇之義例焉或曰考亭集經學之大成有所增

損即為離經而叛註竊以為不然夫六經之在天下猶日

月五星之運行于天也有虞氏作璣璣玉衡以齊七政宜

為後世才智所不能及然推步占驗歲差之法世異而代

不同如必以無所增損為尊考亭則凡治曆者自璣衡以

後遂可置唐一行元郭守敬之學于弗講也耶

百石圖序

憲副賈可齋先生向守齊安作百石圖以之名其堂而兼

以為號余次子士儲官扶風知縣已卯冬傳先生命數千

里屬言為序余謂少陵題王宰畫云五日畫一石若繪圖

至百計非遲之歲餘不可然王宰山林遺逸無簿書執掌

之繁而先生則綰符劇郡左拊右摩致循卓之聲上達

楓陛疑其日不暇給而乃能從容游藝窮神盡致若此殆

所謂技也而進於道者乎先生之石雖未及見而每石必

綴以匠心之語如贊如銘如跋如記璀璨離奇令人奪目

是石之百變而不窮先生之文心賦手亦百變而不窮也

且聞解衣磅礴時間以墨濡髮并染花蕊竹葉以代管城

於此道創古今所未有寧不推為畫苑僅事歟余比年來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八

頗好臨米南宮倪元鎮遺蹟嘗自題畫冊曰我亦頗迂今

繙閱此集始悟古人可以為我師而我亦不必為古人役

從此稍有進境未可知也昔伯牙學琴于成連三年不成

及令其獨處于海濱寂寞之墟乃嘆曰先生移我情矣則

余與先生雖相距數千里而畫苑三昧固有所專屬也夫

本草述序

康熙庚辰冬偶問道青溪時劉蓮水明府訪余邸舍以尊

人雲鶴先生所著本草述相屬為序余性雅嗜少於岐黃

家言未暇寓目後偶讀補遺本草生論謂豆令人重榆令

人墮合歡獨念畫草忘憂而柳子厚論服食書亦云凡言

丹砂者以類芙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蓋附子八角甘遂赤膚。始念古之高人名士。於方書藥性。未嘗不加考核。兼以遠略血之疾。遂潛心本草諸書。竊謂素問難經。猶儒者之六藝也。本草猶爾雅之箋註。蟲魚以爲六藝羽翼者也。考漢末不過三百六十五種。至有明李東璧搜葺至一千八百九十二種。可謂明備度以加矣。然或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以及氣味之升降。物理之疑似。不無毫釐千里者。先生一一舉而訂定之。閱歲者三十。屬筆者八十餘萬言。變通於意象之中。神明於言詮之表。令初學引伸觸類。瞭若指掌焉。允矣神農氏之功臣。東垣丹溪諸子之益友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士

庚辰

劉勸子文集序

余次子士儲補授扶風邑令。而江右劉子溯來嘗客寓署中。不遠數千里。以書來爲其尊甫勸子先生文集屬序。先生名九幾。登前丙子賢書。值明末烈皇帝死社稷中。宮殉

節先生聞國難。痛哭流涕。爲宋人所援。且以親在。故苟延食息。難髮稱釋性藥而勸子。則其所改之別號也。其年秋九月。頌哀詔哭臨三日。先生爲文以告大率謂烈皇帝憂勤萬幾。而諸臣營私以悞國。今人子計音必曰不自殄滅。禍延先考妣。卽以聖賢爲子。豈能不死。其親猶爲引咎之。虛文。惟甲申三月十九之事。禍延帝后。則諸臣實當斯語。耳。近傳聞建業晉階及乎百職。超擢逮於廢官。勸衛有封拜之榮。庠序有恩拔之選。無不彈冠相慶。而從未聞向逆。聞斬一敵。獻一俘。以博九原之一咲。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烈皇帝一身之不幸。一家之不幸。而江南人士之大幸也。又謂侯哀詔而哭。臨恐其或致傳訛也。乃由春末而抵秋暮。禮曹以悠忽視之。責擇使者遲遲而至。夫從來及第臚傳。不過七日。可抵豫章。而廵方典試。雖遠懸天末。無敢旬日違期者。由此觀之。國破君亡。哀詔下逮。曾不若縉紳之捷報。承平之簡書。情背理舛。莫此爲甚。其言尤要切而悲憤云。至於祭殯難吳給諫文而惜其所欠者。李綱刺血之書。包胥秦廷之哭。爲王侍御諫疏序。則責其薦舊輔。宜與之失。嗟乎。明季章疏尺牘。依阿成風。卽慶弔之章。無不謂朝盡。臯夔家皆曾閱。而先生一毫不容假借。若此。使其得膺言貴。必能如鷹鷂之逐鳥雀。不然。而或乘一障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士

辛巳

一城必能以死勤事而徒使其淚盡毫枯偃伏於草間塚畔以沒世爲可悼也夫若溯來于數千里外屬序於余至再至三人謂求忠臣當於孝子之門余亦謂求孝子當於忠臣之後也

汪蓉洲駢體序

汪子蓉洲執贄于余以制舉獲得名近復研摩詩賦而駢體雅稱擅場康熙辛巳秋將遊京師梓其笥中存草問世余謂自東漢以降文體漸趨華瞻而尤盛于六季其遙情雋致使人摩抄于神骨間一唱三嘆焉往往有近穉近拙者而益見其生動初唐義烏臨川諸子踵事增華風韻漸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八

古

辛巳

減迄宋坡公表啟止寫其意中所欲言而古法蕩然迨明代則陳陳相因使人開卷欲卧昭代人文化成駢體之工無美不備自陳檢討其年一出覺此中別有天地比來模擬相尋久習生厭譬若桃源仙境以漁人蟻舟一見爲奇若人人問津幾于秦淮競渡矣蓉洲雖師範檢討而起復頓宕皆有渾灝之氣相爲回旋亦使人摩抄于神骨間而得之者也蓉洲至京師見城闕之嵯峨帑藏之繁富與夫朝會宴享之鉅麗導揚稱述獨以駢體爲宜從此所進殆未有量蓉洲助之哉

王母朱太孺人七秩序

皇上建極四十餘年久道化成祚祥畢集而王母朱太孺人屆七十初度余忝姻婭之末不敢無一言以爲祝蓋余通籍後遭閭逆之變避地會城太孺人授館以居者三載及宦遊四方不得志以歸復僑寓會城數往來于太孺人之家世態炎涼倏易太孺人始終敬禮如一日兒輩與太孺人之子天叙交好尤篤締以新姻比年來長子士儀督撫保題甘州監督次子士儲以扶風令膺卓異之選余年老愛閒凡家務之鉅細天叙爲之經營措置不遺餘力其休戚相關殆不啻一身之榮瘁也太孺人天性慈惠生平無疾言遽色故躬行而一家化之天叙諸子多異母所產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八

五

辛巳

恒情不無厚薄之嫌余數年來從不聞其庭內有詬誶之聲昔人謂太和在成都宇宙間余亦謂今日太和之氣甲萃于王氏一門中矣太孺人次子雖早世而遺孫皆名列俊造天叙二子景山濬若復高擢明經益蒸蒸向學從此策名天府以光大前人之緒直指顧事耳天叙以色養爲孝每嘉辰令節奉板輿至明聖湖於聖天子御筆所書十景遍遊至薄暮始歸是太孺人娛此晚景者無窮則所以享此大年者亦無既耳余性不樂爲三多九如之詞茲于太孺人稱觴之辰乃欲臚列虛飾是壽天下凡爲人子者之母而非壽天叙之母也遂質言之以爲序

嘉興高氏詩選序

歲在乙亥長子士儀作令寶抵余就養宜邸踰年披閱邑乘見前邑宰高寓公先生以進士起家當干戈搶攘之際堅守孤城數月烈皇帝獎勞有加撫按諸臣皆註上考而主計者以私怨左遷涇縣夫明季愁功不賞是非倒置若此至於禍及宗社而不能救可勝歎哉及南歸遇高念祖於嚴陵旅次以高氏詩選見示蓋先世有齋庵學士篇什甚富與鮑西溪貝廷琚齊名靖難師起邂逅雁蕩山中附於首陽之義八世孫曰明水公者由進士筮仕工部營桂藩官殿爲中涓所構負奇冤死其子卽寓公先生也官虞會侯先生文鈔十集卷八 夫 祭未

銜後白其父冤於朝得復原官隨遣甲申乙酉之變坎塹侘傺未幾卽世故其父子之詩或沉雄以激迅或綿邈以蒼涼而流連君國之際一唱而三歎有餘哀已嗟乎詩以三唐爲何然求其數世之內忠憤矢音長歌當泣亦不概見焉其後寓公先生之從弟子修及猶子大立亦父子爲名進士爲良有司讀其詩各卓然自成一家至於念祖詩體無不備境無不臻而以尊人寓公先生之故尤好搜羅殉難諸公軼事形諸吟詠是高氏諸君子余以其詩而想見其人者若念祖則又以其人而益傾倒於其詩也祭未新秋念祖買棹遠來晤對旬餘爲序其詩默然以別

金華正學編序

乙酉冬婺州張子申伯扁舟來訪以所輯金華正學編見示余向修兩浙通志尙論往代文獻而婺州爲十一郡之冠良以山川靈秀有所特鍾且師友之際得於佩服觀摩者爲多如宣聖倡道闕里而從遊多齊魯之英婺之羣賢蔚起紹往開來憑吊其下者恍如在嶧山泗水間也猗歟盛哉宋淳熙中金華東萊呂先生與晦菴南軒兩先生講學麗澤書院其後何王金許起而繼述之至明章楓山宗伯大闡宗旨支派不至於失墜夫講學之名肇於有宋而六經獨允卦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三先生會侯先生文鈔十集卷八 七 乙酉

已逆知其流風之獨遠矣攷與晦菴同時擁皋比者象山主尊德性而或疑其學之近於禪惟麗澤之傳兢兢以晦菴爲依歸粹然一軌於正乃申伯旁搜博採取其有關於正學者付之剞劂且辨晰于毫釐之間間亦附以已見可謂晦菴之功臣并可稱南軒之賢裔也夫

擬地輿誌序

側聞夏書作貢敦土爰以經邦姬室命官職方于焉盡野道里可稽于章亥無取逐日之誣莫安豈始于蠲皇益後斷鰲之妄益地輿之有誌猶國史之爲書必酌古所以準今斯闕疑方可傳信攷掌故于侍從寬歲月以編纂誠河

嶽于此效靈而丘索由茲鍾美者也我國家景運日新
版章孔厚北翔朔漠南屆番禺金母獻環湖河源于西極
焦僊貢羽連日本于東區下逮雕題鑿齒之倫寄居升服
之衆莫不望風受朔測海來王皇上當清晏之餘披黃
輿之籍牙籤滿架郡邑星羅芸帙充庭疆隅繡錯乃或低
牯互見訛舛遞仍緣沿革之不同致提封之難辨如扶風
舊連數郡今止棧下花封會稽風擅三吳近僅江濱嚴邑
至于名區勝蹟猶多影附聲傳禹穴探奇一時聚訟鈞臺
懷古兩地存疑以及分野之測驗至微昔賢之研窮甚晰
榮感徵咎善言可以回天東井開祥道風因之秀世然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大

雍土正西之境而鵝首何以在南揚州東南之鄉而星紀
何以居北必得至當之論始成不刊之書爰錫詔于石
渠俾搜藏于金匱纂修者如諸峯之供羅列總裁者若大
海之納朝宗既歷夏以徂春亦分絲而析縷實仰測夫
席慮非僅列爲大觀若者地廣人稀宜下輿屯之令若者
土瘠俗瘠當殷賑恤之恩賸漕渠而念民力之艱難問河
防而決疏排之緩急誠所謂運邦家可指諸掌而益神智
皆莫若書者矣臣識愧墟拘學同蠡測微文考獻敢恃師
心達旦窮宵不遺餘力猶恐掛一而漏萬奚啻令五而申
三若乃五嶽之外有五嶽誰辨麗農廣野之名九州以還

有九州孰定神叩戎弁之號盡去方士之迂譚不列齊諧
之誕語務令傳之簡策生千秋銀管之光勒之鼎彝增萬
載金甌之重

張萃菴先生壽序

昔文潞公之在洛陽與諸老日宴集于名園古刹尙齒不
尙官謂之洛社耆英會惟司馬溫公年未六十以狄兼暮
故事與焉余僻處山城慕古人之風每欲舉行盛事而遊
侶寥寥不可多得及抵會城晤萃菴張先生而惜相見之
晚也蓋先生雖托處西陵其故里在吾郡之分水甲寅閏
變時先生父司務公年逾九十每聞賊至即扶掖遠避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尤

乙酉

谷恐老人不勝勞瘁兼風慕兩湖之勝遂奉親卜居焉侍
養至百齡始終色養如一日歿後崇祀鄉賢葬祭合禮當
事以孝旌之先生幼而穎異十八補弟子員屢曠場屋已
酉僉得復失以板頁入成均抵都十日卽請假歸里蓋不
欲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云生平好行施濟置義倉義塾尤
爲遠近所稱緡繆閱經史漏下數十刻燈燼猶落几案以爲
常暇則與二三耆舊攜樽挈榼縱遊南屏靈鷲間見之者
以爲仙也課子孫以義方後先聯翩仕籍卽肄業費序者
亦嶄然見頭角焉今歲值七十初度親友繪圖爲耆英會
以祝難老余謂潞公雖致仕家居其後復位登朝右與溫

公同心輔政。則所謂者英會者。亦不能歲時舉行也。若先生絕意仕進。而余浮沉宦海已久。歸林下且年齒又在肩隨之間。不若兩公之相距懸絕。則從此以至期願。皆得追陪杖履。寧得謂古今人不相及歟。遂援筆爲之序。

方渭仁文集序

余讀渭仁文。凡三變矣。弱齡定交。語石習爲徐庾之篇。風華自喜。暨與余避寇僑寓會城。得稚黃諸子相與切劘。歛華就實。駁駁體格。日上卽海內向所傳健松齋集是也。已而應文學之徵。天子臨軒親試之。拔居侍從。與修明史。若所編于少保汪總制列傳精忠大節。與日星爭光。而瀛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三

丙戌

臺賜宴之盛。長白應運之符。揚厲敷陳。號稱極盛。以及在廷諸公入參大政。出宣王言。盡欲得渭仁一言以爲重。且典試三蜀。在西南數千里外。巫峽瞿塘。白鹽赤甲之名勝。皆以皇華使節臨之。凡所撰著。博大雄奇。稱其意氣。遂取前集而廣之。重付梓人。屬余爲序。余謂文章與境遇相關。境不變則文不益進。夫臺閣山林。其體不可不備。其才不可不兼。如子厚之居粵。西東坡之遊海外。文筆更爲超絕。益二君少壯登朝。踐歷華靡。一旦置之於荒僻險遠之區。苗獍之與居。島嶼蛟人之是狎。足以震蹕其心思。推廣其聞見。若夫渭仁雖爲宰輔之裔。少遭喪亂。及擢第南宮。

而需次里門。未膺一命。流離兵燹。復從而困之多窮。愁抑鬱之作。高文大冊。不能不有待於近日而始著。則臺閣山林之互嬗。所謂文以變而益進者。此爾嗟乎。余向有松臯文集。問世比來。研摩歲月。紙墨逾積。乃窮愁抑鬱之作。猶然故吾。固境遇爲之否耶。雖然。人苦不自知。卽使余致位通顯。而才分所限。等次以分。亦不能與渭仁並驅爭先也哉。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三

博霄南溟

炳輝新易

良齡全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虹

評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泰

戴熙斐男

呂忠節公傳

宋中丞公傳

余烈婦傳

詹夢符傳

夏久山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二孝子傳

徐賢媛傳

外舅姜聖胎公傳

王文貞公傳

戴中丞公傳

霞山余烈婦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全校

呂忠節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一

庚戌

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河南新安人宋呂文穆公後也祖諱鄉蚤卒祖母牛氏茹苦守志父諱孔學以內行著稱詔兩旌其門曰節孝母孟氏夢月而生公公少即岐嶷不羣二十七成進士授兗州推官鞠獄多平反徵入歷吏部司屬房師某璫黨也私為其介弟求改官公曰吾政以師恩紊朝制乎卒堅持之房師怒絕其門籍不許通光宗崩羣心洶洶欲見新天子內侍格不得入公正色白政府遂請見于慈慶宮熹宗未登極前二日欲駕幸小南城公率同事力爭鹵簿已出中止闕豎威側目公已予假歸省時方毀書院建璫生祠海內以講學為諱公與馮從吾鄒元標曹于汴諸公講誦不輟復貽所知書曰廉恥道喪極矣乃至為中人俎豆不自媿鬚眉耶河南士大夫遂無一人捐貲者璫聞益欲甘心于公會推考功郎璫矯旨別推部郎無別推例自公始崇禎改元起公卿寺疏陳聖德聖治又疏保泰防微八事語切直上皆嘉納陟南京戶部侍郎謂國用耗于中飽徒鐫錄剝民恐為國家元氣病遂搜

北部之借南糧者屢疏爭之而各省之侵漁隱匿者俱令

補抵如數初受事時缺額一十九萬及秩滿廩庾山積晉

南兵部叅贊尚書公以鳳陽兵備單弱憂在陵寢日夕蒐

徒厲兵賊望風西遁時懷宗勵精圖治而臣下多修朋黨

樹恩怨帝厭之獨倚重公忌者益衆乙亥大計所糾南戶

部某事蹟已刊布都下羣小百計要挾遂移中公及歸里

流寇陷宜永將逼洛陽福藩爲神宗愛子貲腴幾半內帑

公屏人極論欲王如梁孝王故事散財募士以遏天下之

衝弗聽賊至公守北城縋家卒殺賊十數人方食次諸子

更進諫曰大人無守土責幸自愛公曰賴天子之靈豈遽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九 庚戌

破一東周脫有變吾生平所學何事去將焉之夜半叛卒

引賊乘城或勸之易服避民舍不顧賊至迫公下雲梯公

叱曰吾豈步雲梯者從城闔中出至周公廟福藩已就縛

公曰慎無屈膝以辱國賊捧之跪公曰我死不媿聖賢但

憾無兵馬殺汝耳又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闕西向

拜父母慷慨伸頸而卒事聞贈太傅諡忠節公所至聚徒

講學于書無所不窺尤研心于孝經三十年著本義大全

或問等書上之朝詔下褒揚之日芝生於庭者十八葉與

孝經十八章合若符契公沒時年五十五學者稱明德先

生子兆璜兆琳以政事文學顯 贊曰際可年總角時同

邑陝西總制汪公喬年屬賊不屈死得旨護喪歸葬爲之

瞻顧泣下聞同時有呂公者其死事尤烈後際可作令漢

南與公仲子兆琳共事一方每誦殉難遺事嘗相泣不能

語嗟乎國家黜幽大典使忌者不以糾某者移以中公俾

得宣力中樞於軍國必有所濟即不然令之視師秦晉楚

豫間與汪公相犄角襄城之役汪公亦不至孤軍覆沒乃

削公事權僅以鄉先生效城亡與亡之義卒致老成淪喪

國社隨墟豈獨公之不幸也哉

宋中丞公傳

余年十一赴童子試適校士館落成先府君語余曰吾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九 癸丑

向無試館學使者幸多駐節郡郡士子越境裹糧而往大

中丞宋公爲諸生時即以勅建爲已任及致政歸遂捐所

積俸金庀材鳩工不日告成汝小子今日無遠試跋涉之

苦者皆公力也後二十餘年其仲子維祺屬余爲公傳余

與維祺交最厚且知公淡雖不文其敢辭公諱賢字又希

嚴之建德人登壬戌進士初令常熟多惠政時人爲之謠

曰前有楊漣後有宋賢楊漣者卽劾魏璫二十四大罪斃

於詔獄者也尋丁內艱服闋補魏縣行取廣東道御史踰

年掌河南道糾彈不避權要代巡湖廣釋大辟九十七人

陞太僕卿時流氛四起當寧焦勞側席每有專閫之命必

集 229—795

名對平臺日肝始罷會晉撫缺公名列陪推其正推為王
陞陞見數陳時勢甚悉次問公公曰臣南人不諳邊事俟
至晉條上機宜懷宗領之即令倍道之任在兵間五年猶
士以十萬計不費度支一錢生擒劇賊過天星盡降其軍
以目疾告歸公居鄉好行其德往嚴屬六邑大戶解絹赴
都中貴人索賂不得即以紕薄駁易每至破產公力請改
折里人便之年七十餘終於家 贊曰明崇禎間流寇蔓
延秦晉一時開府皆文臣與儒觀望每致坐失事機而當
局諸公方樹朋黨脩怨怨行事動見掣肘且官言路者又
以私意變亂功罪即有長無以自見故督撫命下或朝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四 癸丑

余烈婦傳

烈婦余氏余族姪生華妻也甲寅山寇之亂吾族焚燬幾
遍烈婦避地宋堰猝遇賊烈婦左抱子右攜十八歲女投
水中偶得淺處不死賊倒戈以援之曰速上吾不若害烈
婦曰吾寧死于水耳何至向若曹求活宛轉至深淵三人
皆沒或曰烈婦之死善矣且其女亦烈女也但襁抱之子

可以無死當預為之地余曰此烈婦之所以能死也方其
倉卒赴義時惟知潔身不污為重又何暇為其子計耶夫
人之能死與不能死所爭祇在一時耳士君子不幸遭家
國之變所以不即引決者非盡愛其身也妻子百口之慮
展轉於中遂至蒙恥以苟免聞明季某縉紳者少壯時以
忤魏璫故受刑折指不為屈後關寇起陝右繫其愛子招
之遂俛首乞降嗚呼寧不為烈婦所笑哉

詹夢符傳

詹篆文名夢符父曰景明公甲寅山寇之變吾族居焚燬
幾遍而詹姓亦數罹殘掠景明公病足匿居芳草樓篆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五 甲寅

已脫身林莽間見鄰村賊有舉火者篆文心動復還曰賊
至此樓必為灰燼盍亟去景明公曰若偕行則父子俱死
無益汝慎為宗祧計篆文號泣不忍捨竟負父以逸未里
許為賊所及篆文被數創死而景明公以老得免聞者皆
為泣下初篆文誕時景明公夢箕星入室欲名應箕以誌
其瑞時貴池有吳應箕者亦感異夢而生負重名游內景
明公不欲相襲遂改名夢符後吳應箕以諸生死國難而
篆文卒冒白刃亦以身殉父豈忠孝之氣上為列星先後
固以類感耶悲夫

夏久山公傳

歲戊午余應文學召至京師抱病逾月聞比部夏君以錄
精醫理往叩之爲診視予善藥者至再一日訪余榻前曰
吾讀子松臯文集窮晝夜不倦惜不令先君子見也言已
復泣曰先君子博學工文終老不得一第嘗語不幸曰汝
爲吾身後求佳詩文不必登諸屏幃以紙寫焚之墓前可
矣意欲得子一言以垂不朽余聞之亦泣數行下嗟乎何
其似吾府君太素公之甚也太素公以數奇屢擯於有司
及際可雋南宮賀者至憮然曰兒輩文不逮吾遠甚而竟
先得之命也際可念之至今終天之痛尤耿耿比部君之
志猶余志也遂不辭而爲之傳公諱惟徵字久山世爲豫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木

戊午

章人性至孝父爲西蜀令清操特著公歲鬻負郭產給官
舍計至欲以身殉觸石昏仆迄今五十年血痕尙殷顧額
間時海內文章獨推豫章公與章大力齊名丹黃選校之
役十居其七歷大小百餘試輒高等以明經當得官不屑
就年八十餘猶赴鄉闈試比部君勸止之公咲曰七藝吾
擊鉢可就何言勞且汝已成進士吾豈復以一第爲榮亦
欲積學晚遇之士有所恃以自壯耳及就養官邸病甚比
部君日視湯藥皆自診脈投治數劑輒立效公曰今乃知
汝學醫之爲孝也後比部公以他事出歸診公脈忽微變
問之左右皆曰得非某公遺中州全廣展讀必竟乎乃盡

屏去案上書公閉目靜攝脈尋安久之忽又變不得其故
公問語其孫濂曰余枕上作中州擬程三篇似不多讓人
舉家始知病發之由自此神氣大耗不能復廖矣臨沒舌
僵不能語微伺之若云某年某部蓋猶不忘生平之遺稿
也卒時年八十六 贊曰公可謂好學君子矣或曰垂老
猶不忘舉子業近於不達而余以爲不然古來高人畸士
視世之營營者不足一當其意乃或自放於山水書畫魚
鳥間至老彌篤况文章爲聖賢名理之所寓乎余嘗過達
官富人之家見其處心積慮求一時之寬假而不可得然
則公誠不可及也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七

辛酉

二孝子傳

孝子劉氏宗洙字長源恩廣字錫三河南襄城人四冲公
之二子也明季闖賊構亂圍督師汪喬年於襄城四冲公
以從事佐城守城陷督師屬賊死并執四冲公以被戮創
幾斃恩廣兩耳皆斷號泣負父以歸時宗洙已遁去聞父
難往赴賊怒截其耳鼻後數載四冲公遺疾宗洙取糞竊
嘗之事甚秘隣人郭景儀妻從隙窺見之以告景儀今
海內傳襄城有膏糞孝子者是也父沒破產營塋同季弟
宗泗合幾養母數十年家庭雍睦其居有六燕共巢又芝
生於寢門者三人以爲孝友所感已而宗洙以明經授州

司馬恩廣屢試不第遊太學當得官皆以母老不仕及母卒結廬墓側毀瘁骨立居歲餘恩廣竟得嘔血疾學博馬奪錦至榻前反復慰解恩廣曰勿復言吾五內裂矣尋卒宗洙亦以積哀兼痛弟故相繼嘔血遂不起里中私謚其兄弟曰孝友曰純孝云宗泗舉庚子孝廉能以文行顯

贊曰余讀二孝子行實及鄉先生所作詩歌誄贊不覺涕

泣橫集也或曰滅性不可謂孝曰嗟乎自人藉口於滅性非孝而三年之喪幾有不可問者矣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君子緣飾中道而以自便其私如孟子所謂傷廉傷惠傷勇而以爲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然人於傷廉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九

人

辛酉

之故槩置不問而至於傷惠傷勇必切切然相戒若惟恐其蹈之者蓋適以自便其私而已余謂今天下有傷惠傷勇之人猶將表而出之以愧夫傷廉者惜乎不獲多觀也而況發於天性之不容自己者也夫孝子亦豈期其必至於死也哉沉憂所結不能自釋日浸月甚遂至委頓而不可救卽起孝子於九原而問之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何嘗汲汲於身後之名與間嘗憑弔古今羹齊兄弟之死於餓汲汲兄弟之死於盜自世俗論之亦可以無死而無傷於中道乃必斷然獨行其是而不悔彼其心固已薄雲漢凌川嶽動鬼神凜然千載而如生而世之與草木同腐者

何比比也故孝子之死直附於夷齊汲齊之死可也或曰然則聖人之言非與曰聖人爲天下後世立教而間有賢知之過焉者亦聖人之所嘉嘆而深惜者也若子羔不得聖人爲之師其去死也寧有幾乎

徐賢媛傳

賢媛徐氏浙之海鹽人別駕升貞女也幼許字文學印廷榮之子鴻玉未成婚而廷榮爲逆奴所弑鴻玉見父肢體磔裂遂驚癘成疾寒暑飢飽不能自覺其母蔣疾革撫鴻玉而嘆曰不可以吾子故俟他人子亟謀于三黨議罷婚氏聞之號泣急請于父曰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古訓也况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九

九

甲子

使印氏門祚強盛兒入門不過孱然新婦耳今不幸舅亡家破孀姑奄奄一息印氏子復不辨菽麥是其數世門戶奄之託萃兒一身忍以路人視之乎別駕嘉其志遂于三日內備備奩具鴻玉不能成禮其叔母代之親迎拜病姑蔣于榻前蔣感慰流涕曰有婦如此吾目瞑矣卽伏枕而逝氏哭奠如禮并葬其先世五喪嗣與鴻玉倚別駕以居女紅鍼紉以佐父家政至病中藥餌侍奉二十年如一日郡邑皆旌其門并載其事于浙江通志 贊曰節烈爲女德之極世猶曰爲烈婦易爲節婦難則以一日與終身異也但節婦當琴瑟靜好之後忽遭大故恩不忍絕義不

可渝中材猶可勉強若夫以處女而爲節婦更難余則謂世亦有未嫁守貞不與人事相接終其身宛然猶父母側耳至于處女而事病夫支離蠹廢塊然在床朝拊夕摩動須人力久之而厭惡或以生焉乃氏獨愛敬扶持始終無愠色則尤苦節中古今一人而已

外舅姜聖胎公傳

姜公名燮鼎字理夫聖胎其別號也潮之遂安人父素臣公以名給諫官至鴻臚卿生子二長元夫公公其仲也弱冠儼于庠將舉明經忽棄去自制藝外尤工詩及行草篆刻無不精詣有法事元夫公備極友愛元夫公秉家政豪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十

甲子

俠好施予田園貨蓄斥賣幾盡或以析居勸者公輒亂以他語際可居甥館數十年惟與譚古今詩文升降及海外迂怪不經見事窮日夕不倦至於仕宦生產絕不齒及一語晚年家益落際可宦遊秦豫遣人迎之皆不赴間割俸遠寄隨手散與子姪輩饗殮不給泊如也生平不喜接貴遊餘皆放浪無所擇嘗延師席于別業之間稼草堂相距數百武日每一至生徒患其清談廢業登樓望之見公中道遇樵夫牧子相與箕踞列坐或畫地作棋局爲戲典盡則返如無所遇即緩步踽踽然來益嘆爲真義皇上人云無子以兄子如蘭嗣年七十九無疾而終公詩不自珍惜

散佚無可致偶記其五言近體如露滴新移樹苔甯未砌皆夜長人別後秋盡月來初月出夜如失秋高涼始真寒雲疑戀樹倦鳥欲尋巢若梳浮新綠櫻珠摘小紅有情惟皎月無恙是青山聽鶯穿野徑款客到農家皆脩然物外讀其詩者可以想見其人矣

王文貞公傳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隸河間之任丘曾祖龍遷居都下祖鍾父愛本生父爵皆仕明以世德顯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有聲左公光斗督學順天得公文以公輔期之公于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六經以爲士君子欲進斯世于三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士

丙寅

之盛必以經術爲本嘗論春秋志在尊王而以夏時冠正月豈爲下不倍之義乎孔子所書之春卽周之春正月卽周之正月又云詩之正變以聲不以體官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變也一時宿儒翕然宗之丁卯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明年闕寇陷京師遂盡室南奔皇清定鼎始開道歸里會世祖遴選文學侍從之臣首擢公庶常分校丙戌會試陞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以疾告歸時有薦公可大用者特旨起補原官尋陞國史院學士先是公長子今相國亦爲弘文院學士世祖顧笑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

肩隨以侍班可乎特晉公吏部侍郎不數月拜禮部尚書
又明年加太子太傅而相國復以考績加禮部尚書公顧
以盛滿爲憂因風疾屢疏乞罷皆不允已而世祖升遐
公日夕治大行喪及今上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
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公歷官殫心職掌所言皆
洞中窾要其在翰林日有旨察明季殉難諸臣公疏在
內大學士范景文在外巡撫蔡懋德等宜褒揚以作忠義
之氣時喪亂後聞見失實公疏出遂爲定論及官宗伯奉
詔議祫祭禮言人人殊公言肇興景顯及

太祖宜南向太宗宜東向出入証據多宋儒司馬光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九

三

丙寅

人所未發又議太享殿合祀禮公言本朝所封啟運山
宜附中岳壇天柱陸業之山宜附北岳壇時議者謂北岳
恒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謂趙宋時北岳不
在境內以真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考漢書地理志
所謂曲陽者有三惟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今之
曲陽距恒山絕遠議者言是又謂創業守成難易正等如
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宜祀
歷代帝王廟其議論精卓不磨類若此公雖歸老于家凡
朝廷有大政士大夫未疑不能決者皆就公取正焉年七
十七以壽終竊嘗慨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承秦火之後禮

崩樂壞而當時姻禮制者僅一叔孫通故儀文章制不足
爲萬世法仰惟我世祖睿烈弘謨混一區宇卽超然遠
覽前世典衰治亂之由起弊維風整肅百度制作之隆上
軌往古固由聰明天亶亦賴大臣如公等贊襄帷幄以
開文明之化嗚呼盛矣今上繼承大業特簡令子以
名家碩德之裔由大司馬入典機務而相國當河海清宴
聖德日新相與黼黻皇途益取庭訓而光大之後先
濟美宣力兩朝攷諸史冊可方公之先世王公祐及其
子旦然公以盛德享大年躋耄期則尤不易逮遺命吾儒
以理爲主不得隨俗作佛事及公沒朝廷遣使唁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九

主

丙寅

賜祭葬如禮禮臣請易名文貞制曰可及入祀鄉賢
特命諸王大僚而下酌酒以奠澤官之旁冠蓋櫛比父老
聚觀歎息以爲希觀六子長卽保和殿大學士熙次樞枕
源知縣次然建昌知縣次照工部虞衡司郎中次燕戶部
山東司員外次默國子監學正孫克善刑部山西司郎中
克昌陝西司員外俱相國子餘皆績學厲行振振未艾所
著有青箱諸集文在廬陵南豐間而詩格直追初盛唐人
平生薦拔士知名者甚衆贊曰余嘗執經于王浴青先
生先生文貞公猶子也故得其行事尤詳使公得居鼎鉉
調燮之位必卓然有以自見乃急流勇退若以讓之後人

而已不與焉語曰不干其身必于其子孫諒哉

戴中丞公傳

公諱東旻姓戴氏字日文別號還初潮之建德人父曰徽
弦公公始產探其齠即生齒如周歲兒里人異之年十四
補博士弟子登萬曆己未進士以父徽弦公死孝事疏請
于朝願終身不授職求旌表父孝死且不朽神宗憐而嘉
之特勅有司建坊仍除公歛縣令以清節著歛地狹人衆
恒仰給于龍蘭丹陽之粟公移文太平府鑒譚家橋新河
四十里以運歛米而太平田之磽瘠者亦得灌漑之利又
築龍王山隄以便往來民爲立祠尸祝至今稱戴公廟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古

丁卯

辛酉分校南畿秩滿遷禮部主事歷轉本部郎中出爲河
南汝南兵備副使尋陞參政時流氛日熾公至汝卽命監
軍率諸將祖寬左良玉尤世威與劇賊張獻忠等前後百
餘戰多所斬獲適中使督禁軍過汝肆淫掠汝民洶洶城
盡閉相約以紙扇爲號欲與禁兵角勝負公聞變命開門
斬一兵以徇內使飲手引軍去民心始定及有四川布政
之陟汝人遮道者萬計諱曰公去我不死于寇必死于兵
等死耳寧死公前復詳詣福藩保衛事聞仍停蜀命改河
南按察使監汝南軍如故復特簡僉都御史撫治郎陽公
單騎星馳至軍解光化圍復大剽賊于雙溝獻俘千級獻

忠數喪敗不振乃乞撫緩我師赴總理熊文燦按臣林鳴

球欵焉二人爲請于朝而閣臣內主之遂受其降安插于

穀城公請先勦後撫其疏曰流氛擾攘歷十二年我皇

上聖度如天寓神武于不殺沛剿逆撫順之明旨若輩自

當投戈恐後而猶復焚殺如故者固公然是逆矣卽有以

投順爲詞然問之以投戈無有也問之以散黨無有也祇

惟曰安插地方肆其要挾是撫之權自寇操而不自我操

如是而欲其無敗必不得之數也故謂不痛勦不能成真

撫者誠不易之確論而况十數股大寇勾連結聚此而欲

不痛勦亦何可得乎如近日曹操過天星托天王等十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主

丁卯

股大寇今年五月間結聚於茶山八月間結聚於陝靈迨
九月間繇內浙山中竊發徵臣同禁旅在襄陽雙溝地方
邀擊大捷之後祇隔里眼老徊徊射塌天東逸而曹操等
仍屯內浙山中近因理臣熊文燦至襄陽仰遵睿算一面
發鎮臣左良玉陳洪範等兵往浙川征勦一面刊諭廣布
以示招安而曹操等九營大寇於十月間從鄖均一帶往
提督太嶽監臣李維政求撫疊據監臣手本云各寇欲竟
在草店與界山一帶屯札候撫緣會經理臣與監軍道講
有招安舊議今意欲申前約又據均州知州胡承熙稟稱
遵檄卽遣大使趙光祚同彼營二營隊到曹操營以文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末

丁卯

論各賊感動惟解散一節未肯即遵其情詞具於回監府稟帖中及閱曹操等回該監稟帖云安插事理操一以身任之今讀州文未言安插地方何所先講解散難民果爲誠心安乎果爲畏懼安乎如云安插情實坐落何方何地速建集開市明示曉諭軍民人等各安生理坐待日久不解散而自散也何必目下解散操等九營前往房縣竹山保康南漳坐下要勦即勦也要撫差官來撫再不必日日往返講招安也噫如此而謂諸寇爲真心受撫者乎至於安插一節更有可得而言者臣考成化年間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斬首萬餘賊渠盡皆伏誅嗣後勢復猖獗以右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諸臣籍流民分置三省屬邑如湖廣之竹谿鄖西河南桐柘南召伊陽陝西之山陽商南地非一處也况彼時渠魁授首今則各擁渠魁而渠之中又有渠也彼時不過掘地茹草之饑民而今則躍馬彎弓之強寇也情勢不同難以例論且如西管張獻忠當年正月間經理監諸臣招撫比臣抵任而獻忠叠投哀稟以殺賊自效臣曾一爲奏報疏與報俱責獻忠以從征而安插家口則暫許以鄖西耳不謂權宜安置界山白沙之後屢經理臣徵調從征不前近十月間以堵寇爲言寄頓家口于城中併獻忠亦同入穀城矣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七

丁卯

獻忠居恒自任則云保鄖襄荊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而今十數股大寇一旦盡集于均鄖地方思與界山錯壤而處此果胡爲乎來哉在今日如曹操等雖云不願得官不願食糧但願爲百姓耕田此眼前盜鈴之說耳究將踵種民間熟田與分民間夏秋之故智稍不遂意鋒鏑頓起如邇者豐洲其已事也况荆襄重地前此暫處一西營之張獻忠識者已不勝殷憂長慮今一旦舉數省大寇環聚鄖襄所屬二三百里之內聯營結壘恐羽翼一成號召如意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臣謂諸寇能投戈散黨則可撫若稱兵擁衆則不可撫即使諸寇乞撫是真但鄖襄地方張獻忠既安置其地更不得再安一寇也今各賊盡聚均鄖阻山濱江若四面合圍亦同釜魚奔獸以理臣現在各鎮營兵馬再得督臣洪承疇多發秦中將兵繇興安馳來協同掃蕩痛殺力殲而豫楚二撫臣暨徵臣務各畢力同心分頭夾擊必使賊大披靡情迫勢窮獻忠渠魁夫然後將脅從之輩盡散歸里如果係秦晉遠方無家可歸者則隨地編入戶籍畧倣先朝故事置彼置此惟我所命此實蕩平大寇之一大機會也已伏乞皇上念封疆事重慮患宜遠弭患宜殷勅下該部從長酌議施行疏入以其與熊文燦所奏有異同下部酌議而文燦之招撫成矣文燦

吳四若此良可治

復與閣臣書曰此人不去撫局必中格閣臣遂因名對論
公卽被命解組歸里謝表猶極言獻忠狡橫必誅無赦語
載撫卽疏稿旣而獻忠果藉民田之粟復反殺城當事互
委其罪而牽引公遂與文燦俱逮其後文燦以主撫伏誅
公之冤幾白將復用公而公以病終于詔獄矣悲夫長子
茂蔡侍公偕緹騎入都將登聞以雪父冤竟悲憤遺疾而
卒時年未三十人謂忠孝萃於一家也 贊曰余兒時聞
中丞被逮父老皆言其冤繼讀綏冠紀畧明史紀聞諸書
載其先勲後撫一疏持論卓卓憾不得其詳後與其孫王
綸遊出全疏讀之始知爲有明興衰之大機也嗟乎流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大 丁卯

霞山余烈婦傳

烈婦余姓名愛娥開化霞山鄭起煩之妻也年十六歸鄭
氏生一女不育逾年夫死姑憐婦年少勸之他適烈婦以
死自矢姑諗其志決不復言烈婦事姑謹遂以孝聞與燕

甲寅寇亂時婦年二十賊朱教者最凶黠備禮來娶強置
其所聘而去時烈婦避兵居外家姑不得已遣人迎之婦
聞哀服號哭而來姑婉詞泣諭之曰事迫矣汝以一身活
鄭門數口亦足報亡人於地下烈婦思良久許之賊喜約
日成婚至期賊遣輿鼓吹相迎啟戶視之烈婦投繯死矣
當是時姑切齒於賊竟將賊所聘碎裂置之棺而匿家人
於他所已朱教來謂姑曰歸我人還我聘不然且殺汝姑
揭棺以示之曰我畏君之威逼婦至死我亦不願獨生今
物與人皆在請自取之賊畏烈婦之靈不敢近但不令闔
棺時盛暑暴屍於庭者半月面貌如生里人憐且異之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尤 丁卯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令崔華額其門曰奇節軼倫 贊曰甲寅寇起八閭蔓延
於衢陸子族生華妻女並死於木烈婦其同志耶至於暴
屍踰月而面貌如生語曰至性格天其烈婦之謂也夫癸
亥秋子與修兩浙通志閱郡乘已遺佚不載慨然久之遂
亟爲表章焉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勛

艮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甌

後學方藝如文翰重輯

業

柴世堂陞升

戴熙斐男

仝泰

西陵五君子傳

家稚黃五兄傳

戴烈婦傳

蔣母孫宜人傳

石忠勇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目

姚制府憂菴公傳

晉安林西仲傳

禹貞婦傳

孫烈女傳

于清端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西陵五君子傳

汪。颯。字。魏。美。錢。塘。人。登。崇。禎。已。卯。鄉。薦。家。貧。耿。介。自。守。里。有。逮。繫。者。奉。百。金。為。颯。壽。屬。以。請。託。固。却。之。明。亡。侍。老。母。避。入。天。台。山。中。日。糴。米。半。升。以。供。母。自。採。蕨。根。淘。汰。食。之。後。母。思。歸。移。居。西。溪。之。河。渚。足。迹。不。入。城。市。驛。傳。使。者。單。騎。至。門。固。請。見。颯。從。山。後。避。去。疾。革。以。所。著。書。預。置。棺。內。其。臨。終。口。占。一。詩。人。至。今。猶。誦。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一

戊辰

陳。廷。會。字。際。叔。錢。塘。人。補。博。士。弟。子。甲。申。後。忽。棄。去。以。布。衣。老。與。同。郡。柴。紹。炳。孫。治。為。沈。博。絕。麗。之。文。號。西。陵。體。嘗。刳。股。以。愈。母。疾。卜。父。葬。地。得。無。主。穴。仍。覆。掩。之。移。壙。於。前。數。武。歲。時。上。塚。以。酒。酹。之。曰。毋。使。為。若。敖。餒。也。故。人。官。京。師。者。將。以。博。學。弘。儒。薦。固。辭。乃。免。少。時。善。行。人。陸。培。及。培。殉。難。死。以。子。繁。昭。為。託。廷。會。日。夕。課。繁。昭。為。文。後。以。駢。體。擅。名。海。內。終。身。隱。居。不。出。識。者。以。為。不。愧。父。師。云。廷。會。死。署。銘。旌。曰。故。處。士。某。其。遺。令。也。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長不滿五尺而傳聞強記下筆輒數千言華亭陳子龍負重名為序其青鳳軒集以傳曰東

南奇士也。性純孝。聞父卒于官。號緝欲絕。見者謂涕里中兒。以父笞出亡。紹炳向之流涕曰。僕雖欲如卿受父小杖。詎可得哉。乃作遊子遇孤兒行。示之。其人感悔。自責鼎革時棄諸生。後以訓徒至京師。杜門不交貴遊。貽書親黨。門日惟擁書吟諷。不知門有車馬客。無異避世墻東也。晚年辨晰禮書一軌于正。郡中有崇異教者。友人陳廷會往與之辨。甚力。皆大驚曰。君非柴虎臣先生耶。何抗直乃爾。初紹炳乏嗣。註感應篇上卷。生子世堂。及次子世臺。生適註下卷。甫畢。人皆異之。所撰古韻通尤卓冠古今。大吏欲梓行之。以未成書為辭。遺稿尙藏于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二

戊辰

沈昀初名蘭。先字旬華。仁和人。事父母至孝。以貧故授館。十餘里外數日必一歸。省疾風甚雨。無間。甲申之變。甫遜弱冠。卽棄去。制舉業。每讀書正容盥沐。如對聖賢。文章一宗兩漢。六季餘習棄之。如免也。易簣時語不及亂曰。吾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

孫治字宇台。仁和人。爲人慷慨。尙氣節。故交陸圻以明史事繫獄。禍不測。且籍其家。親知皆避匿。治突入灑涕曰。奉檄所籍者。貴產耳。豈籍其先人遺像及措大數行撰述耶。就吏人手中攫得之。後事解。乃以歸圻。每歲束脯所得。必分饋父執之貧者。平生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刑

諸書皆所綜貫。而行文宏麗。有法治于西陵。十子中尤以行誼推陳廷會。其同棄諸生也。亦以明季喪亂之故。及身沒復相先後云。贊曰。余總角時已聞諸先生之名。及避寇西陵。惟魏美已沒。餘皆在。兄事之列者也。數年來悉化爲異物。戊辰春仲復寓會城。值有崇祀五賢之舉。其子弟輩乞言爲傳。嗟乎。諸先生皆以壯年高蹈。文章氣節照耀當世。豈以鄙言爲輕重哉。

家穉黃五兄傳

家穉黃五兄。諱先舒。後補仁和博士弟子。改名駉。晚年所著書仍以先舒行世。至於海內。識與不識皆曰穉黃先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三

戊辰

則無二稱也。與余祖同出周文王之子毛伯。後各自爲族。其始祖宋監察御史子俊。從南渡。卜居於杭。祖慎齋公及繼齋公皆有隱德。兄幼卽穎異。絕倫。六歲辨四聲。九歲能詩。文繼齋公嘗語人曰。是兒生時其祖母夢虎入室。易之占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異日始以文章顯乎。年十八著白榆堂詩集。時紹興司李陳卧子負重名。見之。嗟異。特枉車騎訪之。乃感其知已。渡江謁卧子於官署。執弟子禮。間山陰劉中丞講學蕺山。亦負笈從遊。暨明季喪亂。徜徉物外。與陸麗京柴虎臣諸君以詩文相唱和。號西陵十子。已而歛華歸實。文追兩漢。閒取法於唐宋。韓歐諸子詩自漢

魏以及初盛中晚皆苦心探索而得其神髓至湛深經術
辨析於是非同異之間稿凡屢易有遲至一二十年而後
定者蓋尤兢兢云內行醇備事父繼齋公極色養之孝於
親族矧其貧乏後家漸落齋所居以償債念姊及姊婿未
葬捐金為營窆安或難其事五兄曰使父母生吾姊為吾
兄則潛金不均有平區區營葬何足齒喜汲引後進經其
指授文采法度皆可觀而得一言之譽者壇坫以為定評
中丞王公康侯修浙江通志延兄與余屬以編纂之役得
一忠孝節烈事必喜色以告惟恐其不聞於世繼中丞趙
公朔望講學欲聘主師席固辭不赴自從學哉山後即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戊辰

聖學為歸研究濂洛宗風取其有神躬行者題曰誠心慎
鈔又以三慎名堂曰慎出位之思踰矩之欲不中節之喜
怒哀樂屬余作記書之座右後屬續時自謂心性之學有
得力處非虛語也旁及韻學以為字有聲有音有韻三者
之中韻為最要并撰唐人韻四聲表示後來以準的思古
堂集匡林溪書螺峯說錄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真語
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蕊雲集晚唱詩辯坻韻白
鸞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中年失音遣去諸姬侍正襟兀
坐杜門息影如是者十年其病忽愈復與賓朋蠟屐登紫
雲南屏諸峯然盛夏擁絮卧草蓐至二十八重同里林鹿

菴為作草薦先生傳人爭頌之戊辰冬遘脾疾不起年六
十有九 贊曰余自甲寅避寇西陵始兄事之文酒之會
無虛日一日酒酣熟視余曰吾文不及若文若詩不及吾
詩長短調則雅相頡頏而余自顧默然每一文成非與反
覆論定不敢輕出示人又蕭山有大可者海內所謂浙中
三毛人中文豪蓋謂君與大可謬屬余而三也及沒大可
已銘其墓矣余因嗣子熊臣等之請畧次梗概不能表彰
於萬一則九原之下猶有餘愧焉遂慟哭而為之傳

戴烈婦傳

烈婦戴氏其家由新安遷於杭稱右族十歲喪父哀毀如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戊辰

禮年十七歸吳集生之子錫事舅姑以孝聞時錫已補博
士弟子少年攻苦讀書常至夜分氏針紉相對無倦色錫
嬰瘵疾侍湯藥三載如一日祝天願以身代誓斷羣血更
散粧奩建橋放生以延失算後疾篤氏絕食求死錫覺之
問故氏曰吾年方少恐疑異日有他志願死于君前以絕
君念錫曰脫吾不死而汝先死是速吾死也始食如初及
錫已屬續氏號擗自按其兩鬢幾盡以頭觸屏几流血淋
漓覆面見者無不嗚咽已而投繯者再力救得繼其母泣
曰俟吾以天年終汝死未晚氏曰兒已適人止畢兒身事
已耳不能復事母也夫既殯踰月遂遍拜尊屬告別從此

水漿不入于口矣。先是氏吞金指環不死。家人盡屏叙珥。不使近。一夕給小婢得金簪碎剪之并裂西洋鏡仰吞幾盡。遂致胃損。磨破嘔碧水斗餘。臨終密囑老婢曰。吾生平從不令醫者診脉。死後慎勿令畫工寫吾真。時年二十有二。贊曰。人生大節以捐軀爲難。然往往奮然于一決。乃氏更于旬月之間楚痛備嘗。百折而不易其志。其翁每向人大慟曰。吾子婦。演死者七。每一救之。則其死愈苦。而不知千百載後人以其死爲愈烈也。余寓會城數日前知烈婦吞金絕粒。心甚異之。至三月二十四日聞其死。不覺泫然久之。遂援筆爲之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六

庚午

蔣母孫宜人傳

余總角就外傳已聞金沙有蔣楚珍先生以制藝名海內。及年十九應鄉試時其子虎臣先生主試吾浙而余文爲分校所抑私自念遇合有數惟以不得出高賢之門爲憾。其後虎臣先生脫莖名位坐化峨嵋望之如天外冥鴻逸然而不可卽。今年夏偶遊固陵蔣子度臣屬爲太君孫宜人立傳按狀宜人固楚珍先生之配而虎臣先生之繼妣也。生長貴盛年十七歸楚珍先生時甫舉孝廉年壯氣盛俯視一切不屑問家人生產及登第由諫垣歷憲副清節矯矯室無長物宜人內操家政賓客至止脫簪珥供具皆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七

庚午

咄嗟立辦居恒訓子若孫曰汝曹能不辱先人貧又何患。聞書聲出戶外則見日喜嘗侍舅某公疾密禱于天割臂和羹以進。甲午歲寇列炬斬關而入宜人念變起倉卒不能兩全當戶峻拒身被數創左臂幾至墮落寇爲之逡巡却立楚珍先生得負母潛避以免嗟乎士君子大節所關顧惜身命每每喪心易面而宜人以孱弱女子平居蜂虿入懷怛然動色一旦療劇疾禦暴客殘割肢體被血淋漓白刃當前如蹈履席間無所畏懼亦可知所愧矣宜人雅工吟咏楚珍先生欲爲付梓輒曰內言不出閭閻况文詞乎卒時年七十度臣又曰吾於先慈稱降服子承祧者惟長兄虎臣一人長兄臨終解脫遺命不欲以喪歸葬而數千里外囑蒼頭以先慈壽具來歸是長兄事母之念更切于吾之事母而痛吾母能不益痛吾長兄也其辭益愴然以哀然則度臣兄弟間之孝友亦當附余文以並見云。

石忠勇公傳

公諱廷柱姓瓜爾佳氏原籍算尼人也於明萬曆間隨父移居廣陵遂以石爲氏儀觀修偉少沉雄有大志以勇力善騎射著稱時三韓歲比不登民心離畔我太祖六師南下無不鼓舞樂附公率先伏謁道左指陳方略太祖顧而喜曰此我建州人不忘本國忠誠可嘉授三等阿達

哈。哈。番。辦。事。內。院。公。亦。以。原。籍。滿。州。願。同。滿。州。驍。騎。先。登。克。敵。遂。命。為。精。兵。額。真。以。取。曩。弩。克。功。陞。三。等。阿。思。尼。哈。番。大。閱。演。武。場。公。治。軍。嚴。整。與。總。兵。佟。養。性。各。有。鞍。馬。之。賜。隨。征。高。麗。引。軍。取。平。島。及。捕。漢。兒。諸。地。以。公。謀。定。後。戰。所。向。無。前。進。階。三。等。精。奇。尼。哈。番。任。兵。部。尚。書。管。都。統。事。太。宗。嘗。諭。諸。將。謂。呂。尙。善。將。兵。以。示。激。厲。公。對。曰。昔。太。公。望。專。制。閫。外。操。生。殺。權。今。臣。等。有。統。兵。之。職。而。欲。因。利。乘。便。輒。以。專。擅。取。罪。即。使。有。太。公。望。其。人。亦。無。從。表。見。諸。大。臣。以。言。過。激。請。付。部。議。降。旨。相。慰。曰。爾。諸。大。臣。得。盡。如。石。廷。柱。之。懷。慨。論。事。犯。顏。勿。欺。可。為。忠。君。愛。國。之。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入。祭。西。

至。宥。之。公。復。招。明。總。兵。祖。大。綬。引。見。令。與。之。歃。血。定。盟。縱。入。錦。州。城。尋。復。來。歸。而。明。事。益。不。可。為。矣。大。軍。圍。錦。州。公。用。炮。克。七。臺。左。翼。兵。復。擊。破。杏。山。騎。兵。洪。經。畧。屯。兵。十。三。萬。於。李。紅。山。口。公。奮。勇。衝。其。中。堅。敵。兵。復。從。松。山。城。夜。犯。壕。塹。公。臨。事。有。備。指。揮。左。右。翼。夾。擊。斬。獲。甚。衆。次。夕。敵。兵。復。出。又。擊。敗。之。攻。塔。山。附。近。諸。臺。并。克。杏。山。城。錦。州。平。叙。功。居。一。等。陞。二。等。精。奇。尼。哈。番。前。此。公。有。條。錦。州。機。宜。疏。大。畧。謂。錦。州。一。城。為。關。左。諸。鎮。之。首。所。以。南。朝。駐。扎。重。兵。今。我。國。舉。兵。圍。困。彼。必。背。城。一。戰。宜。及。其。列。營。未。定。以。大。炮。四。面。環。擊。之。必。不。能。支。即。欲。走。避。入。城。而。追。師。緊。

迫。一。時。不。能。遽。入。且。兩。軍。混。戰。城。上。雖。有。火。器。彼。恐。誤。中。已。兵。不。敢。施。放。則。我。軍。必。獲。全。勝。矣。又。南。朝。所。藉。以。援。遼。者。宣。府。大。同。榆。林。甘。肅。寧。夏。諸。鎮。當。命。王。貝。勒。統。兵。西。畧。應。州。雁。門。等。處。則。彼。方。張。皇。守。禦。何。暇。東。顧。而。援。救。乎。所。謂。不。戰。屈。人。之。兵。也。至。援。兵。自。寧。遠。至。杏。山。道。路。甚。近。所。費。不。過。數。日。糧。豈。能。持。久。勢。必。潰。歸。我。用。奇。兵。伏。于。高。橋。掘。壕。以。截。其。去。路。彼。軍。欲。遁。則。無。門。欲。戰。則。枵。腹。所。號。為。持。戟。先。登。者。未。必。不。倒。戈。于。前。途。矣。如。此。則。敵。之。勁。卒。敗。于。城。下。而。外。無。援。兵。錦。州。計。日。可。克。若。錦。州。失。守。遼。陽。諸。督。師。罹。失。機。之。罪。曩。木。就。刑。而。已。彼。念。我。國。恩。養。降。帥。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九。祭。西。

赤。心。置。腹。則。棄。義。歸。誠。亦。事。之。可。必。者。既。奏。太。宗。嘉。納。之。卒。以。成。功。人。擬。之。韓。信。登。聖。王。朴。開。邊。之。策。云。庚。辰。命。公。西。畧。邊。境。旋。師。呂。順。口。太。宗。親。引。金。危。賜。酒。陞。為。八。旗。總。固。山。額。真。以。示。寵。異。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五。月。昌。平。寇。亂。公。奉。命。統。兵。招。撫。昌。平。懷。來。地。方。三。十。四。城。六。月。攻。山。東。從。德。州。進。兵。招。撫。四。府。七。州。三。十。二。縣。九。月。取。太。原。招。撫。七。府。二。十。七。州。一。百。四。十。一。縣。蓋。公。入。關。後。即。掌。砲。營。遇。負。固。者。不。得。已。而。用。之。此。外。皆。宣。布。朝。廷。德。意。專。意。招。徠。故。雖。畧。地。甚。廣。而。全。活。者。無。算。當。攻。太。原。時。公。用。砲。擊。其。城。克。之。以。久。拒。王。師。法。當。屠。公。曰。彼。各。

爲其主非叛也。衆以公議爲然。百萬生靈遂免于屠戮。軍次黃河渡口。降其帥黃總兵。復敗毛總兵于應山縣。十二月以招撫功陞一等精奇尼哈番。賜金五百兩。至秦豫吳楚諸省公行陣所歷。皆決策招降。期年之間。前後底定。順治三年夏四月朔。以太祖配天授公三等伯。世襲都統。如故。七年八月。復取山西大同諸郡。陞二等伯。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禮成。陞一等伯。封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婚禮成。加皇太后尊號。又加一拖沙喇哈番。十一年。命爲鎮海大將軍。移禁旅駐京口。抵鎮。卽進紳士耆老而諭之曰。兵民雜處。不無騷擾。乃相度形勢。建營房于潤州城外。居民安堵如故。而商賈亦四方雲集。羣立祠于北固山。以報公德。十二月奉旨撤回。攀轅以泣者載道。公立功疆場。身被七十餘創。嘗於戰後跪奏軍機。太宗指其受傷之處。公不自覺。及顧視血流。灌注韋韞。皆滿。太宗尤嗟異之。順治十八年正月。遭疾屢賜存問。以二十二年卒。享年六十有六。欽賜祭葬。謚忠勇。今上御極。念從龍舊勲。且籍本算尼。遂改漢軍爲滿洲。籍復于一族中。遴選都統。雖品級懸絕者亦引見。內廷咸以爲異數云。

姚制府憂菴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十

癸酉

余自衰倦杜門交遊甚簡。然海內名流見過。皆盛稱吾紹姚制府憂菴公之賢。喜結納下士。余以爲庶幾古孟嘗平原之風。自是英雄本色耳。及問道八閩。值公入名宦祠。則自士大夫以暨樵夫牧豎。無不相向流涕。如慟私親。始嘆數十年來。知公未盡也。適同時亦有舉祀名宦者。雅非邦人士之意。諸達掖其育下。拜可見秉彜在人。自不容強已。而友人高雲客請余爲公立傳。余不能悉其氏族生卒之詳。然在閩言聞可耳。公諱啟聖。字熙止。號憂菴。浙之會稽人。舉順天癸卯鄉試第一。筮仕粵東香山縣。未幾去職。康熙十三年。耿逆構亂。公閒居在越。聞變投袂而起。曰。四郊多壘。正我輩報國建功之日也。召募壯士。奉康親王命。破紫雲楓山之賊。蒙恩授溫處道。會事從大軍進勦溫處。延津諸郡。超陞福建布政使。司董剔夙弊。民困得甦。繼屢以奇功膺總督福建之寄。聞命涕泣誓以蕩平全省。爲已任公恩威。並用尤善于招徠。反側視師之初。卽以片檄撫韓大任于汀州。大任權滿多智。軍中所號爲小諸葛者。也。令其率黔兵二千人赴漳。援勦公。念潮寇一日未除。則海賊一日不靖。乃由漳之潮。卑騎論劉進忠。盡降其軍。公夙聞僞將軍朱天貴以驍勇爲賊所恃。遣降將說之。天貴慨然曰。我豈甘終老潢池哉。今公以歸正相命。敢不効力。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十

癸酉

後竟以先登死于王事公八載臨陣親環甲冑若同安長

秦海澄三邑皆為賊據公一一收復之歸我版宇復大捷

于北溪文圃觀音山諸寨至鄭氏世為海患澎湖之役公

力為提督施公督水師覆其巢穴卒因公而受降焉而公

之子曰儀者每戰為軍鋒冠以文階改授總兵公屢請收

回成命未允也公盡散家財以克軍實製戰艦不需閭左

一錢乃自奉無異寒素嘗自署其軒以憂畏曰吾憂在蒼

生之不安不在海賊之不滅畏在閭閻之不樂不在強禦

之不歡故凡與學移風簡刑蠲役及禦災救旱諸善政皆

公力所優為至若人所必不敢為而為之者如請撤親王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

并將軍之兵民居得以漸復且無供億之煩而朝廷亦省

軍儲數百萬又海禁甚嚴相沿已久即巡視大臣皆堅持

其議公獨三疏以請求為展界俾億萬遷徙殘黎得重保

其廬舍家墓而一身禍福置之度外公豈僅以勲業冠絕

一世而已哉閩人每屆公誕辰里社皆燃華燈笙歌徹旦

比元宵者三日及公歿各繪像于家且請衣冠以葬附於

桐鄉之義云贊曰余額行時衆父老來謁曰當明崇禎

間鄭芝龍初起廈門有磚刻隸文浮出隱寓公姓氏而今

皇上龍飛亦預兆焉鄉先生陳衍曾紀其事後六十年

海氛因公而熄嗚呼天之生公豈偶然哉

晉安林西仲傳

余年友林君西仲嘗著古文析義諸書凡總角向學者無

不奉為模楷即海外若朝鮮琉球日本諸邦亦多方購求

以為上國人文之盛故天下言文章者必以西仲先生為

歸至其政事之精詳與夫操持之剛勁百折不撓罕有能

盡悉者先生既沒其子沅相屬為傳按狀林君諱雲銘字

道昭號西仲閩之晉安人累葉通顯君少穎異過目成誦

嘗夢遊洞天石室中讀秘笈書其未竟者次夕復夢至其

處讀訖始寤恥習純粹惟與兄大尹道馭公下帷攻苦弱

冠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徽州司李甫下車逮府胥四人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

太守請貸其一曰吾欲其知罪而改耳不然恐稔惡終無

已也已亥六月海寇犯江南營弁與主將有隙引叛兵至

郡君謂太守曰事迫矣賊以得庫為利若城破總非我有

不若簡掾吏可托者分領埋藏事平不慮其侵蝕也且吾

輩左右皆賊耳目聞之於賊可以稍緩其攻賊果氣沮復

與監司太守設為方畧獲偽知府戮之徽郡以寧庚子為

南閩分校官其明年委署府篆有持通海偽劄出首於東

山營者欲勒兵往君驗其印文內裂而外有絲痕因嚴促

出印視之果四木合成而邊用竹也事遂寢居民千餘人

手香詣謝君不自以為德令併謝營將焉暨新守蒞任甫

兩月內即以他事提督復委府篆時主計典者欲君註其
居官暴戾署下考以舉君謂新守事在未任之先曲直
未分既不便以被逮一案定其爲暴戾又不能於兩月中
別求其所謂暴戾者而置入法中也不若循往例止以新
任註考爲至當其臨事骨鯁不阿類此故九載中頗死者
數矣然以義命自安屹不爲動裁缺改補士民送者越境
乃已前所遠府胥改行從善號泣道左曰非公之嚴我竟
以爲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爲惡死聞者皆異其言歸里
後念耿逆橫縣會抵難於托足遂奉尊人移寓建寧尋丁
外艱喪祭如禮甲寅秋變作爲逆黨掩捕至省拷掠繫獄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
丙子

禹貞婦傳

貞婦禹氏上虞之甲仗村人也許字同邑徐君榮清已而
徐君隨父之任廬陵甫二載而父卒於官時值張獻忠之
亂不通音問者數年訛傳徐君被難欲謀改適貞婦以死
自誓甲仗村沂江十里而上曰約山有大士庵祈禱者甚
衆婦托言進香遂投江而沒漁人撈救得甦遂不敢奪其
志又越五載徐君始扶柩歸里合卺一年而貞婦病故年
二十六無出徐君後官至高淳縣尹積要嚴氏爲建寧郡
守我公之女生子汝楫余次子士儲新膺卓異陞授冀州
牧延汝楫至署相得甚懽代爲請至再因爲之傳贊曰
貞婦之投江最烈而賴此以全其貞則仍目之曰貞婦可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
壬子

孫烈女傳

孫烈女名秀姑抗之候潮門外人幼適楊鼎元子文龍以
待年未婚姑侯氏家貧父子鬻帽爲業與退卒閭士積比
隣而居秀姑年十四士積斃其色一目入厨下牽秀姑衣
挑之嘴其指出血始解是年夏鼎元復攜子遠販衢州六
月十六秀姑晚浴士積穿地盜持其足秀姑驚起號泣訴
於姑聞者不平次晨士積母率其子槩髮黨胡起龍入門

請罪秀姑怒持茶既擊士積誤中起龍面起龍憤誓士積
遂咆哮無狀謂汝弱女子蓋掌握中物耳吾不能私汝非
夫也次日復同起龍辱詈如是者再四秀姑自念惡黨甚
衆倘貪夜侵暴力不能拒遂密縫上下衣裾縹結甚固十
九日復聞惡聲死志遂決晌午親奉魚餐膳姑復淪茗以
進隨入房漬鹽水中飲畢腸潰而沒侯氏鳴公請驗士積
竄避倖免出薄棺以殮同里譁然頃刻聚數百人遍額當
事邑令拘執士積諸黨訊鞠以聞郡司皆加懲究而中丞
張公劬早廉得其實時盛暑棺罅滲漏而無屍氣併無一
蠅蚋敢近者士積家人密斃大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太

戊寅

爲人所覺擲去之中丞特疏於 朝斬士積於錢塘門并
杖其黨於戟轅復爲大柳貯之彩繪完密遣官爲文以祭
自方伯以下無不奠祀士民執香泣叩者日數千人詩歌
誄贊遍牆屋間方士積下獄時其母謂人曰士積向隨征
在外入一尼庵見一尼少艾欲犯之尼以二十餘金相賂
丐全其節士積得金後復強逼不從竟蹴之至死可見士
積之怙惡不悛如此 贊曰古來節烈所感至於墮城飛
霜而烈女死於盛暑體質如生寧得謂古今人不相及歟

于清端公傳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省方兩浙觀察于公蒙 恩賜稱

登且 親灑宸翰榜諸政事之堂兩浙人士踴躍稱慶而
黃髮耆舊謂公王父清端公當年榮膺 聖眷先後一轍
際可向觀察索遺集讀之則今相國熊公已誌其墓冢宰
陳公復爲之立傳兩君子於際可爲同年皆以文章名天
下然誌銘體尙簡嚴而家傳每不厭詳悉娓娓至萬餘言
竊不自揆謬加纂輯著爲傳畧以志景行之私云公諱成
龍字北溟晉之永寧人以副榜官羅城令邑多烟瘴兼猺
獠雜處爲患或勸以中道告歸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
如若言則羅城竟可無官耶抵署僅茅茨數椽二僕遺瘴
疾死其一後亦告歸顧影孤子日食粗糲晚酒一甕以四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七

已卯

錢爲率并不設七箸也一意與民休息編置保甲烏言椎
髻之衆皆欣然聽約束卽隣徭之爲寇患者亦悔罪還所
侵掠以餘暇勸農儲粟興行教化大吏方舉公卓異而公
秩滿遷知合州矣羅人泣送至數百里外一替者獨留曰
公囊中裝恐至中途而竭暫星上取給可爲行糧助也後
竟賴其力得達合州清操惠政一如羅城時未幾用前卓
異陞黃州同知撫軍張公朝珍雅相器重令攝武昌篆值
滇逆叛兵事皆倚仗公復以卓異擢武昌知府檄公往軍
前造橋橋成而水漲復壞遂以罷職會有東山之變撫軍
日非君莫可辦賊聽以便宜行事先是妖人黃金龍匿黃

麻劉君子家得漢中偽劄潛結河南江西大盜號稱十萬而君子向嘗居門下服公威信公車騎從一鄉約往傳呼曰太守來活爾山中人君子窺伏山後而令甲士發弩以俟公直入廳事索水滿飲隨軒睡榻上既寤因謫罵曰君乎老奴何堅避乃爾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子遂出見泣訴盡降其眾後并獲金龍斬之撫軍上其事再命知武昌府已而湖北復亂調守黃州時援兵悉隨大軍進勦黃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本

已卯

渠首何士榮等取脅從名籍立焚之眾心以安出軍僅二十四日不費公帑用鄉民數千人破賊數萬以功陞江防道建按察使當閩叛新定數起大獄公所平反甚多仍下令募贖難民其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每退食羣兒皆爭索果餌以為歡笑稍長俾還鄉里及期還布政使力請於王免劬夫月以萬計收兌軍餉正額外不增銖黍大計舉清官第一上謂如成龍者方不愧卓異二字隨命開府畿內嘗請陛見天子知公清忠而魏公象樞復言於朝有帑金鞍馬之賜并御製詩及御書命閣臣宣賜會宣府歲發公帑勸輸饑民賴以全活

繼而總督兩江境內望風震栗遇白髯偉軀者輒心動疑以為公公亦數微行以實之而公益自刻苦有于青菜之謠更嚴勸學政課士講約并靡麗之俗為之一變豪右多所未便爭搆為蜚語以撼公公畧不為意迄巡海歸遺疾遂端坐而逝床頭惟綈袍一篋鹽豉數器而已哭奠者市肆為空所在各建祠以祀計聞賜祭墓如禮謚清端復親撰碑文以表神道公善政不可枚舉而發奸摘伏尤稱如神黃州大盜窟宅野廟中公微衣願入為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為誰役曰二府于青天也及進見即入繫之楊二盜叩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左

已卯

頭服罪公下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以一事謝罪而得免汝曹於刑戮昇棺至悉活埋之又營井有弟風無賴適遠歸而是夜軍餉盡劫執弟首官拷掠誣服連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皆曰廢費已罄公偶以事謁撫軍語及之公曰餉銀數千不應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煩更為一鞠公私其事越二日引眾囚至即破其械復命曰盜案無一人真者已盡釋之矣撫軍厲色曰然則真盜安在公指麾下校曰是即盜竊餘盜皆進香木蘭山行且就縛耳及獲盜并訊之賊果匿校家封識宛然至公廉介出於天性在羅城時困頓備歷猶金之百鍊而益精故

垂老不衰云。贊曰公為魏公象樞特疏所薦。輿論翕然。真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憶戊午際。可應文學之徵。蒙魏公延飲邸舍。曰吾性迂僻。雖大君子官吾地者。從不以杯酒為餞。念君輩數人雅稱廉吏。且既已解組入都。即非現任。故破例一叙。并述公之治行甚悉。可為後來法。際可知。已之戚念之。至今猶耿耿而向以不能一見公為憾也。乃觀察蒞任。吾浙清節矯然允矣。克繩祖武也哉。

受業王 詰濤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孫 虞廷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干

已卯

博霄南溟

炳輝新易

良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參

戴 熙斐男

梅定九傳

童聚上傳

羅門雙烈婦傳

王烈婦傳

張蔚生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目

曾伯祖明齋公傳

曾祖肖環公家傳

伯祖接思公傳

王父思程公家傳

質甫公傳

四明公傳

景坡公傳

毛孝子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梅定九傳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曩者歲在戊辰余與梅定九先生晤於西湖遂傾蓋定交日載酒賦詩余爲題其飲酒讀書圖而別今已卯冬先生自閩中北歸停棹湖墅復枉道訪余西湖邸舍忽忽十餘年兩人鬚髮盡白幾不能辨識矣問無恙外盡出所著曆學算學書相示且屬爲傳曰文鼎覃精於此四十年矣自謂足以闡古人之精思爰曆家之定論而足跡經南北求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一 已卯

其人以繼此學尙未得也庶幾藉先生大文以傳使當世學者知有此事而相與求之乎余惟古人生不立傳然後此恐相見無期已如隔世而先生之學不可不使人知之遂不辭而爲之傳先生姓梅氏名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梅氏自宋以來多聞人先生之父曰傘開處士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文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著書一編謂之周易麟解而尤精象數先生兒時侍父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廿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諸所藏臺官交倉法卽爲補訂註釋成曆學駢枝四卷竹冠歎服以爲智過於師

云傘開故多藏書益以已所購致凡數萬卷中年喪妻更不復娶枕藉簡帙以自愉快而曆算推步諸書人不能句讀者先生讀之輒解凡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得其要領如古者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稱具體焉西洋簡平渾蓋諸儀器以意推廣皆爲之中規矩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而孳孳探討至老不倦殘編散帙必手抄之一字異同亦不敢忽尤虛懷善下若舊臺官時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故所得藏本益多而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二 已卯

聞見益博至京師日纂修明史諸公以曆志屬詳定蓋謂晉隋兩人文志實出淳風唐書曆志五代司天攷皆出劉義叟從來此事必屬專家也先生曰記者知尋郭太史授時而隨聲詆大統不知大統卽授時也但曆經既成之後閏應轉應交應三數俱有攷定又太陽盈縮太陰遲疾及晝夜永短皆有立成之表而黃赤二道相求弧矢割圓諸法及平差立差定差立法之源元史並皆缺載不可不補補之則今其時矣乃出曆草及日月五星通軌詳爲詮次以發明王恂郭守敬不傳之秘授時大統始爲完書史局服其精核於是羣下諸君子皆欲見先生或遣子弟從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三

已卯

而書說亦稍稍流傳禁中臺官甚畏忌之然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長以與人競會 天子欲講明方員圖徑劉徹古率與西法之得失有應召往者而先生襪被出都久矣又二年 裕親王以禮延致府中稱梅先生不月餘亦辭歸書病中西兩家之曆聚訟紛紜與其弟文鼎文鼎大發廿一史所載曆法七十餘家及西學諸書參訂攷究各求其立法根本與改憲源流務得其久而不得不改之端與夫不久亦不能改之故及中西名異實同即因為創有雖屢改而終難盡改之理一一為之撰定為古今曆法通攷以補馬氏文獻通考之缺及邢氏律曆考之所未備稿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四

已卯

與尊西太過而蔑視古法皆坐不讀書耳又曰吾為此學與年俱進皆歷最艱苦之途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為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安溪李大中丞見其書歎曰梅先生曆學趙綠督陳瓌諸人皆不逮也為刻其曆學疑問於大名其弟安鄉刻方程論於泉州前此蔡璣先刻籌算於白下然於未刻書未什一也蓋自元郭守敬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他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茲不具論論其學之大者如此嘻可以傳矣子以燕登祭西賢書能世其學 贊曰堯典首重授時而數

童聚上傳

先生諱升字聚上安陸令以道公之曾孫而廣文綠橋公之孫也以政事文章世其家學父泰宇公性嗜古不屑為章句儒會父殞宦途絕意仕進先生少負雋才總角應童子試邑大夫疑其倩人三復而文益工以大器期之屢試棘闈數奇不遇鼎革後遂閉戶著述經史性理諸書皆手

錄成帙尤遠于易著河洛先後天解詮次明確拔理於箋註之外年六十課子姓爲文必親構數莖頃刻立就族姪孫浣斯弱齡失怙後成名進士公誘掖之功居多事父至孝自寢興滌灑几杖枕簟無不服勤盡力下逮廁溷之細爬垢雪穢數十年如一日待昆季友愛無間言生平維持風化自任臨終誨迪諸子尤以是爲兢兢焉比間有爭訟者公片言立解一時號稱仁里要方孺人有婦德繼娶商孺人文毅公之後婉順慈淑與君白首相敬子長秉聖早歿僅遺一子次愷邑庠生慷慨好義與人交有終始生子七次安聖生子二次誕聖生子二皆穎敏好學而愷督課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十一

五

辛巳

尤力後起正未有艾云 贊曰余先曾伯祖明齋先生與綠橋公相友善而先府君赴試郡城復與公同邸舍每稱其有長者風今讀愷行述益嘆府君之言信而有徵昔史遷好奇所傳多雄豪磊落之士而萬石君獨以循謹著豈遂謂古今人之不相及哉

羅門雙烈婦傳

羅維祺妻葉氏結褵甫五月維祺服賈于楚三載不歸舟過洞庭灤作發狂赴水以沒計至即不食求死所親多方勸諭氏曰姑在堂有叔可奉甘旨吾志決矣聞夫屍數日始獲旁無親識是否難信他日櫬歸切弗與之同穴以成

我志至旬有六日乃終年二十三康熙癸亥八月十日也 葬于羅茂塋祖墳山麓

羅世榮妻許氏明甲戌進士公妣孫婦也成婚四月世榮卽遠客維揚數載及歸而患瘵疾甚劇氏割肱療之弗愈以康熙丙戌九月二十七日卒氏悲泣勺水不進至十月六日念姑以是月十三日六旬初度恐屆期身殞日進稀糜三甌少延旦夕至誕日含哀以卮酒壽姑姑亦酬以卮酒其中蓋雜以參湯云壽畢卽拜訣入房堅卧不食以十一月三日終年二十四葬羅茂塋與葉烈婦冢相近 贊曰從來絕粒而死者相傳男以七日爲期女以十四日爲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十一

本

丙戌

期而亦無從徵信也余長女孟守節十年後爲夫營窀穸已竣絕粒十有九日而歿今閱二烈婦行畧一餓逾半月一餓幾一月而中間苟延食息者僅八日耳先後若出一轍也至于葉氏恐夫之骸骨非真而不願合葬許氏因姑之壽辰而勉強啜糜其智識皆出人意表不止從容就義而已且奇烈出于一門尤稱盛事而羅公妣明季與金正希先生同時起兵後正希先生仗節死而羅公終身高蹈不出人謂許氏不愧家聲焉

王烈婦傳

曩者余長女孟夫亡墜樓吞金不死塋夫屆期絕粒十九

日而歿後十有七年吾邑復有王烈婦殉夫事烈婦年十七適珠淵章叔文子調元嘗出簪珥以佐讀值夫病三年親視藥餌無倦容繼知病難起爲覓側室以延後嗣一室雍睦如姊姊後病漸篤刲股和糜以進及夫已就木卽服滴自盡姑奪其半奔室投繯又爲人救解夫當小殮揚言登樓取夫遺屨以爲陳設家人疑而尾其後則越窰墜地矣頭腦碎裂肢體傷殘進以湯藥嚙齒不受母婉言勸之閉目無一語旬日間絕不聞痛楚聲臨終顏色如平時又半月前烈婦以衣笥一具囑伯母曰倘有急爲我經理及婦亡啓視則皆自製衣衾殮具井然其立志堅確如此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七

丁亥

贊曰烈婦與夫在殯時親屬環棺而宿夜靜微聞兩棺中絮語皆爲髮豎一夕聞語云今可以去矣應者曰去則偕往嗣後音響寂然其事近怪然余詢之其翁及守宿者皆云然意靈爽不昧或出於恒情之外也歟

張蔚生公傳

余次子士儲官扶風邑令與西安別駕張君爲隣郡屬吏歲戊子士儲以卓異陟直隸冀州牧迎余就養官卽隨致張君之命爲其尊人蔚生公立傳余衰耄久踈筆硯而張君孝思罔極集四方賢士大夫序記詩誄之屬幾十萬餘言鄙文何以加茲哉按狀君諱可立字叔榮蔚生其號也

世爲閩之福清人自曾祖諱塤贈光祿大夫以下世德相承考諱應亮官寧都令贈光祿大夫其行誼詳沈繹堂宮詹誌銘公少而穎異博極羣書從兄遠公以從龍勲賜第京師隸鑲黃旗公遂應順天試甲午乙未聯捷是歲詔天下進士暨舉貢試身言書判高等者授大邑公擢居第二出宰平陽縣前令以宿逋羈留者凡六人公慨然獨以身任皆令回籍時世祖章皇帝勅大臣巡行蠲荒乃前此奸胥作孽以弓尺增地十餘萬未升科而當事罷去公亟請遵明旨照前代弓尺逐畝清丈民不以加賦爲累丁酉行取旨下撫軍擬薦廣以解賦不及額中罷或謂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八

戊子

宜亟用催科公惻然曰吾忍以鞭朴博功名乎卒緩徵如初尋奉恩詔蠲免人以爲皆公所賜尋復以奏最遷漕關副使會臺臣言邇來選擢太驟遂量移劍州知州劍州寇亂初平彌望宿莽公典衣給之牛種塋遺骸以萬計臺使者并以公言檄行各屬咸澤及枯骨焉癸卯又以前任萊陽逃案錄級去任是萊邑爲累于公者甚大而公以筮仕牧民之初每念及于萊人尤依依如赤子之待哺也及丁母艱服闋補天津鹽運司經歷或謂公以名進士起家已擢監司乃貶秩幕僚常情不無抑鬱以遷客自處而公克勤其職凡視聽大吏莫不敬禮如賓而勇畧將軍趙公

引爲忘分之交。值三藩構變。公毅然五解軍餉。出入于鋒鏑中。不敢告勞。丙辰陞興化令。地數被淮水灌注。尤以漕折爲苦。益明洪武初因一富民匿稅命槩邑加漕米二萬。其困苦與江蕪畧同。殊爲虐政。後有賢令歐陽東鳳疏請得爲改折。本朝順治間每石復加二錢。有奇。公蒞任後。民以水災常賦俱蠲。而此加賦五千。獨不免。歷年道銀二萬。檄催如雨。公屢請不獲。乃率難民哭懇曰。興化以水患家室。此離可任。此額外之徵乎。苟無民。何有官。惟有抱印沈水。以身殉之而已。上官感動。允爲奏免。回邑時。萬民歡呼。羅拜名手。納爲歸舟。圖江之南北多傳玩焉。公又捕鹽窩。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九

戊子

大盜嵯院郝侍御特補牘以聞奉 旨加級已未 命九卿舉守令之賢者司寇魏公環溪首薦公以格于河銀未完而止。而撫軍湯潛菴先生初下車環顧諸守令曰。孰爲張興化者。吾聞名久。惜以遷承德令。不能薦揚。諸君當奉爲師表。頡行士民攀轅號慟。更倍于萊陽劍州天津時也。承德爲陪京重地。勲衛湯沐食采什倍于民。公調劑其間。窮氓得以安堵。復創建義倉。後遇荒歉。全活者甚衆。國朝數十年盛京無舉卓異者。有之自公始。繼以卓異擢涼州府監督。祭西邊警大軍屯駐涼州。公力疾供億。不以病民。時有悍卒以買物毆民致死者。公激切通詳。謂此官可

棄民。竟不可不伸。將軍始加卒罪。一軍肅然。甲戌陞刑部員外。戊寅轉郎中。以引年乞休。已卯春感微疾。終于通州。公儀觀修偉。孝友出于天性。事親先意承志。姑及姊妹少年守志者。皆迎養于家。子姪孤幼撫育無異。已子族宗婚。墓皆資助。襄事所至必崇飾文廟。并先賢祠宇。惟萊陽有神女祠甚靈異。師巫得爲利藪。公燬其祠。萊人始大駭。既而又大悅服。生平胸無城府。以爲賤職必報。非長者所爲。有臨洮府某者。常欲構陷害公。及勢敗涕泣謝罪。置之不報。所著有張子文藝二卷。留耕堂集十卷。修興化志十四卷。新城王司寇以名世。文許之。嘗充戊子同考官。又分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十

戊子

戊午武闈所得皆知名士 贊曰。余嘗晤宋荔裳觀察。謂有兄某遭誣謗。遠詔獄。籍其家金帛滿前。公毫無所利。手封貯庫。及事白。復還其家。纖毫無染。此又賢士大夫序記詩誅所未及者。然則公之治蹟豈可更僕數哉。姑誌其梗概如此。

曾伯祖明齋公傳

明齋公諱一公。字震卿。幼讀書。數行不能成。誦後發憤。登先月樓。去其梯。不窺園者三年。遂淹貫經史。伸紙疾書。觀者辟易。已丑成進士。文名藉甚。宣城湯賓尹嘗語人曰。先月樓草不可不讀。蓋自附於私淑云。除湖廣漢陽司理。識

獄明允時漢川王驕恣爲害公至首撓其權會江決撫按
檄公往視水災公賑濟外請蠲田稅而所隸王府租賦獨
不聽蠲公遂引楚藩例上撫按移長史司卒如所請平反
九府楚人祀之名宦祠擢工科給事中詔巡皇城遂劾乾
清宮監張儒御馬監奉御李進一時中貴側目曰是固與
漢川府相齟齬者時鄭貴妃怙寵欲以所生子正位東宮
公抗疏請皇長子冊立神宗怒削其籍明年詔復官閑住
又明年詔告致公諫書輒焚其草而建儲一覽海內深以
弗傳爲惜焉既而中外言者更相推轂神宗以公等二十
三人名書屏間末年嘗指示太子曰此皆爲汝去國者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士

留爲汝用及疾大漸乃卽家起公尙寶司丞時已年七十
五矣入朝熹宗詔緩步升階諮詢當世事尋陟南光祿寺
少卿舉朝出餞鄒南阜先生獨後至登舟把袂劇談公舉
手覺袖中有物鄒曰此金天子以養老臣者知君貧甚金
陵不能旦夕至聊以爲贐亦聖明所許公不得已受之及
公沒于張家灣囊橐如洗而鄒金五十金封識如故蓋清
白之操始終一轍也公家居時知國家隱憂在罷任闔閭
於是著歷代內侍攷十卷欲獻之當寧南阜先生一見稱
善留署中故未及上後三年卽有逆璫之禍毒流縉紳咸
服公之先見然公之書又豈止爲一朝鑒哉公性至孝里

中火延燒父母殯宮公號慟奔投欲以身殉火遂燃急審
視則塋圯覆棺上周綴如石櫛人以爲孝感所致公退居
林下幾三十年杜門自守尤專力古文詞規撫史遷而得
其神法吾邑先達無出其右者所著自內侍考外有遊楚
議二十一史論辨及詩文數十卷貧不能付梓天啟四年
崇祀鄉賢

曾祖肖環公家傳

肖環公諱一瓚字獻卿唐天寶間始祖諱羅自江山遷遂
安之泮塘後數十傳爲六世同居始祖諱相詔旌其閭曰
義門又四傳爲環峯公諱志涑卽高王父故公別號肖環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士

云公生而穎敏淳篤七歲居母江孺人喪哀毀骨立弱冠
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觀政禮部時明神宗以嬖鄭妃故
有奪長謀議三王並封公上書糾首輔之失同列皆爲動
色而蘭谿相以桑梓誼懸節還招之固謝勿往遂出令進
賢臧臧薄徙與民休息于邑舍旁置樵爨數具令受質者
持一日糧自炊其中而立謙之有斗米官司之謹時環峯
公方家居將視公官邸里有貧者以田數畝求售隨環
峯公往而收其直環峯公始至見守官廉謹太息稱善而
里中子虛無以爲售田計屢請于環峯公一日公解幣金
數千徒手歸環峯公詰之公曰無有也環峯公曰吾曩者

貳守粵東知令事甚悉令雖廉然耗羨猶可自潤公其白所以微解不累民狀環峯公莞然曰審若是則不能名一錢也豈有爲人父而教子以貪者吾幸有恒產可給餽粥汝始終勉之吾旦夕去汝歸矣瀕行以三十金獻環峯公知爲邑藏中物却勿受僅持三金以予里中之貧者卒還其田爲令三載單車入覲便道過里中僅買鍼歸遺族黨親回而前買鍼者爲同類所訟語及鍼價公日向官市屬民吾獨予以平值而昔時鍼價乃大浮于今何也買鍼者叩首服曰自我公而不取贏以餬口尙安所取贏者公笑而遣之後三載復入覲則清聲已冠天下時柄政者亦浙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一 古

人欲陰相援引公毅然曰吾肯屈節若此何不蚤從蘭谿公遊讀中秘書乎而吏部錢公心卓擬舉公自代嘗三過公公堅避不見錢公嘆曰邑令何銓曹之門謁者如鬼耳而所謂毛進賢者吾乃三往而三不見此官益非毛進賢不可故事初入吏部者例輸前官數千金而取償于後錢公以公廉吏遂絲毫不取世以此並高錢公焉已居環峯公憂服闋秉銓政風清弊絕吏部固膏腴地公自同居所遺田宅外無尺寸益曰我後人福薄毋以是爲子孫累同鄉有官吏部者語人曰銓曹美任惜大壞于毛肖環以其餽遺俱絕故也公以事觸政府作丈夫歌見志請假歸有

以書來餉者公辭謝之已而幼子思升公侍屢目其所遺劍公笑曰孺子欲之乎吾爲汝受此一物足矣越日復取視之則皆飾以金玉價可值百金公大駭立命蒼頭馳八十里至港口舟次追其使以劍還之公天性嚴潔雖不居官猶凜凜素絲之節若此後歷官郎中以病歸本年六十平生所上章奏家無畱草憶際可年十歲時閱舊集見疏稿半幅其首列薦剡者爲高公攀龍餘不能悉記矣公方爲孝廉時邑中肩里役者家輒被有自經者公惻然傷之及爲吏部條利弊于當事改爲條鞭之法歲省費五六千金邑人德之公歿後爲仁賢祠以祀語詳妻祖姜大理公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一 古

碑逾年復崇祀鄉賢而近有人自進賢來者謂民之俎豆公者至今存焉

附孫鍾元先生奇逢書行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屈指海內清真沉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沉俱不聞康熙壬寅先生曾孫會侯以彰德司理顧予夏峯論學廬疊別後又兩以書來質所疑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卽神廟時都人士所稱能當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其人矣先生早慕文成良知之學會與龍谿程著析疑超超有會予見

羅居幽囚中講正修之學偕同志詣獄受講達朝昏不
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于得喪夷險履之若
一爲今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氣赴之故
不什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則禍
福死生其所以休惕我者隨在而是寧能無介介乎先
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夫則用遯其於易也深矣
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范希文予
謂總自其嗜學一念來孝友則真孝友清介則真清介
弘毅則真弘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
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淳固而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主

三世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
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伯祖揆思公傳

公諱國典字揆思號約閣銓部公長子也弱冠補弟子員
銓部公在明神廟時掌銓政官方嚴肅竿牘爲之盡絕公
體其家教足跡不至公庭數十載如一日時武彊里役煩
苛肩其任者家立破銓部公抗議條陳或有謂公者曰此
舉甚不便於有司果行之君家門戶禍也公力勸其事卒
如議遂民得安堵輿論偉之銓部公晚多病公旦夕侍湯
藥雖中夜呼召無不應聲立至以歲薦授括蒼司訓惟以

性理詩文相課歲時修脯無所問會聖廟圯括蒼僻郡諸
生貧窘不自給公謀捐貲以倡同僚有難色遂毅然獨任
之會郡守視學笑曰寒糴乃能若是耶出贖緩助焉棟宇
煥然一新廟中聖賢主位皆公所手書處人立碑紀其事
署雲和令絕不取民間一錢亦如銓部公宰進賢時越四
載卒於官諸縫掖泣送至境外如哭私親年六十三

王父思程公家傳

思程公諱國章父曰肖環公當明神宗時三王並封肖環
公以觀政進士論其非直聲大震後筮仕進賢及任吏部
郎俱以清操冠天下語詳別傳肖環公有子三人伯訓導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一

主

思揆公季思升公而公其仲也伏得無遺公性簡靜工制舉業弱齡
補弟子員隨肖環公京邸有樊良樞者肖環公門下士也
方就試春官公指其文曰此文若在某經考房必得雋已
而果然一特服公之鑒公事肖環公服勤盡孝及居憂廬
墓三年足跡不至私室朝夕哭臨者如一日里中目爲孝
子初肖環公有兄天而無子立思揆公爲嗣題之廟主其
後修毛氏族譜思揆公謂長子不當爲人後堅辭于肖環
公遂命幼子思升公嗣之後思升公漸長謂伯仲同母而
吾母止子一人若出嗣伯父是吾母有子而無子也肖環
公疾革時以爲嘆公慰之曰有男三人在大人可無慮後

數年肖環公嫂王孺人卒主喪無人議數日不決或謂公曰伯之名載于廟主而族譜所列又公之季弟公獨無所與也況以公之才旦晚當致科第寧能三年苦塊處耶公法然曰吾雖未有成言然父易簣時曾以言相慰今必如公言是死吾父而絕吾伯父之裔也遂為服喪三年族例為人後者當得祖產業之半而公仍以三分均受寸椽尺土不欲多取人尤以為難晚年嗜學彌篤手不離研席時目昏甚凡字畫皆墨痕中斷際可兒時侍側嘗竊指示之公為之大笑然猶日錄古詩雜文成帙也際可九歲能屬文公予以高麗硯一日為異日文章之瑞暨際可倖叨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一

七

第而公不及待也悲夫公以名鄉之胄未嘗晉謁公庭其後樊良樞來視浙學公絕不干以私一日偶以族中訟事隨眾赴府當事訊之公曰生素所譚者理學耳卒不能置一語當事怩且笑之其天懷真樸類若此公歿時年六十六子五人長即際可父太素公

質甫公傳

語曰益棺論定蓋使人兢兢於末路焉生而傳之非古也若質甫公前萬曆庚子明齋光祿公已為立傳時公方司訓武康年六十有四其後遷涇縣諭作令上猶以引年告歸于鄉享年八十而卒迹其生平廉介恭儉之節始終如

一日公洵不愧完人矣公諱志澹質甫其字也少孤母姚最愛公既遺就外傳傳督課嚴母聞甚悲哀遂令公從業坐市肆逐什一利不數月母錢折閱幾盡故事郡守歲編邑中之富者主守帑藏公慨然往役郡幕宣索無厭屢目攝公公嫂罵曰若起家刀筆曾不足當吾一盼奈何眾中辱我郡幕訴于守守召公議讓公抗辨不為屈會募良家子備倭或以公名寘籍中公益憤甚遂折節讀書居亡何督學使者至舉博士弟子第一人明年餞于上庠又明年以明經肄業國學五試棘闈不售授武康訓導武康士習凌競公一以禮法繩之終其任無敢操長吏長短者秩滿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一

八

晉學論時涇邑貴官領把公捐俸首善訓諸生皆興起于學一如在武康時以直指薦擢上猶尹簡易從事遠近便之郡民有以睚眦抵辟下公覆按盡得其冤狀力為昭雪事後願請間以橐金為壽公怒叱使去時明季崇尙資格數載而荆藩審理之命下遂毅然掛冠歸日課子姓為制舉業性喜淡泊菽水不傲盡不易里中被服纖麗者見公咸望影避匿而樗蒲博奕之具直斥為牧豬奴戲也家人有所祈禱願以優戲娛神公聞取劇本雜椿幣焚之神前日使神得時時吟詠不勝于一夕觀劇即今公歿已七十余年長老猶以公之行事為少年遊冶者戒云

四明公傳

四明公諱國榮字思冲性醇謹以邑廩生膺歲薦授西安訓導歲時課試所甄拔皆一時之雋值旋寇竊發制府檄紹興司李陳君子龍往撫陳君至復以委公公單騎入寇壘諭以禍福皆釋甲稽顙尋陟東陽學諭賊黨從諸賢攻金華屠義烏城東陽告警公嬰城拒守或有援武城故事勸以全身遠害者公正色曰吾雖為縫掖師食君之祿直小臣耳敢以父兄自擬乎立矢石中旬日城賴以全事聞賜鏐獎賞鼎革後杜門不出公年逾六十而毋許宜人尙健修隨之具公一以身任日吾兄弟皆貧不欲使吾親知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一 充

景坡公傳

公字景坡以夢坡公而生故名曰之蘊性坦易不知世間有機機事詠諧善笑里黨謂對毛景坡使人愁病俱釋與際可同館讀書數年交好莫逆常戲語公曰公神致氣宇大類子瞻惜文稍不逮耳公亦輟然曰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酷嗜堪輿家言自以為景純復生時際可年少任誕常非笑之而邑中方少傅公子穉莒先生亦以形家自負每至館辨難累日見際可在側則曰吾將與方君談子姑去及設食必呼之與俱食已復令去如是者數四以為常

後竟破產卜地以葬其親焉乙未山寇之亂君與弟范公暨二子皆為賊束縛去賊釋公歸而令措金以贖公盡罄園廬至賊營語賊曰願釋弟而以二子為質賊欲未厭公歸復百計假貸或有諷其為後日地者公正色曰吾子甚幼或可免于賊若欲為吾溫飽計而死吾弟乎其後弟從營壘中逸歸而二子皆以賊敗得全人以為天之報施不爽云公歿而家益落長子體仁百里負米以分遺幼弟為舉族所稱

毛孝子傳

孝子名周尹字藩侯予季父諱之恒長子也少予二歲性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一 子

醇謹不甚以能文顯弱齡季父遭疾危甚孝子輟學歸服勤罔倦予晨起問疾過之見孝子方拾束薪以裁書刀剪削令長寸許供糜粥幾予心異之母余孺人卒孝子哀毀骨立歲乙未山寇掠里中季父被縛以去同難幾百人慘戮過半其生存者皆索重貨取贖孝子號泣鬻園產并寇營納賂不得請復還寇已移營百餘里孝子百計稱貸晝夜倍道追及之寇欲猶未饜復移營復措金追及之如是者數四孝子力竭乃號泣請以身質而季父得歸季父歸數日復往贖則寇已鳥獸散不可復踪跡或曰孝子流離兵革間萬一不死未可知也嗟乎孝子代父時子僅歲餘

今且二十年矣。况孝子戀其親尤倍。恒人使果在寧。有不歸者耶。予比年宦遊。足跡幾遍天下。每至通都大邑。及絕境窮荒。期一遇之。終不可得。孝子其真死矣。方乙未之變。吾里中子弟同時往贖者。或未至。冠營輒返。或僅能一再。至惟孝子以孱弱書生。旬日內。五至冠營。往返千餘里。足力不倦。若有神相之者。孝子子超倫九歲。即能屬文。人以爲至孝之報云。

嬌母王孺人生兄超倫甫歲餘。守節撫孤兄登丁卯賢書。至祭未孺人卒。兄因請旌。久未入告。抱痛成疾。而歿。後康熙壬辰冬。學使吳公中丞王公會題孝子毛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一。

周尹節婦毛王氏官給銀三十兩。聽其建坊。死孝苦節。久而彌彰。榮膺旌表。事載誌乘。固足慰先大人立傳之心。而超倫兄亦可瞑目九泉也。士儲謹識。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弟

咏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易

艮齡全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後學方榮如文轉重輯

楚黃張希良石虹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泰 戴熙斐男

府君太素公行述

童太孺人行畧

亡女節烈述

汪總制公逸事狀

胡烈婦墓表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鐵崖臧公墓表

劉訥章公墓表

建陽衛經歷童公墓表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府君太素公行述

府君諱之履字爾旋別號太素攷族譜出姬姓毛伯之後子孫因以爲氏天寶間自江山遷於遂安之泮塘者爲始祖諱羅公後以六世同居稱義門始祖者爲希成公相又四傳而爲環峯公志深官化州二守環峯公生肖環公一瓚前子辰進士官吏部郎以清節著肖環公生思程公國章績學能文廬墓三年里中稱爲孝子有子五人府君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十

壬子

長思程公性嚴府君事父及繼母咸得其歡心撫諸弟友愛無間性廉介好施予外祖別駕童公家饒於財奇愛府君而館之別業歲暮告歸不以一物自隨別駕公笑語所知曰吾壻乃循潔至此耶遇人有急如身受之親知假貸者焚券以十數計晚歲督工秋租田戶以裨濕克數府君置不問或詰之府君曰田戶力作苦尚不能飽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然至歲稔亦每不能自給也嗜學積書數千卷丹黃皆遍一目能數行下而腕不能赴或句讀失次不知者疑爲踈畧府君實一二闇記無悞也爲文奇肆自恣年十八補弟子員負笈於總制汪公喬年汪公奇其

材而惜其落落難合府君乃揣摩時尙爲文數十首以獻汪公擊節稱嘆以勵其羣弟子居月餘府君謂同學曰吾姑以此應先生之求耳安能辭辭繩尺間耶爲文復奇肆如初庚午秋已擢上第主試黃石齋先生謂其文有療時之意而以過奇置之額外嗟乎石齋先生固以奇文名天下者也而府君竟以奇擯豈非命也夫嗣後絕意仕進徜徉詩酒間日課際可爲文至年十九赴省試府君嘆曰孺子文他日必能榮世然以汝文爲佳則雅非吾意若使汝改轍從我恐悞汝生平汝就所能勉之吾不復閱汝文矣際可於戊戌倅一第繆以文稱于天下然府君猶未之過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二

壬子

許也戊申就養樂城邸嘗語際可曰吾祖作令進賢不能名一錢子孫未嘗凍餒汝無爲後人計每聞一便民事則竟日喜壬子夏水壞五門堰全邑民命所關際可晝夜堵築水不爲患及歸府君倚門慰曰此行良苦爲民牧者慎無憚一身之勞而貽生民無窮之戚昏暮尙平善如故至翌日五鼓無疾而卒嗚呼痛哉府君素好天竺言晚而彌篤易簀時無一語及後事端坐念佛號絕而目瞑矣候至炊數斗黍許髮際尙氣出如蒸人以爲性生之驗云府君生於萬曆丁酉五月二十四日子時卒於康熙壬子五月二十二日丑時得年七十六以覃恩封文林郎城固縣

知縣娶童孺人繼娶徐孺人子一卽際可童孺人出娶姜氏大理寺少卿習孔公孫女廩生樊鼎公女女一徐孺人出適庚辰進士余公國禎子廩生中恬孫二長士儀邑庠生聘徐氏庠生日明公女次士儲邑庠生聘方氏東閣大學士逢年公孫女孝廉成節公女孫女一許字丁未進士方公象瑛子引祺際可匍匐草土中神識昏惑語無倫次謹掇拾一二軼事灑血濡毫惟名公大人錫之片言以垂不朽際可世世拜仁人之賜矣

童太孺人行畧

先母童太孺人別駕公諱一陽女也年二十歸先太素府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三

壬子

君天性慈惠簡靜與人言惟恐傷之時先祖思程公治家嚴甚一果核間有未剖卽對案不食太孺人歲時上食三十年憫憫如一日媼煙烟威儀問皆無失禮府君家故貧別駕公每有所遺輒置買書籍始盡不爲生產計太孺人未嘗幾微見顏色也少不知書及長歸府君稍問字卽能涉獵經傳際可幼時所誦國策史記諸書悉能辯識所不解者止制舉藝耳生長姊蚤殤又十八年始生際可迨際可生而撫惜過甚然至課書則疾寒甚暑不令少輟際可九歲出應童子試邑里頗稱之太孺人不爲色喜爲文或未愜府君意太孺人微示譴責狀際可惶懼若無以自容

乃追邇其時尚不能博一青衿以稍慰旦夕望終天之痛尙忍言哉太孺人間嘗語際可曰吾生平無大疚心事獨七八歲時坐乳母懷中旁有小女奴戲折松枝爲鞭吾索之固不肯與就其手攫得之卽以其鞭鞭小女奴數月後小女奴病死念之至今猶耿耿嗟乎際可自有生來清夜問心所可悔憾者不知凡幾而太孺人獨拳拳於無故鞭小女奴之細故比之昔人自訟三朝宴起兩日科頭又何殊焉太孺人生于萬曆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未時終于順治甲申年八月初四日申時享年五十附葬渭川先塋以際可倖叨一命勅贈孺人餘俱詳府君行狀中不具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四

壬子

嗚呼際可年甫十二而太孺人見背迄今已三十年僅能記憶一二于寢夢之餘又不敢浮襲古賢媛遺蹟夸詡失真以爲此他人之母而非吾母也惟大人先生錫之片言以光家乘際可死且不朽

亡女節烈述

亡女名孟少穎慧舉止端重如成人許字方署引禪字奕昭編修渭仁之仲子也年十七隨予浚儀宦邸奕昭從京師遠來就婚時患脾疾已劇勉爲結褵五日卽移居外館亡女日視湯藥親浣滌維謹疾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何及雖然吾敢以五日誤汝終身女曰君先行誓不相負

也。過余以卓異被徵中。遭讒構淹留客舍。而余婦愛女特甚。哀至必哽咽欲絕。故於父母強為好容。每坐私室。淚縱橫被面。時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浣濯者。嘆曰。吾尚再仰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陰察其有死志。常防護之一夕。登樓命小婢執燈以待。使人不疑。忽墜樓下。樓高二丈。必無生理。乃肢體不損。嘔血數升。眸子黑白。清混者數日。淩儀人士聞之。署篆者以旌其烈。自是令老婢伴其起臥。且諭以柩柩尚未得歸。勉之進食。後扶喪旋里。往依祖姑。余太孺人長齋奉大士像。足不踰閭外事。渭仁以孝聞。遠妯娌宗黨間禮意。周至無間言。十年來益刻苦減。殮家庭。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五

辛未

宴集未嘗破顏一咲。日以墓夫為念。庚午仲冬。渭仁自武林歸。請卜墓地。且自營生墳于右。渭仁以事非可猝圖。即悲泣不食。請益堅。有以地求售者。延師相視。不佳。復悲泣。不得已多方廣求。以吉壤告。遂大喜。礱石墓。碑悉躬自經理。刻期竣事。渭仁亦心疑其故。然所言止生墳。且立繼嗣。日乞早娶。婦相伴似非旦夕引決者。十二月初三。治墳。粗畢。忽不食。誓同日歸墓。置利剪于側。曰。有阻我者。即刺喉。畢。命祖姑余太孺人委曲以勸。對曰。吾年十七墜樓不死。吞金耳環指環不死。隱忍十年。原欲得地同穴而死耳。豈至此而猶負易簪時從死之約乎。余次媳為渭仁從妹。奉

余婦命苦諫不聽。次媳跪亡女亦跪。其餘婢女禁不許入。每晨沐浴登樓。誦經料理諸務。舉家倉皇悲慟。亡女無慘容。亦不作激烈語。澹然如平時。至十二日。予次子士儲從

會城奔至。反復開諭語及骨肉痛切處。相對哽咽。徐曰。人

言。吾此舉宜。竢舅與父母百年之後。我思為人子媳者。惟願尊人壽考。豈忍預望其棄世以成吾志。萌此一念。已不

容誅矣。若以苦守終老。亦無負所天。然向止許夫從死。未

嘗約其守志。今已歸土。偷生何為。則時不可不死。婦德三

從我出嫁。女夫歿無子。以同穴為正。則理不可不死。况舅

有伯叔。父母有兩兄。吾直閑人耳。則境亦可死矣。願弗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六

辛未

言十四日拜舅及母并祖姑。名嗣子續武至。囑以讀書。與嗣父生忌日。辰預備衣衾。悉用布素。其嗣產粧奩衣飾。分析井井不亂。十五日沐浴登樓辭佛。足軟不能步。扶掖而下。告予次子士儲曰。止完吾分內事耳。老父歸慎。勿聽人過。謂消我冥福。十六日送大士像供奉。語石菴。嗣此絕口不及一事。延至二十一日辰時正。襟而逝。計勺水不入于口者十有九日。臨死尚神情朗爽。視聽不衰。鄰里戚黨暨行道之人。無不以為從容慷慨。兼而有之。皆唏噓泣下。邑令何侯曰。使人微伺于門。以覘存歿。未及舍殮而已。命駕來弔。閭邑釀金建烈婦祠于儒學之右。并請旌于各當事。

咸錫額褒焉。嗚呼亡女之歿余適遠出。及歸而大殮已畢。不及生死一決。痛何忍言哉。予數年家居。亡女割鮮進膳。無虛日。嘗咲謂之曰。汝兄能奉甘旨。無煩復爾。俟汝兄宦遊。吾衰年病困時。賴汝維持耳。輒然不對。如是者至再。心甚訝之。孰知其志意已決。而知其必不能待也。兒輩尙欲以口舌爭之。庸有濟乎。竊謂從來以死殉夫者。在琴瑟靜好之後。恩不忍負。奮然于一決。君子以爲不死于情而死。于義。至於曹文叔之妻。荀慈明之女。皆有所迫促以成其烈。若吾女止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且舅璋父母。無不撫恤而欽重者。乃百折不回。致命遂志。殆出于天性而不可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七

辛未

強也。亡女幼從族中佩之叔讀書。暑中數歲而罷。余鹿鹿簿書未嘗課以講讀。而書籍皆能涉獵。年十二三時。檢其繡帙。有一樹桃花影滿池之句。深爲嘆賞。然絕口不肯譚詩。及稱未亡人。案無雜書。惟烈女傳金剛經而已。性不好名。海內賢士大夫。爲墜樓詩裝成卷軸。陳其年一序。尤流布菰林。余語次及之。不一加省。覽絕粒時。或告以捐軀殉烈已格于新例。不能上聞。不若守節以待旌。微哂曰。吾豈爲旌表計乎。宜其踴躍而愴愴以過于詡揚爲戒也。謹瀝血書其梗概。惟當代君子表潛德之幽光焉。其吞金事別有記附後。

戊辰春。余爲錢塘戴烈婦作傳。有吞金不死語。亡女在傍讀之。微哂曰。吞金豈能死人乎。余時頗訝其言。至庚午冬。亡女爲奕昭上墓。矢志同穴。祖姑余太孺人委曲勸諭。亡女曰。吾墜樓不死。復吞金耳。環一對。金指環二枚。又不死。死志已非一日。豈壅期已近而負。嚙昔從死之約耶。遂絕粒十有九日。而歿。距未死前數日。若下肉塊者。三人以爲腸腐使然。傾入廁中。迨次年六月十九日。里中農家胡明仁淘廁。曬道傍。其族人胡起明于淤泥中。拾耳環指環各一。或疑爲銅。明仁得指環一。持詣宋氏質肆中。願以銀七倍易之。一時喧傳。競往掇拾。而胡興祥之女復得耳環一。與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八

辛未

起明所得。銖兩悉稱耳。環曲處不能如鈎。指環則如半規。而不圓。意當時強嚙以吞齒。痕歷歷可數也。余子士儲以銀十倍贖歸耳環。今置烈婦祠指環一遺嗣子。續武而醢其一。爲傳家之珍。嗚呼亡女吞金十有二年。而下於臨絕腸腐之日。聞半載復出淤泥中。且拾遺金者多。不肯自言。而此獨喧傳於衆口。而不能掩。是亡女之迹愈秘。而心逾苦者。鬼神若有以隱啓其機。而徵渭仁行述之不妄。非偶然也。遂灑泣爲之記。

亡妹墜樓不死。繼以吞金。積十有二年。至絕粒垂死時。腸腐始出奇矣。閱明年復得其金於淤泥中。更奇。嗚呼。

亡妹之死邑無老幼皆赴弔泣下隨上其實於諸當事
職全建祠死已不朽而吞金一事死後彌彰非人所表
揚未盡而天固有以顯其奇烈也哉士儀識

汪總制公逸事狀

憶總角時聞先府君語曰吾邑先達始終不名一錢者吾
祖銓部公及歲星汪公耳後數歲汪公殉寇難過里中
先府君與諸姻黨道祭哭皆失聲余雖幼亦旁立助哀公
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壬戌科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
登萊道視學秦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
不攜家室識決告令錢設鉤會監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九

庚戌

閱無入幕賓一子早夭故其道事罕有能紀述者父執余
下似將他人中敘述作事筆鈔亦以隱變化
國積業以計借過山東有執鞭卒及邑里輒訝曰君里
有汪公者其嗣子遺授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禱者以千計
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迨余李鄒郡與青州黃綬
為同官問之則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
里諺有汪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
余繼改令陝右其故老為余言公視學時以儉率諸生章
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誓無所私故拔置盡一時寒
士後并姓者繼公時人為之謠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
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又曰公久歷外任即津

要歲時無所餽遺有以竿牘至者皆峻拒不少徇羣小欲

中以法然以其名高不果值流寇潰決西事已不可為公
時撫秦遂以邊才陟公總制名為尊顯實假手于寇以快
其忿又余間從先府君登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舊為公
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刃既接

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
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堦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
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眾寡不敵公盍自為計公怒奮
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

剖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進士陳
引証或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十

庚戌

玉璫以文章名嘗記李順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頗
符云嗚呼當世所稱家乘墓表為子若孫揚其祖父者事
多溢美失實今公死三十餘年遺行罕所紀述而余所習
聞則多得之於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
公之大畧矣公有女余族祖母行也以疏屬未嘗見頃同
避地錢唐始詳訊之則亦不能具述曰公有才武膂力絕
人念四方多故嘗依沐居里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夜露露
以宿不敢稍自暇佚又聞奉旨護喪歸塋數遇寇掠從吏
謂曰此死事廉吏汪公柩也若輩欲尸祝之則請留不然
案中無物可掠也寇愕然羅拜去嗚呼公死而清節重為

賊之所景慕如此。公故諳邊事，習勤苦，且兵單援絕，尙能嬰城殺賊，向非猝任於必不可爲之時，遲以歲月，其雄畧必有可觀。乃忽忽不得一展，僅以身殉，爲可哀也。夫御史新安呂兆琳與余爲昆弟交，尊人忠節公與公死事相後，先生平嚴氣正性，亦大率相等。丙辰夏，余書忠節傳後，因類及公兆琳，訝所未聞，深爲歎慨。余退而悲公之志行，未載正史，當世賢士大夫猶未能盡知也。因襍記其所聞者如此。

胡烈婦墓表

己未春李子雷田介同年劉君木齋來謁，以其長兄允卿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士

己未

之配胡烈婦行述見示，屬表其墓。且曰：吾兄弟四人，長兄卒時年二十五，仲兄季弟皆不及中壽，相繼以歿。而長兄之嗣子芳幼，恐某一旦復填溝壑，婢媵氏之奇行烈節，湮沒不傳，不徒無以慰烈婦之靈，且死無以見長兄於地下。言已復歎歎而泣。余賦性迂拙，以爲諛墓之作，誇揚失實，與世之守一官而受金暮夜變亂是非者，無毫髮異。每固謝不欲爲。然間傳忠孝節烈軼事，必正襟再拜，然後執筆，不敢以不文辭。況重以劉君之命與雷田天性沈痛之言乎？按烈婦故邑令麗明公孫女，年十七歸允卿。允卿名敬中，爲邑諸生，能文章，尤工書法，性羸弱，善病，歲壬午將赴

鄉試，窮晝夜讀書，病遂不起。烈婦哭之慟，三日後忽釋哀服，盥櫛拜堂下，舉家駭愕，相視其姑已心知有異，急扶之。痛哭烈婦從容曰：「平時聞烈女事，心輒慕之。今不幸失所，天又無子，不忍棄死者獨生舅姑，善自愛他日，叔有子爲兒立嗣足矣。」姑與其母管夫人及隣婦來觀者，皆力阻之不聽。焚香柩前，出其嫁時衣着，之曰：「我死後，含歛勿令男子見呼。」其從婢侍側，遂自經死。事聞臺使者將入奏，請旌表。遇世亂，其事遂寢。嗟乎！從來婦之殉夫死者，慮人環守必遲之旬日，或強爲笑語以示不測。烈婦獨明言於衆人之前，而人不敢救，非其平素見信於人而節烈之氣知其必不可奪歟？明季甲申之變，士大夫有自盡者，爲其家人所救，遂隱忍苟活。其事固烈婦之所必不爲，而烈婦之姑與母亦知大義而斷姑息之愛，又並可嘉嘆也。夫後雷田以其子沂承允卿嗣，卒如烈婦語。

鐵崖臧公墓表

康熙甲寅春，余避寇武林，與臧子眉錫定交。後四年，臧子過大梁，官舍時六師蒞汴，余奔走戎馬間，不得晤，僅餉以松臯文集而去。臧子陸行至舟次，發篋讀之，更爲書以具。先人鐵崖公行狀，乞言于余。書究未達已，而余應鴻辭之。召至都，臧子復踵門來請，以新刻嘯亭集見示，始得其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士

己未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三

庚申

并所寄書情詞懇惻爲之涕泗交集及復任大梁臧子道使敦促者至再嗟乎人子欲榮其親無所不至故隧道之石必求當世名公巨卿列銜幾數百字大書深刻觀之咸噴噴稱述以爲子孫之賢能不死其親如此臧子獨違衆而乞予文其識超于流俗遠甚且臧子方肆力古文辭而獨鄭重以請則尤不得辭也公諱岸字充儒號鐵崖按譜出魯僖伯後其卜居鼎橋者爲始祖披褐公數傳爲曾祖一齋公至考五芝公皆有世德五芝公生子八人公其仲也性端重寡言事繼母閔孺人孝待異母昆弟友愛無間伯父擁厚貲欲以爲後固辭年十四補弟子員爲文必窮性理脫去訓詁嗜左傳國策諸書又喜閱冊府元龜資博雅手錄幾數百卷與同學凌忠介閔申甫周葵仲諸君結社峴山先後以科名顯公獨數奇不第忠介公嘗曰言行不苟衾影無慚者吾見惟鐵崖而已弟銓部明遠公以剛介爲東林推重念臺劉先生松陵周忠教公扁舟相過公皆以師事之自甲申後惟研心理學嘗誡子景錫眉錫曰文人無行不若無文富貴不培元氣爲家門不幸事及肩錫登進士第有老父謹于路曰吾鼎革初爲某帥所逮繫幾斃公憫其無辜曲爲全活之今其子獲雋執謂無天道歟公生平未嘗以此事語人其陰德不使人知類若此丁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四

庚申

西應鄉試聞閔孺人卒不入闕馳歸痛哭過哀遂患痰症病革猶示眉錫以大學衍義命于格致誠正下錄古人格言數則補註疏所未備以成吾志言迄而逝悲夫先生生卒世系皆載狀中予故舉其大畧以表于墓之原

劉初韋公墓表

康熙庚申同年劉子維烈以大行奉使河南訪余官舍以王父初韋公墓表見屬曰家大人之命也余嘗道過三吳其賢士大夫暨田夫野老往往道公軼事有泣下者以爲微公則吾郡生齒幾無子遺時已心識之竊欲紀載以附不朽况重以通家世好之誼乎按狀公諱光斗字暉吉初韋其別號也世爲常州武進人少敏慧能文章乙丑登進士第授紹興府推官分校浙闈內擢廣西道御史視長蘆鹽政未任丁外艱服除巡視中城及巡視屯田督保河餉以內艱歸里辛巳內計中仇者構乙西南中薦補河南道御史尋陞大理寺右丞入本朝以大理丞安撫常州經畧洪公承疇駐江南議江寧建設三部首推公及祁公逢吉梁公雲構又爲忌者所抑左選人司司正頒詔江西復頒詔福興漳泉四府逾年陞工部屯田司郎中壬辰典廣西試卒於江西南昌之行館方王師之初下江南也以蘓州逆命欲屠其城公毅然曰蘓州漕運甲海內苟無民

安有賦况鼎革後工作方興而天下巧匠盡出吳中殺之恐無以供內府之用於是內院鄂公傳王語曰公言是遂不戮一人公後讀廉希憲傳笑曰吾初率胸臆言之不謂合古人也及奉使泉州困圍城中巡按周世科多疑嗜殺賊假爲紳士內應書以搖撼當事巡按欲按籍以誅公諱視良久曰書中篆記如出一手必贗也會郡守在座立命取平時某某札合之果不符事遂解後移住與郡寇益熾郡城左廂失火延燒數家巡按疑其舉火應賊密檄鎮兵露刃以待聞炮聲即盡戮之公奔告曰一廂之人豈盡應賊且日方中雖叛何能爲巡按內慚而止嗚呼公之功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主

庚申

在三吳一在八閩所全活皆不可億計可以觀公之大矣公尤精吏治司理越郡捕妖僧置重典一郡翕然巨寇劉香山踞海上公奉檄追襲之于羊岐焚賊五百餘艘僅以數十艘遠竄閩界兩攝邑篆皆創興水利民世世誦思之時明神宗倦勤日久士大夫門戶之習牢不可破每臺省舉劾一人必有所指授以爲報恩怨計公爲御史章疏數十上皆孤行一意竟以此兩遭遷謫意泊如也從兄綿祚公疾革公視之嚙嚙若有所言公察其意取三百金券毀之榻前凡里中利弊知無不言未嘗有所瞻望顧忌鄉黨倚以爲重公歿後尙書曰公貽清太息曰初韋死吾鄉無

人已其生卒世係備載志中謹舉其大畧以表于墓之原

建陽衛經歷童公墓表

外祖復宇童公以順治甲午塋於琅關之尙書塘卜者以爲不吉啟其窆蟻附於棺遂于康熙乙巳十二月改塋於烏石山而舊誌已毀裂不可讀至康熙乙丑際可遠遊甫歸其曾孫以任相屬爲文以表於墓門公諱一陽字復宇世爲遂安青山人曾祖諱文淙祖諱良桂父蛾峯公諱煌皆以隱德不仕母程孺人蛾峯公艱于嗣尤奇愛公幼時相傳道傍有木魅每經其地蛾峯公必令公前行而以身翼之及年漸長知隨行禮退縮不欲前蛾峯公猶強之如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末

乙丑

初然公不以父愛故稍自暇逸日刻厲爲文章補博士弟子復肄業南雍謁選得楚之澧州判屢攝邑篆所至皆有惠政且爲十感歌以頌秩滿遷建陽衛經歷公勤于職盛暑督修城工墜灰集進賢冠如雪不肯就舍未幾遘疾卒平生待宗黨以恩臧獲數十指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也配鄭孺人明慧有幹畧事姑程孺人至孝程孺人家頗豐裕而性儉長夏日晁苦饑輒飲水偃臥及孺人持家政甘旨必備程孺人太息不下箸孺人笑曰姑弟飽此家產必不至中落也後積累至萬金卒如其言視副室俞孺人如女而俞孺人亦以母事孺人鄉閭兩賢之先慈得子最晚際

可生而公已捐館矣。甫二歲。孺人疾革。際可見先慈泣。亦扶床而泣。孺人輟然曰。是兒羸瘠。恐難育。今其聲嗶嗶如鐘鼓。吾無慮矣。尋安寢而沒。子二長大。爲國學生。俞孺人出次大。展國學生鄭孺人出女一適先府君。勅贈孺人鄭孺人出孫八人。元孫十四人。其遺澤正未有艾云。

受業王 詰濬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二

七

乙丑

良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陸升 全奉

戴 熙斐男

王烈女墓誌銘

就之童公合墓墓誌銘

采之童公合墓墓誌銘

仲庸詹公墓誌銘

羅澹峯墓誌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目

少宗伯史公墓誌銘

東琪李君墓誌銘

仁和半塘胡公墓誌銘

修人嚴公墓誌銘

遼廬韓公合墓墓誌銘

若谷徐公墓誌銘

范君天如合墓墓誌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旆 全校

王烈女墓誌銘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浚儀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幾几踣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令妻與女伺其臥起踰年瑞女適人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一 丁巳

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于陽武王姓已爲娶妻生子輟妻死遺孤就哺外戚烈女思自撫之爲于門宗祧計王堅不與烈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 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可爲經理其葬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余謂此固聖人所敬美而不敢以槩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

者律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余嘗尚論往事使泰伯而嗣父封伯藝而食周粟皆不肯干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震川之論將併議其爲賢智之過歟昔余曾叔祖母章亦以處女稱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閭余每過墓下必展拜欷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梁上之組耶床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時爲之稱說也

太學生就之童公偕元配余孺人合葬墓誌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二 癸亥

公諱大爲字就之浙之遂安人高祖諱文淙曾祖諱良桂祖諱煌皆不仕父諱一陽行誼著于鄉里歷官建陽衛經歷所至有惠政公其長子也母鄭孺人生母俞孺人公性孝友事嫡母尤得其歡心少工舉業明萬曆間以軍興例入貲充博士弟子歲試居優等已有聲庠序間復以例罷去始肄業南雍中歲絕意仕進徜徉山水以時花伺魚爲樂明季歲歉捐廩粟以活饑者弟采之公早歿撫弟子秉聰如已子秉聰復天又撫其孤得以成立恩勤兩世蓋四十年如一日也公與先慈爲異母弟先慈嘗語際可曰憶幼時姊弟分戲玩具相遜竟日以藏鉤定之汝舅得佳者

請再定復如初而汝舅猶堅請不已嗟乎雖古椎梨讓棗何以加茲哉又云汝舅寬厚能容僮僕有過陽爲盛怒闔門欲加箠楚輒故啟室旁之戶以待勸沮而止此先慈隱伺其意中而得之他人亦不及知也元配余氏學顏公女善持家政與公白首相敬公享年七十餘孺人享年六十

七十三長養聖次秉慧次秉樸俱庠生女一適庠生毛越

陰孫八人孫女二人康熙癸亥十二月葬峨峰獅古坪銘

曰公處素封謙約自守怡情丘壑適意詩酒睦族賑饑

惟仁斯壽子姓鵠起貽謀孔厚勒銘九原與石不朽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三

癸亥

康熙癸亥秋采之童公與其伯兄就之公卜吉葬于峨峰獅古坪而古無兄弟妯娌合葬之文際可既追銘就之公墓復爲公志以勒于墓門之右公諱大展采之其字也考諱一陽妣鄭孺人鄭孺人子多不育公生卽寄養外家及長始歸性方嚴人不敢干以私慷慨好施予宗族姻友皆以恩意相洽公卒遺孤秉聰甚幼後復早世而孫以昭年甫數歲今以昭又將抱孫矣俯仰五十年同輩皆無在者間有一二村僕問之皆歎息泣下共稱其賢然逸事多不可攷悲夫公先慈同母弟也先慈艱于嗣公憂慮甚切癸酉將赴試國學聞際可生甚喜曰吾往金陵當爲製綵服

未數月遘疾卒際可見時省外祖墓就之公撫惜如子而乳嫗猶曰惜汝不及見仲舅則公與先慈友愛無間益可見矣元配詹孺人有婦德守節撫孤內外肅然後公七年歿公享年三十六詹孺人享年四十三子秉聰孫以昭俱庠生其世系詳就之公志銘曰公不永其年而名未書于竹帛堂吳天之難期信善人之多厄蓋將食其報于後昆也庶百世綿詩書之澤

仲庸詹公墓誌銘

余偶遊三楚黃岡孝廉詹子士懿以文詞屬余點定已而再拜請曰先王父芝城公以壬寅歲墓于中和鄉雙柳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四

甲子

蘇山之兆墓門片石久虛以埃當世能文之君子今先生儼然至止幸以士懿遊從之私賜之一言以慰家君二十餘年鄭重乞言之意是先生一舉而施及三世也按公諱謹之字仲庸芝城其別號也性端重博學工文弱冠卽有聲庠序間學使者葛岷瞻開濂溪書院公與譚友夏金正希劉同人諸子俱入江漢人文選中復偕兄子大有大壯肄業九峰山著三詹制義行世丙子舉於鄉時張西銘吳次尾負海內重名咸以得公爲快寓書于主司曰楚榜如庾樓公座上無非勝流而此君自異豈非孟萬年乎一時以爲知言丑辰兩試春官不第遂絕意公車後忽構意外

宵小之禍公爲門戶計復計借就職授山東濟南府推官
讞決大獄求其生而不得者輒掩泣曰此亦人子也山左
離政季掣悉隸司理又分掌東嶽祀殿皆坐獲千金公言
於上官而力却之甲午分校所登皆名宿總裁武闕尤稱
得士當軸期以循卓見徵而公引年乞休卽日就道夾道
扳轅號泣自省會至濟寧幾三百里焉明季科名之族易
以行私公獨毅然靜鎮好行其德里豪有以小忿嗾人者
受賂以分公公力勸里豪還之屈闕冠肆焰全楚騷動縉
紳大族每爲閭黨所困辱甚有挾賊以爲難者惟公踪跡
所至遠邇皆護持藏匿得免于寇晚年優游林下辛丑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五

甲子

遭疾易簀時語不及亂生平著述甚富有東流草蕙閣集
諸書皆爲當世所重公先世隸徽之婺源元末學士承旨
公同初宜道州學正避陳友諒亂移居黃岡遂世爲黃州
人子總憲資善公徽爲監黨所構子孫徙居易姓者衆獨
中書君綬第五子諱樹欽者尚仍本姓八傳爲南山公景
麟隱居力學有南山子傳于世又二傳爲見龍府君諱時
明是爲公父以明經官筠連縣尹倡明理學其行實具載
江漢史徵四朝文獻及本郡鄉賢傳中子二人公其次也
享年六十有九娶雷氏有婦德先公卒別墓于武昌縣洪
道鄉之石嶺子大衍壬午舉人早卒大衍官黃陂學諭大

衡壬子副榜候補孔目側室奚氏生子文華縣學生女一
適增生陶克讓孫七人長士懿戊午舉人大衡之子卽乞
銘于余者銘曰 猗歟詹氏世有令聞百年喬木蔚爲清
門公起穉齡文被江漢不脛而馳星輝雲爛豪家黷貨公
距而驚古稱伐國不問仁人筮仕李官四知是勵趺突同
清處脂不膩投閒未老倦翮知還月波赤壁杖履追攀課
子及孫高文典冊久而彌彰詩書遺澤佳城鬱鬱蘇山之
幽于萬斯年樂哉茲丘

羅澹峰墓誌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六

甲子

順治戊戌余登進士第同出於史立菴先生之門者二十
人澹峰羅君其一也余落落寡合然與君晨夕過從甚歡
其後不相見者三十餘年適遊粵東過順德而君已沒遺
孤館余石湖草堂以墓誌見屬嗚呼立菴先生墓木將拱
矣同門諸子化爲異物余獨衰老尚存得銘君幽宮之石
雖不文何敢辭按狀君諱孫耀字乃遠號澹峰廣州之順
德人始祖輝之二世祖仙翁務光子白日昇舉父諱某君
生而穎敏下帷攻苦文章蕭然出塵年少氣盛亦間以山
水聲伎自放辛卯舉于鄉乙未春闈被放署曲江學諭戊
戌殿試擢二甲例以部曹用 世祖章皇帝欲新進士諳
練史事遂以理官之任都勻府甫一月因前官畱任有赴

部改推之命君遂歸山西粵歷猶瘴癘之鄉俯仰身世

難進易退君之志也

慨然有終老泉石之意矣嗣後堅臥不出者二十餘載輦

下諸公多方勸駕泊如也君微時嘗往來石湖愛其幽勝

指某處可爲池島某處可爲危亭履閣人皆口笑之及黔

中歸以次充拓園廣袤幾二頃環湖跨壑築螭房爲垣周

植離支龍目諸樹構造布置日役百人悉如微時所言性

高簡制府吳公以巡海寓園中逾月欲一望顏色屢以疾

辭臬憲胡某舊爲香山令與君厚直造榻前竟不得見而

同年陳省齋視學粵東首問君近狀且欲爲君諸子進取

地君堅不往謁任滿始以一刺致候焉或謂君年力方壯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七

甲子

不當一意高蹈致勲業無所表見不知君筮仕學博郡守
欲庇其私人君以爲貽玷宮墻法當褫革守怒欲中以危
機幸捷南宮得免而居鄉時邑令科歛虐民君爭之不得
致構囂上聞抗言于庭事乃得直而令以譴去使公位躋
通顯嫉惡如仇未必不以此進禍孰若優游林下以自全
其天也哉君于石湖自置生兆飲酒賦詩其中如司空圖
故事及沒堪輿家以爲不吉遂葬衣冠于其地以從治命
而卜葬於某處云云銘曰 蒞萬里之蠻疆棄一官如敝
屣耗壯心于丘園任流行而坎止望之若天際之冥鴻也
而庶幾彭澤之足擬

少宗伯史公墓誌銘

公諱大成字及超號立菴始祖詔由溧陽遷浙之鄞縣詔
舉八行以母老不就屢贈太師一傳爲樞密公才再傳爲
朝散大夫浚又十餘傳爲祖諱德孝考見峰公諱起揚皆
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徐氏妣
李氏俱 贈太夫人見峰公有子二公其長也公生而穎
慧絕人嗜讀書攻苦無間寒暑順治甲午舉於鄉熊鍾陵
先生時典浙試甚相器重以公輔期之明年成進士讀卷
者擬置第三 世祖章皇帝閱公卷曰文氣光昌字法敬
慎必端人也 賜第一人及第授修撰充日講官嘗 召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八

甲子

對講周易及便殿賦詩作書 賜蟒三襲禮意優渥尋丁
內外艱 今上御極之六年陞侍讀晉侍讀學士充經筵
講官直起居注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轉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學士每朝審會議衆論紛紜公以數語折衷之盈
廷推服一同官有欲裁孝子節婦廩給者曰彼自分內事
何與 朝廷公徐曰然則爲子不孝爲婦不節亦何與於
朝廷而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又請停學使者解卷以
清陋規遂著爲令人士尤稱頌之蓋公生平以振興人材
爲已任嘗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又主己酉武闈順天鄉試
又丙辰知貢舉充 殿試讀卷官皆敬慎盡職號稱得人

丙辰七月感風疾告歸庚申 欽賜日講四書以康熙壬戌八月初二日考終正寢距其生明天啟辛酉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公性至孝侍父疾額天請以身代夢神語之曰汝父尋愈矣時值元日庭桂忽盛開公取之以奉病卽霍然起戊戌讀書中秘見峰公家居病亟命工繪其像以書貽京師曰吾病必不起見此如見汝父汝亦繪一小影來吾朝夕亦如見汝也公得書號慟仆地欲告歸當軸以京官未滿六年無請假例且新奉 旨復設掌院學士當俟之掌院蒞任之後公迫不能待遂抗疏以請卽獲重譴勿恤情詞剴切并以父所繪圖獻奉 特恩許其終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九 甲子

養及歸里而父見峰公已捐館辛丑服闋因母病陳情撫軍以他故格不令上公戀戀無北上意遂家居十年時功令凡服闋赴補愆期者削籍公居恒自笑曰人以吾爲官侍從不知實編氓矣及母卒復以內艱入告司勳始糾察從前滯畱之故而已逢星變肆赦矣使太夫人之歿遲速或數月皆不免吏議其所以得全者實天祐純孝而適逢其會然公之心則已棄一官如敝屣也待諸弟友愛無間調恤宗黨皆獲成立邑有東崗硯關七鄉水利公創議修築人至今利賴之居家淡泊自甘少年茹素以延親算歷仕宦不收人傳以奉天竺教者非也臨終口占遺表以

頭觸枕北向 闕謝恩而逝元配費氏 誥贈夫人繼卽氏封夫人繼李氏封夫人子一卽在中增例國學生女二長適國學生張正簡次子生員謝緒顯孫一節濬以十二月初九日葬於某處嗚呼歲歲成成際可受知門下今二十六年矣公有八行堂詩文行世而尤工制舉業凡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奉爲矜式而際可制藝謬繼其後世因有史毛之目然自惟氣蔥而詞費不能如公之天機流逸也昔蘇穎濱作歐陽公神道碑距葬期已越三紀而公遺命卽以誌銘相屬在三之誼言之淚潸潸下雖不文其敢辭哉銘曰 棄我公起家內明長才夙異弱冠蜚聲觀國之光日下無匹對策太廷擢居第一 帝奇公才恨相見晚曰子簡後輩文苑難立朝端氣概邪佞煌煌大典多公手定忠諫爲心富貴若東山之臥難進易却勾章新肝馬地焉能然第第是於萬新年

東其李君墓誌銘

康熙癸亥春余自京師返會館聞東其李君病革輒食往視已支離牀褥間猶口占近體贈余余謂兩弟曰吾雖病文情猶不減昔時余私謂兩弟未湊或甫可起後數日計至嗟乎曩歲在甲寅余避寇東下與西陵諸名士集家雅黃平堂飲酒賦詩無虛日別後忽忽十載嗣寅旬華際叔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十 甲子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三

士

甲子

宇台武令皆化爲異物。余不得憑棺一慟。今與君執手榻前。竟成永訣。可悲也。夫君諱式玉。號魚川。東琪字也。父卓如。公因課子。建別墅於西湖學士橋南。君肄業其中。卽志所謂李徵士芙蓉園是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七入棘闈。于舉業外。以著述自命。詩在開元大曆間。文摹柳歐。而得其神骨。邵陽雷侍御奇君。文下榻待之。客燕嚴瀨亭。司農最相引重。蔣裕菴學士延至家。塾請點定。二十一史。每一篇成。諸公輒遣人繕錄。且曰。恨無十吏。寫中郎書耳。性矜慎。不妄許可。人有顯要人致重幣求君文者。君熟視之。竟却其幣。辭不爲。管館余官舍。退食後。以文章互質。彈駁無所徇。曰。吾爲子千秋計。其直亮如此。君少喪母。管窺適山有虎行旅。屏跡君以時。日不可易。晝夜廬墓。側虎卒不爲患。父沒。居室爲督幕某所據。君于泥淖中。攀撫軍輿。情詞慘切。遂命讓宅。以受弔焉。室燬于火。構一椽。燬燼中客。至以竹箔障。內外更值水旱。家累三十口。嗷嗷待食。不得已。應婁江之招。案牘多平反。嘗嘆曰。吾先人入吳。鱗臺幕草疏。捐逋所全活。無算。吾卽不敢稱善。繼放隕越。哉。鄉人客遊江淮。無辜陷獄。君與其郡守交善。冒雪行二千里。營救得釋。所著有魚川初集二集。已餘集。虎林雜事行于世。元配張孺人。文學濟之公女。事舅姑卓如。公孝謹。客至治具。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三

主

丁卯

咄嗟立辨。嫺婉能容。姬媵有樛木風。先君沒。君享年六十。二孺人享年六十一。子五人。孫九人。孫女六人。以甲子仲冬某日。合葬于三台山之新塋。君始祖武毅公。本南譙人。明太祖時。以戰功。獲封爵三世。祖武畧公。徙家于杭。遂爲錢唐李氏。八傳至北渠公。是爲會祖。祖曰敬渠公。而君卓如公之仲子也。銘曰。咎繇之裔。世爲清門。源遠流長。仙李盤根。君承家學。左圖右史。抗懷烟霄。藐視青紫。其遇則寄其才。已豐卓犖。不朽道亦匪窮。鬱鬱松楸。幾幾石碣。文之有欲。以詒來哲。

余友胡君健訪余邸舍。屢以尊人半塘公墓銘見屬。余以胡君交遊徧天下。而惟余文是徵。恐不足副孝子顯揚之意。胡君愼然曰。昔裴晉公以元老碩德。爲李西平王作墓碑。而論者猶謂西平之子孫。舍昌黎而求晉公。爲失計。故碑文不甚傳。夫人子欲不朽。其親豈以一時名位較哉。先嚴生而苦貧。愚昆弟皆令課農桑。以自給。而獨命健以文學進。毋試必偕往。饗於羹。笑省視周。悉俾健得專心制舉業。辛卯闈事竣。復率健詣會城。候榜。健心怯。不欲前。先嚴獨冒雨黎明。至榜下。健倖獲與選。先嚴代赴鹿鳴宴。旁觀者指曰。此新貴何齒髮之暮也。同榜亦相與目笑之。及詢

知始肅然執猶子禮一時傳爲美譚後乙未健雋南宮筮仕潯陽令地居四達之衝凋瘵苦于供億先嚴以清白相規且戒不得妄咎一人偶設兼味必曰毋以口腹改儒素風汝俸入不能給也爲之輟箸不下未幾健卽解組不得邀聖朝封誥之錫終天憾幾無以自容願得子一言以慰泉下言已復涕泣再拜嗟乎憶先府君嘗語際可曰鹿鳴爲朝廷大典而吾浙尤稱獨盛生平恨不得與汝試畢慎毋遽歸暨丁酉之役以他事旋里榜發遂不及與宴府君猶爲之太息屈指三十年奔走薄宦中道顛躓然念府君榜前惓惓屬望之意如昨日事今聞胡君語不覺淚數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三 主 丁卯

行下遂執筆不敢辭按狀半塘公諱堯賓安定先生之裔也由揚州如皋遷杭屬之仁和祖諱霖考諱謙俱登仕籍有聲公性端慤處宗族鄉黨無間言生平不逆人詐與之語必正容聽受久之人亦不忍欺曰此無懷葛天民也及子登第益好行其德無貴賤皆以身下之元配全孺人安貧善操作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年七十有三孺人享年六十有八子五人健乙未進士官德化縣知縣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銘曰公壽考以令終鄉邦稱善士也課其子以顯名能食貧而養志也維銘詞之徵信比太丘以無愧也蓋立德爲三不朽之一而功與言其次也

修人嚴公墓誌銘

君諱允肇字修人姓嚴氏石樵其別號也始祖諱達卿自嘉定徙歸安之石溪遂世爲石溪人九世祖諱敬登永樂辛丑進士爲名御史官至長蘆都轉運使高祖諱而泰舉明經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曾祖諱正心廩膳生以子貴贈刑部主事大父諱錫年十八登萬曆戊子鄉榜歷任刑部主事以子貴封大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叅議崇祀名宦鄉賢父諱爾璋字仲玉由邑庠貢於北雍母張太孺人生子三君其仲也仲玉公早喪哀毀如成人殮之夕夢父賜之雙筆大父慰之曰雙筆者兩闕兆也汝父未竟之志其在孺子乎年十二補弟子員己丑里中群寇蜂起大父攜之遷南關新居辛卯幾傷於鄉以溢額見遺先是君伯兄逸山先生弱冠魁兩浙爲君制舉業師每日凡拈一題必構七藝則題之滓垢盡而精蘊出能構七題共成四十九藝文必登峰造極幾於先正無難同人或構至三四思竭不能續君獨層見側出娓娓不窮伯兄擊節歎賞決其必售屆科試受知各縣著學使餼於庠丁酉登賢書戊戌捷南宮次年主父母相繼卽世而伯父大然公叔父銓部公皆已先沒君以名進士家居遠近於此觀禮君動循先制酌古準今嘗自言甫十齡而孤然不自知爲孤

予人亦不以孤子目之者。以有兩大人在也。今同時捐棄百身莫贖矣。辛丑殿試二甲十四名。旋丁內艱。服闋授山左壽光尹。壽故僻陋。地土瘠民勞。供應之費。甲於他邑。且頑梗難治。君以三尺法繩之。遇良善則撫循。不遺餘力。民俗爲之一變。暇則進諸達掖。於庭論文課藝。不數月。循聲大著。尤盡心於獄決。邑民岳王祥爲大盜。誣指坐大辟。君白其冤狀。復得齒於平民里。長有鬻女爲婢。完課者。君惻然捐俸以贖。又親履田畝。行清丈法。而孤弱無賠糧之苦。治縣歲餘。前任譚令風通未清。一夕忽逸去。郡守曲元斌嫁禍於君。越數日。譚令復還撫軍。知君無辜。削籍遂并曲。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壬午 主

爲何物。偶爲里人解紛。感激至泣下。翌日問之。已忘其爲誰。天懷坦適。類若此。余與君同年登第。皆以房牘著稱。有十名家之目。君後專力爲詩。同榜以詩名者。如王君阮亭。黃渭李君吧瞻。皆推服以爲不易及。至古文詞。已登作者之堂。余以安序堂文鈔問世。而君許選姓氏。惟晉江林西仲及君而兩。亦可見余之傾倒於君者至矣。銘曰。卓矣生平。立身從政。而文章則更以千秋自命。然以早返初服。而益工也。未知廊廟山林之孰勝。

蓮廬韓公合墓誌銘

先生諱純。王字子蓮。姓韓氏。浙之烏程人。蓮廬其晚號也。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壬午 主

遠祖慶八公。從明太祖起兵。調西安前衛。次子佛保。畱長興。高祖諱繼。以孫貴。贈中憲大夫。配楊氏。繼配劉氏。皆贈淑人。曾祖諱志孝。贈江西左布政使。右叅政。配李氏。贈淑人。祖諱紹隆。慶辛未進士。歷任陝西行太僕寺卿。崇祀名宦。鄉賢。配沈氏。封淑人。父諱敬萬。曆庚戌會試。廷對皆第一。授修撰。崇祀鄉賢。配沈氏。封孺人。生子二次。卽先生也。殿撰公早卒。所遺惟薄產二頃。及詠性風晨二堂。與伯兄分居。懿親中有覲覲者。先生尚幼。與本生母。懼太孺人堅守之堂。構得以弗墜。鼎革時。結茅栖賢山中。伯兄爲大獄株連。奔竄他鄉。逮其子咸士。下獄。先生躬親餼。得不死。

居無何咸士復罹法網家屬皆應發謫亦因先生營救其妻女得相依同居爲擇孫承紹焉少補弟子員乙酉後遂尚尚棄去夫出處之際古人所難先生與吳門徐昭法西泠汪魏美皆各行其志然二君子猶列前代賢書而先生以逢掖生附于遜世無悶之義可以觀其大矣于書無所不窺尤工于詩嘗泛棹興聖湖憑弔金陵石城遺蹟偶問道瀟湘雲夢間皆吟咏以紀其勝所選古今詩兼哀然成集嘗歎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來其途甚廣而近日學詩者必循環步趨于歷下竟陵譬若厭梁肉者謂蔬蕨之可嗜久之知其枵腹無當也復欲攘竊于隔宿之官庖豈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七

癸未

非習焉而得其偏之過歟故選之義一取于兼一時以爲知言比年同志知交俱盡而與徐蘋村侍讀爲兒女姻家遊從甚樂蘋村命畫史繪吳興山水長卷與先生並坐其中先生亦日蘋村爲吾久要但出處異耳享年七十有九以微疾終嗚呼余總角時習殿撰公文在文閣諸選繼與先生一見歡如平生其長君希一亦定交紀群之間憶乙丑夏招飲鳳晨堂酒酣以第一流相目余遜謝不敢當而其時止知文行卓越至出處大節先生不欲自言而今于身後始知之則愧良友于地下久矣然先生六十自壽文曰吾筮謙以保初終過坎而識進止則晚歲德器深造所

云知先生于身後者尚未能盡知也夫配陳孺人家世貴盛克循婦道先生營尊人寃窆皆脫簪珥以助又鳳晨堂久爲營升佔踞白于當事始得復爲故業亦孺人謀畫之力居多課子嚴而有恩子四人長獻仰希一丙子科副榜貢候選教諭次雲次雯次猷俱廩生女五人孫男九人孫女七人以康熙某年月日附于烏程縣羅山泉滋塢曾祖贈參政南愚公墓右銘曰 香木弁山鍾靈毓粹讀殿撰之遺書承箕裘于弗墜蓋泉石可以終老而棄簪纓如敝屣然則先生豈絕世以鳴高哉曰士固有志

若谷徐公墓誌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大

乙酉

余與徐君若谷鄉會皆同年余司李豫之彰德君司李漢之臨安後先守制歸里繼值李官奉裁與君並補邑令又同應博學宏詞之徵是生平之升沈顯晦若合符契未有如吾兩人者也而始終交誼無間庶幾范張之餘風焉乙酉冬計音忽至爲位而哭其子鍾以行述屬余志墓按君諱之凱字子強別號若谷衢州西安人先世由龍溪遷居郡城高祖慕軒公以子貴封固始知縣曾祖弘宇公前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廣西道監察御史祖起襄公贈兵部主事父東柯公以拔貢任兵部世德相承爲一郡之望而君則東柯公之仲子也嫡母某太宜人生母某宜人君弱冠

下帷攻苦文名藉甚丁酉闈中主司錄第五策程式多士
其司李於滇撫軍袁公深相器重凡諸疑獄悉以相委後
作令瀘陽以楊太宜人景通桑榆陳情終養而限於功令
因有聖主未容移柳播小臣焉敢乞江湖之句無何楊太
宜人棄世再補陝西安化地瘠民貧君免荒糧數百金殘
黎得有起色未幾王逆構亂平慶相繼陷沒君身在羈囚
與一二同志以蠟丸達書督府身為內應擒斬偽帥慶郡
復完既而賊兵大至城遂復陷君銀鑰就逮劫以白刃殺
然不屈慶郡士民環署而泣者三日始得幽禁園囿家貲
盡皆抄沒承平之後圖大將軍採訪前事重補真寧縣令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三 九 乙酉

貞珉俱永也曰此若谷徐君之墓

明經范君天如偕元配馬孺人合葬墓誌銘

予向蒞任樂城兩子士儀士儲隨侍宦邸欲求師席詎及
闔邑紳士或有所薦舉言人人殊惟至天如范君則翕然
稱頌如出一口居恒言笑不苟師嚴道尊獎掖弗倦尤不
喜觀劇故賓朋宴會予不敢相強即君亦以不得與爲樂
也與人交不設城府愉戚相關必以正言相規諷間有放
蕩不羈者輒望風避匿君必呼之使前再四化導或能改
過自新爲之色喜鄉人皆以王彥方目之焉事父母至孝
居喪哀毀成疾茹蔬三年昆季友愛甚篤所得館金不問
其出入而其弟亦絲毫毫不相欺隱于姓同居共爨白首無
間早歲補弟子員屢試冠其偶領於二十人中七入棘闈
歷膺同考官薦拔因數奇置之額外僅以明經終每喜讀
性理諸子書寒暑手不釋卷原配馬孺人勤儉相夫家居
課子嚴甚勸君所不逮故君設館異地無內顧憂竊謂孔
子思狂狷而謂僿者有所不爲次於中行之後如原憲諸
子足以當之跡君持身律已亦庶幾僿者之流亞歟君沒
後余兩子皆蒙 特恩陞受素中郡邑延君之長子士偉
客署中數載其嚴氣正性不愧父是子乙酉冬遠來乞
予銘其墓石君諱翊宋字天如陝西之城固人祖崇義岸

生父清世處士皆有隱德君享年六十三孺人享年六十
四子三長士偉歲貢生次士敬士振孫三克恂克慎克怡
以康熙某年月日塋於杜家營銘曰 先生至性得全於
天孝友端慤文采蔚然蓋一時奉爲師表也而余銘復與
貞石而俱傳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 覽輝以綱

咏 虞廷

博霄南溟

炳輝新訪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三

主

丙戌

艮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勳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參

戴 熙斐男

重修汴梁黃河神廟碑

蔡忠烈公廟碑

重建遂安大成殿碑

觀察佟公去思碑

新建東山劉公祠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重建樊川書院碑

廬陽育嬰堂碑

重修韓城縣城隍廟碑

蠲免租稅頌

募建靈巖寺疏

募修文昌閣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重修汴梁黃河神廟碑

記曰四瀆視諸侯載在祀典顧江淮與濟發源或千里數
千里無奔潰衝決之患惟是仕宦商賈舟楫往來於盲風
疾雨怒鯨駭鰐之間往往顛號禱賽庶不至覆溺而不可
救若河則出崑崙經積石至豫而為患始劇伏秋之際支
流涌集壞廬舍灌井畝甚至為運道梗關於糧儲者甚大
而其神為最靈 聖天子懷柔百神歲時命有司致祭維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一 戊午

謹里民某因廟貌漸圯重加修葺屬余為記竊惟神以宋
室遺民效仲連蹈海之義其慷慨節烈無俟鄙言獨是防
河諸務疏排濬淪不專以人力勝固神與人參焉者也而
數年來則尤托命於神蓋曩者巡河大吏下尺寸之檄則
薪芻絲枲課之地畝畚鍤力作課之丁徭卽終歲奔走河
干而民不敢言病近議者謂薪柳歸之於官又值軍興旁
午槩從節省河銀奏銷於司空者九朝核而夕減之有司
無所措其手足卽如客歲河衝常家寨受命修築揆形度
務既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縣官又不能捐萬金於泥沙其
勢不至於厲民不止遂毅然以去就爭之事得終寢父老

開之有流涕者而河亦終不至於為害孰非神之相之也
哉今年夏謬以博學宏詞見徵束裝就道獨念神之功德
在民不敢以不文辭也系以頌曰 緊惟德水肇自崑崙
凌蹀淮泗震盪乾坤束以積石如物司關大匠而下土弱
善崩蟻穴不戒漏卮難捫有神司焉樞柄攸尊廟貌久廢
金碧皆昏鼠雀晝集狐兔晨蹲父老過之飲泣相存乃謀
修復高棟崇軒秋陳醴春薦蘋蘩以酬靈貺施及子孫
更千億載徵我荒言

蔡忠烈公廟碑

余道過長沙聞中鄭子璣踵門請曰吾鄉江門蔡公明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二 丙寅

嘗為郡司李值張獻忠之變城陷不屈死士民立廟屈賈
祠左更置祭田以供禋祀其墓道封樹秩然芻牧有禁暨
吳逆構亂僧徒踞為已有祀田質之豪有力者并湮沒其
墓歷有年所吾鄉之有事於此方者鳩衆効力重葺廟貌
俎豆一新而墓之越在榛莽者終匿不以告乃籲請于署
善化令按蹟以攷得之城南醴陵坡斷碣尚存復上其事
于丁中丞公中丞公令所司修墓樹碑以禮致奠而憲副
雲岑趙公更為勒石廟側更求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遂
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憲字元白江門其號也聞之泉州
晉江人年十七舉于鄉登崇禎丁丑進士筮仕雲南推官

外艱歸里服闋補授長沙。公以申雪冤獄爲已任。歲壬午賊破荊州。惠藩擁衆走長沙。明年復陷武昌。撫臣某以衛卒千人繼至。又八月襲岳州。總戎某亦棄城來奔。未幾皆望風他竄。壁壘一空。公不得已。參驕帥尹先民者。勉與共事。巡城設弩殺賊無算。已而尹帥師潰出降賊。蟻附入城。公危坐。李署賊重。公才望百計。款誘不爲少屈。遂以刃加頸曰。公忠臣能一笑而瞑乎。公揚眉振足笑語如平時。復厲聲曰。天朝何負若輩。不釋甲歸命。將無嫌類矣。賊怒斷公足。公以手麾之。復斷公手。繼以寸磔。公且號且詈。聲聞數百步。死事之慘未有如公者也。事聞贈太僕寺卿。

感發而激切。若是乎。彼人臣而懷二心者。母論爲公之罪。人卽以視國俊輩。其賢不肖爲何如也。余向作令大梁。父老每爲言。當巨寇圍汴。固守數年。矢集闕逆之日。其勲績爲明季十餘年之冠。城潰後。嬰城以守者。皆幸乘舟北渡得免。然至今日。已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而公赫赫與常山。睢陽比。烈則公之一死。爲有明宗社之不幸。豈遽爲公之不幸也哉。銘曰。公起閩海。早捷南宮。星沙司獄。圖室爲空。生也不辰。運遘陽九。伏莽鴟張。荆襄失守。飛渡洞庭。既潰岳師。古稱天險。與寇共之。六軍宵奔。過無留者。公以一木欲支大厦。孤忠不屈。刃攢于肌。清揚婉笑。其甘如飴。寧殲吾軀。民不可戮。臨絕之音。百身莫續。有廟翼翼。作配靈均。左徒魚腹。精爽爲隣。伐石作碑。樹之墓門。銘詞徵實。用慰忠魂。匪徒慰忠。亦以風世。瞻拜其下。讀之隕涕。

附殉忠錄。殉忠錄者。胥役凌國俊九人。殉蔡忠烈公而死。其事甚烈。余作忠烈公廟碑。既并列之以愧夫人。臣懷二心者。未幾國俊之子文志復號泣請曰。父死時。吾母年甚少。守節撫孤。語文志以父死難事甚詳。文志遂遍籲於當事。得以父主配食忠烈公廟。更求一言之褒。以垂不朽。是國俊爲盡忠文志亦不失爲純孝也。昔韓昌黎答元微之書。謂甄逢之父濟不污安祿山事而

逢又能標白其先人載之天下耳目逢與父俱當得書則國俊父子亦當附余文以見而並及其母之苦節者也若以貴賤而區別焉豈所謂表潛德之幽光也哉惜乎其八人者姓氏已不可致矣

重建遂安大成殿碑

三代之制國中各祀其先聖先師釋者謂如唐虞之后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是也其後皆專祀孔子而學宮之有孔子廟則自魏黃初始奕世相嬗封號益崇所謂生民以來未有也遂安儒學踞邑治之西中爲大成殿攷諸志乘修葺屢見然不數十年而歸於朽敗蓋緣塗飾以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五

丁卯

目前幾於傳舍視之矣邑令何侯來蒞茲土釋奠之初見棟宇傾頽危如一髮亟謀鼎建值兵燹之後時訕難以舉羸或有以重修之說進者侯毅然曰非一勞不能永逸夫人爲堂構計猶欲其經久而不壞况先聖廟貌乎遂捐俸首倡而僚屬紳士亦協謀樂輸庀材鳩工日月省試始干丙寅十月成於丁卯六月宏傑鉅麗更異舊觀獨余爲文以記竊惟學者所以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古人自成童入學以及四十強仕之前皆黽勉膠庠中日也攷春秋所紀如魯僖新作南門譏其勞民而閭宮之建獨不連類而並書焉况木石丹堊出于輸助不以絲髮重煩閭左者乎我

皇上親灑宸翰以萬世師表頒布直省榜諸大成殿之額昭回雲漢爲千載盛事蓋聖天子之風厲學宮與有

司之振興文教亦有氣類之相感召者固非偶然也吾願釋菜而稱弟子員者始乎尊師取友迄乎勤學好問終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尊主庇民訓方型俗允矣王國之

禎焉庶不負侯鼎建之雅意而俎豆亦有光矣抑吾邑人文爲一方之冠乃十年來賓興絕響士氣不伸今學宮落成而余之從子超倫適舉於鄉卽爲侯季試所首得士從

此科第爵興拔茅連茹以應盛世豈弟作人之化又以此舉爲先聲也夫侯諱偉字五峯三韓人董其成者及捐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六

丁卯

姓氏例得列名碑陰系之以詞曰猗歟素王載玉書中天日月開蒙愚上丁合樂遶豆俱山城環遠聖人居風雨飄搖寢殿虛百年將鞠爲丘墟侯捐清俸非有餘節縮鹽米茹蔬滿金錢流水豈神輸于來恐後競奔趨高臺巨櫺耀雲衢輝煌宸藻麗驪珠特標師表風生徒整齊聲教非補苴直登斯世爲黃虞千秋文不在茲乎徵詞勒石徒區區

觀察佟公去思碑

皇上涖極二十有七年選建封疆藩臬諸大吏肇啟維新之化而吾浙觀察佟公榮膺寵命陟任楚藩戎行有日

浙民不能離難。以留遂謀伐靈鷲之石紀載以垂不朽而
屬余爲記。竊惟夏商以前風俗醇樸。未聞以去思傳。惟召
南甘棠之詩。民歌弗斂。邠康成箋曰。召公聽訟甘棠之下。
邦人思其人而敬其樹。夫成周盛時。民之沐浴膏澤。服教
而畏神者。不能枚指。乃所惓惓不忘者。止在聽訟一事。可
見明刑之任。不獨鋤抑強暴已也。所以振紀綱。維風化。皆
於是乎在。固非其人未易勝任焉。公初下車。值閭閻震隣
之後。解網泣罪。嚴誣告之誅。省株連之贖。一意與民休息。
兩造具陳。剖悉明允。每竟日不聞撻楚。民皆搏頤感勸。悔
過自新。凡鈞金束矢。不以絲毫自潤。而暮夜四知。則尤凜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七

戊辰

稟食影矣。蓋傷局員無所傍貸。及庭謁之餘。則蘆某廉能
誨其不遠或。盛暑流汗。相屬左右侍立者。疲劇思休。而公
始終無倦色。感感激自奮。吏治森肅。公右文興學。進
博士弟子。而甲乙之所得。皆知名士。至于若伯儉。素自甘
食無兼味。養馬寶玩之好。泊如也。公筆仕郎署。歷任廷建
節暨潼商諸道。皆出。聖天子不次之擢。迥越恒格。余嘗
作令秦中。自明季喪亂。田畝汙萊。逃亡相踵。後十餘載。公
以推擇。賢能道負。乘傳勒荒。悉除虛額。編戶得以樂業。是
公之爲德於全秦者所聞。既若此。合之爲德於吾浙者。所
見。又不謀而同。將來旬宣三楚。登蒼生于衽席。直操券可

決耳。而吾浙則如赤子離慈母之懷。亦何能釋然于去後
耶。雖然。當宁留心民莫側席求賢。佇見政聲遠播。簡在
楓宸。或重以調燮之寄。或隆以節鉞之權。吾浙民之蒙
庥祉者。正未有艾云。公諱國佐。號吉臣。三韓人。復系之以
歌曰。浙之峯兮。天目峙。公之執法兮。山嶽與。北浙之水
兮。海門潮。民之戴公兮。靡夕靡朝。伐石兮。樹銘。俛畏壘兮。
傳令名公。三載兮。績有成。飲和食德兮。曰予父兄。乘長風
兮。鵲首。越彭蠡兮。凌夏口。公不可留兮。惶惑奔走。欲籲
天聽兮。九閭或守。公再來兮。何時。擁碧油兮。載雲麾。撫湘
瘵兮。起瘡痍。庶茲黃髮兮。願無違。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八

戊辰

新建東山劉公祠碑

從陽古流溪地。雖隸于番禺。巡司唐宋以來。羈縻而已。明
弘治間。譚觀福張洪祐之徒。作亂命布政使東山劉公等
討平之。有司請縣其地。乃建縣于楊武都橫潭村。賜名從
化。蓋取遠戢歸化之義也。然邑治密邇郡城。而距賊巢遠
濶。鞭長莫及。以致羣醜孽芽。其間乘機竊發。又勞王師。深
入遂殲其衆。僉議今流溪馬場田之間。號稱沃土。且去省
城二百里。可爲一都會。宜亟徙以圖久安。東山劉公復按
視其地。乃請徙今治而板築之功。屢年不就。公至則擇人
授役。告成于期月。通志班班可攷云。皇清己巳夏。新鄉

郭君駿臣出華是邑見風教衰微茲誦絕響殊非 聖天子右文興學之至意遂倡議構書院于城南季試月課相與講習而鼓舞之更慎選經師以訓來學之修脯不給者且時進父老而問以疾苦越五載士風丕振而民俗亦蒸蒸有起色閭邑遂欲以書院俎豆郭君比于畏壘之祀郭君遜謝不遑且戒以格于 功令而諄復諭之曰夫酌水不可忘源登枝不可捐本今爾等去昏昧之俗而聲名文物得齒于廣州十七屬者始終皆東山劉公賜也報功之典寧容緩乎爰捐俸于書院後建閣三楹爲專祠祀公俾從民得歲時瞻拜焉昔漢武有事南粵命樓船伏波兩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九

祭西

軍蕩平其地當世以爲勤民于遠乃自漢晉以來列版圖奉貢職名卿哲佐後先相望加以象犀珠玉之富轉輸而流通是其功寧不在萬世哉况公兵不逾時餉不煩費相其形勢之所宜而易溪峒爲邑里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惟公足以當之也夫公諱大夏字時雍東山其號也天順甲申進士湖廣華容人癸酉夏余有粵東之遊偶問道從陽旣諸郭君之請爲文以記而從民亦謂自聞吾令君言而嘆廟祀之已晚也復作降神之歌以貽之曰 峻閣兮崇廟剖丹荔兮薦椒漿非公則地俗猶荒荒坎坎兮鼙鼓公之來兮祥風靈雨蒼蒼蒼蒼兮錫我禾黍公旣醉兮

顏配巫祝舞令樂舞俯仰異代兮歲月多勤辭貞珉兮永

重建樊川書院碑

黃巖城南五里有樊川書院卽唐翁朱子著述鑑綱目處也地舊有專祠肖像在堂俎豆弗替康熙三十二年邑人某等以庭宇卑陋公額於撫軍張公檄行邑宰劉侯捐俸鳩工以鼎建焉正殿重簷丹碧燦爛經始於初冬閱晦朔者七而工以告成遠來乞言於余勸諸麗牲之石竊惟春秋爲史中之經閱千百年而通鑑綱目繼其後大率櫟括溫公資治通鑑別爲義例所謂表歲以首年而因以著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十

祭西

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者是也蓋溫公號稱良史竟帝魏寇蜀非朱子起而釐正之古今寧有定論哉至漢之揚雄若韓退之曾子固王介甫諸子皆盛相引重而公至以爲孟荀殆不足擬乃綱目以莽大夫目之所云一字之斧鉞非耶他若荆軻盜擊秦也而書之爲盜陶潛之卒于宋也而繫之以晉徵士蓋一以嚴弒逆之防一以獎忠貞之氣爲萬世立之綱維不止從一人一事起見亦無愧於史中之經也矣故朱子於孝宗乾道九年辭樞密編修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八年以楊萬里薦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未幾劾劾郡守唐仲友忤權相意遂辭新命江右提刑

再乞奉祠台觀是其宜轍所歷棲止於台獨久夫人之稱
朱子者一日紫陽以其爲所居之里一日考亭以其爲所
沒之鄉今樊川書院爲著書立言之地可與紫陽考亭並
峙爲三而自黃巖人士外罕識其處者宜其遠來乞言于
余以庶幾有傳于後世也先正有方正學先生爲有明理
學之宗識者謂其能私淑於朱子是役書院重新無不感
發而興起則朱子之遺風餘澤正未有艾云系之以詩曰
猗歟夫子得統周程功崇于敬道集其成表章遺經窮
源竟委皐比餘暇手編青史定爲綱目述事紀年綱倅獄
潰目燦奎纒樊川舊址相傳奕葉道貌儼然七星在頰飄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主 祭西

廬陽育嬰堂碑

廬陽郡治之南景物清曠前列屋數楹其後方池澄澈亭
臺一二相爲映帶有鶴引吭鼓翼於疎篁茂樹間余顧而
樂之問之則育嬰堂也問其創造之由則今刺史見陽張
侯仁政所首及也蓋廬俗相沿溺女卽生男亦間有不舉
者夫天地之德曰生父母之於子尤以天地之心爲心者
也乃使其嚶嚶宛轉於盆盎以死此真虎狼所不忍爲可
謂慘刻之至而失其本心矣侯下車後委曲勸喻信從者

半間有不率者毅然欲以法繩之復不欲因子而罪其父
且或實有出于貧窶萬不得已者遂捐俸爲育嬰倡而大
學士李公暨紳士耆庶皆隨願樂輸一錢以上皆許彙助
焉不數年規制釐然且廣置田產并官河魚苗之利以垂
久遠慈幼保赤遂不可億計矣其最善者令乳母散處本
家每朔望止令其夫領給月糧故少婦不致往來衢路斯
不徒廣延民生而且以厚維民俗尤爲京師武林諸地所
不能及云昔句踐之霸越王濬之平吳皆留意生聚尤於
產育加厚况我國家車書一統元氣薰蒸異日助成林
總之盛而備鬼置干城之任皆於此舉基之耳侯潛心濂
洛關閩之學尤雅擅臨池常手書西銘置之座右則胞與
爲懷已非一日而茲特仁政之首及也哉是爲記

重修韓城縣城隍廟碑

歲已卯次子士儲視篆韓城值城隍廟已就傾圯朔望瞻
拜愴愴焉成禮而退遂倡議修葺不踰時而告竣邑之人
士必欲得鄙言以載麗牲之石士儲於家郵中以書請者
再夫委署之員謂官評輿頌暫而非常聊爲滋潤身家之
計往往傳舍其官因以秦越其民至於棲神之宇尤其所
不暇過而問者也而士儲於數月之內卽謀修葺不幾迂
而無當乎不知神人無異理闕士儲去任之日夾道泣送

者四十餘里。且以當世所謂長生位者告諸撫軍貝公而配享太史公祠。在士儲固爲踰分。而邑人士長厚之風似亦近今所罕觀也。然非神之聰明正直有以啟佑而默相之。不能至此。竊謂民托庇於吏。吏亦托庇於神。故凡嚴刑峻罰。屈法行私。神得而鳩察之。至於水旱不時。疾疫見告。吏亦得呼籲而祈請之。其有功德於民一也。獨是吏自下車後。所謂爾俸爾祿者。皆民之脂膏。而神則漠然無所與。乃歲時浸久。聽其棟宇蕩爲丘墟。廟貌淪於荆棘。稍有入心者。能自安乎。今按圖攷之。所謂靈佑殿。廣薦殿。則南北兩社所修也。曰德馨殿。曰西司神殿。曰鐘樓。曰絃歌樓。曰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四 十三 已卯

蠲免租稅頌 有序

皇上御宇之四十三年。久道化成。厚澤深仁。與天無極。特沛綸音。謂巡幸兩浙。民物之康阜較勝往時。宸衷怡悅。遂蠲明年全省租賦。兼以節儉之規。訓方型俗。猗歟休哉。考綱目所書。賜天下租稅之半。僅三見焉。乃皇

上賑貸之舉。比無虛歲。而吾浙兩膺盛典。出於格外。竊謂三十八年之免賦者。如萬物當亢旱之際。而予以甘露。時雨之滋。至于四十四年之蠲租者。如萬物當暢遂之時。而更益以和風瑞霽之助。繼自今太和元氣。兆爲豐年。耕九餘三。直指顧問耳。况行幸本以視河邇來河工告成。指授羣工由于。睿算可與禹貢相表裏。而鑾輅所臨。膏澤因而下逮。則夏諺所云。吾王遊豫者殆若爲今日而作也。至於臣長子士儼。蒙特恩陞甘鎮同知。次子士儲。又蒙特恩改授扶風知縣。郡邑俱隸三秦。而四十二年以前之舊逋盡賜赦免。在官在民均受其福。是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四

古

乙酉

二子得借陝之黃童白叟。謳歌鼓舞於堯天舜日之宇內。而臣以衰髦餘齡。亦得從兩浙縉紳之後。簪筆而稱述。以竊比於衢謠巷頌。何厚幸也。古人謂報國惟有文章。足以昭示海甸。垂之億萬斯年。小臣際可不揣燕陋。拜手稽首爲之頌曰。維皇建極。兩儀備精。爲民作則。與物皆春。東西南朔。率土來賓。蕩蕩堯仁。夔夔舜孝。養以萬邦。商皇徽號。問安寢門。油然而咲。典賢視學。文教誕敷。齋宮渙德。丙夜觀書。字輝雲漢。言成典謨。赫濯聲靈。風行雷吼。削平叛藩。摧枯拉朽。沙漠王廷。幕南無有。湯湯淮水。用刷黃流。神謀規畫。百職蒙庥。調其緩急。劑以剛柔。南巡屆期。

萬民延頸禹甸周原耕歛待省熙攘市廛晏安廬井雨浙
名區財賦所供卯春駐蹕肆赦勸農萬歲建亭億兆呼嵩
玉輅重來天顏有喜大法小廉和氣召祉稔黍登
豐亨漸啟乃除田賦漢汗弘宣追呼弗擾租吏無權藏富
于民不竭之淵更容羣黎敷以樽節與服弗奢養殮靡缺
解慍阜財虞琴在列越水吳山祥光霽黷漢文減租成周
大賚聖澤汪洋超軼前代河潤九里耕足三餘瞻蒲望
杏其樂遽觀茲異數化日以舒士頌于岸農譽于野澤
叟山虞謳吟陶寫擊壤之歌亦應風雅微臣作頌樸儻無
文敢塵黼座獻曝進芹偕我亞族共樂耕耘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十四

五

丁卯

募建靈巖寺疏

憶總角時讀先銓部公靈巖詩九日臨三井千峯擁一泉
之句吟諷低徊思一登覽而不可得及弱冠躡屐往遊見
怪石靈奇瘦削懸流數十仞電掣雷靦珠霏玉屑謂龍湫
雁宕之奇當不過是繼復顧瞻殿宇風雨飄搖僧徒寥寥
數人敗床折鐺饘粥不繼為愴息移日今年秋余遠遊適
歸寺僧弘功踵門來請窺其志甚堅其願甚迫若不知為
工費之浩繁者余駭愕色動復為之油然而喜焉夫天下
興廢之數相尋於無窮即大雄氏之所謂成住壞空也然
當其廢必自一人始而災祲兵革之氣應之當其興亦必

自一人始而豐穰茂育吉祥善事之氣應之固有非偶然
者維靈巖寺創于唐大曆間迄宋天聖間賜號廣法禪寺
而傳伯禪師丕振宗風為叢林之冠乃元季山寇頻仍化
為烟燼至明季永樂壬辰幾六十年而始復鼎建焉比者
承明季之後祖庭茂草歲月因循暨今上之丁卯亦幾
六十年而寺僧復以締構為已任其亦由廢而興之機乎
雖我遂土瘠民貧物力告匱然皇上體念民依蠲租恤
患而司牧斯邑者其循良又為當世所希觀嗣此豐年屢
告金粟充盈而以餘力作佛事固以此舉為有開必先矣
募修文昌閣疏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十四

六

庚午

庚午初夏僧寂成踵門請曰城東文昌閣已將傾圮何侯
五峯力謀修復捐俸以倡更願得一言以廣募焉竊謂新
定山水清勝回環迤邐鍾靈毓秀而自龍溪以下激湍奔
流無崇峯遂壑以為之障風氣渙散民生有覺覺摩騁之
憂科第亦因以不振明萬曆間令君吳公為謙相形度勢
於水中積石建閣榜曰文昌復於北涯墜六星亭高構巨
甍巍然相望嗣是名賢繼起冠於六邑百餘年來滌霖浸
啗岸勢崩頽亭之前楹已鞠為茂草而閣亦飄搖風雨危
於一髮不能更需歲月也夫天地缺陷之數必得人以調
劑之然後風氣始完而前人創始甚艱其間興廢相尋亦

不能不待於後賢之補葺此何疾之惓惓於斯所以輓涸
弊而啟文明甚盛舉也又地當孔道勞苦飢渴行者藉以
棲息而吾輩良辰美景相與蠟屐扶筇可稱遊觀之勝事
况亭奉大士像有感必應一舉而數善備焉故爲之書疏
以別

受業王 詰濟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炳輝新勛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四

七

庚午

良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輯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陸升 全叅
戴 熙斐男

自餘軒說

復禱湧泉洞文

醫說

謝雨文

泊菴說

祭妻伯姜元夫文

三慎堂說

歲除告祖先文

歐陽綱思字說

祭佟高岡大中丞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日

高立梅字說

先府君祀鄉賢告文

孫靜菴字說

重建仁賢祠上梁文

朱朗思字說

祭仁女文

八簋說

象傳說

卦變說

好古堂說

捕虎文

禱雨九真洞文

禱雨湧泉洞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送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全校 士儲待施

自餘軒說

自餘軒者予友錢君章玉顏其室後之東偏以爲燕閒偃息之區者也蓋武林地當孔道民居相屬鱗次櫛比雖達官右族曾不得咫尺園林可以遊目而憩足惟茲軒僻居城之東隅風土閑靜清池周四五里襟帶其側每煙月淪漣渺焉無際如寄跡鏡湖震澤間幾忘此身之在城也位置亭臺一二絕無排比雕飾曠然如其胸次旁列素垣畫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一

丙午

史藍田叔繪奇石數峯欹崎歷落其外間植修篁左右相爲掩映予短于目望之以爲真幾欲下拜就視之乃知其爲筆墨遊戲也因借憩軒中數月不能去顧謂錢君以經世之才不得一見于用且又以家之食指爲累似其中宜有不足者而以自餘名軒何也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錢君殆以自寓矣予曰否否錢君視世之寵榮福澤不啻飛鴻野馬乃以此取必于天而顏其室當不如是陋也夫一人內無所主何往而不形其偶云苟曠然有得于內雖一丘一壑可以輕世肆志而况所居擅亭臺水竹之勝日課羣子姓讀書其中暇則與四方賢士大夫飛觴分韵夜以

達旦方且不知有餘之在心不足之在世寧于心而反自形其不足者歟顏曰自餘夫亦無入而不自得之義也錢君曠然而笑遂命其季子水鑑書之於壁

醫說

余令樂城三載憂幽勞瘁交攻於中尋致嘔血初以涼藥投之疾愈劇醫人徐志泰遠來視余進以養和扶胃之劑服之輒效且謂多嘔則氣逆氣逆則血湧而上升勸余端坐調息澹然內視以津嚥之不旬日平復如初余因感夫民之困于飢寒徭役而不能聊生與余之感于憂幽勞瘁而致疾者無異乃爲民上者析楊夏楚務爲刻礪以勝之不猶夫向之欲以涼藥已疾者歟又不然朝令夕更教條煩設民之耳目益以紛心志益以眩不猶夫向之多嘔以助其氣逆者歟噓之以溫鎮之以靜余于治病而得治民之術焉遂作醫說贈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二

庚戌

泊菴說

夏子樂只卜宅於葛嶺之東而自名其居曰泊菴或曰夏子所居枕湖之潯望之汎汎然與鷗鳬相上下類乎偃帆停檣而休息乎平沙淺瀨之傍者名之以泊也固宜余曰泊之義大矣哉今夫舟行者屈指戒途過都赴國雖曠日持久而其心恬然安之一旦阻淺河渠守風洲渚以及積

雨之所濡。遲嚴寒堅冰之所凝。涸則焦勞拂抑。儼然若不
可以終日。蓋人情之不樂於泊也甚矣。然當其凌彭蠡。涉
洞庭。下巫峽。浮呂梁。問津錢塘。身試不測之險。濤驚浪駭。
檣楫傾欹。長年三老。束手相向。迴望有僂。帆停機休息乎。
平沙淺瀨之傍者。慕之渺然。如在天上。然而已無及矣。夏
子負不羈之才。曠然高寄。間賦小詞。徧紀湖山諸勝。興至
則仿大凝倪迂數幅。以寫胸中澹遠浩落之致。偶有以榮
利相勉者。夏子則高詠如此風波不可行之句。以自微蓋。
幾幾乎。邈世不返者。與豈止以此名其居也哉。或曰。昔之
高流逸士。有爲浮家泛宅。往來荅雪間者。奚必其泊之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三 甲寅

三慎堂說

三慎堂者。稚黃五兄之堂也。五兄嘗語余以自有三慎。慎
出位之思。踰矩之欲。與不中節之喜。怒哀樂。因以自名其
堂。時自省焉。善乎五兄之爲治心也。夫或謂君子于云爲
之際。無一之不加慎也。何有于三。或又以爲三者名殊而
理實一。苟得其一。足以該二三之名。併可不立。余曰。不然。
古聖賢之學。如農之有畔。如賈之有籍。可以朝稽而夕課。
之以漬于大成五兄之立三者。爲程酌于其要而加之功。

夫亦猶是已。則以名其堂也。固宜。雖然。竊疑之。思不出位
者。良也。良之象曰。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聖人之時者也。
喜怒哀樂。既中節矣。則可以位天地。而有萬物。從心不踰
矩。又吾夫子七十以後事也。五兄年方五十。餘而所事皆
聖人。窮神知化之極功。無乃速歟。五兄曰。不然。思不出位
者。良之所以主夫靜也。靜者。人生之初。卽具者也。喜怒之
中節。始于慎獨。至于夫子十五志學說者。以爲所志者。卽
七十從心之矩。然則古人之爲學。必豫殆可知已。余方自
恨其遲暮。而子顧以爲太早。計何歟。且夫慎者。幾幾乎不
敢必之詞也。吾且思循之致力。敢遽謂能乎哉。而子何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四 丙寅

歐陽綱思字說

歐陽子錦。向名錫爵。字序五。丙寅秋。始易今名。則字當隸
名而起。不得仍其舊也。再拜而請於余。余以綱思字之蓋
取衣錦尚絅之義云爾。夫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
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宜宜昭表。祿之不遑。而乃曰惡
其文之著。非惡其文惡其著也。歐陽子方以應試居高等
卽以制舉之文言之。先正之論文曰。惟燈曰。匣劍夫燈之
用在光。劍之用在鏑。而惟之而匣之。幾于藏其用于不試。

而不知其爲用方甚大也。明季文草木虫魚種種入篇，以爲絢爛之極，不旋踵而歸於腐敗。興朝釐正文衡，楚中熊鍾陵先生倡爲高古簡樸之章，嗣後風氣日上，號稱極盛。歐陽子以年少穎敏之才，攻苦績學，由其所以能者而發，以先正爲趨，其進孰能禦乎？然中庸推尚綱之義而要之入德，是吾所期于歐陽子者，豈止制舉之文已哉。

高立旃字說

高子行卓求字于余而琢如白君亦代爲之請，余字之以立旃。其在大易恒之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蓋立之爲義卓然如山岳之聳峙而不搖奪也。然魯論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則又必本之于道而立始爲無雙。彼夫於陵辭祿以爲廉，季札棄國以爲讓，鬻拳兵諫以爲忠，皆自謂卓然行其心之所是而不知其蹈道則未也。高子年少能文，爲白君所首，得士余故附其名之義而勉之以道，夫勉之以道，尙有不止于立而遽已者，高子其惟日孜孜也哉。

孫靜菴字說

癸酉春余偶遊粵東武林，孫子踵門請曰：元芳少年好剛，以古豪傑自命，而呂全五先生亦喜其不爲阿附之習也，而以錢唐字之。今馬齒漸長，意欲欲抑退藏，以幾于聖賢。

之學請以靜庵易之何如？余告之曰：昔子瞻以爲剛毅水納近仁，非好其剛好其仁也。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而子乃歛抑退藏之是務乎？雖然，魯論又曰：好剛不學，其蔽也狂。狂則動而或近于躁，去其蔽所學，即從靜始。粵東有陳白沙先生，倡明正學而大指專于主靜。子殆聞其風而興起者也，遂書以爲贈焉。

朱朗思字說

雲間朱子彥則名其孫曰鑑，而以其字屬余。余謂人之明可以無所不周而自見其形，必以鑑。昔人云：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蓋未有本原之地不底于潛定寧一而能朗然畢照者也。朱子少年力學，能文章機警靈異，故字之朗思，以附于名之義而又告以鑑于止水之說者，亦曰靜則生明，爲吾儒致知研慮之功所始基云。

八簋說

坡公在黃州自奉不過一爵一肉，而曰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未免出于太簡。惟五簋之式最爲中度，先銓部公會作銘詞以示勸。近日習尙豪侈，宴集之間珍錯羅列，卽行五簋者雖數不加多，而器具餽品過于豐盈，所費更不啻三倍焉。是極奢而托以儉名，尤世道江河之日下已。今擬于尋常五簋增之爲八，鮐脯筍蒲無妨間設，庶幾省費惜福。

之一端乎嗣後或見招者過八簋以外卽辭謝以退必不敢自踰其閑而戒同志之恪守至若故交過從脫粟共飽并坡公之說亦可有無隨分也

彖傳說

文王所繫之辭謂之彖傳之釋彖也一曰卦德乾健坤順之類是也一曰卦象震雷離電之類是也一曰卦體剛柔上下中正比應之類是也一曰卦變一陰一陽自姤復來二陰二陽自臨觀來之類是也卦之大象與乾坤二文言亦相發明焉然元亨利貞見于易者七卦乾之文言言元言亨言利言貞析之爲四坤之文言言貞言利言亨言元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五 七 戊寅

亦析之爲四至諸卦義取相屬直以爲大通而利于正耳此各疏而不必相蒙者也乾健言于大象而象不言健坤順言于彖而大象不言順離言日而不言火坎言水而不言月震本卦不言動而雜微千屯豫諸傳此互見而意自明者也噬嗑而亨遯而亨直用卦名以釋卦辭謙之有終願之養正純用卦名爲義剛柔分之卦二十噬嗑特以用獄著節特以卦名亨義而兩釋之上下敵應之卦八而弗見之于艮止此專指而可推類以求者也大象專釋卦名而乾象曰天行健則竟以健爲乾象傳專釋卦辭而艮傳曰艮其止則竟以背爲止此變文以取義也若夫卦變則

傳之所及者十有九卦其言卦變者于變之義或重故從詳其不言卦變者非不變也或無取于變或變之義微故從畧猶之卦體卦德卦象彖傳有及有不及一槩求之則拘矣他若六七八九之策老變而少不變是揲著求卦之變而非圖之所謂卦變也在初學者亦當辨之

卦變說

際可家世受易垂髫時先君嘗諄諄相勉曰經生之所爲易不過習其章句以文詞取高第而已殊非朝廷明經取士之意而反之于心亦有惄然未安者際可每念及輒慚汗浹背及遊歷四方問學詩者以毛氏之序鄭氏之譜多瞠目不知所謂而以春秋專家乃不知有左氏公穀之說始嘆經學之衰不獨易爲然也夫易之習焉而不察者莫如卦變試舉而論之卦變圖列卦六十有二而乾坤以純陽純陰不與焉然六十二卦之奇皆自乾而來六十二卦之偶皆自坤而來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門者變化之所從出也亦猶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而不用妙萬物以爲言者去二卦而專言六子固可比類以相觀焉爾若夫彖傳之言變者止十九卦其不言變者非不變也彖傳以爲言卦德卦體卦象而卦之義已足無取于變故在所畧其言變者彖傳以爲言卦德卦體卦象而卦之義未盡故在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八

丙寅

詳如噬嗑自益。晉自觀。鼎自巽。皆以柔進居五爲義。卦莫導于五。則所重在變。可知也。又如泰否二卦。以小大爲往來。而泰自歸妹。則六往而九來。否自漸。則九往而六來。固以變爲泰。否所由分矣。至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象辭因以繫焉。則非變幾無以成卦也。哉。總之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惟明乎屢遷之說。則卦變之或詳或畧。與夫卦德卦體卦象之或見于傳或不見于傳。執一以求其失。則均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夫

好古堂說

青溪吳子敏中字求一欲以好古顏其堂因其名與字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九

丁亥

取義也。丁亥介嚴子北侯請正於余。竊謂夫子以生知之聖而猶殷殷於好古。蓋古卽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道統。而好卽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心法也。吳子世爲右族。少工制舉業。所居園林水竹映帶左右。乃不爲燕閒游息之地。而策勵於學。此其志豈易量歟。他日夫子又曰信而好古。且自比於老彭。可見好古爲作聖之基。其德益劬而辭益謙也。然相傳老彭年七百餘歲。好廣覽古籍。以教大夫及士。庶人雖老不倦。余年甫逾杖國。而衰懶廢學。所好惟在園林水竹之間。對此又爽然自失矣。

捕虎文

際可待罪茲土已一載有四月矣。才識闇陋不能承宣德意以輯寧寧人愆尤山積。際可且自知之。而況於神乎。若是則際可雖言之未必神之肯聽之也。然在際可有不得不言。神有不得不聽者。敢爲瀝血陳之際可奉天子命爲民司牧。而天又命神以式臨昭鑒之。凡以捍災禦患。幽與明有分任也。每聞南北二山有虎成羣。飽人之肉。近接梁生棟訴。廣云有弟梁樟晨往于田爲虎所攫。其子振第奮不顧身。直前擁抱。雖奪之虎口而已。受傷殞命矣。情詞酸楚。不忍竟讀。切惟南北二山中因曩者六師駐漢。役重徭繁。逃亡者十室有九。際可蒞任以來。日下招徠之令。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十

已酉

復業者苦於牛種子粒之不給。際可竭力撫循。未獲寧宇。而又兼虎患頻仍。非結侶攜僮不敢舉趾田畝。以致稼穡不登上。無以供朝廷之貢賦。而聖天子所以懷柔百神者。饗祀粢盛亦將缺乏。是懼養茲異類。驅除宜早。况無辜殞斃上千天和。又非若鹿豕獐兔之類。可以聽其弱肉而強食也。夫虎雖惡獸。然考之傳記。所載若有鬼物司之者。神於山藪。無所不統。何憚而不屏諸境外耶。若謂虎應食人。神雖靈不能禁。則樟之子方在弱齡。至性憤烈。尚能全父之身。首豈神之靈而顧出禪子下歟。此不敢爲神信也。若謂縣令不能捍災禦患。而神亦膜外置之。是民既失

庇於令而失庇於神將里虫之氓所以歲時享賽者謂何竊疑神所不忍出也若謂縣令不賢而藉此以悚戒震動之則神胡不警督縣令之身而徙貽禍於無罪之民以克其搏噬是神又助令爲虐尤理之所萬萬必無者矣今際可不言則際可負百姓也言之而神不見聽是神不徒負百姓且負聖天子懷柔百神之典而亦非上天命神分職俾其式臨昭鑒之意也伏冀速彰靈威于五日之間殲厥醜類幸甚

已酉春漢多虎患梁樟爲折尾虎所攫其子振第縋虎尾奪父屍負重創歸兄棟上訴遂作文告于城隍選捕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五 士 巳酉

弩入山越二日果獲二虎其一負創走死深谷中其一昇而過市振第前視之卽折尾虎也語詳誠應錄中先生精誠所格豈遜昌黎驅鱷耶 張石虹識

禱雨九真洞交

嗚呼夏秋之交不雨者彌月禾苗就枯漢之九陽皆然不獨城固一邑也夫以天之降災九屬而區區一令乃敢呼籲而冒請於神亦可謂不自量力而爲無益之求矣况邇者京師亢場煩聖天子憂勞步禱始能漸回天意若際可自蒞任數載其間聽斷之混淆胥役之朦蔽過或出於無心者姑不具論卽清夜捫心其果能如古之循吏歟敢

于欺神是敢於欺天也然則神之視際可不過一庸碌縣令耳以庸碌之縣令而爲此無益之求不幾徒增神怒而賜之懲耶雖然上天甚仁愛下民其所以降罰者皆因有司之失職以及閭左之凌競侈僻有以致之夫以吏之故而貽禍于民民不任其責也卽以一二弗類之氓而并貽禍于萬姓俾善者無所勸而不善者無所懲似亦爲上天所不取也際可詢之父老皆云境內惟神爲最靈所禱無不立應曷不爲一方之民請命於上帝乎卽或勢不得請竊謂如古良臣汲黯之流皆能矯詔賑饑不惟當時天子不怒而且聲施赫赫至今以神之靈蛟螭風雷之屬無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一五 三 辛亥

統轄卽分其鱗甲噴沫之餘已足蕪一時之枯槁諒亦彼蒼所不禁耳且九縣之中惟城固之正課荒逃無徵者以千百計若益以秋賦不登則鞭朴愈多逃亡益衆國課民生關係匪淺又有慮者自黃家澍以下支流繁碎得水維艱而西高渠爲最全賴雨暘時若可以望豐稔今枯涸已極彌望俱焦其民又協力而尙氣將來爭決水道閘訟不已或致殺傷是民之困於桎梏困固而死者又不止饑饉足憫已也際可自比年憂瘁遂成嘔血之疾此神之所知者今跋涉五十里冒暑而來非敢以區區之誠望達神聽惟祈不以鄙棄縣令之故膜視其民且上體聖天子憂

勞元元之意立賜甘霖稍慰黎庶之望或以其餘旁沾九屬總出鴻慈又非際可所敢必也

禱雨湧泉洞文

際可前因亢旱已極躬禱於九真洞之神其時麗日中天四望絕無雲翳迨入洞禱祀之後忽陰靄翕集輕霖灑塵是夕疾風自西北來雨如傾峽方謂秋成有望矣然不踰時輒止豈際可始虔而終怠有以干彼蒼之怒耶抑龍雖靈未奉上帝之命僅能相濡以沫而不能崇朝永耶今轉盼二日正蓄極而通否窮將泰之會又聞神之顯應尤著捷如影響故敢恭遣官耆人等特布血誠叩哀請命伏懇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五 主 辛亥

復禱湧泉洞文

嗚呼神之聲靈彰彰也嚮者躬禱雨於九真洞未返縣而雨隨之越二日復爲文致禱于湧泉洞夜未半而迅雷驟雨視前夕爲加倍然民猶以爲未足也是以親率寮屬復有今茲之請不幾再三之責乎雖然天不雨而神賜之以雨是神之不欲困民以生也至於再至於三則天亦知民之呼籲者如此其殷而不能旦夕緩也神以此轉請不難

矣情迫勢窮不能擇音謹告

謝雨文

比者雨澤愆期不獨高田苗穗無望西成卽旱地之豆花瓜菜之屬漸將零槁蒿目疚心如沉疴在躬不能靜俟會呼籲於龍湫諸洞之神六日之間三禱而三應且皆于秋陽赫烈之候不移時而風馳霆掣若有神物驅之者然天人感召之機歷歷不爽可見前此之不雨皆人事未修所致也敢不省愆補過益清白乃心以無負上蒼照鑒之至意謹告

祭妻伯姜元夫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主

辛亥

嗚呼謂造物之予翁者獨嗇耶則翁生而爲卿尹之胥兩尊人俱臻上壽而翁之齒亦七旬有餘矣元配方夫人白首相莊如一日且翁之介弟卽際可之外舅也僅少公四歲尙強飯無恙至翁之子孫數十人皆爲諸生有聲是吾邑中所不多觀者也謂造物之予翁者獨厚耶則以翁之才而不能博一第僅以明經筮仕下邑未幾卽遷謫以去及佐政青齊兩緡邑篆皆以正賦不克重爲身累以致不能歸老鄉園而實志以歿又士君子之所嘆悼而無可如何者也祭而接之則翁之所可知者天而所不可知者人蓋公孝友端睦與物無忤和氣所致故得之于天者無不

全至其賦性磊落耻問家人生產中無城府不忍逆人之
詐且不能曲媚以奉上官故其厄于人也亦無不至然有
識者思之寧為此無為彼也際可垂髫時即受翁國士之
知許以姻誼及際可觀政西臺翁以請官候選晨夕過從
惟以道義文章相勉未嘗窮愁介于顏面後際可司李鄴
郡翁道過寒暑時翁以公帑賑窮懸額待補際可亦微為
措置然視翁猶怡曠如平時私心謂翁之任運如此即者
願未有艾也孰意際可塞補樂城而翁竟溘然長逝乎際
可蒞任時受前令之累亦常假貸以完上之租舒民之困
今聞公計為之愀然而悲繼返顧自念則又悚然而懼宦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五 辛亥

歲除告祖先文

嗚呼自甲寅五月山寇竊發後際可岌岌無寧宇矣遷于
城西遷于版宅遷于康源遷于梓桐徼界他若深叢密篠
與夫獸嗥虺伏之境顛踣匍匐以宵為晝又不知幾何矣
五月中寇來薄邑際可從城隅亟逐幾死七月初八城破
後攜兩兒遠竄復遇賊淳安道上幸賊刃置襖被中及反
復解裝際可已逸去數十步追不能及至九月十七寇至
里中同族千餘家十燬其八貨廬器具化為煨燼所最痛
心者六世同居之義堂規制弘厥為一郡冠亦燬億先府
君嘗語際可曰吾幼時見構此宇梁木橫着地上兩匠左
右交斲僅露其類此數百年物也方烈焰燄燄際可遙望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甲寅

輟艱難謂之何哉且際可與亂君瑞若芬若暨方氏程稷
玉宗玉璽渭仁諸子少以制執紳交語石始終無間今至
泰中甫逾年而翁之子已為棘人矣方氏諸子後先皆有
讀禮之變老成凋謝吾邑之後進將何觀型風化將何維
挽又不獨以姻黨之戚自哭其私已也嗚呼痛哉雖然竊
嘗反覆于天人之際而知人之困窮者在一時天之酬翁
者在身後翁之食報來茲者尙未艾而翁亦可無鬱鬱于
生死得失之故矣際可匏繫漢南不能憑棺一慟側身南
望魂夢飛越公其鑒我否耶

禮不備謹以酒餽告獻區區之誠尙其鑒之

祭修高岡大中丞文

嗚呼我修公竟棄際可而長逝耶客秋際可補授後儀諸大僚相繼曰吾不喜子得大邑喜子得爲修中丞屬也復觀此邦賢士大夫皆稱述如出一口冬初謁公撫署一見卽以古循吏相勉嗣後民生疾苦無不直陳公悉代爲區畫動中機宜際可以爲邑居省會耳目易周且意有所專注而然耳及隨諸屬令旅進迭見公必歷舉其邑中錢穀幾何課決幾何與夫風俗之淳澆輿圖之險易阨塞及利病之當興革者人人如其意所欲言或且出於智慮所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七

丁巳

及皆摺伏惶汗浹背公復溫辭下色勸諭殷勤間舉際可爲矜式未嘗不退而感激相語以爲有公如此何忍負之公嘗建義學以興文教歲時考課際可第其甲乙而受成於公所指摘皆中經生之病卽耆儒宿學不能過今春際可有松皋文集之刻聞公篇什甚富請付諸梓公出梧友堂詩相委點定以屬吏避嫌評訂託之他氏以行世或字句偶當商榷公卽應時竄定不以芻蕘而棄之也夏杪忽患臂瘡雖晨夕省候然以病非膏肓可無深慮驟聞具疏乞休士民號泣擁門以千百計尙欲挽留如乙卯故事而公已屬續矣嗚呼痛哉際可賦性耿介不能側媚事人惟

以不受苞苴不畏疆禦之血誠得白於公而恃以無恐今已矣如無柁之舟風靡波蕩尙忍言哉尙忍言哉至於公歷任秦粵黔蜀皆有惠政際可向於各屬公莫畧陳其概今以荇藻之獻灑涕陳辭故獨舉際可受知於公者以爲沈哀不覺情至而無文也公其鑒之

先府君祀鄉賢告文

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卽鄉賢之義也近制祀於文廟兩廡之右必據其邑里之公評而舉核於師儒以達諸長吏然後學使者從而論定之始得附主於位其難且慎如此而吾遂人風愿僕不可以勢邀情結故自南宋迄今五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大

丁卯

百餘年與祀者止二十三人則尤不易觀之數焉我顯考太素府君承銓部公清白遺訓少年攻苦積學以聖賢爲師屢試屈於有司庚午秋闈倖得復失而孝友嫺睦及賑患驅災訓方型俗諸大節卓卓在人耳目故捐館十餘年而同井思慕如一日遂公顧於當事皆蒙俞允典禮舉行之日歡呼拜送者幾千人猗歟盛矣况我皇上命天下各修志乘而郡邑各以府君列孝義傳并載兩浙通志久達 睿覽合之今日之陳請若合符契可見秉彝在人心固不謀而同也昔先高祖環峯公會祖肖環公皆祀於鄉是南宋以來二十三人者而我先人乃得之於祖孫三世

較之科甲。蟬聯僅以權位。爵服相修。尙者其相去寧止倍。疑歟。際可念同鄉先生長者發潛德之幽光。而又承在位。諸公闡揚不遺餘力。高厚之施。銘諸肺腑。從此益晨夕警。察惟恐。隕越不類。以貽先世羞。至於顯揚之稱。豈小子所。敢當哉。謹告。

重建仁賢祠上梁文

伏以邑稱遺愛。經營原洽。夫人心家頌。胎謀修復。敢忘夫。祖德幸叶龜筮之吉。重瞻棟宇之新。邪許同聲。工師協力。惟我曾王父肯環公嶽瀆儀型。風霜氣節。棘闌早捷。譽布。鴻文。蓋榜高登名題。淡墨巖邑。則主持民社允矣。馴維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元

丁卯

風餘曹則藻鑑人倫。卓然懸魚之操。在官績之輝煌。我聞。在昔乃鄉評之推重。民到于今。蓋遂爲浙水之上游。實嚴。江之瘠土。惟科從來爲擾。供億較昔彌煩。剝肉醫瘡。早輸。絲穀賣兒。貼婦浪擲。金錢公目擊艱難。心存匡濟。爰集父。老而斟酌。遂向撫按以條陳。務使不病官。亦不病民。更期。無溢征。亦無溢免。人共安夫田畝。戶不絕于謳吟。加以名。重龍門德爲人望。仰昌黎之北斗。紫氣羣瞻。識安石于東。山蒼生共託。襟懷濟世。捐千斛而非難。意氣橫秋。指一困。其何惜。推獎不遺。夫後學汲引常藉爲先聲。故當捐館之。辰卽有建祠之舉。奉以尸祝。燭輪萃六十里以觀成。薦乃。

馨香組豆爲三百年所未有。然而歲逾八紀。時間南朝風。雨飄搖。棟梁摧毀。蠹穿巨桷。幾疑科斗之文。鼠穴危墻。難辨。龍蛇之畫。際可拂拭。遺碑低徊。殘址尙再謀將。伯恐勝蹟。之遂湮。敢獨任仔肩。庀良材而重構。美輪美奐。較勝曩昔。之觀。肯構肯堂。稍遂從前之願。聲繞梁而共和。語逐兒童。思潤屋而非夸情殷。祖考。

東 不美當年謝傳宮。從此棠陰常弗翦。獅山佳氣自。

龍慈

西 先賢遺澤在蒸黎。千秋華表歸來後。指點高甍望。

不迷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辛

丁卯

南 流水塔前淨似藍。若問昔年遺愛事。尙留故老髮。

參

北 高山仰止情何極。百年遺址更重興。果爾羣飛與。

鳥華

上 仁賢二字題銀榜。樂公有社冠公祠。爭似鄉邦推。

德望

下 昔日荒庭今大厦。父老猶然頌斗山。子孫慎弗忘。

弓冶

伏願上梁之後。組豆常新。燕嘗弗替。世守丹鉛之業。讀萬。卷以出。應昌期。家傳清白之箴。凜四知而無慚。暮夜共效。

松竹之頌允爲桑梓之光

祭亡女文

嗚呼汝之死也吾適有維揚之行及歸而汝大歛已數日神思慘切不能爲文以哭今距汝死四十九日矣大雄氏所謂滿七之期而吾邑風俗閉靈止弔凡親黨朝夕哭奠之禮亦於是告終焉遂以清酌蔬菓之儀告於靈前而言曰女子以烈著者多矣矧顛沉淵往往奮然於一決未有絕粒十有九日悠然待終如汝之從容就義者也夫汝之守節既無飢寒之患亦無逼迫之虞遲之數十年可以邀旌揚之典今日之死已格於功令而不能上聞汝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主

辛未

明知之而竟矢志堅決百折不回且不能緩之旬日以待吾之一面而未訣也曩者歲在庚申亡壻奕昭就婚汴邸脾病已劇甫結縭五日卽出外館就醫未幾去世致喪昭有悞汝終身之嘆以常人度之私心不無怨尤而汝毅然有從死之約危樓下墮垂簷復甦自李高陽公以下皆有詩文以旌其烈至吞金不死未嘗告人而出於臨絕之口因憶戊辰春余爲錢塘戴烈婦立傳吞金指環不死汝時在傍讀之微哂曰金環豈遽能死人乎吾願訝其言孰知其得於身塵也此番絕粒聞汝兄士儲勸汝待之舅姑父母百年之後汝謂爲人子媳者而預期其尊人何時果世

以畢吾志卽此一念已不容于誅矣問者皆縮舌而退更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五

主

辛未

無不太息泣下卽邑侯何公亦悲悼嗟異徵使人往來于門以覘存歿未及含殮而已命駕來吊其赫赫在耳目若此故吾歸途所歷數百里外人人傳頌如出一口及歸讀汝舅方渭仁行畧五內欲裂而人猶以爲非筆墨所能竟也汝惟澹泊久屏葷血遺命衣衾皆布素更傳語相誠弗過爲誦揚以消冥福然忠孝節烈如天地間日星河嶽不可得而泯沒况臨終亦聞鼓樂自遠而至恐事涉異聞不欲載之行畧生爲烈婦死爲明神理所固然爲父母者亦可以無憾而念汝十九日中咽斷腸枯之苦又何以爲情也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易

艮齡今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五

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藻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仝參

愚峯詩題詞

沈方舟近集題詞

靜好集題詞

桂陰堂文集題詞

方若韓制藝題詞

方渭仁明擬稿題詞

暮春觴詠題詞

萊圃題詞

王丹麓雜著十種題詞

晚簾詩題詞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一六日

懷芷閣詩題詞

勾漏仙題詩

月查集題詞

月聽軒詩餘題詞

菽畹集題詞

蠡遊草題詞

龔叔損詩餘題詞

墨花春詩餘題詞

抱影集題詞

越千姪制藝題詞

梅花繞屋圖題詞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愚峰詩題詞

余年甫垂髫與同學諸子為語石遊時山僧愚峰與余輩齒相若也山堯堯多石空奇秀削不可名狀每至攀躋絕險處愚峰輒伸臂猿引而上縱遊窮日夕不倦窺其性情神致若淡有得于詩者而未嘗以詩示余後二十餘年余自陝右歸里門復遊語石愚峰始以全集丐余弁言其端余讀之神雋而語樸然終無以定愚峰之詩也顧余自通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一

甲寅

靜好集題詞

五兄稚黃以詩名西陵三十年矣乙卯夏集諸名士飲於

思古草堂酒酣分韻其子靖武署華徵皆與焉落筆輒凌

厲其座人予竊歎經五兄口授指畫詩自有法度可觀然

猶不意其女之能詩也丙辰春華徵束裝作燕薊遊讀其

內子贈別詩益反覆驚歎以為向者知五兄之字學為未

盡也未幾予亦謁選北上遂勉畱華徵與共晨夕除夜始

盡出其閨閣唱酬詩見示予勸其授梓而以靜好名篇嗟

乎天之生才實難而並出于伉儷更難古來唯秦嘉徐淑

差稱並美即瑤環白頭諸作雖文采陸離照耀篇籍尚有

乖于靜好之義乃華徵獨於鷄鳴戒旦之餘倡予和汝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二

乙卯

成。卷軸豈非天予之厚而得之五兄之家學者為不可及

乎。因憶予今春送華徵詞有須念謝庭賦雪歸來莫待冬

殘之句蓋引謝太傅兄女事也而華徵羈遲歲暮不得遣

歸即予以勉畱之故然則古今之為兄女者同而余詞不

亦自相刺謬也哉

方若韓制藝題詞

憶歲在壬辰余與同學諸子集於語石精舍者十有二人賞奇析義頗稱一時人文之盛已矣子赤瑛方子釋覆雪岷渭仁與余先後雋去又十餘年里中方子若韓與其友復尋盟語石而於數則減三之一焉蓋尤慎也乙卯秋若

韓舉于鄉兩主司獨以起衰之任屬之讀若韓文往復尋
繹窮日夕勿倦不異語石較藝時也嗟乎文章與時為高
下曩余輩當異說榛蕪之會蟲魚卉木種種入篇故有志
之士廓清淘汰之不遺餘力數科來傳註之理雖昭然若
揭日月而空疎浮滑之弊中於人心非得英絕領袖之士
不能起而振之若韓文雄渾博大不名一體沐浴于正希
陶庵之間其神韻風格幾軼余輩而上信乎永叔所謂彼
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顧若韓諸子年方壯意氣方
盛其相繼為吾邑語石增重者正未有艾而回念向與余
同學諸子尚浮沈諸生中已有後時之慨又未嘗不為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三 乙卯
煙壺欲缺也

暮春觴詠題詞

丙辰三月望後過思古草堂稚黃五兄方與諸子君簡論
畫適馬君鳴九黃子元霖亦先後至黃子年少善弦索五
兄倉卒命酒主賓雜坐半酣令小童采蓴佐飲小童曰蓴
已老矣余驚歎日逐逐闔閭不知時序之逝乃春固涉暮
耶念客歲與同人大集斯堂五兄有何物蓴羹風味妙頓
令張翰欲休官之句會幾何時東琪武令華徵作燕趙遊
虎男又復之楚余以簡書有程將次北去嗟乎夫不能脫
屣浮名休老于丘壑是豈不為季鷹笑哉自茲以後奔走

風塵沉迷簿領所謂未知明年更在何處諸君子佳晨勝
景尚能續此快游而余回首西陵當已邈若河漢顧謂黃
子作終賓離鴻之曲倚歌而和之不覺百端交集矣五兄
遂要坐客各為填詞紀其事曰暮春觴詠好友多和者他
日東琪諸子歸里時但出此示之或亦有俯仰興懷當歌
且歎不待其聲之既闕者歟

王丹麓雜著十種題詞

文章必本于性情每讀王子丹麓孤子驗行役日記未嘗
不為之掩卷雪涕也余少而母氏見背及先大人就養樂
城值荒通之後拮据憂勞不能貽堂上一日安竟卒于官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四 甲子

邸乃丹麓家居調膳者數十載承歡養志恬愉以終天年
而窺其意若罔極之痛無地可以自容嗟乎余獨非人子
哉已而其內兄陸蓋思集其雜著附為十種余讀之此物
類辭離奇洗滌使人欲諧而莊當歌而慨又歎丹麓之才
如是其不測也或曰松溪子子而翼經也連珠寓言比一
而諷百也至北墅竹枝其即賢者樂操土風之意歟快說
雜紀或亦有不平于中而為此釋愁獨念歟曰龍經曰禽
言或自表其性之驕馴而傷世之能言者多此類歟獨看
花述異一記雜引魏夫人諸人似謠謔不經而亦屬之集
中何也余曰否否昔屈原作離騷忠憤悽惻而其旨或託

于安妃或託于有娥子徒玩其文詞而已烏知丹麓性情之所寄也哉

纓芷閣詩題詞

明季巨璫柄政流毒海內左忠毅公得禍尤慘數十年來思一識其後人而不可得其孫女信芳左夫人爲桐城姚君非菴之配姚君向令蕭山余晤于虎林邸舍時軍書旁午倥傯相對未嘗道及夫人之能詩也後十餘年其子君山始以夫人纓芷閣遺稿屬曰家君欲付之剞劂者屢矣以先慈之言而止余謂內言不出於閨故開房之秀每不欲以筆墨流布及卽世之後音塵杳絕而其文采精英不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十六

五

甲子

可磨滅且有以補女範內則之未及者此夫人之韜晦于生前與君山之表章于身後皆並行而不悖者也夫人詩華而不艷質而不俚五七言近體雅得開元大曆遺意昔人曰愁苦之音易好如古來所傳團扇瓊瑣之作類皆悲婉激楚掩抑離憂若夫人生長貴盛姚君又早擢高第象服文軒照耀衢路且諸子後先鵬起計人世之適意無過於夫人者然當叛藩構亂姚君單車就道誦夫人病中聞警諸什魂驚魄悸聲盡淚枯嗣後量移方州窮荒遯遠夫人內秉家政不得效一日唱隨之樂屆臨歿緘辭遂成絕響雖使傍人讀之猶爲唏噓泣下身當其際者又何以爲

情哉嗟乎夫天於一才女子卽極適意之遇而猶必多方以困鬱之使其音一出於愁苦而後已況士君子以千古著述自命乃欲憑藉寵榮快然行其胸臆安可得哉安可得哉

月查集題詞

三百篇降爲騷賦五七言近體降爲詩餘夫人而知之也然人謂有騷賦而溫柔敦厚之旨以亡有詩餘而後人之詩終不及於古若以賦與詞爲厲階者余以爲不然假令子虛上林之體不與菩薩蠻憶秦娥諸調不糾遂謂雅頌可相沿至今而初盛之作率不流爲中晚歟蓋運會所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六

甲子

一時才人文士乘於機之所自然而踵事增華尋雙入節固有非偶然者康熙甲子夏余謁洛青王先生于苔上先生盛稱余同年嚴修人弟數五之才後數日數五見過出其月查集見示則先刻其賦與詞以問世者也今讀其麗情思遠諸賦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深有合于風人之旨至千長短諸闕蕙花閒草堂之勝而不可以一格相繩洵乎才全而能鉅也余近與修人懸帛此邦之先哲如鹿門先生之文蔡子木徐天目吳北海諸公詩爲海內傳誦而詞賦之作篇目闕然不無遺憾數五是集適以補前人之闕畧或亦地氣之遷轉有以使之然耶昔楚無風而靈均以

騷鳴于南。服唐詩較盛于西北。而南唐君臣特爲填詞之宗。往事類然。誠爲不偶。是在敷五易之而已。

月聽軒詩餘題詞

天地間。運會升降。不能無所餘。經餘而爲子史。餘而爲西京雜記。世說諸書。樂府餘而爲長短調。皆是也。然子多畔經。雜記世說。亦無大裨于正史。惟樂府之于長短調。則有先後互嬗之義焉。蓋晚唐以還。詩不能出古人之範圍。而詞則獨擅其至。雖餘也。而運會之間。幾以全力昇之矣。第從來之言詞者。調尚香弱。而以爲東坡稼軒不足語於正。宗夫美人香草。寄託遙深。不無婉變其辭。以爲情至。然必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六 七 甲子
流連。希焉過于。裴昵殊非好色不淫之義。而亦大雅君子所不樂道也。余嘗敎友人詩餘。謂楊孟載詩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之句。可以入詞。而入詩。則卑柳者。卿詞今生。永不辜驚被之篇。可以入曲。而入詞。則俚此中。分界更有不容紊者。張子硯銘是集。不特無金粉跡。并筆痕墨瀟。皆若蕩以曉風。潏以清露。深得樂府之遺。卽進之國風。亦可庶幾焉。豈爲助流揚波之藉也哉。硯銘十年前有清平詞選一書。登簡甚嚴。而列鄙人姓氏。亦可見吾兩人之聞聲相思。非一日矣。今反覆新詞。其命意又相符合。遂不辭而弁其端云。

菽晚集題詞

吾宗以詩文名兩浙者。在杭曰穉黃。在越曰大可。余皆以兄事之。人謂穉黃以法勝。大可以才勝。而余自登第後。足跡幾遍天下。賢士大夫。每以遊從之。私能道其姓氏。謬加稱述。故一時有浙中三毛之目。然自惟資性謏陋。譬諸春秋小國。介于兩大之間。往來疲于奔命。未嘗不倦而思休焉。大可之兄子驥。聯余曩寓京師。偶得其詩讀之。歎爲後來領袖。康熙乙丑。夏買棹固陵。始以菽晚集相示。繙閱傾倒。幾廢寢沐。間與名流晏集。酒半輒誦其警句。以詫座客。而人亦莫余厭也。大率賦宗齊梁。宏衍駿發。一洗三唐之陋。至詩則自漢魏六朝初盛。無不探其菁英。泉湧雲集。降至長吉義山。亦往往取裁焉。而其淵雋之致。浮動楮墨。此固得之于天。而神明于才法之際。卓然自成一家者也。驥聯之齒。少于余已登賢書。杜門如寒士。苦吟不輟。歲異而月新。所詣正未可量。昔三謝齊名。不必皆在雁行之列。繼自今海內言詩文者。直將躋驥聯于穉黃。大可。聞俾余得息肩焚其筆硯。亦豈非大快也。

蠡遊草題詞

昔人云太史公周歷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蕩有奇氣。自後贈遠述遊之篇。類皆援引茲義。修陳揚厲。用壯行色。不知

士君子不得志于時。過都越國。羈旅窮愁。抑鬱誰語。不得。
已。以詩發之。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感。卽如淵明天懷曠達。
猶以東西遊走爲歎。則他可知矣。李于南枝少負雋才。落
落未偶。嘗越江淮。登泰岱。馳驅燕趙之郊。所至皆以詩名。
最後掛席臨江。倚舷彭澤。吟問作。而以蠡遊名其篇。讀
集中如一帆揚子渡。雙淚潯山雲。早霜聞落葉。寒雨見歸
心。山城歲晚客懷古。水國夜寒人憶家。荅葭浦口三更柝。
碧樹江聲一夜秋。景物蕭涼。意况淒惋。讀之使人霑巾掩
袂。而況身當其境者乎。聞李于族本南州所見。類垣斷磧。
喬木荒祠。盤桓憑弔。感從中來。遊子悲故鄉。宜其長言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九 乙丑

不足而反復致意也。余向補授黔陽中道奉裁往返萬里。
今李于道途所歷。皆余襁被焦勞哀吟而永歎之處也。年
歲浸遠。已如隔世。讀是集而心目間。又若遇之。所謂人言
愁我始欲愁。爲不虛爾。雖然士非窮愁不能著書。假令李
子居鄉里。擅素封。固無從得此詩。卽使出而得志。富貴結
駟連鑣。鳴笳在路。雖有所著述。亦未必歷歷動人。若此也。

龔叔損詩餘題詞

余昔曠覽於古今詩文升降之故。國策陳宏奇肆。可以一
變爲昌黎。而西漢更爲醇麗。朴茂之章。至東漢漸益以駢
麗。泛濫于六朝。而昌黎之文始出焉。子夜讀曲之詩。使人

色飛魄動。可以一變爲詩餘。而伯玉力返正始。暨太白少
陵窮工極致。沿及中晚。而詩餘始盛興焉。譬之江河順流
而下。可以一瞬千里。乃必隔以崇山。間以巨鎮。方洲平島
錯互。其間而後始極耳目之觀。非偶然也。然昌黎繼六朝
之後。猶可以起衰自任。而詩至于餘。疑其菁華既竭。無當
於運會之全。不知其按律倚聲。蘊釀陶鑄于詞中。固別爲
一天地矣。余讀澠水龔子叔損詩。旣爲序以傳之。復出其
長短調見示。旨必淵雋。詞必婉妍。間寄意香奩。感懷遺掛
淚。得子夜讀曲之遺。叔損爲端毅公文孫端毅與虞山婁
東齊名。而香嚴詞集獨爲傑出。信乎家學淵源。不可誣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十 丙寅

余友顧黃公纘端毅常序其詩後。相晤京師。以詞屬余。爲
序。余笑謂其使降而爲南北曲。不知所屬序者。居何等。聞
者爲之絕倒。今叔損之丐言于余。再三不倦。豈其家庭緒
論風旨之間。其實或別有在。而名位之顯晦。固所不計也。
哉。

墨花春詩餘題詞

錢子燭臣向有怡情小品之選。輕秀雋逸。移人性情。余謂
其必工于詞。丙寅夏邂逅邸舍。相與樽酒論文。月落燈昏。
不知夜之幾旦。已而讀其墨花春詩餘。倚聲選調。一洗時
蹊。而香奩諸製尤宛轉關生。旖旎盡態。卽起清真夢。愈諸

予于今日不能定其甲乙益自喜前言之不謬也或曰予文章樸儻如其為人而填詞復類夫將軍綽板乃於少年治遊之篇閨閣言懷之作輒爲之淋漓傾倒者何也余笑曰譬若三家之子飽藜藿而被毳褐擊缶叩甌自以爲甚適一旦裴回于曲房永巷之間嬌施侍側盼生光綺縠繽紛絲簧闐咽往往目奪意馳而不能自禁又豈必若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也哉

抱影集題詞

毛氏出於文昭而海內之得姓者如晨星落落余家浙之新定及出遊四方自通籍之二三同姓稱昆弟外其交好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六

士

丙寅

無間詩文互相切刺者惟釋黃與大可已耳而大可兄子驥聯亦得與焉今年夏偶浪遊三楚宗人德隣孳舟而來訪余逆旅詢其譜牒則於屬蓋猶子行云已而以新詩見質五七言古清蒼歷落不蹈近人蹊徑而近體則披文相質風發韻流與驥聯相馳騁未知孰爲先後嗟乎昔少陵云詩是吾家事然攷其集中所載羣從昆季能往復唱廢者亦指不多屈則甚矣詩學之難不獨今人爲然也德隣生十歲而孤攻苦力學落筆輒驚四座以家貧將毋之故行役經年非其所好而詩則日益工余年友王君阮亭嘗序其詩曰此行將抵西華絕樊口歷星沙而南至於番禺

耳目所接必有更加於今日者今德隣取道未及半而所詣已精進若此使極其閱歷之所至集成以示阮亭必以爲虛往而實歸也已

越千姪制義題詞

康熙丁卯秋余從弟藩侯之子越千舉於鄉坊人索其稿行世而問序於余嗟乎曩者山寇構亂藩侯以身代父死名與日月爭光時越千生甫一歲伶仃孤苦倚外家以成立及長窮年課讀充節母菽水之供報騎及門不能具晨炊其貧困如此然幼卽知向學九歲應童子試踰弱冠餽於庠比年來受知于邑令何公待以國士而中丞河陽趙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六

士

丁卯

公北平金公屢試皆冠其偶學院婁江王公復拔置第一其遇合不可謂不優矣余昔弱齡登第頗竊時名然學識未充不免朝華夕萎今越千得雋稍遲余數載豈天欲厚集其學識而俾之有聞於世耶况銓部公以清節名當代澤爾桑梓身歿之後圖邑父老建仁賢祠以志遺愛而越千更承節孝之後所謂積善餘慶或有不爽至於文章之在天下有識者自能定之余衰倦久疎硯席何容復置一辭焉

梅花繞屋圖題詞

漢以前凡卉木之英華未聞有專好之者月令所載紀歲

序耳卽三百篇繁引博徵亦不過爲托物奇興之助至靖
節之耽菊隱君之嗜松子猷之種竹空舍一時始侈爲美
譚蓋古昔盛時其賢人君子皆量能授官相與馳驅皇路
故于流連玩物之事每有所不暇暨後世不得志于時者
遣懷自放落落無可告語于是舉一卉一木玩其香色枝
幹之奇與夫陰晴風露榮落盛衰之變裴回眷慕不能去
識者未嘗不感其遇而悲其意也北郭陸子蓋思行年五
十猶屈首諸生於初度之辰屬昆陵惲正叔作梅花繞屋
圖而謝文侯爲寫照于繁香素影之下此其意與靖節諸
人寧有間乎或以爲若作和羹此圖可以相況余謂比來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三

戊辰

沈方舟近集題詞

余往者避寇東下與會城諸君子唱和無虛日時方舟年
最少卽以能詩名今忽忽十餘載故交零落幾盡惟葑園
樛黃二三耆舊如魯靈光獨存而方舟詩則更進于曩時
乃其齒竟亦逾三十耶嗟乎昔少陵云晚節漸于詩律細

其實人生進境自弱齡以迄于壯不過前後十餘年間耳
蓋其精力意氣奮勵無前如泛棹瞿塘可以一日千里至
其震蕩所極殆爲安瀾而舟楫亦覺稍緩矣方舟諸作清
雋迢迢澹宕雄奇皆以朝氣行之且近日復越江泗渡溱
沔縱覽金闕瀛臺之勝較向之杜門窮巷聞見一新宜其
詩之進境若是也沈子又將別余爲山左遊故書數語歸
之且以志勉

桂蔭堂文集題詞

文者載道之器也其背道以馳者必不能行世而傳後竊
怪國策一書傾危相煽機智盡起其自處亦若不能以終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古

戊辰

日而文章則千古常新何也蓋其縱橫排蕩之氣足以撼
泰華而蒸雲夢虬龍欲舞金鑊皆鳴而區區章句之儒依
附剽竊乃欲與之比長繁能也得乎然使其沐浴于聖賢
之旨一軌乎正譬若羣雄割據崛起爲雄一旦歸命王朝
申以司馬九伐而奉詞討罪焉安有能禦其鋒者哉吳子
寶崖工爲有韻之章戊辰春復以古文詞見示跌宕自喜
震蹕無前縱筆所如奇譎百變大率根抵國策使人望而
辟易乃就而察之掩卷反覆而尋繹之其不合于聖賢之
旨者何其少也文之足以行世傳後也又奚疑

方渭仁明史擬稿題詞

從來以史才稱者如子長孟堅蔚宗諸君皆畢一生之精力以獨成一書後世分曹設官羣材畢集其發軔不能自生而文亦麗錯無章所以去古逾遠也方子涓仁膺文學之選珥筆石渠與修明史自景泰本紀外爲列傳者八十有七矢慎矢公詳雅有體猶恐其考據之未確也從丹徒張宗伯假穆神兩朝實錄目涉手鈔不逾月而脫稿遂致怔忡疾劇請假歸里亦可謂勤于其職者矣是書也董其成者爲二三大臣損益去取皆不可定故不敢刊布而什襲以傳于家猶夫名山石室之藏焉耳嗟乎余與涓仁弱冠較文語石少年豪放各以史才自命今忽忽三十餘年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六 戊辰

萊園題詞

癸酉春夜訪屈子翁山主萊園坐竹栢下縱譚詩至漏下數時刻月色正午坡翁所謂月影如水中荇藻交橫風景宛然不意千載又有吾兩人也因念萊園者取萊子綵衣之義翁山少苦食貧服勤朝夕以色養者四十餘年今母夫人年逾大耋尙強飯如舊而余自通籍後奔走秦豫貴苑間曾不能數載視寢膳以爲憾然則余之不能及翁山

者寧僅詩而已哉因書以志慨

晚簾詩題詞

甲戌夏于寶陳廣文以晚簾詩集見質于寶弱冠以恩選擢明經攻苦績學不屑屑小試吏事後以事件大宗伯不得與試京兆乃乞改歲薦興得師儒一席可以三載考校與諸生比乃四入棘闈不遇而年已七十矣去年秋其文爲同考官所乙主司孫我山太史從敗卷中得之咨嗟扼腕然格于功令無可如何遂梓其文問世吳越操選政者以謂無論放黜之文不能與抗衡卽稱賓興上選而爲一時之程式亦不能遽爭勝于毫釐間也嗟乎從來學使者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六

共

甲戌

出司文衡每不樂得耆艾之士以爲英年早雋可爲子孫依庇之藉不知寒儒束髮受書至垂老不懈而其文又可以衣被一世乃明知之而故抑之卽此一念已可以干天地之和夫人精誠所結揮戈可以回日奮弩可以射潮而况文章一道尤爲造物所珍重者乎乃我山太史獨以失一衰毫儒官爲大典憾可謂閤世而一遇者矣今讀于寶之詩托興於龍門之桐而以燹下焚餘自况卽觀者猶爲之涕潄潄下也余故表而出之且以爲上之人爲國家愛惜人才者告焉

勾漏仙題詞

余友人紉蘭子者。佚宕溪山。盱衡今古。據梧清嘯。腹笥常盈。擊筑商歌。唾壺盡缺。名高碣石。迹漫旗亭。間譜三疊。霓裳。用作千年華表。行間協律。頰上傳神。青心賞于花鶯。慨幻緣于蕉鹿。青白眼之鑒。微言雅勝。陽秋大小。鉞之嚴。隻字堪驅。倚杙。爰從海嶽外史。持示鶴舫主人。于是青玉品題。驚心鐵索。白雲怡悅。拍手銅鞮。慨夫古德。既清天倪。攸敦。夔蛇。颺颺。交臂相憐。猿鶴沙蟲。埋頭入幻。田竇情移。按劍。蕭韓。隙起。彈冠。宰相。中庭。常滿。薔薇之刺。故人東閣。難邀。苜蓿之餐。腐心松柏之交。空托城陽。金馬炙手。雲霄之勢。誰憐。東里。葛衣。泥塗。藐若。醯雞。車笠。棄同。芻狗。迨其池。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七

甲戌

平臺圯。月冷烟沉。渤澥山中。徒聞精衛。岷峨江上。獨有啼鵲。亦誰念。松柏西陵。涕雪雍門之對。綺羅東國。魂銷下蔡之。懽者乎。若乃唐迷奧域。幽遁所棲。聚窟靈洲。高真攸託。並由夙契。亦證純修。固皆視天地作蓬廬。指烟霞爲津筏。既捐嗔愛。寧屬升沉。然而霧鬢烟鬟。無妨入世。鄉媛閨苑。時或緣情。龍壽萬齡。終叶洞庭之佩。鳳臺千仞。還聯函谷之簫。簾帽難尋。雲深王屋。石梁可渡。花泛天台。宛爾鵲侶。驚隨。依然琴鳴瑟和。眷此清風之靜好。彌悲末俗之騷凌。是以綺思經營。深心寄託。亭驂煮石。追南海之孤標。抱朴著書。表稚川之逸事。追草檄折箠之技。羣相金蹈海之踪。

當年石上三生。攜壺島佩。環歸去。此日梅間雙燕。看羅浮風雨。飛來共按新聲。試陳雅奏。豈惟導揚乎往蹟。固將感慨于斯文。

受業王 詰濬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塢

良齡 全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六

大

甲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棻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泰 戴 熙斐男

題琵琶亭遺址

題永則堂詩集

題道鄉臺遺跡

題陰鵬文箋註

題黃子久畫冊

題非廬詩

題諸君簡畫譜

題倪小野先生詩集

題稚黃兄扇

題周汝石詞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目

題桂巖集

重修翁氏族譜引

題汪西眉畫

靈巖觀瀑圖徵詩畫引

題保畱疏稿

重刻寶訓功過格引

題陳松村詩集

題白雲篇

題金衍孫咏物詩

題高寓公寶坻守城志

題綺齋詩餘

題點易支言

題戴斐男匪劍集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題琵琶亭遺址

丁未秋季予舟行過潯陽關因散步登岸問琵琶亭尙存

遺址予笑謂白傅宦遊此方而強令隣舟商婦侑酒徵聲

玩其詞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則當日敦促

遲回之狀隱然言外唐時禁網疎濶若今日則不免駭人

觀聽也更可哂者樂籍脫離風塵亦屬平康佳事白傅宜

慰藉之不暇何至以平昔左遷之意觸緒悲涼竟作楚囚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詩經 蘄 霜

相向耶予因戲題壁間云商舟明月夜遲遲絕勝紅樓歌

舞時却笑香山遷謫淚無端相對灑江汭想白傅有知亦

當破涕為笑矣

題道鄉臺遺蹟

道鄉臺者以鄒浩號道鄉而得名也浩以直諫謫衡陽道

經星沙守臣溫益下令逐客遂風雨夜渡湘江山僧列炬

迎之後張南軒爲之築臺而考亭名曰道鄉刻石以記嗟

夫方其流離奔竄直以身爲長物豈知千載下此臺反因

是以傳耶蓋宋時賢士大夫遭謫外郡一時承望風旨不

許僦民舍以居多方迫逐必使之無所容而後止若黃山

谷之在宜州竟至寢處戊樓風日不蔽以至于殁必有厄之使然者然其時守臣之姓名不傳獨所謂溫蓋者恃權位所得幾何而惡名遂與此臺俱永則小人亦有幸不幸哉

題黃子久畫冊

初閱藍田叔仿子久意峯巒斬削如讀太史公遊俠刺客諸傳已閱董宗伯所摹富春諸圖舒徐絲邈純以生動勝人而微少勁勢未知何者爲真子久康熙乙卯於吳忠思案頭得閱此冊風骨中不乏妍秀始知兩君子各就資性所近強分畛域耳子夏之學後有莊叟荀卿之弊流爲李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 乙卯

題諸君簡畫譜

工奕者陰陽翕忽較勝毫釐非譜則不能傳琴之爲技大而宮徵律呂細而吟注按抑亦賴有譜以載之若夫畫舍毫吮墨凡峯壑潔回煙嵐變滅與夫卉木之華隕禽魚之飛鳴游泳苟心摹手追皆吾師也又何譜之足據歟乙卯初冬諸子君簡以畫譜屬弁其端諸子者武林名家子也以能畫稱貽余山水一帋幽真古澹脫然蹊徑之外余往訪之居古橋苑橋苑者故宋之園囿也有銀杏二株相傳亦宋時物霜霰之餘丹黃滿堦砌諸子解衣盤礴感從中

來播落之悲發于毫楮嗟乎畫安有不神者哉其與文論畫曰吾且忘吾手矣焉知誰師始知諸子于譜特其寄焉耳余近頗留意六法所詣不逮諸子遠甚家藏古真蹟特富去秋寇焚其廬皆歸煙燼間披斯譜未嘗不捧卷太息也後之人窮歲月之力臨摹既久由蹊徑以漸臻自然或亦于譜爲有功若求諸子之畫而徒于譜遇焉則古有聞婦姑夜語而奕臻神解彈琴而移情于海濱寂寞之鄉者此其故何也現于畫哉

題稚黃兄扇

甲寅冬稚黃五兄招飲兩計生者日以聞仲賢坐中歌新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 乙卯

曲爲賦清平樂紀之乙卯春日偶步過齋頭因留小飲剪蔬燒燭促膝論文至月落始散餘作更漏子一闕今四月七日同人復大集于思古之堂分體得綺羅香長調五兄遂命余併爲書扇夫昔人譙集賦詩見志識者因以占人如操鑑引繩蓋言慎也余三廁末坐而皆以詞自放亦可見其志之悖矣顧五兄善病盛夏襲重裘搦動涼風發恐非所宜則此扇直當永置篋中爲魏收藏拙

題桂巖集

余年友江子度遠以家牒桂巖集見示載其遠祖景房公仕吳越爲鎮海軍節度判官吳越偏安一隅而宮殿園囿

之盛擬于天子且歲時貢獻于上國不絕內高軍旅外交鄰封供億繁費故田賦每畝增至三斗視常稅不止加倍國除景房公奉使載圖籍以獻公念浙民久困而賦額一登天府將遂沿爲定制悉沉之于河以罪自効太宗怒欲置大辟旋宥之放歸田里吳越諸從官皆得列顯秩而景房公獨擯斥終身者以沉籍故也其後子孫登仕籍數百人三衢爲著姓余爲之輟卷而嘆曰浙自錢武肅王建國五代時獨能謹守封疆稱承平故雖田賦倍增而民不至于離畔者以父母妻子得免兵革之患也然其享國不久又繼唐世三百載休養之後猶可勉強以應上之求使宋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 四 丙寅

題汪西眉書

余好臨米襄陽畫與酣潑墨覺胸中鬱鬱之氣拂拂從十指間出戊辰春汪子舟藻出其王父西眉公遺墨皆摹倣

顛筆訊及生平出處則亦有所托而逃焉者也至其天真爛漫有脫然筆墨之外者安得起九原而問之

題保畱疏稿

余同年關子西庵作令寶坻以逃人註誤而非其咎也邑民白其冤于朝事下部議格于成例不獲如所請復走集闕下呼籲至再其詞益悲覺而激切皇上特爲破格使視事如初余讀其疏稿而嘆曰邑令與民最親而民之求之也亦周以備稍有未遂卽怨謗隨之求其翕然稱頌甚難乃亦有武健之吏威令所行強民集爲歌謠以焚或上官之耳目非不赫赫一時而及其去任之後民之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

五

丙子

焉以逞者毋爲戎首已幸矣而欲使之攀轅臥轅安可冀乎若關子解組逾年繼任者以歲課罷官新令又乘傳至矣而民懷思之如一日冒瀆宸聽必得請而後已是可見聖天子明見萬里不以區區小吏遺覆盆之照而關子之遺愛在民可不問而知也嗟乎余亦以卓異見徵因邑丞之構遂致中沮士民羣起而白之邑丞遂置大辟且爲余置祠道左明忤大吏之意不顧與寶坻之民事出一轍然余回思碌碌一官無絲毫有益于民每清夜輾轉慚汗浹背惟關子可以無愧也夫

題陳松村詩集

曩者余有樵川之遊。邑令安君傳巖向余言陳子松村。擅經濟才。遇事雷厲風發。至於嚴氣正性。求一語之詭。隨不可得。余已服膺其為人。後松村以思鄉亟謀歸棹。相約便道為武夷遊。余適以他事後。期閱數月。松村遠寄尺書。娓娓數千言。以不得追隨。左右為憾。歲丙子復相晤。京師乃出其詩集見示。夫少陵號稱詩聖。而生平處嚴僕射幕中。為最久。然往往正言觸其所諱。蓋人情之落落難合者。決不肯薄于其君。友竊謂少陵之每飯不忘君。即可於處僕射幕中決之矣。松村詩于友朋間尤反復致意。讀懷人草。追叙平生遊好。暮雲春樹。觸處感懷。至傷逝諸作。則流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六

丙子

悽惻。祿之少陵。八哀中寧有異歟。余長子士儀授饒東寶。抵令蕞爾荒殘。逃盜竄伏。思得經濟長才而加以嚴氣正性。如松村其人者。處之賓友之列。乃卒不獲如願。然則松村以不得追隨。予左右為憾者。余亦以不得與松村朝夕共事為憾耳。友朋遇合之數。豈易言哉。故因弁其詩而並為三嘆。時重午前一日也。

題白雲篇

歲戊戌會試天下士。余與江右毛君錦來同以易菟得雋。披閱諸牒。皆出于西河。余以兄事之。及廷對。又同由進士高第。例授京朝官。天子以諸臣年少。優於文事。當用

吏治課之。遂改授列郡司法。蓋磨明刑之寄。云瀕行。拜別京邸。互以無負。朝廷欽恤之德意。相勉後二十餘年。余以文學見徵。時錦來久卽世。哲嗣芝亭出宰粵西之上林。余賦詩送之。又十餘年。襍被京師。芝亭已官比部。員外郎晨夕過從。以所著白雲篇屬余。點定其氣。蒼然以樸其詞。澹然以妍其致。悠然以遠而中有獨得語。皆醞釀乎心性。學問而出之。非僅借徑于宋明諸賢之糟粕。而以為名高者比。顧讀其詩。皆五七言近體。竊謂詩之有律。亦猶明刑者之有律也。詩之升降多端。其一定不可易者。必繩之于律。而始得其衡。刑之情偽百變。其一成不可改者。必按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七

丁丑

於律而始得其準。少陵云。晚節漸于詩。律細今芝亭年甫逾強仕。而精詣已若此。更聞日抱牘。白雲之庭出入必嚴。疑似必析。田綸霞司寇每向余稱道之。從此更孜孜奉職。上以宣朝廷德意。而下以光前人未竟之緒。寧不于芝亭有厚望哉。遂弁言于其詩之簡端。以俟。

題金行孫咏物詩

余與金子衍孫。尊人雪洲公同舉進士。先後偃蹇仕途。而雪洲以補帑藏之闕。家遂中落。衍孫積學工文。連不得志。于有司。秋闈倖得復失。其侘傺坎壈之況。皆于咏物寓之。若落落自寓其生平焉。從來咏物最難。華藻失真。厄言奚

當至刻畫形似若畫院之有能品神采終不流動也惟少陵諸詩獨絕千古然卷帙亦不多見衍孫咏物幾至百首其輕秀宕逸如燕之剪波如猿之對鏡如獅子之搏象兔洵駘壇之僅事也余向有雁字詩十律頗膾炙人口乃家稚黃五兄謂其傷巧遂不入集而余友洪君昉思旅遊金臺作燕子詩亦有啣泥勞遠出覓食耐卑飛繡幕終多患華堂詎可依之句自謂此中有昉思在焉呼之或出余于衍孫詩亦云

題高寓公先生寶坻城守志

乙亥冬余就養寶坻署中閱高寓公先生城守志兼詢之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

八

已卯

遺老尙能道其梗槩蓋先生爲明庚辰進士於壬癸之歲由遷安調繁寶坻以白面書生提羸卒不滿一千值鐵騎憑陵越歲再攻勢如摧朽而能屹然捍守孤城奪回難民數千真所謂功在封疆者也時大吏擁師數萬漠然若秦越人且寶坻距京師一百八十里爲畿東藩蔽而樞部諸公亦熟視無一語皆事理之不可詰者及事定解嚴謂當優以上考乃中考功法左遷涇縣令謀國若此而欲宗社不蕩爲丘墟得乎爲之輟食三歎

題綺齋詩餘

歲甲寅余遶閩寇之變流離兵燹始學爲詩餘以舒羈旅

之况毋好讀李後主李易安諸作以爲柳七黃九皆不及也夫後主之才固足南面詞壇而易安以一女子起而頡頏之蓋詩餘詞旨貴乎香弱尤于閨房之秀稱當家焉錫山吳子元音之哲配堵夫人博學能詩曩者冒辟疆已爲序而傳之更工寫生花卉深得徐熙遺意茲復披覽新詞韶令婉雋有花明玉潤之致至其寓哀怨于丹青寫窮愁之歲月又如雨夜零鈴霜天奏角而候蛩悲咽于斷籬殘壁間聽之黯然神傷余嘗爲詩贈之有清才能咏雪妙筆自生花之句夫人以自頡其芝蘭之室嗟乎余近于北墅得閨秀涵貞閣詩餘庶幾與夫人一時瑜亮然夫人以名進士之女雖琴瑟靜好乃飄零異鄉辛苦食貧至若涵貞閣中年未三十已稱未亡人天之摧抑才女如此而海內才人乃欲得行其志以與彼若抗衡安可與哉夫人亦可自慰矣

題點易支言

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後人又云善易者不言易幾以無言求易矣不知三聖人之神明於易者皆以言也吾邑余瑞人先生以義經登進士高第余垂髫時出制藝相質卽有國士之目而於經學尤多所誨迪焉茲讀其晚年點易支言則脫然訓詁神而明之於意言之表者也如曰

自復而至夫。惟有亢之悔而已。不得不別有遇也。自姤而
至剝。惟有戰之嫌而已。不得不反而下也。殆深於消息盈
虛之故。而言之秩然。如曰。奉次上篇之十一。而以陰陽會
合之氣。淳固其交。損次下經之十一。而以剛柔調劑之神。
變化其用。尤得聖人扶抑微意。如曰。老與易迥不相侔。易
也者。尊陽之教也。老也者。毗陰之術也。故經微符籙。遂爲
後世治鬼之祖。如曰。顏子易學之全。中庸與易相表裏。大
都發前人之所未發。至於謂井田封建。悉於師比之相錯
而得之。與夫禮樂以象陽。兵刑以象陰。一一原本於易。而
易又包五經以垂道統。可見天地間無往非易。真廣大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十

壬午

備之書也。夫先生值明季喪亂。後高蹈不仕。即當軸諸君
子勸駕。屢以疾廢。固辭其於易也。得滑龍之義。居多於反
復。邵子經世之編。更加研味。而謂希夷有類於咸卦。亦以
氣類相合焉。爾讀支言者。不特可以窮經。亦可以知人。而
論世矣。生平所著。尚有田研齋詩文稿。北窓譚史。欲可館
稗。諺拙備輯。餘稿見聞。憶記等書。因甲寅閏變。散軼不傳。
子雅士和士季重。皆以經學著聲藝苑。而雅士則余之妹
婿云。

題戴斐男匣劍集

今之學爲唐詩者。未必能爲唐詩者也。蓋真能爲唐詩者。

必沈酣於漢魏六朝。初盛中晚而後出。以心裁故能布之
爲風藻。抒之爲聲響。高華雄偉。籠罩百家。若學唐而止于
唐人。數卷中求之。如窮河源者。不溯之於星宿龍門。而指
入海之一曲。以爲河盡。在是焉。亦爲海若所笑矣。斐男執
贊於予。而性情端方。予以畏友目之。偶出匣劍詩讀之。知
其詩取法於唐。而原本漢魏六朝。竭數十年之精力。陶鑄
鎔冶。卓然成家。豈僅逐逐於格律聲響。而貌爲唐詩者可
比哉。因歲暮過歸。遂倚舷書數語以別。

題永則堂詩集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十一

甲申

康熙甲申。夏從子超倫。卽世。其子錫類。以遺詩屬余。點定
嗚呼。余尙能序超倫之詩也。哉。超倫生歲餘。其父藩侯處
士。因寇亂。代父死。事載潮江通志。節母王孺人。攜超倫。依
外父介明先生。以居。攻苦積學。每試輒居高等。丁卯登賢
書。其文不脛而馳。爲同榜之冠。意欲得一第。以顯揚其親
屢赴公車。報罷。需次邑令。非其所好。歲終未節。母遘疾。卒
闔邑以節孝公額。未及上聞。而超倫病篤。屬纊時。惓惓爲
終天憾。故其生平之詩。多嗚咽悽惻之音。余篝燈讀之。不
禁淚涔涔下也。夫詩以道性情。而性情莫大于父母存沒
之際。一以孝死。一以節終。泉臺之寵命未膺。天室之旌
揚有待。感時觸景。悲從中來。故可以貫金石。而泣鬼神。詩

之傳。世行。後寧顧問。耶至於風格氣體之間。文承聲韻之末。則海內有識者。自能辨之。何庸余之喋喋爲。

題陰騭文箋註

六經有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已示人以趨避之端矣。然非緣分縷析。使愚夫愚婦。觸目警心。終不能家喻而戶曉。帝君惻然憫之。著爲陰騭寶訓。自日用倫常之間。以迄處心積慮之細。無不曲爲提撕引掖。且明彰果報。使讀之者。如清夜聞鐘。如盛夏飲冰雪。如遊子迷路而得指南。其有功于世道人心。非淺鮮也。武林何翁爲之註釋。幾十萬言。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主。甲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主

甲申

題非廬詩

余曾王父銓部公。娶于徐爲青溪右族。乙酉冬。徐子五其訪余。澗西樓亭。以輩行按之。屬中表猶子少陵云。我之會老姑爾之高祖母。以誌傳體爲詩。似爲余兩人賦也。已出。

其非廬詩相示。顧詩不易言矣。古人云。詩言志。又云。志者心之所之。夫以心之所之而爲詩。則歌有思。哭有懷。以至贈遠傷離。感時詠物。皆情發于中。不容中止而筆墨待其寄焉者耳。近人逐逐于格律聲響。間以爲若者仿某人詩。詩之亡寧。俟問乎。讀非廬集。意必新穎語必離奇而渾然元氣復流行于行間字裏。執一以求之。猶夏蟲之不足語水也。徐子少工六法。深得荆關遺意。尤長于度曲。余向與飲宋氏白雲閣。酒酣歌近代屠赤水雜劇。傷悼于真孃。猶小荒墳殘碣之間。其詞悽惋。徐子更以曼聲衍之。使人低徊欲絕。乃顧其髮間。皓然白矣。而余髮更耗。耗如斷絲。年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主

乙酉

題倪小野先生詩集

姚江倪小野先生。登弘治乙丑進士。筮仕庶常。時奄宦劉瑾擅權。指先生爲同邑。謝木齋太傅之黨。出知太倉州。縣陟曹郎。因武宗南巡。遮道苦諫。特予廷杖。嗟乎先生以清華之選。出補外吏。恬然不以爲懼。而復冒不測之威。幾演于死求之當世。殆亦難其人哉。康熙丁亥冬。其裔孫某出詩集相示。聞之李西崖。閣學有云。本朝詩濃奇平淡各臻其妙。至倪小野而集大成。而姚江王陽明先生曰。小野詩

在陶杜之間近日何李諸公遠不能逮而文衡山待詔以爲皮陸再見又與三衢方君棠陵倡和余先代六世同居時設義學以造就後學延方君爲之師至今藏其遺翰多和先生之作焉曩者歲在癸亥有修兩浙通志之舉與黃子梨洲同視席者數月亦謂吾姚江詩得先生開創之力居多其爲名流所推服如此謹雜述所聞以志景仰之私云爾

題周汝石詞

余與青溪周子六雲爲詩友已五十餘年矣康熙丁亥夏其弟汝石以詞相質爲序蓋詞者詩之餘有先後互嬾之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 西 丁亥

義焉說者以爲調尚香弱故豪放不足以稱正宗而當行之作推秦七黃九爲最夫秦七詞風流蘊藉令人魄動色飛而不流於狎昵猶有發情止義之意至黃九情之所極一往而深鄙語俚辭幾爲風雅罪人後世不無遺議云讀青苔園長短諸調蒼秀澹逸或如遠岫之出雲或如懸崖之墜石或如聞鈴於雨夜或如聽角於霜晨而閨幃裙屐從不染其筆端凡花間草堂以來所未有也余性樸魯間倚調豪吟往往近乎蕪辛然亦偶附於美人香草寫懷寄興以汝石律之不能不自悔爲綺語矣汝石尤工繪事又以伏生傳經圖相餉嗟乎余與汝石雙鬢俱垂白少年情

至之語固非所宜而尙未能以經術自鳴於世余固頽然無足道也尙爲汝石勗之哉

重修翁氏族譜引

予由李官改令樂城荒遠貧窘賓客故人從無過而問者蓋兩載于茲矣翁子仰之獨遠來視予官邸而出其族譜丐言於余且曰翁姓自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遂以爲氏其後嗣有官鹽鐵使者故以鹽官名郡世相仍也至唐曰巨嶠公仕爲右叅軍生子承贊字文饒爲天祐間名相又數十傳而爲侍講合號丹山登宋淳熙進士流寓潯陽郡又再傳而爲睦州教授淳甫家于睦睦之君門櫛即故址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七 五 庚戌

也至孫曰仲章元時以買鹽卜宅于遂遂世爲遂之積慶坊人凡遂之以翁氏者俱號丹山裔云奕世墳墓列次城內康熙戊申因舊祠荒廢遂改建于城東門外之熙春坊歲時伏臘聚族以齒讓于樽俎堂序間者數百年如一日其譜一修于正統三年再修于嘉靖十五年今屈指已甲子數易矣欲加修緝以無忘先世之統余竊惟古云尊祖敬宗敬宗故睦族然每有身都通顯詢其高曾所由已如結繩以前之不可問而况溯元宋唐漢而推及于成周之祖乎惟翁姓世有望人又當遷遂以後俗尙淳朴凡名家右族皆重去其鄉迄今絲綴縷聯歷歷可指顧予姓亦

系出成周所謂魯衛毛聃皆文之昭者是也雖大夫不敢
祖諸侯士庶以降尤為無論然所謂水木本源不可誣矣
歲在丁未予以世譜久湮竭蹶謀竣厥事而適捧檄茲邦
竟致中輟乃翁子慨然以修輯為已任可不謂知所先務
者歟抑予更有進者族譜之重非止以耀宗乘餘觀聽已
也使讀之者尊祖敬宗睦族之心油然而生相與革薄從
忠恤災弭患以無負葛藟庇本之義則深有望於翁氏之
子姓也夫

靈巖觀瀑圖徵詩書引

王子震舒謁余邸舍再拜請曰明年夏為老父六秩之辰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太

乙亥

竊媿才分樸樸不能有所表見於世自鷄黍外無一事可
以娛親者適山人胡伯起來自青溪延之寓照甚工不徒
形似而且神似願更得先生錫之片言以侑一觴余謂昔
顧長康謂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而坡公燈下自見頰
影使人就壁模之蓋人生不能自見其形而於畫幅間神
情栩栩欲動如晤良友如逢故吾未有不欣然解頰此亦
震舒老萊舞綵之意也聞其尊人文若孝友愿朴循循禮
法尤勤於課子故震舒文詞秀發凡有撰述必就正於余
余故樂為書之於右且願孝思錫類者推此意而贈以詩
畫焉

重刻寶訓功過格引

余長子士儀作令寶坻即袁了凡先生向來臨洺之邦也
百餘年遺愛在人歷久弗替故已卯士儀蒙 特恩陞授
華州瀕行士庶建立生祠堅辭弗獲遂議置了凡先生神
主于中而以士儀旁侍焉庶幾藉先哲以並有千古耳後
然未秋余同里引仲余子重梓文昌帝君寶訓兼了凡先
生功過格巧荒言為引竊謂帝君以濟世苦心提撕誘掖
而了凡先生舉而力行之于分註尤為詳密則所謂功過
格者猶夫寶訓之義疏焉耳蓋聖賢本旨以無所為而為
善立正心誠意之準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七 七 癸未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塲

良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仰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奉 戴 熙斐男

書施烈婦傳後

徐石羊先生贊

書章貞女傳後

王德盛像贊

書黃蘭輝公傳後

周屈孚年兄像贊

書重建仁賢祠碑記後

程只嬰小照贊

書吳宗彥公傳後

柴虎臣先生傳經圖贊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書洗鉢圖後

孟春祈穀賦

書林母蔡孺人傳後

獅子賦

石塢山房跋

水燈賦

董文敏書秋興八首跋

上林春色賦

潘太丘詩跋

新安江賦

諸日如畫竹跋

樹聲樓古鐘賦

六星亭聯句跋

角黍賦

彭門三烈婦贊

方禪莒先生像贊

張見陽像贊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書施烈婦傳後

垂髫時讀湯翰林文先府君語際可曰翰林負盛名然傳其強逼女子為妾致投淵死以貞烈旌亦微聞非出女子意者今聞愚山先生所著施烈女傳始為釋然善乎愚山之言曰死固可強彼縫裳周體潛出而夜沉者誰使之耶嗟乎湯姓欲自掩其惡而肆為仇讎乃數千里外已有傳其語者信乎浮言足以亂真而士君子發潛德之幽光者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戊午

書章貞女傳後

曾叔祖母章孺人以未嫁女守從一而終之義來歸吾族時先銓部公方列孝廉為傳以紀其事後孺人年六十餘而終有司以奇節上聞奉詔旌其門惜銓部公不及見也故傳倘闕畧未備嗟乎語曰蓋棺論定而功令所載節婦

必年逾五十方予旌表蓋猶就於晚節末路焉若諸人
貞烈之性百折不易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松柏之凌厲
霜雪而弗衰銓部公早已定於來歸之初矣豈必埃之論
定之日也哉際可故誌於簡末以告後人

書黃蘭輝公傳後

鍾祥黃公蘭輝罷官里居聞甲申之變北向長號賦絕命
詩不食而死後四十三年其子念祖以遺傳見示嗟乎余
嘗讀甲申殉難錄未嘗不涕泗橫集也夫諸君子當君國
之變使節不屈已與日月爭光然其時寇讎方張非視死
如歸即當屈膝逆庭身名俱辱有不容再計者而公則放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二

丙寅

廢投閒棲遲泉石即如淵明終身稱晉處士其不以千秋
大節相許乎且絕粒旬日與慷慨引決者不同骨肉號泣
而和糜親知從容而進膳少懷猶豫即判死生乃必百折
不回自附于詩中首陽汨羅之義是公之志為獨烈而其
事為倍難也又讀公傳以新進士作令三月與上官抗即
毅然告歸其臨難不為苟免固可早卜之于滇陽挂冠日
矣蓋世未有重功名而能輕性命者余更表面出之以為
觀人之法焉

書重建仁賢祠碑記後

嗚呼先銓部公之歿已九十餘年父老子弟往往謹思不

衰其為德于桑梓者固難以更僕數即如明慶曆間閭邑

無藝之征幾至四五千金追呼所迫甚有自經于溝瀆者

公為孝廉時已惻然傷之及秉銓後遂條陳積弊于當道

委曲周詳釐剔殆盡改為條編之法胥吏無所肆其魚肉

而邑乃得慶更生焉及公捐館闔邑建仁賢祠以奉俎豆

善乎宗兄奇齡之言曰鄉人難以勢奪亦難以利誘自漢

及今雖更里名如王烈閭師爭畫像如陳實父子卒未聞

立祠而為之祀則茲祠成毀所關豈淺鮮歟丁卯楚遊歸

里見棟宇傾圮危如一髮遷延歲月勢將鞠為茂草際可

遂庀材鳩工費四百餘緡而鼎新之弘殿堅固更倍舊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三

丁卯

蓋亦以為經久計也雖然成毀之數相循于無窮使數世
之後有能合羣力以修葺焉固為肯構之盛事即或年遠
族繁愈謀難協而有象賢之嗣起獨任以繼際可之志則
煌煌俎豆庶幾千萬年如一日矣故附志貞珉以告我後
人且以告夫後之凡為銓部公子孫者當共勉也夫

附重建仁賢祠碑記 仁賢祠者鄉人為先吏部作也

古無鄉人立祠祠鄉賢者嘗考漢朱邑為桐鄉吏暨為

司農天子賜黃金百斤使家置祀而邑以為家人祀我

不如桐鄉民蓋自信桐鄉之有得于邑也今則官祠皆

故事上以是明而下以是誦其不足取信明矣獨鄉人

稍公難以勢奪亦難以利誘然而自漢迄今雖更里名如王烈間師爭畫像如陳實父子卒未聞立祠而爲之祀之蓋鄉人易與易與則多求鄉人又易形易形則多媚故有高車駟馬歸馳里中里中人忌之至相與共事則往往苛求而極于怨望吾不知遂之人何以得于先吏部先吏部亦何以得之于遂之人而令錢於鋸合材於涂合筋骸手足於間左子弟而構以祠餽以類於緇於視題之曰仁賢傲惇宗殷禮而載在祀典雖曰公之德著之里甲凡邦比版籍出入租役一切輕重高下律之官府之八成而未有稽者而公力清之祀法有功德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四

丁卯

於民固當祀然非公之生平實有感人之心而中人之隱亦安能致此迄于今祠就圯矣惟公之孫有爲祥符令已經取召而忌者中之所稱祥符民思之如祠鄉民者慨然念祖德而爲之重建夫祀典有二祠于功德所以勸善也祠于祖考所以廣孝也今仁賢之祠在鄉人創之爲勸善在後人修之爲廣孝均得之矣族孫奇齡拜祠下而系之以歌乃爲系曰公諱一瓚遂安人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歌曰 葵之山兮幽幽公之出兮駕雲亂葵之水兮差差公之來兮泐然以思爲公作廟兮建華樓靈旗上下兮山風四吹惟公瞻昔兮感鄉閭鄉人

戴公兮願爲尸之陶土甃兮築堂簪孫爲祖役兮子爲父來紅梁兮烏黍風飄飄兮神靈雨爲採明燐兮薦筐筥春祈秋賽兮長此終古穀稱降福兮祝告以虔臂蕭四達兮今年又年蒸禋如故兮昭事不替幾筵重飭兮廟額鮮宗功可述兮祖德以宣吹簫擊鼓兮彈神絃執邊捧匏兮通後先必芬芳祀兮如鄉人葵之山兮葵之水碧雲如衣兮白石如髓惟公峻德兮堪與之比山水可移兮德不可以徙廟有蓋兮石有底勒嘉名兮昭萬祀

族孫奇齡撰

書吳宗彥公傳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五

戊辰

吳宗彥公有畫冊四皆傾囊所購愛玩未嘗釋手爲裝潢兒失其一再續成之又爲小人所竊絕不與校曰萬物之聚散有如此畫余爲之掩卷太息不能已或曰先生孝友還金諸大節卓卓在人耳目瑣事似不足錄余曰否昔子瞻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歷舉古人之嘔血發塚走舸複壁皆以見戲害其國凶其身晉卿以爲過甚欲求更定其文子瞻悉取潤筆之所饋歸之晉卿固謝乃已可見古人于玩好之細惟恐其溺焉忘返而臨文不欲還就以狗土人之意皆可法也近世王鳳洲以臨摹贗筆應分宜之求致蒙家難則尤其殷鑒已余亦有書畫併書以當座

右之銘

書洗鉢圖後

心壁禪師既受吳居士硃砂鉢孟之供繪為洗鉢圖諸君子競賦詩以紀其事余謂古德以天子所賜龍腦鉢為非法對中使焚之似悔菴序中登時打破未為無當然以道眼視之等金玉于瓦礫則硃砂亦止作平等觀耳至讀居士銘水一盂鉢一器道在是無他義此語至平至奇豈坡公所謂得喫飯三昧者非耶請師再下一轉語

書林母蔡孺人傳後

福唐薛依南作蔡孺人傳贊謂孺人為夫林君西仲納廢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八 六 已巳

七人及其卒諸勝哭之有嘔血者不妒之風為閭閻僮事又謂當隋開皇末天下戶八百九十餘萬其後逆廣暴奪生靈塗炭皆由獨孤后之妒為之余披攬往復未嘗不嘆妒之為害烈而服依南論古之識不易及也唐天寶間戶九百六十一萬較隋為更盛自李林甫杜邊將為相之路委任祿山唐室終于大亂可見奸臣悍婦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皆以妒為厲階故聖王于媚嫉之人罪至流放而七出不以為末減有以也哉西仲為余同年友耿逆禍亂繫獄十有八月孺人灼左臂以禱其事亦足紀云

石塢山房跋

王子咸中以能詩顯尤善仿二王書家堯峯之石塢林泉

巖壑擅三吳之美而其西北不數武即汪鈍翁先生卜居處也戊午冬從鈍翁來京師訪余邸舍以鈍翁所作石塢

山房記及同人投贈之什相示且屬為詩以紀其勝余流連往復手不忍釋猶以不能身至其地為憾因思鈍翁才

名冠海內近應 國家文學之召乃屢以疾辭至於再四敦迫始束裝就道比至則四方士或鮮衣縞纈以希一日

之遇而鈍翁獨被服布素即初見二毛亦澹然若不以經意為嘗深求其故而不可得及閱是冊然後知堯峯之林

泉巖壑誠足以絕俗而怡老而又得王子為之隣共後逐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八 七 戊午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八

卷十八

七

戊午

於清虛寂寞之濱窮晝達夜得句則命王子踞石折木葉而書之宜其高蹈而不返也雖然鈍翁行且入備顧問即欲去而不能而王子有志四方進取尚未易量則堯峯之釐不幾虛無人乎若余才分疎拙不敢妄干非分而又屢遭兵燹之後意欲挈家石塢築數椽以居種木栽花以待二君之宦成而歸相與唱酬以紀其勝則此冊其左券也夫

董文敏書秋興八首跋

庚申秋仲楊子吧圖以董文敏書秋興八首見示且曰此先君子所展玩而不忍釋手者也恐其湮滅不傳意欲勒

石以公同好子爲我書其後余曰文敏負海內重名書畫之流布者真磨相雜嘗泛棹西湖有以綾練屬書其門下士輒從隨舟竊仿之既成互易以出人見其累痕猶新以爲文敏之筆無疑又余族有宦吳者與文敏交最厚一日延致署內求畫一小幅潑墨淋漓意得其韻而笑曰吾又爲畫院開一生而矣遂珍藏之後數載臨別語文敏曰此間士大夫以公書畫相餉者甚多不知其孰爲真蹟也公其自爲擇之文敏命置左右二篋手自區別而前所畫乃置贗處是則書畫之真贗人不易辨即文敏亦不能自辨也而况數百年之後乎然玩此帖用筆之工不在點畫而

會集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八

庚申

在神韻點畫可摩而神韻之出於天然者不可得而摹擬也楊子不忍秘先世之藏而公諸同好俾觀之者仁孝之思油然而生殆亦孝子不匱之意也歟

潘太丘詩跋

康熙乙丑冬余偶有三楚之行時潘子太丘燕丘並以流寓著詩名于方城漢水間不能定其優劣余嘗笑語太丘曰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宇沈雄子桓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移贈若家頗髣髴相近但彼父子此兄弟耳

諸日如畫竹跋

文與可與坡公論所畫篋簪谷偃竹曰此竹數尺耳而有

萬尺之勢其語甚奇然坡公文筆浩瀚而自謂原本于檀弓亦正得此中三昧也諸君日如爲余畫竹數竿坐臥其下竟日忽情恍於言外悟之

六星亭聯句跋

曩者歲在戊寅余與青溪徐子五其小飲六星亭俯峭壁臨清湍題詩僧舍而別後八年乙酉季冬五其僕彼東來與姚江朱子聖庸復續舊遊余以抱疴不得與焉已而五其以六星亭聯句見示夫聯句肇於韓孟說者謂東野詩不類其平日之作疑爲退之所潤色而黃山谷曰退之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理或有之耳其左韓而右孟如此可見聯句中工力悉敵之難也讀兩君子作蒼健明秀如出一手較余題壁詩更覺後來居上爲之微吟竟日而自顧衰老益甚又不禁俯仰今昔之感云

會集先生文鈔

卷十八

九

乙酉

彭門三烈婦贊

烈婦薛氏開封祥符人彭生行道妻也崇禎壬午闖寇大河南灌大梁烈婦單家城頭聞賊已登埤與其媳祁氏李氏相繼投水以死 讚曰扶輿間氣貞烈挺生芳流巾幗譽承貞珉有寇陸梁於明之季園汴數載虎耽而視堅甯弗墜灌以黃流竈有產蛙龜豷遊烈婦憑高躊躇四顧有絕而登侵陵是懼顧謂諸子爾竄爾逃宗祧之計母作若

教予爲身謀寧若全節緩須臾死其禍彌烈言已慷慨自
墜重淵隨波汎汎畢命於前日祁曰李視死如脫結手相
攜我衣汝帶古有伯姬火焚其廬保傳不至安坐以須亦
有楚妃水湧臺下爲侯金符永歸長夜成仁取義史冊所
嘉孰若奇節聚爲一家我採輿言灑毫而泣以勵頽綱以
風下邑

方穉莒先生像贊

先生宰輔之裔而自視等於韋布折芳菊以盈把希柴桑
之高步同任運以達生並含真而蹈素雖然彼讀書不求
甚解而先生乃悉正夫經籍之謬誤是以我不憾不見古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八十
人也而喜接先生之咲語嗚呼噫嘻披遺像之如生爲低
徊而不能去

張見陽像贊

脫帽科頭神姿瀟灑羅萬卷之奇書歸胸次以陶冶作吏
維揚蕭然官舍流覽缺甕之間放棹金山之下是固脫離
塵囂而與造物者遊豈區區良工心苦之所能寫

徐石羊先生贊

嗚呼先生南州之後寄興於詩得全於酒蓋目空一世而
與青田爲友彼乘風雲而佐命先生獨甘老于林藪曰此
古所稱逸民也而軒冕於我何有

王德盛像贊

挺英特之異材歷艱難而奮起卜安宅於西陵辭凋傲之
故里稟恭謹以循牆厥徵逐乎華靡重月旦于鄉評肅賓
筵而至止愛觀化以待終等夢覺于生死此古少伯之流
亞也而何美夫紆青而拖紫

周屆孚年兄像贊

嗚呼別君六載也擬執手以言歡豈意音徽已邈徒依稀
于傳神寫照之間然君雖逝矣而白華孝養譽著人寰與
夫文章名世足以開宿霧而砥狂瀾况荆楚之政蹟比遺
愛於岷山是則君可以無憾於九原也而吾俯仰存歿何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八十
能不涕淚之潑潑

程只嬰小照贊

語石青鞵落星書舫典至追隨酣餘醉唱君齒逾艾也而
余年尙未及壯別後三十載君之儀觀猶偉而自嘆蒲柳
先衰已頹而自放雖然君文既蕭疎識尤清曠余將與君
並有千古立言以期不朽也何必較量形骸而披斯圖于
想像

柴虎臣先生暨令嗣胥山傳經圖贊

穆然其容敬以持已值世運之滄桑棄浮榮如敝屣敷麗
藻於墜壺著聖學之通指喜哲嗣之傳經亦模範夫後起

蓋不徒西令十子之冠冕也。正庶幾乎林宗幼安之足擬。

孟春祈穀賦

稽古皇之御宇。聿首重夫農功。觀五行之迭運。維土德以居中。美作甘於稼穡。更屬望於年豐。測天心之仁愛。諒有感而斯通。於時暖律漸舒。青陽初迓。布象魏之始和。爰施惠而肆赦。招搖旋而東指。耀光芒於次舍。冰欲融而金鰲鱗披雪。初簪而玉龍甲卸。錦繡街衢。綺羅臺榭。縣縣勝以先春。粲華燈於不夜。散鷓鴣之清班。賜澣沐之良假。示同樂於臣民。任行觴而飛竿。天子乃宵衣而起。當食而思謂東作之已近。恐舉趾之或遲。祝豐穰於大有。必神貺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主

無私。司天叶日。大卜涓時。闔重門於閭闔。引紫袖於朝儀。乘翠輅。駕青螭。展雉尾之旆。曳豹采之旗。太僕扶輦而側顧。圉人執御而旁隨。戈戟則波委雲屬。罷翬則電掣風馳。御道平而纖埃不起。和鸞節而跬步咸宜。爰戒命於前旌。望郊壇而致奠。抑六龍以頓轡。停翠華以却扇。整衿珮而惟虔。肅儀觀而罔倦。丹雘啟則繚帛交陳。白茅登而琮璜並薦。淵淵之鼙鼓猶騰。噦噦之鸞笙乍轉。爐烟若素練之飄揚。燭影恍金蓮之變現。爾乃儼宸衷之對越。嘉祝史之敷陳。微風於無逸。知稼事之艱辛。亟宵紉以乘屋。期弗緩於斯民。周原膺膺。禹甸嘒嘒。法水風以畫井。合友助而。

爲隣。既數時而深節。亦課朔而占旬。若夫五日則風十日。

則雨。土膏沾穗而疑珠。零露垂莖而似乳。屏瑣屑之野螟。杜紛紜之田鼠。玉山之禾。雍丘之黍。乃積乃倉。如京如庾。麥兩岐而祥徵。稻再熟而利普。喜刈穫於深秋。登十千於場圃。敢昭告於先農。更邀靈於田祖。維神嗜夫飲食。若陟降於尊俎。至於禮成燔燎。樂奏回鑾。瞻瞻黃髮。扶杖而觀。謂九重之清問。軫粒粒之盤餐。誠吾儕以力作。敢晨夕之晏安。俊分寶鼎。昨賜雕盤。思往者豚蹄而既饗。是祝誠爲。省望之無端。彼夫秦郊雍時。漢祀太乙。彼修雉霸之風。競尙神仙之術。唐宗表汾陰之虛文。宋室崇大中之廣筆。皆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主

因一已之私。非爲萬姓而出。曾何足以擬今日之休隆。爲來茲之表率也哉。

獅子賦

康熙十七年西洋古里國貢獅子。際可時應宏辭召至京師。欣瞻盛事。援筆賦之。其辭曰。

若夫幽遐之邦。廣漠之野。越梯航而難通。隔波濤於方夏。島嶼爲其藩籬。辰象殊其次舍。序未秋而微飛。時當春而葉下。中產奇獸。猛鷲性成。齒齒利爪。擬戈瑩舌。陸離而電掣。目晃曜而珠明。金毛舒以璀璨。銅額屹以猗猗。尾墜千絲之索。絛垂百結之纓。攀危巖而石碎。拔巨木而株橫。

力屈伸夫鈞鐵若朽折與莖輕爾應旭日緝光曜靈掩膜
上接千尋下臨萬仞忽迅怒而金聲似峯搖而谷震音亂
廣陵之濤響奪昆陽之陳若其往復奔騰千里塵軼畧扶
桑而奮趾環崑崙而跨滕章亥步而難楷夸父追而若失
爰有烏獲中黃之流孟賁古冶之黨彌野張罟沿山布網
初踔躍而桀敖繼縻繩而統軌置苑圃而漸馴克耳目之
奇賞乃聞上國有聖人焉比兩儀之覆載等七曜之昭
融仁風翔而遠洽濊澤敷而旁通一尉侯於南北被聲教
於西東朝鮮獻琛以受朝雕題納土以嚮風栝矢來肅慎
之外指南達交趾之中敢偃蹇而自外遂拜表而來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南

天子乃乘鸞輅載龍旂幸上林之別館臨太液之清池鑒
來章之悃欵嘉遠臣之驅馳按圖經以辨類觀毛澤之華
滋雖異類之非寶亦示意於羈縻詔虞衡以拳牧伺饑飽
於歲時彼夫犀能分水豺云當道豹隱山而霧生虎負隅
而風到騏驎有君子之稱罷獮為將帥之號孰若茲踞百
獸而稱尊擅一時而無比擊南蠻而藻繪其形入西竺而
纓絡為被搏兔則力用其全抱毬則心為之喜吹氣而毛
羽若飛滴乳而酥酪似水足以飾壯觀於靈臺表殊尤於
信史庶幾婉太保陳旅葵之書豈僅若終軍對獲麟之美
也哉

冰燈賦

夫物憑虛以設象技因習而成風鏤寒空以煥彩亦矚耀
以昭融剝冰燈于未有乃見重于寰中爾乃四序既窮剝
風爾烈芳草為薪幽蘭未茁鸛鳥歸巢飢鳥啄雪伊流水
之湯湯忽中宵而近結既堅凝而石固復班剝而瓦裂爰
有繩樞游子徇市酒徒逞奇思于烏有幻異物以為娛鑒
冲冲于凌室盡鏤削未稜觚類巧匠之斲山骨儼良工之
碾玉壺中空外朗始實終虛日生陽燧火發陰符雖懸黎
與結綠又何以加于此乎至若彩線高懸輕絲微布輝射
雕簷光生瓊戶然魚膏以繼晷燦青藜之寸炬嚴殿觸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主

弗搖飛蛾窺而無路薄五彩而弗施若崇尙夫純素至于
處明則隱遇暗斯昭時宜向晦燭可通宵星沉漢而芒砀
時而光搖氣化則露晞仙掌暖融而漏注更誰收銀
河之耿耿閣霜夕之迢迢更有嬌娥淑媛接席聯筵香
蓮之不冷羨皓月之長圓日將窺而竟眩指欲觸而先卷
剔煤而瑤釵半膩剪燭而金粟猶連問將泮于何日恐佳
期之或愆解羅衣而帶結覩微酸之俄延彼夫羊角稱奇
魚鱗表異紛珠綴以懸空掛金鈴而墜地六鼈則玉瓜銀
鬚百子則錦綵翠被琉璃映連座之旁九微照椒房之次
慨一夕之千金寧棄彼而取此

上林春色賦

夫何四序之通運乘氣化以推遷稟元功之蒙齋咸握令
而乘權繁秋嚴而冬肅更炎威之赫然春中懷而矢暮宜
木德之獨先矧上林之葱鬱蔚鸞鳳以盤旋爾乃氣解
寒風回餘善堂開白獸之尊戶列丹楹之薦草未茁而方
萌鳥將飛而快嘯人日則絲勝雙懸元夕則魚龍百變冰
融太液千層之蛟甲紛披日暖昭陽空裏之蟲絲亂捲俄
而漸隣如月忽應夾鐘雛驚意外乳燕梁東柳腰垂而拖
碧桃嬌醉而舒紅龍麥纔深而雉覆沼苔始密而魚月挹
瓊枝於仙李剪珪葉於孤桐山鳩呼晴而初霽江豚吹浪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七
而徵風花辰則封姨來賀蝶會則莊叟如逢梨號洗粧酒
滿玻璃之梳杏稱澆醪菜浮琥珀之鐘至於修禊初三禁
烟百六曲徑鋪青深巖嵌綠巢有反哺之孝鳥砌有新抽
之慈竹鵲鳴而晝長子規啼而更促榆飄飄而飛錢絮
濛濛而點玉蓮葉小而巢龜華枝繁而吻鹿九旬餘自念
淑景之將移二十四番知花信之已足此三春之大槩而
萬物之所以懷其茂育若夫聖王因時布澤屈候推恩敬
三殿闢九閣念蒼生之疾苦忘黃屋之崇尊頒始和于象
魏若布煖而噓溫賜高年之帛酌中衢之樽祈穀而三靈
效順朝日而百執駿奔川無或竭之澤野無不闢之原躬

藉必勤思民事之難緩折柳有戒念生意之猶存乃當萬
幾之餘閒嘉神致之瀟灑或穿林而度磴或登高而臨下
聆戚里之鼓鐘眺漁樵之廬舍呈妙舞于回風被新聲以
大雅羅繡闕回之鷄帕覆呈過之馬花入座而形承水鳴
湍而琴寫草如褥而翠微微妨露垂珠而鸞旌故惹酌玉
醴以飛觴汎蘭英而覆竿雲五色而徵祥嵩三呼而非假
介眉壽者獻羔而躋于堂觀德化者扶鳩而歡於野洵古
所謂春為我春而樂能同樂者也乃為之頌曰於穆我皇
二極儲精丹書戒怠黼座存誠執規秉震啟蜚蠲萌日遊
日豫爰以省耕芝生般閣鳥奏韶英為歡上已誌微先庚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七

發犯鳴盛雖雉無驚登三成五永晴昇平

新安江賦 倣唐人入韻律賦

夫何溯碧水之澄泓指新安以為號浸砂礫以冷冷淙川
原而浩浩方澹澹以下流更逶迤而東導平鋪似練中分
白嶽之泉奮激如雷直接黃峯之瀑爾乃歷青溪之百折
孫雙港而經過未早登而稱浦茶歲採而名坡鼓掉鐘潭
聆微微之仙梵揚帆柴埠聽隱隱之樵歌半百灘頭高隱
之方千可慕十九泉上品題之陸羽非訛於焉輿轉洲回
下臨巖瀨對雙臺之嶙峋閱千峯之向背真主勢其旁求
幽人守夫恬退足加腹而巖狂星犯座而匪礙景懷高躅

知龍性之難馴。俯仰當年。儼羊裘其尚在。爰有擁貲徵逐。接艦連爐。載園丁之晚栗。運估客之秋租。白晝攤錢。光映鼉鼉之窟。清宵握算。聲驚魴鯉之居。更有被褐者。英濯纓名士。或桂楫以尋盟。或蘭橈而修袂。嗟逝者之如斯。感榮枯之屢易。聞猿猱淚挂翠壁。以三聲見雁。舒懷印滄波。以个字彼夫。洞庭之湄。彭蠡之口。漳入滄而彌渾。渾渭連涇而尙黝。洋洋黑水。睨玄壁之幾層。蕩蕩黃流。停濁泥之數斗。何若茲水。以清名天下。止與湘江而并偶。則見夫瑤髮可鑒。漱齒生寒。石懸空以噴雪。楓倒影而流丹。纖鱗遊於鏡中。可掌承夫潑刺。皓月沈於波底。能指撥夫團圞。乃爲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六

稽往昔之經臨。葉遺編於疇曩。野曠江清之句。旣觸景於襄陽。碧樹丹崖之詞。復搜奇於任昉。倘持節而觀風。幸留題大佳唱。

樹聲樓古鐘賦

韻

倣律賦體。以清夜聞鐘。發人深省爲韻。

緊新定之下邑。隸嚴陵而風清。繞五獅之綿邈。擁百雉之崢嶸。俯星宿以照臨。峯宜名。發姍琳瑯而作貢。石可稱英。於焉相地之偏。因山之罅。觀形勢之繁。迺實風氣所憑藉。千尋教薛。是爲樹聲之樓。一望迢遙。亦號凌虛之榭。旣專美於遊觀。復兼司夫長夜。爾乃旁迎宿霧。中駐閒雲。祥光發。鍵淑氣氤氳。吐納太虛。風入橋而中斷。昭回元象。日窺

牖而平分。夫何和五更之梵唄。致十里之聲聞。蓋歷代以降。稱爲古鐘。鑄自至元之歲。采來首山之銅。五丁煬爐。以煅赫飛廉。鼓鑪於虛空。鐫刻模糊。類沉埋於劫火。規圓殘缺。似剝蝕於雕蟲。至於蒲牢忽鳴。鯨音驟發。始隔隴而猶傳。繼入林而未歇。或海怒而波翻。或山空而泉咽。猿啼月下。附餘響而蕭涼。雁叫霜前。循希聲而清越。良以物無頑秀。感耳則均。樂而不淫。豈止琴瑟之友。鏗以立號。爰思介冑之臣。促宵典之織婦。催曉起之征人。彼夫踞床之笛。擣素之砧。決決齊國之風。以吹竽。度曲鳴。嗚秦俗之樂。以擊缶。節音。豈若茲鐘之關於民生者。重而閱夫歲月者。深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九

則後之人。望古興懷。聞聲知警。雞唱蟲飛之時。酣餘夢覺。之頃。思流光如電。胥物我而皆忘。世事如棋。何榮枯而難並。遂榻管以搦詞。若悠然而有省。

角黍賦

緊重午之令節。嘉角黍以薦新。雖盤餐之非異。實因時而見珍。原夫梅雨正霏。麥秋已至。艾刻席而徵同。蒲錢仙而酷類。臬賜辟惡之羹。敘懸長命之字。主人乃飭中饋。戒佳厨。春嘉禾於庾廩。俾精鑿而如珠。美在其中。蘊以他山之簾。馨聞於外。爰以中澤之蒲。襍金盤之棗栗。遣銀鹿以遺餘。若夫湘水沅溪。澄泓若鏡。見錦標之飄颻。棹龍舟而互

競簫鼓發而響連綺羅叢而影併乃有蓮娃菱女盡飾修容逞水嬉而容與沈嘉味以作供引潛淵之巨蛟起縱壑之遊龍雖垂涎而欲攫怖綵縷之加封影映迴瀾宛雲霞之隱隱光浮淺瀨似蟬蛩之重重物固伏於所畏何必鐵冶而金鎔彼夫飴以孫含陽因老薦饒九日而題詩餅三春而錫宴孰若荆楚之道風吊英靈以眷戀嗟乎堇靈均於魚腹閱千秋而同慨繁九子以爲餵亦相沿而不廢彼子蘭與靳尚固至今其安在聊賦物以厲懷懷孤忠之難再。

受業王 詰濤若訂正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八

辛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易

艮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全參 戴 熙斐男

岱遊紀畧

繁露禱雨靈應紀畧

李抑氣傳畧

廬墓紀畧

金雪洲軼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九 目

紀袁樞遇仙始末

端溪硯銘

羅漢圖贊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岱遊紀畧

壬戌嘉平既望從燕京南歸抵泰安擬爲岱宗遊時雪後寒甚詢之上人曰山高風厲盛暑猶當挾纊意若尼余之行。者余謂昔人云。嶽有五遊其四以爲未足而余尙未歷其一。浮生若寄再遊復幾時乎遂偕仲子士儲乘月循城西北隅行十里至一天門兩山夾峙磴道漸陡所乘肩輿貫以皮革挽兩夫肩。上每登降則左右相並如扶掖者然。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九 一 壬戌

至玉皇閣輿夫叩黃冠門束薪繼火稍憩其下過水簾洞。澗流懸瀑涸結成冰與月一色寒氣侵人衣袂稍上得平地蜿蜒百折復陟崇岡道傍刻登封碑道余因念古人遊歷所至陵谷遷變往往不得其處惟此地則自軒轅以來七十二君暨孔顏諸聖賢所拾綴而登者俯仰今昔令人遠想慨然過朝元洞觀五大夫松松已枯死大僅拱把決非三千年物然人已大夫之矣意世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不惟松稱大夫已耶從二天門至對松山十餘里路益峻峯益奇亂石懸空欹崎歷落石之罅隙空透皆殘雪掩映與畫家淡墨烘染者無異加以月光映射精采更倍余

每閱近代藍田叔仿大癡筆疑其過於峭削及覩此天畫神鑲迥出意料始知繪事之妙不得不讓之眞宰也天漸曙更上十八盤石堦千仞僅可容足下視毛髮皆悚皆窮入南天門謁元君祠門扁不得入左折得東嶽廟微陋不稱嶽祀布天下而此地反爲元君香火所掩豈祠宇之盛衰亦有數乎道人指余登絕頂秦時無字碑尙在亭亭百尺金泥玉簡不知銷滅何處矯首四望渺然無際所云吳觀越觀秦觀諸峯皆以所向得名總不若茲峯之兼總其勝也時雲霧四列巨大地作純帛色而近山處又積雪萬頃如銀海變田上下一白惟有心目憫恍而已稍下憑捨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九 二 壬戌

身岩護以石欄旁欄仙人橋奇巧天成類仙靈遊戲者日已近暮遂拾間道由新盤以歸是役也余期以除夕抵維揚不能久留故宮觀之類尙未遑歷大抵遊之勝以石石之勝以雪而雪之勝復以月石所同也雪與月則余所獨也亦何憾哉况輿夫利于往返登山必以夜當春夏之交海內以祈禱至者幾十餘萬貧人列炬道傍照耀四十里不絕今隆冬遊客罕至貧人亦散之四方使此來非值望後卽昏黑不可行而前此又爲風雪所阻是余之邀靈於岱宗者不可謂非厚幸也夫

紫露禱雨靈應紀畧

康熙戊寅秋恒陽爲虐穀穗葉苗彌望皆枯民心惶惶西
成罔與邑令何侯偕紳士晨夕虔禱幾於靡神不舉更乞
靈於龍潭盛暑徒步十里往返忘疲雖霖霖時灑而亢
旱之極不能少濟余念漢儒董仲舒有春秋繁露一書載
祈雨事甚詳遂敬進于雨壇之側而侯齋祓從事惟謹白
龍蜿蜒素旒飄舉凡所施設皆取象於金方白色不旋踵
而驟雨從西郊來勢如倒峽嗅之若有土腥一時懽聲載
道爭爲歌謠以記其異余謂董子爲漢大儒嘗對天人三
策武帝用其言以表章六經凡爲申韓儀秦之學者皆損
之不使並列尤精洪範家言連類互證班固謂非劉向父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卷十九 三 戊寅

李杓氣傳畧 附詩

李杓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
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蔬膏并捕鼠生啖

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
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
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畱數日辭出郡丞與以
輕葛文局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
不予未幾葛微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杓向爲諸生有
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陽
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
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今古說盧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九 四 丙寅

勢摧三峽更喧騰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
頓斷鵲峯懸白練遙看珠網掛層臺

欲澆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前月
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水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

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

峯回雲徑各知歸亭枕山腰鎖翠微幾度倚筇孤月笑

清風吹我薜蘿衣

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

故畱鳥道礙虛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

纔生疑慮隔天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喫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
○悟○後○清○
草鞋跟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現
都在衆生心地開

雲有深山鶴有林我惟安坐是歸心夜來月照長廊下
○伴○狂○人○胸○中○第○一○妙○此○無○細○
一句彌陀劫外音

明暗全捐正眼開一枝秀出一如來凡夫到此皆成聖
拍手相逢一笑回

應接人天續新途脚步望來疎月明檻外翻身處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九

五

丙寅

看得其中半字無

慢去千峯與萬峯重重無盡又重重何如高臥家山裏

前有幽篁後有松

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笑悟機緣有時獨坐臺盤上

午夜無雲月一天
○胸○中○一○片○空○明○

道有道無俱謾語是淨是禪總強名味却本來咬枯骨
○印○禪○

溺沉苦海不知春
○示○禪○除○一○切○諍○

劫海波濤滾裏流了無半刻暫停休只因一念情生隔

佛骨須臾成繫留

道行孤高化有緣降龍伏虎自安然於今喜得真三昧

月落風迴綠樹邊

趙州布衫重七斤失處分明得處真山河大地都蓋却
○非○趙○州○不○得○
誰是當機截斷人

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
○奇○句○
數珠粒粒紀時辰

今朝兀坐寂寥中不念彌陀學遠公月過虎溪添一笑
春花不與舊時同

雲居高鎖亂雲巖雲外浮雲滿綠田純是五丁開梵塢
坐看百畝擁壺天

峻峭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龍背雲開羅漢寺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九

六

丙寅

龍鱗幻出梵天城
○起○作○莊○嚴○等○

量州沙界布林泉赤手全提化有緣昔日大醫曾拈出
○是○佛○

今朝雲水又重宣

寶瑟變鳴鎖翠微玲瓏八面皆真機知君領受毘盧偈

劫海提將得指歸

廬墓紀異

古來以廬墓稱者至性所格類敦白兔靈芝之瑞其後孝
廉之科相沿不廢士之志功名者或勉勉從事近代格于
功令不得旌揚則篇籍所載寥寥不復見矣若夫以宰輔
之尊年已邁艾道德文章卓然模楷海內本無藉于此以

為名高而孺慕之誠倚廬三載以終孝勤天顯祥畢集
更以構造窀穸之貲賑鄉邦于捐瘠則尤足稱述也夫大
學士合肥客齋李先生與余同以戊戌成進士性至孝侍
太夫人疾延醫診脉必長跼親捧其手夜則憑小木几以
候食息如是者半載有餘及扶輿南還抵巢湖西口時久
早不通舟楫太夫人極至水忽湧起數尺其舟直達郭門
之外閭郡驚為神助不踰日而水涸如故父光祿公先葬
北鄉以太夫人附焉隨構茅茨于墓側寢處苦塊有白燕
一雙飛翔不去郡伯邑大夫造請入城者再皆洒涕固辭
而形家者言墓之左一望平行地脉宜培先生因念歲比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九

七

辛巳

不登此離載道遂藉輿作以寓賑濟役夫計口授餐鑿池
為湖用湖之士積累為山湖山成而麥秋已屆所活不啻
萬人甲戌夏仲旱復甚先生登臺焚香籲天雲氣驟合少
焉甘雨滂沱四郊沾足初步禱時約得雨則百拜以謝至
是蒲伏澤暑中流汗被體旁觀者無不感嘆因名其雨為
相公雨而臺為霖雨臺焉秋間飛蝗蔽空先生北向默禱
蝗隨風飄散不知所往近山長松數千移植墓次無一株
枯稿者又嘗伐木縛亭至春柱間枝葉叢生濃鬱可愛其
他徵異甚多不及備列至于先生出都時具疏辭朝聖
天子題貞松堂暨御書手卷以賜之且日久不作字今

因慈孝以示寵異云

右禱雨驅蝗白燕諸異得之于其鄉人徵詩序不敢意
為增損至亭柱忽生枝葉近有友自廬陽來者曾至亭
下述之甚詳蓋天下理之所無而為事之所有知躍鯉
馴鹿古人不予欺耳 自記

金雪洲軼事

輪迴托生之說為儒者所不道然羊叔子之探環圓澤之
復為牧豎每雜見書傳聞金雪洲初命名有異人踵門曰
是兒前身南唐李後主煜也得于戊失于戊考後主以壬
戌即位暨甲戌宋師下江南國亡雪洲戊戌遇籍為名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九

八

士歿之年亦在甲戌而又同客死于他鄉且一日皆重臘
子始終若合符契余更讀其平生著述十餘種獨于南唐
書評註尤詳或亦不忘夙因云雪洲名煜與余為同年友
宰剡城有循吏稱

紀袁樞遇仙始末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頌
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
其弗洩既寤即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
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
拉之同住倏忽已至北關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

九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勳廉得之。知爲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賞公文。詣廟焚之。歸卽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懣。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子堂傳袁生員而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汝有厄故訝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九。九。庚辰。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旣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問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卽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愉悅難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隍目爲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

洙泗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救拔。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端溪硯銘 十七則

英英端石良友。所貽謂自此不爲流俗所驅使。而文章之伯藉以臨池。嗟乎。吾何足以當之。

頽然而復隱也。類巖際之輕霞。澹然而微明也。擬蕉間之素月。斯所謂端溪之二絕。

品重魁礨。名高崔瓦。蓋秉德直方。引爲迂叟之石交也。豈僅供臨池以揮灑。

質方以正。比德端士。而銅雀片瓦所覆者。乃歌舞之伎。故棄彼而取此。

質溫而樸。端水之英。蓋隄靡易于驅使。而不挫夫管城斯以全德名。

選石於端。鵠鵠晴潤。卽之也溫。磨而不磷。

以白之不可恃也。而守黑卽墨之封象其德。以明之不足矜也。而用晦鵠鵠之晴。藏諸背。君子知其然。故佩以爲韋。

弦

石之英矜羊瀨燦青花瑩紫貝我銘斯比十資古銅雀瓦
磔汰

體方以直質潤而堅其煢然而獨朗者若啟明之司旦而
其背之燦然而羅列者又若奎婁之麗天宜終身以爲寶
玩而傳世以爲書田

燦矣丹砂瑩然紫貝惜幅員稍減而比于十五國之陳槍
雖然選材于端以此爲最

二十八宿硯銘

端溪之石燦若星羅蓋由角亢抵于翼軫而中界以天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九

士

是坡仙所謂文字之祥也何龍尾鳳味之足多

風字硯銘

取象于風文房益友庶幾乎揚六籍之芬芳而掃百家之

塵垢

天然方硯銘

硯之天然者多欹斜而殊狀茲獨若引繩削墨而受成於
良匠至其體質精純珠瑩玉亮殆所謂得全于天而高踞
乎甌碗雀臺之上者歟

芝硯銘

煌煌紫芝堅貞化石樗巷寶之爰以比德

秋葉硯銘

一葉落而天下秋古人以之取士余之銘斯硯也乃此類
乎形似庶幾登山臨水便于濡鼠鬚之毫而書蠅頭之字

天然硯銘

于以采之蓋篝火于蛟螭之窟任形質之自然匪環圓而
玦缺是固得全于天而何煩乎巧匠之琢山骨

三星硯銘

三星在天下凝爲石端峽瀾迴潤以靈液允矣有功于骨
城而受封乎卽壘

十六羅漢渡海圖贊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九

士

庚辰

昔蘓眉山爲十八大阿羅漢作頌而跋尾又云家藏十六

羅漢像余稽之梵策則與十八尊名號迥別是知流傳非

一日矣此圖筆意似摹龍眠亦近代名手也敬題其左幅

第一尊者

善氣迎人龍華聖境羣兒環遶動中得靜渡海伊何廣行
化導蓬萊仙鄉非其所好

第二尊者

方願秀目如意吉祥心無住着渡水倘伴神龜昂首波濤
增勢來承雙趺坦若平地

第三尊者

幻影空中金碧錯落。譬之海蜃。蜃氣成閣。衣來西域。綸綸為章。應風飄舉。風狀覺翔。

第四尊者

扶杖從容。返觀內視。足踏神魚。揚鬚掉尾。得神鬼使。錢臂雙擎。頂戴何物。千佛名經。

第五尊者

杖倚靈壽。事佛最先。星霜閱歷。長看覆肩。下臨不測。衰荷如紙。海若天吳。供其驅使。

第六尊者

隻眼看端。大光明現。豈徒彌彌。若巖下電。牟尼寶珠。稱佛會侯先生文鈔一卷 卷十九 庚辰

名號佛如慈母。應聲而到。

第七尊者

篆烟一縷。睡結香雲。清機妙悟。鼻觀先開。勝坐獅王。神通遊戲。得象搏兎。全力無異。

第八尊者

諸應真中。賦形尤獨。性則靈通。玉藏于璞。屈伸五指。似數恒沙。一歸何處。過計其他。

第九尊者

掌握智珠。光明如月。誰來攫取。天矯麟鳳。贊奴微逐。梵語微龍。似謂龍善。法力能降。

第十尊者

團團斗笠。絲綴珠聯。乘茲願力。遍覆大千。衰翁前導。塵尾丹瓶。偃僂如此。乃敢騎鯨。

第十一尊者

一彈指頃。咒鉢生蓮。淤泥不染。猶墮言詮。更躡罡風。凌空振鐸。聲徹瀛海。妖蛟氣索。

第十二尊者

如許神通。尙煩鬼力。鬼不押掄。左扶右掖。現壽者相。相亦非真。億萬載後。滄海揚塵。

第十三尊者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 卷十九 庚辰

翹首抱膝。默坐思維。天魔怖畏。恐藏藕絲。有佛有魔。魔與佛對。觀空無心。外道自退。

第十四尊者

伏猛以慈。不貪為寶。欲代衆生。掃除煩惱。叢竹小山。先登於岸。證最上乘。作如是觀。

第十五尊者

乘蒼龍背。安用杖為。投杖化龍。我聞葛陂。離岸咫尺。猶煩接引。臂不加長。蠻奴微哂。

第十六尊者

一葦雖微。渡水如楫。金環雙垂。縞衣千纈。前驅鬼使。脚下

龍璠招手四望。在縹緲間。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坊

良齡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九

五

庚辰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榮如文翰重輯

受業柴世堂陞升

戴熙斐男

全泰

汴園紀事

通志凡例

小序

失盜事

覆勘仇扳有據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目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汴圍紀事

崇禎辛巳正月流寇李自成陷洛陽福王遇害王死後內

屍去今明李遺聞謂割之和以鹿官即竊其

肉號為福祿酒者皆妄也附辨于此聚眾已數萬欲東下

窺汴警報至省時巡撫李仙鳳調兵在外城中無兵維在此祥符

令王燮于城中八十四坊抽民兵數萬推各坊有望者一

人為總領糧餉器械巨室爭辦隨下清野之令至二月六

日賊有哨馬百餘騎至詐稱官兵值鄉民避賊入城車輻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辛酉

阻路賊乃殺數十人城上砲石齊施始引去日午大隊直

抵西關時同守者巡按高名銜左右布政使梁炳蔡懋德

守道蕪壯開封知府吳士講同知文運衡推官黃澍知縣

王燮都司王懷仁營將陳德鄉紳劉昌等皆分信地守禦

時泰將陳永福所轄兵皆汴人也鄭州離城百四十里賊

輕之不為備及聞賊攻城沿河倍道而進至二月九日夜

半啣枚直入賊營賊以為從天而下自相踐踏我兵貪利

久戰各賊得以合力死拒致哨官梁魏都白亮彩等戰死

永福脫至城下遣兵僅三百人繼以登歡噪鼓勇民心大

定大日永福又潛引兵出水門頗有斬獲賊又聞保督楊

文岳總兵虎大威以兵赴援乃解圍去陳永福率援兵追

及之賊鳥獸散南竄楚境事聞陞永福副總兵其子德傳

稱射中關目亦授遊擊周王因發內帑數萬犒軍初賊之

破雒陽也李仙鳳聞警令遊擊高謙引兵綴之謙逗遛不

進仙鳳不能制及汴困甚急仙鳳竟次於鄭州寇去方擁

兵而至周王距門不納還至中牟自縊死初圍以上

是歲十二月賊復擁眾困汝南各州邑皆陷賊眾五十萬

攻汴城初督師丁啓睿所統兵內多降寇城中恐生他變

拒之不許入令守北門外城日挾妓酣飲及與賊戰兵甫

交即潰入月城其迹似與賊通在城下哀號求入啓睿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辛酉

納之王燮大呼曰此何時而敢開門掛冠耶啓睿有難色

燮起持啓睿帶曰必若此職與公同往啓門耳啓睿不能

奪時兵賊相混已登月城離大城僅數尺燮議火攻令人

萬炬齊擲兵賊皆焚為煨燼妓女亦多死焉合城歡呼城

始可守居數日賊穴地道入城矢石皆不能及燮令城上

穿壘禦之穿一日皆透洞口如井我兵以長鈎挽賊上之

斬其首屍復墜穴中又以火藥焚之始遁賊因始攻西城

不利乃由東門至北門聯營二十里攻傾城梁三十餘處

守將陳宗洙等中彈死者十一員總兵陳永福立矢石間

不為動左右泣諫永福曰吾本一老卒伍耳今受國恩膺

集 229—904

總戎死生分定何懼焉。時天嚴寒糧餉不繼焚單騎往白周王曰王府藏如山徒爲盜積無益不若散之以哺士內官曹坤亦主其議遂悉出之外府得賊一級者予五十金於城陷處能立一土囊者賞亦如之鄉紳劉昌舉人王揖等皆捐助以供芻糗父老歛衣被以覆軍士名銜慰之曰奈爾妻子何對曰妻子號寒于室何若官軍號寒風雪中乎一時兵民相對而泣賊復築砲臺四座高與城等巨礮至城上梁口皆平名銜令於城上又築小城約長三里一夕而就至次年正月元旦賊出不意同時力攻城上以萬人敵及蘆薪膏油焚之烈燄亘天賊登城者已數十人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三

辛酉

皆爲守兵所擒立斬城頭而我兵被傷甚多人以此舉爲戰功稱最云防守南門守備高尙仁將舊日鎮門大砲夜潛埋土中翌日掘得之云上有鐫字係劉伯溫預設以擊賊者覆以雜彩運至城上祭畢施放果多命中又西門舊火藥局亦掘得鐵丸數石人以爲神復聞左良玉將至城中以矢繫書射賊營曰左鎮已至不日內外夾攻恐汝曹玉石俱焚賊逃散數萬復貽書左良玉曰將軍威振海內今咫尺大梁不以一旅相援旦夕城陷將軍何詞以謝朝廷乎良玉復書曰我兵兼程而至若一戰不捷沐益無恃今暫住雍丘爲牽制之計賊果分兵東顧城易爲守有爲

賊獻地雷計者於東城墻下見賊從穴中負土囊以出越日又見賊負土囊以入不知其故正月十二日賊兵數萬伏海濠我兵方謀堵禦忽響聲震地磚石飛起數十丈殺賊無算餘皆披靡初地雷起時賊擬隨烟衝突而入不虞其反擊也少焉閱城舊城僅存數尺賊亦知天意有在正議解圍有運糧賊數千自西蜂擁潰回云不知何處白旗軍已渡黃河長驅至矣皆棄甲逃竄我兵奮勇下城焚其火藥窩舖賊有被擒者訊以驚逃之故乃知此中實有神助或曰賊因關將督戰甚急故爲訛言以爲退避計也聞于正月廿四解圍而去乃報捷是役也在圍中者督師丁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四

辛酉

啓睿巡撫高名銜巡按任濬左布政使梁炳守道蘊壯監軍道郭載驂知府吳士講同知文運銜推官黃澍知縣王燮總兵陳永福遊擊陳德都司王懷仁也以上二閣闖寇以大梁爲腹心重地必欲割據以逞其志是歲四月復擁兵至號百萬時督師丁啓睿駐汝南巡按任濬折股以告病去監軍郭載驂隨征知縣王燮內召在圍中者惟巡撫高名銜左布政梁炳守道蘊壯知府吳士講同知桑開第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數員而已賊臨城虛張形勢東馳西擊使我兵疲於奔命永福乃置大旂鐵塔頂遇某方有警卽摩向之遊營立時奔赴各汛俱堅壁不動城守

得以安靜。賊深恨汴人不降。凡獲我兵及難民皆斷指。別足又令四野刈麥。爲坐困計。圍半月。左良玉虎大威楊文岳丁啓睿自汝南來援。賊撤圍往禦之。先據朱仙鎮。已得地利。授師駐鎮東。文岳所統保定軍火器稱最。屢獲小勝。因督鎮意見不合。相持數日。勢益不支。賊出銳卒截水上。流軍中至飲馬渡。採青以食。連戰俱敗。績賊復夜掘長塹以斷歸路。至五月廿二日夜半。楊營方對賊施砲。而左營先潰。諸營相繼奔竄。督鎮僅以身免。退歸汝南。方賊移營朱仙鎮。慮省兵夾擊。乃僞爲左鎮箭旗。至城外遙呼曰。今賊已受困。朱仙擒在旦夕。省兵以固圍爲急。不必輕出。城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五

辛酉

中。信之勞以銀幣而去。及援潰。賊回。始知爲賊所給也。賊以僞示來。諭曰。援軍覆沒。如以全城降。誓不戮一人。不然決黃河水。盡塗魚腹矣。有私以箭鏃夜遺賊者。獲之。衆爭鬪于市。至七月四日。標營陳德任珍等潛出西門。擊賊城中。義勇營及周王勇士營亦相繼協助。殺賊五百級。所得牛馬器械無算。始奏凱歸。時糧餉已竭。米價騰貴。黃澍輒戮經紀以徇於市。有糧之家益加藏匿。七月有習河勢者。謂往歲河決。自黑堰而下。今賊營適當其衝。密遣人駕舟南岸。掘一晝夜。賊覺逐之。始走。賊亦于朱家寨疏水直灌北門。水隨溢。隨落。僅深三四尺。週城海濠皆滿。賊之馬步不

能。近民反得網魚之利焉。賊中有曹操者。與闔內相疑。貳啓睿乘機爲書曰。接密札已悉。轉禍爲福之舉。又陣前施砲不傷我軍。益見將軍誠惻。吾首功疏已上。封拜在即。日矣。因重賞偵者。故投闔營。闔信以爲真。秘不洩。後於襄陽殺曹操。賊黨益離。爲此故也。八月民飢死相枕。黃澍乃典搜糧之議。奸胥悍卒入臥內。掘地罄搜。卽婦女懷藏餅餌亦奪之。而食民閒或煮羊裘。或者故紙以及糞中蟬蛻。水中螳螂。俱盡。珠客攜珠易米。有碎珠遺地。人不之顧。間落一米。皆爭拾之。至殺人分啖其肉。九月中久雨河漲。賊復決水上流。十七日全河入汴。一望汪洋。僅存者鍾鼓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六

辛酉

樓。周府禁城。郡王假山及延慶觀山貨店土街數高阜處。次日各官登禁城。慰王無恙。遣善浮者渡河督舟。先是左良王之敗。朝廷遣三御史監軍督兵馳救。卽祥符令王熒杞令蘓京河內令王漢也。其前軍劉澤清至柳林大敗。爲賊所敗。嗣後惟謹守北岸。無一軍敢南渡者。至是王熒聞變。慟哭。卽命駕大舟入城迎王。及宮嬪數百人北渡。宮人踉蹌泥淖中。或爲惡少輩所匿。焚復嚴諭舟師不得勒索難民。沿途煮糜以賑之。所全活者甚衆。鐘樓遣民數千有鄉姓者。紫葉屠糾黨炊人肉爲市。遠方以銀錢簪珥來買。易者日得數百金。守將李成棟等尙率殘兵拒守西城。賊

不敢近。適援舟至。乃北渡。而難民之棲城上者。見賊已登城。皆自投水中。賊有逼之登筏者。不從。多被慘戮。賊登城者。日多。向水中覓物。無所顧忌。焚密遣白廣恩率兵三千。駕舟於九月廿六日五鼓。潛上西城。賊惶遽。不知所為。自投水者。無算。斬首數百級。生擒六十二人。梟示柳園。闖寇見會城湮沒。復以不得周王撫鎮為恨。而部將之入城者。又為官兵所創。遂快快引眾去。當汴梁全盛時。生齒不下百萬。後朝廷遣官賑濟。入冊者僅十萬云。以上三圖

通志凡例 十七條

通志者志一省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也。而體裁則與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七

統志稍異。蓋職官選舉戶口等類。載諸會典。而古今藝文。美不勝收。故一通志槩在所畧。若通志為郡邑志之所受。成義例。臚列不得或遺也。而載筆則從簡從核。是書大率以秦豫為準。而秦豫志亦有參錯不同者。况兩浙風土異宜。其間斟酌損益。俱於各類標出。各府縣槩仙霞關及江海之屬。有關疆域形勝。而西湖天台雁宕言山川之清淑者。首稱焉。至禹陵為聖王古蹟。皆繪列為圖。以便披覽。

秦豫志止載疆域。而疆域獨詳道里之遠近。然所以資控引。備防禦者。惟形勝為最要。故于其中另釐為一則。以照

王公設險之義

公署必載其歷來興廢之故。較秦豫為特詳。至都會古蹟。舊址湮滅者。亦仍加採輯。俾好古者得以稽攷焉。

戶口為邦本。其間或登或耗。所關于生養休息之道不小。舊志止載郡額大畧。而不及邑今郡邑並詳加意焉。亦王者拜民數之義也。

本朝田賦悉準明萬曆全書。較若畫一。所謂寓撫字于催科也。至于鹽課為天地自然之利。以佐國賦。攷核尤詳。

河南止有河防。原無水利。陝西載有水利。而地高水鮮。故河渠溝澤類皆註釋。而罕紀淤塞蓄洩之事。浙江本屬澤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八

國無往非水。不能悉更加註。至于甄導蓄洩。所關于民生者。甚大。是以每詳言之。此與秦豫二書不可同例者也。若

杭城水道淤塞。當議開浚。尤今日之急務焉。

祠祀凡在祀典者。必書若高賢良牧。沒而有專祠者。亦為

備錄。以志景仰。陵墓之紀載亦然。

兵防首載 皇朝兵制。以示尊王之義。其前代定亂靖海

事蹟。採之薛志。及令浙兵制。從信紀事諸書。

浙地原無珍異。故編中所載。不越日用尋常之物。其非時所產及四方貿遷而至者。槩不具列。亦尚書不貴異物賤用物之意焉耳。

名宦自古迄今代不乏人光之簡冊與畏壘俱永而有美無刺蓋志體原與諸史不同也若夫見在臨蒞者雖善政不書以俟後之君子

秦豫志宦業昭著者列諸人物其餘止載孝義隱逸但事蹟有與孝義隱逸不侔者難以牽附茲特增儒林文苑二則位置始為允協

藝文取其為浙地山川生色及有關於經術治體人心風俗者彙為各體其餘雖工勿錄

事類無所統屬者悉錄雜記塗謠里諺兼採並收以資勸戒亦可廣見聞之所不及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二十一

九

是書奉 命纂修允為千秋大業凡在珥筆之倫例應並載至于薛應旂舊志所存修志姓名今不便更列皆附諸文苑庶以不沒昔賢之勞動云

通志篇帙繁重緝閱難周今酌其煩簡定其次第釐為五

十卷俾讀者便于稽考云

小序 三十七則

星野 詳異附

從來星野之說類多傳會觀象者難言之漢地里志斗為吳分牛女為越分至唐一行謂分野未嘗以星之南北分地之南北惟視雲漢貫注列宿相符為驗後人以爲定論

然天道遠人事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則由星象之災祲而推之于山川之崩竭人物之妖眚皆可藉為修省之助自劉中壘作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事事相配反流于拘儒之論而非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之精意矣作星野志

沿革

王者區畫疆宇經緯山川職方所紀而沿革之說興攷浙古揚州地春秋屬吳越戰國屬越自秦設郡縣以後其制日部曰道曰軍曰路之異其名或改或分或置或罷之殊不啻絲棼而綉錯矣 與朝統一海內靡事更張浙之領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二十一

十

府十一州一縣七十五自石門更名以外悉仍明舊版籍不紛則民志定郡邑不收則物力甦規模弘遠固已邁越前代矣從此金甌鞏固雖千萬載如一日也作沿革志

山川

周禮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山水之相附麗也久矣浙固東南一大都會也自禹會諸侯于塗山得金簡玉書而執玉帛者萬國山川已甲于天下山之峻者如天目四明雁蕩天姥水則江湖相襟帶焉奚必嶽瀆然後稱雄哉矧支分派別有周王之馬迹不臨向平之屐齒未遍者語云不出戶知天下則載籍不無小補云作

山川志

城池

博物志曰禹作三城公羊傳曰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所以慎啓閉謹防禦戢奸宄也兩浙控扼發信襟帶江海其間崇墉之築基置星羅或枕高岡或臨深壑屹然千百載久安長治之基也雖曰衆志成城無形之險更有華於金湯者然樓櫓之具不可不以時葺則清風至而修城郭是在司牧者加之意焉作城池志

形勝

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詎非形勝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士

足恃哉夫言形勝者莫尚于西北而兩浙不與焉然環地數千里聯絡江海控引島蠻其餘郡邑之間莫不倚高阻深置亭列障所在限隔而仙霞一山爲八閩孔道尤有一夫當關之勢亦披攷輿圖者當瞭若指掌也則周知阨塞而復迪斯民以腹心臂指之義斯所謂地利而兼夫人和殆與朝綱繆未雨之至計也歟作形勝志

疆域

周禮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而司徒掌邦地之圖厥典綦重迨秦設郡縣列城而治繡錯綺分版宇尤爲畫一蓋數千年于茲矣浙居揚州南境省郡州邑此疆彼界靡不

燦若列眉期若指掌固可按籍以稽而達于京師更必詳其道里者所以尊帝畿而崇王會亦猶江漢朝宗之義焉耳作疆域志

戶口

司徒三載獻民數之版天子拜登焉而昔人籌國亦期于十年生聚所以招徠而休養之者不可不亟講也兩浙生齒向稱繁盛而浙東兵燹之後繼以水旱戶口之登耗亦與時升降焉傳曰旣庶而富而教則薄征徭崇齒讓以副朝廷子惠元元之德意誠有望于司牧者作戶口志

風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士

禹貢記山川不記風俗而昔人云上導之卽爲風下由之卽爲俗明乎轉移化誨之權提于風草王者所以貴乎省方觀民設教也兩浙古揚州地浙東多山故剛勁而隣于亢浙西近澤故文秀而失之靡其間婚葬之儀服飾之具採風以獻家異戶殊然國奢示儉國儉示禮爲民土者去其熏染之習而使之同心嚮道如韓延壽之崇尚齒讓文翁之勸興文學安見習尚不古若哉作風俗志

公署

官署之設所以崇國體也兩浙爲東南都會上自督撫行臺下迄郡縣長貳以及師儒之舍倉驛稅課之司鱗次星

列登斯堂者當思朝廷建官分職有法度紀綱之是守
兵農錢穀之攸寄夙興夜寐惴惴飲水豈得以傳舍視之
哉春秋之義過舉必書而于後閔宮修御廩則不書焉蓋
深予之也若夫妨農務而飾遊觀長民者當以為戒作公
署志

學校

三代盛時莫不有學天子臨雍釋奠以及上丁釋菜與諸
生講射習禮其中固一代人才所從出也漢唐以還規制
漸備皇清文治蒸蒸駕軼往代尤期廣厲學宮比年考
校三載實與士生其際不乏登進之階然國家之所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三

重士者固不徒以學校為掇拾青紫地也則士自簪耒橫
經以後固當以天下為己任而為之上者亦安可不熏陶
化導以庶幾于菁莪棣棣之盛為與朝得人慶哉作學
校志

兵防

文事必有武備聖訓也國朝耆定告成車書一統各省
雄師勁旅雲屯星列而郡邑防汎亦無不重千城之寄焉
固廟堂勝算也哉夫寓兵于農古制已不可復則民以
養兵兵以衛民相須不啻若左右手司戎行者予以投膠
挾纊之恩而復申明紀律將見師中長子之稱復見于今

日矣作兵防志

職官

朝廷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浙當東南之都會古來為治
者無不慎簡在位以蒞茲邦其大者為總制為撫軍以暨
守令佐貳諸職各有攸司上下相維體統相攝其為建設
亦綦密矣而治績亦因之以日懋焉故自漢迄今凡聲列
丕著遺愛在民者皆別為立傳而餘則紀其爵里姓氏焉
凡百有位尙其鑒諸作職官志

水利

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卑宮室而盡力乎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二十

古

溝洫此水利所由始也水經河渠諸書支流滙澤班班可
述兩浙襟江帶海連絡五湖其他潯澤不可勝紀然而地
素窪下又時有颶風之為灾往往黍稻盈疇垂成大壞
者有之惟以蓄洩得宜或稍可以救一二此水利所以不
可不亟講也抑觀晉袁甫旱潦之說則亦未必不由于人
事焉是又在為民上者修德以為祈禱而已矣作水利志

祠祀

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其功德在民足以禦災
捍患者亦尸而祝焉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曰祭不欲賔
又曰淫祀無福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本朝制作邁越前

古而于禮記猶加敬慎文廟社稷暨名宦鄉賢之祠令有司虔恪將事國有大慶則遣官祭告禹陵煌煌乎巨典也哉然里社報祈割牲釃酒亦有合于神道設教之義歲時一隨其俗而非奉有歷朝封號者則畧不書作祠祀志

陵墓

古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樹迨禮制漸備若堂若斧而陵墓以名焉兩浙自禹墓會稽後其間碩輔名卿高流逸士弓劍之所藏衣冠之所瘞摩挲殘碑斷碣間遺蹟猶可得而指也昔桓魋作石柳子瞻彈桀其中以爲司馬之惡與石不磨而柳下季之壘去五十步而樵採者殺無赦人之爲

會侯先生文鈔

卷二十

古蹟

千秋萬世計者亦當知所以自處也哉作陵墓志

古蹟

郡國之志必列古蹟所以閱今昔記盛衰且資之爲聞見助也思古人而不可見見其棲止登陟之地如見古人焉至于禾黍舊宮秋蘆故壘訪樵牧以徵山林之軼事剔苔蘚以讀金石之遺文不厭詳搜廣採著之于篇班班可考每爲之低徊留連不能去云作古蹟志

物產

洪範八政首列食貨所以辨土宜也夫物產之當攷者若菽粟之資生絲枲之被體杞梓之適用與夫羽毛之產于

陸鱗介之育于水皆足以佐饔飧而登俎豆孰非日用所必需乎昔子瞻稱吳越建國有珠玉犀象之富然而浙實不產一焉或當時遠道貢獻則有之大畧小民自本業以外別無奇贏之利耳作物產志

寺觀

稽含琳宮爲緇黃所托處其來已久而兩浙都會之地亦復鱗次櫛比以視書院常平反落落如晨星者甚矣福田利益人趨之如流水也然祝釐禮慶與夫點綴溪山之勝暮梵晨鐘發人深省亦有取焉其興廢修建之故按之碑碣庶有所考作寺觀志

會侯先生文鈔

卷二十

帝王

帝業莫盛於北方至東南則風土卑薄雄圖罕都焉所以禹會諸侯不過巡狩所至而勾踐敗霸亦屬藩封降而三國分鼎足而興基錢氏至五王而納土宋之南渡傳百餘年幸矣偏安不能成一統之勢也然或黃屋左纛共拜冕旒割據稱雄規模王者固未可闕而不載矣至于后妃咸號事屬官禁禮從優渥亦附載焉作帝王志

選舉

蓋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古者取士無專制唐宋以來始重科目黜陟才智之士亦往往于是出焉而風會

所向，下卽赴之，以爲的也。國朝參酌前代，有進士有孝廉，有明經卽入貨爲郎暨胥吏之屬，皆不限其所至近復薦辟博學鴻詞，誠可謂立賢無方之曠典歟。而在兩浙尤稱濟濟，故凡鄉會所錄悉詳姓氏，其餘躋顯仕者亦得備列，猗歟盛哉！作選舉志。

名宦

凡一命以上仕於其國而功德在人，斯名宦稱焉。夫人當剖符握篆，孰不奔走而趨附？乃數十年後，已有不能舉其姓氏者，尙能必之千百載之久也。然召伯之棠，人猶思之；况瞻拜廟貌，溯其遺風餘澤者乎？兩浙循吏若鄴侯之刺，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二十 七

孝義

古者觀士于鄉，故官績之後首列孝義，所以砥厲淳風，鍼砭末俗，甚盛事也。夫孝雖庸德，然養志承歡，無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固稱百行之首。卽刲股廬墓爲旌揚所不及而人子孤行其意，觀風者猶有取焉。若夫見危致命，見義勇爲，士氣國恩，磅礴天壤，至于飭廉隅，重然諾，賙恤急難，所

謂賢豪長者，殆共人耶？事在日用倫紀之間，勉之自足，千古布衣與鄉相，又奚論哉！作孝義志。

文苑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者言之發而有章者也。浙在春秋時，文學不及鄒魯，至西漢而漸著，迨宋明駿駘極盛焉。豈山川清淑之氣，因有所待而後彰耶？昔人謂仰屋梁而著書，後世誰知之者？然鴻筆之人，國之風雨名與天壤俱，敝非雕虫小伎，所敢望也。故爲之論，次先後寧簡毋濫者，以此作文苑志。

方伎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二十 七
聞之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方伎之謂乎？夫方伎雖以端見長，然其人類皆才智絕人，而又積以數十年攻苦之力，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故能以其術顯，而聲施後世，非易易也。况濟時利物之功，亦足輔吾儒之不逮。昔太史公于日者、唐舉、扁鵲之屬，皆津津稱道，不置有以也。夫至若書法繪事，特擅其長者，亦附以傳，毋令湮沒而不彰。作方伎志。

隱逸

昔遷固不列隱逸之名，後范蔚宗始以名傳，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也。然必其人抱負經濟，膺蒲輪纁帛之招，而能脫屣浮榮，甘棲巖壑，若子陵先生之流，斯無愧耳。至若無

禪世用淪落當時與草木同腐朽又曷足道哉故論次其人寧嚴弗濫毋使處士盜虛聲者有所藉焉作隱逸志

寓賢

春秋重寓公之禮後世名賢高士過都越國羈旅棲泊于其間皆以流寓稱焉夫人生長父母之邦朝夕託處而名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乃若足迹之所偶經山川名勝藉以生色令人低徊憑吊而不能去甚則一人而郡邑互見一事而彼此傳疑載筆者証據辨核必欲相引爲重而後已殆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耶故自許由以下詳其姓氏俾好古者得以觀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二十

九

仙釋

二氏者流與聖學異然歷朝皆有塔寺之建而趙宋至以大臣提舉宮觀教法之盛相習成風昌黎所謂人其人處其居者恐難見之行事也其中多有宜靈表異彰明果報之由與福善禍淫之說並資懲勸而况遊木杪之琳宮憩雲邊之梵宇足以點綴山川增益名勝亦有不可廢者作仙釋志

藝文

語云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兩浙人文淵藪篇籍之富雄視宇內而必冠以本

朝詔勅重王言也至文之有裨于人心風俗及與山川相映發者皆旁搜博採而詩歌詞賦之屬亦以類聚外此則雖工勿錄焉昔歐陽氏送徐無黨序以爲唐四庫書多至散軼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蓋亦藉以自警耳豈真謂立言之不足恃哉作藝文志

先生昔應博學鴻辭之徵所著松臯文集膾炙都下乃避跡蘆溝僧舍不事干謁意以耿介之操爲媚嫉者所擠千百載後與昌黎有同慨焉後撫軍康侯王公聘修省志雖分校有人而總裁則先生獨任之矢公矢慎文必雅馴簡鍊惜墨如金真良史才也特附凡例小序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二十

三

於卷末亦畧見一斑云爾

同里後學汪周麟謹跋

失盜事

看得失盜之律止有當場現獲與贓跡敗露之可據者而已今李四之被獲則不然當行劫之後羣盜扎人燎人已去因鄧氏火光中有認得李四之一言直至次早約捕役至其家而擒之毋怪乎王信不肯發人而送至封丘耳所可異者李四既往來甚密鄧氏尙能認之而其夫尙一林任其火燎而反不相認有是理乎此鄧氏之言必誤認其似是而非者明甚更可異者王成玉既率捕人捉獲李四

以刀刺之。鐵入打之。反不就其家。搜其贓。何也。亦必無贓之可起耳。且李四距一林家。有四十里之遠。姑無論其日間。在王信家。壘牆至暮。纔散也。并無論其夜間。與游一信等。睡于樹下。而二鼓尙言一信之來。遲也。假使果真爲盜。當此炎天。夜短。往返八十里之遙。而又燎人。扎人。劫其物。而歸。次早。非熟睡于家中。必分贓于僻處。何能悠游田畝。摘蒴。蒴以待捕役失主之來。拏耶。况聞成玉之來。必知事發。卽當驚惶奔竄。今一呼卽至。必其心無愧怍可知矣。及至初審。未嘗起一贓一仗。而止令扳扯無辜。以充盜案之數。今所扳者。又盡皆昭雪。無一匪類。則李四之非盜。又其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二十

三

覆勘仇扳有據事

看得房有才。刦殺王承引一案。夥盜十四人。已獲十三名。矣。止逸盜首孫振海。又以別案見獲於徐州。特開提未到耳。此案。似乎詳確之極。何各盜已前尙曉。曉置辦。乎。職查招內。載房有才。供出張成宇。已審定成宇約夥一人。經手分錢者二人。乃令其妻具呈控辦。撫院更爲不法。職首喚而詰之。將責一以儆全虛。餘喙乃成宇強口硬辯。隨喚房有才証之。而有才亦稱無贓。無仗誰人供報。實非真盜。又

喚供報之孫國臣。與之對質。而國臣又供被陳將官妄拏。強令扳出房有才等。及詢陳士猷。何所據。而拏孫國賢。據供有舊隣張有洪。說國賢是賊。故拏。而問出真情。又問張有洪在何處。云當日說明。卽放去。細釋此案。迴流窮源。實由張有洪起。何可輕自釋放。且前後招內。並不露張有洪姓名。無隻字口供。存案。何以遺漏至此。耶。蒙憲駁朱二之

三。職給何以起于任四家。任四何置不問。及問朱二。不惟供並無三。職鎗。并不知任四爲何人。而陳士猷亦供朱二。非經手捉獲之盜。無憑質問。憲駁云。贓少而槩擬大辟。尙望哀矜之心。不知各犯之呼搶。謂銅錢。係捕役口派。每

會侯先生文鈔十集

卷二十

三

人認分五十房。有才之墨色細袍。既云剪改孩衣。雖破碎亦應一起。當日何故含糊不究。卽白紬女衫一件。據稱孫振海未到。將其家私。席捲并妻收入營中。已久。未知此衫果否真贓。總乞提到首報之張有洪。并未到之孫振海對質。卽死無怨等語。又問前此解審。何以不辯據稱李節。吾在前縣分辦。被捕。彼虎頭牌。卽張振民打死。故不敢再辯。在盜犯欲緩須吏之死。改口固屬常情。然必俟關提到孫振海。張有洪。方便審明。庶不以人命爲草菅也。

此案駁勘再四。惟一人因解審死於途中。餘十二人盡得省釋。皆閱數載成案。而予以生全者。非惟人所不能

爲亦人所不敢爲也鶴舫先生李鄴時獻語甚富以案牘之文不欲問世茲倣歸太僕文集例於留青全集中登二篇于卷末先生後嗣克昌咸以爲天之報施不爽云

王起東謹識

受業方引隆顧三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寄南溟

炳輝新勗

圭

艮齡全閱

會侯先生文集卷二十

鶴舫毛夫子文海內鉅公論之詳矣于漢直接司馬子長

于唐宋比肩八家成千秋著述爲宇宙間不朽大集讀

者自知之何待熙躬侍門墻者爲之稱述哉所不能已

于言者憶熙髫齡出就外傳後皆先大人子全公親

教大人最重夫子文嘗手錄同左國史漢八家文命熙

誦讀且令學徒肄習細爲詳說娓娓不倦謂夫子文大

有關於名教其所以能自樹立處往往在意言之外至

神致雋永反覆迴環能融會八家而自出機杼成一家

手筆所以集中文半爲熙熟習大人與夫子雖未一面

而神相交心相契者匪朝伊夕也夫子之文固足傳世

會侯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一

而嗣君幼範待旃汲汲以表章先集爲念頻來會城以

熙在門墻久因屬與陞升柴子同爲參考彙夫子生平

著作分爲三集先後剞劂不欲片言隻字至于湮沒噫

可爲賢矣更有可感者夫子作黔遊日記時乃康熙六

年丁未七月二十六日熙適以是日出母腹今得捧讀

全集與衆校之列若與夫子文章一事有夙緣焉因書

其後以見先大人仰慕夫子之至而予小子今得掛名

大集附傳不朽則亦熙之厚幸也夫

受業門人戴熙百拜謹跋



2087500

Q
Z121.5
164



ZW 21181888574593

曾侯文鈔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際可撰此本刻於康熙己亥乃淳安方榮如

所重輯